

明
實
錄
類
纂

文
教
科
技
卷



武
漢
出
版
社

明實錄類纂

文教科 技卷

吳柏森 阮榮華

田

張綱

主 編 李國祥
楊 昶

武 漢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08号

明实录类纂

文教科科技卷

李国祥 杨 昶 主编

吴柏森 阮荣华 田 强 阎 颖 编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20号 邮政编码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6.375印张 插页5 字数907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40.00元

◆

ISBN7-5430-0697-9/K·88

60730/20
3

《明实录》及其整理概述

(序 言)

有明一代的编年体史料长编《明实录》，凡二千九百二十五卷，一千六百余万字，由明历朝史官胡广等纂修而成。这一鸿篇巨制，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

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源诸夏商；逮及两汉，臻于完备。汉代以降，历朝都有史官专司记录皇帝每日言行，称作“起居注”。唐代，始有宰相自撰“时政记”；宪宗时，又令史官逐日撰写有关朝政事务的“日历”，亦称“日录”。宋以后，更命著作郎，藉起居注、时政记编纂“日历”。起居注和日历均为纂修实录的准备阶段，实录修成后，其书亦即焚毁。然而，此前南北朝梁时，已有载籍题作“实录”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可惜二书早佚，内容体例均无可考。自唐设史馆开始，凡新君即位，就要敕令史臣以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书为依据，加以汇总损益，纂修一部前一皇帝的编年史，称为“实录”。此例一开，历朝递修实录便成定制。实录由于庋藏官府，卷帙浩繁，本不易行之久远，况且改朝换代，兵燹交加，遂使实录亡佚残缺者不可胜计。当今能全部为世人所见的实录，惟《明实录》、《清实录》二部而已。

明沿旧制，设翰林院，置修撰、编修、检讨等史官，负责纂修国史。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又建立起颇为完备的官方档案收藏保存制度：凡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匱，是为实录”；

“凡诸钦录圣旨及奏事簿籍，纪载时政，可以垂法后世者”，都按照会要体例，以类相从，条录成书，叫做“钦录簿”，由各台、省、府设置铜柜，分别储存（《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77）。一俟新君嗣位，辄敕命勋臣充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督率翰林史官凭藉这些档案资料，纂修先君实录。实录修成之后，依例精钞正副两本。正本原藏宫内，嘉靖年间皇史宬建成后，正本遂移存于皇史宬。副本则藏内阁，掌于翰林院典籍。实录底稿随即于太液池畔焚毁，以示禁密。明代二百多年中，先后纂修了自太祖至熹宗共十五朝十三部实录（建文朝附于《太祖实录》、景泰朝附于《英宗实录》），近三千卷。此外，另有《崇祯实录》十七卷，著者不明；而《崇祯长编》，则是清初纂修《明史》时补辑的，现存残本不足七十卷。

实录作为一代官方史料总汇，其体例较为严密、完善，其内容异常浩繁。《明实录》与历代实录一样，体裁系编年体史料“长编”，年经月纬，将重要事件分别归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但于书历朝肇始之首卷时，多追记皇帝继统前行事；载藩王、大臣之死时，则附记其小传于次。《明实录》包罗宏富，凡涉及历史事件、政治设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中外交往、民族关系、自然灾祥、社会现状，乃至帝王婚丧、生子命名、祭祀、营造等等，都有详细记录；从诏令奏议、百司重要案牍到人物生平事迹，也要选载。这样完整丰富的资料保存至今，对史学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明实录》在纂修过程中和成书以后，明清两代史家曾纷纷加以评论，《明实录》的价值，言人人殊。贬抑者，则指责它取材但凭吏牒，立传但纪迁擢，内容支离琐碎，轻重失宜，掩非饰过，曲笔良多，甚至斥为无史；尊信者，则“于有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表示对它不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云云。平心而论，《明实录》所记史事、所录材料，既有宫廷和政府部门的档案作为依据，又有史馆编纂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为底本，尤其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般都有准确的记录，因此，其史料价值自然较一般记载为高。清初

修《明史》，资料多以它为根据，不是没有道理的。《明史》在二十四部“正史”之中，可称上乘之作。然而，清修《明史》，凡涉及清朝祖先的事迹，大都隐讳不书，以示与明统治者无从属关系。《明实录》记载边疆少数民族，据事直书，就材料的真实性来说，的确较《明史》为胜。如明统治者封授女真族的建州三卫以及历次战争与开通马市等交往史实，《明实录》均记载详明；又朝鲜李朝实录亦录有与女真各部的接触关系，二书中保存了丰富的有关清室先世的资料，都为清代官书所讳言或语焉不详者。近人孟心史（森）先生据此二书，纂为《明元清系通纪》一书，已刊十六巨册，书未成而孟氏卒，但清室先世的史实，以此大白于天下。又如《明实录》所载朱元璋北伐檄文，如此重要的文件，不仅《明史》本纪不收，就连毕源《续资治通鉴》、陈鹤《明纪》和夏燮《明通鉴》，因惧怕触犯清朝忌讳，也都没有载录。这些都足以说明实录的史料价值之高。勿庸讳言，《明实录》作为官修的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史书，必然存在着许多缺陷。自朱元璋兴文学狱起，明朝统治者对封建文化多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文网甚密。官员士人每因片言只字忤旨犯讳，而获重谴罹横祸；史官纂修实录，自然扬美隐恶，曲笔回护，更助长了实录不实的弊病。李建泰曾批评说：“《实录》所记，止书美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名山藏序》）特别在新君即位不合封建礼法的情况下，纂修前朝实录时便极力掩盖事情的真相，使得新旧交替之际的记载失实更甚。《太祖实录》，在永乐年间曾数度修改，明成祖的帝位本由篡夺而来，修改实录的目的在于预示太祖原有传位于彼之意图，甚至否认其生母而强作马后之子。可知重修的《太祖实录》，讳饰之处颇多；且旧本已被焚毁，所存者惟有最后修订之本，给后世史家留下了不少疑案。英宗复辟以后的情况也是如此，“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至于《光宗实录》，因阉党与东林党的政治斗争而被修改，故歪

曲事实之处屡见。又每因史官缺少史德,阿附权势,如焦芳等人谄事太监刘瑾,任情好恶,颠倒是非,也使得记载失实。因此,对于实录材料的利用,必须审慎鉴别。

《明实录》虽带有官修史书无法避免的通弊,但它毕竟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明代历史基本资料,而且首尾完整,载录浩博,事项赅备,可视为一部研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必须凭籍的重要文献。自昔及今,海内外已有不少善于运用实录史料的范例。清初史学家万斯同,自述当日研治明史:“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后他以《明实录》为主要依据,历十余年修成《明史稿》五百卷。他说:“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载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同上)又清修《明史》时,曾分类摘钞《明实录》,如潘耒修《食货志》,即钞《明实录》有关材料为数十巨册。当代,日本学者采用孟森《明元清系通纪》的方法,编成《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钞》,香港学者编成《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台湾则有《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等。在我国大陆,对《明实录》史料的利用也很重视,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和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联合辑辑的《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钞》,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合编的《明实录藏族史料》,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的《明实录贵州史料辑录》。此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鹤声、郑一钧编)之中也辑录了大量《明实录》的记载。不少学者运用《明实录》提供的资料,写出了明史研究论著,如郑一钧著的《论郑和下西洋》,杨咏等编著的《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

究》等等。古今中外学者的成功经验,使人们感到进一步整理《明实录》的必要性。如陈高华、陈智超先生主张把这部有重要价值的基本史籍“分门别类,收录汇编,可以构成比较完备而有系统的专题史料。”(《中国古代史科学》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在刊行校印本《明实录》时强调,以后该做的工作包括分类整理《实录》,认为“这一类书籍,对研究明代历史的人是很有用处的。”(《校印明实录序》))

近年来,我们在整理研究历史文献的实践中也产生了与陈、黄诸先生同样的认识。我们参与对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的文集进行校注时,曾大量利用《明实录》的史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可通过《勉行集》(杨昶著,武汉出版社1989年1月版)的《〈张居正集〉书牍题名笺证》见窥见一斑;笺证《张居正集》有关疑难问题,都是征引了《明实录》后才得以解决的。然而,《明实录》浩繁的卷帙使我们苦于翻检之艰,由此便萌生了分类汇编《明实录》的设想。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时地给我们以肯定和支持,使这一项目得以实施。经过编纂者们数年的艰辛工作,将近三千卷《明实录》制成了资料卡片,并开始陆续纂辑成编。

这一项目,我们原拟编为《〈明实录〉地方资料汇编》和《〈明实录〉史料分类汇编》两个系列,各包括若干分册。《地方资料汇编》以现今全国三十一个行政区划为准,自成系统,按经济、政治、军事、文教、人物、灾异、交通等事目排比资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纂成一分册;《史料分类汇编》则以官府朝廷、中外关系、人物传记、地理沿革、战争、刑法、礼乐、选举、宗教等事项为准,分门别类,各自构成专题史料分册。后征求武汉出版社的意见,我们决定以《明实录类纂》统摄之,每一分册则称“卷”。“类纂”之名称,固与“史料分类汇编”指归于一,亦与“地方资料汇编”并无抵牾,所以,题作《明实录类纂》可谓名符其实。分册作“卷”,意在强调《明实录类纂》为一个整体,各卷自成一书又相互关联,条条块块,相辅相成,构筑明代社会的全方位轮廓。

《明实录类纂》是一种史料性质的丛书，为保存史料的本来面目，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只作标点和必要的校订工作，对资料的内容不作改动。为方便印刷，原文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至于资料中不可避免的封建主义糟粕，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在此提请读者使用时辩识，以定弃取。

《明实录类纂》在酝酿和编纂过程中，一直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关心。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拨出专项资金加以赞助。武汉出版社副总编辑洪源同志负责本书终审，一编室主任余汉康同志承担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工作，他们不辞辛苦，多次登门商讨编纂出版事宜。湖北人民出版社卫侠夫同志扶病拨冗，尽心为本书作了封面装帧设计。另外，武汉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历史系的不少同志，对本书的编纂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在此，我们谨致以深切的谢忱。

我们作为《明实录类纂》的主编人和编纂者，在编纂工作中备尝其中甘苦，深知编成这部大型资料丛书决非易事。加之缺乏经验，对明史的研究尚疏，一些问题考虑得还不周全，尤其是事项的分类，可能挂一漏万，贻笑方家。《明实录》是明代史料的渊薮，我们这部《类纂》是一面辑辑整理，一面编定各卷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热诚盼望专家学者和各位同好不吝赐教，以逐步完善此项工作。

李国祥 杨 昶

1989年12月于桂子山

凡 例

一、《明实录》(包括《崇祯长编》)是记载明代 16 朝 270 余年历史的编年史长编。《明实录》中保存着大量明代文教科技方面的史料,其中许多内容是《明史》和其他典籍所省略的。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宝贵资料研究历史,尽量发挥其现实的效用,我们编纂了这本《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

二、本卷所辑资料包括思想学术、教育科举、文学艺术、科技、典籍著述、礼仪制度、宗教迷信、风尚道德等内容。

三、为了方便使用,我们将辑出的资料按事项归类,凡九大类。

四、各类资料均按《明实录》编年日志时间顺序条录,并对所录文字进行了标点。

五、每条资料前所标时间,《明实录》原文中年、月、日俱全者照录;原文中年、月、日有所省略者,我们依据上文补充之,并加圆括号()标出。

六、条录资料原文后,随即在末尾的圆括号()内注明该条出于某皇帝实录的某卷,以备翻检核对。

七、对《明实录》中原有的问题,我们采取疑者存疑、异者存异的原则。对那些明显讹误的文字,我们根据《明实录校勘记》和有关资料进行了订正,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

八、对原书中无法辨清的字或脱漏,随文加上方框号口标明,以待考究。

九、在不损害资料完整性的前提下,我们对所录资料的少数无

关文字进行了删略,以删节号……标出。有的资料,内容同时涉及几类而又难以删略,则据原文一并抄录。

十、为了排字的方便,我们将《明实录》原书中的繁体字,均改为规范的简体字。

编 者

1992年2月

总 目

序言	1—6
凡例	1—2
目录	3
正文	1—1149
后记	1150

《明实录类纂》文教科科技卷

目 录

一、思想学术	1
二、教育科举	30
三、文学艺术	371
四、自然观测与科技	395
五、典籍著述	561
六、礼仪制度	661
七、宗教迷信	923
八、风尚道德	1052
九、其 他	1141

一、思想学术

(戊戌十二月辛卯)辟儒士范祖幹、叶仪。既至，祖幹持《大学》以进。上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上命祖幹剖析其义，祖幹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上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谏议。（《太祖实录》卷6）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上观之……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上曰：“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厌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太祖实录》卷14）

（甲辰三月）丁丑，上谕中书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勤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也？有仁义为之本也。夫圣人统驭四海而宰制万物者，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故贤者乐有仁义，而不肖者有所视效焉。是故商变乎夏、周变乎商，而仁义未尝改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汤武用是而兴，桀纣忽是而亡。今天下纷纭，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巧之私而戕贼于民

者，岂复知有仁义哉。卿等职居枢要，所以辅吾者，舍是则无以为治国之本也，卿等勉之。”（《太祖实录》卷 14）

（洪武十五年七月）庚戌，上谓翰林院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浸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郭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弊”。（《太祖实录》卷 146）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上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易悟，真有之龟鉴也。”（《太祖实录》卷 161）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壬辰，上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谓侍臣曰：“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入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太祖实录》卷 203）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诏国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九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王专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有明之，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临民，庶乎有本。”（《太祖实录》卷 239）

(永乐二年七月)己丑,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呈《大学·正心章》讲义,上览之至再,谕缙等曰:“人心诚,不可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太宗实录》卷33)

(永乐四年七月)乙亥,上御奉天门,翰林侍讲学士武周文陞辞……上顾谓翰林侍读胡广等曰:“周文亦操履端方。”广等对曰:“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矣。”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衣,亦各资其用耳。”(《太宗实录》卷57)

(永乐七年六月)戊辰,上御奉天门,顾廷臣曰:“近日郡县数奏水旱,朕甚不宁。”右通政马麟对曰:“水旱出于天数,尧汤之世所不免,今间一、二处有之,不至大害。”上曰:“尔此言不学故也。《洪范》‘恒雨’,‘恒暘’皆本于人事不修。”顾尚书方宾等曰:“朕与卿等皆当修省,更须择贤守令,守令贤则下民安;民安于下则天应于上。麟言岂识天人感应之理?”麟惭而退。(《太宗实录》卷93)

(宣德元年十月辛未)遣使以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通鉴纲目》赐朝鲜国王李禔。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俱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禔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宣宗实录》卷22)

(宣德二年三月己酉)上御文华殿,翰林儒臣林《孟子·离娄章》,上曰:“伯夷、太公皆处海滨而归,文王及武王伐纣,太公佐之;伯夷扣马而谏,所见何以不同?”对曰:“太公以教民为心,伯夷以君

臣之义为重。”上曰：“然，太公之心在当时，伯夷之心在万世，无非为天下生民计也。”（《宣宗实录》卷26）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上御武英殿，观唐玄宗所书《孝经》，顾谓侍臣曰：“尧协和万邦，本于亲九族；舜绍尧致治，本之克谐以孝，盖帝王之治，皆自亲亲始。”既又论玄宗，叹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玄宗之谓矣。”又曰：“汉唐之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宣宗实录》卷32）

（宣德三年五月）辛未，福建建宁府儒学教授彭勗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无以传，所谓集群圣之大成；濂洛开蜀之学，非朱子无以明，所谓集群贤之大成。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实后学之所法；朱子注释六经，折衷群言，乃后学之所宗。天生圣贤，扶植纲常，传续斯道，莫有盛于孔子、朱子者也。洪惟我朝，继天立拯，圣圣相承，崇尚儒道，内自太学，外及府、州、县学，咸立庙祀先圣先贤，又于先圣孔子阙里立庙，皆以春秋致祭，设教授以训其子孙，建公爵以贵其嫡，嗣尊崇之典，无以复加。圣恩广大，万方共戴。且如唐张九龄、宋余靖辈，有功德于当时者，至今尚蒙朝廷于其故址立祠祭以特性，著之祀典。切见先贤朱子虽列从祀，而建宁府故宅旧有祠堂，未蒙春秋特祭，今已颓坏，子孙身服徭役，致令废学，少齿士流。乞敕大臣定议，葺其祠庙，以时致祭，教其子孙，稍蠲徭役，俾天下后世咸称我朝崇极之盛典，而垂光于无穷，不胜幸甚。”上命行在礼部议之。（《宣宗实录》卷43）

（宣德三年十月）庚寅，翰林院儒臣进讲《春秋》，上览曰：“圣人匡世之功、忧世之心备见此书。当时，先王礼乐、法度日隳废，乱臣贼子接踵而起，有此书而后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书，以

尊周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劝齐、梁之君，何也？”对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孟子之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矣。”上曰：“圣贤之心，无非为天下生民之计，孟子时不有王者兴，何以解生民之涂炭？！”遂赐讲臣坐，命左右赐果茗。（《宣宗实录》卷47）

（宣德十年四月）壬戌，以元学士吴澄从祀孔子庙庭……吴澄自十岁得朱熹所注《大学》，读之即知为学之要，既而潜心《语》《孟》《中庸》，遂大肆力于诸经……上以崇儒重道正在旌异先贤，命礼部即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儒学，一体从祀，永为定制。（《英宗实录》卷4）

（正德二年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国、蔡沉、真德秀从祀孔子庙庭……事下，行在礼部覆奏，谓安国作《春秋传》；沉作《书传》；德秀作《大学衍义》，学者宗之，诚有功于圣门，宜如其请，故有是命。（《英宗实录》卷31）

（正统十三年二月）甲戌，福建延平府将乐县儒学训导王昌顺言：本县有宋儒龟山杨时，师事二程，得理学之传，其注解“五经四书”，国朝颁降《大全》，多见采录。心术之正，理学之微，诚有益于治教，且出之大儒，若罗从彦、李侗、朱熹辈，道学渊源实自时始。乞准令从祀，庶以上昭国家崇祀之典，下彰先儒传道之功。上命功部定议。（《英宗实录》卷163）

（景泰元年八月丁亥）监察御史罗澄言三事。其一曰，圣学程颐，谓人主之学惟当务为急，盖当务之急大义是已如《大学衍义》一书。上自六经子史，下暨历代传记，嘉言善行、国家兴亡、治乱之迹、人事得失、善恶之鉴，靡不具载。太祖高皇帝尝命侍臣书之两庑间，

日常省观。伏愿皇上命儒臣日进讲一、二章，则足以裨益圣学……

（《英宗实录》卷 195）

（弘治六年四月壬寅）巡抚源广都御史谢绶言：“宋儒臣胡安国奋迹荆湖，卓然有立，其学问因与游、杨、谢游而得伊洛之传；其上书力诋时政，志图恢复；其进讲论文正大，疏动当时；其注解《春秋》比诸儒所得尤邃，而今之经学实宗之，真可谓有功斯文者矣。及其退休衡岳之下，买地结庐，十五年不出，季子宏增创书楼，优游衡岳余二十年，卒传其学。当时，张栻从游其门，而朱熹闻栻得胡氏学，亦往从而问焉。自是号为湖南一派，而湖南遂为小洙泗。今其书堂遗址尚存，而后生晚学不复讲问前项故事，乞仍于安国书堂遗址立祠，春秋祭祀，以季子宏配享，庶衡之学者所景仰。”命礼部知之。

（《孝宗实录》卷 74）

（弘治九年十二月）己卯，刑部给事中杨廉上疏言：本朝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谥文清薛瑄，学识纯明，操守固完。早岁闻讲性理诸书，即焚其所为诗文，一意于宋诸儒之学，凡其微词奥义靡不精究。修己孝人，惟以复性为务。晚年造诸益高，进退之际，大节尤伟。平身所著有《读书录》，皆积年致思所得，有益学者。乞行山西平阳府建祠赐额，有司每岁春秋祀之。仍乞下山东章丘县取其所刻《读书录》板本于国子监，俾六馆诸生皆得摹印玩味。倘圣明万几之暇，幸赐览观，则于海岳高深不无涓埃之补“礼部覆奏，宜从廉请，并请取瑄所著《读书录》一进呈御览，一启进东官，一发福建书馆翻刻施行。上曰：“薛瑄以性理之学继宋诸儒后，实我朝名儒，卿等奏俗建祠秩祀并刊行文集，悉准行，其祠额特名正学。”（《孝宗实录》卷 120）

（弘治十六年十月壬子）江西按察司副使邵宝奏：“元儒都昌县

人陈湍世治《礼经》，深有所得，尝纂《集说》一书，传在学者。太宗朝纂集《五经》，特取其书与程朱《易》《诗》传颁布学校，可谓有功于后学矣。今都昌虽建祠宇而未列秩祀，乞下所司令春秋致祭。”从之。

（《孝宗实录》卷204）

（正德九年冬十月戊午）降吏科给事中张原为贵州新添驿驿丞，原上疏言六事：一，汰冗食。谓生民之本，在于足食。今天下水旱为灾，贪饕在位，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内外衙门官员、工匠投充影射，日益月增，或一家父子兄弟皆得食公庾之粟，则食如之，何而不缺也？诚宜申严旧规，详加简阅。其有因事建置而不可无者，乃仍其旧，若事在得已，悉从改正。其匠作、勇士、力士、校尉各色人等，凡系近年投充，即为裁革，有占俸者，论治以法，庶几国计可纾。一，慎工作。谓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子，皆仰赖以食，苟使之经岁勤勤不得力作，食何由给？况尺籍之兵所以御外侮，京营之役又所以卫王宫也，养锐且恐不足，又可困其力耶！今都城内外，工作繁兴，起拨军夫，岁以千计，计其工程不期月可办，恣其怠缓，乃终岁不休，利归私门，怨归公室。况内廷营建既不可已，则谓今天下幅员万里，宜其财用之多，然一举事，而掌国计者辄至告乏，何哉？民贫故也。民所以贫，一由于守令之贪残，一由于守臣之进贡，近年均需杂输十倍旧制，而皆取办于守令，守令假以自殖，而又十倍于上供。至于守臣之进贡，其弊又有甚焉者，巧立名目，竞出新奇以为孝顺，彼岂肯捐己之财？不过取之于民耳！取于民者十百，而贡于上者才一二，朝廷何乐？于是受之，诚宜禁其贡纳，杜彼贪媒，庶几法外之扰不及于民。一，明赏罚……一，广言路……一，进德学。谓世无常治，亦无常乱，视人君修德兴否耳。修德所以善治，而讲学又所以修德也。诚宜清心窒欲，励志省非，深宫燕闲之余，取《论语》、《孟子》、《尚书》及《贞观政要》、《大学衍义》、《陆贽奏议》，时赐省览，轴绎大义，采其切近精实者而施之践履，则必能助圣学

之高明，成善治于永久。疏入，不报。寻传旨：原骧升言路辄摭往事奏扰，降远方杂职。时原拜官未数月云。（《武宗实录》卷117）

（万历十年四月癸卯）顺天府尹张国彦题：数月以来，天道亢旱。皇上不憚侧身修行，复命臣等率属虔祷。今日雨泽沾足，臣等不胜庆喜。窃有进者，畿民困累已极，至干天和。伏愿陛下不以三祷三应之为喜，而以匹夫匹妇之失所为忧；不以帑藏充实之为多，而以闾阎之疾苦为惧，尽停正供外一切殊求。买房典田税契可免，行银货物榷之何名，商人铺户酌议免敛，贵势豪强速为禁约；五城兵马断不许加纳，军士粮赏断不许科克；仍敕太医院官广施药饵，遍济群生；出太仓银赈助无告，恤死扶孤。如此则和气所召，祯祥自生矣。章下所司。（《神宗实录》卷123）

（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庚寅，准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从祀学官。先是，隆庆元年，给事中赵思诚、御史石槩疏题王守仁、陈献章不宜从祀，而副都御史徐枋、给事中魏时亮、赵参、鲁宗、洪选，御史谢廷杰、梁许、萧稟、徐乾贞、进士邵德泳俱言二臣应从祀。其后御史詹事讲上言：“孔子有功万世，宜享万世之祀。诸儒有功孔子，宜从孔子之祀。我太祖高皇帝表扬先师，加意斯学，二百年间，诸儒建兴，直肩斯道。若薛文清瑄、王文成守仁、陈简讨献章，其最著者也。曩言官以三人从祀上请，皇上从礼臣议，以薛瑄入祀矣，乃守仁、献章格于议而不得与夫！守仁之功烈文章、献章之出处大节，谁不知之。臣考其学问，虽专言良知，专言主静，若近于偏枯。顾言知而未废行，言静而未尝离动。合一之功，与宋诸大儒之论同归一致，独奈何议论之纷纷也。臣欲陛下大奋乾断，为斯文主，将王守仁、陈献章从祀。”下礼部议，部请敕多官详议以闻。而议者集举多端，于守仁犹訾诋。部议独祀胡居仁。上因询内阁：“文臣从礼奈何不及武臣？”阁臣言：“武臣从祀于太庙，所以彰武功，儒臣从祀于孔庭，所以表

文治。武功莫盛于二祖，文治莫隆于皇上，此典礼不可缺者。”上悦，于是申时行等乃言：“彼訾诋守仁、献章者，谓其各立门户，必离经叛圣，如佛、老、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言‘良知’本于《孟子》，献章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祖述经训、羽翼圣真，岂其自创一门户耶！谓其禅家宗旨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谓其无功圣门，岂必著述而书为功！圣贤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功尤大也。谓其崇王则废朱，不知道固互相发明，并行而不悖。在宋时朱、陆两家如仇隙，今并祀学功。朱氏之学昔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诚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典，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大有裨益。若居仁之纯心笃行，众议所归，亦宜并祀。伏惟圣明裁断主持，益此三贤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运之隆。”上曰：“皇祖世宗尝称王守仁有用道学，并陈献章、胡居仁既众论推许，咸准从祀孔庙。朝廷重道崇儒，原尚本实，操修、经济都问学问。亦不必别立门户，聚讲空谈，反累盛典。礼部其遵旨行。”（《神宗实录》卷155）

（万历十四年三月）庚戌，上策天下贡士于廷，制曰：“盖闻上古无为而治，不赏而民劝，不怒而威于铇钺，何其盛也。而儒者之论治曰：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又谓夏后氏先赏而后罚，殷人先罚而后赏，周人修而兼用之。则二帝三王所由固与上古殊路欤，何同归于治也？又有言赏宜从予，罚宜从去者，有言宁僭无滥者，有言仁可过义不可过者，以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然则，先罚后赏者非欤？抑赏罚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欤？我圣祖继天立极，垂宪万世，恩威莫测，其用赏罚务协于中，其揭诸《祖训》首章及载诸《圣政记》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陈其概欤？

朕以寡昧托于臣民之上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训是式，

我宪是遵，不爱爵禄，赐予以持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绳之。明示好恶，以与天下更始。然德泽壅而不究，法令在而不行。任老成，奖恬退，以教让也，而浮竞之风益甚；革苞苴，罪贪墨，以训廉也，而澄清之效罕闻。口俗奢侈，示之以俭，而人心尤溺于纷华；刑狱冤滥，示之以宽，而吏议多工于锻炼。蠲租赈穷，诏常数下矣，胡閭閻之困未苏？振旅诘戎，令亦屡申矣，胡牖房之防未密？无乃劝惩之法缺而未备欤？抑所谓修职任事者漏赏而欺漫避课者佚罚欤？殆朕不敏不明，所以风励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实也。兹欲赏信罚必，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尔多士居则称先王，谈当世之务，其尚究晰古今，根极体要，详著于篇，勿泛勿隐，朕将亲览焉。”（《神宗实录》卷172）

（万历十五年二月戊辰）礼部奏：“近日士子为文，不用六经，甚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为之，敝至此极。今揭晓之后，即将中试朱卷尽解参阅，有犯前项禁约，即指名查处。”（《神宗实录》卷183）

（万历十六年二月癸亥）礼部请以曾子子孙视孔、颜、孟三氏为四氏学。盖曾氏裔流寓江西之永丰，支族单弱，至嘉靖中始奉钦依世袭博士，复还山东。（《神宗实录》卷195）

（万历十六年六月）戊午，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詹仰庇疏：“我朝修身体道、妙契圣真如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既得从祀，如罗伦、罗洪先亦以理学纯修得文恭、文毅之谥，皆六众请秩，仰被华褒。诸臣之外，有南京国子监祭酒蔡清笃学著书，清标振俗，先识宁藩之逆节，累辞通要之升除，朝论学宗，居然先德，从祀易名，不愧前哲。”（《神宗实录》卷199）

(万历十七年七月)戊辰,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先是圣谕以唐太宗、魏征五伦失一,何取小节而掩大义。思九经圣贤所作,其可不知?若《大学衍义》,明修、齐、治、平之道,至于《通鉴》,善恶得失有若明镜,而照妍媸;《书经》乃为君至要,可先将《礼记》代《贞观政要》。《通鉴》候《书经》完日读讲,今《秦誓》已完,应遵圣谕将《鉴》书进讲。臣等查得《通鉴纂要》一书乃孝宗命阁臣纂辑以备进讲者。臣等拟令讲官分撰讲章,接续《书经》之后,日每进览,庶几可以知善恶得失之归,鉴治乱兴废之迹……”

国子监祭酒黄凤翔等言:……臣等将《礼记注疏》再加翻阅,则今有切于今日要务者,如《曾子》论孝则曰敬父母遗体,见圣躬之当珍护焉;《学记》篇有云学然后知不足,见圣学之当缉熙焉;《月令》篇当以四时敌政、德天所降,见圣政之当勤修焉;《教世子》篇有保傅之设、齿学之仪,见圣训之当早建焉。因将所刻装璜以进。

(《神宗实录》卷 213)

(万历十七年九月甲戌)曾子六十二代孙世璠五经博士曾承业比顔、孟二氏例请给祭田。礼部通行拆勘查数议拨。(《神宗实录》卷 215)

(万成十七年十月甲午)衍圣公孔尚贤自被弹后三岁一朝。至是,请仍旧典,每岁率顔、曾、孟三氏子孙入贺万寿。部议许之。

(《神宗实录》卷 216)

(万历十八年二月丁亥)陕西道御史李颐言:臣按徐干故儒胡居仁质本深潜,学由积累……其平居著述有《易传》、《春秋传》,今颇散逸失次,存于世者有《居业录》,有《粹言》,有《文集》,其间议论广大精微,高明平实,莫非羽翼六经、发挥斯道,其有功于圣明非浅鲜也。宋儒自周、程、张、朱而下,我朝理学若薛瑄、胡居仁皆传得其

宗者。夫薛瑄济时行道，其学术事功如景星庆云，人共快睹；居仁隐居草泽，不求闻知，而名动海内，称之者辄等之瑄。 《《神宗实录》卷220)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戊子)河南巡按御史周孔教言：中州为道德节义之乡，二程明正学于伊洛，其徒尹焞、谢良佐、张泽、李颙辈从之，六经之道始揭如日月。后有元儒许衡者讲明其学，人称鲁斋先生。其以节义称者，龙逢、比干而后，代不乏人……我明斌斌称盛，于道德之臣得二人，学正曹端为理学倡，主事尤时熙接明道脉。

《《神宗实录》卷255)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丁卯，大学士王锡爵等请讲《诗经》、《孝经》。以诗得性情之正，孝为德所先。以此进讲，庶乎博而有要，可以羽翼诸经、月新圣学。不报。 《《神宗实录》卷260)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兵科给事中王士昌奏称：“《春秋》一，众家是其旨，人异其说，未有画一之论。夫各经未有以传命题者，《春秋》因传题不足而牵引为合。其有经文原无明传，因左氏一语而出有本传，原系凡例，强传经语而出有左《传》，二语相类，比之成合而出。至《左传》不足而借及《国语》，胡《传》不足而窜入《公》、《谷》，传合不足而旁系以理头，出甲入乙，茫无涯涘，乞敕礼部行词局诸臣精详校勘题意，如蒙引存疑之类颁行天下。” 《《神宗实录》卷290)

(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丁未，礼部复议科场事五款。一议文体，大略：“务根朱注，本经、传，禁佛老之谈及影入时事。” 《《神宗实录》卷318)

(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丙午,礼科左给事中罗栋题:臣等见皇上近示阁臣,因简阅道、佛二藏,而悟祖宗朝皆务以仁慈清静为理。慨然嘉与海宇,臣民同归善道,无为而治,此一念也。横而充之,尧舜之治可臻矣。臣等犹不能无言者,盖以皇上意念初动,可引而至于无为,犹虑皇上意念不纯,又驰而入于有为。夫天下生一事不如省一事,武宗朝各省有内臣镇守,世届在藩邸日稔闻其为地方之害,一旦去之不疑。至今颂中兴动德者,必首及此事。皇上每事法祖,顷以大工浩费,内帑匱乏,群小乘机争言利事,风闻献矿者且远及于炎洲,献税者且近及于九门矣。攘臂接踵,转相牵引。皇上禁勿费官,而彼之供亿浩繁,费官钱特甚;皇上禁勿扰民,而彼之诛求苛急,扰民生特甚。今天下在几驿骚,谓之安静可乎?伏愿皇上于万机之暇简阅二藏,悟道家要指不过以清虚无欲为戒;佛家要指不过以苦空去欲为教。《(神宗实录)卷 330》

(万历二十八年三月丙寅)刑部主事谢廷谏据易理以陈时事:“观乾坤以明阁员之当补、台省之当选;即损益以明矿税之当撤;即家人以明册立冠婚之当速;而中孚以明诏令之当信。”《(神宗实录)卷 345》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教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与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嘉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

强楼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戒律，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贄解发原籍治罪，仍檄两畿各省将贄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处未刊行者尽行烧毁，毋令贻乱于后世。”（《神宗实录》卷 369）

（万历三十年三月乙丑）纳礼部尚书冯琦之言，诏：“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简，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只缘主司误以怜才为心，曲收好奇新进以致如此。新进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举，岂得辄加取录以误天下。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还开列条款，务期必行。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解宦自便去，勿与儒术并进以混人心。”

御史康丕扬疏劾僧达观：“狡黠善辩，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如广平太守蒋以忠拜参，公然坐受……后再至真定，从讲益多，甚有妻女出拜，崇奉茹斋，跪进饮食。指以五台刻经，借取重利；复令吴中极无赖之缪慕台者，鼓舞人心，捐财种福，一时收受，数盈三万。其自南入都也，贵人争候，倒屣恨迟，入见跪伏，转相慕效，识连中外，交结奥援。近有一大臣，雅负时望，身止一子，缘其崇信流僧，遂即祝发从游，父死不奔丧，滥觞之极至此。况数年以来，遍历吴越，究其主念总在京师。始而由丹阳金坛归于燕，继而由五台、留都再归于燕，终由真定五台率入于燕，意欲何为？夫尽人咸可说法，何必朝著；深山尽可习静，安用都门？而必恋恋长安与缙绅日为伍者何耶？”（《神宗实录》卷 370）

（万历三十年十二月乙未）礼部题：“……乃比来诸臣建白往有过于修饰、冗长、奇僻、隐秘、悁忿者，臣等以为皆宜禁。如作字必依

《正韵》，不得兼写左字；用语必出经史，不得引用子书及杂以小说俚语。”（《神宗实录》卷 379）

（万历三十三年十月戊辰）遥授江西隐士章潢为顺天府儒学训导。令有司旌表其门，仍量给月米。潢学行著闻。（《神宗实录》卷 414）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谕内阁：朕思孔夫子继往圣开来学，笔削鲁史《春秋》，明善恶顺阴阳，百王不易大法，万世君臣所诵法者也……又朕阅先臣丘濬纂述《大学衍义补》书，古今事理备具。考论节目精详，有裨政治，嘉悦无愆。（《神宗实录》卷 416）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戌，内阁撰上《御制重刊大学衍义补序》……序曰：朕惟帝王之学有体有用。自仲尼作《大学》一经，曾子分释其义以为广传，其纲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阐尧舜禹汤文武之正传，立万世帝王天德之绳准。宋儒真德秀因为《大学衍义》，掇取经传、诸史之言以实之。顾所衍者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治平犹缺。逮我孝宗敬皇帝时大学士丘濬乃继续引伸，广所未备，为《大学衍义补》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以发经传之指，而后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翼，有功于《大学》不浅……朕将细绎玩味，见之施行。上溯祖宗在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喻户晓，且致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治国至意。（《神宗实录》卷 416）

（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丙午，礼部左侍郎李廷机条会试六事……诏谕礼臣曰：文体敝坏至今日而极，非独士习之陋，亦因阅卷官自由此轨而进，相师相尚莫知其非，以此取士，安得不靡然从之。今后房考官见有郭经畔注、穿凿揣摩及摭拾佛书、俗语、隐讳怪诞

者必弃不取，甚者参罚。 （《神宗实录》卷 428）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己卯）（直录巡按杨廷筠荐举隐士陈继儒。继儒华亭人，早谢青衿为古人之学，留心经济而澹于荣利，不谈性命而渐于道德。自嘉靖以来学者无先之者。 （《神宗实录》卷 431）

（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壬申，礼部请补陈献章、胡居仁谥。称献章澄心超物，萧然舞雩陋巷之风；养志辞荣，卓矣进礼退义之概。居仁提身孝友，学实践于躬行；措趾准绳，敬不衰于妻子。 （《神宗实录》卷 453）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甲寅，礼部复：以延平府宋儒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庙。如福建学者熊尚文请。 （《神宗实录》卷 459）

（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丙午）刑科给事中彭惟成疏请征士刘元卿谥。元卿举江西乡试，所上公车策多及江陵相者，江陵行礼部戒饬之。师文庄邹守益、简讨陈献章、泰州王艮。用给事中邹元标荐，即家授国子监博士，趋召升礼部主事，乞归。所著有《诸儒学》等书。 （《神宗实录》卷 464）

（成万三十九年五月壬寅）掌京畿道御史徐兆奎上言：臣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东林，今年计典之误，实由于此。盖无锡县有东林书院，宋儒杨时祠也。顾宪成自谪官归，会林居诸臣讲学于此，未几其徒日众，狹制有司，凭凌乡曲，门遂如市矣……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传布远近各色……宪成学术驳杂，颇似王安石而行远，不逮及家食。之淮，之浙，席不暇暖。 （《神宗实录》卷 483）

（万历四十年二月庚辰）礼部复：福建巡抚请从祀宋儒罗从彦、

李侗，言二贤操履峻洁；学术诣极，如危终日以验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乃侗所受于从彦最得力工夫，其绪创传之杨时，授之朱熹者。今时、熹先后并祀，二贤何独见遗？因言若述则从彦有《中庸》、《语》、《孟》诸说，《毛诗》、《春秋》诸解，又有《遵尧录》诸篇；侗有《师第答问》、《要语录》、《朱子年谱》、《周子通书后语》、《性理大全》、《五伦书》，皆凿凿名理，直透真源者。（《神宗实录》卷 492）

（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戊午）礼部疏陈职掌十事：……迩来文字多背朱注，不知《通鉴》《性理》为何物，今须经、书、论三篇完好者，方取优等。（《神宗实录》卷 512）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甲寅）御史董定策疏称：“圣祖开天文教翔涌于时，正学崛起，无右于薛文清瑄。乃若先文清而偶明道学，则原任学正沔池曹端，嗣是王文成守仁倡良知之学于姚江，东南群起宗之，则又有原任户部主事河南尤时熙、原任吏部郎中新安孟化鲤者。”端四岁知孝友，五岁讲图书，十六岁尽通“五经”、“四书”、“纲鉴”、“性理”、古今“诸子”等。二十一而辞辟佛教，著有《通书》、《西铭等述解》、《家辑略》、《夜行烛序》、《四书详说》、《太极辨戾》、《系狱咏诗》。薛文清称其‘由关洛以溯濂溪，岂非千古实录哉！’臣谓端宜从祀以光俎豆。时熙早有夙悟，得文成《传习录》，毅然宗之，两司邑训，一秉躬行，有霍州之遗焉。比擢国学司成，徐阶令六馆师生皆以时熙为准。再擢计部，榷关浒墅，刻意惠商，仅奏国课而止。年四十五以母老乞归，讲学伊水三十馀年，环堵萧然，饘粥不给，郡守黄焯遗官地为资斧，婉词却之。于人不妄交，以孝悌忠信为本，所著有《拟学小记》、《圣谕衍》行于世。孟化鲤者时熙所授之徒也。自为诸生慨然有求道之志。初第进士，有连名呈请坊价者，化鲤耻不与名；其在户部时钞关铢黍不染；及奉命赈饥直隶、山东，全活以百万计；录改吏部选郎，抑兢拔淹，综察吏弊，积蠹为之一清。先是方

面铨除皆预白政府，化鲤具名直请竟寝关白，政府衔之。又大选不徇巨珰之请。会化鲤奏起，建言科臣张栋竟被严旨，并阖司落职。化鲤怡然跨蹇归山。所著有《尊闻录》、《性理音释》等书十余种。

（《神宗实录》卷 520）

（万历四十四年三月癸酉）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疏言：“臣等入场，私见今来士子背传注而侮圣经，坏文体而遵异教。欲得平正典雅之文以为士式。不谓误收杂用旧文之沈同和，谨行简举以求罢斥”。给事中韩光祐亦以同私其本房所取士，上疏自劾。上俱原之。（《神宗实录》卷 543）

（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学副使吕纯如请以宋资政殿大学士范仲淹、我朝霍州学正曹端从祀。言：“仲淹为谏官不附大臣意向，为执政不受台谏推举，劝明肃尽母道、仁宗尽子道，请营汴城以备缓急，广置义田以贍贫族，捐南园胜地以为学舍，请天下州县立学以祀孔子。学行纯笃，吕本中推为宋朝人物第一。曹端学以主静为功，以实践为教。因父佞佛，作《夜行烛》以喻之。谓佛氏以空为性，非夫天命之性，老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教霍十的不调，处之泊如，三典文衡，所拔皆文行兼优之士。所著有《太极通书》、《西铭释文》诸书行于世。服阙改蒲庠，两学生上章争之，竟以霍终。卒之日郡中罢市巷哭，门生有偕其子庐墓者。正德中兵部尚书彭泽称为‘我朝理学之冠’，薛文清亦深服其教，谓‘出吴与弼之右’。”（《神宗实录》卷 573）

（泰昌元年十二月丁卯）巡抚陕西李起元言：“宋儒张载未有奉祀，请照周、程例官其十四世孙滦州附学生员张文运翰林院五经博士，以守祠墓。”诏下所司。（《熹宗实录》卷 4）

(天启二年正月癸亥)准五经博士孔胤植管理衍圣府事。

(《熹宗实录》卷 18)

(天启二年八月癸酉)刑科给事中刘弘化题：“皇上出阁早废，频遭国恤，所恃以开发圣虑者只有讲筵一线，而日讲尤为密切。盖齐、治、均、平之理赖学问为阐发，非草草故事也。臣尝就经义按时事，如皇上尝发政施仁矣，而辽民之轸恤无术，妖党之解散无法，则仁反穷。皇上尝以义断事矣，而诏狱之尹断未明，生杀之大柄潜移，则义反晦。皇上未尝不以礼睦族也，而非分之溢施，何以裁制藩服？皇上未尝不以智临下也，而不测之恩威，何以风示百官？皇上未尝不以信布令也，而国是随人心以更移，宸纶因时局为摇荡，则又无以作孚于万邦、传信于万世。诸如此类，转关全在圣心，而援古证今、反复开导惟讲臣最易得之，然尤不能不厚望之辅臣。”（《熹宗实录》卷 25）

(天启二年九月庚子)兵科都给事中朱重蒙以左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等于都城创建讲坛，恐开门户，疏请亟行禁谕。言：“昔在皇祖时有理学之臣顾宪成、郭正域开讲东林，其初亦以发明圣贤蕴奥，开示后学，岂不甚善？逮从游者众，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所以朝端之上，士林之间，玄黄血战十有馀年，摧残几多善人，戕伤几许国脉，皆讲坛之贻害也。今二、三年来源流始清，葛藤始断，而门户之说乃始去诸其口。二臣一旦复为择地建坛，招朋引类，况又在皇都之内，贤否辐凑之处乎？臣谓今日之人心犹昔日之人心，将来今日之讲学犹昔日之讲学者也。”得旨：“讲学原是教人忠孝，自祖宗朝未有此禁。但不可自立门户，致起争

端。邹元标、冯从吾素称忠谏，岂至徇私招引，自失生平？且向来门户亦因言官议论湮淆所致，各宜省改。”（《熹宗实录》卷26）

（天启二年十月丁卯）大学士叶向高疏言：“……夫讲学之禁从来未有，二科臣之疏屡奉内传，频更票拟，至谓宋室祸败由于讲学，谁为此言以告皇上，独不思宋方盛时正以濂、洛、关、闽讲明学术，比及南宋王涯、韩侂胄、陈贾辈始立伪学题目，构陷朱熹诸贤而宋祚遂终。我太祖设科取士，一本于宋儒，我祖文皇帝复令儒臣采辑宋儒论学之书为《性理大全》颁行学宫，二百五、六十年道德一、风俗同，一切裂防决维之事，有所忌而不敢为，皆由于此。”（《熹宗实录》卷27）

（天启五年三月辛亥）工部主事曹钦程疏纠东林之党四人：周宗建、张慎言、李应昇、黄遵素；荐忠愤之臣十人：傅樾、陈九畴、李鲁生、张讷、李蕃、周昌晋、李恒茂、梁梦环、张惟一、顾其仁。得旨：“周宗建作令贿闻，及钻入言路，荐庇多私，引其党沈萃楨以贪险躁致参藩，又欲引吴焕为接手；至倡建私学于都城之内，尤属不法。张慎言倚荐赵南星为首功，避差谋差，任意鸱张，同台安伸竟遭毒手，前任曹县侵资库银三千两，恨后任石三畏查出，遂捏单劣处王官。李应昇专为东林护法，排挤正人，亟引高攀龙，以四年前一典史骤跻总宪，遂乘奥援欲攘北直。提学黄遵素以汪文言幸冒台班，即荐师邹维琏于赵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击善类以助高樊龙、魏大中之虐焰。此四臣招权纳贿，党邪徇私，目无国宪，都著革了职为民当差，还追夺诰命。内周宗建、张慎言赃私狼藉，行彼处抚按提问追赃具奏，不许庇护。沈萃楨、吴焕俱著降三级。安伸仍以原官起用。”（《熹宗实录》卷57）

（天启五年六月）戊寅，御史李万疏陈五事：“……一、学海，不

得不重禁滋晦之障。今学者动引宋人互相标榜，日以讲学为事。依傍名理之人即是薰染富贵之人，覆雨翻云之辈仍即论地谈天之辈，不亦可羞之甚哉！乞敕论该部严敕功令，以后讲学居其实，毋居其名，国家核其真，毋受其伪，可矣。”（《熹宗实录》卷60）

（天启五年七月壬戌）御史倪文焕诬劾原任兵部右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文选司员外周顺昌、林枝桥等，并请碎讲院石碑。得旨：“李邦华等都著削籍为民，仍追夺诰命。内有赃私狼藉者著抚按提问追赃充饷。其私创书院匾额虽去，碑记犹存，著礼部即毁碎回奏，以为聚徒植党之戒。”（《熹宗实录》卷61）

（天启五年八月壬午）御史张訥奏毁天下讲坛。略云：“书院虽有数处，而脉络总之一条。南北相距不知几千里，而兴云吐雾，尺泽可以行天。朝野相望不知几十辈，而后劲前矛，登高自为呼应。其人自缙绅外，宗室、武弁、举监、儒吏、星相、山人、商贾、技艺以至亡命辈徒，无所不收；其事则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无所不为；其言凡内而弹章、建白，外而举劾、条陈、书揭、文移，自机密重情以及词讼细事，无所不关说。数年以来，民生不得安堵，疆域不得宁帖，朝廷不得收正人之用而受嘉言之益，谓非若辈之为祟耶？而不特此也，其巧借最大题目以箱轧人口、一空善类，如指挺击，指进丸，指移宫，敢于启衅宫闈，首发大难，而一时聚讼纷纷，翻腾清世，直蒙两朝以不白，而亏损皇上之孝思。今虽改正《实录》，宣布史馆，而当日礼卿娓娓千言，污蔑先朝可终置不问乎？伏乞敕下各省直抚按官，但凡有书院处所，尽数拆改，将房屋、田土逐一登报，亟行变价解助大工，不许隐漏。其或见任官员有枉道会讲，骚扰一方者，严加禁止。至若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三大头目位尊势重，未经处分，恐根株不拔、引蔓牵藤，为害更烈，乞圣断施行。”得旨：“这都城书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令改，如何至今尚未具复？

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著拆毁，暨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本内有名如邹元标，少负忠名，出山潦倒，其身虽死已久，然巨奸依势之恶尚存，著削了籍仍追夺诰命，外如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名虽假乎理学，行无异乎市井，或通关节而居之不疑，或躬窝主而覼颜无耻，甚至假仙惑世，吞产谋孤，读至此令人发指。此三员都著削籍为民，仍追夺诰命。郑三俊、毕懋良附北牖逐秽，合污同流，姑准冠带闲住。河东巡盐御史既例不入陕，独以会讲而入，糜费公私，俟回道时都察院考核示惩。”（《熹宗实录》卷62）

（天启六年二月）庚寅，南京江西道御史徐复阳奏：“时机之最急者有六：一议党根宜拔。夫党有根斯有孽。有根之人，有根之地，人已褫夺地可复腥膻乎？如京师讲院问谁创始？则所谓合掌而念弥陀者也。近科臣建议以真忠义辟假道学，改祠死难诸臣，岂不甚快？但臣鳃鳃过计，与其议改毋宁议移。倘议改不议移，衿主虽易，坛貌犹属，设有邪党过之，必曰此某道学先生旧址也，营垒不拔仍为后忧。臣愚以为不若移建城外。亟命工部择一隙地改造以便祠祭，不过一移运之劳耳。况京师一移，则海内书院认敢不毁，必如是而后潜伺之阴谋可杜也。”（《熹宗实录》卷68）

（天启六年二月）戊戌，提督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参原任应天巡抚周起元：“违背明旨擅减原题袍缎数目，捐勒袍价，又不容臣驻彼地方，故纵苏、松二府连年误运；且起元抚吴三载，善政罔闻，惟以道学相尚，引类呼朋，而邪党附和逢迎者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俱与起元臭味亲密，每以私事谒见，必须承起元之意，不曰‘内监文移何足准行’，则曰‘袍缎钱粮只宜缓处’，起元因是愈恣暴慢，乃假名铸钱，以太、安、池三府协济袍缎银十餘万两铸造滥恶薄钱，眩人耳目。将皇上急需之袍价尽入私囊，致机匠苦于陪累，迄今吴民恨不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也。然黄尊素愈

为可恨，辄与臣掌案司房黄自新以其桑梓甘为侄辈，俾自新倚势西合，凌轹机匠。臣业将自新严刑拷鞠，正拟具疏候旨定夺，而自新惧法缢死，则尊素之罪固可逃乎？更如周宗建等罪恶多端，奉有明旨提问，乃敢肆无忌惮，不拜龙亭、不报讯勘，色衣方巾公行出入，目中何知有君父、亦何知有法纪耶？周顺昌等俱系奉旨削夺官诰，不愿潜身引咎于林泉，犹然冠盖招摇于故里，乃复布散流言，簧惑机匠，闭门逃躲，不行机织。臣恐再罹误运之愆，若不预为奏明，临时何以解溺职之罪也。”得旨：“周起元背违明旨，擅减原题袍缎数目，又指勘袍价，以致连年误运，且托名道学，引类呼朋，各立门户，一时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遵素，尽是东林邪党，与起元臭味亲密，干请说事，大肆贪婪，吴民恨深切齿。除周宗建、缪昌期已经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李实仍安心供职。”（《熹宗实录》卷 68）

（天启六年十月乙丑）吏科给事中李鲁生言：“徽州府知府石万程为黄山事弃官削发而去，受事避难为身家之图，其风不可倡也。天王圣明而传谤造言，暗伏翻覆之计，其渐不可长也。保定府知府祝万龄一月两推，岂曰无因？恐旧宰为累，踉跄揭辩。最可异者，谓天变、地震、物怪、人妖为毁拆书院所致，非圣无法、诬天枉人，其志甚悖，其计甚毒。两臣事虽不同，而挠国是、摇人心，为害则一。”（《熹宗实录》卷 77）

（天启七年二月甲寅）史部复：“朱文公十六世孙承荫。”得旨：“朱之僑肄业有年，经书淹贯，准与承袭世荫，以奉真儒之祀。”（《熹宗实录》卷 81）

（天启七年五月己巳）监生陆万龄疏奏：“恭幸申岳毓灵，尼丘吐气，笃生总督东厂司礼监秉笔魏太监，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

乾断。我皇上冲龄践祚，英迈夙成，天纵圣资，固是尧舜比隆，非有圣辅为羽翼，为之启沃，则有君无臣之治自古难之。臣观宣圣宫墙如七十子之外，汉、唐、宋诸儒少有功于圣门者，皆芹藻生馨，辟雍有列。厂臣驱蔓连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距波行、放淫词之下。臣等佩服厂臣之教训，念帝都为起化之地，而国学实首善之区，谨购国子监西偏民房空地一段，同心集锬，以永祝釐，少展崇报之忱，用申仰止之意，恭建前楹，以敬奉厂臣崇德而更起后继，以祀宁国先公之蒙恩赠爵者。至于春秋二典，则与宣圣、启圣之祠同举并行。”得旨：“特允举行。”（《熹宗实录》卷84）

（天启七年七月）己巳，圣谕：朕闻盛王御世专崇道术，圣人设教在正人心。苟蔑圣贤道德之坦途，而任险邪讥讪为能事，岂惟弥远圣真，抑亦大乱世俗，为立法所不宥者矣。庶惟我祖宗设科以来，术尚端醇，士归驯雅，上非典漠训诰不录，下非经史掌故不谈。以故俊彦云兴，列圣焕文明之化；蒐罗日甚，国家收黼藻之功，有以也。无何迩来伪学兴朝，邪党树帜，大坏风纪，专务招摇，一唱百和，此挽彼推，文字之间尊崇诡异，楮墨所露半是刺讥。如上科上正副考官方逢年、章先儒、熊奋渭、李维贞、丁乾学、郝土膏、顾锡畴、陈子壮及中式举人射锡贤、刘正衡、艾南英、程祥会、雷穀、孙昌祖之辈都不以崇正摅忠为念，乃以讪上谤政为怀，置圣经若弁髦，鹫人情于险衅，生心害政，长此安穷，朕窃忧焉。虽已概加惩处，用起更新，而在朝臣工犹沿宿染，未殄馀风。兹特预为申饬，不殚再三。该部士风、文体系所职掌，即著行文各省直并会试正副考官及中试举人，自今已往文必尊经，士无诡正。有仍前诋毁朝政，吠影含沙、决裂尺幅而无顾忌者，著该部、科细加磨勘简举参来，敢有扶同蒙蔽的，朕览出一并重处，还著缉事衙门密切体访拿问具奏，朕必根究到底，严鞫主使之入，从重拟罪，垂戒将来，且以正人心，息邪说，幸追累朝淳懿之风，振起一代平明之治。特谕。（《熹宗实录》卷86）

(崇祯元年四月)己酉,兵科给事中林正亨疏劾:江西巡抚杨邦宪毁周、程祠建媚祠,大为名教罪人,乃又并澹台祠鬻之,且以绳曳澹台先生像而毁之。狂悖丧心,即投之四裔犹不足以谢先贤而平士气。 (《崇祯长编》卷8)

(崇祯二年正月)壬申,山东道御史吴姓因幸学条上五事:“……一曰表正学以励风教。自治乱循环,正恃此圣贤一脉继挽人心。理学莫盛于宋,故脩食孔庙独多。我朝议溢从祀惟薛瑄、胡居仁、陈宪章、王守仁四贤,而其余名儒辈出,国典未彰,如王艮、罗伦、章懋、黄作昭、吴与弼、邹守益诸贤皆绪接真传,有功道统。罗伦等或卿贰、或官詹,而王艮以东海布衣倡明正学,臣在先帝时有特疏褒扬,尤当照胡居仁例议溢崇祀者也。近代如顾宪成、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理学名彦,儒者高蹈,元标等皆荷殊恩,赠恤与溢,而宪成鼓吹东南,领袖群贤,所著《礼记》尤深于性命之学,当照元标等例赠恤与溢者也。乞敕礼部速行咨访,将道学诸臣应从祀者从祀,应赠恤者赠恤,应与溢者与溢,表章正学,激扬风教,尤视学吃紧一事也。” (《崇祯长编》卷17)

(崇祯二年五月壬辰)吏部尚书王永光等疏言:“礼乐一脉,治术攸关。自古帝王崇政学,敦教化,必得经明行修之士而表式之。道足风世,虽老成无容废弃,学可匡时,即韦布不妨荐举。宪臣曹于汴慨然以遵榘制、复荐举为请,盖真见我皇上兢业致治,既远绍精一之传,棧模作人,宜广开薪樗之路。而尤虑其真才难收,伪鼎易售,恐以圣朝之旷典,反作终南之捷径,故先举周汝登一人以为嚆矢,诚谓凡荐举必如周汝登而后可也。查周汝登以户部侍郎致仕在家,夙著清修,独标纯诣,学究天人之奥,识参义理之微,年力未衰,才堪启沃,而恬退自矢,节高丘园。应先加工部尚书职衔,次推用以示

优异。如各省直中省爵德俱尊、学业允茂、出可以赞翼圣化、处可以表正乡闾者，该抚按荐举一、二人以风末俗，至于山林隐逸之士果有学问经济、端品宏才如吴与弼、陈献章者，亦许抚按荐举，以需聘召。”（《崇祯长编》卷22）

（崇祯二年十月戊寅）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吕维祺疏言：“廷臣皆因时效忠，而微臣直欲皇上为尧舜。夫尧舜所难为哉，不过纯圣学，茂圣德、熙圣治三者而已。今圣学何尝不纯？然学不如尧舜，非纯也。尧舜之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皇上试思何为人心？何为道心？何为道心中之人心？不但声色当远，音乐当节，御宦官、宫妾当严，即举念在道心，而有所偏喜，有所偏怒，有所自用，有所执而不化，亦属人心。愿皇上时时提醒此心，常使虚明活泼，尤时时与贤士讲论不辍，以涵养心性，消融意见，是为不杂而精，不贰而一，不怠不荒，而皇上之学一兢业矣。”（《崇祯长编》卷27）

（崇祯三年二月庚辰）顺天府府尹刘宗周疏述良乡教官安上达死节之正，请优赠翰林、官坊等官，以为世劝。因极言讲学为救世之本。略曰：“宇宙之所以维持不毁者，恃有人心以为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则学术之明晦为之也。三代以上有尧、舜、禹、汤、文、武为之君，天下无人而不学，无事而非学，学之名可以不立。及夫世衰道微，臣弑君，子弑父，仲尼始单提直指，以学为万世鹄，至子思、孟子而说愈详，凡以存几希之脉，为君父闲天伦也。自后推流扬波，则汉有贾、董、隋有王通，唐有韩愈，宋有周、程、张、朱，上下数千年，不过寥寥数子递衍其脉，而终不得大行其道于天下，或曹谗被锢以死，然世道卒赖以不坠。乱臣贼子时或制其欲而不得肆，功亦伟焉。明兴，太祖高皇帝以天纵之圣，远接二帝三王之治统，独表章紫阳氏，使人奉韦弦，家传布菽，二百餘年人文蔚起，其学焉，而最著者

则有薛、胡、陈、王四君子。驯至万历之季，有高攀龙即宋儒杨时遗址讲紫阳之学，而世遂以东林名。其时若冯从各、邹元标鼎分讲席，与攀龙并峙。晚年一出，卒遭逆珰之祸以死。幸我皇上登极，首表遗忠，恩纶骈焕，攀龙已日月争光。而近时贤者犹指一、二异己者推入攀龙之党，以为世诟，虽以方大任之贤而不免焉，臣窃痛之。臣考攀龙当日门墙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鲜有臭味之通。即他人之为讲学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毂击遍天下，而攀龙独一意孤行，躬修力践，发明君父之大伦，以卫世道。其时小人深不便其所为，遂从而疾之，必杀之而后快。今其骨已朽矣，更谁为党者，即有之，亦且啮指相戒、改头换面以保目前之富贵。以故起废遍天下，而气象不过如斯。试问今天下亦有开首善之堂，朝于问业，夕于省成如冯从吾者乎？亦有处统均之席，提省一世良心，扶植善类如赵南星者乎？亦有纪纲是司，借上方剑讨君侧之奸如杨涟者乎？亦有铮铮封驳、潏潏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则人才至今日而尽矣，非徒无理学，弁其假理学而尽；非徒无事功，并其假事功而尽；非徒无忠义气节，并其假忠义气节而尽。令今天下犹有假焉者，亦何至国论日卑、士气日下，任敌骑之纵横，无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纾君父忧，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于道路乎？故日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尝无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燎然于邪正是非之辨以为去取耳。韩爌之再入中书也，曹于汴之长宪也，虽未能大有所为以副皇上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犹自可原。一去已矣，何至争为罗织？此外若张凤翔之综核，李邦华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赏之清谨，亦皆起废中 useful 之才，褫以时危见短，或次第罢去，或以诬误系廷尉，识者方谓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开使过之门而立异同之见者，无不鼓掌称快。朝取一人焉，坐之曰‘党’，暮去一个焉，坐之曰‘党’，犹以为未足，特设为四面之罗以网之，人主又安得有用贤之路乎？嗟呼，兵祸之亟也，正臣子卧薪尝胆、同舟共济之日，而小人之不得志于官爵者，辄乘机逞报复之端，即大任有戒心

焉，谓非一笃道学不足以自脱于东林，免异日之祸，而不知其立论之外所关于世道人心非渺小者。彼方虑其假也而恶之，又转虑其真也而假之。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势必出乎至诚为恶而后已，是率天下之人祸仁义也。昔宋有伪学、伪党之禁，南渡终于不振，如朱熹者，异时人主虽有生不同时之叹，而真魏之徒仍遭摈落，今天下之势何以异是。攀龙之学业已蒙皇上表章，请勿再以其地里、名号设井于天下，使后之为攀龙者不至窥左足而不敢前，则世道幸甚”

（《崇祯长编》卷 31）

（崇祯三年四月己卯）光禄寺卿何乔远荐华亭布衣陈继儒博综典章、谙通时务，当加以一秩，如先朝待文征明故事。章下所司。

（《崇祯长编》卷 33）

（崇祯三年六月）己未，河南巡按吴姓请以宋儒邵雍比程颢、程颐例授世袭五经博士，准其二十七代孙邵继祖承袭，以奉雍祀。部复从之。（《崇祯长编》卷 35）

（崇祯五年四月壬午）吏部尚书闵洪学疏奏：“陈继儒江南名士，舒曰敬林下遗贤。继儒识通今古，学富经纶，曰敬博洽清恬，精晰名理，皆有用处士，不徒以笔舌文章知名天下者。但二人抗节烟霞，忘情轩冕，不可荣以仕进，诚令一吐胸中一奇，规画当世之务，当必有堪庙堂采择者。乞敕令各抒所见，进呈御览，亦圣世博采嘉言之一助也。”帝谓：“二臣果有嘉谟说论，足济时限，令各自条奏，送抚按进览。”（《崇祯长编》卷 58）

（崇祯五年十一月）壬子，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儒学生员宗圣六下二代嫡孙曾益疏称，其祖曾子十五传而徙居豫章，二十九传生巩，为宋大儒，巩孙恂仕司农丞，出判越州。建炎二年金人陷越，合

门四十口死难，葬山阴天柱山，惟子壻获免，固守祠墓寓越。自宗圣至巩实为嫡裔，有世谱及诸史并诸儒叙论足据，应得主祀承宗。考往时曾质粹所据永丰一谱，委属旁派，不可不为厘正。宜将质粹后发回江西，使臣回籍山东，以明谱系。倘蒙念其已成，敢援弘治六年诏孔子后授两博士以奉衢州祀，及嘉靖三十四年诏朱熹后授两博士以奉婺源祀两例上请，无使曾氏嫡派未明而房支得主宗祀也。乞敕礼部勘核谱、史诸书施行。章下所司。（《崇祯长编》卷 65）

二、教育科举

(戊戌十二月)丙戌,置中书分省于婺州,调……中书省博士夏煜为分省博士。 (《太祖实录》卷6)

(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 (《太祖实录》卷7)

(庚子闰五月)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遗世子受经学。 (《太祖实录》卷8)

(甲辰四月)乙未,置医学提举司,提举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正九品、学正官医提领从九品。 (《太祖实录》卷14)

(乙巳)九月丙辰朔,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药、典书、典膳等官。以许存仁为博士。 (《太祖实录》卷17)

(丙午二月)庚午,以刘承直为国子博士,李晔、张济、潘时英为助教,完哲为学正,郑贯、杜环为学录,张以诚为典膳。 (《太祖实录》卷19)

(丙午二月庚辰)明玉珍卒……壬寅春三月，己酉，玉珍遂称帝，国号“大夏”，纪年天统……置翰林院，拜牟国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内设国子监，外设提举司教授所。设科举、策试进士。去释老教而专奉弥勒法……秋廷试进士，赐重璧等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太祖实录》卷 19)

(丙午三月丙申)命中书严选举之禁。初令府县每岁举贤才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之士，其有兼通书律廉吏亦得荐，得贤者赏，滥举及蔽贤者罚。至是复命知府知县有滥举者俟来朝治其罪，未当朝覲者岁终逮至京师治之。(《太祖实录》卷 19)

(丙午六月)甲申，以苏伯衡为国子学录。(《太祖实录》卷 20)

(丙午)冬十月己酉朔，以郭永为国子博士、李克正为学正、张孟兼为学录、吕仲善为典膳。(《太祖实录》卷 21)

(洪武元年三月)丁酉，下令设文、武科取士，令曰：“盖闻上世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时，讲武以威天下。至于经纶抚治，则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岁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选举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艺’文武兼用，贤能并举，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太祖实录》卷 22)

(洪武元年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召知饶州府陶安为学士。 (《太祖实录》卷 23)

(洪武元年冬十月丙午)定国子学官制,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膳省注。升博士许存仁为祭酒、刘承直为司业学录、苏伯衡为学正,以陈世昌署典簿、陈宗义署博士、高晖署助教、张溥为学录。 (《太祖实录》卷 26)

(洪武元年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年老免朝谒。 (《太祖实录》卷 27)

(洪武元年二月庚午)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琦等人对谨身殿,皆姿状明秀应对详雅;上为之喜。 (《太祖实录》卷 30)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增修国学斋舍。 (《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元年四癸亥)以侍仪范常为翰林直学士。 (《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初,礼官奏:“周制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 (《太祖实录》卷 34)

(洪武元年九月)戊寅,上以元都平,诏天下曰:“……秘书监、国子监、太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器;仪卫及天文仪象、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

者，赴官送纳。”（《太祖实录》卷 35）

（洪武元年十一月）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世孙希学袭封衍圣公。
（《太祖实录》卷 36）

（洪武二年戊申）定翰林院官制。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直学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属官待制从五品，修撰正六品，应奉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典籍从八品。以侍读学士朱升为翰林学士，陈拯、詹同为直学士。（《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己未）故元翰林学士承旨危素、学士张以宁、王时、编修雷焕……等自北平至京，诏以新制衣冠赐之。寻以素及时为翰林侍讲学士，以宁为侍讲学士。（《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以翰林直学士詹同为侍读学士，秦裕伯为待制，袁渔、睢稼为翰林应奉。（《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诏增筑国子学舍。（《太祖实录》卷 40）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并功臣子弟亦俱令入学。（《太祖实录》卷 41）

（洪武二年六月）甲子，赐国子生夏衣。（《太祖实录》卷 42）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上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大学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典将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之人材所出。欲

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长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者，必养其德性。苟无作养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犹雍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可得哉？”（《太祖实录》卷43）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上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上曰：“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自以为法矣，尔等宜勉之。”（《太祖实录》卷43）

（洪武二年六月戊子）以宋濂为翰林学士，王祚为待制。（《太祖实录》卷43）

（洪武二年八月丁亥）赐国子生冬衣。（《太祖实录》卷44）

（洪武二年十月）辛卯，命郡县立学校诏曰：“……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品、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教者，黜之。”（《太祖实录》卷46）

（洪武三年四月）癸酉，复以危素为翰林侍讲学士。（《太祖实录》卷51）

（洪武三年四月）庚辰，置弘文馆，以胡铨为学士，命刘基、危素、王本中、睢稼皆兼学士。（《太祖实录》卷51）

（洪武三年五月丁酉）诏天下守令询举有学识笃行之士，礼送京师。（《太祖实录》卷52）

(洪武三年五月)乙亥,诏设科取士。 (《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六月)癸未,国子学典簿周循理言:“国学教化本原,请择经明行修之士充学官,而增置其员。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五以上愿入国学者听复其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者皆令入学,且定其出身资格。太学生贡于朝,比科举进士俱得优等擢用。如此则在国子生日渐增广,在外有常贡科举进士,不患无人材用矣。”上是其言,命中书省增广太学生,定其出身资格,仍择文儒性行端洁者充学官。 (《太祖实录》卷 53)

(洪武三年七月乙未)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坐失朝,降为编修。 (《太祖实录》卷 54)

(洪武三年七月丙申)以太常卿魏观为翰林侍读学士、唐肃为翰林应奉。 (《太祖实录》卷 54)

(洪武三年八月乙酉)是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自初九日始试初场,复三日试第二场,又三日试第三场。京师直隶府州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各四十人,广西、广东各二十五人,若人材众多之处不拘额数,或不能及数者亦从之。考试之法大略损益前代之制,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艺、算通于九法、律观其果断。 (《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以翰林侍读学士魏观为国子祭酒、编修宋濂为国子司业。 (《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四年正月)丁未,上谓中书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于贤,既设科取士,令各行省连试三年,庶贤才众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后则三年一举,著为定例。 (《太祖实录》卷 60)

(洪武四年二月壬申)中书省奏会试、中式举人俞友仁等一百二十名。 (《太祖实录》卷 61)

洪武四年三月乙酉朔,策进士于奉天殿。登第者一百二十人,赐吴伯宗等三名进士及第;第二甲十七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百人,赐同进士出身。诏:赐伯宗朝服冠带、授礼部员外郎。高丽入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朴实、柳伯儒皆不第,三人俱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厚给道里费,遣舟送还。 (《太祖实录》卷 62)

(洪武四年七月)丁卯,中书省奏:“科举定制,凡府、州、县学生员、民间俊秀子弟及学官吏胥习举业者,皆许应试。”上曰:“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示激励;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 (《太祖实录》卷 67)

(洪武四年十二月)辛巳,上命礼部:今岁各处乡试取中举人俱免会试,悉起赴京用之。时吏部奏天下官多缺员,故有是命。 (《太祖实录》卷 70)

(洪武五年三月)己酉,上以将官子弟因年少骄佚,故承袭者多不称职,乃命其子弟年幼者入国学读书,稍长,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退则令习弓马学武事,待其可用然后官之。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三月癸酉)是月高丽国王王颙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 (《太祖实录》卷73)

洪武五年十二月甲戌朔,诏曰:“……特敕中书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 (《太祖实录》卷77)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以举人蒋学、阎钝为起居注;傅宗岩:崔莘为给事中;赵震、殷哲为翰林应奉。 (《太祖实录》卷78)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礼部奏增广国子生。上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 (《太祖实录》卷78)

(洪武六年二月戊子)命增筑国子学舍。 (《太祖实录》卷79)

(洪武六年二月乙未)上谕中书省臣曰:“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用……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 (《太祖实录》卷79)

(洪武六年三月)己未,礼部奏:“举人年少者赵惟一筹三十四名送国子学读书。”命赐衣帐。 (《太祖实录》卷80)

(洪武六年三月)乙丑,以儒士赵倣、钱莘、贝琼、郑涛、马胜、金涪、谢徽为国子助教。 (《太祖实录》卷80)

(洪武六年四月)戊子,以孔克表为翰林院修撰兼编修。克表,温之平阳人,孔子五十五世孙也。 (《太祖实录》卷81)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以河南府学训导开济为国子助教。
(《太祖实录》卷 82)

(洪武六年七月)丙辰,以兵部尚书乐韶凤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吏部尚书詹同为翰林学士承旨,仍兼吏部尚书。(《太祖实录》
卷 83)

(洪武六年七月己巳)以太子赞善大夫宋濂为翰林侍讲学士,
知制诰仍兼赞善。(《太祖实录》卷 83)

(洪武八年正月)丁亥,命天下立社学。上谓中书省臣曰:“昔成
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
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
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太祖实录》卷 96)

(洪武八年二月己酉)以宋善为翰林院修撰、张迺、高达善、黄
琮、张美和为国子助教。(《太祖实录》卷 97)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御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于
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廩食赐衣服而遣之。(《太
祖实录》卷 98)

(洪武八年三月丙子)以太平府儒学教授孙作、嘉兴府儒学教
授胡隆成为国子助教。(《太祖实录》卷 98)

(洪武八年三月癸未)置中都国子学秩正四品,命国子学分官
领之。(《太祖实录》卷 98)

(洪武八年七月)庚午,诏国子生于诸司历事有未娶者,赐钱婚聘,更赐女衣二袭,月给米二石贍之。 (《太祖实录》卷 100)

(洪武八年)十月丁亥朔,上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立贤无方,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今郡县富民多有素行端洁通达时务者,令有司审择之以名进,既而又恐有司冒滥举不以实,命户部:第民租之上者,下其姓名于各道,俾按察司及分巡监察御史核其素行以闻。” (《太祖实录》卷 101)

(洪武八年十二月)丙申,起致仕湖广参政陶凯为国子祭酒,寻以其老仍命以参政致仕。 (《太祖实录》卷 102)

(洪武九年三月癸未)命凤阳武臣子弟肄业于中都国子学。 (《太祖实录》卷 105)

(洪武九年八月癸卯)以国子生李铎、郑士昂、高隼、韩贞、董哲、徐思诚、赵起潜、王輶为监察御史。 (《太祖实录》卷 108)

(洪武九年八月)丙午,以国子生成德琦、牟铭、刘暹为秦府伴读,张寅、王翀为晋府伴读,张翱为燕府伴读,王谦为靖江府伴读。 (《太祖实录》卷 108)

(洪武十年七月)丙戌,以各布政使司所举教官之有学行贺原等,为东宫王府等官。原为东宫侍正李翀为赞读、崔訥为吴相府长史、彭仕敏为录事、张浩为齐府伴读。 (《太祖实录》卷 113)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 (《太祖实录》卷 114)

(洪武十年九月辛丑)是月召国子生分教北方者还朝擢用之。
《《太祖实录》卷 115)

(洪武十二年三月乙未)上听朝之暇,延诸儒臣赐坐便殿,讲论治道,时国子学官李思迪、马懿缄默不语,上恶之,敕谕国子师生曰:“……朕谕尔等自今为师者必尽其师之职,学者必尽其学之道,一以孔孟为法,以副朕责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马懿之为也。”
《《太祖实录》卷 123)

洪武十三年二月壬戌朔,诏郡县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及精通术数者以名闻。 《《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三年二月)壬午,命礼部沿书俛斯:“凡贤良方正孝弟力田文学之士举至京者,月给廩饩,以主事一人掌之。” 《《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三年二月丙申)改各州儒学正为未入流官。先是学正秩从九品,至是改之。 《《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三年五月)癸卯,命吏部铨次各处所举儒士及聪明正直之人皆授以官,凡十一人。 《《太祖实录》卷 131)

(洪武十三年八月辛未)改国子学典膳为掌饌。 《《太祖实录》卷 133)

(洪武十三年八月丙戌)置应天府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生员六十人。时江宁知县张允昭言:“江宁、上元二县在輶轂之

下，宜建学校以教京师子弟。”于是命置应天府学以教二县子弟。
（《太祖实录》卷 133）

（洪武十三年八月丁亥）是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廩膳，米人日一升，鱼内盐醢之类皆官给之。（《太祖实录》卷 133）

（洪武十三年十月甲申）是月吏部引选国子监生二十四人命为府州县官。（《太祖实录》卷 134）

（洪武十三年十一月）丙辰，以儒士宋讷为国子学助教。（《太祖实录》卷 134）

（洪武十三年十二月丙戌）是月吏部奏：“天下郡县所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余人。”上命各授以官。（《太祖实录》卷 134）

（洪武十四年正月戊子）上命新任官各举文学贤良方正聪明正直孝弟力田及才干之士，凡五等。（《太祖实录》卷 135）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使吏部：凡郡县所举诸科贤才至京者日引至端门庑下，令四辅谏院官与之论议，以观其才能。（《太祖实录》卷 135）

（洪武十四年三月）丙申，敕内外仓库司局官各举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一人。（《太祖实录》卷 136）

（洪武十四年三月丙申）起致仕刑部尚书李敬为国子学祭酒，致仕礼部侍郎刘崧为国子学司业。（《太祖实录》卷 136）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 (《太祖实录》卷 136)

(洪武十四年三月戊申)命郡县访求明经老成儒士为儒学训导。 (《太祖实录》卷 136)

洪武十四年夏四月丙辰朔,诏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 (《太祖实录》卷 137)

(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赐国子生布帛各一疋。时于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累有罗绮裘衣巾靴之赐,恩遇甚厚。 (《太祖实录》卷 137)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礼部尚书李叔正言:“州县儒学训导多以贤良方正等科荐举至京,致师范缺员、生徒废业。”上曰:“学校人才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师为忧,而有司又拔而举之,甚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著为令。” (《太祖实录》卷 139)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上召吏部兵部臣谕之曰:“三代学者无所不习,故其成才,文武兼备。后世九流判立士习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闲于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于经术兼资之者,惟达才乎……今武臣子弟,朕尝令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而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 (《太祖实录》卷 140)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己酉,禁有司不得差遣学官。时松江府华

亭县儒学教谕曹宗儒屡为府县差遣，宗儒以为言，上谕礼部臣曰：“教官训导所以作养生徒为国储材。迺者，有司往往委以公务使不得尽心教训，甚非所以崇儒重学之意，其禁止之。”（《太祖实录》卷140）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举所知一人。（《太祖实录》卷141）

（洪武十五年闰二月）丙辰，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监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人、博士三人、助教一十六人，俱从八品，学正三人正九品、学录三人从九品、掌簿一人杂职。其文移则六部札付国子监，国子监呈六部，中都国子监制同。（《太祖实录》卷143）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赐学粮，增师生廩膳。（《太祖实录》卷144）

（洪武十五年四月）戊戌，置云南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太祖实录》卷144）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上谕之曰：“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崇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从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以为教矣。”（《太祖实录》卷144）

（洪武十五年五月）己未，新建太学成，其制：庙学皆南向，庙在太学东、中为大成殿。（《太祖实录》卷145）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上幸国子监谒先师孔子释菜礼成,退御讲筵,祭酒吴颐等以次讲毕,上谓之曰:“中正之道无逾于儒。上古圣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实儒,后世儒之名立,虽有儒名或无其实……卿等为师表,正当以孔子之道为教,使诸生咸趋于正,则朝廷得人矣。”复命取《尚书》《大禹》《皋陶》《洪范》亲为讲说,反覆开谕群臣,闻者莫不惊悦,遂赐宴间竟日而还。(《太祖实录》卷145)

(洪武十五年五月)庚午,命礼部颁学规于国子监,俾师生谨守。祭酒每旦升堂,属官序进行揖礼,祭酒坐受,属官分列东西,相向对揖毕,六堂诸生进揖如之,唯无分揖礼。属官升堂,票议事务或问经史,须拱立听命,不得违越礼法。监丞之职,凡教官怠于训诲、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廩膳房舍不洁,并从纠举惩治。博士助教学正学录职专训教诸生,讲读经史,明体适用以待仕,使有不遵师教废业者罚之。典簿掌饌务致廩洁食丰、钱谷出入明白及课业进呈以时,他无所预。(《太祖实录》卷145)

洪武十五年六月戊寅朔,诏国子监教官年老者遇暑月及雨雪朔望,免朝参。(《太祖实录》卷146)

(洪武十五年七月)乙卯,御史赵仁等言:“学校之设本以作养人材、穷理正心,俾有实效,今天下生员多不遵师训,出位妄言,非希进用则挟私仇,甚失明廷教养之意,宜令有司严加禁止。日省月试,务在成效,果有奇材欲陈便民利国之术者,许与教官详议可否,同列姓名,然后上达,若其言有可取,仍命题考试文字,中式者不次擢用。如是则可以杜绝妄言,激励士风矣。”从之。(《太祖实录》卷146)

(洪武十五年八月丁丑)诏礼部：设科举取士，令天下学校期三年试之，著为定制。（《太祖实录》卷147）

(洪武十五年八月辛巳)命礼部颁学校禁例十二条于天下。一曰：生员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轻诉于官。二曰：生员父母有过必恳告于再三，毋致陷父母于危辱。三曰：军国政事生员毋出位妄言。四曰：生员有学优才赡、深明治体、年及三十愿出仕者，许敷陈王道，讲论治化，述为文辞。先由教官考较，果有可取以名上于有司，然后赴阙以闻。五曰：为学之道必尊敬其师，凡讲说须诚心听受，毋恃已长妄为辩难。六曰：为师者当体先贤竭忠教训，以导愚蒙。七曰：生员勤惰，有司严加考较，奖其勤敏，斥其顽惰，斯为称职。八曰：在野贤人君子果能练达治体，敷王道，许其赴京面奏。九曰：民间冤抑等事自下而上陈诉，不许蓦越。十曰：江西、两浙、江东之民多有代人诉状者，自今不许。十一曰：有罪充军安置之人毋妄建言。十二曰：十恶之事有干朝政，实迹可验者，许密以闻，其不遵者以违制论，仍命以所颁禁例，镌勒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太祖实录》卷147）

(洪武十五年八月庚寅)置延安府吴堡、神木、府谷三县儒学。（《太祖实录》卷147）

(洪武十五年八月辛丑)监察御史赵仁言：“臣闻治天下以得贤为本，宣教化以治民为先……”上览其言，谓刑部尚书开济等曰：“设官分职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征至秀才不下数千，宜试其能否，考其优劣，然后任之以职，尔等定议以闻。”于是济等议为七条。（《太祖实录》卷147）

(洪武十五年九月癸亥)以儒士王嘉会、彭无党等为国子监博士等官。

晋府长史致仕桂彦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条……九曰：敦教化。学校所以宣明教化长育人材，非止训诂文辞而已。今大兴国学增广生员，教育之恩至矣。然国家首善之地，既选名儒以五经分教诸生，必先德行而后文艺，抑浮华而尚淳笃本。可骤用以启其奔竞之心，当日就月将得以真修实践，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将见风俗日厚，人材辈出，可为国朝之用矣。（《太祖实录》卷148）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壬戌，上命礼部臣修治国子监旧藏书。
（《太祖实录》卷150）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庚子）命吏部凡府州县儒学训导九年考满用为教谕。（《太祖实录》卷150）

（洪武十六年正月）丁巳，免国子监祭酒吴颐还乡。时武臣子弟有怠于学者，颐以宽纵，不能绳检，故免。（《太祖实录》卷151）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戌，以文渊阁大学士宋讷为国子监祭酒。
（《太祖实录》卷151）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命曹国公李文忠兼领国子监事。谕之曰：“国学为育人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虽讲授有师，然贵族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莅之，则恐怠于务学；故特命卿兼莅其事，必时加劝励，俾有成就。”（《太祖实录》卷151）

（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命天下学校岁贡生员。时谏官闵贤言：“……如考试中式则赏及所司教官，否则所司论如律，教官训导停其廪，录生员罚为吏……”从之。命礼部榜谕天下府州县学：自明年为始，岁贡生员各一人，正月至京，从翰林院试经义、四书义各一

道、判语一条。中式者入国子监，不中者罚之。 《《太祖实录》卷152)

(洪武十六年十月)癸巳，诏郡县复设社学。先是命天下有司设社学以教民间子弟，而有司以是扰民，遂命停罢。至是复诏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预。 《《太祖实录》卷157)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癸卯，置四川建昌府儒学。 《《太祖实录》卷158)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己卯，礼部奏：“考试岁贡生员，文字中式者送国子监，监官再考等第分堂，肄业，不中者，生员、教官、提调官罚各如制。”从之。寻命生员中式上等等者送国子监，次等送中都国子监。 《《太祖实录》卷158)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癸巳)诏：国子监生病者令应天府遣人送还乡。时监生多病肿，祭酒宋讷以闻，故有是命。 《《太祖实录》卷158)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辛丑，上谕礼部臣曰：“天下府州县学官总理学事，其训导专教生徒，毋令同署公文以妨讲授。尔礼部其移文天下学校永为遵守。” 《《太祖实录》卷159)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乡试八月初九日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证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

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十二日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未能者许减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礼部会试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为一场，所考文字与乡试同。乡试，直隶府州县则于应天府，在外府州县则于各布政司，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及罢用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并不许入试。其中式者，官给廪传，送礼部会试，考试官皆访经明公正之士，官出币帛，先期敦聘……举人试卷自备，每场草卷、正卷各用纸十二幅，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经书。在内赴应天府、在外赴布政司印卷，会试殿试赴礼部印卷。试之日黎明，举人入场，每人用军一人守之，禁讲问代冒，至晓纳卷未毕者给烛三枝。文字回避御名、庙讳及不许自序门地。弥封者编号作三合字，誊录者用朱，考试官用墨，以防欺伪。其会试中式者三月朔日赴殿试。（《太祖实录》卷 160）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命增筑国子生房舍五百间于集贤门外，谓之外号房。时天下府州县岁贡生员及四夷酋长遣子入学者几数千人，学舍不能容，故有是命。（《太祖实录》卷 161）

（洪武十七年六月）乙亥，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遣其子吉隆及其营长之子阿黑子等十六人入太学，命赐裘衣靴袜。（辛巳）命礼部制大成乐器以颁天下儒学。（甲申）置府州县医学、阴阳学府。（《太祖实录》卷 162）

（洪武十七年七月戊戌）以国子生唐伯敬等六十三人为给事中、郭恭等三人为承敕郎、凌允等四人为中书舍人。（《太祖实录》卷 163）

(洪武十七年七月)丙午,上谕吏部臣曰:“近郡县荐举多冒滥,诸司考课殿最多失实,其申谕之:凡贤才必由乡举里选,择其德行著称、众论所推者贡之。考核官员称职与否,务从至公,岁终来朝,具实以闻,违者罪之。”(《太祖实录》卷 163)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置云南、楚雄二府儒学。(《太祖实录》卷 163)

洪武十七年九月丙申朔,应天府奏:乡试中式举人廖孟瞻等二百一十九人。(《太祖实录》卷 165)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辛酉,置辽东都指挥使司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金复海盖四州儒学学正各一员、训导各四员教武官子弟。复命皆立孔子庙,给祭器乐器以供祀事。(《太祖实录》卷 167)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上谓礼部臣曰:“近命辽东立学校。或言边境不必建学,夫圣人之教犹天也,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亦无往不行……况武臣子弟久居边境,鲜闻礼教,恐渐移其性,今使之诵诗书习礼仪,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资用。”

(《太祖实录》卷 168)

(洪武十八年正月)乙酉,礼部奏:“天下岁贡生员考试不中者当罚为吏。”上曰:“人资质有高下,故成效有迟速,且令还学读书,以俟再试,再试不中者罚之。”(《太祖实录》卷 170)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朔,上御奏天殿策试举人……时廷对者

四百七十二人，擢丁显为第一，临轩发策日，锦衣卫设鹵簿仪仗，读卷官用翰林院及朝臣之文学优者。越三日，上复御奉天殿，传制唱名。是日举人皆给帽笏大带青罗袍皂绿襖服之以朝。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礼部捧黄榜揭于通衢，遂赐进士宴于会同馆，应天府以仪仗送状元归第。明日诸进士诣国子监、孔子庙行舍菜礼，又明日上表谢恩，赐状元冠带朝服一袭及进士钞有差。（《太祖实录》卷172）

（洪武十八年二月）丙子，以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第二甲赐进士出身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李震为承敕郎、陈广为中书舍人；第三甲赐同进士出知危璫为卫府纪善、李鸿纲为潭府奉祠正、杨靖为吏科庶吉士、黄耕为承敕郎、蹇瑬为中书舍人、邹仲宝为国子监助教。瑬后赐名义。其诸进士，上以其未更事俗优待之，俾之亲政于诸司，给以所出身禄米，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称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太祖实录》卷172）

（洪武十八年六月丁巳）是月吏部部引奏下第举人俱授教官。上谕之曰：“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历台者必基于蕢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太祖实录》卷173）

（洪武十八年七月）甲申，礼部言：“府州县岁贡生员不中式者，

提调官吏论以贡举非人律，教官训导罚俸一年。贡不如期者以违制论。”从之。（《太祖实录》卷 174）

（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诏举孝廉之士。（《太祖实录》卷 176）

（洪武十九年二月）辛卯，命吏部考国子监官怠于训教者罚俸一年，到官未及一岁者半之。（《太祖实录》卷 177）

（洪武十九年三月）辛巳，复赐北方郡县学校五经四书。（《太祖实录》卷 177）

（洪武十九年三月壬午）礼部言：“天下岁贡生员中式者计九百五十三人。”诏选其优者六百八十三人升之太学，余并送中都国子监。（《太祖实录》卷 177）

（洪武十九年四月癸丑）吏部奏：用国子监生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实录》卷 177）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实录》卷 178）

（洪武二十年三月）丙辰，常州府宜兴县丞张福生犯法当死，特宥之。先是上以进士国子生皆朝廷培养人材，初入仕有即丽于法者，虽欲改过不可得，遂命凡所犯虽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国子生故得宥。（《太祖实录》卷 181）

（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丁亥）命礼部选天下阴阳官子孙年十二以

上、二十五以下质美而读书者赴京习天文推步之术。（《太祖实录》卷187）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乙亥）是岁天下岁贡生员凡一千二百人，中式送国子监者九百七十五人，送中都国子监者一百三十二人，不中者九十三人，各遣还读书，提调官教官俱如例罚。（《太祖实录》卷187）

（洪武二十一年一月乙巳）天下岁贡生员中式者一千二十七人。（《太祖实录》卷188）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制策……时廷对者九十七人，擢任亨泰为第一，赐亨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建题名碑于太学门。（《太祖实录》卷189）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甲午，以许汝霖为宁波府儒学教授。（《太祖实录》卷189）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乙卯，命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官各举文学干济之士。（《太祖实录》卷193）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诏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太祖实录》卷193）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命天下岁贡生员中式者送国子监，凡二百三十一人。（《太祖实录》卷195）

（洪武二十二年）冬十月丙申朔，上谓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

成才至难，自非圣贤鲜有无过者，若有过能改则志乎善矣，可以录用。比岁受录之人及民间子弟久居学校教养有成，或因小过罢黜者，悉许自新，仍录用之。”（《太祖实录》卷197）

（洪武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广西庆远府忻城县儒学教谕骆基奏：“忻城山洞瑶蛮衣冠不具、言语不通，自古以来宾兴所不及。今虽建学立师而生员方事启蒙，难以充贡。”上曰：“边夷设学校，姑以导其向善耳，免其贡。”（《太祖实录》卷197）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辛巳，降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为国子监博士、侍讲学士葛钧为国子监助教。时三吾等受命授晋王世子经，吏部侍郎侯庸劾奏三吾等在职怠惰，宜黜降别用。上曰：“儒者不任剧事，俱令教国子。”未几，俱复职。（《太祖实录》卷199）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壬辰）四川建昌卫土官安配等遣其子僧保等四十二人请入国子监读书。赐袭衣靴袜。（《太祖实录》卷201）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戊申，云南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啰啰生二人，请入国子监读书，各赐钞锭。（《太祖实录》卷203）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壬申）诏凡选举，毋录隶卒之徒。（《太祖实录》卷203）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辛卯）云南乌蒙、芒部二军民府土官遣其子以作补驹等，请入诣国子监读书，赐以衣钞。（《太祖实录》卷204）

(洪武二十四年正月丙辰)四川会川、建昌二府土官遣其子王保等七人入国子监,诏赐钞锭衣衾靴袜。 《《太祖实录》卷 207)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丁酉,上御奉天殿策试礼部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时廷对者三十人,擢许观为第一,赐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祖实录》卷 208)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乙巳)命国子监生解金等四十三人于在京各卫讲说武臣大诰。 《《太祖实录》卷 208)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辛酉,选历事官习成等往十二布政司整饬庶务、访求贤才、劝励学校,乃责其成于有司。 《《太祖实录》卷 209)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巳)定儒学训导位于杂职之上。 《《太祖实录》卷 209)

(洪武二十四的六月戊寅)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 《《太祖实录》卷 209)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礼部奏:“岁贡生员旧制中式者送国子监,不中者罪有司,停学官俸,生员罚为吏。今不中者遣还读书,有司、教官罚如帮,是使生员不率教者无所观惩也。乃命更定有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论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学官无分久近,罚如例。生员廩食五年者为吏、不及者遣还读书、次年复不中者虽未及五年亦罚为吏。” 《《太祖实录》卷 210)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诏礼部: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

题，或策论判语参试之。（《太祖实录》卷 212）

（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癸巳，命礼部谕天下学校生员兼读诰律。（《太祖实录》卷 214）

（洪武二十四年己亥）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先是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太祖实录》卷 214）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国子生夏伦、杨砥自福建购书还，命颁风北方儒学。（《太祖实录》卷 214）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巳，命天下学校自今府学每岁贡二人、州学二岁贡三人、县学每岁贡一人。（《太祖实录》卷 215）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命学校生员兼习射与书数之法。射，遇朔望习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揖让升降皆有节文，中者饮之以爵。书习楷法，日五百字。数习九章之法，务在精通，俟其科贡兼考之。（《太祖实录》卷 216）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乙未，擢建宁府儒学教授周斌为中都国子监司业。（《太祖实录》卷 217）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癸亥，上谕礼部臣曰：“近闻天下学校生员多骄惰纵肆，凌慢师长，宜重禁之，尔礼部其著为学规，俾之遵守。”于是礼部乃条其目：自授业讲读进退出入皆有定法，且令内不

违亲之命，外不拂师之训，以至处朋友待仆隶皆有其道，又戒以毋蔑礼玩法，毋矜能丧志，毋违卧碑以取愆。惟笃志圣贤，潜心古训，以勉其成，违者罪之。（《太祖实录》卷 218）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己酉）敕刑部榜谕天下学校。时各处教谕训导有给由到京，上召谕之……岢岚州学正吴从权对曰：“臣为学正，以训导为职业，民事无闻。”山阴县学教谕张桓对曰：“臣守职常在学，未尝出外，于民事我所知。”上谓二人曰：“……今汝所言，平日在学不出则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务不通，所训生徒虽有聪明贤才亦为尔所坏。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辈所为，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顾谓刑部臣曰：“若二人者于心无诚，已违圣贤之教，虚糜廩禄，无补于时，宜窜之极边。”其以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太祖实录》卷 219）

（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己酉）改建钦天监于五府之后，命五军都督府谕校试军士之令。先是，上以天下都司卫所，分番校试军士，有不中者其将校往往不去其职，滴令从征，至是又恐其玩法，急于训练。命自今军士校试不中者，指挥千百户必罚无贷。（《太祖实录》卷 222）

（洪武二十五年十月癸卯）置贵州宣慰司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太祖实录》卷 222）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戊辰，置云南沅江府儒学。时沅江府言：“土官子弟编氓多愿读书，宜设学校以教之。”诏从之。（《太祖实录》卷 223）

（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丙寅）定学官考课法，以科举生员多寡为

殿最。县生员二十名，教谕九年任内有举人三名，又孝通经者为称职，升用；举人二名，虽孝通经为平常本等用；举人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经者为不称职，黜降别用。州学生员三十名，学正九年任内举人六名，又考通经者升用；举人三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不及三名，又考不通经者黜降别用；府学生员四十名，教授九年任内举人九名，又考通经者升用；举人四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经者黜降别用。府、州、县学训导分教生员，九年任内举人三名，又考通经者升用；举人二名或一名，虽考通经本等用；举人全无，又考不通经者黜退别用。先是教官考满兼核其岁贡生员之数，至是上以岁贡为学校常例，故专以科举为其殿最。（《太祖实录》卷 227）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癸未）始命天下府州县儒学训导冠带。先是训导冠服与士人之未仕者同，至是河南布政司右参议董伦奏：“各处儒学训导合比医学学科、阴阳术术一体冠带，以别士类。”命礼部官集议之而未决。上曰：“阴阳医学技术之流且有冠带，训导教诲生徒为国育材，岂有重于技术，宜授冠带。”自是训导皆冠带上名吏部附选贴黄。（《太祖实录》卷 229）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子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会试举人。制策曰：“昔列圣之驭宇也，其立纲陈纪，皆精思远虑，至当无疵，著为典章，垂法万世，夫何历代创业之君于革命之际必有损益，果前代立法者有未善欤？抑时君乐于更张而有损益欤？尔诸文士当立志之秋，正宜讲此，其悉陈之，朕将览焉。”时廷对者百人，以张信第一，赐信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太祖实录》卷 232）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辰，诏武官子弟习骑射。（《太祖实录》卷 232）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己丑,礼部言:兖州府曲阜县岁贡儒学生员考不中式者,请以贡举非其人,坐知县孔希文罪。上曰:“孔希文圣人之后,勿问!”(《太祖实录》卷 232)

(洪武二十七年十月庚辰)命自今府州县学生员凡食廩十年,考其学无成效者罚为吏。(《太祖实录》卷 235)

(洪武二十七年十月)壬午,府军左卫指挥佥事凌云言:“武官子弟除嫡长袭父职总军伍,余自十五岁以下令入郡县学讲读经文及御制《武臣鉴戒》诸书,使其通晓礼法,习知今古,俟有成立,优以牧民之职。”从之。(《太祖实录》卷 235)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上然之,谕礼部曰:“……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太祖实录》卷 239)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甲辰,监察御史裴承祖言:“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苗蛮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从之。(《太祖实录》卷 241)

(洪武二十九年六月甲辰)命吏部选国子生年三十以上者分隶诸司练习政事,月给米一石,三月则考其勤怠,能者擢用之。(《太祖实录》卷 246)

(洪武三十年正月辛未)詹事府右春坊司谏袁实建言三事,其

一曰：天下生员定额，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比先定制府不一年一贡、州学二年一贡、县学三年一贡，其充贡虽少而储材实多。比年府州县同于岁贡，所以经学不明未知文理者日众，宜仍前例以蓄其材；其二曰：太学者风化之原，英才所萃，道建彝伦堂，次建六堂，至于厢厨饔舍室房罔不周备，规模弘远矣，但师生出入正道，自国学至于珍珠桥狭隘污秽，乞命工部相度开道，使其往来……从之。（《太祖实录》卷 249）

（洪武三十年三月）戊戌，礼部侍郎张炳言：“今考中岁贡生员叶宪等七百二十三人已送国子监肄业，其不中式一百十八人遣归本学停膳肄业，教官训导及提调官例皆罚俸。”上曰：“师不严训、有司失于勉励者罚如例。诸生不中式者且遣归肄业，勿停其膳。四川生去京师道远，往复实难，可留国子肄业，勿遣。”（《太祖实录》卷 250）

（洪武三十年二月）丙午，立四川永宁宣抚司九姓长官司儒学。（《太祖实录》卷 250）

洪武三十年三月癸丑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时廷对者五十一人，擢陈郊为第一，赐郊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太祖实录》卷 251）

（洪武三十年）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下第举人。先是礼部会试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为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复廷试之……时廷对中擢韩克尧为第一，仍赐克尧等进士出身有差。（《太祖实录》卷 253）

（洪武三十年七月）己巳，申明学规教条……各堂教官所以表

仪诸生，必躬修礼度，率先勤慎，毋惰训诲，使后学有所成就，斯为称职；诸生每三日一背书，日读御制大诰及本经四书，各一百字，熟记文词精解理义，或有疑难则谦恭质问，务求明白，不许凌慢师长。若疑问未通，阙疑勿辨。升堂背书必依班次序立以俟，不许搀越。每月作本经四书义各二道，诏诰章表策论判语内科二道。每日习仿书一幅二百余字、以义献智永欧虞颜柳等帖为法，各专一家，必务端楷。旦暮升堂必衣冠严整，步趋中节；坐堂必礼貌端庄，恭勤诵读，不得脱巾解衣，往来别班。会饌必敬恭，饮食不得喧哗。朔望随班谒庙毕，方许与假，出近处游访，不得放肆，醉饮颠倒街巷及与人争斗，有伤风教。一应事务必先告本班教官，令堂长率领升堂告于祭酒可否行之。若有疾病，无妻子者养病房调治，每夜必在监宿歇，虽有诸司办事者，亦必回监，并不许群聚酣饮。遇有选人除授及差遣办事，从祭酒公选差遣，违者罪之。（《太祖实录》卷254）

（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设学于虎踞关，选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养于锦衣卫者。儒士人给米月二石。（《太祖实录》卷256）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戊申）命兵部：凡武官袭职子弟当优给者令其读书，俟十五岁方许承袭。若在外卫所来者十岁以上即令袭职，还原卫所，仍俾读书及闲习弓马，以俟比试。（《太祖实录》卷256）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吏部言：“旧例教授满九年，任内诸生有举人九名，又考本官通经者，升用；举人四名，及考通经者，从本等用；举人不及四人，又考不通经，黜降别用。今四川顺庆府儒学教授冯庄甫考通经任内止有举人三名，请降用。”上命降学正，著为令。（《太宗实录》卷14）

(永乐元年二月己巳)礼部言：“科举旧制应子卯酉年乡试，去年兵革仓猝，未及举行者，请以今年秋八月令应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补试。其北京郡县学校近废于兵者，宜暂停止，俟永乐三年仍旧乡试。”制曰：可。 《《太宗实录》卷 17)

(永乐元年五月甲午)礼部言：旧制应天府设学，不设上元、江宁二县学。今既设北京国子监，以顺天府学为之，革大兴、宛平二县，而以大兴学为顺天府学。其顺天府及二县生徒通经能文者，今充北京国子监生，其余皆充顺天府学生。”从之。 《《太宗实录》卷 20 下)

(永乐元年八月庚申)设运动楚雄县儒学。先是，本府言：所属人民类皆蛮夷，不知礼义，惟僂人一种，赋性温良，有读书识字者。府州已尝设学教养，其县学未设，今楚雄县所辖六里，而僂人过半，近委官劝集民间俊秀子弟入学读书，而无师范，请立学置官训诲。”从之。 《《太宗实录》卷 22)

(永乐二年正月)戊辰，礼部以会试天下举人奏请官考试。上命翰林院侍读士解缙、侍读黄淮为考试官，赐宴于本部。 《《太宗实录》卷 27)

(永乐二年正月癸酉)礼部引奏：“北方岁贡生员入学十年，考不中式者，例当充吏。”上曰：“人心志舒泰则能学；四体不劳则能学；衣食温饱则学。责人之功，当量其力；论人之罪，当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间兵戈扰攘，诸生舍俎豆而事军旅，飞刍挽粟之劳，奔走流离之苦，岂暇于学。今考不中式者，可发回原学，补其废学年数，以俟再试。再试不中，如例处之。 《《太宗实录》卷 28)

(永乐二年二月)乙酉,礼部奏请会试选士之数。上问:“洪武中所选几何?”尚书李至刚对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余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准其多者,后不为例。”又曰:“学者,成材亦难,当取其大略,其细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语疵,而不害理亦可备数。然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滥。且文体毋尚虚浮,惟取朴实。”(《太宗实录》卷 28)

永乐二年三月壬寅朔,上御奉天殿,试礼部选中举人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太宗实录》卷 29)

(永乐二年三月)乙巳,上御奉天殿,阅举人对策,擢曾荣为第一,赐荣等四百七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宗实录》卷 29)

(永乐二年三月)己酉,吏部奏:授进士曾荣等官。命第一甲曾荣为翰林院修撰,周述、周盖简俱为编修;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八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进学;擢第三甲方昶第二十人为行人司行人,余于诸司观政。(《太宗实录》卷 29)

(永乐二年三月丁巳)福建瓯宁县纪录军丁江阴年六岁,能记御制大诰,诣阙陈诵。赐衣及钞,驿送建宁府儒学读书。(《太宗实录》卷 29)

(永乐二年六月)甲午,上命礼部臣曰:“会试下第举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盖虑一时匆猝;或本有学问而为文之际,记忆偶差,遂致谬误;或本不谬误,而考阅之官神情昏倦,失于详审,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题更试,择文词优等者以闻。”遂得

贡士张铉等六十人以奏。上召见，皆赐冠带，命于国子监入学，以俟后科。（《太宗实录》卷 32）

（永乐二年七月甲辰）吏部言：有进士自陈是云南人，不闲吏事，愿为教官。上喜曰：“云南人能举进士，可嘉。就授云南学官，以劝其乡人。”（《太宗实录》卷 33）

（永乐二年七月壬戌）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太宗实录》卷 33）

（永乐二年十月）丁亥，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等奏：“民有献文章者，往往辞义纰缪，辄敢上渎。”上曰：“尔欲罪之耶，彼之来，自谓至敬，但其才智只如此，不足责。可斥还之，亦以抑谀佞之风。”（《太宗实录》卷 35）

（永乐二年十月辛未）上以云南各处土官不识中国文字，遇有奏报不谙礼体，命吏部各置首领官，择能书而练于事者，往任之。（《太宗实录》卷 35）

（永乐二年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宁国府学训导考满当调除，其生员告言，训导明经善教，乞仍除本学。庶几，诸生得卒民业，然训导所书考满奏牍有错误，宜治罪。”上曰：“学官明经善教，于今难得。奏牍错误，小过可恕，其宥之复职。”（《太宗实录》卷 37）

（永乐三年正月壬子）先是，上命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

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质英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其学。至是……二十八人入见，上谕勉之……时庶吉士周忱自陈年少愿进学，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为二十九人，遂命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太宗实录》卷 38）

（永乐三年正月）丙辰，国子监祭酒胡俨请申明洪武中所定学规，从之。（《太宗实录》卷 38）

（永乐三年八月）己巳，上谕礼部臣曰：“学校育才以资任用，太祖高皇帝内设国子监，外设府、州、县学，选用师范教育俊秀，严立教法，丰廩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来，学校废弛，所司又不督励，虚糜廩禄。尔礼部宜申明旧规，俾师教无阙，士学有成，庶几，国家得贤材之用。”（《太宗实录》卷 45）

（永乐三年八月壬申）应天府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考试，赐宴于本府。（《太宗实录》卷 45）

（永乐四年二月）己巳，礼部以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侍读学士王达、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编修杨溥考试，赐宴于礼部。（《太宗实录》卷 51）

（永乐四年二月）丙戌，礼部会试天下举人，中式者朱瑄等二百一十九人。（《太宗实录》卷 51）

（永乐四年三月）壬寅，上御奉天殿，试礼部选中举人朱瑄二百一十九人，制策曰……（《太宗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三月)乙巳,上御奉天殿,阅举人对策,擢林环为第一,赐环第二百一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宗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三月丙午)赐进士林环冠服、银带,余钞各五锭,俱赐宴于会同馆,命立进士题名碑于国子监。上虑礼部下第举人中或有遗才,复亲试之,得文学优等二十一人,各赐冠带,简周瀚、蓝勛进学于翰林院;李弼为汉府伴读;王乐孟等十八人肄业于国子监,以俟后科。 (《太宗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三月)癸丑,擢第一甲进士林环为翰林院修撰;陈全、刘素为编修;选第二甲、第三甲进士文翰优等者江殷、胡启先、孙迪、张叔豫、李岳润、陈孟洁、张文选、郑复言、曾春龄、萧福、曹闾、卢永、黄献十三人。 (《太宗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四月)甲子,礼部言:广西岁贡生员,考不中式者二人。于法,学官罚俸一年、提调官当杖。上曰:“姑皆宥之……远方之人,渐化者浅,教道未易行,不可概论……生员遣归进学,再贡不中式,一论如法。” (《太宗实录》卷 53)

(永乐四年六月戊辰)设云南镇南州儒学,置学正、训导各一员。 (《太宗实录》卷 55)

(永乐四年十二月戊子)改陕西兰州中屯等卫儒学为宁夏等卫儒学。洪武中诏:宁夏中屯及左右屯卫总设儒学,一置官品秩如府学。 (《太宗实录》卷 62)

(永乐五年二月)辛卯,皇长孙出阁就学,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称贺,毕,上召太子少师姚广孝、翰林院待诏鲁瑄、郑礼等,谕之

曰：“人于学问，常以先入之言为主，朕长孙天资明睿，尔等宜尽心开导，凡经史所载孝弟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论天下者，日与讲说，浸渍之久，涵养之深，则德性纯而器识广，他日所资甚大。不必如儒生绎章句、工文辞为能也。”广孝等稽首受命。（《太宗实录》卷66）

（永乐五年五月）丁巳，设湖广思南、思州二宣慰使司儒学。（《太宗实录》卷67）

（永乐五年六月壬寅）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顾斌言：“云南所属郡、县皆有儒学，而春、秋释奠先师，惟云南府学行之，请令各府、州、县学皆行释奠礼。”从之。（《太宗实录》卷68）

（永乐五年九月）丙子，兵部奏：军官子弟比试多不中者，请罪之以示儆。上曰：“军官须谙韬略、勤练习，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骄纵、未尝教习，及比试，畏怯如处女，将来袭职，何以得用！姑移文戒谕之：今后比试不中者，悉谪戍交址。”（《太宗实录》卷71）

（永乐六年四月丙申）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敏言：“云南自洪武中已设学校教养生徒，今郡、县诸生多有资质秀美、通习经义者，宜如各布政使司三年一开科取士。”又言：“师儒之职为后学矜式，云南郡、县学校官多用土人，学问肤浅，容止粗鄙，不称师范，宜别选用经明行修之士，庶几教育有法。”俱从之。（《太宗实录》卷78）

（永乐六年四月）己亥，云南元江军民府儒学言：洪武中创庙学，规制隘陋，请改建，以教夷民子弟。从之。（《太宗实录》卷78）

（永乐六年四月）甲辰，设四川重庆卫酉阳宣抚司儒学。（《太

(永乐六年六月丁亥)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五事……其四曰:学校者,人材之所自出,然必师范得人,而后学者有所资赖。今天下士子幸遇文明之世,虽有向学之心而师范庸常,往往不副其所望。故难以成材,甚负圣明兴学育材之美意。宜敕吏部精选经明行修之士,以充教官,必在得人。如此,则学校兴隆,士子皆有用之才,而不虚糜廩粟矣;其五曰:朝廷设科,期得真才实学之士,以共兴治道。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体朝廷求贤之盛心,苟图虚誉,每乡试之时,便求名数之多,更不论其实学,有稍能行文,大义未通皆领荐,冒名贡士,及至会试下第。其中文字稍优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国学监,以致天下士子竞怀侥幸,不务实学。宜敕各布政司、按察司振起颓靡。凡遇乡试,务在精选实学之士,毋贪多滥举,仍敕礼部会试亦皆精选。如此,则士无滥进,科举得人。”上览之曰:“其言皆是。”令所司施行。(《太宗实录》卷 80)

(永乐六年十二月辛丑)广西按察司佥事杨廉言:“田州等府土人罔知礼法,请依左江太平府立学校,教育其子弟,俾讲读经书,俟有成材,依例选贡。”从之。(《太宗实录》卷 86)

(永乐七年二月庚辰)礼部以会试天下举人,启请考试官。皇太子命翰林院侍讲邹缉、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考试,赐宴于礼部。(《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二月己亥)是日,礼部启:会试天下举人,得中式者陈燧等九十五人。皇太子命送国子监进学,俟车驾回京廷试,宴考官于礼部。(《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六月辛亥)行在礼部言:北京国子监生唐谦等,自陈年深,愿出仕,及考试之文理不通。其教官宜论罚;生员年四十之上考不中者,宜发充吏。天下郡邑生员廩食十年学无成,及教官、提调官宜悉论如制。上曰:“北京学校曩因兵废,俟两年后无成效,论罚。余如所言。”(《太宗实录》卷 93)

(永乐八年七月)乙亥,礼部启:“湖广兴山县知县秦凤言:‘境内居民鲜少,儒学生徒选补乏人。且天下郡邑民数不同,多者不下万户,寡者仅一、二百户,岁贡生员宜有差等。’事下本部议,今议:凡州、县户不及五里者,州一年、县二年,各贡生员一个。”皇太子从之。(《太宗实录》卷 106)

(永乐九年正月癸巳)琉球国中山王思绍遣王相之子怀得塞、官子祖鲁古入国子监受学。(《太宗实录》卷 113)

永乐九年三月辛酉朔,上御奉天殿试礼部永乐七年会试中式举人陈璫等八十四人,制策……(《太宗实录》卷 114)

(永乐九年三月)甲子,上御奉天殿,赐廷举人进士及第、出身,擢萧时中为第一。(《太宗实录》卷 114)

(永乐九年八月)乙未,应天府以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考试,赐宴于本府。(《太宗实录》卷 118)

(永乐九年八月乙卯)国子监监生靖宣等言:“由山西大同等府儒学生岁贡入监,今愿赴国子监读书。”从之,仍赐道里费,令便归省。(《太宗实录》卷 118)

(永乐九年闰十二月癸亥)上谕兵部臣曰：“武臣子孙袭职者，未守知前人建功之难，而骤享厚禄，鲜不覆坠。太祖高皇帝置武学教之，欲其谙礼义、知古今，以图继续为国家之用。岁久，人心玩愒，武学亦不振举。军官之弟安于豢养，武艺不习，礼义不谙，古今不通，将来岂足为用！其申明武学旧规，严其课绩，毋为具文应故事耳。”（《太宗实录》卷123）

(永乐十年二月辛酉)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侍讲杨士奇、金幼孜考试，赐宴礼部。（《太宗实录》卷125）

(永乐十年二月戊辰)命礼部尚书吕震谕考官杨士奇、金幼孜曰：“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其务精择，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太宗实录》卷125）

(永乐十年二月)辛巳，礼部奏：会试天下举人，得林诒等一百人，赐其考官宴于本部。（《太宗实录》卷125）

永乐十年三月乙酉朔，上御奉天殿，试礼部选中举人林诒等百人，及前科未廷对举人林文灏等六人，制策……（《太宗实录》卷126）

(永乐十年三月)戊子，上御奉天殿，阅举人对策，擢马铎为第一，赐铎等一百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宗实录》卷126）

(永乐十年三月)癸巳，命第一甲进士马铎为翰林院修撰，林诒、王钰为编修；进士内原习译书；蒋礼、赵勛、徐俊、何贤、潘勤、黄裳、罗兴、杨荣、张观、王观、马驯、王璜、刘潜、胡让、邵暹、米显、方

复为庶吉士，仍隶翰林院；第二甲、第三甲进士分隶刑部都察院理刑。（《太宗实录》卷 126）

（永乐十年三月）丙申，云南布政司左参议吕名善言：“武定、寻甸、广西三府居民繁庶，请设学校。”从之。上谓礼部臣曰：“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太宗实录》卷 126）

（永乐十年九月乙巳）擢山东昌邑县学训民戴纶为礼科给事中，侍皇太子说书。（《太宗实录》卷 132）

（永乐十年十一月）戊子，命兵部及五军都督府：自今武官子弟袭职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试不中，许袭职，以半俸；逾二年复试，中，全俸；不中，仍减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试不中，废，充军。先是上以袭职子弟生于豢养、习于骄惰、不闲武事、滥嗣爵禄、无益国家，命一试不中戍开平；再试不中戍交址；三试不中，戍烟瘴之地，以警励之。至是，宽宥之，命从旧制。又曰：“在营生长者，循此例。若自田里间出来，未尝习弓骑者，不可遽责，其成须一岁中十试之。”（《太宗实录》卷 134）

（永乐十一年二月辛亥）琉球国中山王思绍遣使太勃等贡马，及送寨官之子邬同志久、同鲁每恰、那晟其三人入国子监学受学。（《太宗实录》卷 137）

（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寅，国子监琉球生模都吉等三人奏乞归省。上谓礼部臣曰：“远人来学，诚美事；思亲而归，亦人情。宜厚赐，以荣之。”遂赐彩币、表里、袭衣及钞，为道里费，仍命兵部给驿传。（《太宗实录》卷 140）

(永乐十一年五月)丙午,赐国子监琉球、云南、四川生怀得等六十人夏衣等物。 (《太宗实录》卷 140)

(永乐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庙。上谕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故万世帝王敬事之。庙宇须称,不可但应故事。今老、释之居,布满四方,皆闳丽坚固。孔子曲阜庙,国家岂不可致重乎!朕法令兵靖难时,严禁将士:过曲阜不可损坏、褻渎,将士皆不敢违命。今尔宜体朕此意。” (《太宗实录》卷 147)

(永乐十二年三月丙戌)云南临安府峨峨县丞周成言:境内夷民焚人、啰啰、百夷、普蜡、和泥,其类不一,而焚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学校教之,使习诗书、知礼义。”从之。 (《太宗实录》卷 149)

(永乐十二年五月)癸巳,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招讨高敬让遣子虎贡马。敬让尝遣虎入国学读书,以丁母忧去,至是服阙还监。皇太子命礼部赐予如例。 (《太宗实录》卷 151)

(永乐十二年八月丙午)北京行部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侍讲曾桀、翰林院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邹缉考试,宴于本部。 (《太宗实录》卷 154)

(永乐十二年十月)乙亥,设贵州、镇远、石阡、乌罗、铜仁、新化、黎平六府儒学。 (《太宗实录》卷 156)

(永乐十三年二月)甲戌,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修撰梁潜、王洪考试,赐宴于礼部。 (《太宗实录》卷 161)

(永乐十三年二月)壬辰,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得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赐其考官宴于本部。 (《太宗实录》卷 161)

(永乐十三年三月己亥)上御奉天殿试礼部中式举人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及前科未廷试举人刘进等二人,制策…… (《太宗实录》卷 162)

(永乐十三年三月)壬寅,上御奉天殿,阅举人对策,擢陈循为第一,赐循等三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宗实录》卷 162)

(永乐十三年三月)癸巳,赐进士陈循冠服、银带、余赐钞各五锭,俱赐宴于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上以礼部会试下第举人中或有学问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试之,得朱瑛等二十四人,并赐冠、带,给教谕俸,送国子监入学,以待后科。 (《太宗实录》卷 162)

(永乐十三年三月)庚申,命行在工部建进士题名碑于北京国子监,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撰记。 (《太宗实录》卷 162)

(永乐十三年四月辛卯)举人郭鲁自陈父履尝为栾城县儒学教谕,以所教无中科者谪戍云南,愿代其役,辞甚恳切。上悯之,命削履军籍,复教谕职。 (《太宗实录》卷 163)

(永乐十五年二月壬戌)云南鹤庆军民府顺州知州王义言:“州虽系蛮夷,然归附以来,沾被圣化三十余年,声教所暨,语言渐通,子弟亦有俊秀,请建学校教育之,庶几人材可成。”从之。 (《太宗实

录》卷 185)

(永乐十五年三月丁亥)交址北江等府、州、县选贡生员邓得等至京,命送国子监进学,赐赉如云南生例。初上既平交址,即命郡县建学教养生徒。至是,始选贡焉。 (《太宗实录》卷 186)

(永乐十五年七月)庚午,没四川乌撒军民府及云南临安府峨峨县二儒学、贵州镇远府儒学。 (《太宗实录》卷 191)

(永乐十五年八月)己丑,北京行部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行在翰林院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邹辑、侍讲王洪考试,赐宴于本部。 (《太宗实录》卷 192)

(永乐十五年八月)辛卯,应天府乡试,启请考试官。皇太子命翰林院侍读兼右春坊左赞善梁潜、侍讲陈全考试,赐宴于本府。 (《太宗实录》卷 192)

(永光十六年二月丁亥)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上命行在翰林院侍讲学士曾桀、侍讲王英考试,赐宴于本部。 (《太宗实录》卷 197)

(永乐十六年二月)戊戌,云南丽江军民府检校庞文都言:本府宝山、巨泽、通安、兰州四州归化日久,请建学校。”从之。 (《太宗实录》卷 197)

(永乐十六年二月)丙午,行在礼部奏:会试天下举人,得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太宗实录》卷 197)

永乐十六年三月辛亥朔，上御奉天殿，试行在礼部选中举人董璘等二百五十人，制策……（《太宗实录》卷 198）

（永乐十六年三月）甲寅，上御奉天殿，阅举人对策，擢李骐为第一，赐李骐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骐初名马，特赐名骐云。（《太宗实录》卷 198）

（永乐十七年五月）丙辰，设陕西洮州卫军发指挥使司儒学，置教授一员。（《太宗实录》卷 212）

（永乐十七年六月）丁亥，设云南龙州儒学。（《太宗实录》卷 213）

（永乐十七年十二月丁酉）巡按交址监察御史黄宗载言：交址人民新入版图，劳来安辑，尤在得人。今府、州、县官多系两广、云南等处岁贡生员下第举人，未入国学，因其愿仕远方，遂授以职。既乏大学教养之素，又非诸司历试之才……（《太宗实录》卷 219）

（永乐十八年八月）壬寅，北京行部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左春坊左中允兼行在翰林院侍讲邹辑、侍读王英考试，赐宴于本部。

是日，应天府乡试，启请考试官。皇太子命翰林院修撰张伯颖、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陈仲完考试，赐宴于本府。（《太宗实录》卷 228）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己亥）命贵州思南等八府所选贡生员李正等送国子监进学，赐赉如云南生员例。（《太宗实录》卷 232）

（永乐十九年二月）己亥，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上

命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翰林院侍读周述考试，赐宴于礼部。

（《太宗实录》卷 234）

（永乐十九年三月）丁丑，上御奉天殿，试礼部选中举人陈中等、及前科未廷试举人尹安，凡二百一人。制策……（《太宗实录》卷 235）

（永乐十九年三月）辛巳，上御奉天殿，阅举人对策，擢曾鹤龄为第一，赐鹤龄等二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宗实录》卷 235）

（永乐十九年五月壬戌）命第一甲进士曾鹤龄为翰林院修撰，刘矩、裴纶俱为编修；第二甲、第三甲原习译书，卫恕、陈融、温良、姚本、张恕、万硕、黄澍、杨鼎、王连、李学、吴得全、朱子福、王振、蒋谦、韦昭等为庶吉士，隶翰林院，余士令还乡进学，以待用。（《太宗实录》卷 237）

（永乐十九年六月）甲寅，礼部言：国子监生岁益增，又会试下第举人例送监。今学舍溢不能容，请以监生南人者送南京国子监，下第举人发还原学进业，以待后科。自今岁贡生员，请如洪武三十年例：府一年、州二年、县三年贡一人。从之。（《太宗实录》卷 238）

（永乐二十一年七月）庚子，南京应天府乡试，奏请考试官。命翰林院侍讲罗汝敬、修撰李骐考试。（《太宗实录》卷 261）

（永乐二十一年八月甲寅）是日，顺天府乡试，启请考试官。皇太子令翰林院侍讲王英、修撰林诒考试，赐宴于本府。（《太宗实录》卷 262）

(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壬子,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奏请考试官。命翰林院侍读学士曾棨、侍讲余鼎考试,赐宴于礼部。 (《太宗实录》卷 268)

(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壬申,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得叶恩等一百五十人,赐其考官宴于本部。 (《太宗实录》卷 268)

永乐二十二年春三月丁丑朔,上御奉天门,试礼部选中举人叶恩等百五十人,制策曰…… (《太宗实录》卷 269)

(永乐二十二年三月)己卯,上御奉天门,阅举人对策,擢邢宽为第一,赐宽等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宗实录》卷 269)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戊戌)山东按察司邓真、金事洪顺上言:学校王政之本、治化之源。比年山东府、州、县学校教官缺人,士子务学亦少,虽科举岁贡不缺,然幸进者五、六人。人才不盛,盖由于此。乞令内外七品以上文官,各举通经一人,授之教职,庶师道立而贤才兴。从之。 (《仁宗实录》卷 2 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乙卯)上命吏部……又谕之曰:朝廷比年数下诏举贤,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贿赂举,或以亲故举,所得实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严举主连坐之法,庶得实材。 (《仁宗实录》卷 3 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礼部引郡县岁贡生奏送翰林院考试。上召大学士杨士奇等谕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率由牧守匪人;牧守非人,率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者十

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严考之本，以经四书义不在文词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难得，即数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盖取之严，则无学者不复萌侥幸之望，而有向进之志矣。”（《仁宗实录》卷3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上谕礼部臣曰：“太学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备任用，盖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县岁贡生员率记诵陈言，以图侥幸，求其实学百无二、三。尔礼部宜敕有司：督学官，严训诲，必通经成才，方得充贡。盖学者，先立根本于乡学，然后进而充广于太学，若在乡学全未有成，而望有成于国学，焉有此理！”（《仁宗实录》卷4上）

（洪熙元年二月）壬子，上谕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曰：“东宫开讲筵，盖欲皇太子日闻正道，养成德性。讲官当以大经大法进说，其前史所载非圣贤之道、无益于治者，勿言！”（《仁宗实录》卷7上）

（洪熙元年三月丁丑）设隆庆、保庆二州儒学。（《仁宗实录》卷8上）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郑府长史司审理所审理正俞廷辅言：“伏读制敕有曰：‘为国以得贤为重，事君以进贤为忠。’臣窃以为进贤之路莫重于科举。近年宾兴之士，幸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求其实才，十无二、三。盖有年才二十者，虽称聪敏，然未尝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侥幸，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往往束手无为，职事废弛，民受其弊。自今，各处乡试，乞令有司先行审记，务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过二十五者，许令入试。比试务选其文词典雅、议论切实者，进之会试，尤宜加慎选。庶几士务实学，而国家得贤才之用。”上谕礼部臣曰：“所言当理，其即行之。”又曰：“科举之士须南北兼

取，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以十分论，南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尔等其定议各布政司名数以闻。”（《仁宗实录》卷9下）

（洪熙元年七月己丑）行在吏部言：“旌德县儒学教谕林𩇛前历九年无举人，例当追俸充军。仁宗皇帝在东宫，特垂宽宥，令再教三年。今又无举人，请罚如例。”上曰：“先朝尝宽宥之，可再令教三年，若复无成，罪之未晚。”（《宣宗实录》卷4）

（洪熙元年八月乙酉）行在吏部奏：“今天下教官凡缺一千八百余员，太宗皇帝时曾选监生除授，今请于两京国子监推选五百人如旧，于翰林院考试，分别等第，以次铨除。”上可之，因谓尚书蹇义等曰：“今之人才多出学校，若无明师训诲，何以望成长？监生选除，固是旧例，须令祭酒、司业及诸学官务选经明行修之人，不得滥举。”

（《宣宗实录》卷8）

（洪熙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先是，仁宗皇帝以为近年科举太滥，命礼部翰林院定议额数。至是议奏：凡乡试，取士南京国子监及直隶共八十人；北京国子监及北直隶共五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广、广东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址各十人。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礼部会试所取，不过百人。上曰：“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大抵国家设科取士为致治之本，其冒贡非才，盖是有司之过。人既苟得，遂启幸心，今解额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滥进，自然人知务学。其令各处：凡考试官及诸执事先须择贤，庶免冒滥。”（《宣宗实录》卷9）

(洪熙元年十月)丙子,命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择文学儒者,往教魏国公徐显宗。义言:“有教谕阎颜考绩当升府教授,可用往教。”上曰:“勋戚子弟,生长富贵,不知艰难,惟事骄奢,蔑弃礼法,往往隳前人之业,故特选儒者教之。中山王,开国元勋,其家尤须择老成有文学者。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国公学,其令颜日与讲论,俾知仁义忠孝之道。”(《宣宗实录》卷10)

(洪熙元年十月丙戌)浙江布政司右参议戴同吉言五事,一曰:明学校之教。近年以来,为师者多记诵之学,经不能明,身不能正。生徒放旷而不敢责;有所问辩而不能对。故成材者少,无良者多,皆由师不得人。乞择有学行者任之,仍申明卧碑,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严加考课,斥鲁钝之才,存俊秀之士,俾之读书明理,以求实效。而教官之无学行者,亦考察而罢黜之,如此,则学校庶可得人,无负作养之意矣……(《宣宗实录》卷10)

(洪熙元年十一年辛酉)贵州镇远府知府颜泽奏:本府儒学自永乐十三年开设,于偏桥等处四长官司夷人之中选取生员,入学读书,期有成效,宜给廪膳以养之。上曰:“府官之言是,边郡开学校,教夷人,若使自营口腹,彼岂乐于为学?凡贵州各府新设学校未与之廪膳者,皆与。”(《宣宗实录》卷11)

(洪熙元年十二月戊辰)贵州铜仁府知府周季言:“本府新设儒学,庙堂斋舍未备,生徒肄讲无所,欲发民创构,未敢自擅。”上曰:“远方初开学校,若无庙宇、斋舍,何以饬祀事、变夷俗?”命工部从其所奏。(《宣宗实录》卷12)

(宣德元年正月己未)行在吏部奏:山东等处儒学署学正、教谕、训导、举人候显等五十人,所教生员有科举岁贡中式,例当实

授。上曰：“比者数有人言学校废弛，今此辈教育有成效，亦能尽职，即与实授。”（《宣宗实录》卷13）

（宣德元年正月）庚戌，试国子监生邓廷秀等二百八十八人于承天门外。先是行在吏部以天下教官多缺，奏请于两京国子监选明经堪为师范者，至是选至。上命行在翰林院严试之。（《宣宗实录》卷15）

（宣德元年四月甲戌）行在礼部奏：思州府儒学选贡生员四人，于例不考，请送监读书。上曰：“出自蛮夷，今能读书，终是未达大体，宜令学官加意训谕，开其知识，庶几可用。”（《宣宗实录》卷16）、

（宣德元年七月丙午）命右春坊右谕德林诒、翰林侍讲余学夔为应天府乡试考官。（《宣宗实录》卷19）

（宣德元年八月戊辰）合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修撰王钰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府。（《宣宗实录》卷20）

（宣德元年九月庚戌）罢广西思恩、忻城二县儒学。时巡按广西监察御史申春言：“思恩、忻城累因蛮寇攻掠，杀虏人民，生员亦被拘略。今忻城全无一人，思恩止有四人，县民稀少，多是瑶壮，非但言语不通，不堪训诲，抑且不愿入学，徒存学官，无所施教，宜如洪武中河池县事例，革去。”上从之。（《宣宗实录》卷21）

（宣德元年十月甲申）行在兵部引奏：再阅试中武官。上谕之曰：“凡军职，正当精于武艺，亦当读书知道理。近来军职子孙多不务此，居闲无事，惟思贪财好色、纵酒博奕，间或剽窃书史，以资谈论，妄自高大，及至使令，茫然无措，隳废前人功业。古之良将，如赵

充国、郭子仪、岳飞，武事既精，忠孝兼备，所以流芳百世。尔曹当以此为法，莫以今日侥幸试中便自足也。”（《宣宗实录》卷 22）

（宣德元年十二月乙亥）行在礼部奏：“两京国子监生多给假还乡，经历年久，托故不来。请遣人提问。”上曰：“古云才难，诸生未及仕先负罪名，即为终身之玷。宜量地方远近，定与限期，如再于限外不来，皆发充吏。”于是礼部定限，自移文到日为始，交址、云南、贵州十阅月，四川、两广九阅月，福建、陕西七阅月，山西、湖广六阅月，江西、浙江、山东、河南五阅月，两京、直隶四阅月。（《宣宗实录》卷 23）

（宣德二年三月癸亥）上视朝退御左顺门，吏部尚书蹇义等侍。上谓义曰：“昨日卿奏：山西临晋县儒学生员，年才十三，入学五阅月，御史考退，发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口童岂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绩黜陟亦待九年，何况童蒙初学。此不近人情，甚矣！可发此生还学。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罚之。”（《宣宗实录》卷 25）

（宣德二年二月丙寅）命翰林院学士杨溥、侍读学士曾棨为礼部会试考官，赐宴于本部。（《宣宗实录》卷 25）

（宣德二年三月己丑）上御奉天门，策试举人赵鼎等，制曰……（《宣宗实录》卷 26）

（宣德二年三月）辛卯，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马愉等一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宣宗实录》卷 26）

（宣德二年三月辛丑）擢第一甲进士马愉为行在翰林院修撰，

杜宁、谢琬为编修；第二甲、第三甲进士江玉琳等九十六人令归进学；邢恭为翰林院庶吉士，恭先在翰林习四夷译书久，故特命之。

（《宣宗实录》卷26）

（宣德二年四月己巳）行在礼部奏：天下岁贡生员考试不中者，发回原学肄业，以待再试。孝官、提调官如例责罚。上曰：“此辈在学，若府县官勤于提督，教官勤于训诲，未必无成。泰山之溜可以穿石，何况于人！今上下偷惰，虚度日月，是以临文不知所措，循例责状薄示儆耳。宜令内外风宪官严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劝惩，庶几教学有成，国家得用。”（《宣宗实录》卷27）

（宣德二年六月己未）贵州布政司言：“普安州儒学生员皆是罗罗焚人，莫知向学，今选俊秀军生王玺等入学读书，以备贡举人。”又言：“前奉礼部文书，本司所辖州、郡生徒堪应举者，许于湖广布政司就试，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上命就试云南。（《宣宗实录》卷28）

（宣德二年七月戊戌）行在礼部奏：会官简视北京国子监生李干等，年老、残疾、貌陋，不堪教用者，凡一千九十五人，宜罢为民。其南京国子监生请准此例会简。皆从之。（《宣宗实录》卷29）

（宣德二年八月）庚申，上语行在吏部尚书蹇义等曰：“国家建学育才，以资任用。祖宗以来，得人为多。比者各处考黜生员，例应充吏。有以患病为词者，告乞再试。彼既耻于罢黜，必能悔过自新。又或是学业垂成，不甘中弃者，宜从所请，然须令翰林院严切考试，庶几人知所警，自然向学。”（《宣宗实录》卷30）

（宣德二年十月庚午）贵州新化府蛮夷等六长官司奏：贵州各

处学校新立诸生，皆自童蒙入学，蛮性未除，学业难就。若比内地府学每岁选贡，实无其人，请比县学三年一贡。上曰：“边郡立学，欲其从化耳，岂可遽责成材？宜令所司随宜选贡。”（《宣宗实录》卷32）

（宣德二年十二月己巳）设西宁卫儒学。（《宣宗实录》卷34）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濙言：“近奉敕谕学校之官，所以立教兴贤，必求其实效，臣钦遵圣谕，以近时学校之弊言之。天下郡、县学应贡生员多是记诵文词，不能通经，兼以资质鄙猥，不堪用者亦多。此皆有司不精选择，教官不勤教诲，是以学业无成，徒费廩饩。今拟移文各处巡按监察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调官、教官，将生员公同考试，食廩膳七年以上学无成效者，发附近布政司，直隶发附近府州充吏；六年以下鄙猥无学者，追还给过廩米，罢黜为民。其增广生员，在京府学六十名，在外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若民少之处不拘比例。凡存留者，必选聪敏俊秀能通文理者充数，其才质鲁钝、容貌鄙陋、不通文理，并额外多余，俱黜为民。不许循私，将有学者黜退，无学者滥收。其选留在学者，务遵洪武中卧碑，从师勤学，有司一依洪武旧制优免徭役；若学舍倾颓，即为修理。提调官、教官必躬亲激励，严加训诲，务在成材，以备贡举，庶不负朝廷建学育才之意。”从之。（《宣宗实录》卷40）

（宣德三年三月戊申）行中礼部尚书胡濙奏：南北两京国子监斋舍、庖库皆敝，教官怠慢、学规废弛，请加飭励。上曰：“斋舍、厨房即令工部修葺，师生怠弛，朕当有以督励之。”（《宣宗实录》卷40）

（宣德三年三月甲寅）敕谕两京国子监曰：“太学者，教化之本，贤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于斯。我国家奄有天下，太祖皇帝、太

宗皇帝、仁宗皇帝致理兴化，率由学政。简道德为以为师，明条制以立教，劝励勤至，廩养丰厚，士之成才，毕效于用。而比岁以来，士习卑陋，有不事学问，蒙昧罔知；有不飭容仪，猥琐自弃。甚者秽置无惭心，杂居俊秀之群，深孤教养之意，考其驯致之故，亦由师道未善。太学之官，本皆茂选人之难，识心有不同，中怀端厚者，恒守道以范物所志；险僻者，率违理而骛私，有懒慢纵肆累日不赴公廨；有掇拾过误，动辄把持官长，习为偷薄之风，何望教成之效！监生无成者，比已澄汰；学官未善者，尚资训励。其祭酒、司业以下，必秉道义，以悖俗化，必勤教导，以成贤才。如博士、助教、学正、学录，有学行端正、教训不倦者，祭酒、司业必以礼待，或仍偷薄不悛前过者，从祭酒、司业具名来闻，厥罚匪轻。监丞学之司直，其务严肃整齐旧制，学规申飭无怠。诸生宜立志远大，勉力进修，以昔贤自期，以勋业自奋，毋负朝廷作养之意。监中一应钱粮，悉为养贤而设，比年典簿掌饩，奸弊百出，祭酒、司业、监丞宜严加督察，如仍踵前弊，轻即量情责罚；重则奏闻区处。朕孜孜夙夜，兴学育贤，其勉遵承，庶臻明效，钦哉。（《宣宗实录》卷41）

（宣德三年七月丁卯）南京国子监司业陈敬宗奏：在京各衙门历事监生，近因事简，比旧减半。其办事监生惟是急务，差遣不拘常数，余则斟酌事务繁简，以次量拨，宜以半年更代，庶使均得肄业。又本监所贮永乐年间散余《列女传》三千本，年久损坏，请给授监生。（《宣宗实录》卷45）

（宣德三年七月庚午）行在六科给事中引奏：监生王伦等办事半年，例应给赏回监读书。上因谕伦等曰：“自古大贤君子通知古今，然后能立功名垂久远，所以国家立法。令尔等习诗书，又令通政事，宜各勉力，不惟国家得人为用；尔亦能立身荣家、显祖宗矣。”伦等顿首而退。（《宣宗实录》卷45）

(宣德四年三月庚午)江西新建县儒学教谕王来言：“宁王府每年祭祀社稷山川，取府、县学生员习乐舞，供祀。今生员有定额，务求成效，而以供应王府祭祀，预先演习，动经旬月，有妨学业。宜令于附近道观选道童充用。”命行在礼部议，从其言。如选不及数，则于本府军士、余丁内选端谨者充用。诏从之，命各王府皆准比例。
(《宣宗实录》卷 52)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监宗御史张纯言四事……其三，南京国子监生有及一、二十年未得进用，有负朝廷教养之意。请令两京监生历事授官，相参取用，庶免淹滞。
(《宣宗实录》卷 53)

(宣德四年七月)己未，命翰林院侍读钱习礼、修撰刘永清为应天府乡试考官。
(《宣宗实录》卷 56)

(宣德四年八月辛巳)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侍读李时勉为顺天府乡试考官。
(《宣宗实录》卷 57)

(宣德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两京国子监生年五十五以上、学无成效，及老疾者姚哲等二百五十三人还乡为民。
(《宣宗实录》卷 59)

(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国子监助教王仙言：学古入官忠孝为本；重禄劝士宠命为先。稽诸古，昔九品官人之法，自三载至于三考明者，咸有进秩，幽者各有降黜，由是百工惟时庶绩其凝，唐虞、成周之世用此道也。惟圣朝稽古建官，考课得宜，劝惩有道。伏睹诸司职掌，凡在京五品以下官，已实授者，三年考满即给诰敕、封赠，永为成规。今国子监博士、助教从八品，三考任满，职止加从七

品俸，俾之复职，散官仍旧。及至六考任满，称职，又不加俸升用，老于学官，情实可怜。乞如诸司职掌，赐应升从七品散官救命，仍掌博士、助教事，得承显父母之恩，当益励忠孝之道。”又言：“学校教养人材，固当讲习经史，进修德业，至于书数之学亦当用心。近年生员止记诵文字，以备科贡，其于字学、算法略不晓习。既入国监，历事诸司，字画粗拙，算数不通，何以居官莅政？乞令天下学校生员，兼习书算，从提调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试，庶几生徒才可致用。”上谓行在吏部臣曰：“其言皆有理。自今国子监博士、助教考满称职者，必升用。生员亦令兼习书算。”（《宣宗实录》卷 58）

（宣德五年二月壬辰）行在礼部奏：会试天下举人得中式者陈诏等一百人。（《宣宗实录》卷 63）

（宣德五年三月）乙卯，上御奉天门策试举人陈诏等一百人，制曰……于是赋《策士歌》以示诸读卷官。（《宣宗实录》卷 64）

（宣德五年三月）丁巳，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林震等一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宣宗实录》卷 64）

（宣德五年三月丙寅）行在吏部奏：会试副榜举人胡志等一百八十九人当授署学正、教谕、训导；其中，尹昌等七十人告愿入国子监读书者，有例。陈文昇，年十九，已食廪膳，告还乡依亲读书，旧未有例。上曰：“愿入监者，如例。年少愿依亲者，亦从之。彼有志于学，又得在父母之侧，且与平昔师友相琢磨，学亦可进。”（《宣宗实录》卷 64）

（宣德五年三月）己巳，命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新进士多年少，其间岂无有志于古人者，朕欲循皇祖时例，选择优秀

十数人就翰林院教育之，俾进学励行、工于文章，以备他日之用。卿等可察其人，及选其文词之优者以闻。”于是，士奇等选萨琦、逯端、叶锡、陈玘、林补、王振、许南杰、江渊等八人以闻。《《宣宗实录》卷64）

（宣德五年十二月壬辰）巡按监察御史梁轸言：陕西、宁夏等卫，洪武间设儒学，止置教授一员，专教军职子弟读《百将传》、《武臣大诰》，以为讲武保身之策。永乐间，旗军亦遣子入学，一如府、州、县讲读经书，应举亦尝得人，以资任用。然文庙未有祭祀，生徒亦无优免徭役之例，乞令与府、州、县学同。仍命御史按察司官出巡之日依例考核，则人知所激劝，文风可振，而边欲丕变矣。”《《宣宗实录》卷73）

（宣德六年四月甲寅）行在吏部奏：求贤所举官四十三人，例当会官考试，中有南海卫余丁、难与考例。上曰：“古人立贤无方，耕钓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军丁弃之？”命考试如例。《《宣宗实录》卷78）

（宣德六年六月辛酉）南京礼部言：比因国子监生众多，令天下学校悉依洪武三十年贡额：府学一年贡一人、州学每二年贡一人、县学每三年贡一人。今例自宣德七年为始，府学每年贡二人、州学每二年三人、县学一年一人，庶足任使。上从其言。《《宣宗实录》卷80）

（宣德六年七月己丑）上谕行在吏部曰：“新附马数人，俱年少，宜令习诗书、知礼仪，可如驸马井源例，俱与教官一员。于是，驸马李铭、焦敬、王谊各除学录一员。《《宣宗实录》卷81）

(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陕西按察僉事林时言二事……其二,文武并用,长久之术,故武臣子弟不可不知书。今天下军卫亦有开设学校者,而未设之处尚多。臣愚以为卫所在诸府州、县者,宜令武臣子孙及旗军俊秀子弟入学读书,每五日一辍书习武艺,果有成效,皆许出身。如是则皆知忠孝之道、备文武之才,庶几国家得人为用。上曰:“此皆旧制,所司即申明之。”(《宣宗实录》卷 86)

(宣德七年二月)己亥,顺天府奏:本府乡试,额取举人五十人,乃与江西解额同。切缘京师监学,天下人才所众,各处儒士亦有就试者,乞如南京应天府额取举人八十人,庶广进贤之路。从之。(《宣宗实录》卷 87)

(宣德七年三月)癸酉,大通开提举司吏文中自陈:“臣广东琼州府儋州昌化县学生,永乐二十一年乡试中式,因病未及会试,继丁母忧。宣德六年八月至部,以违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图光显,今乃沦谪为吏,伏望圣恩矜念,俾得下科会试。”上命行在礼部试验其文,礼部奏:试其文可取。命俟会试出身。(《宣宗实录》卷 88)

(宣德七年三月)辛巳,南京国子监司业陈敬宗奏:助教宋琮等授职年久,皆无皂隶给使,请如北京国子监例给之。上曰:“旧不与皂隶者,非常参官,然贵贱相承礼之常分。遂命兵部如例与之。”(《宣宗实录》卷 88)

(宣德七年四月己丑)应天府奏请:乡试同考官,请命兵部给脚力。上从之,顾谓礼部尚书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据文章不悖经意即可充选,然应举之人皆凭学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辞,亦终无

益。考官须是学问老成、心术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颠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各使知慎。”（《宣宗实录》卷 89）

（宣德七年七月）辛未，命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时勉、侍读苗忠为应天府乡试考官。（《宣宗实录》卷 93）

（宣德七年八月癸巳）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周述、翰林院侍读学士钱习礼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部。（《宣宗实录》卷 94）

（宣德七年九月己未）监察御史包德怀、给事中虞祥等劾奏顺天府乡试关防不严，致有诈冒，请治提调官府尹李庸、监考官御史梁广成等罪。上命姑宥之，已而顾侍臣曰：“科举求贤，国家重事，于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也。御史、给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觉察，不然则奸弊不露矣。”（《宣宗实录》卷 95）

（宣德七年十月己亥）云南太和县儒学生段聪，岁贡至京，两考不中，当充吏。聪奏：臣本夷人，性资愚鲁，乞仍归读书，以俟再试。行在礼部言：充吏，今之定例。上曰：“夷人难比内郡学者，姑令归进学。”（《宣宗实录》卷 96）

（宣德七年十月）辛丑，南京礼部尚书张瑄言：“天下儒学廩膳生员，府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通计三万有奇。岁食廩米不下十数万石，朝廷养士之隆，自古鲜比。洪熙元年定取举人额数，应天府乡试岁取八十人，宣德七年取如定制，外有可取者尚多，计各处布政司亦必皆然。臣愚以为贤才当因其可取而取之，不必预定多寡，不然必有淹滞之患。今副榜举人授府、州、县教官，而缺员者尚多。自今两京及各处布政司乡试所取举人勿限多寡，务得实才，果

有实才，多取亦可以补教官之缺矣。”上谕行在礼部臣曰：“比以乡举取士多滥，故定其额，教官虽用举人，不称职者亦多，所言未可听！”（《宣宗实录》卷96）

（宣德八年二月壬辰）行在礼部奏：请会试考官。且言：致仕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在京，可任其事。上从之，命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与之，俱赐宴于礼部。（《宣宗实录》卷99）

（宣德八年二月）戊申，行在礼部奏：会试天下举人，得中式者刘哲等一百人。（《宣宗实录》卷99）

宣德八年三月甲寅朔，上御奉天门，策礼部举人人刘哲等九十九人，制曰……（《宣宗实录》卷100）

（宣德八年三月）丙辰，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曹鼐等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宣宗实录》卷100）

（宣德八年三月）戊午，设四川乌蒙军民府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先是，通判黄甫钺奏：“本府前元时设立学校，今文庙犹存，每岁春秋府官祭礼无教员、生员典礼，宜仍设学校，除教授、教官，选取士民俊秀子弟入学读书，庶使远人通知礼义，亦得贤才备用。”从之。（《宣宗实录》卷100）

（宣德八年三月）己未，进士曹鼐等上表谢恩，上御左顺门，召少傅杨士奇、杨荣、尚书胡濙谕曰：“今年进士及会试副榜举人中有年少、质美者，卿等选三十人，具名以闻，仍令进学。”（《宣宗实录》卷100）

(宣德八年三月戊辰)上命行在吏部改进士为庶吉士,送翰林院同萨琦等入学。赐居,给酒饌及灯油、钞,悉如永乐中例。仍令侍读学士王直训督之,三月一考其文辞以观。所进举人,俱赐冠带,给训导俸,送国子监入学,以待下科会试,翰林院三月一考其文,与庶吉士同。 (《宣宗实录》卷 100)

(宣德八年四月)丙午,诏:天下州不及二十里者,岁贡生员一人;过二十里者,贡如旧例。县不及五里者,五岁贡一人;不及十里者,三岁贡一人;过十里者,贡如旧例,盖陕西汉中郡汉阴县儒学教谕张应衡言:本县仅一里,生员食廩膳者止九人,乞岁减常贡之数。故有是命。 (《宣宗实录》卷 101)

(宣德八年六月)壬戌,行在大医院医士王谦陈:其父文洪武中为燕府良医所医士,今以老闲居。谦幼习儒业,乞为监生,以图报效。上命行在礼部考试,送北京国子监读书。 (《宣宗实录》卷 103)

(宣德八年九月癸未),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今天下府、州、县学生员有年五十之上方入贡者,比为国子生又十余年,方得历事出身,则已年老,不堪任事,虚费廩饌,不得其用。乞令天下学校,生员年四十五已上,尽送部考选、定夺。”从之。 (《宣宗实录》卷 106)

(宣德八年十一月)甲辰,命尚书蹇义、杨士奇、杨荣、郭璘、胡濙选前科进士,取其文学之优者,得徐理、赖世隆、吴节、李绍、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陈金、刘实、郑建、方熙、何瑄十三人,义等以闻。命改为庶吉士,同萨琦等于翰林入学,凡赐给悉如例。仍命学士王直训督,士奇、荣时加考较,务臻实效。 (《宣宗实录》卷 107)

(宣德八年十一月)己酉,行在吏部尚书郭璘等曰:“在外庶官

亦必有文学可取者，朕欲得其人用之，卿其为朕选择以来。”明日，璉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少傅杨士奇、杨荣出题试于廷中，择其优者：知县孔友谅、进士胡端禎、廖庄、宋连、教谕黄纯、徐惟超、训导娄昇七人以闻。令吏部改进士为庶吉士，与知县、教谕俱历事口，以备用。（《宣宗实录》卷 107）

（宣德九年四月甲戌）顺天府尹李庸奏：通州儒学文庙及两庑岁久损敝，又神厨神库俱未建，每遇释奠，苟且行事。旧有射圃为军民侵占者，乞究理如例建置，以称朝廷崇儒兴学之意。（《宣宗实录》卷 110）

（宣德九年八月戊辰）选习四夷译书学生。初，上以四夷朝贡日蕃，翻译表奏者多老，命尚书胡濙同少傅杨士奇、杨荣于北京国子监选年少监生，及选京师官民子弟有可教者，并于翰林院习学。至是，选监生王瑄等，及官民子弟马麟等各三十人，以闻。命指挥李诚、丁全等教之，翰林学士程口督之。人月支米一石，光禄寺日给饭食。习一年能书者，与冠带；惰者，罚之；全不通者，黜之。（《宣宗实录》卷 112）

（宣德九年八月）癸酉，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马愉、陈询、林震、曹鼎、编修林文、龚猗、钟复、赵恢、大理寺左评事张益同、庶吉士萨琦、何瑄、郑建、江渊、李绍、姜洪、徐理、林补、赖世隆、潘洪、尹昌、黄瓚、方熙、许南杰、吴节、叶锡、王玉、刘实、虞瑛、赵智、陈金、王振、逯端、黄回祖、傅纲、萧镒、陈惠、陈睿三十七人，于文渊阁进学。先是，上命翰林院简进士萨琦等于文渊阁进其文学，至是，并愉等召入左顺门试之。上亲第高下，赐赉有差，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有训励劳，赐钞一千贯。（《宣宗实录》卷 112）

(宣德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礼部奏:比取天下生员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试,请中者遣入国子监读书;不中者罢归为民。尝食廩米,令有司追征还官。从之。 (《宣宗实录》卷112)

(宣德九年十二月甲辰)以监生李源为四川永宁宣抚司儒学训导。源,本永宁儒学生,以选贡入监。宣抚奢苏奏:本司儒学生员,俱土獠夷人,朝廷所授教官,语言不通,难以训诲。源资质敦厚、文学颇晓,乞如云南鹤庆军民府儒学事例,授源教职,训诲诸生,庶有成就。上从其言,故命之。 (《宣宗实录》卷114)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命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时勉、侍讲高谷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府。 (《英宗实录》卷8)

(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礼部奏:天下岁贡生员,例从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初不中者,仍发原籍住廩肄业,以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充吏役,提调官、教官如例责状。犯在赦前者,免责状。从之。 (《英宗实录》卷9)

(宣德十年十月辛亥)建立天下卫所学校。时陕西按察司佥事林时言:各处卫所官军亦有俊秀子弟,宜建学校以教养之,庶得文武之才,出为时用。从之。 (《英宗实录》卷10)

(宣德十年十月)壬子,召太常寺少卿魏骥、行在翰林院养病修撰王钰、检讨陈璘赴行在。从尚书胡濙奏请,为明年会试同考官也。 (《英宗实录》卷10)

(宣德十年十月癸酉)行在兵部尚书王骥言:部事烦冗,吏人办理不及,欲于国子监选取监生十人,书写奏本,历三年照例出身。上

从之。 《《英宗实录》卷 10)

(宣德十年十一月庚寅)擢儒士卢忠为直隶太平府儒学训导。初,忠以经明行修,应荐。吏部验忠军籍,无人补伍。上命试其才学,可取。曰:“与其戎伍得人,何如学校得师!”故有是命。 《《英宗实录》卷 11)

(正统元年二月癸卯)命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侍讲学士陈循为礼部会试考官,赐宴于本部。 《《英宗实录》卷 14)

(正统元年二月己酉)直隶隆庆州永宁县知县张宣奏:永乐间,人民荒落,虽立县分,未设学校。近者,筑完城垣,又将永宁、隆庆二卫移入城内,军民子弟颇知向学,乞设儒学,作养人才。事下行在礼部,覆奏,从之。 《《英宗实录》卷 14)

(正统元年二月甲子)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三月初一日殿试贡士,合请执事官。上命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少保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行在吏部尚书郭璉、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杨溥、行在兵部尚书王骥、行在刑部尚书魏源、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行在户部右侍郎吴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英、行在大理寺右少卿程富、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为读卷官。余执事如例。 《《英宗实录》卷 14)

正统元年三月丁卯朔,上御正朝,策会试举人刘定之等一百人,制曰…… 《《英宗实录》卷 15)

(正统元年三月)戊辰,上亲阅举人所对策于文华殿。 《《英宗

(正统元年三月)己巳,陈鹵簿传胪,赐举人周旋等一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英宗实录》卷 15)

(正统元年三月)辛未,赐状元周旋朝服冠带,诸进士钞各五锭。 (《英宗实录》卷 15)

(正统元年三月)戊寅,擢第一甲进士周旋为行在翰林院修撰;陈文、刘定之为编修;赐羊酒宴于本院。选进士王鉴、刘钺、余忬、王尚文、伊侃、李震、王忠、王伟、徐珪、秦瑛、古镛、顾睢、雷复为庶吉士,于本院读书。命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讲学士王英教习文章,其余分各衙门观政。 (《英宗实录》卷 15)

(正统元年五月壬辰)添设提调学校官员……赐敕谕之……一,学者不惟读书作文,必先导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使见诸践履,以端本源。一,士贵实学,比来习俗颓敝,不务实得于己,惟记诵旧文,以图侥幸。今宜革此弊,凡生员四书本经必要讲读精熟,融会贯通,至于各经子史诸书,皆顺讲明,时常考试勉励,庶几将来得用,不负数养。一,学者所作四书经义论册等文,务要典实,说理详明,不许虚浮夸诞。至于习字,亦须端楷。一,学校无成,皆由师道不立,今之教官贤否不齐,先须察其德行,考其文学,果所行所学皆善,须礼待之。若一次考验学问疏浅,姑且诫励,再考无进,送吏部黜罢。若贪淫不肖显有实迹者,即具奏逮问。一,学校一切事务并遵依洪武年间卧碑,不许故违。一,师生每日坐斋读书,及日逐会饌,有司可与膳夫,不许违误缺役。一,生员有食廩六年以上不谙文理者,罢黜为民当差。一,生员有缺,即于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考端重俊秀子弟补充。一,生员之家并依洪武年间例,优免户内二丁

差役。一，所在有司宜用心提调学校，严束师生教读，不许纵其在外放荡为非。学校殿堂斋房等屋损坏，即量工修理，若推故不理者，许指实移文，合干上司，以凭降黜……一，科举本古者乡举里选之法，近年奔竞之徒，利他处学者寡少，往往赴彼投充增广生员，诈冒乡贯应试，今后不许。一，提调学校者，如有贪淫无状，许巡按监察御史指实奏闻。一，遇有卫所学校，一体提调。武职子弟，令其习读《武经七书》、《百将传》及操习武艺，其中有能习举业者，听！”（《英宗实录》卷 17）

（正统元年六月乙卯）行在吏部言：教官九年考核黜陟，若不论举人名数，难定称否。乞照监察御史陈搏所言：量减举人名数，教授五名、学正三名、教谕二名、训导一名，及数者，为称职，升用；不及数者为平常，本等用；全无者黜降；不通经者，别用。如此，则考课黜陟有例可据。从之。（《英宗实录》卷 18）

（正统元年七月）庚午，河南布政使李昌祺言三事：一，城市乡在旧时俱有社学，近年废弛。即今各按察司添设僉事，专督学政，乞令府、州、县正官量所辖人户多寡，创修社学，延师训之。遇儒学生员名缺，即于社学无过犯、高等子弟内选补，庶得学业易成……上嘉纳之。（《英宗实录》卷 21）

（正统元年八月）壬申，行在吏部言：宣德间尝诏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县官举贤良、方正各一人，迄今尚举未已，宜止之。上以朝廷求贤不可止，但自今来者，会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考试，中者，录用；其不中者，黜之。（《英宗实录》卷 21）

（正统二年六月乙亥）命副榜举人不愿就教职者，入监读书。从宁国府南陵县教谕任伦奏请也。

江西乐安县教谕郑颢奏：旧制，生员学书习射皆有成规，盖欲文事武备不可偏废。近年以来，专习文辞，不闲书、射，有负作养。上命行在礼部申明旧制，行之。

陕西文县守御军民千户所千户杨瑛奏：洮岷等卫、所，皆有学校，而本所独无，乞如例开设，以训诲武职子弟。事下行在礼部，覆奏，请如所言。（《英宗实录》卷 31）

（正统二年三月癸卯）增云南所属儒学师生廩米。先是，以云南边储不足，师生月给米各三斗。至是，以曲靖军民府知府晏毅建言，遂增至六斗。（《英宗实录》卷 28）

（正统二年十二月）乙丑，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春言：太祖高皇帝《大诰》三编，教民为善去恶，官军所宜遵守。今天下有司视为文具，乞令讲读；又天下学校皆设提学风宪官，惟云南独以地远未设，乞照例设官。事下行在礼部覆奏：讲读《大诰》，宜如春言；云南学校甚少，分巡宪臣可以兼理，不必设官。从之。（《英宗实录》卷 37）

（正统三年正月庚子）直隶池州府知府叶恩言：本府附郭贵池县，止三十八里，民间俊秀选充府、县二学生员不敷，况春秋祭祀俱诣府学行礼，其贵池县学乞裁革。上以学校宜兴不宜废，不听。（《英宗实录》卷 38）

（正统三年三月辛卯）免四川马湖府举人王有学吏役。先是有学由生员领乡荐，以疾不能会试，过期始至，例罚充吏。于是，有学原籍长官司遣通事贡马，乞宥其罪，肄业太学。上以夷人能读书，捷科目，固已可嘉，特免充吏。（《英宗实录》卷 40）

（正统三年三月癸卯）北京国子监助教李洪言三事：一，国学，

乃养育天下贤才之所，粤自肇建北京，南北分为二监，例以南人入南监，北人入北监，原人情所居，固适风土之宜，论用人任事，实有繁简之异。切照北京内外诸司所用监生，俱于北监选取，不惟北人精通书算者少抑，且在监人数差遣不敷。乞敕该部：今后南人岁贡，愿入北监者，许之，则贤才遂观国之心，京师获多贤之用……昔在洪武中，本监学官悉如常朝官，例给赐牙牌、悬带，所以崇国学而重儒臣也……乞照洪武中例，仍赐悬带，庶俾文教增重、礼仪周至……乞敕该部，自后以粮金充者，悉准诸司皂隶例，令其一年一代，以事发充者，其系盗、刺字之徒，宜责输役他所，不得概发本监，溷污学官。上命行在礼部议行之。（《英宗实录》卷40）

（正统三年四月乙卯）北京国子监助教翁瑛男世资援例，请入监读书。行在礼部尚书胡茨等以闻，上命从之。既而又谓茨等曰：“国学，育贤之地，岂宜滥进？前之若此入监者务俾科目出身，勿容诸司历事以图侥幸。继是有请者，令入原籍学科贡。”于是，京官子弟入监已历事者六人，皆复监肄业。（《英宗实录》卷41）

（正统三年七月丙戌）命翰林院学士钱习礼、侍读陈询为应天府乡试考官。（《英宗实录》卷44）

（正统三年八月乙卯）命行在翰林院侍讲学士曾鹤龄、侍讲洪珣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府。（《英宗实录》卷45）

（正统三年九月壬辰）行在礼部奏：会官试得四夷馆谕晓回回等字官并监生子弟冀舞等三十二人第为第三等，请定其赏罚。上命一等有官者，月加折钞米二石；兼官者，与冠带；二等、三等，月减折钞米一百，使知自励。（《英宗实录》卷46）

(正统三年十一月)丙戌,更定州、县岁贡生员例。令州学三岁贡二人、县学二岁贡一人。从繁昌县主簿黄璵言也。 (《英宗实录》卷 48)

(正统三年十一月丁亥)国子监祭酒陈敬宗言:“旧制,监生视在监年月浅深,以次拨诸司历事。比来,有因事故予告者,辄迁延累岁,伺拨历之期,方行复监。往往入监,虽先在监,实浅;苟循常例,实长奸情。请计其肄业月日多寡,以为浅深,其予告者于原限之外,如有故违,并同虚旷。则勤者早得从政,而怠者有所惩劝矣。夫监生所以必待其年久资深而后授之以政者,盖欲其渐涵滋久,增长识见,实祖宗之良法。近者,复有愿就教职之例,不拘资历,幸途一启,纷然竞逐,至有朝游太学、暮隶铨曹者,是直假监学为入仕之捷径而已。士风卑陋,诚非细故,请痛加禁止,照旧取拨,养育薰陶,务期大任,庶抑奔竞之风,以收实才之用。”上是其言,命行在礼部行之。

(《英宗实录》卷 48)

(正统四年二月丙辰)命行在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行在翰林院学士简从善为会试考官,赐宴于礼部。 (《英宗实录》卷 51)

(正统四年二月)乙亥,行在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杨鼎等一百人陛见。 (《英宗实录》卷 51)

(正统四年闰二月)乙酉,行在礼部奏:会试取中副榜举人有年及二十五以上者,二百三十三人,请送吏部除授教职;年未及者,五十八人,例送监及依亲读书。从之。

山东按察司僉事薛瑄言:各处儒学,生员多有屡犯刑宪,全无忌惮,盖缘例许纳米赎罪、还学,不但刁顽无耻,终难教养,抑且良

善同居，被其染污。况考试不中者，皆发充吏，为民奸恶犯法者，却得赎刑、复业，轻重失宜，何以劝惩。上以瑄言良是，命行在刑部议。于是，侍郎何文渊等覆奏：自今生员有犯除注误，听赎；被人侵损者，许家人诉；其余廩膳追米，解京增广，发附近军民衙门充吏。从之。（《英宗实录》卷 52）

（正统四年闰二月戊申）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三月初二日殿试贡士，合请执事官。上命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行在吏部尚书郭璘、行在户部尚书刘中敷、行在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行在刑部尚书魏源、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智、行在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行在大理寺左少卿程富、行在翰林院学士钱习礼、行在通政使司左参议虞祥为读卷官，余执事如例。（《英宗实录》卷 52）

（正统四年三月）庚戌，上御奉天门，策试举人杨鼎等九十九人。（《英宗实录》卷 53）

（正统四年三月）壬子，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施槃等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英宗实录》卷 53）

（正统四年三月）戊午，擢第一甲进士施槃为行在翰林院修撰，杨鼎、倪谦为编修。（《英宗实录》卷 53）

（正统四年四月）己丑，设陕西靖虏卫儒学。（《英宗实录》卷 54）

（正统四年五月庚戌）顺天府府尹姜涛等奏：本年二月初九日，

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其买办物料，钞共五十七万七千八百余贯，请于内府天财库并通州商税课钞内开出给散。从之。（《英宗实录》卷 55）

（正统四年七月乙亥）行在礼科给事中刘海言：“北京国子监见在肄业及历事诸司监生二千五百余人，其中有年五十岁者、有久病残疾者、有貌陋而学无进益者，乞敕各卫门堂上官躬诣国子监通集拣集，其不堪任用者，黜罢为民，庶人材有选择之精，粮廩无虚耗之费，而国家得实材之用矣。”事下行在礼部，请如所言。上从之，仍使南京国子亦如例拣选。（《英宗实录》卷 57）

（正统四年八月戊子）湖广按察司副使鲁鼎言：“朝廷增置风宪之官，专理学政，然往往督责太严，欲成太速，其生员惟事记诵陈腐、讲习偏僻，以免黜罚，图侥幸而已。所谓涵养薰陶，明体适用之学，茫然不知。流风日靡，士习日陋，乞敕所司详议条约。所习经史，务令贯通；所述论义，欲明道理。提学之官所至须留旬日，难疑答问。先兴起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然后考其文词，期以十年，无成者黜为吏，庶几教导有方，学成而适用。”事下行在礼部，覆奏：宜行各处提学官员痛惩前弊，其条约一遵元年所奉敕书。具有成法，无庸更改。从之。（《英宗实录》卷 58）

（正统四年八月）甲午，江西按察司僉事王钰言：“江西郡邑皆建学设师，惟龙南县以穷僻荒远，未置。承平日久，教化涵濡，土风人俗渐殊，于昔已择民间俊秀子弟遣诣旁县受学。但跋涉往来，有妨学业，乞于本处设学除官。其教官可二员，生徒可三十人，俟十年之外学渐有成，照例科贡。”从之。（《英宗实录》卷 58）

（正统四年八月丙申）江西南安府知府林莘言：比者，提调学校

金事薛瑄建议，凡生员疾病，不堪教养者，罢黜之，追偿所给廩米。窃以为，生徒有志于学，不幸而有疾，罢之可也。至于廩给，廩用于累岁，而追索于一朝，固亦难矣。且使其父兄惩偿纳之患，而不能保其子弟之无疾，虽有俊秀，孰肯令其就学哉？”上是其言，命行在礼部除其令。（《英宗实录》卷 58）

（正统四年八月丁酉）罢遣国子监及诸司历事监生老疾者二百四十人。（《英宗实录》卷 58）

（正统四年十月癸卯）四川泸州同知宗思宦言三事：一，请敕武臣子弟，讲诵武经、演习武艺，俾智勇兼全，以待应敌；一，请择官军子弟入医学读医书，俾精其业，以备随征。（《英宗实录》卷 60）

（正统四年十二月癸未）北京国子监监生任得等五百三十三名奏：坐监年深，被年浅监生搀越取用。事下行在礼部覆奏：今后清军写诰、写本历事监生，令国子监挨次选拔，如有不守礼法、奔竞搀越幸进之徒，依律究治。从之。（《英宗实录》卷 62）

（正统五年五月丙午）国子监司业赵琬以监生聂琮违学规，杖之致死。（《英宗实录》卷 67）

（正统五年六月）甲午，敕谕北京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官贝泰等曰：“夫太学者，国家成贤、育才之地，昔我祖宗监御教之，用之，咸有定规。朕嗣统以来，一切庶政咸循旧章，诸司亦皆修职。尔北京国子监官不务敬慎，弛弛学规，玩愒岁月。洪武、永乐中六堂诸生咸有季试，考第高下，以伸劝励。今南监尚循旧规，北监废而不举，其间为师能勤讲授、为弟子能勤问学，大率计之什不二、三，此非师长之惰慢乎！尤有甚者，莫之顾义，惟利是兴，有入监数月，或一、二

年，即得拔诸司办事者；有坐监十余年不得出身者；又与诸司交通，凡办事一人有阙，即被千求者得之，借曰为势所逼，何为不执以奏？师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励学者！朕推天地之量，姑皆曲宥不问，自今宜洗心涤虑，改过自新。凡洪武、永乐监学常行之规，不许隳废；拨历事者，秘依资次，不许搀越；办事者亦须公当，不许徇私，但有私相嘱托，辄便听从、不奏闻者，必罪不恕！继今务明圣贤之道，正己以淑。生徒毋背义苟利，以坏名祸己，如复不悛，悔将无及！”（《英宗实录》卷68）

（正统五年九月壬子）有监生诉淹滞，言：“比年例监生率以坐堂月日多寡为年之浅深，其入监月日虽居先，而依亲日多，坐堂日少者，顾以为年浅置之后，因此，监生往往改易月日，而官不之察，先后倒置、奸弊不胜，乞付法司查究。”事下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智等劾奏行在礼部及北京国子监官不严查究罪，请治之。上命：姑识礼部官罪，国子监官俱住奉三月。（《英宗实录》卷71）

（正统五年九月壬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奏：洪武永乐间，天下府、州、县儒学岁贡生员不分地理远近，俱本年正月以里至部听候考试，已有定例。近年各府、州、县提调官并学官，恣肆怠惰，罔守成规，不依限催促赴京听考，以致各生迁延过期，间有无籍、不该应贡生徒，畏惧提调学校官考试，朦胧前来应贡。欲行在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县转行各属提调官及教官，今后起送应贡生员自正统七年为始，先将本生姓名、年甲、食粮、年月预申本部知会，俱限正月以里到部听考，若有仍前故违旧制，过期不到及纵容不应岁贡生员、朦胧应考者，提调官、教官、生员究问如律。从之。（《英宗实录》卷71）

（正统六年四月壬午）在京历事监生告月廩太薄，不给食用，乞

如旧制及令典知印事例：有家小者，月给一石；无者，给六斗。行在户部尚书刘中敷等言于上，从之。（《英宗实录》卷 78）

（正统六年四月壬辰）国子监祭酒陈敬宗言：本监每月朔释菜酒三瓶，旧皆市买，欠洁，宜于太常寺开用；书库内《文献通考》等板残缺不完，且委官盘点，命工部计料刊补……上悉从之。（《英宗实录》卷 78）

（正统六年七月壬寅）行在兵部左侍郎邝埜等言：京卫武学教授纪昉请立学规，下臣等议，臣等会同少师、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议：武学虽隶兵部，亦属御史提调，其都督以下子弟，选材器颇优、家道相称者，四十人，通前所选幼官一百人，均分六斋肄业，其所选幼官，或有选除、袭替，则依旧选补……幼官及武职子弟所读之书，《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一本；《武经》《七书》《百将传》内一本，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有志者，不拘。必须熟读，三日一温，就于所读书内取一节，诵说大义，使之通晓。春、夏、秋月每日辰时初刻入学，至未时末散，冬月申时散……本学置“纪过簿”一扇，都指挥等官有犯学规者，学官以言训饬，不从者，明书其过，三次不改，具呈总兵官处，随宜惩戒。其余幼官、子弟有犯，量情责罚……（《英宗实录》卷 81）

（正统六年七月丙午）顺天府尹姜涛奏：本府八月乡试，例取举人八十名，近者，浙江等布政司并应天府举人俱视常例有增，惟顺天府仍旧。然本府与应天府俱有监生并各处儒士、吏典应试，乞准应天府例，增二十名。从之。（《英宗实录》卷 81）

（正统六年七月己酉）命行在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循往同翰林院侍讲陈用，为应天府乡试考官。（《英宗实录》卷 81）

(正统六年十月戊辰)设山东鳌山卫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二员。从本卫指挥使石刚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84)

(正统六年十一月)庚申,礼部尚书胡濙会官考翰林院四夷馆谙晓百夷等字监生并子弟,得十九人为三等,以闻。上曰:“一等者为译字官,仍加俸钞;二等、三等者,令再习夷字,俟期年考之。” 《《英宗实录》卷 85)

(正统六年闰十一月辛卯)翰林院侍读周叙奏……谨陈政务所当急者三事:一曰兴学校。今国子监即择学士李时勉为祭酒,其教官老疾无学者退去,宜令廷臣举教官年四十以上、德业充备者补之;诸生习经义,外兼习一事,如治民、治兵、书法、算数之类,月季考试,随才选用。其未至者,不论食粮、年月,惟考其德行、才学,优等者充贡;在京公侯、驸马、伯、武职二品以上应袭子孙,文职七品以上子弟,通晓三场者,会官严考,中试许令入监;今之学规流传未广,宜取先儒程端礼所编《朱熹读书日程》,附以学规卧碑教条类为一编,刊印成书;会试副榜举人宜令冠带肄业,岁终考选优等者,除府、州、县学正官,给与新编学规教条,候在任教有成效,不次擢用;其举保儒士,一如举人例,送监考用,则道德一而风俗同矣……上以所言皆切时务,命该部议而行之。 《《英宗实录》卷 86)

(正统六年十二月)辛丑,刑科给事中刘孚言:“国子监为教育天下英才之地,所宜宏壮,庶副皇上崇儒之意。近年殿宇虽尝完美,而堂舍皆未备,乞新之如南京,则贤才乐于造就矣。”上谓侍臣曰:“孚言固是,第宫殿落成,已诏恤人力,而复役之,何以示天下?况今岁饥,其俟丰稔时为之。” 《《英宗实录》卷 87)

(正统六年十二月己酉)山西应州儒学学正叶绶言：“人材之出，本于学校，而学校之兴，系于守令。近年以来，守令或非其人，经年不为点阅，朔望谒庙，礼毕辄回，虽有风宪官提调，而地里广远，或一年至，或年半一至，来则生员蹈袭陈言，以图侥幸，去则废弛如故，略无忌惮。宜严督府、州、县官，不拘正、佐，但掌印者即当提调，置文簿列生员姓名，又立为签，不时揭取四、五，拘至公厅稽其所习经书、课业；或因公暇，或因塑望，严加点阅，验其在否，如一月三日不书卯，或次点不在学者，即皆斥黜；其提调风宪官，按临所至，察其点检公勤与劝惩无法者，俟其考满，书其职之称否；仍禁约府、州、县官不得接受生员馈送，及旗帐立轴、私衙往来、同席饮酒，使生员有所畏重而不轻犯。其令如此，则学官于教法有可施之地；生员不致懈怠，而勉于进学，皆成美才矣。”又言：“生员多有习泼奸诈、顽狠险僻、无廉耻礼义者，藐慢师长，齟齬教法，以为智能。乞敕礼部可洪武、永乐间钦定学规事例，并戒教学校条款，备行提调学校御史等官刊置版榜，于各处儒学张挂，申明禁约，永为遵守，严加询访。先将此等之徒，不拘年月深浅，一切以罪法斥去，使在学生员知所儆惧，庶几日改月化，而皆为贤良矣。”上纳其言，命该部行之。

(《英宗实录》卷 87)

(正统七年二月戊戌)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翰林院侍读苗衷为会试考官，宴于礼部。(《英宗实录》卷 89)

(正统七年三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五事：一，圣朝科贡之设皆欲得人，以资任用，未尝有轻、重分也。比由教官九年考满，以举人有、无、多、寡为黜陟，遂重科举而轻岁贡，凡遇开科，各处必择邃于文学者应举，至于岁贡，第以次起送，不复论其学之浅深，及贡入监，考其文义，十无一、二可取。各衙门取拨历事，多不请书算，又有貌陋、老疾者，虚费朝廷作养。乞今后岁贡生员，务选资质端

重、通晓文义、书算者充贡，其愚劣、貌陋、老疾者，悉黜为民。教官考满，岁贡皆中，科举虽不及数，亦本等用；科、贡俱中者，升用；科、贡俱不中者，降用。如此，则科、贡俱重，而人才辈出。一，拨历监生，永乐间俱以入监年月为先后，厥后，祭酒陈敬宗奏，准以坐监年月论浅深，而两监迨年仍以入监年月为先后，以此丁忧省祭之徒在家延住七、八年者有之、十余年者有之、诈称丁祖父、母或继母、嫡母忧，有司朦胧保结，比至入监，即得取拨，仿效成风，不可遽止。乞今后惟依实坐监年月浅深，以次取拨，其丁忧省祭之类，俱不作数，如此庶勤怠有所劝惩、虚许无由仿效。一，岁贡中式生员分拨南、北二监肄业，已有定例，缘本监各衙门取拨办事、历事数多，监生不敷，兼在监诸生多年老、少谙书算，乞今后岁贡生员四十以下，告愿读书者，存留本监，以备取拨。一，医学所以疗疾全生，不为不重。本监虽有官医二名，每遇监生患病，着令医治，缘无官给药料，多有艰难，不能措办。乞敕太医院量给药饵，陆续送监收贮，监生有病，令医者对证、修治……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濙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但欲取太医院药于本监治病，原无旧例，难从。上是其议。（《英宗实录》卷 90）

（正统七年三月）甲戌，礼部尚书胡濙奏：三月十五日殿试贡士，请执事等官。上命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吏部尚书郭璫、户部尚书王佐、刑部尚书魏源、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兵部左侍郎邝埜、工部左侍郎王骥、大理寺左少卿薛瑄、通政司右通政李锡、侍讲学士高谷、马瑜、侍讲曹鼐为读卷官。（《英宗实录》卷 90）

（正统七年三月）丙子，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姚夔等一百五十一人。（《英宗实录》卷 90）

(正统七年三月)戊寅,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刘俨等一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英宗实录》卷 90)

(正统七年三月乙酉)擢第一甲进士刘俨为翰林院修撰,吕原、黄谏俱为编修。 (《英宗实录》卷 90)

(正统七年四月)丙午,设南京京卫武学,从监察御史彭勳言也。 (《英宗实录》卷 91)

(正统七年四月丁巳)礼部尚书胡濙奏:会同吏部尚书郭瑾等拣选监生王桢等二十八人,年老、不堪教养,发回原籍为民。从之。 (《英宗实录》卷 91)

(正统七年五月甲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臣闻往时监生坐堂或一年、或半年、或二、三月,辄请托各衙门取以历事,侥幸出身,用是奔竞蜂起,贿赂公行,弊莫甚焉。自立定例,此弊乃革,诸生方安心肄业……乞仍遵前例,以塞请托之路,杜贿赂之门,抑奔竞之风……且中书舍人本以写诰为职业,近年专委监生,是废弃其职业矣。况监生乍书未熟,不能无误。乞令写诰已满监生,授之职事,专一写诰,久惯便熟,可无误事。上命该部详议以闻。 (《英宗实录》卷 92)

(正统七年十月辛丑)并汉阳县学于本府儒学,从汉阳府官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97)

(正统七年十一月癸未)河南汤阴县学生牛麟等七人言:自幼入学,颇知方向,今以貌陋为提学、金事张敬所黜。窃谓国家养士于其学而已,今不问资质高下、文行可否,惟以貌陋,概行罢黜,恐非

朝廷之意。礼部以闻，上曰：“取人以貌，此古人所以失于子羽，可执此以概天下士科！其令河南布、按二司委官，于所属州、县罢黜生员内，详加考选，果资质可进、学行可观者，令复学如故。”（《英宗实录》卷 98）

（正统七年十二月庚戌）翰林院编修徐理言五事……一，国家用兵，必资智勇之人，岂必尽出于军将之中？大凡天下之民，有心计者，皆能运智；有膂力者，皆能效勇。如唐有军谋之科，宋有武举之选是也。方今圣朝一统之盛，欲设法选举，岂患无才！乞敕兵部，行移天下军卫有司，察访军民之家，但有军谋、勇力之人，并从选举。不限南北、不拘额数，举选到京，问以攻守之策，试以弓马、膂力，取中者，月给口粮二石，分隶在京各营，然后差拨各处总兵官参随使用。有功之日，照例授以武职。如此，则凡天下智勇之士举无遗憾，为国家之用矣。疏入，上命兵部同五府管事宜议行。（《英宗实录》卷 99）

（正统八年五月丙辰）黜国子监老疾、鄙猥监生陈义等一百二人为民。（《英宗实录》卷 104）

（正统八年六月）乙酉，命建南京武学。（《英宗实录》卷 105）

（正统八年六月癸巳）礼科都给事中胡清言：“比者，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以监生居忧二、三次以上者，中间多有虚伪，奏准居忧月日俱不作坐监之数，遂致先入监者坐此不得出身……乞敕该部：今后监生居忧并省祭、公故不过期者，俱作坐监月日。”事下礼部议，尚书胡茨等请如清言，第托故过期者，虽有文据，亦不准；冒居祖父母、嫡继母忧者，府、县官虚文掩饰者，许提调学校御史、金事并按察司官体实究问。”上是其议，命著为令（《英宗实录》卷 105）

(正统九年四月乙巳)吏部言：近奏旨，教官九载任满无举人者，试其学问，果优，仍任教官。乞将今后无举人教官考中者，教授、学正、教谕俱降训导，调任边远。其不中者，仍降杂职，著为定制。从之。 《《英宗实录》卷 115)

(正统九年五月)甲子，先是命文武大臣举京卫及各都司、卫所武臣，五府同兵部试以弓、马及策问，得其优者：指挥使许贵、正千户朱敬、副千户韩鉴、百户施能、吴诚；中四矢以上者：署都指挥僉事李贵、指挥陶瑾等十七人、千户张琼等四人。至是太保、成国公朱勇等第其名以闻。上命许贵等五人升署职二级，余升署职一级，仍从朱勇等提督操练，以备擢用。 《《英宗实录》卷 116)

(正统九年七月壬戌)命翰林院侍讲学士高谷、侍读陈循为应天府考试官。 《《英宗实录》卷 118)

(正统九年闰七月)辛丑，命各处土官衙门应继儿男，俱照军生例，遣送官学读书、乡试。其相离地远者，有司计议，或二卫、三卫设一所。从贵州思南府经历李骥言也。 《《英宗实录》卷 119)

(正统九年十月丁未)建永乐十年进士题名碑于南京国子监。初，太宗皇帝既策进士毕，巡幸北京，故碑未建。及是，祭酒陈敬宗以为言，上从之，命翰林院侍讲学士王英撰文勒石。 《《英宗实录》卷 122)

(正统十年二月)辛亥，命翰林院学士钱习礼、侍讲学士马愉为会试考官，赐宴于礼部。 《《英宗实录》卷 126)

(正统十年二月)庚午,礼部引会试举人商辂等一百五十人陛见。 (《英宗实录》卷 126)

(正统十年三月乙酉)礼部尚书胡濙奏:“三月十五日殿试举人,请执事官。”上命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徐晞、刑部尚书金濂、工部尚书王骥、右都御史王文、户部左侍郎李暹、通政使李锡、大理寺卿俞士悦、翰林学士陈循、曹鼐、侍读学士苗衷为读卷官。 (《英宗实录》卷 127)

(正统十年三月)戊子,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商辂等一百五十人。 (《英宗实录》卷 127)

(正统十年三月)庚寅,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商辂等一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英宗实录》卷 127)

(正统十年三月己亥)擢第一甲进士商辂为翰林院修撰,周洪谟、刘俊俱为编修。 (《英宗实录》卷 127)

(正统十年四月乙巳)广东左参议杨信民奏:自授提调学校官以来,监临上司,嫌于侵职,巡历所至,置之不问。如广东诸处,阻山隔海,提学官不过岁一至而已,虽曰职专,徒为文具,乞罢之便。”事下礼部议,尚书胡濙等言……凡布、按二司所至处,自应提督、考校府、州、县提调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诣学考其勤惰。 (《英宗实录》卷 128)

(正统十年八月己酉)省边卫教官冗员。先是,巡抚右副教御史罗亨信奏:“大同宣府诸卫舍人、余丁数少,无暇读书,每卫教官二员虚费廩粟,欲行裁减。”事下礼部,覆奏:令巡按御史审视诸处,若

两卫官军共居一城，舍人、余丁在学数多者，教官二员；若塞北偏僻，一卫舍人、余丁数少者，止留教官一员。从之。 （《英宗实录》卷132）

（正统十年九月戊寅）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奎言：“太学乃贤阙之地，监生实致用之材，必养其志，而后才有所成。今府、州、县生员之家，皆免二人差役，俾供给生员专心学业。至南、北二监监生无例优免，困若相仍，士气插弱，乞照生员之家，免二人差役，此亦造就人才之一端也。”上命礼部依洪武、永乐间例行之。 （《英宗实录》卷133）

（正统十年十月）乙巳，先是吏部以天下学官多缺，请于国子监取原中副榜举人，及选监生有学问、老成、堪称教职者，送翰林院考试。至是覆奏：举人刘震等十六名堪任教授、学正；监生考中者侯琰等一百三十三名，堪任都谕、训导。从之。 （《英宗实录》卷134）

（正统十一年七月）癸巳，兵部奏：武学读书幼官辛玉等告称家无人丁，每遇歇操入学，倩人牧养官马，要照都指挥纪广等例，五日听讲，并欲取勘京卫优给，官未曾出幼，不养马、操练者，入学读书。上曰：“年五十以上者操练、听讲；五十以下者，令入学读书。”兵部便选精壮、俊秀幼官，并军职应袭男儿，送武学。 （《英宗实录》卷143）

（正统十二年三月）癸酉，直隶凤阳府知府杨瓚言……府学额设廩增生员八十名、州学六十名、县学四十名。此外，聪明之士不得与者，入学寄名，以俟补增广之缺。寄名者既众，遇开科之际，欲报增广，则增广名数已足，欲报儒士，则有司多方沮抑，以此无路出身，未免沧海遗珠之叹。乞敕该部通行天下学校：今后增广生员不

拘额数，但系本土人民子弟，自愿入学读书，所府、州、县正官与学官公同考选，俊秀者，即收作增广生员。凡遇开科，考其学问，优长者，许令就试。事下礼部议，请令如有此等子弟，准其入学待缺、补充增广。从之。（《英宗实录》卷 151）

（正统十二年三月癸酉）参赞云南军务兵部左侍郎侯璘奏：云南去京师一万余里，其武职应比试者，多孤弱贫窘，路费不给。乞如守备官例，就彼会官比试为便。从之。（《英宗实录》卷 151）

（正统十二年闰四月）甲申，陕西耀州儒学署学正事举人康拯言：“科举之设，诚选贤、图治之盛事也。今各处考官止将中试文卷批付各生誊照，其不中式者，不发。中间亦有文卷无疵，考官忽略而不取者；其应试生员，亦有不成文并曳白者。乞敕：今后科场不中文卷并不成文曳白文卷，俱付提调学校金事等官详校。如文卷无疵，考官忽略不取，具奏，逮问；其不成文并曳白者，按临各学，与本生晓谕其失，量加责罚。如此，则为考官者不敢忽略，而不中生员知所改正，不成文并曳白者不敢萌幸进之心矣。”上命礼部集议以闻。（《英宗实录》卷 153）

（正统十二年七月己亥）命翰林院侍讲王一宁、检讨钱溥为应天府乡试考官。（《英宗实录》卷 156）

（正统十二年七月壬子）山西右参政林厚言：沿边俱有学校，而教者非人，学者怠弛，请令提调学校官考选文臣之谪戍边者，如洪武初制，令冠儒巾，署训导，不支俸廩，俟教有成效，可量官之。（《英宗实录》卷 156）

正统十二年九月庚寅朔，命各处儒学：四十岁以上生员，自正

统十年十月十二日为始，二年以里到部者，收考；二年之外到部者，发回原学肄业，依例科贡。（《英宗实录》卷158）

（正统十二年九月）丙申，礼部奏：山西布政司正统十二年乡试，小录所出《诗经》题内“维周之桢”，其“桢”字犯楚昭王讳，不曾回避。考试官学录郭明郁、教谕吴骥；同考试官知县黄子嘉；提调官左布政使右璞、左参政来鉴；监试官按察使林文秩、金事黄文政，俱应问罪。上宥之，但令巡按监察御史取各官罪状，考试官及同考俱罚俸一月，提调、监试官纪录还职，仍移文申谕，戒毋再犯。（《英宗实录》卷158）

（正统十二年十月己未）礼部尚书胡濙等奏：应天府乡试，录进皇太后卷，应用黄绶装潢，今用红绶，请治本府官吏之罪。上命宥之。（《英宗实录》卷159）

（正统十二年十二月丙子）设云南临安府通海县阴阳学，置训术一员。（《英宗实录》卷161）

（正统十三年二月）甲子，命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高谷、侍讲杜宁为会试考试官，赐宴于礼部。（《英宗实录》卷163）

（正统十三年二月辛巳）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人陛见。（《英宗实录》卷163）

（正统十三年三月丁酉）礼部尚书胡濙奏殿试举人。上命吏部尚书王直、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刑部尚书金濂、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鑑、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掌光禄寺事户部左侍郎奈亨、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陈循、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

学士苗衷、通政使司通政使李锡、大理寺卿俞士悦、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书程南云、太常寺少卿黄养正为读卷官。 《英宗实录》卷164)

(正统十三年三月)庚子,上御奉天殿,亲策举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一人。 《英宗实录》卷164)

(正统十三年三月)壬寅,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彭时等一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英宗实录》卷164)

(正统十三年三月)癸丑,擢第一甲进士彭时为翰林院修撰,陈鑑、岳正俱为编修。 《英宗实录》卷164)

(正统十三年四月庚辰)湖广江陵县岁贡生员张桢,以内府考试怀兵文字,赎杖、运石毕。法司以闻,上曰:“此辈若处以常律,不足以警后,其谪戍边卫,逃则杀之。仍著为令。” 《英宗实录》卷165)

(正统十三年六月戊午)湖广按察司金事韩阳言:“所历州、县,间有三、五里者,人民稀少,生员不及额数,而教官全设,未免闲旷,虚费俸廩,乞裁减训导一员。”从之。 《英宗实录》卷167)

(正统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绛县儒学署训导事举人张幹言:“洪武、永乐旧例:生员十年一考,学问长益者,留俟科贡;学问荒疏者,黜为吏民。留者,有向进之心;黜者,无怨悔之意。近年增置御史、金事等官,专于提督学校,然地里有近远、学校有多寡,有岁仅一至者,有岁不一至者。甚者,不至本学,而预拘生徒于他处俟考,务实学者,或为所黜,却将懵然无知子弟选补入学。曾几何时,又复

考退。乞敕该部会议，将御史等官取回别用，第依旧例。庶乎生徒安心进学，期底于成事。”事下礼部会议：以为学校育才久而后成，奈何提调官多求近效，将年浅生员，或因讲诵未通、或因行文未顺、或因人请托、或持己私见，黜退既濒，愈难成才。宜从幹言，取回各官别用。今后悉依旧例，从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府、州、县提调正官严加考课，廩膳十年之上学无成效者，送部充吏；增广十年之上，不通文理者，本处充吏。其有不用心提督，及学舍不修、生徒荒怠，并教官尸位素餐、怠于教训者，治罪惟钧。上曰：“设风宪官提督学校，久为通例，不可以一、二人言遽废。近因提学官废弛，已累降敕谕勉励，若有不依敕谕、不遵旧例诣学课试生徒者，俱治罪不宥。”

（《英宗实录》卷 168）

（正统十三年八月）己卯，设山东兖州府曹州儒学，置学正一员、训导三员。从知州范希正言：本州新设，宜建学校，以敦厚风化也。（《英宗实录》卷 169）

（正统十三年八月壬午）更定天下州学岁贡生员例，令四岁贡三人。从陕西同州知州泰铭言也。（《英宗实录》卷 169）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庚子）礼部奏：天下儒学师生蒙赐《五伦》书籍，往往赴京谢恩，荒废学业，乞令就彼望阙谢恩为便。从之。（《英宗实录》卷 172）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乙巳）罢怀来等卫的五处儒学。先是，巡按监察御史王琳奏：万全都司所属怀来卫、隆庆右卫，共儒学一处；怀安卫、保安右卫共儒学一处；龙门卫、万全左卫、美峪千户所各儒学一处，此五处儒学俱临极边，武生父克每岁出哨、赴操、修城、烧荒、采备薪草、接送外夷，蚤暮辛劳，不遑自给。故武生乏人供送，衣食

艰难。至于有警，又复选令操备。仅有数人在学，教官常闲，虚费廩录，乞罢前五处儒学，取其教官别用。事下总兵、巡抚等官，覆勘皆以为当。从之。（《英宗实录》卷172）

（正统十四年四月壬子）先是湖广郴州桂阳县学署教谕事举人周冕奏：近年增设提调学校风宪官，俾其每年遍历所属儒学，考察生员，盖欲得真材，以资任用也。如本县僻处万山，自正统七年前任金事刘虬到州行取生徒考选，迨今六年未有至者……事下礼部，尚书胡濙等谓：湖广提调学校金事卫阳已经一考，不能遍诣属邑，宜令自陈。从之。至是阳奏：以冒岗气遭疾，不能行属，诚为有罪。上命巡按监察御史逮治之。（《英宗实录》卷177）

（正统十四年十月乙卯）直隶潼关卫奏：本卫儒学科举虽属陕西，而缺官提调考试，士无作兴，学无进益，近于虚设。乞行陕西按察司，令提调学校金事时加考试，以励向学之心。从之。（《英宗实录》卷184）

（正统十四年十一月辛卯）大同、左右云川、玉林、天城、镇虏、阳和、高山八卫，先是共设儒学四所。至是议者言：地临极边，其军余选、调、差、操之外，别无空闲人力，庙堂斋舍至今未主，乞行革罢。其军中子弟有愿入学者，听于附近学校肄业，依例科贡。从之。（《英宗实录》卷185）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命南直隶府、州、县，岁贡生员俱肄业北监，著为令。以南监监生朱玉等言，各处岁贡生员入南监者多，而取历少于北监故也。（《英宗实录》卷186）

（景泰元年闰正月癸亥）巡抚直隶大理寺左寺丞李奎言：“往年

进士多解额所拘，未免有沧海遗珠之叹。皇上统驭之初，广收贤才，用图治理。乞令礼部会议，今后会试天下举人，宜照永乐年间事例，三场文字合程格者，不拘多寡，取中仍通具名数，临期奏闻、定夺。庶有学之士不为定额所拘。”从之。（《英宗实录》卷188）

（景泰元年闰正月甲子）顺天府府尹王贤奏：“今年该乡试。往者，各处取正考试官二员、同考试官四员，或三员。臣以五经宜用考官五员，若他经官带考一、二经，则去取文字，岂无谬误？且会试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俱用在京郎中、员外、主事分管，俱能通晓三场，中间岂无受业及同乡亲属？乞令该计议，今后在京、在外乡试，取同考试官，五经务要五员，专经考试，不用带考。其会试誊录等官，移文吏部取听，选官借用。如此，则奸弊可革，科目得人。”从之。（《英宗实录》卷188）

（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编修周洪谟言……一，兴学校以悖风化。各处提调学校金事，无督教之实，乞裁革；及学官有缺，不许监生充选。一，慎科举，以求真才。科目惟以得人为要，不必乡贯是拘。宜令游学之士，随其所在，即许就试……疏入，诏：群臣会议，采而行之。（《英宗实录》卷191）

（景泰元年五月己酉）云南按察司提调学校副使姜潜言二事：一曰学校乃育材之地，国家致治之源，古今所同重也。臣自受命以来，遍历云南各府、司、州、县儒学，见生员多系楚人、罗罗、摩些、百夷种类，性资愚鲁，不晓读书，不知礼让。廩膳增广，俱不及数，或缺半者有之，或缺三之一者有之。欲将增广、考补，百无一、三，惟恐虚费廩禄，因循日久，学政废弛。其各卫、所军生，多有人物聪俊，有志于学，缘不得补廩，无人养膳，难以读书。乞不拘常例，军民生员相兼廩膳，庶使生徒向学，不负教养。二曰，贡举务在得人。云南地方

惟流官衙门，学校岁贡生员，依例考试。其土官衙门，止是选贡，所司更不论其贤否，一概挨次贡部入监。以此，生员惟图侥幸，愈不读书，有负朝廷养贤盛意。请将今后选贡生员，亦当于食粮年深内考选，其资质端重、颇知大义、或算略通一艺者，起送充贡，如人物鄙猥、懵无所知，即黜罢之，庶使生徒激励，贡举得人。从之。（《英宗实录》卷192）

（景泰二年正月丁未）礼部都给事中金达等言二事：一，天生贤以辅君，君用贤以成治，必选取极其精，登庸有其道。今会试举人，不下三千，若一经止用考官一员，诚恐心力有限，不能精选。乞于在京各衙门，不拘近侍风宪，果有精明经学者，每经增置同考官一员，参较可否。所取进士，不得出二百五十名之外，监察巡绰等项官军，前科曾经入场，及有弟男子侄亲戚，见在应试，俱令回避。庶几较文无偏执之失，取士无侥幸之弊……事下礼部议：会试考官宜遵旧制，进士临期取中式名数，奏请定夺；监试巡绰等官军，前科曾经入场，及有亲属应试者，俱合回避……从之。（《英宗实录》卷200）

（景泰二年二月癸酉）户科给事中李侃等奏：“今年会试，礼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臣等切惟江北之人文词质实、江南之人文词丰赡，故凡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洪武三十年，太祖高皇帝怒所取之偏，选北人韩克忠等六十一人，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又命大臣杨士奇等定义取士之额，南人什六、北人什四。今礼部妄奏变更，意欲专以文词多取南人。乞敕多官会议，今后取士之额虽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则不可改。”刑部侍郎罗绮亦以为言。事下礼部议，以为顷者诏书：科举自景泰元年为始，一遵永乐年间例行。本部查得永乐二十年间，凡八开科所取进士，皆不分南北，已经奏允。今侃称礼部变更，意在专以文词多取南人。夫乡举、里选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将何所据？且北方中土，

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圣，如周公、孔子；大贤，如颜、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远伯王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永乐间不分南北所取进士，今岂可预谓北无其人！况本部止遵诏书所行，即不曾奏请多取南人、少取北人，今各官所言如是，乞敕翰林院定义。命遵诏书行，侃等所言不允。（《英宗实录》卷 201）

（景泰二年二月丁丑）命户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修撰林文为会试考官，赐宴于礼部。（《英宗实录》卷 201）

（景泰二年二月）庚辰，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涂谦言：比者，大同等处，因贼、盗猖獗，多将学校停革，甚至太原府岢岚州等城，在于腹里，学校设于城中者，亦欲援例停革，此盖各处守令不能提调，假以缺粮为辞，妄行奏请。且一学师生、一岁食粮几何，为守令者，不能设法措置，而欲革罢学校，安用其为守令哉！况生员中有学已成材、可备科贡者，一旦置之无用之地，岂不深为可惜。乞敕今后学校，非被贼盗残毁，及虽残毁而尚可修复者，俱不许革。从之。（《英宗实录》卷 201）

（景泰二年二月）丁酉，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吴汇等二百人陛见。（《英宗实录》卷 201）

（景泰二年二月乙亥）礼部奏：三月初一日殿试天下举人，合请执事官。诏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直、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金濂、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石璞、工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杨善、通政司通政使李锡、大理寺卿萧维楨、翰林院学士商辂为读卷官。（《英宗实录》卷 201）

(景泰二年三月庚子)帝御奉天门,策试举人吴汇等。 (《英宗实录》卷 202)

(景泰二年三月)壬寅,帝亲阅举人所对策,赐柯潜等二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英宗实录》卷 202)

(景泰二年三月)乙卯,擢第一甲进士柯潜为翰林院修撰、刘昇、王侑为编修。改进士吴汇、周兴、戚澜、张永、吕晟、王献、刘宣、俞钦、相杰、杨守、陈童缘、张业、樊冕、林孔滋、张瑄、金文、钟清、田斌、章表、杨泉、张瑄、彭信、刘泰、江朝宗、周清为庶吉士,俱于东阁读书。 (《英宗实录》卷 202)

(景泰二年三月癸亥)会试不中式举人,多自陈愿就教职。给事中金达言:教职取之举人,胜于儒士举荐者远甚。礼部遂请:凡举人不中式,愿就教职;与副榜年过三十者,悉送吏部除授。朝林院学士陈循言:副榜与不中式者,一概取用,非惟科目徒设,抑且能否混并,非惟人情不甘,抑且乖于旧制。于是,命不中式举人及监生,愿就教职者,试而授之。 (《英宗实录》卷 202)

(景泰二年四月辛丑)左春坊、左谕德、管国子监司业事赵琬奏:进士题名立石大成门下,俾诸生出入,皆得瞻仰,诚激劝后学之意。正统间移于太学门外,风雨飘淋,易于损坏。况上有列圣皇上字。乞敕工部造屋数间覆盖,以图经久。从之。 (《英宗实录》卷 204)

(景泰二年七月辛丑)设山东兖州府曹州阴阳学。 (《英宗实录》卷 206)

(景泰二年十一月壬寅)户部主事王澍言：“学校，风化之所。洪武、永乐中，虽尝荐士以补学官之缺，时奔竞之风未起，所举往往得人。近岁，保举之途滥开、学官之选大坏。请令所在布、按二司，及巡抚、巡按等官试之，果文理俱优者，然后送诣京师，稍革其弊。”从之。 《《英宗实录》卷 210》

(景泰三年五月庚子)贵州按察司抚镇蛮夷副使张海奏：乌撒、毕节等儒学先选官军子弟入学读书，多鄙猥鲁钝，不堪教养。况近年各处被蛮贼烧劫，而精壮者乃冒名在学，缺人备御、屯种；教官全设，虚糜廩禄。乞将各卫儒学止留教官一员、军生俊秀者三十五名，如有成效，与民生一例科贡，余皆发回原卫、所备御、屯种。 《《英宗实录》卷 216》

(景泰三年五月)癸卯，孔子五十八代孙公玘奏：乞入国子监读书。从之。 《《英宗实录》卷 216》

(景泰三年五月甲寅)革武学。自多事以来，武生多袭代及调取征操，所余仅十许人。至是，朝廷以学舍分赐太监王瑾，及锦衣卫百户唐兴。遂革之。 《《英宗实录》卷 216》

(景泰三年六月丁卯)国子监祭酒刘铉奏：近存省京储，将监生放回依亲读书，有监生吕胜等八十一名，恐荒废学业，告留在监。今户部移文令住支俸米。臣惟存省京储，固当今之急务，而作养贤才系国家之大体……伏望廓天地覆载之量，体圣人养贤之心，广祖宗兴学之重，敕该部概给监生俸米。庶朝廷大体不失，贤才得有所养。诒从所请，给之。 《《英宗实录》卷 217》

(景泰三年七月)己亥，国子监祭酒刘铉言：“国子监生徒必由

乡选、岁贡，而生得口其中。今朝廷念死事之臣，特许令一子入监，其间往往初离襁褓，尚在羁卯，洒扫、应对之事且未能知，况可教以修齐治平之事乎？宜遣其口就学于家，及年稍长，然后赴监。务令肄习一经，或通书算一艺，然后许其以次出身。”于是，礼部请令十五以上者留监肄业；十五以下者遣回。从之。（《英宗实录》卷218）

（景泰三年九月庚戌）擢翰林院庶吉士吴汇、周輿、戚澜、王献、刘宣、董缘，俱为本院编修，张业、江朝宗俱为检讨。（《英宗实录》卷220）

（景泰三年闰九月庚申朔）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言：“彼者监生多因小忿，径以不预己事讼之法司，法司又或因其父兄及他事所连，径逮鞠焉，不无荒其学业，请令法司究所讼不预己及所连轻者移本监自治。”（《英宗实录》卷221）

（景泰三年闰九月）癸亥，升翰林院侍讲兼右春坊右中允吕原、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倪谦俱为本院侍讲学士，仍兼中允。（《英宗实录》卷221）

（景泰三年闰九月戊寅）国子监祭酒刘铉言：“近者奉命考选监生，年老貌陋学疏才浅者罢回为民，诚进贤退不肖之盛意也。然臣惟在监诸生久荷教养，其中虽有年貌可议，而未必无一长可取，况离亲戚弃坟墓多历年所，备尝艰辛，惟冀沾一命以图补报。今一旦概被选退，不惟虚费朝廷作养之恩，抑恐有轻弃人才之失。伏乞圣恩矜悯，重加试验，果年虽老而精力未衰、貌虽陋而学识可取，仍量授一职俾舒素志，则才不轻弃，廩不虚糜矣。”疏闻，命吏部：有老疾不愿在监者发回为民，若堪教养不愿退者留之。（《英宗实录》卷221）

(景泰三年冬十月戊戌)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谷言：“内外诸司惟贤是用，臣切见经筵，每日讲书官及文渊阁办事官员数颇少，乞敕礼部同臣等于翰林院左右春坊并各衙门内，推选平素学问老成，操持清白，志存忠孝，庄重不矜，或处繁剧之司，或居闲散之地者，进用二三员，俾之供职。上以裨益圣学，下以协恭臣职，庶无浮靡趋竞之风，而尽赞襄启沃之道。命礼部会内阁官推举，乃举大理寺右少卿陈询、翰林院侍讲学士兼右春坊右中允吕原、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讲杨鼎，堪日侍经筵讲书。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太子少保兼大理寺卿萧维祜、右春坊右庶子管国子监司业事王恂堪文渊阁办事。”疏闻，命询、鼎侍经筵讲书，文入文渊阁办事。（《英宗实录》卷 222）

(景泰三年冬十月戊午)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商辂言：“曩者，大学士陈循等以本院孔目马昇九载任满，保升检讨，仍兼其事已经一载。然检讨，国史之职，孔目首领之，官以纂修之职兼案牘之事，甚非所宜，乞敕吏部别选孔目，俾昇止任检讨，庶职务不紊，礼统得宜。”从之。（《英宗实录》卷 222）

(景泰三年十一月)壬戌，复除翰林院编修黄谏，以亲丧服闋故也。（《英宗实录》卷 223）

(景泰三年十二月辛卯)改大理寺右少卿陈询为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英宗实录》卷 224）

(景泰四年夏四月己酉)诏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出米八百石于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入监读书者，听之。（《英宗实录》卷 228）

(景泰四年秋七月乙丑)命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彭时、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赵恢为应天府乡试考官。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庚午)升翰林院检讨兼右春坊司谏曾暹为国子监司业。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丁丑,命孔子五十九代孙彦遵入国子监读书。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八月)壬辰,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陈恂、侍讲学士兼右春坊中允吕原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府。 (《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八月丙午)国子监祭酒王恂言:“监生坐堂年,深方拨办事历事,今因放回依亲,故坐堂年深者少,乞定别例。”章下礼部议:“今后监生坐堂五年者办事,历事二年出身;坐堂四年者办事,历事三年出身;坐堂三年者办事,历事四年出身;坐堂一年二年者,止令办事不许历事出身,俟依亲监生复监数多之日,再行定夺。”从之。 (《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九月)乙丑,复定科举岁贡额……尚书胡濙等请:“科举以正統中所定额为准,如文字合格者多,量增入之,亦不得过二十名,其岁贡自景泰六年以后宜如正統中所定例。”从之。 (《英宗实录》卷 233)

(景泰四年冬十月)壬子,命少保兼学士陈循撰南京国子监庙

学碑文，从祭酒吴节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234）

（景泰四年十一月）戊辰，先是山西道监察御史张鹏奏：“请教储君以固国本，仍先简命师傅以下文学侍从之臣日侍讲读。”至是，礼部申鹏所请。帝命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胡濙、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王直、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谷、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文、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仪铭、太子少师兼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江渊、太子少师兼户部右侍郎翰林院学士萧镃、太子少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太子少保兼兵部左侍郎邱俞纲、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商辂每日更番侍班，命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彭时每日专一讲书，詹事府府丞李侃、李龄、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钱溥、翰林院编修刘吉每日专侍读书，吏部郎中王谦、中书舍人兼司经局正字赵昂每日更番侍书，务须处心端确，语音顺正，说理明白，字画书楷范，勉尽辅导之职。

（《英宗实录》卷 235）

（景泰五年二月）丙午，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彭华等三百五十人陛见。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二月己酉）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胡濙奏：“三月初一日殿试天下贡士，合请读卷及拟事官。”诏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王直，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为读卷官，余执事官如例。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三月壬子朔）帝御奉天殿，策会试举人彭华等三百四十九人。 （《英宗实录》卷 239）

(景泰五年三月)甲寅,帝亲阅举人所对策,赐孙贤等三百四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英宗实录》卷 239)

(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擢第一甲进士孙贤为翰林院修撰,徐溥、徐镒俱为编修,改进士丘浚、耿裕、彭华、刘钊…………等十八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命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彭时、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讲刘俨教习文章,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等提督考校。务令学有进益以需他日之用,给纸笔、饮饌、灯烛、第宅,俱如旧例。 (《英宗实录》卷 239)

(景泰五年夏四月)戊子,大理寺卿薛瑄奏:“今年取中进士三百五十名,其第一甲三名,俱已除授,余乞放回依亲读书,俟有员缺,以次取用,庶免俸廩之费。”帝曰:“科举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若不取,俱留以备选用。” (《英宗实录》卷 240)

(景泰五年夏四月)癸卯,先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周骥奏:“顺天府中式举人尹诚等十二人冒籍,下锦衣卫狱鞫罪,终身不录用。”至是礼科都给事中张弼等言:“立法不可以不严,待人不可以不恕,贵乎张弛得宜,而轻重适均也。窃详此等冒籍之人,其间固多避难就易,欲希侥幸,然亦有因地里遥远,盘费不给而不能回者,有因从亲在外生长,不识乡里而难以回者,是以冒籍乡试以图出身,冀得升斗之禄以为养亲之需,其初心不过如斯。究其所犯亦非甚重,今既问罪而不容会试,固为当矣。至若终身不许录用,则将终为罹罪之人,竟无自新之路,待人无乃未恕乎?乞敕礼部通查此等冒籍之人,已经问发者,引照回籍,如遇开科乡试,仍许本地入场。如此,则犯小过者得以自新,负才艺者不终至于沮抑矣。”从之。 (《英宗实录》卷 240)

(景泰五年八月庚子)吏科言：“近者，公侯附马伯奏，保家塾教书儒士，往往不通经书，不饬行检，惟事请托，滥膺冠带，寻受以取有玷名器。自后，务须教书三年，送翰林院考试，中式给与冠带，考不中者，发回为民。其考中者，又三年照例授职，满九载赴吏户部考核，方许改升。”从之。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冬十月)乙未，国子监生丘恩等二十一人奏：“年俱五十以上，坐监年深，若候次用，愈加年迈不能办事，虚费作养之，乞依愿出仕例，量授一职以图补报。”从之。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六年九月)壬寅，命宋儒程颐之后克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以奉其祀。 (《英宗实录》卷 258)

(景泰六年九月壬寅)命有司修先贤颜回、曾参、程颢、朱熹祠宇及定祭仪，仍命翰林院撰文，令其子孙世袭五经博士者，春秋祭之。 (《英宗实录》卷 258)

(景泰七年五月)辛卯，命宋儒周敦颐十二代孙冕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仍遣还乡奉祠事，子孙世袭。 (《英宗实录》卷 266)

(景泰七年秋七月丙申)少保户部尚书兼大学士陈循言：“近见各处学校教官缺员，例许有司访保通经儒士，送巡按等官处考试，中者送进吏部，转送翰林院，复考中者送回本部，除补训导。” (《英宗实录》卷 268)

(景泰七年八月乙巳)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刘仪、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黄谏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府。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八月辛酉)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陈循、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王文等奏：“永乐年间，四夷馆译字官、监生人等俱许入乡试、会试，其所作文字俱是番书，例不属考官定其去取，俱送翰林院考试，中者送回科场，第入正榜，此是旧制，永当遵守。今顺天府乡试，送译字官刘淳、马珙二人三场文字到院，臣等委本院修撰陈鑑从公考得一人中式，一人不中，发回试场施行。及科场已毕，而二人皆不中，其提调、考试、监试等官不无互有情弊，况千数百之卷岂能一一从公辨别是非，其间显有未当者，俱当究问。”帝曰：“取人旧制，提调等官何不遵守？具情以闻。”

于是，考试官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黄谏言：“臣等入院之初，会同监试等官，焚香告天誓说：‘若有辜负朝廷委任，挟私作弊者，身遭刑戮，子孙灭绝。’如此誓词，非特内外执事官、吏人等之所共闻，而天地鬼神实所共鉴。设使臣等阳为正大之言，阴为诡诈之行，纵苟遁于国法，亦难逃阴谴。第恐才识短浅，鉴别未精，或有遗材，若曰徇情作弊实所不敢。”帝曰：“考官虽无情弊，终是作事不精，有失旧制，姑宥之。”（《英宗实录》卷269）

(景泰七年十月)己亥，修北京国子监。（《英宗实录》卷271）

(景泰七年十一月)丙子，山东道试监察御史陈述奏：“江西崇仁县儒士吴与弼，故国子监司业溥之子也。赋性端凝，居家孝弟，经史该博，理学贯通，守道安贫，动循矩度，年逾六十，不求闻达，躬耕陇亩以教乡人。其施教之法，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益久益勤，人多感化，真儒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有司征辞，俱不屑就。敕该部优加礼聘以侍经筵，必有资于圣学，或用之以教太学，

必有益于后进。”疏闻，命吏部移文巡抚右金都御史韩雍，以礼聘起赴京。（《英宗实录》卷 272）

（天顺元年二月甲寅）礼部奏：“考试等官薛瑄等言，考得试卷三场合格、词理通畅者三百三十人，其余文理平顺，堪中副榜者甚众。”上命正榜取三百人。（《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三月甲子朔）命国子监祭酒刘铉为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孙贤为左春坊左中允，修撰刘珏为右春坊右中允，编修年纶为左赞善，刑科左给事中司马恂为右赞善，翰林院编修徐溥兼司经局校书。（《英宗实录》卷 276）

（天顺元年三月）癸未，状元黎淳率诸进士上表谢恩。（《英宗实录》卷 276）

（天顺元年三月）丙戌，擢第一甲进士黎淳为翰林院修撰，徐琼、陈秉中俱为编修。（《英宗实录》卷 276）

（天顺元年五月）癸未，命工部尚书周忱子仁广入国监读书。时仁广已为翰林院写书秀才，复授例奏请，故有是命。（《英宗实录》卷 278）

（天顺元年冬十月）丁巳，礼部奏：“朝廷设国子监，所以储养天下科贡之士以备任用。近年内外官员子孙多有敷叙父祖远年事功，希求入监，名虽补报朝廷，实则苟幸进取，宜敕自后京官三品以上子孙愿入监读书者听，然必责其科目出身，其四品以下子孙不许。”上曰：“国子监乃育材之地，其可滥进豢养之子以启奔竞之风，礼部言是，宜申禁之。”（《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二年三月)壬寅,礼部请皇太子出阁,上命吏部礼会翰林院定拟讲读等官并讲读仪注以闻。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三月)乙巳,礼部进皇太子出阁讲学议注。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三月己酉)吏部、礼部会翰林院选拟皇太子出阁侍班、讲读等官以闻,侍班官则吏部尚书兼学士李贤日侍不更,太常寺少卿兼学士彭时、翰林院学士吕原每人更侍一日,詹事府詹事陈文、少詹事刘铉日侍不更,翰林院学士李绍、刘定之、侍读学士钱溥每人更侍一日,讲读官翰林院学士倪谦……八人更番,四人一日……上悉从之。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夏四月乙丑),皇太子初讲学于文华殿,玉色和粹,音响洪亮,侍臣瞻仰,无不忻悦。是后,每日读书习字常在殿之东厢,即所谓左春坊也…… 《(英宗实录)》卷 290)

(天顺二年夏四月)己卯,改尚宝司卿兼翰林院侍讲黄谏为翰林院学士,司丞兼编修万安、李泰俱为侍讲。 《(英宗实录)》卷 290)

(天顺三年二月)壬申,升翰林字编修吴汇为国子监司业。 《(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二月辛巳)礼部左侍郎邹干等奏:“永乐年间,翰林院译写番字俱于国子监选取监生习用。近年以来,官员、军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师,私自习学,滥求进用。况番字文书多关边务,教习既滥,不免透漏夷情,乞敕翰林院今后各馆有缺仍照永乐

间例，选取年幼俊秀监生送馆习学，其教师不许擅留各家子弟私习及徇私举保。”上命今后敢有私自教习走漏夷情者，皆重罪不宥。

（《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二月）壬午，顺天府尹王福言：“今年八月本府乡试，看得应试生员《春秋》《礼记》二经数少，《诗》《书》《易》三经每经各有四、五百卷，若各以同考官一人校阅，虑恐涉猎不详而有玉石不分之弊。乞敕礼部将《诗》《书》《易》三经每经添同考官一员。”上从之。（《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三月己酉）命湖广布政司左参议刘益为国子监祭酒。（《英宗实录》卷 301）

（天顺三年秋七月丁亥）命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侍讲万安为应天府乡试考官。（《英宗实录》卷 305）

（天顺三年八月丁巳）命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倪谦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府。（《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言：“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帝缀，举人作文亦少纯实兴雅。比者，浙江乡试《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太多，及所镂程文乃太简略而不纯实，且《春秋》为经，属词此事，变则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虽搭题，实则射覆，遂使素抱实学者一时认题与考官相左，即被黜斥。乞敕自后考官出题举于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弗俊者罪之。”上善其言，命礼部议行。（《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四年二月)乙卯,命翰林院学士吕原、尚宝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柯潜为会试考官,赐宴于礼部。 《《英宗实录》卷 312》

(天顺四年二月)壬申,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陈选等一百五十人陛见。 《《英宗实录》卷 312》

(天顺四年二月丁丑)礼部尚书萧暉奏:“三月初一日殿试天下举人,合请读卷执事官。”上命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吏部尚书王翱、户部尚书年富、刑部尚书陆瑜、工部尚书赵荣、左都御史寇深、通政使张文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彭时、翰林院学士林文为读卷官,余执事如例。 《《英宗实录》卷 312》

天顺四年三月戊寅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陈选等一百五十六人。 《《英宗实录》卷 313》

(天顺四年三月)庚辰,上视阅举人所对策,赐王一夔等一百五十六人进身及第、出身有差。

辛巳,赐进士宴于礼部,命会昌侯孙继宗侍宴。 《《英宗实录》卷 313》

(天顺四年三月癸未)状元王一夔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英宗实录》卷 313》

(天顺四年三月丙戌)擢第一甲进士王一夔为翰林院修撰,李永通、郑环为编修。

选进士刘健、张颢、李温……为庶吉士并修撰王一夔、编修李永通、郑环俱于翰林院读书……从学士李贤等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313》

(天顺四年三月)癸卯,擢进士雷霖、屈祥、杨完、刘诚俱翰林院检讨、监生吴麟、赵资俱中书舍人伴德王读书习字。 (《英宗实录》卷 313)

(天顺四年夏四月丁未朔)礼部奏:“旧例以三品以上官员子孙许令入监……”上曰:“国子监是育才之地,不可滥进。今后三品以上子孙奏入监者,俱不许。” (《英宗实录》卷 314)

(天顺四年五月丁丑)国子监生万经会试不第,奏同考官修撰刘宣以同县故黜己。命礼部同内阁试之,文词多疏谬,上怒,命枷示礼部前一月,黜为民。 (《英宗实录》卷 315)

(天顺四年秋七月辛卯)府军后卫仓副使蒋廷贵奏:“国子监现在监生二千五百余人,供给浩繁,其坐监年久将取用者,宜量留在监,年近未及取用者,宜暂遣还家依亲读书。”从之。 (《英宗实录》卷 317)

(天顺五年十一月)庚戌,命修南京国子监,从祭酒吴节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334)

(天顺六年春正月庚戌)敕谕天下提督学校监察御史等官陈政等曰:“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兴学育才为首务,而学之兴废,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系焉,此盖已然之明验也……尔凡提督去处,即令有司每乡每里俱设社学,择立师范,明设教要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较,责取勤效,仍免为师之人差徭一。师生于学校一切事务并要遵依洪武年间卧碑行,不可故违。” (《英宗实录》卷 336)

(天顺六年秋七月)壬寅,命翰林院修撰刘吉、检讨邢让为应天府乡试考官。 (《英宗实录》卷 342)

(天顺六年八月)庚午,命翰林院修撰陈鑑、刘宣为顺天府乡试考官,赐宴于本府。 (《英宗实录》卷 343)

(天顺七年二月)乙丑,礼部奏:“会试天下举人。”上命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陈文,尚宝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柯潜为考试官,赐宴于礼部。 (《英宗实录》卷 349)

(天顺七年五月丙辰)礼部奏:“本部会同各部并都察院堂上官及谙晓译字官,考试翰林院四夷馆习学番字子弟。蔡蕙等十人为一等,应授以译字官;蔡振等六人为二等,仍习学二年再试;傅泰等二人为三等,仍习学三年再试,不支月米饭食;张昂等三人不中,应黜为民。”从之。 (《英宗实录》卷 352)

(天顺七年闰七月)乙亥,礼部奏:“会试之期已奉旨暂移八月,而殿试月日尚未及定。”上命以明年三月初一日殿试。 (《英宗实录》卷 355)

(天顺七年八月)甲午,礼部以会试请。上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彭时、侍读学士钱溥为考官,赐宴于礼部。 (《英宗实录》卷 356)

(天顺七年八月)辛亥,礼部引见会试中式举人吴钺等二百五十人陛见。 (《英宗实录》卷 356)

(天顺八年二月戊申)礼部臣奏:“先是天顺七年春二月本部会

试天下贡士，有司不戒于火，不终试，移会试于是年八月。试毕，奉英宗皇帝圣旨明年三月朔殿试。今三月之朔适国有大丧，有妨临轩策士，请改定试期。”御批十五日殿试，凡唱名筵宴并其他礼仪悉从简。（《宪宗实录》卷2）

（天顺八年三月）乙丑，礼部尚书姚夔奏：“先是天顺七年春二月会试，贡院失火，移试于秋八月。先帝有旨，明年三月朔殿试，兹适有大丧，奉旨移试于三月望，合请读卷并执事官。上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太子少保吏部尚书王翱……读卷，余执事如例。（《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三月）戊辰，策试会试举人吴铖等二百四十七人……（《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三月）庚午，上阅举人所对策，赐彭教、吴铖、罗璟三名进士及第，李东阳等七十五名进士出身，张达等一百六十九名同进士出身。（《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三月）壬申，赐状元彭教朝服冠带，诸进士宝钞各五锭。（《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三月）癸酉，状元彭教率诸进士上表谢恩。（《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六月）丁酉，礼部尚书姚夔等进经筵仪注。（《宪宗实录》卷6）

（天顺八年八月）癸未，初开经筵。是日早朝毕，上御文华殿。太

保会昌侯孙继宗暨六部尚书、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国子监祭酒等官，俱盛服侍班。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讲《大学》经之一章，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陈文讲《尚书·尧典》首章。讲毕，赐宴于左顺门，并赐知经筵同知、经筵侍班大臣及进讲、展书、讲章、执事等官白金、宝钞、彩缎、表里有差。自是每月三旬遇二日辄开讲。（《宪宗实录》卷8）

（天顺八年八月）甲申，始命儒臣日讲。是日早朝罢，上御文华殿，大学士李贤等率学士万安等讲读经书。安与侍讲学士李泰、少卿兼侍读孙贤、刘珏、牛纶轮日进讲，贤与学士陈文、彭时侍班日为常。（《宪宗实录》卷8）

（天顺八年九月）辛未，升翰林院修撰刘俊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宪宗实录》卷9）

（天顺八年冬十月）壬午，升翰林院修撰刘吉为侍读，以吉尝侍上春宫讲读也。（《宪宗实录》卷10）

（成化元年三月）丁巳，上视国子监。是日，上具皮弁服，躬谒先师孔子，行四拜礼。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俱陪祀。礼毕，幸彝伦堂，祭酒司马恂、司业张业讲书。毕，驾还宫。（《宪宗实录》卷15）

（成化元年三月丙寅）孔氏五十九代孙孔彦禔奏乞入国子监读书，许之。（《宪宗实录》卷15）

（成化元年三月）己巳，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王侁为南京翰林院学士。（《宪宗实录》卷15）

(成化元年夏四月)癸未,升翰林院编修李本为侍读,以九年秩满也。 (《宪宗实录》卷 16)

(成化元年八月壬午)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吴节、翰林院学士柯潜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赐宴于顺天府。 (《宪宗实录》卷 20)

(成化元年十二月乙亥)升翰林院侍读周洪谟为侍读学士,以九年秩满也。 (《宪宗实录》卷 24)

(成化二年春正月丁卯)礼部奏:“设科取士,期得真才以资任用。然每岁会试虽有禁约旧例,而行之日久不能无弊,臣等更议事宜,条示申明,敢具以请:一,旧例考试等官于初八日早入院,一日之间事务多端,整顿不及,宜预于初七日早入院为便;一,旧例就试之日,举人黎明入场,黄昏纳卷,有未毕者给烛三支,烛尽,文不成者扶出。今士子比昔倍蓰,中间多有故意延至暮夜请烛之时,抄写换易或有弃烛于席舍中而他出,因而误事者最为可虑。宜于四更时搜入,黎明散题,申时初稿不完者,方许扶出。若至黄昏,有誊真一篇或篇半未毕者,给烛;一,举子入场,务要严加搜检,放入就舍坐待题目。文成二篇之上者,方许如厕,随即还舍,不许交接讲论。若有怀挟及浼托官军夫匠人等夹带文字入场、埋藏抄誊并越舍与人互换者,搜寻捉获得出,并发充吏。其官军夫匠人等夹带文字、纵容怀挟及容越舍互相抄写不行觉察提拏者,问罪。军调边卫,官罚俸一年,夫匠发口外为民;一,巡绰、搜检、看守官军止于在营差拨,其曾经差者,不许再差。若他人冒顶军名入场看守者,民发充军,军调边卫;一,提调监试官不许私自入号,务要公同往来巡视。其巡绰官止于号门外看察,不许入号与举子交接。违者,听提调监试官参

奏拏问；一，举人入场之后，墙外例该五城兵马指挥等官率领火夫弓兵分地看守，以防不虞。近年，各城兵马视为泛常，或致误事。今后各城务委的当官率领火夫弓牌，各带什器，环墙四面严加防守，不许擅离怠慢误事。违者，参奏拏问；一，每场誊录红卷送入帘内，考试候三场毕，考试红卷文字已定，方许取墨卷送入帘内。于公堂比封字号，不许散入。同考各房诚恐收拾不谨，遂致疏漏；一，誊录生员务要用心逐字真正对写，不许差讹失落、字样潦草不真。对读所亦要对读明白，不许含糊苟且。若誊录差讹失落、字样潦草不真及对读不出者，生员充吏役，该管官送问；一，誊读收卷等项官，旧例用京官，近行吏部取听选官充之，原中间多有年老眼昏及无行止，不堪任使。今后务要精选四十岁上下、五品至七品官、有行止者，令各执事，庶几事可责成；一，供给饭食，顺天府官多有造作不精。供给失节，土子嗟怨，合无本部另差官一员，专一提督供给。奏上。上是之。（《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二月）己卯，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翰林院学士万安为会试考试官，赐宴于礼部。（《宪宗实录》卷 26）

（成化二年二月）壬辰，礼部尚书姚夔等奏：“会试天下举人三场已毕，此乃皇上龙飞。第一科爰自二月初旬以来，阴寒少霁，唯就试三日，天气晴朗，风恬雾收，兹盖皇帝陛下重道崇儒、求贤图治、天人交感所致。伏望宽其额数，多取正榜，以符天人之庆，将来贤才必有资于圣治者。”上命取正榜三百五十人。（《宪宗实录》卷 26）

成化二年三月壬寅朔，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章懋等三百五十人。（《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三月)癸卯,上御文华殿,读卷官以举人所对策优等者进读三卷,御笔批定其次第,各官及诸执事官皆宴赉有差。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三月)甲辰,上御谨身殿拆卷填榜。出御奉天殿,传制唱名。赐罗伦等三人为第一甲进士及第,季琮等九十八人为第二甲进士出身,刘烜等二百五十八人为第三甲同进士出身。其百官朝服侍班。及出榜,称庆致辞悉如旧仪行。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三月)丙午,赐状元罗伦朝服冠带,诸进士宝钞各五锭。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三月)戊申,状元率诸进士诣国子监文庙行释菜礼。是日,礼部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上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文撰记。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三月乙卯)授第一甲进士罗伦为翰林院修撰,程敏政、金简为编修。选进士林瀚、刘钰、章懋……为庶吉士,命学士刘定之、柯潜教习文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提督考校,务令成效以需他日之用。命有司给纸笔、饮饌、第宅、灯烛,俱如旧例。其余进士分各衙门办事。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三月丁巳)升翰林院修撰黎淳为左春访左谕德,以九年秩满也。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六月辛亥)升翰林院修撰陈鉴为侍读,以在东宫常侍讲读也。 《(宪宗实录)卷 31》

(成化二年八月丁未)擢进士马诚、梁翰为翰林院检讨,教官何璧、周谨为翰林院侍诏,监生罗麟、孙迪为中书舍人,侍崇王读书习字。 (《宪宗实录》卷 33)

(成化二年八月)壬戌,升翰林院修撰邢让为国子监祭酒。
(《宪宗实录》卷 33)

(成化三年二月)甲辰,国子监祭酒邢让等奏:“国子监,祖宗以来钦降敕谕学规,所以钦崇劝励之道,罔不周备。历岁绵远,恐致遗失,今本监原有磨成石碑,乞将学规摹工镌石,树立太学中门外,使师生人等永远遵守。”从之。 (《宪宗实录》卷 39)

(成化三年二月癸丑)礼部奏:“四夷馆译字官并子弟见有一百五十四员名,今教师马铭又违例私收子弟张睿等一百三十六名,教习番书以希进用。欲尽逮问干系人众,请行翰林院下四夷馆,不许私收教习,漏泄夷情。”上曰:“四夷馆官员子弟见在既多,礼部即会官考选,精通者量留,余送吏部改外任,子弟俱遣宁家。今后敢有私自教习者,必罪不宥。” (《宪宗实录》卷 39)

(成化三年三月)甲申,礼部尚书姚夔等奏:“修明学政十事,请榜谕天下学校,永为遵守。一,国家设学校陈教条,本未具而体用周是,即三代六德、六行六艺教人之法也。奈何近年以来,师道不立,教法不行,学者因循,苟且不知用力于身心性命之学,惟务口耳文字之习,此人才所以不古若也。自今各处提调学校官务须躬视遍历,督率教官化导诸生,选择子弟年十五六以下、资质聪明俊秀者,方许入学。先教之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俾存其心养其性,语言端谨,容止整肃;次教之以四书本经,熟读玩味,讲解精详,俾义理透澈,徐博之以历代史鉴,究知夫古今治乱之迹;又次教之以律令、算

法、兵法、射艺、舆夫、农桑、水利等事。仍置三等簿籍考验，其德行优、文艺赡、治事长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经义、有德行经义而欠治事者，列二等簿；经义虽优，治事虽长而德行欠缺者，列三等簿。岁课月考，验其所进，循次而升之，非上等二等不许科贡。如有放肆妄诞、嗜酒挟妓、赌博窃盗、出入官府、起减词讼、说事过钱、包揽物料、挟制师长、不守学规者，悉皆黜退，照例充吏为民。若提调学校官不行躬视遍历，严加考选，审置等第，勉励成效者，听巡按御史纠举拏问，奏请降罚。一，旧例选民间俊秀子弟入学而倡优录，卒不与焉，所以别贤愚明贵贱也。近年以来，有司不加精选，教官务求多得，豪猾大户营充以避役，鄙猥庸流泛收以备数用，致贤不肖混为一区。虽有聪明特达之才，溺于见闻，无蓬麻相扶之益，有苗莠相乱之病。比者，本部已尝奏准，量郡县大小依额存留，裁减冗陋。而提督官不行严加考选，姑容不肖者尚多，请行各处巡按监察御史逐一查考学校。如有不依本部原拟裁革事例，仍纵容不肖生员冗滥在学，隐射户役者，即将提督调学校官参奏拏问如例，有司学官一体究治。一，学校端本澄源之地，所以《大学》拳拳于正心诚意之学，《孟子》切切于义利之辨，诚恐学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学校生员听令纳马、纳牛、纳米、纳草入监，殊非教养本意，且前代虽有纳粟补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补士子。为士子者知财利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视经书如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而货财是殖，士心一蠹，则士气士节由此而丧，他日致用，何望其能兴治有补于国家哉？自今伊始，虽有边事紧急艰难之处，亦不许以监生、生员纳粟、纳马等项出身。若再以此例开端者，许该部六科十三道纠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一，卫学之设，盖欲令武士习读武经七书，俾知古人坐作进退之方，尊君死长之义，然中间亦有聪明援伦之士，能通经书有志科目者，听于科目出身，不使其有遗才，近大学士李贤奏，准各处卫学军生照县学例岁贡，彼见岁贡易得，行伍难当，将纷然舍彼就此，则行伍缺而

武备弛矣。况又有以原籍弟侄亲族冒作舍余投入卫学者，宜定与则例。除两京武学外，在外卫学四卫以上军生不得过八十名，三卫不得过六十名，二卫、一卫不得四十名。若所在舍余无堪教养、不及额数者，不必足数。其生员二十五岁以下、考通文理者，存留；二十五岁以上、不通文理者，悉皆退回营伍。仍听巡按御史并提调学校官严加考选，精别去留，若果无堪贡之人，不必起贡。原无卫学之处，不许添设。有司儒学、军生寄名读书者，听与民生一体选食廩，挨次岁贡，亦不得过二十名。一，各处府、州、县官中间留意学校者，固多漫意不加省者。不少差徭，不如例优免廩膳，不如法供给；学舍不加修理；庙祀不加明法，朔望行香升堂而退；生徒勤惰略不究心，教官奉承者、礼貌违忤者折辱，以致学校不兴，人才艰难，是皆有司提督不得其人故也。宜行各处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凡按临之地，首先巡视学校，遇有前项弊政，轻则从宜惩治，省令修举，重则拏问如例，应奏请者奏请。今后，有司官务要用心整理学校，勉励生徒，用图成效。一，各处巡按监察御史、布按二司官，凡学校之政法当提督整治。近年以来，为有提调学校官职专其事，遂皆置之不问。其提调学校官有一年巡历一遍者，有三、二年一遍者，所以教官、生员肆无忌惮，学校之政废于往时，欲人才成就愈难矣。今后，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所在学校，俱要用心提督，整理其进退科贡等项，仍从提调学校官主之。若提调学校官苟延岁月、有荒学政及布按二司推调不理者，听巡按监察御史纠举拏问。一，教官于副榜举人除授，近年皆不肯就，以拘例太窄故也。一就教职，终身不展，人岂肯乐为之？夫人才相去不远，教官中岂无宏才硕学、奇杰、异能之士？苟拔而用之得其道，人将鼓励而兴争趋而赴矣。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教官有学行者多简任京职，如胡俨、陈山、张瑛、魏骥、年富、王来等，皆其选人。今后，教官考满，宜命吏部严加考选，如有年貌相应，功绩不亏、学行超越者，内而风宪、近侍等官，外而有司衙门，照例量才擢用。若在任有奇才异能卓出群表、九年将满者，听巡

按御史会同布按二司具实奏闻。吏部行取，一体考验擢用。如此，则师道光荣而人人乐就模范，可以得人矣。一，云南、贵州等处选贡生员，国初，以其远方特示优容之意。其后，宣德正统年间，已尝考贡。天顺年来，又复选贡。今国家文运百年，于兹道化旁洽，岂远近有间？比年，云南、贵州科举进士，往往连名有足征者。宜自成化四年为始，仍照正统年例，一体考贡。若他处人冒籍边方学校岁贡科举者，械系解京治罪。所司纵容者，以贓论。一，各处岁贡生员以廩膳食粮数多者起送，其食廩月日，除考科贡，准作实在。其余开除月日，俱作虚旷，系见行事例。近该给事中刘昊奏称：丁忧，子人大节，不与准作食粮日期于情未安，除会议外，宜令今后廩膳生员丁忧，除二十七个月正服，准作食粮之数。如已服阙在家，无故迁延及养病、侍亲，一切并作虚旷。其该年岁贡除到部外，若已行起送，不分在家中途，遇有事故或过一年之上者，并不许补贡。如有营充补贡，所司经该官吏，俱治以罪。一，南北直隶旧例，御史二员提调学校。近各保升按察司副使，仍前提调。原按察司官于直隶府州县上下既不统摄行事，未免乖舛，宜令吏部将二副使于别按察司铨用，另行会官推举有学行政事御史二员，照例请敕提调南北直隶学校为便。”是时，学校废弛，生徒苟容饶进者多，夔上此奏，上是之，皆准行。（《宪宗实录》卷40）

（成化三年三月）甲午，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子孙各一人入监读书。（《宪宗实录》卷40）

（成化三年秋七月丁丑）升翰林院编修杨守陈为侍讲，以九年秩满也。（《宪宗实录》卷44）

（成化三年八月）庚子，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周洪谟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宪宗实录》卷45）

(成化三年冬十月丁未)擢翰林院庶吉士宋应奎、李杰、章懋……为编修,庄昶为检讨,刘钰等十五人送吏部除授在京科道部属……王俊、石淮俱为主事,翟瑛、章鉴、施纯俱为给事中,谢文祥……何纯俱监察御史。 (《宪宗实录》卷 47)

(成化四年秋七月己巳)命翰林院侍读学士尹直为应天府乡试考试官。 (《宪宗实录》卷 56)

(成化四年秋七月)丙戌,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言:“翰林院所属四夷馆教习译写番字事,虽轻而干系重。凡朝廷须下抚谕四夷诰敕及各处番文,若译写不精或名物不对,非惟于夷情有失,且于国体有损。今在馆人员固多新者,志不专一,年深者业或荒疏,若不预为作兴,岂不临朝误事?今将合行事宜,条具以闻。一,教习番译全凭教师。先时,每馆有三四员或五六员,即今事故数多,惟回回馆见有教师四员,其余多缺。今宜于达达、女真、西番三馆,文书繁冗,各设教师三员;百夷等三馆,各设教师二员。令提督本馆郎中等官推访,不容滥举。一,译字官升迁,俱有常例……今后子弟入馆,俱令专习本业。如有志科举者,宜如科场例告试,不必仍写番字送内阁。如此,庶习译者不必习举而分其志,中举者不必兼译损其名,译书、科目两无所误。若系监生、举人选充者,仍如前例。”从之。 (《宪宗实录》卷 56)

(成化四年八月)己亥,礼部覆奏国子监祭酒邢让所言学政事宜。其一,谓永乐间监生以病告归者,病已得复监,正统间因而放还为民,自是宁旅死不敢归,有是悯者。今宜定例,监生病满三月,保验不诬,许令还乡,一年之内复监,不作坐堂。月日若逾一年之外,仍在为民之例。其二,旧制监生岁一简选,其有事故复监、年深者,

未经选过，不得拨历，殊为淹滞。今宜定例，每岁二次会官简选，庶便于拨历不至淹滞。从之。（《宪宗实录》卷 57）

（成化四年冬十月）癸巳，故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高谷子崐习字期满，授中书舍人。（《宪宗实录》卷 59）

（成化四年冬十月）丁酉，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李秉等奏：“近虽两奉诏旨，国子监生有不能出仕、愿告国家者，与冠带闲住。奈何监生之中甘于恬退者少，本部记名听选者见有八千余名，而逐年各衙门送来者尤多于每年所选之数，以致积滞数多，贤否淆混。其间，衰老者锐气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加以待选年久，度日艰难，一旦授以府州县官，不免渔猎于民以为家计，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难矣。兹欲将该选监生，考选年貌精壮、文理平顺、行移通晓、写字端正四事可取者，居优等选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三，事俱无可取而年貌衰年者，依诏书例令冠带闲住。则任用得人而不才不得以幸进选，法疏通而人心不至于壅滞矣。”从之。（《宪宗实录》卷 59）

（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授翰林院庶吉士傅瀚为检讨。（《宪宗实录》卷 61）

（成化五年二月）壬辰，命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珏、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吉为会试考试官，赐宴于礼部。（《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五年二月乙未）礼部奏：“会试副榜举人听选历事及坐监五年以上者，准其告辞教职。坐监五年以下及年二十岁以上者，不准告辞，其下第有愿就教职者，照例送翰林院考试，果通三场，量为

除授。”从之。（《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五年二月）丁未，礼部以会试天下举人三场已毕，奏请正榜额数。上命取二百五十人。（《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五年二月甲寅）擢进士张廉、李显为翰林院检讨，教官李杰、施请为待诏，监生李晟、施昂为中书舍人，侍吉王读书习字。（《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五年三月）己亥，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费闾等二百四十八人……（《宪宗实录》卷 65）

（成化五年三月）辛丑，上亲阅举人所策对策，赐张昇等二百四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宪宗实录》卷 65）

（成化五年三月）戊申，授第一甲进士张昇为翰林院修撰，丁溥、董越为编修，其余分拨各衙门办事。（《宪宗实录》卷 65）

（成化五年三月辛亥）选进士张璠、费闾、陈斌……吴祚改庶吉士，进学于翰林。命侍读学士陈鉴、侍讲学士丘浚教习文章，大学士彭时等提督考校，务令成效以需他日之用。（《宪宗实录》卷 65）

（成化六年二月壬申）授进士徐霖、张宽为翰林院检讨，教官董亮、王相为待诏，监生独孤高、胡深为中书舍人。时忻王出阁读书，命霖等侍讲读也。（《宪宗实录》卷 76）

（成化六年五月）辛丑，会昌侯孙继宗、兵部尚书白圭等言：“会试武举，正千户刘良、指挥金事鲁广骑射、步射俱中原拟之数，而二

策智识优长，文理通畅，例加署职二级，良署指挥同知，广署指挥使，月支米三石……”从之。 《《宪宗实录》卷 79）

（成化六年秋七月戊子）礼部申明监生拨历事例。时国子监监生互争拨历，年月资次各授科条争辩不已，祭酒陈鉴以两词具闻于上，乞敕礼部酌中定制以息纷争…… 《《宪宗实录》卷 81）

（成化六年十二月）己未，调江西按察司金事张悦浙江提调学校。 《《宪宗实录》卷 86）

（成化七年春正月）壬寅，命山东按察司金事杨琅提调学校。 《《宪宗实录》卷 87）

（成化七年二月丙寅）放国子监愿回依亲监生赵恕等三百余人。以工部员外郎于坦奏，地方灾伤，米价腾贵，宜去冗闲以宽民食故也。 《《宪宗实录》卷 88）

（成化七年二月癸酉）国子监生刘泰等奏欲减历事月日。事下吏部，尚书姚夔等覆奏：本部听选监生，见在并给假八千二十名，每年常选不过五六百名。间遇例考察于常数外，止加二三百名。间遇例考察于常数外，止加二三百名，缺少人多，大约十年方才选尽。今刘泰等又以历事一年为多，请减其半，伏乞裁处。”诏令于重历九月之内，特减两月。 《《宪宗实录》卷 88）

（成化七年三月）癸未，授进士李昊为翰林检讨，侍忻王读书。 《《宪宗实录》卷 89）

（成化七年三月）己丑，顺天府府尹李裕等奏：“顺天等八府，比

岁民饥流亡颇多，今秋乡试生员人等无令滥入，及中式举人供给筵宴等项，乞减省以苏民困。”从之。（《宪宗实录》卷 89）

（成化七年三月辛卯）礼部左侍郎邢让、国子监祭酒陈鉴、司业张业俱坐罪除名。国子监旧有会饌椒油、钞，已而折钱，当输纳者多，后期师生不得时给，出监则委而去。颇有余积监中，相循以为公用。让前为祭酒，凡造作等类，法当责诸有司者，不复文移，一切任意为之。故所用尤夥，又不立案著籍，莫可稽考。迨迁礼部，鉴代其任，亦循旧无所更革。礼科给事中成实、户科给事中丘弘皆常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检讨叶时等以讦，典簿王允发其事，下刑部，请逮让等置对，诏不许。让等各上奏申辩。给事中、御史据时所奏语，交章劾之，有旨并逮让等。刑部乃遣官……用查估为数，凡钞三十三万六千五十八贯、钱一百四十九万九千九百八十二文，俱无归著。刑部遂以监守自盗，坐让等……（《宪宗实录》卷 89）

（成化七年五月辛未）中书舍人吕懋乞应天府乡试。从之……（《宪宗实录》卷 91）

（成化七年五月）己亥，礼部言：“袭封衍圣公孔弘泰奉命在国子监读书习礼一年，今已届期，乞遣归奉祭。”命仍留之。（《宪宗实录》卷 91）

（成化七年八月）乙丑，开设浙江太平县阴阳医学。（《宪宗实录》卷 94）

（成化七年九月乙酉）命河南按察司副使陈选调学校。（《宪宗实录》卷 95）

(成化七年闰九月)壬戌,授习字儒士仲兰为中书舍人。近时,习字中书者,非大臣子不得与,而兰以其伯父任太医院判,供事内御药房,故夤缘乞恩,诏特许之,不为例。 《(宪宗实录)卷 96》

(成化八年二月)癸酉,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万安、司经局洗马江朝宗为会试考试官,赐宴于礼部。 《(宪宗实录)卷 101》

(成化八年二月)癸未,礼部奏:“例应三月初一日殿试,而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在初六日,值恭太子发引,上不视朝、请改殿试于十五日。”从之。 《(宪宗实录)卷 101》

(成化八年三月)丁未,命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大学士彭时、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姚夔……为殿试读卷官。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三月)辛亥,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吴宽等……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三月癸丑)上视阅举人所对对策,赐吴宽等二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三月)甲寅,赐进士宴于礼部,命武靖侯赵辅侍宴。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三月)乙卯,赐状元吴宽朝服、冠带,诸进士钞各五锭。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三月)丙辰,状元吴宽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宪宗

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三月)庚申,授第一甲进士吴宽为翰林院修撰,刘震、李仁杰为编修,分送第二甲、第三甲进士邵贤等于各衙门办事。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三月)壬戌,授翰林院庶吉士林瀚为编修。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五月)庚戌,初,礼部以都御史叶盛言奏:“行天下三品以上故官子孙赴京听旨入监,既而得旨入监者止六人,余皆告扰不去。礼部不得已,乃复请俱遣回原籍充儒学生,教养肄业。原系生员者三年,舍人五年,从提学官考送本部,照岁贡生例考试入监。”上允之。

至是,致仕都御史孙日良之孙孙鹏等,从原学期限满,赴部如例考试,俱得入监。后来者亦如之。 (《宪宗实录》卷 104)

(成化八年五月)辛酉,裁革湖广夷陵州儒学训导二员。 (《宪宗实录》卷 104)

(成化八年六月)丙戌,擢掌京卫武学事国子监监丞阎禹锡为监察御史,提调北直隶学校。 (《宪宗实录》卷 105)

(成化八年冬十月己丑)开设福建永安县医学。 (《宪宗实录》卷 109)

(成化九年三月甲辰)命福建按察司金事钟城提调学校。 (《宪宗实录》卷 114)

(成化九年秋七月壬寅)提调北直隶学校监察御史阎禹锡奏：“近例北直隶学廩膳生员考黜者，俱追偿廩米为民。今奉敕俱发充吏，请停追廩之例。”礼部覆奏，从之。 《《宪宗实录》卷 118)

(成化十年春正月)辛亥，提调北直隶学校监察史阎禹锡奏：“顺天、应天二府乡试，旧制以监察御史二人监试，然皆监期入院，今后宜令预于十日前入院，庶详察事端以祛积弊。其同考试官，宜令司择文行优淳者，毋徇势要干。请按检巡绰，宜用在外都司、官军，毋遣京营之人，庶革其传递夹带之弊。至于生员、厨役、皂隶并进题等项，原有禁城戒者，亦宜申举。”诏从之。 《《宪宗实录》卷 124)

(成化十年夏四月丙寅)增云南乡试举人五名…… 《《宪宗实录》卷 127)

(成化十年夏四月)辛巳，改陕西文县千户所儒学为本县儒学。设县儒学并设二县阴阳医学…… 《《宪宗实录》卷 127)

(成化十年五月)丙午，升陕西按察司金事伍福为副使，仍提调学校。 《《宪宗实录》卷 128)

(成化十年八月)癸巳，南京国子监祭酒周洪谟起复至京调国子监。先是国子监缺祭酒，有旨待洪起复以闻，故有是命。 《《宪宗实录》卷 132)

(成化十年八月乙未)擢进士李进、董彝为翰林院检讨，教官王言、周鼎为待诏，监生严良能、金珙为中书舍人，侍敕王读书习字。 《《宪宗实录》卷 132)

(成化十年九月壬戌)升国子监监丞黄明善为云南按察司佥事,提调云南、贵州学校。 (《宪宗实录》卷 133)

(成化十年九月)乙丑,裁减广东廉州府学训导一员。 (《宪宗实录》卷 133)

(成化十年九月辛巳)五军左掖坐营官泰宁侯陈桓近奉旨送国子监读书习礼。 (《宪宗实录》卷 133)

(成化十年冬十月辛丑)升户部主事吴玉为广西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 (《宪宗实录》卷 134)

(成化十年十二月戊戌)命万全都司学训导张升复任。先是学之诸生言升善于训迪,多所成就,今将代去,愿留之以终惠后学。巡抚都察御史殷谦以闻,故有是命。 (《宪宗实录》卷 136)

(成化十一年二月)乙酉,命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徐溥、翰林院侍读学士彭华为会试考试官。华以疾且有从子入场,上疏辞免。遂改命侍读学士丘浚,赐宴于礼部。 (《宪宗实录》卷 138)

(成化十一年二月丙午)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王鏊等三百人陛见。 (《宪宗实录》卷 138)

(成化十一年二月己酉)命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为殿试读卷官。 (《宪宗实录》卷 138)

成化十一年三月庚寅朔，上御奉天殿亲策举人王鏊等……
（《宪宗实录》卷 139）

（成化十一年三月）壬子，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谢迁等二百九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宪宗实录》卷 139）

（成化十一年三月）乙卯，状元谢迁率诸进士上表谢恩。（《宪宗实录》卷 139）

（成化十一年三月）戊午，授第一甲进士谢迁为翰林院修撰，方戩、王鏊为编修，其余分拨各衙门办事。（《宪宗实录》卷 139）

（成化十一年五月）辛亥，故工部尚书李友直孙滋、周忱孙海……俱以近例大臣子孙为府县学增广生，有司起送，试中入监。
（《宪宗实录》卷 141）

（成化十一年冬十月）丙申，国子监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发身科贡，循资入监，而各学生员近有纳粟实边得入监者一千五百余人，况有未经食廩，临时寄名冒籍者，率多幼稚，而拨历反在臣先，乞通查冒滥者，从宜处分。其在学曾为廩膳者，亦与臣等相兼拨历为便。”于是，纳粟生二百一十二人亦奏，以为：“臣等皆出身学校，亦有曾经科举者，朝廷以边储缺用，下输粟入监之例，初不以年齿长少论也。”俱下礼部议：“科贡乃祖宗旧典，纳粟实一时权宜，况纳粟送监及复班之日多在科贡入监之先，若仍缘旧规，以次取拨，是使纳粟者得以遂捷取之愿，而科贡者不能无淹困之嗟。宜敕国子监于此两途，酌其多寡，相兼拨用。俟纳粟数尽，然后奉例如旧议。”上报可。（《宪宗实录》卷 146）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乙酉,国子监助教段瓚等奏:“乞照正统间例,各以其子为监生。”不许。(《宪宗实录》卷 147)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辛卯,命申明国子监学规。祭酒周洪谟言:“洪武间,学规整严,士风忠厚。顷来浇浮意躁,大不如昔。奏读纷纷,欲坏累朝循次拨历之规,以遂速大之计,且群造谤言,肆无忌惮,宜加禁革。”上曰:“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今诸生所为若是,则礼仪荡然矣,后将何赖?礼部其申明洪武间学规,备榜戒谕之。”(《宪宗实录》卷 148)

(成化十二年二月丙戌)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奏:“崇信伯费淮自岁首不赴监读书习礼。”诏以:淮负教养,其免冠带服儒巾习读,仍减禄入之半。(《宪宗实录》卷 150)

(成化十二年夏四月戊子)礼部言:“南直隶府县岁贡生员考中者,例送南监。景泰间,因北监充拨数少暂留,今宜仍旧例。”从之。(《宪宗实录》卷 152)

(成化十二年五月庚戌)设大同左云川卫、大同右玉林卫、天城镇虏卫、阳和高山卫四儒学。(《宪宗实录》卷 153)

(成化十二年秋七月辛亥)命宋儒朱熹十世孙燾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祀事。(《宪宗实录》卷 155)

(成化十二年九月)戊申,命监察御史林荣提调北直隶学校。(《宪宗实录》卷 157)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丑)擢进士唐昭为德府右长史。近例,亲王出阁必选进士二人除翰林院检讨,侍王读书,俟出府之日,俱升左右长史随王之国。此后,有长史员缺,则从吏部于本府及国子监教官中选补。至是,德府长史缺,王奏请仍除进士,特从之。 (《宪宗实录》卷 159)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戊寅,升翰林院侍讲徐瑗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 (《宪宗实录》卷 160)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己丑……升郧县学为郧阳府学,学设教授、训导各一员,量增其生徒之数…… (《宪宗实录》卷 160)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丙申,命掌国子监事礼部左侍郎周洪谟理部事,升司业耿裕为祭酒…… (《宪宗实录》卷 160)

(成化十三年三月)己卯,命国子监祭酒耿裕经筵侍班。 (《宪宗实录》卷 164)

(成化十三年六月丁巳)命南京工部修理南京国子监文庙两房厨库,共八十六间,从祭酒王侑奏请也。 (《宪宗实录》卷 167)

(成化十三年秋七月辛未)命左春坊左庶子刘健、翰林院侍读周经为应天府乡试考试官。 (《宪宗实录》卷 168)

(成化十三年八月)壬寅,命司经局洗马郑环、翰林院侍读彭教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赐宴于本府。 (《宪宗实录》卷 169)

(成化十三年八月)戊申,兵部右侍郎马文升奏:“武学教驰,教

官多缺，生员亦少，乞敕总兵提督官选各营武职年二十五以下，无论教指挥、指挥、千百户，非系把总管操者及都督指挥、指挥应袭子，俱入武学肄业，不妨操练。二十五岁以上愿入学者听。又请行各处提调学校官，选武官及戎家子弟三十名入本处学习武艺。又请选京官以公罪罢黜为民而谙练武事者，为武学教官。专委总兵一人，同本部侍郎一人以朔望至学考校，以行赏罚。”上可其奏，命吏部慎择教官，其罚黜为民者不必用。（《宪宗实录》卷169）

（成化十三年八月）己未，升翰林院学士丘浚为国子监祭酒。（《宪宗实录》卷169）

（成化十三年八月）癸亥，命国子监祭酒丘浚经筵侍班。（《宪宗实录》卷169）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增置陕西榆林卫学训导二员。以学初设止教授一员，从巡抚都察御史丁川等请也。（《宪宗实录》卷172）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辛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黎淳奏：“科场出题作文定式，洪武年间已尝颁降。近年有司多有不遵，任情行事，所刊程文，除两京外，其余纯粹者少驳杂者多，甚至犯庙讳及御名，乞移文所司，将提调监试并考试同考试官究治，考官如例追夺表里，仍查墨卷。如举人自错，退还原学；及小录前列吏典掌行科举生员膳录对读两条，亦当削去。申明科场旧制，颁降学校，永为遵守。”有旨：“科举重事，各处出题、刊文等事，何为违式差谬？礼部会官查究明白以闻。”礼部会同翰林院等衙门、学士等官覆奏：“成化十三年乡试，录浙江等布政司中有犯庙讳、御名及亲王讳，其嫌音及偏犯一字者如例不坐外，其犯二字及文理差谬、行文有疵、

表失平侧、字画差错者，宜如淳言究治。但犯亲王讳及文疵、平侧不顺、字画差错者，比与文理差谬者不同，宜止治其罪，仍令举人会试。如错改其文，止罪考官。今后会试、乡试开科取士，凡遇御名及庙讳，下一字俱要减写点画以尽臣下尊敬之道，余皆如礼部奏行条件。考试等官，务取学行老成之士，不许徇私滥举及越数多取。出题，较文并刊录文字，必须依经按传，文理纯正，不许监临等官干预。其考试官若有徇私作弊，仍从监临等官纠举。帘外执事，如旧例取用。小录刊板如礼部会试录式，不许仍开掌行科举文字史典及誊录对读生员姓名。”从之。（《宪宗实录》卷173）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辛亥）监察御史胡璘奏：“近年以来，天下儒学教官率多风贡监生，其言行文章不足以为人师范，乞敕吏部计议，今后会试多取副榜举人选用而罢岁贡监生。选除之例，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礼部，覆奏：“师儒之职，贤材攸系，宜如璘言。明年会试多取副榜举人，选除教职。其监生听选历事，及坐监、依亲不愿就者，许其告免。新中举人年二十五以上者，不准告到任之，后遇开科愿会试者，有司依限送部会试，不中者仍定限复任。”上曰：“今后，愿就教职岁贡监生，务在严加考选，不许滥授副榜。系坐监依亲者，稽其原报册籍，若年三十五以上，不准告免教职。愿会试者，如任满，到部例行之。”（《宪宗实录》卷173）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庚申，武学训导张宁言：“各营教指挥以下游荡废学，乞有以激励之。”兵部尚书余子俊固言：“当今武举既未，设武学在所当急，宜令武职二十五岁以下及都督应袭子孙俱令入学。仍于内外文武臣内推文武兼备一员，五日一次诣学教演。每月朔望后一日，各营总兵轮一员同本部堂上官一员考试。诸生中，某能对策，某能骑射，附注纪录，岁终检阅奏闻。某可以为将，可以坐营，可以守备，待以不次之擢。其教官各以所教出身多寡论功升

降。”诏是之，仍谕不必推官每月一次考验。（《宪宗实录》卷 173）

（成化十四年二月）庚子，命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刘吉、翰林院学士彭华为令试考试官，赐宴于礼部。（《宪宗实录》卷 175）

（成化十四年二月辛丑）升南京吏部主事周孟中为福建按察司金事，提调学校。（《宪宗实录》卷 175）

（成化十四年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阁进学。命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安、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刘珏、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刘吉提调各官讲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王献、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黎淳、翰林院学士谢一夔、右春坊、右庶子汪谐、司经局洗马郑环、罗璟更番侍班，学士彭华、侍读学士江朝宗、左春坊左庶子刘健、左谕德程敏政、侍读周经、修撰陆钺、张昇、张顾更番讲读，经改古中允，昇改左赞善，修撰傅瀚兼校书，太常寺少卿谢宇、礼部员外郎凌晖兼正字，通事舍人选除二员。翌日，改鸿胪寺序班耿宁、纪本为之。（《宪宗实录》卷 175）

（成化十四年二月）丁巳，礼部奏：“会试天下举人三场已毕，请定名数。”上命正榜取三百五十人。（《宪宗实录》卷 175）

（成化十四年二月）辛酉，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梁储等三百五十人陛见。（《宪宗实录》卷 175）

（成化十四年三月庚午）命河南按察司金事吴伯通提调学校。（《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壬申）开设陕西榆林卫阴阳学。（《宪宗实

(成化十四年三月)丙子,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万安、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珏、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吉、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尹旻、兵部尚书余子俊、刑部尚书林聪、工部尚书王复、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书张文质、户部右侍郎邢简、大理寺卿宋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黎淳、翰林院学士谢一夔、侍读学士江朝宗充殿试读卷官。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丁丑,上御奉天殿亲策举人梁储等三百五十一人……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己卯,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曾彦等三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乙酉,授第一甲进士曾彦翰林院修撰,杨守阯、曾追编修,第二甲、第三甲进士分送各衙门办事。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丙戌,选进士梁储、张濬、陈璠、杨杰、敖小、刘忠、孙珪、于材、王珣、刘允中、张璞、徐鹏、汪藻、邓煊、林霄、江澜、张九功、陈邦瑞、马廷用、荆茂、刘机、李经、谢文、张芮、倪进贤、杨廷和、杨时畅、武卫改翰林院庶吉士读书绩文。命学士谢一夔教之,大学士万安等提调考校,务令成效以需他日之用。命所司给纸笔、饮饌、灯烛如旧例。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夏四月戊申)设贵州程番府儒学。 《《宪宗实录》

(成化十四年夏四月癸丑)礼部详定监生依亲坐监事例。先是，礼部奏：“不就教职及下第举人，宜依旧例俱送北监，不许依亲。”南京御史谈俊言，欲将新旧举人分送两监，皆不果行。至是，尚宝司卿李木又言，举人、监生止缘会试而来，不意留之，坐监供给不周，艰辛万状。礼部乃为覆奏言：“洪武、永乐年间，举人岁贡悉留坐监三年一省亲。初无依亲之例，至正统十四年存省京储，始以年浅监生放还原学，依亲读书，其放肆无耻者，游说干谒靡所不为。且举人旧例俱在北监，后有告入南监者，径还原籍。既迫会试，始赴监取文以来，所以俱送北监。不许依亲者，惩宿弊也。今本欲仍放依亲，俊等欲分送南监，宜移文国子监，以举人年浅者放还，俾提学等官，时常考校。如遇所司迎诏拜表，须令儒中行礼，不许戴大帽系带游说干谒。其愿入南监者，仍听之。如有愆期两月，虽有病帖亦罪之，且以其名上本部，次科毋容会试。”诏可。 《《宪宗实录》卷 177)

(成化十四年五月庚辰)南京国子监祭酒王侁奏：“本监事宜；其一，南方依亲举人有曾告入南监而未经送至者，亦有愿入南监而未经陈告者，宜今南京礼部移文原籍，起送入监；其二，监生旧无依亲事例，后以减省廩食暂放依亲，当时在监者以数千计，今监生依亲及告就教职、杂职、纳米入选冠带闲住者甚多，各班坐堂不过数十辈，诸司历事每致乏人，以致诸生视太学如传舍，以教条为余事，朝廷仓廩之富岂惜养贤之费？宜自成化十五年为始，不分岁贡、举人，应入南监者，俱留作养，永为定例；其三，依亲复班监生，宜照丁忧例，须令坐堂及差诸司办事半年，满日方许以次拨历。其半年已满、次第未及者，仍依常例待拨；其四，旧例本监每年收光禄寺官猪寄养，年终应用。近年监生数少，停止会饌，责令膳夫喂养以致瘠死赔偿，乞停寄养；其五，书板缺坏，宜行工部修葺，遣匠模印；其六，

庙学损坏,宜行工部修造。”事下所司知之。 (《宪宗实录》卷 178)

(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壬子朔)监察御史许进言:“国家以科目取士,慎选考官甚为详备。近各布政司每遇开科辄徇私情,所聘以为考试及同考试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阅不精有遗才之弊。窃见两京俱命翰林院主试,故所取得人。乞如各布政司亦如两京例,命翰林院官主试为是。”上谕礼部臣曰:“布政司乡试自聘主司,乃祖宗旧制,行之已久,许进何得具奏欲改之?且科目选贤,国家重事,若聘主司徇和作弊,无往而不为奸利矣。尔其行令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今后敢有作弊者,令互相纠举或尔部中详看体访,得出奏来,必重治之。” (《宪宗实录》卷 198)

(成化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兵部右侍郎李敏奏:“臣往年为浙江按察使,守制还河南襄城县,常市地于县南紫云山之麓,凡三十亩有奇。建屋若干楹,积书数千卷,日与学者讲读其中。地之所入,亦足以供教学者之用。愿籍之官以为社学,因请敕额,并令有司岁时修葺。”从之,赐额为“紫云书院。” (《宪宗实录》卷 198)

(成化十六年秋七月)戊子,命司经局洗马罗璟、翰林院侍讲李东阳为应天府乡试考试官。 (《宪宗实录》卷 205)

(成化十六年八月)癸丑,命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守陈、右春坊右谕德陆简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赐宴于顺天府。 (《宪宗实录》卷 206)

(成化十六年九月庚辰)开设福建漳州县阴阳学。 (《宪宗实录》卷 207)

(成化十六年九月)丁亥,升顺府同知雷霖为山西按察司金事,提调学校。 (《宪宗实录》卷 207)

(成化十六年冬十月癸丑)高宝司少卿李璋奏:“在京诸司续黄写本监生,或一年或半年,俱得附选吏部。本司办事监生六人,每以半年一更,不得久于其事,乞视诸司例书办一年,亦令附选。”从之。

(《宪宗实录》卷 208)

(成化十七年春正月癸巳)礼部言:“二月初九日会试天下举人合用同考试官,旧例《易》、《春秋》、《礼记》。三经各二员,《书》、《诗》二经各三员,缘今《书》《诗》二经试卷加多,乞每经各增一员。”上曰:“科举取士,务在得人,使鉴别不精宁免,其无滥进者乎?今《诗》《书》卷比前科加多,而额数有限,可每经增同考试官一人,庶得详于校阅而人才无遗也。” (《宪宗实录》卷 211)

(成化十七年二月)辛亥,命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徐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王献为会试考试官,赐宴于礼部。 (《宪宗实录》卷 212)

(成化十七年二月)己巳,礼部奏:“考试官徐溥等考得试卷文理平通者三百卷,文理颇通者五十卷。”上命正榜取三百人。 (《宪宗实录》卷 212)

(成化十七年二月庚午)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赵宽等三百人陛见。 (《宪宗实录》卷 212)

(成化十七年二月辛未)开设河南伊阳县阴阳医学…… (《宪宗实录》卷 212)

(成化十七年三月)庚辰,命户部尚书翁世资、礼部尚书周洪谟经筵侍班,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徐溥仍为讲官。 (《宪宗实录》卷 213)

(成化十七年三月戊子)命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万安、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珏、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吉、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尹旻、太子太保威宁伯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户部尚书翁世资、掌鸿胪寺事礼部尚书施纯、兵部尚书陈钺、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林聰、工部尚书刘昭、通政使司通政使何琮、大理寺卿宋旻、詹事府詹事彭华为殿试读卷官。 (《宪宗实录》卷 213)

(成化十七年三月戊子)上御奉天殿亲策举人赵宽等二百九十八人…… (《宪宗实录》卷 213)

(成化十七年三月)辛卯,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王华等二百九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宪宗实录》卷 213)

(成化十七年三月)壬辰,宴进士于礼部,命襄城侯李瑾侍宴。 (《宪宗实录》卷 213)

(成化十七年三月)癸巳,赐状元王华朝服、冠带,诸进士钞各五锭。 (《宪宗实录》卷 213)

(成化十七年三月)戊戌,授第一甲进士王华为翰林院修撰,黄珣、张天瑞为编修,其余分送各衙门办事。 (《宪宗实录》卷 213)

(成化十七年夏四月)乙丑,开设福建永定县阴阳学。 (《宪宗实录》卷 214)

(成化十七年八月)庚申,擢进士陈震为南京户科给事中,罗鉴为南京刑科给事中,震管理黄册。 (《宪宗实录》卷 218)

(成化十七年九月壬午)升礼部员外郎陈谟为云南按察司金事,提调云南、贵州学校。 (《宪宗实录》卷 219)

(成化十七年十一月)己卯,贵州程番府知府邓廷瓚奏:“本府新立学校,土官土人子弟在学者,乞岁贡一人如选贡例。”上曰:“朕以蛮夷率化,既建学置徒,比之内地。但科学之业未可猝成,宜岁贡生员一人,俾观我国光,相劝于学,以称立贤无方之意。” (《宪宗实录》卷 221)

(成化十七年十一月戊戌)开设广西田州府儒学。 (《宪宗实录》卷 221)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丁未,开设广东饶平县阴阳学。 (《宪宗实录》卷 222)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丙辰,重建湖广偏桥卫学,以所司言旧学毁于兵也。 (《宪宗实录》卷 222)

(成化十八年夏四月庚子)掌太医事左通政蒋宗武等言:“旧制天下医学官举保送京者,必经本院考中,方许选除。迺者,户部奏,凡应考之人,俱于本处纳粟免试,即与选除。本院合用包药纸札,旧例考中医生出于供用,今俱令纳粟,则纸札无从措办,乞仍旧例送

考为便。”奏上，内批准，照旧例考试。（《宪宗实录》卷 225）

（成化十八年八月）癸亥，大学士万安等奏：“四夷馆翻译番文官署丞李华等十人，译学少精，在馆年深，才可别用，宜命吏部改升别任。”从之。（《宪宗实录》卷 230）

（成化十八年八月丙寅）命监察御史戴仁提调北直隶学校。（《宪宗实录》卷 230）

（成化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是夜，南京国子监火焚监生号房八十七间……（《宪宗实录》卷 234）

（成化十八年十一月戊寅）开设广西庆远府河池县儒学。（《宪宗实录》卷 235）

（成化十九年二月）壬辰，命靖远伯王宪国子监读书习礼……（《宪宗实录》卷 237）

（成化十九年五月）壬寅，钦天监监正田蓁等奏：“天下司府州县阴阳学生，近有奏例会纳粟免考不精其业，乞照旧例，仍于本监考用。”从之。（《宪宗实录》卷 240）

（成化十九年秋七月）庚子，命左春坊左谕德张昇、翰林院侍讲商良臣为应天府乡试考试官。（《宪宗实录》卷 242）

（成化十九年秋七月己未）命监察御史司马璽提调南直隶学校。（《宪宗实录》卷 242）

(成化十九年八月丙寅)命翰林院学士倪岳、侍读董钺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赐宴于顺天府。 (《宪宗实录》卷 243)

(成化十九年八月庚寅)左参将督金事王义等奏:“以顺天府儒学生员胡廉自随书办。”兵科言:“廉本学校作养之士,科员乃其出身之途,今却自谋从军书办,有站士风,宜置于法,兵部请并治义受嘱之罪。”命法司逮廉问,而姑宥义。 (《宪宗实录》卷 243)

(成化十九年九月甲午)授吏部听选监生陈献章为翰林院检讨,许归养其亲…… (《宪宗实录》卷 244)

(成化十九年九月壬寅)设河南召县阴阳医学…… (《宪宗实录》卷 244)

(成化十九年九月)丙辰,开设直隶潼关卫阴阳医学…… (《宪宗实录》卷 244)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戊戌)升翰林院编修王臣为侍讲,以九年秩满也。 (《宪宗实录》卷 246)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己亥,开设万全都司阴阳医学。 (《宪宗实录》卷 246)

(成化十九年十一月丁未)直隶苏州府儒学生赵汴等二十人,俱以骂太监王敬坐罪。初,敬与千户王臣等以购书为名,乘传南行至苏州府,令生员抄录所谓《子平遗集》者。初以为献御,皆不敢违。后复使抄录他书不已,众以妨废学业辞,敬即令有司迫遣至朝中乱箠之。于是,汴等骂曰:“汝辈扰害百姓不已,又欲害吾儒生耶?”敬

还京诉于上，以诸生不遵礼法，恣肆放诞为词，命下巡按御史执问具奏。至是，二人事已败，特拟诸生以赎杖罪。奏上，从之。（《宪宗实录》卷 246）

（成化二十年二月）甲子，命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学士彭华、左春坊左庶子刘健为会试考试官，赐宴于礼部。（《宪宗实录》卷 249）

（成化二十年二月乙丑）设河南宝丰县阴阳医学……（《宪宗实录》卷 249）

（成化二十年二月丙子）礼部言：“近例副榜举人除历事外，其坐监依亲年三十五以上，新举人年二十五以上，当授教职，俱不昕告，然其中又有愿就职而不得者，乞命会试考官多取副榜，其不愿者，不以年岁为限。”命仍如上科例行之。（《宪宗实录》卷 249）

（成化二十年二月）己卯，礼部以会试三场已毕，具考试官所取文卷，奏请名数。诏令取三百人。（《宪宗实录》卷 249）

（成化二十年二月）丙戌，以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刘珏、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刘吉、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尹旻、掌通政使司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张文质、掌鸿胪寺事礼部尚书施纯、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莹、工部尚书刘昭、都察院右都御史李祐、户部左侍郎潘荣、大理寺卿宋旻、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献、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充殿试读卷官。（《宪宗实录》卷 249）

成化二十年三月戊子朔，上御奉天殿亲策举人储巏等……（《宪宗实录》卷 250）

(成化二十年三月)庚寅,上亲阅举人所对策,赐李旻等三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宪宗实录》卷 250)

(成化二十年三月)壬辰,赐状元李旻朝服冠带,诸进士钞各五锭。 (《宪宗实录》卷 250)

(成化二十年三月)丙申,授第一甲进士李敕为翰林院修撰,白钺、王敕为编修,其余分拨诸司办事。 (《宪宗实录》卷 250)

(成化二十年五月甲午)中书舍人徐庄奏:“欲依先年中书陈彝训、钟子勤等例,擢参议、知府。”及诸司推举之例,吏部议以:彝训历任十八年之上,始擢参议,子勤历任二十余年始擢知府,近年中书考满、科贡出身者,俱升员外郎主事等官,已为著令,庄乃妄引远例为言。今欲于科目出身,历任年久,才识超卓,政务通达,众所推服者,不拘常例,量奏请升用一二,激劝将来。”诏曰:“中书由科目监生出身,有才堪政事者,如例推举。” (《宪宗实录》卷 252)

(成化二十年五月乙巳)升监察御史娄谦为陕西按察司副使,提高学校。 (《宪宗实录》卷 252)

(成化二十年六月乙亥)录故尚宝司少卿凌寿孙鹤为国子监监生…… (《宪宗实录》卷 253)

(成化二十年秋七月)丁酉,命监察御史陈纪提调北直隶学校。 (《宪宗实录》卷 254)

(成化二十年秋七月)戊戌,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奏:“近例文职

三品以上、历任年深者，得遣一子入监读书，后复奉旨，三品以上官、果有政声显著者，许一子自陈，礼部仍依诸司职掌考试，有能通经书大义者，方许入监，否则发回原籍为民，毋概奏扰。优睹诸司职掌所载荫子之法：二品官之子该授六品职，三品官之子该授七品职，考试本经或四书，能大义者即得授官。今乞恩入监者自坐班历事听选，通计十七、八年方得授官，今又加以考试之严，则人皆畏惧，不敢乞恩，有孤朝廷盛典。故自成化三年再开恩例之后，迄今一十八年，大臣之子入监者不过六十余人。乞仍依近例，凡大臣已经考满准给诰命者，许一子自陈，本部审其子可教者，奏请送监作养，庶大臣之子均荷造就之典，得预叙用之列。”奏上，从之。（《宪宗实录》卷 254）

（成化二十年十一月癸丑）升广西按察司佥事吴玉为盒使，仍提调学校。（《宪宗实录》卷 258）

（成化二十年十二月壬午）兵部以武学幼官、武生岁试中者名上，乞降赏格。有旨：策可观又马、步中三箭者，赏钞百贯；策可观并马、步中二箭者，半之；教射舍人如例例给赏。（《宪宗实录》卷 259）

（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戊申，增设广东恩平县儒学训导二员，廩膳增广生各十名，从提调学校按察司佥事张习奏也。（《宪宗实录》卷 261）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庚午，置方南腾冲军民指挥司儒学。腾冲旧无儒学，从指挥同知陈鉴请置，止除授教官一员。（《宪宗实录》卷 262）

（成化二十一年秋七月）己巳，南京掌国子监事太常寺卿刘宣

奏：“近礼部奏准纳米监生自备薪米坐监两月放回依亲，缘本监监生例不放回，而户部查册该拨用数多，乞令自备薪米坐监两月后仍留给薪米，责令查册，宜不分科贡纳米留其一千，余皆放回依亲。”从之。（《宪宗实录》卷 268）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壬午）礼部奏：“先因陕西等处灾荒令生员输粟补国子监生，今秋已成熟，乞自今年十二月终停止比例。”从之。（《宪宗实录》卷 273）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先是，应天府以南直隶应试者太滥，乞定额数，礼部定以二千二百名。至是，南京礼部、国子监并南直隶提调学校御史俱乞量增其数，礼部拟以二千八百。内监生人等俱令南京礼部会考入试。上命仍以二千二百名为额，应试该考者，令南京都察院考定之。（《宪宗实录》卷 273）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壬申）琉球国中山王尚真咨、礼部官生蔡宾等五人在南京国子监肄业已经五年，乞放回本国省亲。礼部覆奏。上曰：“昔阳城在太学诸生三年不归省斥之，矧在远方外国，岂可长留遣？其即放归，以遂其定省之私。”（《宪宗实录》卷 276）

（成化二十二年夏四月壬辰）命山东道监察御史陆渊提调北直隶学校。（《宪宗实录》卷 277）

成化二十二年五月乙巳朔，南京兵部尚书王恕等以南京武学士中官生答卷、中箭名第来上，兵部请降赏格。有旨：一次策可观又骑射能中至五、六箭者，赏钞百贯；策可观并骑射能中至五、六，步射中至四者，各半之；学官及教射之，亦如例给赏。（《宪宗实录》卷 278）

(成化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子)礼部奏：“直隶大名县附学生员王铎等三名赴山西纳银入监审出，各生不系在学生员，宜革退。”上曰：“违例诈冒入监，本当革退，但既纳银赈济矣，姑容本学为增广生读书。年二十以下者八年，年二十以上者五年满日，有司重给文移赴部送监。仍行各处提调学官，从公清审类此者，如例行之。”（《宪宗实录》卷 280）

(成化二十二年秋七月)丙辰，命右春坊右庶子汪谐、左春坊左谕德程敏政为应天府乡试考试官。（《宪宗实录》卷 280）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己卯，命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左春坊左谕德兼司经局校书溥瀚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宪宗实录》卷 281）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丁亥，兵部言：“武学幼官、武生久未选用，贤否不分，非作养初意。请会各营总兵官，择其策略、弓马优者一、二十人送各营各卫，俟有坐营把总及掌印军政员缺以次补之。其武生候袭代之日，如例补用。余十年以上不堪作养者，宜悉黜之。又自后，官生累次逃学者，量情究治，仍追已给月廩，依例送操。而教授等官，须下所司择颇通武经者用之。果教养有效，量加升用，否则或降或黜。如此，庶教学者知所惩劝，将来将才不至乏人。”上是之，报曰：“今后武学师生宜各尽心教习，毋得怠惰。其有实效者，可如拟升擢选用。”（《宪宗实录》卷 281）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庚申)申定国子监监生拨历之例。先是国子监以纳粟监生四千六百七十余名行取复班，欲如例与科贡监生相兼拨历，行礼部奏乞处置。有旨命本部会同吏部、国子监斟酌以

闻。至是覆奏：纳粟与科贡监生相兼拨历，已有定例，但今纳粟者多而科贡者少，宜从国子监通行叙出，各取其复班岁月深浅以定其名次先后。临拨之际，以两途人数多寡酌量均平，相兼拨历。如此，既不乖祖宗一定之法，亦不失朝廷机宜之信，仍行南京国子监如例施行。上从之，命本监临期务必酌量均平，不许徇私。（《宪宗实录》卷282）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更定会试取士额数……（《宪宗实录》卷284）

（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己亥，兵部具每月考验武学幼官武生答策、中箭名第以闻。有旨：一次策文理可观，又马步俱中箭者，赏钞百贯；策可观而马步只中三箭者，半之，教射者八十贯。（《宪宗实录》卷285）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丁丑）命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尹直、右春坊右谕德吴宽为会试考试官（《宪宗实录》卷287）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己卯，礼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乡试录文多乖谬及犯讳违式，乞将考试官、训导黄奎等追夺聘礼，与录文举人卫杰等，俱令御史究问。然兹弊之来，盖以教职易至，淹滞人不乐为。而就职者，多非有学识之士，及至聘，以典文罕称其选。自今副榜举人入监三年及未入监者，许令就教职。为教职者不限年资，许令会试。其满九载，试中绩著者，许推选御史、知县。凡遇乡试，所司务聘才行之士以充，敢以昏老寡识、曾经参问之人蒙蔽聘用者，罪有所坐。”奏上。上曰：“旧制二名不偏讳犯天下一字者，不问其违式，并提调官取招状。副榜举人在监三年、年三十以上者，未入监并新科年二十五以上者，俱令就职教职。六年有举人者许会

试，余皆如仪。”（《宪宗实录》卷 287）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乙卯，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程楷等三百四十九人……（《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丁巳，上亲京阅举人所封策，赐费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戊午，赐进士宴于礼部，命英国公张懋侍宴。（《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己未，赐状元费宏朝服冠带及进士钞。（《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庚申，状元费宏率诸进士上表谢恩。（《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辛酉，状元费宏率诸进士释菜于先师孔子。（《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丁卯，授第一甲进士费宏为翰林院修撰，刘春、涂瑞编修，选进士程楷、蒋冕、屈伸、袁达……潘楷三十人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读书。命右春坊右庶子汪谐、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傅瀚教之，令有司给酒饌、纸笔、器物如例，其余分拨诸司办事。（《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壬申，兵部奏：“试得京卫武学官生指挥焦洪等七员、千户郑禄等七员、武生曹鉴等十四名，或策略可观，或

弓马闲熟，屡居优例，乞以洪等七人如例送补各营卫坐营、把总、掌印军政员缺禄等，若以秩早概令回本卫所任事，则与众无异，无以激励将来，宜送亲军卫所擢用之。曹鉴等，他日亦如例补用。复恐洪等旷时废事，仍令洪等五日入学讲肄。其李镗等六十人，宜黜回各营操练。进王辅等一百六十余人于学教育之。”诏可。郑禄等七员仍回本卫所补缺，掌管军政。（《宪宗实录》卷 291）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乙未，浙江青田县幼童叶奏称四岁能书，乞入翰林院习字。许之。（《宪宗实录》卷 291）

（成化二十三年秋七月庚子）升翰林院编修刘震为侍讲，以九年秩满也。（《宪宗实录》卷 292）

（成化二十三年秋七月辛丑）浙江瑞安县幼童张天保七岁能书，举入京。命记名于礼部习字。（《宪宗实录》卷 292）

（弘治元年正月丁巳）增设陕西西宁卫医学。（《孝宗实录》卷 9）

（弘治元年正月）辛未，敕谕礼部曰：“朕惟进修修德以正身，乃治天下之本。兹欲于三月御经筵，其具仪择日并合行事宜来闻。”（《孝宗实录》卷 10）

（弘治元年闰正月甲申）修国子监，以将视学也。（《孝宗实录》卷 10）

（弘治元年二月）辛丑，命兴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出阁读书。（《孝宗实录》卷 11）

(弘治元年三月)癸酉,上视学,行释奠礼。御彝伦堂授经于讲官、祭酒、司业,赐之坐讲。祭酒费间讲《尚书》说命惟天聪明一节,司业刘震讲《周易》乾卦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一节。讲毕,上宣谕师生曰:“六经载圣人之道,讲明体行,务臻实效,尔师生其勉之!”余悉如仪。 (《孝宗实录》卷12)

(弘治元年三月)丙子,初开经筵。是日早朝毕,上御文华殿,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国子监祭酒俱盛服侍班,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讲《大学》经首一节,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刘健讲《尚书·尧典》首一节,悉如仪。讲毕,赐宴于左顺门,并赐知经筵、同知经筵、侍班大臣及进讲、展书、讲章执事等官白金、宝钞、彩缎、表里有差。自是每三月中旬遇三日辄开讲。 (《孝宗实录》卷12)

(弘治元年三月)丁丑,始命儒臣日讲…… (《孝宗实录》卷12)

(弘治元年三月)辛卯,寿州知州刘聚言四事:“……三日频御经筵。谓尧舜禹汤文武之君莫不亲师慕学,后世之君多不知圣贤大学之道,而徒恃法以为政。聪明疏通者失之太察,寡闻少见者失之雍蔽,勇猛刚强者失之太暴,仁爱温良者失之无断,其何以涵育德性、变化气质、圆事功以新天下哉?臣愿陛下遴选老成宿望正大通博之士,尊敬而亲爱之。四书经史之外,兼以《大学衍义》一书常备讲读,至于燕居独处之时,亦常读玩不置。以此为思齐、自讼,养性、怡情之具,则修齐治平之道于是乎得矣……”上纳之。 (《孝宗实录》卷12)

(弘治元年四月)先是,南京兵部主事娄性请遵太祖皇帝用翰

林院学士宋濂等及太宗皇帝用学士胡广等故事，并成化初年经筵日讲事例，命内阁大臣妙选詹事、翰林院儒臣及行取守制养病侍讲谢铎、编修张元桢、检讨陈献章等，各厚其礼遇，轮直召对，其文武大臣学行超卓者亦赐顾问，并择老成清谨内臣、给事中、左右使，邪佞无得而间，则聪明日广，德业日隆……上从之。《孝宗实录》卷13)

(弘治元年四月壬戌)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王臣奏：“自古帝王负高世之资者，未尝不急于天下之治；急于天下之治者，未尝不勤于帝王之学。盖四海之广，万几之繁，莫不仰治于一人，而取决于一心。必养之以义理，资之于讲论，学问之功无少间断，使此心虚明洞徹，则于是非邪正之辨了然不惑，而事至来随所应而无不当矣。然学矣而不专不勤，所谓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断不可也。窃见祖宗朝当御经筵虽隆寒盛暑未尝轻辍，其讲读之臣执经据史绝无避忌。正统、景泰间，经筵起止日期并所撰讲章俱在内阁，历历可考。迨至成化间，自始至终未尝肯废，所惜者一遇寒暑，即令停止动经数月，讲读之臣无由进见，且于进讲之词，劝戒少而颂美多，此岂古人辅导养德之意耶？昔宗儒程颐进讲，以天时炎热迹英狭欲就崇政；朱熹在讲筵亦言，不宜以寒暑罢讲；赵抃在谏垣言，经筵侍讲者讲吉不讲凶，讲治不讲乱，侍读者读得不读失，读存不读亡，甚非所以广聪明之义，盖君德成就经筵之责，三臣之言实忠爱之所发也。今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欲为超越百王之事功，不可不留意于典学。且在初政，尤所当急。加以数年之后，虽欲勤于问学，恐不得今日之专矣。伏望远稽在古，近法祖宗，经筵大讲，每月三次，务照正统、景泰间旧规，虽遇寒暑不辍，讲官敷陈，仍使无所顾忌。如此，则圣学无间于终始，圣德益进于高明，而唐虞三代之治不足言矣。”上曰：“经筵常行，事体当然，所司其知之。”《孝宗实录》卷13)

(弘治元年五月丁亥)工科给事中夏昂以灾异言十二事：“一，天下之道载诸经史，宜令讲官明白开陈，毋得避忌。至于祖宗成化，尤当时省览，究心讲习，以正其心，而端出治之本……；一，乞敕内外提学官每遇小考，先德行而后文艺，崇淳朴而黜浮华，奖悟退而戒躁进；一，在京武学乞择举人年力精强、学行兼全者使为教官。其有故违陈条教者，许量情责罚，重则参奏区处……”疏止，命所司详议以闻。 《(孝宗实录)卷 14》

(弘治元年八月壬子)礼部奉旨会考钦天监、天文生及阴阳人等，请存留供事者二百六十一人，黜退者一百八人，其以事故未经考选者，从本监陆续考选闻奏。从之。 《(孝宗实录)卷 17》

(弘治元年九月)戊寅，增设福建漳州府漳平县医学。 《(孝宗实录)卷 18》

(弘治二年七月壬戌)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董越、左春坊右赞善张元桢为应天府乡试考官。 《(孝宗实录)卷 28》

(弘治二年八月)辛卯，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左春坊左谕德林瀚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 《(孝宗实录)卷 29》

(弘治二年八月辛卯)改陕西按察司管粮僉事马中锡提调学校。 《(孝宗实录)卷 29》

(弘治二年九月己卯)会试举人林澜等奏：“近例举人三试不中者，不许复试，臣等艰若万状，临试猝遇此令，坐守者有空归之叹，远来者有徒行之劳，乞下所司别为议处。”礼部覆议：前日移文初下

各处，举人未及周知，其令明年再入试一次，以后仍依近例。从之。

（《孝宗实录》卷 30）

（弘治二年十月）庚子，升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郑纪为国子监祭酒。（《孝宗实录》卷 31）

（弘治三年二月丁未）礼部会试中式举人钱福等三百名。（《孝宗实录》卷 35）

（弘治三年三月）丁巳，命驸马都尉齐也美国子监读书。（《孝宗实录》卷 36）

（弘治三年三月）丁卯，上御奉天殿策试礼部会试中式举人钱福等……（《孝宗实录》卷 36）

（弘治三年三月丁卯）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充殿试读卷官。（《孝宗实录》卷 36）

（弘治三年三月丁卯）大学士刘吉等言：“旧制礼部会试中式举人先一日殿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以日时迫促致阅卷未得精详，自今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始放榜，庶得各竭考校之力。其读卷、执事等官，仍旧寓宿礼部以绝浮议。”从之。（《孝宗实录》卷 36）

（弘治三年三月）庚午，上御奉天殿，赐钱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孝宗实录》卷 36）

（弘治三年三月）壬申，赐状元钱福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

（弘治三年五月戊午）定四夷馆翻译考选之法。先是，英国公张懋奏乞选四夷馆翻译子弟监生。礼部议行，翰林院查处。于是，内阁学士刘吉等言：推补教师，宜听礼部及臣等访举。其子弟监生，宜因八馆文书繁简，为名数多寡，令本部选监生年二十五以下二十名官民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及有世业子弟翻译习熟，不限年数，通考选一百名，俱送本院分拨习学，仍定为事例，子弟务须专习本艺，精通夷语，谙晓番文以备应用，不许假以习举为由别图出身。三年后，本院同本部会官考试，中者为食粮子弟，月给米一石。又历三年后，仍前会考，中优等者，与冠带为译字官，月米如旧。又历三年会考，中优等者，授以序班之职。其初试不中者，许俟三年再试，再试不中者，许俟六年三试，三试不中者黜为民，中者食粮、冠带，除授如例。监生初入馆，准坐监食粮习学。三年后，考中者，月给米一石，家小粮如旧。又三年，再考中者，与冠带。九年考中优等者，授以从八品之职，习译备用。其初试、再试不中，准如子弟例三试，不中者仍送还本监拨别用。其兼习举业者，非精通本业，亦不许入试，庶使人有定志，译学可精。其八馆名数：鞑靼馆监生五名，子弟二十五名；女真馆监生四名，子弟十八名；西番馆监生二名，子弟十五名；西天馆监生一名，子弟二名，回回馆监生二名，子弟十名；百夷馆监生二名，子弟十四名；高昌、缅甸馆各监生二员，子弟八名。议上。从之。

（《孝宗实录》卷 38）

（弘治三年五月）甲戌，升翰林院侍讲谢铎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孝宗实录》卷 38）

（弘治四年正月）辛丑，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言六事：一曰择师儒。谓愿求道德之士，如唐之韩愈、宋之杨时者，以为太学师。又必

得廉静恬退严重刚方之士，为各布政司提学宪臣，庶无负教化之实。二曰慎科贡。谓今之所谓科举者，虽可得豪杰之士，亦间有虚浮躁竞之风，其所习多俗儒纂录支言长语，不知经史大义，乞一切禁绝。今之所谓岁贡者，虽稍胜输粟之徒，亦多因循姑息之弊，其补廩或以家贫久次乞怜而得，宜痛加裁革，庶几升于国学，皆可任用。……六曰均拨历，谓科贡及纳粟监生以名数多寡为拨历之差，今科贡多而纳粟少十分中乞以六、七分属科贡，三、四分属纳粟，庶得变通之义。”……从之。（《孝宗实录》卷 47）

（弘治四年七月癸未）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孝宗实录》卷 53）

（弘治四年八月癸丑）吏部言：近例第三甲进士前七、八分多选外任，后二、三分俱选京职，所以进士该外选者，或告病或求公差，迁延规避。今后除了忧起复外，其养病、公差还者，依其上下名次，选外任亦选外任，选京职亦选京职，庶人心平而选法不坏。从之。（《孝宗实录》卷 54）

（弘治四年九月）甲申，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鉴之言：“臣奉敕提督南畿学校，尝闻南京科场之弊，明年又当乡试，不先革正，将恐奸伪滋溢。惟南京应试士人除百二十三处学校外，又有国子监生及诸司历、听选官吏、儒士辈，进途既广，弊端易生，而贡院规模窄狭，四面皆居民，楼房围绕，登高窥覩，乘暗投掷，巡绰难于关防，怀挟易于进入，况受卷弥封等所俱在，至公堂上内帘只隔一板壁，声息相闻，举动便觉。积年以来，富贵子弟多方营图，有买求编号将有学生员置在左右代作文字者，有请托执事官吏截人文字易以己名者，有二更不出潜入别号求人改作者，有先藏旧文在内而临时取出誊写者，巡绰官军多徇情不举。近又增府官一员进入内帘，科场一应

公事俱属此辈，岂不传递消息！名曰革弊，其实生奸，故榜未揭而物色先定。榜既揭，而谤议交腾。凡此弊端，臣恐不特南畿为然，乞敕礼部着详行南京都察院，凡差监试御史，务求刚正老实之人，其应天府提调并一应执事官，亦必慎择公廉端洁之士，痛革宿弊。贡院墙垣并受卷等所，宜增高加棘充广迁移以杜弊端。仍移各布政司一体禁革，则真才可得而谤议自消矣。”命礼部知之。（《孝宗实录》卷55）

（弘治四年十月己巳）礼部给事中林元甫等言：“各处乡试所请考试官，多不得人，致去取悉从外帘，甚至为监临等官所斥辱，甚非宾礼儒臣之意。今后请令巡按监察御史各会同京府并布按二司先期移文各处提学宪臣，择有学行者应聘，御史等官以礼相待。除私弊纠察外，其文章纯驳悉听去取，不许巧立帘外。五经官以夺其权，如考官取士不足服人，并罪其原请者。”礼部覆奏，宜如所言。上曰：“今后乡试务遵依定制，事该帘内官管理者，帘外官不许干预。”（《孝宗实录》卷56）

（弘治五年八月丙午）命左春坊左谕德杨守阯、司经局洗马梁储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孝宗实录》卷66）

（弘治五年十二月）己未，锦衣卫带俸正千户周贤先以乡试举人授职，至是复授例奏乞会试，礼部议不可，上特许之。贤，重庆大长公主子也。（《孝宗实录》卷70）

（弘治六年二月庚子）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陆简为会试考试官。（《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二月壬戌)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汪俊等三百名。
《孝宗实录》卷 72)

(弘治六年三月癸酉)礼部奏:“今次会试所取副榜举人,凡在监五年以下并未入监及新科年岁相应者,俱令就教职,不许告免。仍遵天顺八年诏例,署职九年考满者,方许再会试一次。”从之,仍命署职六年以上有举人者,亦许会试。时副榜举人多不愿就教职者,故礼部奏严其限。 《孝宗实录》卷 73)

(弘治六年三月)庚辰,上御奉天殿策会试中式举人汪俊等三百名…… 《孝宗实录》卷 73)

(弘治六年三月庚辰)命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徐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充殿试读卷官。
《孝宗实录》卷 73)

(弘治六年三月)癸未,上御奉天殿,赐毛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文武群臣行庆贺礼。 《孝宗实录》卷 73)

(弘治六年三月)乙酉,赐状元毛澄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
《孝宗实录》卷 73)

(弘治六年三月)甲午,授第一甲进士毛澄为翰林院修撰,徐穆、罗钦顺为编修。第二甲顾清等九十人、第三甲陈璘等二百五人,分拨各衙门办事。 《孝宗实录》卷 73)

(弘治六年四月丁酉)兵科给事中涂旦言:“永乐甲申间,命学士解缙选进士曾桀等二十九人,俾读书文渊阁,自后相陈,遂为故

事。我朝人才之盛多由于此，乞循祖宗旧制，合今礼部所取进士抡选之，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抡选之法在精采择以抑其滥进，严考试以探其心术，限年岁以责其进学。”礼部覆奏，谓选择教养之法，累朝已有成规，惟在敕内阁大臣参酌历科事例举行耳。从之。

（《孝宗实录》卷74）

（弘治六年四月）甲辰，大学士徐溥等言：“比给事中涂旦建议、欲选新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读书。惟庶吉士之选，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每科选用，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关乎气运而储才于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几华国之文，与辅世之佐，咸有赖于斯。然而，或选或后，则有才者未必皆选，而所选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岁，则是以成之才或弃而不用，而教养者又未必皆有成。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待新进士分拨各衙门办事之后，俾其中有志学士者，各录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礼部阅试讫，编号封送翰林院考订，其中词藻文理有可取者，按号行取。本部仍将各人试卷记号糊名封送，照例于东阁前出题考试。其所试之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以预选。若其词意钩棘而诡僻者，不在取列。中间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过人资质，虽无宿构文字，能于此一月之间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许报试，若果笔路颇通，其学可时，亦在备选之数。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如此，则所选者多是已成之才，有所论撰，便堪供事，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如是，则预列者无徇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臣等皆出自此途，引进后贤，储之馆阁，以报国厚恩，乃其职也。”疏入，上纳之，命今后内阁仍同吏、礼

二部考选。 《孝宗实录》卷 74)

(弘治六年八月癸酉)命监察御史林塘提调南直隶学校。
(《孝宗实录》卷 79)

(弘治七年八月己巳)授进士柯拱北为翰林院检讨,侍亲王讲读。 《孝宗实录》卷 91)

(弘治七年八月)丙子,礼部言:“弘治九年当会试天下举人,而百尔供给止取办于京畿诸府。请行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各取乡试所用余银一百两,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及应天府各八十两,以助其费。且请增执官三员,誊录生员二百名。”从之。 《孝宗实录》卷 91)

(弘治七年十月)戊午,贵州守臣奏:“本布政司生员旧于云南布政司乡试,其试录止名云南乡试录,所取举人名数通四十五名。今请于本处开科以合试,增解额以激士心。”礼部议,谓旧制不可改,止拟改试录为云贵乡试录,及稍增解额名数。上从之,命云南增举人二名,贵州三名。 《孝宗实录》卷 93)

(弘治八年三月己亥)河南按察司提学副使车玺言:“顷闻国子监监生坐堂未久,遂得出监,比之往年壅滞不同,请于三年开科时,量两京及各布政司地理人材多寡,增举人若干名,及每府、州、县、卫等学增岁贡生各一名或二名,以广贤路。”下其奏于所司。 《孝宗实录》卷 98)

(弘治八年四月乙亥)升河南按察司金事车玺为本司副使,仍提调学校。 《孝宗实录》卷 99)

(弘治八年五月)甲辰,国子监祭酒林瀚奏:“天顺以前,监生多在监读书十余年方得拨历,后因积滞人多频减拨历岁月以疏通之。至是,监生在监者益少,吏部听选积至万余人,有十余年不得选者,请量开科贡,且照旧例拨历。”下礼部,覆奏:“科举名数已有定额,不可再增。各处岁贡生员自明年以后,请如永乐三年例,府学一年二贡,州学两年三贡,卫学、县学一年一贡,其顺天、应天二府学一年三贡,俱至弘治十二年止。四年之间岁贡人数增三千五百余名,分送南、北两监,庶足坐班、拨历之用。其两监拨历等项,亦请自明年为始,正历监生三月考勤之后,仍历一年。其余写本者一年,清黄、写诰、清军、清匠者三年。以至随从御史出巡之类,俱照旧制,月日满后,方与更代。俟监生如前积至一万以上,再行查处。如此,庶诸生坐监稍久,各司差拨不缺,不惟监学旧制可复,而仕途亦不至雍滞矣。从之。 《(孝宗实录)》卷 100)

(弘治九年二月)乙卯,命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不士谢迁、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为会试考试官。 《(孝宗实录)》卷 109)

(弘治九年二月)乙亥,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陈蒲等三百名。 《(孝宗实录)》卷 109)

(弘治九年三月)癸巳,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陈蒲等三百人
.....

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谨身殿大学士徐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刘健……为殿试读卷官。 《(孝宗实录)》卷 110)

(弘治九年三月)丙申由御奉天殿,赐朱希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文武群臣行庆贺礼。 《(孝宗实录)》卷 110)

(弘治九年三月)甲辰,授第一甲进士朱希周为翰林院修撰,王瓚、陈蒲为编修,第二甲进士李永敷等、第三甲汪伟等,分拨各衙门办事。 《(孝宗实录)》卷 110)

(弘治九年闰三月己酉)选进士顾潜、陈凤梧、濮韶、陈谔、胡献、张绍龄、华景、陈霁、杨橛、叶德、贾詠、汪伟、王崇献、王九思、张弘至、徐忱、陈琳、戴铣、陶谐、刘端二十人为翰林院庶吉士读书,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张昇、侍读学士王鏊教之。 《(孝宗实录)》卷 111)

(弘治九年四月戊子)升右春坊右谕德管国子监司业事刘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孝宗实录)》卷 112)

(弘治九年四月)乙巳,命南京吏部尚书倪岳之子霁为南京国子监生,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 112)

弘治九年五月丁未朔,升翰林院检讨李逊学为浙江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 《(孝宗实录)》卷 113)

(弘治九年八月庚子)升南京户部员外郎王鸿儒为山西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 《(孝宗实录)》卷 116)

(弘治九年十一月)癸酉,命光禄寺卿林凤之子怡为国子监生,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 119)

(弘治十年二月)辛巳,南京都察院故左都御史黄绶之子先以荫为国子监生,未授官而歿,次子桓乞补荫入监。从之。 《(孝宗实

(弘治十年九月)己未,命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之子兆先为国子监生,从其请也。 (《孝宗实录》卷129)

(弘治十一年二月)甲午,大学士徐溥等以皇太子将出阁讲学,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侍讲学士杨守阯、左春坊左谕德李旻、司经局洗马梁储充侍班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李杰、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焦芳、侍读学士兼左谕德王鏊、右谕德王华、洗马杨杰、侍读刘机、江澜、白钺、侍读武卫左中允杨廷和、右中允张天瑞、左赞善费宏充讲读官,编修兼校书吴俨、靳贵、礼部员外郎兼正字周文通、大理寺右寺副兼正字刘桀俱更直供事。又以詹事府缺官管事,请改敏政为詹事兼学士,升鏊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上俱从之,仍命溥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提调各官讲读。

(《孝宗实录》卷134)

弘治十一年三月丁酉朔,大学士徐溥上皇太子出阁讲学仪注:一,是日早,内侍设书案于文华殿内东,礼部、鸿胪寺执事官于后殿行四拜礼。毕,鸿胪寺官请皇太子升文华殿,导引至殿升座,三师三少并官僚以次序于丹陛上行四拜礼。毕,从殿左右门入,分班东西立,通事舍人以书案进,内侍展书,侍读官进读。读毕,侍讲官进讲。讲毕,通事舍人撤案,各官叩头退。一,每日讲读常仪。早朝后,皇太子出阁升座,内侍以书案进,不用侍仪、执事等官,惟侍班、侍读等官入行叩头礼。毕,分班东西向立,内侍展书,先讲《四书》,则东班侍读官向前伴读,读十数遍,退复原班;次读经书或史书,则西班侍读官向前伴读亦然。务要字音正当,句读分明。读毕,内侍撤案,各官退。至巳时,侍班、侍读讲及侍书官俟皇太子升座毕入,仍东西向立,内侍展书,先讲早所读《西书》,则东班侍读官进讲一遍,退复

原班；次讲早所读经史之书，则四班侍讲官向前进讲亦然。务要直言解说，明白易晓。讲毕，内侍收书。讫，各官叩头退。一，习字。春、夏、秋月，每日写一百，冬月每日写伍拾。笔法点画务要端楷。一，每日午膳后，从容游息或习骑射。一，每日夜读本日所授书，各十数遍，至熟而止。一，凡读书三日一温，须背诵成熟。遇温书之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一，每日授书起止，预先一日校书官开写帖子进呈。一，凡遇朔望及大风、雪雨、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一，每日合用侍班官二员，讲读官四员，侍书官一员，校书官一员。（《孝宗实录》卷 135）

（弘治十一年六月）戊寅，升南京工部郎中王臣为云南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孝宗实录》卷 138）

（弘治十一年七月）甲辰，命司经局洗马梁储、翰林院侍读刘机为应天府乡试考试官。（《孝宗实录》卷 139）

（弘治十一年八月丁卯）开设广东新宁县，置知县、主簿、典史及儒学教谕、训导、阴阳医学官各一员。（《孝宗实录》卷 140）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己亥）升河南陕州知州王云凤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孝宗实录》卷 145）

弘治十二年二月辛卯朔，吏部覆吏科给事吴舜所言：经筵所以正君心而隆圣学，欲访察仿佛宋儒程颐、朱熹者，不拘常额擢居斯职，且欲起用致仕南京祭酒谢铎以备朝夕。延访舜言，深为有见，但铎先以少卿屠勋之言候缺起用，请移文趣起以俟擢用。从之。（《孝宗实录》卷 147）

(弘治十二月二月)丙申,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孝宗实录》卷147)

(弘治二十年二月丁巳)户科给事中华昶奏:“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会试于朝,私议于巷;翰林院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耳。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上令礼部即议处以闻。礼部言:“昶必有所闻,故陈此奏,但恐风闻之事,犹或未真,况未经开榜,不知所指实之人曾取中否,乞知所奏,行令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官将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中者,重加翻阅,从公去取以息物议。开榜日期,亦乞改移本月二十九日或三月初二日。”上从之,命以三月初二日开榜。《孝宗实录》卷147)

(弘治十二年三月辛酉)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伦文叙等三百名。《孝宗实录》卷148)

(弘治十二年三月)丙寅,下户科给事中华昶及举人徐经、唐寅于狱。会试事毕,大学士李东阳等奏:“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学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折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闻。”章下礼部看详,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

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弊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白是非以息横议。得旨：华景、徐经、唐寅，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孝宗实录》卷148）

（弘治十二年三月）甲戌，上御奉天殿策试礼部会试中式举人伦文柩等三百人……

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为殿试读卷官。（《孝宗实录》卷148）

（弘治十二年三月）丁丑，上御奉天殿赐伦文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孝宗实录》卷148）

（弘治十二年三月己卯）赐状元伦文叙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孝宗实录》卷148）

（弘治十二年三月）乙酉，授第一甲进士伦文叙为翰林院修撰，丰熙、刘龙为编修，第二甲孙绪等九十五员、三甲刘潮等二百二员分拨各衙门办事。（《孝宗实录》卷148）

（弘治十二年四年辛亥）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于狱。华景等即系锦衣卫镇抚司。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程敏政出师、阅卷、取人有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不敢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景言虽不当，不为身家计也。今所劾之官，宴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意得实，于风化何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

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既而，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皆请释杲而逮政。徐经亦奏杲挟和诬指敏政，复屡奏自辩，且求放归及置对镇抚司。以经、杲等狱词多异，请取自宸断。上命三法司及锦衣卫廷鞫之。经即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珪请逮敏政对问，奏留中十余日。乃可之。（《孝宗实录》卷149）

（弘治十二年六月己丑朔）先是给事中华杲奏学士程敏政会试漏题事，既午门前置对，敏政不服，且以杲所指二人皆不在中列，而覆校所黜可疑十三卷，亦不尽经校阅，乞召同考试官及礼部掌号籍者面证。都御史闵珪等请会多官共治。得旨：不必会官，第从公讯实以闻。复拷问徐经，词亦自异，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问，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杲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前惧拷治，故自诬服。因拟敏政、经、寅各赎徒，杲等赎杖，且劾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及杲言事不察实，经、寅等夤缘求进之罪。上以招轻参重有碍裁处，命再议拟以闻。珪等以具狱上。于是，命敏政致仕，杲调南京太仆寺主簿，经、寅赎罪毕送礼部奏处，皆黜充吏役。（《孝宗实录》卷151）

（弘治十三年八月）庚戌，广东海康县儒学自天顺间流贼劫掠之后，久不除官，止令雷州府儒学训导一员署其事。至是，布政司请裁革府学训导，除县学教谕、训导各一员。从之。（《孝宗实录》卷165）

（弘治十三年九月）甲寅，修四夷馆。（《孝宗实录》卷166）

(弘治十三年十二月甲辰)顺天府府尹张宪言：“近年乡试入试者渐众，请自明年为始，诗经房增同考官一员，以便校阅。”从之。
(《孝宗实录》卷 169)

(弘治十四年正月)乙亥，宋徽国文公朱熹十世孙燠奏，乞如例送国子监出身。礼部覆议，谓孔氏子孙，先朝止许一人入监，其后有希永者，援例以请，止令于三氏学读书。今燠伯父楸改入国子监，燠宜如希永例，令于婺源县学读书。从之。 (《孝宗实录》卷 170)

(弘治十四年十月甲戌)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奉旨日讲添《周易》一书，臣等仰见圣学日增，至治可望，不胜忻跃，而在廷诸臣闻之，亦莫不传颂相庆。今日进讲间，传旨将《贞观政要》暂且停讲，切缘《贞观政要》所载唐太宗议论行事之迹，于帝王为治之道最为切要。况又世代相近，事体易晓，所以祖宗列圣崇重此书，每令儒臣进讲，实为有益。伏望圣明少留顷刻，俯垂天听，容臣等仍将此书照旧进讲，以裨圣治之历一，岂惟臣等之幸，实宗社无疆之幸也。”上嘉纳之。 (《孝宗实录》卷 180)

(弘治十五年二月)己酉，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吴宽、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机为会试考试官。 (《孝宗实录》卷 184)

(弘治十五年二月)戊辰，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鲁铎三百名。
(《孝宗实录》卷 184)

(弘治十五年三月)丁亥，上御奉天殿策试会试中式举人鲁铎等二百九十九人…… (《孝宗实录》卷 185)

(弘治十五年三月)庚寅，上御奉天殿，赐康海等进士及第、出

身有差。文武群臣行庆贺礼。 《《孝宗实录》卷 185》

(弘治十五年三月)癸巳,赐状元康海朝服、冠带及诸进士钞。
《《孝宗实录》卷 185》

(弘治十五年三月丙申)授第一甲进士康海为翰林院修撰,孙清、李廷相为编修,第二甲胡煜等九十五人、第三甲六思敏等一百二人分拨各衙门办事。 《《孝宗实录》卷 185》

(弘治十五年四月癸卯)先是,有旨升致仕福建按察司金事章懋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懋奏言父丧未久,宿疾未平,乞仍以原职致仕。上曰:“章懋不准辞,待服阙日赴任,堪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者推二员。”时南监久不设司业之职,吏部疏上,翰林院编修罗钦顺、检讨刘瑞以请,命升钦顺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孝宗实录》卷 186》

(弘治十五年八月)乙巳,先是诏两京府部各举将才,南京户部右侍郎郑纪因疏:“请设武举科,中外以三年一次乡试,征聘名儒以司考较。初场试,以《武经百将传》、《诸家兵法》试其论策七篇;次场试,以古今阵势、兵车名物俾其书画贴说,各注制度行使之法,俱糊名易书定为三等;末场,则于教场试其弓马枪刀,以观其勇力,择日揭晓,以上二等送会试,下等者发原卫,肄业,二举不中者照袭原职,品级递降,其公侯伯之子则许径入会试。会试之法,亦如之,下等送在京武学肄业;上、中二等请于内院设教场,圣驾亲临御幄,文武大臣分侍,先试以弓马,次及阵势,拔三人为一甲,即令袭其祖父官爵,二甲、三甲者为冠带舍人,给以应得优越银,分各边随总兵官听用,一岁更一边,诸边历遍,又经战一、二次,保送袭职。则人人自奋,将才不必举荐而可得矣。”事下兵部议,以武举已有举行之典,亦足激励人心,不必轻易纷更,但当申饬所司耳。上曰:“自今有堪

应试举者，各留心搜访，从公可试，毋视为故事。”（《孝宗实录》卷190）

（弘治十五年八月辛亥）徽王见沛奏：“各王府仪宾选既不精，教又无法，至有邪淫放僻靡所不为者，今后乞将年三十以下者，送本个儒学读书习礼，以成厥德。”礼部覆奏，宜从王所请，凡仪宾年二十五以下者，不分新旧，悉送本府州儒学读书，本学教官同长史司逐月考验，提调学校这按季考较勤惰，量加赏罚，候年三十以上，考其学业有进，行止无亏，方令停免。从之。（《孝宗实录》卷190）

（弘治十六年二月壬戌）增设云南府昆明县儒学教谕、训导各一员。（《孝宗实录》卷196）

（弘治十七年四月丁巳）升吏部郎中杭济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孝宗实录》卷210）

（弘治十七年五月壬寅）礼部覆奏监宗御克何天衢所言革冗食禁滥用一事，谓各处儒学生员多虚糜廩禄，其起送岁贡者或虚应故事，请令巡按监察御史会同提学官三年一次通考在学生员，列为上、中、下三等廩膳，不谙文理者追粮为民，其每岁应贡生员不许以衰老残疾者起送，违者治罪。上曰：“今后各处提学官敢有仍徇情贿息将衰老残疾并不堪教养之人滥容在学，乃起送充贡者，一体参究黜罢。”（《孝宗实录》卷212）

（弘治十七年六月）庚辰，礼部覆奏南京礼部郎中李哲所言兴武教以储将才事，谓我朝府县学校各有射圃，近年以来，士子止尚科目，而武教遂废，请行提学官每月一、二次令生儒习射兼读古兵法诸书，庶文事武备兼行不废。从之。（《孝宗实录》卷213）

(弘治十七年十月)甲子,裁革南京国子监掌饌一员。 《孝宗实录》卷 217)

(弘治十八年二月)辛巳,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董玘等三百名。
《孝宗实录》卷 221)

(弘治十八年三月乙未)升浙江按察司佥事陈辅、云南曲靖军民府知府焦韶、直隶广平府知府陈钦俱为按察司副使,辅、韶云南,钦广东提调学校。 《孝宗实录》卷 222)

(弘治十八年三月)庚子,上御奉天殿策试会试中式举人董玘等三百人……

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刘健、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为殿试读卷官。 《孝宗实录》卷 222)

(弘治十八年三月壬寅)掌京卫武学事国子监助教周成奏训育武臣事,欲以《大诰武臣》一书命翰林院生校翻刻,颁赐各卫武臣子弟熟读,勉其善而戒其恶。又本学校艺类以年终给赏,人无所激劝,欲令兵部先行议定条格,请钞收贮,每月下学考试之后,即鸣鼓行赏。兵部覆奏。从之。 《孝宗实录》卷 222)

(弘治十八年三月)癸卯,上御奉天殿赐顾鼎臣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孝宗实录》卷 222)

(弘治十八年三月甲辰)赐状元顾鼎臣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 《孝宗实录》卷 222)

(弘治十八年三月辛亥)授第一甲进士顾鼎臣为翰林院修撰、董玘、谢丕为编修,其第二甲崔铣等、第三甲段冕等分拨各衙门任职。 《孝宗实录》卷 222)

(弘治十八年四月辛酉)礼部覆奏南京国子监祭酒章懋所言学校事,谓两京监生先有诸生历数十年始得贡,迨入国学,又历十余年始得官,则其人已老,多不堪用,此今日积弊之大者,请如懋所奏,今后每二年一次两京礼部会官拣选果衰老笃疾者,量与冠带荣身。如文理不通,行止有亏、故违监规者,发回为民。各处提学官尤当清理学校,以为端本澄源之地。每生员入学起贡,务如例考选,庶应贡者多可用之材,而仕途亦不患其不清矣。从之。 《孝宗实录》卷 223)

(弘治十八年四月甲子)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司学录孔公璜奏:“弘治九年天下学校于常贡外,复有开贡四年之例,独本学未及,恐非所以广皇上疏通曲成之意。”礼部覆奏,谓当时文移偶尔疏漏,请于四年内令补贡二人。从之。 《孝宗实录》卷 223)

(弘治十八年四月己卯)礼部主事彭缙陈五事:一,崇实学。谓今后教职正官务选举人有学行者除授,令照例会试入选,果有异绩,许选风宪,其训导亦选举人及岁贡有学行者为之,俟有成绩量加擢用。及正官到任之后,宜令会府、州县正官将本学生员考访学行,分为上、中、下三等,俟提学官巡历至日复加考访,于上、中二等中取应科举,其下等则量黜罚之,庶实学可得…… 《孝宗实录》卷 223)

(弘治十八年八月)丁卯,升南京吏部署郎中蔡清为江西按察

司副使，提调学校。（《武宗实录》卷4）

（弘治十八年九月）甲午，升翰林院学士张濂为子监祭酒。
（《武宗实录》卷5）

（弘治十八年冬十月甲寅）礼部覆祠祭司主事彭缙奏：请令天下提学官严督各学，会提调正官考访在学生员，列为三等，以学行兼茂者为上学，不逮行者次之，若行不逮或有行而全无学者居下，籍记于公，俟学行有进以次迁之。提学官每遇岁考，参据以为进退。从之。（《武宗实录》卷6）

（正德二年闰正月）壬子，命翰林院学士白钺，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李旻教庶吉士。（《武宗实录》卷22）

（正德二年三月）乙丑，升河南按察司提学副使王敕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武宗实录》卷24）

（正德二年秋七月）庚辰，顺天府乡试，命翰林院学士刘春、侍读学士吴俨为考试官。（《武宗实录》卷29）

（正德二年九月戊午）升户部郎中王崇文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武宗实录》卷30）

（正德二年冬十月）戊午，以翰林院编修鲁铎为国子监司业。
（《武宗实录》卷31）

（正德三年春正月）庚申，兵部议上武举条格，参酌文举会、殿二试例，每遇文举乡试之年，预行两京十三省有能究极韬略，精通

武艺，堪应试武举者，具报所在官司，军卫送都司，有司送布政司，从抚按同三司考试。无三司者，从抚按考试，两京亦送巡按考试，俱送兵部。次年夏四月开科，初九日初场，较其骑射，人发九矢，中三矢三上者合式。十二日二场，较其步射，亦发九矢，中一矢以上者为合式，俱于京营将台前较阅。十五日三场，试策二道、论一道，于文场试之先期请命翰林院官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并部属官四员为同考试官，监宗御史二员为监试官，陛辞入院，试卷皆弥封，誊录编号，上书马、步中箭若干，送入内帘看详，分配等第。其答策洞识韬略，作论精通义理，参以弓马，俱优者，列为上等；策论颇优，而弓马稍次者，列为中等之前；弓马颇优，而策论粗知兵法，直说事状，文藻不及者，列于中等之后；其或策论虽优，而弓马不及，或弓马偏长，而策论不通，俱黜之，以俟后举。及期，若遇风雨，骑射不便，则移期。事竣，将有事于场屋官员及中式之人，梓其姓名，录其弓马、策论之优者为武举录进呈，仍张榜兵部门外。次日引见毕，预事官俱赴中府，用乐宴，并请命内阁重臣一人主宴。毕，该营备鼓乐，职方司二员送武举第一人归第。其中式作论一道，答策二道，马上中四箭以上，步下中二箭以上者，官员加署职二级，管一人；若系百户以上官，照例加升；系百户以下者，特授千户职衔，送团营赞画，以示崇异。第二名以下总旗，授以试百户，小旗生员舍人授以试所镇抚，军民授以各卫试知事，俱月支米三石。作论一道，答策二道，马上中三箭以下，步下中一箭以上者，官员量加署职一级，总旗授以署百户，小旗舍人授以署冠带总旗，生员授以试知事，军民授以试巡检，俱月支米二石。通送京营总兵官处量用，有愿回原籍者，咨抚巡官依秩委用。议上，从之，赐宴名曰会武。是议也，发于先帝，至是始其制云。（《武宗实录》卷34）

（正德三年二月）甲戌，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掌詹事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梁储为会试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 35）

（正德三年二月）壬辰，命会试正榜取三百五十人。（《武宗实录》卷 35）

（正德三年三月辛亥）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鏊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刘宇……充廷试读卷官。芳以子黄中、字以子仁、提调官礼部尚书刘春以从子鹤年皆与试，当避嫌。上允春请，而令芳、宇仍供事。（《武宗实录》卷 36）

（正德三年三月）壬子，御奉天殿亲策诸贡士……（《武宗实录》卷 36）

（正德三年三月）乙卯，赐吕楠等三百四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武宗实录》卷 36）

（正德三年三月）戊午，赐状元吕楠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武宗实录》卷 36）

（正德三年三月）壬戌，增陕西河南等处乡试解额。初，给事中赵铎奏：今天下人才日多，而限于制额，如河南隶七郡取八十人，山东六郡七十五人，陕西八郡三边、山西三府五州反六十五人，不无遗才之叹。臣以取士之额，河南宜量增，而陕及山东俱如河南之数。”礼部议覆，命仍会翰林院多官议处，分派地方广狭以闻。于是，陕西增三十五名为百，河南增十五名为九十五，山东增十五名，山西增二十五名，俱九十。议入，报可，且以会试分南北中卷，额数不

均，自今中卷内四川解额亦添与十名，并入南卷，其余并入北卷，南北均取一百五十名，著为定规。刘瑾，陕人，居中蛊政，手取御批，铎之奏，出其风指，而大学士焦芳欲并增河南之数，又阴附和之，变乱旧章，此其一云。（《武宗实录》卷 36）

（正德三年三月）癸亥，授第一甲进士吕楠为翰林院修撰，景喈、戴大宾为编修，二甲第一名焦黄中、三甲第一名胡纘宗俱为检讨。旧制黄榜赐第之后，惟一甲三名即授官，在二、三甲者，或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学有成效，二甲乃授编修，三甲乃授检讨。是岁，焦芳为大学士，必欲拔其子黄中为一甲，而所对甚劣，同事以芳故，不得已置二甲之首，芳乃言于刘瑾，廷试录并刻黄中、纘宗策。及吏部奏选楠等，遂内批特授黄中官并及纘宗。时议以芳之官非瑾不进，而瑾之权非芳不张，既谋其身，又汲汲其子孙。废廉耻，隳法制，辱科目甚矣。（《武宗实录》卷 36）

（正德三年五月甲辰）兵部奏：武举中式安国等六十名，请依条格升级用之。报可，仍令分往陕西三边，听镇抚官编之行伍，有警调用，使知地理练边务，若谋勇过人有功可录者，擢用之。不得假托公私，潜回乡里。（《武宗实录》卷 38）

（正德三年六月）辛未，升监察御史王洁为山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是缺，吏部凡再推而不用，至洁乃用焉，洁，素乏文誉，实中官奴婿，又瑾乡人。为提学不能校阅取士，入试命吏视故牒名次填之，盖有已中选而复在列者，考生入学退食后，陈卷于几，瞠目无语，顾门子择其文长者取之，山东人至今传以为笑。（《武宗实录》卷 39）

（正德三年六月丙申）诏授孔子六十二代孙衍圣公孔闻韶、族

人孔彦邃为洙泗书字学录,孔彦章为尼山书院学录。《武宗实录》卷39)

(正德三年九月丁未)大宁都司儒学训导曾璜言:其学与府学同,且大宁卫属十二腾骧卫所屯营官军子弟亦俱附焉,人多途塞,乞例万全都司一年一贡。礼部议,从之。《武宗实录》卷42)

(正德四年二月戊辰)兵部议:武学作养不可不豫,宜因旧制而申饬之。凡在京武生十七岁以下,专令读书写字,十七岁以上则兼习弓马,听兵部及坐营大臣考较。在外武生,俱入卫学或附入儒学,直隶听提学御史,各都司听提学按察司官考较,皆记高下赏罚于册。年终送部稽考,三试而文理不通者,袭替之日降一级回卫差操,不得预军政,其应袭替而年尚幼者,仍送作养一年。得旨:著为令,并令公侯伯子孙应袭者,通送武学教习,俟有成,方许袭爵;无成,削禄米三分之一。《武宗实录》卷47)

(正德四年二月己巳)大学士李东阳等言:“四夷馆教师必番字番语与汉字文义俱通,方能称职。故事于本馆推选,或于各边访保,务在得人。顷来教师多缺,宜令本馆提督官从公考试,优等送内阁覆试,照缺委用,仍乞敕陕西、云南镇抚等官,访取精晓鞑靼、西番、高昌、西天、百夷言语文字,兼通汉字文义之人,照例起送赴部,奏请量授官职,与本馆教师,相兼教司,务使译学有传,不致临期误事。”诏可。《武宗实录》卷47)

(正德四年二月戊子)兵部言:军官子弟比试不中式者,凡七十一人,内刘珍等二人因马蹶而坠,其情可悯,宜如例收选。彭镇等不准袭替。张本等宜循其职,发回原卫充军,俟三年再比,若仍不中,发烟瘴卫分永充军役,别取户下相应袭替者,俟试中用之。得旨:如

拟，仍著为令。 《武宗实录》卷 47)

(正德四年秋七月甲辰)三氏学生员颜重礼奏：“三氏子孙自成化初年开贡迄今，颜氏未贡一人，乞定为资格以均之。”礼部覆议：以孔氏子孙在学者十九，颜孟氏子孙在学者十一，若孔氏仍旧三年一贡，每及三贡，颜孟轮贡一个则均矣。上是之，且曰轮贡既均，其勿令废学，当贡者，所司仍慎选以充。 《武宗实录》卷 52)

(正德五年六月甲辰)山西按察司提学副使陈凤梧疏言：“提学所奉敕谕，不许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侵越职事。顷年，各布政司乡试，提学官已将应试儒生考定入场，而巡按御史又会二司覆考，重加去取，实为侵越”。上曰：“巡按者自有监临职任，如有奸弊，则当纠察，考试属之提学，各官亦勿预”。 《武宗实录》卷 64)

(正德五年在秋七月乙丑)命翰林院侍读学士蒋冕、侍读朱希周为应天府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 65)

(正德五年八月丁亥)左给事中张瓚、监察御史张羽等言：“武举中式官生安国等六十人皆庸才也，宜就御前覆试，夺其俸级，并劾兵部尚书刘宇任情创法之罪”。得旨：“将才岂可多得，一举至五、六十人，何其多耶？此辈分隶各边操练已三年矣，而一筹莫效。迹者寔播之叛，在宁夏者二十人，不闻立功，他可知已。宇创法滥取，法宜究治，但已臻仕，姑宥之。国等俱革其升级并加俸，令回原卫原籍差练操。今后武举务精选貌雄健，有谋略，善射者二三人以备任，使不许仍前滥举”。时国等既以赦得还，瑾意犹恕，故讽言者劾之。

《武宗实录》卷 66)

(正德五年八月)庚寅，以顺天府乡试命翰林院学士傅珪、侍讲

学士毛澄为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

(正德五年九月)丙辰,先是国子监以监生多到二千二百以上,廩饩不给。礼部议如先年例,减历以疏壅滞。寻有旨:令今年岁贡生放回依亲,俟一年后与纳银者相兼行取。祭酒王云凤因奏:“留岁贡者二百名,令自备薪米肄业至十月,始准食粮,余皆放回。且请定坐监人数,岁止以一千二三百为限,而停罢减历例”。既而,监生哗然诉奏,下礼部覆议谓岁贡生放回乃出刘瑾意,且所留二百人令自备薪米,非养贤体,况云贵远者亦放回,人情不堪,宜如前议,将历事者递减,坐监人数岁以三千为常,岁贡生在监者通准食粮,已放者悉令行取,纳银生未放而年岁不及者,乃令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诏可。 《武宗实录》卷 67)

(正德六年二月庚寅)礼科给事中陈鼎言:“河南乡试第七名举人廖铠,乃镇守太监宝之侄,参随锦衣卫指挥鹏之子,本福建人,濫昌河南乡试举中式,群议沸腾,请敕礼部将试录削去铠名,照例问革并治其时有事于试院者之罪”。诏出铠名,有事试院者并宥之。 《武宗实录》卷 72)

(正德六年三月)己未初,礼部会试大学士刘忠、学士靳贵为考试官,入院后,浮议突起,彻于内帘然未知主名,算手王谦宜兴人,在院供事,与同邑举人吴仕有隙,因指为仕填填榜之际,外帘官皆入,乃知为江阴举人陈哲、贵家人可勤给取其贿即亡去。及对号,仕已中式,哲在黜列。仍并黜仕,既撤棘,监视御史赵秉伦等以为言。礼部覆奏:奸由可勤,今先事而逃,必踪迹之面讯,始得情实,仕之谤,乃谦所造,宜宥之,法以为奸,邪溷乱科场之戒。命捕可勤与哲,并讯而付兼于理。 《武宗实录》卷 73)

(正德六年三月)甲子,以廷试天下举人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充读卷官。 《《武宗实录》卷 73)

(正德六年三月)乙丑,策试天下举人 《《武宗实录》卷 73)

(正德六年三月)戊辰,赐杨慎等三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武宗实录》卷 73)

(正德六年三月)辛未,赐状元杨慎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 《《武宗实录》卷 73)

(正德六年三月)丁丑,选进士许成名、刘栋、张壁、应良、黄臣、尹襄、刘朴、许复礼、费案、王道、张潮、祝续、王恩、孙承恩、徐之鸾、刘泉、林文俊……等三十三人改翰林院庶吉士,与一甲进士杨慎等三人读书,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靳贵、翰林院侍读学士蒋冕教习文业。 《《武宗实录》卷 73)

(正德六年秋七月)丙寅,礼部言:“旧例学校乏材处,许他县人补充生员,比乃有冒籍入学者,甚坏士习,宜令各提学官查核。如边卫、夷境、远方山县或初立学校,人材鲜少,或止有府州县学而无卫学,其卫所人材果堪教养及提学官摘拨充增补廩者,仍旧存留,起送科贡,若人材众多处,本地自有学者,乃或挽入别学,虽由提学拨送,亦宜复试,果学已成者,发回本学,计所补廩增日月依次出身,其学无成冒籍者俱为民,遂著为令。 《《武宗实录》卷 77)

(正德七年三月丙午朔)授翰林院庶吉士王道为应天府教授,道奏乞便养故也 《《武宗实录》卷 85)

(正德八年秋七月)丁丑,以应天府乡试命右春坊右谕德伦文叙、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贾泳为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102)

(正德八年秋七月庚寅)国子监祭酒石瑄奏:“国家建学育才以端治本,规摹条贯,一准唐虞三代之法,我祖宗朝太学生员坐班至十余年,始登仕籍,故虽中材之士,陶镕日久,亦有可观。正统景泰间,偶因西北用兵,暂放依亲读书,遂成故事,然犹严复班之期,谨违限之法。坐班生员多者犹六、七年,少者不下三年,盖化必久而后洽,业必久而后精也。顷因纳银生员数多,奏准减历,一时权宜,未为尽失,但行之已五、六年,坐班生员挨拨欲尽,其依亲者多限年未该行取,已行取者又多过期不至,今坐班食粮,仅六百余人,科贡裁什之三四,其间举人尤少,所养所用岂设学之初意哉?况各衙门历事一年,所用约八百余人,出多入少,不及此而增损斟酌之,不惟贤才空虚,无以称辟雍之盛,而历事衙门亦将服役供事之不绝矣。如此不已,恐谋计之臣必且乘间复献输粟之策,是使正途雍塞,贤才重困,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趋于利,其为治道之蠹岂小小哉?乞照先年事例,历事或十月或一年,方与起送拨补,而杂历等项亦递加月分,仍申严复班限期,不使冒送问之法,杜绝官医保结,不使长欺伪之风,则士有定志,人得专业,既无欲速之弊,亦消见利之心,六馆不致于乏才,诸司亦可济事矣”。礼部议覆瑄言允当,但拨历事例,因时增减不常,请照弘治十五年例,正历写本各一年,长差二年,其依亲经行取者,仍敕天下提学官严督所属,立限起送,违者送问。诏以之。 《武宗实录》卷102)

(正德八年八月)壬寅,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吴一鹏、左春坊左中允刘龙为顺天府乡试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103)

(正德九年二月庚子)以礼部会试命大学士梁储、翰林院学士毛澄为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 109)

(正德九年二月癸亥)礼部会试取中正榜举人霍韬等四百人。先是都给事中李铎奏欲增取进士选补州县正官,礼部覆请,乃特增之,后不为例。 (《武宗实录》卷 109)

(正德九年三月)戊寅,策试举人霍韬等三百九十六人。 (《武宗实录》卷 110)

(正德九年三月)壬午,赐状元唐皋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 (《武宗实录》卷 110)

(正德九年三月)壬辰,授第一甲进士唐皋为翰林院修撰,黄初、蔡昂为编修。 (《武宗实录》卷 110)

(正德九年夏四月)乙巳,命翰林院侍读学士顾清、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贾泳为武举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 111)

(正德九年五月癸酉)工科给事中赖凤奏请天下教官参用进士,稍加廩禄。吏部覆议:进士出身等级俱太祖高皇帝钦定,教授九品亦系职掌成规,今欲加其禄秩,干系旧制,不敢擅改,若进士中愿就教职者,请自上裁,又检近例,当升而愿授原职者,许支应升之俸,宜将此后愿就教职者,亦依原中甲第品级。从之。 (《武宗实录》112)

(正德九年六月)戊戌,广东道监察御史杨时周言:国家每三年取士,除两京外,其浙江诸省主考官类以教职充之,滥竽者不少,自

今宜于两京进士出身官员内访求才学为士论攸归者，往膺主考之任，庶得真才。章下礼部覆奏，谓旧制未可尽更，且诸省乡试、校文虽属于教官，而监临实统于御史，请申飭巡按者，会布按二司，预坊教职有学行者，以礼聘取，不胜者，御史纠举，则旧制不失，而真才可得矣。从之。（《武宗实录》卷113）

（正德九年十一月庚申）礼部言：各处岁贡生员违例起送者，多顾本部事例，亦有开载未明者，宜酌处申明，自今各学务依该贡年分及计到部期限，预推食粮年深者正副各一人，送提学官考定，即给文起送，令依限到部。其有已考，领有试卷，特未给文，而丁忧患病者，服除病愈，即三年之外，仍许补应本年之贡。若已给文，又违限三年之上而称病者，虽无情弊，亦发为民，以惩偷惰。若当贡考，遇考时有故，听将以次考充候，其服除病愈，乃得应贡补贡，年月俱以各地方到部期限为断。如直隶限今年正月到部者，考补贡生到明年正月，以后即为一年之上，不得以未及一年为解者，今申明之后，敢有再违及，将老病之人充贡者，所司并提学官、本部参究，庶旧制不失，而人知所守。从之。（《武宗实录》卷118）

（正德九年十二月辛亥）初，顺天府尹杨廉奏：“会试之费出于本府者居天下三分之一，民力不堪，乞令各布政司增数输银以助之”。礼部议：增原定数到二千五百五十两。有旨：令查上科所费数酌定。已而本府查报多实数，而间有一二难据者，乃不果定，到是会试并登科录进呈事，竟通计用银三千一百四十二两有奇。内除现有银数外，借支本府银一千一百九十七两有奇。礼部清以此为准派征各布政司：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各增一百二十两，并原派各共输二百七十两，应天、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各增八十两，广东增一百两，并原派各共输二百两，云南、广西各增五十两，并原派各共输一百两，以后科分悉准此，责朝覲官责纳。报可。（《武宗实录》卷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甲申,命翰林院侍读学士李廷相、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温仁和为应天府乡试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139)

(正德十二年三月己丑)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梁储、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靳贵、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蒋冕……充殿试读卷官。 (《武宗实录》卷147)

(正德十二年三月)庚寅,策试举人伦以训等三百五十人。 (《武宗实录》卷147)

(正德十二年三月)癸巳,赐舒芬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武宗实录》卷147)

(正德十二年三月)甲午,赐诸进士宴于礼部。

赐状元舒芬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 (《武宗实录》卷147)

(正德十二年三月)甲辰,授一甲进士舒芬为翰林院修撰,伦以训、瞿桐为编修。 (《武宗实录》卷147)

(正德十二年三月甲辰)选进士汪细、余敬勋、黄易、江晖、王廷陈、汪应轸……三十四人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舒芬、伦以训、崔桐读书,命掌詹事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毛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顾清教之,其余分拨诸司办事。 (《武宗实录》卷147)

(正德十二年八月癸亥)……或仕官子孙良家子弟纳银六十两

者，起送入选，免考……（《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甲子）荫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萧种子世功为国子生。（《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丙寅）荫故礼部右侍郎汪谐孙师夔为国子生。（《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九月）辛卯，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霁为国子监祭酒。（《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九月庚子）大学士梁储等言：“……又生员纳银本非美政，近岁已来行之太频，以致人才冒滥，选法阻坏……”（《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荫南京刑部右侍郎蓝章子因为国子生。升翰林院编修余本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丁巳）上……督责户部务足百万之数，户部无以应命，乃请开纳银例……生员入监者廩膳二百，增广二百八十附学……（《武宗实录》卷 156）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丁巳）南京国子监祭酒贾泳言：“旧例：科道缺员，南北两监博士、助教、学士、学录与行人、太常博士及行取、推官、知县相兼选补。此立贤无方之盛典也。南监自正德三年助教张佑选授御史之后，至今无与选者。遂使南监之属莫不怀轻南重北之心，而锐志事功者，亦有不肖就之意。臣自供职以来，夙夜警惕，

恒以表率模范为事。比见各属立心制行，多有可取。况前任府州县学官时，多经抚按旌奖，愿久淹下位，不以上闻，殆非臣以人事君之心。且无以示激励于将来也。乞敕该部，凡遇风宪及两京部属有缺，移文本监，择取其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擢用，以励其余。”下吏部议：考选风宪例，南北无间，但南监近无岁报、考语，贤否未核，故与选者少。请从泳所奏，今岁终，开具贤否揭帖以备斟酌取用。诏可。自是南监之属乃稍有进用者。（《武宗实录》卷 156）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丙辰，升监察御史洪范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六月甲戌）改南京国子监祭酒贾泳为国子监祭酒。（《武宗实录》卷 163）

（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丙午）升南京国子监司业汪伟为本监祭酒。（《武宗实录》卷 164）

（正德十三年八月戊寅）改国子监司业景昞为左春坊左中允，管南京国子监司业事。以昞奏母老乞改官便养也。（《武宗实录》卷 165）

（正德十三年九月癸丑）升翰林院编修陆深为国子监司业。（《武宗实录》卷 166）

（正德十四年三月丁酉）命五经博士孔彦绳承美袭职，奉衢州庙祀。（《武宗实录》卷 172）

（正德十四年三月己酉）升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赵永为

国子监祭酒。 (《武宗实录》卷 172)

(正德十四年三月辛亥)先是,礼科都给事中刑寰奏:岁贡出身者入仕太迟,多到衰老。乞增其数。以疏之礼部,覆奏:请如弘治九年例倍增,顺天应天二府四年许贡十二名;其余府学每年贡二名;州学四年贡六名;县学,卫学每年贡一名。以明年为始,到十八年而止。诏从之。 (《武宗实录》卷 172)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辛丑)命选各国通事译业精者,常令在馆习学,以通夷情。永为定规。 (《武宗实录》卷 176)

(正德十四八月丁卯)命翰林院侍读学士刘龙、右春坊右谕德丰熙为顺天府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 177)

(正德十四年八己卯)升翰林院检讨盛端明为浙江按察司金事,提调学校。 (《武宗实录》卷 177)

(正德十五年二月)丙寅,以礼部会试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石瑤、翰林院侍讲学士李廷相为考试官。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己巳)命御史周宣于北直隶,萧鸣凤于南直隶俱提调学校。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丙戌,礼部会试,取中榜举人张治等三百五十名。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五月丁酉)改国子监司业穆孔晖为翰林院侍讲。 (《武宗实录》卷 186)

· (正德十五年六月丁丑)礼部覆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奏:去年江西乡试以宸濠之变废而不行,宜令补试,如天顺癸未会试例。诏仍俟开科之年举行。 (《武宗实录》卷 187)

(正德十五年八月)丁卯,监察御史朱裳奏,言近所学校生儒多尚文艺,不以德行为重而取之、教之者亦然。遂使心术坏于未仕之时,气节丧于出仕之日。乞令提调学官考试兼取德行文艺各立五等,定为升降之法。仍令有司修社学、选教读从求实效。礼部覆议:学校之教以德行为先,而经义治事亦不可缓。故太祖高皇帝首立学校,令各治一经,以礼乐书算分科立教。盖仿宋儒故瑗经义治事之意。后立社学,颁禁例,敕之卧碑。到天顺中赐提调学官敕谕教条详密,其取人则立三等簿。以德行、经义、治事相兼考验,而尤以德行为重。近者有司多不能仰承德意,恪守成规,失其所以为教,以致士鲜知学。而取人者或但以文词为主,中材以下,学无本原。一入仕途,辄见败坏。宜如裳奏,令提学官一遵累朝教典,仍置三等簿考验及社学教读,一一敦行,无事虚文,则效用多贤,而有补治矣。诏可。 (《武宗实录》卷 189)

(正德十五年冬十月)己丑,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生员孔彦珩援天下学校开贡例,奏乞每岁贡二人,亦四年而止。允之。 (《武宗实录》卷 192)

(正德十六年五月丙辰)升……翰林院检讨吴应为国子监司业。

先是,会试取中举人张治等三百五十名。以大行皇帝南巡,未经殿试。到是礼部尚书毛澄等请于五月十五日引赴殿廷试策,缘遇大行皇帝大丧,拟照天顺八年事例,是日早引诸贡士於西角门行礼

毕，赴奉天殿前丹墀内策试。十八日早仍於西角门引诸进士行礼，免传制唱并恩荣宴。文武百官各具素服侍班。乐设而不作。诏曰可。（《世宗实录》卷2）

（正德十六年五月）丙寅，上亲策贡士张治等于廷。（《世宗实录》卷2）

（正德十六年五月己巳）赐杨维聪等三百三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世宗实录》卷12）

（正德十六年五月）辛未，赐状元杨维聪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世宗实录》卷2）

（正德十六年五月）丁丑，改进士廖道南、江汝璧……等二十四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命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刘春、翰林院侍讲学士刘龙专管教习。（《世宗实录》卷2）

（正德十六年六月乙未）正德十四年宸濠之乱，江西遂废乡试。濠平，给事中王纪请次年举行，不报。至是，巡按御史唐龙请于来岁开科年依额倍取。礼部覆议从之。（《世宗实录》卷3）

（嘉靖元年二月）丙申，命御史王应鹏提调北直隶学校。（《世宗实录》卷11）

（嘉靖二年二月戊寅）会试天下贡士，命大学士蒋冕、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瑤为考试官。（《世宗实录》卷23）

（嘉靖二年二月己卯）礼部尚书毛澄以会试期近，例当充知贡

举官。而久疾未痊，疏请住俸及别委官署部事。不允（《世宗实录》卷 23）

（嘉靖二年三月）乙卯，上御奉天殿策试举人李舜臣等。（《世宗实录》卷 24）

（嘉靖二年三月）戊午，赐进士姚涑等四百十人及等出身有差。（《世宗实录》卷 24）

（嘉靖三年八月）庚申，升翰林院侍读湛若水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 42）

（嘉靖四年四月）乙巳，除起复翰林院庶吉士王用实为本院编修。（《世宗实录》卷 50）

（嘉靖四年五月）己卯，升南京国子监司业郭维藩为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世宗实录》卷 51）

（嘉靖四年五月戊子）升翰林院检讨陈寰为国子监司业。（《世宗实录》卷 51）

（嘉靖四年八月甲午）命翰林院学士翟奎、左春坊左赞善谢丕主顺天府乡试。（《世宗实录》卷 54）

（嘉靖五年正月庚戌）赐南渭王彦滨《大学衍义》、《四书大全》各一部，从其请也。（《武宗实录》卷 155）

（嘉靖五年二月己未）礼部会试天下举人。命大学士贾泳、詹事

董玘为考试官。 (《世宗实录》卷 61)

(嘉靖五年三月)戊戌,上御奉天殿策试天下贡士赵时春等。
(《世宗实录》卷 62)

(嘉靖五年三月)辛亥,考选进士袁袞等二十人为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 (《世宗实录》卷 62)

(嘉靖五年四月癸丑朔)授一甲进士龚用卿为翰林院修撰。杨维杰、欧阳衢为编修。命吏部左侍郎温仁和兼翰林院学士,同詹事董玘教习庶吉士。 (《世宗实录》卷 63)

(嘉靖五年六月丁丑)翰林院庶吉士张治病痊,授翰林院编修。
(《世宗实录》卷 65)

(嘉靖六年十月乙巳朔)天文生金钟奏:治历明时,国家重务。钦天监专一推算七政经纬度数、国家大事莫过于此。近来推算日月交食分秒时刻不合,五星凌犯伏见不对。若官生不加考较,必致废业。宜每年按季考试,列其等第,以定去留,岁当大计一体考察黜陟。”部覆,从之。 (《世宗实录》卷 81)

(嘉靖六年十月戊午)礼部尚书桂萼得言:古者医师岁终皆有考复,故术业久而益精。今拘于世业,按籍收人,一入供事,永无考较。所谓粗工汹汹,何以有济!且独用此一途,则天下虽有卢扁、仓公,无由自进,而国家太医院永为此辈巢窟。臣请择医士可教者设程,限使诵其业,一岁四试。有成材则会太医院考试,列为三等。上者入御药房,已入者准与之授职;中者授冠带办事本院,已冠带者与之俸给;下者应役本院如故。或良医大使有缺,中下者得赴吏部

铨补。其不系世业精通医术者听其应试，试高者得入籍，而汰其世业不通者，无令冗食……上悉从之。（《世宗实录》卷 81）

（嘉靖六年十月丙寅）国子监祭酒严嵩请复旧规，以膳银分给师生饮饌之资，而会其余羨以支公费。监生老疾鄙陋不堪作养者，给冠带回籍，以省冗食。诸生廩饩即以时给饌米，勿待三月。礼部善其议。第以为监生老疾不堪者由充贡时去取不严，宜令提学官立考贡法，每正贡一个，陪考九人，拔十得一，不计资序，凡三为正贡。不入选而年过六十者，许以冠带荣身。上命考贡以次取四人，余皆如部议。（《世宗实录》卷 81）

（嘉靖七年四月）庚申，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院侍讲张邦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 87）

（嘉靖七年五月）乙卯，升服阕国子监司业陆深为祭酒。（《世宗实录》卷 88）

（嘉靖七年九月甲申）降右春坊右庶子韩邦奇为南京太仆寺丞、御史周易为南京府军右卫经历，夺右庶子坊鵬俸四月、御史丘首隆等俸二月。先是，邦奇、鵬主顺天府乡试，录中引用经文有曰“元首喜哉，股肱起哉。”又有曰“帝光天之下，万邦黎献共惟帝臣。”错乱二语，截除数字，又“圣学”、“先朝”、“龙飞”字样俱不抬头，录中讹字复多。提学御史周易劾奏之，而疏中亦误以“於”为“於”、“海隅”为“海宇”、“光辉”为“光晖”。部覆，得旨：科举重事，京闈又文教所先，乃错谬至此，何以垂示四方！韩邦奇主典文衡粗率不谨，抬头违式，擅改经文，字义差讹、词语重复；周易欲举他人之差谬而已亦差谬，俱降一级，改南京用。万鵬既同职掌，失于查对；丘道隆等监试不早纠举，各停俸示罚。同考署员外郎邓尚义等不系专责，姑宥

之。试录仍命顺天府校阅改正。 《《世宗实录》卷 92)

(嘉靖八年四月)己巳,大学士杨一清等奉旨考选庶吉士。以唐顺之、陈东、任翰三人廷试策为上。上为批奖,即以为冠。 《《世宗实录》卷 100)

(嘉靖八年六月)甲申,大学士杨一清言:旧例进士开科,礼部奏请于国子监立石题名,命儒臣撰记以昭盛典,传之永久。正德六年以来,国家多事,因循不作。皇上敦化崇文,始命臣追记补之。嘉靖五年丙戌科题名记,金谓臣职当撰述。臣切谓此记虽礼部请命,翰林院撰文,然未尝奉旨专命何官,而各年碑石并书臣某奉勒撰;其文又未尝呈览,揆之事体似有未安。窃闻先朝大学士杨荣、李贤等连科撰述皆出宸命,况我皇后圣文溢发,凡近日册、诏、诰、敕有所指点,皆非臣等所及。臣谨以所撰稿录进,伏乞少运睿思,改发工部,仍行翰林院拟定制,敕房官一员书写刻石,以后俱可照此行。上从其之,遂著为例。 《《世宗实录》卷 102)

(嘉靖八年八月)庚辰,升翰林院侍讲学士许诰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104)

(嘉靖九年七月)庚子,升右春坊右谕德彭泽为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卿,右赞善林文俊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115)

(嘉靖九年八月戊午朔,给事中高金以下诏欲沙汰天下生员,因陈其不可遽行者有七。大略谓:储才贵预,求才贵广。地方人才多寡不同,附学人数岂可嫌其过增廩!但当责成提学官严加考校,以杜冒滥,不必尽行此法。且言老稚凡庸非尽附学,在廩增亦有之,今惟沙汰附学,未免有偏。上责金不奉诏,仍令礼部申谕各提学官

务遵前诏，廩、增、附生员一体抡选，其附学名额不必视廩增原数，许量准地方人才众寡为差。（《世宗实录》卷 116）

（嘉靖九年九月）辛丑，设山西平虏卫儒学。（《世宗实录》卷 117）

（嘉靖九年九月）庚戌，升翰林院编修张星为国子监司业。（《世宗实录》卷 117）

（嘉靖九年十二月甲申）礼部言：鸿胪寺通事之设，视夷语生熟为职业修否，时加考校。立法固善，但授职之后复如众季考，事体未安。请著令通事九年授职并六年冠带者免其季试，专取对考以稽职业。其未及六年及候缺顶补者严考如故。三次考居下等者奏请定守。报可。（《世宗实录》卷 120）

（嘉靖十年正月）庚子，礼部尚书本李时上言：“臣等……自今宜依宣德、正统、天顺年间例行，两京及各省提学官於各学廩膳内通试及多方体访，果有学行出群、年三十以上者，府学许贡三人，州学二人，县卫学一人，以后各学如期起送。如廩膳无人，增广内考取；增广无人，附学内考取，各求真才，以应明诏。如有名实不称及夤缘干进之弊，听抚按官纠举，廷试有不中试者，其提学官一名以上参究，提问五名以上降级改用。仍行国子监，依祖宗监规通送广业堂，月严考试。学业进修者方许以次升至率性堂，拨送诸司办事。间有考试累优，行谊著闻，堪以任用者，年终具奏本部会同吏部复考得实，奏请选用。复试不如式者，仍常拨历。如此，则选择既精而岁贡不患不得人矣！其廩膳中有年老不堪贡者，予以衣巾终身；国学中有年老不堪选者，予以衣冠终身，具量调杂徭。则选者既得以自尽其才，而被黜者亦不至于失所”。疏入，上曰：“朕惟祖宗朝设立

岁贡之法，实寓古里选之制，期得真才以资国用。迩来生员苟得帮廩，即计充贡有日，往往有不修行检，挟制官司，欺蔑乡里，甚至亏缺伦理，玷辱衣冠……自今岁贡生员务令府州县提调官选举有学许者方许起送，巡按御史处会提学官并布按两司从公考复，照常数贡举。先尽廩膳，如果无人，许于增广附学内考取。不许专论食粮浅深以袭旧弊。即有年老不堪教养者，令提官严加考选，无行者黜退为民，其余量予衣巾终身。廩膳有缺，提学官毋得取所权要子弟滥与收补，如未得人，宁令空缺。其岁贡入京廷试再有衰老无学及行检不修者，所贡举官一体坐罪不贷。国子监坐监生员，该部还查照旧规定提以闻。（《世宗实录》卷121）

（嘉靖十年四月己卯）礼部以国子监生徒少，议裁减各衙门历事监生一百三十五名，诏着为例。（《世宗实录》卷124）

（嘉靖十年四月）戊辰，巡按浙江按察御史李佶言：各省乡试考官宜会同监临等官揭书出题，考试官取定试卷，先期将号数发出，所监临官参之墨卷，以定去取。礼部覆议：考试、监临各有职掌。先大学士张孚敬题各省外帘官预结生徒，密通关节，不公之弊，莫甚於斯。今复令外帘官参之墨卷，不惟非祖宗糊名易书之法，亦非今日补偏救弊之意。宜照先奉钦依例，未出榜之前，监临官不许干预，以扰职守。出榜之后，内帘果有不公等弊，据实纠举。上曰：各处乡试事宜俱照原题准事例行。监临并外帘官不得干预，主考官务同分考官从分揭书出题，三场策题亦不许主考官预拘，以防奸弊。以后会试俱遵照行。乡试录提调官与考试官序名只照旧规，不许变更。

（《世宗实录》卷124）

（嘉靖十年四月戊辰）初，上以御制《敬一箴》及《心箴》等颁赐天下学校，令提学官建亭、刻石、竖碑。（《世宗实录》卷124）

(嘉靖十年闰六月)丙戌,兵部请建敬一亭于京卫武学,刻御制《敬一箴》,如儒学例。从之。 (《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年闰六月丁亥)礼部言:皇上顷从行人薛侃议,将《论孟古义》颁布天下,以示程式,诚得返朴还淳之机。但文章羽尚久而后成,今科举在迩,行之天下势不能遍,即使习学,未必如式,妄意模拟,必多于诞。士子既不得以旧习自显其才,有司又不得以新格辨别贤否,一时科目或至失人。请暂令今岁科目不必尽拘格。俟明年会试行之,则风声所激,文体自变。臣等又窃见嘉靖八年会试录文皆简古纯正,既不失祖宗之旧式,而于圣贤经义亦多发明,与古义无甚相远。或止以前录文体颁行天下,一体更正。上是之,命照祖宗时科举文式行,务在崇雅黜浮以验实学,罢古义不用。 (《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年闰六月戊子)令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官:学校选举事例,仍以两京国子监官属吏部简别贤否开奏,以各府县学官属巡按,会同提学官考选贤否,上之吏部,奏请定夺。 (《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年闰六月戊申)吏部考复国子监丞等奏,当留者十五员,当黜者五员。因言:国初设国子监官,专取学问优常、德器老成者任之,使天下生徒有所观法,以为成材之地。迩来进士外选者辄求改监职,苟历年所资遂得内补。以贤关为捷径,非祖宗立法养士之意。且令进士之科皆若此辈,则民社之责属之何人!自今宜著为例,有补外而求改监职者,非材力不及则学术不正,不得擅改京职以长奔竞。上然之,命如议,禁革着为例,黜学正房监等五人。 (《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年七月甲寅)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席春、左春坊左中允孙承恩主考应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128)

(嘉靖十年八月)丙戌,翰林院侍讲学士吴惠,右春坊右赞善蔡昂主考顺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129)

(嘉靖十一年二月壬申)改南京国子监祭林文俊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134)

(嘉靖十一年二月乙酉)命少詹事前翰林院学士张潮、翰林院侍读学士郭维藩主考会试。 (《世宗实录》卷135)

(嘉靖十一年三月辛酉)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时、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宪、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汪铨、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翟銮、户部尚书许讚、刑部尚书王时中、太子少保工部尚书蒋瑶、通政使陈敬、大理寺卿周期雍、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张潮、翰林院学士席春、侍读学士吴惠、郭维著、侍讲学士廖道南、蔡昂为殿试读卷官。 (《世宗实录》卷136)

(嘉靖十一年三月)丁丑,授一甲进士林大钦为翰林院修撰、高节为翰林院编修。第二名孔天胤以王亲例不得官于朝,吏部言:二甲进士外授则知州,从五品。今天胤一甲,宜正五品。乃授陕西按察司佥事。 (《世宗实录》卷136)

(嘉靖十一年四月壬午)礼部议上考补钦天监官生事例:一,遇有官生缺役,许送嫡派子孙年终类考,果艺术通精,收役食粮;若顽

钝无成，即将本户子弟考居优等者以收补，或无次人丁，候本生习学再考。一择官生子弟性资聪慧者，分派各科严立教条按季考试，本部委官一人，会同提督岁终送部礼考。一，今后天文等科遇有八、九品官缺，以本科人役食粮十年以上者送部考选。一，近者天文、阴阳分为两途，而漏刻子弟不得推补堂官，请以后监副员缺不分天文、漏刻科分，但有历俸年深者皆得奏请简用。其六品，七品官以八品考补；保章、挈壶以司晨、司历博士考补；司晨、司历博士以各科专业人役考补。一，间者添注之官等于旧额，又皆作为定员，因仍诿补，故多漏刻博士二人、灵台郎中一人，皆当裁罢。诏可。 （《世宗实录》卷 137）

（嘉靖十一年四月辛丑）命会试武举取六十人。 （《世宗实录》卷 137）

（嘉靖十一年五月）庚戌，吏部言：顷奉三途用人明旨，诚古立贤无方之意。第本部行取，惟据抚按旌荐。乃尔来抚按所荐者，进士常十之七八，举人才百之二三，岁贡则绝不齿及，虽欲并用，何所凭据。即使别加咨访，恐亦不能尽真。请令各抚按诸臣将所属推官、知县、教职等官，无问举人、岁贡，详加评品，拔其优异者疏名以闻。本部复实奏请。诏可其议，仍命预行查访取用。 （《世宗实录》卷 138）

（嘉靖十一年五月）丙辰，先是，有诏精选下岁贡生员，无专论食粮浅深。寻以御史胡明善、金都御史史道言：寝格而有司奉文遵守先后各异，至是，岁贡至京，有四人陪考例者；有用通学会考例者；有用考居一等、年深廩膳例者；有用正贡、陪贡二人考取例者，礼部上其状，因请廷试。上曰：祖宗设立贡法，务得人物厚重、通经能文者例选入贡。后却以食粮浅深为资，致年老闾茸充塞正途。昨

已有明旨，今次各项贡到生徒姑准收考，后只宜查照前旨施行。

（《世宗实录》卷138）

（嘉靖十一年六月）庚寅，礼部奏：今天下岁贡廷试不中试者五十九卷。近本部遵奉诏书议处，生徒内开廷试有不中生员一名以上，提学官提问，五名以上提学官降用。随奉圣旨令巡按御史会同提学及布按二司官从公考选起贡，此例定自嘉定十年，各提学官奉旨行当自十一年始，今所考黜生员惟当应按十一年贡者为各提学官罪。御史既与二司官会同考试，亦宜分受其罚。以后事宜更听臣等从长议处。得旨：岁贡廷试不中五名以上各提学官俱照见行事，例降一级别用。未尽事宜，其更议处以闻。于是，礼部复言：提学官贡士既不得专委，则罪谴必宜分任。况一名以上提问、五名以上降级，级似乎立例太严，臣恐提学官畏罪，必至有不敢起贡之处，偏方下邑遂至无人。学校之政废而教化之原塞，非议之得也。今各处按察司、提学官应降级者咨逆吏部，应逮治者及南北直隶提学、辽东带考各御史俱参送都察院，并断自十一年始，一遵明例示戒。夫考退之罚提学官既以专职独坐，则考选之事亦须专任责成。请自今止令提学官专奉敕谕，悉心从事。其岁贡照例先食粮年深者取考，果有不堪方以其次充。御史及二司各官毋得侵越。庶责任既专，可以自效。既被谴责，当亦无词。其廷试不中生员，故事有愿告冠带衣巾终身者，听宜与准给，以弘朝廷始终作养之恩。其边远地方，本与中土不同，是以累朝有免考送监之例，有以便举贡之例，有选取身材不限文字之例，今若一例发回，艰若特甚，如云、贵、川广、西北边，或稍有以复试之条，以无失祖宗曲成人材之意。上曰：岁贡会选事宜俱系祖宗旧制，已有明旨。巡按二司官虽系会考，而提学官职专提调，贡非其人，责实难辞。五名以上降级，遵前旨行，三名以上提问，俱自十一年为始。南北直隶提学并辽东带考御史，令两京都察院逮问。黜退生员原无复考事例，愿告冠带并衣巾者听之。以生

员被黜五名以上降提学官湖广副使崔相、四川副使张鯤、河南副使敖英、山西金事王邦瑞各一级。（《世宗实录》卷 139）

（嘉靖十一年七月）癸亥，调江西按察司副使刘夔于河南，改陕西按察司金事孔天胤俱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140）

（嘉靖十一年七月）癸酉，升礼部仪制司署郎中田汝成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140）

（嘉靖十一年十月）甲申，先是大学士方献夫言官僚馆职员缺，乞下两京科道部属推补。大学士李时复以荐举未必公，宜如考选庶吉士例，凡各衙门所举者，臣等会同吏部试之内阁。皆报可。无何，上命时等于新进士未选者，自年三十五以下，悉令就试，取二十一人。时等选取进士钱亮、许槎、闵如霖、卫元确、段承恩、韩勛、扈永通、吕光洵、谢九仪、刘光文、黄献可、刘士逵、刘思唐、阎模朴、胡守中、钱籍、王梅、雷礼、边潞、李大魁、郭希颜等以闻。上阅卷见弥封姓名，疑有私，遂报罢。翰林院编修程文德疏请上亲试文华殿阅卷，大臣校毕，惟上裁衣。得旨：腾既委辅臣及吏、礼大臣，又何以亲临为？于是时等复奉旨复考进吕怀、范瑟、钱亮、黄应中、秦鸣夏、边潞、闵如霖、王珩、卫元确、浦应麒、游居敬、赵汝濂、刘思唐、阎扑、胡守中、李本、赵维垣、何城、王梅、李大魁、郭希颜等奏改翰林庶吉士。从之。

升礼部右侍郎顾鼎臣为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专管教习。（《世宗实录》卷 143）

（嘉靖十一年十月甲午）提督北直隶学校御史胡明善以擅取禁塘大石立碑，为内官胥文鉴所讦下狱，令法司拟罪……黜明善为民……（《世宗实录》卷 143）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复除病痊翰林院修撰罗洪先原职。

(《世宗实录》卷 144)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丙戌,礼部以圣驾将幸太学,请召衍圣公孔闻韶及颜孟二氏博士乘传赴京观礼。从之 (《世宗实录》卷 145)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上临幸太学释先师孔子。以大学士李时、方献夫、翟奎、衍圣公孔闻韶、尚书汪铤、王宪、许瓚、侍郎顾鼎臣分献,遣侍郎周用祭启圣公。礼成,上伦堂,祭酒林文俊讲《虞书·益稷篇》,司业冯汝骥讲《易·颐卦》,赐之坐讲。毕,上宣谕师生曰:“治平之道,各在六经。诸子宜讲求力行以资治代。”驾还御奉天门,百官行庆贺礼。 (《世宗实录》卷 148)

(嘉靖十二年三月)戊午,衍圣公孔闻韶率三氏子孙、祭酒林文俊率学官诸生上表谢恩。 (《世宗实录》卷 148)

(嘉靖十二年四月庚寅)诏天下博士求鲁子嫡裔承袭五经博士,如颜孟三氏例。从学士顾鼎臣请也。 (《世宗实录》卷 149)

(嘉靖十二年七月)庚午,改吏部考功司主事唐顺之、礼部仪制司署外郎陈束、户部山西司主事杨沧、兵部车驾司主事卢淮、武选司主事陈节之、河南道监察御史胡经试、御史周文燭俱为翰林院编修。先是,上以翰林侍从人少,诏吏部博采方正有学术,为众望所归者充其选。于是部臣疏顺之等十人名士,诏七人改补如拟。其报罢者三人,任翰、王慎中、曾卅也。仍命更推择东成端慎者数人以备简用。 (《世宗实录》卷 152)

(嘉靖十二年八月)癸酉,升广西布政使司右参议陈焕为云南按察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153)

(嘉靖十二年八月)丙申,升翰林院修撰姚涑为左春坊左谕德,以九年秩满也。 (《世宗实录》卷 153)

(嘉靖十二年十月)乙酉,改礼部郎中屠应埏、王汝孝、兵部郎中华察俱为翰林院修撰。吏部员外郎李学诗为翰林院编修,俸级如旧。 (《世宗实录》卷 156)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丙戌,升户部浙江司郎中李舜臣为江西按察司僉事,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157)

(嘉靖十三年三月)癸未,南京国子监祭酒王道引疾,请告归。以南京通政使司右政通费霖代之。 (《世宗实录》卷 161)

(嘉靖十三年五月庚辰)礼部言驸马谢诏原奉谕讲习《大学》,今已卒业。更请钦定一经,仍讲读四书,习古人字法及诗句。得旨:令诏先读《易经》,余如所拟教之。 (《世宗实录》卷 163)

(嘉靖十三年八月)辛丑,命侍讲学士廖道南、侍讲张袞主顺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 166)

嘉靖十三年九月甲子朔,先是,顺天府乡试,初场进题迟慢,有旨诘责府尹胡铎等。铎对罪由考官廖道南等迟误。上怒其饰词,诏以铎调南京用,夺府丞张汉俸三月,考官廖道南、张袞各俸一年。监试御史不行纠举,俟试毕,礼部参奏。至是,礼部言:御史钱学、孔祚隐黜回护。诏下法司逮问。已乃赎罪还职。 (《世宗实录》卷 167)

(嘉靖十三年九月己卯)时应天府进呈试录失裁,山西进呈试录误夹片纸,上皆谓其不敬。下应天府官于南京法司、山西布政司官于巡按御史逮问。 (《世宗实录》卷 167)

(嘉靖十三年十月)丁未,调云南按察司副使杨抚于湖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168)

(嘉靖十三年十二月)戊午,授庶吉士秦鸣夏、闵和霖、浦应麒为翰林院编修,阎朴、李本、郭希颜为翰林院检讨。 (《世宗实录》卷 170)

(嘉靖十四年二月)乙未,升翰林院编修杨维杰、欧阳衢为侍讲,具以九年秩满也。 (《世宗实录》卷 172)

(嘉靖十四年二月庚申)诏取会试中式举人许谷等三百十名。 (《世宗实录》卷 172)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卯……(上)谕以大行庄肃皇后丧,改廷试贡士于四月初二日。令传示礼部,因言:“今年进士选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习,卿等其即举堪任者。”时曰:“有德行方可为人师范,文章是末艺。”孚敬用荐学士蔡昂。 (《世宗实录》卷 173)

(嘉靖十四年四月)丙申,赐贡士韩应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次日,宴于礼部。先是,殿试日,上亲赐策问。及读卷毕,降谕曰:“卿等所进卷,朕各览一周。 (《世宗实录》卷 174)

(嘉靖十四年四月)丁酉,上谕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曰:“今科

进士考选庶吉士送翰林院命教习读书于十五日举行。”（《世宗实录》卷 174）

（嘉靖十四年四月）戊申，改进士赵贞吉、李玘、敖铨、郭朴、任瀛、骆文盛、尹台、康太和、沈瀚、欧阳唤、王立道、嵇世臣、彭凤、郑一统、胡汝霖、林庭机、高时、黄廷用、奚良辅、汪集、郭鏊、沈良材、陈东光、王维楨、张绪、李秦、何维柏、卢宗哲、金之立、赵继本为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升侍郎顾鼎臣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仍掌詹事事，教习之。（《世宗实录》卷 174）

（嘉靖十四年四月）丁亥，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谢丕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世宗实录》卷 174）

（嘉靖十四年六月）己亥，复除服阙南京国子监司业张星原职。（《世宗实录》卷 176）

（嘉靖十四年六月）丁未，调湖广按察司副使龚守愚于陕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176）

（嘉靖十四年七月戊子）先是，上谕吏部改南京国子监祭酒费臬于国子监。时大学士费宏方应诏至京，疏辞曰：“臬本臣弟。不知者将谓臣始入朝，遂引用亲党，脱致物议，将无以自明。乞罢其调。”上嘉宏谨饬，特允其请。而以南京太常寺少卿吕柟为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 177）

（嘉靖十四年八月）辛丑，诏建辽东广宁右屯儒学。（《世宗实录》卷 178）

(嘉靖十四年九月)丙戌,命浙江监察御史朱廷立提调直隶学校。

南京国子监祭酒费案条奏太学事宜六条:一,南监故有先朝所降书籍,久多残缺。请考监志所载及近年御制新开诸书,一体颁赐。仍将修完二十一史分给六馆以备诸生讲习。一,举贡、恩官生入监者,通当三千余人。而南京正、杂历止二百七十人。请将正历、杂历每名递减日月,或令诸司量许添注,仍查旧例,放回依亲读书。一,科道员缺,乞将南监博士、助教等官一体行取,以备选用。一,诸生历满还乡,凡遇乡试,皆令所在巡按御史收考入试。一,南监自革膳,夫久无庙户,乃以法司囚徒洒扫。请如北监例改金庙丁。一,本监号房故有一千余间,请令有司体勘修造。仍将南监各官俸米改支折银,如两京文武百官事例。奏上,所司勘议以闻。已而吏部言:“先年监生十年乃得拨历,三年乃得上选。今到监未及一年即得上选,皆相沿姑息之弊。若又再减月日、添注拨历,则监生侯选愈多,选法愈冗,流弊愈不可救矣。其行取依亲宜从其请。”余所言,部议复,皆允行之。 (《世宗实录》卷 179)

(嘉靖十四年月)乙未,以江西按察司提学僉事李舜臣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世宗实录》卷 180)

(嘉靖十四年十月)甲寅,以《五伦书》、《性理大全》、四书五经集注各一部颁降南京国子监。仍诏本监监丞、博士、助教等官岁支本色俸米,俱照弘治十年事例,每石折银七钱,著为例。俱从祭酒费案请也。 (《世宗实录》卷 180)

(嘉靖十四年十一年戊午朔)裁云南楚府儒学训导二员。 (《世宗实录》卷 181)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吏部拟取两京主事等官及在外推官等官选补科道。复请将试卷糊名,分别次第进呈,候钦定铨补。得旨:近来科道官多用非其人,假公报私,颠倒是非,以致动摇国是。考选固须文义平正通达,更须访其平日存心制行,果端方平实、非险诈诡异者用之。第从公如常考选,试卷不必封进。 《世宗实录》卷 181)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辛巳)升翰林院编修童承叙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世宗实录》卷 181)

(嘉靖十五年正月)己亥,授服阙翰林院庶吉士訖瑟为本院编修。 《世宗实录》卷 184)

(嘉靖十五年三月)辛酉,是时岁贡例严。自嘉靖十一年始至十四年,天下郡邑缺贡至一千一百九十余处。礼部言:“国初建学设贡,本以兴起斯文,故宽立条格,开其进取之路。今新例既严,提学官畏避降罚于各府、州、县学,该贡年份多不起贡。且偏方下邑既鲜科目,又无岁贡,其势必至颓废学校、尽散生徒。非祖宗立法意也。况考选虽名会同,权实专于御史,及廷考不中,顾乃独罪学官,不特情理未协,而于先年设官专督学校政初意亦已大缪。臣请查复累朝学校起贡旧例行,令各提学官自后惟于食粮年深者起送二人考选,正贡不堪,许以陪贡考充。不必会同巡按二司官,亦不诈概学通考以启夤缘幸进之路。其赴京廷试不中,准令回学肄业,再试不中,照例充吏,止罚提调官、教官,提学官不必降级。其一应提督学校事宜,并遵成宪,并见奉敕书行事。仍通过各提学官将十一年后缺贡地方依例考补起贡,庶事体归一,易于遵守,而人才亦各得其所矣。得旨允行。 《世宗实录》卷 185)

(嘉靖十五年四月)壬辰,升南京礼部署郎中王慎中为湖广按察司金事,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186)

(嘉靖十五年五月)庚申,升广西按察司金事刘世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187)

(嘉靖十五年八月)丁酉,礼部复国子监祭酒吕柟奏:往因在监人少,题减各衙门历事名缺至一百三十有奇,且增其在历月日,盖一时权宜计耳。今在监肄业生儒多至二千余人,不惟号舍、饩粮不敷,亦宜疏浚壅滞。请将各衙门历缺仍复旧额九百名,而诸历事月日俱如往例便,报可。 (《世宗实录》卷 190)

(嘉靖十五年十月)庚寅,命浙江按察使司副使陈儒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192)

(嘉靖十五年十月)甲午,以皇子生遣翰林院侍读屠应埈、华察、侍讲胡经、修撰杨纶、陈节之、编修秦鸣夏、闵如霖、检讨郭希颜、左春坊左谕德张袞、右春坊右谕德张治、王用宾各赍书报诸王。 (《世宗实录》卷 192)

(嘉靖十五年十一年)庚午,升四川按察司金事阮朝东为本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193)

(嘉靖十六年正月)辛卯,御史张景论劾国子监祭酒许成名、司业童承叙各不职。且言前任祭酒吕柟造士有方,宜召用。时柟任南京礼部侍郎,而景该以为工部。有旨责令对状,成名、承叙寻上章自辨。吏部议复:二臣侍从柟读有年,其才、行皆圣明鉴照,去留请自上裁。上曰:“吏部乃公道权衡所在,是非藏否宜有定论。其更详核

以闻。”于是吏部奏：“二臣学行均有可取，宜令仍旧供职。成名差少振作，或量改别用。”得旨：成名既莅任未久，与承叙俱令策励共职。景论言事不谨，错书部分，姑从宽，罚俸一月。（《世宗实录》卷196）

（嘉靖十六年二月）乙丑，改河南按察司副使章侨于山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197）

（嘉靖十六年五月）壬午，升左春左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王教为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200）

（嘉靖十六年五月）乙巳，升左春坊左谕德张袞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加四品服色，掌南京翰林院事。（《世宗实录》卷200）

（嘉靖十六年八月）癸丑，命翰林院侍读学士姚涞、左春坊左中允孙承恩主顺天府乡试。（《世宗实录》卷203）

（嘉靖十六年九月）甲申，升左春坊左中允孙承恩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世宗实录》卷204）

（嘉靖十六年十月）己未，命宋儒朱熹十二世孙鏊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祀事。（《世宗实录》卷205）

（嘉靖十六年十月）壬申，……升礼部署郎中李义壮为广西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205）

（嘉靖十六年十一年癸未）尚书严嵩奏：“广东所进试录，字如圣漠、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抬头及称陈白、沙伦、迂冈之号，有失君前臣名之义，且录中文体大坏，词义尤为荒谬。宜治其罪。”得旨：

学正王本才等，布政使陆杰等、按察使蒋淦等，俱命巡按官逮问。本才等并夺其礼币，御史余光命法司逮问。仍通行天下提学官，严禁士子敢有肆为怪诞，不遵旧式者，悉黜之。（《世宗实录》卷 206）

（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礼部言：尔来文体日坏，道术日微。宜敕会试取士务求醇正典雅，合子程式者钩棘。苗干之文悉宜黜落。其背戾经传、引用拙劣不经之言者，参奏除名。诏可，令出榜晓谕。（《世宗实录》卷 208）

（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调山东按察司副使顾梦寺于河南，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209）

（嘉靖十七年二月）辛亥，……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李默为云南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209）

（嘉靖十七年二月己未）升翰林院修撰杨淦为山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209）

（嘉靖十七年二月）庚午，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袁炜等三百二十人。（《世宗实录》卷 209）

（嘉靖十七年三月）丙戌，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时……为殿试读卷官。时礼部疏名用“拟请”字，上曰：“殿试系朝廷制策，读卷官何得言请！”命改“请”为“以”字。（《世宗实录》卷 210）

（嘉靖十七年三月）戊子，上亲策会试中试举人袁炜等制曰：……是日，上不御殿，命礼部给散制题。（《世宗实录》卷 210）

(嘉靖十七年五月乙亥)诏凡武举开科试卷分别边方、腹里及南方为三等,从给事中朱隆禧等言也。 (《世宗实录》卷 212)

(嘉靖十七年五月)乙未,翰林院检讨李本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世宗实录》卷 212)

(嘉靖十七年七月戊寅)拔服阙庶吉士张绪为翰林院检讨。
(《世宗实录》卷 214)

(嘉靖十七年九月辛未朔)都察院差御史曾守约、周道监试武举,疏名以闻。上命自后文武举监试御史须具题请旨,毋得擅委。
(《世宗实录》卷 216)

(嘉靖十七年十月)丁巳,升湖广提学僉事田项为贵州按察司副使,仍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17)

(嘉靖十七年十月乙丑)升……福建提学僉事江以达为湖广按察司副使,仍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17)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丙子,诏禁各处游民及罢黜生员潜居京师,建言希用者。时,定远县生员黄淮献《大明中兴颂》,误书献皇帝庙号及承天府名。章下礼部,以为宜加禁治,故有是命。 (《世宗实录》卷 218)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癸亥,升翰林院修撰龚用卿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 (《世宗实录》卷 219)

(嘉靖十八年二月丁未)授先贤曾子之后一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世宗实录》卷 221)

(嘉靖十八年五月乙亥)命河南道御史黄绶提调北直隶学校。 (《世宗实录》卷 224)

(嘉靖十九年二月)乙卯,兵部请开武科乡试。上以累科未见得人报罢。给事中王梦弼言:“国朝武科本无定制,间尝举行。兵以六年为率,士之登进者,众不过三十二人,寡或二十人盖取之不广,故习者少也。自陛下定制以三年一试,取或到五六十人,士皆勇跃愿奋。而一旦报罢,恐士多解体。后之拊髀犹今之。”云云。 (《世宗实录》卷 234)

(嘉靖十九年四月)甲戌,国子监司业于同祖疏言:“监生拨历原额正、杂历共八百八十七名。其历事俱十二月,长差二十四月,比年更定不常。即今拨历之数增到一千八十名,历事日分减正历为九月、杂历六月、长差十五月。夫月数愈则历数愈增,历事者愈多则在监者愈少。计今六馆诸生仅百余人,不惟聚散倏忽,无以称国学之规,而随缺随补,何以给诸曹之用。宜将正杂等历俱复原额,其历事月份仍照旧限。遮事体适均,无偏重之弊”。吏部议复,报可。 (《世宗实录》卷 236)

(嘉靖十九年五月丙申)国子监司业王同祖言:“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如教之不豫,则纨绔之子何望干城!请令两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悉送监读书,如嘉靖八年制。自今以往,岁以二月举行。学有可观则奏闻叙荫,不率教者并听纠治”。兵部复请,上从之。 (《世宗实录》卷 237)

(嘉靖十九年七月癸巳)命翰林院学士张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龚用卿为应天府考试官。 (《世宗实录》卷 239)

(嘉靖十九年七月戊戌)升礼部主客司郎中蔡克廉为贵州按察司司事,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39)

(嘉靖十九年八月)丙寅,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童承叙、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李学诗为顺天府考试官。 (《世宗实录》卷 240)

(嘉靖十九年八月己卯)升南京吏部考功同郎中章袞为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 (《世宗实录》卷 240)

(嘉靖十九年十一年)庚子,设广西南宁府隆安县儒学,从提督巡抚都御史蔡经请也。 (《世宗实录》卷 243)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癸亥,升贵州黎平府知府孙鲁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44)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甲申,升翰林院编修兼左春坊左司谏黄佐为侍读,掌南京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244)

(嘉靖二十年二月)甲子,命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温仁和、翰林院侍读学士张袞为会试主考官。 (《世宗实录》卷 246)

(嘉靖二十年二月甲申)礼部会试取中武举人林树声等三百名。 (《世宗实录》卷 246)

(嘉靖二十年三月庚子)以廷试天下贡士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为读卷官。 (《世宗实录》卷 247)

(嘉靖二十年三月)戊申,赐状元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次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世宗实录》卷 247)

(嘉靖二十年三月甲寅)授一甲进士沈坤为翰林院修撰、潘晟、林一凤编修。 (《世宗实录》卷 247)

(嘉靖二十年四月)庚申,刑科都给事中戚贤奏:“近奉圣谕拳拳及庶吉士之选,仰见储材备任、素教预养之盛心。臣顾考选务秉至公,广询博访,循名采行,因言察心,开端方简静之门;塞浮薄奔竞之路。毋泥于甲第,毋额其名数。作养务求实学,不图华藻,曲成善诱、正本清源。风冯翼孝德之修,黜尖新斩刻之习。入馆必相砥励名节,进思考德问业,退恩亲贤友善。师席必委任仁贤,其言足以开关启钥,其动足以镇妄消邪。勿拘衙门资格之推,务审儒流观望之实。然四者之中,作养趋向尤师模,乞皇上与二、三大臣精择一人以司其任。”上是其言,下该部议行,尚书许讚等具复。得旨:选教庶吉士依拟,师模重任朕自有简命。 (《世宗实录》卷 248)

(嘉靖二十年六月癸未)升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龚用卿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250)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乙卯)升工部郎中廖希贤为山西按察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56)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己巳,诏宋儒陈颐二十代孙程心传袭五

经博士。 (《世宗实录》卷 256)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乙巳,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潮教习庶吉士,仍旧经筵日讲。 (《世宗实录》卷 257)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丙寅,命太子宾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潮掌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258)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辛亥朔,……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袞为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260)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丑,升礼部郎中夏浚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63)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己丑)升礼部仪制司郎中葛守礼、辰州府知府应槩为按察司副使。守礼河南、槩湖广,俱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67)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庚子……起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王道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267)

(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卯)升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徐阶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269)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丙午)诏湖广所隶清浪、镇远、五开、平溪、偏桥五卫军生寄贵州诸学者皆从贵州乡试。 (《世宗实录》卷 274)

(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己酉,命翰林院侍读华察、右春坊右中允

兼翰林院修撰闵如霖主应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 276)

(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壬申,中书舍人陆炜乞应顺天乡试,许之。中书真授者法不得试。炜管锦衣卫事,都督炳之弟也。 (《世宗实录》卷 276)

(嘉靖二十二年八月己卯)命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秦鸣夏、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修撰浦应麟主顺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 277)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丁巳,复除阙陕西按察司副使杨守谦于陕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278)

(嘉靖二十二年十月)辛巳,初,顺天府乡试岁多冒籍中式。至是,余姚人钱德充易名仲实,冒大兴籍以中,慈溪人张汝濂易名张和,冒良乡籍以中,礼科给事中陈秉劾奏。因历陈京闈之弊。其略谓:国家求贤以科目多为重。而近年以来,情伪日滋。敢于为巧以相欺,工于为党以相蔽。其中奸究之徒,或因居家之时恃才作奸、败伦伤化,削籍为民,兼之负累亡命、变易姓名不敢还乡者,有之;或因本地生儒众多,解额有限,窥见他方人数颇少,逃学入京结乡里、交通势要、钻求诡遇者,有之。或以顺天乡试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识,暮夜无知,可以买托代替者,有之。一遇开科之岁,奔走都城,得觅同姓,假称宗族,嘱托无耻,捏通保结。不得府学则谋武学;不得京师则走附近;不得生员则求儒士,百孔营私。冀遂捷径。及其中科回籍,则既告路费,又告牌坊,回顾罔利,真同登垆。而其未得者,则从旁挟持,互相攻发,蜂起浮议,星帖匿名。圣明輶轂之下,岂宜有此不美之事哉!请令所司复究顺天府学冒籍生员,俱遣回原籍降等肄业。京卫武学非武职应袭,不得监入。岁贡授例,监生如

举人教官会试例，止得一入京闈，后但本省应试。而京闈乡试如各省法，唱名辨验，不得混冒，庶乎前弊可革。得旨：钱仲实、张和下法司逮治，冒籍生员提学御史复实具奏，余下礼部议。会给事中李念疏在工部侍郎陆杰从子光祚、太仆卿毛渠子廷魁、鸿胪卿陈璋子策冒京卫。顺天二学中式，刻杰等欺罔不忠。提学御史谢九仪以被讦冒京卫、顺天二学中式郑梦纲等十八人论奏，俱下礼部。行所司复其真伪。至是议上，谓孙磁、孙铨、王宸、陆宏共四人系锦衣卫太医院现任官亲子侄，当存留会试，郑梦纲，……共六人俱诈骗籍贯，当发回原籍，入学肄业，仍得应其少试。陆允祚、陈策、毛廷魁虽称随任，亦当一体发回。得旨：孙磁等。郑梦纲等俱依拟。陆光祚等姑准存留，不准对制。陆杰、陈璋、毛渠俱贷之。（《世宗实录》卷 279）

（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子）直隶提学御史谢九仪复奏：顺天等学冒籍生员有罪逃回者十四人逮治；本无他故，但冒籍者十三人削为民；族属颇远，至京未久者十四人发回原籍入学；籍贯明白者一人，肄业如故，报可。（《世宗实录》卷 281）

（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乙酉）礼部言：“国家开设贤科，两京各省三年大比，简其士之贤贡于礼部合试之，简其贤者对制大廷以供中外百司之任，所系甚重。夫人才之生其地者多寡不同，故解额因之而异。至于会试则分为南、北、中卷，取之各有定数，所司不得增损。奈何法久禁疏，遂朋游学矫诈之徒，见他方解额稍多，中式颇易，往往假为流移，冒籍入试。至有脱逃罪犯变易姓名奔走营求，靡所不至。至于会试举，报籍印卷亦有假托族属，改附籍贯，朦朧开具，以南作北，国法罔存，士风大坏。乞于明年会试严加复究，但系先年冒籍、尝经恩赦者许其首正，其他籍贯不明妄报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参退。仍行两京各省，凡遇乡试开科，提学考选生儒不得将流移附籍之徒一概滥收，以玷科目，违者奏请治罪。”报可。

(《世宗实录》卷 281)

(嘉靖二十二年正月丁卯)升翰林院修撰周文烛为国子监司业。

命广东道御史赵继提调北直隶学校。(《世宗实录》卷 282)

(嘉靖二十三年二月辛未)南京河南道御史包孝奏:辛丑会试以礼部尚书温仁和主试,翰林院编修嵇世臣为礼经分考,贿中进士徐履祥、陈志、潘仲骞,当追罢。且言左庶子童承叙之嗜酒,右赞善郭希颜之轻险,编修袁炜之放浪,俱不堪典试事,宜行别用。时仲骞等授官,仁和、承叙已故,吏部复希颜、炜等俱令痛加策励。上责部臣不行分别查究,漫无可否。希颜、炜事无指实,诏仍旧供职,世臣等事属暧昧,置不问。(《世宗实录》卷 283)

(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壬午)命河南道御史冯天驭提调南直隶学校。(《世宗实录》卷 283)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丁巳,赐进士秦鸣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世宗实录》卷 284)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先是,顺天府举人张汝濂、钱德充、陶大壮、沈谱、丁子载、陆可承、翟钟玉俱以冒籍中式,为生员任璋等所讦,事连豹韬卫指挥同知杨缙、宗礼、李玠等。大兴县知县曹英等俱以具结保送下法司逮问,拟大壮等五人革回原籍入学,汝濂、德充发回原籍为民,杨缙、李玠致仕,宗礼与英等输赎复职,诏如拟。已给事中吕时中等复劾昨秋乡试考官赞善浦应麒通贿中马奎、翟钟玉、陆可承三人。浦应麒疏辨。上责应麒肆意行私,革任闲住,翟奎等俱为民。(《世宗实录》卷 284)

(嘉靖二十三年四月辛巳)授第一甲进士秦鸣雷为翰林院修撰、瞿景淳、吴情为编修。(《世宗实录》卷 289)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甲午)刑科给事中王交、王尧日论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编修彭凤、欧阳唤、署员外部郎高节朋私通贿，大坏制科。大学士翟奎以内阁首臣，二子汝俭、汝孝既联中乡试，又联中会试，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勋乃汝俭等师，焦清与汝俭结婚，又同受业，四人者会试俱一号。汝俭、汝孝、奇勋皆彭凤所取，诗经考官五人向俱在凤一旁。欧阳唤亦汝俭等师，本同经，又改看书经，迹若引嫌而阴助寻卷。及沈坤之取中陆炜，高节之取中彭兼、汪一中，皆以纳贿故。乞明正其辜，且欲追论顺天乡试主考秦鸣夏、浦应麒阿奉翟奎之罪。上下之章吏部、都察院从公参看。奎随具疏自理，且请钦降题目，命部院大臣复试。上怒曰：“奎被劾，有旨参看，乃不候处分，肆行抗辩，屡屡以直无逸为辞。同夏言坐轿止罪一人，全不感惧，敢以撰科文赞玄修为欺朕！内阁重不早赴，以朕不早朝并君行事。二子纵有轼、辙才，岂可分明并用。恣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参阅治罪，不许回护。”部院复请下汝璧于理严究，分别情罪轻重。上以迹弊明显，大坏祖宗取士之制，遂勒奎并汝孝、汝俭、奇勋清及凤、唤为民，汝璧等俱下镇抚司逮问。已法司会鞠，谓汝璧、鸣夏、应麒虽各阿取辅臣之子，然实非以贿故，坤之取炜，节之取一中亦然。独彭谦实以校尉张岳贿节五百金而中。监察御史王珩、沈越失于纠察，罪亦难逃。疏上，诏杖汝璧、鸣夏、应麒六十，革职闲住不叙，珩、越降一级调外任，节、岳充军，谦为民，坤、一中、炜存留供职。(《世宗实录》卷 289)

(嘉靖二十三年九月戊午)兵部以武科试士请定制额，诏取四十人。(《世宗实录》卷 290)

(嘉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辰)改南京国子监祭酒王用宾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292)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壬辰)升广东按察司提调学校副使程方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293)

(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己丑,命河南道御史王达提调北直隶学校。 (《世宗实录》卷 297)

(嘉靖十四年八月壬子)调补河南按察司副使俞咨伯于山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302)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庚寅)命左春坊左中允李本、右春坊右赞善吴山为顺天府考试官。 (《世宗实录》卷 313)

(嘉靖二十五年十一月甲子)改南京国子监司吕怀为右春坊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317)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己丑)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孙承恩、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张治主考会试。 (《世宗实录》卷 320)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己亥,祭酒程文德给事中陈秉等奏:“欲将就教生员守部侯选者令其坐监就业,以实国学。未经廷试者俱发回送监。以后岁贡生员初到,礼部量准数十名送部,余年五十以下者俱分送两监肄业。其博士、助教等官于三甲进士内选,除吏部议尽侯选生员复令入监,人情不堪宜留部选用。其后续至者当如其

言。至博士等官于进士内选授非太祖钦定资格，且于选法有碍。今后两监生员缺，照例于举人出身教官优等及进士奏愿降除国学者斟酌升补。侍任满奏续与行人等官一体考选风宪。”诏可。（《世宗实录》卷 320）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癸酉，赐状元李春坊朝奉官带及诸进士宝钞。（《世宗实录》卷 321）

（嘉靖十六年三月）庚辰，授第一甲进士李春芳翰林院修撰、张春、胡正蒙俱编修。（《世宗实录》卷 321）

（嘉靖十六年五月）己卯，改南京太常寺卿欧阳德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世宗实录》卷 323）

（嘉靖二十六年闰九月丁酉）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司禁事周文灿为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 328）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升翰林院修撰李玘为左春坊左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世宗实录》卷 330）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命宋儒周郭颐十四代孙翰林院五经博士绣麟子道袭职奉祀。（《世宗实录》卷 331）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丙午，升刑部广东司郎中翁大立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323）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升南京礼部郎中雷礼为浙江按察司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337）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癸亥,增设湖广承天府儒学、文庙乐舞学。 (《世宗实录》卷 337)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壬午,改……南京国子祭酒李本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338)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甲戌)先是,祭酒程文德以国学空虚议于岁贡生员廷试之后,择当年应选者留之守部,余者尽令入监肄业,以实国学,已得旨报可。至是,岁贡生员张仕良等疏言年老家贫,不愿入监。吏给都给事中刘学易等亦上疏称其不便。礼部覆言:文德初议,只以近年选法雍滞,各生守候艰难,不若令其入监就廩饩以实国学。其意实欲以便之,非苦之也。而诸生不乐从者则亦有说。盖往年贡有常数,选途不雍,即在生儒,例得告送就选,故人不以入监为惮烦,而监亦充实。自选贡增贡之例开,而老成格于少壮,人数倍乎往者。仕禄之念弥急,铨选之法益滞。是以在部日见其多,而在监日见其少。一闻送选则惨然不乐,盖龙眉皓首之人力不能任升散之劳,复使之循次逾时以俟有司之选,则年不及侍而其志已灭。故宁愿留部候选以遂禄养之计,而不愿入监需选以侥幸不可必得之官也。乞令今后岁贡一员年力精壮者送监肄业,其有自愿守部就教者亦各从其便。至于下第举人则多系年少气高,不屑就监,与贡生不同,宜尽发两监肄业,不许托故回籍。其有已送监而迁延不至,及到监而天故潜回者,该监治之。有全不赴监辄持原引及原籍起送入监文书投试者,有回籍之后陆续投告送监以覬赴试者,本部治之,仍不许会试。如此则不必假岁贡而国学自实矣。议入,报可。

(《世宗实录》卷 340)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丁酉)授衍圣公孔贞幹弟贞宁翰林院五经

博士，专主子思庙祀。（《世宗实录》卷 340）

（嘉靖二十八年六月）丁卯，建云南霑益州、大姚县二学。
（《世宗实录》卷 349）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癸酉，命翰林院侍读敖铤、修撰黄廷用为应天府乡试考官。（《世宗实录》卷 350）

（嘉靖二十八年八月）甲辰，命翰林院侍读康太和、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闫朴主考顺天府乡试。（《世宗实录》卷 351）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戊戌）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徐阶引罪乞罢，不许。是岁，应天府乡试，阶子请人入场。事觉，南京给事中万文彩及监试御史杨顺、张鉴论阶纵子犯法，请罢阶。因疏求去。上以日直左右，其子犯法，远不得知。诏令安心供职。（《世宗实录》卷 353）

（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建宁夏后卫儒学于花马池营，取本卫寄业城镇生员充之，设教授一员。（《世宗实录》卷 353）

（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午，命监察御史黄洪毗提调南直隶学校。（《世宗实录》卷 355）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壬寅）命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治、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欧阳德主考会试。（《世宗实录》卷 357）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丁未，升江西吉安府知府靳学颜为陕西

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357）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庚申）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传夏器等三百二十名。（《世宗实录》卷 357）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壬午，赐殿试贡士唐汝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世宗实录》卷 358）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乙未朔）授一甲进士唐汝楫为翰林院修撰、吕调阳、张金和为翰林院编修。（《世宗实录》卷 359）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己亥）升翰林院编修赵贞吉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世宗实录》卷 359）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辛亥，升翰林院检讨郭鏊为本院修撰，以九年满也。（《世宗实录》卷 359）

（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己卯）升礼部主客司郎中朱衡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360）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己亥，升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阎朴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 361）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辛丑，升翰林院编修闵煦为山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361）

（嘉靖二十九年闰六月）丙子，升左春坊左赞善吴山为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掌南京翰林院事。（《世宗实录》卷 362）

(嘉靖二十九年七月丙午)升工科左给事中郑廷鹄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363)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酉)命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茅瓚、翰林院修撰王维贞主武举会试。 (《世宗实录》卷 366)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庚辰,升礼部署郎中薛应旗为浙江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366)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未)定武举额取九十名。 (《世宗实录》卷 366)

(嘉靖三十年二月辛酉)升翰林院侍读学士闵如霖为太掌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370)

(嘉靖三十年七月)己亥,升礼部仪制司郎中林懋和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375)

(嘉靖三十年十月)庚申,升……左春坊左谕德茅瓚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378)

(嘉靖三十年十月癸未)命有司修理承天府文庙儒学 (《世宗实录》卷 378)

(嘉靖三十年十一月)戊子,升……翰林院检讨林庭机为国子监司业。 (《世宗实录》卷 379)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癸亥,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吴山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380)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癸未)升翰林院修撰王维禎为右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380)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己丑,升……浙江道御史王应钟、兵部郎中谢东山、工部郎中曾于拱俱为按察司副使,应钟河南,东山贵州,于拱四川,俱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383)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庚寅,命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尹台、翰林院修撰郭鏊主考应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 387)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庚子,给事中黄元白言:“京闈乡试伊迩,宜慎选主考官。如司经局洗马黄廷用素行不谨,恐序当及之,有玷文衡”。诏以廷用调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 (《世宗实录》卷 387)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丙午,增贵州宣慰司儒学廩额为四十名,从巡按御史董威奏也。 (《世宗实录》卷 387)

(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丁巳)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郭朴、翰林院修撰秦鸣雷主顺天乡试。 (《世宗实录》卷 388)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午,补服阙左春坊左中允李玘以原官兼翰林院修撰。 (《世宗实录》卷 392)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寅)礼部会试天下贡士,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翰林院侍讲学士敖铎为考试官。

（《世宗实录》卷 394）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会试取中式举人曹大章等四百名。

（《世宗实录》卷 395）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庚寅）以廷试天下贡士命少师兼太子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为读卷官。（《世宗实录》卷 395）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丁酉，赐状元陈谨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次日，谨率诸进士上表谢恩。（《世宗实录》卷 395）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癸卯）授第一甲进士士陈谨翰林院修撰、曹大章、温应禄编修。（《世宗实录》卷 395）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乙丑）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敖铄为大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世宗实录》卷 396）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己卯，命左春坊左庶子郭朴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掌管院事。（《世宗实录》卷 397）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丁未）选进士万浩，姚洪漠……俱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命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文德教习。（《世宗实录》卷 397）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壬戌，命礼部左侍郎闵如林兼翰林院学士，同教习庶吉士。（《世宗实录》卷 402）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己巳,武举开科取文质等九十名。 (《世宗实录》卷 402)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乙未)兵部议:武举乡试三次中式者准径起送会试,永为定例。从之。 (《世宗实录》卷 403)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丁酉)升南京吏部郎中洪朝选为四川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03)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改南京国子监祭酒芭瓚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404)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丙申)升礼部署员外郎陈善为广西按察司金事,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05)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乙巳,升……刑部山东司郎中卢梦阳为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 (《世宗实录》卷 408)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庚申)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李玘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408)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壬申,升翰林院编修潘晟为本院侍读,以九年秩满也。 (《世宗实录》卷 409)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辛巳,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闵如霖掌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409)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庚子朔,……升翰林院修撰沈坤为右春坊

右谕德，署掌南京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410）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庚子，升刑部河南司署郎中江治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

命浙江道御史闻东提调北直隶学校。 （《世宗实录》卷 412）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壬寅）改南京国子监祭酒尹台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412）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丙辰）升国子监司业林庭机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412）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丁酉）改永宁宣扶司儒学总录贵州。 （《世宗实录》卷 413）

（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戊申，命尚书李默、王用宾俱兼翰林院学士、侍郎郭朴、吴山俱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直文撰故也。 （《世宗实录》卷 416）

（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戊午）升兵部武选司郎中吴三乐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16）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癸亥，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孙法裘五经博士。 （《世宗实录》卷 418）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辛卯）升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郭鏐为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419）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庚子，改南京国子监司业王材为国子监司业。（《世宗实录》卷420）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乙巳，升翰林院检讨朱大韶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世宗实录》卷420）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己未，升翰林院编修高拱为侍读，以九年秩满也。（《世宗实录》卷420）

（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戊戌）命翰林院侍读严訥潘晟主应天府乡试。（《世宗实录》卷420）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己巳）命右春坊右谕德王维楨、翰林院侍讲袁炜主顺天乡试。（《世宗实录》卷425）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戊申）升右春坊右谕德王维楨为南京国子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428）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辛亥，先是，琉球国中山王尚清遣官生蔡朝用等五名就学南京国子监。至是，在监五年，请归国省亲听用。许之，遣使送归。（《世宗实录》卷428）

（嘉靖三十四年闰十一月）戊辰，升礼部郎中余文献为云南按察司副使。（《世宗实录》卷428）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癸巳，升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沈坤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432）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壬戌)升户部署郎中毕锵为浙江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33)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丙寅)升广东布政使司左参议王宗沐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33)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丁丑,赐贡士诸大绶等三百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世宗实录》卷 433)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庚辰)升翰林院编修亢思谦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33)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丙戌,升翰林院编修吴清为本院侍读,以九年满也。

升兵部左给事中殷正茂、河南道御史胡志夔、兵部署郎中宋国华俱为按察司副使,志夔河南、国华四川、正茂广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33)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戊子)授一甲进士诸大绶为翰林院修撰、陶大临、金达为翰林院编修。 (《世宗实录》卷 433)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庚午)升南京户部署郎中胡廷兰为福建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35)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甲寅)命河南道御史吴遵提调南直隶学校。 (《世宗实录》卷 436)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己亥)升右中允董份为翰林院学士。

（《世宗实录》卷 438）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辛亥）升直隶顺德府知府李攀龙为陕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438）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丁卯）升直隶永平府知府李逊为广东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戊辰）命翰林院学士董份、侍读瞿景淳主武举会试。（《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戊寅，命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尚贤袭封衍圣公。（《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丁丑）升……翰林院侍讲潘晟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丁酉，命江西道御史周如斗提调南直隶学校。（《世宗实录》卷 440）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己亥，升湖广布政司左参议刘起宗为本省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440）

（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壬子，授服阕翰林院庶吉士始弘谟为编修。（《世宗实录》卷 451）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癸巳，升……礼部署郎中事张天复为湖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458）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己酉)授病痊翰林院庶吉士王学颜为编修、李袞为检讨。(《世宗实录》卷 461)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丙辰,命翰林院侍读瞿景淳、陈升主应天府乡试。(《世宗实录》卷 461)

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丙子朔,升翰林院编修胡杰为本院侍读、检讨林嫌为修撰,以九年满也。(《世宗实录》卷 461)

(嘉靖三十七年八月)辛亥,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董份、翰林院侍读高拱主顺天府乡试。(《世宗实录》卷 463)

(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丙辰,升翰林院编修胡正蒙、姜金和为本院侍讲,俱九年考满也。(《世宗实录》卷 467)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乙巳,升浙江道御史尚维持、福建左参议宗臣、广东金事黎澄俱为提学副使,维持陕西、臣本省、澄广西。(《世宗实录》卷 469)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己酉)命掌詹事府事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玘,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严訥主考会议。(《世宗实录》卷 469)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壬戌,升翰林院编修张春为本院侍讲,以九年秩满也。(《世宗实录》卷 469)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癸亥)山东抚按官丁以忠等言:“袭封衍圣

公孔尚贤冲年寡学，宜查照伊祖孔弘泰比拟公、侯、伯事例送监读书”。诏从之。（《世宗实录》卷 469）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丙戌）以廷试天下贡士，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充读卷官。尚书鹏以子绍中式请回辟，不听。谕掌锦衣卫事都督陆炳多拨官校严巡，有私入传递者捕奏。（《世宗实录》卷 470）

（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癸卯，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高仪为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世宗实录》卷 473）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庚申，升礼部郎中况叔祺为贵州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475）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壬戌，升翰林院检讨晁璠为本院修撰，以九年秩满也。（《世宗实录》卷 475）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癸亥）升翰林院侍讲学士秦鸣雷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世宗实录》卷 475）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戊子，升翰林院修撰晁璠为司经局洗马，管国子监司业事。（《世宗实录》卷 476）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庚寅，命江西道御史吴遵提调南直隶学校。（《世宗实录》卷 476）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辛卯）兵部请武举名额，诏取八十五人。（《世宗实录》卷 476）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丙子,诏以宋儒朱熹原籍直隶婺源县子孙世袭五经博士。熹祖居婺源,后以游宦移家建安,两地皆建有祠宇。国朝官其一人,为五经博士,世袭,奉建安祠。上登报,有请官婺源朱氏子孙,奉祀如建安者,许之。乃以朱墅为五经博士,然未有世袭明旨也。至是,墅老,请授其子镐。礼部议:官以奉祀,祀既世承,则官亦应世授。诏从其请。 (《世宗实录》卷 477)

(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甲子,复除服阙南京国子监祭酒沈坤于国子监。 (《世宗实录》卷 479)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甲辰,命宋儒程颐二十代孙宗孟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世宗实录》卷 481)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戊戌,升尚宝司司丞陈谨为国子监司业。 (《世宗实录》卷 485)

(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己未,改……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春芳掌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487)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戌,升左春坊左谕德翰林院侍读陈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494)

(嘉靖四十年闰五月)丙午,升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孙应鳌为陕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497)

(嘉靖四十年七月)甲午,命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吴情、翰林院侍读胡杰主应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 499)

(嘉靖四十年七月)戊戌,诏四川道御史周斯盛提调南直隶学校。 (《世宗实录》卷 499)

(嘉靖四十年八月)甲子,命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读裴宇、翰林院侍读胡正蒙主顺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 500)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乙卯朔)升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裴宇为侍读学士,掌院事。 (《世宗实录》卷 506)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庚申,升南京国子监祭酒秦鸣雷为太常侍卿,管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506)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辛酉)命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袁炜、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份主考会试。 (《世宗实录》卷 506)

(嘉靖四十一年二月丁丑)命南京太常寺卿王林以原职管南京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506)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辛卯)命云南道御史耿定向提调南直隶学校。 (《世宗实录》卷 507)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壬辰,升礼部署员外郎沈绍庆为云南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507)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丁未,升江西瑞州府知府韩子允为四川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507)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壬子,授一甲进士徐时行为翰林院修撰、王锡爵、余有厂俱翰林院编修。 (《世宗实录》卷 507)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己卯)命河南道御史潘季驯提调北直隶学校。 (《世宗实录》卷 510)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丁丑,升……翰林院修撰孙世芳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世宗实录》卷 512)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癸巳,命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右春坊右中允兼编修张居正主考武举。 (《世宗实录》卷 513)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丙午)诏取武举官生八十五人。 (《世宗实录》卷 513)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丁巳)升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掌院事高仪为大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514)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朱天球为广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515)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乙亥)复除服阙南京国子监祭酒潘晟原职。 (《世宗实录》卷 526)

(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壬子,升翰林院侍读学士瞿景淳为太常寺卿管南京国子监祭酒事。 (《世宗实录》卷 530)

(嘉靖四十三年闰二月)丙子,礼部复南道御史官所陈两京乡试革弊事宜:一,今后两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资序挨及,南人用北,北有用南,以别嫌疑;一,同考用京官进士出身者,《易》、《诗经》各二员,《春秋》、《礼记》各一员,其余参有教官,以便觉察;一,录用书手,对读用生员,以防洗改。但此三事,专为两京乡试而设,其各省及会试亦当因其说而广之。因更上六事:一,会试用户两京乡试监试官预于二十日前选差,以便防范;一,巡视掇检务加严慎以杜奸弊;一,各省务精选才旺内帘官,无令外帘干预去取;一,申明各处科举名数照原定解额,每举人一名取应举儒生二十五名;一,中式之文务崇简实,及浮靡冗杂、诡僻不经悉行黜汰,仍参取后场以采实学;一,解原卷到部以凭稽查,不用公据。得旨:各省乡试但照旧规,令监临官会同考官揭书出题,提调监试等官不得干预,余皆如议行。 (《世宗实录》卷 531)

(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酉)命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汪鏊、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孙世芳主应天府乡试。 (《世宗实录》卷 536)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丑)升礼部祠祭司郎中屠羲英、浙江按察司金事周思兼俱为按察司副使,刑部署员外郎徐梓为按察司金事,羲英,浙江;思兼,广西;梓,福建;俱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538)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乙亥……调江西按察司副使方弘静于广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539)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乙巳,升翰林院侍读姜金和为左春坊左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 (《世宗实录》卷 540)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丙寅)更定岁贡法,令天下督学官每岁严加考校,如正贡考不称则起次贡,次贡复不称则起次贡以下者,必得其人。乃已廷试岁贡,如一省发回五人以上,提学官降级别用。 (《世宗实录》卷 540)

(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庚寅)初,上从礼部议,行提学御史徐炉查革京学冒籍生员。炉因檄宛、大二县,会同本学教官大集诸生于明伦堂,清查冒籍当革者五十余人。时诸生中多窃议炉考法奇细,汹汹不服,及是愈怒。遂择执委官于坐,褫其衣冠,仍击伤生员任子玉等。事闻,给事中何起鸣归罪于炉,因劾其伪学多言,久失士心。炉仓皇自辩,诋起鸣为邪党。得旨:“起鸣论劾轻率,炉奏辩分戾,均失言官体,各夺俸二月。自后言官建白,务先国家大计,毋得私自自是,以渎朝廷。”按炉迂谬矜罔,在职殊不称;起鸣奏众以为允当,时乃委曲而解之,非政体也。 (《世宗实录》卷 541)

(嘉靖四十四年二月)甲戌,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高拱、翰林院侍讲学士掌院事胡正蒙主考会试。 (《世宗实录》卷 543)

(嘉靖四十四年二月甲午)礼部会试取中式举人陈栋等四百人。 (《世宗实录》卷 543)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戊申)工部左给事中张岳奏:“庶吉士之选所以储养人材而备他日重大之任。历科以来,覬覦者多,故皇上临选罢罢者再矣。今幸门既塞,贤路方开,宜议为定制,每科取选,每选不过三十人,每留不过四五辈。限年四十之内,减年冒进者黜之。所试文字以纯正典雅为尚,钩棘靡丽者去之。又咨访以求其德行,

过堂以验其容止，慎飭关防以严考试，精选贤良以端师范，随材援任以称器使。庶诸士有砥励之益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从之。

（《世宗实录》卷 546）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壬子）调河南按察司佥事张佳胤于云南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548）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庚子，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仪、掌院事侍讲学士王太任协同总校大典。（《世宗实录》卷 550）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辛丑）升山东道御史徐爌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世宗实录》卷 550）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丁巳，命山西道御史颜鲸提调北直隶学校。（《世宗实录》卷 550）

（嘉靖四十四年十月甲子朔）升红春坊左谕德林树声为太常寺卿，管南京国子监祭酒事。（《世宗实录》卷 551）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年己亥）改尚宝司司丞胡杰为国子监司业。（《世宗实录》卷 552）

（嘉靖四十五年四月）癸酉，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秦鸣雷教习庶吉士。升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张居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世宗实录》卷 557）

（嘉靖四十五年五月）丙午，改礼部左侍郎陈以勤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校大典兼教习庶吉士。（《世宗实录》

(嘉靖四十五年六月)辛酉,礼部奏:“国家内设大学以教育天下之英才,外设儒学以作养民间之俊秀,二百年来名世多从此出,迹者,国子监学舍倾圯,生徒止二百人,又四方读书缀文之士争务剽窃以图捷径。于是,教化学术悉为虚文,而朝廷不得真才之用,故给事中张士纯、周世选御史张士佩前后论列,皆及于此。然大要不越数端,如请敕工部修理监舍,请征下第举人及岁贡年未五十者入监,举人毋得概就。刷历岁贡,不必专泥正历,而援例一途则似财用稍充,即议停止,此大学所当议处也。乙榜举人年四十以上者,具铨授教职,不妨会试。其有异等者,一体行取。各提学官必身先化导,以德行督课,诸生毋专事文艺,此儒学所当议处者也。至于文体弊坏,内而两都,外而列郡,靡然同风,其弊皆由书肆刊文盛行,便于采摘,请悉按天下私鬻冗书无当实用者,一切铲毁。”时吏部亦覆世选论处教职一事,请自今后提学员缺,必慎选文行兼优者以充,仍限六年教成,方议超擢岁贡,衰耄不得收选。有司不职者,不得更改文学官。俱报可。 (《世宗实录》卷 559)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丙戌)升刑部郎中邹善为山东副使,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563)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丁丑,升工部郎中鲁省吾为陕西金事,提调学校。 (《世宗实录》卷 565)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戊寅……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胡杰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实录》卷 565)

(隆庆元年正月壬午)升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居正为礼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学士。 (《穆宗实录》卷 3)

(隆庆元年三月丙子)诏建云南新兴州江川县儒学,除学正、教谕各一员,以礼部复巡按御史刘思问奏也。 (《穆宗实录》卷 6)

(隆庆元年乙卯朔)升大理寺卿管国子监祭酒林嫌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仍充经筵官。 (《穆宗实录》卷 8)

(隆庆元年二月)戊申,命礼部左侍郎潘晟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 (《穆宗实录》卷 5)

(隆庆元年三月丙辰朔)皇女行命名剪发礼。 (《穆宗实录》卷 6)

(隆庆元年五月庚申)改南京国京监祭王杰为国子监祭酒。 (《穆宗实录》卷 8)

(隆庆元年五月)辛未,升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吕调阳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穆宗实录》卷 8)

(隆庆元年七月庚午)调山东按察司副使金立敬于四川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10)

(隆庆元年七月辛巳)监顺天乡试御史凌、陈联芳条上科场六弊:一买来;二清代;三道同;四夹带;五传递;六偏重。请尽行厘革。上皆从之。从偏重一事谓考官故抑贡生及世家子弟,盖臆说云。 (《穆宗实录》卷 10)

(隆庆元年八癸未朔)命广东道御史周经弘祖提调南直隶学校。 (《穆宗实录》卷 11)

(隆庆元年九月壬子朔)改南京国子监祭酒吕调阳为国子监祭酒。 (《穆宗实录》卷 12)

(隆庆元年九月甲戌)初,上用议者言,两京乡试监生各革去皿字号。于是,南监中式者仅数人,亏旧额四分之三。既揭晓后,考试官王希烈、孙铤等至国学谒文庙,而监生下第者数百人喧噪于门外,伺希烈等出,遮诉语甚不逊,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勺之方解。事闻,诏南京法司逮治其为首沈应元等数人,如例发遣。祭酒吕调阳莅任未几,且勿论,守备魏国公徐鹏举以闻变坐视夺禄米,司业金达以铃束不严夺俸各二月。监生编号如旧行。

(《穆宗实录》卷 12)

(隆庆元年十月癸未)升……左春坊左谕德姜金和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穆宗实录》卷 3)

(隆庆元年十二月)乙酉,升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孙纘、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张四维俱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寺读。 (《穆宗实录》卷 15)

(隆庆元年十二月)辛卯,升国子监司业万浩为右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 (《穆宗实录》卷 15)

(隆庆二年三月丙辰)升翰林院编修林士章为国子监司业。
(《穆宗实录》卷 18)

(隆庆二年三月)乙丑,策试天下贡士。 (《穆宗实录》卷 18)

(隆庆二年四月庚辰朔)授第一甲进士罗万化为翰林院修撰,黄凤翔、赵志皋为编修。 (《穆宗实录》卷 19)

(隆庆二年六月辛巳)选进士徐显卿、陈于陆、张一桂、沈一贯……三十人为翰林院庶吉士,命管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赵贞吉管教习。 (《穆宗实录》卷 21)

(隆庆二年九月庚申)以武举会试,命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诸大绶、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张四维为考试官。 (《穆宗实录》卷 24)

(隆庆三年正月庚戌)升礼部署贡外郎余立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28)

(隆庆三年二月丙子)南京国子监祭酒姜宝条奏飭监务以广圣教八事:一,修理颓毁舍宇;一,督征各处膳夫银;一,请罢纳粟事例以塞幸达;一,催取举人入监,就中察其志行卓然者,破格用之。因荐四川阆中举人傅太、内江举人赵蒙吉,可备学官之选;一,请复国初积分之法;一,公、侯伯子孙例该送监事尽数查送教养,以储大用;一,处初分教属官以重课督;一,查复祭酒、司业见部旧规及将监生物故者恤助,有犯者别衙门不得擅自拘提。下吏礼二部复议,俱从之。 (《穆宗实录》卷 29)

(隆庆元年三月壬戌)升翰林院侍读马自强为司经局洗司,管子监司业事。 (《穆宗实录》卷 30)

(隆庆三年五月戊申)升翰林院编修王锡爵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穆宗实录》卷 32)

(隆庆三年六月)乙酉,原任四川按察司副使胡直于广东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33)

(隆庆三年九月己卯)授翰林院庶吉士何洛文为编修。 (《穆宗实录》卷 37)

(隆庆三年十一月)丁丑,改江西按察司副使阴武卿于广西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93)

(隆庆三年十一月戊子)改广东按察司副使徐善庆于陕西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39)

(隆庆三年十二月)丙午,起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陆树声以原官掌詹事府事,教习庶吉士。 (《穆宗实录》卷 40)

(隆庆四年二月乙卯)改南京国子监司业王锡爵为国子监司业。 (《穆宗实录》卷 42)

(隆庆四年二月庚申)升尚宝司司丞范应期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穆宗实录》卷 42)

(隆庆四年四月)丁未,授服闋庶吉士王弘海为翰林院检讨。 (《穆宗实录》卷 44)

(隆庆四年七月戊辰)礼部复南京河南道御史王嘉庆奏,请令

今后试录、第录中式士子之文，考试官稍为册润，两京乡试宜增设御史二人辑治怀挟诸弊，得旨允行。（《穆宗实录》卷 46）

（隆庆四年九月）壬辰，升翰林院侍读陶大临国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掌本院事。（《穆宗实录》卷 49）

（隆庆四年十月）甲子，升……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陆泰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穆宗实录》卷 50）

（隆庆四年十一月己丑）命广东道御史周禧提调南直隶学校。（《穆宗实录》卷 51）

（隆庆五年正月）丁丑，升翰林院修撰申时行为左春坊左中允、国子监司业王锡爵为右春坊右中允，俱兼翰林院编修，掌本坊事。（《穆宗实录》卷 53）

（隆庆五年正月丙戌）调山东按察司副使刘有诚于陕西提调学校。（《穆宗实录》卷 53）

（隆庆五年正月己丑）复除浙江按察司副使屠羲英于四川提调学校。（《穆宗实录》卷 53）

（隆庆五年正月辛卯）升翰林院编修余有丁为国子监司业。

升直隶常州府同知胡定为山西按察司僉事，提调学校。（《穆宗实录》卷 53）

（隆庆五年二月丙申）升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胡汝嘉为广西按察司僉事，提调学校。（《穆宗实录》卷 54）

(隆庆五年六月戊戌)设镇雄府儒学教授一员。 (《穆宗实录》卷 58)

(隆庆五年六月庚子)升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陶大临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穆宗实录》卷 58)

(隆庆五年六月甲寅)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吕调阳教习庶吉士。 (《穆宗实录》卷 58)

(隆庆五年八月)壬寅,升江西吉安府知府周之屏为贵州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60)

(隆庆五年九月)己丑,升国子监祭酒马自强、南京国子监祭酒陶大临俱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穆宗实录》卷 61)

(隆庆五年十月甲辰)升翰林院掌院事侍读学士丁士美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原任国子监司业林士章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穆宗实录》卷 62)

(隆庆五年十月戊申)命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马自强掌翰林院事。 (《穆宗实录》卷 62)

(隆庆五年十一月己未朔)调四川按察司副使宋仪望于福建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62)

(隆庆六年正月)甲申,命颜氏裔孙嗣慎袭授翰林院五经博士。

（《穆宗实录》卷 65）

（隆庆六年二月）壬辰，升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袁尊尼、江西临江府知府管大勋为按察司副使，尊尼山东、大勋四川，俱提调学校。

（《穆宗实录》卷 66）

（隆庆六年二月）辛戌调广西按察司金事胡汝嘉于浙江提调学校。（《穆宗实录》卷 69）

（隆庆六年四月己卯）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马自强为詹事，仍兼侍读学士、协理府事、同教习庶吉士。（《穆宗实录》卷 69）

（隆庆六年四月）庚辰，改南京礼部右侍郎万浩为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穆宗实录》卷 69）

（隆庆六年五月戊申）授服阕翰林院庶吉士李长春为编修。（《穆宗实录》卷 70）

（隆庆六年七月己亥）升……湖广兴国州知州刘奋庸为山西副使提督学政。（《神宗实录》卷 3）

（隆庆六年九月辛亥）差浙江道御史谢廷傑提调南直隶学校。（《神宗实录》卷 5）

（隆庆六年十月甲寅朔）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美掌翰林院事。（《神宗实录》卷 6）

(隆庆六年十月辛巳)以福建兵备副使宋豫乡提调学校。
(《神宗实录》卷 6)

(万年二年二月)壬申,改南京国子监祭酒林士章为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10)

(万历元年七月)癸未,命左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范应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何洛文典应天府乡试。

升翰林院编修李自华为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15)

(万历元年十二月)丁卯,改南京太常寺少卿姚弘谟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20)

(万历二年二月辛亥)命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吕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王希烈充会试考官。
(《神宗实录》卷 22)

(万历二年三月)戊子,差河南道御史李辅提调南直隶学校。
(《神宗实录》卷 23)

(万历二年八月戊申)升国子监祭酒林士章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神宗实录》卷 28)

(万历二年八月)壬子,升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为国子监祭酒。仍充经筵讲官。(《神宗实录》卷 28)

(万历二年十二月庚午)以广西参政高则益提调本省学校。
……(《神宗实录》卷 32)

(万历三年正月庚申)以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四维、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林章充经筵讲官。 (《神宗实录》卷 34)

(万历三年二月乙未)升翰林院编修戴洵为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35)

(万历三年五月乙未)授庶吉士史河为翰林院编修。 (《神宗实录》卷 38)

(万历三年九月)庚子,以山西副使胡维新调云南副使,提调学校。 (《神宗实录》卷 42)

(万历三年十月丙戌)申严举人入监之法。令各该巡按御史督令有司备本地举人有未经入监及事未毕告回者,以文书到日为限,三个月起送到部,发监肄业。原入南监者,仍赴该监。会试年份查入监者方许会试。其下第及中副榜不愿就教者,照前例尽数分送南京国子监肄业,并不许假借名色告回原籍。赴部会试者除监满授拨历外,其余必由两监起文方许会试。从祭酒孙应鳌之请也。 (《神宗实录》卷 43)

(万历四年正月甲辰)复除翰林院编修黄凤翔。 (《神宗实录》卷 46)

(万历四年四月己巳)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孙应鳌言:“太学非举贡及勋胄恩荫不入。自景泰初年边储匿极,始议开纳,然亦以生员廩增附为差,亦时开时辍。至隆庆间遂令停、降增及降附,

发社并黜退者，皆得纳银入监矣。提学宪条何以行于生儒乎？提学所摈斥尽可归诸太学，则太学毋乃为提学藏垢纳污之藪欤？至于民间俊秀子弟，原令赴提学告准附学名目，故谓之新附，与两京见任官随任子弟未入学者并纳银入监，亦隆庆以来复定事例也。此例一开，而商贾、舆台、隶役咸厕其中，甚有身未成童、一丁不识者皆骤猎贤关，他日服官，为民蠹贼不问可知矣”。下户部议：社生、黜生及民间不堪作养子弟以后俱不许援纳，并请停预纳光禄寺监事及鸿胪寺序班。上纳应鳌议，而令监事、序班仍旧。（《神宗实录》卷49）

（万历四年五月）壬寅，河南抚按孟重等条上宗学事宜十二事：一，议学制。仿儒学建先师殿、从祀廊庑及棖、戟二门；仍建祖训堂尊崇皇明祖训并宗藩条例；讲堂三间，翼以两斋堂，东为经济所，西为资贍所。堂、斋后各建号房，便宗生讲肄，堂名仍额明伦，以肃瞻仰。二，议师职。宗生百人则置教授，一则不足则以纪善之贤者充之，果教有成绩，岁终听宗正移文提学道、呈抚按奖赏，或奏加服俸；如尸位旷职参奏罢黜。三，议教规。凡宗生十三岁以上，方许开送入学作养。如年岁未足，各就私塾或本府教授训海。其各生讲解经书、《性鉴》外，仍授以《皇明祖训》、《孝顺事实》诸书，使知先行后文之意。四，议稽行。宗正每学置嘉善、矜愚二簿，宗生中有善可录、有过可纪据事直书，岁终申报提学道及呈抚按衙门以凭量行赏罚。五，议稽言。宗正照儒学月试例，从公品隲等第。每岁听提学会同宗正考较优长者奖赏，疏谬者戒罚，并吊查嘉善、矜恶二簿，参验劝惩。六，议习医。贫宗业医亦自足贍。应选本府良医为之师，授以《难经》《素问》诸书，课试劝惩，悉照教授事体行。七，议赈恤。宗室自将军、中尉而下往往衣食不给，婚丧不举，但其中有禄薄致贫，亦有侈靡自蹙者。查果平日俭约，无力婚丧，于宗学公用钱粮内酌赈，如素习于奢，虽贫不准。八，议资贍。宗生例给月米五斗，而周藩禄

不足用，合试文行兼优，未经奏支全禄者方给；若教授自有常俸，照例免给。九，议供役。宗学既设，则供事人役势不可缺。但各该地方赋繁民困，委难增编。周藩宗正、皂役二十二名即于绝府役银内给募。其仪卫司正较余丁内轮拨。十一，议请敕。宗室子弟骄惰成习，建学之初，非籍天语叮咛，恐难拱手授命。宜照各省提学宪例，给宗正敕印，行令督率宗生向学，以成敦叙之风。十二，议公移。宗学既有公务，凡各该衙门事体相关文移来往，即以该学轮年教授比照经历司事体转行上下。得旨：宗学敕印不必给，余如议行。（《神宗实录》卷50）

（万历四年八月）丙寅，命右中允兼编修何洛文、右赞善兼检讨许国充顺天府乡试考试官。（《神宗实录》卷53）

（万历四年八月癸未）礼部复贵州抚按严清等奏裁永从县儒学，以清冒滥。上以建学来历原自欠明，今姑勿问。如议即裁生员，量留籍贯、行止无碍者十余名附府学，余悉屏黜。（《神宗实录》卷53）

（万历四年十一月）丙戌，起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姚弘谟为祭酒。（《神宗实录》卷56）

（万历四年十二月乙亥）礼科都给事中李戴等条陈会试事宜：一，号度当严。言科场编号监试提调官宜亲自制签，登记号簿，即楷书卷面，天明号军各验字号，不同者即时扶出。二，巡绰当密。言士子坐定，巡绰人役更番潜行伺察，各军衙杖肃立，毋得故为先声，递相传报。三，誊录当慎。言誊录所官督责书手真正楷书，无得一字脱误。如有脱误，许对读所举送监试，提调官查究，仍将本卷别与抄誊。四，后场当重。言设科简拔真才，必学有本源，识通今古，而后

可济实用。尔来士子专务初场，故调难挽。今次分房官务虚心详阅，有二三场，扬确古今、条陈时事，非徒漫衍者，即初场稍疵亦着量收录。其止工时义而后场空疏者概斥。下礼部复可，从之。（《神宗实录》卷 57）

（万历五年正月癸丑）升南京吏部郎中江以东为江西提学副使。（《神宗实录》卷 58）

（万历五年二月）乙丑，命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为会试主考官。取冯梦禎等三百名。辅臣张居正子嗣修得中式，房考为陈思育。（《神宗实录》卷 59）

（万历五年三月）丁酉，大学士张居正以男嗣修预殿试回避读卷，得旨：读卷重典，卿为远辅，秉公进贤，不必回避。时大学士吕调阳亦以子兴周与试，疏乞引避，上亦不允。（《神宗实录》卷 60）

（万历五年三月）己巳，赐贡士沈懋学、张嗣修、曾朝节等及第出身有差。百官臻词称贺。（《神宗实录》卷 60）

（万历五年三月）癸丑，升武昌知府李向阳为河南提学副使。（《神宗实录》卷 60）

（万历五年五月）壬寅，先是，大学士张居正等请考选庶吉士日期，命定期十五日。至是，取沈自邠、顾绍芳、杨起元、敖文祯、姚岳祥、杨德政、万象春、张鼎思、庄履丰、冯琦、费尚伊、何雄书、史继宸、甘雨、陆可教、李植……卷进呈，命俱改庶吉士。一甲进士沈懋学等俱送翰林院读书。（《神宗实录》卷 62）

(万历五年闰八月)辛卯,升南京光禄寺卿屠义英为南京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 (《神宗实录》卷 66)

(万历五年九月癸未)会试天下武举。考试官何洛文、高启愚,取中式武举张大德等八十名。 (《神宗实录》卷 67)

(万历五年十二月乙未)改南京国子监司业周子义为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70)

(万历五年十二月)己亥,升翰林院侍读张位为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70)

(万历六年二月戊子)升司经局洗马许国为南京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72)

(万历七年五月甲寅)升编修王弘海为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87)

(万历七年六月乙亥朔)起原任礼部右侍郎孙应鳌为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87)

(万历七年七月庚戌)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高启愚、翰林院侍读罗万化应天考试。 (《神宗实录》卷 89)

(万历七年八月戊寅)命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陈思育、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周子义顺天考试。 (《神宗实录》卷 90)

(万历七年十月丙申)升陕西右参议刘东星为浙江提学副使。

(《神宗实录》卷 92)

(万历七年十二月癸酉)升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荆光裕为云南提学副使。(《神宗实录》卷 94)

(万历七年十二月辛卯)升光禄寺寺丞孙代为江西提学副使。(《神宗实录》卷 94)

(万历八年正月)丁卯,升湖广左参议李学一为贵州副使,提督学政。(《神宗实录》卷 95)

(万历八年二月癸酉)升礼部郎中刘应麒为广东副使,提督学政。(《神宗实录》卷 96)

(万历八年二月)辛巳,升右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印信戴洵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96)

(万历八年三月甲辰)升翰林院编修刘域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97)

(万历八年三月)丙寅,大雨。上遣司礼监传免读卷,命辅臣进封。上鉴以第三为第一,第一为第二,第二为第三。第一,大学士张居正子懋修也。(《神宗实录》卷 97)

(万历八年三月)丁卯,赐张懋修等三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神宗实录》卷 97)

(万历八年四月丁酉)升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周子仪为国

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98)

(万历八年九月丁丑)户科给事中史继辰言:士风为人才、吏治所关,宜杜幸门、绝私谒。州县官提调生儒止许按季考较,此外不得滥收一人,私立门墙以长奔竞。上是之。 《《神宗实录》卷 104)

(万历八年九月)己卯,命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陈经邦、翰林院侍讲朱赓典武举试。 《《神宗实录》卷 104)

(万历九年五月丁卯)长右春坊左中允高启愚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112)

(万历九年十一月辛巳)以广西道御史朱璉提调北直隶学校。 《《神宗实录》卷 118)

(万历十年九月)甲戌,升礼科给事中聂良杞为云南提学佥事。调湖广武昌兵备佥事王折提督学政。 《《神宗实录》卷 128)

(万历十一年正月)丙子,御史杨四知言端士习、正风俗二事。乞行提学官考较之际,经书文虽可观而论策曳白,必降黜,若果博古通今之士,即经书义稍疵,奖拔必加。 《《神宗实录》卷 132)

(万历十一年二月辛丑)改南京国子监祭酒高启愚为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133)

(万历十一年二月丁未)起原任湖广副使林阶春为浙江副使,提调学校。 《《神宗实录》卷 133)

(万历十二年闰二月戊寅)升户部郎中曹楼为四川副使提调学校。 (《神宗实录》卷 134)

(万历十一年三月戊申)升福建左参议范谦为广西副使提调学校。 (《神宗实录》卷 135)

(万历十一年五月)戊戌,升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罗万化为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137)

(万历十二年二月壬戌)升黄凤翔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146)

(万历十二年十月甲辰)复除浙江提学副使王世懋为福建提学副使。 (《神宗实录》卷 153)

万历十三年二月壬寅朔,诏定科场事宜。先是,各省乡试以巡按御史及二司充总裁官,内外无复讥防,又预自撰录有主者未入闱,而文已传于外矣。关节既易,在臣子弟多幸中,而中式举人得百写原卷,送部名曰公据,其硃墨卷不以解部,即有物议,无从历勘言者病之。科臣王继先请照嘉靖七年例,用京朝官主考,科臣张栋请程式就中式士卷稍为册润,依制刊刻。科臣万象春请将朱墨真卷解部,本部会同该科辨验。惟覆试一事,科臣张维新则概指大臣子弟,科臣王士性则专指京堂三品以上子弟,万象春则谓无议,而试于事非雅,不若无分大臣及民间子弟,但有夤缘迹著闻,即行参奏,试经书论策各一篇,荒谬不堪者黜落,并罪主者。于是,礼部集其议以覆。上曰:“科场事宜既有成议,各处考试官照嘉靖七年例差用,还酌地方远近,先期奏请,监临官不得干预帘以内事,余并如议。” (《神宗实录》卷 158)

(万历十三年二月壬戌)升礼部主客司主事苏浚为浙江金事，提调学校。 《《神宗实录》卷 158)

(万历十三年五月癸酉)以吏科给事中杨文举、户部主事彭梦祖为云南考试官，以工部员外郎周梦祖、刑部主事熊敦朴为贵州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161)

(万历十三年五月丙戌)以翰林院编修黄洪宪、兵部主事蔡文范为福建考试官，兵科右给事中唐尧钦、刑部主事王德新为四川考试官，吏科左给事中杨廷相、兵部员外郎江铎为广东考试官，工科给事中张栋、刑部主事林光何为广西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161)

(万历十三年六月庚子朔)补原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刘域为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162)

(万历十三年七月甲申)以兵科左给事中王三余、礼部主事孙成名为山东考试官，以礼科右给事中陈大科、吏部主事邹观光为河南考试官，吏部员外郎王教、刑部员外郎魏允孚为山西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163)

(万历十三年八月)甲辰，命右谕德张一桂、洗马陈子陞充顺天乡试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164)

(万历十三年十月甲申)升刑部郎中沈九畴为江西提学副使。 《《神宗实录》卷 167)

(万历十三年十一月癸卯)升刑部郎中沈九畴为江西副使，提

督学校。 (《神宗实录》卷 168)

(万历十三年十一月乙卯)巡抚福建都御史沈人种奏:“提学副使王希元以故御史朱珽作令崇安,帅诸生起祠,亲为撰碑。”时希元转江西参政,被言,当调简僻用,奏至,特以卑谄削籍。 (《神宗实录》卷 168)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庚午)叙录讲读儒臣侍郎沈一贯、朱赓升俸一级;少詹事张位升詹事,仍掌院事;谕德于慎行升翰林院侍读学士;洗马陈于陛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供事如故。 (《神宗实录》卷 169)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甲申)以秩满升翰林院编修黄洪宪为侍读,曾朝节为侍讲。 (《神宗实录》卷 169)

(万历十四年正月壬戌)礼部题会试事宜,请广会试制额。上特命取三百五十人,著为例。

又议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润原卷,不宜尽掩初意。至于经房,额设一十七员,《书》、《易经》旧例各有四房。《易经》卷多,会增一房。从之。 (《神宗实录》卷 170)

(万历十四年正月甲子)是日命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弘海,国子监祭酒韩世能、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赵志皋、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赵用贤俱补充经筵讲官。 (《神宗实录》卷 170)

(万历十四年二月)丁卯,遣大学士王家屏祭先师孔子。 (《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己巳,吏部题复:礼科给事中王三录题:“今岁开科当参选庶吉士。窃谓抡材嫌于疏不嫌于数,而官材之道贵于精不贵于多,必裒益之适均,斯经常而可久。今后凡遇科年,考选吉士,率以二十余人,储养成才,留授编简官无过七八辈,其余酌量才品,分授科道部属等官。著由定例,永远遵守。”上是之。《《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辛未,命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周子义充会试考试官。《《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乙酉)会试举人因点名时搀越混搅,踏死馀姚举人陈希伊,海宁举人吴国宾。事闻,上命罚治御史、兵马等官各有差,令顺天府厚给死者;兵部给脚力应付回还。《《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己亥)革贵州新科举人尹新。以原籍江西冒贵州也。《《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甲午)礼部取中会试举人袁宗道等三百五十名。《《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三月丙申)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辛应乾三年考满,荫次男辛衍泽入监读书。《《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癸卯,复湖广汉阳县儒学,本学先因回禄,生员归附府庠。至是,抚按请修复旧学。从之。《《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丙午,吏部题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赵志皋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己酉,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赵焕陈言:“……一、谓新科进士今后当崇尚本真,敦行俭素。先达长者当以前辈淳风共相劝助。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亥,升礼部祠祭司署郎中事主事刘垓为云南佥事,提督学校。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壬子,上御文华殿,辅臣申时行等以所拟贡士上卷进读。上亲览批定,以第三卷为第二,拔第十为第三。赐读卷官宴。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癸丑,赐进士唐文献等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百官致词称贺。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丙辰)兵科左给事中胡希舜题:“国朝主贤无方,三途并用,故举贡之士得与甲科进士并除长吏。厥后酌定地方繁简,以为铨除之准。法固甚美,然行之既久,寢失初意。新科进士宜多授外职,少授京职;多除难地,少除易地。授内既少,倘部属有缺,以州县之贤者升补,中书行人有缺,间以举荫之俊者升除,甲科多授一州县,则一州县受其福,未必非安民弭灾之一助,奚区区较计于内外之分也。”上曰:“三途并用,原系旧规。只在得人,不必拘泥资格。”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丙辰)赐状元唐文献朝服冠带及进士杨道宾等三百五十名钞锭。文献等上表谢恩。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戊午,升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李长春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赵用贤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各掌本坊印信。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壬戌,升国子监司业刘域为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掌管司经局印信。

授第一甲第一名唐文献翰林院修撰;第二名杨道宾、第三名舒弘志俱翰林院编修。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四月)己巳,升南京国子监司业习孔教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神宗实录》卷 173)

(万历十四年四月)辛未,升翰林院修撰沈懋学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173)

(万历十四年四月)乙酉,南京户科给事中王嗣美奏:“臣苦见御史丁此吕疏论翰林院修撰沈懋孝典应天壬午乡试,废公徇私,中王篆子五之鼎。臣此时以为懋孝之不理于人口者止此一事耳……继而廉得其实,乃知此年场事苞苴公行,而入彀之人半皆富室。第二十七名狄献明,溧阳监生也,一丁不识,而以关节中;一百三十三名贺学礼,原任江西按察使贺邦泰子也,口尚乳臭,而以钱神入。又有七十二名王尚行,系松江富室子也。方懋孝典试,渡江遨游燕矶,尚行乃使人装作货郎售卖余货,而香囊之内暗藏贿贴,尚行遂高夺锦标,此其一也;第一百一名刘士理,江西安福人也,先因其兄刘士璠在浙进场,从口同房中懋孝之弟沈懋庄,彼时感恩,谢以千金。后壬午,本官复入浙场,相约互中其子弟而誓之曰:负盟者如日。故本

官于南京场中中士瑗之弟士理。不谓天不从人，士瑗在浙场索真子卷累日，竟不获中。后懋孝怪其背盟，与之大哄，士林咸为掩口，此真二也。至于一百二十九名包文熠，乃包恂芳之子。恂芳与懋孝同县，且至亲。懋孝为主考时，恂芳星夜趋往前路，装作驿丞，叩头迎接。懋孝惊问，恂芳遂以文熠之事为托，叩头再四，许以重赂。懋孝因出袖中之题与之。文熠之名俨然列榜中矣。（《神宗实录》卷173）

（万历十四年四月）庚寅，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以应天场事有弊，疏请待罪同勘……（《神宗实录》卷173）

（万历十四年五月戊戌）升翰林院编修余孟麟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174）

（万历十四年五月丙午）礼部题：四川抚按徐元太、陈瑄名题：“将建武所儒学生员比照叠溪、青州二所事例间年起贡，使其有出身之途，庶不虚作养之意。具建昌、越甯、会川、盐井、宁香、松潘六卫以前贡期或一年或间年，并无定例，嗣后通以间年为期。至于廩增附生员名额，毋得过滥，提学官仍严加禁约。”从之。（《神宗实录》卷174）

（万历十四年五月壬戌）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李长春为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174）

（万历十四年六月）甲戌，考选庶吉士袁宗道等二十二人。（《神宗实录》卷175）

（万历十四年七月癸卯）直隶昌县廩膳生刘恩恭到京廷试，赠

买袁宗仁、袁宗泗代作，传递发觉，革黜问罪。 （《神宗实录》卷 176）

（万历十四年七月己酉）礼部题复：南京礼部尚后袁条陈三事，……一曰崇真儒，议将长洲县贡生王敬臣遥授两京国子监教职，用示激励。 （《神宗实录》卷 176）

（万历十四年七月）丙辰，命翰林院编修庄履丰、萧良有，简讨顾绍芳、沈自郛内府司司礼监教书。 （《神宗实录》卷 176）

（万历十四年八月癸酉）吏部题复试南直隶举人狄献明等六名，前五卷文理俱优，堪以中式，惟末一卷大旨虽明，词句多舛，似难收录。上命狄献明等五名都准存留，贺学礼革退，沈懋孝降一级调外。 （《神宗实录》卷 177）

（万历十四年八月）乙酉，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奏：“应天府乡试，贺学礼以不堪见黜，懋孝以被论贬官，臣独事蒙恩，始终不问。皇上之宽臣至矣，乃臣愚不明之罪，有人所不及知者，其敢终隐以欺君父手？ （《神宗实录》卷 177）

（万历十四年九月）癸卯，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赵用贤、翰林院侍读盛讷充武举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178）

（万历十四年九月庚戌）吏部复：“得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已放曹兰嫡孙举人曹文奏称，先蒙恩诏荫伊入监，今中本省乡试，乞将伊嫡长男汝麟补荫。 （《神宗实录》卷 178）

（万历十五年五月乙未）礼部题复南京御史陈邦疏升崇实学，以罗真才。言：“士必学古而后可以入官，故初试经书义七篇而参之

以二、三场，以验其博雅与其时务。本末先后亦自有不可易者。乞敕以后乡、会试卷务要三场匀称，方许中试，如后场驰骋赅博，而初场不过平平者，拔置前列，以示激励。（《神宗实录》卷 186）

（万历十五年六月）甲申，大学士申时行等遵旨将辛未、丁丑二科《进士题名记》文撰完，恭录进呈御览，发工部刻石。（《神宗实录》卷 187）

（万历十五年八月丁卯）命礼部会同翰林院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学官，以为准则。（《神宗实录》卷 189）

（万历十五年十一月甲寅）差通事官伴送南京国子监读书琉球国官生郑周等三名回国任用。（《神宗实录》卷 192）

（万历十六年四月丁巳）南京国子监祭酒赵用贤条上申飭南雍七事：一、复勋胄入监之制，请命公、侯、驸马、伯子孙非以成均教习者，不准承袭；……一、严监生久旷之罚，岁久不复班者，竟黜，即举贡不少假借；……一、复监试防简之役，请用五城弓兵，并供祭祀洒扫。（《神宗实录》卷 197）

（万历十六年五月）乙酉，上视朝，廷试天下岁贡生，分上、中、下卷，上、中准贡，下卷发学肄业，仍得提学官照例查究。（《神宗实录》卷 198）

（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庚戌）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因山东生儒不服搜简，顺天监生诡窃贤科，奏请禁诸生不许陈说民情利害、官员贤否，违者以不遵卧碑黜革问遣。国学援例，非原籍查明身家，并无违碍者，不许上纳，如夤缘假籍，礼部即行参究。（《神宗实录》卷 199）

(万历十六年十一月庚戌)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贞条上军政：一、武官六年比试，首二场马步射不入格者仍令入第三场；其骑射策论各有一长者免黜，若才伟略奇、明识博览，绰绰手工艺文之长者，即杜预之力不穿札，韦叟之弱不习骑，亦破格收录。 《《神宗实录》卷 205》

(万历十七年正月庚午)礼部生客司郎高桂言：“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蒙冒，以右庶子黄洪宪等往，其中式举人，第四名郑国望稿止五篇；第十五名李鸣殷中有一‘囡’字，询之，吴人土音以生女为囡，《孟》义、《书经》结尾文义难通；第二十三名屠大壮大率不通，他若二十一名第一桂、二十二名潘之愷……即字句之疵，不必过求，然亦啧有烦言，且朱卷遗匿，辨验无自……何以新观听？伏乞下九卿会同科道官，将顺天府取中试卷逐一简阅，要见原卷现在多少、有无情弊，据实上请，以候处分，其有迹涉可疑及文理纰缪者，通行议处，明著为例，以严将来之防。自故相之子先后并进，一时大臣之子遂无有见信于天下者。今辅臣王锡爵之子素号多才，岂其不能致身青云之上？而人之疑信相斗。亦乞并将榜首王衡与茅一桂等一同复试，庶大百之心迹益明矣。 《《神宗实录》卷 207》

(万历十七年正月壬申)大学士申时行等言：“两京各省解到试卷，发部科看详。今礼部司官不纠摘南各省，而独摘顺天，不通摘三场，而止摘字句，殆有深意，必待会官复试而后有无真伪，耳目难掩。”上命礼部会同都察院及科道官当堂复试看阅具奏。锦衣卫还差官与高桂一同巡视。 《《神宗实录》卷 207》

(万历十七年二月戊寅)礼部会同都察院及科道等官复试举人

王衡等。是月尚书朱赓以疾未出，右侍郎田一僊擢自祭酒，以八人皆国子生引嫌不与。左侍郎于慎行、都御史吴时束、副都御史詹仰庇、都给事中陈占郊等，御史姜璧等同试，试毕阅卷，慎行次序分二等，王衡等七人平通，屠大壮一人亦通。（《神宗实录》卷 207）

（万历十七年二月辛巳）礼部尚书朱赓因病不与总理会试事宜，以右侍郎田一僊代之。（《神宗实录》卷 207）

（万历十七年二月）壬午，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许国、太子宾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王弘海为会试主考官。（《神宗实录》卷 207）

（万历十七年二月甲申）刑部云南司主事饶仲上疏曰：“科目者，国家鼓舞天下之大柄。君不得私，诸臣父不得与诸子。自张居正二子连占科名，而辅臣遂成故事，然未有大通关节如黄洪宪者，以为一第不足重则居然举首矣；势高者无子则录其婿；利厚者非子则及其孙矣。复试之日，尚多不能文者在，都御史吴时束不分可否，辄曰：‘通得’，朦胧拟请。大学士王锡爵辩疏字字剑戟，锡爵为相三年，忠臣贤士悉被斥远，佞夫险人躐躐显要，其势为居正之续。”（《神宗实录》卷 208）

（万历十七年二月丙午）礼部取中会试举人陶望龄等三百五十名。（《神宗实录》卷 208）

（万历十七年三月）壬戌，策试礼部贡生三百四十七名。（《神宗实录》卷 209）

（万历十七年三月）乙丑，赐贡士焦竑、吴道南、陶望龄进士及

第,其餘出身有差。 (《神宗实录》卷 209)

(万历十七年三月)丙子,授第一甲进士焦竑为翰林院修撰,吴道南、陶望龄为编修。 (《神宗实录》卷 209)

(万历十七年四月)壬辰,内阁考过,愿就教职举人三百九十三名,取中上卷八卷,中卷三百六十八卷。 (《神宗实录》卷 210)

(万历十七年四月)丙午,内阁会同翰林院官考各处岁贡,取中上卷八卷,中卷三百七十卷,其下卷三卷发回该学肄业。 (《神宗实录》卷 210)

(万历十七年五月己未)吏科给事中张应登固旌奖周府孝行庶字勤蠡等推广四事……礼部言:“《宗藩要例》内,宗室之子十岁以上供入宗学,其师即以本府教授纪善充之,或于宗室中择举学行兼俊者一人以为宗正……至于连岁荒歉,宗室贫者死亡相继,相应行抚按官会同该府推举宗一员,数有成绩,即行举荐,宗生文理粗通者,优之以廪,每岁提学官考试,分别等第以示劝惩。有如勤蠡、勤熬者,不妨荐扬,以为乐善劝。 (《神宗实录》卷 211)

(万历十七年六月)癸巳,改进士王肯堂、刘田宁、顾际明、庄天合、董其昌、蒋孟育、区大相、黄辉、冯有经、傅新德、周如砥、朱国祯、乔胤、唐效纯、林竟俞、孙明侯、徐彦登、包见捷、罗栋、吴鸿功、冯从吾、郭士吉二十二人为庶吉士。 (《神宗实录》卷 212)

(万历十七年九月丙辰)命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王祖嫡、翰林院侍讲陆可教为武岸考试官。中武举赵绅等一百员名。

(万历十七年九月戊午)吏科给事中史孟麟疏参少詹事黄洪宪,左都御史吴时来,言“洪宪典试北场,改正朱卷以行私,失去墨卷以灭迹。以孙坤浩之文作程,而以巢士洪之名中式。时来为都御史,皇上复试举人,时来以党护洪宪,南台不授揭帖,时来乃请立宪规,钳言官之口。”(《神宗实录》卷 215)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己亥)提学御史杨四知请京师各坊建立社学,以训童蒙。久之。(《神宗实录》卷 218)

(万历十八年四月戊寅)南京卢科给事中郝杰陈学政数事;一、禁党聚,一、禁政学,一禁皇言,一、禁钻刺。仍乞敕提学官考试惟以激劝德行为先,不专以品课词章为主。礼部议复,从之。(《神宗实录》卷 222)

(万历十八年六月乙酉)礼部议奏处宗藩事宜……一议宗学。宗室中推举学行兼优者题授正一位,宗副二位。宗室子弟年十岁以上入学读书,每岁提学官考试,如有记诵祖训事实兼通文翰者,五年期满题给全禄。口行无取者,号候考优,请给给名粮,庶宗在学十年以上题给冠带,无名粮者给与衣巾。诸生中果有学行俱优、孝友著闻者,该抚按官具奏,原有封禄者,请敕奖谕;原食名粮者,量加奉国中尉职名,不给俸禄;无名庶宗,抚按量行优奖。宗室中有孝友贞节,例当旌表者,宗学师生保举奏请。其宗正、宗副如果师范克端、教有成效,听亲王及抚按官疏请褒奖;有不称者,亦听不时疏黜。(《神宗实录》卷 224)

(万历十八年六月)己丑,国子监祭酒刘元震奏:驸马都尉万炜习礼六月已满。命回府习学。(《神宗实录》卷 224)

(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壬辰)礼部复御史何选奏言：“黔国公沐昌祚贪淫不法，请比照请勋胄事例，将昌祚应袭长男送国子监习读，待三、五年后德进学修，方准出学。”（《神宗实录》卷 230）

(万历十九年正月乙丑)山西老营堡所儒优等生员准照偏宁二所例，考取应贡。从抚按之请也。（《神宗实录》卷 231）

(万历十九年二月庚午)礼部复国子监祭酒刘元震条陈：“国学空虚，人才稀少，乞常控额外，六年间行选贡之法，尽数送南、北二监肄业，以充太学。仍于监中置立彰善、纪过二簿以昭劝惩，并申明经学以端士习。”（《神宗实录》卷 232）

(万历十九年二月乙酉)先是御史刘会题请罢各省京考之差，仍用台臣监考。礼部复称：“世届采廷臣之言，查照弘治等年旧规，分遣京官典试外省，行之二科，偶复停正。万历十三年又以言官建议，仍差京考。且经明旨申飭。今欲以冗费议罢，恐非所以为名也。”上曰：“京考差用，原裁酌众议，举行未久，如何又说不得例详议归一来说。”于是礼部会同院科，议照旧制以阅卷属之内廉，不许外廉干预；以监临属之台臣，情弊听行纠举。且使监临而亲较阅之事，较取倘有情弊谁为纠察耶？（《神宗实录》卷 232）

(万历十九年三月丁未)礼部主事王增请停京考之差，罢阅视之官，并议裁科场三冗，一裁外廉四所供应等员，不心远取府县正官；一省解京试录，分送不宜太滥；一革走极光棍勒索重赏。（《神宗实录》卷 233）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丙寅)大学士申时行男周嘉赉于故给事董道醇，固就试浙江中式。有言其越省弊中者，时行奏请复试。上以

无私不必再试。至是御史李用中复言之，时行请革其子举人，准承荫入监，并恳乞休。上优答之，命供职如故。（《神宗实录》卷 234）

（万历十九年五月丙子）以礼科给事中孟养浩与礼部员外姜镜生考福建。

户科给事中陈尚象主考四川。

吏部主事唐世尧、刑都主事叶修主考广东。

兵部员外胡桂芳、工部主事吴家喜主考广西。（《神宗实录》卷 236）

（万历十九年六月癸卯）以翰林院编修李廷机、刑科右给事中楷国楼主考浙江，翰林院修撰朱国祚，户科右给事中叶初春主考江西，兵科左给事中张应登、礼部仪制主事唐伯元主考湖广。（《神宗实录》卷 237）

（万历十九年六月丁巳）吏部考功员外郎麻溶主考陕西。（《神宗实录》卷 237）

（万历十九年七月）丁卯，命谕德陆可教、余继登为应天乡试考官。（《神宗实录》卷 238）

（万历十九年七月）己巳，先是辽东生儒许附顺天乡试，量加额五名皆为内地所占。御史胡克俭请于卷面注“边”字，阅时少加宽收。部复以宣府，辽东均试顺天，今独优处辽士，似难轻议。惟合将下第朱墨卷转发各处，照文理厚加奖赏。从之。（《神宗实录》卷 238）

（万历十九年八月）甲辰，试庶吉士十五名，上卷八名黄辉、庄

天合、王肯堂、刘日宁、区大相、周如砥、林尧俞、冯有经注翰林院编修简讨；中卷七名吴鸿功、罗栋、郭士吉、乔胤、徐彦登、冯从吾、顾际明授科道等官。（《神宗实录》卷 239）

（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乙酉）湖广巡抚李桢题，该省科举额征银一万二千两，近岁多一千八百一十三两。议将试官员领鹿鸣等宴及杂费等项，又会试举人及教官作兴长夫等项，通行裁省，共银四千一百馀两，行布政司刊刻成案。部复：如议行。（《神宗实录》卷 242）

（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壬子）礼部复御史崔景荣条陈科场事宜：一议内廉员数，入廉日照御史取到员数派阅各经，不必更议增减，亦不许指名用人。一议徐封事规。每受一卷，随即弥封。不许一人私阅，不得一刻廷缓。一议分经阅卷。各房分卷务照各官所治本经，但许同经内哀多益寡，不许别经官欲求数均以致越俎。一议公平落卷。必参酌于各房，裁定于主考。须正备卷公评，不如落卷然后准中。（《神宗实录》卷 243）

（万历二十年正月丙子）礼部以会试届期，条议科场规则六章：一正文体，非纯正典雅者不收；一议程录意用士子原文；一专阅卷，房考必阅本经；一别字号，五经卷号不得相混；要核墨卷，真草不全者不得中式；一公填榜，拆卷后毋引嫌辄更。（《神宗实录》卷 244）

（万历二十年二月戊戌）以会试天下举人，命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陈于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翰林院事盛訥充考试官。（《神宗实录》卷 245）

（万历二十年二月）丁巳，命会试举人，取三百名，副榜同时填

写，以昭慎重之意。 （《神宗实录》卷 245）

（万历二十年二月戊午）大学士赵志皋言：“三月十五日殿试，例用九卿、詹翰、掌印、讲读学士等官阅卷，类送阁臣择取十二卷进读。则殿一事阁臣供事，并点用廷推阁臣一二员。 （《神宗实录》卷 245）

（万历二十年三月）乙亥，策试天下贡士。 （《神宗实录》卷 246）

（万历二十年三月）戊寅，赐翁正春等三百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神宗实录》卷 246）

（万历二十年三月戊子）授一甲一名翁正春翰林院修撰，二名史继阶、三名顾天竣俱翰林院编修。 （《神宗实录》卷 246）

（万历二十年五月壬申）大学士赵志皋等言：“应天等府起送本年选贡生员一百二十馀名，省直岁贡生员一千二百有奇。谨同掌翰林院事盛讷考试，分别上卷、中卷，进呈御览。 （《神宗实录》卷 248）

（万历二十年五月戊子）礼部等衙门侍郎韩世能等同原参官工部主事周如编、御史綦才于午门复试被参幸中式举人王兆河等六名。公同弥封详品，文理平通四卷，文理亦通二卷，进呈裁定。上命将卷传与九卿翰林科道各掌印官评阅奏闻。内被参举人屠大壮奏闻：母丧乞回守制。礼部复请同众复试。大壮径行临期不到。上谓大壮违旨规避，革退为民。仍行巡按御史查勘丁忧有无，具奏。 （《神宗实录》卷 248）

（万历二十年六月）丁未，考选庶吉士，取王象节、李名芳、刘孔

常、沈淮、刘生中、李膺芳、何熊祥、高克正、杨继礼、姚文蔚、韩爌、邹廷彦、陈维春、马文卿、张同德、赵之翰、林应之、陈懿典等十八人送院读书。（《神宗实录》卷 249）

（万历二十年八月丁酉）吏部言：“贡途淹滞，皆固举人署职者多。礼部请每科副榜举人限取一百三十名，非真正备卷不录。气恩限送一百五十名。”（《神宗实录》卷 251）

（万历二十年九月乙丑）吏部言：“内阁题，制敕房中书官例于举人内考取，授以试中书舍人，推升六部司属。先年吴国伦、严、杰原以甲科选台省，自后无闻焉。夫推升京职已为优异，非果才品卓绝，公论同推，未宜考选，以开佞门。”（《神宗实录》卷 252）

（万历二十年九月）丁卯，命左庶子冯琦、右谕德余继登为武举考试官。（《神宗实录》卷 252）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丁丑）礼部题复，南京国子监祭酒余孟麟疏：“勋霄入监，原为习礼之官，非儒生比。今北监以冠带而南监从儒生，终非画一，且《会典》、《学志》俱未载儒中条款，则真当如北监以冠带肄业无疑矣。”（《神宗实录》卷 256）

（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未，礼部复：“奉国中尉内有不愿授封者，准停封，听入学应举，照出身资格授官。罢闲后不得重封，其淹滞不举愿归旧封者，听。”（《神宗实录》卷 266）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壬子，礼部题复：“乡场考官，科道互相争论，下九卿会议。议曰：……国初之制，教官、主考慎选老成端方之士，皆自远方聘至，不使本省一官得预其间，行之既久，法废柄

移，则改而署事、举人矣，又改而京官、进士矣，又改而博选廷臣矣，并未有以较文归守土。如近议用两司者，盖事外之官必立于耳目之表而后可以专弹压；事内之官必绝于嫌疑之地而后可以操权衡。布、按二司皆守土之吏，向用为提调监试而不用的考试，杜请讬绝嫌疑问，祖制之所当恪守者也。翰林为天子文学之臣，较文本其责任，……请从四员主考；给事中为天子耳目之臣，以谏诤为职，请以三员主考，而礼科勿与焉；……吏部系铨选流品之官，请以二员主考，而礼部勿与焉；其户、兵、刑、工四部每部遣司属四员……，而大理寺属官亦遣一员，以是考官之数。……一应科场之事，在外听御史纠劾，在内听礼部，礼科参驳，毋得阿循，著为定例，庶职掌画一、名实不淆。（《神宗实录》卷 268）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己丑）先是南京祭酒陆可教条奏：“……一、定课程。诸生须习经书正文及《大诰》、《通鉴集要》、《大明律令》；……一、广书籍。为购给四方、内府藏书外，其永乐间所纂《大典》，令出差御史分刻颁贮两雍。（《神宗实录》卷 271）

（万历二十二年五月丁亥）廷试选贡生员一千三十三名，岁贡生员三百九十四名。（《神宗实录》卷 273）

（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礼部复，御史薛继茂敷陈科场事宜。“……今后会试主考宜申飭分房，务取纯雅合式，不得杂收奇僻，为海内标。其两京各省试录朱墨卷解到礼部逐看详。如有仍踵弊风者，士子除名，试官参处。（《神宗实录》卷 275）

（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上蔡王载堦奏讨书籍并书院名额。准给《四书五经集注》一部，书院名学文。（《神宗实录》卷 279）

(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丁未)是月会试天下举人,诏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位、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管事府事刘元辰为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282)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壬午)礼部题:“三月十五日殿试中式举人汤宾尹等三百名及前科未经殿试举人任时芳等三百四名,一体送试。”报闻。 (《神宗实录》卷 283)

(万历二十三年丙戌)内阁拟殿试策题上请。皇帝制曰:“……适于朕躬,嗣膺丕绪,先抚太平之业且二百三十祀,馥威愍于四裔,方内安于覆盂,而谈者乃谓今文具太盛,武备浸弛。试举其概,如京师禁旅春秋教练严矣,而冒蠢犹未清,何以壮居重之势?诸边成卒主客供意烦,则行伍犹未实,何以张挾伐之威?至于中外府卫,纲维秩然,官符袭组,材官非乏也,而间钺偶屏,动称无将;列屯坐食,尺籍具口也,而藿总符窃发,辄苦天兵,其弊安在?意者人情徇于宴安而法制毁于积习,非大为振飭不可欤?……今天大虽称泰宁,而方隅多警,斯亦居安危之时也。朕既未能舞干而来、橐弓而理,将欲经文纬武,图修攘之实政,以为长治久安计,则何施而可尔?诸士其悉忠摅画,明著于篇毋有所隐,朕且采择而行焉。” (《神宗实录》卷 283)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戊子,礼部题:“会试下第举人七百余名乞恩就教,然恐举人署职元多有妨贡途,合将三年内乞恩副榜酌定三百名与贡士各拟分数,相次待选,庶科贡并收,起贤书者进取有阶而资禄养者亦不到久淹黻序”。 (《神宗实录》卷 283)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廷试天下贡士三百四名,赐朱之暮、孙慎行、汤兵尹等及第,出身有差。 (《神宗实录》卷 283)

(万历二十三年四月癸卯)祭酒萧良有疏言：“选贡骤增，历拨大壅，乞将选贡分隶南北两监，稍宽拨数，用疏人才，而又酌量地方人数，品搭均齐，分而为五，派定某年考选某京某省，期以十载一周，如此，监既陆续有人，而历亦不致堆积久滞。至拨历而出散归本省，如遇乡试之年仍与庠士一体应试。”（《神宗实录》卷284）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甲寅，大学士赵志皋等奏以准改庶吉士高承祚、何宗彦、顾秉谦、黄志清、林秉汉、白瑜、郭温、孙如游、朱延禧、赵用光、邓士龙、梁有年、南师仲、陈之龙、刘一燝、刘纲、刘餘泽、卮祺等一十八人与同一甲进士朱这蕃、汤宾尹、孙慎行俱送翰林院读分进学。（《神宗实录》卷286）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癸酉)兵科都给事中吴文梓等奏称：武科之设原从骑射为主，末场论策亦观韬略不取其浮华。骑射既精，方略可采，即点缀不甚工，亦不宜轻弃。至既列贤科当照文科鳞次甄录，随材委用，不当使其沦弃。（《神宗实录》卷289）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乙酉)礼科给事中杨天民请改正革除建文年号，曰：“国史纂修一代之大典。臣尝查嘉靖十四年科臣杨僕以表扬革除死难诸臣请，礼官夏言仓卒失对，谓诸臣不宜褒录，及明日上议又以文皇帝百世不迁之宗为词，使说议不行，缺点如故。迨万历十六年司业王祖嫡复以建文不宜革除与景泰不宜附录并奏，礼臣沈鲤悉心议复，至拟为圣德、圣政第一附录。既蒙改正革除年号，依然极罢，得非终惑于百世不迁之说。恐存建文即于成祖嫌于无名，永乐之勋，革命鼎新，功不殊于再造。固不以建文之住号有无为增损，亦犹汉之帝号为太宗，虽前有惠帝不相碍。故成祖登极后补称建文为少帝，其葬也以天子礼。臣以此知革除之复，止善体成祖

之心也。英宗皇帝常削景皇帝位号，宪字嗣位旋为议复。质之人心，垂之青史，不闻有累于英宗亦不闻少亏宪宗之孝，何独于建文之事而疑之？”疏下所司，御史牛应元复请断在允行，以成祖德，以昭圣孝，以传信天下万世。（《神宗实录》卷 289）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己酉，大学士赵志皋等请以南京吏部左侍郎曾朝节改礼部右侍郎协理府事。充纂修正史副总裁。又请以复除编修杨道宾充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290）

（万历二十四年五月）丁亥，大学士赵志皋题：取中岁选贡生卷进呈。（《神宗实录》卷 297）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庚子）礼部题：考过岁贡，吴献策等人送南北二监读书。（《神宗实录》卷 298）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丙申朔），大学士赵志皋等题考天下贡士上、中卷进呈。（《神宗实录》卷 299）

（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丁巳）礼部复：文体诡异，行各省直提学官将试卷限岁底解部。（《神宗实录》卷 304）

（万历二十五年二月甲申）先是万历二十二年乡试以廷试选贡生俱属北监，不及拨南，增额二十名。至是，礼部因南京祭酒冯梦祯加额之疏，请量加五名，酌分北监十五名，南监十名，专待选贡士。著为例。从之。（《神宗实录》卷 307）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甲辰，内阁会同翰林院官考试各处岁贡，取中上卷六卷，中卷三百五十五卷；选贡取中上卷三卷，中卷三十

三卷。 (《神宗实录》卷 310)

(万历二十五年六月)丁丑,内阁会同翰林院考试各处愿就教职岁贡,取中上卷五卷,中卷三百二十八卷。 (《神宗实录》卷 311)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辛亥,时顺天府乡试届期,例用府丞提调而刘士忠自陈疏久不下,于是阁臣再疏,简发不报。已命太仆寺少卿孙玮提调科场。

丁巳,先是顺天科场提调用太仆寺少卿孙玮。吏科都事中刘为楫言代庖不便,请以府尹田畴兼摄。上以其阻挠专擅,诘责回话,为楫认罪。乃寺俸半年。 (《神宗实录》卷 312)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丁卯)命中允全天叙、修撰焦竑主顺天试,谕德朱国祚、中允叶向高应天,编修杨道宾、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浙江;编修董其昌、户科给事中程绍江西;编修刘日宁、兵部员外郎黄炜福建;编修冯有经、兵部主事冯上知湖广;尚宝司卿蒋春芳、户部主事李长庚河南;吏部主事钱养廉、工部主事沈朝焕山东,光禄寺少卿何倬、大理寺寺副石九奏山西,兵部主事田立家、中书吴仁度陕西,刑科给事中李应策、中书侯发躬四川,户部主事邓原岳、行人陈嘉嘉奖训广东,工部主事张宗孔、行人汪若霖广西,户部主事王天合、行人沈时束云南,户部主事苏茂相、中书鍾兆丰贵州各主试。

(《神宗实录》卷 313)

(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卯,是年顺天府考试官中允全天叙、修撰焦竑皆陪推也,及撤棘,物议籍籍,科臣曹大成参举人吴应鸿、汪泗论、雷蕃、郑棻等,谓竑与分考何崇业贿通关节。竑疏辩:“应鸿、泗论、棻皆尺叙所取,惟曹蕃为臣所取,以《礼记》少佳卷而蕃独胜,故首拔之。乃大咸疏云:千金一掷。不知千金投之臣乎?抑投

之崇业乎？”（《神宗实录》卷 316）

（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甲辰，吏科给事列道亨论劾礼部仪制司郎中张世才专恣鬻私，所差京考皆徇情趋势，李长庚贿得邹德溥策一道，与应天雷同；顺天中式举人吴应鸿等或冒籍，呈关节，或疵谬，皆不纠参，宜议处以为徇私之戒。（《神宗实录》卷 316）

（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辛亥，以科场风议，调翰林院修撰焦竑外任，行人何崇业南京别衙门用。（《神宗实录》卷 316）

（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甲寅）礼部复：顺天被论举人吴应鸿、郑茱议革，丘梦周、张蔚然重罚，赵士骐、郑宏才量罚，曹蕃、郑名言查明议罚，惟汪泗论查无塾师回避之禁，准合试。（《神宗实录》卷 316）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庚申，命大学士沈一贯、侍读学士曾朝节充会试考试官。（《神宗实录》卷 319）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庚子，廷试天下中式举人顾起元等三百人。（《神宗实录》卷 320）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癸卯，赐赵秉忠等进士及第出身。（《神宗实录》卷 320）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壬寅，廷试岁贡九百五十一名，选贡四百四十二名。（《神宗实录》卷 322）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庚寅）考选庶吉士黄国鼎等二十一人送翰

林院读书。 《《神宗实录》卷 324)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甲午)以范醇敬、袁宗道充武场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326)

(万历二十七年六月壬辰)户部复:南京国子监祭酒郭正域议:
“比因司成、典簿等官钱谷不习,付之书役,致有侵欺。议将该监钱
粮置立通知史簿分发廂厅协管,互相稽查。其师生全廩、半廩银数,
明白开载,照单给发已未代领及有无短少,俱令亲往缴查。至于派
征椒油、饌肉等银,要照在监诸生实数行派,仍行文江西县,每季总
解簿厅,以防私受。房园租钱各给细户印票,亲赴交纳,不许书役私
受以滋乾没官恩。举贡入监即与支粮,亲附坐班一年,酌量给廩。俱
查照《会典》载事例遵行,仍著为令。” 《《神宗实录》卷 336)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戊申)工科左给事中敦如星请罢选贡。礼
部复:“议以为选贡之举非祖制也。其始欲以备步贡之乏而后遂
至妨岁贡之途。夫使与选者而皆才,即散处庠序,终当自奋贤科;使
与选者而未必皆才,迟之十数年依然一老博士也,而徒启幸进之
窠,国家亦安用之。臣等窃以为停之便。”上然之。 《《神宗实录》卷
337)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甲申)南京国子监祭酒郭正域条议申飭监
规。一日广口额以罗异材。大略谓:时文不足以尽才,科目不足以
得士,请下礼部访求各州县九流异学之士,稍如宋司马光十科例。
求善推步,或谙钟律,或通阵法,或工六书,各为一科。 《《神宗实
录》卷 340)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丙戌)吏部题:“援例监生汪世明、听选监

生吴希元俱授文华、武英等殿中书，此特恩非例也。乞敕以后捐资助工者不得援例。（《神宗实录》卷344）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己亥，以两京、各省试未抬头参差，御笔亲点命阁臣查对，应天、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各量加罚治。仍谕：“今年后不但进呈试卷，凡一应奏章俱要恪遵旧式。明白简直，乃是敷陈之体，如有草率及故为深文隐语，欺上不知，部科指实参奏，重治不饶。”（《神宗实录》卷344）

（万历二十八年四月丁酉）命户部陕西主事鲁点、大理寺右评事蒋之秀往云南考试，工部虞衡司员外郎黄士吉、行人司行人王孟震往贵州考试。（《神宗实录》卷346）

（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壬戌）命简讨朱国祯、兵部职方司主事吴用先往福建考试，户部四川司主事杨一葵、兵部武库司主事赵拱极往四川考试，兵部武选司主事沈麟祥、工部营缮司主事张嗣诚往广东考试，刑部山东司主事施尔志、中书舍人柴大履往广西考试。（《神宗实录》卷347）

（万历二十八年六月丙戌）命简讨刘一中、兵科桂有根往浙江考试，编修杨继礼、户科姚文蔚往江西考试。（《神宗实录》卷348）

（万历二十八年六月）戊戌，命简讨沈淮、兵部主事张其廉往湖广考试，户部主事江中楠、行人胡国鉴别往陕西考试。（《神宗实录》卷348）

（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壬寅）以应天府乡试，命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黄汝良、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庄尺合为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349）

（万历二十八年七月乙巳）命吏部考功司主事倪斯蕙、刑部广西司主事鲍应鳌往山东，刑部河南司主事李叔春、工部营缮司主事应汝化往山西为考试官。（《神宗实录》卷 349）

（万历二十八年七月）丁巳，大学士赵志皋等题：“翰林院取中教职岁贡生员上卷五卷、中卷九百九十四卷。”（《神宗实录》卷 349）

（万历二十八年七月丙寅）选贡监生周廷旦等奏：“公量时增户制额，以弘圣化。”礼部复：“北监增十五名，南监增五名。”允之。（《神宗实录》卷 349）

（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壬申，授庶吉士黄国鼎、杨希圣、李思诚、周大登、温体仁翰林院编修，赵师圣、高承祚、张文光、丘禾实、王毓宗、张邦珣、盛以弘简讨，梁有年、洪瞻祖、张凤翔俱拟授事中，林秉汉、杨文莅、黄陞、曾舜渔俱拟授御史。（《神宗实录》卷 350）

（万历二十八年八月）甲戌，以顺天府乡试，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杨道宾、翰林院编修顾天埈为考试官。（《神宗实录》卷 350）

（万历二十九年三月）癸丑，策试礼部中式举人许獬等。（《神宗实录》卷 357）

（万历二十九年三月）乙卯，赐天下贡士张以诚、王衡、曾可等三百名及第出身有差。是日上不御殿，传胪如常仪。衡，大学士锡爵之子也。（《神宗实录》卷 357）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乙丑)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萧重望题称：“……今印江县在酋播、镇筸之间，青衿既满百而寄学思南又称不便，以故洞寨子弟即有向化之心，往往患苦跋涉，弦诵中辍。该县官民金谓印江建学其有益于化民甚巨。臣熟观其庸庑、廨署、祭器、廩饩诸费，种入备具，第以疆事倥偬，抚按官未遑题请耳。相应比照先年婺川县及近日云南路南州事例准其建学。……劝率氓夷将文德治于遐壤，而椎估尽变冠裳，无复有预梗为乱者矣。”报可。《《神宗实录》卷 359)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甲辰)选进士项鼎铉、王升、李胤昌、钱象坤、许獬、王之翰、王基洪、袁懋谦、龚三益、曾六德、雷思序、公黼、睦石、吕邦耀、郑以伟、薛三省、陈宗器、蔡毅中、戴章甫、宋焘、文在兹、冯奕垣等二十二人为翰林院庶吉士。阁臣言，鼎铉廷试、馆选二卷笔迹不同，不准改授。《《神宗实录》卷 361)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辛酉)进士项鼎铉降边远杂职。初，鼎铉经笔迹没自请复试，及将试复称疾不出。台省交章劾奏，吏部疏请降用。从之。《《神宗实录》卷 361)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甲辰，命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萧云举、黄辉考试天下武举。《《神宗实录》卷 363)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甲寅，兵部复试议中式武举每年分为六选，每选定以五人，选期定以双月二十五日。其矛一人如原隶锦衣卫籍准予锦衣卫缺推用，原隶别卫所籍，准予在外都司佥书推用，以示表异；五名以前亦于十月内先后推升守、把、提、备等官；其余每遇双月酌量推用，一年定推三十余人，三年之内用尽原中额数。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乙丑)……升右庶子杨道宾为国子监祭酒,起国子监祭酒成宪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364)

(万历二十和年十月)己巳,命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教文祯充日讲官兼教习庶吉士。 (《神宗实录》卷 364)

(万历三十年四月)癸丑,大学士朱赓同知经筵日讲,提调纂修《玉牒》、东宫讲筵侍班及看评福王讲章、圈仿。 (《神宗实录》卷 371)

(万历三十年六月)壬辰,廷试天下岁贡、恩贡、选贡生,俱准贡。

礼部条陈取士一十五款:“一、作文必依经傍注,参佛者罚出。……一、凡书必有裨经传者方许刊行。非圣数道之书有禁。”诏嘉纳之。 (《神宗实录》卷 373)

(万历三十年七月)己卯,命大学沈鲤同知经筵日讲,提调纂修《玉牒》及东讲筵将班、福五书堂看许讲章、圈仿等项。 (《神宗实录》卷 374)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乙卯,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条上科场事宜,曰:“明旨所最重者大约有三:曰关节,曰文体,曰投充之冒籍。鉴别清彻惟督学之臣实加意焉。衡文课行,一禀于正,自足以为功。至秋闱较士责在主考与分考,须译有行谊,有主名者之典试取之。分阅试卷止印注某经,不许印注某经几房;房圻阅卷止许随卷批评,卷面上许填写某房某姓;阅卷完各房将正备卷会同类集一

处，总达主考从公裁原，毋分畛域，毋较多寡。”（《神宗实录》卷 381）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甲子）监生吴养都等五人以进献输工银十四万为两殿中书舍人，吏部以重名器力请。不报。（《神宗实录》卷 382）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壬午）先是常熟生员孙汝炬等煽众鼓噪，窘辱守令，苏州府知府周一梧闭门求去，抚按以闻。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疏纠，俱奉严旨参究。于是礼部奏将孙汝炬等分别首从问拟。常熟通学生员并童生停勒一科，不许考试。周一梧令供职。仍通行各省直提学官照本部原题每三年之中岁考两遍文章行谊，严为进退，并禁府、州、县投拜门生及纵容生员出入公门禀嘱公事，如遇有纠众生事等项，不分人数多寡，轻则禁錮，重则问遣，合学停科，一如前法。……（《神宗实录》卷 382）

（万历三十一年五月）甲子，辅臣请考取各官名下世业子弟入馆习译番文。下部知文。（《神宗实录》卷 384）

（万历三十一年五月丁卯）以左庶子兼侍黄汝良为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384）

万历三十一年六月丙戌朔，迁试天下万历三十一年及二十八等年岁贡、恩贡、选贡生员，命辅臣同翰林院掌院学士严加考试，取中上中卷各右于进呈。下部知之。（《神宗实录》卷 385）

（万历三十一年七月甲子）命工部都水司主事赵国琦、大理寺左评事姜志礼往云南。兵部职方司主事朱化孚、行人张国儒往贵州各主考。国琦以疾辞，礼部请改命刑部山西司主事程寰代。……

命翰林院编修陈之龙、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李之藻往福建，户部河南司员外郎江盈科、户部贵州司主事崔司训往四川，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中书舍人员图往广东，兵部职方司主事沈光祚，行人谢廷谅往广西中主考。命左春坊左谕兼翰林院侍读陶望龄、左春坊左中允管国子司业事周如砥往应天，刑部陕西司员外郎费兆元、工部都水司主事马从龙往陕西，工科右给事中宋一玮、兵部武选司主事徐銮往山东，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王士骐、户部广西司员外部李作舟往山西，尚宝司少卿赵标、兵部车驾司主事一禎往河南，翰林院简过高克正、户科给事中梁有年往浙江，编修郭淦、吏科右给事中陈治则往江西，简讨孙如游、吏部验封司员外郎董复亨往湖广各充正副考官，主乡试事。（《神宗实录》卷 386）

（万历三十一年八月）丙戌，命右庶子萧云举、右中允翁正春主顺天乡试。（《神宗实录》卷 387）

（万历三十一年九月甲寅）改平越、普定二卫学为平越、安顺军民二府学，设黄平州学正一员，即将所裁平越训导俸薪移给。设新贵县教谕一员，即将所裁宣慰司训导俸薪移给。徐庆、湄潭、甯安三县子弟附黄平州学，龙泉县子弟附石阡府学。平越、安顺廩额二十名，一年一贡。黄平、新贵各廩额十名，三年一贡。黄平等州县新民子弟稍通文理者，准入学不准应试，以万历三十年为始，起贡须十年外，应试须二十年外。其各府、州、县儒学印，铸造发给。（《神宗实录》卷 388）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乙丑）以萧云举为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390）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亥，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参麻哈州

知州张镠纵子宗厚冒籍幸中贵州乡试。镠应照不谨例惩，其子宗厚宜革褫原籍为民。（《神宗实录》卷 390）

（万历三十二年正月甲戌）礼部题复：“樊山王府镇国将军翊廔奏诸建立宗学，欲以此藩之宗室为彼，藩之宗正，略比流官之法，有裨藩教。其说可行。（《神宗实录》卷 392）

（万历三十二年二月甲申）大学士沈一贯、朱赓题推大学士沈理、礼部左侍郎掌院事唐文献堪充正副主考官。鲤固辞，言：“事体有当避嫌，弊窦有当塞绝。臣初应如北来，无不预知臣为今春主考者，惟正考必用次辅，相沿为例，故人皆知之也。夫预知则不密，不密则弊端易生。祖宗朝固有以儒士为主考，以入京朝贺旧臣遂留典试，事毕听其还归者，今纵不然，独不可略仿遗意彼拘挛户？故臣之恳辞，不但为今兹一举苟全病体，且欲从今后不专用次辅主考，自臣始也。（《神宗实录》卷 393）

（万历三十二年三月）乙丑，廷试天下贡士三百名，赐杨守勤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神宗实录》卷 394）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辛卯，大学士沈一贯等言：“廷试过愿就教职举人三百二十名，送部授职。”报可。（《神宗实录》卷 395）

（万历三十二年五月己未）礼部复四川督抚、巡抚等官会题：“遵义军民府儒学改建虽新而生员作养已久，应自万历三十年为始二年一贡。真安州学系新建，原无旧廩，应照建武事例以十年之后开贡。府学廩增各三十名，州学各二十名，附学不拘名数，真桐梓、绥阳、仁怀三县廩增名额待建学之日另题。”（《神宗实录》卷 396）

(万历三十二年六月乙未)考选庶吉士王家植等二十三人,送翰林进学。 (《神宗实录》卷 397)

(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甲戌)礼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机奏:、臣为诸生,每见提学官三年之内有岁考,有科考,皆通学径送,无一士不经试,无一卷不经目。故才者见其才,而不才者亦无所匿。真荒谬膏粱之子安分守拙,而孤寒之士咸得杨眉吐气、自致青云。后来人不耐劳,岁考稀少,生员有终身不得见提学而混厕衣巾滥霑优免者。及至大比,又有类考之规,如府学则府考送道,县学则县考送府。府考送道不送则不得进,不求则不得送。臣前年患病家居,时当科举。臣见家乡子弟以类考之故惴惴然忧府县之不录,不暇诵习史书而奔走晨昏。贵家用势,官家托势,守令逼于应酬之不暇,孤寒苦于进取之无阶…… (《神宗实录》卷 398)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乙酉,命吏部右侍郎周应宾、礼部右侍郎唐文献各以原官协理詹事府事,教习庶吉士。 (《神宗实录》卷 399)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甲寅,命谕德吴道南、中允杨继礼之武举考试官;以候补御史王业弘、叶永盛为监试武举官。 (《神宗实录》卷 400)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壬戌)起原任湖广副使董其昌提督本省学政。

调在任贵州副使韩光曙提督本省学政。

升广东高州知府杨运时为广西提学副使。 (《神宗实录》卷 400)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丙寅,命大学士朱赓主武举宴。 (《神宗

实录》卷 400)

(万历三十二年闰九月)戊子,礼部侍郎李廷机复吴楷疏言:“楚国初定,未能遽振,群宗积习,未能遽驯。该省抚按官奏欲重亲王之事,权以教督责成宗正。”……(《神宗实录》卷 401)

(万历三十二年十月庚戌)升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刘日宁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402)

(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升礼部郎中李叔元为山东提学副使。(《神宗实录》卷 403)

(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辛卯,升翰林院简讨朱国祯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403)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己未,廷试岁贡生员高应奎等四百四名,恩贡生员张鸣鹭等三十名,分别准贡。先是试无定期,初试或迟至五月,再试或迟至七月,诸生守候称苦。礼部请自三十三年以后比照乡、会事例,定拟四月十五日初试,五月十五日再试,岁以为常。从之。(《神宗实录》卷 408)

(万历三十三年五月)戊子,廷试愿就教职岁贡、恩贡生员,岁贡上卷三卷,中卷三百六中四卷,恩贡上卷一卷,中卷二十八卷。(《神宗实录》卷 409)

(万历三十三年八月)辛未,大选进士吴汝显等以下共四百二十二员。(《神宗实录》卷 412)

(万历三十三年十月)己巳,大选进士田一井等以下共三百八十七员。 (《神宗实录》卷 414)

(万历三十三年十月己亥)起升原任左谕德陶望龄为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415)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丙辰)先是福王讲官员缺,吏部照常行文国子监及顺天府学查取。据称:府学并无举人教官,而国学寥寥数人,恐不足供诸王陆续选取之用。查《大明会典》原于国子监、顺天府儒学等衙门选取,则不止此两衙门也。况嘉靖年间曾改邢台县教谕李秀为景王官,又事例之可据者。请著为令,以后选取待诏,凡畿内地方举人教官俱得推用,果效有勤劳,即照国学事例径升司务、主事等官,不得逾三年之外,致叹淹滞。从之。 (《神宗实录》卷 416)

(万历三十四年四月)癸丑,廷试天下贡生。 (《神宗实录》卷 420)

(万历三十四年四月)辛酉,广西巡抚杨芳请建平乐县儒学。不报。 (《神宗实录》卷 420)

(万历三十四年四月癸丑)辅臣沈鲤等……又言:“皇上御极已来,月讲官原设六员,兼讲经史,后以讲筵稀御,乃进讲章二本,寻又以讲官乏人止进《通鉴》讲章一本。顷者皇上锐业务学,命兼讲《春秋》,日进二本如故。臣等随奉明谕推择儒臣,资望最深者三人,在籍则尚书于慎行,在任则侍郎叶向高、杨道宾并充日讲官,与李廷机分撰经史讲章,总不过四员。乃廷机杜门不出,于慎行辞本未下,向高、道宾尚未得旨,自春及夏,求如往时止进讲章一本亦不可

得，岂不负皇上始终典学意哉？（《神宗实录》卷 420）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甲申，起升翰林院简讨沈淮为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421）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辛巳），顺天监生陈复亨等以恩诏条例请增解额，章下礼部。礼臣李廷机复言：“隆庆之年恩唐原天增额之条，隆庆四年因选贡增额。而所谓选贡者，通学廩膳选口以实太学，廷试止一次，无就教者，其贡皆超选，其人皆青年，其京试未中者准原籍应试。盖隆、万之间庚午、甲午、丁酉、庚子等科各有增额，为选贡增边。自二十七年而选贡停矣。若癸卯恩贡止是年深换次多一名早一年，以是为恩，其人皆老于胶庠，愿就教职，岂先年选贡比乎？所引非经，宜绝其情。”从之。（《神宗实录》卷 423）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丁酉）各省直乡试，遣官主考，左庶子吴道南、右赞善孙如游俱顺天，左谕德冯有经、右中允傅新德俱应天，翰林院简讨蒋孟看、户科左给事中萧近高俱浙江。翰林院简讨赵用光、刑科右给事中曹于汴俱江西，翰林院编修何宗彦、吏科给事中翁宪祥俱福建，翰林院简讨邦纪、兵科左给事中胡忻俱湖广，尚宗司卿彭遵古、兵部主事张汝霖俱山东，吏部文选司员外卞成宪、中羽舍人吴亮俱河南，考功司员外陈妥、工部主事马天锦俱山西，工科左给事中孟成已、户部员外宋鸿儒俱陕西，刑部主事张维枢、工部主事魏说俱广东，兵部主事王舜鼎、户部主事张鹤腾俱广西，户部主事王畿、兵部主事胡东渐俱四川，刑部主事陆锡恩、工部主事王宗义俱义南，大理寺评事周延光、行人张孔教俱贵州。（《神宗实录》卷 424）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丁酉）始令宗室将军镇辅得与生员一体应

试，进士出身者二甲选知州，三甲选推官、知县，其以乡举出仕者亦照常除授，俱不得选除京职。先是宗室开科例止许奉国中尉以下入试，辅国以上爵尊难以授职不得与。至是礼臣李廷机言：封爵、科目原属两途，彼既愿从科目中式，后自应照士子出身资格一体铨选，何拘原爵？遂得允行。（《神宗实录》卷424）

（万历三十四年九月己巳）除顺天府中式第四名举人郑汝铎名，遣戍辽东。汝铎浙人，目不识丁，弃父母为富家养子，据其雄赅入北雍大贿闹役，割截取个贡生马显忠首场文字，获列魁选。事觉并奸党俱拟究如律。初拟以显忠补解，既又以五策不出，显忠仅命于岁贡选日照举人例如已。是时取士率重首场，首场既收，二、三场苟非悖谬光复落者，显忠又七闾名士，谓当取。其三场原本勘阅可完，乃将疑不果。显忠竟郁死。士论惜之。（《神宗实录》卷425）

（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壬申）罚山东主考官彭道古、张汝霖、丁遂俸各三月，停举人李衍赏会试三科。时礼科都给事中邵庶劾山东中式第七十一名举人李衍赏第七义短促无章，仅二百馀字。主考官及房考官丁遂宜加罚治。时汝霖被劾，不当简举，且言汝霖固辅臣朱赓婿也。辅臣试问有如此简举可免究否？辅臣赓因上言：科臣言皆职掌，至公至当，臣不敢为所亲饰辩及省庇妒，乞将二疏径发吏，祐二部议处，径请圣断。（《神宗实录》卷427）

（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丁亥）南京御史孙居相以去岁监试应天发榜江北绝稀，诸士子流言疑誊封作弊，有暗记折角、送卷先后之别。御史黄吉士、给事中邵庶亦以为言。居相疏言：“江北亦有分考之官，岂必皆取南人？江北亦有誊京之手，不应皆誊南卷。如谓江南进卷先于江北，则江北贴卷何为反早于江南？且江北卷才逾千而贴几二百，南北风会大概可知。”于是言者始息。（《神宗实录》卷429）

(万历三十五年二月)丙申,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黄汝良充考试官。

以詹事府少詹事庄天合权知贡举。(《神宗实录》卷430)

(万历三十五年二月甲辰)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疏言:“会试分房定数积难开,使材拘而多汰,庸流幸而取盈,甚乃视力巨细为士昂低,至合主者不得其衡,甚无谓也。又至廷试甲次高下亦视阅者爵之崇卑。又有收卷等官徇私暗记,若探囊中,取效不爽,无法甚矣。将乞严旨申飭,务破各房拘挛之局,多者多录,少者少收,取舍既定,然后裒多益寡,因文甲乙,仍分各房。至于廷试收卷,宜令监试御史同礼臣严查,信手分送,读卷诸臣宜凭文是取,勿以官爵崇卑漫为高下。”(《神宗实录》卷430)

(万历三十五年二月)庚戌,定磨勘律,申前割卷论罪之令也。其法以乡、会试卷揭晓晓半日,本生自简续将中式卷送部勘时,如有诳骗人财物割卷包许中试情弊者,俱拿问枷三个月,发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其央免营干之人、被诳骗者,无论知情不知情、中式不中式,俱一体问罪。(《神宗实录》卷430)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乙亥,吏部题,廷试读卷官大学士朱赓、户部尚书赵世卿、左部右侍郎杨时乔、礼部右侍郎杨道宾、黄汝良、刑部右侍郎沈应文、工部右侍郎刘元霖、副都御史詹沂、大理寺卿郑继之、詹事吴道南、庄史合等十一人。(《神宗实录》卷431)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戊寅,廷试礼部贡士施凤来等三百二人。制策问曰:“朕惟帝王执枢立极必使天下由惟一道,心惟一心。《书》称:‘皇建其有极,用敷锡厥庶民。极者,圣人所定,天下之趋而

一其心也。……自今欲与公卿百执共矢乃心；有俞咈无嫌猜，有异同无畛域，有好恶无偏陂，有实政无虚谈。究使上锡福下保极，以庶几乎荡平正直之道。其何修而可？多士尚杨确之，毋讳饰，朕将亲览焉。”（《神宗实录》卷 431）

（万历三十五年四月乙未）授一甲进士黄士俊翰林院修撰，施凤来、张瑞图各翰林院编修。（《神宗实录》卷 432）

（万历三十五年四月戊戌）廷试就教举人三百五十名。（《神宗实录》卷 432）

（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己卯）升翰林院简讨南师仲为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435）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丁酉，升左庶子周如砥为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436）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丁巳，考选进士，钱龙锡、林欲揖、姚宗文、丁绍轼、成基成、李光元、韩日缵、麻僖、傅振商、李康先、李标、张应、潘润民、李胤祥、杨道寅、唐大章、杨嘉运、徐养量等十八人改庶吉士，需命未下。（《神宗实录》卷 436）

（万历三十五年九月丁酉）命监察御史李肘华、方大美监试武场。

命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林尧俞、史继偕充武举考试官。（《神宗实录》卷 438）

（万历三十六年正月）丁巳，升礼部郎王三才为山西副使提督

学政。 (《神宗实录》卷 442)

(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己未)升刑部郎中董光宏为河南金事提督学政。 (《神宗实录》卷 445)

(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申)大学士朱赓等会同翰林院官考试礼部送处岁贡、恩贡一千一百六十八名,取中岁贡上卷三卷,中卷一千六百六十三卷。恩贡中卷二卷。 (《神宗实录》卷 445)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壬寅,大学士朱赓等会同翰林院官考试吏部开送愿就教职岁贡、恩贡,取中上卷四卷,中卷一千五十六卷。 (《神宗实录》卷 446)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甲寅)升右谕德林尧俞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国子监祭酒周如砥以病乞归。允之。 (《神宗实录》卷 446)

(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丁未,礼部侍郎吴道南疏申饬科场事宜。一、严限字之制;一、重主考之任;一、慎择分房之选;一、责成四所之官。上曰:“科场文体屡给禁约,通不遵行,士风薄恶,法纪凌迟一至于此,深可痛恨。今后取中文字但有冒犯原禁及字数过限者,该部科参来,将考官重处,其士子不分轻重尽行黜革,如容隐不举,罪坐部科。其余俱依拟行。” (《神宗实录》卷 456)

(万历三十七年四月)丙寅,廷试天下岁贡生员。 (《神宗实录》卷 457)

(万历三十七年四月戊寅)以云南道御史史学迁为南直隶提学

御史。 (《神宗实录》卷 457)

(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己亥)下诸岁贡生员堪授教职者李星枢等四百八十八人。 (《神宗实录》卷 458)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癸丑,福建学臣熊南文条陈学政,其曰:禁吏生以杜倖进。谓:“汉之人才出于吏,唐、宋口代之才出于儒。吏生之设各省无之。夫三以京堂考满方有官生,覃恩始有恩生。而为吏者即有吏生,何无章也?以后更生、乐生、歌生名也皆不许巧立生端…… (《神宗实录》卷 459)

(万历三十七年七月甲午)升右中允汤宾尹为左谕德管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460)

(万历三十七年八月)乙卯,升赞善蒋孟育为左谕德,赵用光为右谕德,典顺天乡试。时先后被命者,右中允何宗彦为右谕德国子监司业,南师仲为司经局洗马典应天;编修黄国鼎、刑得给事中周日庠典浙江;简讨盛以弘、刑科给事中张国儒典江西;简讨雷恩沛、户科给事中王绍徽典福建;编修龚三益、户科给事中顾士琦典湖广;刑科给事中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辅忠典山东;吏部主事王宗贤、兵部主事胡恩仲典河南;尚宝司卿魏可简、兵部主事曹珍典山西;刑部员外邬元会、工部主事赵贤意典广东;户部主事刘仲斗、行人丘懋炜典广西;吏部员外表宏道、兵部主事朱一冯典陕西;户部员外张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典四川;户部主事朱之臣、中书舍人李成名典云南;大理寺评事兵云肇、行人陈伯友典贵州。 (《神宗实录》卷 461)

(万历三十七年九月庚辰)钦定散馆庶吉士上卷林欲楫等一十

三人，中卷梅之焕等四人。辅臣以翰林官壅滞日甚，难以疏通，合照往例隔科一选，明岁暂停。报可。（《神宗实录》卷462）

（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丙午，以国子监祭酒周如砥不候明旨，擅自出城，着冠带闲住。（《神宗实录》卷462）

（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乙巳，升右庶子傅新德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神宗实录》卷464）

（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乙卯）会试天下贡士。命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仍掌詹事府印翁正春知贡举，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萧去举、王图为考试官。（《神宗实录》卷467）

（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壬申，会试取中贡士韩敬等三百名。（《神宗实录》卷467）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戊子，以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兵部尚书李化龙、右御史孙玮、吏部右侍郎萧云举、吏部右侍郎王图、通政使曲廷乔、詹事翁正春充读卷官。（《神宗实录》卷468）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辛卯，策试天下贡士韩敬等三百名于廷。（《神宗实录》卷468）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癸巳）赐韩敬等二百九十八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神宗实录》卷468）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丁酉）赐状元韩敬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

钞。 《《神宗实录》卷 468)

(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己酉)授一甲第一名韩敬为修撰,二名马之骥、三名钱谦益俱编修。 《《神宗实录》卷 469)

(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丙辰)命江西道御史王基洪为南京提学御史。 《《神宗实录》卷 469)

(万历三十八年四月甲申)起原任南直隶督学御史黄陞仍补山东道提督北直隶学政。 《《神宗实录》卷 470)

(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庚寅,廷试天下岁贡,恩贡生员李九经军共一千四百三十一人。 《《神宗实录》卷 470)

(万历三十八年五月)己未,廷试岁、恩贡生吴易能等一千二百五十七人。 《《神宗实录》卷 471)

(万历三十八年六月)乙酉,升原任翰林院编修邵景尧为国子监司业。

起升原任翰林院编修顾起元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472)

(万历三十八年九月癸卯)升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汤宾尹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475)

(万历三十八年九月)丁巳,以会试天下武举官生,命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顾秉谦、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撰修刘一燝为主考,大理寺寺丞吴崇礼知贡举。用寺丞者,以卿贰乏人故也。 《《神

宗实录》卷 475)

(万历三十八年九月)甲子,取武中式举人谢俊神等一百名。
《(神宗实录)卷 475)

(万历三十和年四月)丁酉……命翰林院编修汪辉、简讨钱象坤、徐光启、来宗道、张鼎、李标俱府司礼监书堂教书。《(神宗实录)卷 482)

(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庚辰)升右谕德沈淮为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掌右春坊,左谕德孙慎行、何宗彦为左庶子,赵用光、郭滄洗马,南师仲为右庶子,俱兼侍读,左中允朱延禧为左谕德兼侍讲,国子监司业邵景尧为司经局洗马兼修撰。《(神宗实录)卷 486)

(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以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蒋孟育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486)

(万历三十九年十月戊辰)南京河南道御史张邦俊论学臣命题割裂破碎,或牵扯扭搭,其于圣贤主言大旨甚相悖戾,恐文体日纤,世风日巧,因及于条约礼部侍郎翁正春具复,到为三款。谓:试卷宣解部。每岁试士,年终将真卷类解,其有文体险怪、出题穿凿者摘出参处。一谓小试兼重后场。考较诸生前四书义二,次经义一,而论、表、策必兼出。篇数不完者,即文可观不列优等,有文天论者,即列优等不准帮粮,庶乎士务关学不以倖进。《(神宗实录)卷 488)

(万历四十年正月)辛丑,吏部言:“行取监生,原有定例,举贡约银俱以正历、杂历为则,自三十五年创随到随考之法,而人有挖年取捷者,积薪居上,委属不平,故前岁疏请停止行取,待四十年正

月查酌选法，另文知会。今查未选举贡尚馀五百馀名，纳粟一百馀名，是未疏通也。请仍停年馀，且将原给部取者照年收卯取选。除以考叙者论考外，其以年叙者则与未考之年及收卯考定之次序共酌浅深以为先后。（《神宗实录》卷 491）

（万历四十年正月戊申）升编修周道登为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491）

（万历四十年正月）辛酉，礼部题复孔、颢、曾、孟四氏学请加廩增如府学例。先是生员孔贡志等言：“本庠自太祖洪武二年特设教授司，至嘉嘉奖靖十年刘都御史奏准：本学生员分廩增附例同府学，但彼时口学生员只五十名，故廩以三十，增以二十，附全无。迄今族性不下万馀，入学者已三百有奇，请增补十廩以全我朝优崇之典。如以廩饩难办，本学自有钦赐学田，不靡国费。”有旨：“四氏学乃朝廷所优，过廩增额数准照府学例加添。（《神宗实录》卷 491）

（万历四十年正月乙丑）顺天府以四十年乡试请行取河南、山东教官二员前来分较。从之。（《神宗实录》卷 491）

（万历四十年二月）辛未，吏部以今年乡试大计，俱需巡按御史，又贵州、辽东、两淮两关久缺未差，浙江、福建等处二十一差久满未代，盖台省俱急，而台差更吃紧。乞从阁臣申请，即下考选诸臣以备任使。（《神宗实录》卷 492）

（万历四十年二月乙亥）礼部题：“今岁壬子各有直又当试士，谨条议十款，请敕施行。一、慎出题。科场题目须正大冠冕，《春秋》题必以圣经为主，以胡传为宗，不得穿凿附会。（《神宗实录》卷 492）

(万历四十年四月己卯)命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尊德主考云南,刑部主事王家栋、行人彭际遇主考贵州各乡试。 (《神宗实录》卷 494)

(万历四十年四月庚辰)升编修温体仁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492)

(万历四十年四月)癸巳,大学士李廷机等题:“两直、府、州、卫续到岁贡生员系应三十九年正贡,因学臣欠缺不得与当年廷试,与起复、病痊补贡不同,应另序本年之末。从之。 (《神宗实录》卷 494)

(万历四十年五月乙未)御史钱桓奏,青宫辍讲已久,乞示讲期,以慰人心,端国本。言:“太祖高皇帝作《储君昭鑑录》,楷切矣!成祖文皇帝作《文华宝鉴》,二祖明训固万世之法程也。今青宫辍讲,固循八载,大小百工竭诚疏恳,亡虑百数十上,皆不足以动圣听,举朝皇皇莫得其解?窃意天下之任悬于太子,是灭地之所寄命,祖宗之所寄统,何其重且大也;而可愒日玩月,频年不接师僚官保之正人,不闻诗书礼乐之正论耶?” (《神宗实录》卷 495)

(万历四十年五月壬寅)命修撰张以诚、给事中徐绍吉主考福建,兵部员外贯彻执行应征、大理寺副李中立主考四川,户部主事洪启聪、工部主事张国维主考广东,刑部主事来斯行、中书沈士茂主考广西各乡试。 (《神宗实录》卷 495)

(万历四十年五月癸卯)升左庶子朱国祯为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495)

(万历四十年七月)乙未,礼部题加直隶浙江等处解额。“皇上龙飞当四十之春,凤历适五旬之始,久道成化,薪樗宜弘,请交浙江等九省各加五名,广西三名,云、贵各二名。南直生员七名,监生三名,北直生员六名,监生四名。”廷臣屡从为请,竟不得报。 (《神宗实录》卷 497)

(万历四十年七月)庚申,命简讨郑以伟、给事中李瑾往浙江,简讨周如盘、给事中韩光祐往江西,编修李胤昌、给事中姚宗文往湖广,吏部主事赵士謬、兵部主事萧丁泰往陕西,光禄寺少卿王纪、户部主事徐可行往河南,给事中梅之焕、户部员外杨述中往山东,吏部主事郭士望、工部主事王世德往山西各主考乡试。 (《神宗实录》卷 497)

(万历四十年八月丁卯)命御史钱桓、徐鉴监顺天乡试。 (《神宗实录》卷 498)

(万历四十年八月己巳)命右庶子郭昌左谕德朱延禧主考顺天乡试。 (《神宗实录》卷 498)

(万历四十年八月乙亥)礼科左给事中周曰庠题:“房考,论望不拘俸序,例也;论经而同乡之官不得概取,亦例也。顺天今岁所聘房考一十四人,《春秋》多用三人,《书经》多用一人。盖王论俸而以四人者代阅《诗》、《易》两经,议论遂尔沸腾。臣与监试二臣谓当改正,该司亦另聘入场矣。中有行人张绍魁者,原籍北直人。夫考官不用同乡,自嘉靖甲子科始至今未之有改,而顺天复用之,何以遵令用哉?乞谕令监试、提调官不得以《诗经》卷分绍魁批阅,庶嫌疑可远,而本官之生平地玷。缘主考二臣钦遣太迟,致房考不便早聘,卒然命下,开聘者不暇致详,受聘者不及加察,重大之典,以忙迫失

错。此后礼部先期疏名上请皇上即赐允行，俾得详审周慎，不复紊乱旧章。（《神宗实录》卷 498）

（万历四十年八月辛酉）南京御史张邦俊言：“科场愆期考之往事，正统戊午顺天乡试初场灾，焚试卷三之一而改；天顺癸未会试又灾而改；正德庚辰殿试以南征濠逆而改。夫以今日承平之日，既无兵戈之扰，又无水火之灾，举祖宗之大典惟吾变更，即事体重大，有关系宗社安危者，亦将以意见更之，而以不信之令令天下也。愚祈皇上此后凡系大纲常、大典礼，仰符天理，俯协人情，而勿以疑贰参之，宗社幸甚！”（《神宗实录》卷 498）

（万历四十年十月己卯）礼部左侍郎翁正春奏：“臣因磨勘顺天乡试朱卷，驳参第二名童学贤、第五名傅皇谟并房参邹之麟，致科臣赵兴邦、开诗教论臣不及主考为不公，为徇庇……”初，闈中更经互阅，进士邹之麟以《易经》粘《礼记》，既复参阅《易经》，于中书于发藻房搜得落卷，呈副考谕德朱还禧涂而乙之，之麟仍用靛绿细批，力荐领解，遂置二名，即学贤卷也。放榜数日为御史马孟祯、科臣杜士全先后论发。学贤文悖谬不通，之麟有文无行，僻处东城，踪迹诡密，贴害进士朱国盛等不得入廉。主考官亦陈闈中始末，乞斥。御史孙居相遂有直发科场积弊，疏追论庚戌事，谓之麟为汤宾尹、韩敬死友，敬原有所属而之麟误认耳。请并究处。于是礼臣参学贤文理荒谬，皇谟四经失旨，之麟偏拗当惩。（《神宗实录》卷 500）

（万历四十年十一月）乙巳，革顺天举人童学贤，罚科举人傅皇谟及降罚进士邹之麟、中书于发藻等各有差。礼部会同吏部、都察院、礼科议：二名童学贤七艺皆芜秽之词，三场无隽永之句，当径行革斥，仍令以监生听选。五名傅皇谟经学虽已遗讥，韶质犹堪再造，当罚停三科会试，限满之后仍听部考奏夺。至于进士邹之麟代理他

房以收宝鼎，辱盛典而误贤关，所当降以闲散，以为瓷雕之戒。若主考右庶子郭淦、左谕德朱延禧荐卷由人，抡魁失士，相应并行罚治。中书于发藻之于童学贤发既属本房，当有确见，始以蛩吟为绝响，终以莎羽扇同声，应重加罚治。（《神宗实录》卷 501）

（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丁亥）礼部奏：“奉旨会同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等官集议庚戌科场弊。汤宾尹之于韩敬门楣之谊通国所知，搜卷他房确乎可据，惟是受财未有实迹。宾尹业坐不谨，姑免再议外，敬形迹已彰，纵恣更甚，应合关节官箴，并论以不谨，例冠带闲住，并而取号簿查核。其余十七人分别议处。时与议者六十三员，惟台臣刘廷元、董元儒、过庭训不画，题议作弊，搜卷不止。敬、宾尹二人号簿昭然，见为礼部侍郎吴首守则携去，宜将敬革职听勘，俟号簿至日查确显处。盖不谨之法，事在考功；而关节之律，宁止不谨？”（《神宗实录》卷 502）

（万历四十年十二月己亥）御史凌汉翀疏称：“举人刘琛钻买房考行人李一公中二十五名，朱良材贿买同经曹燿中四十一名，富监王廷鼎、乔之申等或三千金，或五百金贿买进士王象春。请敕天下三法司会问。”科臣李奇珍亦参顺天乡试四十七名举人张世伟贿通象春镗中本房。礼部请并究处。有旨：“著法司并问”（《神宗实录》卷 503）

（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丙辰）升编修孟时芳为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503）

（万历四十一年二月）癸巳，命大学士叶向高总裁会试。升原任祭酒方从哲为吏部左侍郎副之”（《神宗实录》卷 505）

(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庚戌,命会试增额五十名。先是廷臣以人文日盛,制额宜广为言,礼部左侍郎翁正春乞照癸未、丙戌、己丑军科三百五十名例。从之。 (《神宗实录》卷 505)

(万历四十一年三月)癸酉,策试天下贡士,赐周延儒等三百五十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神宗实录》卷 506)

(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壬寅,改福建副使郑三俊、河南副使吕邦耀各提督本省学政。 (《神宗实录》卷 511)

(万历四十一年八月丁未)命考选庶吉士于八月二十四日行,照甲辰科事例,选二十三名。 (《神宗实录》卷 511)

(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己卯)增设南直隶、湖广学臣各一员。礼部言:“士子者,国家储之以为后日用也;学臣者,所由濯磨士子以为国家后日用也……夫南都者,是皇帝之所奠鼎也。江淮襟带之区何止数千里,而济南士星散于江诸;楚地者,是世宗皇帝之所龙兴也,荆歧衡阳之域亦何止数千里,而翘翘楚材遍伏于云湘。毋论较讎实难措手,即凭轼而俗空行亦不下半年矣。臣等广取通国之舆论,博询两省之士绅,其在南直隶也,议西自庐、凤、连、应、安六府,滁、和、广三州属一学臣;东自徐州、淮杨连锁、常、苏、松属一学臣。其在湖广也,亦议二员并设,即以洞庭为界,属武、汉、黄、承、德、荆、岳、郢、襄九府在洞庭以北者专设一员;属常、长、宝、衡、辰、永六府在洞庭以南者乃设一员。地有所分,则力无不给,俾两畿、三楚与天下共守岁考之制。 (《神宗实录》卷 514)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寅)礼部会同九卿科道会勘庚戌场弊:一名韩敬仍以关节议处;隔房搜卷中式者十七人的内王淦、孙

枝芳、王宇、王伉、冯汝京、丘兆麟、陈应无、唐公靖、赵昌期、杨嗣昌、马全德、夏嘉遇、朱童蒙、史孔吉等以文优昭雪；周士皋文劣及七结可疑，以物故免议；惟两房至易中式者，以令甲既所不载，形迹又涉乖张，分别议处。（《神宗实录》卷 515）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丁巳）以湖广道御史房壮丽提督庐、凤、途、应、安六府，滁、和、广三州学政。以广东道御史王以宁提督淮杨、连、常、镇四府，徐州一州学政。（《神宗实录》卷 518）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己巳，以浙江道御史徐养量提督北直学政。（《神宗实录》卷 518）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乙亥……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邓士龙为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518）

（万历四十二年八月戊戌）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顾秉廉谦为礼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权习庶吉士。（《神宗实录》卷 523）

（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己丑）以贵州道御史徐鉴提调庐、凤、连、应、安六府，滁、和、广三州学校。（《神宗实录》卷 525）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乙卯）大学方以哲言：“东宫自三十三年辍讲，经今十年，虽睿智天授，不假磨砢，然而正人君子之不亲，安所得理义养心之助；古今载籍之不考，何以洞兴衰治乱之源，臣于去岁之春即偕同官恳请，未几值圣母皇太皇之变，大礼甫毕，倏已届秋，续奉明旨以天气暴寒，皇太子体质清脆为解。目今青阳启泰，风日晴和，天时人事，更无可缓，望皇上亟涣纶音，特修旷典。容臣恭

择吉期上请。”不报。 《《神宗实录》卷 528)

(万历四十三年二月己卯)詹事孙如游为礼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同刘楚先教习庶吉士。 《《神宗实录》卷 529)

(万历四十三年四月)辛卯,廷试天下贡生四百三十七名。大学士方从哲合同翰林院掌院孙如游将试卷封进御览。 《《神宗实录》卷 531)

(万历四十三年六月辛卯)升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刘一燝为国子监祭酒。右庶子掌司经局事顾起元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533)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丁未)升翰林院编修公鼐为国子监司业,编修汪辉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535)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戊午)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言:“祖宗旧制亲王行冠礼之后即出阁讲学,今瑞王业已出府成婚,则设官开讲似不容已,望皇上敕令礼部开具议注、讲读等官,令吏部照例选补,并敕钦天监拣择吉日,刻期开讲,庶亲藩之令德可成,而帝室之维屏有赖矣。” 《《神宗实录》卷 534)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丁丑)是岁钦遣右谕德龚三益、左中允杨守勤主考顺天,右谕德周如磐、右中允孙承宗主考应天,编修吴宗达、给事中刘文炳主考浙江,编修黄儒炳、给事中吴亮嗣主考江西……而主考四川者为礼部员外卢维屏、大理寺评事顾起凤,主考广东者为户部主事包见捷、刑部员外陆楚龙,主考广西为刑部员外郭忠守、中书舍人董承诏,主考云贵者为户部员外杨翼峽、行人王所

志、工部主事明钦、行人钟惺云。 《《神宗实录》卷 535》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礼部言：“士人始进，一切與马服饰芬乡主物犹可节省，独走报一节，百千成群，未放榜之先，关通内外，透漏消息，分道四出，挟制多端，或持父兄子弟以为质，或挟水火刀刃以相临。据此咆哮，与攫金白昼何异？即有司亦置不问。夫此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何从取办？于是不得不借贷以饱之，又不得不出息以赏之。放冠带未加身而债负已盈门，所争者数日早迟，岂诸生能耐之米生不能耐之旦著？伏候命下晓示中外，仍咨各省直抚按通行禁止，犯者付所在有司责问，庶颓风可挽而于士节非小补矣。”…… 《《神宗实录》卷 535》

(万历四十三年九月戊子)是日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遵旨考试庶吉士曾楚卿等一十七员，散馆授职，拟上卷十二卷，中卷五卷。

《《神宗实录》卷 537》

(万历四十三年九月)己亥，湖广巡抚梁见孟以全楚十五郡二州，人文繁盛，较阅难周，于是有增学臣之请，寻奉部咨据多官会议，奏言：“全楚学臣可添设，而清军、驿传、屯田、盐法各道未可归并。惟是画地分疆，则以武汉、黄、承、德、郧、襄七府属一学道，仍驻武昌；以荆、岳、长、宝、衡、永、辰、常、郴、靖八府二州属一学道，于长沙府建置新署，则道里适均，人材相匹。各给敕印，分猷共念，以弘樞之化。” 《《神宗实录》卷 537》

(万历四十三年十月丁卯)礼部简举浙江乡试于《诗经·大雅》题内遗失“岂弟君子”四字，于《春秋》末题遗失“宣公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会诸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二十二字。 《《神宗实录》卷 538》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壬寅,礼部题纳贡之失:“臣部曾具疏言状,曾几何时旋营开复。夫以次升者为岁贡,以不次升者为选贡,恩例偶行者为恩贡,三者几与甲科埒,未闻有以赏进者。自纳贡例行而正途益混,以至援例输粟,明是听选监生,乃通状靠纳数十金或百馀金,而忽改准贡之名目,俱曰科举几次,食廩几年,本部曾无双字之闻,天下有贡生而不从礼部出者乎?是宜断断不可行者。至若在京告纳监儒,先取同乡印结,暂送入监,必原籍查回乃准实历。今新例正途京官子弟随任概行免查,以为正途必知自爱,亲子必无假托,然而法者天下之所共,不容以京官独废,以正途独宽。至于生员厕于黻宫,隶于督学,既不核实申送,又不照令除名,恐纷纷从此滋冒,窃以为行查终不可罢也。方今法纪陵替,私谒盛行,即纳贡一事,近者条议删削而无数粟监三五成群,望门投谒,挠乱成宪,巧饰乞怜,国是何由而定哉?”(《神宗实录》卷 539)

(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丁卯,礼部言:“为今日士风计,莫若申严岁考之令,尽革类考之名。而申严岁考其法有三:一、解卷必真,不得别誊,解至本部委司官核阅,有违制者驳回降黜,数多者别议,失解者参处,仍拔其尤汇刻以示四方,一岁考一遍,将考过廩、增、附生员给赏、黜退若干,新进若干,旌过孝顺,节义、批准名宦乡贤若干,开造简明文册与卷一同送部……

戊辰,礼部题申飭会场事宜:“一、申文禁。必尔雅纯粹、平正通达,一一合先民典型者始收,否则,虽才情奇艳不录,怪僻者贴出示或,甚则仍议罚科,其限字以五百为率。揭晓后,本部会同礼科细阅。”(《神宗实录》卷 540)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庚辰)礼科给事中余懋孳等言:“房考之设,以试卷之多寡为增减,自万历癸未以前,会试止十七房,《诗经》

五、《易》、《书》各四，《春秋》、《礼记》各二。自癸未以《易》卷多，遂省《书》之一以增《易》房，仍十七，此分经之定额也。十七房用翰林十一人，六科三人，六部三人，此衙门之定额也。至丙戌《书》卷复多，而《易》不可裁，于是增十八，以翰林充，是翰林增一人矣，今议再增一人，以礼部充，是六部亦增一人矣，六科可独缺乎？且如增《诗》而不增《易》，事有劳逸，阅有详略，士子宁贴服也？”上下部议复。

（《神宗实录》卷 541）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辛丑）礼部左侍郎何宗彦复奏会场要务，内言：“各省乡试取中不满百人，犹有十四、五房分阅，会试取数已五倍，而分无微不及二十人，审阅未详，宜从科臣请增《易》一房，则词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非特人数适平，亦且分阅较易。”上从之。于是同考始为二十房。（《神宗实录》卷 541）

（万历四十四年二月丁未）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刘楚先充会试主考。（《神宗实录》卷 542）

（万历四十四年二月戊申）礼部左侍郎何宗彦参奏靡勘试卷，摘参举人之违式体者。“吴炳真草不同，应行严勘。冯洪业等文字缪误，宜停一科。而对读及考官亦宜议罚。然主考总裁也，分任全在房考，得其人则真才自收，否则以才为才，且谬为批点，以祈必录。稍加裁正，或反唇而相讥。则以主考有主宾之情，无相临之体也。今后慎选分考，其扫掇者，主考不得轻徇；或骄蹇恣肆，许主考于复命日备陈始末，以听科部查参。”（《神宗实录》卷 542）

（万历四十四年二月）戊辰，会试天下举人，中式三百五十名，以沈同和为第一，都下竟传为白丁。会元同和吴江人，席官籍餘业，

好治游，拈笔不能成句，预购善纳书者猎时艺为小册挟以入闈，得中乡试。其同邑赵鸣阳落有文声，同和结为姻，至是贿胥役，三场皆同号舍，每题出，挟本誊写；闻有不备者，鸣阳代为之，遂得第一，而鸣阳亦在第六，于是士论哗然矣。（《神宗实录》卷542）

（万历四十四年三月）丙戌，复试沈同和，文理荒悖，《经》、《孟》题懵不知所出。上下法司议罪，同和遣戍，赵鸣阳杖责除名。

复试举人吴炳罚一科，吴洪裕罚三科。先是部科摩勘试卷，言二生形亦可疑，若使再行并勘，恐转生弊窦，惟复试便，及试史理俱可观，而炳犹胜，故处分如此。有旨：“依拟。”（《神宗实录》卷543）

（万历四十四年八月丙辰）升庶子盛以弘为国子监祭酒，周如磐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545）

（万历四十四年九月）癸未，会试天下武举，以左谕德公鼐、右谕德薛三省为考试官。（《神宗实录》卷549）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丁卯）以陕西副使尹坤提调本省学政。升东昌府知府岳和声为福建提学副使。（《神宗实录》卷550）

（万历四十五年二月庚申）添设湖广学臣，升九江府知府郭志隆为湖广副使提督荆、岳、长、宝、衡、永、常、郴、靖二州学政。（《神宗实录》卷554）

（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己亥）礼部题：“皇太子自去年八月出讲，一开即辍，群臣疏请者不啻充栋矣。顷阁臣择期揭请，始奉明旨定于四月举行，群臣欢然举于加额曰：皇上慈爱皇太子无所不至，保其躬即春寒恐弗胜也；崇其等威即服色然以零褥弗便也。今四月维

夏，正是清和之候，三农获雨，非复贬损之时，阁臣以初七、初九入学吉期请，竟俞旨杳然。举朝臣工莫知其解。今去初七、初九期已迫矣，若复耽延则朱夏用事又将以炎热为辞，将何时而后可学耶？自古帝王至我列祖何时不学？岂皆不寒不燠之日、时暘时雨之候耶？人皆谓皇上深爱皇太子不欲令其令外廷相接，恐浮华交会之徒，开导引离构之渐，不知外廷诸臣诵法孔子者也，进讲经史，皆教以事君父之孝，抚四海之仁，计安社稷之略，忧盛危明之谟，闻于耳，惕于心，逊于志，利于行，与宦官宫妾损益万王相悬也。皇上又何过计焉，乞速俞阁揭旦夕举行。”（《神宗实录》卷 556）

（万历四十五年四月）己酉，廷试岁贡生员。（《神宗实录》卷 556）

（万历四十五年五月）戊寅，内阁会同翰林院考试愿就教职岁贡，取中上卷四卷，中卷二百九十一卷。（《神宗实录》卷 557）

（万历四十五年五月己卯）差江西道御史骆駉曾提督淮扬学政。（《神宗实录》卷 557）

（万历四十五年九月辛巳）礼礼部等衙门题：“皇太子开讲一节，礼臣催请不报，阁臣谏言亦不报。皇上真以皇太子不必教耶？自古帝王躬上圣之资，奏基隆之治，无不以典学为先务者。我圣祖即位，即建大本堂，妙选儒臣教太子。唐太宗遇物即举以为教，皇上仰法圣祖，随唐太宗于不居者，如之何不教也？皇上曾语内阁先臣：‘朕五岁即知读书，冲年向学。’至今侈为美谈。家法俱在，身教俨然，岂五岁可学而三十六岁不可学耶？环宫之内，尽日兀坐无所事事，倘左右近习导以荒淫，为所不当为，行所不当行，误太子异日并以误天下，尤不可不深虑也。臣等闻学之所乘者惟少与壮，少不知

学，壮不使学，恐时一去而不留，学一荒而不振。书之史册，传之后世，谓清明之朝有三十六岁不学之皇太子，皇上何以谢人言？从今日出讲去十月辍讲之时宁有几日，尚可姑待迟延为也？（《神宗实录》卷 561）

（万历四十六年正月）庚寅，大学士文从哲题：右庶子何如龙、左赞善钱象坤补东宫讲读官。是日拟皇太子开讲日期，择二月初七、初十、十二日大吉。上曰：“览卿奏请皇太子开讲日期，见今尚未出九，况又冰雪甚寒，着于三月内天气融和择吉举行。”（《神宗实录》卷 565）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廷试各省直贡生阎明时等。（《神宗实录》卷 568）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乙卯，廷试贡士一千三百七十九人。（《神宗实录》卷 569）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壬午）增添直隶卫学廩贡十名。从巡按徐养量之请也。（《神宗实录》卷 569）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壬辰）命行人陈玄藻往贵州主考。（《神宗实录》卷 570）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辛丑，北直提学御史梁州彦患病准回籍調理，以江西道御史李徽仪改初提学御史。（《神宗实录》卷 570）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差简讨丁绍轼、史部张孔教往福建，主事陆完学、评事齐琦名往四川，贡外熊来鑑、主事陈应元往广东，

主事谭昌言、中书朱童蒙往广西各考试。（《神宗实录》卷 571）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庚寅）考试过岁贡一千二十人。（《神宗实录》卷 572）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庚子，命谕德郑以伟、来宗道应天主考。（《神宗实录》卷 570）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壬寅）以张鼎为国子监司业。（《神宗实录》卷 572）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戊申，大学士方从哲题：“顺天乡试今仅半月，而国子监生尚未考试。原任祭酒盛以弘臣病不能视事，新推司业张鼎在籍未能猝至。查得近日吏部会推祭酒张邦纪见任春坊左庶子，一奉钦点便可到任，乞赐简发，令刻期考较，庶不误大典。（《神宗实录》卷 572）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命编修林欲楫、吏科张延登、简讨成基命、工科范世济、编修马之骐、刑科陈伯友、员外杨一鹏、行人司副刘时俊往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典试。

升张邦纪为国子监祭酒。（《神宗实录》卷 572）

（万历四十六年八月）辛酉，命右庶子赵题圣、右谕德薛三省充顺天乡试考官。（《神宗实录》卷 573）

（万历四十六年八月癸亥）命尚宝司卿熊尚文、礼部员外朱采往河南，户科给事中李奇珍、户部生事员伯兴往山东，吏部员外唐文焕、兵部员外陈腾凤往山西典试。是年南京及河南、湖广、山东、

山西俱请改试期，以被命独后也。 （《神宗实录》卷 573）

（万历四十六年八月戊寅）以编修施凤来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神宗实录》卷 573）

（万历四十六年十月乙丑）礼部奏：“湖广提学副使葛寅亮所取士文字乖异，宜将黄中道等降青衣，待岁考定夺。其已中者罚压二科会试。本官应下吏部议处。”从之。 （《神宗实录》卷 575）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辰，议乡试副榜监生准贡，例每科会试副榜即得授教，乡试则准行赏，或有因而输谷者，选官与异途无异。于是顺天乡试副榜监生王应遴、丁承泰等以为言，乞附名准贡，庶日后选官脚色与输谷者稍别。礼部复议以闻。上从之。
（《神宗实录》卷 577）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甲辰，以御史房杜丽、熊化为会试监试官，张至发、董发儒为搜简官。 （《神宗实录》卷 578）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乙卯朔）以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史继偕、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韩爌为会试正副考试官。

以左谕德汪辉、右谕德钱象坤、杨守勤、翰林院修撰钱士升、黄士俊、编修刘鸿训、叶灿简讨李国椿、冯铨、王祚远、曾楚卿、王应熊、吏部文选司主事白储珫、礼部精膳司郎中庄祖诰、兵部职方司郎中王元雅、刑部云南司郎中樊良枢、户部给事中官应震、礼科给事中方诗教、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吴亮嗣为同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579）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礼科给事中万诗教言：“皇上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何为因循至于今日，竟视东宫如漫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惟东宫也，皇长孙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乃迩年以来不务令德，惟贿是闻。臣恐作述无闻，何有赓重光之烈？丰亨难持，惧终流悖出之殃。”（《神宗实录》卷 580）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未)以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赵焕、户部尚书李汝华、仓场户部尚书张问达、吏部右侍郎史继偕、礼部右侍郎韩爌、詹事府詹事兼掌翰林院事刘一燝、少詹事张邦纪、通政司右通政周希圣、大理寺丞韩浚为殿试读卷官。

以御史房时事丽、刘蔚为殿试监试官。（《神宗实录》卷 580）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策试天下贡士。（《神宗实录》卷 580）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辛丑，赐庄际昌、孔贞运、陈子壮等三百五十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学士方从哲题进卷失详，乞恩认罪。以第一甲第一名庄际昌进呈卷第三行刮补数字，又误写“醪”字为“胶”字。故事进呈卷不得差错。礼科方诗教亦以为言。至是从哲引咎乞罢。奉旨：“简阅失详，既引罪，姑宥之。”（《神宗实录》卷 580）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戊辰，廷试本年岁贡生三百六十五人。（《神宗实录》卷 581）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壬申)廷试乞恩举人二百六十九人，各授教职。（《神宗实录》卷 581）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戊寅,升淮安知府蔡侃为广东副使、兵部车驾司郎中谭昌言为福建副使,各提督学政。 (《神宗实录》卷 581)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庚辰)以磨勘试卷违式,循例摘参各省直主考赵师圣等夺俸一月,房考尹同皋等夺二月,誊录胡平表等、对读沈惟炳等夺俸三月,举人国惟降等各罚和有差。 (《神宗实录》卷 581)

(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丙申)礼科给事中方诗教题:“庶士之选,我皇上临御以来,前此制科凡十五举。进士之额或三百名或二百五十名,而馆选之额亦视之以为增减,大都每百名酌取六人以为适中之数,可仿而行也。今己未科时蒙增额三百五十名,则今次馆选亦宜取二十一人矣。但丙辰科馆选未行徇,乘此断续之间加以衰益之术,量增二、三人,倘亦补偏救弊者所宜然乎?顾是举也,宁速勿迟,非在六月大选之前不可,盖迩来人情驰骛多而淆乱极矣。才名相轧者,或生怯忌之私;标榜相高者,或作炫鬻之态;彼此相形者,或造倾险之谋。种种弊端,少延时日,势所必有,不可不早计也。然臣愚以为馆一举选有三难焉:始乎选之难,继乎教之难,卒首留之难。反此三难亦有三法:选之欲严欲公,勿轻徇门第也,勿滥植桃李也,必德器端方、文词醇正而后可,此选法也;教之欲正欲醇,勿虚延岁月也,勿徒课诗文也,必讲究经史、涵养德性而后可,此教法也;留之欲精欲核,勿和听囑求也,勿徒拘考案也,必文行兼优、器识俱备而后可,此留法也。操此三法以行之,近可为论恩启沃之助,远可为储养台辅之阶,虽一科一选可也。乞敕下阁部,即将馆选一事刻中举行。”留中。 (《神宗实录》卷 582)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乙卯,大学士方从哲题:“为祭酒员缺,该

吏部会推庶子何如宠、孟时芳等，经数月未蒙钦点。今该部复有催疏，伏望发臣票拟，立赐点用。”不报。 （《神宗实录》卷 583）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戊戌，以右春坊右庶子何如宠为国子监祭酒。

起升右春坊右庶子孟时芳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神宗实录》卷 584）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丁亥）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掌司经局事郑以伟、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简讨周炳谟为武场正副考官。

（《神宗实录》卷 586）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甲午，以吏科会事中张延登、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吏部郎中田仰、礼部郎中须之彦充武举同考试官。 （《神宗实录》卷 586）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庚戌朔，命改进士倪启祚等二十三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先是九月初三日辅臣奉旨选馆各拟名次进呈，疏凡数十餘上，俱不报。至是报可，故有是命。 （《神宗实录》卷 589）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乙卯，以原任左春坊谕德兼翰林院侍讲赵秉忠、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公鼎、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薛三省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掌司经局事郑以伟、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钱象坤、杨守勤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以原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孙承宗、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吴宗达、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骆从宇、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黄儒炳、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汪辉、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简讨丘士毅

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以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简讨周炳读、黄立极、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简讨来宗道、彭凌霄、魏广徵、国子监司业张鼎为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神宗实录》卷589）

（万历四十八年二月）辛亥，改授考选进士倪启祚、丁进、施兆昂、姚明恭、侯恪、张翀、吴士元、杨梦衮、鲁时昇、杨世芳、顾锡畴、刘宇亮、金秉乾、朱维祚、何吾驺、姚希孟、许可徵、姜日广、杨维新、陈万言、丁乾学、雷跃龙、胡尚英为庶吉士，与同一甲进士孔贞运等送翰林院入学。（《神宗实录》卷591）

（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己巳，遣广东道御史毛一鹭提督苏、松等处学政。（《神宗实录》卷591）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癸亥，廷试天下贡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神宗实录》卷593）

（万历四十八年六月）戊午，礼部题：考试过岁贡生员，分送南北两监读书。其就教职贡生咨送吏部复试。从之。（《神宗实录》卷595）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庚辰，大学士方从哲以考试过岁贡生员取中上卷六卷，中卷八百六十一卷，俱堪授教职。具题候裁。（《神宗实录》卷596）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丁亥，升刑部郎中洪承畴为浙江提学佾事。（《神宗实录》卷596）

(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上即皇帝位……诏曰:“……所有合行事宜开列于后:……一、各处儒学生员食廩年深需贡,淹滞宜加疏通。今计于岁额外顺天、应天二府每学添贡二名,在外府、州、县及运司、卫学各添贡一名,提学官仍查贡次在十人中科举三次以上,从来未经考劣缘事停降者,考取起送,以寓选举经明行修之意,止行今年一次,俱于明年四月内廷试。其有年力不能待贡,愿告冠带者,给与。 (《光宗实录》卷3)

(泰昌元年八月丙午)直录提学御史周师旦疏言:“国家待士有体,新例不宜滥觞。从来御虏征倭写兴,耗费不貲,闻行鬻级,曾不闻齿及庠序。近见户部辽饷事例议开纳生员一款,其事甚辱,其名甚丑。不识所谓开纳在岁科两考额以内乎?抑额以外乎?如在额内,则臣之两考将竣,何从搀入?如在额外,则孤寒望若登天而贾人得之唾乎?国家即患贫,何至失伦若此?欲收赤仄之锱铢,混进向丁之亿万;启朝廷以疵政,变士类为浊流,伤士心而摧士气,将尺寸未获而寻丈有丧。且教化分之地先由贿进,人才不成人材,国体不成国体,其所决裂甚大。若纳贡一款礼部与通政司详言之,亦无俟臣赘说矣。”章下户部。已而部复,竟罢之。 (《光宗实录》卷3)

(泰昌元年八月甲寅)以左庶子公鼎为国子监祭酒。。 (《光宗实录》卷3)

(泰昌元年八月乙卯)命李腾芳暂署国子监印信。。 (《光宗实录》卷4)

(泰昌元年九月乙酉)升詹事府少詹事李腾芳为礼部右侍郎,左庶子郑以伟为詹事府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教习庶吉士。

升中允成基命为司经局洗马管国子监司业事，署堂印信。
（《熹宗实录》卷1）

（泰昌元年二月辛酉）升福建邵武府知府鲁史广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熹宗实录》卷2）

（泰昌元年十月甲子）升福建按察司佥事熊明遇为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提督学政，驻宁夏。（《熹宗实录》卷2）

（泰昌元年十月丁卯）升兵部职方司员外尹嘉宾为湖广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熹宗实录》卷2）

（泰昌元年十月壬申）升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文翔凤为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提督学政。（《熹宗实录》卷2）

（泰昌元年十二月壬子）升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刘锡玄为贵州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熹宗实录》卷4）

（泰昌元年十二月甲寅）升国子监祭酒公鼐为詹事府詹事，教习庶吉士。（《熹宗实录》卷4）

（天启元年正月丙戌）改广东布政使司右参议黄于郊为广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提督学政。（《熹宗实录》卷5）

（天启元年闰二月）乙亥，命御史左光斗提督北直隶学政。

命贵州新贵县学学生两年一贡如各省例，平溪、偏桥二卫学生三年两贡如黔省例。从巡抚贵州张鹤鸣之请也。（《熹宗实录》卷7）

(天启元年闰二甲午)升右春坊右庶子吴宗达为国子监祭酒，原任右庶子朱延禧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熹宗实录》卷7)

(天启元年三月壬戌)命翰林院编修李孙宸、孔点运、简讨王应熊、缪昌期、刘钟英、曾楚卿教习内书堂。 (《熹宗实录》卷8)

(天启元年四月丙子)遣翰林院简讨刘锺英、礼科给事中汪庆百福建主考，礼部员外郎杨弘备、大理寺寺正梁建廷四川主考，工部员外郎华颜、中书舍人吴之仁广东主考，兵部郎中孙谷、刑部主事顾大章广西主考。寻因华颜病故改遣工部主事曾櫻，櫻以事迫乞改试期，许之。 (《熹宗实录》卷9)

(天启元年四月丙戌)廷试天下贡生，取上、中卷有差。岁贡四百一十一名，恩贡一千八十名。 (《熹宗实录》卷9)

(天启元年四月丁亥)遣工部都水司主事金元嘉、行人张其平云南主考，刑部山西司主事项梦原、行人张圣芳贵州主考。 (《熹宗实录》卷9)

(天启元年六月戊寅)云南道御史李日宣请行江西、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将所在宗室科举每二十名以上者加额中式一人。又请行山东曲阜等县将所在孔氏后裔每科加额一、二人贡之阙下，以光新政。章下所司。

以两闱恩贡数多，加顺天府解额十五名，应天府五名。后不为例。 (《熹宗实录》卷11)

(天启元六月己卯)遣翰林院编修钱谦益、刑科右给事中暴廉

贞浙江主考，翰林院修撰周延儒、户科左给事中王继曾江西主考，翰林院简付缪昌期、兵科给事中朱童蒙湖广主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唐挥、户部广西司主事赵嗣芳陕西主考。（《熹宗实录》卷11）

（天启元年七月癸卯）命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讲黄儒炳、右春坊右谕德兼侍讲黄立极主应天乡试。（《熹宗实录》卷12）

（天启元年七月戊辰）命左庶子骆从宇、左谕德周炳谟主顺天乡试。（《熹宗实录》卷12）

（天启元年九月丁未）兵科给事中蔡思充题：“国家用人惟文武两途，武科三年一试，所拔不过百人，旧例一体推用，三年务完一科，乃授职者十常三、四，投闲者十常六、七，非取士初意，其弊有四：进用途多，选除缺少，考核之典未严，饶输之门未塞也。宜将兵部选除推用员缺以十之四尽武科，四待世职，二待三科武举，会举名途之听用、咨用者，查有荐先行擢用，未荐者与世职、间推、三科武举等额量行搭推，务期三年内通副推完。（《熹宗实录》卷14）

（天启元年九月甲寅）起升右春坊右庶子朱延禧南京国子监祭酒。（《熹宗实录》卷14）

（天启元年九月乙丑）升南京礼部祠祭同郎升钟惺福建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政。（《熹宗实录》卷14）

（天启元年十一月癸亥）直隶提督学政御史毛一鹭题：“礼部复‘准副榜凡增附准补廩，廩准监，监准贡’，然以廩入监无异铜臭，乞俱准贡，另立副榜监一例以优之。又副榜真可入彀者亦少，定令主考分各中路赏为两项，精选严收，两示不过五十名，大省三十名，餘

照省递减。”下礼部。（《熹宗实录》卷16）

（天启元年十二月己卯）起升国子监祭酒林克俞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熹宗实录》卷17）

（天启二年正月癸丑）礼科都给事中惠世杨条议科六事。一、正文体。凡离经悖注之言有类《齐谐》、《越绝》者悉置不录……一、重后场。谓首场间有弋获，不过摘句寻章；至通达时务必于后场见之，宜特拔以罗异材。（《熹宗实录》卷18）

（天启二年正月辛酉）起升翰林院编修庄奇显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熹宗实录》卷18）

（天启二年正月亥）礼科都给事中惠世杨磨勘壬子各省直试卷，言：“顺天中式一百二名，查廷楠、长安多口代笔已有显迹。又浙江中式四十三名，钱千秋七义结尾顺读之乃‘一朝平步上青天’，关节可疑，应提究问。”命所司参奏。（《熹宗实录》卷18）

（天启二年正月乙丑）升左庶子黄儒炳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熹宗实录》卷18）

（天启二年二月）辛未，命大学士何宗彦、朱国祚主考会试。故事：凡遇会闱以阁臣典试，而詹、翰一人副之，已推礼部尚书詹事府事顾秉谦。（《熹宗实录》卷19）

（天启二年二月壬辰）先是大学士叶向高等于开讲次日以时事倥偬请暂辍经筵日讲。奉旨：“暂免，候宁谧举行。”吏科给事中侯震阳因言：“经筵日讲非徒以章句庸谈为粉饰太平之具，当此国家多

事，防微杜渐，辨贤别奸，战胜庙堂，宣威阃外，正当于朝讲之际，二三元老开壅蔽而启殷忧，奈何辍之？”御史张捷亦以为言。得旨：“日讲于二十八日行。”（《熹宗实录》卷19）

（天启二年三月庚戌）以廷试天下贡士，命少师兼太子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叶向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韩爌、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何宗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祚、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沈灌、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张问达、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继偕、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户部尚书汪应蛟、刑部尚书王纪、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盛以弘、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周如磐、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署掌事钱名胜坤、兵部左侍郎张经世、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骆从宇、周炳谟、魏广征、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大理寺左寺丞郭尚宾充读卷官。（《熹宗实录》卷20）

（天启二年三月甲寅）赐天下贡士文震孟等四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熹宗实录》卷20）

（天启二年四月甲戌）命董其昌仍以太常寺少卿管国子监司业事。

升翰林院编修叶灿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熹宗实录》卷21）

（天启二年六月戊寅）刑科给事中顾其仁疏参浙江试官右中允钱谦益，以四十二名举人钱千秋关节也。上命捕奸徒讯之。（《熹宗实录》卷23）

（天启二年七月癸丑）升翰林院简讨姜逢元为国子监司业。

（《熹宗实录》卷 24）

（天启二年八月甲戌）以应天巡按易应昌提督应安等处学政，孙之益准扬等处学政。（《熹宗实录》卷 25）

（天启二年九月乙未）太常寺卿仍管少卿事朱光祚条陈铨法，言：“……今议考举贡监儒选官不必出四书论策题目，但考律、考事、如抚字、催科、祥刑、钱法、盐法、防河、器械、甲兵、农桑、水利、律例、诏移之类，相兼问答，限以条数，宁质勿文，宁切勿冗，每考拔选其尤者优用之，仍刻其卷以为矜式。此议若行，请刻书册通行天下，使知朝廷实求才之意，俾各听选官在家专精神于经济、条章，实探讨乎民瘼、吏弊。学优而仕必无伤割之虞矣。”（《熹宗实录》卷 26）

（天启二年九月壬寅）命右庶子来宗道、右庶子张鼐主考武场会试。

陕西道御史冯英、四川道御史张修德监武场试。”（《熹宗实录》卷 26）

（天启二年十二月）丙寅，上以宗室开科系今日特典，朱慎荃首登甲第，足光天潢。令吏、礼二部即会议优选京秩，仍著为令。从大学士何宗彦、朱国祯请也。后吏部复议论注慎荃为中书舍人。”（《熹宗实录》卷 29）

（天启二年十二月丙子）刑部等衙门会审钱千秋事，言：“徐时敏、金保玄假捏关节诈士子贿物，而钱千秋入其套中。兹审三犯俱日主考未传此关节，则三犯当问以应得罪名，主考不知情不必以莫须有悬坐也。钱千秋当黜革充戍以正士气；徐时敏、金何玄二奸一

戊允宜，光当枷号示众；其主考、房考虽未明露关节，不能觉弊防奸，亦难免疏虞之罪，宜正显罚。得旨：“钱千秋等俱依拟发遣，钱廉益、郑履祥失于觉察，各罚奉三个月。”（《熹宗实录》卷 29）

（天启三年四月辛未）改尚宝司司丞蔡毅中为国子监司业，署本监印信。（《熹宗实录》卷 33）

（天启三年五月庚子）升饶州府知钱继登为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熹宗实录》卷 34）

（天启三年五月甲辰）廷试天下岁贡、恩贡生员，取上中卷各有差。（《熹宗实录》卷 34）

（天启三年五月丁未）遣御史萧毅中提督庐、凤等处学政。（《熹宗实录》卷 34）

（天启三年六月壬申）礼科给事中郭兴言奏：“视学之典蒙俞旨来春举行，一切合行事宜谨列款上陈。一、修学宫；一、习礼乐；一、取回四氏博士；一、令监生复班。”又言：“国家教育人材，必先崇重师席。今祭酒南师仲推用已久尚滞家园，乞责令刻期到任，与司业蔡毅中同心一德陶镕士类。”（《熹宗实录》卷 35）

（天启三年七月丙午）命湖广道御史马鸣起提督顺天等府学政。（《熹宗实录》卷 36）

（天启三年八月）辛酉，直隶提学御史左光斗议以辽生附武清学，定以一等四十名为廩，二等前四十名为为增。补廩出贡一如府学例。科举百二十人，编号仍用“辽”字，制额除山东一名外，约用三

人，待多士云兴，仍补四名之例。其余一切旧廩、旧增虚伪种种名色概不准理。（《熹宗实录》卷 37）

（天启三年十一月壬午）升左春坊左谕德蔡毅中国子监祭酒。
（《熹宗实录》卷 41）

（天启三年十二月壬辰）升左大体春坊左谕德唐大章南京国子监祭酒，右春坊右赞善罗喻义司局洗马管国子监司业事。（《熹宗实录》卷 42）

（天启三年十二月壬寅）礼科给事中熊奋渭言：“顷阅江西按臣‘生员被挝鼓噪’一疏，益藩阉尉赵成等辱殴章缝之士，诸生张绍伊等鼓众雄行，逼迫府官徒步学宫，犯上天等，阉尉诸人亟宜正以拨置之条，而首事诸生亦不能少宽于武断之律。因言：‘士风之坏起于衡文者，惟凭意见颠倒，解部之卷都非本色，或竟不解。惟顺天学臣左先斗及三吴学臣孙之益崇雅黜浮，力挽器凌之习。浙江提学副使孙昌裔不模不范，当考试绍兴时携带富阴裘贡生关节潜通，防维大溃。当急救该部速行议处。’”（《熹宗实录》卷 42）

（天启四年五月）己未，翰林检讨顾锡畴、兵科给事中董承业主考福建，刑部主事刘馥祐、大理评事马之升主考四川，兵部主事吴时亮、中书舍人曹师稷主考广东，户部主事林肇开、工部主事王廷相主考广西。（《熹宗实录》卷 42）

（天启四年五月）庚辰，翰林院编修陈子壮、户科左给事中周之纲主试浙江，简讨丁乾学、吏科给事中郝土膏主试江西，编修方逢年、兵科给事中章允儒主试湖广，吏部考功主事孙昌龄、礼部祠祭主事丘履嘉主试陕西。（《熹宗实录》[梁本]卷 42）

(天启四年六月壬子)吏部主事徐炉、行人周锵主试河南,兵科给事中熊奋渭、兵部主事李继贞主试山东,尚宝司卿姜志礼、户部主事熊师区主试山西。《(熹宗实录)[梁本]卷43)

天启五年二月庚辰朔,大学士顾秉廉等题:“今日文书官郝儒捧圣谕为湖广等处试录策中语多讥刺,令臣等拟谕考试官并策上列名举人俱拟处分惩治,以警将来。臣等不胜悚服。谨遵旨拟谕进呈。臣等窃惟举士大典,录文必醇雅典实,有裨时政,始足为式。今考试各官乃妄意讥评,有何关切?诚不能无罪。但从来进呈录文皆考官自作,即间有采用士子者,亦十不存一、二,录成特取士子中前列者刻名其上,历科皆然。谕中有名举人谢锡贤等其朱墨卷应解礼部试取比对必不相同,录文狂肆似于举人无干,臣等明知不敢不为剖白。至于正副考官,作文亦有次第,二、三场文字,正考官论,副考官表,正考官策三问为第一、第三、第五,副考官策二问为第二、第四,凡录皆然,相沿已久。今考试各官罪无所逃,臣等亦不敢过为分别,但恐中有诬误者,亦不敢不为一言也。伏望圣慈垂鉴,将举人谢锡贤等俯从宽宥,其考试各官或再谕礼部查明处分,庶成明并用,人心悦服矣。”得旨:“举人谢贤等六名本当革去衣巾,特允所请著罚住三科。礼部知道。”《(熹宗实录)卷56)

(天启五年二月壬午)圣谕:“朕览各省试录,有湖广、山东、江西、福建策问内措语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诋毁朝政,讥刺朕躬。逞诡譎之词,是非任其颠倒;纵雌黄之口,诬蔑罔所顾忌。皆因彼时大臣招权纳贿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顾指占风,附会于外,朕思辽疆未复,黔省未宁,正君臣励精求治之时,亦士子摅忠吐款之日。舍实政而弗询,徒凶人之是悦,坏作人之盛黄,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难以姑容。传谕吏部即将正副考官八人都著降三级调外任用,

聊存解网之仁，用作维新之路。故谕。”（《熹宗实录》卷 56）

（天启五年二月乙酉）命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征为会试考试官。左谕德杨景辰、右谕德萧命官、修撰庄际昌、编修朱维祚、侯恪、张翀、姜曰广、孔贞运、简讨姚希孟、杨世芳、胡尚英、吴士元、都给中许崇礼、罗尚忠、吏部郎中白储珩为考试官。（《熹宗实录》卷 56）

（天启五年二月丁未）吏部言：“湖广设两提学官，士子分党鼓噪，宜复旧制以要地方。将荆、岳诸府并归武汉提学道，定限三年完岁科两考方与升转。其荆、岳提学道永免诔补。”上是之。

揭榜，中式举人华琪芒等三百名。（《熹宗实录》卷 56）

（天启五年三月）癸亥，上御皇极内殿策试举人华琪芳等：制曰：“……尔多士学通古今，目击时艰，尚筹所以振起积玩之人心，鼓舞积颓之士气，果有裨于安壤，其尽言而无讳。”（《熹宗实录》卷 57）

（天启五年三月）丙寅，赐进士余煌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熹宗实录》卷 57）

（天启五年四月）戊子，授第一甲进士余煌为翰林院修撰，华琪芳、吴孔嘉为翰林院编修。（《熹宗实录》卷 58）

（天启五年四月癸巳）廷试天下恩岁贡生员，岁贡上卷三卷，中卷四百一十七卷，恩贡上卷一卷，中卷七十二卷。（《熹宗实录》卷 58）

（天启五年五月己酉）升……左庶子李孙宸为南京国子监祭

酒。 （《熹宗实录》卷 59）

（天启五年六月癸卯）工科给事中张维一疏陈推广事例，内言：“国子折班廩员准贡两项，尚令人低徊踌躇，谓庠序之设乃养贤育才之地，不宜以贿闻。明经一途国初最为郑重，后渐陵夷，今乃为数铤金钱负之而趋，短儒生之气，灰寒士之心。国家功令不堪褻越，至此又援内递减数目，新旧混淆，户工参差，且多颠倒悖谬，恐滋弊窦。朝廷虚受鬻官之名而不得鬻官之实。”疏下该部。工部复称：“折班一款宜如科臣所论停正不行；准贡一款非廩生不可援纳，盖亦重明经而通守岁之苦，人人乐趋，已翰者不容复还；其原议二百名，或应再减，或果如数，在圣明独断。至例中有两部参差，减数少舛者，总候启部一并裁复。科臣虑事例多归私橐，则全在司官严查文引方给库帖，监库官严秤银两方与库收，确核库收方与行咨，一一经巡视衙门确挂确销，收银监督赴朝房对册方许收卯，则神奸无所措手矣。”报可。 （《熹宗实录》卷 60）

（天启五年八月戊子）升左谕德王祚远为国子监祭酒。 （《熹宗实录》卷 62）

（天启五年十月甲申）礼部尚书薛三省复礼科给事中李恒茂、陕西道御史何廷枢各条陈学政。言：“科臣欲杜流弊而严其限于名数，台臣欲禁冒籍而重其权于府丞。盖流弊虽多，实源于取数之滥。惟夫严考较、精简拔，则人少而滥充易裁，势寡而钳束易行。即提学之精神有限，岁考亦易周，此洵为学政之石画也。至畿辅儒童考试向属宛、大二县为政，致冒籍者多不能禁遏。今后应听府丞考试，盖官尊则难援、地远则难凌，欲杜滥觞，宜遵旧典。”上是之。……

户部尚书李起元以国计匱拙，采集舆论……“一、暂纳充附。议令民间俊秀子弟纳银一百三十两准充附学。各生纳银之后，该州县

申详学道，照常鼓乐送学，遇岁考科举，一体考试不得分援纳名色。

（《熹宗实录》卷 64）

（天启六年二月癸卯）升尚宝司司丞马之骐为国子监司业，列钟英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熹宗实录》卷 68）

（天启六年三月癸丑）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杨景辰为礼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协理詹事府事，与李康先同教司庶吉士。

（《熹宗实录》卷 69）

（天启六年三月乙卯）升右谕德罗谕义为南京国子监祭酒。（《熹宗实录》卷 69）

（天启六年四月庚寅）工科给事中杨梦衮疏言：“廩生纳银准贡原为大工而升，今后不得袭旧例纳交节慎库，宜令俱诣内库交银，收放销算皆可按籍而稽。”（《熹宗实录》卷 70）

（天启六年七月丙申）升左春坊左谕德马之骐为国子监祭酒。（《熹宗实录》卷 74）

（天启六年十月壬戌）复除原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王潞为福建提学参政。升礼部精膳司郎中董遫为广东布政使司提学参政。（《熹宗实录》卷 77）

（天启六年十二月戊辰）云南巡按朱泰祯会同巡抚闵洪学题称：“遐方人文日盛，应建学者云州、归化、三泊、南宁、河阳、元谋共六处；应增廩者顺宁、建水、新兴、云龙、路南、罗平、富民、罗次、易门、阳宗共十处，并请颁给新设儒学各印记。疏下礼部议复。”（《熹宗实录》卷 80）

宗实录》卷 79)

(天启七年正月丙申)升左中允林钊为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管国子监司业事。 (《熹宗实录》卷 80)

(天启七年二月丙午)革退广东镡中举人莫大猷,房考列轩儒先降二级。有无关节,著该抚按严究具奏。 (《熹宗实录》卷 81)

(天启七年三月壬申)礼部题:“差云南正考户部主事李日俨,副考行人汪邦柱;贵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曾,副考行人宋鸣梧。”邦柱、鸣梧以门户闲佳,改命陪推行人李昌龄往云南,马懋才往贵州。 (《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三月丁亥)命浙江道御史陈保泰提督苏、松等处学政。 (《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三月庚寅)直隶督学御史贾继春题恶生殴辱郡佐,大干法纪事。得旨:“据奏恶童挟考不遂,殴辱府官,弁髦法纪,大伤风化,著该衙门将为首与协从的依律正罪,以儆嚣俗。李日铤执法受辱,情实无辜,定安心供职;张盛美私脱凶犯;降三级用;何朝宗实心任事,著与纪录;贾继春素有风节,今藉弹压,变缘积习,当著实振刷一番。近来士风不古,人情好竞,武断乡曲,把持官府,处处有之。该部行各提学官,生员有仍前为恶的,不时处治;地方官有徇情庇护,指名参奏。” (《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五月癸酉)以翰林院简讨王铎、刑科给事潘士闻、刑部员外康四海、大理寺评事孟兆麟、礼部主事曾栋、工部员外张茂颐、兵部主事寇徒化、工部主事董中行为各省直考试官。铎、士

闻福建,四海、兆麟四川,栋、茂颐广东,徒化、中行广西。(《熹宗实录》卷 84)

(天启七年五月辛卯)礼部题各省直考官:编修倪无璐、简讨陈盟、李明睿、给事中张惟一、李鲁生、薛国观、吏部员外姚昌录、兵部主事胡福弘。惟一浙江,明睿、鲁生湖广,元璐、国观江西,昌录、福弘陕西,于时礼科给事中叶有声有陪推削籍,言其久系门户也。(《熹宗实录》卷 84)

(天启七年五月甲午)升翰林院简讨朱之俊为国子监司业。(《熹宗实录》卷 84)

(天启七年七月乙丑)应天考官原题司经局洗马贺逢圣。有旨:“著陈具庆、张士范去,仍各升翰林院侍读。贺逢圣系东林党人,著削了籍为民,追夺诰命。”(《熹宗实录》卷 86)

(天启七年七月戊辰)礼部题三省正副考官:河南,吏部主事王应泰、聂慎行、礼部员外郎刘仲史、高胤;山东,户科左刘先春、吏科右虞廷陞、中书张养、陆一骐;山西,光禄寺少卿蒋一骢、尚宝司卿董懋中、户部主事马任远、陈宾盛。得旨:“这三省考官著点了的去。内张养即之山东正考官,刘先春、虞廷陞、马任远俱系门户,都著削了籍为民,追夺诰命。”(《熹宗实录》卷 86)

(天启七年七月丙子)先是督抚辽东诸臣议将辽东解额四名尽还顺,而辽士之在登莱者今岁令赴顺天乡试。至是,礼部复:“议今岁试期仅可一月,自登莱以走京师几二千里,即竭蹶兼程犹恐棘围垂撤。况登莱至辽,视京师几倍,或怀故土之恋,或就新疆之乐,人情各趋,谁得而强之?合照甲子例仍取中一名于山东,自庚甲科始,

共取中四名于顺天乃为安便。”（《熹宗实录》卷 86）

（天启七年八月乙未）礼部请以左谕德孔员运、右赞善曾跃龙、简讨徐时泰、孙之獬充顺天考试官。中旨：“命时泰、之獬往，仍各升翰林院侍讲。”（《熹宗实录》卷 87）

（天启七年八月己亥）湖广五寨蛮夷长官司伍里洞民田应昇等奏：“臣等司设楚徼，钱粮差役例同有司，户礼家诗，不减乐土。惟国初以远方风气未开，未经设立儒学，节年里试俱分寄于辰州府属各学。正给衣巾，不与帮补，即有智慧，发迹无由。因于天启三年具状靠赴通政司，蒙准送礼部看详行令抚按会议安确。窃见酉阳，马刺俱皆土司，建学事例相同，况不费公帑，不扰民间，官吏师生无容另议。惟乞速颁印信，庶文教兴而夷风美矣。”章下礼部。（《熹宗实录》卷 87）

（天启七年十一月）丁卯，司业朱之俊请增国子监监生乡试解额。又请停止陵工监生折纳。从之。（《崇祯长编》卷 3）

（天启七年十二月乙未）江西道御史周易晋提督直隶学政，湖广道御史曾谷提督南京、庐、凤等处学政。（《崇祯长编》卷 4）

（天启七年十二月甲辰）立五寨蛮夷长官司学。（《崇祯长编》卷 4）

（天启七年十二月己酉）升检讨文安之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崇祯长编》卷 4）

（崇祯元年正月）庚辰，浙江道御史宋景云请广会额。旨令视万

历己未科以三百五十人为额。 （《崇祯长编》卷 5）

（崇祯元年正月丙戌）丁卯科副榜贡生王璘以御极首科求准同中式举人一体会试，具疏投通政司，司以非例不为封进。璘等遂自于会极门投入。通政使吕图南以违制乱法纠之，并请申飭接本内臣，以遵守制。从之。 （《崇祯长编》卷 5）

（崇祯元年二月戊戌）命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为会试总裁官。
（《崇祯长编》卷 6）

（崇祯元年二月）戊午，礼部奏：会试天下举人，取中式举人曹勋等三百五十名。 （《崇祯长编》卷 6）

（崇祯元年四月）癸巳，策试贡士曹勋等三百五十人，赐刘若牢，管绍宁、何瑞徵级第，出身有差。 （《崇祯长编》卷 8）

（崇祯元年四月庚申）国子监署监事司业陈盟言：“监规久弛，拨历多不依次序，上选并不入监，乞严加禁谕。世臣子弟送监习礼，托病旷逸，到者寥寥，进士题名自壬戌后竟尔废阁，均求申飭补行。”从之。 （《崇祯长编》卷 8）

（崇祯元年七月己巳）升孔贞运为国子监祭酒，仍充经筵讲官。
（《崇祯长编》卷 11）

（崇祯元年七月）壬子，升礼部郎中李乔为山东提学副使，原任杨作辑为山西提学参政。 （《崇祯长编》卷 11）

（崇祯元年八月壬辰）御史霍鏐提督直隶学政。 （《崇祯长编》

(崇祯元年九月己巳)以春坊中允陈仁锡、翰林院侍讲李绍贤为武会试主考官。 (《崇祯长编》卷 13)

(崇祯元年十月癸巳)国子监祭酒孔贞运以帝将举行视学之典,请修葺圣庙殿宇廊庑并檄假归及各历事监生回监候驾临幸,以光盛典。仍申飭监视。从之。 (《崇祯长编》卷 14)

(崇祯元年十一月戊午)山东道御史李懋芳、浙江道御史蔡国用分督南直隶学政。 (《崇祯长编》卷 15)

(崇祯二年正月己巳)升倪加善为国子监司业。 (《崇祯长编》卷 17)

(崇祯二年三月丁卯)刑部南书乔允升等疏言:“礼部尚书温体仁纠礼部右侍郎钱谦益辛酉典试臣乡受钱千秋金之贿,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为关节,每篇用一字作结尾,因而中式。继经论劾,自知难遁,使千秋脱逃沉阁不结,谦益告病引避,未几朦胧起升,今且俨然附于魏、崔摧折之人,枚卜大典一手握定。谦益可以枚卜,千秋亦应会试矣。乞敕法司将钱千秋一案速行提结,则谦益自有应坐之罪。”得旨:“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又且滥入枚卜,有党可知。祖法凛在,朕不能私。着草了职。九卿科道从公依律会勘具奏,不得徇私,党比取罪。其钱千秋着法司严提拟罪其奏。 (《崇祯长编》卷 19)

(崇祯二年四月壬辰)升侯恪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崇祯长编》卷 20)

(崇祯二年四月)壬子,祭酒孔贞运请停监生纳班以振士气。从之。 (《崇祯长编》卷 20)

(崇祯二年四月甲寅)升倪元璐南京国子监司业。 (《崇祯长编》卷 20)

(崇祯二年六月)己巳,钱谦益杖赎,以钱千秋关节案,引失于觉察律也。 (《崇祯长编》卷 23)

(崇祯二年七月癸巳)升顾锡畴为国子监祭酒。 (《崇祯长编》卷 24)

(崇祯三年二月)壬申,升陈仁锡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管国子监司业事,谢德溥为南京国子监司业。 (《崇祯长编》卷 31)

(崇祯三年三月甲申)祭酒顾锡畴以庚午为龙飞首科,请广额。从之。 (《崇祯长编》卷 32)

(崇祯三年五月)戊子,遣兵部主事杨鸿、工部主事王秉鉴主考四川,礼部员外徐应秋、刑部主事周昌儒主考广东,工部郎中李若愚、大理右评事沈应明主考广西。 (《崇祯长编》卷 34)

(崇祯三年五月壬辰)遣检讨闵仲俨、刑科给事中仇维祯主考福建。 (《崇祯长编》卷 34)

(崇祯三年五月)己亥,大学士成基命等以庶吉士宋之晋等并天启五年庶吉士宋兆柏例应有散馆之试,请旨于阁中糊名考定,得

上卷文理优长十七人，中卷文理亦顺二人，谨呈御览。帝谓：“士以器识为先，试士以情套为戒，此番试卷如何上等偏多？卿等为国储才，还秉公另考。”（《崇祯长编》卷34）

（崇祯三年五月丙午）遣编修黄道周、兵科给事中熊德赐主考浙江，简讨郑之玄、工科给事中许誉卿主考江西，编修黄景肪、吏科给事中钟价主考湖广，吏部主事乔若雯、户部主事赵建极主考陕西。（《崇祯长编》卷34）

（崇祯三年七月壬辰）河南参政潘曾纮疏奏：“武科之设，专欲得智谋勇力之士，以遏寇乱，非欲其藻饰太平也，而猥以策论定去取，毋乃与祖宗设科之意相背乎？用兵之首，变化多端，大抵因敌为用。今剿袭经生贴括之言，即辨博可喜，与兵事何预？徒使六郡良家、三河年少、燕赵慷慨、荆楚奇才，裹足不前，绝意进取，甚非所以延揽英杰也。彼其人，文艺本非所长，而抱猛鸷之气，不得志于有司，或为朱家、剧孟借交极仇，或张耳、陈馥囊橐盗贼，必有所泄以寓其感愤，此国所以多事也。为今日计，莫如弓马之外有膂力绝人及长于火器、能毁家结客自赴行间效用者，即以科目罗之，而罢策论不试，庶几可以得士也。臣观国家极重词科，不数年立跻卿相，然不闻于文艺之外复求其他长。从来绛、灌无文、随、陆无武，兼才固若此之难也，而以责之材官蹶张之徒，不亦难乎？说者又以专程技勇，恐椎埋屠狗亦厕其间，为科名之玷，则不其然。自来将帅或奋于兵伍，或拔诸盗贼，不可枚举，顾其才用如何耳。以武求之，而以文收之，又以武用之，本末差驰无过此者，故曰去策论便也。然文士之售于南宫者，天子临轩策之，传胪释褐名为进士。武士即得冠其侪偶，未尝得一望见清光。臣以为武科前列数人陛下不妨引见，差次之，以生其始进之色；又自参、游而下见上官膝行蒲伏，自同舆皂，非故典也。节概之士有宁甘槁项岩穴，不由其途，所收率多卒伍庸

才。夫行军之时，号令宜肃，诛戮鞭笞毫不可假；平昔晋接，其由科目起家者固宜养其廉隅，而后可责其用命也。盖驭武臣与文臣不同，当其宠极贵盛不妨锄其德色；若夫拂骏骨于盐车，赏桐音于爨下，安知无超轶绝群之才出极圣天子知遇者哉！ 《崇祯长编》卷36)

(崇祯三年七月乙未)祭酒顾锡畴上言：“积分祖制也，二百餘年不行矣。皇上锐意作人，两雍一时并举，海内士子感思向风，乃自去冬进呈，而礼部至今未复，岂祖制难行于今日与？去岁奉有：祖制，肄业监生由广业堂以次升率性堂，积分出身，以后还照监规遵行之旨，臣因三春堂班寥寥，未能举行，今四方之就试者麇至鳞集，科举之数渐浮于丁卯。臣于六月间先升二十四人，行且遴选其可以造者续升之，至于率性堂臣必不敢漫以升人也，惟颜茂猷者足当之，其行以考亭为宗，其学以六经为主，升之斯堂方能无愧。其他即有佳士，不过咕哔之伎俩而已。祖制升率性堂者或授科道，或授藩臬，宜乎礼部不肯即复。臣今不升至率性堂，但升之修道堂面止，则后之多名积分者皆不敢有奢望，礼部亦可以无辞于诸生矣。查洪武十九年择监生千餘人授州、县正官，礼部何不援此例？不必以科道藩臬为不可复之事，反使皇上作人之盛心不得沾于多士也。但科举之岁人多而数狭，则恐有遗珠；非系科举之岁人少而强欲以充数，则恐臞鼎。莫若于乡闈之后，乘多士未散而汇取十八人以发抒抑塞大磊落之气，其于旷典尤为有光矣。”帝下部复。从之。

锡畴又言：“顺天甲子太学中试者四十有四人，及丁卯乡试夺太学之额以婿崖铎诸人，而太学之权抑。乞敕礼部以甲子额行，并以两雍教犯之本，请如省直例量加中式一名。”报可。 《崇祯长编》卷36)

(崇祯三年八月)壬子，以姚希孟、姚明恭为顺天乡试主考。

（崇祯三年十一月己卯）兵部尚书梁廷栋等复奏：“祖制武科无廷试之典，遍稽往事，亦惟宋崇宁中一举行而未载其法，今当于会试时照旧法严取而甲乙之，传胪之日取前三名引见赏赐略如文士，则不必廷试而右武作人之意见矣。”帝从之。仍命：“将试卷前二十名注明才勇技艺进呈引见，候亲定传胪。其仪制赏格开列并呈。”

（《崇祯长编》卷 40）

（崇祯三年十一月甲申）工科给事中孙晋言：“左庶子丁进主考江南，恣鬻关节，皆辅臣体仁主之。及事露，为御史黄宗昌所劾，予以降级了事，又皆体仁庇之也。乞将二人重处。”体仁奏辨曰：“事方初发，除严究外别无他法。俟得情之后，真否既判，罪有攸归，孰能宽之？科臣职在议论，不能低昂；臣职在看详，要当揆真平耳。”帝虽听之。而二人之朋比行私，则中外以晋言为信也。（《崇祯长编》卷 40）

（崇祯四年正月）乙未，礼部以庚午副榜万需圻等有遵例陈请之疏，奉旨查例疏，复曰：“庚午大比原系龙飞首科，兼之册定、覃恩，二典并举，诚千载一时。臣考旧例有辛酉、丁卯两科增附准廩，廩准贡，贡准优选’之条，今科副榜宋文光等七十六名应敕下臣部，遵照前例并南直各省，并照前两科事例加恩。”（《崇祯长编》卷 42）

（崇祯四年二月丙午）起升吴士元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管国子监司业事。（《崇祯长编》卷 43）

（崇祯四年二月）己巳，以边远需材，诏广今岁进士额为三百五十。

庚午，江西道御史任胤搜获怀挟举人林耀。帝以耀身为教官，玷辱师表，深为可恶。令与戴亮机、周茂臣等八人俱下刑部究拟。
(《崇祯长编》卷 43)

(崇祯四年三月)己丑，殿试进士，赐陈于泰、夏日瑚、吴伟业等及第，出身有差。(《崇祯长编》卷 44)

(崇祯四年四月乙卯)刑科给事中吴执御上言：“国家首重贤才，而所以涵养人心、磨练英才者无如学校。故董子曰：‘太学者，贤士之关。’周子曰：‘师道立而善人多，良有以也。’尝考祖宗朝极重教官之选，如宣德时曹端之教霍州，方牧不敢以属礼待。嘉靖时海瑞之教闾中，御史至泮宫长揖不拜。此二臣者，固其刻意好修，倾心作士，然当时上下之尊师模而敦学校岂今日所敢望哉？至督学一官，尤所以纲纪学校者，臣以为尤宜慎择，其人必得廉静恬退之士，有严重刚方之操者，而责之久任，寓风采于涵育，藉纲纪以作兴，俟其卓有成效，抚按会举而授以京堂，斯为转移要法。学官则宜仿永乐年间例，单用一榜，一切乞恩与近例不及改教者俱罢不行。在岁贡须选年力强壮、品格纯雅者起送廷试选用，其龙钟老迈者即为题授冠带，不必赴京希用。授职之后不论举贡，俱以进德修业造士为先，而明经课文次之。三年一考，必择士心咸服、士习丕变者，抚按会举不称职即罢黜。六年再考，必择作人有效，成德几人、达才几人，历历有据者，抚按会举，举首俱授部寺京职，若有教范平常、无可称述旨，举人酌授闲散外任，贡士致仕不许更混师表。其硕德名贤庶几如端如瑞两臣者，抚按会举留任，俟其九年考满，悉按旧制起补翰林院编修及给事中等官。其直隶提学御史，视外之提学，顺天、应天各府教官、视外学一体遵行，行之十年而青衿之士有不操心砥行以承休德者臣不信也。至南北国学，尤天下贤才所关，祭酒、司业务选一代儒宗，畀以斯任，博士、助教等官，或甲科初选，或学

官升补，凡举人、贡士、须令实实在监陶镕气质，涵养德性，讲明修己治人之学。监生则行积分旧制，如有异才粹品，亦仿永乐年间擢用监生吴信等例，俾翰林严试，拔其尤者试工科给事中，此帝王励世磨钝之术，不可惮为旷典，格而不行也。”帝谓：“士习日坏，实由学校废经驰。所奏慎择师儒诸议，颇为切当，所司即与酌行。”

（《崇祯长编》卷 45）

（崇祯四年四月辛未）命御史袁鲸提督顺天学政。（《崇祯长编》卷 45）

（崇祯四年七月甲戌）四川道御史李一鹏上言：“人臣之亮工熙载为朝廷分猷共念者，非相臣哉？今所进庶常之士，因即为异日公辅地也。其人品之端解，学术之纯疵兆于今日，异日社稷安危所分实系如此。《诗》言：‘考慎真相’，夫考慎在于临时，而储养则在平日。臣以为诸吉士于馆中本业外，随其才质所宜，增定编摩、分限课程，或究心九边之阨塞，或留神钱谷之虚盈，或研精河渠、漕储之利害，实实蓄为经济，无徒以纸上陈言视之。其教习之长，遇试肄之日，即随其所学以为考较，则春华虽薄而秋实敦，雕虫弃而根本重。学为经济之学，用为经世之用，与向之雕章绘句，徒竞于月露风云者相去何啻倍蓰？者先臣北海冯琦于馆选之后，即注意于国计民瘼，采取经史可见行事者缕析条分，迄今有《经济类编》行世，据其立朝丰度恺直弘亮，卓有古大臣风，岂非诸士前辈典型乎？至若养恬，弗营躁竞，味淡，弗逐华膾镇静，弗妄交与，所关品行事业，尤为吃紧。裴行俭有言：‘先器识而后文艺’，诸吉士稔闻之，尤望亟加之意也。”（《崇祯长编》卷 48）

（崇祯四年八月丁巳）兵部上武科廷试之式，拟以墨卷二十卷进呈，候皇上亲定名次，即常朝日兵部堂上官引见，传胪自一名至

五名俱唱名外，其餘隨班行禮。首名賞成袍、鸾帶、銅盔、皂靴等物。餘名賞鈔有差。（《崇禎長編》卷49）

（崇禎四年八月甲子）四川道御史路振振飛上言：“國家設立文、武兩科，誠並重也。則較閱武闈必韜略騎射事事精絕，方云入彀，而榜放后又當因能量地授之以官，若有才技超越，可以內御士眾、外料敵形者，不妨特授專闈之寄，如此則舉用得宜，群心悅服，恩由上出，圖報必探。其于安內攘外之計未必無裨也。近見樞部謂武重才勇、不重文義，試法亦重在馬步二場，不在三場，則大失設科之間。蓋武科之設選將也，非選兵也。材勇者，兵之能；韜略者，將之事。而近來馬、步二場買箭頂名冒替習為固口，監箭各官又多囑托而上下其乎，若并三場不論，則乎不能挽弓者皆得濫竽。恐今日持是以取士大典為之不光，而異日將无纶巾羽扇、輕裘緩帶之彥矣。”帝謂：“武試以技勇為先，果有方略即字句粗率亟取錄。如有營求等弊，即當指實參處。”（《崇禎長編》卷49）

（崇禎五年五月戊戌）吏部尚書閔洪學以辛酉、丁卯、庚午三科副榜准貢，既蒙俞旨，請將辛酉、丁卯兩科副榜上卷姜鏐等一十三名照例廷試，其中、下二卷劉烟三十八名刪次發回。（《崇禎長編》卷59）

（崇禎五年八月丙寅）山東道御史劉令譽上言：“國家承平日久，天下巧力俱用之鉛槧，以取功名，而天文、地理、戰陳、騎射、火器、戰車、進退攻守之妙，曾未有專門習之者。誠敕吏、兵二部條規則，不必另建學宮，即令郡縣長吏協同教官董司其事。兵巡道嚴以黜陟之權，凡武學之進取、武闈之取送，皆兵道主也，由武童而武生，由武舉而武進士，必智勇俱優，胆識交勝者為上。幼學壯行，此物此志，韓、白、顏、牧皆從此矣。又樞部一度當遴長才雄略、饒有胆

识者充其选，使之练习久而壮猷出。扬历备兵需次，督抚即，中外多韩、范矣。（《崇祯长编》卷 62）

（崇祯五年八月庚午）礼部以武生中式评文失详，请“将主考少詹事姚希孟罚俸半年，请告谕德姚明恭起补日罚俸一年，房考官原任中书官李日烺起补日降俸一级，吏部办事进士吕化舜授官日实降一级。幸中俞世灏斥革问杖，高岱斥革问徒。希孟见在日讲，启沃著芳，或念亲臣，免其罚治，是又皇上法外之恩也。”帝命：“世灏、岱如议遣行。希孟等四人另议。”（《崇祯长编》卷 62）

三、文学艺术

(庚子)十一月甲寅朔,江阴守将,枢密院判官吴良被召至建康入见,上劳之……命儒臣宋濂等为诗,以美之。 (《太祖实录》卷 8)

(吴元年)秋七月乙亥朔,先是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门召学士朱升及范权领乐舞生入见,设雅乐阅试之。上亲击石磬,命升辨识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征音,上曰:“升每言能审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作征耶?”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声最难和,古惟后夔能和磬声,故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上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和矣。”因命乐生登歌一曲。上复叹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之和顾不难耶?”鼎复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上深然之。 (《太祖实录》卷 24)

(吴元年八月)甲寅,命协律郎冷谦协乐章声谱,令乐生肄习之。 (《太祖实录》卷 24)

(吴元年九月)辛丑,命于泗州录壁取石制磬;湖州采桐梓制琴瑟。 (《太祖实录》卷 25)

(吴元年十月)戊午,考正四庙雅乐,命协律郎冷谦校定音律及

编钟、编磬等器。 （《太祖实录》卷 26）

（吴元年十月）癸亥，定乐舞之制。乐生用道童如故，舞生以军民俊秀子弟为之。文武各六十四人，文生唐帽、紫大袖袍，执羽籥。武生唐帽、绛大袖袍，执干戚，俱革带皂靴，寻改用幞头，绯紫袍，靴带仍旧。 （《太祖实录》卷 26）

（洪武元年四月戊申）上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 （《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二年二月）乙亥，诏立皇陵碑。先是命翰林侍读、学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诣陵立碑。 （《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十月）庚辰，命画中收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攻战之迹于鸡笼山功臣庙，以示不忘。 （《太祖实录》卷 46）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成”、九曰：“乐靖宁。” （《太祖实录》卷 66）

（洪武六年七月癸卯）命儒臣制奠先理由孔子乐章。 （《太祖实录》卷 83）

（洪武六年八月辛未）翰林承旨詹同、侍讲学士乐韶凤等上所制释奠称师孔乐章迎神奏咸和之曲。 （《太祖实录》卷 84）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诏禁四六文辞。 (《太祖实录》卷 85)

(洪武七年正月己丑)礼部尚书牛谅进历代帝王像凡十七。
(《太祖实录》卷 87)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进回銮乐歌。先是上以祭祀还宫宜用乐前导,命翰林儒臣撰乐章以致敬慎监戒之意。……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赐酣酒色荒禽荒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銮乐歌。其辞皆存规谏,其舞分为三队,队皆八人,礼部画其制以上命乐工肄习之。 (《太祖实录》卷 93)

(洪武九年)十二月庚戌朔,颁建言格式。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论时务五事累万余言,上令中书郎中王敏诵而听之,虚文多而实事少。次夕于宫中复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终五百余言。因喟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为定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之,复自序其事于首云。 (《太祖实录》卷 110)

(洪武十一年四月辛未)是月重建皇陵碑,上以前所建碑恐儒臣文饰,至是复亲制文,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刻之。 (《太祖实录》卷 118)

(洪武十三年十一月)甲午,诏公侯及诸武臣子弟凡一十九人习乐舞以供祀事。 (《太祖实录》卷 134)

(洪武十五年正月辛巳朔)初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至是大宴始奏用之。其一奏炎精开运之曲……二奏皇风之曲……三

奏春皇明之曲……四奏天道传之曲……五奏振皇纲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长杨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驾六龙之曲……。（《太祖实录》卷 141）

（永乐二年三月）己巳，周王橚进颂九章及佾舞。（《太祖实录》卷 29）

（永乐三年六月）庚午，朝鲜国王李芳遣陪臣许应等奏表贡方物及马……上命工部制乐器赐之……礼部言：“乐器原赐编钟、编磬各十六、琴瑟、笙、箫各二，今议琴、箫各倍之，庶协和音律。”从之。（《太祖实录》卷 42）

（永乐四年正月丙申）上谓侍臣曰：“朕昨闲暇，援笔肆书，爱其制作精妙，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积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积勤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太祖实录》卷 50）

（永乐四年二月）壬申，上以太祖高皇帝御制《嘉禾》诗勒石，装潢成轴，赐诸王及尚书、侍郎、内阁学士、侍读、侍讲及国子监祭酒、司业。（《太祖实录》卷 51）

（永乐五年十二月）戊申，擢吴登为礼科给事中。登，钱塘人，时以楷书召用云。（《太宗实录》卷 74）

（永乐六年正月）丙子，朝鲜国王世子李裨辞归，上亲制诗赐之，并赐白金、锦琦、书籍、笔墨、鞍马，遣中官黄俨送至其国。（《太宗实录》卷 75）

(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遣中官张谨、行人周航护送嗣浣泥国王遐旺等还国……上亲制文……系之以诗曰:“炎海之墟,浣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忤,悽悽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迺来奔赴,同基妇子,兄弟陪臣,稽顙阙下,有言以陈:谓君犹天,遗其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船风檣,实劳恳勤,稽古远臣,顺来怒赳,以躬或难,矧曰家室,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番长,畴与王贤,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饬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太宗实录》卷86)

(永乐二十年五月)戊辰,观士卒射。一小旗三发皆中,赐牛、羊各一、钞百锭、银碗二。上曰:“赏重,则人勤。是日,上亲制平虏三曲,俾将士歌以自励。”(《太宗实录》卷249)

(宣德二年三月)乙巳,有进《幽风七月图》者,上顾侍臣曰:“此足以见周家主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御饥寒,皆豫为之计,委曲详尽必收成,然后役之,所以当时君民相亲如父子,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诗后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为名世之也。”(《宣宗实录》卷26)

(宣德三年六月)丁卯,宁王权遣人进扇,且奏求铁笛。上命工部制铁笛与之,谓左右曰:“古人谓笛者‘淩’也,所以淩邪秽,纳之雅正,宁王之意其在此乎。铁笛虽无,当新制与之。”(《宣宗实录》卷47)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上喜谓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艰食,朕恒为忧,惟冀天地垂佑雨暘,及侍庶丰稔可望。今

冬初即见雪，其来岁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当日加兢惕，因赋雪诗，以示不忘。”诗曰：上冬畅月月维霏，禾稼既纳农涤场。顺时布令循典常，敷命有司谨盖藏。肆备边圉宁封疆，祈年天宗致予诚。日维戊戌坠五黄，丰隆巽二相激扬。太阴冥冥闾空青，六出皎皎来祯祥，霏素糝洁皆华英，大地一色凝白肪，琼楼玉宇弥相望，八表六合含辉光，下民远迩忻洋洋，吹笙考鼓歌乐康，来兹庆兆宜丰穰，相呼相劝趋耕桑，嗟予匪德承穹苍，万机兢业宁敢忘，间因忘喜形诗章。 《宣宗实录》卷47）

（宣德四年五月癸酉）上视朝退，御文华殿，读典谟之篇，率然成诗以示廷臣。诗曰：大哉尧舜君，道高德巍巍，睦亲敦九族，施惠渐群黎，命官察玃衡，勤民谨天时，文章赫辉映，贤俊罔或遗，元凯及稷契，夷益与皋夔，雍容庙堂上，百工用允厘，治教既修举，刑罚靡所施，祥征卿云见，乐奏彩凤仪，盛治有如此，端拱已无为，犹闻谨天戒，兢业恒自持，矧予素菲薄，夙夜念在兹，惟尔卿大夫，国家所倚毗，进贤献忠谏，竭力殚谋为，庶几懋功采，将追古雍熙，斯言出诚悃，勉旃尔勿违，当续明良歌，毋取伐擅讥。 《宣宗实录》卷54）

（宣德四年十月）庚辰，上临视文渊阁，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学士杨溥、曾荣王直、王英、侍读李时勉、钱习礼，侍讲陈循等侍。上命典籍取经史，亲自披阅，与士奇等讨论，……已而，亲制诗赐士奇等。诗曰：秘阁弘开当巽隅，充栋之积皆图书，仙家蓬山此其处，上与东壁星相符，罢朝间暇一临视，衣冠左右环文儒，琼琚锵锵清响振，宝鼎馥馥香烟敷，维时日上扶桑初，始看瞳眈绚绮疏，忽已灿烂明金铺，从容燕生披典谟，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曷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

与夔龙俱，庶几致治希唐虞。（《宣宗实录》卷 59）

（宣德四年十月丙戌）上出御制《猗兰操》，赐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卫返鲁，隐居谷中，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伤不逢时，而托为此操。朕虑在野之贤有未出者，故亦拟作。其词曰：兰生幽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众草为伍。于乎贤人兮，汝其予辅。又谕之曰：“荐贤为国，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意。”（《宣宗实录》卷 59）

（宣德五年正月）己酉，大雪。时犹沍寒，天久不雨。是日雪，上喜曰：“此足以膏泽土壤矣。”作《喜雪歌》以示君臣。（《宣宗实录》卷 61）

（宣德五年二月）己丑，遣行在工部左侍郎许郭巡抚河南，敕曰……并赐之诗曰：“河南百州县，七郡所分治。前岁农事缺，始旱涝复继。衣食既无资，民生曷由遂。顾予位民上，日夕怀忧惧。尔有敦厚资，其往勤抚字。从者必绥辑，饥者必赈济。咨询必周历，毋惮躬劳勤。虚文徒琐碎，所志见实惠，勉旃罄乃诚，庶用副予意。”（《宣宗实录》卷 63）

（宣德五年三月辛丑朔）驻蹕陵下。是日雨，上感甘泽之及时，思先帝之不复，作《皇陵春雨》之诗。晓，百官奏事毕，士奇、荣、幼孜留侍，上出诗示之，词旨悽惋，士奇等皆感动。（《宣宗实录》卷 63）

（宣德五年九月丁未）上以岁登甚乐，出御制诗赐群臣，且命诸学士和。于是，进和章者人赐钞二十锭。（《宣宗实录》卷 70）

（宣德五年十二月庚辰）先夕，大雪。是日早朝罢，上示群臣《喜

雪》之诗。复赐赏宴。盖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诗，群臣遂进和章。上亲阅视，择其有警戒之意者，别录之，而为之序……（《宣宗实录》卷 73）

（宣德六年二月丙申）上屡诏求贤，虑尚有遗逸，作《招隐》之诗，以示大臣，而自序之。（《宣宗实录》卷 76）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尚书胡濙至文华后殿，谕之曰……遂出御制诗，赐义等，并赐特宴云。（《宣宗实录》卷 76）

（宣德六年三月壬申）上以时雨初降，四郊沾足，召少傅杨士奇、杨荣至文华殿，谕之曰……遂命尚膳赐酒馔，继出御制《喜雨》诗示之。（《宣宗实录》卷 77）

（宣德六年六月丁未）上罢朝，御左顺门，出御制《闵农》诗一章，示吏部尚书郭璘曰：“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当为朕择贤，毋使农民受弊也。”诗曰：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丰年仅能给，欠岁安可论？既无糠核肥，安得缙絮温？恭惟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尝闻右循吏，卓有父母恩，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宣宗实录》卷 80）

（宣德六年十一月癸亥）上御文华殿，召少傅杨士奇、杨荣、学士杨溥入侍，上曰……士奇等稽首，受赐诗凡九章。上自序之，其文曰……诗曰：上天信崇高，临下明以赫，元季政昏乱，帝用厌夷狄。着求令德宗，视乃善庆积，霈然启其祥，疆宇俾开僻。（一章）恭惟我仁祖，躬备大圣德，天性禀纯粹，温恭而允塞，笃志在仁义，兼亦贵

稼穡。宝玉之所藏，山川被光泽。（二章）维时属遭屯，畎亩足自适，进退与道俱，玉德怀贞白。皇天鉴昭晰，宝命所由锡，笃生太祖圣，配天立人极。（三章）

海内如鼎沸，土壤分割析，苍生靡佑恃，俯伏毙毒螫。仗剑起濠梁，奉天拯焚溺，再驾定东南，一举下西北。（四章） 旷哉六合内，腥秽悉荡涤。三光复宣朗，五典重修飭。远齐尧舜功，近过汤武绩。遂令普天下，休养乐生息。（五章） 太宗削奸回，继统奠宗祏。圣大既炳焕，神武尤赫奕。贤才尽登用，秉德各修职。庶邦承覆载，贡献来九译。（六章） 昭考抚盈成，至仁弘隐恻，民安视如伤，恭己监万国。继志与述事，夙夜怀兢惕。皇风益清穆，皇道弥正直。（七章）。 正本所自隆，仁祖实启迪，祥源深且广，天派肆洋溢。圣神绍传序，茂衍万世历，造商本玄王，兴周美后稷。（八章）

兹予嗣鸿业，时几谨申救。四圣赫在天，悠久贻法式，保佑赖深眷，负荷愧绵力。稽首陈永歌，庶用示无斁。 （《宣宗实录》卷 84）

（宣德七年二月戊戌）是日雨。先是天久不雨，上恐妨农耕，孜孜在念，以祭社稷，居斋殿，存心默祷。至是，祀礼告成，阴云四合，大雨竟日，田野沾足。上以神明感格喜而赋《祭社稷承甘雨》，歌曰：“茫茫寰区天赤子，天与祖宗同付畀，万机之暇予何营，一念惓惓在民事。春风布和二月初，农家举趾趋苗畝，河水融泮土膏润，发育须承天泽敷。是恃国典方祈岁，先社先农致禋祀，端居斋拔豫对越，交合神明在精意。东方未曙霞彩红，鸛鳩聚啼烟树中，寒威微微作料峭，云气冉冉浮空濛，甘雨从朝过日久，大地涵濡深满尺，蔬畦莖麦望连延，一夜青青总春色。闾閻畎亩人情好，好语相传遍行道。今年丰稔定可期，家室欢娱共相保。民惟邦本著圣经，民心有喜予心宁，鞠躬荐裸感神惠，碧天湛湛昭华星。红烛成行照金节，叠鼓清箫导还阙，民欢神格嘉庆多，舒与一题甘雨歌。 （《宣宗实录》卷 87）

(宣德七年九月庚辰)上视朝罢,御便殿问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农最劳苦。”上曰:“朕固知之……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之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织女耕蚕劳勤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其词曰:昔尝历田野,亲睹织妇劳。春深蚕作茧,五月丝可缫。缫丝准拟织为帛,两手理丝精拣择,理之有绪才上机,弄杼抛梭窗下织,斯蠡动股织未停,鸡声三号光凤兴,机梭轧轧不暂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呜呼,育蚕作茧,未必如甕盎,累丝由寸积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织者冬寒无挟纩,纷纷当时富贵人,绮罗烨烨其身,安知织妇最辛苦,独我沉思一怜汝。(《宣宗实录》卷95)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上以天久不雨,祷祠未应,忧之。作《闵旱》之诗示群臣,诗曰:亢阳久不雨,厘升景将及终,禾稼纷欲槁,望霓切三农。祠神既无益,老壮忧忡忡,饘粥将不继,何以至岁穷。予为兆民主,所忧与民同,仰首瞻紫微,颺天撼精衷。天德在发育,岂忍民瘝痾?施霖贵及早,其必昭感通。翘跂望有渰,冀以苏疲癯。

(《宣宗实录》卷103)

(宣德九年二月)庚申,上视朝罢,出《思贤》之诗以示群臣,曰:“予嗣守祖宗大位,夙夜兢惕,思惟致治之道必有贤臣相与赞辅,虽屡诏求贤,然恭默之思未已,乃作诗以著予志。”诗曰:天命赫赫付畀万方,肆予承之夙夜夜弗遑,亮天之工其责在予,亦惟求贤以永厥图。尧舜大圣咨于臣邻,汤武致治敷求哲人,稷契皋夔同召伊傅,同德同心以匡以辅。惟时匡辅百工允厘,治效之隆臻于皞熙。悠悠我心念之弗置,惟欲得贤以弼予治。告言惓惓束帛戈戈,命彼皇华历于丘园。庶几多才拔葺连茹,奋其功庸翼我王度。维天昭昭维岳降云,笃生贤哲聿驰骏声,启予沃于以迪先德,扬其耿光有永无斁。

（《宣宗实录》卷 108）

（宣德九年九月戊子）夜召少傅杨士奇至幄中，问道途所见……因出示御制诗数篇，谕士奇曰：“此朕马上遣兴也。”士奇拜观毕，上命左右取楮笔，命士奇赋诗，遂赐酒馔。又谕之曰：“道路所见有当言者，勿隐！”（《宣宗实录》卷 112）

（正统元年正月辛巳）御制洪恩灵济宫碑。文曰……（《英宗实录》卷 13）

（正统元年十二月癸亥）命秦府等府典乐吴从达等五员，于神乐观教乐舞生演生。（《英宗实录》卷 25）

（正统四年十月己亥）行在工部右侍郎致仕罗汝敬卒……汝敬，文学、才干皆有可称，巡抚、侍郎于谦尝戏当敬，闭于空室，令作诗三十韵放之，汝敬援笔顷刻而就，人服其敏云。（《英宗实录》卷 60）

（正统十四年五月丙戌）礼科给事中王诏言：福建盗贼发生，皇上命都督刘聚、金都御史张楷统军剿杀，各官自到达建宁以来，笙歌为乐，笑傲自如，楷以平时所和唐诗逼令建宁府刊行，其于军政置之度外。皇上知其不足以济事，复命宁阳侯陈懋等往，大军一监，贼始大败。楷等心怀奸作，乃奏称其子应麟等有功，且应麟等既无领军之名，焉能获功？！原其本心只欲荣贵身家而已。又楷在彼所作《除夕》诗有云：“静夜深山动鼓鞞，斯民何告际斯时。”又云：“乱离何处觅屠苏，浊酒三杯也胜无。”又云“庭院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等句，传京师，人多传诵，迹其为诗。如此，则其存心可知，宜正其罪，以警将来。上曰：“待张楷等回，具实以闻。”（《英宗

(景泰六年冬十月)丙寅,翰林院编修黄谏上大明饶、歌、吹十四曲,以颂太祖太宗圣德神功之盛,命送翰林院收之。(《英宗实录》卷 259)

(天顺元年五月甲戌)放教坊司乐工、乐妇四百八十六名各还原籍从良。(《英宗实录》卷 278)

(嘉靖九年九月乙卯)初,礼部以上厘正郊典,谓当考定雅乐,疏请令吏部及科道,求精晓音律如宋之胡瑗、李照者。吏科都给事中夏言遂以致仕甘肃行太仆寺丞张鹗应诏。上令吏部趣召之。鹗至,即请定元声,复古乐,谓:“乐之正,必先定元声。元声起自冥罔,既觉之,时亥子相承之际。积丝成毫,积毫成厘,积厘成分。一时三十分,一日十二时。故声生于日,律起于辰,气在声先,声从气后。欲拘于器以求气,则气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黄钟起历元!故莫用蔡元定多截竹以拟黄钟之律,长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接历而候,依法而取,如众管中先飞灰者即得元气。验其时刻,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初即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愿命钦天监知历官一人同臣参考元声,庶几可得。又言:“编钟十六,古人非徒乐观美,盖为旋钟而设。其下八钟黄种、大吕、大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是矣,其上八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大簇、夹钟是矣。近世止用黄钟一均,而不遍其十六钟,则古人立乐之方已失。况太常止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眼谱:‘去古益远。且两律兼一字,如黄钟为黄合似矣。又以大吕为下四,太簇为高四、夹钟为下一,姑洗为高一、夷则为下工、南吕为高工之类,何以旋钟取律!所以止于黄钟一均而已。且黄钟、大吕、大簇、夹钟为上四清声,何也?盖黄钟为君,尊上无比。黄钟为宫,

则十一律皆受制焉，臣民事物无敢凌越也，至於夹钟为宫则下生无射为徵，无射上生仲吕为商，仲吕下生黄钟为羽。然黄钟正律之声，长非仲吕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黄钟为羽也。子声即上黄六之清声，正为敢用黄钟全声，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率若此四清声之所由立也。编钟十六其理亦然。宋胡瑗如此，故以四清声皆小其圆径以就之。黄钟、大簇二声虽合，大吕、夹钟二声又非，遂使十二律五声皆不得正。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不用四清声，则合于三分损益者则知矣。至于夷则以降其臣民事物，又何能尊卑有辨，不相凌犯耶？臣又考周礼圜钟、函钟、黄钟、天、地、人三宫之说，有荐神之乐，有降神之乐。所谓荐神之乐乃奏黄钟、歌大吕，子丑合也。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寅亥合也；舞感池以祀地乃奏姑洗、歌南吕，辰酉合也；舞大韶以祭四望乃奏蕤宾、歌林钟午未合也；舞大夏升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己甲合也；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夔以享先妣。所谓降神之乐，冬至祀天南郊之圜丘，则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是三者阳律之相继，相继者天之道也。夏至祭地于泽之方丘则以函钟为宫、夹钟为角、南吕为羽，是三者阴吕之相生，相生者地之功也。祭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夹钟为羽，是三者，律吕之相合，相合者人之情也。且圜钟、夹钟也，生于房心之气，为天地之明堂，祀天从此起宫，连琴中角弦第十徵卯位也；函钟、林钟也，生于坤位之气，在东井與鬼之外，主地祇，祭地从此起宫，在琴中徵弦第五徵未位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为宗庙祭人鬼从此起宫，在琴中宫弦第三徵子位也。至若六变而天神降，八变而地祇格，九变而人鬼享，非有难易之分。盖阳数起子而终于少阴之申，阴数起午而终于少阳之丙之寅。圜钟在卯，自卯至申六数，故六变而天神降。函钟在未，自未至寅八数，故八变而地祇格。黄钟在子，自子至申九数，故九变而人鬼享。以皆以本元之声召本位之神，故感通之理速也。或者乃谓自汉以来天地鬼神闻新声羽矣，何必改作，殊不知自人观天地则由汉迄今减

千七百年矣，自天地观念人变顷刻间耳。自今正之犹可及也。“并进所著乐书二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瑟以下诸乐逐字作谱，其一曰《古雅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图各有说，又以琴为正声乐之宗……”（《世宗实录》卷117）

（嘉靖十年三月壬寅）太常寺寺丞张鹗谱定帝社稷乐歌进之。

（《世宗实录》卷123）

（嘉靖十年七月壬子朔）原任兴府引礼舍人傅贞进睿宗献皇帝所制《阳春台赋》，上命礼部并前《春陞台诗》并镌石楚之岵山。

（《世宗实录》卷128）

（嘉靖十年十月）丙戌，太常寺卿管祭酒事许诰上《白鹄论》、司业陈寰上《圣德感灵鹄颂》，上嘉纳，命增入史馆。（《世宗实录》卷131）

（嘉靖十二年八月）戊子，朝天宫道录司革职左玄义、张振通奏进所咏中兴祥瑞等诗一册，请上赐之前序。下礼部参阅。部臣言：振通狂妄不经，宜正其罪，诏付法司鞠之。（《世宗实录》卷153）

（嘉靖十二年十月）壬申，先是，礼部尚书夏言以学士进讲，上制《闻讲篇》赐之。其后，上御重华殿作《过睹民庙有感》诗一首以素戕书赐言，幸西苑迎翠殿作《选求翰林诗》及《秋日书怀》各一首以龙戕书赐言，言皆恭和奏之。至是，摹御笔于石以进，诏留览。

（《世宗实录》卷155）

（嘉靖十四年四月）甲辰，礼部请更定宗庙雅乐，言我宗庙雅乐升歌舞乐，声容盛美。惟是原为同室之制，统在太庙。各庙既以时

建，则乐亦诚宜特设。若夫原日乐章乃国初所作，其所称扬止及德、懿、熙、仁四祖。今四祖久祧旧章，弗协我太祖创业，太宗定鼎、列圣守成神功圣德，当有颂声以对越在天，是诚有待于今日者，所据各庙特享、太庙祫享、大祫一应乐章，宜命翰林院撰述，取自上裁。及一应乐器，舞器并照太庙原定规式，如法成造。庶大礼既定，大乐亦成，足昭盛典于无穷矣。制可。（《世宗实录》卷174）

（嘉靖十四年五月）癸亥，增设七庙乐官、乐舞生。太宗庙陈设司乐一员、举麾协律郎一员……乐生七十二人、文舞生、武舞生各六十六人……各庙并同。（《世宗实录》卷175）

（嘉靖十五年四月己丑）国子监祭酒吕柟进《恭和圣制〈谒陵诗〉》一章、赋一篇，曲十首。（《世宗实录》卷186）

（嘉靖十七年六月）乙巳，山西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圣图解》二卷、《〈乐记〉补说》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与《乐要论》三卷。因请与正乐以荐上帝、祀祖考、教皇太子。章下礼部复言：“我太祖惓惓欲复古乐，草创未就。今皇上兼明圣述作之全，值礼乐百年之会，考正音律，协和神人，此其时也。顾乐之道，广大微妙。非惟情义难明，而所谓制度亦失传久矣。□西汉宏圣未远，有制氏世在乐官，但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况数千载之后乎！今文察所进乐书，其于乐理，乐声、乐原，寻前人所未发者。且于入声中考五音以为制律候气之本。汰似径截，深合《虞书》言志永、言依永和声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知音律者选能歌乐、舞生百余人协同肄习，本部及该寺正官以时按试，候声律谐协吹律，候气咸有应验，更议擢用。”诏授文察太常寺典簿，协同该寺官肄乐。（《世宗实录》卷213）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申,享上帝于龙飞殿。奉皇考配。上亲制乐章,其迎神为《中和之曲》,曰:“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围之编覆兮罔止西东。而王者出往游衍兮,必奉天顾;愚臣之此行兮,竄荷中帟幃。”其初献为《寿和之曲》,曰:“于昭帝庥兮臣感恩渊,巡省旧藩之地分实止承天。下情思报兮此心拳拳,琬卮苍币兮捧叩坛前。”其亚献为《敷和之曲》,曰:“乐奏兮三成,觴举兮再呈。帝鉴凡微兮曰诚,尔小臣顿首兮敢不严于此诚。”其终献为《承和之曲》,曰:“臣来此土本之思亲,思亲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临汝夫何因。”其彻饌为《永和之曲》,曰:“肃其具兮祀礼行,各彼仪兮乐舞张。退省进止兮臣疏且狂,沐含以仁兮何以量!”其送帝神为《感和之曲》。曰:“王之狩立兮典有礼望,于维柴祀兮首重上苍。臣情罔殚兮夙夜惶惶,祇伸愚悃兮允赖恩光。遥瞻兮六龙腾翔,帝垂祉兮万世永昌。”(《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申)守制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上《圣皇南巡江汉赋》一通,上览之以付史馆。已复上《瑞应颂》四篇,俱留览。(《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四月)丙午,上出道中,御制诗歌若干章示扈从诸臣。至是,礼部左侍郎张璧等各恭和献。上皆留览。(《世宗实录》卷 223)

(嘉靖十八年六月癸卯)致仕通州同知丰坊奏献《卿云》雅诗一章,诏付史馆。(《世宗实录》卷 225)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丙子)原任翰林院侍讲学士闲住廖道南进所撰《显亲达孝颂》、《清兆八箴》、《平南九歌》。报闻。(《世宗实录》卷 256)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癸酉,上亲制預告祖宗及先圣帝王奏歌各一帖,发太常寺习用。 (《世宗实录》卷 384)

(万历九年正月)丙戌,上命翰林侍直诸臣不拘诗词歌颂,每员各撰一首以进。 (《神宗实录》卷 103)

(万历九年正月)丁酉,祭先师孔子……上斋居,手书二对句,一日静里收心涵养吾之德性,一日闲观图史知邪正。命辅臣及日讲直诸臣拟对进览。 (《神宗实录》卷 108)

(万历九年正月)己亥,辅臣张居正等题:先蒙发下《玄兔图》卷,令臣等及翰林诸臣题咏。该臣等三员先已恭撰自书进呈外,令将翰林诸臣所撰诗章共三十三首进,乞圣明裁训。翌日,上鉴毕,发下,命各登卷以进。 (《神宗实录》卷 256)

(万历九年三月)庚午,辅臣张居正进《大阅图》并诗颂…… (《神宗实录》卷 110)

(万历十四年七月)庚子上以慈宁宫所产瑞莲花宣示四辅臣,命各题咏以进。 (《神宗实录》卷 176)

(万历十四年十一月壬寅)是日大学士申时行等以发下《瑞莲图》六轴,命各撰赋二首,钦遵撰完,进呈御览,各赐银币有差。 (《神宗实录》卷 180)

(万历十六年九月)庚午,大学士申时行奉圣谕作《扈驾观浑河歌》三首以献。 (《神宗实录》卷 203)

(万历二十年七月)乙丑,大学士赵志皋等恭进唐贤孙思邈、宋儒真德秀《卫生》二歌。 (《神宗实录》卷 250)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丁亥)三边总督叶梦熊题:“宁贼荡平皆出圣断庙谟,谁敢欺陛下、欺上天以要功市宠者……近观御史梅国祜疏,谓臣不当擒承恩杀哮拜及尽诛其真夷家丁,又题诗公署云:‘军门忽下坑降令,官市翻为劫夺场。’果尔,则臣为陛下罪人矣!” (《神宗实录》卷 255)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己卯)是日随接圣谕曰:“昨者,朕览《饥民图说》时有皇贵妃侍,因问此是何图?……朕说此乃刑科给事中杨东明所进河南饥民之图。今彼处甚是荒礼,有吃树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图欲上知之,速行蠲赈,以救危亡于旦夕。” (《神宗实录》卷 271)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庚辰,光禄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钟化民河南赈饥事竣复命曰:“臣入中州见流离满道,饿莩盈途,……谨以救荒始末、善后事宜各给一图,图著一说呈览。”上嘉纳之。 (《神宗实录》卷 277)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丁卯)河南巡按姚思仁进《开采图说》,大略谓:“开采之役利不胜害,得不偿失,河洛之民溺河、缢树、刎颈、断指之状皇上目不得而见也;鬻妻卖子哀前痛苦之声皇上耳不得而闻也。臣谨以巡历所睹记者付之画工,谬立标题,僭附贴说,自“发帑救荒”以至“福寿齐嵩”共列二十四幅,每幅必模拟情境,指被害者之姓名,然亦挂一漏万,有说之所不能尽,给之所不解描者。” (《神宗实录》卷 321)

(万历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摧采肆出,江南纷扰。应天巡抚陈惟芝乞停矿税,疏六上不报。至是绘图《孝陵风水》争之。疏曰:“东南为财赋重区,民劳而鱼赭,臣抚兹三年,忧深抒轴。近大江南北,所在开凿,臣初惧貂珥横恣厉民也,及相山川形势,匪厉民并以厉国。钟阜紫金山,高皇帝卧弓剑之地,二百余年王气钟焉,山之祖也。其牛诸、石柱、龙眠、瓜步绵亘五、六百里,皆紫金之枝也。枝凿则伤根,谨恭绘《孝陵风水图》,细注源流。”上览图,即日报罢。 (《神宗实录》卷 336)

(万历二十八年四月乙未)直隶巡抚吴达可为目击饥谨,绘图呈览。谨陈救荒之策,极言灾民颠连之状。“乞以临清、德州仓修补漕粮,于极荒州县量给米以赈饥,其决荒地方借仓米以平粜,则不独少救沟壑之残生而仓粟亦不至于沤烂矣。” (《神宗实录》卷 346)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壬子,大学士沈一贯言:“……臣闻之,昔成祖仁庙在东宫偶失成祖之欢,群臣悚惧,莫敢进言。适成祖发一轴到阁命解缙题诗,缙展观之,乃一大虎顾小虎图,遂恭题以进。其诗曰:‘虎为百兽尊,谁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鉴诗而大感悟、大叹赏,父子恩爱更加于平日焉……第愿望上深绎此诗而体成祖之心,笃顾子之情,以延我大明万历无疆之祚。” (《神宗实录》卷 361)

(万历三十年四月)丙辰,中书舍人刘襄之因吏部郎中赵邦清辨疏论其暗通关节预授《瑞雪应祷》诗上疏请复试昭雪,既得旨九卿科道复试,称其诗合法程,显无关节。上令留用。 (《神宗实录》卷 371)

(万历三十三年九月丁亥)教坊司左韶舞李泽怀状赴会极自缢

死。 《《神宗实录》卷 413)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庚戌,以皇太子第一子生加上皇太后尊号,……上诣慈宁宫请皇太皇安会。子皇帝臣谨奏:“……宴会致语词云:“臣等叨参法部,快睹鸿仪,心和、气和、形和,共上泰和之曲;天大、地大、道大,同游广大之仁。敬缉輿书用陈口号:翠辇鸿梢下九闍,千官云拥睹金根。婺星光启前星耀,南极祥开北极樽。帝子云中环帝子,文孙阶下见文孙。一人庆洽齐天乐,万国欢浓厚地恩。” 《《神宗实录》卷 418)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丁未)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长春卒……先是长春归寻丘壑,得一洞有古镌字如其名,心异之,改为玉华,故所著有《玉华洞集》,诗词温丽似唐人。 《《神宗实录》卷 436)

(万历三十六年九月己亥)纪事碑文:“……诗曰:翼翼京邑,漈水紫之。璇源远浚,载奠坤维。尊临长乐,欢洽重闱。绵绵景命,百禄咸宜。睠兹汤沐,启瑞缉禧。周原肫肫,宝殿攸基。重门邃阁,崇厂逶迤。仁祠在拱,灵宇右丽。薨连栋接,鸟革翠飞。虹祥式阐,慈念载怡,爰及薄海,辉景咸熙。圣母之德,佞此烝黎。百千万祀,永永无堕。”

敕建保国慈考严华寺碑文:“……诗曰:有赫璇宫,箕尾分畴。佛日绕之,瑞荫人天。灵秀攸钟,笃生圣母。愿力秉前,洪慈启后。众生沉漠,咸度迷津。稽旨颂讚,皈于至仁。圣母不居,原原本本。潞水滌泉,发祥斯远。既营崇殿,乃启双林。雕果文础,玉埒金绳。法雨朝兴,白毫夜映。香室增华,绀园逊盛。猗欤圣母,功德巍巍。于万斯年,福履永绥。”

敕建国崇宁至德真君庙碑文:“……诗曰:在昔昭烈,龙骧虎

视。惟侯桓桓，扶汉之纪。赤鬣青阳，前无坚垒。风云为变，天日可矢。百代精英，万方禋祀。矧是京色，圣母之里。景命殿隅，新届聿起。象设有严，轮奂是美。云盖电旗，惟侯戾止。佑我圣母，诞膺繁祉。蜚蜚绳绳，孙孙子子。福我蒸民，跻之康阜。玉烛金瓯，千秋万祀。”（《神宗实录》卷 450）

（万历四十年八月壬申）原授翰林院添注待诏瞿九思上《圣寿五表乐章二十五首》一册，并《明诗》、《拟万历武功录》各一部。（《神宗实录》卷 498）

（万历四十四年二月丁未）山东青州举人张其猷上所绘《东人大饥指掌图》，且各为诗咏之：有“母食死儿，妻割死夫”之语，见者酸鼻。（《神宗实录》卷 542）

（泰昌元年八月）庚申，兰州河清凡三日。陕西巡抚李起元奏：“是日临洮、巩昌间八月十五日巳时河清，上下几数十里，至十七日未时止。”盖自正德二年清而肃皇应运，至是凡一百一十四岁再清，朝野共以为启圣之祥焉。礼部司务孙学诗奏《河清赋》，诏付史馆。（《光宗实录》卷 5）

（天启元年正月己亥）大学士列一燝等言：“文书官康宁捧到御字一幅，俸势端严，笔法遒劲，试昔人所称心正笔正之论。臣等恭视不胜欢服。”（《熹宗实录》卷 5）

（天启元年二月庚戌）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乞修明礼乐，条陈十款：一、乐章宜正。谓文庙歌章尚没元人之旧，宜亟行改订，以光大典。一、音乐宜审。谓乐舞道流不谙大雅之音，宜审定声律，以谐节奏。一、八音宜备。谓八音之中，丝属琴瑟、革属搏拊，今二音俱

失其传，查先臣礼部尚书韩邦奇及郑府世子载堦等注为乐书，谱法具在，宜令乐官潜心学习。以备金音。一、舞位宜定。谓六经所载钟、磬、琴、瑟陈堂上，干、戚、羽、翟列堂下，今武生或混列殿内，如孟春时享及祭太岁之神相沿已久，宜仍归两阶以遵古制。《《熹宗实录》卷6》

（天启元年十二月）戊寅，上览大学士叶向高《恭谒二陵诗》十二章。命宜付史馆。《《熹宗实录》卷17》

（天启二年十月壬申）左通政何乔远奏：“近值科臣先后禁学之疏，所以规邹元标者极为至当之论。乃讲学书院上梁之文实出臣乎，臣去尤宜。臣见先朝诸臣如罗伦、陈献章、王守仁、李梦阳辈，国史、野乘多被丑诋，今其人品自在也。王世贞作《直中丞》诗以讥海瑞，谓‘龙逢比干非俊物’，今海瑞未尝损价。臣尝语元标：凤凰麒麟祇可间出，公终当还山耳。元标深服臣言。《《熹宗实录》卷27》

（天启六年四月壬辰）刑部尚书等官徐兆魁等问过南京锦衣卫知事欧阳晖，前在京与十方僧福本往束，题《冬至遇雪》诗黏壁间，有“阴霾国事非”之句，末写“罗浮道民”，无姓名图书。福本先藏有扬州知府刘铎诗扇，有图书，遂套刻刘铎图书印晖诗后。因东厂缉获扭解来京究问明白，欧阳晖依“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律杖一百，革职为民。刘铎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笞四十，还职。福本依“诳骗人财物者以窃盗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依拟。《《熹宗实录》卷70》

（天启六年七月辛巳）下扬州知府刘铎诏狱。先是魏忠贤遯者于什方寺僧得诗扇，有“阴霾国事非”之句，谓铎所作，系僧鞠问，词适户部主事欧阳晖。献者以诗非铎笔，并晖俱得释。忠贤意未厌，

罗织其罪，令旗尉缉获某家人刘七与刑部书办史大仁等，谓铎在狱时与狱中原任御史方震孺谋脱原任都督李承恩斩罪。承恩，宁安大长公主子也。捏其子李瑞以公主金册、玉带为贿，遂拟震孺原绞加斩，铎遣戍，史大仁等与李瑞并戍。又词连刑部郎中翟师偃、李陞问、主事冯士渠三人，俱削籍夺诰命。忠贤意尚未厌，令旗尉缉获铎家人曾云龙、方士方景阳等，谓铎遣云龙延景阳于家，镇魔诅咒欲死忠贤。刑部郎中高默、徐日葵、主事陈振豪、汤本沛拟铎书符咒水左道为首者绞；云龙等为从徒三年。有旨：“此责默、日葵、振豪、本沛，俱降三级调外任。”刑部尚书薛贞遂拟铎谋杀尊长律斩，云龙等绞竟弃市。当铎鞠时拷掠无完肤，厉声谓献者曰：“一时功名易尽，千秋公论难逃！”献者悚然。士类伤之。（《熹宗实录》卷74）

（天启六年十二月）丁巳，陕西道御史门克新发顾同寅、孙天豸以诗诽谤，具奏论斩。同寅系己未武进士，文豸系革退生员，俱太仓州人，旧受知于熊廷弼，弼诛，文豸有《诛诗》二首，同寅亦于《题东事》内有追惜弼之语，为兵马司指挥王庭谏等夜巡缉获，克新以闻。皆受意于魏忠贤而为之也。（《熹宗实录》卷79）

（崇祯元年九月戊寅）原任江西按察使米万钟疏陈削夺始末：“始以魏忠贤求诗、学不应，继以南京建国祠求碑文及书碑不应，遂嗾倪文焕纠劾削籍，今蒙复职，疏谢。”报闻。（《崇祯长编》卷13）

（崇祯二年正月丁巳）先是江西御史毛九华纠礼部尚书温体仁媚珰诗句，帝责九华回奏，九华奏言：“体仁媚珰诗册，臣行取入京，得之文安县书肆中，诗内“衮衣”、“朱雀”、“宫殿”之句僭拟不伦。抵京以后乃知体仁在籍时以五百金强买商人三千金之木，商人赴诉东厂，祸且不测，体仁赂崔呈秀获免。因杭州建祠、迎像之日，体仁父子匍匐前驱，赋诗赞颂，此册乃绘图献媚，籍没之时散失民间者

也。”帝令浙江抚按核实以闻。 《《崇祯长编》卷 17）

（崇祯二年五月）戊申，左都御史曹于忬疏言：“世有谈及若缓，而关系实为重大者，音乐是也。盖乐之为道，幽可以格鬼神，明可以和邦国，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焉。皇上励精兴始，时御殿庭，躬享宗庙，释奠先师，去冬祀天于圜丘，今夏祭地于方泽，臣等备员班行，窃用窥听，则或虚器徒陈，不能抚异；或虽有吹击，未必协于六律。盖久失传受，无怪其然。乞皇上敕令礼部及太常寺修举乐事，如原任南京大理寺寺丞马从龙授以太常职衔，俾之专理，并听其引用才智之士，训诲乐生，务合天地之元音，用于朝廷、郊庙，格神人而和上下。我皇上于宫闱闲燕，令一奏以怡圣神之性情而建中和之标准。仍制雅乐一部，可使士民通用者颁于天下。凡闾阎末俗相沿淫乐褻曲，导欲增悲之声，悉行禁止，亦急务也。”得旨：“祀典乐律自宜审正，所司看议以闻。” 《《崇祯长编》卷 22）

（崇祯二年八月甲戌）浙江巡抚张延登疏言：“御史毛九华纠礼部尚书温体仁颂珪诗册，经臣严查，制册者褚光誉，作诗者沈良史，皆自认无辞。是毛御史纠已有据，而温尚书诗复无干矣。”报闻。 《《崇祯长编》卷 25）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申）礼部疏奏，新撰乐词及更定乐章。令进览。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 1）

四、自然观测与科技

(乙未十二月壬子)元中丞蛮子海牙复率舟师进扼采石江,以阻绝南北,欲伺间攻太平。上知之,乃命治石炮,载以巨舰,选精兵守要害,以待之。 (《太祖实录》卷3)

(丙申春二月)丙子,上率常遇春等击蛮子海牙于采石,时敌舟联络江上,势甚盛。乃命遇春设疑兵以分敌势,而以大兵薄之。及战遇春率舟师冲其中,敌舟分为二,我师左右纵击飞炮,中敌舟,辄糜碎。自辰至午战益急,敌大败。 (《太祖实录》卷3)

(丁酉四月)丁卯,克宁国路。先是上命徐达、常遇春率兵取宁国……城小而坚,攻之久不下……上乃亲往督师。既至,登高望曰:“如斗之城,敢抗吾师。”乃命造飞车,前编竹为重蔽,数道并进攻之。仲英等不能支,开门请降。 (《太祖实录》卷5)

(戊戌秋七月)丙辰,总管胡通海等袭九华山寨,克之。是时,寨首鲍万户有众二千,据险自固,四面设礮石、机弩以拒,兵莫能进。通海乃与潘德等引兵潜由磴道攀援,鱼贯而上,因风纵火燔其寨,遂克之。 (《太祖实录》卷6)

(戊戌十二月)壬午,至婺……先是,元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守处州,闻大兵克徽州,进攻婺城,与参谋胡深、章溢议为守备,造狮子

战车数百辆……上至观望不敢进……翌日，命金院胡大海养子德济诱其兵于梅花门外纵击，大败之。擒其前锋元帅李弥章，并获其所制惊马器仗，深等遁去。（《太祖实录》卷6）

（戊戌十二月辛卯）建观星楼于分省，治之东偏。（《太祖实录》卷6）

（庚子闰五月庚申）乃命李善长撤江东桥，易以铁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桥成。（《太祖实录》卷86）

（癸卯夏四月）壬戌，陈友谅复大举兵，围洪都。初，友谅忿其疆场日蹙，乃作大舰来攻。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橦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橦梢皆裹以铁，自以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谅前攻城，以大舰兼水涨附城而登，故为所破。（《太祖实录》卷12）

（癸卯四月）丙寅，陈友谅兵攻洪都之抚州门，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状，以御矢石，极力来攻，城坏三十余丈。邓愈以火铳击退其兵。（《太祖实录》卷12）

（乙巳十二月乙卯）张士诚兵寇安吉，守将费子贤击却之……至是士诚复遣其将张左丞师兵八万来攻，子贤所部仅三千人，坚壁拒守。城上设划车弓弩以御之。因射杀其梟将二人，敌惊溃遁去。（《太祖实录》卷18）

吴元年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昼晦。（《太祖实录》卷24）

(洪武元年二月乙卯)夜三更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光,自中台西北行至云中没。 (《太祖实录》卷 30)

(洪武元年三月)辛卯,夜彗星出。 (《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元年三月壬辰)是夜有流星青赤色,起自天皇北,行三丈余至近浊没。 (《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元年四月)己酉,夜彗星没。先是三月辛卯彗出昴北大陆、天船间,芒长约八尺余,辛丑指文昌近五车,是夜没于五车北。 (《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元年九月甲午)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精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一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 (《太祖实录》卷 35)

(洪武元年九月)甲申,夜有流星大如盞,赤黄色,起自天市东垣,行至张宿没。 (《太祖实录》卷 35)

(洪武元年十二月甲戌)是夜有流星大如盂,青白色,有光,起自九游东南,行至游气中没。 (《太祖实录》卷 37)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夜有流星大如杯,青白色,起自骑官西南,行至游气中没。 (《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七月丙午)是夜有流星大如鸡子,色赤,遗迹约长三尺,起自羽林军,流至云中没。 (《太祖实录》卷 43)

(洪武二年九月)癸巳,夜有星大如盆,青白色,遗迹有光,起自

外屏西南，行至天仓没。 （《太祖实录》卷 45）

（洪武二年十二月）甲子，日中有黑子。 （《太祖实录》卷 47）

（洪武三年四月）癸亥，夜流星大如杯，青亦色，有光，起自下台西北，行至文昌没。 （《太祖实录》卷 51）

（洪武三年四月戊辰）是夕有流星大如杯，青白色，起天市垣东北，行散为三，至虚宿没。 （《太祖实录》卷 51）

（洪武三年五月辛亥）夜三鼓有星大如盘，赤黄色，尾迹有光，起文昌东，行至天船没。 （《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七月巳亥）夜五鼓有星在如孟，青白色，起自东北云中，徐徐东北行，光明照地，约长四丈余，散作碎星，浸于云中。
（《太祖实录》卷 54）

（洪武三年八月）甲戌，夜有星大如杯，赤色有光，起自天津北，行至天钩没。 （《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九月）丙申初，昏荧惑入太微垣。 （《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九月）戊戌，日中有黑子。 （《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九月）乙卯，荧惑在太微垣。 （《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十月）丁巳，日中有黑子。 （《太祖实录》卷 57）

(洪武三年十月)庚辰,夜一鼓有星大如鸡子,赤色,起自天桴东南,行至垒壁阵,发光如杯大,青白色,有尾,至羽林军爆散有声,后有三五小星随之至司空傍,复发光芒烛地,忽大如碗,青白色,曳赤尾至天仓没,须臾东南有声。 (《太祖实录》卷 57)

(洪武三年十一月丁未)夜有星,初出青白色,起天市东垣,北行,发光,大如杯,至渐台没。 (《太祖实录》卷 58)

(洪武三年十一月)甲寅,夜太白犯垒壁阵。 (《太祖实录》卷 58)

(洪武四年闰三月庚申)夜有星自壁宿起东比曲,行至游气中没。 (《太祖实录》卷 63)

(洪武四年四月)戊戌,太白昼见。 (《太祖实录》卷 64)

(洪武四年五月)己未,昼有星如鸡子,赤色,起自中天午位,西行五尺许没。 (《太祖实录》卷 65)

(洪武四年五月)辛巳,日中有黑子,自壬子日至是日。 (《太祖实录》卷 65)

洪武四年六月壬午朔,太白昼见。 (《太祖实录》卷 66)

洪武四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58)

(洪武四年九月)乙卯,夜荧惑犯垒壁阵。 (《太祖实录》卷 68)

(洪武四年九月)戊寅,日中有黑子。 (《太祖实录》卷 68)

(洪武四年十月癸未)夜有星起自五车中,分为二,至四辅没。
(《太祖实录》卷 68)

(洪武四年十二月)辛丑,夜太阴犯房第二星。 (《太祖实录》卷 70)

(洪武五年正月庚戌)日中有黑子。 (《太祖实录》卷 71)

(洪武五年正月癸丑)是日辰时日上有背气,赤色,有淡晕。
(《太祖实录》卷 71)

(洪武五年二月丁未)日中有黑子。 (《太祖实录》卷 72)

(洪武五年三月)癸丑,夜有星青白色,起自太微垣中西北,行至西蕃外没。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三月壬戌)夜月食。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四月丁亥)夜有星如杯,青赤色光润,自天市垣口起,后有三小星随之,东北行,入天市垣至游气中没。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四月)甲子,日中黑子。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六月丙戌)自甲申至是日太白昼见。 (《太祖实录》

卷 74)

(洪武五年六月)己亥,夜有星大如杯,青白色光润,起自天市西垣西,行至游气中没。 (《太祖实录》卷 74)

(洪武五年七月)甲寅,建中都观星台于蜀山。 (《太祖实录》卷 75)

(洪武五年七月乙卯)夜有星初出,青赤色,有尾,起自东北薄云中垒壁阵,傍东北行一丈余,发光,大如杯,至近浊没。 (《太祖实录》卷 75)

(洪武五年七月辛未)日中有黑子。 (《太祖实录》卷 75)

(洪武五年九月)丙辰,旦有星,青白色,起自太微西垣东西,行至云中没。 (《太祖实录》卷 75)

(洪武五年十月庚辰)夜有星自五车流至泰旗没。 (《太祖实录》卷 76)

(洪武五年十一月)丁未,时日有晕,上有背气及两珥。 (《太祖实录》卷 76)

(洪武五年十二月甲戌朔)夜有星,赤色起自郎将旁,东北行至云中没。 (《太祖实录》卷 77)

(洪武五年十二月甲申)太白昼见。 (《太祖实录》卷 77)

(洪武六年正月)甲子,夜太阴犯心。 (《太祖实录》卷 78)

(洪武六年二月)丁亥,夜月食。 (《太祖实录》卷 79)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夜有流星大如杯,青赤色,起自造父西北,行约流五丈余,光烛地,经紫微东蕃至勾陈没。 (《太祖实录》卷 79)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80)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是夜荧惑犯填星。 (《太祖实录》卷 80)

(洪武六年五月巳酉)夜有流星大如杯,青色,起自天庙西南,行至游气中没。 (《太祖实录》卷 82)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87)

(洪武七年七月壬辰)造观星台于中立府,命钦天监令管豫往董其事。 (《太祖实录》卷 91)

(洪武八年)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100)

(洪武十年三月)丁未,上与群臣论天与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应奉傅藻、典籍黄麟、考功监丞郭传皆以蔡氏左旋之说为对,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皆二十八宿经也。附天体而不动日月五星纬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来与善维步者仰观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尝于气清爽之夜指一宿为主,太阴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许,尽一夜则太阴渐过而东矣,由此观之则是右旋,此历家亦尝论之,蔡氏谓为左

旋此则儒家之说，尔等不析而论之，岂所谓格物致知之学乎！”
（《太祖实录》卷 11）

（洪武十年）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116）

（洪武十一年五月）丙戌，月食。 （《太祖实录》卷 118）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丙辰）钦天监刻漏博士元统言：“历日之法其来尚矣，盖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随时修改以合天道。皇上承运以来历虽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授时之数，况授时历法以至元辛巳为历元至今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历法推之得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云：大约七十年而差一度，每岁差一分五十秒……郭伯玉者，西安府郿县人，精明九数之理，深通历数之源，若得此人，推算大统历法庶几可成。”（《太祖实录》卷 167）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179）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己未）夜月食。 （《太祖实录》卷 190）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190）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丙辰）夜月食。 （《太祖实录》卷 194）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204）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208）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戊辰,铸浑天仪成。 (《太祖实录》卷 208)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甲辰)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229)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酉),钦天监监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为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长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监正元统改作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考得春秋历献公十五年戊寅岁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为历元推得天正各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与当时实测数相合。以洪武甲子元上距献公戊寅岁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为元差四日六时五刻。有此不合,今当用至元辛巳为元及消长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复言:“臣所推甲子历元实与旧法相合略无差缪,故敢上闻。”上曰:“二说皆难凭,只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 (《太祖实录》卷 229)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夜月食。 (《太祖实录》卷 243)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丙辰朔)修广西兴安县灵渠三十六陡,其渠可溉田万顷,亦可通小舟。 (《太祖实录》卷 247)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辛丑)造凤阳浮桥船三十八艘。 (《太祖实录》卷十二下)

(永乐元年正月甲午)夜月食,阴雨不见。 (《太祖实录》卷 16)

(永乐元年三月)癸巳,工部尚书黄福言:“今有司所造弓准旧制:弓面衡阔三指,弰肥宏壮,故能射远。然人力有强弱,弓力亦宜有差等。宜令军器局造弓式,自十七斤至十斤分为四等,颁布郡邑,

依式造进，量力给授为便。”从之。（《太祖实录》卷 18）

（永乐元年七月辛卯）是夜月食。初天色澄朗，及期阴雨不见。
（《太祖实录》卷 21）

（永乐元年八月戊申）初，上以苏松水患为忧，遣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集》赐户部尚书夏原吉，使讲究拯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宜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诸水入刘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黄浦，乃通吴淞要道，今下流雍塞，难以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沧浦口，可径达海，宜浚。令深润，上接大黄浦以达泖湖之水，此即禹贡三江入海之迹，俟既开通，相度地势各置石闸，以时启开，每岁润之时，修筑圩岸以御暴流。如此，则事功有成，于民为便。”上从其言，命集民丁开浚。
（《太祖实录》卷 22）

（永乐元年十月）辛酉，命湖广浙江江西改造海运船一百八十八艘。（《太祖实录》卷 24）

（永乐二年六月乙酉）夜望月食。（《太祖实录》卷 32）

（永乐十年九月）戊辰，初户部尚书夏原吉言：苏松水患甚于太湖，泄太湖之水莫急于疏下流。今各处旧泄水港浦，间有浅狭淤塞者，请及时疏浚。”从之。至是，浚苏州千墩浦致致和塘、安亭顾浦、陆皎浦、尤泾、黄泾共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丈；浚松江、大黄浦、赤鹰浦、范家浜共万二千丈，而下流疏通矣。（《太祖实录》卷 34）

（永乐三年三月丙申朔）夜金星犯垒壁阵东第五星。（《太祖实录》卷 40）

50) (永乐四年正月甲午)夜,火星犯天阴下星。 (《太祖实录》卷

54) (永乐四年五月庚寅)金星犯五诸侯第一星。 (《太祖实录》卷

(永乐四年九月)戊寅,夜,金星犯进贤星。 (《太祖实录》卷 59)

69) (永乐五年七月癸丑)夜,金星犯右执法星。 (《太祖实录》卷

70) (永乐五年八月己亥)夜,金星犯氐宿东南星。 (《太祖实录》卷

78) (永乐六年四月辛卯)夜,火星犯鬼宿西北星。 (《太祖实录》卷

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太祖实录》卷 96)

(永乐九年二月)丁未,夜,月食。 (《太祖实录》卷 113)

(永乐九年二月)己未,开会通河。河自济宁至监清旧通舟楫,洪武中沙崖冲决,河道淤塞,故于陆路置八递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余辆,岁久,民困其役。永乐初屡有言开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许。至是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乃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往视。礼等还,极陈疏浚之便,且

言天气和霁，宜及时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纯发山东及直隶、徐州民丁，继发应天、镇江等府民丁并力开浚，民丁皆给粮、赏，而蠲免其他役，及今年田租。尚书宋礼总督之，遣吏部侍郎师逵以大牢祭山川城隍之神，仍命御史二员监督。（《太祖实录》卷113）

（永乐十年十月）庚辰，命浙江、湖广、江西及镇江等府、卫造海运船百三十艘。（《太祖实录》卷133）

永乐十三年春二月己巳朔，浚扬州府瓜州坝河道。一至瓜州巡检司，一至江口，通六百余丈。（《太祖实录》卷160）

（永乐十三五月）乙丑，开清江浦河道。凡漕运，北京舟至淮安过坝度淮，以达清江口，挽运者不胜劳。平江伯陈瑄时总漕运，故老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江河口相直，宜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闻，遂发军民开河置四闸：曰移风、曰清江、曰福兴、曰新庄，以时启、闭，人甚便之。（《太祖实录》卷164）

（永乐十四年十月）甲戌，夜，月食。（《太祖实录》卷181）

永乐二十一年夏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太祖实录》卷260）

（宣德元年丑月庚子）给苏州卫操备军士衣甲一千四百副，及火药炮。（《宣宗实录》卷17）

（宣德元年八月己卯）日上有背气一道，色青赤，随生左右珥，色黄赤鲜明。四鼓东南天鸣如风水相搏，久乃止。（《宣宗实录》卷20）

(宣德三年闰四月己酉)晓刻,岁星犯垒壁阵西方第六星,岁星在上。《宣宗实录》卷42)

(宣德三年十二月丁酉)日上生背气一道,色青赤鲜明。《宣宗实录》卷49)

(宣德四年十一月庚午)晓刻,月犯天江南星。《宣宗实录》卷59)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日生晕,色黄赤鲜明。昏刻,月犯房南第二星,月在下。《宣宗实录》卷68)

(宣德五年八月庚寅)日生右珥,色青赤鲜明。夜,客星见南河旁,如弹丸大,色青黑,凡三十有六日灭。《宣宗实录》卷69)

(宣德五年十月)丙申,夜有蓬星,色白如粉絮,见外屏南,渐东南行,经天仓天庚,凡八日始灭。《宣宗实录》卷71)

(宣德五年十二月)甲申,日生左右珥,色黄赤,及上生冠气、抱气,随生背气,色清赤皆鲜明。夜,月犯轩辕大星。《宣宗实录》卷73)

(宣德五年十二月丁亥)昏刻,有舍耆星见,如弹丸大,色黄白、光润。彗见九游旁,凡旬有五日灭。《宣宗实录》卷73)

(宣德六年十一月乙亥)日上生背气,色青赤,生左右珥,色黄赤鲜明。《宣宗实录》卷84)

(宣德八年闰八月壬子)昏刻,有彗出天仓旁,光芒长丈。己巳八贯索扫七公,己卯入天市垣扫普星,又二十有四日灭。 (《宣宗实录》卷 105)

(宣德八年闰八月癸午)昏刻,有彗出贯索内,尾长五尺余,渐西南行,凡三十有四日始灭。 (《宣宗实录》卷 105)

(宣德八年九月戊戌)辰刻,日生晕,随生背气、左右珥。巳刻,太白见未位,凡十有七日始灭。申刻,日夏生晕及背气、左右珥,色青赤鲜明。 (《宣宗实录》卷 106)

(宣德十年三月丁亥)晓刻,火星犯垒壁阵,光芒相接。夜,月生五色云,晕鲜明。 (《英宗实录》卷 3)

(宣德十年十二月辛亥)日生晕及右、右珥、璣气,俱赤黄,随生白虹贯两珥,背气,重半晕,色青赤鲜明。 (《英宗实录》卷 12)

(正统元年五月戊寅)日生左、右珥,色赤黄鲜明。夜,金星与火星相犯在井宿。 (《英宗实录》卷 17)

(正统元年闰六月癸酉)昏刻,月犯键闭星。 (《英宗实录》卷 19)

(正统元年闰六月乙亥)夜,月犯南斗杓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19)

(正统元年七月)壬子,给游击将军都指挥佥事杨洪火箭一万

五千，以备边警。（《英宗实录》卷 20）

（正统元年八月己卯）自癸酉至是日，月出入时，四方俱有游气，月赤、无光。（《英宗实录》卷 21）

（正统元年八月丁亥）昏刻，土星退犯垒壁阵。（《英宗实录》卷 21）

（正统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火星犯天江星。（《英宗实录》卷 25）

（正统元年十二月丙戌）夜，月生背气，随生白虹贯两珥，色各苍白。（《英宗实录》卷 25）

（正统二年二月乙亥）行在钦天监监正皇甫仲和等奏：南京观星台设浑天仪、璇玑、玉衡、简仪、圭表之类，以窥测七政行度、凌犯迟留、伏逆。北京于齐化门城上观测，未有仪象，乞令本监一人往南京督匠，以木如式造之，赴北京较北极出地高低准验，然后用铜铸造，庶占象不失。从之。（《英宗实录》卷 27）

（正统二年四月）乙亥，晓刻，有流星大如杯，色赤，出天船西行入紫微西藩内，后有小星随之。火星犯垒壁阵。（《英宗实录》卷 29）

（正统二年八月己卯）夜，月犯井宿。（《英宗实录》卷 33）

（正统三年十一月乙酉）夜，上星犯外屏星。（《英宗实录》卷 48）

(正统三年十二月辛酉,给万全隆庆卫弓三百、箭九千、信炮六百五十。 《英宗实录》卷 49)

(正统三年十二月甲子)给总兵官都督谭广小样神炮五十,以广言原领神炮重大,不便于用故也。 《英宗实录》卷 49)

(正统三年十二月戊寅)夜,金星犯木星。 《英宗实录》卷 49)

(正统四年正月乙酉)夜,月掩食土星。 《英宗实录》卷 50)

(正统四年十月)己丑,命工部造海运船十六艘,从山东登州卫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60)

(正统五年二月壬午)夜,火星犯井宿。 《英宗实录》卷 64)

(正统五年八月丙戌)宣府右参将都督金事杨洪奏:臣巡视边徼,每与贼遇,惟神机箭有功,箭用蒺藜镞,镞涂药,发辄中伤。但箭发之后,须用枪义追击。臣欲于枪义上置铁叶穴孔,安箭龙以皮囊,令不露镞,遇贼去囊,发箭就用枪义乘机而进,庶便于剿杀。从之。

《英宗实录》卷 70)

(正统五年九月)壬寅,御制观天之器,铭曰…… 《英宗实录》卷 71)

(正统五年十二月丁酉)敕在京文武群臣曰:“昨钦天监言、‘正统六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护。朕惟事天之诚,虽微必谨,敬天之变,岂以微怠?!况兹岁始阳德,方亨致灾有,由敢忘祇畏。是日在京文武群臣,悉免贺礼,及期救护如例。

·《英宗实录》卷 74)

(正统六年五月庚戌)金星昼见午位。 (《英宗实录》卷 79)

(正统六年十二月)甲午,钦天监监正皇甫仲和等奏:“测日、定时等事初隶顺天府阴阳学掌行,近者府尹姜涛等奏,请改于本监。其定时挂牌、铜壶等物多阙,甚有抵换,非原造者,当于本学官员人等名下追陪。其敝坏不堪者,欲行工部照数修补,应用。从之。

·《英宗实录》卷 87)

(正统七年三月)戊子,以造观星台成,遣工部右侍郎张琦祭司工之神。 (《英宗实录》卷 90)

(正统七年十二月甲寅)巡抚大同宣府右金都御史罗享信奏:“北虏强悍,惟畏我中国火器。各边自洪武中置神统、神机箭、火炮等件,但有损敝,许令修理。近年惟给诸京库,然必损敝多,始得给少,则因循度日,有警何以应用?”上命如洪武例行,应修者,修之;不应修者,具数来闻。 (《英宗实录》卷 99)

(正统八年三月乙亥)御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序》曰……人之生稟阴阳五行而成,故人之身皆应乎天。人身经脉十二,实应天之节气;周身气穴三百六十,亦应周天之度数……刻诸石,复范铜肖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为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于今四百余年,石刻漫灭而不完,铜象昏暗而难辨,朕重民命之所资,念良制之当继,乃命砉石范铜,仿前重作,加精致焉…… (《英宗实录》卷 102)

(正统八年十一月)戊寅,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奏:“手把铜

銃，兵器中最能制虜者。宁夏各卫虽有之，然多损坏，欲如都督郑铭奏准式样，改造而库存贮之，铜不足。臣见宁夏等卫屯田子粒，除上仓外，其种样子粒岁有九百余石，皆为卫所公用，请以易铜铸造。”上以子粒边储所需，不允。上命以见在库存铜造之。（《英宗实录》卷110）

（正统九年二月辛丑）命修南京钦天监观星台。从本监官奏请也。（《英宗实录》卷113）

（正统九年六月辛巳）工部奏：“先是，降兵器式样于广东：甲用铁叶鍍以锡，钉以皮钱，裹以绢布，枪用攒竹杆弓用胶筋。今广东有司言：彼地炎蒸，甲多皮布易腐；弓胶遇风沥湿脱落；杆用竹则蛀损。请依旧制：甲用黑漆，铁叶，攒以索；枪杆取榿桐木修削，火烘坚实为之；弓用生漆，宜如其请。”上从之。（《英宗实录》卷1177）

（正统十一年五月丁丑）钦天监奏：简仪无度数，又地基卑下，每窥测日星，为四面台宇所蔽；圭表置露台，光皆四散，影无定则；壶漏屋低，夜天池促，难以注水调品时刻。乞将简仪修刻黄道等度数，其地基增高之；圭表、壶漏如南京，盖咎影堂三间，以便窥测、调品。从之。（《英宗实录》卷141）

（正统十一年十月乙卯）给沿边火器。大同、甘肃手把铜銃五百、碗口铜炮四百；宣府銃百、炮二百；密云銃三百、炮一百；辽东炮四百；宁夏炮一百，独石炮四百。（《英宗实录》卷146）

（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甲寅，钦天监监正彭德清言：“钦蒙造铸铜仪，委夏官正刘信考较，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时刻与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

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长短差异。今官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上令内官监改造。 《《英宗实录》卷160》

（正统十三年九月甲午）日生左右珥，及生背气一道，珥色黄赤，背气青赤，皆鲜明。夜，火星犯狗星。 《《英宗实录》卷170》

（正统十四年正月丙申）夜，月当食不食。晓刻，木星犯房宿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174》

（正统十四年六月辛未）给宣府总兵官左都督杨洪角弓五千张、弦一万条、箭十五万枝、碗口铜炮三百个、信炮一千个、木马子、火药、全旗牌各十面。 《《英宗实录》卷179》

（正统十四年九月丙午）太医院医士程礼奏：采诸种毒药，以为毒矢，用之御虏，人马可毙。从之。 《《英宗实录》卷183》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戊申）诏：更定“大统历”晷刻。先是，天文生马弼气乞改《大统历》昼夜进刻，命礼部会官议。钦天监监正许惇等奏：“正统间，监正彭德清于观象台测验，以北京较之南京，北极出地上高三度，南极入地下低三度，冬至昼短三刻，夏至昼长三遂，遂一考究，奏准改入《大统历》，力永为定式。弼起自军匠，不谙历数，妄以己意要改旧制，所言难允。”帝曰：“历虽造于京都，而太阳出入度数则当以四方之中为准，则是以尧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测验于四方，以定四时之仲。今京师观象台乃尧幽都之地，太阳出入度数，其可以为准乎！今后造历，宜悉照洪武、永乐间旧式。”

《英宗实录》卷 186)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乙卯)顺天府箭匠周回童言:军中所用神机、短枪,人执一把,不能相继,臣请为车一辆,上安四板,箱内藏短枪二十把、神机箭六百枝。临用将枪五把安车上为叉,以驾之。叉亦可御敌,枪多,可相继而发。车止用四人:一人推,两人傍扶,一人随囊,其余人执一枪,发辄不继者。功相十五矣。奏之,帝会武清侯石亨试,其可用而后造之。 《英宗实录》卷 186)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晓刻,彗星见于尾十二度,长二尺余。 《英宗实录》卷 186)

(景泰元年正月辛卯)是日早,月食当在卯正三刻,钦天监官以为辰初初刻,致失救护。六科十三道劾:监生许悖等推测不明,下三法司论罪,当徙。诏宥之。 《英宗实录》卷 187)

(景泰元年正月壬辰)夜,月晕;轩辕、太微、西垣、右执法、明堂、灵台、长垣、土星,俱在晕内。 《英宗实录》卷 187)

(景泰元年闰正月己酉)昏刻,土星入太微垣,水星在女度,当见不见。 《英宗实录》卷 188)

(景泰元年二月壬午)酉刻,日上生黑气四段,长约三丈,离地丈许,两头锐而贯日,其状如鱼。 《英宗实录》卷 189)

(景泰元年三月癸酉)致仕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故武臣子弟,宜先令熟读《武经七书》,使知兵法者教之,及至通晓,令教场演武,军官既试以走马、射箭、走阵之法,又出题问以团营、列阵、破

敌、攻守之事，中有能铺陈应对者，即知兵示者也，可以择而用之。昔人有学剑者，以剑为一人敌，不足学，去学万人敌。今走马、射箭，正所谓一人敌也，兵法则万人敌也。夫为将，固当知古兵法，而用兵又在审日时之利，日时之利在用奇门。盖奇门，乃黄帝战蚩尤时所立法也，专于行兵用之。古之为将，未有不用此者，乞择武臣子弟年少、聪明者，俾学习之，既知兵法，又谙此术，则用兵之际必多取胜也。（《英宗实录》卷190）

（景泰二年六月戊辰）钦天监先言：是日卯初刻，日当食。至期，不食。（《英宗实录》卷205）

（景泰三年五月戊申）少保、太子太傅兼兵部尚书于谦等言：“稽古阵法，莫有过于黄帝破蚩尤之阵。黄帝按井田作阵法，大将居中，专主旗鼓，八部旋绕，悉听指挥。若正北受敌，东北、西北二阵为奇兵，张左右翼，以援之；其正南受敌，则东南、西南二阵张左右翼，以援之；其正东、正西及四隅受敌，亦如之。所谓常山之蛇，南昌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俱应也。其以常山言者，常山为北岳，大将居北岳玄武之位也。自古如太公望、孙武子、韩信、诸葛孔明、李靖数人，深明此法，其名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者，则诸葛孔明也。盖孔明按《洛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之数以名之。九数居离，南方朱鸟七宿之地，前朱雀也，故曰鸟阵；一数居坎，北方玄武七宿之地，后玄武也，故曰蛇阵；三数居震，东方苍龙七宿之地，左青龙也，故曰龙阵；七数居兑，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故曰虎阵；六居西北乾之位也，坤为地，故曰地阵；二居西南坤之位也，坤为地，故曰地阵；四居东南巽之位也，巽为风，故曰风阵；八居东北艮之位也，艮为山，山出云，故曰云阵。大将居乎中五，则又所以象乎太极也。一大阵之中有八卦阵，而八卦阵之中又各有八阵。大阵法八卦，小阵法六十四卦，所谓阵间容阵、队

间容队。臣等欲将阵法教演军士，谨绘图上进。”帝曰：“阵法乃古之常道，必兵精器利方可取胜。卿等依法训练，毋事虚文，以应故事。”

（《英宗实录》卷 216）

（景泰三年九月）甲午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出四辅西北行至紫微东藩。（《英宗实录》卷 220）

（景泰三年九月丁酉）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出大陵南行至天囷。（《英宗实录》卷 220）

（景泰三年九月癸丑）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出昴宿东行至罩月，犯鬼宿西南星。（《英宗实录》卷 220）

（景泰三年九月乙卯）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出辇道西行至天市垣。（《英宗实录》卷 220）

（景泰三年闰九月甲子）夜，有流星三，色皆青白，一大如鸡蛋，二大如杯。一出娄西行到壁尾迹炸散；一出天囷西行至近浊，二小星随之；一出天抢东南行至浊，三小星随之。（《英宗实录》卷 221）

（景泰三年闰九月乙亥）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北河东北行至轩辕，二小星随之。（《英宗实录》卷 221）

（景泰三年闰九月壬午）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内阶西北行至紫微西藩。（《英宗实录》卷 221）

（景泰三年冬十月庚寅）日生背气，色青赤，左右珥色，赤黄鲜明。（《英宗实录》卷 222）

(景泰三年冬十月乙卯)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文昌东行至天纪星。 (《英宗实录》卷 222)

景泰三年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英宗实录》卷 223)

(景泰三年十一月己未朔)钦天监进景泰四年大统历,帝御奉天殿受之,给赐文武百官颁行天下。先是本监以是日日食,请改日进历。诏不必改。 (《英宗实录》卷 223)

(景泰三年十一月癸未)夜,客星见于鬼宿,积尸气旁,徐徐西行。 (《英宗实录》卷 223)

(景泰四年二月丁酉)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右摄提大如瓜,有光烛地,东北起行至天纪,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戊戌)工部左侍郎赵荣言:“黄河之趋运河,势甚峻急,而沙湾抵张。秋,旧岸低薄,故此方筑完,彼复决溢,不为长计,恐其患终不息也。臣等议请于新决之处,用石置减水坝以杀其势,使东入盐河,则运河之水可蓄,以通运舟矣。然后加高,厚其堤岸,填实其缺口,庶无后患。”从之,仍命京厂给铁牛十八、铁牌十二与之。 (《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光明烛地,出宗正东北行至游气。 (《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壬子)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出

帝座东行至宗人星。 《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三月乙丑)夜,金木二星合于壁宿。有流星大如杯,色赤,光明烛地,行丈余,光大如碗,出贯索行至太微垣帝座旁,尾迹后散为苍白气。 《英宗实录》卷 227)

(景泰四年三月丙戌)昏刻,南方有星大如弹丸,色青白有光,起自库楼西南行至浊。 《英宗实录》卷 227)

(景泰四年夏四月癸丑)夜,有流星二。一大如杯,色赤;一大如鸡蛋,色青白,俱有光烛地。一起左摄提东南行至房宿,尾迹炸散;一起北斗勺西北行至云中。 《英宗实录》卷 228)

(景泰四年五月庚申)夜,北方有星,初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天津,发光如盏大,正北行至云中,没。 《英宗实录》卷 229)

(景泰四年五月丙子)卯时,木星见辰位,时见巳位。 《英宗实录》卷 229)

(景泰四年六月丁未)昏刻,北方有星如盏大,赤色,尾迹有光,起自天棓星正南,行至宦者星没。 《英宗实录》卷 230)

(景泰四年秋七月庚申)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出天厨西南行至天津。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癸未)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五车行夹,余光大如碗,光明烛地,北行至文昌。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八月庚子)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出鬼宿东行至轩辕。(《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九月辛酉)夜,有流星大如碗,色赤有光烛地,出紫微西藩内,后二小星随之,北行至近浊。(《英宗实录》卷 233)

(景泰四年九月壬戌)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有光烛地,出北斗勺东北行至近浊。(《英宗实录》卷 233)

(景泰四年冬十月乙酉)夜,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五车东北行至轩辕。(《英宗实录》卷 234)

(景泰四年冬十月己亥)夜,月蚀,犯六诸王西第一星。(《英宗实录》卷 234)

(景泰四年十一月丁卯)夜,月犯六诸王东第二星,复生五色云彩,鲜明。(《英宗实录》卷 235)

(景泰四年十二月己亥)月犯轸轸右角星,复生晕,色赤黄,围圆浓厚。(《英宗实录》卷 236)

(景泰四年十二月甲辰)月犯氐宿东南星。(《英宗实录》卷 236)

(景泰五年春正月己未)日上生背气一道,色赤鲜明。(《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春正月丁卯)日生抱气、背气各一,左右生珥,抱环色赤黄,背色青赤,俱鲜明。 (《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春正月甲戌)申时,太白见未位。 (《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二月)丙戌,金星蛋见下于未位。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二月丁亥)夜,月与金星相犯。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五月丙寅)日生晕,围圆下生承气,色俱赤黄鲜明。 (《英宗实录》卷 241)

(景泰五年秋七月丁丑)日生左右珥,色黄赤鲜明。 (《英宗实录》卷 243)

(景泰五年八月戊子)夜,月犯建星。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八月乙丑)夜,月犯牛宿大星。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八月戊戌)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烛地,出紫微东藩内,东北行至云中。

火星犯六诸王第二星。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九月甲子)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出天桴西北行至游气。 (《英宗实录》卷 245)

(景泰五年九月丁卯)夜,金星入太微垣石掖门。 (《英宗实录》卷 245)

(景泰五年九月甲戌)晓刻,金星犯太微垣左执法星。 (《英宗实录》卷 245)

(景泰五年冬十月戊子)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有光烛地,出紫微东藩,东北行至北斗勺后,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五年冬十月癸巳)夜,月食。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五年冬十月乙未)月掩犯天阙星。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五年冬十月丙申)月犯井宿西第二星。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五年冬十月)辛丑夜,有流星大如碗,色赤,尾迹有光烛地,出紫微西番内,西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五年十一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光明烛地,出入谷西北行至天船星,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247)

(景泰五年十一月壬戌)夜,月在毕宿,生晕及背气、左右珥,复生白虹贯右珥,月复掩犯天阙星。 (《英宗实录》卷 247)

(景泰五年十一月甲戌)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自内平,东行至太微西坛,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47)

(景泰五年十二月丁亥)夜,西方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尾迹有光,起自太微垣右执法星,西南行至云中没。 (《英宗实录》卷 248)

(景泰六年春正月丙寅)夜,月犯角宿南星。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春正癸酉)晓刻,四方浓雾,既而成霜附水,自是日至丁丑凡五日。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二月戊戌)夜,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尾迹有光烛地,出天梧东南行至七公星。 (《英宗实录》卷 250)

(景泰六年二月癸卯)午时,日生淡晕。申时,生左右珥,鲜明。 (《英宗实录》卷 250)

(景泰六年三月)丁未,造内观象台简仪成。 (《英宗实录》卷 251)

(景泰六年三月丙辰)夜,火星犯井宿东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251)

(景泰六年三月乙丑)巳时,日生晕,围圆鲜明,至未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251)

(景泰六年六月戊戌)夜,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有光烛地,出六甲西北行至华盖。 (《英宗实录》卷 254)

(景泰六年六月庚子)晓刻,木星犯六诸王东第一星。 (《英宗

实录》卷 254)

(景泰六年闰六月己未)昏刻,金火二星俱入太微垣右掖门。

(《英宗实录》卷 255)

(景泰六年闰六月丙辰)卯时,日生紫气一道,未久渐散。

(《英宗实录》卷 255)

(景泰六年秋七月戊子)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出文昌东北行近浊。(《英宗实录》卷 256)

(景泰六年秋七月丙申)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七公西北行至右摄提星。(《英宗实录》卷 256)

(景泰六年八月丁巳)夜,昏刻,南方有星如盏大,赤色有光,起自河鼓东南行自至近浊。(《英宗实录》卷 257)

(景泰六年八月己未)夜,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有光烛地,出井宿西南行至近浊。晓刻,木星犯井宿钺星。(《英宗实录》卷 257)

(景泰六年九月癸酉朔)夜,有流星大如盏,青白色,有光烛地,起孙星东南行至油炸散。(《英宗实录》卷 258)

(景泰六年九月乙亥)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起天弁星西南行至浊没。(《英宗实录》卷 258)

(景泰六年九月丁亥)夜,月蚀。(《英宗实录》卷 258)

(景泰六年九月)夜,金星犯南斗魁第三星。 (《英宗实录》卷 258)

(景泰六年九月庚子)夜,有犯亢宿南第二星。 (《英宗实录》卷 258)

(景泰六年冬十月庚戌)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天囷西南行至天仓星没。 (《英宗实录》卷 259)

(景泰六年冬十月辛亥)夜,五鼓,有流星大如碗,色赤光明,起北斗经行紫微垣至东藩外,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259)

(景泰六年冬十月丙辰)夜,月犯毕宿右服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259)

(景泰六年冬十月戊午)昏刻,有流星大如盏,赤色,尾迹有光,起肯宿东北行至车后,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59)

(景泰六年冬十月庚申)夜四鼓,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天稷星东南行近浊没。五鼓,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紫微西藩内,东北行至游气炸散。 (《英宗实录》卷 259)

(景泰六年十一月甲戌)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出文昌西北行至五车。 (《英宗实录》卷 260)

(景泰六年十一月癸未)夜,月犯毕宿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260)

(景泰六年十二月癸丑)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有光,出天纪西北行至太尊星,尾迹炸散,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61)

(景泰七年二月己酉)未时,暴风雨从东北方起,拔木飞沙,至次日卯时息。 (《英宗实录》卷 263)

(景泰七年三月庚午朔)夜,月犯天高东星。 (《英宗实录》卷 264)

(景泰七年三月)辛巳夜,无云,西南方有天鼓,鸣声如雷。 (《英宗实录》卷 264)

(景泰七年三月戊戌)晓刻,金火二星合于奎宿。 (《英宗实录》卷 264)

(景泰七年夏四月癸丑)夜,月犯土星。 (《英宗实录》卷 265)

(景泰七年夏四月壬午)夜,彗星见于东北方。在胃宿,光芒长二丈,尾指西南。 (《英宗实录》卷 265)

(景泰七年五月癸酉)夜,彗星光芒渐长丈余指西南。又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出天仓行丈余,发光如杯,正北行至华盖星,尾迹炸散,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66)

(景泰七年五月戊寅)卯时,日生晕,巳时鲜明,至未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266)

(景泰七年五月戊子)昏刻,彗星见西北方。在柳宿,尾长九尺

余，扫犯轩辕星。 《英宗实录》卷 266)

(景泰七年五月甲午)昏刻，彗星见张宿，光芒七尺余，尾扫太微西垣往西南行。 《英宗实录》卷 266)

(景泰七年六月)行寅夜，彗星入太微西垣内上将星旁，芒长五尺余。 《英宗实录》卷 267)

(景泰七年六月乙丑)卯时，日生晕，随生重半晕及左右珥，各色淡，重半晕、珥光散，晕至未时散。 《英宗实录》卷 267)

(景泰七年秋七月辛未)夜，金星犯鬼宿西南星。夜五鼓，东方有星大如杯，青白色，有光，起自五车南行至天关里。 《英宗实录》卷 268)

(景泰七年秋七月丁丑)夜四鼓，北方有星大如杯，色青白，尾迹有光烛地，起自天阁道西北行至天棓星。 《英宗实录》卷 268)

(景泰七年秋七月己丑)夜，土星犯罚星。晓刻，月犯天高东星。 《英宗实录》卷 268)

(景泰七年秋七月丁酉)夜，大星入井宿。 《英宗实录》卷 268)

(景泰七年八月庚子)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烛地，出危宿行至北落帅门。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八月乙卯)夜，月犯毕宿。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钩陈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八月甲子)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出危宿入天市东垣。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九月戊辰朔)夜昏刻,有流星大如盏,色赤,尾迹有光,起紫微东藩内,西北行至云中,二小星随之。四鼓,有流星大如盏,色赤,有光烛地,起五车西北冲入文昌星。 (《英宗实录》卷 270)

(景泰七年九月丙子)日色变赤。夜,月色亦赤。 (《英宗实录》卷 270)

(景泰七年九月丁丑)夜二鼓,四方浓雾,至五鼓渐散。中夜,北方白虹现,首尾指地,良久方没。 (《英宗实录》卷 270)

(景泰七年九月戊寅)夜,南方有星大如盏,色赤,尾迹有光,起自星宿东南行至云中。 (《英宗实录》卷 270)

(景泰七年十月庚子)夜五鼓,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起狼星东北行至柳宿,尾迹后散。 (《英宗实录》卷 271)

(景泰七年十月壬寅)昏刻,月犯斗宿大星。晓刻,荧惑犯鬼宿西北星。 (《英宗实录》卷 271)

(景泰七年十月甲辰)昏刻,东方有星如碗大,色赤有光,起自毕宿,行动发光如瓮大,光明照地,有四小星随之,其声响如雷,东南行至游气中没。 (《英宗实录》卷 271)

(景泰七年十月丙辰)夜,有流星大如碗,有光烛地,出井宿南

行至军市。 (《英宗实录》卷 271)

(景泰七年十月己未)昏刻,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其光烛地,起紫微东行云中,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271)

(景泰七年十二月甲子)辰时,日生晕,随生左右珥,又生背气一道,珥、背气先散,晕至未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273)

(天顺元年二月庚戌)辰时,日生晕,左右珥交晕,移时生抱气,至巳生左右戟气,白虹贯日,诸气色赤黄鲜明,白虹色苍白,良久俱散。未刻,诸气复生。夜,月食。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二月辛亥)日生左右珥交晕,白虹左右戟气,色皆黄赤,贯日珥天,自卯到酉。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三月癸酉)日脯,西北有赤云如赭。 (《英宗实录》卷 276)

(天顺元年夏四月乙巳)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有光,出心宿东北行至牛宿。 (《英宗实录》卷 277)

(天顺元年夏四月乙卯)辰时,日生淡晕,午时鲜明,申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277)

(天顺元年五月丙戌)夜,彗星见于危宿,状如粉絮,色青白,拂拂摇动。至丁亥夜,东行一度,微芒长五寸指西南。 (《英宗实录》卷 278)

(天顺元年六月癸巳)日生背气、左右珥，色皆青赤。夜，彗星见于室宿，芒角长丈余。 (《英宗实录》卷 279)

(天顺元年六月甲辰)夜，月犯罚星，北方有黑气，润而且厚，如山林烟火状。 (《英宗实录》卷 279)

(天顺元年六月乙巳)夜，彗星犯天大将军。 (《英宗实录》卷 279)

(天顺元年六月戊申)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烛地，出天大将军西南行至螣蛇。 (《英宗实录》卷 279)

(天顺元年六月壬子)夜，彗星侵犯螣蛇第三星。 (《英宗实录》卷 279)

(天顺元年秋七月壬戌朔)夜，北方有星大如盞，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王良正西行至织女星没。 (《英宗实录》卷 280)

(天顺元年八月甲午)夜，东方有星大如盞，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狼星傍，正东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81)

(天顺元年九月乙丑)昏刻，月犯氐宿北星。 (《英宗实录》卷 282)

(天顺元年九月甲申)夜，二鼓，北方有流星大如盞，色赤，尾迹有光，起钩陈北行至北斗魁后，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82)

(天顺元年九月庚寅)夜二鼓，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起

垒壁阵西南行至南斗后，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82）

（天顺元年冬十月己亥）夜，彗星复见于角宿，芒长五寸余，尾指北。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冬十月甲辰）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宗大北行至近浊，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冬十月乙巳）是日辰时，南京西北方地震有声。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冬十月）丙午夜五鼓，月掩毕宿大星。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冬十月己酉）夜三鼓，月犯井宿东扇南第一星。晓刻，慧星犯角宿北星户。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冬十月）壬子夜，彗星犯平道东星。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冬十月甲寅）日生左右珥及抱、负气各一道，色赤黄鲜明，良久渐散。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冬十月己未）夜晓刻，月犯氐宿东北星。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十一月辛酉朔，钦天监进天顺二年大统历，御奉天殿受之，给赐亲王及文武百官，颁行天下。 （《英宗实录》卷 284）

(天顺元年十一月辛巳)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光明烛地,出华盖东北行至天钩,十余小星随之,有声隆隆。 (《英宗实录》卷284)

(天顺二年春正月庚申朔)夜四鼓,南方有星如鸡蛋,青白色,起自星宿行丈余,发光大如碗,东南行至翼宿后,有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丁卯夜晓刻,金星犯建星。 (《英宗实录》卷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甲戌)日晕,夜,月亦晕,俱围圆浓厚。 (《英宗实录》卷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丙子)夜,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轸宿西南行至游气。 (《英宗实录》卷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壬午辰时,西方有星大如碗,色赤,尾迹有光,起自云中,往西南行至游气中没。 (《英宗实录》卷286)

(天顺二年二月癸巳)日生左右珥,色赤黄鲜明。 (《英宗实录》卷287)

(天顺二年二月辛丑)夜五鼓,月犯轩辕右角星。 (《英宗实录》卷287)

(天顺二年二月)甲辰昏刻,月食于翼宿,遂犯右执法星。 (《英宗实录》卷287)

(天顺二年二月丁未)夜二鼓,西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光明烛地,起自参旗西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87)

(天顺二年二月戊申)夜一鼓,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弧关西南行至近浊。五鼓,东方有星大如盏,色赤有光,起自室宿东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87)

(天顺二年二月辛亥)夜五鼓,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起自亢宿东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87)

(天顺二年二月乙卯)巳时,日生晕围圆。午时,生交晕,又白虹贯日,上生背气一道,各色鲜明。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287)

(天顺二年二月丙辰)夜一鼓,东方有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起自太微东垣内,东北行至左摄提星,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87)

(天顺二年闰二月己未朔)夜五鼓,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起自北斗魁西北行至上台,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288)

(天顺二年闰二月己巳)午时,日生晕,上升背气一道,各色淡。申时,日无光,色亦如赭。 (《英宗实录》卷 288)

(天顺二年闰二月)壬申夜,昏刻,月犯太微垣左执法星。 (《英宗实录》卷 288)

(天顺二年闰二月己卯)夜晓刻,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尾迹

有光，出正东西北行至五丈余而没。 （《英宗实录》卷 288）

（天顺二年闰二月辛巳）夜五鼓，东方有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起自右旗东南行至游气。 （《英宗实录》卷 288）

（天顺二年三月己丑）夜昏刻，东方有星大如盏，色赤有光，起自郎位东北行至梗河星，尾迹炸散，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三月）庚寅，日将晡，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起自大中，坠于正东游气。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三月戊戌）午刻，日生晕，赤黄色。夜，月亦生晕，苍白色，俱围圆，良久乃散。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三月癸卯）夜二鼓，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紫微西藩内，北行至近浊，二小星随之。晓刻，月犯氐宿东北星。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三月乙卯）辰时，日生晕，上生背气一道，随生左右珥，各鲜明。晕、背气良久先散，珥到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289）

（天顺二年夏四月）己巳夜，月犯亢宿南第二星。 （《英宗实录》卷 290）

（天顺二年夏四月丙戌）夜四鼓，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起自天棓西北行至北斗勺。 （《英宗实录》卷 290）

(天顺二年五月丁亥朔)夜四鼓,西方有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起自天市西垣外,西南行至天江星,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291)

(天顺二年五月甲午)夜,西方有星大如盏,色赤有光,起自中台西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91)

(天顺二年五月甲寅)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出天市西行入心宿。 (《英宗实录》卷 291)

(天顺二年六月己未)午时,日生晕,下生承气一道,各色鲜明。承气先散,晕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292)

(天顺二年秋七月丙申)日旁生直气及左珥,色青赤鲜明,良久渐散。夜,金星行太微垣中。 (《英宗实录》卷 293)

(天顺二年秋七月丙午)夜五鼓,西方有星大如盏,色赤,尾迹有光,起自室宿东南行至娄宿没。晓刻,月犯毕宿。 (《英宗实录》卷 293)

(天顺二年秋七月戊申)白虹见东方,其势直起上锐,长十余丈。 (《英宗实录》卷 293)

(天顺二年秋七月己酉)夜,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钩陈东南行至室宿没。 (《英宗实录》卷 293)

(天顺二年八月戊午)夜晓刻,火星犯积薪星。 (《英宗实录》卷

(天顺二年八月庚申)夜,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羽林军东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94)

(天顺二年八月丁卯)夜,月犯垒壁阵。晓刻,火星入鬼宿。
(《英宗实录》卷 294)

(天顺二年八月癸未)夜晓刻,木星犯太微垣右执法星。 (《英宗实录》卷 294)

(天顺二年九月)丙戌夜五鼓,有流星大如盏,色赤光明,起天囷西南行至天仓星,尾迹炸散,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九月)乙丑夜四鼓,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天仓星东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九月丁酉)夜五鼓,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起井宿东北行至太微西垣内,后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九月辛丑)夜,月入毕宿犯左股星。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九月乙巳)夜四鼓,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起阁道约行丈余,发光大如碗,西北行至天津,后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九月丙午)夜,月晕,色苍白,轩辕、火星俱在晕。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九月丁未)夜五鼓,月生晕,苍白色,围圆浓厚,轩辕、火星俱在晕内,至晓刻渐散。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九月)甲寅昏刻,金土二星合于斗宿,金星犯南斗勺第二星。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冬十月己未)太白昼见。昏刻,月犯建星。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壬戌,夜五鼓,有流星大如盏,行丈余发光大如碗,色青白,起紫微东藩内,北行至近浊,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癸亥)夜,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轩辕西南行至参宿没。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甲子)夜,月犯垒壁阵东第四星。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乙丑夜,木星犯太微垣古执法星。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己巳)夜,月犯毕宿,随掩犯附耳星。五鼓,有流星大如盏,起库存楼西北行至天庙,五小星随之。

是日,南京日入后西南方,有赤气如火影,光明烛地,至亥时散。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壬申)夜五鼓,月生五色云气,鲜明至更尽渐散。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丙子)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赤色,尾迹有光,起自相星东北行至北斗勺。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冬十月庚辰)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有光烛地,出天棓东北行至浊,五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96)

(天顺二年十一月庚子)昏刻,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天仓星西南行至浊。 (《英宗实录》卷 297)

(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夜,有客星见于星宿,色白,西行。至丙午夜,其体微大,状如粉絮,在轩辕之旁。 (《英宗实录》卷 297)

(天顺二年十一月庚戌)夜,客星生,芒可五寸,侵犯耀位西北星。 (《英宗实录》卷 297)

(天顺二年十二月壬戌)夜,客星没于开宿。 (《英宗实录》卷 298)

(天顺二年十二月丁丑)巳时,日生晕,上生背气一道,各色淡,背气先散,晕至午渐散。 (《英宗实录》卷 298)

(天顺三年春正月乙酉)夜三鼓,北方有星大如盏,色赤,有光烛地,起自文昌西北行入紫薇垣内,尾迹炸散,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春正月辛卯)夜,月犯毕宿大星,火星犯轩辕南第五星,木星犯左执法星,土星犯建星。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春正月)癸巳夜晓刻,东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起自河鼓西南行至天市垣内。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春正月)丁酉夜晓刻,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河鼓东南行至游气中没。月犯轩辕左角星。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春正月甲辰)夜二鼓,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烛地,起自紫微西藩内,约行一丈余,发光大如盏,西北行至天钩星。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春正月丁未)夜,月犯鬼宿西南星……四鼓,西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星宿西南行至游气中。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春正月己酉)夜三鼓,东方有星大如盏,色赤,光明烛地,起自云中,西北行至北斗魁。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春正月癸丑)夜五鼓,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牛宿东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299)

(天顺三年二月己未)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出翼宿东南行至浊。 (《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二月壬午)夜四鼓,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

起自文昌北行，至近浊，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三月甲午）夜，月犯太微垣左执法星。五鼓，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起自天市西垣内，西南行至角宿。
（《英宗实录》卷 301）

（天顺三年三月庚子）昏刻，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出西北中天东行十丈所，尾迹炸散，三小星随之。晓刻，月犯建星西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01）

（天顺三年三月戊申）巳时，日生晕。申时，日生背气一道，随生左右珥，各色淡，俱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01）

（天顺三年夏四月癸丑）夜四鼓，东方有星大如碗，色赤，光明烛地，起自左旗东南行抵女宿，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302）

（天顺三年夏四月壬申）金星昼见于巳位。夜，土星守犯建星。
（《英宗实录》卷 302）

（天顺三年五月丙申）申时，日生晕，上有背气一道，随生左右珥，各色淡，背气先散，珥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03）

（天顺三年五月癸卯）昏刻，火星犯太微垣右执法星。 （《英宗实录》卷 303）

（天顺三年秋七月癸未）未时，日生晕。申时，日上生背气一道，随生左右珥，各色淡，俱到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05）

(天顺三年八月辛亥)辰时,日生淡晕。巳时,围圆鲜明,至申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三年八月戊午)昏刻,月犯南斗。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出紫微东藩内,北行至北斗勺。 (《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三年八月己未)月犯建星。 (《英宗实录》306)

(天顺三年八月)丁卯,日色如赭。夜,月亦如之。 (《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三年九月辛巳)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光明烛地,起阙丘东行至近浊,后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乙酉)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尾光屈曲如蛇,西行至危宿。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丁亥)夜,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危宿正南行至斗宿没。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己丑)晓刻,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起昴宿约行丈余,发光如盏大,光明照地,北行至天船星。夜,月犯牛宿下星。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庚寅)晓刻,金星犯太微垣左执法星。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起天仓西南行至近浊,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壬寅)卯时,日生晕,上生背气一道,随生左右珥,各色淡。背气、珥先散,晕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癸卯)夜,有流星大如盏,色赤白有光,起昴宿,约行丈余,发光如碗大,光明烛地,西北行至娄宿,尾迹后散。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乙巳)夜,金木星合于角宿。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丁未)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天苑东南行至近浊,尾迹炸散,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九月戊申)日未入时,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东南方,东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三年冬十月己酉朔)夜,南方有星大如盏,色赤,尾迹有光,起自参宿西南行至云中没。 (《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冬十月庚戌)昏刻,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光明烛地,起危宿南行至游气。夜中,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光明烛地,起天廋南行至天苑。 (《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冬十月甲寅)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发光大如碗,起天仓西南行至垒壁阵中,尾后炸散。晓刻,金星犯亢宿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冬十月丙辰)夜,有流星大如盏,色赤,光明烛地,起

天船东北行至北斗勺，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冬十月丁巳）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轩辕东北行至太微西垣内。 （《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冬十月丁丑）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光明烛地，起八谷星西北冲入阁道星，尾迹炸散。 （《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十一月乙酉）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烛地，出天船东北行入钩陈星，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09）

（天顺三年十二月己未）申时，日生晕，随生左右珥及日上背气一道，各色淡，背气、珥先散，晕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10）

（天顺三年十二月癸巳）月食，已而犯鬼宿西南星。晓刻，木星犯亢宿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10）

（天顺四年春正月）壬辰夜，月犯轩辕大星。 （《英宗实录》卷 311）

（天顺四年春正月己亥）夜，有流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出中台北行至紫微西藩内。 （《英宗实录》卷 311）

（天顺四年春正月辛丑）辰时，日生晕。申时，日上生背气一道及左右珥，各色淡。背气先散，晕、珥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11）

（天顺四年二月壬戌）巳时，日生晕。午时，生戟气二道，各色

淡。戟气先散，晕至酉时云遮。夜，月掩太微垣上相星。（《英宗实录》卷 312）

（天顺四年二月）甲戌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出自轩辕西行至北河星。（《英宗实录》卷 312）

（天顺四年夏四月庚申）夜，月晕色苍白，木星氐宿俱在晕中。（《英宗实录》卷 314）

（天顺四年夏四月）癸酉夜，东方有星大如盞，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河鼓正西行至云中没。（《英宗实录》卷 314）

（天顺四年夏四月甲戌）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尾迹有光，出角宿，发光如碗大，西北行至轩辕，二小星随之。（《英宗实录》卷 314）

（天顺四年五月癸卯）夜晓刻，东方有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起自娄宿西南至云中没。（《英宗实录》卷 315）

（天顺四年秋七月己亥）夜，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女宿正南行至近浊。（《英宗实录》卷 317）

（天顺四年八月甲辰朔）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光明烛地，出北斗勺西北行至近浊。（《英宗实录》卷 318）

（天顺四年八月辛亥）夜，南方有星大如碗，色赤，发光大如斗，有声如雷，起自昴宿西南行至近浊。（《英宗实录》卷 318）

(天顺四年八月庚午)夜,西方天鸣有声如泄水。 (《英宗实录》卷 318)

(天顺四年九月乙亥)夜,西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宦者星正东行至女宿没。 (《英宗实录》卷 319)

(天顺四年九月壬寅)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尾迹有光烛地,出壁宿西行至土司空。 (《英宗实录》卷 319)

(天顺四年冬十月癸卯朔)巳时,日生晕,未久散。甲时,日生左右珥,色鲜明,良久云遮。 (《英宗实录》卷 320)

(天顺四年十一月戊寅)夜,月晕,色赤,围圆浓厚,良久乃散。 (《英宗实录》卷 321)

(天顺四年十一月己卯)夜,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起自弧矢西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21)

(天顺四年十一月乙丑)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出钩陈北行至北斗勺,一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21)

(天顺四年十一月)乙未夜,月行太微垣中,犯三公下星。 (《英宗实录》卷 321)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戊午)夜晓刻,月食四分有奇,钦天监失于推算…… (《英宗实录》卷 322)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庚申)夜,火星犯太微垣上相星。 (《英宗

实录》卷 322)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甲子辰刻,日生背气一道,色青赤,旁生左珥,色赤黄,至巳刻渐散。 (《英宗实录》卷 322)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丙寅)夜晓刻,木星犯房宿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22)

(天顺四年闰十一月)庚午夜五鼓,木星犯钩铃、土星。 (《英宗实录》卷 322)

(天顺四年十二月乙酉)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自北河之北,行丈余发光大如碗,西北行至近浊,二小星随之,有声如雷。
(《英宗实录》卷 323)

(天顺五年二月壬午)申时,日生晕,上生背气一道及左右珥,各色淡,俱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25)

(天顺五年三月癸卯)夜二鼓,有星大如鸡蛋,色赤,尾迹有光,起紫微西藩内,东行至织女星。 (《英宗实录》卷 326)

(天顺五年三月甲辰)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天乳东北行至天市垣宦者星,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26)

(天顺五年三月辛亥)夜,月犯内屏西南星。 (《英宗实录》卷 326)

(天顺五年三月癸巳)昏刻,火星犯太微垣右执法星。 (《英宗

实录》卷 326)

(天顺五年三月丁卯)夜,木星退犯房宿上星。 《英宗实录》卷 326)

(天顺五年夏四月癸未)夜晓刻,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出北斗魁北行至云中。 《英宗实录》卷 327)

(天顺五年夏四月庚寅)申时,日生晕,上生背气一道,各色淡。背气先散,晕至酉时渐散。 《英宗实录》卷 327)

(天顺五年六月辛未)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出东北云中,西行至紫微西藩。 《英宗实录》卷 329)

(天顺五年六月乙酉)日生晕,上生背气,右生珥,色俱淡。背气先散,晕、珥良久云蔽。 《英宗实录》卷 329)

(天顺五年六月壬辰)夜,天市垣宗正星旁有异星见,色粉白,至乙未夜化为白气而消。 《英宗实录》卷 329)

(天顺五年六月戊戌)夜,彗星见东方,光芒长三尺余,尾指西南。 《英宗实录》卷 329)

(天顺五年秋七月庚子)夜晓刻,彗星在井四度,光芒长一尺余,尾指西南。 《英宗实录》卷 330)

(天顺五年秋七月丙午)夜晓刻,彗星仍见井宿,至丙寅夜始灭。 《英宗实录》卷 330)

(天顺五年秋七月壬戌)夜,月犯井宿钺星,寻又犯井西北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30)

(天顺五年八月癸酉)夜,木星犯钩铃星,月罚星。 (《英宗实录》卷 331)

(天顺五年八月)甲申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出华盖北行至文昌星。 (《英宗实录》卷 331)

(天顺五年九月庚子)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烛地,出危宿东南行至北落师门,化苍白云长丈余,屈曲南行。 (《英宗实录》卷 332)

(天顺五年九月癸卯)夜,有二流星。一大如碗,色青白,起毕宿东行至参宿,三小星随之;一大如鸡蛋,色赤有光,起紫微东藩内,行丈余,发光大如杯,光明烛地,东南行至天苑,尾迹炸散,五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32)

(天顺五年九月)戊申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青白,起参宿行丈余,发光大如杯,东南行至弧矢,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32)

(天顺五年九月戊午)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光明烛地,起文昌西北冲入钩陈,尾迹后散。 (《英宗实录》卷 332)

(天顺五年冬十月)癸酉卯刻,日生右珥,青赤色;申刻,生右珥,赤黄色,俱鲜明,良久散。 (《英宗实录》卷 333)

(天顺五年冬十月乙亥)昏刻,正西赤云一道长三丈余;阔倍之,去地三丈,两头锐,徐向西南行,良久方散。 《英宗实录》卷 333)

(天顺五年冬十月)丙戌夜,东南有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天苑,正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33)

(天顺五年冬十月庚寅)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起柳宿西南行至游气,后有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33)

(天顺五年十一月)己亥夜,月犯金星,在斗宿光芒相接,土星、火星聚于牛宿。 《英宗实录》卷 334)

(天顺六年春正月庚申)卯时,日生晕,随生左右珥,上生背气一道,各色淡。俱至午云遮。 《英宗实录》卷 336)

(天顺六年二月丙寅朔)增造荐新黄船十二艘,从南京守备太监怀忠等奏也。 《英宗实录》卷 337)

(天顺六年二月丙寅朔)夜,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轩辕东北行至北斗勺没。 《英宗实录》卷 337)

(天顺六年二月癸酉)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出北斗魁西北入钩陈星。 《英宗实录》卷 337)

(天顺六年二月庚寅)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轩辕北行至柳宿。 《英宗实录》卷 337)

(天顺六年三月丙申朔)夜一鼓,东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有光,起右摄提东行至天市西垣内。 (《英宗实录》卷 338)

(天顺六年三月己亥)夜,月犯毕宿右股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38)

(天顺六年三月庚子)夜,月犯六诸王东第二星。 (《英宗实录》卷 338)

(天顺六年三月壬子)夜,南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轸宿西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38)

(天顺六年三月丁巳)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氐宿西南行至游气。 (《英宗实录》卷 338)

(天顺六年三月乙丑)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出太微东垣西行至翼宿。 (《英宗实录》卷 338)

(天顺六年夏四月戊子)夜,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大角,发光如碗大,光明照地,东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39)

(天顺六年五月己亥)夜,有流星大如蛋,色赤有光,出天棓东北行至文昌星。 (《英宗实录》卷 340)

(天顺六年六月己卯)夜,东方有星大如盏,色赤,尾迹有光,起自天津正北行至阁道没。 (《英宗实录》卷 341)

(天顺六年六月癸未)夜,客星居中台星,下形渐微。 (《英宗实录》卷 307)

(天顺六年六月戊子)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烛地,出天弁至天市西垣内,三小星随之。月犯毕宿。 (《英宗实录》卷 341)

(天顺六年秋七月乙未)夜,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室宿东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42)

(天顺六年秋七月戊申)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有光烛地,出天苑北行入参宿,十余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42)

(天顺六年八月)癸酉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娄宿,北行入云中,四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43)

(天顺六年九月甲午)晓刻,金火星合于张宿。 (《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乙未)夜,金星犯轩辕左角星。 (《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戊戌)夜,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有光,起自北河东北行至轩辕没。 (《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癸卯)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危宿北行至近浊,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乙丑夜三鼓,天无云,而西北方有声如雷。
《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庚戌)夜,月犯毕宿右股第一星。《英宗实录》
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辛亥)夜,月犯六诸王东第二星,寻犯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乙卯)夜二鼓,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出羽林
军,行丈余,发光如杯,南行至近浊,三小星随之。

晓刻,火星犯太微垣上将星。《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己未)晓刻,金星犯太微垣左执法星。《英宗
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冬十月壬戌朔)夜,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
迹有光,起自天船正西行至天棓星没。《英宗实录》卷 345)

(天顺六年冬十月己巳)夜五鼓,金星犯进贤星。《英宗实录》
卷 345)

(天顺六年冬十月庚午)夜,有流星二,俱如鸡蛋。一色青白,出
北河东北行抵中台;一色赤,出毕宿西南行至弧矢星,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45)

(天顺六年冬十月)丙子昼,太阳色赤如血。薄暮,太阴色赤。
《英宗实录》卷 345)

(天顺六年冬十月丁亥)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有光烛地,出参宿东南行至近浊,二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45)

(天顺六年十一月癸巳)夜,东方有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起自娄宿,东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46)

(天顺六年十二月丁卯)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出参旗西北行至天廬星。 (《英宗实录》卷 347)

(天顺六年十二月戊寅)夜,有流星大如杯,色赤,有光烛地,出文昌西北行至紫微东藩内,三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47)

(天顺六年十二月壬午)申刻,日生晕,随生左右珥,各色淡。日上生背气一道,色青赤鲜明,背气先散,晕、珥俱至酉时云遮。 (《英宗实录》卷 347)

(天顺六年十二月庚寅)夜,有流星大如杯,色青白,有光烛地,出井宿西北行至五车星。 (《英宗实录》卷 347)

(天顺七年春正月)甲午夜,有流星大如盞,色青白有光,出角宿行丈余,发光如碗大,东南行至骑官星。 (《英宗实录》卷 348)

(天顺七年春正月壬寅)夜,月生连环晕,各浓厚鲜明,东北至于北斗,西南及于参宿,至四更方散。 (《英宗实录》卷 348)

(天顺七年正月壬子)夜,有流星大如碗,出郎将东南行至角宿,五小星随之。晓刻,火星入氐星。 (《英宗实录》卷 348)

(天顺七年二月丁亥)夜,有流星大如盏,色赤,有光烛地,出轩辕北行至太阳守旁,五小星随之。 (《英宗实录》卷 349)

(天顺七年三月丁未)夜,有流星大如鸡蛋,色赤有光,出贯索西南行至弧矢星。 (《英宗实录》卷 350)

(天顺七年夏四月甲子)夜,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天厨西北行至近浊。 (《英宗实录》卷 351)

(天顺七年夏四月)己巳,新建弘仁桥成。桥在南海子东墙外,旧名马驹桥,水自城西南经南海子出,岁以木为桥,水涨即冲去,往来者病涉,上悯之,欲建石桥……桥成,改名弘仁,命贤为碑记。 (《英宗实录》卷 351)

(天顺七年六月壬午)申时,日生晕,随生左右珥,上生背气一道,各色淡,良久渐散。 (《英宗实录》卷 353)

(天顺七年秋七月丁酉)夜,南方有星大如鸡蛋,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斗宿正南行至云中没。 (《英宗实录》卷 354)

(天顺七年冬十月戊申)夜,月犯内屏东南星,苍白云一道,长余十二丈,东西横贯天棓厨星。 (《英宗实录》卷 358)

(天顺七年冬十月己酉)夜,月犯太微垣土相星,东方有星大如盏,色青白,尾迹有光,起自五车正北行至文昌星没。 (《英宗实录》卷 358)

(天顺七年冬十月庚戌)夜,金木二星合于女宿。 (《英宗实录》

卷 358)

(天顺七年冬十月癸丑)夜,土星犯垒壁阵第二星。 (《英宗实录》卷 358)

(天顺七年十一月戊寅)日生左右珥,色黄赤。又生背气,色青赤。夜,月犯亢宿第一星。 (《英宗实录》卷 359)

(天顺八年春正月庚申)金星昼见于巳位。 (《英宗实录》卷 361)

(天顺八年二月己丑)昏刻,月犯天街上星。 (《宪宗实录》卷 2)

(天顺八年二月)己亥,天色昏蒙,日色变白。次日亦如之。
(《宪宗实录》卷 2)

(天顺八年二月)丙午夜,木土金聚危宿,金木犯垒壁阵东方第六星。 (《宪宗实录》卷 2)

(天顺八年三月乙亥)昏刻,有流星大如盏,起自东方,东南行至云中。 (《宪宗实录》卷 3)

(天顺八年三月)辛巳晓刻,木星犯垒壁阵东第五星。 (《宪宗实录》卷 3)

(天顺八年夏四月甲午)晓刻,西南方有黑气至卯渐散。 (《宪宗实录》卷 4)

(天顺八年夏四月己亥)日生背气,青赤色,良久渐散。 (《宪宗实录》卷 4)

(成化元年二月癸卯)夜,火星犯天禽东北星。 (《宪宗实录》卷 14)

(成化元年三月)癸亥,月食。 (《宪宗实录》卷 15)

(成化元年三月甲子)日生背气,青赤色,左右珥赤黄色,俱鲜明,良久渐散。 (《宪宗实录》卷 15)

(成化元年夏四月丁丑朔)东方流星大如盞,赤白色,光烛地,出犯渐台,东北行至云中。 (《宪宗实录》卷 16)

(成化元年夏四月甲申)是日,河南钧州地震有声,至二十三日方止。 (《宪宗实录》卷 16)

(成化元年秋七月壬申)火星犯斗宿魁第四星。 (《宪宗实录》卷 19)

(成化元年十二月)丙子晓刻,金星犯键闭星。 (《宪宗实录》卷 24)

(成化元年十二月己卯)昏刻,月犯垒壁阵东第四星。 (《宪宗实录》卷 24)

(成化元年十二月)癸巳夜,月犯右执法星。 (《宪宗实录》卷 24)

(成化二年春正月甲辰朔)辰时,日晕及左右珥、背气赤黄色,鲜明。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春正月戊申)昏刻,月犯外屏第四星。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春正月庚戌)月犯天阴下星。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春正月甲寅)辰时,日左右珥赤黄色,鲜明。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春正月)丁卯晓刻,金星犯牛宿。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二月癸酉朔,重修阙里孔子庙成…… (《宪宗实录》卷 26)

(成化二年二月)乙酉夜,月入轩辕,犯南第五星。 (《宪宗实录》卷 26)

(成化二年三月)庚申夜,月犯房宿南二星。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三月壬戌)卯时,日生左右珥,赤黄色,鲜明,良久渐散。 (《宪宗实录》卷 27)

(成化二年闰三月戊子)夜,月犯心宿大星。 (《宪宗实录》卷 28)

(成化二年闰三月癸巳)夜,月犯垒壁阵西方第二星。 (《宪宗实录》卷 28)

(成化二年闰三月)丁酉晓刻,月犯外屏西第三星。 (《宪宗实录》卷 28)

(成化二年夏四月壬寅)辰时,日生交晕,右珥赤黄色,鲜明,未久散。 (《宪宗实录》卷 29)

(成化二年夏四月己酉)昏刻,月犯上将星。 (《宪宗实录》卷 29)

(成化二年夏四月)丁卯晓刻,月犯昴宿。 (《宪宗实录》卷 29)

(成化二年五月丙戌)夜,月犯南斗魁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30)

(成化二年六月丁未)夜,木星留守昴宿。 (《宪宗实录》卷 31)

(成化二年六月乙卯)夜,月犯垒壁阵西方第一星,随犯第三星。 (《宪宗实录》卷 31)

(成化二年八月丙午)昏刻,月犯星宿东星。 (《宪宗实录》卷 33)

(成化二年八月丁巳)日生左右珥,色赤黄。 (《宪宗实录》卷 33)

(成化二年八月)戊午刻,月犯五车东南星。 《《宪宗实录》卷 33)

(成化二年十一月丙子)夜,月犯外屏西第三星。 《《宪宗实录》卷 36)

(成化二年十二月丙午)夜,月犯昴宿。 《《宪宗实录》卷 37)

(成化三年二月丁酉朔)是日,日食。 《《宪宗实录》卷 39)

(成化三年二月丁未)昏刻,金星犯娄西星。 《《宪宗实录》卷 39)

(成化三年二月丁未)夜,月犯角宿南星。 《《宪宗实录》卷 39)

(成化三年三月)戊子晓刻,金星犯外屏西第二星。 《《宪宗实录》卷 40)

(成化三年夏四月)壬寅,礼部奏:“四川盐井卫……自去年六月至今,昼夜地震不时,共计三百七十五次,而十二月十四日夜震尤甚……” 《《宪宗实录》卷 41)

(成化四年八月)癸巳辰刻,京师地震有声。 《《宪宗实录》卷 57)

(成化四年九月)癸亥夜,客星色苍白,光芒长三丈余,尾指西南变为彗星。 《《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戊辰,彗星晨见东北方。 (《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彗星昏见西南方。 (《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庚午)昏刻,彗星犯三公星。 (《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辛未)昏刻,彗星犯北斗摇光星。 (《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公西第四星。 (《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冬十月乙巳)彗星出天市垣,其体渐小。 (《宪宗实录》卷 59)

(成化四年冬十月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59)

(成化四年十二月戊戌)湖广武昌等府地震。 (《宪宗实录》卷 61)

(成化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诸侯南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62)

(成化五年春正月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积尸气。 (《宪宗实录》

卷 62)

(成化五年春正月)戊寅夜,月犯心宿。 (《宪宗实录》卷 62)

(成化五年春二月)癸巳晓刻,金星犯牛宿。 (《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五年二月)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五年闰二月癸亥)夜,月犯积薪及木星。 (《宪宗实录》卷 64)

(成化五年闰二月甲子)夜,月犯轩辕御女星。 (《宪宗实录》卷 64)

(成化五年三月癸卯)夜,五色云鲜明,晕月,良久渐散。 (《宪宗实录》卷 65)

(成化五年秋七月)壬辰夜,月犯南斗魁第三星。 (《宪宗实录》卷 69)

(成化五年秋七月癸卯)夜,月犯昴宿东北星。 (《宪宗实录》卷 69)

(成化六年春正月)丁亥,河南地震。 (《宪宗实录》卷 75)

(成化六年春正月庚寅)夜,月犯井宿东扇北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75)

(成化六年夏四月)丙子晓刻,月犯昴宿。 (《宪宗实录》卷 78)

(成化六年五月)甲午晓刻,月犯斗宿下星。 (《宪宗实录》卷 79)

(成化六年六月)壬申,山东阳信县雨雷声如啸,陨石一碎为三,其色外黑内青。 (《宪宗实录》卷 80)

(成化六年秋七月丙戌)辰时,金星见于巳,随入井宿。 (《宪宗实录》卷 81)

(成化六年九月)己亥晓刻,金星犯木星。 (《宪宗实录》卷 83)

(成化六年九月)庚子晓刻,金星犯左执法星。 (《宪宗实录》卷 83)

(成化六年十一月丁丑)广东高州府地震有声。 (《宪宗实录》卷 85)

(成化七年春正月)丙申晓刻,月犯天江星。 (《宪宗实录》卷 87)

(成化七年三月)丁丑昏刻,木星退入太微垣左执法星。 (《宪宗实录》卷 89)

(成化七年三月庚寅)夜,月犯心宿西星。 (《宪宗实录》卷 89)

(成化七年夏四月乙卯)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门。 (《宪宗实录》卷 90)

(成化七年夏四月丁卯)湖广襄阳府地一日再震,次日复震。 (《宪宗实录》卷 90)

(成化七年五月己丑)夜,月犯牛宿下西星。 (《宪宗实录》卷 91)

(成化七年五月甲寅)酉刻,日生背气,青赤色鲜明,良久散。昏刻,木星犯左执法。…… (《宪宗实录》卷 91)

(成化七年秋七月己未)昏刻,金、木、土合于井宿。 (《宪宗实录》卷 93)

(成化七年九月丁丑)陕西凉州镇番卫地雷,有声如雷。 (《宪宗实录》卷 95)

(成化七年九月壬午)昏刻,金星犯房宿北第二星。 (《宪宗实录》卷 95)

(成化七年闰九月戊午)昏刻,金星犯南斗魁第三星。又月入宿犯西扇北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96)

(成化七年闰九月)辛酉昏刻,土星犯天高星。 (《宪宗实录》卷 96)

(成化七年十一月己亥朔)晓刻,木星犯亢宿南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98)

(成化七年十二月丁丑)夜，彗星北行五度余，尾指正西，其光益著，横扫太微垣郎位星。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己卯夜，彗星光明长大，东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余，犯天枪尾扫北斗三公太阳。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庚辰)彗星北行入紫微垣内，正昼犹见历犯帝星、北斗魁第二星、庶子后宫、勾陈下星、北斗魁第一星、勾陈第三星、天极、三师、天牢、中台、天皇、太帝、上卫星。

夜，月犯井宿钺星及西扇北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昏刻，彗星入紫微垣，历犯阁道文昌上台星。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乙酉)昏刻，彗星南行犯娄宿。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丙戌)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己丑)昏刻，彗星犯天阴星。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乙未晓刻，金星犯牛宿及罗堰星。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七年十二月乙未)昏刻,彗星犯天囷星。 (《宪宗实录》卷 99)

(成化八年春正月辛亥)夜,月犯轩辕左角星。 (《宪宗实录》卷 100)

(成化八年春正月)乙卯辰刻,金星昼见巳、午,与日争明。
(《宪宗实录》卷 100)

(成化八年春正月己未)夜,月犯天江星。 (《宪宗实录》卷 100)

(成化八年春正月)癸亥晓刻,月犯金星。 (《宪宗实录》卷 100)

(成化八年二月)甲申晓刻,金星犯垒壁阵东第五星。 (《宪宗实录》卷 101)

(成化八年三年月)丙寅卯时,日晕生左右珥及承气,俱赤黄色鲜明,中时渐散。 (《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夏四月己卯)夜,月犯房宿北第二星。 (《宪宗实录》卷 103)

(成化八年六月庚午)晓刻,金星入井宿犯西扇北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105)

(成化八年秋七月)壬戌,陕西宁夏地震。 (《宪宗实录》卷 106)

(成化八年八月)乙酉,陕西榆林城地震,有声如风涛。 (《宪

宗实录》卷 107)

(成化九年春正月)己未,太监黄赐传奉旨升钦天监五官灵台郎马贵为秋官,正漏刻博士贾信为五官司历,天文生范生为漏刻博士。 (《宪宗实录》卷 112)

(成化九年三月甲辰)礼部奏:“今年四月初一日日食,文武百官例赴本部救护……” (《宪宗实录》卷 114)

(成化九年夏四月)乙亥,京师雨土。 (《宪宗实录》卷 115)

(成化九年五月己酉)夜,木星犯钩铃。 (《宪宗实录》卷 116)

(成化九年六月)乙丑昏刻,木星犯房宿第一星。 (《宪宗实录》卷 117)

(成化九年六月)癸酉,月犯建星。 (《宪宗实录》卷 117)

(成化九年秋七月乙未)山西太原府地震,有声如雷。 (《宪宗实录》卷 118)

(成化九年九月壬子)河南光州地震。 (《宪宗实录》卷 120)

(成化九年冬十月)癸酉晓刻,月食免朝。 (《宪宗实录》卷 121)

(成化十年春正月癸巳)福建福州府地震,有声如雷。 (《宪宗实录》卷 124)

(成化十一年春正月丙寅)夜,五色云气鲜明,晕月竟夜渐散。
(《宪宗实录》卷 137)

(成化十一年五月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宪宗实录》卷
141)

(成化十一年五月)乙未辰时,金星昼见于巳。 (《宪宗实录》卷
141)

(成化十一年八月)丙午晓刻,月犯天高星。 (《宪宗实录》卷
144)

(成化十一年八月)癸卯晓刻,月犯云台下星。 (《宪宗实录》卷
144)

(成化十一年九月)癸亥,月犯毕宿右股北第三星。 (《宪宗实
录》卷 145)

(成化十一年冬十月壬午)月犯牛宿大星。 (《宪宗实录》卷
146)

(成化十一年冬十月)辛卯,月犯天高东星。 (《宪宗实录》卷
146)

(成化十二年春正月)甲子巳刻,日生交晕,青赤色鲜明。未时
渐散。 (《宪宗实录》卷 149)

成化十二年二月乙亥朔,日食。 (《宪宗实录》卷 150)

(成化十二年三月壬戌)昏刻,水星犯昴宿。 (《宪宗实录》卷151)

成化十二年五月癸卯朔,兵部奏:“近奉旨看洋保举将才,生员何京所言,欲以今军中所用神銃,制以为牌而置九枪其上,谓之‘神銃牌’;又欲以今步军所执团牌,不用刀而用弩,而弩之矢淬以毒药,名之曰‘连三药弩牌’……宜令工部给与工料,委京指画,各造一事。仍并京送至军营,验其利否施行……”诏可。仍命给工料,造器械各一事,送营试验。 (《宪宗实录》卷153)

(成化十二年八月丁亥)月食。 (《宪宗实录》卷156)

(成化十二年九月丙午)云南鹤庆军民府雨、雪、雹其色青红,大如鸡蛋卵。 (《宪宗实录》卷157)

(成化十二年十月癸未)夜,月犯外屏东第四星。 (《宪宗实录》卷158)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戊申,月与木星同度,相犯于室宿。 (《宪宗实录》卷159)

(成化十三年春正月己巳)直隶凤阳、临淮二县昼晦,地震有声。 (《宪宗实录》卷161)

(成化十三年闰二月)乙丑,太监黄赐传奉旨升钦天监五官保章正潘泰为秋官正,挈壶正李华为灵台郎,天文生刘琮为保章正。 (《宪宗实录》卷163)

(成化十三年六月甲辰)钦天监正张瑄等滥收天文生掌监事，……命姑宥之。 (《宪宗实录》卷 167)

(成化十三年秋七月)辛巳夜，望月食。 (《宪宗实录》卷 168)

(成化十三年冬十月乙未朔)南京钦天监监副且琳等奉勅修大统历、回回历成，刊印进呈…… (《宪宗实录》卷 171)

(成化十三年冬十月己未)月犯元星南第二星。 (《宪宗实录》卷 171)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戊申)夜，望月食…… (《宪宗实录》卷 173)

(成化十四年二月)丁未，钦天监奏：“观象台内原设测验暑景堂俱已损坏，乞工部修理。”事下工部，言：“观象台所置浑仪、简仪，是皆测像观象之器，一时匠作无谙晓者，且本台之下原有圈券接连城墙，难于移动，乞勅内官监相度为便。”上是其言，命取简仪，于内官监修理，其余工部主之。 (《宪宗实录》卷 175)

(成化十四年二月甲寅)太监怀恩传奉圣旨，升钦天监五官灵台郎康永韶为本监监正。 (《宪宗实录》卷 175)

(成化十四年五月戊子)升钦天监监副田蓁为监正。 (《宪宗实录》卷 178)

(成化十四年六月)辛亥，山西临晋县天鸣，陨石于县东南三十余里有声，入地三尺，大如升，其色黑。 (《宪宗实录》卷 179)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戊午朔)宥太常寺少卿童轩、钦天监监正张瑄、康永韶、田蓁罪。时轩掌监事进呈大统历、七政历,俱有伪字,命各自陈,皆伏罪。有旨轩等失于校讎,法当治罪,姑宥之。春官正以下并司历二人,命锦衣卫鞠治以闻。 (《宪宗实录》卷184)

(成化十五年五月乙丑)直隶常州府地震,生白毛。 (《宪宗实录》卷190)

(成化十五年秋七月壬申)举人梅纯,驸马都尉殷之玄孙,会试下第入监,会其父孝陵卫指挥使昇卒,例应袭职,因自陈欲俟下科再试。兵部言无例。上以其勋戚之裔能有志科目,特许之。 (《宪宗实录》卷192)

(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戊戌)宥钦天监夏官正胡璟等罪。先是,钦天监奏:“月未入见食,一分已入不见,食八分。今至辰四刻食,既掌监事太常寺卿童轩俱言璟等遵古历法推算,然当随时占候修改以与天合。晋隋以来,虞喜、何录天虽立岁差之法,亦欠精密,况地势南北高下不同,未免有差。今璟等不能修改宜罪,而彼执称遵古历法,并无增损,奏乞裁处。”上曰:“璟等推算既遵古法无差,其宥之。” (《宪宗实录》卷197)

(成化十六年六月辛酉)先是,钦天监奏:“选官民子弟肆习天文历法已历三年,本监据正统年例,径奏得旨,考中收充天文生。”事下礼部,礼部查成化六年近例,复奏得旨,会监官覆考得一百七人。命俱收充天文生,食粮办事。退其不中者六人,仍留肆习,且劾轩等妄引旧例。有旨令自陈。轩等言:“侍郎俞钦、周洪谟俱挟私憾,并郎中黄景尝请托不从,以致参奏。”不肯服罪。复命钦、洪谟、景自陈。钦、洪谟奏:“实无挟和事,惟景尝从事托之。”上以轩等朦胧奏

请，饰辞掩过，欲加究治，姑宥之，仍停俸三月。景请托事实，特停俸半年，其余连坐者杖而释之。（《宪宗实录》卷204）

（成化十六年八月）丙子晓刻，月当晦不晦。（《宪宗实录》卷206）

（成化十七年八月辛酉）直隶真定县儒学教谕俞正已以上言历法，为礼部尚书周洪谟等所劾，命锦衣卫执治之。正已言：“历象授时，乃敬天勤民之急务，后世历法失传。汉唐以来造历者，莫有定议，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随时损益之常法也。我朝列圣相继于前代，宿弊一扫无余，但于历法之差未曾改正。臣窃以经传所载日月天行之常度，本历原以步算，又以阴阳亏盈之理求之以验，今历谨详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与天同会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与无复同会于斗宿七度，所谓气朔分齐是为一章者也。今将一章十有九年七闰之数，冬至月朔、闰月节气、年月日時逐一开坐，编成一册上进。请敕该部，精加考订，仍行钦天监从宜造历，颁布天下。”诏以历法已尝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详以闻。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会钦天监掌监事太常寺卿董轩集历科官生，与正已参考讲论，竟日不能决。洪谟等因奏：“正已止据《邵子皇极经》、《世书》及历代天文志推算气朔，又祖述前代术家评论岁差之意，言古今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历代以来，历官考之象纬，验之晷影，随时修改以与天合，则虽当差而可使无差。今正已胶泥所闻，轻率妄议，请下法司治罪。”有旨：“正已不谙事体，妄议历数，锦衣卫执治之。”既而，轩亦奏云：“比诣礼部，会同正已讲论历法，看得所进册内，每月俱以大小编排，只有合朔，并无弦望之日，于本年六月后作闰六月，臣等辩论：本年若闰六月，即今八月当作七月，观数日以来，气候岂七月令乎？且其言成化十四年戊戌为章尽之

年，当闰十月而不置闰，故冬至差一十二日，则知今历冬至、合朔、闰月三者皆差，惟历日乃正朔之书。借使置闰或差，则寒暑反易，农桑庶务尽失其候矣。我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肆命监正元统等参考历代四十四家历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造大统历颁行天下。英宗睿皇帝又置玑衡简仪、圭表等器于观象台，迄今循用已久，本监所算日月交食、日时方位及所躔宿度，观之于天，测之于器，未始有不验者。间有刻数先后之殊，所食分秒之异，盖由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果如正已言，戊戌年当置闰而不置闰，冬至差一十二日，则晦朔、弦望既差，而递年本监所算日月交食日时并所躔宿度，俱差无疑矣，今为尽验乎？况戊戌置闰，逆而上之，无不差者。又其言天地之间有自然之冬至，有自然之朔望，有自然之闰月，非人力私智所得而损益，是又不知天有自然之运，而人有自然之数，以自然之灵敏求自然之天，则虽千载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正已自以己意创为八十七年之约法，每月大小相间编排，有合朔而无弦望，止是以区区小智强合于天，与前之所言自相矛盾矣。窃见礼部奏词未曾深言本官妄议历法之非，恐后心怀不服，请勅法司，将臣所奏，明正其罪，以警将来。”得旨：“亦付锦衣卫。盖历法重事，人多不讲。正已所奏引授证据，凡数千言，虽与历家不尽合，然亦苦心力而为之。部监官不用其言可也，罪之则甚矣。”（《宪宗实录》卷218）

（成化十七年冬十月丙辰）夜，月食。（《宪宗实录》卷220）

（成化十八年夏四月）甲辰，太监李荣传奉圣旨，中书舍人凌中升太常寺丞，天文生朱义、秀才肖授钦天监漏刻博士，仍旧办事……（《宪宗实录》卷226）

（成化十八年九月庚戌）夜，望月食……（《宪宗实录》卷232）

(成化十九年三月)乙卯,先是,钦天监天文生张升奏:“以历测象从古为然,然历法一定,而天运不齐,故自何承天、唐一行以及蔡伯静皆有岁差之法,求与天合。至元王恂立《辛巳历》,元以为七十二年差一度,我国家因而用之,至今二百余年。以赤道岁消一分五十秒为言,则二百年该消三百分;以黄道岁消一分三十八秒五十微为言,则二百年该消二百七十七分;以冬至岁消一分六十五秒为言,则二百年该消三百三十分。此天运不齐之数,而占候者不立新法,徒泥古法,宜其差也。臣见今三月十七日晓刻月食,以古法占,则食一十一分八十八秒,月未入见食八分四十一秒,月已入不见食三分四十七秒;以臣新法占则食一十一分四十秒,与古法差四十秒,月未入见食一十一分四十八秒,月已入不见食四十秒,与古法差三分七秒。诚宜重订历法以示天下,臣不自量,欲以辛丑起历元,用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为中积分,比《授时历》稍加损益,为《大明万年历》,庶占候之际不致有误。”奏下礼部,移文钦天监勘报。而钦天监以为:“测验月食分秒迟速,虽与升新法合,然古法系祖宗时所制,不可不遵。且南北地形不同,而测验当随之。其新法在京师候之虽若是,使在河南未必不差。古法在河南候之固无差,而在京师宜有合。且正统年间漏刻博士马轼亦尝以是为言,英宗不允。臣下非有通博之学,精切之见,可肆一己之说而辄变旧章也。”于是,升奏不行。 (《宪宗实录》卷 238)

(成化二十年三月丙申)致仕钦天监监正康永韶行取至京,命升为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事。 (《宪宗实录》卷 250)

(成化二十年三月)丙午,改钦天监监正田藁掌南京钦天监事。 (《宪宗实录》卷 250)

(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丙戌)广东惠州酉刻,月下发光,前锐而青,后大而红,约长丈余,两旁有黄、白气,自西飞度东北,飐飐有声,没入云,响如雷,渐散。 (《宪宗实录》卷 260)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丁卯,钦天监奏,是夜月当食。不食。礼部并六科十三道劾掌监事太常寺少卿康永韶、春官正李宏等推算不精,请加罪。诏宥永韶,停宏等俸一月。 (《宪宗实录》卷 262)

(成化二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夜,望月食。 (《宪宗实录》卷 274)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丁酉,升钦天监副李华为监正,夏官张绅为监副。 (《宪宗实录》卷 287)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壬寅,保定府束鹿县昏刻,天地昏黑,空中声响如雷,寻有青气坠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大如碗,一大如鸡卵。 (《宪宗实录》卷 290)

(弘治元年十一月丁丑)命钦天监监副吴昊、张绅、高钟等于都察院狱,以本监奏是月十六夜月食不应故也…… (《孝宗实录》卷 20)

(弘治二年十月)己丑,钦天监监正吴昊言五事:“一,凡选择日时当遵用《大统历》及洪武年所定选择历书,其差谷选择杂书,俱令首官烧毁;一,观象台所用浑仪、简仪俱南京旧刻,今两京相去二千七百余里,去极高下不同,又岁久,推验渐差,欲修改或别造,以正一代之制;一,本监天文书籍俱国初抄本,中间多损坏残缺,欲加考订修补;一,本监算历、观候及回回天文生、阴阳人等多有怠玩不遵礼法者,欲令每日到监书画卯酉簿,每班选立班长二人,籍其善恶

勤惰并术业精疏之实，以俟按季考较，为之进退；一，天文生及阴阳人徭役，欲乞优免。”下礼部覆议，悉如所谓，惟浑仪、简仪，令监副张绅造成本样以待验改造，天文生本身外免一丁，阴阳生只免本身。上曰：“杂书不必烧毁，今后选择只依洪武年间钦定历书，余如议。”（《孝宗实录》卷 31）

（弘治二年十一月戊辰）夜，月晕连环贯左右珥，接北斗，色苍白，良久方散。（《孝宗实录》卷 32）

（弘治三年七月庚午）南京见木星昼见于巳位，色赤黄。（《孝宗实录》卷 40）

（弘治三年十一月戊戌）是日昏刻，彗星见于天津南，芒长尺余，尾指东北。（《孝宗实录》卷 45）

（弘治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彗星入室宿。（《孝宗实录》卷 46）

（弘治三年三月己未）是日昏刻，彗星犯天仓。（《孝宗实录》卷 46）

（弘治五年八月丁未）是日晓刻，火星犯木星。（《孝宗实录》卷 66）

（弘治五年十月甲辰）是日昏刻，月犯牛宿中星。（《孝宗实录》卷 68）

（弘治五年十月甲寅）夜，月犯司怪星。（《孝宗实录》卷 68）

(弘治六年十一月乙卯)赐朝鲜国弘治七年《大统历》一百本。
(《孝宗实录》卷 82)

(弘治七年十一月癸卯)夜,月犯酒旗星。(《孝宗实录》卷 94)

(弘治七年十二月丙寅)是日晓刻,尾宿天江旁客星见,自庚午至庚辰,徐行近斗宿。(《孝宗实录》卷 95)

弘治八年二月乙卯朔,日食。(《孝宗实录》卷 97)

(弘治八年八月丙寅)钦天监奏是夜月食,不应,礼部及监察御史等官劾监正吴昊等推步不谨之罪。昊等上章自辩,谓依回历推算,则月不当食,在大统历法,则当食,本监但遵守大统历法奏行,是以致误。复谀言,月当食不食,为上下交修之应,冀以免罪。上曰:“月食重事,昊等职专占候,乃轻忽差误如此,姑宥之,堂上官各罚俸一月,春官正等官各两月。”(《孝宗实录》卷 103)

(弘治九年三月乙酉)是日巳刻,南京见日生交暈。未刻,复生重半,暈下生右戟气,及白虹贯日弥天。申刻,乃散。(《孝宗实录》卷 110)

(弘治九年八月壬辰)夜,月犯天囷西第二星。(《孝宗实录》卷 116)

(弘治九年九月)辛酉晓刻,月犯毕宿。(《孝宗实录》卷 117)

(弘治十年三月丁卯)改造南京操江坐船。(《孝宗实录》卷 123)

(弘治十二年五月戊寅)山西朔州空中声如急雷,随有白气上腾,陨大石,三石有奇。 (《孝宗实录》卷 150)

(弘治十二年七月戊辰)昏刻,客星见天市垣宗星旁。 (《孝宗实录》卷 152)

(弘治十二年八月壬寅)夜,月犯火星。 (《孝宗实录》卷 153)

(弘治十三年四月甲午)彗星见室宿垒壁阵中。 (《孝宗实录》卷 161)

(弘治十三年四月己亥)夜,月食。 (《孝宗实录》卷 161)

(弘治十三年四月己亥)彗星见室壁之间,芒长尺余。 (《孝宗实录》卷 161)

(弘治十三年四月乙巳)彗星芒长三尺余,尾指离宫。 (《孝宗实录》卷 161)

(弘治十三年五月)乙卯)钦天监春官正李宏等推算日食,谓寅亏卯圆。及期验之,乃亏于卯而复圆于辰。礼部劾奏宏等并掌监事太常寺少卿吴昊等,各宜治罪。上曰:“李宏等职专历象,推验差错,令法司逮问。吴昊等失于详审,姑宥之,仍各停俸两月。” (《孝宗实录》卷 162)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夜,彗星行过紫微垣渐散。 (《孝宗实录》卷 162)

(弘治十三年五月辛巳)夜,彗星入紫微垣近女史。 (《孝宗实录》卷 162)

(弘治十三年六月丁亥)彗星连犯尚书星。 (《孝宗实录》卷 163)

(弘治十三年六月戊戌)夜,彗星不见。 (《孝宗实录》卷 163)

(弘治十三年十月丙申)是日晓刻,月食。

夜,月犯天街星。 (《孝宗实录》卷 110)

(弘治十四年三月己酉朔)是日巳刻,日下生五色云。 (《孝宗实录》卷 172)

(弘治十六年二月)丙午,增筑山东临清州河西墙垣长五里九十五步。

(弘治十七年正月甲申)夜,月犯房宿日星。 (《孝宗实录》卷 207)

(弘治十七年三月庚午)南京白虹贯日。 (《孝宗实录》卷 209)

(弘治十八年二月壬戌)申刻,金星见未位。

是日,南京老人星见丁位,赤黄。 (《孝宗实录》卷 221)

(弘治十八年二月己巳)夜,月犯晕生左右珥,白虹贯天。 (《孝宗实录》卷 221)

(弘治十八年五月丙申)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金、木二星相合于星宿。 《武宗实录》卷1)

(弘治十八年九月癸未)自八月辛巳至是日,每辰刻木星见巳位。是夜,火星犯积尸气。 《武宗实录》卷5)

(正德元年春正月乙酉)巳刻,日生晕及左右珥,日上有背气一道,色俱赤黄,随有白虹弥天,色苍白鲜明。 《武宗实录》卷9)

(正德元年二月辛酉)夜,月生晕,晕围火、土二星于内,色苍白,至二更散在井宿。 《武宗实录》卷10)

(正德元年秋七月丁酉)夜,钦天监奏:“是月己丑夜有星见北方紫微西藩外,如弹丸,色苍白。壬辰夜,又见其星,有微芒,连三夕数见参井之间。至戊戌夜,芒渐长二尺,偏扫如帚,西北至文昌,恐日久不消……” 《武宗实录》卷15)

(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夜,彗星光芒长五尺许,扫犯下台上星。 《武宗实录》卷15)

(正德元年秋七月癸卯)昏刻,彗星入太微垣。 《武宗实录》卷15)

(正德三年十一月己酉)是夜,望月食。

月犯井宿钺星。 《武宗实录》卷44)

(正德六年八月壬午)自七月壬申酉刻至是日,金星昼见于申。

《武宗实录》卷78)

(正德六年九月)癸亥晓,望月食。 (《武宗实录》卷 79)

(正德七年秋七月丁亥)是夜,月食。 (《武宗实录》卷 90)

(正德八年二月丙午)是夕,火星二陨于浙江常山县官舍,大如鹅卵。 (《武宗实录》卷 97)

(正德十二年八月己酉)夜,东方流星如盏,色青白,起天仓,东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九月)丙子夜,南方流星如盏,色青白,光明照地,起自北河,东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壬午)夜,月犯秦星。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癸巳)夜,月犯井宿西扇北第一星。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甲午)夜,西、南二方流星俱如盏,色青白。西起自危宿,南起自天庾,俱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戊戌夜,南方流星如盏,色青白。起天苑,西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庚子)昏刻,北方流星如盏,色赤黄,发光如碗。起东北,行至近浊,后有五小星随之。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丁卯)夜,东方流星如盏,色青白。起自轩

粮，东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54）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己巳）自甲子至是日，木星昼现于巳。
（《武宗实录》卷 154）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癸酉朔）是日，钦天监进正德十三年大统历，如例给赐群臣，颁行天下。 （《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丁酉陕西固原州地震，声如雷。 （《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戊戌，云南大理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己亥云南寻甸军民等府、嵩明等州及杨林堡守御千户所各地震。 （《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丁丑）戌刻，江西瑞州府东方有红气一道升上。寻变为白，形如曲尺。中有黑气，与外黑气如相间者，移时乃没。 （《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庚辰，山西安邑县地震。 （《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丙戌）广西太平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三年二月）癸酉，辽东、沈阳等卫地震。蒲河中左所天

鼓鸣。 (《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戊寅)先是,南京工部请修南京诸宫阙城楼之坏损者。有旨:大工既经始,财力未敷,暂停止。至是,南京守备官及工部复奏太庙六廊、孝陵明楼、暖阁金门及承天门、端门、各官殿城垣损数多。若候大工毕日,恐损坏愈甚。宜以渐修之。下工部议。乃令相度急缓,如所拟渐修,而停止可缓者。 (《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己亥)四川叙州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丑,辽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62)

(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亥,云南黑盐井地震,山崩井塞。 (《武宗实录》卷 162)

(正德十三年六月己巳朔,云南大理府及赵州、登州、浪穹县、蒙化府同时地震。 (《武宗实录》卷 163)

(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乙卯)夜,月犯外屏星。 (《武宗实录》卷 164)

(正德十三年秋七月)己未,月犯六诸王东第三星。金星犯鬼宿西南星。 (《武宗实录》卷 164)

(正德十三年八月)辛未,夜,北方流星如盏,色青白。起天仓,东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65)

(正德十三年八月甲午)福建福州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165)

(正德十三年八月)丙申,夜,西方流星如盏,色赤。起自螣蛇,东行至五车曲。 《《武宗实录》卷165)

(正德十三年冬十月丙戌)宁夏卫地震。 《《武宗实录》卷167)

(正德十三年冬十月)甲午,云南蒙化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167)

(正德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朔)是日,钦天监于奉天门进正德十四年大统历。颁赐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168)

(正德十三年十一月癸卯)云南蒙化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168)

(正德十三年十一月)戊申,辽东及海州卫俱地震,天鼓随鸣。 《《武宗实录》卷168)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辛卯)先是,钦天监漏刻博士朱裕请修徵历法。疏曰:岁差之法,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纪七十八年差一度,虞喜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为不及,乃倍其年而反不及。刘焯取二家中数,七十五年差一度。俱为未密。至元,太史令刘恂、郭守敬等参考修正,以辛巳为授时历。元比汉唐宋历最为精密。但距今二百三十七年,历岁既久,不能无差。故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屡有差失。况回回历自开皇己未至今九百余年,疏舛连年,推算日月交食,算多食少、算少食多,时刻分秒与天不合。赤道岁一分五十

秒，距今正德辛未该差三百六十分，黄道岁差一分三十八秒半，距今当差三百三十二分四十秒，此即损益之数。若不量加损益，将来愈久愈差。乞敕……令本监历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两相较验……观象台测验黄道、赤道度分、若干日月五星躔度疏密。漏刻科推测昏旦中星调品、昼夜壶漏……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仍遣官之南京及浙江诸省候土圭，以测今时与至元天道修短若干，节气早晚何如，众途同归，方可成历。则交食可正，仪象可验……即而（中官正周）濂等言：……臣考元至正戊子冬至，赤道岁差退天一度五十秒，黄道岁差退天九二分九十八秒。永乐乙未冬至，赤道岁差退天一度五十秒，黄道岁差退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丑，赤道岁差退天九十九分，黄道岁差退天九十分四十二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岁差当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黄道岁差当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臣将岁差之术参详较验，考得正德丙子岁前，天正冬至气应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黄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为历元不用古法，积年别作一起，每年加一，仍减一用之。其中积分数目俱自此始。其气应、闰应、转应、交应并周天黄道二十八宿十二宫次分界、宿度、分秒诸类，历法立成，悉从岁差随时改正，则推步无不合……（《武宗实录》卷 169）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壬寅，直隶、嘉定常熟二县地震，声如雷。

（《武宗实录》卷 170）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庚戌，上元节。以孝贞太皇太后山陵甫毕免宴。（《武宗实录》卷 170）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乙卯）宁夏、甘肃、镇番俱地震。（《武宗实录》卷 170）

(正德十四年二月丁丑)是日,京师地震,风霾。至次日乃息。
《武宗实录》卷 171)

(正德十四年二月戊寅)甘肃、镇番、永昌、庄浪俱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1)

(正德十四年三月丁未)(上敕)修浚运河。 《武宗实录》卷 172)

(正德十四年三月丁未)山西太原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2)

(正德十四年三月)癸亥,陕西、宁夏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2)

(正德十四年夏四月己巳)月犯轩辕南第二星。 《武宗实录》卷 173)

(正德十四年夏四月壬申)陕西、宁夏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3)

(正德十四年夏四月)己卯夜,望月食。 《武宗实录》卷 173)

(正德十四年夏四月)丙戌昏刻,南方流星如盏,青白色,尾迹有光。起自东南,徐徐行至西北而止。有三小星随之。 《武宗实录》卷 173)

(正德十四年夏四月丁亥)蓟州丰润县及永平府俱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3)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癸卯,淮安府赣榆县地震,有声。 《武宗实录》卷 176)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丙午)辽东盖州卫地震,声如雷。 《武宗实录》卷 176)

(正德十四年八月庚辰)自丙辰至是日,金星昼现于申。 《武宗实录》卷 177)

(正德十四年九月)丙午,顺天府昌平州、宣府开平等卫俱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8)

(正德十四年九月丁未)直隶隆庆州等处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8)

(正德十四年九月)戊申,月犯天街星。 《武宗实录》卷 178)

(正德十四年九月)丙辰,福建福州、兴化、泉州三府各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8)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壬戌,东方流星如盏。色赤,光明照地。起自下台,东北行至招摇,尾迹化为白气,良久散。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戊辰)昏刻,金星犯南斗西第三星。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辛未)月犯垒壁阵东第三星。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甲戌,四川雅州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乙亥夜,月食既。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乙亥)宁夏地震,有声。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壬午)河南汝宁府许州及颍川等县地震。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癸未,昏刻,金星犯狗星。同夜,木星犯氐宿。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四年十一月)癸卯,月犯天街星。 (《武宗实录》卷 180)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戊辰,大同山阴城地震。 (《武宗实录》卷 181)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庚辰,月犯上相星。 (《武宗实录》卷 181)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壬午)遵化县地震,声如雷。湖广武昌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81)

(正德十五年春正月)丁未酉刻,星陨于山西龙舟谷巡检司厅

事。少顷火作，厅事悉毁。 （《武宗实录》卷 182）

（正德十五年春正月）壬子，山西太原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82）

（正德十五年二月庚申朔）夜，南方流星如盏。青白色，尾迹有光。起自轸宿，东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辛酉）自正月己未至是月辛酉，金星昼现于巳。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乙丑，陕西秦州地震，有声如雷。昏刻，月犯天街星。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丁卯）夜，土星犯罗偃星。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戊辰）昏刻，月犯五诸侯东第二星。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辛未夜，月犯轩辕南第三星。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壬申夜，南方流星赤白，有光如盏。起自翼宿，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壬午，山西太原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甲申,山西平阳府及洪洞、赵城县有流星如火,自东而西,有声如雷。山东临淄、乐安县亦如之。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二月)戊子夜,南方流星如盏,赤色,光明照地。起自太微垣内,西南行至云中。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三月)壬辰昏刻,月犯月星。 (《武宗实录》卷 184)

(正德十五年三月)丙申,云南安宁、姚安、大理、宾川、蒙化、鹤庆等处俱地震。蒙化震二日,仆城垣庐舍,民有压死者。 (《武宗实录》卷 184)

(正德十五年三月甲辰)夜,月犯亢宿南第一星。 (《武宗实录》卷 184)

(正德十五年夏四月)庚申夜,西方流星如盏,光照地,尾迹炸散。自太微东垣西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85)

(正德十五年夏四月甲子)夜,北方流星如盏,色青白,光照地,尾迹炸散。起自贯索,北行至近浊。 (《武宗实录》卷 185)

(正德十五年夏四月丙戌)陕西巩昌府有星如日,色赤。自东北流西南而陨。东西天鼓鸣。 (《武宗实录》卷 185)

(正德十五年五月)庚戌,云南大理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86)

(正德十五年六月己巳)四川绵、威二州、保、中江二县各地震。
《武宗实录》卷 187)

(正德十五年六月)辛未,广东程乡县地震,声如雷。《武宗实录》卷 187)

(正德十五年六月戊寅)山西蒲州、陕西华州及华阴县各地震。
华州次日又震。《武宗实录》卷 187)

(正德十五年六月)癸未夜,广西梧州府、广东封川县各地震,
有声。夜,台州府有火自空而陨者三,大如磐,触草木皆焦,良久乃
灭。《武宗实录》卷 187)

(正德十五年六月)丙戌,辽东盖州卫地震,日三次。《武宗实录》卷 187)

(正德十五年八月)庚申夜,福建福州、泉州二府各地震。
《武宗实录》卷 189)

(正德十五年八月)辛酉,云南景东卫地震。声如雷,摇仆军器
库、城墙、公廨、民居,地多坼裂。《武宗实录》卷 189)

(正德十五年八月己丑)山东济南、东昌府,濮州、东阿、嘉祥、
寿张县、河南开封府及考城县各地震。《武宗实录》卷 189)

(正德十五年冬十月庚寅)云南府地震。《武宗实录》卷 192)

(正德十五年冬十月)己酉,辽东盖州卫地震,声如雷。《武

宗实录》卷 192)

(正德十五年冬十月)辛亥,直隶淮安府地震。 (《武宗实录》卷 192)

(正德十五年十一月)乙丑,福州府地震,越一日,复震。 (《武宗实录》卷 193)

(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庚午,直隶崇明沙千户所火自空陨于海。大如斗,曳尾如虹,天鼓随鸣。同日昆山县空中火光起,声如雷。 (《武宗实录》卷 193)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壬辰)辰刻,日生背气,及左右珥,俱赤色,久之渐散。 (《武宗实录》卷 194)

(正德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朔)是日寅刻,直隶太平府东南有星如火。变白色,长可六、七尺,横悬东西。复变勾屈之状。良久乃散。 (《武宗实录》卷 195)

(正德十六年二月丙戌)昏刻,月掩犯金星。 (《武宗实录》卷 196)

(正德十六年二月庚子)昏刻,火星犯鬼宿东北星。月犯氐宿东南星。 (《武宗实录》卷 196)

(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壬寅)昏刻,金星犯鬼宿西北星。 (《世宗实录》卷 1)

(正德十六年五月乙卯)总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龚弘言:黄河自正德初载变迁不常,日渐北徙……臣先尝筑堤一带,起自黄垣,由黄陵冈抵山东阳家口,延袤二百余里,广百尺,高十有五尺。今拟於堤后相距十里许再筑一堤,延袤高广并如其数……上从之。

(《世宗实录》卷2)

(正德十六年五月丙丁)夜五鼓,月犯天阴星。 (《世宗实录》卷2)

(正德十六年六月癸未)夜二更,火星犯右执法。 (《世宗实录》卷3)

(正德十六年六月己丑)贵州思州府见天上有红焰火团自南飞过北而去。天鼓鸣,良久方息。 (《世宗实录》卷3)

(正德十六年六月癸卯)陕西抚按官奏:米脂县四月初七日酉时分,西北方有星大如斗,随有红光一道,约长三丈余,半空冉冉转动,向西北移。时变白气而灭……辽东抚按官奏:该镇五月二十二日有星大如杯,尾长丈余,光如月,自东西流如箭而坠,于时天鼓鸣者三。 (《世宗实录》卷3)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辰)夜一更,土星逆行,犯代星。 (《世宗实录》卷4)

(正德十六年八月)甲申夜,山西安邑县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5)

(正德十六年八月己丑)夜晚刻,金星犯轩辕右角星。 (《世宗

实录》卷5)

(正德十六年八月庚寅)是日辰时,陕西固原州地震,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5)

(正德十六年九月壬子)广西太平府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
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丁巳)沈阳中卫奏:有星起西北,光如火,有
声,往东方落。天鼓鸣如雷。 《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己巳)夜五更月犯五诸侯星。晓刻金星犯太
微垣右执法星。 《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壬申)贵州永宁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癸酉)夜五更,月犯灵台上星。 《世宗实录》
卷6)

(正德十六年十月丁亥)是夜晓刻,金星犯进贤星。 《世宗实
录》卷7)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夜一更,月犯五诸侯第四星。 《世
宗实录》卷8)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丁卯)夜晓刻,金星犯键闭星。 《世宗实
录》卷8)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戊子)夜,月犯昴宿西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9)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乙未)是日亥时,甘肃行都司有星隧如火,大如车轮,至地复上而散。 (《世宗实录》卷 9)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庚子)夜晓刻,金星犯建星。 (《世宗实录》卷 9)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丙午)夜晓刻,金星与木星相犯。 (《世宗实录》卷 9)

(嘉定元年正月丙辰)夜晓刻,金星犯牛宿。 (《世宗实录》卷 10)

(嘉靖元年正月戊午)夜晓刻,水星犯罗堰星。 (《世宗实录》卷 20)

(嘉靖元年正月己未)夜昏刻,月犯五诸侯星。本夜,金星与木星相犯。 (《世宗实录》卷 10)

(嘉靖元年正月癸亥)夜,月犯太微垣上将星。 (《世宗实录》卷 10)

(嘉靖元年正月甲子)夜,月犯太微垣右执法星。 (《世宗实录》卷 10)

(嘉靖元年二月)丙戌巳时,白虹弥天。 (《世宗实录》卷 11)

(嘉靖元年二月)壬辰夜,月食一十分七十八秒。 (《世宗实录》卷 11)

(嘉靖元年二月丙申)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11)

(嘉靖元年四月辛巳)江西宁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13)

(嘉靖元年四月癸未)夜一更,月生连环晕及斗左右摄提星俱在晕内。苍白色,鲜明,有顷渐散。 (《世宗实录》卷 13)

(嘉靖元年八月庚辰)夜昏刻,月犯房宿南第二星;亥刻,土星逆犯垒壁阵西第五星。 (《世宗实录》卷 17)

(嘉靖元年八月壬辰)山西太原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17)

(嘉靖元年八月乙未)夜晓刻,火星在鬼宿犯积尸气。 (《世宗实录》卷 17)

(嘉靖元年九月辛酉)夜五更,月犯昴宿西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18)

(嘉靖元年十月壬午)夜四更,流星如盏大,赤色,尾迹有光。起自勾陈,西北行至紫微西藩外,尾迹化为白气,曲如蛇行,良久乃散。 (《世宗实录》卷 19)

(嘉靖元年十月)甲申亥刻,直隶永平等府地震,有声。次日连震数次。 (《世宗实录》卷 19)

(嘉靖元年十月戊子)夜昏刻,金星犯南斗勺西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19)

(嘉靖元年十月壬辰)夜三更,月犯五诸侯东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19)

(嘉靖元年十一月戊申)夜昏刻,月犯秦星。 (《世宗实录》卷 20)

(嘉靖元年十一月乙丑)夜昏刻,木星犯罗堰下星。 (《世宗实录》卷 20)

(嘉靖元年十一月丙辰)夜四更,月犯昴宿西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20)

(嘉靖元年十二月甲戌)夜昏刻,金星与木星相犯。 (《世宗实录》卷 21)

(嘉靖二年正月己酉)夜一更,月生连环晕,昴、毕二宿及五车等星俱在晕内,左右珥各苍白色。 (《世宗实录》卷 22)

(嘉靖二年正月庚戌)夜五更,火星入太微垣,犯内屏西南星。 (《世宗实录》卷 22)

(嘉靖二年正月辛亥)夜昏刻,月犯昴宿西北星。 (《世宗实录》卷 22)

(嘉靖二年正月癸亥)五更,月犯日星。 (《世宗实录》卷 22)

(嘉靖二年三月丁未)夜二更,月犯五车东南星。 《《世宗实录》卷 24)

(嘉靖二年三月戊申)云南府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24)

(嘉靖二年五月庚午朔)四川威州、茂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27)

(嘉靖二年五月辛未)陕西同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27)

(嘉靖二年五月甲戌)山西蒲州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27)

(嘉靖二年五月辛巳)夜昏刻,月犯心宿后星。 《《世宗实录》卷 27)

(嘉靖二年五月丙戌)夜五更,月犯女宿秦星。 《《世宗实录》卷 27)

(嘉靖二年六月癸丑)晚刻,金星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28)

(嘉靖二年六月己未)夜,山东即墨县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28)

(嘉靖二年六月辛酉)四更,月犯昴宿西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28)

(嘉靖二年八月)戊申夜一更,太阴星犯十二诸国秦星。 (《世宗实录》卷 30)

(嘉靖二年八月)己酉夜三更,月犯垒壁阵西第五星。 (《世宗实录》卷 30)

(嘉靖二年八月辛丑)夜晓刻,金星犯太微垣左执法。 (《世宗实录》卷 30)

(嘉靖二年九月甲戌)山西 州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1)

(嘉靖二年九月丙子)夜一更,月犯垒壁阵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31)

(嘉靖二年十月戊午)夜二更,月犯轩辕左角星。 (《世宗实录》卷 32)

(嘉靖二年十一月壬申)昏刻,月犯木星。 (《世宗实录》卷 33)

(嘉靖二年二一月乙酉)夜晓刻,月犯轩辕左角星。 (《世宗实录》卷 33)

(嘉靖二年十一月壬辰)夜昏刻,木星犯垒壁东第六星。 (《世宗实录》卷 33)

(嘉靖二年十二月己酉)宁夏地震。 (《世宗实录》卷 34)

(嘉靖二年十二月庚戌)夜昏刻,月犯五诸侯东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34)

(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南京地震有声。直隶开州浚县、东明县、陕西西安府、河南开封府及许州皆震。 (《世宗实录》卷 35)

(嘉靖三年春正月)癸酉夜昏刻,木金二星相犯。 (《世宗实录》卷 35)

(嘉靖三年春正月)丙子,曹州地震。洛阳、鄆师、新安等县天鼓鸣。 (《世宗实录》卷 35)

(嘉靖三年二月丙申朔)山西井坪堡地震。 (《世宗实录》卷 36)

(嘉靖三年二月)庚戌夜,南京地震。 (《世宗实录》卷 36)

(嘉靖三年二月)辛亥,苏、常、镇三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36)

(嘉靖三年二月丙辰)夜五更,月犯南斗西第三星。 (《世宗实录》卷 36)

(嘉靖三年二月)丁巳,山西太原府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6)

(嘉靖三年九月癸未)夜五更,月犯五诸侯东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43)

(嘉靖三年九月甲申)夜三更,月犯鬼宿西北星;五更,又见月犯积尸气。 (《世宗实录》卷 43)

(嘉靖三年十月癸巳)夜晓刻,火星犯太微垣上将星。 (《世宗实录》卷 44)

(嘉靖三年十一月甲子)晓刻,火星犯左执法。 (《世宗实录》卷 45)

(嘉靖三年十二月癸巳)夜晓刻,火星犯进贤星。 (《世宗实录》卷 46)

(嘉靖三年十二月丙午)夜四更,月犯鬼宿东南星。 (《世宗实录》卷 46)

(嘉靖四年正月丁卯)晓刻,金星犯建星西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47)

(嘉靖四年四月)甲辰夜,月犯星宿中星。 (《世宗实录》卷 50)

(嘉靖四年四月丙午)夜,月犯南斗魁第四星。 (《世宗实录》卷 50)

(嘉靖四年九月丙子)是日,辽东盖州卫及宁东卫俱地震。 (《世宗实录》卷 55)

(嘉靖四年十二月)壬辰,山东莱州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58)

(嘉靖四年十二月癸丑)辽东地震。 (《世宗实录》卷 58)

嘉靖四年闰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世宗实录》卷 59)

(嘉靖五年正月丙申)是夜,月犯鬼宿西南星。 《《世宗实录》卷 60)

(嘉靖五年三月丁未)陕西清水县、礼县地震。 《《世宗实录》卷 62)

(嘉靖五年三月己酉)陕西阶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62)

(嘉靖五年四月丙辰)阶州地震连日,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63)

(嘉靖五年四月癸亥)云南永昌军民府、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及腾越州同日地震、贵州安南卫地震,声如雷,坏城垣。 《《世宗实录》卷 63)

(嘉靖五年四月癸酉)辽东金州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63)

(嘉靖五年五月乙未)夜,月犯江天南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64)

(嘉靖五年五月戊戌)是夕月食。 《《世宗实录》卷 64)

(嘉靖五年五月庚子)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 64)

(嘉靖五年六月辛巳)晓刻,金星犯井东南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65)

(嘉靖五年九月)癸未夜,火星犯太微西垣上将星。 (《世宗实录》卷 68)

(嘉靖五年十一月)甲午夜月食。 (《世宗实录》卷 70)

(嘉靖六年正月庚子)夜五更,月犯心宿西星。 (《世宗实录》卷 72)

(嘉靖六年正月)壬寅夜晓刻,月犯南斗杓西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72)

(嘉靖六年六月丁巳)是夜亥刻,月犯心宿。 (《世宗实录》卷 77)

(嘉靖六年六月丁卯)昏刻,金星犯灵台上星。 (《世宗实录》卷 77)

(嘉靖六年十月)戊辰夜,京师地震。 (《世宗实录》卷 81)

(嘉靖七年正月)乙亥,日重晕生珥,左右有戟,俱赤黄色。又白虹弥天,良久散。 (《世宗实录》卷 84)

(嘉靖七年正月癸未)夜,月犯井宿钺星。 (《世宗实录》卷 84)

(嘉靖七年正月甲午)夜,月犯氐宿东南星。 (《世宗实录》卷 84)

(嘉靖七年正月戊戌)夜,月犯建星西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嘉靖七年三月丁丑)夜昏刻,月犯天关星。 (《世宗实录》卷 86)

(嘉靖八年二月)癸酉夜,月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98)

(嘉靖八年二月)庚寅夜,金星犯天街上星。 (《世宗实录》卷 98)

(嘉靖十年闰六月)乙巳,彗星见于东井光芒长尺余,指西南。
(《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年七月)乙卯,彗星行翼度,光芒七尺余,尾东北指,扫大尊星。 (《世宗实录》卷 128)

(嘉靖十年七月)戊午,(彗星)入太微垣扫郎位星。 (《世宗实录》卷 128)

(嘉靖十年七月)丙子,彗星行角度,尾东南指,扫亢北第二星,芒渐敛,越三日而没。 (《世宗实录》卷 128)

(嘉靖十一年二月)乙酉,山西蒲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135)

(嘉靖十一年二月丙申)山西平阳地震。 (《世宗实录》卷 135)

(嘉靖十一年二月戊申)山西太原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135)

(嘉靖十一年四月)癸巳,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 137)

(嘉靖十一年五月癸亥)陕西西安府同州地震,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138)

(嘉靖十一年八月己卯)是夜,彗星见于东井,芒长尺余。后东北行历天津星宿,芒渐长至丈余,扫太微垣诸星及角宿天门。至十二月甲戌,凡一百十有五日而灭。 (《世宗实录》卷 141)

(嘉靖十一年九月)壬申,月犯进贤星。 (《世宗实录》卷 142)

(嘉靖十一年十月戊子)金星复昼现。 (《世宗实录》卷 143)

(嘉靖十二年正月庚戌)万全都司怀来等卫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146)

(嘉靖十二年正月)辛酉,山东青州府地震,声如风吼。 (《世宗实录》卷 146)

(嘉靖十二月五月丁未)太原祈县天鼓鸣,大流坠地为石。 (《世宗实录》卷 150)

(嘉靖十二月六月)辛巳,彗星见于五车,芒长五尺余,尾指西南。 (《世宗实录》卷 151)

(嘉靖十二年六月)丙申,陕西平凉府隆德县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151）

（嘉靖十二年六月己亥）夜，彗星扫大陵及天大将军，芒长丈余。 （《世宗实录》卷 151）

（嘉靖十二年八月丁酉）是夜，京师地震。 （《世宗实录》卷 153）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甲寅，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 156）

（嘉靖十三年正月）庚申……宁夏地震。 （《世宗实录》卷 158）

（嘉靖十三年闰二月）庚申，金星昼现。自去岁十一月十六日至是日，光耀与日争明。 （《世宗实录》卷 160）

（嘉靖十三年闰二月）甲子，云南临安府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160）

（嘉靖十三年四月辛丑）直隶凤阳府凤阳县夜星陨如斗大，光烛地，天鼓鸣如雷。 （《世宗实录》卷 162）

（嘉靖十三年五月）丁亥，陕西同州及华阴、朝邑等县各地震，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163）

（嘉靖十三年五月）癸巳，月与金星昼见。 （《世宗实录》卷 163）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庚寅，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刘天和言：黄河……为害亦大……今宜浚自鲁桥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师家庄至黄家闸之闸座，及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浚诸泉源，与运河接

济。……上从之，诏以……务刻期完工以图永久。（《世宗实录》卷 169）

（嘉靖十五年四月壬辰）初，客星见于天棓傍，渐东行历天厨，西入天汉，至此日始没。（《世宗实录》卷 186）

（嘉靖十五年十月庚寅）是夜，京师及顺天、永平、保定诸府所属州县、万全都司各卫所俱地震，有声如雷。（《世宗实录》卷 192）

（嘉靖十七年正月辛丑）广东潮州府大埔等县地震，声如雷。（《世宗实录》卷 208）

（嘉靖十七年二月丁未）四川成都府地震有声。（《世宗实录》卷 209）

（嘉靖十七年三月）戊寅，苏州府地震有声。（《世宗实录》卷 210）

（嘉靖十七年十月）丙午，山西蒲县地震。（《世宗实录》卷 217）

（嘉靖十八年七月丙子）水、火、木、金四星聚于东井。（《世宗实录》卷 226）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庚戌，火星入鬼宿，犯积尸气。（《世宗实录》卷 227）

（嘉靖十八年九月乙未朔）是日，日食三分，在未明之前。免诸司救护。（《世宗实录》卷 229）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壬午)是日,日生晕及左右珥,少顷有白虹亘天,久之乃散。 (《世宗实录》卷 232)

(嘉靖十九年二月)辛巳夜,月犯心宿。 (《世宗实录》卷 234)

(嘉靖十九年五月己亥)陕西固原等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237)

(嘉靖十九年七月)甲午夜,月掩角南星。 (《世宗实录》卷 239)

(嘉靖十九年八月乙丑)夜,月犯心宿。 (《世宗实录》卷 240)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己巳,四川峨眉县宋皇睹山鸣震裂,泉水涌出,八日乃止。 (《世宗实录》卷 244)

(嘉靖二十年六月壬戌)陕西行都司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250)

(嘉靖二十年六月)甲子,陕西肃州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250)

(嘉靖二十年七月)丁亥,华州、同州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251)

(嘉靖二十年八月己巳)是夜月食。 (《世宗实录》卷 252)

(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庚寅)夜,木星犯左执法。 (《世宗实录》卷 255)

(嘉靖二十年十一月)乙巳,金星昼现于未位,三日而伏。
《世宗实录》卷 255)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丁未)夜晓刻,木星犯左执法星。《世宗实录》卷 257)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辛丑,湖广武昌府地震。《世宗实录》卷 259)

(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乙酉)山西太原府地震有声。《世宗实录》卷 261)

(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辛酉,济南府地震二次,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262)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世宗实录》卷 264)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丙午)四川成都府威州地震,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267)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山西交城县地震。《世宗实录》卷 271)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乙巳朔)山西太原等处地震,有声,凡十日。《世宗实录》卷 271)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甲子,土星逆行入氐宿五度,晋守三十七日。《世宗实录》卷 274)

(嘉靖二十二年七月甲辰朔)是日宁夏地震。 (《世宗实录》卷 275)

(嘉靖二十二年七月丙午)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 275)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丁巳)陕西固原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278)

(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丁亥)是夜,木星犯房宿北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281)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壬寅)夜,火星犯房宿北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282)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夜,火、木、土三星聚于房宿。 (《世宗实录》卷 282)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丁巳)夜,火星入斗宿。 (《世宗实录》卷 284)

(嘉靖二十三年四月戊寅)夜,木星犯房宿北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285)

(嘉靖二十三年七月壬子)山西平阳府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288)

(嘉靖二十三年九月)辛丑,万全都司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290)

(嘉靖二十三年九月辛丑)夜,月犯心宿中心。 (《世宗实录》卷290)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丁未)山西灵丘县地震。 (《世宗实录》卷294)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癸丑,云南蒙自县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294)

(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寅,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295)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戊子,四川成都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299)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癸丑)辽东广宁卫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302)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戊午,直隶龙门卫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302)

(嘉靖二十四年十月)丁巳夜,火星犯氐宿西南星。 (《世宗实录》卷304)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丁巳,陕西洮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311)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己卯,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言:“臣尝仿古火器之制,造成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母子火兽、布地雷等炮。屡经试验,比之佛朗机神机枪等器轻便利用。因奏讨帑银

二万两督造，分发宣大三关并各边城堡应用。”兵部试验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俱便利可用，则宜多造。其火兽、布地雷炮用之昏夜劫营则可用之，行陈似非所宜，似应量造。”议入，报可。

（《世宗实录》卷 313）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己亥，大同平虏卫地震。（《世宗实录》卷 314）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庚午，陕西巩昌府地震有声。（《世宗实录》卷 315）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辛卯，金星昼现。（《世宗实录》卷 316）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乙丑）陕西阶州地震有声。（《世宗实录》卷 320）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戊辰）提督漕运署都督金事万表奏：“海口新河淤浅，请调顺天、永平二府及通州卫所军民、夫役挑浚。”工部复奏，从之。（《世宗实录》卷 329）

（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丙寅，陕西宁夏卫地震有声。（《世宗实录》卷 335）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辛酉，陕西泰安县地震，声如雷。（《世宗实录》卷 337）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丁丑）夜昏刻，月犯金星。（《世宗实录》卷 338）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辛未)陕西宁夏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339)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丙申)京师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40)

(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庚子)夜晓刻,月犯金星并角宿南星。
(《世宗实录》卷 340)

(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夜,火星自毕宿逆行,过昴宿,至胃宿二舍余。 《世宗实录》卷 342)

(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丙戌,金星昼现,十日而没。 《世宗实录》卷 342)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戊申)大同朔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345)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世宗实录》卷 346)

(嘉靖二十八年五月丙戌)直隶、凤阳、淮安地震。 《世宗实录》卷 348)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直隶、怀安等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350)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辛巳,山西平虏卫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50)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壬午,是夜望月食。 (《世宗实录》卷 352)

(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乙酉申刻,金星昼见未位,凡五日。
(《世宗实录》卷 354)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壬申,宁夏卫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58)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戊申)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 361)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甲寅)自己酉阴云至于是日,金星复昼现。
(《世宗实录》卷 361)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戊寅)木星昼现于井宿。 (《世宗实录》卷 364)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甲戌)肃州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366)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庚午)夜,月掩毕左股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368)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夜,有火星逆行守井宿。 (《世宗实录》卷 368)

(嘉靖三十年六月癸未)山东兗州府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74)

(嘉靖三十年六月)丙子,金星昼现申位六日。 (《世宗实录》卷

374)

(嘉靖三十年七月)丙申,海州卫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75)

(嘉靖三十年九月乙未)京师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77)

(嘉靖三十年十月)癸未,广东高州府地震,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378)

(嘉靖三十年十一月)丁未,福建福州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379)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丙戌)金星昼见至十一日没。 (《世宗实录》卷 380)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乙酉,福建福州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383)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甲子,陕西泰州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84)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庚辰)云南临安府石屏州、元江军民府各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84)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癸卯,……云南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385)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辛卯)宁府万全都司地震有声。 (《世宗实

录》卷 387)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辰朔)朔州马邑地震。 (《世宗实录》卷 389)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寅)夜,月掩土星。 (《世宗实录》卷 389)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辛卯夜,火星犯鬼宿西北星。 (《世宗实录》卷 389)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丁卯)夜,月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389)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丁酉夜,月犯鬼宿西南星。 (《世宗实录》卷 391)

(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丁卯夜,月犯水星。 (《世宗实录》卷 392)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戊寅朔)是日日食,阴云不见,有顷大雪…… (《世宗实录》卷 393)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辛未,金星昼现于申位,五日乃伏。 (《世宗实录》卷 394)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辛未,宁夏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396)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壬申,福建罗原县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396)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己卯)山西忻州、定襄县、崞县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397)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癸未,宁夏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397)

(嘉靖三十二年八月戊寅)山西太原府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01)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甲寅)陕西西宁卫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402)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丁巳,福建莆田县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402)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乙亥)山西忻州及定襄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03)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丙午,陕西西固城地震。 《世宗实录》卷 406)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乙卯)陕西阶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06)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乙卯)陕西巩昌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08)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戊寅,陕西镇城及山丹卫、卫昌卫等处同日地震。 (《世宗实录》卷 409)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壬午,陕西泰州等处地震。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未,山西太原、大同二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09)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乙卯)夜,望月食。 (《世宗实录》卷 410)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癸亥夜,彗星见北斗天权星旁。 (《世宗实录》卷 410)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丙寅)山东益都县地震。 (《世宗实录》卷 410)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辛未夜,彗星渐西北行犯文昌。 (《世宗实录》卷 411)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乙卯)云南楚雄府安宁州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11)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己丑)夜,彗星行入近浊始没。 (《世宗实录》卷 411)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丙子)陕西兰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15)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癸未,是夜,金星现未位。 (《世宗实录》卷 415)

(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己酉)山东濮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16)

(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丁丑夜,月犯毕宿。 (《世宗实录》卷 417)

(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壬辰)福建福州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17)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丙子,陕西阶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19)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辛丑,广东高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20)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世宗实录》卷 428)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是日,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渭南、华州、朝邑、三源处,山西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廓房屋陷入池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连震数次;或城廓房屋陷。河渭泛涨,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时……南京国子监祭酒王维祯同日死焉。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

(《世宗实录》卷 430)

(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庚辰)夜,彗星见于进贤星旁,芒长尺,西南指,渐长至三尺余,历扫太微垣次相星,又东北行入紫微垣,扫天床星。至四月二日始灭。 (《世宗实录》卷 431)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丁酉)山东兖州府滕县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432)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庚子)宁夏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32)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壬子,宁夏地震。 (《世宗实录》卷 432)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壬辰,甘肃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34)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壬戌)夜,木星逆行犯房宿北第一星。
(《世宗实录》卷 435)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庚午,宁夏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35)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甲戌,冀州、高邑、新河、柏乡、隆平及文平等处地一日三震,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435)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己卯)临清州、云南府各地震。 (《世宗实录》卷 435)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壬午,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 435)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辛亥,肃州卫天鼓鸣,一星昼现,从西行至东,有声。 (《世宗实录》卷 438)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丙辰朔)淮安府海州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庚申,陕西泰州、泰安县各地震。 (《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丁卯,山东登州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丁丑)火星犯太微垣上将星。 (《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丙戌朔,日食。 (《世宗实录》卷 440)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癸卯)金星昼现,凡四日。 (《世宗实录》卷 440)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丁巳,陕西山丹卫地一日三震,声如雷。阙城多坏。 (《世宗实录》卷 441)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丁亥,镇江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42)

(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辛巳)湖广郧阳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43)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戊子)火星自二月壬辰从亢逆行历角天门入轸,至是夜凡逆行二舍有余。 (《世宗实录》卷 446)

(嘉靖三十六年九月)戊辰,慧星见于天市垣内列肆星旁,芒长尺余,东北指至十月二十三日始灭。 (《世宗实录》卷 451)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庚辰朔,金星昼见。 (《世宗实录》卷 454)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丁酉,陕西凉州等卫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54)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丁巳)广东潮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57)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丁丑,直隶昌平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57)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乙丑,陕西西安府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59)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丁卯,山西蒲州地连震三日,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459)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甲申,山西蒲州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60)

(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庚申夜,日食。 (《世宗实录》卷 463)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丁巳)夜,望月食。 (《世宗实录》卷 469)

(嘉靖三十八年七月辛巳)南京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474)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甲寅夜,望月食。云阴不见。 (《世宗实录》卷 475)

(嘉靖三十八年十月辛丑)山东沂州地震。 (《世宗实录》卷 477)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丙申)四川小河守御千户所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478)

(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庚辰,陕西兰州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480)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己未,湖广竹溪县地震有声,民家地出血。 (《世宗实录》卷 481)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癸未……广东香山县、新会县同日地震。 (《世宗实录》卷 482)

(嘉靖三十九年八月)戊申夜,望月食。 (《世宗实录》卷 487)

(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戊子)夜,月掩轩辕左角星。 (《世宗实录》卷 488)

(嘉靖四十年正月戊辰)山西平虏、阳和二卫地震。 (《世宗实录》卷 492)

(嘉靖四十年二月戊戌)甘肃山丹卫等处地震有声,坏城堡庐舍。 (《世宗实录》卷 493)

(嘉靖四十年三月)丙子,金星昼现,至二十四日而没。 (《世宗实录》卷 494)

嘉靖四十年闰五月庚寅朔,山东莱州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97)

(嘉靖四十年闰五月)丁巳,河南归德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497)

(嘉靖四十年七月己丑朔),是日,日食一分五秒。…… (《世宗实录》卷 499)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丙申)京师地震。 (《世宗实录》卷 505)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戊子,四川成都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507)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丙子)顺义县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508)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乙未,金星昼见。 (《世宗实录》卷 513)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丁酉)福建福州府地震。 (《世宗实录》卷 515)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己巳,金星昼见至壬申始伏。 (《世宗实录》卷 520)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乙亥,广东广州府新会县地震。 (《世宗实录》卷 520)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壬戌夜,望月食。 (《世宗实录》卷 522)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戊戌,金、木、土三星聚于井。 (《世宗实录》卷 523)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辛巳)夜,月掩南斗西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525)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甲戌,火星自辛亥起胃宿,至是逆行抵娄宿之次。 (《世宗实录》卷 526)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日食。 (《世宗实录》卷 528)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丙申,四川雅州地复震。 (《世宗实录》卷 529)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庚子)广东潮州府地震,有声如雷。 (《世宗实录》卷 529)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甲寅,金星昼现。 (《世宗实录》卷 534)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丁巳,金星复昼见。 (《世宗实录》卷 534)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戊子)金星昼见巳位,至二十二日始没。
(《世宗实录》卷 539)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夜,月犯井宿东扇北第二星。
(《世宗实录》卷 540)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丁巳晓,月犯火星。 (《世宗实录》卷 548)

(嘉靖四十五年正月癸巳朔)福建福州、兴化、泉州三府同日地震。
(《世宗实录》卷 554)

(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己亥,金星昼见。 (《世宗实录》卷 557)

嘉靖四十五年五月辛卯朔,木星逆行留守太微垣左执法。
(《世宗实录》卷 558)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乙丑,宁夏地震。 (《世宗实录》卷 561)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甲戌,宁夏卫地震有声。 (《世宗实录》卷
561)

(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辛未,陕西行都司及山丹卫各地震。
(《世宗实录》卷 563)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戊申)是夜京师地震。 (《穆宗实录》卷

1)

(隆庆元年元年正月)丁卯,礼部进上圣母尊谥册宝仪注……
(《穆宗实录》卷 2)

(隆庆元年正月癸酉)夜,月犯角宿南星。 (《穆宗实录》卷 3)

(隆庆元年三月戊午)夜,木星逆行守亢宿。 (《穆宗实录》卷 6)

(隆庆元年四月甲寅)平虏卫地震。 (《穆宗实录》卷 7)

(隆庆元年七月乙亥)夜,月犯毕宿右股第一星。 (《穆宗实录》
卷 10)

(隆庆二年正月丙辰)山西太原府地震有声。 (《穆宗实录》卷
16)

(隆庆二年三月)甲寅,陕西庆阳、西安等府、山西蒲州、安邑等
处、河南裕州等十三州县及襄城、新安等县、郧阳、宁夏、汉中等处
俱地震。 (《穆宗实录》卷 18)

(隆庆二年三月戊寅)是日,永平府乐亭县、辽东宁远卫、遵化、
顺义等卫、山东登州府同日地震。乐亭地裂二所,各长三丈余,黑水
涌出,宁远城崩。 (《穆宗实录》卷 18)

(隆庆二年四月癸未)河南怀庆、南阳、汝宁等府、陕西北夏卫
同日地震。 (《穆宗实录》卷 19)

(隆庆二年四月)戊戌,山西蒲州、荣河、河津等处地震。 (《穆宗实录》卷 19)

(隆庆二年六月乙未)宁夏卫地震。

火星犯太微西垣右执法。 (《穆宗实录》卷 21)

(隆庆二年十月壬午)月犯牛宿大星。 (《穆宗实录》卷 25)

(隆庆三年六月乙酉)蓟镇三屯营地震。 (《穆宗实录》卷 33)

(隆庆三年闰六月)乙未,登州府地震有声。 (《穆宗实录》卷 34)

(隆庆三年九月己卯)揭州府地震。 (《穆宗实录》卷 37)

(隆庆三年十一月)癸未,山西山阴县地震。 (《穆宗实录》卷 39)

(隆庆四年十一月庚辰)陕西泰宁县地震,有声如雷。 (《穆宗实录》卷 51)

(隆庆五年正月己卯)山东东昌府观城、朝城二县地震。 (《穆宗实录》卷 53)

(隆庆五年七月辛酉朔)陕西西安府地震。 (《穆宗实录》卷 59)

(隆庆五年十一月己巳)密云县地震。 (《穆宗实录》卷 63)

(隆庆六年三月)庚寅,河东运司地震。 《《穆宗实录》卷 68)

隆庆六年六月己卯朔,日食,自卯正三刻至巳初三刻所,不画分余,躔井宿度。 《《神宗实录》卷 2)

(隆庆六年六月)戊辰,宁夏地震。 《《神宗实录》卷 2)

(隆庆六年十一月)戊戌夜,望月食,子时阴云不见。 《《神宗实录》卷 7)

(隆庆六年十二月己未)陕西巩昌府地震,岷州尤甚。声响如雷,城墙楼台、官民房屋十倒八九,塌死人畜不计其数。居民陈学房前摇出红水一穴。 《《神宗实录》卷 8)

(万历元年八月己巳)夜,月犯井宿第一星。 《《神宗实录》卷 16)

(万历元年二月乙卯)河南归德府永城县申时地震,有声。 《《神宗实录》卷 22)

(万历二年二月癸亥)是夜,火星犯房宿。

福建汀州府长汀县二更地震,三更崩裂成坑,陷没民房四十余间。 《《神宗实录》卷 22)

(万历二年五月)己卯,火星逆行犯氐宿。 《《神宗实录》卷 25)

(万历二年五月己丑)夜,望月食。 《《神宗实录》卷 25)

(万历三年正月辛丑朔)扬州、镇江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34)

(万历三年正月辛亥)密云地震。 《《神宗实录》卷 34)

(万历三年二月)甲戌,湖广、江西地震。 《《神宗实录》卷 35)

(万历三年六月乙未)保定抚臣报:是年五月二十六日,河间府景州城北天鼓鸣三声,有流星二昼陨,化为石,黑色,一重三十七两,一重二十七两。 《《神宗实录》卷 39)

(万历三年九月甲辰)蓟州三屯营地震如雷。 《《神宗实录》卷 42)

(万历三年十月己卯)岷州卫地震。 《《神宗实录》卷 43)

(万历三年十月己丑)岷州地复震,自是日至十八日震百余次。是日,洮州亦震。 《《神宗实录》卷 43)

(万历四年二月)庚辰夜,蓟辽地震。 《《神宗实录》卷 47)

(万历四年九月)丙辰,山西安邑及夏县地震,屋宇动摇。 《《神宗实录》卷 54)

(万历四年十一月甲午)是夜三更,有四星陨于费县,火光随之,天鼓鸣。质明,有红点落于费县城西北,色如朱,长二里,阔一二尺。 《《神宗实录》卷 56)

(万历五年八月戊午)江西定南县地震声如雷,屋瓦皆裂。
(《神宗实录》卷 58)

(万历五年三月)庚子,云南潞江、临安等府地震。(《神宗实录》卷 60)

(万历五年闰八月)庚子,卯初四刻,月应食不食。(《神宗实录》卷 66)

(万历五年十月)戊子,时彗星现西南,光明大如盏,芒苍色,长数丈;由尾箕越斗牛,直逼女宿……(《神宗实录》卷 68)

(万历五年十二月庚子)是日,金星顺行犯土星,在斗度。
(《神宗实录》卷 70)

(万历七年六月戊午)昏刻,地震二次。是夜望月食不见。
(《神宗实录》卷 89)

万历八年二月辛未朔,日食。(《神宗实录》卷 95)

(万历八年六月)癸丑夜,月食。(《神宗实录》卷 101)

(万历九年四月己酉)山西蔚州地震,有声如雷,房屋震裂。可时大同镇堡各州县俱地震有声。(《神宗实录》卷 111)

(万历九年十二月癸巳)金星与土星合犯,顺行入危宿度。
(《神宗实录》卷 119)

(万历十年四月丁酉)四川保宁府地震如雷。 (《神宗实录》卷 123)

(万历十年四月)丙辰夜,彗星见于西北,尾指五车,历二十余日始灭。 (《神宗实录》卷 123)

(万历十一年正月己卯朔)松江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132)

(万历十一年正月乙丑)嘉兴、湖州地震。 (《神宗实录》卷 132)

(万历十一年二月戊子)承天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133)

(万历十一年三月)己酉,浑源州地震。 (《神宗实录》卷 135)

(万历十一年四月)庚申,巩昌、秦州俱地震。 (《神宗实录》卷 136)

(万历十一年三月)丁卯夜,望月食。 (《神宗实录》卷 136)

(万历十一年七月)辛卯,月犯建星。 (《神宗实录》卷 139)

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神宗实录》卷 143)

(万历十二年正月己丑)云南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145)

(万历十二年四月)辛酉,戊子初刻月食。 (《神宗实录》卷 148)

(万历十二年六月己酉)是夜有异星出房宿。 (《神宗实录》卷

(万历十二年七月乙未)陕西西安府地震有声。 《《神宗实录》卷 151)

(万历十二年九月壬寅)钦天监题:推算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癸酉朔日食。依大统历日食九十二秒,依回回历不食。已而回回历果验。下礼部。 《《神宗实录》卷 153)

(万历十三年七月)丙戌,西安府及高陵县地震,势如风,声若雷。 《《神宗实录》卷 163)

(万历十三年八月)己酉,京师地震。 《《神宗实录》卷 164)

(万历十四年正月己酉)工部复直隶巡抚苏赞题:“少卿徐复明奉命经略水利,穷源溯委,遍历周咨,措处财用,一一列款。于畿甸水患,大有裨益。” 《《神宗实录》卷 170)

万历十四年十月壬戌朔,钦天监进《万历十五年大统历》,颁赐百官。 《《神宗实录》卷 179)

(万历十五年正月丁酉)是日午时西南有雷声;夜四更见火星逆上,入太微垣,测在轸宿度分。 《《神宗实录》卷 182)

(万历十五年二月丁卯)夜四更观见火星逆行翼宿度分。 《《神宗实录》卷 183)

(万历十五年三月癸卯)礼部复礼科给事中侯先春奏:“……历

自洪武迄今二百二十年未尝更造，年远数盈，渐差天度。迺者，月食在酉而日戌，月食将既而日未，九分差舛，甚矣！即一交食而气朔、餘闰、躔离、朏朢之类，尽属差舛可知。诏求天下深明历理，究心天道，博采群书，随时考验。且该监观有《回回历》，科其推算日月交食及五星凌犯，最为精细。曩者月食时刻分秒并不差舛，只以原非《大统历》法，遂置不用。臣以为《授时历》可采，《回回历》亦可采，取其能合天度，如果吻合，即将采入大统历中，以成一代之制。”（《神宗实录》卷184）

（万历十五年三月戊午），夜戌时平凉府天数鸣，有大星坠，光灿如电。（《神宗实录》卷184）

（万历十五年四月）庚辰，夜一更，火星顺行太微垣，犯右执法星；约离二十分餘。火星在上，测入翼宿度分。（《神宗实录》卷185）

（万历十五年五月己亥）夜五更，金星犯土星，约离五十分餘，测入胃宿度分，俱顺行，金星在下。（《神宗实录》卷186）

（万历十五年五月）甲申，代州振武卫、雁门所、太原、阳曲、徐沟，交城同日俱地震。（《神宗实录》卷186）

（万历十五年六月乙丑）夜昏，月犯火星，测在轸宿度，约离五十分餘。月在东。（《神宗实录》卷187）

（万历十五年九月）己丑，山西蒲州、安邑、解州同日地震，声如雷。（《神宗实录》卷190）

(万历十五年九月)甲午,永昌卫地震,凉州天鼓鸣,地震。
((《神宗实录》卷 190)

(万历十六年四月甲寅),直隶巡按御史乔璧星奏:“河道冲决为患,请率旧典,复设专官以一事权……试按嘉靖以来,河渐北徙,济宁以下多淤,而刘天和之修复鲁桥,朱衡之开通南阳,潘季驯之浚刷崔镇河道赖之,此专设得人之明验也。”((《神宗实录》卷 197)

(万历十六年四月癸亥)勘理河道科臣常居敬会同督臣舒应龙,再上河工一十四款:……一、议修坝埝以防危急。王公堤屡经冲决,与黄河止隔丈许,两河夹之,势最危急。议于本堤设法增筑,实土石于雁翅之内,密钉桩木于卷埝之外,并设顺水坝一座,逼水北流;一、开创月河以避冲决,谓既设顺水坝以逼黄河之北流,复于运河之南开月河以引漕水之南去,则二水相隔颇遥,时加培筑,可保无虞。((《神宗实录》卷 197)

(万历十六年六月)乙丑,礼部奏钦天监奏称:“六月庚午夜,京师地震,起东北往西南,连震二次。((《神宗实录》卷 199)

(万历十六年闰六月)己酉,总督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驯题:“黄河之水浊而强,汶、泗之水清而弱,交会之处则淤地是也。每伏秋黄水盛发则倒灌入淮,沙停而淤,势所必至,黄水消落,漕水随之,沙随水刷,不待浚而自通矣……万历十年水河郎中陈瑛创建古洪、由华二闸,每遇黄水暴发即下板以遏浊流之横,而闸内无壅阻之害;黄水消落则启板以纵泉水之出,而闸外有洗涤之功……勘科常居敬复建口闸一座,去河愈近则吐纳愈易,足为永利。((《神宗实录》卷 200)

(万历十六年十月辛巳),是日上御皇极殿,钦天监进《万历十七年大统历》,传制给赐百官,颁行天下。 (《神宗实录》卷 204)

(万历十六年十月)戊子,火星犯太微垣右执法。 (《神宗实录》卷 204)

(万历十七年三月)戊辰,福州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209)

(万历十七年四月)丁亥,火星自氐度逆行,历亢入角。 (《神宗实录》卷 210)

(万历十七年六月辛丑)庐州、镇江等处地震。 (《神宗实录》卷 212)

(万历十七年七月己酉),宣府地震,越数日复震。 (《神宗实录》卷 213)

(万历十七年七月)己未,福建福州、兴北、浙江温州、杭州、绍兴皆地震。 (《神宗实录》卷 213)

(万历十七年七月)辛酉,火星顺行犯房宿第二星。 (《神宗实录》卷 213)

(万历十七年七月)壬戌,三屯营地震,越二日复震。 (《神宗实录》卷 213)

(万历十七年七月)己巳,陕西西宁地震。 (《神宗实录》卷 213)

(万历十七年八月)己卯,嘉兴、秀水、海盐地震。 (《神宗实录》卷 214)

(万历十七年九月)辛亥,火星顺行犯南斗杓第二星。 (《神宗实录》卷 215)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戊寅,四川茂州地震。 (《神宗实录》卷 218)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庚寅,月犯轩辕星。 (《神宗实录》卷 218)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辛卯,金火二星相合。 (《神宗实录》卷 218)

(万历十八年二月)丁酉,直隶顺德府地震,星陨如火,隐隐如鼓声。 (《神宗实录》卷 220)

(万历十八年三月)庚戌,陕西固原州地震。 (《神宗实录》卷 221)

(万历十九年正月)乙巳,蓟州马兰路地震。 (《神宗实录》卷 231)

(万历十九年正月癸亥)原任都督金事黄应甲奏称:御夷多用火器,火器惟大将军炮为最毒,而重数百斤,举用甚难。佛郎机虽能巧中,仅可毙一骑,而官造给发价重,请以木代之。其法用木一段,凿空其中,束以麻索,实以药弹,轻可举移,费亦不多。并有新制火龙、火炮、火柜等件,最为破敌长技。又闻古者行兵皆以车战为务,

今乃以狡虏善破车战，采草上风焚之，遂慫而不用。当反因其计以收功，先将车轴凿空，暗藏火药铅弹大小共二十馀铳，而以机括安置火母药线，仍以衣粮杂战具。交锋之际，佯北弃车，令虏抢掠，其机一发，火弹齐举，虏必大创，则永不敢破车，然后修吾车阵之法，务令牢不可破，此又一技也……（《神宗实录》卷 231）

（万历十九年二月丙申），是日未时兴化府地震。（《神宗实录》卷 232）

（万历十九年三月乙己），是夜柳州地震。（《神宗实录》卷 233）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丙寅朔，彗入娄。（《神宗实录》卷 234）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己巳，昌平州地震。（《神宗实录》卷 234）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乙亥），是日广东庆远府地震。（《神宗实录》卷 234）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己巳，火星犯箕。（《神宗实录》卷 234）

（万历十九年五月）丁卯，是日漳州府地震。

甲戌复震。（《神宗实录》卷 236）

（万历十九年五月）庚辰，亥时月食。（《神宗实录》卷 236）

（万历十九年六月）戊戌，太原府五台等县、交城县并地震。（《神宗实录》卷 237）

(万历十九年六月)癸亥,福州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237)

(万历十九年七月)乙丑,广西南澳地震。 《《神宗实录》卷 238)

(万历十九年七月)丙寅,甘肃地震。 《《神宗实录》卷 238)

(万历十九年七月)丁亥,火星犯南斗。 《《神宗实录》卷 238)

(万历十九年九月)戊寅,凤阳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240)

(万历十九年九月)己丑,平阳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240)

(万历十九年十月)戊戌,山丹卫地震,坏城。 《《神宗实录》卷 241)

万历十九年十一月癸亥朔,解、绛二州地震。 《《神宗实录》卷 242)

(万历十九年十一月)癸酉,礼部复科臣张应登题讲明历法,荐原任知县冷逢震得列耆之传,或取用,或遣历官咨究,仍博访明历官民生儒以俾任使。 《《神宗实录》卷 242)

(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甲辰,日犯土星,在井宿度。 《《神宗实录》卷 243)

万历二十年五月庚申朔,礼部言:“十五夜月食。该监推算差一日,宜究。奉旨救护改正。行监官李钦等各罚俸三月。 《《神宗实录》卷 248)

(万历二十年五月)丁亥,以月食时刻分秒监官推算失真,礼部再疏参罚夺监正张应候、历官李钦等俸有差。 (《神宗实录》卷 248)

(万历二十年五月丁亥)勘河给事中张贞观奏:“……今欲泄淮当以辟海口积沙为第一义。然泄淮不若杀黄;而杀黄于淮流之既合不若杀于未合,但杀于既合者与运无妨,杀于未合者与运稍碍,别标本,究利害,必当杀于未合之先。至于广入海之途,则自鲍家口、王家营至鱼沟、金城一带地势颇下,固而利导之,似当并议者。” (《神宗实录》卷 248)

(万历二十年六月)壬子,晓、金、水、土三星合聚井宿。 (《神宗实录》卷 249)

(万历二十年十月丁亥)钦天监进二十一年《大统历》给赐百官,颁行天下。加赐二辅臣及日讲官有差。 (《神宗实录》卷 252)

(万历二十年十一月戊辰)夜火星犯氐宿。 (《神宗实录》卷 254)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癸酉,御史徐兆魁奏:本月十四日长昴犯枪。 (《神宗实录》卷 256)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丙戌)乐昌县地震有声。 (《神宗实录》卷 257)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乙未)工部复:“今日河道之患皆起于河身高,故自鱼、沛至徐、邳一带泛漫淹溺,大为可虞……特差给事中张贞观会议查勘。今本官报命内议开归、徐一带达小河口,以救徐、邳

之溢；议导浊河入小浮桥故道，以纾镇口之患。事经阅历，闻见必真。又议引沁一节，其剖析利害，凿凿可据。”（《神宗实录》卷 257）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夜五鼓彗星见于井度，长三尺馀。
（《神宗实录》卷 262）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彗星逆行入紫微垣，犯华盖星。
（《神宗实录》卷 262）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辛巳，夜四更火星逆行入室度。（《神宗实录》卷 262）

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壬午朔，霍州及洪洞县地震有声。（《神宗实录》卷 263）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戌，茂州地震。（《神宗实录》卷 264）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申戌，夜四更火星逆行入室度。（《神宗实录》卷 264）

（万历二十二年正月）甲申，山西宁乡县地震。

乙酉，河津、稷山皆地震。（《神宗实录》卷 269）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庚戌朔，昌乐县地震。（《神宗实录》卷 270）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壬子，开封、通许、鄢陵、许州、临颖、归德、睢州皆地震。（《神宗实录》卷 270）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丙寅,广东雷州、海康、遂溪、徐闻同时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0)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丙子,广东琼州、琼山、文昌皆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0)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壬寅,肃州卫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1)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乙巳,榆林卫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1)

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神宗实录》卷 272)

(万历二十二年四月)辛酉,宁夏地震。

壬戌,泉州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2)

(万历二十二年五月戊寅)柴沟堡、怀安堡同时地震。

李信屯堡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3)

(万历二十二年六月丙辰)肃州卫地震,天鼓复鸣。 (《神宗实录》卷 274)

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丙午朔,霍州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6)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辛巳,广东琼山县地震。

文昌县地震雷鸣,怪风作。

陕西西宁地震,天鼓鸣三日。 (《神宗实录》卷 277)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丙戌,辽海卫、三万卫各地震。 (《神宗实录》卷 277)

录》卷 277)

(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是夜金星与木星相犯。 (《神宗实录》卷 279)

(万历二十三年五月庚子)礼部题:“二十五日丁酉巳时京师地震,自西北乾方徐往东南方,连震二次…… (《神宗实录》卷 285)

万历二十三年八月辛丑朔,固原地震。 (《神宗实录》卷 288)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庚寅)郑世子载堉通于历学,采众说为书,名曰《律历通融》,取《大统》与《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 (《神宗实录》卷 289)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癸巳,临洮地震。 (《神宗实录》卷 289)

(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壬午)钦天监奏:“次岁三月十五夜望月应食,依《大统》、《回回》二历推算,其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微有异。”下所司。 (《神宗实录》卷 291)

(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庚寅)月掩犯心宿火星。 (《神宗实录》卷 293)

(万历二十四年二月甲辰)月犯毕宿。

己酉,金星与木星相犯,入奎宿度分。 (《神宗实录》卷 294)

(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壬午)月应食不食。先是春官正字李钦等推算望月食三分七十秒,候至寅正初刻,月体未亏,亦无占咎。

《神宗实录》卷 295)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戊午,金星犯井宿。 《神宗实录》卷 296)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丁丑)夜昏刻东南方有白气贯月,一更月犯南斗魁第二星。

彗星现西北方如弹丸大,苍白色,芒指东南入翼宿度,约长尺馀,往西北行入。 《神宗实录》卷 299)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戊戌)原任兖州府通判华光大奏:“父华富制有神异火器,职方试验堪用。比报东虏小歹青入寇广平,以火器攻虏,虏辄扶伤奔北,既而督抚传檄捣巢,妄督放火器,得获大捷。至水战大船不必挽桨,止用二人潜以盘水车飞轮搅之,一船可烧敌船百艘。” 《神宗实录》卷 300)

(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乙丑)巳正二刻日食初亏,正酉午初四刻食九分馀。 《神宗实录》卷 301)

(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甲辰)湖广蕲州生员李建元奏进《本草纲目》五十八套。 《神宗实录》卷 304)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河南金事邢云鹭奏:“《大统历》差错,乞赐改正。《大统历》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一刻,而臣测在未正一刻;臣测立春在己巳,而《大统历》推在丙午;臣测夏至壬辰,而《大统历》推癸巳;臣测立冬己酉,而《大统历》推庚戌。” 《神宗实录》卷 305)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壬戌)四川地震三日。 《神宗实录》卷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四川茂州地震有声。保县同日震。

(《神宗实录》卷 310)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甲申,京师地震。

辽阳开原、广宁等卫俱震,地裂涌水,三日乃止。宣府、蓟镇等处俱震,次日复震。

山东潍县、昌邑、安乐、即墨皆震。 (《神宗实录》卷 313)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戊寅,火星逆行入井。 (《神宗实录》卷

315)

(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京师地震。 (《神宗实录》卷 317)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丁丑)夜四更京师地震。 (《神宗实录》卷

325)

(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辽东三万、辽海二卫及中固城地震。

(《神宗实录》卷 330)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丁巳)直隶、常熟县地震。 (《神宗实录》卷

331)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庚申),辽东三万、辽海二卫及清阳堡同日地震。 (《神宗实录》卷 332)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壬午)山东兖州府地震。 (《神宗实录》卷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乙未)贵州平坝卫地震…… 《神宗实录》卷 332)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丙辰)辽东广宁地震……盖州、三万、辽海、铁岭等卫俱地震。 《神宗实录》卷 333)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戊辰,夜月犯南斗魁第二星。 《神宗实录》卷 333)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庚寅,夜金星犯水星,顺行在井度。 《神宗实录》卷 334)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己亥)山海、滦州、卢龙等县地震。 《神宗实录》卷 334)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辛未,湖广承天府沔阳州及岳州地震。 《神宗实录》卷 337)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甲辰,火星犯魁宿。 《神宗实录》卷 338)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辛亥,月昼犯金星。 《神宗实录》卷 339)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丁丑)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言:“九月初五日未时日躔角,太阴、太白同尾度,见于午未,次舍相逼,星见异,月同见尤异,月犯金星异,月昼犯金星尤异。” 《神宗实录》卷 340)

(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壬申,夜二更火星逆行过柳宿、鬼宿度。
(《神宗实录》卷 343)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戊寅,午时地动,起自东北艮方,来往西南行,连动二次。(《神宗实录》卷 344)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丁亥)礼部题:“据钦天监揭称,本月初四日戊寅午时京师地震。”(《神宗实录》卷 344)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庚寅)一更,火星顺行鬼宿度。(《神宗实录》卷 344)

(万历二十八年九月辛丑)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条议漳流北徙二变二患三策。言:“河决小屯,东经魏县、元城抵馆陶入卫为一变,其害小;河决高家口,断二流于临漳之南北,俱至城安县东吕彪河合流,经广平、肥乡、永年,坐曲州入溢水同流至青县口方入运河为再变,其害大。溢水不胜漳而今纳漳,则狭小不足以收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卫水蓄仰漳而今舍漳,则细缓不能卷泥沙,病涸而患在运塞高家河口,导入小屯河,费少利多,为上策;仍回龙镇至小滩入卫,费巨害少,为中策;筑吕彪河口岸堤,障水运道,固不资利地方,亦不罹害,为下策。”(《神宗实录》卷 351)

万历二十八年十月辛未朔……是日钦天监进《万历二十九年大统历》于文华门,给赐百官,颁行天下。(《神宗实录》卷 351)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戊寅,京师地震。(《神宗实录》卷 356)

(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壬子)是日夜望月食。(《神宗实录》卷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癸丑,巡抚贵州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言:六月十八日贵阳府定番州地震,自酉至戌有声如雷……(《神宗实录》卷 363)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乙丑朔,上不御殿,颁行《万历三十年大统历》如常仪。(《神宗实录》卷 364)

(万历三十年正月)辛亥,寅时南澳同时地震,有声如雷。盖闽越交界地也。

丁巳,是夜五更火星逆行入太微。(《神宗实录》卷 367)

(万历三十年四月丙午)是夜月食,子正初一刻亏,卯初一刻复圆。(《神宗实录》卷 371)

(万历三十年五月)甲申,未刻,四川坝底等处地震大鸣如雷,申刻复震。(《神宗实录》卷 372)

(万历三十年六月戊申),福建兴化、泉州同日地震。

辛亥,是日卯时福建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同日又地震。(《神宗实录》卷 373)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庚申)陕西巩昌府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子时西南方地震有声。御史以闻。(《神宗实录》卷 382)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戊子)工科给事中胡忻言:“顷皇上发中书赵士祜所献防边奇器于京营打造、演习……”(《神宗实录》卷 383)

(万历三十一年五月)戊寅,卯时京师地震。 (《神宗实录》卷 384)

(万历三十一年五月庚辰)湖广巡抚赵可怀奏承天府钟祥县本年四月二十日午时地震,自东南方起至西北方相继而去,各房屋震裂有声,瓦片坠地……

癸未,卯时月犯金星。 (《神宗实录》卷 384)

(万历三十二年二月甲午)大同应州地震。

丁酉,火星逆行入角宿。 (《神宗实录》卷 393)

(万历三十二年三月)丁巳,福建漳、泉等处地震有声。 (《神宗实录》卷 394)

(万历三十二年三月丁卯)礼部题:“庙祀正值天变,四月初一日日食。移初五日享太庙。”从之。 (《神宗实录》卷 394)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辛巳)秦州地震,声如鸣鼓。 (《神宗实录》卷 399)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辛酉,夜木星、火星、土星合聚尾宿,俱顺行。 (《神宗实录》卷 400)

(万历三十三年二月)庚申,夜望月食。 (《神宗实录》卷 406)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丙寅,湖广武昌府连日地震,其声如雷。 (《神宗实录》卷 408)

(万历三十三年七月甲申)大同阳和城地震有声如雷,移时方止。 (《神宗实录》卷 411)

(万历三十三年七月甲午)是日夜立更时月犯毕宿,火星约离五十分馀,月在上。 (《神宗实录》卷 411)

(万历三十三年八月)丁卯,夜客星不见。自三十二年九月客星见尾分,一更时出西南方,随无西转,至十月夕伏不见。十一月五更时出东南方,今年二月其光渐暗,至是乃灭。 (《神宗实录》卷 412)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丁卯,礼部言:“每岁端阳太医院官同圣济殿内官往南海子采取蟾酥,残伤物命甚多。此药主攻毒之方,合用原少…… (《神宗实录》卷 416)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戊辰,火星逆行入女宿度。 (《神宗实录》卷 447)

(万历三十六年八月)辛酉,火星顺行在女宿四度。 (《神宗实录》卷 449)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丙寅,卯刻月当食,云遮月体不见。 (《神宗实录》卷 459)

(万历三十八年八月)辛卯,寅时,火星逆行娄宿五度五十分。 (《神宗实录》卷 474)

(万历三十八年十月)甲午,火星顺行在奎宿十一度七十分

……（《神宗实录》卷 476）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约七分馀，在尾宿度，初亏未正三刻，申时日入未复。（《神宗实录》卷 477）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辛亥，夜戌时金星犯土星，约离三十分，金星在下，俱顺行虚宿度。（《神宗实录》卷 477）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丙寅，礼部上言：“先据钦天监奏称：本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未时正一刻初亏，申时初三刻食甚，酉时初刻复圆。食甚日躔尾宿一十五度八十五分一十三秒，至救护日，随据该监五官灵台郎刘臣等呈称：先该春官正戈谦亨等推算到本年此月壬寅朔日食，候至未正三刻观见初亏西南，申初三刻食甚正南，复圆酉初初刻东南，约至有七分馀。食甚日躔黄道，测在尾宿度分。臣等移文时刻之差责之。又据回称：是日公同官众在台调品壺漏，测验简仪日晷，至未正一刻初亏，斯时日月之体方交，太阳阳光太甚，人目不能睹，必待亏食一分有馀方见其形，则时交未正三刻，故内外俱作未正三刻，约食七分五十馀秒。及臣等复阅邸报，见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范守己疏称亲验日晷，未时正一刻不亏，正二、正三、正四刻俱不亏，至申初二刻始见西南略有亏形，正二刻方食甚；又以分数不至七分五十馀秒，所见与钦天监又异，诚难悬断。但治历明时，国家要务，即历官算未一刻日食而迟至未三刻亦差也。历官果按成法而差，当如前代岁差之法，随时修改以合天道；抑于成法未精，安望吻合？今当博求通知历学者令与该监集议……（《神宗实录》卷 477）

（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庚子）礼部题：“据兵部员外范守己疏称，去岁十一月朔日食刻有差。治历明时，国家要务，万历元年至今日

食凡十餘次，其差或一刻，或二刻，多至四刻而止，即交食有差，恐推算未的，宜讲求者一也；前代每若干年修改一次，汉凡修改五次，魏至隋凡修改十三次，唐至五代周凡修改十六次，宋凡修改十八次，金至元末凡修改三次，本朝二百餘年未经修改，岂能必无差讹？宜讲求者二也；原任按察使邢云路有《古今律历考》一书，综采详密，且家在安肃，密迩京师，可令与守己并钦尺官互相参订，有词林儒臣旁通律历之学者，亦可时与折衷。又钦天监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庞迪峨、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参互考证，固有典籍所已载者，亦有典籍所未备者，当悉译以资采用……”（《神宗实录》卷483）

（万历三十九年七月）壬戌，卯时金星犯木星约相离五十分，在柳宿度。（《神宗实录》卷485）

（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庚午，礼部奏：“采访历学精通之人如原任按察司邢云路、兵部郎中范守己一时共推……又访得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及原任南京工部员外李之藻，皆精历理。若大西洋归化之臣庞迪峨、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诸书，测验推步，讲求原委，足备采用。”（《神宗实录》卷490）

（万历四十年四月）甲申，夺钦天监推算官俸三月。仍谕礼部：“历法紧安，还酌议修改。”先是该监题十五日己卯晓望月食六分二十秒。初亏寅一刻，复圆辰初初刻。至期，部委主事一员同五官灵台郎刘臣测得候至寅时三刻初亏东南，其体赤色，约食三分餘，与前不合。礼臣请加罚治。从之。（《神宗实录》卷494）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己卯，钦天监奏：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十六日月食，行天下救护。诏下礼部。（《神宗实录》卷535）

(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戊辰,礼科给事中姚永济请广集人材以定历法。言:“天道虽远,运度有常,日有盈缩,月有迟疾,五星有顺逆,岁差有多寡,前人渐次推测,法乃綦备,未有二百数十年相沿于今日。考我洪武元年征院使张佑等议历;二年又征回回历官郑阿里等议历;十五年命历臣吴伯宗等译《经纬书》,副在灵台;二十八年著令凡天文等项艺术之人礼部务要备知,以凭取用。今皇上久道在宥,礼备乐和,在野在朝,率多儒彦,不以此时博访真才删定成书,将来何以显万历与天无极之业。且始事与成事不同,成事在同归于一,而始事在各献所长。臣尝窃听一、二,如谓五行迟留伏逆,土圭测量最精,而又有谓地心测算不同于地面测算者;如谓列宿之天为一日一周之天,而又有谓列宿天另有行度,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者;如谓日月交食,人从所居南北望之不同,而又有谓随其出地高低,看法亦不同者。种种同异,互有发明。总之,集众论以广益,验食分以取信。倘若机会顿失,年岁坐消,刻漏尘封,星台迹断,徒取区区相传之步算,不亦辱明时而负当世之士哉!”不报。《《神宗实录》卷 536)

(万历四十三年九月)己丑,礼部奏:“太医院吏目之职虽微,然拾级而上之,则御医院判使矣。……自开纳例行,始有纳银一百八十两即授吏目名色,朝输银而暮加衔,至补官时而超加于实,历八、九年之上者,则本业可以不攻,而钱神偏为有灵。恐此例开而不塞,将《素问》诸书束之高阁,而仓、扁、岐、黄之术无人也。《《神宗实录》卷 537)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己巳)原任陕西按察使邢云路献《七政真数》,其略曰:“凡步历之法,必以两交相对,彼交印此交,此交符彼交,两交正而中间时刻分秒之度数自一一可按。七政之行,其数皆

同，日月之交食即五星之交食，五星之凌犯即日月之凌犯，以同度同道也。故日月食为日月交五星在黄道间合复，为日与五星交，月与五星凌犯，为月与五星交，木星与火星凌犯，为木星与火星交。推之一星互犯，莫不皆然。故两交相对而互相发明，七政之能事毕矣。以此法布算，今岁七月十六日戊寅夜望月食。推得是月望交泛分一十三日八十四刻五十六分六十三秒，阴历交前度一度二十二分零三秒九十五微，月食分一十三分五十九秒六十九微，定用分六刻六十八分九十五秒二十一微，既内分二刻八十六分六十五秒，既外分三刻八十一分七十九秒，初亏分六刻四十三分二十秒八十九微，食既分一十刻二十五分零四十微，食甚分一十三刻二十一分六十六秒一十微，生光分一十五刻九十八分三十一秒八十微，复圆分一十九刻八十分一十一秒三十一微。初亏丑初一刻，食既丑正一刻，食甚寅初二刻，生光寅初三刻，复明寅正三刻，此月食之数，即日月交之数也。其推步五星盈初之数即五星交之数也。二数定而七政明矣。”（《神宗实录》卷 547）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乙未）管理临清砖石工部郎中米万钟奏御戎胜算：“……在练火器，火器有战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陆器、有水器，用之合宜，无有不胜。夫良将一员，火兵三千，足敌强兵十万。今宜多造火器，急选能将训练。斯我兵寡弱可无患。在练车战。昔李卫公越千里讨突厥，不废车战。而二十七年虏贼十万内犯，我师三万被围于七里沙滩，竟以车营保全。今宜仿飞轂寨诸法以练车，止则钩连如城，战则旋折为门，每车御以二人，执兵弩者不计，斯可抗敌制胜。”（《神宗实录》卷 570）

（万历四十六年十月）乙丑，慧星出于氐，如鸡卵大，长丈馀，色苍白，尾指东南，后十数日转指西北，扫犯太阳守星，入亢七度一十分。又三日，渐往西北方行，尾扫北斗、天峨、天玑、文昌、五车等星，

逼紫垣，在元六度。至次月十九日始灭。（《神宗实录》卷 575）

（万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钦天监监副周子愚言：“原任陕西按察使今在籍邢云路深明历法，近著有《历元》一书，言七政源流、四周、四应；据经、据纬，俱有本末。又言五星自北齐张子信草《率定历》至今千百餘岁，历家止凭旧法倒换，以致历算失次，差至数十日不觉。至于土、木二星其行尤迟，木星十二年一周天，土星三十年一周天，二星明岁俱行至盈初，及今测验乃得真数，过此又须十二年及三十年矣。此时云路年已七十，查万历三十九年臣尝经举荐，已奉圣俞，伏乞敕取前来统理历法，并与本部前疏所举通晓数员一同参考校正，以定一代钜典。”（《神宗实录》卷 575）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壬子）戎政兵部尚书薛三才奏：“御房长技无如火器。故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承平日久，人与器多不相习。近查善此技者无如原任参将今系狱张名世之为工。名世亦自请练成三千人，遇有强虏愿当一先锋。考正统乙巳之变，石亨、杨洪皆以重辟系狱，于谦出而用之，率得其力……”

晓刻，金星、木星俱行相合犯在璧宿度，约相离三十分餘，金星在东。（《神宗实录》卷 580）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刑部员外冯时行奏献奇车。曰“飞轮车”，曰“旋风车”，曰“降魔杵车”，曰“滚地产车”，曰“辘轳车”等。约用木料、牛皮及铁、木匠二千余人，造车五百辆，用兵一万名，饷三十万两。一月可复开、铁，数月可手奴酋。不报。（《神宗实录》卷 589）

（泰昌元年八月癸酉）吏部听选监生王应遴疏请修《大统历》。先是钦天监所报日月交食时刻分数多舛，先帝谕礼臣酌议修改。至

是应遵上言历理当明二十事，修历之法当飭四事。章下礼部知之。

（《光宗实录》卷8）

（泰昌元年九月癸巳）原任陕西按察司按察使邢云路进《测止历数》。（《熹宗实录》卷1）

（泰昌元年十二月癸丑）工部复：“总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北河通漕专籍卫水，然上源未畅，则下流必壅。今漳河已徙，卫流已塞，独省挽漳、引沁、辟丹三策而已。顾漳水东下之处势竟及泉，挑浚难施，未易挽也；若沁水之辟，新汲一带地方郎署相连，庐舍鳞次，必辟渠以受沁，此地不为丘墟乎？丹水涌溢虽势与沁同，然丹口既辟，则修武而下皆成安流。’此辟丹之议无容再计者。其条列展河、砌闸、筑堰、平租、示禁、雇役、动支经费各款，河臣筹计不遗余力。循而行之，可垂永利。惟是河徙不常，丹辟不无再阻，则挽漳、引沁不妨并存其议，以待异日讲求。”上然之。（《熹宗实录》卷4）

（天启元年闰二月甲申）巡按直隶御史张新诏言：“考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国朝平江伯陈锐疏通之，运船直达大通桥下。彼时势豪欲克取脚价，阻坏其事，后因御史吴绅言，可合郎中何栋、吴嗣忠仍浚里河，计费才七千两，而所有脚价十二万。此由通州至大通桥省费之大较也，若由大通桥至朝阳门而有三里许，其地平衍闲旷，有掘就河身见在，倘导玉河之水稍溯而北至朝阳门，量建闸座及剥船若干只，粮运到时经于门下上车，似为便计。……”（《熹宗实录》卷7）

（天启元年闰二月）丁酉，原任陕西按察使邢云路详述日月交食分数，以备修历。言：“臣自万历三十九年奉有谕旨命臣治历，至去岁泰昌元年九月内治完恭进。奉旨下部。臣复思前疏所陈止言

治历之要。犹未悉其详也。入冬以来更竭心力，正表凿度、孔壶浮箭，步得日月交食详悉分数，谨此具述进呈。按新法推泰昌元年庚申步十一月十六日己丑夜望月食，初亏漏下二百七十三筹五十三分，计九十七刻二十四分；食既漏下二百九十四筹六十分，计八十八分；生光漏下三百三十二筹四十分，计七刻四十分；复圆漏下三百五十三筹四十八分，计一十一刻。各以发敛求之，得初亏夜子初一刻，食既子正初刻，食甚子正四刻，生光丑初三刻，复圆丑正二刻。月食一十四分九十九秒，食甚月离黄道毕宿一十四度三十分一十秒。而《授时》则推初亏子正一刻，食既丑初一刻，食甚丑正初刻，生光丑正三刻，复圆寅初三刻，月食一十三分三十一秒，月离黄道毕宿一十四度三十四分四十四秒，与天不合。如以《授时》为是，臣当是日以漏箭自子平计至初亏，月在五车星下天开星西，诸王东第一星为九十七刻二十四分，为夜子初一刻无疑也。乃仰观在天，窥管所共睹，隶首所共算者，《授时》误矣。是其见在之数与天合符者也”。（《熹宗实录》卷7）

（天启元年十一月）庚申，原任陕西按察使闲住邢云路奏：“臣本年春言四月朔日食，历数临期策验分刻乃有不合，臣始悟《历元玄法》原自无差，而其左者乃今《大统历》沿郭守敬《授时历》之误也。盖日食者，月食之也。故正历一准于月食，而月之分数与限度、定法皆其纲领最大者，《授时》定月食分三十分及十五分，月含限十三度五分，定法八十七分。此守敬率南北日官以仪器测验于天，自丙子至庚辰，又经甲午再测，几二十年，自谓推步之精可永久无弊，以故《大统历》沿用之。臣今所步历亦用之，及四月朔食测验，方见其差。乃悟以异乘同除，另变其法，变月食分三十分为三十五分，变十五分为十七分五十秒，变定限十三度五分为十三度十二分五十秒，变定法八十七分为七十五分，诸数既变，乃依旧《历元玄法》布历，一一方合……故必如臣所推，以五千七百四十为日食成限，从

四千九百二十为月食成限，以三十五分为月食分，而黜郭守获之三十分，方为正法。”下礼部。 《《熹宗实录》卷 16》

（天启二年四月戊子）巡抚四川张论进“飞石”、“架木”二法以备城守，仍送习熟制造人宁越守备吴国辅入京备用。其法以二木竖地，一木横架转轴入凿内，若秋千之状，又一木长亘其中，前轩后轻若桔槔之形，用绳兜系石于木颠，结一端于木而留一端虚寄于上，用一人掣之，其前则视石大小用多人牵拽木本，三拽力齐而掣者撒手，石即飞去，贼临城下一击即毙。又一法用独木一根竖地，一木横架，名曰独木虎。可以随方旋转，御贼一、二百步之遥。上命依式制用。以备战守。 《《熹宗实录》卷 21》

（天启六年五月戊申）是日蓟门地震。据报密云县本月六日巳时从西南方来，有声如雷，至初九日丑时复巨声西来，门窗皆响，几座倾摇。 《《熹宗实录》卷 71》

（天启六年闰六月乙卯）钦天算该月食，适云阴遮蔽月体，未见亏食。 《《熹宗实录》卷 73》

（天启六年十二月癸丑）月有食之。凡食八分七十六秒，自酉至亥，二刻复圆。 《《熹宗实录》卷 79》

（崇祯二年五月庚子）礼部疏言：“本月初一日日食，原题初亏巳正三刻，而今在午初一刻，则已差二刻矣。原题复在正三刻而实在午正一刻，又差二刻矣。推算官戈丰年等称《大统历》乃国初监正元统所定，实元郭守获《授时历》之成法也。历官按书推步，不敢增减，今验日食时刻俱不合，须将历大加更改，测验布算，定今日之所以差，乃可期他日之不差耳。且唐虞以来无百年不改之历，国初历

官如元统、李德明辈才力不能出郭守敬之上，后来改官修正则有童轩、乐护、华湘等，著书考定则有副使邢云路等，建议改正则有俞正己、周濂、周□等，是皆明知守敬旧法年远数赢，即守敬在今日亦须重改故也。万历四十年兵部员外郎范守己因日月交食分别不合，曾疏请修改，未奉皇祖谕旨。今本监官谓元初至今相沿三百五十年，无能改正，而表现于彼责成，非其识力所及。且崇祯四年又应日食者一，月食者二，临时必不能无有差。乞敕下臣依万历四十年原议修改，庶国典有光矣。”从之。 《崇祯长编》卷22）

（崇祯二年七月）癸卯，礼部条上改修历法事宜：一、选人员；一、博访求；一、用钱粮；一、定考成。从之。 《崇祯长编》卷24）

（崇祯三年五月辛卯）礼部左侍郎徐光启奉命修改历法上言：“历以差而改，而前此改历之人不究其所差之故，仅截至日前后通计所差度分立一加减乘除，匀派各岁之下，谓之改矣。臣昔年曾接西洋利玛窦，与之讲论天地原始七政运行，并及其形体之大小远近与夫度数之顺逆迟疾，一一从其所以然处指示确然不易之理，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自逢交蚀即以其法验之，与钦天所推算不无异同，而大率与天相合。故臣谓今若修改必须参西法而用之，以彼条款就我历义，又从历法之大本、大原阐注明晰，而后可以言改耳。布算周密，事绪繁多，汗牛充栋之书，臣等方愁精力有限，岁月易销。不意本年正月初二日邓玉函患病身故，此臣历学专门，精神博洽，臣等深所倚伏，兹忽倾逝，向后绪业甚长，止藉龙华民一人，惧不能早完报命。访得诸臣同学尚有汤若望、罗雅谷二臣，其术业与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及今西洋陪臣陆若汉南行，即令访求速来，事理甚便。乞敕部行文敦谕二臣，并令所在官司资给进道，庶令人出所长，可以早奏厥绩也。”帝命地方官资遣入京。 《崇祯长编》卷34）

(崇祯三年九月庚子)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督修历法徐光启,自崇祯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开局供事,业已经年,中以边警辍业,同功合作止及三月,谨将译造书表一十九卷、仪器三座开列上闻:《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元史揆日行订讹》一卷、《通率立成表》一卷、《散表》一卷,系光启同陪臣龙华民、邓玉函等译撰;《测圆八线立成长表》四卷、《黄道升度立成中表》四卷,系陪臣邓玉函同知历人等翻译;《历指步日躔》一卷、《测量全义》二卷、《日躔表》一卷,系光启、之藻同罗雅谷译。“七政象限大仪”二座、“测量纪限大仪”一座,系陪臣邓玉函同知历人制造。帝命:“译成书表俟缮写完日进览。馀报闻。”(《崇祯长编》卷38)

(崇祯四年六月丙午)巡视京营兵科给事中冯可宾、福建道御史张三漠疏荐:“神威营守备李天成精于埋藏火器,为京营第一长技。其法于转机之处用铜轮,土壤之下用火筒,火筒之内用飞兔,銃门之上用合机。大约铜轮一转自能生火,火燃飞兔倏及銃门,于是百千之炮一声齐发。其暗置地中即偶值雨雪一两月,亦复不妨能机自发。此法甚奇,若施之九边险隘,当无不可,而京营根本重地,尤望天语申饬,谕令各营诸将一体演习,以资捍御。但天成以守备供职,官卑俸微,怀奇未展。乞敕兵部加开游击以期后效。”帝命所司验试奏夺。(《崇祯长编》卷47)

(崇祯五年十月己卯)大学士徐光启上言:“臣自崇祯二年七月内奉旨督修历法,因边警辍业,迨三年八月始得续理前绪,四年正月以后三次进过历法书表共七十二卷。已于日躔、月离、垣星、经纬、日月交食各种法义并立成数目,约略备具,所以者止月食一卷及五星经纬耳。以全功较之,则未完者令四分之一。臣猥以疏庸,蒙简入阁办事,迄今五月不能复寻旧业,欲求继者甚难。以臣所知

如山东巡抚朱大典、陕西按察使李天经皆堪供职，而又有封疆方面之责，不得不于庶僚草泽中求之，因察原任御史金声，思致沉潜，文辞尔雅，博涉多通，兼综理数，堪以委用。若使之讨论修饰，其遣文析义，当复胜臣，若其已成诸书，方令本监官生渐次学习。臣又闻原任左评事王应遴学亦通综，堪为率领。乞敕部酌量施行。”（《崇祯长编》卷 64）

五、典籍著述

(己亥正月庚申)上在宁越时,儒士许瑗、王晃来见……认晃为谘议参军……尝仿《周礼》著书一编。(《太祖实录》卷7)

(乙巳正月)壬申,上问起居注詹同曰:“孙武杀东吴王二宠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对曰:“此事载《太史公书》,或有之。”上曰:“夫以吴国之众,岂无数十百人兴武习兵,乃出宫人与之试?此阖闾之非也。当时武欲试其能,何必妇人哉?且教吴王兵法,取胜之道果何在?”对曰:“《春秋》载柏举之战,楚一败之后,遂有吴王入郢之师,此其效也。”上曰:“不然,太宰嚭、伍员皆楚人,先已在吴,其欲报怨于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师,岂孙武教兵之效哉!若谓入郢之师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败?要之,杀宠姬之事,亦司马迁好奇之论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太祖实录》卷16)

(丙午五月庚寅)上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太祖实录》卷20)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许存仁讲经史,存仁讲《尚书·洪范篇》至休征之应,上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

必以类应。”（《太祖实录》卷 21）

（丙午十一月）壬辰，修《公子书》及《务农技艺商贾书》成。先是征儒士熊鼎、朱梦炎等至建康，延居上宾馆，令纂修是书。上谓之曰：“公卿贵人子弟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认劝戒。其民间农工商贾子弟亦多不知读书，宜以其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使之通知大义，可以化民俗。”至是书成，命颁行之，赐鼎等白金人五十两，及衣帽靴袜等物。（《太祖实录》卷 21）

（吴元年夏四月）庚戌，上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上曰：“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太祖实录》卷 23）

（洪武元年三月）己亥，命礼官及诸臣编《存心录》。上以祭祀为国大事，念虑之间儆戒或怠，则无以交神明，命礼官及诸儒臣编集郊社、宗庙、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式者为书以进。（《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元年四月戊申）上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祚为总裁，征……十六人同为纂修。（《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诏中书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 (《太祖实录》卷 41)

(洪武二年七月)乙未,诏遣儒士欧阳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处访故元元统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迹,增修《元史》。时诸儒修《元史》将成,诏先成者上进,阙者俟续采补之。 (《太祖实录》卷 43)

(洪武二年八月癸酉)《元史》成,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等奉表进表曰:“……所撰《元史》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通一百五十九卷,谨缮为装潢成一百二十册,随表以进。”上览之,诏誊写刊行。 (《太祖实录》卷 44)

(洪武二年八月庚寅)是月诏臣修纂《礼书》。时上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敕中书省令天下郡县举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时曾鲁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与诸儒同纂修。 (《太祖实录》卷 44)

(洪武三年二月)乙丑,诏续修《元史》。时儒士欧阳佑等采摭故元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祚为总裁,儒士赵坝、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十五人同纂修。 (《太祖实录》卷 49)

洪武三年秋七月丁亥朔,续修《元史》成,计五十有三卷,纪十、志五、表二、列传三十六。凡前书未备都悉补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学士宋濂率诸儒以进。诏刊行之。 (《太祖实录》卷 54)

（洪武三年九月乙卯，修《礼书》成，赐名曰《大明集礼》，其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为纲……通五十卷。诏颁行之。授曾鲁、徐一夔、周子谅、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赐还乡里，俱赏赐有差。（《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十二月）辛酉，《大明志》书。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黄簾、刘严、丁凤、郑思先、郑权六人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于北平。至是书成，命送秘书监钁梓颁行，俊民等皆授以官。（《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四年正月己丑）命陕西行省绘其山川地理来献。（《太祖实录》卷 60）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以宁……独以文学擅名于时……遇疾卒……有诗文数十卷，号《翠屏集》，行于世。（《太祖实录》卷 61）

洪武四年秋七月辛亥朔，《存心录》成。（《太祖实录》卷 67）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辰，礼部尚书陶凯言：“汉唐宋皆有《会要》记载时政以资稽考，今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匱，是为《实录》。凡诸钦录圣旨及奏事簿籍纪载时政可以垂法后世者，宜依《会要》编类为书，使后之议事者有所考焉。其台、省、府宜各置铜匱藏钦录簿以备稽考。”俱从之。（《太祖实录》卷 77）

（洪武五年十二月）壬辰，礼部侍郎曾鲁卒……家故储书甚多，鲁皆一一校讎其讹舛，有《六十一居士集考异》，今行于世。（《太

祖实录》卷 77)

(洪武六年四月)己丑,命天下州郡绘山川险易图以进。 (《太祖实录》卷 81)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训录》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严祭祀”、曰“谨出入”、曰“慎国政”、曰“礼仪”、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职制”、曰“兵卫”、曰“营缮”、曰“供用”。上亲为之序。 (《太祖实录》卷 82)

(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纪载而未见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匱,传与后世。”上从其请,命同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埏、朱廉、徐一夔、孙作、徐尊生同纂修;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孟旸等誊写。 (《太祖实录》卷 85)

(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庚寅)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命颁行天下。 (《太祖实录》卷 86)

(洪武七年二月甲寅)浙江等行省并直隶府州县皆以山川险易图来献。 (《太祖实录》卷 87)

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明日历》成……分为四十类,自警天至制蛮夷历为五卷,总四万五千五百余言。名曰《皇明宝训》。自是以后,凡有圣政史官日纪录之,随类增入。 (《太祖实录》卷 88)

洪武七年十一月壬戌朔，《孝慈录》成……上亲为之序，命录诸梓而颁行之。（《太祖实录》卷 94）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注《道德经》成。上对儒臣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此语岂徒托人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为注，以发其意。”（《太祖实录》卷 95）

（洪武八年二月丙午）御制《资世通训》成……书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勤俭仁敬之类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曰忠、曰孝、曰勿蔽之类十有七事；又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诏刊行之。（《太祖实录》卷 97）

（洪武八年三月戊子）是月《洪武正韵》成。上以旧韵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书成，赐名《洪武正韵》，诏刊行之。（《太祖实录》卷 98）

（洪武八年四月丁巳）诚意伯刘基卒……所著有《郁离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写情集》七卷、《犁眉公集》五卷，并行于世。（《太祖实录》卷 99）

（洪武十年正月乙酉）赐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致仕……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卒。所著有《潜溪集》四十卷、《罗山集》五卷、《龙门子》三卷、《浦阳人物记》二卷、《翰苑集》四十卷、《归田集》四十卷。长子璲与璜俱以能书名。（《太祖实录》卷 111）

（洪武十一年三月庚子）赐楚府长史朱伯清致仕……洪武三年用荐预修《元史》及《大明日历》，授翰林编修。尝扈从凤阳途中作

“纪行诗”以献，上览之嘉叹，寻和其诗赐之，开楚府长史，居官恭谨自持，所著有《文集》及《理学纂言》二卷。（《太祖实录》卷 117）

（洪武十一年五月）癸酉，命东宫文学傅藻等编纂《春秋本末》。（《太祖实录》卷 118）

（洪武十一年）九月庚午朔，钦天监进《明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颁历于诸王、百官。（《太祖实录》卷 119）

（洪武十一年九月丙申）赐中都另子助教贝琼致仕……有《清江文集》行于世。（《太祖实录》卷 119）

（洪武十二年六月）乙酉，编《春秋本末》成。先是以《春秋》本诸鲁史，而列国之事错见间出，欲究其终始则艰于考索，乃命东宫文学傅藻等纂录，分列国而类聚之，附以左氏传。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统，次鲁公之年以仍旧文，列国则先晋齐而后楚吴，所以内中国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终，秩然有序，至是而成，赐名曰：《春秋本末》。（《太祖实录》卷 125）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卯，诏预刊明年大统历，仍以十月朔进，其诸王及在京文武百官、直隶府州俱于钦天监印造颁给，十二布政司，则钦天监预以历本及印分授之，使刊印以授郡县，颁之民间，自是岁以为常。（《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三年四月）戊子，赐翰林院编修张美和致仕……善著书，所著有《理学类编》八卷、《群书备数》十二卷及《元史节要》行于世。（《太祖实录》卷 131）

(洪武十三年六月甲申)《臣戒录》成。时胡惟庸谋叛事觉，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则恃恩，肆为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尝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录历代诸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备其行事以类书之。既成，赐名《臣戒录》颁行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太祖实录》卷 132)

(洪武十四年四月)己未，国子司业前礼部侍郎刘崧卒……尤以文学受知于上，其为文雅粹，为诗有唐人风韵。所著有《北平八府志》、《东游录》、《岭南录》及诗文十八卷藏于家，又有《职方集》行于世。 (《太祖实录》卷 137)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之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既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太祖实录》卷 141)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丑，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精诚录》。先是上将享太庙，致斋于武英殿，召沉等谓之曰：“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经传，未易会其要领。尔等其以圣贤所言三事以类编辑，庶便观览。”至是书成，上览而善之，赐名《精诚录》，命沉为之序。书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书》七十二章、《诗》十七章、《礼记》二十七章、《孝经》、《论语》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学》、《中庸》各一章、《书》四十六章、《诗》十章、《礼记》十四章、《左传》六章、《国语》一章、《论语》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亲”一卷，取《易》二章、《书》三章、《诗》九章、《礼记》四十

八章、《论语》十一章、《孝经》十九章、《大学》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太祖实录》卷 152）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亥）是月《大明清类天文分野》成。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为二十四卷，诏颁赐秦、晋、今上、周、楚、齐六王。（《太祖实录》卷 167）

（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是月文渊阁大学士朱善卒……所著有《诗经解颐》等集行于世。（《太祖实录》卷 175）

（洪武十九年三月壬午）日月《省躬录》成。初，上命翰林儒臣编集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为书，名曰《存心录》，朝夕观览。后复命赞善刘三吾编类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别为一书，名曰《省躬录》。至是书成，诏颁行之。（《太祖实录》卷 177）

（洪武十九年十月辛亥）是月颁《志戒录》。其书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都官诸生讲诵，使知所鉴戒。（《太祖实录》卷 179）

（洪武二九年十二月）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初，上以中外臣民袭元之俗，往往不安职业，触丽宪章，欲效成周大诰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久之又虑诰条所载未能尽夫天下之情，续为一编以申其意，使民观感知所劝惩。自是民之作非者鲜，从化者多，故又作三编《大诰》。其意切至而辞益加详焉，每编成，上亲序之。（《太祖实录》卷 179）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上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因自为注。至是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朝夕省览。”(《太祖实录》卷180)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乙丑,颁《武十训诫录》。时上以将臣于古者善恶成败之事未能通晓,特命儒臣编集申鸣、钮麇、樊哙、金日磾、张飞、钟会、尉迟敬德、薛仁贵、王君廓、仆固怀恩、刘辟、王彦章等所为善恶为一编,释以直辞,俾蒞武职者日亲讲说,使知劝戒。(《太祖实录》卷194)

(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是月更定《大明律》。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条增损不一,在外理刑官及初入仕者不能尽知,致令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参考折衷,以类编附旧律。(《太祖实录》卷197)

(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子)征士梁寅卒……所注有《周易参议》、《诗书演义》、《周礼考注》、《春秋考义》及《汉唐以来君臣事略》、《宋元史节要》及《石门集》行于世。(《太祖实录》卷198)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辛丑)河南开封府封丘县民刘安寿进禁书《五符太一》书一千种。《景佑太一》书一十卷,附《陶金歌》、《太一新律》、《十晶太一》各二卷,《九宫太一》、《太一入运》、《太一草算》、《太一祭法》、《太一神算》、《五福十神太一》各一卷,《太一局成》书二卷。《遁甲》书六种:《景佑符应经》、《六壬心镜》、《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经》、《奇门五总龟》各一卷。《六壬》书十种:《兵贼赋》、

《玉历钤法》、《中黄五变经》、《草里寻针诀》、《心印诸赋》、《大六壬断诀》、《杂六壬书》、《东方朔射覆禽》书各一卷。（《太祖实录》卷203）

（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戊寅，诏刊行《韵会定正》。时《洪武正韵》颁行已久，上以其字义音切未能尽当，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学士刘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孙吾与所编韵书本宋儒黄公绍《古今韵会》，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韵归一，因以其书进。”上览而善之，赐名曰《韵会定正》，命刊行焉。（《太祖实录》卷205）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戊寅）是月颁《醒贪简要录》于内外诸司。先是，上谕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遑遑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刻剥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大小官品，岁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其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是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俾食禄米者知所以恤民。（《太祖实录》卷220）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甲戌）是月，颁示《稽制录》于诸功臣。上自即位以来，封赏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礼，凡封爵录食礼仪等差，悉仿唐宋之制，其间因时损益皆适其宜。然功臣多武人，不知书，往往恃功骄恣，逾越礼分。甚或肆情废法，奢僭不度。及蓝玉以反诛籍其家，见其服舍器用僭侈逾制，上因诏翰林院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号虚实之等第，编辑为书，名曰《稽制录》，御制序文，颁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览，以遏其奢僭。（《太祖实录》卷226）

(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庚子)是月《永鉴录》成。其书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又辑历代为臣善恶可为劝惩者别为一书，名曰《世臣总录》，以颁示中外群臣。

(《太祖实录》卷 230)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征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观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间有未安者，遂诏征天下儒臣定正之。于是太子少保唐铎等举翰林院编修致仕张美和、国子监博士致仕钱宰、助教致仕靳权、教授高让、学正王子谦、教谕张士謨、俞友仁、何原铭、傅子裕、周惟善、训导唐棣……并遣行人驰传征之。

(《太祖实录》卷 232)

(洪武二十七年九月癸丑)定正蔡氏《书传》成……至是书成，凡《蔡氏集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三吾等率诸儒上进，赐名曰《书传会选》，命礼部刊行天下。

(《太祖实录》卷 234)

(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庚申，修《寰宇通衢》书成。时上以舆地之广不可无书以纪之，乃命翰林儒臣及廷臣以天下道里之数编类为书。其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陆行为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马驿六十四；水陆兼行为里三千四十五，驿四十……此其大略也，四夷之驿不与焉。

(《太祖实录》卷 234)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颁《祖训条章》于内外文武诸司。

(《太祖实录》卷 241)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礼制集要》成。先是谓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来，累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逆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始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僭乱如此，杀身亡家，尔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类成书，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置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书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中外。（《太祖实录》卷 243）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辛亥，《洪武志》书成。其书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宫阙门观之制度以及坛庙寺宇、街市桥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载。诏刊行之。（《太祖实录》卷 243）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癸未)颁表笺文式于天下。（《太祖实录》卷 246）

(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巳，诏颁《稽古定制》。先是上以诸功臣之家不循礼法，往往奢侈自纵以至覆亡，虽屡加诫敕，终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国初以来所定礼制，参酌损益，编类成书。凡勋旧之家坟茔碑碣丈尺、房屋间架及食禄之家货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颁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太祖实录》卷 248）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庚辰)颁《为政要录》。其书载文武官属体统及金书案牍次第、军士月给廩饩与宿卫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条。（《太祖实录》卷 249）

(洪武三十年壬月甲寅)《大明律诰》成。 (《太祖实录》卷 253)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敕……“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朕鉴之诚有叹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 (《太宗实录》卷 13)

(永乐元年二月乙卯)肃王模奏求书籍药材。赐书报曰:“所求书籍今有者悉送去,惟十七史诸书俟印装续送。……” (《太宗实录》卷 17)

(永乐元年六月)辛酉,监修国史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等、总裁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 (《太宗实录》卷 21)

(永乐元年七月丙子)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宜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太宗实录》卷 21)

(永乐元年十月)己未,上御奉天门命侍臣辑自古以来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 (《太宗实录》卷 24)

(永乐元年十一月乙亥朔)钦天监进永乐二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仍赐颁朝鲜诸蕃国,著为令。 (《太宗实录》卷 25)

(永乐元年十二月申戌朔)上视牲南郊。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奏:敕修《古今列女传》成。上亲制序文。 (《太宗实录》卷26)

(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上宴闲御谨身殿,阅太祖皇帝御制文集,顾学士解缙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资超迈,然亦学问所至。观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语简理至,蔼然可见。”缙等曰:“诚如圣谕。”上曰:“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恻之。”又问缙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缙等对曰:“国初佐命诸臣之家理当有之。”遂遣书各王府求之。命礼部遣监生三十余人,分诸各布政司府、州、县,令官员军民之家有收藏高庙御制诗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别录本予之。仍重赉之。 (《太宗实录》卷26)

(永乐二年正月)丁未,复遣监生刘源等三十二人分行郡县,方求太祖高皇帝御制诗文。 (《太宗实录》卷27)

(永乐二年四月)甲申,《文华宝鉴》成。先是命侍臣辑自古以来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太子。至是书成,名《文华宝鉴》。上御奉天门,召皇太子授之。 (《太宗实录》卷30)

(永乐二年九月)辛亥,命部装印《列女传》万本,给赐诸番。 (《太宗实录》卷34)

(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巳,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赐缙等百四十七人钞有差,赐宴于礼部。既而,上览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保姚广彦、刑部侍郎刘季篪及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士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

修撰王褒、梁潜、吴薄、李贯、杨觀、曾桀、编修宋紘、检讨王洪、蒋驥、潘畿、王偁、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𠵽、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金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膳。（《太宗实录》卷36）

（永乐四年四月）乙卯，命礼部遣使购求遗书。上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上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太宗实录》卷53）

（永乐四年七月）甲寅，命钦天监举精于实数者，纂修阴阳星命等书。（《太宗实录》卷56）

（永乐五年十一月）癸丑，皇太子请以仁孝皇后所著《劝善书》颁赐臣民，从之。（《太宗实录》卷73）

（永乐五年十一月）乙丑，以仁孝皇后《内训》赐群臣俾教于家。初，后于宫中览观载籍，著是书，以为女范。其目曰：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警戒、节俭、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凡二十篇，名曰《内训》。书成，未上，至是皇太子以进，上览之怆然。命刊印。

太子少师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书，凡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本。更赐名：《永乐大典》，上亲制序以冠之。

（《太宗实录》卷73）

(永乐五年十一月戊寅)南阳等府、郟县等县生员高明等言：“初以楷书选入文渊阁修《永乐大典》，今书成，愿就学国子监。”从之。 (《太宗实录》卷 73)

(永乐七年二月甲戌)上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虞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然简帙浩繁，未易遽领其要。帝王之学但得其要，笃信而力行之，足以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当进学之时，朕欲使知其要，庶几来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广等遍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上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 (《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五月)庚寅，赐皇太子《圣学心法书》……亲为之序，至是刊印完，遣人赍赐皇太子，其序曰…… (《太宗实录》卷 92)

(永乐七年六月)己酉，赐书皇太子。令谕右春坊大学兼灵翰林院侍读黄淮、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杨士奇，以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及《洪武实录》，点检完备、封识，付老成内官一人，同、锦衣卫指挥王真及翰林院官邹缉、梁潜、李贯、王洪送赴北京，仍令淮、士奇于朝臣内慎举谨厚笃实文学可称者数人，偕来。 (《太宗实录》卷 93)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即位之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等监修，而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重修。至是命太子

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国子监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为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杨士奇、金幼孜等为纂修官，皆赐敕勉励。（《太宗实录》卷120）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饩。（《太宗实录》卷158）

（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先是，上命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等编类是书，既成，广等以稿进，上览而嘉之，赐名《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亲制序于卷首。至是，缮写成帙，计二百二十九卷。广等上表进，上御奉天殿受之。命礼部刊赐天下，御制序曰……（《太宗实录》卷168）

（永乐十三年十月癸巳）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等使西域还。西域诸国哈烈、撒马儿罕、火州、土鲁番、失刺思、俺都准等处各遣使贡文豹、西马、方物。诚上《使西域记》，所历凡十七国山川、风俗、物产悉备。（《太宗实录》卷169）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历代名臣奏议》书成。先是，上以玺书谕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采古名臣直言，如张良对汉高；邓禹对光武；诸葛孔明对昭烈，及董贾、刘向、谷永、陆贽

奏疏之类汇录，以便观览。至是书成以进，上览而嘉之，赐名：《历代名臣奏议》……遂命刊印，以赐皇太子、皇太子孙及大臣。（《太宗实录》卷 183）

（永乐十五年正月癸巳）《神僧传》成。上尝阅释氏书，采往昔名僧功行之超卓者，辑为一编，名《神僧传》。于是成，亲制序冠之，曰：“神僧者，神化万变而超乎其类进也，然皆有传散见经典，观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遍，是以世多不能尽知，而亦莫穷其所以为神也。故间繙阅，采辑其传，总为九卷，观者不必用力于搜求，一览而尽得之，如入宝藏而众美毕举，遂用刻梓，以传昭著其迹于天地间，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为神者，有可征也。书此于编首，概见其大意云尔，命镌梓以传。”（《太宗实录》卷 184）

（永乐十五年三月乙未）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与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太宗实录》卷 186）

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朔，监修实录官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总裁官行在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小副朕心。”又顾原吉等曰：“此本朝夕以资览阅，仍别录一本，藏古今通集库。”（《太宗实录》卷 200）

（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太宗实录》卷 201）

（永乐十七年三月）丁巳，《为善阴骘》书成。先是，上视朝之暇，

御便殿披阅载籍，遇有为善获报者，命近臣辑录之。上各为之论断，而系诗于后，类为十卷，名曰：《为善阴陞》，亲制序冠之，序曰……至是，书成，命赐诸王群臣及国子监、天下学校。又命礼部：自今科举取士，准大诰例，于内出题。（《太宗实录》卷 209）

永乐十七年秋九月癸卯朔，上尝览《列仙传》，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辑。至是成，赐名：《神仙传》，上亲制序冠之。（《太宗实录》卷 216）

（永乐十八年六月）辛丑，颁《孝顺事实》书于文武群臣及两京国子监、天下学校。先是，上命翰林儒臣辑录古今载籍所纪孝顺之事可以垂教者为书。每事，上亲制论断及诗，名《孝顺事实》，又亲制序冠之。序曰……（《太宗实录》卷 226）

（洪熙元年正月丙戌）赐三公及六部尚书《天元玉历祥异赋》。上初得此书，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尝判为土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尝敢怠。此书言简理当，左右辅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上亲制序……（《太宗实录》卷 6 下）

（洪熙元年五月）癸酉，敕行在礼部、行在翰林院修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实录》……其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杨溥为总裁，所有合行事宜条列以闻。（《太宗实录》卷 10）

(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敕礼部……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大学士杨荣、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杨溥为总裁。
(《宣宗实录》卷 5)

(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门,及遣进士陆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事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备登载。 (《宣宗实录》卷 5)

(宣德元年四月)戊寅,御制《外戚事鉴》及《历代臣监》二书成,颁赐群臣及外戚……二书皆上亲制序文…… (《宣宗实录》卷 16)

(宣德元年九月)壬子,上出御制《东征记》以示群臣,凡书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发兵之故,盖详备云。 (《宣宗实录》卷 21)

(宣德二年三月辛丑)上罢朝御左顺门,少师、吏部尚书蹇义侍,上曰:“朕昨读《汉书》,观其所载循吏,有感于心,因序论之。今以示卿,卿宜有以副朕意。”其文曰…… (《宣宗实录》卷 26)

宣德三年二月,是月御制《帝训》成。序曰……《奉天篇》……《法祖篇》……《正家篇》……《睦亲篇》……《仁民篇》……《经国篇》……《勤政篇》……《儆戒篇》……《用贤篇》……《知人篇》……《去邪篇》……《防微篇》……《求言篇》……《祭祀篇》……《重农篇》……《兴学篇》……《赏罚篇》……《黜陟篇》……《恤刑篇》……《文治篇》……《武备篇》……《驭夷篇》……《药饵篇》……是书既成,上又题其后…… (《宣宗实录》卷 38)

(宣德六年十二月丁未)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卒……纂《十二公事》，作《春秋要旨》三卷……与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及《五经性理大全》书……及修两朝《实录》，起复为总裁。 (《宣宗实录》卷 85)

(宣德七年六月)是月，御制《官箴》成，以示百官……箴凡三十五篇。《都督府箴》……《吏部箴》……《户部箴》……《礼部箴》……《兵部箴》……《刑部箴》……《工部箴》……《都察院箴》……《太常寺箴》……《大理寺箴》……《通政司箴》……《詹事府箴》……《翰林院箴》……《左右春坊箴》……《司经局箴》……《六科箴》……《光禄寺箴》……《鸿胪寺箴》……《太仆寺箴》……《国子监箴》……《钦天监箴》……《京府箴》……《行人司箴》……《锦衣卫箴》……《中都留守司箴》……《各都指挥司箴》……《内外诸卫箴》……《各布政司箴》……《按察司箴》……《各府箴》……《各州箴》……《各县箴》……《王府官箴》……《盐运司箴》……《儒学箴》。 (《宣宗实录》卷 92)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上御奉天门，视朝罢，顾谓少傅杨士奇、杨荣曰：“朕在宫中无事时，偶有真趣则赋一诗自适，不然则取书籍玩味，亦得胸次开豁。故所在皆置书籍及楷笔之类。今修葺广寒、清暑二殿，及西琼岛口口各处，皆置书籍。卿二人可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年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每书各录数本，分贮其中，以备览阅。” (《宣宗实录》卷 101)

(宣德九年十二月壬戌)上视朝退御文华后殿，召少傅杨士奇等出御书《洪苑篇》，及御制序文示之，且谕之…… (《宣宗实录》卷 115)

(宣德十年九月)庚午,以纂修《实录》,赐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宴于礼部。 (《英宗实录》卷 9)

(正统元年四月庚子)忠州儒学训导宋广言:欲将各处儒学从祀先贤名爵位次较勘明白,刊成图本,颁行天下学校,永为遵守。从之。 (《英宗实录》卷 16)

(正统五年六月)辛卯,河南固始县学训导、举人黄俊言:“太祖高皇帝御制《孝慈录》已尝颁布天下,今四方学中鲜有存者,乞仍录印颁布天下,令士民讲诵,以隆孝道。”上曰:“朕观《孝慈录》所论,仰太祖圣见,卓冠百王,实万代不刊之盛典,宜家传而人诵者,礼部亟印颁之。” (《英宗实录》卷 68)

(正统五年十一月庚戌)御制《大藏经序》…… (《英宗实录》卷 73)

(正统六年五月)丙辰,颁降陕西都司武学《历代臣鉴》三十部,从巡按监察御史朱鉴言也。 (《英宗实录》卷 79)

(正统六年闰十一月辛卯)翰林院侍读周叙奏……仍令翰林院同户部、礼部取《农桑撮要》、《蓝田吕氏卿约》附以《国朝训典》为一书,刊印颁行,使人知勤,则民生厚而礼义兴矣……上以所言皆切时务,命该部议而行之。 (《英宗实录》卷 86)

(正统七年正月戊寅)山东东昌府通判傅宽进《太极图说》,上曰:“《太极图》先儒已解释详明,此说僻谬背理,宜斥之,勿使传布,以误后学。” (《英宗实录》卷 88)

(正统七年三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五事……一,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僉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濙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上是其议。 (《英宗实录》卷 90)

(正统八年八月乙酉)太子宾客、国子祭酒兼翰林侍讲致仕胡俨卒……有文集传于世。 (《英宗实录》卷 107)

(正统八年十一月)戊午,颁正统九年《大统历》一百本于朝鲜国,命来使李叔领回给之。 (《英宗实录》卷 110)

(正统九年十月)乙丑,颁《释道大藏经典》于天下寺观。 (《英宗实录》卷 122)

(正统十年九月癸酉)代世孙仕壘奏:原赐书籍被火烧尽,又边境无书可买,乞赐书诵读。上命以《性理大全》书与之。 (《英宗实录》卷 133)

(正统十二年三月)己丑,《五伦》书成,命工部刻板。 (《英宗实录》卷 151)

(正统十三年四月)己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奏:“尝闻前代之史必修于后人,而议论之正,每资于直笔,是以孔子《春秋》,

特书王正于元年之首，朱子《纲目》分纪僭窃于甲子之下。定名而正统、尊夏而外夷，不以势之强弱而殊分，不以地之偏全而异称。观夫黜五霸之权，贬吴楚之号，跻蜀汉而抑魏吴，先江左而后北魏，可见矣。何也？史之所载，实天命、人心所在……元儒陈桱修《通鉴续编》，既正其统，而三史全书尚仍其旧，况《宋史》文字繁复，板本复毁，当历正传布，不可或缓……乞敕翰林文学老成之臣一人，同臣于南京选文取官有学识者三、四人，共加论述，以成有宋一代全书。”上曰：“不必择人，叙其自修！”（《英宗实录》卷165）

（正统十三年九月）癸丑，颁《五伦书》于天下儒学。（《英宗实录》卷170）

（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子，书复淮王祁铨曰：“尔奏请颁新编《五伦书》，今特以一部奉去观览，以遂贤弟好古乐善之心。”（《英宗实录》卷179）

（景泰元年八月戊寅）山西都司令史贾斌奏……“臣虽侧陋，亦尝读书，近于史传所纪历代人臣能直谏、能尽忠、能守节之士，与夫累朝恃宠之宦官，撮其尤者，录成一编，分为四卷，名曰《忠义集》以进。伏望万机之暇，少垂圣览，或有可取，命工刊布，俾文武臣僚亦不得偷纵共奸宄之私。”礼部以其言有理，乞鉴纳其所编《忠义集》，不必刊行。从之。（《英宗实录》卷195）

（景泰三年三月）庚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卒……其所著述有《唐诗类编》及《石溪居士集》，藏于家云。（《英宗实录》卷214）

（景泰七年五月）丁丑，以纂修《寰宇通志》成……。（《英宗实

录》卷 266)

(天顺五年夏四月乙酉)《大明一统志》成……(《英宗实录》卷 327)

(天顺五年五月辛丑)以《大明一统志》成,赐总裁、纂修等官学士李贤等钞锭有差。(《英宗实录》卷 328)

(天顺八年八月)戊戌,上敕谕礼部曰:“朕惟古昔帝王功德之实,莫不载诸简册,以昭于后世。我皇考英宗睿皇帝以圣哲之资文武之德继承祖宗大业,先后二十余年……礼部宜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修纂实录。其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陈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彭时为总裁官,礼部右侍郎李绍、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刘定之、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为副总裁,学士等官柯潜等为纂修……”(《宪宗实录》卷 8)

(天顺八年九月)甲子,复翰林院修撰岳正官,预纂修《实录》。

以纂修《实录》赐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宴于礼部,命抚宁伯朱永、尚书王翔、姚夔侍宴。(《宪宗实录》卷 9)

(天顺八年十一月丙寅)起复翰林院编修刘健、检讨张颐纂修《实录》……(《宪宗实录》卷 11)

(成化三年八月)丁巳,上御奉天殿。监修官太保会昌侯孙继宗、总裁官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等率纂修等官行礼,进《英宗睿皇帝实录》……(《宪宗实录》卷 45)

(成化七年夏四月丙辰)养病进士卢玘建言:“自古帝王皆设左右起居注之官,所以纪人君之言动、朝廷之政事、百官之贤否。我朝法古图治,岂容独缺?宜命执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选以充之,置诸左右,敕许其直书无所忌讳,则非徒备我清朝之史事,实可维持上下之良心。殆见百官庶职皆欲以忠而见书,以贤而见录,稔恶之人亦将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上命有司知之。 (《宪宗实录》卷 90)

(成化九年二月)丁丑,先是,上命儒臣考订宋儒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尽去后儒所著考异考证诸书,而以王逢集《览尹起莘发明》附其后,至是上呈。上命刻梓以传,亲制序于卷首…… (《宪宗实录》卷 113)

(成化九年五月辛丑)南京吏部左侍郎范理卒。理……著有《读史备志》、《诗经集解》,学者有取焉。 (《宪宗实录》卷 116)

(成化九年八月壬戌)翰林院编修谢铎言:“臣等被旨校勘《资治通鉴纲目》已毕,臣退窃自念,是书师法《春秋》,实为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 (《宪宗实录》卷 119)

(成化九年八月)乙酉,赐岷府南渭王音瑩《四书大全》、《洪武正韵》等书,从其请也。 (《宪宗实录》卷 119)

(成化九年十一月戊申),上谕大学士彭时等曰:“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顾宋元二代至今未备,卿等宜遵朱子凡例编宋元二史,上接《通鉴》共为一书。” (《宪宗实录》卷 122)

(成化十年十二月甲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锦衣卫镇抚司累问妖言罪人,所追妖书图本,举皆妄诞不经之言,小民无知,

往往被其幻惑，乞备录其妖书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等书籍决无证验，传习者必有刑诛，不至再犯。”奏可。其书有《翻天揭地搜神记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官知贤爇鬼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都锋天玉镜》、《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通天彻地照仙炉经》、《三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七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太保泄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熬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天历》、《神工九转玉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混云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璋紫绶经》、《玉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金历地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朱书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金轮经》、《智锁天关书》、《感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世三阳历》、《玄元宝镜》、《玉伞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盖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太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伍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地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宪宗实录》卷 136）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乙卯，《续资治通鉴纲目》成，上制序文以冠其首……（《宪宗实录》卷 159）

成化十四年八月庚寅朔，南京府军等十三卫、辽东都司所属十二卫及四川都司所属六卫各贡马骡文册至京，未追马匹凡二千三百六十有奇，多有违限差错者，甚至弃册而逃，兵部请治其罪。上是之，令凡金书官吏及管马官俱停俸，责限追补弃册，而逃者逮问。

（《宪宗实录》卷 181）

（成化十七年秋七月己亥）汾川王贡谕求书籍，上以《劝善书》、《为善阴陞》、《孝顺事实》与之。。（《宪宗实录》卷 217）

（成化十七年冬十月癸卯）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张璠言：“宋儒胡瑗，扬州府如皋县人。布衣晨，与孙明复、石守道读书泰山，明圣人体用之学，以经术教授苏湖，当时取其学规行于太学。所著有《资圣集》、《景祐乐议口义》、《中庸解》、《春秋口义》、《言行录》，皆有益后学。仰惟圣朝崇重儒术，凡前代诸儒有功吾道者，悉已列之从祀，如瑗者独有所遗，是缺典也。乞下礼官考瑗功行，或升从祀，或建专祠祭于本土为当。”事下礼部知之。（《宪宗实录》卷 220）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庚午，御制《文华大训》成……（《宪宗实录》卷 235）

（成化十九处秋七月乙巳）初，徽王见沛为子求书籍，……上赐之《孝顺事实》、《为善阴陞》、《尚书》、《四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书……（《宪宗实录》卷 242）

（弘治元年闰正月）戊辰，敕谕礼部臣曰：“朕惟自古帝王工功德之实，皆有纪术以垂示后世。尧、舜、汤、武之绩见于书，汉唐、宋历代之事备诸史。我皇考宪宗纯皇帝聪明神圣，孝敬宽仁，继体守成二十四载，洪谟伟烈，照布万方，自非载诸简册，用彰盛美，则天

下后世何所仰？至德而被休光尔！礼部宜循祖宗旧典，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编纂实录。其以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刘健为总裁，詹事府掌府事礼部尚书丘浚、吏部右侍郎杨守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汪谐为副总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等官程敏政等为纂修官，凡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钦哉！故谕。”（《孝宗实录》卷10）

（弘治元年五月辛未）直隶无锡县民陈公懋奏上所著书大要，谓《尚书》、《周易》、《大学》、《中庸》注失经迷，臣有一得颇能折衷，言涉缪诞。通政使司言：“公懋奏内不称军民籍，自称庶人，凡《五经四书集传》皆经，我太宗宗儒臣纂辑者，公懋穿凿更改，悖理害道，乞正其罪。”上命焚其所著书，押送还乡。（《孝宗实录》卷14）

（弘治元年五月）丙子，南京翰林院侍读杨守阯、曾彦俱以纂修实录召至京，改翰林院侍读。（《孝宗实录》卷14）

（弘治元年六月庚子）南京工科给事中章玄应言其父纶，景泰间为礼部郎中，疏陈修德弥灾十四事：曰畏天戒，曰任燮理，曰养圣躬，曰节幸御，曰务节俭，曰勤论政，曰惇孝义，曰慎赏赉，曰重名节，曰革巡抚，曰择重臣，曰辨异端，曰却贡献，曰汰冗官，皆切论时弊，而惇孝义条专乞孝奉皇太后两宫、朝见太上皇帝请复储住等事，词语恳切，怒犯逆鳞，下锦衣卫狱，箠楚年连日，身无完肤。后用烙铁之刑，尤为惨酷。天顺元年，英宗复辟，始释还职，荐升南京礼部左侍郎，致仕卒于家，宪宗皇帝遣官祭葬赠尚书，谥恭毅。切思前所进章疏留中不出，诚恐修《英宗实录》之时不得预史官采录，谨将原稿缮写进呈，乞于修《宪宗实录》内钦赐赠谥之下，大书备录以

垂永久，使天下后世知圣朝有直言骨鲠之臣，而崇德报功之典不为虚行也。上命以纶题稿宣付史馆，因具载于《实录》云。（《孝宗实录》卷 15）

（弘治元年八月乙巳）国子监生张时泰进所撰《续资治通鉴纲目广义》十七卷。（《孝宗实录》卷 17）

（弘治元年九月）癸酉，徽王见沛以二子俱出阁就外傅请书籍于朝。上贻书答之：“叔父生身富贵，能以是为教，治谋远矣。今以《四书大全》、《四书集注》、《四书白文》、《圣学心法》、《贞观政要》、《劝善书》、《为善阴陞》、《孝顺事实》、《唐李白诗》、《五音集韵》、《洪武正韵》、《饮膳正要》、《玉篇》、《广韵对类》各一部，《孝经》、《千字文》、《百家姓》、《小学》并影本各二本附去，至可收用，惟叔父亮之。”（《孝宗实录》卷 18）

（治元年三月癸未）赐辽府松滋王《四书集注》、《大明官制》、《为善阴陞》、《孝顺事实》、《劝善书》各一部，从其请也。（《孝宗实录》卷 24）

（弘治四年八月）丁卯，上御奉天殿，监修官太傅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总裁官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等率纂修等官上表进《宪宗纯皇帝实录》，上起立受之表。（《孝宗实录》卷 54）

（弘治五年五月辛巳）内阁大学士丘浚言：“臣前此上疏，欲将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书中所载切要之务陆续陈献，奉旨‘卿欲有言其具奏来看。’臣见本书内备规制下图籍之储有云：人君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

事。是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征，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者也。凡历几千百年而后至于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辑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废坠放失焉！后之人推厥所由，岂不归其咎于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万世世道之责者，莫不以是为先务。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务草创，日不暇给，首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是时，犹未登宝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而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一时储积不减前代。然藏书数多不无乱杂，积历年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失散。今内阁储书有匱，书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内阁大学士等计议，量委学士并讲读以下官数员，督同典籍等官，拨与典史、班匠、人役等，逐厨开盘，将书目一一比较，或有或无，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及杂书、类书二类，每类若干部，部若干卷，各类总数共若干，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立为案卷，永远存照。臣窃惟天下之物，虽奇珍异宝既失之，皆可复得，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日无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涂中行矣，其所关系岂小小哉？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广储，虽储之亦不能久，所赖石渠延阁之中积之多，收藏之密，扃钥之固。类聚者，有掌故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至于一烂散失尔。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有所考校，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散失，今不为整治，将有后时无及之悔，伏望体圣祖诏求遗书之心，任万世斯文在兹之责，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不胜千万世儒道之幸。臣所进《大学衍义补》一书，其间条目虽多，然皆一代一时之事，惟此则万世之事，故首以此上请，而条列合行事宜于后。

一，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外，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

秘书监、集贤书院等处，宋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我朝稽古定制，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收贮封识如故，则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天下书籍尽归内府，两京国子监虽设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颁降之书及原贮书板，别无其他书籍，其官几于虚设，请于内阁见存书籍内查有副余之本，各分一本，送两京国子监典籍厅收掌。仍敕南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礼监、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南京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铨补。其止一本无副余者，将本书发下国子监，敕祭酒、司业行取监生抄录，字不必工，惟取端楷。录毕散堂，各教官校对，不许差错，每卷末识以誊写监生、校对官衔名，其师生只照常例俸廪，别无支給，挨次差拨如常。合用刊字、褶背、刷印、匠作及纸笔之费，行各该衙门量为拨办，不限年月。书成装钉，陆续送两监典籍掌管。如此，则一书而有数本，藏贮而有异所，永无疏失之虞矣。

一，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超出万古帝王之上，御极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乎词臣之比也。今颁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训》、《大诰三编》、《大诰武臣》、《资世通训》、《御制诗文》虽已编辑刻板藏于内府，天下臣民得见者尚罕。今编类在内阁书目者，有《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文华宝鉴》、《昭鉴录》、《外戚事鉴》、《存心录》、《精诚录》、《省躬录》、《志戒录》、《永鉴录》、《忠义录》、《为政要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戒》、《醒贪简要录》、《务农技艺简要录》、《女戒务本之训》等书，是皆我圣祖精神之所运，心尽之所形，手泽之所沾溉者也。存之足以范百王，垂之足以鉴万代。其间虽或有成于众手，何者不本于圣心？若夫所谓《大明帝纪》、《皇明宝训》、《大明实训》、《洪武圣政记》、《大明日历》等书，则又当时儒臣纂成卷秩者也，今皆藏在内阁，天

下臣民无由得见。臣窃惟前代帝王有我圣祖制作之一、二，为其子孙者，莫不写之琬琰，颁布天下，传之将来，以为其父祖扬名。而我圣祖之功之德，万世如见，固不假乎言语文字以传，然圣子圣孙继述之孝、显扬之心，则有不忍已者。臣请敕内阁大臣，督令翰林院官属，将秘阁所藏已成编卷者，逐一校对无差，雕印颁行。若其辞语近质不可行远，卷帙浩繁，虽以尽布，请如洪武六年翰林院学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历》以为《宝训》事例，仿唐人《贞观政要》体制，将前项书籍撮其旨要，举其宏纲，分门别类，以成一书，命工刻梓，颁布天下，垂宪后世。俾学校用以教人，科举用以取士，朝廷用以资治，则圣祖之圣德神功与六经而并行，同天地而长久矣。

一，汉、唐、宋创业之君承乱离之后，莫不先收图籍。中世以后，稍有散亡遗阙，辄遣使分行天下括访，悬赏以购之，授官以酬之，虽以五代乱离之世尚且不废，况今百年承平，内外无事，国家犹有余力采辑佛道之书以为藏经，雕刻以良梓，节以文绫，遍赐天下寺观，储以髹红函匱，载以金碧轮藏。况此儒家经训书籍乃自古帝王传心之要道，经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风俗之所存，礼乐、刑政、制度久为之所具，焉可吝纤微之费而不为经久之计以贻千古之永叹哉？臣请敕内阁，将考校见有书籍，备细开具目录，付礼部抄誉，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榜示该管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去目录无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许一月以里送官。其有王府处启知借录，多方差人询访，设法搜采，期于尽获无遗。行仰所在有司将各处贙罚纸札并给官钱，措办笔墨之费，分散各处儒学生员誊写，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许潦草失真，就令各学教官校对。既毕，以原本归主，不许损坏不还，其所得书目先行开具，陆续进呈，通行各处互相质对，中间有重复者，止令一处抄录。录毕，装成卷帙，具本差人类解赴京。

一，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匱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铜金以为匱，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貽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匱、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出于常虑之外，遂使一代治体之功、人文国典因而失散。后之秉史笔者无所凭据，往往求之于草泽，访之于传闻，简牘无存，真伪莫辨，非但大功异政不得记载，而明君良臣为人所诬挫者亦多有矣。是以古之君子忧深思远者，恒于无事之时为先事之虑，当平宁时无故而为急切之语，固若不识忌讳者，然原其心则不失为忠爱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国之政，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列圣相承，承平百余年，圣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焕然，所以传之天下后世者，惟赖乎实录之书，今内阁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部二百五册，《宝训》十五册；《太宗文皇帝实录》一部一百三十四册，《宝训》十五册；《仁宗昭皇帝实录》一部二十一册，《宝训》六册；《宣宗章皇帝实录》一部一百十六册，《宝训》十册；《英宗睿皇帝实录》一部三百六十一册，《宝训》十二册；《宪宗纯皇帝实录》一部二百九十三册，《宝训》十册。与夫藏在内府每朝又各一部，此外，别无他本。夫既无金石藏书之具，又无名山藏副之制，臣愚过虑，欲乞朝廷于文渊阁近便去处，别建重楼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系砌为之，如民间所谓土库者，收贮紧要文书以防意外之虞。乞敕内阁儒臣计议，督令内阁书办、中书舍人等官，遇其理办本等文书稍有暇隙，不妨本职，分写累实录各一部，不限年月，书成盛以铜匱，庋于楼之上层。凡内府衙门收藏一应干系国家大事文书，如《玉牒》之类皆附焉。其制敕房一应文书如诏册、制诰、敕书等项，草检、行礼仪注、应制诗文等项，底本、前朝遗文旧事等项杂录，亦令书办官员遇暇陆续抄录，不限年月，书成盛以铁匱，贮于楼之下层。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乐以

前《文武官贴黄》之类，皆附焉。如此，则祖宗之功德在万世永传信而无疑，国家之典章垂百王遂沿袭而有本矣。议者谓文书浩大，书办人员数少，岁月易迈，何时讫功？臣请楼成之后，先将各贮文书之见有者权置其中，待后陆续写完新本，易出旧本，仍贮故处以备考用。太宗皇帝当多事时，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学者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轻，伏乞睿照。

一，藏书之所分为三处，二在京师，一在南京，则是一书而有三本，不幸一处有失，尚赖有二处之存。其在国子监者，如内阁例，盛以厨匮，置于典簿厅载道所中，责付典簿掌管，祭酒、监丞等官时常提调监护，然惟掌其外门之钥，及为水火、盗贼之备而已。若夫厨匮销钥则收在内阁，每岁三伏日如宋朝曝书给酒食之例，先期奏请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员，偕僚属赴国学晒晾书籍，因而查算。事毕，封识扁钥，岁以为常。南监钥则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书给酒食亦如北监之例，皆不许监官擅自开匮取书观阅，并转借与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违者治以违制之罪。”

疏入，上纳之。（《孝宗实录》卷 63）

（弘治六年十一月）丁未，致仕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刘吉卒。吉，字祐之，直隶博野县人……预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庙实录》……《文华大训》……《宪宗实录》……（《孝宗实录》卷 82）

（弘治八年二月戊午）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浚卒。浚，字仲深，广东瓊山县人，……修《寰宇通志》……《英庙实录》……《续通鉴纲目》……《宪庙实录》……所著有《家礼仪节》。《世史正纲》行于世……（《孝宗实录》卷 97）

(弘治九年闰三月)甲子,大学士徐溥等以内阁书籍浩繁,请以翰林院侍诏潘辰管典籍事,仍乞谕吏部于教官内选除典籍一员,与之供事。从之。遂升河南息县教谕夏赉为翰林院典籍。 (《孝宗实录》卷 111)

(弘治九年十月己卯)前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彭华卒。华,字彦实,江西福县人……与修《大明一统志》、《英庙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 (《孝宗实录》卷 118)

(弘治十一年六月)庚辰,秦王诚泳薨。王,康王庶第四子……著有《小鸣稿》、《世德录》。王薨后,长史强晟集其生平善行数十余事,为《遗行录》,藏于府中。 (《孝宗实录》卷 138)

(弘治十二年六月壬辰)致仕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卒。敏政,字克勤,直隶休宁县人……修《英庙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 (《孝宗实录》卷 151)

(弘治十二年九月)戊辰,致仕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徐溥卒。溥,字时用,直隶宜兴县人……纂修《英庙实录》……充《英庙实录》总裁官……充《大明会典》总裁…… (《孝宗实录》卷 154)

(弘治十二年十一月)己未,养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汪谐卒。谐,字伯谐,浙江仁和县人……纂修《英庙实录》……《续资治通鉴纲目》……修《宪庙实录》,充副总裁…… (《孝宗实录》卷 156)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乙巳)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言:……迩者,福

建建阳县书坊被火，古今书板荡为灰烬……（《孝宗实录》卷 157）

（弘治十三年十二月戊申）兵科给事中戴铣奏：“永乐间，太宗文皇帝尝命翰林院儒官黄淮、杨士奇等采古名臣直言，如张良对汉高、邓禹对光武、诸葛亮对昭烈，及贾、董、刘向、陆贽等奏疏，各类次以便观览。书成，赐名《历代名臣奏议》。圣谕且曰：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臣进，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赐皇太子、太孙及大臣。顾其书在当时未大颁行，宜表而出之，使与诸制书并行。万几之暇，宜进此书经筵以之进讲，留神听览，即如所见古人之议论，集彼所长，应今之变，所益必多。仍敕刷印，分赐贵近及台部大臣及臣等科道衙门，俾得观览，并行福建布政司给帑翻刻，以广其传。”既礼部覆奏，上命赐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国子监、翰林院、左右春坊、司经局并六科十三道各一部，翻刻罢。（《孝宗实录》卷 169）

（弘治十四年四月戊寅朔）……文升请刊印《武经总要》一书，颁赐在京武职大臣各边将领，俾资其智识；命各给《武经七书》一部，令其读习。《总要》已之。（《孝宗实录》卷 173）

（弘治十五年二月壬戌）礼部尚书傅瀚卒。瀚，字曰川，江西新喻县人……纂修《宪庙实录》……适修《大明会典》，充副总裁官……（《孝宗实录》卷 184）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纂修《大明会典》成。翰林院进呈，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百官各朝服侍班。行礼毕，赐总裁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健等宴于礼部，命英国公张懋及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侍宴。（《孝宗实录》卷 194）

(弘治十六年八月癸卯)司礼监太监肖敬传旨:《本草》旧本繁简不同,翰林院其遣官二员会同太医院官删繁补缺,纂辑成书,以便观览……(《孝宗实录》卷 202)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癸酉,监察御史顾潜奏:“臣尝纂辑一书,名曰《稽古治要》,其目为仁敬孝友勤俭刚明公信凡十,其事自唐虞三代以迄于宋,而臣愚所论著者附于各事之下。凡奉天法祖、教太子、处宗室、辨人才、恤民困、纲谏诤、节财用、接臣下、斥佛老、重爵赏、慎刑辟、御夷狄、待戚属,一切政体之大要者无不略备。事虽假诸往草,意实切于方今,谨缮写进呈。”上曰:“所进书已留备观览矣”。(《孝宗实录》卷 205)

(正德元年六月)丙寅,大学士刘健等言:“《玉牒》所以记载宗支,乃朝廷重事也。今又及十年续修之期,乞敕宗人府、礼部查照所收文案明白,送院续修。但宗支日繁,所司开送名爵、谥号、嫡庶、行次、婚配、生卒、年月类多阙漏不详或相抵牾,虽参互考订,恐终不得其真谓,宜定著其式,移文各王府长史司。子女已未请名受封、婚嫁、薨故之类,如式造册奏缴。务令考据详审,誊写真正,如或苟简错误及视常怠玩者,所司参究,庶几无误修辑。”从之。(《武宗实录》卷 14)

(正德元年十一月癸巳)诏与宜山王詮满《四书集注》、《洪武正韵》各一部,从其父藩王请也。(《武宗实录》卷 19)

(正德元年十二月甲戌)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元桢卒。元桢,字廷祥,江西南昌县人……预修《英宗实录》……《通鉴纂要》……充《孝宗实录》副总裁……(《武宗实录》卷 20)

(正德二年二月戊寅)命吏部左侍郎梁储、礼部右侍郎刘机、翰林院学士刘忠充《实录》副总裁。 (《武宗实录》卷 23)

(正德二年秋七月)癸卯,《通鉴纂要》进呈后,司礼监官即至内阁传示圣意,令刊刻板本中官督刊刻者,检其中有一二纸装潢颠倒,复持至内阁见示,欲更定其序耳。是日,值大学士李东阳家居,惟同官焦芳、王鏊在阁,芳以为编纂总于东阳非己责也,慢其人,不加礼遇。其人怒,遂以白于瑾,瑾方欲以事裁抑儒臣,初一日早朝毕,集府部大臣、科道等官于左顺门,以进呈本出示,遍摘其中字画之浓淡不均及微有差讹者百余处以为罪,给事中潘铎、御史杨武等遂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刘玘等、受命编纂光禄寺卿周文通等职专一写不能研精,其事俱宜究治。东阳等失于检点,责亦难辞。瑾矫诏是其言,令所司详核书内差讹及誊写官姓名以闻。于是,东阳等奏,谓其书卷籍浩穰,事务繁冗,日期已定,校阅不周,仓卒之间,致有差错,臣等不能无罪。有旨:“卿等政务繁冗,其勿问。”既而,纂修、誊写等官各具疏自劾,乃夺玘及学士刘春、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读费宏、侍读徐穆、编修王瓚俸两月,文通及吏部稽勋司郎中沈魁、大理寺左寺正赵式、中书舍人乔宗、方英、李淇、徐富、鸿胪寺序班汪麟等俸三月,太仆寺少卿季通、礼部祠祭司郎中胡清、大理寺左寺副何泽、右侍副刘学、右评事李理、中书舍人王珙、刘讯、鸿胪寺序班周令、林应禧、钱禄、张天保等俱令致仕,中书舍人沈世隆、吴瑶、鸿胪寺主簿董汉、序班郭晟、沈秀……等俱为民。时东阳等详核誊写差讹者,惟沈世隆、吴瑶、张桓、华淳、邵文恩五人,而瑾并黜二十余人,其专恣如此。 (《武宗实录》卷 28)

(正德三年夏四月丙申)以御制文集《孝顺事实》、《四书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诸书赐宁王宸濠。 (《武宗实录》

卷 37)

(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礼部尚书江澜卒。澜,字文澜,浙江仁和县人……修《宪庙实录》、《大明会典》、《孝庙实录》。(《武宗实录》卷 47)

(正德四年夏四月)壬午,上御奉天殿,监修官后军都督府掌府事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总裁官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等率纂修官上表进《孝宗敬皇帝实录》,上起立受之……(《武宗实录》卷 49)

(正德四年夏四月)乙酉,以《孝宗实录》成赐监修等官宴于礼部……(《武宗实录》卷 49)

(正德十年三月丙戌)太师英国公张懋卒。懋,字廷勉,其先祥符人,……监修《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武宗实录》卷 122)

(正德十年夏四月庚子)致仕礼部尚书傅珪卒。珪,字邦端,保定清苑县人,……与修《大明会典》……《孝庙实录》……(《武宗实录》卷 123)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己亥)致仕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卒。阳,字宾之,先世本湖广茶陵人,以戎籍居京师……所明《怀丽堂》,前后续卷百余卷……(《武宗实录》卷 139)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丁未,以校正《文献通考》完,赐大学士杨

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银币。廷和等疏辞，不允。（《武宗实录》卷176）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戊辰）以纂修《毅皇帝实录》，发正德间留中不报疏八百手十余本付史局。（《世宗实录》卷8）

（嘉靖元年正月）甲子，开馆纂修《武宗毅皇帝实录》。（《世宗实录》卷10）

（嘉靖元年七月）己酉，诏两京国子监及各省提学官修补残缺经史，禁书坊妄肆改窜。（《世宗实录》卷16）

（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修《献皇帝实录》。（《世宗实录》卷52）

（嘉靖四年六月）庚子，进《武宗毅皇帝实录》。（《世宗实录》卷52）

（嘉靖四年闰十二月）戊午，以《大礼集议》书成，加礼部尚书席书太子太保。（《世宗实录》卷59）

（嘉靖五年十月丁丑）翰林院编修孙承恩以先奉手敕，命儒臣摘取《尚书》中善恶事编成韵语以为法，因取唐虞至宋元人事君迹可法戒者，隐括成诗六百十首以献。上嘉纳之，赐名《鉴古韵语》。（《世宗实录》卷69）

（嘉靖七年三月己卯）诏儒臣重校《大明会典》，订正谬误，增入续定事例。（《世宗实录》卷86）

(嘉靖七年十二月)壬申,诏以《明伦大典》赐建议诸臣及发明典礼者。仍发福建书坊刊行。 (《世宗实录》卷 96)

(嘉靖八年十月庚寅)故祭酒蔡清子推官蔡存远表清所著《易经蒙引》,诏发建宁书坊刊行。 (《世宗实录》卷 106)

(嘉靖九年六月)甲子,礼部以四郊規制已定,请令翰林院将《存心录》所载乐章祝文量加润色,并撰祈谷乐章祝文。……诏可。
(《世宗实录》卷 114)

(嘉靖九年六月)庚午,刻《大明集礼》书成,上亲制序文。
(《世宗实录》卷 114)

(嘉靖九年七月甲午)先是,隰川王俊柏……因进其所著《太文录》。上许其请,以所著下礼部看详。尚书李时等言:其书太抵仿周天子太极立为赞说,推衍天地、阴阳及国家,人物之理,用心虽勤,于道无补。恐不足以信今而传后。 (《世宗实录》卷 115)

(嘉靖九年八月)丙戌,《大明集礼》梓成。礼部言:“是书旧惟缮录,故中间章句、图画类多残缺。臣等以次詮补,因为传注进览,乞命史臣纂入,以成全书。”上曰:“《大明集礼》具载我国家一代典章,汝等宜可善本并参原集古典,校正谬误,补足缺文,颁布天下。”
(《世宗实录》卷 116)

(嘉靖九年九月)戊申,大学士张璁等言:“昨蒙皇上发下圣母章圣皇太后所著《女训》一卷……”。上从之矣,复以《高皇后传》、《文皇后内训》令璁等与礼部议……上遂谕璁等以三书付部臣一体刊布,以广内教。 (《世宗实录》卷 117)

(嘉靖九年十二月壬午)大学士桂萼进所著《三才日历志》，上嘉纳之，以其书留览。 《《世宗实录》卷120》

(嘉靖十年二月)癸酉，初，上以禘祫义询大学士张璁，令与夏言议。已言撰《禘义》一篇献之。大意谓自汉以谱牒难考，欲如虞夏之禘黄帝、商周之禘帝喾，不能尽合，故二千余年废而莫讲。兹承皇上德音，臣谨推明古典，采酌儒先精微之论，宜为虚位，以祀广旷典复行于世。 《《世宗实录》卷122》

(嘉靖十一年四月)丙申，湖广荆州府知府孙存上所集刊《大明律读法》，书首在书律书，次特书御制诸书于律有所发明者，次附书钦定条例，次分注细书诸注解与正德新例法司见行事件。书进，上以《大明律》乃圣祖钦定，孙存等乃敢擅自增释，辄行刊刻以紊成典，诏下都察院参看。乃逮存及同知李章、通判吴望、推官朱黼等下巡按御史问，书板毁之。 《《世宗实录》卷137》

(嘉靖十一年四月)庚子，赐韩府褒城王旭栏《祖德》、《含春堂诗》、《敬一箴》、《明伦大典》各一帙，从王清也。 《《世宗实录》卷137》

(嘉靖十一年八月乙未)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以上祭历代帝王礼成，上《景德崇圣颂》，且陈二议：一曰复史职。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古制皆然。惟我太祖之设起居注，仁宗元开弘文馆，亦并师此意。自宣德后，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寝废矣。皇上法古帝王，言动为世则，虽常命官编纂御札而职非专设，事未责成。今宜复圣祖旧制，选翰林官中学行才识优卓者，俾其职兼起居注，日记言动，以至邦有大政，民有大眚，皆令书之以征时政，则史职不为虚

设矣。二曰储史官。昔太祖开文华堂，选诸进士读书，中秘以学士教之。当时如解缙辈并为名臣，有裨治体。太宗谕曾桢等以立志须远大之语，而是科得人最盛。近来多因考选未公，以致得人遂寡。迹乃废而不讲，遂使翰林院虚空，匪人备员而失职尤甚矣。今宜申九卿、科道官各举所知，凡有蕴学闳博、负英俊之才；敦行孝友、具渊懿之资者，如古召试馆职例，务加精核，勿滥，勿徇，如此则史官不至缺人矣。上嘉其意忠。（《世宗实录》卷141）

（嘉靖十二年三月壬子）礼部尚书夏言撰述《四郊礼议疏》进之曰：“皇上裁定四郊，上合先王典礼之旧。臣始既预论议之未，遂忘固陋，博稽往典，恭辑圣制，岁余始获成编。凡四郊礼仪，一以钦定仪注为经，逐节之下，详考古人行事，断其同异失得。拟于传注，列为四编，厘为二十七卷，以见郊礼之全。恭纪诏令一卷、御札四卷及采诸臣奏议附臣四疏为八卷，以见郊礼之所由定。末载诸图式为十一卷。谨缮写以进。”上览之，褒其爱君守正、著集精详，名其书《郊礼通典》。（《世宗实录》卷148）

（嘉靖十二年六月辛巳）沈王胤桢奏乞赐《昭鉴录》、《累朝御制文集》、《文华宝鉴》、《四书》、《五经》、《十九史纲目》、《通鉴》诸书，上给以《五经》、《四书》集注各一部。（《世宗实录》卷151）

（嘉靖十二年六月癸未）刑部尚书聂贤、工部尚书秦金、左侍郎林庭楫、右侍郎甘为霖乞赐《恩纪含春堂诗训》三篇、《祖德诗》、《钦天记颂》、《无逸殿左右碑文》、《视听言动四箴》、《明伦大典》、《大学衍义》、《性理大全》诸书，诏并给之。（《世宗实录》卷151）

（嘉靖十二年九月）甲辰，……以《敬一箴》、《性理大全》、《大学衍义》各一部赐南陵王睦模，从周王请也。（《世宗实录》卷154）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重书累朝及恭睿献皇帝宝训、实录。

(嘉靖十四年四月)丙申……礼部因请以圣谕恭列《登科录》篇首,其十二人策对俱以次刊刻,从之。 (《世宗实录》卷 174)

(嘉靖十四年七月)丙戌,先是,左给事中陈侃奉使琉球。因访其山川、风俗、撰《使琉球录》一册进呈,请下史馆以备采择,从之。
(《世宗实录》卷 177)

(嘉靖十五年八月)乙酉,重书《列圣贤训实录》成。 (《世宗实录》卷 190)

(嘉靖十五年十月)丙午,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进所纂《二礼经传测》,大略以曲礼、礼仪为经,礼记为传。礼部尚书夏言谓其立论以曲礼为先,似与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传示后学。惟是官好学之心不老而不倦,宜加旌奖。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传示后学!”罢其书不省。 (《世宗实录》卷 192)

(嘉靖十六年十月)癸丑,赐郑王厚烷《皇上祖训》、《五伦书》、《为善阴陞》、《通鉴纂要》各一部,从王请也。 (《世宗实录》卷 205)

(嘉靖十六年十月丙寅)(顾)清……弘治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与修《大明会典》,升侍读。正德初,修《孝庙实录》…… (《世宗实录》卷 205)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己卯)郭维藩……正备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检讨。升南京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学士。管南京

翰林院事……寻改侍讲学士，充讲《大学衍义》官，纂修《列圣御制文集》充管录官。（《世宗实录》卷 206）

（嘉靖十八年五月壬申）致仕少保兼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夏言先奉旨编御制诗歌，及诸大臣廖和省并为序记以纪其事，至是成帙以进。下所司知之。（《世宗实录》卷 224）

（嘉靖十八年七月）庚午，颁赐御著《大狩龙飞录》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世宗实录》卷 226）

（嘉靖十九年三月）戊午，原任翰林院侍讲学士闲往廖道南进《〈文华大训箴〉解》。诏留览。（《世宗实录》卷 235）

（嘉靖十九年八月壬午）蔡昂……正德甲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武庙《实录》成升右春坊右赞善，同纂修《大明会典》……管累朝及皇考《宝训》、《实录》成……（《世宗实录》卷 240）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吏部尚书许讚进《婴童百问医书》。命礼部校刊。（《世宗实录》卷 244）

（嘉靖二十年二月戊寅）承天府知府吴惺奏请纂修《承天府志》，以俟采《一统志》中，及图上纯德山形势、显陵规制。下礼部议，尚书严嵩等言：“《禹贡》并叙九州，而尊统于帝都。今日承天宜总约《兴都一志》。其法则先兴都宫殿、陵寝、诸典，而后及有司所守。其义则取诸《禹贡》，以示有尊，庶几近之。其纯德山形势、显陵规制图列于志首，更欲绘图揭之殿壁，以便皇上朝夕省览。其所拟具当，但总裁、分纂贵在得人。今督工部尚书顾璘文字素著，足任笔削，宜令兼督有司聘委文学官儒分纂，璘为总理，草成进览，下内阁审详，恭

请裁定，然后刊布四方，仍付史馆，别议增入《一统志》中，以成一代之典。”诏如议。（《世宗实录》卷246）

（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己酉）上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仍用礼部刊行。（《世宗实录》卷261）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丁卯，以纂辑誊写《累朝御制文集》、《圣学心法》及《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成，赐总视经理官大学士翟奎、严嵩各白金三十两、彩缎二表里；纂集管理官礼部尚书张璧二十两、一表里纂集校录官吏部右侍郎张治、光禄寺卿张湘、国子监司业江汝璧各十五两；翰林院侍读华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秦鸣夏、闵如霖、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修撰浦应麟、翰林院修撰周文烛、编修孙升、吴山各十两，制敕诰敕房誊录收掌官生周令等、沈文东等、任廷弼等、郭瑀等及书办官吏各赍银两绢布有差。（《世宗实录》卷274）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壬午，上谕礼部曰：“皇考躬集《医方选要》一书，实仰体天地生德、寿众至仁之心，岁久传布未广，即重录梓行两京各省，以宣济民之化。”复以献皇帝御制《外科经验方》一并重录刊书。（《世宗实录》卷291）

（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癸巳，大学士严嵩等请续纂《大明会典》，除先次纂辑已完外，今自嘉靖八年起至二十三年止，一应事宜照前凡例续收附入，以成全书。报可。已乃命大学士严嵩、许讚、张璧为总裁官，吏部侍郎兼学士孙承恩、张治为副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闵如霖、左中允郭希颜、右春坊右中允孙升、右赞善吴山、司直郎吕怀、谢少南、翰林院修撰茅瓚、编修李玘、赵贞吉、敖铕、郭朴、康大和、嵇世臣、袁炜、检讨林廷机、黄廷用、陈东光、王维楨、卢宗

拮为纂修官，以光禄寺少卿曹梁、谈相、大理寺正吴昴、寺副徐大纶、刘璋、评事王槐、吴应凤、赵性、鲁业恕、季芮、叶彬、署评事徐应丰、何迁、孙学思、中书舍人颜从礼、翰林院典籍张口、通政司经历吕昇、鸿胪寺主簿吴自成、章子宜、李凤、署丞崔禔、蔡梧、孙仕、汪旂为誊录官，通政寺通政使张电、太常寺卿张文宪为催纂官，大理寺寺副刘恺、任卿为收掌官。（《世宗实录》卷 295）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纂修《玉牒》成，礼部及纂修官吏部左侍郎孙承恩等进呈，诏藏于皇史宬。（《世宗实录》卷 305）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寅）命大学士夏言充《会典》总裁官。（《世宗实录》卷 306）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甲辰，赐韩王融燧《皇明祖训》、《皇明典礼》、《洪武礼制》各一部，从其请也。（《世宗实录》卷 308）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壬寅，给事中陈棐将朝覲官敕谕衍作《官箴》十章上之。得旨：陈棐舞文弄墨，辄欲比并敕谕，风示在外臣工，甚为狂僭，令陈状。棐引罪。命降一级调外任用。（《世宗实录》卷 320）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命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孙承恩充《会典》副总裁。（《世宗实录》卷 343）

（嘉靖二十八年五月）乙亥，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李本充《会典》总裁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欧阳德充副总裁官。（《世宗实录》卷 348）

(嘉靖二十九年五月辛卯)重修《大明会典》成,礼部尚书徐阶等诣奉天殿进呈。命司人监捧入。 (《世宗实录》卷 360)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辛未)闲住广东按察司金事林希元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及《〈四书〉、〈易经〉存疑》,奏乞刊布。诏焚其书,下希元于巡按御史问。寻递其冠带为民。希元,福建同安人。所著书虽间与朱传不合,自成一家言,多可取者。 (《世宗实录》卷 368)

(嘉靖三十年十一月)戊申,诏以孝烈皇后升祔及哀冲、庄敬太子祔葬礼仪及更复营制纂入《会典》。从大学士严嵩、咸宁侯仇鸾请也。 (《世宗实录》卷 379)

(嘉靖三十五年己卯)帮奇博学多闻,自律历、天文、地理、太乙、兵阵之书靡不精究。所著《易说》、《书说》、《毛诗未喻》、《礼记断章》、《正蒙拾遗》、《新书直解》、《洪范图解》、《志乐》诸书。笃于行谊,学务践实,不为空言,一进学者咸宗之。 (《世宗实录》卷 443)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乙卯,南京礼部尚书孙升……以校录《列圣御文》及《五经》、《二十一史》成,迁右春坊右中允…… (《世宗实录》卷 485)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重录《永乐大典》,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张居正各解原务,入馆校录。拱仍以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充总校官,居正仍以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同修撰林嫌、丁士美、徐时行、编修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充分校官。初,文皇帝命儒臣汇粹秘书书籍,分韵类载,以便检考。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为卷凡三万有奇,名曰《永乐大典》。成,贮之文楼,其帙甚钜。

上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实爱之。自后凡有疑隙悉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在焉。及三殿灾，上闻变即命左右趋文楼出《大典》，甲夜中谕凡三四传，是书遂得不毁。上意欲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每为阁臣言之。至是，谕大学士徐阶曰：“昨计重录《永乐大典》两处收藏，兹秋凉可处理。”乃选各色善楷书人礼部儒士程道南等百余人就史馆分录，而命拱等校理之。（《世宗实录》卷512）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辛丑，改礼部左侍郎秦鸣雷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总校《大典》。（《世宗实录》卷548）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甲戌，史馆诸臣纂修《承天大志》成。礼部拟上进呈仪注……（《世宗实录》卷555）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甲寅，改国子监司业胡杰为左春坊左中允，分校《永乐大典》。（《世宗实录》卷556）

（隆庆元年五月丁卯）礼部奏纂修《世宗实录》事迹，令各省提学官采辑、编汇，赍送史馆，免差官采访。从之。（《穆宗实录》卷8）

（隆庆元年五月）庚辰，敕谕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朱希忠等曰：“兹者恭修皇考世宗肃皇帝《实录》，已敕礼部采取事迹，命尔希忠为监修官，大学士阶、春芳、朴、以勤、居正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仪等为副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姜金和等为纂修官，于隆庆元年六月初一日开闻……（《穆宗实录》卷8）

（隆庆元年十二月）壬午，命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学士潘晟、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诸大绶统纂修《玉牒》官。（《穆宗实录》

(隆庆二年十二月)丙子,命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吕调阳充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副总裁官。 (《穆宗实录》卷 27)

(隆庆四年正月丙申)命司经局洗马管国子监司业马自强以原官兼翰林院侍讲,还掌局事,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充经筵讲官。
(《穆宗实录》卷 41)

(隆庆四年八月丁酉)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希烈、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诸大绶、翰林院学士张四维俱充《实录》副总裁。 (《穆宗实录》卷 48)

(隆庆六年九月)乙巳,大学士张居正等请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神宗实录》卷 5)

(隆庆六年九月)辛亥,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

大学士张居正等言:“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世宗肃皇帝实录》开馆纂修今经六年,迄无成功,盖以未尝专任而责成之故也。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俱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申时行、王锡爵则专管《穆宗皇帝实录》。仍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成功可期。其余副总裁官或部暇相与讨论,或讲优令其补凑,不必责以程限,恐致两妨。各纂修官务以职业为

重，不得别求差假，图遂私情。书成之日，分别叙录，但以效劳多寡为差，不复计其年月久近。此虽纂修一事，而综核名实之道实寓于此。顾皇祖历世四纪，编纂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刻日自可竣功。俟纂成之日，令两馆各官并纂《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报曰：“这纂修事理俱依拟行。卿等还宜督率各官上紧用心编纂，用成两朝大典，称朕光昭前烈之意。”（《神宗实录》卷5）

（隆庆六年十月）癸酉，谕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各专敕一通。敕曰：“兹者恭修皇考《穆宗庄皇帝实录》，已敕礼部采取事迹，于隆庆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开馆。朕惟皇考躬神圣之资，抚盈成之运；恭己宪天，垂拱致治；德业威大，与造化同流，固未易以窥测名言者。然六载之间，号令、赏罚、训诰、仪章奉行宣布各有司存，灿然可得而称举也。兹命尔等稽古义例修辑成编，以为万世法程。至于一时吏治臧否、人臣忠邪，亦因附见以示鉴戒。尔等受兹委托，其悉心经理，毋勿以致遗，毋夸以失实，毋偏以废公，毋怠以玩岁。只勤夙夜，殚厥心力，以亟极一代之令典，称朕意焉。钦哉！故谕。”（《神宗实录》卷6）

（隆庆六年十月己卯）监修实录官朱希忠、总裁官张居正等言：“敕谕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已该礼部奉敕通行诸司采辑事件，其传奉旨意、题奏本经六科者及锦衣卫、镇抚司奉行，俱该各衙门官员查计年月、数目明白，陆续送史馆，以凭编纂”。从之。（《神宗实录》卷6）

（隆庆六年十二月）己巳，上御文华殿讲读毕，大学士张居正率讲官进《帝鉴图说》。先是，居正囑讲官马自强等考究历代之事，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从阳数；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从阴数，每一事为一图，后录传说本文，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名曰《帝鉴图

说》。是日，具疏进。上展疏朗诵数十语，倾谓居正等曰：“先生们起！”于是居正前近御案为竟读，已，奉图册前。上遽起立，目左右展册，居正一一指陈大义，上应如响。其不待指陈能自言其义者十居四五。次日，报曰：“览卿等奏，具见忠爱恳至。朕方法古图治，深用嘉纳。图册留览，还宣付史馆，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已又手谕嘉奖，赐金币有差。自是日置图册于座右，每讲则命居正解说数事以为常。”（《神宗实录》卷8）

（万历元年五月）戊戌，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汪鏊充副总裁，专管《世宗肃皇帝实录》。（《神宗实录》卷13）

（万历元年十月丙辰）命英国公张溶补充两庙《实录》监修官。（《神宗实录》卷18）

（万历二年二月甲寅）兵部复总督陕西尚书戴才题陕西四镇三年造报军马、地理册图，行本镇总兵官归并类造，前各为一总图，后各为一专图，逐官逐地贴说明白。其守备必攒造，免致科敛军人。从之。（《神宗实录》卷22）

（万历二年四月甲寅）礼部复礼科给事中林景旸疏言：“《大明会典》一书，即唐宋《六典》、《会要》之遗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法守，至精且当。顾其为书成于弘治之末，至今代更四圣、岁逾六纪，典章法度不无损益、异同。其条贯散见于简册、卷牍之间凡百，有司艰于考据，诸所援附鲜有定画，以致议论繁滋，法令数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甚非所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也。但今两庙《实录》已渐次告成，而披阅校正日不暇给，若复兼修《会典》，未免顾此失彼，势难并行。合候《实录》进呈日，将《会典》专一纂修。自嘉靖二十八年至隆庆六年详加编摩，附于嘉靖年间续修《会典》之

后，汇编成书，永为遵守。及照《文献通考》乃先朝儒士马端临所著，以续《通典》之末，彼其纪载该博，诚足以裨《考》、《鉴》之资，第其书出臣下私述，原非制书，今欲付之史局编摩，似于事体未当。且《会典》既修，则国朝二百余年之文献布在方策，固已灿然可考，而《通考》一书可无俟于续修矣。”从之。（《神宗实录》卷24）

（万历二的五月乙未）刑科给事中乌开等奏请将《〈大明律〉注》参酌考订，并续增条例详议上请，共成一书，颁行中外。刑部复：《大明律》一书乃圣祖神谋独断，参酌历代刑律，明白洞彻，原无微文隐义，不可通晓之处，诸家注释往往各执己见，纷如聚讼，如此参订奉旨，遂为不刊之典。窃恐巧文之吏任注释而背律文，犹经生素经，任传其弊不可言矣。至于问刑条例，乃审之累朝诏令，或在廷诸臣建白，可补律文之所未悉。自嘉靖三十三年重定之后，未经补辑。合咨各衙门将嘉靖三十四年以后典刑名相关事体备查，过部参定，陆续颁布中外。报可。（《神宗实录》卷25）

（万历二年七月）丙戌，以穆宗庄皇帝实录成，加监修官张溶少保……（《神宗实录》卷27）

（万历二年九月）辛巳，起原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张四维以原官掌府事，充《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神宗实录》卷29）

（万历三年七月庚子）礼部复朝鲜国王李昫奏将国祖李成桂宗系弑逆等被诬情节，载《世宗皇帝实录》及新纂《会典》，为之昭雪。许之。（《神宗实录》卷40）

万历三年十一月乙未朔，湖广道御史沈樞奏，乞将见行事例悉令诸司循年顺月、别类分门、举要删繁、斟酌损益，汇书进呈，刊布

天下，与《会典》、《律令》并传，使中外人人得以通晓。奉旨：国家典章法度，备载《会典》，待纂修《实录》完日命官续修，不必又创一书，徒滋繁冗。（《神宗实录》卷44）

（万历三年十一月）丁酉，辅臣张居正等题：“恭遇皇上肇举郊禋大典，臣等谨辑《郊礼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高皇帝所定；新礼者，世宗肃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来或分或合，其礼不一，然大率合祭者为多。国朝自洪武以后一向合祭，嘉靖年间始建分祭之制。然议者咸以合祀为便。顾兹重典，未敢轻议，谨辑为礼书二册。首叙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坛壝陈设规制图，次列仪注、乐章等项。而以臣等浅陋之见略述其概，窃附于后，以备圣明他日裁择。”……上嘉纳之。

辅臣张居正附言《新旧郊礼图考》后云：“国初天地分祭。至洪武十年，圣祖乃定为合祀之制，每岁以正月上辛日行礼于南郊大礼殿，列圣遵行百六十余年。至世宗皇帝始按周礼古文，复分建南北郊，俱坛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行礼，而二至之外复有孟春祈谷、季秋大享，岁凡四郊焉。隆庆改元，诏廷臣议郊祀之礼，时议者并请罢祈谷、大享，复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深惟三年无改之义，独以祈谷、大享在内行礼不便，从礼官议罢，而分祀姑仍其旧，盖亦有待焉耳。夫礼因时宜，本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礼，分祀者十年矣，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异，宜适时为顺。故举以岁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时之和也；岁为一出，事之便也；为屋而祭，情之安也。百六十余年列圣相承，莫之或易者，岂非其至当允协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极寒而裸献于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骏奔于炎歊之中，一岁之间六飞舟驾，以时以义斯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切同开创配享百余年，一朝而罢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世宗虽分圆方之制，而中世之后竟不亲行，虽肇举大享之礼，而岁时禋祀止于内殿，是斯礼之在当时固已窒碍而难行矣，况后世

乎！臣等愚昧，窃以谓宜遵高皇帝之定制，循列圣之攸行，岁惟一举合祀之礼，而奉二祖配，斯于时义为协、人情为顺。谨稽新旧规制礼仪而略述其概矣。”（《神宗实录》卷44）

（万历四年正月）甲寅，以编修沈渊、黄凤翔充起居注馆编纂章奏官，凤翔兼充《实录》纂修官。（《神宗实录》卷46）

（万历四年六月）壬午，大学士张居正等请重修《大明会典》，从之。是日，诏曰：“朕仰承祖宗列圣之鸿庥，获纘丕绪，夙夜只惟惧，图维治理，则亦惟我祖宗之旧章成宪是守是遵。仰惟皇曾伯祖孝宗皇帝命儒臣所纂《大明会典》一书，其于我祖宗列圣创业垂统、典章法度之详、通变宜民、因革损益之迹，固纲目具存，足垂彝宪，第简编浩穰，精核实难。我皇祖世宗皇帝尝见其一、二舛误，申命儒臣重加校辑，比及进览，迄未颁行，似于圣心犹有未当。仰成先志，有待后人。且自嘉靖己酉以来，又历二十余载，中间事体亦复繁多，好事者喜于纷更，建议者甚少谙国体。法令数易，条例纷纭，甲乙互乖，援附靡准。我祖宗良法美意，几于沦失矣。今特命卿等查照弘治年间创修及我皇祖敕谕重修事理，择日开馆，分局纂修，校订差讹、补辑缺漏。其近年六部等衙门见行事例，各令遵照体例审订，折中开具送馆。卿等督率各官悉心考究，务令诸司一体，前后相贯，以成一代书，一经常之典，昭示无极。庶副朕法祖圆治至意。其总裁、副总裁及纂修等官职名并合行事宜陆续开具以闻。”（《神宗实录》卷51）

（万历四年六月）乙酉，大学士张居正等请以礼部尚书兼学士马自强、礼部左、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汪鏊、林士章、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申时行、王锡爵充修辑《会典》副总裁官；左右中允兼编修陈经邦、何洛文、右赞善兼检讨许国、陈思育、修撰赵志皋、田一僊、徐显

卿、张位、韩世能、于慎行、朱赓、李长春、孙继皋、编修沈渊习、孔教、范谦、黄凤翔、刘域、盛讷、黄洪宪、刘虞夔、刘元震、公家臣、史钶、余孟麟、王应选、检讨刘克正、刘楚先、王祖嫡、赵用贤充纂修官；礼部仪制司郎中兼司经局正字马继文、大官署署王成楫充催纂官；管典籍事右评事沈洵、詹事府主簿兼正字何初、孔目、杨士谦充收掌官；大理寺右寺正刘大武、右评事张德化、刘叔龙、王赞袞、郑瑶、顺天府通判陈珩、酿酝署署高民怡、中书舍人包渐、林试、中书舍人吴果、顾祖源、吴庚、汪民敬、鸿胪寺主簿程大宪、马继志、署丞赵应宿、孙说、章如铤、谢同枢、汤应龙、崔光弼、吴子像、陈晋卿、杨继成、序班口伯辉、沈云庆、王延年、孙承爵、王国新、业文光、刘瑄、田峻、马应乾、译字官序班田东作、监修馆办事主簿周大珪充誊录官。上报可。时马自强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神宗实录》卷 51）

（万历四年六月）己丑，以司业戴洵改左中允兼编修，充《会典》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51）

（万历四年七月）壬子，开馆重修《大明会典》。（《神宗实录》卷 52）

（万历四年九月）丁未，命实录纂修检讨王弘海充《会典》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54）

（万历五年八月）甲戌，世宗肃皇帝《宝训》、《实录》成进呈。……（《神宗实录》卷 65）

（万历六年八月）甲辰，以圣母慈圣宣文皇太后所制《女鉴》，赐大学士张居正十部、四维等四部，居正等疏谢。（《神宗实录》卷 78）

(万历七年五月戊午)命翰林院侍读罗万化、修撰张元忬充编纂章奏官。 (《神宗实录》卷 87)

(万历七年六月癸巳)命修撰王家屏充《会典》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88)

(万历八年九月)癸酉,大学士张居正等奏称:“节奉敕谕,令臣等重修《大明会典》,已经开馆纂修。近该副总裁等官呈送草稿,止将旧《会典》并嘉靖二十九年续修旧稿誊写一遍,稍益以近年事例,中间体例尚有未当,纪载颇多缺憾。良繇诸臣各有部事相妨,无暇讨论讲究。夫事必专任乃可责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绪。臣等看得吏部左侍郎 余有丁、詹事府詹事许国文学素优,年力方富,属以以事,似可责成。宜将余有丁暂解部事,以本官掌詹事府事,许国协管府事,俱充副总裁,各暂停升转,将《会典》新旧原本令其专心考究。至原题副总裁官,唯以部务稍暇相与讨论,不必限以章程,致令两误。”上是之。 (《神宗实录》卷 104)

(万历八年九月)戊寅,命翰林院修撰沈懋学、范谦、编修邓以讚、王懋德充《大明会典》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104)

(万历九年二月)乙卯,辅臣张居正等上言:“先该臣等题请命翰林诸臣将累朝《宝训》,《实录》摘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分为四十款,次第纂修,陆续进呈。随 该讲官何洛文等以所 辑第一款,俱太祖高皇帝开天肇基之事,俱稿到阁,臣等稍为更定,敕为《创业艰难·上篇》僭题其名曰《训录类编》,缮写进呈,乞圣明裁定。候日讲之日,遵前旨于文华殿如先年讲《帝鉴图说》例,从容讲解一、二条。以后每纂完一卷,即次第进呈,接续入讲,庶于圣学圣政少有裨益。”

上欣然留览。 (《神宗实录》卷 109)

(万历九年二月丁巳)命编修盛纳充编纂《六曹章奏》官。
(《神宗实录》卷 109)

(万历十一年正月)甲子,命礼部右侍郎周子义兼侍读学士充《会典》副總裁官,复除侍读徐显卿仍充《会典》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132)

(万历十一年五月戊戌)以翰林院侍读徐显卿、侍讲张一桂、李长春、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管《会典》参对、校正事务。 (《神宗实录》卷 137)

(万历十一年十一月戊子)陕西道御史杨四知进成祖、仁宗、宣宗《三朝圣谕录》,大学士李东阳所辑《燕对录》、大学士李时所辑《世宗召对录》,请退朝之暇,宣召臣工咨访是非。报闻,三《录》留览。 (《神宗实录》卷 143)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乙丑,命翰林院编修鲁朝节、陆可教、冯琦、简讨余继登充《会典》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144)

(万历十二年四月)庚申,命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陈于陞、翰林院编修史钶、杨德政充《会典》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148)

(万历十二年十月甲辰)大学士申时行等请修《玉牒》,报可。
(《神宗实录》卷 153)

(万历十三历五月丙申)命司经局洗马管司业事赵用贤以原官

兼修撰，同谕德赵志皋等纂修《玉牒》。（《神宗实录》卷 161）

（万历十三年七月丁亥）命翰林院侍读盛讷、编修萧良有充《会典》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163）

（万历十三年十月甲申）命右谕德赵志皋、洗马赵用贤、编修杨起元、王廷谔俱充《大明会典》纂修官，侍读盛讷直起居注馆编纂章奏。（《神宗实录》卷 167）

（万历十三年七月丁亥）命翰林院侍读盛讷、编修肖良有充《会典》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163）

（万历十三年十月甲申）命右谕德赵志皋、洗马赵用贤、编修杨起元、王廷谔俱充《大明会典》纂修官，侍读盛讷直起居注馆编纂章奏。（《神宗实录》卷 167）

（万历十四年五月）丙午，命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徐显卿、翰林院编修庄履丰俱充《大明会典》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174）

（万历十四年五月）乙酉，户科右给事中曲迁乔参礼部主事文在中，有刻行《观宁篇》一部，畔道悖礼，狂谬殊甚，乞火其书。（《神宗实录》卷 174）

（万历十四年六月）辛卯，命翰林院侍讲曾朝节、编修杨德政编纂《六曹章奏》。（《神宗实录》卷 175）

（万历十四年十月丁亥）国子监祭酒李长春进刊《论语注疏》，

上命留览。 （《神宗实录》卷 179）

（万历十四年十月）戊子，命翰林院编修冯琦编纂《六曹奏章》。
（《神宗实录》卷 179）

（万历十四年十二月）癸未，命翰林院编修陆可教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181）

（万历十四年十二月）甲申，礼部进《宗藩要例》。 （《神宗实录》卷 181）

（万历十五年正月）甲辰，大学士申时行等进重修《大明会典》。
（《神宗实录》卷 182）

（万历十五年二月丁卯）《大明会典》成，宴总裁、纂修官于礼部，命定国公徐文璧等待之。 （《神宗实录》卷 183）

（万历十五年二月）丙戌，命修撰庄履丰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183）

（万历十五年三月乙巳）以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赵志皋充《玉牒》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184）

（万历十五年四月丁丑）国子监祭酒李长春等奏：《易经注疏》刊毕进呈。上命留览。 （《神宗实录》卷 185）

（万历十五年六月）己卯，命礼部即刻《大明会典》颁行天下。
（《神宗实录》卷 187）

(万历十五年八月戊辰)命翰林院修撰杨起元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189)

(万历十五年十月癸酉)升司经局洗马管国子监业事盛讷为右春坊左庶子补充《玉牒》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191)

(万历十五年十月)丁丑,命翰林院修撰余继登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191)

(万历十六年二月)戊寅,大学士申时行恭进《圣祖御书》,以备清览。 (《神宗实录》卷 195)

万历十六年三月甲申朔,大学士申时行等题:“……臣等查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已完,正本于全极殿奏进,次日送皇史宬尊藏,其副留内阁而毁其原稿,无从可得。查得嘉靖间曾将《累朝宝训实录》重录一遍,藏奉皇史宬,其原先旧本隆庆间皇考尝一取视,收藏道心阁,后复送入皇史宬。皇上留神继述,时欲有览,乞命该管事官查取恭进,至于阁中副本,累经纂修官翻阅,时有污损,一时未能整顿。皇上如欲朝夕批阅,除武宗以前现有皇史宬旧本可以取进外,其世、穆两朝训录或容臣等查取誊录,各官督令誊写便册,陆续呈览。” (《神宗实录》卷 196)

(万历十六年三月)壬辰,大学士申时行奏:“礼部复司业王祖嫡请复建文年号,改正《景皇帝实录》。” (《神宗实录》卷 196)

(万历十六年三月)辛亥,国子监祭酒田一僊奏:“为奉旨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先完,恭进御前。”命留览。 (《神宗实录》卷

(万历十六年四月)己未,上视朝,行取翰林院编修邓以讚充起居注馆编纂章奏官。 (《神宗实录》卷 197)

(万历十六年五月丁未)大学士申时行等奏上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实录》各十五卷。 (《神宗实录》卷 198)

(万历十六年闰六月)己巳,命翰林院修撰朱国祚、编修李廷机、周应宾、邹德溥俱充起居馆编纂官。 (《神宗实录》卷 200)

(万历十六年七月)丙戌,礼部题:“重刻《大明会典》成,进呈颁布。”如奏。 (《神宗实录》卷 201)

(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乙巳,大学士申时行等题:“奉圣谕写累朝《实录》陆续进呈,先于五月内太祖高皇帝《宝训》十五卷;今又再进《实录》自洪武壬辰岁二月至三十一年闰五月止,凡二百三十五卷,计七十三本,装潢成帙,呈上御览。” (《神宗实录》卷 206)

(万历十七年二月)丙午,《大明会典》成,遣官送南京礼部转发各衙门。 (《神宗实录》卷 208)

(万历十七年九月)庚申,大学士申时行等进遵旨誊写过《成祖文皇帝实录》一百三十卷,共计四十六本。 (《神宗实录》卷 215)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大学士申时行等将接年所撰《孟子讲章》四本类写装潢进呈,请加观览,并发司礼监续刊。 (《神宗实录》卷 218)

(万历十八年五月丁巳)命翰林院修撰王庭谟、编修周应宾、简讨季道统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223)

(万历十八年十月己巳),钦天监进《万历十九年大统历》于皇极门,给赐百官。 (《神宗实录》卷 228)

(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己卯,国子监校刻《诗经注疏》成。祭酒刘元震进呈。因言:“臣观诗三百篇中有大本三焉:读《关雎》、《麟趾》篇即知修身正家、锤贤裕后为安邦完国之本;读《鸿雁》、《庭灯》篇即知心下安民、励精图治为系属人心之本;读《昊天有成命》及《敬之》篇即知不也康宁、夙夜审密、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为格天凝命、长治久安之本。” (《神宗实录》卷 230)

(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庚寅,《累朝训录》誊写成。

又奉圣谕曰:“今自太祖起及《累朝训录》都誊写装璜进览,有几部就进几部来。”至是,大学士申时行等进呈共一千九百二十八卷。 (《神宗实录》卷 230)

(万历十八年十二月)辛卯,申时行等进自万历十七年所撰讲章《孟子·离娄章句》上下共二本,《礼记·曲礼》上下共三本,以备省览,仍乞发司礼监接续刊行。 (《神宗实录》卷 230)

(万历十九年十月辛丑)命翰林院编修袁宗道、简讨杨元祥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241)

(万历十九年十月乙巳)赐原任左军都督府金书黄应甲银二十两、彩缎一表里,以献《火器图说》也。 (《神宗实录》卷 241)

(万历十九年十月壬子)先是上命国子监校刻《十三经注疏》，司业箫良有率属分校《孟子注疏》，至是装成，因举篇中要旨上陈。

(《神宗实录》卷 241)

(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丁未)科臣张应登乞纂《孝经全书》颁行学宫。(《神宗实录》卷 241)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癸酉)礼部复：“四川金事张世则奏进《貂珣史鉴》，曰评、曰考、曰论，为箴、为赞、为诗。善可为法，身享令名，国亦受福，读之令人慕；恶可为戒，国将受害，身先诛夷，读之令人畏。夫祖制貂珣识字有禁，宣德以后始立内书堂，教以《忠鉴录》。世则所进宜俱定为课程，庶几口诵心维，可以迁善改过。虽然，近侍熟覘好恶，在人主善听之耳。我朝金英以一言定储位，覃吉以正学辅东宫，则听之得也；如王振之误国，列瑾之惑主，其恶至今恨之，则听之失也。”(《神宗实录》卷 250)

(万历二十年十月)甲午，大学士赵志皋等奉旨誊写日讲《孟子直解》二本进览。(《神宗实录》卷 253)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己酉，赵志皋等以岁终将这经书讲章《通纂修要类》缮写进呈。(《神宗实录》卷 255)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己卯，命翰林院编修黄汝良、全天叙编纂《六曹章奏》。(《神宗实录》卷 258)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辛巳)庶吉士董其昌铨注翰林院编修。(《神宗实录》卷 260)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乙卯)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陈于陞请敕纂辑本朝正史：“……而宋世去我朝为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后编年之书谓之《日历》，即所称采百司奏对、事实为《时政记》，取柱下见闻为《起居》，类次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以备史官之采择者是已。其纪、表、志、传之书谓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此外又有辑录祖宗宏谟要政，分门析类，以便御览、裨帝学之书，如王曾……为《宝训》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训典》六卷……与《国史》、《实录》显行者是已。以上三书，体裁殊致，各有取义，乃有国之不可缺者。我朝兴造功业，建立法制。事事超越，而史书独有列圣《实录》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仿宋世编年《日历》之体，但可谓之备史，未可谓之正史。至于《大明会典》屡修颁布，凡六曹政体因革损益之宜虽已该载，而庙堂之谟、谋、册、诰，臣工之论议、文章不与焉，但可谓之国有典制、百司遵行之书，而非史家之体。盖本朝纪、表、志、传之正史经二百余年来学士大夫踵袭因循，缺略不讲，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图者，如《实录》有圣德之总叙，《宝训》皆列圣之渊猷。此外有御制《文集》，有《圣政记》，有《皇明诏制》及诸家所编如《大政记》、《昭代典则》、《孤树哀谈》、《宪章录》、《鸿猷录》之类，参以《三朝圣谕录》、前后《北征录》、《天顺日录》、《燕对》、《宣召》、《视草》、《宸章》等录，更加采辑藻润即可以为《列圣大纪》。帝系宗谱有《玉牒》、《公侯绍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参以《吾学编》同姓、异姓王侯，《内阁典铨诸表》及《列卿表》之类，更加考订增益，即可以为《累朝年表》。制书如《一统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明伦大典》之类；诸司刊布者如《宗藩军政条例》、《会计录》、《太仓考》、《漕河图志》、《海运编》、《太学》、《马政》、《盐法志》之类；四方形势如《广舆图》、《九边图说》、《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炎徼纪闻》、《殊域周咨录》之类，折衷以《实录》、《会典》所纪载，参以《衍义补》、

《名臣经济录》、《疏议》诸书，《吾学编》中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夷、北虏诸考述，即可以为国家诸大志。《实录》中有后妃事迹，廷臣三品以上有小传，益以《开国靖难功臣录》、《群忠备遗录》、《名臣言行录》、《名臣记献实》、《殿阁词林记》、《琬琰录》、《今献备遗》之类，其诸高逸、孝节等目更采摭于《郡国志》，即可以为国史之列传。特诸书散轶浩瀚，未经裒聚隐括，茫无统纪，是以昭代久虚之典，必须圣明在上，力为表章整辑，然后可以苞举艺文，总一流略，勤成鉅编，垂著万世，以真千载一时也！”（《神宗实录》卷264）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庚申，进呈《玉牒》，旧以太祖列德、懿、熙、仁四祖之下而别以成祖冠帝系世表之首，今从大学士申时行议，太祖开基宜冠世系表中，于总表前增纂一表载四祖及寿春等王，以尊崇所自出。（《神宗实录》卷270）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甲辰，纂修正史，以礼部尚书陈于陞、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詹事刘虞夔、少詹事冯琦充副总裁官；礼部尚书罗万化、吏部右侍郎盛讷、礼部左侍郎范谦、刘元震、右侍郎孙继皋、少詹事曾朝节、祭酒陆可教兼充副总裁官；左庶子余继登、右谕德萧良有、洗马李廷机、右中允刘应秋，修撰唐文献、焦竑，编修邹德溥、郭正域、黄安良、全天叙、吴道南、黄辉、庄天合、董其昌，简讨王图、萧云举、区大相、周如砥、林尧俞充纂修官。（《神宗实录》卷271）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戊申）司业周应宾疏进校刊《公羊》、《谷梁》、《周礼》、《仪礼》、《尔雅》。（《神宗实录》卷271）

（万历二十二年七月）甲辰，以翰林院修撰翁正春、编修冯有经、史继阶充正史纂修官。（《神宗实录》卷275）

(万历二十二年八月丁未)是日开馆纂修本朝正史。《《神宗实录》卷 276)

(万历二十二年八月)癸酉,礼科左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创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发祥固当列高庙纪首,而献皇帝庙貌虽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世庙本纪,以体追王之心;议‘列传’则贵贱并列、美恶皆书,不得叙达官而遗卑秩,褒高贤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学为乞衰,于肃愍为迎立,是非刺谬亟当改正;议‘职官’则惟‘星历’、‘河渠’、‘乐律’宜访专门,详加考订,此外承明著作不必借资他曹,其史馆中书冒滥已极,今宜暂停,俟脱稿取用,庶省糜费,更不许富室子弟借经博官。广书籍则故典遗编有中秘所未备者,或购买成书,或抄录副本,蒐罗送馆,以资参改;释嫌忌则勿徇爱憎,勿避恩怨,以公心秉直笔,乃可传信将来;达幽隐则博访民间,凡有关风化者悉为采录,无令穷乡下邑泯而不彰,节士闺媛幽而不闻。”《《神宗实录》卷 276)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辛丑,命翰林院编修杨继礼、陈懿典、韩爌、简讨傅新德、刘生中、商克正、王象节、李腾芳充正史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277)

(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国子监刊完《十三经注疏》,装缮成帙进呈留览。《《神宗实录》卷 279)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以右中允周应宾、编修袁宗道充正史纂修官。《《神宗实录》卷 280)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寅,大学士赵志皋进万历二十一年起所撰讲章《易经》、《礼记》、《通鉴纂要》以备温习。仍另书发司礼监刊板。 (《神宗实录》卷 280)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戊寅,内阁题:“病痊编修陶望龄充正史纂修官。起复中书舍人李尚珍充誊录官。” (《神宗实录》卷 283)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甲子,以礼部左侍郎刘楚先充纂修正史副总裁,修撰朱国祚、编修顾天峻俱充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286)

(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壬寅,升国子监司业叶向高为左春坊右中允兼编修,充正史馆纂修官。

大学士张位、陈于陛撰《万历壬辰、乙未二科进士题名记》进览。 (《神宗实录》卷 288)

(万历二十三年八月)乙巳,掌院事余继登奏:“纂修正史兼采家乘、乡评,以备考订。”下所司。 (《神宗实录》卷 288)

(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甲辰,以翰林院编修杨道宾、袁宗道、黄辉补充编纂章奏官。 (《神宗实录》卷 292)

(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辛酉,大学士赵志皋等……奏以万历二十二年至今所撰讲章《易经》“夬卦”至“杂卦”传,《诗经》“小雅”“秩秩斯干”章至“鼓钟坎坎”止,《通鉴纂要》孝景帝元年起至孝宣帝本始末年以颍川太守黄霸守京兆尹止,类写装潢进呈。 (《神宗实录》卷 292)

(万历二十四年正月本卯)国子监司业叶向高奏进校完《唐书》。上命留览。 (《神宗实录》卷 293)

(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戊午)命内阁眷进《累朝宝训》及《实录》。以乾清宫大殿灾,旧本亡失补之。 (《神宗实录》卷 296)

(万历二十四年五月)辛卯,大学士赵志皋等题翰林院修撰翁正春、编修冯有经充起居注馆史官。 (《神宗实录》卷 297)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壬子)江西萍乡县布衣民罗正彝奏进《帝范录》二部。 (《神宗实录》卷 300)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丁丑)国子监奏进《汉书》三十册,《晋书》三十册。 (《神宗实录》卷 305)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乙巳)除补翰林院编修刘日宁原职,充正史馆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 308)

(万历二十五年六月)丙寅,升国子监祭酒李廷机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正史副总裁。 (《神宗实录》卷 311)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庚辰)命编修史继偕、顾天峻、杨继礼、陈懿典、简讨傅新德纂修《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313)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戊戌,翰林院修撰焦竑为皇长子讲官,因进《养正图解》,皆择前代故事有关法诫者。上留览并赐皇长子。 (《神宗实录》卷 314)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丁酉,原任邢部右侍郎今养病吕坤奏辩科臣戴士衡论坤假托《闺范图说》包藏祸心事。大略谓:“臣于万历十八年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不意戚里承郑恩复《闺范图说》一部。戴士衡之刻《闺范》也,由臣以进,意在逢迎,疑臣亦深矣。昔汉刘向作《列女传》以献,成帝叹赏。臣之《闺范》前述经传,后列贞淑,体依刘向,意本《关雎》。臣若有所希冀,自可明白进呈,何所回护而犯此危险之迹乎?” 《神宗实录》卷320)

(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戊辰)直隶巡按赵之翰言:“臣偶阅邸报,见郑承恩奏进《忧危竝议》一书,内参戴士衡结交权奸,假造伪书,中伤善类,以貽祖宗隐忧。赖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威,将士衡发烟瘴永戍矣。第谋不止于一人,书不出于一手。主计者位,奉行者士衡,与谋者徐作、刘楚先、刘应秋、杨廷兰、万建崑也。之数人者为位腹心爪牙,岂有此番举动不群聚金谋、合手成书者乎?今处一士衡而类士衡者独宽之;处其为从而为首者反纵之,非所以为平也!” 《神宗实录》卷323)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丙辰,大学士赵志皋等恭进《累朝宝训》及《实录》……通共二千三百四十五卷,装为百套。 《神宗实录》卷325)

(万历二十六年十月戊寅)河道总督杨一魁恭进《全河图说》。 《神宗实录》卷327)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丙子)以纂修《玉牒》起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学士冯琦、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唐文献为纂修官。 《神宗实录》卷333)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辛亥,大学士赵志皋等题纂修《玉牒》事宜。大都谓:“提调例属阁臣,而盖造浮披则问之工部,笔墨纸札问之顺天府及刑部、都察院,当该贴写问之吏部,日供酒食及冬月木炭行各衙门支給。”从之。《《神宗实录》卷 335)

(万历二十八年正月)辛酉,国子监署监事右中允黄汝良呈进《宋书》、《北史》上言:“自昔图治之君,必资鉴古之史,在全盛有道之世懿美固所必稽,即叔季闰位之朝,故实亦所当考,非徒以博闻见,实籍以镜兴亡者也。惟《宋书》撰自休文,起高迄顺帝,前后可六十年,而《北史》编自延寿,包魏、齐暨周、隋,首尾凡三百载。词赡事富,荟萃若万宝之山,何物不有?世变人情,今古似一丘之貉,触类可通。间如宋元嘉、魏太和、周建德、隋开皇善政犹历历足述;如宋文帝昱、周主赟、齐高纬、隋炀广败端犹种种堪惩。综二史之始终,考五姓之兴废,孰有寅畏而不理,畴其逆失而能长?虽偏霸杂夷何足窥浑噩于往古,而芳规覆辙尽堪垂法戒于将来……睹夫麻拂葛帐,碎琥珀之枕,弛银钉之床而知宋祖之所以起;睹夫飞铤鼓剑,置发丘之郎、设摸金之尉而知宋季之所以亡;省刘氏骨肉之衅多,则思貽谋燕翼之道宜讲;览元魏宫闱之祸炽,则知修身齐家之训宜弘;鉴周赧之侮弃说言,而悟听纳之不可不广;镜齐纬之信任辟小,而识忠贤之不可不庸。以至隋文之综理非不周,而主器不定,仁寿竟以悔终;裁观隋炀之储蓄非不富,而邦本不宁,大业由是沦覆。凡诸治同道、乱同事,总之涉目而警心,无论善为师、恶为资,期于宪美而戒否。”《《神宗实录》卷 343)

(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己丑,升左春坊左庶子范醇敬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管纂修《玉牒》。《《神宗实录》卷 346)

(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壬戌,命翰林院编修邓仕龙、郭渥、简讨

孙如游、赵用光、朱延禧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349)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壬辰,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进自万历二十七年起撰讲章《大学衍义》四本,《通鉴纂要》四本,以备省览,仍乞发司礼监接续刊行。 (《神宗实录》卷 354)

(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辛亥)命翰林院修撰朱之蕃、编修汤尹宸、陈之龙、简讨南师仲编纂《六曹章奏》。 (《神宗实录》卷 365)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辛酉,大学士沈一贯以讲官进《大学衍义》讲章,将完缮写《太祖宝训》进览,请旨裁定,以便续撰讲章。不报。 (《神宗实录》卷 369)

(万历三十年九月)己巳,祭酒杨道宾进自定《三国志》、《五代史》。上留览。 (《神宗实录》卷 376)

(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庚戌,大学士沈一贯等类进年终讲过《大学衍义》讲章共八本,以备上览。 (《神宗实录》卷 379)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癸亥,大学士沈一贯、沈鲤、朱赓共著《守成》、《遣使》、《权宜》三论以献。《守成》略曰:“皇上嗣服,比隆祖宗,英断如神,刚明不惑,寿域宏开三十一载矣。四方无虞,国本本大定。天下引领,以为不逮尧舜者,独一矿税耳。名为收自然之利,实强搜于小民,名为闵加派之苦,实横剥于额外。皇上但见耳目之前微有所利,不知眉睫之际已迫大害。试思此物从何处来?聚之禁中,则成千成万浑闲事耳;而当其收之于民乃积厘成分,积分成钱,积钱成两,至于成十成百,然后乃千万,不知费几多捶挞、几多枷锁?鬻妻卖女,几多凄惶,析产破家,几多惨毒,而后得盈此数也……”

《遣使》略曰：“皇上之驭中官也，明飭法纪，未尝少假辞色，一有违犯，必罪无赦。虽日侍左右久謁蟒玉者莫不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简制之严有如此，然天下不诵皇上之严而言宠信大优、宽假太过，是徒见奉差小竖纵恣贪暴，而遂掩皇上之鸿名以流谤声，甚可惜也……臣等以为中使而操利权，此古今所甚忌，祖宗所甚禁，况今非徒操利权也，且覬典兵，如陕西、辽东、广东诸处皆募徒卒公请于朝以明开跋扈之端，幸皇上屡加拒绝，而若辈之请犹未已，此可假借哉？我太祖密防内臣，勿使预兵，尝曰：‘此辈当使畏法，不当使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自无宦寺之祸。’非谓外臣必贤内臣必不肖，其流祸不可不早防故也。”《权宜》略曰：“今有百金于世而鬻皇上之一官，臣等知不许也，有万金于此而鬻皇上之一旨，臣等知不许也。孰知今日而皇上之旨已潜为人鬻去而不觉乎？或虚言千金之利而鬻，或虚言万金之利而鬻。利未入于上，旨已鬻于下，旨鬻于下，则威福予夺随之而俱去矣。每一旨下必曰‘权宜’。权宜者，明知其不当为、不可为而聊试为之耳，非经常之制长久之谋也；非祖宗之明训子孙之世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而劝天下姑勉从也；以此见今岁然而明岁不然、此事然而彼事不然也。而今果权宜乎哉？始谓之暂，而暂也遂久；始谓之借，而借也即真。非徒不返也，日以浸多，得无托此二字以箝天下之口乎？若是则先之以不信，而谁委心者？《诗》曰‘无之方躐，无然泄泄’。臣等预有危责，安能以泄泄自处？而皇上亦何以泄泄处此也。”（《神宗实录》卷382）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丁酉）命詹事府少詹事唐文献为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杨道宾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俱充《玉牒》纂修官。（《神宗实录》卷383）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乙丑），是月十二日，大学士朱赓于私寓门外获刊书一册，外题《国本攸关》，内题《续忧危竝议》，大略谓：“皇

上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之，从官不备，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赓者，以赓者更也，取他日更易之意。一时内外官员依附者，文则有王世杨、孙玮、李汶、张养志，武则有王之桢、陈汝中、王名世、王承恩、郑国贤，又有陈矩朝帝前以为之主，沈一贯右郑左王，以规福避祸。”末书：“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及四川道御史乔应甲书”。赓见之骇愕，遂以所获原书随本上进。（《神宗实录》卷 390）

（万历三十二年正月癸亥）经筵日讲官、詹事府掌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曾朝节卒。……所著有《紫月集》、《易测臆言》、《古本大学解》若干卷。（《神宗实录》卷 395）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庚申，国子监祭酒萧云举疏进前祭酒杨道宾、司业黄汝良校刊《南史》、臣云举校刊《元史》竣工，谨呈御览。上纳其书。（《神宗实录》卷 400）

（万历三十三年九月）庚子，内阁恭进纂完《玉牒》正本一百四十五册，计六十七套。（《神宗实录》卷 413）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丁未）湖广兴宁县听选恩贡生陈元旦奏进所注《孝经》等书……（《神宗实录》卷 416）

（万历三十四年正月）辛未，降原任修撰焦竑广东都司断事。初，元子出阁，定讲官郭正域等六人，竑与焉。竑私撰《养正图说》一书拟进，同事闻之不悦，遂止。既有私梓其书，内珰陈矩得之以献。由是物论疑骇，已亦遂以浮躁降处，越八年始补今职。（《神宗实录》卷 417）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癸酉，以纂修《玉牒》成赐辅臣一贯等、纂

修官王图、中书官包渐林等银币有差。 《《神宗实录》卷 421》

(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戊辰,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言史职二事。“……一、纂修宜重。自今史局浸成浮寄之区,谰烈鲜扬,仅遵《实录》;起居有《注》,第缮报章。甚乃铲落忠直之言,传会奸人之事,而国家典制海宇传宣,反借资于他曹之管蠡,取信于野史之雌黄,可为浩叹!往者大学士陈于陞疏修正史,条画甚明,奉旨编研,业有端绪。而于陞既歿,同列害成,遂使九重懿举弃于半途;列圣芳猷厄其全璧。今诸臣橐篋尚可搜寻,一代谟猷宁终漫漶?乞申命阁臣开局修举,首编年日历之体,次纪表志传之人。严直笔以定大猷,括遗草而终胜事。”不报。 《《神宗实录》卷 427》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庚戌)总督宣大兵部右侍郎右金都御史郑汝璧卒……所著有《帝后纪略》、《诸王表》、《功臣封谥考》行于世。 《《神宗实录》卷 436》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壬午,国子监校刻历代史书成,恭进。上命留览。 《《神宗实录》卷 436》

(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于慎行卒……所著有《谷山集》、《读史漫录》、《笔麈》行于世。 《《神宗实录》卷 440》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癸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疏请朱赓恤典,亦为代奏遗疏。赓山阴县人……病危时括欲言以当尸谏,而自撰以示子孙,名曰《茶史》,“食茶者以苦语,人不知,惟食者知之。问以苦何如?则又竟不能吐一语云。 《《神宗实录》卷 452》

(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丙子,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题:“谨将《通鉴纂要》……撰进讲章共八本类写装潢进呈。”(《神宗实录》卷453)

(万历三十七年七月癸巳)以修撰张以诚、编修孙承宗、吴宗达、骆从宇、简讨彭凌霄直起居馆。(《神宗实录》卷460)

(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戊子)原任广东参议致仕胡仕化以所撰《大学注解正宗》进呈。(《神宗实录》卷464)

(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庚午)辅臣叶向高拟以原任礼部侍郎郭正域、原任国子监祭酒方从哲为《玉牒》纂修官。

是日辅臣以本年撰进讲章《通鉴纂要》……共八本类写进呈。(《神宗实录》卷465)

(万历三十八年正月)乙未,薊辽总督王象乾恭进《皇明开天玉律》书。其书辑太祖高皇帝圣训为一帙,分十三篇,曰“事天”、曰“恤民”、曰“勤政”、曰“圣学”、曰“训储”、曰“用人”、曰“谕臣”、曰“求言”、曰“慎刑”、曰“理财”、曰“止税”、曰“弥灾”、曰“保业”。(《神宗实录》卷466)

(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己巳,先是湖广黄梅县举人瞿九思忤权韬迹,洁志潜修三十年,著书几十数种,先后地方官奏荐。诏授翰林院侍诏,九思疏辞,乞终著述餘业。(《神宗实录》卷469)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庚申)兵部司务陈禹谟以《左传》为兵家之祖,辑为《兵略》凡三十二卷以进。(《神宗实录》卷477)

(万历三十九年三月甲寅)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题纂修万历二十七年以后《玉牒》，并题供事官张大续等一十五员。（《神宗实录》卷 481）

(万历三十九年七月癸卯)升右庶子黄辉、朱之蕃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纂修《玉牒》，以山东右参议张大续、户部郎中汪民敬等十二员为书写官。（《神宗实录》卷 485）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辛丑)原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方弘静卒。……著《四礼议》、《均输议》、《复古编》、《千一家》诸书。（《神宗实录》卷 487）

(万历四十年六月丙戌)原任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卒。……所著有《黄离草》、《江夏志》、《武昌志》、《皇明典礼志》行于世。（《神宗实录》卷 496）

(万历四十年十月癸亥)升左庶子沈淮为少詹事纂修《玉牒》。（《神宗实录》卷 500）

(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戊子，命简讨钱象坤、徐光启、周炳谟、丘士毅、黄立极、张鼎知起居注。（《神宗实录》卷 502）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学士方从哲类写装潢《通鉴纂要》四本进览。（《神宗实录》卷 527）

(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壬子)南京工部侍郎李得阳卒。……所著有《理学臆言》、《义仓漫语》、《古今一览》、《难字备改》、《桐川野史》、《谈斋集帖》等书。（《神宗实录》卷 540）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戊子)以翰林院编修唐大章、成基命、简讨魏广徵补起居注。 (《神宗实录》卷 541)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己亥)升国子监祭酒刘一燝为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玉牒》。 (《神宗实录》卷 541)

(万历四十四年三月辛未)逮原任电白知县周玄畴下狱。玄畴直隶昆山人,罢官家居,雄于货而好讥议,所著《泾林续记》牵涉时事,凡官司之莅其土者,率加诋诮,即事干官禁亦书之。会与邑令忤,乡人乘之,冀快夙愤,以诽谤朝廷,讼之者数百人。应天巡抚王应麟、提督直隶学政王以宁露章交劾。上以其书有宫闱事,命毁其板,逮系锦衣卫狱。 (《神宗实录》卷 542)

(万历四十四年九月)癸酉,掌宗人府事驸马都尉侯拱宸进代、韩等王十三府《玉牒》。 (《神宗实录》卷 549)

(万历四十五年九月辛未)大学士方从哲题:“起居注馆例官史官编纂《六曹章奏》,请补周延儒等六员。” (《神宗实录》卷 561)

(万历四十六年三月辛酉)广东巡按田生金奏请粤东备谥者六人。“……一、原任吏部郎中唐伯元,澄海人,登成纪甲戌进士,任万年、泰和有政声,晋留曹。暇日与友订圣贤之学,亲较石经,疏请付史馆。会礼官议王守仁从祀,昌言排之,谪海州判,未几擢仪曹,具疏请端大本。在铨部时秉公剔弊,选法以请,所陈多蒙采纳……所著有《醉经楼》诸书行于世。庶几修词立其诚者哉!” (《神宗实录》卷 567)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己丑)以编修林欲楫、马之骥、简讨丁绍轼、王祚远、冯铨、李国儒等充起居注馆纂修。《《神宗实录》卷 570)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丁未)升祭酒盛以弘为少詹事,纂修《玉牒》。《《神宗实录》卷 570)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丁亥)提督武汉等处学校副使葛寅亮进《大学》、《论语》讲义。《《神宗实录》卷 572)

(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壬寅)准赠原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廷机官少保,荫一子中书舍人……及封还秦藩,请郡爵,疏乞归,候命庙中犹续成《春秋》日讲章、《皇明国史纂》、《名臣言行录》及《宋贤事汇》、《通鉴性理纲目》、《臆说》诸书。《《神宗实录》卷 574)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乙丑)吏部听选监生王应遴奏:“修志草稿粗成,谨辑志稿二万余张,以备删采。”不报。《《神宗实录》卷 583)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乙卯……以翰林院编修黄士俊为司经局洗马兼官如旧,以翰林院编修李光元、刘鸿训、杨景辰、简讨王应熊、孔贞时、刘钟英为起居注。《《神宗实录》卷 589)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庚午,吏部听选监生王应遴恭进地图,曰《都城图》,曰《辽东图》、曰《海运图》,曰《奴巢图》。《《神宗实录》卷 589)

(泰昌元年八月壬申)以詹事府少詹事孟时芳同原任礼部侍郎顾秉廉纂修《玉牒》。《《光宗实录》卷 8)

(元启元年二月丁卯)御史方震儒言：“京师五方杂处，奸宄丛生，如臣搜假印时得山人庄士元文书一卷，皆系罪瑄戚畹之辩揭。其他走空神棍，实繁有徒。或造假单，或布蜚语，生无影之风波，遗大毒于善类，此辈不驱除，巡城者不得谢其责。”章下部院，并诘瑄主名。震儒复奏：“罪瑄刘朝、戚畹、郑养性也。”诏以士元付法司。

(《熹宗实录》卷6)

(天启元年三月)己酉，福建道御史周宗建言：“国之有史，犹家之有乘、人之有志有传也。臣考世庙《实录》成于万历初年，其时参核颇详，所载事宜班班具在。今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而四十八年之内时移局换，议杂群分，加以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恒者不啻千中之一，今欲总集隐括成书，而寥寥若此又何所据？臣谓采访之役必先择人，请于中行仪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拾之囊中亦一快也。则又有言求野之且公者，臣谓皇祖因年既久，中间事变传闻不一，岂无裨官小乘自托名山迁客畸人，私称不朽，及今不为考定，后将滋感无穷。则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辨，务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徵，又一快也。则又有言邸牒之宜查者，嘉靖初修《武宗实录》，曾简正德中章奏尽付纂修。臣以为皇祖末年所留诸疏藏在禁府，定无散逸。乞宣付史馆，使感时慨论者既得尽见，而任情附会者毋得轻消，以今日之公是公非达皇祖之不闻不见，又一快也。”报闻。(《熹宗实录》卷8)

(天启元年三月)丁卯，敕礼部：“朕惟帝王抚运膺图、绥猷建极，有一代功烈之盛，必有一代典则之贻。盖累朝列圣纪载具存，而

奕世子孙觀楊首務也。恭惟我皇祖考神宗顯皇帝聖神文武仁恭勤法祖天，任人立政，爰自勵精，初服而解組盡張，迨夫端拱垂衣而乾綱在握。修內攘外，長治久安，御歷四十八年，善政靡可殫記，非有續述何以楊盛美而傳無窮？爾禮部其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輯事實，送翰林院纂修《實錄》。其以少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維賢為監修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劉一燝、韓爌、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繼偕、沈淮、何宗彥、朱國祚為總裁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秉謙、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盛以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道登、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鄭以偉、李騰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公鼐、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院事錢象坤、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孟時芳、周如磐、國子監祭酒吳宗達、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孫承宗為副總裁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局事駱从宇等為纂修官。一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哉！故諭。”（《熹宗實錄》卷8）

（天啟元年六月）己卯，開史館修神宗顯皇帝、光宗員皇帝兩朝《實錄》。

命大學士何宗彥同知經筵日講、《玉牒》提調、《實錄》總裁。
（《熹宗實錄》卷11）

（天啟元年六月壬午）命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日講、《玉牒》提調、《實錄》總裁。（《熹宗實錄》卷11）

（天啟元年十一月丙寅）起吏部左侍郎翁正春禮部尚書，改南京禮部侍郎朱國禎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俱協理詹事府事，纂修《實錄》副總裁。

升南京掌院少詹事郭滄礼部右侍郎，南京祭酒朱延禧詹事，起左庶子薛三省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玉牒》。（《熹宗实录》卷16）

（天启二年二月己丑）升南京礼部右侍郎黄汝良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实录》副总裁，命编修叶灿、简讨繆昌期、姜逢元、李国楷、罗喻义、孟绍虞俱充纂修官。（《熹宗实录》卷19）

（天启二年三月戊辰）起改南京礼部右侍郎朱之蕃为吏部右侍郎，起升詹府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温体仁为礼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俱充《实录》副总裁；翰林院修撰庄际昌、编修贺逢圣、林钐、朱继祚、张翀，简讨丁乾学、金秉乾、姚希孟、杨世芳、丁进、刘宇亮各以原官充纂修官。（《熹宗实录》卷21）

（天启二年四月壬辰）左都御史邹元标言：“乾坤所以不毁，惟此纲常，纲常所以植立，恃此信史。臣在南中，士绅多言光宗皇帝大事未明。难以传信。比入都知光宗一月仁政，媲美尧舜，宜速登信史。诸臣曰：说到光宗大事，令人阁笔，始不无疑于人言。近读孙慎行一疏，令以神骨为竦，当时依违其间，既不申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解人之疑也？方从哲负此大疑于天下，科臣惠世扬言之详尽，公论岂可不明？从来乱臣贼子有所惩戒者全在青史一脉，失今不成，何所底止？”得旨：“《实录》据实开载，两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敕纂修，岂容以意笔削？已经开馆自当各遵程限，早完大典。旧辅从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屡旨，卿风纪重臣，事关国是，正赖将平，据奏不胜疑虑，意则甚忠。朕已知之。”（《熹宗实录》卷21）

(天启二年七月乙未)工科给事中方有度言:“近台臣徐景濂疏进药、移官事,票拟者欲宣付史馆,似若以史为一人一家私物者。夫宣先帝圣德,考终是矣,能宣李可灼不进红丸乎?方从哲不赏奸乎?宣官闹等事,皇上所亲见是矣,能宣无选侍殴辱之圣谕乎?能宣无选侍触忤之圣旨乎!若使奉前后旨并书,则一事自相抵牾,何谓信史?”得旨:“国史传信万世,但当据实直书。李可灼已有旨处分,移官亦曾奉传谕,何必争论。这所奏著付史馆参酌。”(《熹宗实录》卷24)

(天启二年七月丙申)升少詹事张邦纪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管理贴黄《实录》副总裁。疏辞不允。(《熹宗实录》卷24)

(天启二年九月辛亥)起原任吏部左侍郎萧云举、部右侍郎王图与见任礼部右侍郎朱延禧俱充《实录》副总裁。起原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范醇敬改礼部右侍郎,纂修《玉牒》。(《熹宗实录》卷26)

(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广西道御史方大任荐原任翰林院编修吴应宾制行端严、名理透彻,所著《宗一圣论》、《性善解》诸篇尤足正人心、砭俗习,虽废疾不堪用,而立言垂世,无用之用,更甚于有用。(《熹宗实录》卷29)

(天启三年二月戊辰)升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左谕德唐大章为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编修傅冠、简讨吴士元以原官,俱充《实录》纂修官。

命大学士顾秉谦、朱延禧同知经筵日讲,并《实录》总裁。(《熹宗实录》卷31)

(天启三年四月乙酉)以纂修乏人,命吏部行文与各该抚按催

取翰林院差假、告病等官前来供职。 (《熹宗实录》卷 33)

(天启三年五月乙巳)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骆从宇为礼部右侍灵官如故,协理詹事府事,充《实录》副总裁官。
(《熹宗实录》卷 34)

(天启三年六月乙亥)光宗贞皇帝《实录》、《宝训》成。大学士叶向高等以副本进呈御览。得旨:“览卿等撰述,皇考《实录》、《宝训》具见详慎,著誊写正本进呈。” (《熹宗实录》卷 35)

(天启三年七月丙辰)命御史袁化强接管纂修《实录》。 (《熹宗实录》卷 36)

(天启三年八月丙戌)升洗马成基命为右春坊右庶子,右中允李光地为右谕德管理诰敕,右赞善李标为右谕德,充纂修《实录》官。 (《熹宗实录》卷 37)

(天启三年九月乙巳)原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吴道南卒。为史官时适逢开局修国朝正史,道南分辑河渠,所著有《河渠志》。既归撰《大政议》,未及上而卒。 (《熹宗实录》卷 38)

(天启三年十二月庚子)升少詹事黄立极、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充纂修副总裁。 (《熹宗实录》卷 42)

(天启四年正月戊寅)刑科给事中解学龙请修正史,言:“史家之体有编年,祖之《春秋》;纪传本之‘三传’。我朝列圣《实录》祇仿编年,而事之首尾不相贯,人之本末不可知,况乎‘革除’、‘土木’至今公案未定。其间一姓递承,委裘无恙,乃操觚者拘其忌讳,致令参

稽尚仍。夫蠹简祇为袭舛，何以传信？至家乘野书皆得以肆其私笔，宁非圣朝一大阙事哉？今宜开局纂修正史，刻期告成，顾所以成之者有三，曰‘蒐其人’，曰‘萃其书’，曰‘督其程’。”上命：“《实录》成，议之。”（《熹宗实录》【梁本】卷38）

（天启四年二月壬寅）国子监祭酒蔡毅中进《字学要览》。命梓之。（《熹宗实录》【梁本】卷39）

（天启四年三月己巳）翰林院编修方逢年纂修《实录》。（《熹宗实录》【梁本】卷40）

（天启四年三月）丙子，礼部左侍郎何如宠、公鼐为礼部左侍郎，《实录》副总裁。……（《熹宗实录》【梁本】卷40）

（天启四年四月己丑）礼部右侍郎董其昌以奉旨前采万历留中之疏，分三百帙，又仿史赞例，各附笔断，共四十卷。且荐南京太常寺卿李维桢史才。上是之。（《熹宗实录》【梁本】卷41）

（天启四年四月丙午）国子监祭酒蔡毅中上广规三书，曰《大学约言》，曰《古文孝经》，曰《读书章程》。（《熹宗实录》【梁本】卷41）

天启四年九月壬子朔，敕各省搜访志传备史馆。从御史刘芳之请。（《熹宗实录》【梁本】卷46）

（天启五年正月癸酉）上谕：“朕惟史官他无业，专以纂修为事。皇祖《实录》开馆至今已经五载，而未告成，虚靡廩禄，各官职守何在？以后俱著入馆编摩，不许私寓逍遥宴饮，亦不得给假乞差，以致出入无常，稽误大典。仍限按月送稿，其修成《实录》，一年两次进

呈，务在早完。特谕。”（《熹宗实录》卷 55）

（天启五年三月癸亥）大学士顾秉谦等具疏推礼部右侍郎来宗道、张鼐、丘士毅、周炳谟、彭凌霄、南京国子监祭酒李思诚俱堪充《实录》副总裁，左庶子周延儒、编修南居仁充纂修官。得旨：“《实录》关系甚重，这推补各官著上紧任事。其张鼐诈病要名，养资骄慢，又先年疏内曾洗补字样失填，好生欺侮朕躬，大不敬，无人臣礼。著革了职，仍追夺诰命。”（《熹宗实录》卷 57）

（天启五年三月丁卯）礼部左侍郎薛三省疏言：“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顷者开馆纂修皇祖《实录》，前院臣钱象坤、周如磐简查故事，已经行文催取者两年，而各衙门寂然不应。昨秋臣叨掌院事，更详列款目，复行催攒，迄今复如前不应也。阁臣及臣每于朝会时面促，藉口年久牒牍无存。各衙门案牍收藏有库，典守有人，万历四十八年间并不闻册库有回禄之灾，即鸟鼠啮啄、风雨沾沍，岂至悉化乌有，而何乃以此为口实？盖各衙门直视纂修为史局之事，不关其职掌，故了不比意若此。窃思《实录》与《会典》相关，《会典》又与诸司故实相关。《会典》不修者已四十余年，此必修之书也，修则各衙门必详简故实，先为草创，而后主者讨论润色，萃为成书。此时而各衙门欲籍口于无存，恐无是法……”（《熹宗实录》卷 57）

（天启五年四月癸卯）升太常寺卿管南京祭酒事李思诚为礼部右侍郎充纂修《实录》副总裁。（《熹宗实录》卷 58）

（天启五年五月己未）以礼部右侍郎施凤来、钱龙锡、丁绍轼、李标、吴宗达、李康先充《实录》副总裁。（《熹宗实录》卷 59）

(天启五年五月)癸亥,吏科给事中杨所修请命史臣将“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内前后章奏撮其大略,分别改正,编次成书,刊行天下。从之。 (《熹宗实录》卷 59)

(天启五年八月丙戌)差礼部祠祭主事李胤华应天、浙江等处催取纂修《实录》事宜。 (《熹宗实录》卷 62)

(天启五年八月壬辰)以修撰余煌、编修李绍贤充《实录》纂修官。 (《熹宗实录》卷 62)

(天启五年九月己未)削原任日讲官周道登籍。时辅臣推道登升礼部尚书,充《实录》副总裁。……得旨:“《实录》关系万世信史,何得滥用匪人?周道登呈身门户,岂堪清要,著革职为民,仍追夺诰命。” (《熹宗实录》卷 63)

(天启五年十一月)乙丑,调南京吏部右侍郎汪辉为吏部右侍郎,升右庶子张瑞图为礼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同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韩缵俱充《实录》副总裁。 (《熹宗实录》卷 65)

(天启六年正月)戊午,圣谕:“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纲,慈孝敬忠,古今之通义。有国家者,修之则治,紊之则乱;为臣子者,从之则正,悖之则邪。自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乃有乘宫庭仓卒之际遂怀倾危陷害之谋,构朝廷骨肉之嫌,自为富贵功名之地,其为乱臣贼子,可胜诛哉?洪惟我皇祖神宗显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国本,父慈子孝,原无间然,而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去等乃借挺击以要首功。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一月御天,千

秋称圣，因哀得疾，纯孝弥彰，而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仍借红丸以挟私怨。迨皇考宾天，朕躬缵绪，父慈子孝，正统相传，而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讎，臣子之分谓何？孝忠之义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礼有加，而守臣诸臣凡固三案被诬者皆次第赐环，布列有位，嘉言罔伏，朝政肃清。特允部院、科道诸臣之请，将节次明旨并诸臣正论命史臣编辑成书，颁行天下，使三朝慈孝灿然大明，天下万世无所疑惑。其凡例、体裁一仿《明伦大典》故事，即于新春开馆纂修。卿等受兹委任，须同心协力，研精殚思，采集周详，持义明核。凡系公论，一切订存；其群奸邪说亦量行摘录，后加史官断案以昭是非之实。务要早完。书成之日，名之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灵，用副朕觀光扬烈之意。”

（《熹宗实录》卷 67）

（天启六年三月）壬戌，大学士顾秉谦等请以南京礼部右侍郎林欲楫、南京翰林院掌院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成基命各改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孟绍虞以原官，少詹事曾楚卿升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俱充《神宗实录》副总裁官。得旨：“皇祖《实录》大典，万世信史所关，成基命心术险邪，久倚门户，著冠带闲住。林欲楫见任留都，往返稽缓不便，卿等分拟速推。孟绍一、曾楚卿俱依议升用。”（《熹宗实录》卷 69）

（天启六年三月）丁丑，大学士顾秉谦等题誊写《三朝要典》，诹敕房办事官汪汝祥等得旨：“《三朝要典》乃传信万世，垂训将来，郑崇光受贿狼籍，见在追赃，周大成眇陋不堪，久依门户，岂得阅对大典？俱著冠带闲住。其汪汝祥并汪澍皆恶党汪文言宗族，心术险邪，荧惑国是，殷权纳贿，淆乱纲纪，不得久居密勿要地。都著削了籍，

仍追夺诰命。”（《熹宗实录》卷 69）

（天启六年三月己巳）大学士顾秉谦等以《三朝要典》已编纂成书，请皇上御制序文。因言：“前蒙传谕仿《明伦大典》为之，今查《大典》有世宗皇帝序文，特此上请。窃恐皇上万机靡暇，或容臣等撰稿请裁。臣等亦当有序缀在简末，亦乞预颁巽命。”上命：“拟稿进览。”（《熹宗实录》卷 69）

（天启六年四月）丙子，大学士顾秉谦三载考满，引年乞归。因言：“《天鉴录》诬臣为东林协从之首。风马牛不相及，臣可置之不辩，惟是臣在阁中执持任怨，而有心人预播流言以为倾臣之地，若不见机，悔无及矣。”得旨：“卿忠诚清正，劳怨不辞，朕所素见。今多事之时，主持安攘岂得遽萌归志；况精力有余，考绩在迩，宜速出入阁赞襄，副朕眷注之意。《天鉴录》原系无根之言，何必介怀！”（《熹宗实录》卷 70）

（天启六年四月己丑）工部右侍郎崔显秀直陈《要典》之原。得旨：“这本辩妖书、并封、之国三事本末昭然，皆缘奸人巧立国本名色，厚诬皇祖，以驱逐辅臣，妄希富贵，实与三案诸奸一脉相贯。即着宣付史馆，列其大概于《要典》之端，用彰先朝慈孝，无令奸党仍窃虚名，混淆国是。”（《熹宗实录》卷 70）

（天启六年四月壬辰）工科给事中虞廷陛言：“《要典》集成，昭如日星，从前枝叶，斩尽葛藤，向后牵缠统归融释。乃迩日相传名类种种，有所谓《天鉴录》，又闻有《点将录》、《初终录》、《同心录》、《石碣录》、《为鉴录》等，本不一而足。非书非传，恣其笔端。皇上治保平明，禁严浮议。自今而后悉以《三朝要典》为凭，凡有私集如前列诸种，尽令毁绝，则金壬反中之计僚，而臣僚公忠之益广。于以培植

正人，并力疆场未必无小补矣。”得旨：“这本说的是。妖言惑众，禁令甚严。世道清明，岂容魑魅魍魉横行于白昼？《天鉴录》诸书诬捏不根，意在报复恩讎，倾陷异己。本当追究重处，恐致株连，姑且不究。今后凡系此等私书一见即为焚毁，毋得抄传谈说，溷乱是非，有不遵的著缉事衙门访拿治罪。目今时事多艰，大小臣工俱当并力和衷，共图安攘，朝廷用人，但以职业修废课其功罪，一切葛藤悉宜扫绝，不许妄起事端，自分畛域。该部知道。”（《熹宗实录》卷70）

（天启六年五月）壬戌，以詹事王应熊、李国楮，少詹事刘鸿训充《实录》副总裁官。（《熹宗实录》卷71）

（天启六年五月丁卯）大学士顾秉谦等题：“《三朝要典》已经编纂删润装潢成帙，谨进睿览，裁正发下，容臣等写正本择吉具仪上呈。所有御制序文拟撰一遍并臣等恭撰后序进呈。”得旨：“洪惟《三朝要典》乃人心之公论，万世之大防，朕不敢私其是非于上，史臣亦谁敢私其曲直于下乎？所有陆续草稿既经卿等删润誊录，副本已完，并撰拟序文及卿等恭撰后序，朕览其梗概，大略已知。或就中详细之处须发扬献纳，足为臣下之模，必剖决是非，炯昭后世之鉴，庶三朝大案宛在目前，邪正了然，即万代不易。卿等还更加详慎，务成不刊之典，期示将来。即写正本择吉具仪进呈。”（《熹宗实录》卷71）

（天启六年五月庚午）大学士顾秉谦等恭进纂修成《实录》副本。得旨：“卿等所进纂修成皇祖《实录》副本，自隆庆六年五月起至万历十年十二月止共一百三十一册，朕虔盥恭阅，具见殚忠纪述，深叶朕心。仰惟我皇祖享国绵长，政务烦钜，卿等即传谕副总裁等官更加博访周详，务要矢心矢慎，即将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屡旨上紧催修，俾登竣万世信史，以慰朕羹墙若见之思。其加恩示酬，统需

后命。”（《熹宗实录》卷71）

（天启六年六月丁酉）礼部尚书李思诚言：“《要典》一书公论甚懿，训不磨，删润之详慎，编纂之烦劳，殊不可泯，合无比照《实录》告成赏赉，所有在事官员备行开列上请。或念大典隆重，再从优异。”上命：“依《实录》例行。”（《熹宗实录》卷72）

（天启六年八月戊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刘廷元言：“皇上顷命史局辑成《三朝要典》，三案中之华衮、铁钺已揭于天下万世矣。惟是光庙《实录》向奉另行改正之旨，迄今未见竣事。近闻有不法之臣如广西副史曹学佺私撰《野史纪略》以诏上官、以惑天下，恐《要典》、《实录》一语参差，则一信一疑，必滋猜谤。诸臣遵奉明纶，匝月可告成事，何虑何阻而竟寝阁也？”得旨：“皇考《实录》已有旨改正，曹学佺私撰野史本当拿问，姑夺职为民。书板行抚按官追毁。”（《熹宗实录》卷75）

（天启六年九月辛巳）广西巡按御史王政新冠带闲住，以举劾方面疏内荐桂平道副使曹学佺也。初学佺作《野史》序文为廷元所纠，至是疏入，上以为荐举不当，故有是命。（《熹宗实录》卷76）

（天启六年十月癸丑）改修光宗贞皇帝《实录》，以太傅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黄立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桢为总裁，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康先、右侍郎掌翰林院事杨景辰、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孟绍虞、曾楚卿为副总裁，翰林院修撰余煌、编修朱继祚、陈仁锡、吴孔嘉、简讨张士范、陈盟充纂修官。（《熹宗实录》卷77）

(天启七年七月丁丑)巡抚广西王尊德题：“敬遵明旨，已焚毁曹学佺所刻《野史》书板讫。”报闻。 《《熹宗实录》卷 86)

(天启七年九月)乙丑，直隶巡抚汪裕报翻刻《三朝要典》成。
(《崇祯长编》卷 1)

(天启七年十二月己未)工得左给事中陈维新疏言：“近缘起废之举，辄欲翻三朝不朽之案。彼亦知《三朝要典》为阐明慈孝而作者乎？今欲为覆定之说者不过藉口纂修在逆珰用事之日，而不知三案定论在逆珰未用事之先；或者谓冤况当恤，废弃当庸，似恐于论议而碍。不知人才、国是原不相蒙，为人才计，尺寸皆可兼收，瑕瑜不妨互见；为国是计则慈孝已光青简，琬琰垂之白日。况当日诸臣或为偶激之鸣，或有随声之和，政不妨加与新图，偕之大道，以收圣世多才之用。”报闻。 《《崇祯长编》卷 4)

(崇祯元年三月)戊子，帝御皇极殿，百官进呈《光宗实录》。
(《崇祯长编》卷 7)

(崇祯元年三月乙丑)新授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纶奏言：“圣人御宇，霾雾全消，乃是非未定之关，急宜商榷者则《三朝要典》是也。夫《要典》中所指为奸邪而斥逐诛窜者，孰非今日之济济在位与諄諄启事之人？孰非皇上许恤、许谥为理学节义之人？可仍执《要典》为信史、使有参差之是非乎？如言挺击之近官，似怀逆志；言进红丸之不慎，不应赏奸；言移宫之当速，虑有他虞。语气未必无少激，而史臣必反置为奸邪。其于参驳者，除本系贤者外，亦有本来不肖之人如刘志选等，同声狂吠，乃字字奉为蓍蔡，直使效忠君父者，竟抑不白之冤，曲全慈孝者，亦为不肖同声所累，而留不决之疑于万世乎？许显纯当日奉魏珰意指，横鞫杨、左诸人，非法煅炼，绝非

简孚之语，俱载在《要典》，尚可以其爰书传为确论，不亦削裁乎？刘志选、梁梦环邪媚恶瑯，动摇中宫，神人共愤。志选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辈为无恶大憨，尚可存其疏为正议乎？崔呈秀籍家戮尸，晓然发其奸矣，而《要典》结尾一篇则崔疏也，此疏尚可存之而与煌煌天语相背乎？皇上若不以臣言为非，下之九卿科道，宣付史馆，博采群议，令各注《要典》内之议论，孰是孰非，集此众论以揽天下之公议，议论自一，是非自定，起、废、恤、溢诸大典归于一是，而已决未决之大狱引于正律矣。”旨以其生事妄言。不听。（《崇祯长编》卷7）

（崇祯元年四月壬辰）原任广宁游击张抱赤进《要略》、《兵书》二种，留览。（《崇祯长编》卷8）

（崇祯元年四月庚申）翰林院侍讲倪元璐言：“臣观挺击、红丸、移宫三议开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义不可不兼行，而其书不可不速毁，请详其说。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主挺击者力护东宫，争挺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心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机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亦各有是，不可偏非，以为忠惴则皆忠惴，以为明见则皆明见，总在逆竖未用之先，群小示升之日，虽甚水火，不害顷笔，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见兴，于是逆瑯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帝，犹夫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极重而或忧其翻案，于是崔、魏两奸乃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则尚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共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若夫翻则纷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见，惟有毁之而已。夫以阉

竖之权而屈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当毁一；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若云仿佛明伦，规模在典，则是魏忠贤欲与肃皇帝争圣，崔呈秀可与张孚敬比贤，悖逆非伦，当毁二；矫诬先帝，伪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书，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制序文为例，假窃诬妄，当毁三；又况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留此骈枝供人唾骂？当毁四。故臣谓此书至今日毁必有受其累者。累则必非主三案者累，而争三案者之累，抑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争三案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刘志选、李春晔等之附和希宠不足问矣。最上莫如黄克瓚、贾继春、王业浩、高弘图、刘廷宣等，始则特立而不为苟同，既则矫挺而著其危节，本末炳然。虽有忤者，莫能为之加也。然而管、华之席未割，则老、韩之传同编。在数臣高明之观，岂不引为坐涂之辱。若其次焉者，虽非尽有撑持，要亦原无濡染，而持以史氏抑扬之过，保不为后人番驳之端。至于纂修诸臣之在当日则列有难焉者，丹铅未下，斧钺先悬，姜逢元阁笔一叹，朝闻夕逐矣。杨世芬、吴士元、余煌等备极调维，其于忤珰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删其已甚者，书成而狱又起，则又宁加丑诋之词，而决不肯下一‘不道’、‘无将’等字面以传爰书者，凡此苦亦多方矣。而事在见闻之外，未易可明，弹章一加，万节俱丧，诸若此者，皆臣之所谓累也。累之不已，元气又必大作。当今杀气日升，方隅渐化，自应进其乎饮，沃以汤药，尚复克伐不休，正恐清宁无日。然而逆珰之遗迹一日湮，则公正之愤心千年不释也，伏愿皇上敕下该部，主将《三朝要典》侵存书极尽行焚毁。仍命阁臣择期开馆纂修天启七年《实录》，而又命纂修词臣捐化成心，编事信史。凡关三案之事，必执两端之中，又命三案中赐环诸臣各以圣明御极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横胸，理前身之业。至于一切妖言市语如旧传‘点将’之谣，新腾‘选佛’之说，毋许妄形奏牍，横起风波，则廓然荡平，偕于大道矣。”帝曰：“这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听朕独断行。”（《崇祯长编》卷8）

（崇祯元年五月庚午）时《要典》拟毁，词臣孙之獬上疏力争之，且哭于阁中，言“必不可毁”。戎政尚书霍维华请删正，皆力主不毁之说。至是，帝乃奋然下谕云：“朕惟皇祖、皇考洎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载之《实录》自足光昭盛美。乃复增《三朝要典》一书，原不能于已明之纲常复加扬阐，徒尔刻深博会，偏驳不伦，朕无取焉。可将皇史宬内原藏一部取出毁之。仍传示天下各处官府学官所有书板尽毁不行。自今而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臧否，人材不以此书定进退，原是三朝原无遣议，绍明前烈，注意编摩。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异论，务襄朕清平之治。”（《崇祯长编》卷9）

（崇祯元年八月甲辰）江西道御史马鸣世疏谏韩敬：“滥竽起废，彼其贿囑汤宾尹，潜通关节，当时台省交章，罪状已明。嗣以奸人用事，夤补南行人司司副。迨癸亥京察，咸谓死灰不复燃矣，而敬益热中，与其党岳骏声、吴中彦造为《天鉴录》一书，遍布长安，倾陷正人。及今圣明御宇，复入维华荐牍，且谬与文震孟同列，遂饶俞旨而俨然行人司行人矣。近更闻其营升尚宝司，且欲引宾尹复出而扰乱世界也，不亦大可畏求？”旨令罢敬。（《崇祯长编》卷12）

（崇祯元年十二月甲辰）故光禄少卿顾宪成男举人顾与汾进父遗书。命留览。（《崇祯长编》卷16）

（崇祯二年正月）戊寅，徽州监生江旭奇因幸学疏进《孝经疏义》。（《崇祯长编》卷17）

（崇祯二年二月丁酉）后倖主事周梦尹上修《赋役全书》实政四事：一、圣谕申飭；一、差官督造；一、款项画一；一、法行自近。帝是其言。章下所司。（《崇祯长编》卷18）

(崇祯二年五月)乙未,以朱纯臣为监修《实录》官。 (《崇祯长编》卷 22)

(崇祯三年二月癸丑)太仆寺卿郑宗周奏进《师卦大义》及《李牧鉴略》以佐用兵至计。帝报闻。 (《崇祯长编》卷 31)

(崇祯三年二月)癸酉,命成国公朱纯臣监修《神庙实录》 (《崇祯长编》卷 31)

(崇祯三年六月庚戌)山东巡按高捷报在籍兵部尚书王象乾病卒。象乾字子廓,山东新城人……所著《开天玉律》一书,述太祖创业事甚备。万历中进呈,藏于秘阁。 (《崇祯长编》卷 35)

(崇祯三年六月戊辰)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罗喻义表献《阵图》。帝谓:“节制之阵陈而后占。此图有关戎政,留览。” (《崇祯长编》卷 35)

(崇祯三年七月乙未)礼部尚书李腾芳上言:“皇上自去冬至今焦劳边患,窃有忆于戚继光《登坛口诀》一书,言将士沿习虚套等切中今病,缮写进御。奉旨留览,其余且命续进。臣力疾搜讨,继光诸书若‘台墙’,若‘烽墩’,若‘尖哨’,若‘战器’、‘火器’五种,悉为今日要务。谨旨编写续进。” (《崇祯长编》卷 36)

(崇祯三年十一月辛巳)甘固赞画户部员外郎郭应响疏进銃车……“又摘取先臣戚继光所著《闽浙纪效新书》、《蓟门练兵纪实》二书,发其未尽之蕴,辑为《兵法要略》一卷,恭进御览。”帝命:“銃车发所司试验,《兵法要略》留览。” (《崇祯长编》卷 40)

(崇祯三年十一月)丙戌,进《神宗显皇帝实录》、《宝训》。
(《崇祯长编》卷 40)

(崇祯三年十二月)壬戌,枢辅孙承宗进《九边图说》,帝命留览。
(《崇祯长编》卷 41)

(崇祯四年正月己丑)管锦衣卫事左军都督同知张道藩、户部福建司主事张道泽上其父兵部尚书张铨所著《春秋集传》十五卷。帝命留览。
(《崇祯长编》卷 42)

(崇祯四年八月丙午)礼部尚书徐光启奏进《月食书表图》三种共二十卷一摺。帝优旨留览。
(《崇祯长编》卷 49)

(崇祯四年十二月己巳)原任大学士何如宠归里,疏谢。略曰:
“天下理乱得失之故,是非利害之情悉备于史册之中。由世有难处之事,古人皆有善处之规;世有难决之疑,古人辄有已决之案。臣观《资治通鉴》一书实全史之纲领,愿皇上万机之暇,取而详垂渊览,又如时有不给,姑取《通鉴》中汉、唐、宋三帙置之座右,或偶探一帝,或间寻一则。遇若利若害之事,必审其事之成败以验是非,遇似忠似佞之人,必要其人之始终以辨真伪,则今人、古人不甚相远,今事、古事大可参观。凡天下之所畏而不敢言、讳而不肯言与隐忍而未尽言者,无一可逃于圣人和来之神、藏往之智矣。至《大明会典》一书无一事不备,无一法不善,无一时不可遵行,此我二祖列宗不朽之谟烈,为世世圣子神孙所当世守者。但能力追旧贯,自有一是而无二非,臣故因论史而并及之。惟皇上宪天法祖,酌古准今,事至则按之《会典》,事前则参之史学,将天下不足治矣。”
(《崇祯长编》卷 54)

(崇祯五年六月辛卯)直隶巡按王道直进呈《阅边图册》。帝以“天津一镇并在阅视之区，而图册不载，是何因由？著行据实奏明。”道直言：“自山海至保镇延袤凡三千里，臣于查点军马之外，如栽补过树株，创设过炮台，挑浚过濠堑，修补过边墙，铲削过偏坡等事，皆指边口言之也。天津镇原属腹里平衍之地，无偏坡、壕堑、边墙诸事，向来并无创举，所以前关差奏缴，无论三年大阅与岁巡之差，其所画边图、所开事迹止及蓟、昌、保三镇，而不及于天津，历年节呈御前可笔而按。臣照查往例缮造图册开报，遂不获缀天津于蓟、昌、保之后。”（《崇祯长编》卷60）

(崇祯五月八月己卯)南京礼部主事周饒疏奏：“国家定鼎以来死节之臣甚惨甚烈。一时争先赴难，莫不胜数，未有如建文时死事诸臣之盛者……至于建文事迹，往史载于洪武之后，自神宗二十三年允礼臣范谦之请，始有追复年号之旨，然《实录》编次多灾失伦序，且记载乖实，遂使死难诸贤之美阙略不章。臣恐正史不早裁定，则裨官野史益以缘饰附会，传之万世，尤非所以光祖德而扬盛美也。臣以为莫若令词臣重修建文《实录》，上考金匱之藏，下稽輿人之论，将载建文朝事迹及诸臣死忠始末咸得采录，删其芜僻，存其大义，以见国朝节义之盛有非前代之所可及，则不独鼓臣子忠孝之心，并所以显高皇帝作人之化，此尤皇上缵绪之大典也。”帝命所司确酌以闻。”（《崇祯长编》卷62）

六、礼仪制度

辛丑夏五月，上以婺为浙东大藩，非宿将重臣不足以控制之，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参知政事，守金华。至是遇害。上闻而悼之，亲为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像，配享晋卞壶庙。岁甲辰，持赠光禄大夫、浙东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越国公。（《太祖实录》卷10）

（壬寅二月丁亥）命（孙）炎为处州总制……贼遂害之，年三十余。后追封丹阳县男，塑像于耿再成祠。（《太祖实录》卷10）

（壬寅三月癸亥）叶琛皆死于难……上闻痛悼，遣使至其家祭之。赠大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南阳郡侯，复其家。塑像于院判耿再成之祠，令有司岁祀之。后陈友谅灭，同思诚配享洪都功臣庙。（《太祖实录》卷11）

（癸卯五月）癸酉，置礼贤馆。先是上聘诸名儒集建康，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甚见尊宠。至是复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陶安、夏煜、刘基、章溢、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时李文忠守金华，复荐诸儒之有声望者王祚、许元、王天锡至，上皆收用之。（《太祖实录》卷12）

（甲辰四月乙未）中书省臣进宗庙祭享及月朔荐新礼仪，上御

白虎殿览毕，退自殿西，步至戟门东，忽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艰苦，饥馑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而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太祖实录》卷14）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阳湖之康郎山。上谓中书省臣曰：“崇德报功，国之大典。自古兵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义气，虽死犹生。予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将臣效忠死敌，昭然可数。然有功不报，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尔中书其议行之。”于是中书省臣以死事之臣枢密院同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列进，遂封赠勋爵有差。建忠臣祠于康郎山，设像其中，令有司岁时祭之。（《太祖实录》卷14）

（甲辰四月）乙巳，命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以平章赵德胜……凡十四人，设像以祭之。（《太祖实录》卷14）

（甲辰九月）辛巳，命中书省绘塑功臣像于卞壺及蒋子文庙，以时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及康郎山、处州府、金华府、太平府各功臣庙亦令有司依期致祭。其未褒赠者论功定拟以闻。（《太祖实录》卷15）

（丙午夏四月）乙卯，上阅古车制至周礼五辂，曰：“玉辂太侈，何若止用木辂。”詹同对曰：“昔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辂，即木辂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浑坚，质而得中故取焉。”上曰：“以玉饰车，考之古礼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车只宜用孔子所谓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或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对曰：“木辂戎车也，不可以祀天。”上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斟酌四代礼乐实为万世之法，乘木辂何损于祭祀？况祀事在诚敬，不在仪文也。”昶

顿首谢。 《《太祖实录》卷 20》

（丙午夏四月丁卯）上至濠州，追念仁祖太后始葬时礼有未备，议欲改葬，问博士许存仁等，改葬典礼当何据。存仁等曰：“礼改葬易常服用纁麻，葬毕除之。今当如其礼。”上怆然曰：“改葬虽有常礼，父母之恩岂能尽报耶？”命有司制素冠白纁衫经皆以粗布为之。起居注王祚曰：“比纁为重矣。”上曰：“与其轻也宁重。”时有言改葬恐泄山川灵气，乃不复启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刘英与上有旧，召至慰抚之。遂令招致邻党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复其家。 《《太祖实录》卷 20》

（丙午十二月己未）是时群臣皆上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作，今新城既建，宫阙制度亦宜早定。”上以国之重莫先庙社，遂定议以明年为吴元年，命有司营建庙社，立宫室。 《《太祖实录》卷 21》

（丙午十二月）甲子，上亲祀山川之神，祝册曰：“维神开辟以来，钟毓灵秀，盘礴江东。然而气运凝会之处，人莫能知，予自己未渡江。丙申，驻师金陵，抚安黎庶，于今十有二年。拓土广疆，神人翼赞。兹欲立郊社、建宫宇于旧城之东、钟山之阳。国祚绵长，惟山川气运是从。谨于是日肇庀工事，敢告。” 《《太祖实录》卷 21》

（吴元年）三月丁丑朔，宣州贡新茶，上命内夫人亲煮荐于宗庙。 《《太祖实录》卷 22》

（吴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上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则，再三慰上。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间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

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咽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

丁卯，仁祖后忌日。上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吾呼与皆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訖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臣莫不感恻。（《太祖实录》卷 23）

（吴元年六月）癸酉，命自今凡朝贺不用女乐。（《太祖实录》卷 24）

（吴元年八月）丙寅，上祀山川毕，出斋次颁胙于君臣。（《太祖实录》卷 24）

（吴元年十月甲子）上亲祭上下神祇于北门之七里山。（《太祖实录》卷 26）

（吴元年十月）乙丑，上遣世子标、次子棣往临濠谒陵墓……命中书择官辅导以行，凡所过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至临濠，以上意告祭皇祖考妣、皇考妣诸陵。（《太祖实录》卷 26）

（吴元年十一月）甲午，上沐浴出观圆丘，顾为起居注熊鼎等曰：“此与古制合否？”对曰：“小异也。”上曰：“古人于郊扫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俭朴；周有明堂，其礼初备，今予创立斯坛，虽不必尽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诚不敢顷刻忽矣。”（《太祖实录》卷 27）

（吴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百官朝贺如常仪。是日，太史院进戊申岁大统历……上御正殿，百官朝服，侍班执事者设奏案于丹墀之中，太史院官具公服，院使用盘袱捧历从正门入，属官从西

门入，院使以历置案上，与属官序立皆再拜，院使捧历由东阶升自殿东门入，至御前跪进。上受历讫，院使兴复位皆再拜，礼毕，乃颁之中外。至是如仪行之。（《太祖实录》卷 27）

（吴元年十二月辛酉）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礼官以即位礼仪进：即位之日，先告祀天地，礼成，就即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民耆老拜贺舞蹈，呼万岁者三，礼毕，具鹵簿导从诣太庙，奉上册宝，追尊四代考妣，仍告祀社稷。还，具跋冕，御奉天殿，百官上表称贺。前期侍仪司设表案于丹墀中，内道之西北，设丞相以下百官，拜位于内道上下之东西，每等异位重行；北面捧表官、宣表官、展表官位于表案之西；东向纠仪御史二人位于表案之南，东西相向。宿卫镇抚二人位于东西阶下，护卫百户二十四人位于宿卫镇抚之南。稍后知班二人位于文武官拜位之北，东西相向。通赞、赞礼二人位于知班之北，通赞在西，赞礼在东，引文武班四人位于文武官拜位之北，稍后皆东西相向，引殿前班二人位于引文武班之南，举表案二人位于引文武班之北，举殿上表案二人位于西阶之下东向，宣徽院官三员侍立于位，于阶上之东西向，仪鸾司官位于殿中门之左右，护卫千户八人位于殿东西门之左右，俱东西相向。鸣鞭四人位列于殿前班之南，北向。将军六人位于殿门之左右，天武将军四人位于阶上之四隅，皆东西相向。殿上尚宝司设宝案于正中，侍仪司设表案于宝案之南，文官侍从班、起居注给事中、殿中侍御史、尚宝乡位于殿上之东，西向。受表官位于文官侍从班之南，西向。武官侍从班悬刀指挥位于殿上之西，东向。内赞二人位于受表官之南，东西相向。卷帘将军二人位于帘前，东西相向。是日清晨，拱卫司陈设鹵簿，列甲士于午门外之东西，列旗仗于奉天门外之东西，龙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后，俱用甲士十三人。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左右布旗六十四，门旗、日旗、月旗、青龙旗、木、火、土、金、水、五星、五岳旗及熊旗、鸾

旗、二十八宿旗，各六行，每旗用甲士五人，一人执旗，四人执弓弩。设五辂于奉天门外，玉辂居中，左金辂，次革辂，右象辂，次木辂，俱并列丹墀左右。布黄麾，伏黄盖、华盖、曲盖、紫方伞、红方伞、雉扇、朱团扇、羽葆幢、豹尾、龙头、芋信幡、传教幡、告止幡、绛引幡、戟麾、戈麾、仪镗麾等各三行。丹阶左右陈幢节、响节、金节、烛龙、青龙、白虎幢、班剑、梧杖，立爪队爪仪刀铠杖戟、骨朵、朱雀、玄武幢等各三行。殿门左右设圆盖一，金交椅、金脚踏、水盆、水罐、团黄扇、红扇皆校尉擎执。侍仪舍人二人举表案入就殿上，鼓初严，百官具朝服；次严，各依品从齐班于午门外以北为上，东西相向，通班、赞礼及宿卫镇抚等官入就位，诸侍卫官各服其器服，及尚宝乡侍从官入；鼓三严，丞下以下文武官以次入各就位。皇帝昞冕升御座，大乐鼓吹振作，乐止，将军卷帘，尚宝乡以宝置于案，拱卫司鸣鞭，引班引文武百官入丹墀拜位北面立。初行乐作，至位乐止，知班唱班齐赞礼，唱鞠躬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捧表以下官由殿西门入内，赞唱进表，捧表官捧表跪进于案前，受表官搢笏跪于案东；受表置于案，出笏，兴，退立于殿内之西，东向。赞唱宣表，宣表官诣案前搢笏取表，跪宣于殿内之西。展表官搢笏同跪，宣讫，展表官出笏，一人以表复置于案，俱退立于位。宣表官俯伏，兴，同捧表以下官出殿西门，降自西阶复位。赞礼唱鞠躬乐，作四拜，乐止，唱搢笏，鞠躬三，舞蹈，唱山呼，各拱手加额呼万岁者三，乐工、军校齐声鼓应呼之，出笏，俯伏，兴，乐作四拜，贺毕，遂遣官册拜皇后，册立皇太子，以即位诏告天下，仍以册立皇后、皇太子，册宝制度以进册，用金册金字二片，每片依周尺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二分五厘，字则依数分行镌刻真书，每片侧边上下有窍，用红条联贯开阖如今书帙之状，背各用红棉嵌护，籍以红锦小褥册盖，以木为之饰，以浑金、沥粉、蟠龙，用红纁丝衬里，内以红罗销金小袱裹册，外以红罗销金夹袱裹之五色小条，紫于匣内，宝用金龟纽束，绶文用篆书，曰“皇后之宝”，依周尺寸五寸九分、厚一寸七分，宝池用金，阔取取容宝，宝

匣二副，每副三重：外匣用木饰以浑金、沥粉、蟠龙、红红丝衬里；中匣用金沥造蟠龙；内小匣仍用木饰，以浑金、沥粉、蟠龙、红红丝衬里，小匣内置以宝座，四角雕蟠龙，节以浑金，座上用小锦褥，褥上一置宝池，用销金红罗小夹袱裹宝，其匣外各用红罗销金大夹袱裹之。临册之日，册宝俱置于红漆舆案，顶有红罗沥水，用檐床二举之。（《太祖实录》卷 28 上）

（吴元年十二月）甲子，上御新宫，以群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太祖实录》卷 28 下）

（吴元年十二月）乙丑，礼部尚书崔亮等以所定册立皇后皇太子礼仪，进其册后仪。前册一日内，使监设御座于奉天殿如仪……皇后谒庙仪……册皇太子仪……皇太子朝谢中宫仪……诸王贺东宫仪……诸王贺中宫仪……百官进笺贺皇帝、皇后，其仪与进贺中宫受册表笺仪同……百官进笺贺东宫仪……内外命妇贺中宫仪。

（《太祖实录》卷 28 下）

（吴元年十二月）丙寅，命世子及诸子名，祝告太庙。

定内使冠服制。（《太祖实录》卷 28 下）

（吴元年十二月丁卯）定开读诏赦仪。（《太祖实录》卷 28 下）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免百官朝贺。命礼官书四代皇祖考妣神主。（《太祖实录》卷 29）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上将告祀南郊，戒飭百官执事。（《太祖实录》卷 29）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上服袞先期告祭,设昊天上帝位于坛之第一成居东,皇地祇居西,皆南向。各用玉一、币一、铎一、笱豆各十有二,簠簋各二。设大明夜明位于坛之第二成,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渎山川城隍位于壇内之东西,各用铎一、币一、笱豆各十,簠簋各二。其仪:迎神燔柴,奠玉帛,进俎三献饮福受胙彻豆,送神望燎瘞,各行再拜,礼乐舞如制。 (《太祖实录》卷 29)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诏追封皇族……诏制太庙祭器。丁丑,上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余悉列宴于丹墀。 (《太祖实录》卷 29)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书小臣李善长、傅璘、翰林学士陶安等进郊社宗庙仪。 (《太祖实录》卷 29)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先是上尝命中书省及翰林院官议于社稷坛创屋以备风雨,至是翰林学士陶安奏:“考诸礼,天子大社必受风雨霜露以达天地之气,若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今于坛创屋非所宜,若祭而遇风雨则于齐宫望祭。”上是也。

定宗庙时享之礼……

诏复衣冠如唐制…… (《太祖实录》卷 30)

(洪武元年二月)戊辰,翰林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上曰:“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袞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 (《太祖实录》卷 30)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实录》卷

(洪武元年三月癸酉)命以大牢祀三皇。 (《太祖实录》卷 31)

(洪武元年七月庚戌)皇帝亲征,告祭天地庙社。仪前期择日祭告天地宗庙大社。 (《太祖实录》卷 33)

(洪武元年十月)丙子,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 (《太祖实录》卷 35)

(洪武元年十月丁酉)命礼官定正旦朝会议……宴会命妇仪……东宫朝贺仪。 (《太祖实录》卷 35)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太祖实录》卷 36 上)

(洪武元年十一月)癸亥,上欲举行耕籍田礼。 (《太祖实录》卷 36 上)

(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诏定乘舆以下冠服诸制。 (《太祖实录》卷 36 下)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寅)命礼部定冠礼。 (《太祖实录》卷 36 下)

(洪武元年十二月壬申)定三师朝贺东宫仪。 (《太祖实录》卷 37)

(洪武元年十二月)癸酉,诏定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礼。
(《太祖实录》卷 37)

(洪武元年十二月)癸未,诏定官员亲属冠服之制。 (《太祖实录》卷 37)

(洪武元年十二月)己丑,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 (《太祖实录》卷 37)

(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立旗纛庙。 (《太祖实录》卷 37)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皇后受命妇朝于坤宁宫,锡宴。
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丁酉)建群神享祀所于城南门外。 (《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辛丑,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时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其祠禁人撤毁。
(《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先是上以太岁风云雷雨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止合祭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省坛壝,专祀非尊敬神祇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庚戌,命都督孙遇倦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岳镇海渎之神。

遣前国子祭酒孔克坚祀先师孔子于阙里。 (《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癸丑,更定太庙时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日,冬以冬至。命祀马祖诸神,筑坛于后湖。 (《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己未,制太庙四代帝后冠服成。 (《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正月),甲子,上……谕宰臣……如朝贺之日……更其词,令赞礼者始赞呼,则众皆曰:“天辅有德”,又赞呼则曰“海宇咸宁”,再赞呼则曰:“圣躬万福”,制可。 (《太祖实录》卷 38)

(洪武二年二月)丁卯,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 (《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二月)戊辰,祭大社大稷。

遣官致祭于昭烈武成王。 (《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二月)丁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

诏定侍仪舍人及校尉刻期冠服。

诏随驾伞扇仪仗,俱由正门中道两旁出入。 (《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二月庚辰)遣官祭马祖先牧马步马社之神。 (《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二月)壬午,上躬享先农,以后稷氏配祀毕,耕籍田于南郊。 (《太祖实录》卷 39)

(洪武二年三月)丁酉,遣中书参政蔡哲祀三皇。 (《太祖实录》卷 40)

(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朔)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卫以守之。
(《太祖实录》卷 42)

(洪武二年五月)癸卯,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 (《太祖实录》卷 42)

(洪武二年五月)辛酉,诏凡有时物,太常先荐宗庙,然后进御。
(《太祖实录》卷 42)

(洪武二年六月)丙寅,功臣庙成……命死者塑其像于庙祀之,仍虚生者之位。 (《太祖实录》卷 43)

洪武二年八月癸亥朔,鄂国公常遇春枢车至龙江,上亲致奠为文以祭之……祭毕,恸哭而还,命择地于钟山草堂之原,营基建祠。
(《太祖实录》卷 44)

(洪武二年八月)丁卯,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 (《太祖实录》卷 44)

(洪武二年八月)庚午,礼部尚书崔亮、太常少卿陈昧等言旧制朝贺之礼。 (《太祖实录》卷 44)

(洪武二年八月)甲申,上……谕礼官:考求前代有于坛为殿屋、蔽以风雨、便于行事者…… (《太祖实录》卷 44)

(洪武二年八月)丁亥,礼部……疏曰:“外祀用瓦簋,今祭用磁,已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于古之簠簋登豆制异,今拟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仿古之簠簋豆登,惟筮以竹。”诏从之。 (《太祖实录》卷44)

(洪武二年八月)庚寅,礼部尚书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上命著为令。 (《太祖实录》卷44)

(洪武二年八月庚寅)礼部言:“光禄寺卿职奉御膳,今宰相儒臣侍食亦卿共之,于礼未安,宜设直长四员,遇百员赐食御前者,则令供事。”从之。 (《太祖实录》卷44)

(洪武二年九月癸卯)定文武百官见辞谢恩礼。 (《太祖实录》卷45)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诏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及寿星五神为中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命翰林院撰祝文。 (《太祖实录》卷45)

(洪武二年九月)壬子,定蕃王朝贡礼。 (《太祖实录》卷45)

(洪武二年十月)甲寅,初制铁券。 (《太祖实录》卷46)

(洪武二年十月)庚午,敕葬开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上悲悼罢朝,命礼部议于天子为大臣发哀礼……诏赠常遇春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复推恩王其三世。 (《太祖实录》卷46)

(洪武二年十一月)戊子,诏旗纛等神于惊蛰后致祭。 (《太祖实录》卷 47)

洪武三年正月辛卯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群臣,命妇朝皇后于坤宁宫,锡宴。 (《太祖实录》卷 48)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命内外风宪官与其属官依品级行礼。
礼部奏定朝日夕月礼。 (《太祖实录》卷 48)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命制郊丘祭祀拜褥礼。
太常司定太庙朔望荐新及献新仪。 (《太祖实录》卷 48)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朔)上命中书礼部立局造神帛诰敕,仍定义其制度。 (《太祖实录》卷 49)

(洪武三年二月)甲子,享于先农。
合祀太岁四季月将风云雷雨岳镇彥渎山城隍旗纛诸神。
(《太祖实录》卷 49)

(洪武三年二月)癸酉……上命中书省臣:“凡行郊祀礼,以天下户口钱粮之籍陈于台下,祭毕,收入内库藏之。 (《太祖实录》卷 49)

(洪武三年二月)丙子,上朝日于东郊。 (《太祖实录》卷 49)

(洪武三年二月)癸未,追封故元帅郭子兴为滁阳王,妻张氏为滁阳王夫人,立庙滁州,仍绘其三子从祀。凡生卒之日及节序,皆命有司致祭。 (《太祖实录》卷 10)

(洪武三年二月戊子)命省部官会太史令刘基参考历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会，天子子衮冕，御殿则服朝服，见皇太子则服公服，仍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太祖实录》卷 49）

(洪武三年三月)甲寅，命礼部考定诸王册宝制及册封礼仪，择日行册封礼。（《太祖实录》卷 50）

(洪武三年三月丁巳)立杨王墓碑……诏礼官往祭而修治之，且置守茔户。复命翰林学士宋谦撰文勒石神道，每岁清明及十月朔祀以少牢。（《太祖实录》卷 50）

洪武三年夏四月己未朔，礼部造诸王册宝成，并上册封礼仪。（《太祖实录》卷 51）

(洪武三年五月己丑朔)宁国卫指挥佥事陈德成从征西蕃，战歿于岷州。上命有司致祭，厚葬之。仍恤其家，追赠德成指挥副使，授其子千户。（《太祖实录》卷 51）

(洪武三年五月)癸巳，端午享太庙。（《太祖实录》卷 51）

(洪武三年五月)丁酉，遣使告祭王国山川以封建诸王也。（《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五月丁酉)都督孙兴祖……歿……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战死……上甚悼之，遣使往北平致祭，命配享于通州开平王常遇春祠，赠推忠宣力效节功臣、龙虎上将军、北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封燕山侯，谥忠愍……诏赠(孙虎)镇国将军、金大

都督府事，追封康安郡伯。 《《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五月）乙巳，建斋宫于圜丘之西、方丘之东。 《《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五月）戊申，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 《《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五月）辛亥，命礼部考定百官及内官于皇太子诸王前所称。

诏考历代服色所尚。 《《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五月）癸丑……上从之，遂命于圜丘坛下壝内增设坛，以祭风云雷雨之神，于方丘坛下壝内增设坛，以祭天下山川之神，其礼如太岁岳镇。 《《太祖实录》卷 52》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诏定岳镇海渚城隍诸神号。 《《太祖实录》卷 53》

（洪武三年七月戊子）礼部尚书崔亮奏定皇太子以下及群臣赐坐殿上坐墩之制。 《《太祖实录》卷 54》

（洪武三年七月丙申）诏定行省行都督府官与按察司官会见位次。 《《太祖实录》卷 54》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定功臣守墓人户，各以封爵官品之差等给之，其合用石碑石兽之类，亦命有司俱依品秩成造。

诏定塑望升殿百官朝参礼仪。 《《太祖实录》卷 54》

洪武三年八月丁巳朔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命来年曲阜庙庭官给牲、币，俾衍圣公主祀事，岁以为常。（《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八月）己未，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卒……赠推忠翊运宣力怀远功臣、光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蕲国公，谥武康。柩至龙江，上亲为文祭之。（《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诏定诸王府教官职名。（《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八月）己卯，夕月于西郊附祭周天星辰三献礼。（《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八月）壬午，遣官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等神。（《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八月癸未）定亲王从享功臣配享仪。（《太祖实录》卷 55）

洪武三年九月丙戌朔，皇从兄嫂、蒙城王夫人田氏薨。上以夫人早寡，有节行，甚重之，及薨，命中书有致祭，仍命中宫皇太子及亲王各祀以少牢，赠蒙城王妃，护丧还葬临濠。（《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九月）戊子，京师城隍庙成……命凯等迎主入庙，用王者仪仗。（《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九月）癸卯，天寿圣节祭太庙。（《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九月)丙午,靖江王相兼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参政蔡倦卒……诏赠资政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安远侯,谥曰:武襄。亲为文叙其功伐,遣人往祭之,仍赐封谥……仍遣使护丧还京师,卜地以葬。命有司给丧具明器自车马仪仗及服食器用,皆象侯爵生时所需,无一不具。仍命官致祭文,诏皇太子致祭,礼极丰备云。 (《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九月)癸丑,高丽遣其臣僕长寿奉笏献方物,贺皇太子千秋节。 (《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九月乙卯)定朝会宴享乐舞之数。 (《太祖实录》卷 56)

(洪武三年十月)壬戌,重定内使服饰之制。 (《太祖实录》卷 57)

(洪武三年十一月)丁未,将有事于圜丘,告仁祖庙请配享。 (《太祖实录》卷 58)

(洪武三年十一月)康戌,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太祖实录》卷 58)

(洪武三年十二月辛酉)命中书追赠巩昌卫指挥佥事陈德成官。时德成以征西战没,故有是令。就令立庙于其地,岁时致祭,仍以其子袭职。 (《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遣官祭南海。

定武臣世袭之制。 （《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始命祭无祀鬼神。 （《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三年十二月）庚午，遣使致祭历代帝王陵寝。 （《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申，享太庙，行家人礼，百官免陪。 （《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群臣，命妇朝皇后于坤宁宫，锡宴。 （《太祖实录》卷 60）

（洪武四年正月）丁亥，上亲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 （《太祖实录》卷 60）

（洪武四年正月）丁酉，享太庙。

遣官祭功臣于鸡笼山庙。 （《太祖实录》卷 60）

（洪武四年二月）丁巳，遣官祭三皇并释奠孔子。 （《太祖实录》卷 61）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祭太社太稷。 （《太祖实录》卷 61）

（洪武四年二月）壬戌，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戴德以疾卒于京师，诏赠开国翊运宣力武臣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护军，追封谯郡伯，子孙世袭指挥僉事。遣内使及礼部主事护丧，给明器，还葬盱眙，祭以少牢，仍以布米给其家。 （《太祖实录》卷 61）

(洪武四年二月)甲子,遣官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 (《太祖实录》卷 61)

(洪武四年二月)丙寅,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旗纛诸神。 (《太祖实录》卷 61)

(洪武四年四月)戊子,制奉先殿帝后神主成行奉安礼,祭用羊豕。 (《太祖实录》卷 64)

(洪武四年四月)庚寅,上以汤和、傅友德等出师伐蜀,已逾三月,未得捷报,复命永嘉侯朱亮祖为征虏右副将军率兵往助之。上躬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旗纛诸神,告以用师之意。 (《太祖实录》卷 64)

(洪武四年四月)乙未,广德侯华高卒于广东……上念其来从之意,且悯其无子,以铁券纳之墓中,亲为文以祭之,追封巢国公,谥武庄。 (《太祖实录》卷 64)

(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皇太子将行婚礼先期告四庙。 (《太祖实录》卷 64)

(洪武四年五月)丙辰,诏太常卿陈昧等奉安阳王神于盱眙新庙、徐王神主于宿州新庙,俱祀以大牢,仍制王所服衮冕、王夫人冠服与币帛焚之,其尊爵器皿并以银为之,仍置祭所正一人,从八品,永为庙守祭。 (《太祖实录》卷 65)

(洪武四年五月)丁巳,诏定杨王、徐王庙祭,岁春秋二祀,所在有司行礼。 (《太祖实录》卷 65)

(洪武四年七月)己未,享太庙。命配享功臣,仍于庑间彻其布殿。 (《太祖实录》卷 67)

(洪武四年七月)乙亥,命太常司祀马祖之神。 (《太祖实录》卷 67)

(洪武四年八月)丁亥,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月将城隍旗纛诸神。

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 (《太祖实录》卷 67)

(洪武四年八月)甲寅,高丽国王王颙遣其臣姜孟祥等奉表贡金银龙盞布文席龟贝等物,贺天寿圣节并贺皇太子千秋节。 (《太祖实录》卷 68)

(洪武四年九月)甲子,上躬祀周天星辰。 (《太祖实录》卷 68)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凡执事者皆给以新衣。 (《太祖实录》卷 69)

(洪武四年十一月)丁巳,以郊祀。礼成,赐乐舞生钱。 (《太祖实录》卷 69)

(洪武四年十二月癸未)礼部奏:更定释奠孔子祭器礼物。 (《太祖实录》卷 70)

(洪武四年十二月)丁未,敕太常司,“自今岁除享太庙以其日巳时行礼,著为令。” (《太祖实录》卷 70)

(洪武五年四月)戊戌,诏天下举行乡饮酒礼。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四月)丙辰,以将有事于方丘,赐陪祀官及乐舞生以下凡执事人明衣布。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四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礼毕,还于清宫,皇后妃嫔见。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六年二月)辛巳……仍命建司马神祠于柏子潭,有司岁以春秋二仲祀少牢。 (《太祖实录》卷 79)

(洪武六年二月丙戌)礼部奏定救日食礼仪。 (《太祖实录》卷 79)

(洪武六年二月)丁酉,遣使降香诣滁州祀司马之神。 (《太祖实录》卷 79)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礼部尚书牛谅奏:定太岁风云雷雨嶽镇海渚山川城隍诸神,祈报告祭神位。 (《太祖实录》卷 82)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
亲王仪仗车辂成。 (《太祖实录》卷 82)

(洪武六年七月)己未,诏礼部:“……仍以新战没定辽卫指挥高茂等三十八人附祭,自是每春正月、秋七月享太庙之日,遣官祭功臣于鸡笼山庙。” (《太祖实录》卷 83)

(洪武六年八月乙亥)……上曰：“五帝三皇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于京师立庙致祭，其余守成贤君，令有司祭于陵庙，皆每岁春秋祭之。”（《太祖实录》卷 84）

(洪武六年八月)戊寅，祭大社大稷，其三献礼，每献各坛正配位，俱献毕各通行再拜礼，余仍旧仪。

册晋王左傅兼太原卫指挥使谢成女为晋王枏妃。（《太祖实录》卷 84）

(洪武七年二月)丁未，诏皇太子率诸王诣阅武场祭旗纛之神。

遣官释奠于先师孔子，以朔日上丁日食，故以是日致祭。

（《太祖实录》卷 87）

(洪武七年四月)丙辰，命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郑愈、中山侯汤和、巩昌侯郭子兴复镇北，上至龙江亲祀山川城隍旗纛诸神遣行。

（《太祖实录》卷 88）

(洪武七年五月)甲戌，修太庙以牲醴告。（《太祖实录》卷 89）

洪武七年秋七月甲子朔，享太庙。

议增圜丘方丘从祀，更定其仪。（《太祖实录》卷 91）

洪武七年八月甲午朔，上躬祀历代帝王于新庙，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为五室……（《太祖实录》卷 92）

(洪武七年八月历年)命太常卿议祭祀日期。（《太祖实录》卷 92）

(洪武七年九月)乙丑,礼部太常司奏:“祭祀拜礼考之《礼记》:一献三献五献七献之文皆不载拜礼。唐、宋郊祀、每节行礼皆再拜,然亚献、终献天子不行礼,而使臣下行之。今议大祀、中祀自神至饮福送神,宜各行再拜礼。”上命节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饮福受胙复四拜,又至送神四拜而毕,著为定仪。 (《太祖实录》卷 93)

(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贵妃孙氏薨……以表推崇可谥曰:成穆。命吴王橚服慈母服斩衰三年以主丧事,敕皇太子及诸王皆服期,有司营葬厝于朝阳门楮罔之原,赐槨田租三百石,俾供四时祭祀,每岁时节序忌日,礼部备仪物祭之。 (《太祖实录》卷 93)

(洪武七年十二月辛未)遣官祭功臣于鸡笼山庙增祀故淮安侯华云龙、平章李思齐等百八人。 (《太祖实录》卷 96)

(洪武八年二月)癸巳,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太祖实录》卷 97)

(洪武八年二月)壬寅,重定颁赐及迎接诏诰仪……

又定颁诏诸番及蕃国迎接仪…… (《太祖实录》卷 97)

(洪武八年二月)癸丑,享先农躬耕籍田。 (《太祖实录》卷 97)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 (《太祖实录》卷 98)

洪武八年四月庚寅朔,改建奉先殿成,行祭享礼。 (《太祖实录》卷 99)

(洪武八年四月辛卯)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阳王庙。
(《太祖实录》卷 99)

(洪武八年四月)辛日,将有事于方丘,皇太子摄告于仁祖庙。
(《太祖实录》卷 99)

(洪武八年四月)甲辰,皇太子摄祭皇地祇于方岳,天下山川神祇俱更设登一镗二,每位增设酒俎岳镇海渎俱十五、天下山川神祇俱三十,始用上亲制乐章。(《太祖实录》卷 99)

(洪武八年四月)乙巳,仁祖淳皇帝后忌日,上躬诣皇陵致祭。
(《太祖实录》卷 99)

(洪武八年七月)辛酉,以改作太庙躬祀后土、太岁等神。
(《太祖实录》卷 100)

(洪武八年七月)甲申,礼部奏五祀之礼,考之周、汉、唐、宋其制不一,今拟以孟春祀司户之神。(《太祖实录》卷 100)

(洪武八年十月)乙卯,诏翰林院臣考议陵寝朔望节序祭祀礼。
(《太祖实录》卷 101)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子,遣吏部侍郎张度为正使、工部侍郎孙敏为副使,征卫国公邓愈女为秦王次妃,不传剃、不发册、不亲迎度等行纳征礼。(《太祖实录》卷 102)

(洪武八年十一月)乙丑,诏:翰林院臣考定大祀登坛脱与之礼。(《太祖实录》卷 102)

(洪武九年正月)己未,诏:太常皇陵朔望致祭用少牢品物著为令,仍命凤阳府及祠祭署遵行之。(洪武九年正月乙丑)命翰林学士宋濂、王府长史朱石等定义王国所用礼乐。 《《太祖实录》卷 103)

(洪武九年正月壬午)定王国祭祀之制…… 《《太祖实录》卷 103)

(洪武九年二月)己丑,泰安州民于蒿里得玉匣,内有玉简十六。有司献诸朝验其刻乃宋真宗祀泰山后土文。上曰:“古者祀天用玉,后世祀后土亦用玉,岂非推广其义欤?今观此乃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太祖实录》卷 104)

(洪武九年二月丙申)遣官祭旗纛。初旗纛与太岁风云雷雨诸神合祭于城南,是年正月既别建旗纛庙于山川坛左。 《《太祖实录》卷 104)

(洪武九年二月丁酉)礼部奏:“皇子孙弟侄表笈内称谓未有定式,今谨议……”制曰可。 《《太祖实录》卷 104)

(洪武九年五月乙丑)将有事于方丘,适有晋王妃之丧,上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宋濂考古制以闻。 《《太祖实录》卷 106)

(洪武九年七月)辛未,靖江王相府奏:“靖江王府承运六门金钉朱户之制。”命礼部员外郎张筹等考古制以闻。筹等奏:“按《韩诗外传》,诸侯有德者锡朱户,而金钉无所考,今亲王府承运门既用金钉,靖江王府宜降杀如公主府掩钱之制。”上曰:“诸王之于靖江虽亲疏有等,然亦王府也,宜同亲王之制。” 《《太祖实录》卷 107)

(洪武九年八月)戊辰,命:凡在外百司祭祀百神,宜以品级尊卑为序。 (《太祖实录》卷 108)

(洪武十年十一月癸未)卫国公邓愈卒……讣闻,上哭之恸,诏辍朝三日,追封宁河王,谥武顺。柩至三山门车驾自临奠,亲为视葬地,而旧茔之在凤台乡者狭隘弗称,乃改择城南西山之原。 (《太祖实录》卷 116)

(洪武十年十一月)甲午,敕礼部:外命妇一品至七品未受封者,不得戴山松特髻。 (《太祖实录》卷 116)

(洪武十一年正月)乙亥,以封建诸王,遣使祭蜀湘诸国山川。 (《太祖实录》卷 117)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命礼部定亲王之国命妇朝见王妃仪…… (《太祖实录》卷 117)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 (《明太祖实录》卷 119)

(洪武十一年七月)乙酉,工部奏:“诸王国宫城纵广,未有定制,请以晋府为准……”制曰可。 (《太祖实录》卷 119)

(洪武十一年七月)庚寅,奏相府奏请王府救护日月薄蚀之礼。礼部议曰:“……”从之。 (《太祖实录》卷 119)

(洪武十一年九月)辛卯,礼部奏:“王国所属府卫诸司正旦冬

至庆贺之礼、未有定制多以为请，今按礼有等威尊无二……”从之。

（《太祖实录》卷 119）

（洪武十一年十月乙丑）大祀殿成，初郊祀之制……（《太祖实录》卷 120）

（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上素服辍朝三日，中宫素服哀临，皇太子服齐衰，葬毕，焚于墓所，常服还内，皇孙服斩衰，置灵座傍遇祭奠则服之，诸王、公主服如制。（《太祖实录》卷 121）

（洪武十二年二月）己酉，礼部尚书朱罗炎奏定遣使外国仪注，颁之安南。（《太祖实录》卷 122）

（洪武十二年五月）壬申，命翰林定皇太子与诸王往复书简之式。（《太祖实录》卷 125）

（洪武十二年六月甲戌）诏廷臣议亲王见东宫礼仪。（《太祖实录》卷 125）

（洪武十三年二月乙亥）遣应天府官祀历代忠臣汉蒋子文、晋卞壶、南唐刘仁贍、宋曹彬、元福寿，凡五庙。（《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三年三月）乙卯，诏定公侯称号。（《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三年三月）乙未，更定殿庭仪礼司官制，设使一人、副二人、鸣赞二人、序班四十四人。（《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三年八月)丙子,监察御史连楹等劾奏:“应天府尹鲁朝佑祭历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礼。”上顾问廷臣,吏部尚书阮峻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上命翰林院考证以闻。翼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礼为宜”遂诏应天府以为常式。
(《太祖实录》卷 133)

(洪武十三年九月)乙巳,天寿圣节,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自是以为常。丙午,始置四辅官,告太庙。 (《太祖实录》卷 133)

(洪武十三年九月)辛亥,后军都督金事高显卒,赐葬于钟山之阴,追封汝阴侯,谥武肃。 (《太祖实录》卷 133)

(洪武十三年九月)癸丑,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御史按实奏之,上命当其罪。而礼部奏云:“著令凡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上曰“……今溧水之官于神犹怠忽之,则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仍敕礼部下天下有司,凡祭祀必备其物,苛其物非地产所有又无商贾贩鬻,则听其缺可也。 (《太祖实录》卷 133)

(洪武十四年三月甲午)礼部奏言:“凡诏书播告天下,许先期通报所在官司具朝服迎接开读,其宸符所至事多机密,不须预报迎接,止用常服行礼。”从之。 (《太祖实录》卷 136)

(洪武十四年三月)乙未,礼部奏:定王国庆贺礼仪。 (《太祖实录》卷 136)

(洪武十四年四月)壬戌,重铸朝钟,以少牢享司钟之神。
(《太祖实录》卷 137)

(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重定进贺表笺礼仪。 《《太祖实录》卷138)

(洪武十四年七月壬子)命各布政司府州县:凡祭祀社稷山川等神,以文职长官一员行礼,武官不与。 《《太祖实录》卷138)

(洪武十五年五月壬戌)上谓礼部尚书刘仲质曰:“……今朕君天下敬礼百神,于先师之礼宜加尊崇。”仲质乃与儒臣定议其仪。…… 《《太祖实录》卷145)

(洪武十五年六月壬辰)礼部奏:定王国乐工乐器、冠服之制。 《《太祖实录》卷146)

(洪武十五年八月)丁亥,文武百官素服行奉慰礼。上命礼部考皇后丧服之制,于是礼部言:按宋制,在京文武官丧服皆官制之,闲良听除官员皆给以布,其服用麻布,直领大衫袖、麻布裙、麻布冠、麻要经、麻鞋。上曰:在京文武百官及闲良听除官员人给布一匹,令其自制。 《《太祖实录》卷147)

(洪武十五年八月)戊子,礼部定大行皇后丧礼:“凡在京文武百官于己丑清晨素服至右顺门外具丧服入临,临毕,素服行奉慰礼。庚寅、辛卯亦如之。武官一品至五品、文官一品至三品、命妇于己丑清晨素服至乾清宫,具丧服入临行礼,不许用金银珠翠首饰及施脂粉。丧服用麻布盖头、麻布衫、麻布长裙、麻布鞋。其在外文武官丧服之制与京官同。闻讣日于公厅成服三日,而除命妇丧服与京官命妇同亦三日,而除军民男女皆素服三日,音乐祭祀皆停百日,仍停嫁娶,文武百官百日,军民止停一月。”制可。 《《太祖实录》卷

• (洪武十五年八月)庚子,上以孝慈皇后丧万几委积,乃命礼部臣考古典,遵以日易月之制,以素羞祭告于皇后之灵曰:“自后崩逝,已十有五日,虽哀恻无穷,而天下事重,不敢久旷不治,谨遵礼制,以日易月,朕释期服视朝,诸子仍衰麻以奉几筵,惟灵鉴之。”(《太祖实录》卷 147)

洪武十五年九月丁未朔,制孝慈皇后神主,主用栗木,高六寸九分、阔一寸九分。(《太祖实录》卷 148)

(洪武十五年九月)甲子,天寿圣节,上以孝慈皇后丧,不受朝贺。(《太祖实录》卷 148)

(洪武十五年九月)己巳,以孝慈皇后样宫将发引,具醴饌告太庙。遣官致祭金水桥、午门等神,仍遣官祭钟山之神。(《太祖实录》卷 148)

(洪武十五年九月)庚午,孝慈皇后样宫发引,上亲致祭于灵曰:“兹以吉日良辰,安葬皇后于钟山之阳,命妃嫔诸子以下奉送。今当发引,特以牲醴致祭。”祭毕,发引文武百官具丧服诣朝阳门外奉辞。是日安厝皇堂,皇太子莫玄纁玉璧行奉辞礼,礼毕,神主还宫,文武百官素服迎于朝阳门外。回宫,百官行奉慰礼毕,上复以醴饌祭于几筵殿,自再虞至九虞,啻如之。是晚仍遣醴饌告谢于钟山之神,以复土故也,命所葬山陵曰:孝陵。(《太祖实录》卷 148)

(洪武十五年十月)乙卯,以孝慈皇后卒,哭行祔庙礼。(《太祖实录》卷 149)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孝慈皇后丧百日,上辍朝以牲醴致祭于几筵殿。 (《太祖实录》卷 150)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亲王、驸马,具浅色常服诸华盖殿行八拜礼,上御奉天殿受百官朝贺,毕,赐宴华盖殿,不举乐,以孝慈皇后丧故也。 (《太祖实录》卷 151)

(洪武十六年四月戊子)皇考仁祖淳皇帝忌日,上诣奉先殿享祭毕,以牲醴致祭于孝慈皇后灵。 (《太祖实录》卷 153)

(洪武十六年四月)丁酉,敕礼部:“凡常祭杨王用举豕各一,太原长公主羊一。惟春二月、秋八月望日二祭杨王用太牢、太原长公主羊豕各一。 (《太祖实录》卷 153)

(洪武十六年五月戊午)广东都指挥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没,仍乞封次妻何氏等为淑人。”诏下廷臣议……上从之。遂命礼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赠例颁示中外。于是定义:凡正妻在日所娶侧室皆谓之妾,正妻歿诸妾不许再立为妻。若以礼聘良家女为妻,许受封赠。前妻无子,其所生子即为嫡长子;若正妻在日无子不再娶,而诸妾有子者当以长男袭父职,其子依本品职推恩其母。俱从之。 (《太祖实录》卷 154)

(洪武十六年五月)庚申,诏廷臣定拟文官封赠阴叙之制。 (《太祖实录》卷 154)

(洪武十六年五月)甲子,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其仪是…… (《太祖实录》卷 154)

(洪武十六年五月)丁卯,礼部言:“百官、军民人等于御前及东宫、亲王前行叩头礼者所以达感戴恳切之诚也,今于官长前往往往亦行此礼,甚为未当,宜申禁之,其行者、受者,俱论以罪。”从之。

(《太祖实录》卷 154)

(洪武十六年六月)庚子,山东都指挥使王德,请封其妻王氏。上曰:“同姓为婚,昔既非礼,今岂得受封耶?”兵部其移文谕之。

(《太祖实录》卷 155)

(洪武十六年七月壬子)遣官分诣各郡国祭历代帝王陵寝,媯皇氏陵,在山西越城具者,命自今一体致祭,凡三十六陵。(《太祖实录》卷 155)

(洪武十六年七月)戊午,诏更定冕服之制。(《太祖实录》卷 155)

(洪武十六年八月)辛巳,孝慈皇后小祥,禁在京音乐、屠宰,设斋醮于灵谷寺、朝天宫各三日,是日清晨,执事内官于几筵殿中陈祭仪。(《太祖实录》卷 156)

(洪武十六年九月戊辰)礼部言:“内外诸司文武官员已入流者,凡遇朝贺谢恩见辞,必具公服。行礼见辞官员有公事奏启者,须仪礼司引进,常朝官亦如之。有不从仪礼司官引进及私事烦渎上听者,从仪礼司官举奏其罪。致仕官服色与见任同,凡遇朝贺等事,一体具服行礼,在外差遣赴京官员亦如之,违者论如律。惟飞报军务者随即引见不必具服。”诏从之。(《太祖实录》卷 156)

(洪武十六年十月乙未)诏颁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太祖实

录》卷 157)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敕在外诸司,凡遣人来朝及朝使还京者至京,俱先朝见而后诣所司,否者以违制论。 (《太祖实录》卷 158)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曹国公李文忠薨……上痛悼不已,辍朝三日,亲为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阳王,谥武靖,赐葬钟山之阴……仍追封其上三世皆王爵、妣皆王夫人、子三人皆上所赐名。 (《太祖实录》卷 160)

(洪武十七年六月己巳)置亲王博士,命礼部定议王与博士相见礼。 (《太祖实录》卷 162)

(洪武十七年九月)甲子,礼部尚书任昂奏:更定亲王冠礼。 (《太祖实录》卷 165)

(洪武十八年正月癸未)命礼部定在外官员到任仪注颁示天下。 (《太祖实录》卷 170)

(洪武十八年二月己未)太傅魏国公徐达薨……上为震悼,罢朝,恤赙有加。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之阴。仍命诸王遣官致祭文,塑像,岁时祭于功臣庙。 (《太祖实录》卷 171)

(洪武十八年二月辛酉)礼部奏:定王国受历等礼仪。 (《太祖实录》卷 171)

(洪武十八年七月)乙未,诏以邠州姜源、公刘二庙入祀典。礼

部仪：按祭法有功于民则祀之。姜源，后稷之母也，德淑子圣，后稷教民稼穡，泽被万世；公刘，后稷之曾孙，初居西戎，后迁于邠，能修后稷之业，有功于民，诚宜载之祀典。”诏从之。（《太祖实录》卷174）

（洪武十九年二月）丁未，遣使往劳苏州府常熟知县成萇奇。时府吏诣县径由中道入公堂，萇奇怒其越礼，执之。事闻，上嘉其能，以酒劳之。（《太祖实录》卷177）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之祀止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太祖实录》卷183）

（洪武二十年十月戊申）建历代忠臣庙成……命应天府每岁以四孟月及岁除祭功臣曰致祭，岁以为常。（《太祖实录》卷185）

（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上谕礼部尚书李原名曰：“往者臣僚尊卑礼仪，已尝定义颁降，其中节目有未详尽，宜重加考证，著为定式，申布中外。”原名乃集诸儒臣稽考旧制，重加订定。（《太祖实录》卷186）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丁亥，命礼部：凡公、侯、都督之家，自今子女婚嫁，皆以物赐之。（《太祖实录》卷190）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壬申，诏：自今凡遇大朝会，除已习仪及具服官员许入班，其余便服人员止于午门外行礼。执事官于华盖殿行礼，挂甲带刀侍卫之人免拜。若常朝于奉天殿，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锦衣卫、大理寺等官于殿内侍立奏事，止于华盖殿。

《《太祖实录》卷 195》

（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鲁王檀薨……讣闻，诏议丧制……赐谥册曰：“……怠于政事、屡常屈法伸恩冀省厥咎，乃复不知爱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谥，古典昭然，呜呼！父子天生也，谥法公议也，朕于尔亲虽父子，讵得以私恩废公义，今特谥尔曰：“荒。”昭示冥漠，用戒方来。 《《太祖实录》卷 198》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庚辰）进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丧，以改嫁服止暮年愿终三年之制。上命礼部议之，尚书李原名奏曰：不丧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节，难与定制。”诏从其议。 《《太祖实录》卷 199》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庚午）命礼部定公侯卒葬辍朝礼著为令。礼部议：凡公侯卒于家者，闻丧辍朝三日，下葬辍朝一日；卒于外者，闻丧辍朝一日，丧柩至京辍三日，下葬仍辍一日。凡辍朝之日，不鸣钟鼓，各官服浅淡色衣、乌纱帽黑角带朝参。”从之。 《《太祖实录》卷 200》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甲戌，除期年奔丧之制。 《《太祖实录》卷 201》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定有司朔望谒庙学礼。 《《太祖实录》卷 209》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丑）礼部奏：正旦、冬至及皇太子妃诞日，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五品以上，命妇及未受封正妻，各具服赴柔仪殿行贺礼。”仍定仪注以进。上命武官六品，正妻

亦豫其列，余并人之。 《《太祖实录》卷 214》

（洪武二十五月六月）戊辰，上以皇太子新薨欲停祭祀，而时享在迩，复命礼部右侍郎张智、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以郊庙合行典礼、参考古制议定以闻。 《《太祖实录》卷 218》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戊辰）命以大成乐器颁给天下府学。先是上以天下通祀孔子而乐器未备，命礼部、工部集工人制之，至是乐成，以给各府儒学，俾州县皆如式制之。 《《太祖实录》卷 224》

（洪武二十六年元月癸酉）是月重定亲王、公主婚礼。 《《太祖实录》卷 224》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戊申）礼部奏更定救日仪。 《《太祖实录》卷 226》

（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壬寅，命礼官重定朝贺、传制等仪……凡正旦朝会……中宫朝仪……东宫朝仪……大宴礼……传制誓戒及遣官祭祀礼……进春礼……颁诰仪……开读诏赦仪……颁历仪…… 《《太祖实录》卷 232》

（洪武二十七年七月戊戌朔）更定亲王婚礼。 《《太祖实录》卷 223》

（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癸丑，秦王楨薨……讣闻，诏定丧礼。礼部尚书任亨泰奏曰：“考之宋制，宜辍朝五日，今遇时享，宜暂辍朝一日。皇帝及亲王、王妃、公主、世子、郡王、郡主及靖江王世子、郡君服制皆与鲁王丧礼同。皇太孙服齐衰期年，因视事以日易月，亦

十三日而除素服期年。”从之，定谥曰：愍。 （《太祖实录》卷 237）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戊子，诏更定皇太子、亲王等封爵册宝之制。 （《太祖实录》卷 240）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丙子，诏：在外未入流官陪祭，俱用祭服……诏：自今未入流官凡祭皆用祭服与九品同。 （《太祖实录》卷 246）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庚戌）诏廷臣重议诸王见东宫礼。 （《太祖实录》卷 246）

（洪武二十九年十月丁酉）诏定各司奏事次第。 （《太祖实录》卷 247）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丙午，命礼部会议镇国将军与驸马、公侯、文武官相见礼及其出入称呼之宜。 （《太祖实录》卷 248）

（洪武三十年四月）甲申，礼部奏：“先王制礼，所以辨上下，定尊卑，国朝定为礼制。行之既久，玩习为常，相见之礼往往凌越等分，有乖礼仪，请申禁之。”上命礼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议：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级近者相见行礼，则东西对立，稍卑者居西、高者居东。其品秩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则卑者居下、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白……凡近侍官员虽拘品级行跪拜礼亦不许与外官交接；凡同僚品级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员于内府相见不许跪拜，若官员出入街道，亦不许抗慢，其余军民人等于街市遇见官员引道经过即须下马却避，不许冲突，违者论其罪。”议上从之。 （《太祖实录》卷 252）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遂崩,寿七十一。遗命葬丧仪物一以俭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谷因其故而无所改,天下臣民出临三日皆释服,无妨嫁娶。 (《太祖实录》卷 257)

(建文四年)己巳,上谒孝陵,欷歔感慕,悲不能止。礼毕,揽辔回营,诸王及文武群臣备法驾奉宝玺迎上于道遮上,马不得行。上固拒再言,诸王及文武群臣拥上登辇,军民耆老万众夹道俯惧呼连称万岁。上不得已开辇。 (《太宗实录》卷 9)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申,以即位……祭告祖陵……祭告皇陵……祭寿春等王……祭皇外祖……祭高王等王……祭滁阳王……祭秦愍王……祭晋恭王……祭鲁荒王……祭湘献王、潭王……祭告太昊伏羲氏至元世祖三十六陵……祭岳镇海渎之神……祭先师孔子。 (《太宗实录》卷 10)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辰,享太庙毕,遣官祭功臣于鸡鸣山庙。先是礼部侍郎宋礼言:“功臣自有庙,请罢太庙配享,但于本庙祭之。”上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罢。”又曰:“此皆佐命开国之臣,既自有庙,俟太庙享毕亦别遣官即其庙祭之,于义可也。”著为令。

(《太宗实录》卷 10)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礼部又言:“亲王仪仗各增红油绢销金雨伞一、红纱灯笼、红油纸灯笼各二对、鲛灯一对、大嗅铜角二对。”从之。 (《太祖实录》卷 14)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庚戌朔,上南郊省牲还,御奉天门。进公

卿大臣，谕之曰：“祭祀莫大于郊。古者牺牲粢盛不备不洁不敢祭，而牛涤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继朕省牲，便应秉对越之诚，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国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预享之，不可不谨。”（《太宗实录》卷15）

（永乐元年三月）壬辰，礼部言：“洪武间，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妇朔望朝中宫，隆寒盛暑雨雪皆免。”上命并免朔望，但遇节来朝。（《太宗实录》卷18）

（永乐元年四月）庚申，长山王贤棣来朝，礼部以万寿圣节宴百官，预定其位次进呈。上命驸马仪宾及随侍各王来朝官宴于三公府；四品以上文武官、诸学士及在京僧道官、大龙兴寺住持倚宴奉天殿；在京各卫门堂上六品以上官、近侍官、修史官宴于中左门；在外进表官、四夷朝贡士官宴于中右门；余文武官宴于丹墀内。（《太宗实录》卷19）

（永乐元年四月）甲戌，赐晋王济熺书曰：“皇考之世，参酌古典，详定礼仪，车服器用，各有等级。比有言驸马胡观所乘棕輿，其制度僭越，与诸王无异。诇其从来，云尔与之。夫诸王所用其制，天下一等，若王之分可僭，其渐既长，何事不可僭矣！繁纓小物，孔子惜之，尔今宜慎重，不可率易也。”（《太宗实录》卷19）

（永乐元年五月）庚辰，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五月初十日，恭遇太祖高皇帝忌辰，考《宋会要》：凡国忌前后各二日不行刑、不视事、不举音乐，禁屠宰。百官赴景灵宫奉真殿行香。今谨议得忌辰前二日，服浅淡衣服，御西角门视事，至日早于奉天殿祭祀。初八日至初十日不鸣钟鼓、不行赏罚、不举音乐、禁屠宰。文武官自初八日服浅淡服、黑角带。侍朝之日早，赴孝陵行礼。”从之。（《太宗实

录》卷 20 上)

(永乐元年五月辛巳)端午节,赐文武群臣宴。 (《太宗实录》卷 20 上)

(永乐元年五月壬午)上谓廷臣曰:“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固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至是,礼部太常会议以为朝廷、王国及府、州县社稷俱有定制,考之古典,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上可其议。乃命依在京山川坛祠祭署例,设北京社稷坛祠祭署,置奉祀、祀丞各一员,隶北京行刑部。 (《太宗实录》卷 20 上)

(永乐元年五月)丙戌,太祖高皇帝忌日。是日早,上率诸王奉先殿祭毕,仍率百官躬诣孝陵致祭。公侯、驸马、伯、文武四品以上及近侍官于殿前行礼,五品以下官于门外行礼。 (《太宗实录》卷 20)

(永乐元年六月)戊辰,遣内官祭中溜,自是为定制。 (《太宗实录》卷 21)

(永乐元年十月)戊辰,修祖陵。工部言:旧用黑瓦。上命易以黄瓦,如皇陵之制。 (《太宗实录》卷 24)

(永乐元年十二月癸未)命礼部、翰林院议广平侯袁容,继、嫡母、生母封赠事……上命礼部与翰林院议,礼部官同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等议:“若所生母与继母俱在,礼虽并封,今继母在,当封所生母、并嫡母。俱亡,亦可一体追封。”从之。仍命:后不为例。于是,封其继母罗氏,赠其嫡母孙氏、生母刘氏,皆为夫人。 (《太宗实录》

(永乐元年十二月)己丑,立春。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贺礼,赐宴。 (《太宗实录》卷 26)

(永乐二年三月己巳)定东宫仪仗…… (《太宗实录》卷 29).

(永乐二年十一月)己亥朔,钦天监进永乐三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 (《太宗实录》卷 36)

(永乐三年二月丁丑)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洪堪言十事。其一曰:治天下以正风俗为本,国朝以礼治民,令民间有丧,以礼安葬。禁暴露焚烧,此厚风俗之道也。” (《太宗实录》卷 39)

(永乐三年二月壬午)先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赵王之国应祭山川社稷等神,未有坛所,请改顺天府社稷坛祭社稷。古制留守无祭山川之文,而赵地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皆当祭。请改顺天府山川坛祭山川。”上曰:“祭祀大事,其与六部大臣、翰林院儒臣再议。”至是,吏部尚书蹇义、翰林学士解缙等言:“《周礼·地官》: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文献通考》云:诸侯有国,其社曰侯社。亲王留守之祭,固无明文,然礼有可以义起者,今赵王留守北京,当别建国社、国稷山川等坛致祭,宜如礼部所议。”从之。 (《太宗实录》卷 39)

(永乐三年三月)壬午,万寿圣节。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命妇朝皇后于坤宁宫,锡宴。是日,上命礼部:“自今命妇虽大朝,亦止于三品以上,余悉免之。”著为令。 (《太宗实录》卷 41)

(永乐三年五月)己亥,端午节,赐文武群臣宴。 (《太宗实录》卷 42)

(永乐三年十月壬午)礼部进冕服国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彙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因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 (《太宗实录》卷 47)

永乐三年十一月癸巳朔,钦天监进永乐四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 (《太宗实录》卷 48)

(永乐四年正月)甲辰,以大祀南郊,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受誓戒。 (《太宗实录》卷 50)

(永乐四年二月)壬午,宜都王贵烺薨。讣闻,礼部言:王四岁而薨,为下殇,无辍朝、赐祭、加谥之礼。上曰:“免辍朝,加谥,仍遣官赐祭。” (《太宗实录》卷 51)

永乐四年三月辛卯朔,上视太学……礼部进视学仪注:前期一日,有司洒扫殿堂,设御幄于大成门东上,南向;设御座于彝伦堂。至日,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驾至,学官及诸生俯伏叩头,兴,驾入灵星门,止天大成门外。上入御幄,礼官入,奏请,具皮弁服次,请行礼导引官导上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导引官导上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诣酒尊所,酌酒诣先师神位前,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执事官跪进爵,上献爵,授执事官奠于神位前,出圭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两庑如常仪。导引官导上入御幄,易常服,升舆,诣学,学官率诸生先列于堂下东、西,上至彝伦堂,升御座,赞唱、学官、诸生行礼五拜,叩头,东、西序立于堂下。三品以上

及侍从官以次入堂，东、西序立。赞：进讲，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门入至堂中。赞：举经，案于御前，礼部官奏请授经于讲官，祭酒跪受，赐讲官坐，乃以经置讲案，叩头，就西南隅设几榻坐讲。赐大臣及翰林词臣坐，皆叩头，序坐于东、西，诸生圜立，以听讲毕，祭酒叩头，退就本位。司业、博士、助教各以次进讲，毕，出堂门复嚬。赞唱：有制，学官、诸生列班俱北面跪听宣谕，五拜、叩头，礼毕，学官率诸生出成贤街，跪，俟驾还。是日，上亲行释奠礼，命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院学士解缙、祭酒胡俨分献十哲、两庑，毕，上御彝伦堂，祭酒胡俨讲《尚书·尧典》，司业张智讲《易经·泰卦》。上谕之曰：“六经，圣人之道，昭揭日星，垂宪成世，朕与卿等皆勉之。”遂命光禄寺赐百官茶。（《太宗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三月壬辰）礼部奏请立视学之碑，上亲制其文……
（《太宗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五月）甲午，端午节，赐文武群臣宴。（《太宗实录》卷 54）

（永乐四年六月）辛未，命礼部：申禁入朝行私揖礼。（《太宗实录》卷 55）

永乐四年十一月丁巳朔，钦天监进永乐五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太宗实录》卷 61）

（永乐五年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上还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庆成礼。（《太宗实录》卷 63）

（永乐五年正月）庚午，元宵节，赐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宴。

（《太宗实录》卷 63）

（永乐五年四月）辛丑，万寿圣节，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命妇朝皇后于坤宁宫，赐宴。（《太宗实录》卷 66）

（永乐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太宗实录》卷 69）

（永乐五年七月）丙辰，礼部奏丧礼……（《太宗实录》卷 69）

（永乐五年七月）癸酉，命如来大这玉法王哈立麻于山西五台建大斋，资荐大行皇后。（《太宗实录》卷 69）

（永乐五年十月）甲午，册谥大行皇后……（《太宗实录》卷 72）

永乐五年十一月辛亥朔，钦天监进永乐六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太宗实录》卷 73）

（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卯，以岁除近，祭仁孝皇后。宫中自皇妃、皇太子以下，及在京文武官，并命妇皆致祭，如百日仪。（《太宗实录》卷 74）

永乐六年春正月庚戌朔，以仁孝皇后丧，免朝贺。（《太宗实录》卷 75）

（永乐六年正月）戊午，以大祀南郊，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受誓戒。（《太宗实录》卷 75）

(永乐六年正月)辛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上还御奉天殿,群臣行庆成礼,敕免宴。颁胙于群臣。 (《太宗实录》卷 75)

(永乐六年三月)戊午,常宁公主薨……上深悼之,赐祭。命皇妃、皇太子妃、诸王王妃、各公主皆祭。 (《太宗实录》卷 77)

(永乐六年七月)庚戌,仁孝皇后丧周期,上具素服乌犀带,诣几筵致祭。宫中自皇妃、皇太子以下在外国王,各遣子或中宫、及在京文武官、并命妇俱致祭,如百日仪…… (《太宗实录》卷 81)

(永乐六年七月)辛亥,上服吉服御奉天门视朝…… (《太宗实录》卷 81)

(永乐六年七月)乙卯,以周王橚生日,遣人赐纁、丝、纱、罗六十二匹;绢四十匹;钞饮万锭;罗帕二、马十匹、鞍二副、及羊、酒等物。 (《太宗实录》卷 81)

(永乐六年七月)庚申,命灵谷寺朝天宫建斋醮三日,资荐征南亡没将士。 (《太宗实录》卷 81)

(永乐六年八月)己卯,礼部议奏巡狩合行事…… (《太宗实录》卷 82)

永乐六年九丙午朔,礼部言:“浣泥国王见亲王礼仪,未有定制。”上曰:“浣泥国王藩臣也,准公侯大臣见亲王礼。” (《太宗实录》卷 83)

(永乐六年十月乙亥)浣泥国王麻那惹嘉那及以疾卒于会同

馆，上辍朝三日，遣官祭之，赙以缗帛。东宫暨亲王各遣祭。命工部具棺槨、明器，葬于安德门外，树碑神道，求西南夷人之隶籍中国者守之。立祠于墓，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仍赐敕抚慰其子。

（《太宗实录》卷 84）

（永乐七年正月）己酉，享太庙。封天妃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岁以正月十五日及三月二十三日遣官致祭，著为令。（《太宗实录》卷 87）

（永乐七年正月）庚戌，刑部尚书刘观等言：山东道监察御史何晟过凤阳陪祀皇陵，直行寝殿御道，入殿狎玩，论大不敬，处死。”命戮于市。（《太宗实录》卷 87）

（永乐七年正月癸丑）礼部言：皇上将巡狩北京，旧藩府宫殿及门宜正名号。从之。（《太宗实录》卷 87）

（永乐七年正月）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上还御奉天殿。是日立春，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太宗实录》卷 87）

（永乐七年二月）丙子，礼部议奏皇太子留守事宜……（《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二月）辛巳，以巡狩北京告天地、宗庙、社稷。（《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二月）戊子，驻蹕凤阳，谒祭皇陵，祭毕，上亲负土益陵。于是，尚书夏原吉等皆负土以从。遣官祭祖陵及皇伯祖寿春王、杨王、中都城隍淮泗川大圣。（《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二月)庚寅,驻蹕王庄,遣官祭黄河。 (《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二月)癸巳,驻蹕徐州,亲祀徐王坟,遣官祭少昊、帝尧、先师孔子及颜子、孟子、峯山等神。 (《太宗实录》卷 88)

(永乐七年三月)壬戌,车驾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设坛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诸神,上御奉天殿受朝贺。 (《太宗实录》卷 89)

(永乐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圣贤顺夫人冯氏。 (《太宗实录》卷 89)

(永乐七年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县。时仁孝皇后未葬,上命礼部尚书赵玘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是日,遣武安侯郑亨祭告兴工;命武义伯王通董役事,均卿等咸受官赏。 (《太宗实录》卷 92)

(永乐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丧再期,上辍朝三日,御西角门视事,文武百官素服,行奉慰礼。命僧道于庆寿寺白云观设斋,醮十四日,遣中官诣南京致祭。敕皇太子:以母丧未葬,禫后,仍素服视事;至几筵,仍衰服;再期祭祀,禁音乐、屠宰,同周期。 (《太宗实录》卷 94)

(永乐七年八月)壬寅,命群臣议赵王祭国社、国稷、山川等神。行在礼部尚书赵玘、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胡广等言:“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宗庙、社稷,谓‘不以卑废尊

也’。今赵王居仁孝皇后丧，已谕大祥，虽梓宫未葬，而国社、国稷、山川之礼不可久旷，宜令致祭。”从之。（《太宗实录》卷 95）

（永乐八年正月己卯）以亲征胡虏，遣书谕皇太子：代告天地，宗庙、社稷。（《太宗实录》卷 100）

（永乐八年二月）庚子，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进所议留守北京事宜……（《太宗实录》卷 101）

（永乐八年二月）丙午，北京耆老以车驾将发，诣朝辞。（《太宗实录》卷 101）

（永乐八年七月）戊辰，遣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赍书谕皇太子：以七月十七日抵北京，命代告天地、宗庙、社稷。（《太宗实录》卷 106）

（永乐八年七月己巳）是日，仁孝皇后忌辰，以未葬，礼同大祥。皇太子命礼部：集僧道、设斋醮七昼夜。（《太宗实录》卷 106）

（永乐八年七月）庚辰，车驾次龙虎台，北京文武群臣奉迎见毕，即遣归。（《太宗实录》卷 106）

（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建秦愍王享堂，命视晋恭王之制……（《太宗实录》卷 111）

（永乐八年十二月）丙辰，改郊坛祠祭署复为天地坛祠祭署、钟山祠祭署为孝陵祠祭署。（《太宗实录》卷 111）

永乐九年十一月戊午朔，钦天监进永乐十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太宗实录》卷 121）

（永乐九年十一月）丁卯，上御奉天殿，命皇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冠于华盖殿。先是礼部进所定冠礼仪注……上览之，曰：“是”。礼部又请冕服玉圭之制。上曰：“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亲王……（《太宗实录》卷 121）

（永乐十年正月）庚子，元宵节赐文武群臣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户部尚书夏原吉侍其母往观，中官以闻。上曰：“此贤母也。”命中官赍赐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太宗实录》卷 124）

（永乐十年正月）戊申，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刘翥等劾奏：中军都督郭义、尚宝司少卿朱秀，孟春，时享太庙，无故不陪祀。命鞠之。（《太宗实录》卷 124）

（永乐十年九月）辛卯，重阳节，赐文武群臣宴。（《太宗实录》卷 132）

永乐十年十一月壬午朔，钦天监进永乐十一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颁赐诸王及文武群臣。（《太宗实录》卷 133）

（永乐十年十二月）己未，腊日，赐文武群臣宴。（《太宗实录》卷 135）

（永乐十年十二月己巳）礼部先以仁孝皇后葬朝报各王府。至是，各王奏请赴京祭奠，上以道远劳人，但令遣官来祭。（《太宗实录》卷 135）

(永乐十一年正月)丁酉,仁孝皇后梓宫发引。先期斋戒三日,遣官以葬期奉告天地、宗庙、社稷。上具素服祭告几筵,皇太子、亲王以下衰服,随班行礼。遣官祭梓宫所过金水桥、午门等门,及缘途祀典等神。礼部、锦衣卫、司礼监官设大昇輿及明器、仪仗于午门外。是日早发引,上具素服致祭于几筵,皇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皇孙、亲王、亲王妃、公主以下各衰服,以序致祭毕,执事者昇梓宫至午门外,皇太子、亲王以下随行升大昇輿至端门外,皇太子易常服、捧神帛诣太庙辞毕,皇太子仍衰服。在京文武百官并命妇各素服,以序路祭送梓宫。出江东门¹至江滨,百官奉辞,皇太子、汉王送梓宫渡江。皇太子哭辞,汉王护梓宫,行途中朝夕哭奠如仪。官民迎祭者,皆素服。昇梓宫,军士千人赐钞六十锭、米二石、薪三百斤,并复其家。凡官军护送者,人日给钞一锭,缘途给役人夫人二锭,随从汉王官军赐钞有差。 (《太宗实录》卷 136)

(永乐十一年二月)甲子,以巡狩北京告天地、宗庙、社稷,辞孝陵。命皇太子监国,其留守事悉准永乐七年之制。 (《太宗实录》卷 137)

(永乐十一年二月乙丑)车驾发京师,命礼部遣官祭所过祀典之神。命给事中、监察御史所过存问高年,赐帛酒肉。 (《太宗实录》卷 137)

(永乐十一年二月)丙寅,葬仁孝皇后于长陵。 (《太宗实录》卷 137)

(永乐十一年五月)癸未,端午节。车驾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先是,命行在礼部议仪注,分击球官为两朋,是日,天清日朗,风埃不作,命驸马都尉、广平侯

袁容领左朋；宁阳侯陈懋领右朋，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皇太孙击射连发，皆中，上大喜。射毕，进皇太孙嘉劳之。因曰：“今日华夷之人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即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赐名马、锦、绮、罗、纱，及蕃国布诸王大臣以下击射中者，赐彩、币、夏布有差。遂命儒臣赋诗，赐群臣宴，及钞、帛。（《太宗实录》卷140）

（永乐十一年七月）癸巳，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人奉笺献马及方物，贺皇太子千秋节。（《太宗实录》卷141）

（永乐十一年七月）庚子，皇太子千秋节。先日，礼部请行庆贺礼，皇太子曰：“车驾在北京，予不得君父前躬致礼，乃可受群臣礼耶？”其止之。自是千秋节遇车驾巡狩，并免礼。（《太宗实录》卷141）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戊寅，以野蚕丝衾命皇太子奉荐太庙。先是，山东民有献野蚕丝者，群臣奉贺瑞应。上曰：“此祖宗所佑也。”特命织帛染柘黄制衾，以荐焉。（《太宗实录》卷145）

（永乐十二年正月庚寅）元宵节。是夕，上御午门观灯，赐文武群臣及耆老宴。群臣进诗，命翰林院第诗高下，赐钞有差，并赐耆老钞、帛。（《太宗实录》卷147）

（永乐十二年三月）丙戌，命皇太子以出师告天地、宗庙、社稷。命皇太子监国，留守事宜一循永乐八年之制。（《太宗实录》卷149）

（永乐十二年五月）乙亥，驻蹕禽胡山，上念在潜邸时，尝禽虜

寇乃儿不花于此，遣礼部尚书吕震祭其山川之神。（《太宗实录》卷151）

永乐十二年八月辛丑朔，车驾至京师，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上表贺。（《太宗实录》卷154）

（永乐十三年正月）丁未，以将祀南郊，百官受誓戒于文华殿。（《太宗实录》卷160）

（永乐十三年二月）甲申，立北京马神祠。时，行大仆寺卿杨砥请立马神祠于莲花池上。上命翰林院考古今仪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之神。国朝南京止祭司马之神，每岁春、秋用豕一、羊一、帛一。于是命北京马神祠设马祖等神，及司马之神五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仪制准南京。（《太宗实录》卷161）

永乐十四年三月癸巳朔，长陵殿成。奉安仁孝皇后神位，命赵王告祭。（《太宗实录》卷174）

（永乐十四年四月）乙卯，万寿圣节。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太宗实录》卷175）

（永乐十四年四月癸未）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皇太孙将行婚礼，预制仪仗，其制宜如亲王；皇太孙妃冠服、仪仗亦如亲王妃制，惟增制燕居冠服。”从之。（《太宗实录》卷175）

（永乐十四年五月）丙甲，端午节。上御东苑，观击球、射柳，赐文武群臣宴，自公侯以下至卫士、耆民赐钞有差。（《太宗实录》卷176）

(永乐十四年九月)丁未,以车驾将还京,于奉天殿丹陛设坛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诸神,及所经陵寝祠庙,悉如八年之制。 (《太宗实录》卷 180)

(永乐十四年九月)戊申,车驾发北京,命监察御史、给事中存问年高,循例给赐。 (《太宗实录》卷 180)

(永乐十四年十月)癸未,车驾至京师,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及京都祀典诸神,躬谒孝陵,还御奉天殿受朝贺。 (《太宗实录》卷 181)

永乐十五年三月丁亥朔,上将巡狩北京,命礼部定东宫留守事宜…… (《太宗实录》卷 186)

(永乐十五年三月)壬寅,命皇太孙行亲迎礼,其醺戒、庙见、合卺等仪,俱同亲王。 (《太宗实录》卷 186)

(永乐十五年三月)辛亥,以巡狩北京,告天地、宗庙、社稷,辞孝陵,遣官祭承天门旗纛、京都诸庙祀典及大江之神。凡经陵寝祠庙祭祀悉如旧。 (《太宗实录》卷 186)

永乐十五年五月丙戌朔,车驾至北京,于奉天殿丹陛设坛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诸神,御奉天殿受朝贺。 (《太宗实录》卷 188)

(永乐十七年正月)庚申,元宵节,观灯。赐群臣文武宴,及节钞

有差。（《太宗实录》卷 208）

（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太宗实录》卷 232）

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是日早躬诣太庙，奉安五庙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诣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孙诣社稷坛，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国公沐晟诣山川坛，奉安山川诸神主。礼毕，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太宗实录》卷 233）

（永乐二十年三月）丁丑，以亲征，告天地、宗庙、社稷，命皇太子监国。（《太宗实录》卷 247）

（永乐二十年三月戊寅）车驾发北京，遣官祭告居庸山川。晚次榆林。（《太宗实录》卷 247）

（永乐二十年九月）壬戌，昧爽，上乘法驾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庙、社稷毕，御奉天门，朝百官。百官上表贺平胡。（《太宗实录》卷 251）

（永乐二十一年正月）甲申，端午节。赐文武群臣宴。（《太宗实录》卷 259）

（永乐二十一年七月）辛丑，告天地、宗庙、社稷，发京师兵。命皇太子监国。是日，皇太子千秋节，免贺礼。（《太宗实录》卷 261）

（永乐二十一年七月）壬寅，辄祭承天门及旗纛等神。车驾发北

京，遣太常寺少卿王勉祭居庸山川。 （《太宗实录》卷 261）

（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辛巳，车驾入居庸关。是日天气晴朗，上服袞龙金绣袍，乘玉花龙马。既入关，按辔徐行，军容甚盛，金鼓喧阗，旗旄辉焕，连亘数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缙黄之流、耄耆之叟、四夷朝贡之使，百十万人，骈跪道左。大驾至，欢呼万岁，声震天地。忠勇王金忠在后于马上遥望，顾其所亲曰：“今日真随从天上行也。”次龙虎台，赐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 （《太宗实录》卷 265）

（永乐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车驾至京师。陈卤簿，上乘御辇入，谒告天地、宗庙、社稷毕，御奉天门朝群臣。时诸番贡使咸集阙下，文武群臣上表贺，上谕之曰……群臣舞蹈，呼万岁。 （《太宗实录》卷 265）

（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戊申，以亲征胡寇，命皇太子告天地、宗庙、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命皇太子监国。 （《太宗实录》卷 270）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辛卯，上崩。太监马云等以六师在远外，秘不发丧，密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议丧事，一遵古礼。含敛毕，载以龙輿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仪。 （《太宗实录》卷 273）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乙巳）礼部进会议丧礼…… （《太宗实录》卷 274）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己酉，龙輿次雕鹗，皇太孙至御营哭迎，军中始发丧，六军号恸，声彻天地。 （《太宗实录》卷 274）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辛亥,在京文武百官哀服,军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大行皇帝龙輿于居庸关。 (《太宗实录》卷 274)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壬子,皇太孙奉大行皇帝龙輿及郊,皇太子、亲王,及文武群臣皆哀服哭迎,至大内奉安于仁智殿,加敛奉纳梓宫,是年九月。 (《太宗实录》卷 274)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壬午,上尊谥曰:体天弘通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号太宗。十二月庚申葬长陵: (《太宗实录》卷 274)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甲子,遣中官斋奉大行皇帝遗冠服,送汉王高煦书曰:大行皇帝遗冠服,等物。 (《仁宗实录》卷 1 下)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癸酉朔,奉仁孝皇后神主合祀于几筵,遵大行皇帝治命云。

礼部同文武群臣进大行皇帝、仁孝皇后尊谥议…… (《仁宗实录》卷 2 上)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丑,礼部奏:上大行皇帝、仁孝皇后尊谥仪注…… (《仁宗实录》卷 2 上)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辛巳,以上大大行皇帝、仁孝皇后尊谥,遣太师英国公张辅祭告天地。祝文曰:兹以九月初十尊谥皇考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圣皇仁孝慈懿诚明罪献配天齐圣文皇后,恭上册宝谨告。遣太保宁阳侯陈懋祭告宗庙;安远侯柳升祭告社稷,祝文俱同。 (《仁宗实录》卷 2 上)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壬午朔，以上尊谥，册宝祭告大行皇帝、仁孝皇后……（《仁宗实录》卷2中）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癸未，礼部尚书兼太常寺卿吕震奏：太宗皇帝遗命，丧服一如太祖高皇帝，仿汉制，以日易月。今已逾二十七日，请上释哀服，服乌纱、冠素服黑角带临朝，上不听。（《仁宗实录》卷2中）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礼部进册立皇后、皇妃仪注……（《仁宗实录》卷2中）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礼部进册立皇后、皇妃仪注……（《仁宗实录》卷2中）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酉）上命礼部以十月朔，集僧道于庆寿寺灵济宫建荐扬大斋七昼夜，上资皇考、皇妣之福。（《仁宗实录》卷2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戌，礼部进册立皇太子、册皇太子妃，及封亲王、世子、郡王仪注……（《仁宗实录》卷3上）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甲寅，命僧道二百四十人于天喜山建荐扬大斋三昼夜。（《仁宗实录》卷3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辛酉，命礼部：集僧道于庆寿等寺及灵济宫，建荐扬大斋七昼夜，以太宗皇帝晏驾至此百日也。（《仁宗实录》卷3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亥)以冬至节近,命礼部集僧道于庆寿、海印、能仁三寺及灵济宫,各建荐扬大斋七昼夜,资皇考妣之福。 (《仁宗实录》卷4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子,礼部进会议葬祭等仪…… (《仁宗实录》卷5上)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寅,梓宫将发引,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上亲告几筵,命礼部集僧道于庆寿、海印二寺及灵济宫,各建荐扬大斋七昼夜。 (《仁宗实录》卷5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梓宫发北京,上送至午门,皇太子、亲王皆步送至陵。 (《仁宗实录》卷5下)

(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亥,以岁暮,命礼部集僧道于庆寿寺灵济宫,各建大斋七昼夜,资皇考妣之福。 (《仁宗实录》卷5下)

(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门,朝群臣。命礼部:鸿胪寺不作乐,群臣止行五拜三叩头礼。 (《仁宗实录》卷6上)

(洪熙元年春正月)癸未,以郊礼预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下孝高皇帝、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配,祝文曰…… (《仁宗实录》卷6上)

(洪熙元年正月甲申)以上元节,命僧录司于庆寿寺建大斋七昼夜,资皇考妣冥福。 (《仁宗实录》卷6上)

(洪熙元年正月)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毕,上还御奉天门,文

武群臣行庆成礼，颁诏中外。 （《仁宗实录》卷6上）

（洪熙元年三月）甲戌，以清明节近，命礼部集僧道于庆寿寺、灵济宫建荐扬斋事七昼夜，以资皇考妣冥福。 （《仁宗实录》卷8上）

（洪熙元年五月辛巳）是日，上崩于钦安殿，宫中以皇太子未至，未发丧。沐浴、龙奠、饭含如礼，设几筵宫中，朝夕哭上食。作梓宫。 （《仁宗实录》卷10）

（洪熙元年六月）辛丑，皇太子还自南京至良乡，宫中发丧，宣遗诏。文武百官常服、行四拜礼。宣毕，举哀，复行四拜礼。中官同礼部尚书捧诏填卢沟桥迎谕皇太子，文武百官易素服出迎皇太子……皇太子命行在礼部会议丧礼，行在礼部启会议：丧服、礼仪，除遵依在行皇帝遗诏外，余悉如去年八月之制为宜。从之。 （《仁宗实录》卷10）

（洪熙元年六月）壬寅，行在礼部以大行皇帝丧礼仪注进，命如仪行之…… （《宣宗实录》卷1）

（洪熙元年六月）丁未，行在礼部上即位仪注…… （《宣宗实录》卷1）

（洪熙元年六月）壬戌，行在礼部上大行皇帝谥仪注…… （《宣宗实录》卷2）

（洪熙元年六月）乙丑，行在礼部上大行皇帝尊谥仪注…… （《宣宗实录》卷2）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行在礼部上尊皇太后及册立皇后、皇妃仪注……(《宣宗实录》卷2)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大行皇帝丧礼,原定仪注……上曰:“固是遗诏,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虽加一日,愈于已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门,不鸣钟鼓,待满百日再议。”(《宣宗实录》卷2)

(洪熙元年七月乙亥)山东德平县儒学训导年富言:天下儒学文庙以崇祀先圣先贤,近年以来十哲及两庑从祀先贤,或置木牌、或为塑像、或封爵差讹、或位次失序,甚者阙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内外,永为定规。”上曰:“朝廷崇儒重道为紧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礼部即考正,颁示天下。(《宣宗实录》卷3)

(洪熙元年七月)丙子,文武百官上表贺尊皇太后及册立中宫。在京文武官、命妇进表贺皇太后。既退,进笺贺皇后。(《宣宗实录》卷3)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以营建仁宗昭皇帝陵寝于长陵之右,遣官祭告天寿山及后土之神。

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今恭上皇太后尊号,册立中宫,已诏告天下,请令在外文武五品以上衙门:凡遇正旦、冬至拜进皇太后表文、中宫笺表各一通。皇太后圣节、中宫千秋节请行各王府长史依例进表笺庆贺。”从之。(《宣宗实录》卷3)

(洪熙元年七月)甲申,太宗皇帝小祥,上率诸王诣几筵行礼。(《宣宗实录》卷4)

(洪熙元年八月)甲戌,行在礼部进郑王诣南京谒陵合行事宜
…… 《宣宗实录》卷 7)

洪熙元年八月戊寅,行在礼部尚书吕震言:“仁宗皇帝丧服已百日,请上易素服御奉天门视朝。”上谕震曰:“皇考劬劳、大德,不幸奄至遐弃。朕念父子至情。况梓宫在殡,旦夕贍奉,几筵中心何忍!卿所奏,可俟山陵事毕再议。” 《宣宗实录》卷 8)

(洪熙元年八月)丁亥,荐仁宗昭皇帝陵,号曰:献陵。 《宣宗实录》卷 8)

(洪熙元年八月)辛卯,行在礼部进仁宗昭皇帝梓宫出葬仪注
…… 《宣宗实录》卷 8)

(洪熙元年八月)甲午,以奉葬仁宗昭皇帝于献陵,遣太师英国公张辅告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太保、宁阳侯陈懋告太社、太稷之神;定国公徐景昌告六庙太皇、太后。 《宣宗实录》卷 8)

洪熙元年九月丁酉朔,仁宗昭皇帝梓宫发引,上躬率亲王,陈启奠祭告,其祖奠至安厝,一遵奉葬太宗皇帝礼仪。命襄王瞻埜护丧行礼。 《宣宗实录》卷 9)

(洪熙元年九月)乙巳,仁宗皇帝神主还京,文武百官哀服出迎于德胜门外,行五拜叩头礼,从神主至午门外,上哀服奉迎,步导升几筵殿,奉安于灵座,行安神礼。 《宣宗实录》卷 9)

(洪熙元年九月)丙午,文武百官以葬献陵行奉慰礼。 《宣宗

实录》卷9)

(洪熙元年九月)辛亥,奉仁宗皇帝神主附享于太庙……
(《宣宗实录》卷9)

(洪熙元年九月)戊午,初,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奏:仁宗皇帝丧服今百日之外,请上服黄袍御奉天门视朝。上不允,敕少师、吏部尚书蹇义等再议。至是义等言:皇上孝思无穷,而礼贵得宜。今当附庙之后,仍素服于西角门视朝,至孟冬行时享礼,太常奏祭祀。是日早,明钟鼓,上服黄袍御奉天门视朝,至正月初一日为始,俱鸣钟鼓,上服黄袍御奉天门视朝,庶为允当。”上可其奏。 (《宣宗实录》卷9)

(洪熙元年十月)壬辰,行在礼部奏:故事,岁遇清明、七月望及冬至日,行在太常寺具祭仪,在京文武衙门分宫祭长陵,今后每岁祭献陵宜如长陵之礼。从之。 (《宣宗实录》卷10)

(宣德元年正月)癸酉,万寿圣节。上躬诣奉先殿及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几筵致祭毕,诣皇太后行礼,出御正朝,受朝贺。 (《宣宗实录》卷14)

(宣德元年二月)乙亥,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安乡伯张安等祭告祖陵、皇陵、懿文太子陵,及晋恭王等历代帝王陵寝、岳镇海渚、钟山、太岳、太和山、先师孔子。 (《宣宗实录》卷14)

(宣德元年二月乙亥)行在礼部进耕籍田仪注…… (《宣宗实录》卷14)

(宣德元年二月)丁丑,祭先农。上躬耕籍田毕,赐百官、耆老宴于坛侧。 (《宣宗实录》卷 14)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以明日清明节,车驾发京城谒长陵、献陵。 (《宣宗实录》卷 14)

(宣德元年五月)己亥,行在礼部上授贵妃册宝仪注…… (《宣宗实录》卷 17)

(宣德元年五月)乙巳,仁宗皇帝小祥,上躬祀几筵,出御奉天门。 (《宣宗实录》卷 17)

(宣德元年七月)甲辰,礼部进太宗皇帝神主升附太庙仪注…… (《宣宗实录》卷 19)

(宣德元年七月)乙巳,以明日中元节,遣官诣长陵、献陵行祭礼。 (《宣宗实录》卷 19)

(宣德元年七月)丙午,中元节,上躬祭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几筵,哀恻久之。 (《宣宗实录》卷 19)

(宣德元年七月)戊申,太宗皇帝大祥,上躬礼几筵毕,出顾侍臣曰:“我皇祖再安天下二十余年,躬勤为民,今海内无事,而灵游日远矣。”因呜咽流涕。 (《宣宗实录》卷 19)

(宣德元年八月)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百神,遂亲征。 (《宣宗实录》卷 20)

(宣德元年九月)丙申,车驾至京师,亲告天地、宗庙、几筵、社稷,行谒谢礼,朝皇太后毕,出视朝,上御奉天门。 (《宣宗实录》卷21)

(宣德元年九月)庚申,以明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
(《宣宗实录》卷21)

(宣德元年十二月)丁丑,上御左顺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师太社,还用上了上戊日,不可改。”初,濙言:“是月上旬祭期适当万寿圣节,恐妨行礼,请改用中旬。”上曰:“此祖宗以来定礼,今以为未便而轻改,岂诚敬事神之意?!”至是申命焉。 (《宣宗实录》卷23)

(宣德元年十二月辛巳)武英殿侍诏边文进以罪罢为民。上屡命廷臣举文学才艺之士,冀得人为用。文进以绘事供奉内廷,举陆悦、刘珪有文艺,未召,有言:“悦尝为御史,以受贿发戍边;珪,极刑刘诚之子,专事结交时贵,文进受二人金,故荐之。上召文进诘之曰:“尔以小艺得官,敢恃恩贪纵!”文进叩头服罪。时文进年七十余,上以其老,不可加刑,遂革其冠带,令为民。命刑部逮悦、珪治如律。命吏部揭榜示中外,以戒荐举之徇私者。 (《宣宗实录》卷23)

宣德二年春正月庚寅朔,立春。顺天府官进春,上御正朝受贺,文武群臣、命妇朝皇太后。 (《宣宗实录》卷24)

(宣德二年正月)丁酉,以大祀南郊,上御正朝,文武群臣受誓戒。 (《宣宗实录》卷24)

宣德二年三月己丑朔,长陵殿成。以明日清明奉安皇祖考太宗

文皇帝、皇祖妣仁孝文皇后神御，遣郑王瞻埈祭告，并告献陵。

（《宣宗实录》卷 26）

（宣德二年四月）乙丑，皇太后圣节，上率亲王上寿，宗室、诸王各遣人奉表贺，文武群臣命妇行庆贺礼。（《宣宗实录》卷 27）

（宣德二年五月）己亥，仁宗昭皇帝大祥，上率亲王诣几筵行礼毕，奉神主升祔太庙，躬行祀礼，一如祔升太宗文皇帝礼仪。（《宣宗实录》卷 28）

（宣德二年五月）乙卯，广宁王逊炆以婚礼成，奏请诣京谢恩，复书止之。（《宣宗实录》卷 28）

宣德二年秋七月丁亥朔，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门之神。（《宣宗实录》卷 29）

（宣德二年七月）庚子，以明日中元节，遣郑王瞻埈祭长陵、献陵。（《宣宗实录》卷 29）

（宣德二年十月）壬申，上御文华殿，翰林儒臣进讲《易观大象》毕，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礼，后世何以不行？”讲臣对曰：“古之君臣上下往来，以通礼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礼遂废。”上曰：“亦世势不同也，舜时五载一巡狩，观虞书所载，二月至东岳，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去。以后世观之，人君一出，千乘万骑，百姓供亿，不亦难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与虞时不同矣，况后世乎！予以为治贵有实效，巡狩之礼，考制度、观民风、明黜陟，此其大节也；诚能体古帝王之心：选任贤良，抚养百姓，崇德报功，毕协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风不振。若以后世

侍卫之众、征求之广，欲行时巡之礼，难矣！”（《宣宗实录》卷 32）

（宣德二年十一月乙酉朔，行在钦天监进宣德三年大统历，上御正朝，受之，给赐诸王、群臣，颁行天下。（《宣宗实录》卷 33）

（宣德二年十一月）贱亥，以今上皇帝生，赦天下，诏曰……（《宣宗实录》卷 33）

（宣德二年十一月）己酉，冬至节。上御正朝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皇太后、皇后免文武群臣、命妇朝。（《宣宗实录》卷 33）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行在礼部上册立皇太子仪注……（《宣宗实录》卷 34）

（宣德二年十二月）辛酉，腊节。赐文武群臣宴。（《宣宗实录》卷 34）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四川夔州府万县儒学训导李铎言：“各处从祀先贤，名位多有差讹，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实乖祀典。”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昔我太祖皇帝断自圣心，大正神祇名号，惟于先圣先贤，悉从其旧，将以垂宪万世，岂可差谬！其迅考正，颁示天下。”（《宣宗实录》卷 35）

（宣德三年二月）丁巳，以明日立今上皇帝为皇太子，上亲告天地、宗庙、社稷。（《宣宗实录》卷 36）

（宣德三年二月戊午）遣官祭先农。

遣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行在吏部尚书蹇义为正、副使，持节册立今上皇帝为皇太子。（《宣宗实录》卷 36）

宣德三年三月癸巳，行在礼部尚书胡濙言：天下岳镇海渚、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城隍旗纛等神及历代帝王陵寝、先圣先贤、忠臣烈士、有功德及民载在祀典者，每岁春秋致祭，所以崇德报功、为民祈福。今各处庙宇坛壝颓毁不修，祭器损坏不备，有亏事神之道。宜令天下有司于农隙修理，依期举行祀礼。（《宣宗实录》卷 40）

（宣德三年八月甲辰）行在礼部以车驾将巡边，奏：定留守事宜……（《宣宗实录》卷 46）

（宣德三年九月）癸酉，车驾至京师，谒告太庙，朝皇太后，置酒上寿。（《宣宗实录》卷 47）

（宣德三年十一月己酉朔，行在钦天监进宣德四年大统历，上御正朝受之，给赐诸王、文武群臣，颁行天下。（《宣宗实录》卷 48）

（宣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明日冬至，遣郑王瞻埈祭长陵、献陵。（《宣宗实录》卷 48）

（宣德三年十二月）庚子，立春。顺天府官进春，上御正朝，文武群臣行贺礼，赐宴。（《宣宗实录》卷 49）

（宣德三年十二月）丁未，岁暮，享太庙。

以明日正旦，遣郑王瞻埈谒告长陵、献陵。

遣官祭五祀及旗纛之神。（《宣宗实录》卷 49）

(宣德四年正月)癸丑,孟春,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户之神。 (《宣宗实录》卷 50)

宣德四年二月丁丑朔,遣北京国子监祭酒贝泰释奠先师孔子。

(《宣宗实录》卷 51)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上视朝罢,御左顺门,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朝廷之礼,最先正名,尊卑、等级不可僭差。凡内外官员、士庶服饰仪从序立,及尊卑称呼之类皆有定制。近多越礼犯分,亦有在内府私行揖拜礼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无僭越。” (《宣宗实录》卷 51)

(宣德四年四月丁酉)南京进鲋鱼,早荐奉先殿,献皇太后。

(《宣宗实录》卷 53)

宣德四年秋七月乙巳朔,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门之神。

遣道士斋祝币往命所在守臣:祭历代帝王陵寝。 (《宣宗实录》卷 55)

(宣德四年八月己丑)直隶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礼仪,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后来,惟五品以上衙门进表之日行此礼。至节日上于露台上设香案告天祝寿,行九拜礼,固是定制,缘五品以下不进表衙门尚多,亦止行九拜礼,臣下之心皆有未安。宜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庶展臣子至敬之心。”从之。 (《宣宗实录》卷 57)

(宣德四年九月)壬子,重阳节。赐文武群臣宴。既又特赐太师、

英国公张辅及文武大臣三品以上，及学士宴，加赐御制诗一章，有启弼、亮功之句。又命中官宣谕，皆醉而归。（《宣宗实录》卷 58）

（宣德四年十一月）壬子，以皇太子千秋节，下宽恤之令……（《宣宗实录》卷 59）

（宣德五年三月）丙午，清明节。上奉皇太后，率皇后祭长陵、献陵。先二日雨，是旦，云阴解散，惠风融畅，天日晴朗，人咸以为圣孝所感。祭毕，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还营，命文武从官皆谒陵。晚，赐从官豆粥。（《宣宗实录》卷）

（宣德五年三月）己酉，车驾至京城，文武百官、军民耆老，及四裔朝贡之使，皆出迎。自都门至清河，道路相属望。车驾至，皆拜稽呼万岁。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奉先殿。上率皇后奉皇太后还宫，行礼毕，上御奉天门朝群臣。（《宣宗实录》卷 64）

（宣德五年七月）癸丑，以明日中元节，遣卫王瞻埏祭长陵、献陵。（《宣宗实录》卷 68）

（宣德六年四月）辛丑，皇太后圣节。上率亲王上寿，宗室诸王各遣人奉表贺，文武群臣、命妇行贺礼。（《宣宗实录》卷 78）

（宣德六年五月）己巳，申明御史巡按，有司迎送之禁。初，御史傅吉巡按江西，布政使孟桓等率官属出郭迎候，又陪朝王。宁府官奏吉具违法。上命吉等自陈，皆服罪。上有之，谕都御史顾佐等曰：“风宪官须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轻薄少年，不以礼法自治，喜人谄谀，苟失迎送，辄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执礼法，谄佞成风。其榜示禁约，违者悉罪之。”（《宣宗实录》卷 79）

(宣德六年七月)丙子,以明日中元节,遣卫王瞻埏祭长陵、献陵。 (《宣宗实录》卷 81)

宣德六年十一月壬戌朔,行在钦天监进宣德七年大统历,上御正朝受之,给赐诸王、群臣,颁行天下。 (《宣宗实录》卷 84)

(宣德六年十一月)癸亥,朝鲜国王李洵遣陪臣禹承范、四川马刺长官司土官副千户阿泰、陕西西宁卫妙喜通慧国师伊儿吉遣刺麻坚都咎卜等贡马及方物,贺皇太子千秋节。 (《宣宗实录》卷 84)

(宣德六年十一月)己巳,以明旦冬至,遣卫王瞻埏祭长陵、献陵。 (《宣宗实录》卷 84)

(宣德六年十一月)庚午,冬至,上御正朝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皇太后、皇后免文武群臣、命妇朝。 (《宣宗实录》卷 84)

(宣德六年十二月)己亥,腊节,赐文武群臣宴。 (《宣宗实录》卷 85)

(宣德六年十二月)丙辰,立春。顺天府官进春,上御正朝受之,文武群臣行贺礼,遂赐宴。 (《宣宗实录》卷 85)

(宣德七年正月)庚午,以大祀南郊,上御正朝,文武群臣受誓戒。礼毕,上御斋宫,命内官、内使各谨斋戒,如有饮酒、食荤,及随侍入坛而唾地者,皆罪之,令司礼监专纠察,纵容者,同罪。 (《宣宗实录》卷 86)

(宣德七年十二月)癸巳,腊节,赐文武群臣宴。 (《宣宗实录》卷 97)

(宣德七年十二月)甲寅,岁暮,享太庙。

以明日正旦,遣卫王瞻埏谒告长陵、献陵。 (《宣宗实录》卷 97)

(宣德八年正月)甲子,以大祀南郊,上御正朝,文武群臣受誓戒。 (《宣宗实录》卷 98)

(宣德八年正月)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庆成礼毕,中官奏:常岁皆以今夕于皇城门及宫殿门张灯。上曰:“张灯,乐事。虽故事,但明旦方以庆成宴百官,余敬尚在,可以来夕张灯。” (《宣宗实录》卷 99)

(宣德八年二月癸巳)万寿圣节。上诣奉先殿行礼、皇太后前上寿毕,出御正朝受贺。赐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宴,并赐群臣节假。 (《宣宗实录》卷 99)

(宣德八年三月)庚申,以明日清明,遣卫王瞻埏祭长陵、献陵。 (《太宗实录》卷 100)

(宣德八年五月)丁巳,端午节,赐文武群臣扇及宴。 (《宣宗实录》卷 102)

(宣德八年六月)乙丑,以明日中元节,遣卫王瞻埏祭长陵、献陵。 (《宣宗实录》卷 103)

(宣德八年十二月)丁巳,腊节,赐文武群臣宴。 (《宣宗实录》卷 107)

宣德九年三月戊寅朔,皇太子初受朝于文华殿,文武百官具朝服,行八拜礼。是日,天宇澄清,景象明丽,群臣仰瞻,欢喜踊跃。命赐钞有差。 (《宣宗实录》卷 109)

(宣德九年三月)己卯,群臣以皇太子初受朝,见上于奉天门。 (《宣宗实录》卷 109)

(宣德九年九月)癸未,重阳节,赐文武群臣宴。 (《宣宗实录》卷 112)

(宣德九年十月)丙戌,冬至。上率皇太子、亲王诣皇太后前上寿毕,出御正朝受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赐群臣节假。 (《宣宗实录》卷 114)

(宣德九年十二月)壬申,立春,免贺礼,文武群臣诣左顺门问安。 (《宣宗实录》卷 115)

宣德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上不豫,免正旦贺礼,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华殿。 (《宣宗实录》卷 115)

(宣德十年正月乙亥)上崩,遣诏天下,诏曰……命丧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遗诏,毋改山陵,务俭约。 (《宣宗实录》卷 115)

(宣德十年正月)丁酉,上尊谥曰: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是年六月辛酉葬景陵。 (《宣宗实

录》卷 115)

(宣德十年正月)乙亥,以大行皇帝宾天告于奉先殿。 《英宗实录》卷 1)

(宣德十年正月)丁丑,行在礼部进所定仪注…… 《英宗实录》卷 1)

(宣德十年正月)壬午,上即皇帝位,颁诏大赦天下。 《英宗实录》卷 1)

(宣德十年正月)癸未,营建大行皇帝陵寝于天寿山。 《英宗实录》卷 1)

(宣德十年正月)壬辰,行在礼部进上大行皇帝尊谥仪注……
《英宗实录》卷 1)

(宣德十年正月)丁酉,上大行皇帝尊谥册文…… 《英宗实录》卷 1)

宣德十年二月癸卯朔,行在礼部进上太皇太后尊号仪注……
皇太后仪注同。 《英宗实录》卷 2)

(宣德十年二月戊申)遣顺天府官祭先农之神,及宋丞相文天祥。 《英宗实录》卷 2)

(宣德十年二月辛亥)以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及封宗室礼成,诏示天下。 《英宗实录》卷 2)

(宣德十年二月)庚申,少傅、兵部尚书兼大学士杨士奇等言:自古国家宗庙之制,惟商、周、唐、宋四朝可考:商七庙;周与唐、宋俱九庙。今国家尽奉先之孝礼,宜从厚,当作九庙,永为定制。上从之,命工部择日修建。后以议不谐而罢。 (《英宗实录》卷2)

(宣德十年五月)庚辰,行在礼部上祖宗忌辰礼仪……至是,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学士杨溥议:每岁遇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忌辰,上服浅淡色衣,不鸣钟鼓,于奉天门视事。宣宗皇帝忌辰,小祥大祥之日,上服浅淡色衣,不鸣钟鼓,于西角门视事。从之。 (《英宗实录》卷5)

(宣德十年五月)壬辰,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奏:今年七月朔,例遣道士斋香、帛,遍历天下,祭皇陵及历代帝王陵寝、岳镇海渎。兹遇皇上登位、改元,例遣官祭告,其遣道士祭礼宜停止。从之。 (《英宗实录》卷5)

宣德十年六月辛丑朔,行在礼部进宣宗章皇帝梓宫出葬仪注…… (《英宗实录》卷6)

(宣德十年六月)壬子,宣宗章皇帝梓宫发引。先期,遣太师英国公张辅等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中官祭皇城及应祀神祇;丰城侯李贤祭献陵。 (《英宗实录》卷6)

(宣德十年六月)辛酉,奉宣宗章皇帝梓宫葬于景陵。 (《英宗实录》卷6)

(宣德十年六月)甲子,宣宗间皇帝神主还京,文武百官衰服出迎于德胜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从神主至午门外。上衰服奉迎,步

导升几筵殿，奉安于灵座，行安神礼。（《英宗实录》卷6）

（宣德十年六月）乙丑，文武百官以葬景陵毕，行奉慰礼。
（《英宗实录》卷6）

（宣德十年六月丁卯）迎宣宗章皇帝神主祔享太庙，遣卫王瞻埏行礼。（《英宗实录》卷6）

（宣德十年七月）甲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奏：先进宣宗皇帝丧服仪注。梓宫入山陵毕日，上具黑翼善冠，浅淡色袍，御奉天门视朝，鸣钟鼓，百官皆浅淡色服朝参，至正统元年正月初一日从吉，已蒙允从。梓宫入山陵已久，皇上孝诚深至，犹未忍御正朝，臣以先帝遗诏不可固违，请于八月初一日为始，俯从臣原进朝仪，于礼为宜。上可其奏。（《英宗实录》卷7）

（宣德十年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遣卫王瞻埏祭告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英宗实录》卷10）

（宣德十年十一月）戊寅，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先是，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奏：文武百官合行庆贺礼。上以心丧在念免，勿贺。（《英宗实录》卷11）

宣德十年十二月戊戌朔，行在钦天监进正统元年大统历，上御正朝受之，给赐亲王、文武群臣，颁行天下。故事，十一月朔进历，是岁以日食故移之。（《英宗实录》卷12）

（正统元年正月）辛巳，以初即位、改元，遣公侯、驸马、伯、侍郎、都御史、通政使、给事中等官、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人祭告祖

陵、皇陵、孝陵及晋恭王、历代帝王陵寝，并先师孔子，岳镇海渚等神。（《英宗实录》卷 13）

（正统元年二月乙巳）直隶永平府李文定奏：南京及在外衙门，每遇圣寿、正旦、冬至节，预期进表，举行十二拜礼，至期止行八拜礼，俱无山呼、舞蹈之议，实为太简。恭遇皇上嗣登大宝，宜考定礼仪，增其旧制，俾万姓得罄，尊君亲上之诚。事下行在礼部覆奏，上以礼有定制，宜遵旧行之，无改！（《英宗实录》卷 14）

（正统元年二月）丙辰，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进经筵仪注……（《英宗实录》卷 14）

正统元年四月丁酉朔，享太庙，遣中官祭司灶之神。（《英宗实录》卷 16）

（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上谕行在礼部臣曰：“山陵祭祀，哀戚存焉，服饰华严，岂礼所宜？！自今后，每遇孝陵、长陵、献陵、景陵行礼之日，与百官俱具浅色衣服，如洪武、永乐例。（《英宗实录》卷 19）

（正统元年七月）丁巳，上将命工以是月庚申修献陵、八月壬午修景陵，预遣卫王瞻埏诣陵祭告；遣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祭后土及天寿山之神。（《英宗实录》卷 20）

（正统元年八月）壬午，遣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祭司钟之神，以新铸朝钟成也。（《英宗实录》卷 21）

正统元年冬十月癸亥朔，享太庙。

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遣中官祭司井之神。 （《英宗实录》卷 23）

（正统元年十二月）庚寅，岁暮，享太庙。

以明日正旦，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遣太常寺官祭五祀之神。

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5）

（正统二年正月）癸巳，宣宗章皇帝大祥，遣卫王瞻埏祭景陵，上不视朝，率弟郕王祁玉奠于拑筵。 （《英宗实录》卷 26）

（正统二年正月）甲午，上奉宣宗皇帝神主升祔太庙并奉先殿，祭告如常仪。 （《英宗实录》卷 26）

（正统二年正月）丁酉，孟春，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户之神。 （《英宗实录》卷 26）

（正统二年正月）乙巳，上元节，赐假十日。 （《英宗实录》卷 26）

（正统二年二月）癸未，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7）

（正统二年二月）甲申，以修长陵，遣卫王瞻埏诣陵行祭告礼；遣少保兼行在工部尚书吴中祭后土及天寿山神。 （《英宗实录》卷 27）

（正统二年三月）丁酉，宣宗章皇帝禫祭，遣卫王瞻埏诣景陵行礼。 （《英宗实录》卷 28）

(正统二年五月)甲午,端午节,赐文武百官扇及宴。 (《英宗实录》卷 30)

(正统二年五月)甲辰,遣神乐观乐舞生斋香帛,分祭岳镇海渎之神,以祈岁也。 (《英宗实录》卷 30)

(正统二年七月)癸卯,中元节,遣卫王瞻埏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32)

(正统二年七月)丙午,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卫王瞻埏祭长陵。 (《英宗实录》卷 32)

(正统二年八月)庚午,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英宗实录》卷 33)

(正统二年十一月)壬寅,冬至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上诣奉先殿、太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正朝,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太皇太后、皇太后俱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36)

(正统二年十二月)丁丑,行在礼部奏: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享太庙。先三日,太常寺奏祭祀故事,上御正殿受奏,然是日值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鸣钟鼓,第视事西角门。礼有不同,请裁之。上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余悉遵永乐间例行之。 (《英宗实录》卷 37)

正统三年春正月丙戌朔,上诣奉先殿、太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正朝,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太皇太后、皇太

后俱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38）

（正统三年正月）丁亥，立春，顺天府官进春，文武群臣行庆贺礼，赐宴。 （《英宗实录》卷 38）

（正统三年正月）辛卯，孟春，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户之神。 （《英宗实录》卷 38）

（正统三年二月）丁巳，皇太后圣节，上率亲王上寿，免命妇朝贺，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39）

（正统三年二月）戊午，祭太社太稷，遣卫王瞻埏行礼。

遣顺天府官祭先农之神及宋丞相文天祥。 （《英宗实录》卷 39）

（正统三年三月）丁亥，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40）

（正统三年三月庚戌）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先是，四川重庆府永川县儒学训导诸华言：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俱有定制。有等无知僧辈，往往欲假孔子以取敬于人，乃绘肖三像，并列供奉。如永川县旧有寺曰“三圣”，坐佛氏于殿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其褻侮不经莫此为甚。上以愚僧无知妄作，命行在礼部通行天下禁革。 （《英宗实录》卷 40）

（正统三年四月）庚申，太皇太后圣节，上率亲王上寿，免命妇朝贺，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41）

（正统三年四月）乙丑，进《宣宗皇帝实录》。前一日，设表案于

奉天门之东，设实录案于丹陛中……（《英宗实录》卷 41）

（正统三年四月庚午）以《宣宗皇帝实录》成，赐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八十五人宴于行在礼部。命成国公朱勇、尚书吴中、郭璫、刘中敷、胡濙、右都御史陈智侍宴。（《英宗实录》卷 41）

（正统三年六月）壬申，遣中官祭中溜之神。（《英宗实录》卷 43）

（正统三年七月）丙戌，仁孝文皇后忌辰，遣官祭长陵。（《英宗实录》卷 44）

（正统三年七月）乙未，中元节，遣卫王瞻埏祭长陵、献陵、景陵。（《英宗实录》卷 44）

正统三年冬十月壬子朔，享太庙。

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遣中官祭司井之神。（《英宗实录》卷 47）

（正统三年十一月）丙午，冬至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上诣奉先殿、太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正朝，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太皇太后、皇太后俱免命妇朝贺。（《英宗实录》卷 48）

（正统三年十一月）丁未，文武百官朝亲王于奉天门东廊。（《英宗实录》卷 48）

（正统三年十二月）己卯，岁暮，享太庙。

以明日正旦，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遣太常寺官祭五祀之神，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英宗实录》卷 49）

（正统四年正月）丙戌，行在礼科给事中刘海等奏：孟春时享太庙，陪礼官武安侯郑能、驸马都尉井源、王谊、武进伯朱冕，未祭之先，于神宫监博戏自如，宜治以不敬之罪。上曰：“源等罪固不可贷，但以勋戚姑宥之。”（《英宗实录》卷 50）

（正统四年正月）辛卯，以大祀天地，上御正朝，警戒文武群臣，致斋三日。（《英宗实录》卷 50）

（正统四年二月甲午）上元节，赐假十日。（《英宗实录》卷 51）

（正统四年闰二月）壬辰，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英宗实录》卷 52）

（正统五年九月）丁卯，顺天府尹姜涛等奏：本年十月初一日，例应举乡饮酒礼，是日祭无礼鬼神，正当斋戒，请移于初二日。从之。（《英宗实录》卷 71）

正统七年五月庚申朔，礼部进大婚仪注……（《英宗实录》卷 92）

（正统七年五月）辛酉，以明日行纳采问名礼，遣英国公张辅、西宁侯宋瑛祭告天地、宗庙。（《英宗实录》卷 92）

（正统七年五月）壬戌，命英国公张辅为正使；少师、兵部尚书

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为副使，持节行纳采问名礼。纳采制曰……
问名制曰……（《英宗实录》卷 92）

（正统七年五月）丙寅，命成国公朱勇为正使；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吏部尚书郭璘为副使，持节行纳吉、纳征、告期礼……（《英宗实录》卷 92）

（正统七年十月）丁未，礼部以大行太皇太后丧礼仪注进……
（《英宗实录》卷 97）

（正统七年十一月）庚申，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英宗实录》卷 98）

（正统七年十二月）癸卯，奉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神主祔享太庙……（《英宗实录》卷 99）

（正统七年十二月）甲辰，上黑翼善冠、浅淡色衣、黑犀角带，御奉天门，百官浅淡色服、乌纱帽、黑角带，行奉慰礼。（《英宗实录》卷 99）

（正统八年正月）甲申，以诚孝昭皇后百日，上率亲王诣几筵，行礼。（《英宗实录》卷 100）

正统九年三月辛亥朔，上幸国子监。前期一日，国子监洒扫殿堂，锦衣卫设御幄于大成门东南向，设御座于彝伦堂。至日，太常寺陈设祭品于各神位前，酒樽、爵如常仪。设上拜位于先师神位前正中，鸿胪寺设御案于堂内，置经于其上，设讲案于堂西南，锦衣卫设卤簿，教坊司设大乐，俱于午门外。百官朝退，先诣国子监门外迎

驾，陪祀官先诣国子监具祭服，伺候、行礼，驾出鹵簿，大乐以次导行，乐设而不作。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驾至，学官及诸生跪，俯伏叩头。兴，学官陪祀，诸生先由太学东西小门入，列于堂下东西序立。驾入灵星门，鹵簿、大乐俱止门外。上至大成门外，入御幄，礼官奏请具皮弁服，次奏请行礼。导引官导上出御幄，由中道诣大成殿陛下，典仪唱：执事官各司其事，执事官先斟酒于爵候，导引上至拜位，赞奏：就位，百官亦各就拜位，四配十哲。分献官各诣殿陛东西陛下两庑，分献官各诣庑前，俱北向立。赞奏：上鞠躬拜，兴拜、兴平身。通赞、百官行礼同。赞奏：搢圭，上搢圭，执事官跪进爵，上受爵毕，复授执事官奠于神位前。奏：出圭，上出圭，四配十哲。两庑分献官以次诣神位前奠，爵讫、以次复位立。赞奏：上鞠躬拜、兴拜、兴平身。通赞、百官行礼同。导引官导上，由中道出，分献官以次退。上入御幄，易常服讫，礼官奏：请幸彝伦堂。上升舆，礼官前导，由灵星门出，从太学门入，学官、诸生各东西分列序立，官前生后，驾至，学官、诸生跪，俟驾过，然后起，仍序立。百官分列堂外稍上左右侍立。上至彝伦堂，升御座。赞：学官、诸生行五拜叩头礼，仍序立于堂下，三品官以上及翰林院学士升堂，执事官各以次序立。赞：进讲，祭酒、司业以次升，由堂西小门入，至中堂，执事官举案于御前。礼官奏：请授经于讲官，讲官跪受。上赐讲官坐，讲官以经置讲案，就西南隅几榻坐。上赐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坐，皆叩头序坐于东西。诸生圜立，以听祭酒李时勉讲《尚书·帝庸》，作歌章毕，叩头，退复位，司业赵琬讲《周易·乾九五文言》毕，叩头，下堂复位。赞唱：有制，学官、诸生列班，俱北面跪，听制。谕制曰……赞：行五拜叩头礼，毕，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仍于成贤街列班伺候，尚膳监进茶御前，上命光禄寺赐各官茶毕，各官退列堂门外，叩头，序立。驾兴升舆，由太学门出，出辇，鹵簿、大乐前导，乐作，驾出太学门，学官、诸生俟驾至，跪，叩头，退。百官常服，先诣午门外伺候，驾还，鹵簿、大乐止于午

门外，上御奉天门，鸣鞭，百官常服，鸿胪寺致词，行庆贺礼，鸣鞭毕，驾兴还宫，百官退。（《英宗实录》卷114）

（正统十年十二月庚申）礼部尚书胡濙等奏：明年正旦立春，旧制：立春，顺天府官四拜进春，复四拜毕，文武百官五拜、三叩首贺。今二节同一日，宜杀贺立春礼，顺天府官四拜，进春后，文武百官即诣班行贺正旦礼。从之。（《英宗实录》卷136）

（正统十四年正月）乙酉，立春。顺天府官进春，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赐宴。（《英宗实录》卷174）

（正统十四年正月）丁亥，孟春，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户之神。（《英宗实录》卷174）

（正统十四年十月）壬子，礼部奏：十一月十一日，恭遇太上皇帝圣节。是日早，在京文武百官应诣朝天宫行遥贺礼，仍预行。各王府并在外大小衙门，至期亦行遥贺礼。其庆贺表，宜令暂且停罢。从之。（《英宗实录》卷184）

（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巳，冬至节，以祭器未具，停长陵、献陵、景陵祭礼。（《英宗实录》卷185）

（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巳）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日赐酒肉，名曰：“头脑酒”。是岁以大官储蓄不充，罢之。（《英宗实录》卷185）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丁巳）行人司行人陈浩奏：旧制，亲王妃并郡王妃薨逝，礼部奏遣中官致祭，行人主行丧葬礼仪，各王府仪宾

歿，亦遣行人谕祭。今公务冗丛，差遣不敷，矧边务警急，驿传供亿艰难，乞敕今后亲王、郡王妃薨，及仪宾卒者，止遣中官，并所在官司遣官致祭，俱不必遣行人。从之。（《英宗实录》卷 186）

（景泰元年二月）戊寅，祭太社、太稷。

祭先农之神，遂亲耕籍田。（《英宗实录》卷 189）

（景泰元年八月）丙戌，太上皇帝驾还京。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先是，也先遣鞑子勇壮者二十人送驾，不离左右，夜则围宿，虽都御史杨善等不得近，及至东上门，揭帘审视，叩头而退，候入南宫，然后出就馆。（《英宗实录》卷 195）

（景泰元年八月）庚寅，以太上皇帝还京，遣宁阳侯陈懋、安远侯柳溥、驸马都尉焦敬、石璟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之神。遂颁诏大赦天下。（《英宗实录》卷 195）

（景泰二年二月）辛未，驾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命太保宁阳侯陈懋、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直、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工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高谷、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翰林院学士商辂、翰林院侍讲学士刘铉，分献四配、十哲、两庑礼毕，幸彝伦堂，祭酒萧镃、司业赵琬讲书毕，驾还宫。（《英宗实录》卷 201）

（景泰四年春正月己未朔）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先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上圣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俱免命妇朝贺。（《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春正月）辛酉，宣宗章皇帝忌辰，遣官祭景陵。

（《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春正月）壬戌，命襄城伯李瑾、刑科右给事中司马恂为正副使，持节册封潘府沁源恭字王长子幼埼为沁源王，夫人鲍氏为沁源王妃，北城兵马副指挥秦刚长女为辽山王妃，副指挥李浚次女为黎城王妃，赐仪仗、冠服等物。（《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春正月）甲子，孟春，帝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户之神。（《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春正月）戊辰，以大祀天地，帝御奉天殿，警戒文武群臣致斋三日。（《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春正月）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帝还谒上圣皇太后、皇太后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庆贺成礼。（《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春壬申正月）壬申，以大祀礼成，帝御奉天殿，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仪。（《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春正月）癸酉，上元节，宴文武百官，赐假十日。

（《英宗实录》卷 225）

（景泰四年二月）辛卯，上圣皇太后圣节，免命妇朝贺。（《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乙未，以皇太子冠，遣太保兼太子太师宁阳侯陈懋告七庙、太皇太后、皇考宣宗章皇帝，命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

尚书胡濙持节掌冠，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谷赞冠，太子少师户部右侍郎翰林院学士萧镃宣敕戒。（《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丁酉，释奠先师孔子，遣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高谷行礼。（《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戊戌，帝祭大社、大稷。（《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己亥，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甲辰，礼部上沂王并荣王冠、仪注，及请择日祭告太庙，并持节诸执事官。诏免告庙，命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持节掌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何文渊、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仪铭赞冠，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左春坊大学士商略宣敕戒。（《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丁未，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己酉，吏科都给事中林聪等言：“君亲，人道之大伦。忠孝，臣子之大节，未有忠于君而不由能孝于亲，亦未有薄子亲而能厚于君者也。传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欲求忠臣，岂可不于孝子之门乎？’稽之古礼，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劝天下之孝也。我太祖商皇帝以孝治天下，酌古标今创制立法，父母之丧皆斩衰三年，而冒丧有禁，匿丧有罚，其所以扶植纲常，维持世教者至矣。曩以逆虏不庭，国家多事，内外近侍方面等

官，闻丧暂令夺情起复，以共济时艰。近年边事宁谧，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许夺情。而在京官员犹或有夺情者，臣等愚昧以谓，大臣之中有其身之去，就系天下之安危者，闻父母丧，不得已而夺情起复，亦不过为暂时之权宜，非经世之常典。若一概夺情，遂成故事，其流之弊将必至贪恋名爵，不顾廉耻。以夺情为善，幸亲父母，犹路人子道，既亏臣节，难保纲常。所关诚非细故，伏望皇上当金革之不试举祖宗之旧章，令在廷群臣非职典、机要、重务，与国家所倚毗而不可一日无者，有父母丧，悉如例还家守制，满日起复不必夺情，则群亲之大伦于是而敦，臣子之大节于是而劝矣。”帝嘉纳之。（《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沂王并荣王冠，免文武群臣贺。（《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三月）庚午，封秦府保安王弟公铤为镇国将军，樊氏为夫人，赐诰命、冠服等物。（《英宗实录》卷 227）

（景泰四年三月）乙酉，封韩王生母彭氏为韩靖王次妃。（《英宗实录》卷 227）

（景泰四年五月）庚申，安南国王黎浚遣陪臣黎尚等贺立皇太子，贡金银皿方物。赐宴及钞币等物有差。（《英宗实录》卷 229）

（景泰四年五月）辛酉，端午节，赐文武百官扇并宴。（《英宗实录》卷 229）

（景泰四年五月）戊辰，仁宗昭皇帝忌辰，遣官祭献陵。（《英宗实录》卷 229）

(景泰四年五月)壬寅,皇太后圣节,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29)

(景泰四年秋七月)己未,仁孝文皇后忌辰,遣官祭长陵。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庚午,中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庚午)晋府广昌王妃张氏薨。……讣闻遣官致祭,命有司营葬。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癸酉,太宗文皇帝忌辰,遣祭长陵。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八月乙酉朔)朝鲜国王李弘晔遣陪臣李仍孙等奉表,贡马及方物,贺万寿圣节。赐宴并金织、红丝、彩币、表里等物。
(《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八月)丁亥,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皇太子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百官及四夷朝使。

释奠先师孔子,遣太子少师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萧铉行礼。 (《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八月)戊子,帝祭太社、太稷。 (《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八月甲午)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景泰四年八月)丁酉,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九月)壬戌,重阳节,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233)

(景泰四年九月)丙子,辽府枝江王贵熠薨……计闻辍视朝一日,谥庄惠,遣官致祭,命有司营葬。 (《英宗实录》卷 233)

景泰四年冬十月甲申朔……帝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井之神。

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34)

(景泰四年冬十月)辛丑,诚孝昭皇后忌辰,遣官祭献陵。 (《英宗实录》卷 234)

(景泰四年十一月)丙寅,冬至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先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上圣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俱免贺礼。 (《英宗实录》卷 235)

(景泰四年十二月)己酉,礼部奏:“怀献太子新薨,议于立春及岁暮并孟春时享太庙,宜如洪武间例,乐设而不作,自此以后仍用旧乐”。从之。 (《英宗实录》卷 236)

(景泰四年十二月)辛亥,立春,顺天府官进春。帝御奉天殿,文

武百官行庆贺礼。 《英宗实录》卷 236)

(景泰四年十二月)壬子,岁暮,帝享太庙。

以明日正旦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遣太常寺官祭五祀之神。

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36)

(景泰五年春正月癸丑朔)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

上圣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俱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春正月)辛酉,以大祀天地,帝御奉天殿,誓戒文武百官致斋三日。 《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春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帝还,谒上圣皇太后、皇太后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庆成礼。 《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春正月)丁卯,上元节,宴文武百官,赐假十日。 《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二月壬午朔)南京修理太庙兴工,遣驸马都尉赵辉祭告。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二月)甲申,上圣皇太后圣节,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二月)丁亥,释奠先师孔子,遣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行礼。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二月)戊子,帝祭太社、太稷。
遣中官祭先农之神。 (《英宗实录》卷 238)

(景泰五年三月壬子朔)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39)

(景泰五年夏四月壬午朔)帝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灶之神。 (《英宗实录》卷 240)

(景泰五年夏四月)庚寅,秦府永兴王志璫薨……讣闻辍朝一日,溢恭宪,赐祭,命有司营葬。 (《英宗实录》卷 240)

(景泰五年五月)乙卯,端午节,赐文武百官扇及宴。 (《英宗实录》卷 241)

(景泰五年五月)壬戌,仁宗昭皇帝忌辰,遣官祭献陵。 (《英宗实录》卷 241)

(景泰五年五月)丙寅,皇太后圣节,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41)

(景泰五年六月丙午)遣中官祭中溜之神。 (《英宗实录》卷 242)

景泰五年秋七月庚戌朔……帝享太庙。

遣中官祭司门之神。 《《英宗实录》卷 243》

（景泰五年秋七月）癸丑，仁孝文皇后忌辰，遣官祭长陵。
（《英宗实录》卷 243）

（景泰五年秋七月）甲子，中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43）

（景泰五年秋七月）丙子，赵王瞻墙薨……讣闻，辍视朝三日，谥曰：“惠”，遣官祭，命有司营葬。王继妃邹氏自缢以从，谥曰：“贞顺”。 （《英宗实录》卷 243）

（景泰五年八月）壬午，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帝诣奉天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八月）丁亥，释奠先师孔子，遣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商辂行礼。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八月）乙丑，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八月）乙未，祭山川城隍等神。
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冬十月己卯朔……帝享太庙。遣中官祭司井之神。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五年冬十月)丙申,诚孝昭皇后忌日,遣官祭献陵。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五年十一月戊申朔……钦天监进景泰六年大统历,帝御奉天殿受之,给赐亲王及文武群臣,颁行天下。(《英宗实录》卷 247)

(景泰五年十一月)戊午,太上皇帝万寿圣节,礼部请令群臣诣延安门,行礼朝贺。诏免礼。(《英宗实录》卷 247)

(景泰五年十一月)辛未,冬至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上圣皇太后、皇太后俱免命妇朝贺。(《英宗实录》卷 247)

景泰五年十二月丁丑朔……帝省郊祀牲。(《英宗实录》卷 248)

(景泰五年十二月)甲申,腊日,赐文武百官宴。(《英宗实录》卷 248)

(景泰五年十二月)丙午,岁暮,帝享太庙。

以明日正旦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英宗实录》卷 248)

景泰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上圣皇太后,皇太后俱免命妇朝贺。(《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春正月)己酉,宣宗章皇帝忌辰,遣官祭景陵。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春正月)壬子,孟春,帝享太庙。遣中官祭司户之神。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春正月)甲寅,大祀天地,帝御奉天殿誓戒文武群臣
致斋三日。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春正月)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帝还,谒上圣皇太
后、皇太后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庆成礼。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春正月)己未,以大祀成礼,帝御奉天殿,大宴文武
群臣及四夷朝使。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春正月)辛酉,上元节,宴文武百官,赐假十日。
((《英宗实录》卷 249)

(景泰六年二月丁丑朔)释奠先师孔子,遣少保太子少傅户部
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行礼。 ((《英宗实录》卷 250)

(景泰六年二月)己卯,上圣皇太后圣节,免命妇贺。 ((《英宗实
录》卷 250)

(景泰六年三月)丁巳,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51)

景泰六年夏四月丙子朔……帝享太庙。遣中官祭司灶神。
（《英宗实录》卷 252）

（景泰六年五月）己酉，端午节，赐文武百官扇及宴。（《英宗实录》卷 253）

（景泰六年五月）丙辰，仁宗昭皇帝忌辰，遣官祭献陵。（《英宗实录》卷 253）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帝以连旬不躬祷于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英宗实录》卷 253）

（景泰六年六月）辛丑，遣中官祭中溜之神。（《英宗实录》卷 254）

（景泰六年闰六月）遣太保宁阳侯陈懋告于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曰：“不德灾及群黎，禾稼在田，遭连淫雨，仰惟洪造，悯念民艰，大布阳光，俾谐丰获。”遣各衙门遍祷各庙神祇。（《英宗实录》卷 255）

景泰六年秋七月甲戌朔……帝享太庙。遣中官祭司门之神。
（《英宗实录》卷 256）

（景泰六年秋七月）丁丑，仁孝文皇帝忌辰，遣官祭长陵。
（《英宗实录》卷 256）

（景泰六年秋七月）戊子，中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56）

(景泰六年秋七月)辛卯,皇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长陵。
(《英宗实录》卷 256)

(景泰六年八月)丙午,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帝诣奉天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以斋戒免宴。(《英宗实录》卷 257)

(景泰六年八月)丁未,释奠先师孔子,遣太子少师兼户部右侍郎翰林院萧镡行礼。

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英宗实录》卷 257)

(景泰六年八月)戊申,帝祭太社、太稷。(《英宗实录》卷 257)

景泰六年冬十月祭卯朔,……帝享太庙。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遣中官祭司井之神。(《英宗实录》卷 259)

(景泰六年冬十月)庚申,诚孝昭皇后忌辰,遣官祭献陵。
(《英宗实录》卷 259)

(景泰六年十一月壬申朔)钦天监进明年大统历,帝御奉天殿受之,给赐亲王及文武百官,颁行天下。(《英宗实录》卷 260)

(景泰六年十一月)丙子,冬至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上圣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俱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60)

(景泰六年十一月)庚辰,以征湖广苗寇师行,遣魏国公徐承等

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英宗实录》卷 260）

（景泰六年十一月）壬午，太上皇帝圣节，礼部奏请行贺礼，诏免贺。 （《英宗实录》卷 260）

景泰六年十二月壬寅朔……帝省郊祀牲。 （《英宗实录》卷 261）

（景泰六年十二月）己酉，腊节，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261）

（景泰六年十二月）庚午，岁暮，帝享太庙。以明日正旦，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遣太常寺官祭五祀之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61）

景泰七年春正月辛未朔……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子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上圣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俱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62）

（景泰七年春正月）癸酉，宣宗章皇帝忌辰，遣官祭景陵。 （《英宗实录》卷 262）

（景泰七年春正月）丁丑，孟春，帝享太庙。遣中官祭司户之神。 （《英宗实录》卷 262）

（景泰七年春正月）戊寅，以大祀天地，帝御奉天殿誓戒文武群臣致斋三日。 （《英宗实录》卷 262）

(景泰七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帝还,谒上圣皇太后、皇太后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庆成礼。 (《英宗实录》卷 262)

(影泰七年春正月)癸未,以大祀礼成,帝御奉天殿,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 (《英宗实录》卷 262)

(景泰七年春正月)乙酉,上元节,宴文武百官,赐假十日。 (《英宗实录》卷 262)

(景泰七年二月)壬寅,上圣皇太后圣节,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63)

(景泰七年二月)丁未,释奠先师孔子,遣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左春坊大学士商辂行礼。 (《英宗实录》卷 263)

(景泰七年二月)戊申,帝祭太社、太稷。遣顺天府官祭先农之神。 (《英宗实录》卷 263)

(景泰七年二月)庚申,皇后杭氏崩,命丧礼从俭约,遣书报宗室诸王。 (《英宗实录》卷 263)

(景泰七年五月)癸酉,赐文武百官扇及宴。 (《英宗实录》卷 266)

(景泰七年八月戊戌朔)遣保寂侯梁瑶祭天寿山后土及司工之神,以营建山陵香殿故也。

遣道士赍祝帛,往命所在守臣祭历代帝王陵寝。 (《英宗实录》

(景泰七年八月)庚子,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帝诣奉先殿,上圣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八月)丁未,释奠先师孔子,遣太子少师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萧镳行礼。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八月)戊申,帝祭太社、太稷。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九月)丙子,重阳节,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270)

景泰七年十月丁酉朔……帝享太庙。遣中官祭司井之神。以下元节,遣官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71)

(天顺元年正月)丙戌,以复位改元,遣宁阳侯陈懋告太庙,及遣驸马都尉薛桓告长陵、献陵、景陵……遣驸马都尉焦敬祇奉香币昭告于太祖高帝、孝慈高皇后…… (《英宗实录》卷 274)

天顺元年二月乙未朔,皇太后制谕宗室,亲王及中外文武群臣……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二月)丁酉,上圣皇太后圣节。上率后妃上寿,免命妇朝贺,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二月)丁酉,释奠先师孔子,遣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

士徐有贞行礼。 （《英宗实录》卷）

（天顺元年二月庚子）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吴氏复号，宣庙贤妃皇后汪氏复为郕王妃，怀献太子见济为怀献世子，肃孝皇后杭氏及贵妃唐氏俱革其封号。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二月）丁未，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二月）丁未，分遣大臣及近侍官祭岳镇、海渚、历代帝王及秦愍王等陵寝并先师孔子，以复位改元故也。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三月）戊辰，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以册立皇太子封建亲王，祭告天地、社稷、太庙，遣忠国公石亨、文安伯张轍、太平侯张勉行礼。 （《英宗实录》卷 276）

（天顺元年夏四月）丙午，修太庙、社稷坛神道、御道及墙垣。 （《英宗实录》卷 277）

（天顺元年五月）丁卯，端午节，赐文武百官扇及宴。 （《英宗实录》卷 278）

（天顺元年秋七月）丙子，中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80）

（天顺元年八月）丁酉，释奠先师孔子，遣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行礼。 （《英宗实录》卷 281）

(天顺元年八月)戊戌,祭太社、太稷。 (《英宗实录》卷 281)

天顺元年冬十月辛卯朔,帝享太庙。遣中官祭司井之神。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83)

(天顺元年十一月壬戌)皇太子千秋节,文武百官诣文华殿行庆贺礼……礼毕,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284)

(天顺元年十一月)辛未,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上诣奉先殿,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 (《英宗实录》卷 284)

(天顺元年十二月)己未,岁暮,享太庙。以明日正旦,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遣太常寺官祭五祀之神。 (《英宗实录》卷 285)

天顺二年春正月庚申朔,上诣奉先殿,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复诣东宫行庆贺礼,皇太后、皇后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辛未,以大祀天地,上御奉天殿誓戒文武百官致斋三日。 (《英宗实录》卷 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壬申,立春,顺天府官进春,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百官行庆贺礼,次诣东宫行庆贺礼。 (《英宗实录》卷 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上还诣皇太后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庆成礼。

上元节,宴文武百官,赐假十日。 (《英宗实录》卷 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己卯,上率文武群臣奉册宝尊皇太后为圣烈慈寿皇太后。是日,鸿胪寺官设表案于文华门外,文武百官候皇太后行谒告礼并受宫中贺礼毕,百官诣清宁宫前门外上表,司礼监官捧表进,百官行庆贺礼。 《《英宗实录》卷 286)

(天顺二年春正月)庚辰,以圣烈慈寿皇太后受册宝礼成,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庆贺礼。是日,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上命妇由两华门入至仁智殿前上表,行庆贺礼。毕,赐彩币有差。 《《英宗实录》卷 286)

(天顺二年二月)壬辰,圣烈慈寿皇太后圣节。上率后妃、皇太子、亲王上寿,文武百官命妇行庆贺礼。赐群臣宴。 《《英宗实录》卷 287)

(天顺二年二月)戊戌,祀太社、太稷。遣顺天府官祭司农之神。 《《英宗实录》卷 287)

(天顺二年闰二月)癸酉,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288)

(天顺二年六月)乙酉,皇后千秋节,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92)

天顺二年秋七月丙戌朔,享太庙。遣中官祭司门之神。 《《英宗实录》卷 293)

(天顺二年九月)癸巳,重阳节,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295)

(天顺二年十一月)丙戌,皇太子千秋节,文武百官行庆贺礼。
《英宗实录》卷 297)

(天顺二年十一月)壬辰,冬至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上诣奉先殿,圣烈慈寿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复诣东宫行庆贺礼。圣烈慈寿皇太后、皇后免命妇朝贺。 《英宗实录》卷 297)

(天顺二年十二月)壬戌,腊节,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298)

(天顺三年二月)丙辰,圣烈慈寿皇太后圣节,上率后妃、皇太子、亲王上寿,免命妇朝贺,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二月)戊寅,清明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夏四月壬子朔,享太庙。遣中官祭司灶之神。 《英宗实录》卷 302)

(天顺三年五月)丙戌,端午节,赐文武百官宴。 《英宗实录》卷 303)

(天顺三年秋七月)甲午,中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305)

天顺三年八月庚戌朔,遣道士赍祝币往命所在守臣,祭历代帝王陵寝。 《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三年冬十月己酉朔，享太庙。遣中官祭司井之神。以下元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 （《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冬十月）乙丑，朝鲜国王李稹遣陪臣李克培等贡篚，贡马及方物，贺皇太子千秋节。赐宴并金织袈衣、彩币等物有差。（《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冬十月）癸酉，朝鲜国王李稹遣陪臣郭连城等贡表、贡马及方物，贺万寿圣节。赐宴并金织、纁丝、袈衣、彩币等物有差。（《英宗实录》卷 308）

（天顺三年十一月）己丑，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上诣奉先殿，圣烈慈寿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 （《英宗实录》卷 309）

（天顺三年十二月）戊寅，岁暮，享太庙。以明日正旦，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遣太常寺官祭五祀之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英宗实录》卷 310）

（天顺四年二月）丁巳，释奠先师孔子，遣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行礼。 （《英宗实录》卷 312）

（天顺四年夏四月）乙亥，襄王瞻墀辞。上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王拜，上亦拜。王起行数步，顾且拜，上使中官扶掖之。王起行，顾且拜者十数次。上目送出端门，乃还。百官送至端门外，行礼毕，王乃去。是行也，其赐予尤极厚云。 （《英宗实录》卷 314）

（天顺五年六月）乙酉，敕礼部曰：“朕长女当册封为公主，今选

山西布政司右参议周颙子景为驸马都尉，择今年八月内成婚，其封号及册诰、仪仗之类并一应礼仪，俱循旧行之。”于是，礼部上公主受册行礼仪注。（《英宗实录》卷 329）

（天顺五年十一月）丁未，冬至节并万寿圣节，遣官祭长陵、献陵、景陵。上诣奉先殿，圣烈慈寿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群臣复诣东宫行庆贺礼。圣烈慈寿皇太后、皇后免命妇朝贺。（《英宗实录》卷 334）

（天顺六年春正月）丁酉，文武群臣朝亲王于奉天门东廊。（《英宗实录》卷 336）

（天顺六年五月）己亥，端午节，赐文武百官扇及宴。仍御制诗二章题于扇，以赐各堂上官。（《英宗实录》卷 340）

（天顺六年六月）丙子，命魏国公徐承宗孟秋祭孝陵。（《英宗实录》卷 341）

（天顺六年九月）乙未，圣烈慈寿皇太后崩，遗诏内外文武臣曰：“……丧礼宜遵先太皇太后遗诏，哭灵三日即止，服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君臣皆同，不能故违。毋以衰戚而妨大政，毋废效祀、宗庙、百神常祀，毋禁中外臣民音乐、嫁娶，宗室、诸王、藩屏为重，不必赴京送葬，但遣人进香。在外大小文武衙门并免进香。特兹诰示，其遵行之毋违。”（《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丙申，上不视朝，素服诣大行皇太后宫哭尽哀。宫中自皇后、皇太子而下皆哭尽哀。哀止，括发设奠，复举哀。哀止，各归丧次……

礼部定大行皇太后丧礼仪注以进。命如仪行之，其仪注悉与正统七年十月十八日诚孝昭皇后崩同，但改思善门为清宁门。命工部备制大行皇太后丧仪。（《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丁酉，上诣大行皇太后前举哀设奠，朝夕同。皇后、皇太子而下哭灵，礼皆同，各归丧次。（《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己亥，上素服束发诣大行皇太后前，举哀设奠。大敛，奉安梓宫，设几筵，安神帛，立铭旌，哭尽哀。上服缞服诣梓宫前，举哀行祭礼。皇后、皇太子而下皆成服，设祭告，归丧次。（《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戊申，上释衰服易素翼、善冠、素服、腰经视事。（《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戊申）是日，景陵启土，遣驸马都尉石璟祭三陵，抚宁伯朱永祭天寿山之神，都督赵辅祭后上之神。（《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庚戌）内阁臣言：“臣等查得本朝时享太庙，初皆于四孟上旬择日，后定为初一日，惟孟春照旧择日，以正旦有妨故也。今遇皇太后大丧，孟冬时享，正在二十七日忧服之内，乞于除服后祭祀为宜。”上从之，择初六日时享。（《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乙卯，礼部上大行皇太后谥议，其仪注与正统七年十一月朔上诚孝昭皇后谥议同，其文曰：“……而臣等奉命宜不改有所忽者，用竭兴情，合于公论，谨上大行皇太后尊谥，宜天锡之曰：‘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英宗实录》卷 344）

(天顺六年九月)庚申,上御西角门谕礼部臣曰:“大行皇太后遗浩,服制二十七日除,于十月初一日已满。”然梓宫尚在殡,朕何忍遽释服。……自初二日后,朕仍素冠服视事西角门,尔文武群臣亦素服,但易乌纱帽、黑角带、皂靴朝参。候梓宫入山陵、神主祔庙毕日,然后用浅色衣服朝如常仪,庶于朕心少安。”(《英宗实录》卷344)

(天顺六年冬十月)戊辰,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是日早,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告天地、宗庙、社稷。上亲告几筵,上尊谥册文曰:“孝子嗣皇帝臣祁镇再拜稽首……谨奉册宝上尊谥,曰‘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伏惟圣灵在天,俯垂昭鉴,弘祚我后,播美无疆。谨言”。(《英宗实录》卷345)

(天顺六年冬十月)辛未,以上大行皇太后尊谥,诏告天下,曰:“……谨命礼官议荐徽号,博采舆论,协于至公,已于十月初七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恭上皇妣尊谥曰:‘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英宗实录》卷345)

(天顺六年冬十月)辛巳,礼部进孝恭章皇后梓宫出葬仪注,自斋戒发引至安厝虞附,悉与正统七年十二月奉葬诚孝昭皇后同。(《英宗实录》卷345)

(天顺六年冬十月)丙戌,以奉孝恭章皇后梓宫合葬于景陵,遣怀宁侯孙镗告天地,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告太庙,太子少傅广宁侯刘吉告太社、太稷。(《英宗实录》卷345)

(天顺六年十一月)丁酉,孝恭章皇后神主还京,文武百官衰服出迎于德胜门外,行五拜礼,从神主至午门外。上及皇太子、亲王皆

衰服奉迎，步道升几筵殿，奉安于灵座，行安神礼。（《英宗实录》卷346）、

（天顺六年十一月）戊戌，上素服、黑冠带御奉天殿，太常寺奏以辛丑日行祔享礼。既而，上易素冠、腰经出御西角门，文武群臣以山陵礼毕，行奉慰礼。（《英宗实录》卷346）

（天顺六年十一月）庚子，以明日奉孝恭章皇后神主祔享，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告太庙。上躬告几筵。（《英宗实录》卷346）

（天顺六年十一月辛丑）奉孝恭章皇后神主祔享于太庙。是日早，上衰服诣几筵殿，拜奉神主出清宁门。易祭服，诣太庙，由左门入至一庙神位前，内侍捧神主至拜位，上于神主后行八拜礼。以次至二庙、三庙、四庙、五庙、六庙、七庙宣宗皇帝神位前，行拜礼如初。毕，奉神主置坐位，行祭礼如时享之仪，文武陪祀官随班行礼。毕，上奉神主还至清宁门。易衰服，诣几筵殿，行安神礼。（《英宗实录》卷）

（天顺六年十一月）壬寅，上黑冠服御奉天门，文武群君行奉慰礼。（《英宗实录》卷346）

天顺六年十二月辛酉朔，上省郊祀牲。是日，太常寺奏：“祭祀，上服黄袍御奉天殿，百官常服，侍班及诣南郊百官易吉服以从”。礼部请：“今日以后，朝参，鸣钟鼓如常仪。”（《英宗实录》卷347）

天顺七年春正月辛卯朔，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公服朝参，如朔望仪。诣东宫，止行四拜礼。皇后免命妇朝贺，以孝恭章皇后丧也。（《英宗实录》卷348）

(天顺七年春正月)壬辰,文武百官朝亲王于奉天门东廊。
(《英宗实录》卷 348)

(天顺七年春正月)丙申,孟春,享太庙。迎孝恭章皇后神主入祀,遣皇太子行礼。 (《英宗实录》卷 348)

(天顺七年夏四月)庚午,以明日奉孝恭章皇后神主入太庙,遣官诣太庙行祭告礼。 (《英宗实录》卷 351)

(天顺七年夏四月)辛未,免朝。奉孝恭章皇后神主入于太庙。
(《英宗实录》卷 351)

(天顺七年闰七月)甲戌,遣附马都尉石璟诣先皇后胡氏陵,所上册宝谥文曰:“……尊谥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
(《英宗实录》卷 355)

(天顺七年九月)庚申,孝恭章皇后小祥,遣官祭景陵。 (《英宗实录》卷 357)

(天顺八年正月)庚午,以大行皇帝宾天,告于奉天殿。

颁遗诏于天下。

报讣音于宗室亲王。

命礼部定大丧礼仪注。 (《宪宗实录》卷 1)

(天顺八年正月)辛未,礼部以大行皇帝丧礼仪注进:“一,自闻丧日为始,不鸣钟鼓;一,在京文武官员闻丧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自十九日清晨为始至第三日,每日俱诣思善门外哭灵,退于本衙门宿歇,不饮酒食肉。第四日,各具衰服至思善门外,朝夕哭灵三日。

又朝灵七日，各十五举声而止。……二十七日释服。”（《宪宗实录》卷1）

天顺八年二月甲申朔，上御西角门视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礼。
（《宪宗实录》卷2）

（天顺八年二月甲申朔）礼部进上大行皇帝尊谥议文仪注：“初二日，鸿胪寺官于西角门设谥议文案；初三日，上具衰服御西角门，捧谥议官立于阶之东，文武官各具素服诣丹墀赞行四拜礼……上起身行至谥议文案之北，班首进谥议文置于案，赞跪，百官皆跪。上看毕，召翰林院官于前跪，上以谥议文授翰林院官，命撰谥册。翰林院受谥议文，捧从中道出……礼毕，序班撤案，上还宫。”（《宪宗实录》卷2）

（天顺八年二月）己丑，礼部进上大行皇帝尊谥仪注：“初八日，太常寺宿于本衙门。初九日，具奏乞上及文武百官毕致斋三日。十一日夜，遣官行祭告礼，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告天地，广宁侯刘安告太庙，怀宁侯孙镗告社稷，……十二日早，内侍官捧册宝各置舆中。是日，上具衰御服奉天门，内侍官举册宝舆，导驾官导引上随册宝舆后，……百官素服于金水桥南，皆北向立，俟册宝舆将至，百官素服于金水桥南，皆北向立，俟册宝舆将至，百官皆跪。册宝舆既过，兴，皆随至思善门外北向立。……序班举案由奉无殿左门出，锦衣卫用伞盖捧至端门，百官……再行四拜礼，鸿胪寺官传奏礼毕，上还宫。”（《宪宗实录》卷2）

（天顺八年二月）乙未，上大行皇帝尊谥。是日早，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告天地、宗庙、社稷。上亲告大行皇帝几筵，上大行皇帝尊谥册文，曰：“……谨奉册宝上尊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

武至德广孝睿皇帝，庙号英宗。伏惟圣灵在上，照膺茂典，佑我子孙，永隆无替，谨言。”（《宪宗实录》卷2）

（天顺八年二月）癸卯，清明节，遣驸马都尉石璟祭长陵、献陵、景陵，文武衙门各分官陪祀。

遣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宪宗实录》卷2）

（天顺八年二月壬子）山陵开土，遣驸马都尉焦敬祭告长陵，石璟告献陵，薛桓告景陵。抚宁伯朱永告天寿山之神，尚书白圭告后土之神。（《宪宗实录》卷2）

天顺八年三月甲寅朔，尊母后皇后为慈懿皇太后，母妃皇贵妃为皇太后。是日早，遣太保会昌侯孙宗告天地，怀宁侯孙镗告太庙，太子少傅广宁侯刘安告社稷，上告英宗睿皇帝几筵，躬奉册宝诣圣母皇后宫，恭上尊号为：慈懿皇太后……（《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三月）乙卯，以恭上慈懿皇太后、皇太后尊号礼成，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庆贺礼。是日，颁诏天下……（《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三月）甲戌，状元率诸进士诣国子监文庙行释菜礼。是日，礼部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上命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撰记。（《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三月）丁丑，礼部尚书姚夔奏：“四月初一孟夏时享太庙，太常寺例预奏祭祀，然梓宫在殡，是日请上具黄袍翼善冠，升殿鸣钟鼓鸣鞭，乐设而不作，百官具浅淡色衣朝参”。从之。（《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夏四月)辛卯,礼部上梓宫出葬仪注:文武百官自四月二十九日为始,于本衙门斋宿,至三十日早,衰服赴思善门朝哭灵如仪,至发引日止。京师内外禁屠宰,至葬毕止,禁音乐,至祔庙止。自三十日始至奉迎神主还京日止,俱免朝……神主回日,文武百官衰服出土城迎接。神主还,锦衣卫置幄;次备仪卫先于城外迎接。神主祔庙,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各具祭服赴太庙陪祭。 (《宪宗实录》卷4)

(天顺八年夏四月)甲午,孝恭章皇后神主祔庙。是日早,遣德王告太庙。午后,上诣几筵,奉章皇后神主诣庙行礼,群臣陪祀如仪。 (《宪宗实录》卷4)

天顺八年五月癸丑朔,梓宫将赴葬山陵,遣官祭思善等门并桥及诸神庙。

是日昏刻,上具衰服诣几筵告辞。 (《宪宗实录》卷5)

(天顺八年五月)甲寅,发引。上衰服率亲王诣几筵,行启奠礼,继行祖奠礼。梓宫升龙輅,上率亲王哭随至午门。梓宫升大輿,上行遣奠礼毕,还宫。梓宫由午门中门出,亲王哭送灵驾出端门外,行朝祖礼。梓宫由承天门出大明中门,王以下步送至德胜门外,文武百官衰服至德胜门外土城,不系执事分送官祭毕回。沿途皇亲及君臣命妇有祭。 (《宪宗实录》卷5)

(天顺八年五月)丁巳,梓宫至山陵献殿,遣官告长陵、献陵、景陵、后土之神、天寿山之神。 (《宪宗实录》卷5)

(天顺八年五月)戊辰,祔英宗睿皇帝神主于太庙,上遍诣德祖以下八庙神位前,行礼如仪,百官陪祀。 (《宪宗实录》卷5)

(天顺八年五月乙亥)礼部奏：“钦天监选定择大婚礼日期，本年六月初九日奏告天地、宗庙。六月十一日传制，遣官持节行纳采问名礼。七月初七传至，遣官持节行纳吉纳征告期礼。七月十一日传制，遣官持节行发册奉迎礼。”上从之。 《《宪宗实录》卷5》

(天顺八年六月)辛卯，以将行大婚，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告天地，怀宁侯孙镗告太庙。 《《宪宗实录》卷6》

(天顺八年六月)癸巳，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正使，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为副使，持节行纳采问名礼。制曰：“兹奉圣母慈懿皇太后、皇太后命，选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吴俊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制谕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吴俊曰：“朕承天序，钦绍鸿图……，今遣使持节以礼采择，故谕之。”……于是，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吴俊奏曰：“臣俊伏承嘉命，正使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重宣制诏，问臣名族。臣名族。臣女，臣夫妇所生……臣女今年十七，谨具以闻”。 《《宪宗实录》卷6》

(天顺八年六月)辛亥，慈懿皇太后圣旦，上率亲王上寿，免命妇朝贺，赐百官宴于午门。 《《宪宗实录》卷6》

天顺八年秋七月壬子朔，享太庙。奉英宗睿皇帝神主诣庙享祀。

遣内官祭司户之神。遣太常寺乐舞生齎香祝付所在有司，祭历代帝王及先师孔子陵墓。故事三年一祭，于八月内行礼，故先期遣之。 《《宪宗实录》卷7》

(天顺八年秋七月)戊午，命怀宁侯孙镗充正使，太子少保吏部尚书王翔、兵部尚书马昂充副使，持节行纳吉纳征告期礼……

《宪宗实录》卷7)

(天顺八年秋七月)丙寅,中元节,遣驸马焦敬、薛桓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文武衙门各分官陪祀。先是三陵,惟遣驸马一员负行礼。而各衙门官随行陪祀。至是,礼部言:“今加裕陵为四,相去隔远,各官往复奔走,不无倦怠失仪,乞遣驸马二员率陪祀官分诣各陵行礼”。上从之,遂定为例。 (《宪宗实录》卷7)

(天顺八年秋七月)壬申,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充正使,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礼部尚书姚夔充副使,持节奉宝行奉迎礼。皇后受册宝,自其第至大内行礼,皆如仪…… (《宪宗实录》卷7)

(天顺八年秋七月)丙子,命妇以册皇后诣慈懿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宫,上笺表贺。 (《宪宗实录》卷7)

(天顺八年秋七月丙子)以册后礼成,诏天下曰:“婚姻正始,人道所重……告天地、宗庙,以天顺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册立吴氏为后,正位中宫,以共承宗祀……敷告中外,咸使闻知。” (《宪宗实录》卷7)

(天顺八年冬十月)壬辰,立王氏为皇后。是日早,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告天地,抚宁伯朱永告宗庙,上躬告英宗几筵。出御奉天殿,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正使、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为副使,以金册金宝册王氏为皇后…… (《宪宗实录》卷10)

(天顺八年冬十月)甲午,皇太后圣旦,上率亲王上寿,免命妇朝贺,赐百官宴于午门。 (《宪宗实录》卷10)

(天顺八年冬十月)乙未,上御奉天殿,以册立皇后诏告天下,诏曰:“……请命母后,明正牛玉之罪,废黜吴氏……仍遵先帝成命,册立王氏为皇后。”(《宪宗实录》卷10)

(天顺八年冬十月)丙申,文武百官以册立皇后,上表庆贺。文武群臣命妇进笺贺皇后。(《宪宗实录》卷10)

天顺八年十一月庚戌朔,钦天监进成化元年大统历,上御奉天殿受之,给赐亲王、文武群臣,颁行天下。

以明日万寿圣节,遣驸马都尉薛桓、周景告长陵、献陵、景陵、裕陵。(《宪宗实录》卷11)

(天顺八年十一月)己未,礼部奏:“冬至节例赐百官宴,请命光禄寺治具。”上命给节钞免宴。祖宗以来,凡遇圣节、正旦、冬至皆赐群臣宴,官卑禄薄者给以钞免宴,谓之“节钱”,俾均惠其家属。自正统以来,内臣用事者畏侍宴久立,遂罢宴,皆给以钞,因而成例。(《宪宗实录》卷11)

(成化元年春正月)辛酉,太常寺奏:“旧例春祀社稷,是日亦祭先农之神。今皇上新登宝位,将亲耕藉田,其先农之神或仍于礼社稷之日致祭或别卜吉。”上曰:“常祭如旧,耕藉田之祭,其更择之”。(《宪宗实录》卷13)

(成化元年春正月)乙丑,英宗睿皇帝小祥,上躬祀几筵。遣驸马都尉石璟祭裕陵。是日早,不鸣钟鼓,上服浅淡色服视事于西角门。(《宪宗实录》卷13)

(成化元年春正月)癸酉,礼部上祭先农仪注:前一日,太常寺

奏祭祀，文武百官致斋二日；是日早，銮驾出宫，卤簿导从，诣大次。上服衮冕，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导引官导上至拜位。内赞奏四拜，百官同。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奏乐，执事官捧帛爵跪于神位前。奠讫。内赞奏跪，百官同，乐止。内赞奏读祝，读祝官跪于神位前右，读讫，奏乐，奏俯伏、兴、平身，百官同。乐止，典仪唱亚献礼。奏乐，执事官捧爵跪奠于神位前，讫，乐止。典仪唱终献礼。奏乐，执事官捧爵跪奠于神位前，讫，乐止。太常寺官进立于坛东西向，唱赐福胙。内赞奏跪，拈圭。光禄寺官以福酒跪进于上右，奏受胙，奏出圭、俯伏、兴、平身。奏再拜，百官同。典仪唱撒饌，奏乐，执事官诣神位前撒饌，讫，乐止。典仪唱送神。奏乐，内赞奏四拜、百官同。乐止，典仪唱读祝官捧祝，祭官捧帛饌，各诣座位。奏乐，礼毕。乐止，上还大次，更翼善冠黄袍。讫，太常寺卿奏请诣耕藉位。导驾官同太常寺卿导引上至耕藉位，南向，三公以下从耕者各就从耕位。户部尚书北面跪进来耜，导驾官同太常寺卿导引上乘来三推。讫，户部尚书跪受耜，太常寺卿奏请复位，上复耕藉位，南向坐。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讫，各退就位。太常寺卿奏礼毕。导驾官同太常寺卿导上还大次，华盖、侍卫如常仪。顺天府尹及两县令率庶人终亩。是日，宴劳百官、耆宿于坛傍。銮驾还宫，卤簿导从如来仪，大乐鼓吹振作。（《宪宗实录》卷13）

（成化元年二月）丙戌，礼部进视学仪注。前期一日，锦衣卫设御幄于大成门东，南向，设御座于彝伦堂。至日，太常寺设祭品于各神位前，酒樽、爵如常仪。设上拜位于先师神位前正中，鸿胪寺设御案于堂内之左，置经其上。设讲案于堂西南。锦衣卫设卤簿驾，教坊司设大乐，俱于午门外。百官朝退，先诣国子监门外迎驾。陪祀官先诣国子监，具祭服伺候行礼。驾出，卤簿、大乐以次，前导，乐设而不作，学官率诸生迎驾于成贤街左。上至大成门外，入御幄。礼官奏请具皮弁服，次奏请行礼。导引官导上出御幄，由中道诣大成

殿陞上。典仪唱执事官各司其事，执事官各先斟酒于爵。候导引上至拜位，赞就位，百官亦各就拜位。四配十哲分献官各诣殿陞东西阶下，两庑分献官各诣庑前，俱北向立。赞奏上鞠躬拜、兴……上由中道出……上至彝伦堂升御座，学官诸生行五拜叩头礼。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升堂，执事官各以次序立。赞进讲，祭酒、司业以次升堂，由东西小门入至堂中。执事官举经案进于御前。礼官奏请授经于讲官，祭酒跪受经。上赐讲官坐，祭酒乃以经置讲案，叩头，就西南隅几榻坐讲。上赐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坐，皆叩头，序坐于东西，诸生立于外以听。祭酒讲毕，叩头，退就本位。司业进讲如仪。毕，出堂门，复位。赞、有制、学官、诸生、列班俱北面跪听宣谕。宣毕，赞行五拜叩头礼。毕，学官诸生以次退。上命光禄寺赐各官茶。毕，各官退列于堂门外，叩头序立。驾兴，升舆，由太学门出。升輦、卤簿、大乐。前导，乐作，驾出太学门。学官诸生伺驾至，跪，叩头退。百官常服先诣午门外伺候驾还。卤簿、大乐止于午门外，上御奉天门，鸣鞭，百官常服，鸿胪寺致词，行庆贺礼。毕，鸣鞭，驾兴还宫，百官退。 《《宪宗实录》卷14）

（成化元年二月）甲午，上祭先农之神。遂躬耕藉田，命定襄伯郭登、隆平侯张祐、广平侯袁瑄各行五推礼，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礼部尚书姚夔、兵部尚书王竑、工部尚书白圭、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陈文、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吏部右侍郎尹旻、户部左侍郎杨鼎、通政使张文质各行九推礼。 《《宪宗实录》卷14）

（成化元年二月己亥）遣侯伯、侍郎、通政使、太常寺卿、国子监司业、尚宝司丞、给事中等官、广平侯彭瑄等三十员祭告祖陵、皇陵、孝陵、秦愍等王及历代帝王陵寝并先师孔子、岳镇海渚诸神，以

上初即位也。 《《宪宗实录》卷 14》

(成化元年三月)戊午,以视学礼成,国子监祭酒司马恂率诸生上表谢恩,上御奉天门,赐祭酒、司业、监丞、学官及孔、颜、孟三氏子孙袭衣,诸生宝钞。 《《宪宗实录》卷 15》

(成化元年五月戊申)修比干庙,命有司春秋致祭,从河南汲县卢信请也。 《《宪宗实录》卷 17》

(成化元年五月)庚申,朝鲜国王李堧遣陪臣李堦等奉表贡方物谢恩,并进慈懿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方物。赐宴及衣服、彩缎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 17》

(成化元年五月)辛未,上以德王将成婚,命礼部具仪注。礼部以发册纳征等礼仪注进。前一日,内官、监官、礼部、鸿胪寺设冠服、首饰、金银、缎匹等仪物于文楼下,设玉帛案、册案、节案于奉天殿内。至日早,礼部设彩舆,教坊司设乐于奉天门外,内官设王妃凤轿、仪仗于彩舆之南。是日早,上具袞冕诣奉先殿祭告。毕,具皮弁服,出御奉天殿,传制曰:“今聘武城后卫千户刘忠女为德王妃,命卿等持节行发册纳征等礼。”正副使俯伏、兴、四拜礼。拜毕,执事官举节案、册案、冠服等物引礼官,引至奉天门外,以册并玉帛置于彩舆,冠服等物以次陈列而行。妃家受聘礼前一日,妃家设香案、节案于正堂中,玉帛、案册左右相向。至日,礼物至,妃家主婚者出迎引礼,引正使持册、副使持圭、执事官捧玉帛至正堂,各置于案。正副使立于案左右,冠服等物以次陈列,礼官一员立于左,主婚者立于右。礼官曰:“奉制命正使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副使少保吏部尚书李贤为德王行发册纳征等礼。”引礼、引主婚者香案前,行四拜礼。执事官捧玉圭、玄纁,主婚者先受玉圭,次受玄纁,授各执事,行四拜

礼。毕，内官先以冠服入中堂进于妃。具服讫，内官诣册案前跪取册，捧入中堂，置于案。引礼女官引妃出至案前，行四拜礼。跪，女官宣册讫，妃受册，以授执事者，再行四拜礼。毕，女执事设妃座，引礼请妃升座，妃家应贺者行四拜礼。正、副使候内官出，告行礼毕，持节出。主婚者送至门外，正、副使回朝复命，妃家回奉礼物从午门入，内官、监官奏闻。 （《宪宗实录》卷 17）

（成化元年五月）甲戌，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正使、少保吏部尚书李贤为副使持节册武城后卫千户刘忠女为德王妃…… （《宪宗实录》卷 17）

（成化元年六月）戊寅，德王偕妃朝见，赐宴于宫中。 （《宪宗实录》卷 18）

（成化元年八月丙申）安南国王黎灏以先帝宾天，遣陪臣范白珪等进香，命白珪等诣裕陵行礼。 （《宪宗实录》卷 20）

（成化元年九月甲戌）以明日乙亥十月朔，遣驸马都尉石璟、薛桓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

遣内官祭恭让章后陵寝。 （《宪宗实录》卷 21）

（成化元年冬十月）戊子，皇太后圣旦。上率亲王上寿，文武群臣命妇入内朝贡。赐百官宴于午门。 （《宪宗实录》卷 22）

（成化元年十一月）乙丑，承天门成，遣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定襄伯郭登、工部尚书白圭祭告天地、宗庙、司工之神。 （《宪宗实录》卷 23）

(成化元年十一月)戊辰,冬至节,上诣奉先殿、慈懿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慈懿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俱免命妇朝贺。 (《宪宗实录》卷 23)

(成化元年十二月乙未)乌思藏令仓等寺寨番僧着木温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衣服、彩缎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 24)

成化二年春正月甲辰朔,上诣奉先殿、慈懿皇太后、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及天下朝覲官并四夷朝使行庆贺礼。

慈懿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免命妇朝贺。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春正月)己未,礼部上英宗睿皇帝神主祔庙仪注:一,前期十五日,太常寺奏斋戒备祭物;一,十七日、十八日俱免朝,遣亲王诣太庙行祭告礼。是日午后,于几筵殿行大祥祭礼如常仪;一,十八日清晨,设酒果于几筵殿,设御辇一并册宝二于殿前丹陛上,上服浅淡服行祭告礼如常仪。毕,司礼监官诣几筵前跪,奏请神主升辇诣太庙奉安。奏讫,内侍二员捧神主,内侍四员捧册宝,俱由殿中门出,安奉于御辇。及彩亭、册宝亭前行,内侍擎执伞、扇,侍卫如仪。上随行至右顺门。御辇稍缓行,待上易祭服升辂,后随至午门外。仪卫、伞、扇前导至庙街门内,仪卫伞、扇分列于太庙南门外之右。上降辂,司礼监官导上诣御辇前,奏跪,上跪。司礼监官跪,奏请神主奉安太庙。奏讫。奏俯伏、兴,上俯伏、兴。导引官前导,内侍二员捧神主,内侍四员捧册宝前行,上后随,由中门入至寢庙奉安。上叩头毕,诣丹陛祭祀,如时祭仪。文武官依常仪具服随班行礼。毕,诣奉先殿安奉神位;一,预先择日于奉天门写神位。写毕,令内臣捧诣武英殿装添完备,置于殿中彩亭内。待太庙祭祀毕,上仍具祭服升辂诣武英殿前,降辂升殿,奉迎神主。用内侍八员舁前

行，由中门出，上升辂后随，由思善门入至奉先殿门外。上诣神位亭前，奏跪，上跪。司礼监官于上左跪行神位亭前，奏请神主奉安奉先殿。奏訖，奏俯伏、兴，上俯伏、兴。导引官前导，内侍二员于亭内捧神主前行，上后随，由中门入至奉先殿。安訖，上叩头、兴，就位。用酒果行祭告礼，用乐用祝文；一，俟神主御辇出几筵殿，内侍即撤去几筵帷幔等物，送至洁净处焚化。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春正月）庚申，英宗睿皇帝大祥，上诣几筵行祭礼。遣驸马都尉薛桓祭裕陵。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春正月）辛酉，英宗睿皇帝神主祔庙。

是日早，命德王告太庙。午后，上诣几筵，奉英宗神主诣庙行礼。群臣陪祀如常仪。 《《宪宗实录》卷 25》

（成化二年夏四月）丙午，册封英宗第二女嘉善长公主，下嫁驸马都尉王增，仍锡增诰命。 《《宪宗实录》卷 29》

（成化三年二月）癸丑，德王见潯之国陛辞。上御奉天门。早朝毕，文武百官稍退立，上降宝座后坐。王冕服，由左顺门内引二人朝服前导，由第二桥上奉天门至上前，行五拜礼。上赐王酒。王饮訖。叩头毕，上兴送至东陛，王复叩头下。上目送王出午门，乃还。 《《宪宗实录》卷 39》

（成化三年秋七月）庚辰，追封汉董仲舒为广川伯，宋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沉为崇安伯，真德修为浦城伯，从翰林院学士商辂言也。 《《宪宗实录》卷 44》

（成化三年八月）丁巳，上御奉天殿。监修官太保会昌侯孙继

宗、总裁官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文等率纂修等官行礼，进《英宗睿皇帝实录》，上起立受之。继宗等上表曰：“臣闻往圣在天盛德，必宜垂于后嗣，……抑且悉遵于旧制，恭成《英宗睿皇帝实录》三百六十一卷，《宝训》十二卷，合目录凡例三百七十五册……谨奉表随进以闻。”（《宪宗实录》卷 45）

（成化三年十二月丁巳）礼部奏：“正旦节，例赐百官宴”。上命免宴，赐以节钱钞。（《宪宗实录》卷 49）

（成化四年春正月辛未）申定监察御史殿中纠议及丹墀赐宴班次。中书舍人李应祜奏：“凡遇行庆贺礼，奉天殿预执事官者、给事中十员为导驾官，于殿中东西立，翰林院中书舍人各四员为侍班官，分立于导驾官后，监察御史四员为纠仪官，立于侍班官下。若庆成宴，中书舍人位给事中、御史前，而宴品均一，初无厚薄，皆旧制也。近时，御史越班立导驾官下，可谓失宪体而乱旧章。礼部列宴席，以中书舍人位给事中、御史后，及光禄寺设宴，品亦于给事中、御史厚而中书舍人薄，可谓谄势要而蔑礼法。乞各正其失礼科。”给事中参应祜以小事渎圣德，宜究治。事下礼部，尚书姚夔等议拟：“御史在殿中纠仪，有侍班官，则立于侍班官下稍南；无侍班官，则立导驾官下稍南。其丹墀宴序，中书舍人从近例，坐于给事中、御史后，宴品亦当均一。而于给事中之参，则漫不可否。”上既准拟，且谓礼科，挟私妄参当治其罪，姑宥之。其宴序可视正统年间例行。既而夔复奏：“正统间文案不存，无从查考，如今议为宜。”上亦是之。

（《宪宗实录》卷 50）

（成化四年夏四月）甲午，诏进封故赠都督金事周能为庆云侯，赠夫人甄氏为庆云侯夫人，赐诰命。（《宪宗实录》卷 53）

(成化四年六月)甲寅,慈懿皇太后崩。遗诏内外文武群臣……
(《宪宗实录》卷 55)

(成化四年六月)丙辰,礼部言:“孟秋享太庙,大行慈懿皇太后丧礼哭灵未毕,乞移至初七日”。上命仍于初一日祭。 (《宪宗实录》卷 55)

(成化四年六月丙辰)诏礼部臣令文武群臣议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寝。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言:“臣得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宫,及皇上嗣居宸极尊为慈懿皇太后,盖先帝全夫妇大伦,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后世无容议矣。今位号彰著于海宇已数十年,则寿终之后,所宜奉梓宫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庙,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与皇上全大伦深恩之初心也。今闻圣命欲别卜葬地,臣等实切疑惧,窃谓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万年之后当与先帝同尊于陵庙自嫌。二后并配非本朝之制,然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则陵庙之制亦当自今日考诸古协诸义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并祔陵庙者,未易悉数,只如汉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于其嫡母吕太后虽得罪于宗社,尚且仍与父高帝并葬长陵,无所改易,此文帝所以号为孝文、高出汉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为太后,然于其嫡母章献刘太后虽本无子,尚且仍与父真宗同祭太庙无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称为贤君、高出宋诸帝之上也。皇上于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养,今日尽其哀,虽文帝、仁宗无以加矣。若陵庙之祔稍有未合于礼,则致貽后议,有掩前美况。千秋万年之后,今皇太后与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庙不相妨碍,且愈足以见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无间。永久之后,并美无穷,载诸史册,增我皇明之光,彰我皇上之孝,此臣等所深愿也。但臣等识见愚昧,未敢以为至当,伏望皇上体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纲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礼部会皇亲、公侯、驸马、

伯、文武群臣议，务合天理，允惬人心，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上命礼部会集臣定义以闻。（《宪宗实录》卷 55）

（成化四年秋七月戊午朔）礼部尚书姚夔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科道等官九十九员集议陵庙礼制，奏云：“……今慈懿皇太后之丧与皇太后千秋万岁后，俱合葬裕陵。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配享英庙，礼亦宜然，是乃无理人情之至也……”上批答曰：“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圣母在上有窒碍，朕屡请命，未蒙俞允……”翌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柯全暨国子监祭酒邢让等三十二员上言：“伏惟慈懿皇太后梓宫当合葬裕陵……”礼科等科左给事中魏元等三十九员复上言曰：“……仰惟慈懿皇太后之丧，廷臣所议合葬祔庙之礼，其名正，其言顺，允合天理，克当人心，此万古不易之典……”上悉览其奏，复恳请于皇太后，自己到申，稍见从，遂出。数奏同词批答云“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礼，蒙允行矣。”于是文武群臣皆呼万岁而退。（《宪宗实录》卷 56）

（成化四年秋七月）甲子，礼部会文武群臣、英国公张懋等上大行慈懿皇太后谥议，其仪注与天顺六年上孝恭章皇后谥议同。其文曰：“……臣等谨采舆论，参稽礼文，宜天锡之曰：孝庄献穆弘惠显仁恭天钦圣睿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谨议。”上览毕，以付翰林院官，命撰谥册文。（《宪宗实录》卷 56）

（成化四年秋七月）丙子，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谥册宝。是日早，遣英国公张懋等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上亲告几筵，上尊谥册文，曰：“……请命于天，谨奉册宝上尊谥曰：孝庄献穆弘惠显仁恭天钦圣睿皇后。”（《宪宗实录》卷 56）

（成化四年秋七月）壬午，上仍素翼善冠素服要经御西角门视

事，文武百官素服、乌纱帽、黑角带朝参，俱不鸣钟鼓。是日，通政司始奏事。”（《宪宗实录》卷 56）

成化四年八月戊子朔，袭封衍圣公孔弘绪以先圣庙御制碑亭修造毕，奉表谢恩。（《宪宗实录》卷 57）

（成化四年八月）壬子，以孝庄睿皇后将祔葬裕陵，遣抚宁侯朱永吉告天地，駙马石璟告太庙。

是日，上诣几筵殿告葬期，遣官分祭各门。自是至二十六日，百官及命妇俱衰服诣清宁门外哭灵。奉迎神主还京日，俱免朝。（《宪宗实录》卷 57）

（成化四年九月）壬戌，孝庄睿皇后神主还京，文武百官衰服出迎于德胜门外，行五拜礼，从神主到午门外。上及亲王皆衰服奉迎。步导升几筵殿，奉安于灵座，行安神礼。（《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辛未，祔享孝庄睿皇后神主于太庙。上诣德祖以下八庙暨英宗睿皇帝神主前，行礼如仪。百官陪祀。（《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九月）己卯，掌太常寺礼部尚书李希安奏：“孝庄睿皇后已附庙，今孟冬享太庙，几筵告请诣庙享祀，祝版宜书九庙太皇太后诏，且仍旧只增书皇妣孝庄睿皇后。”（《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五年三月）己酉，忻王加冠。命太傅会昌侯孙继宗持节兼掌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白圭赞冠，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宣戒敕。（《宪宗实录》卷 65）

(成化五年十一月)己亥,礼部奏:“万寿圣节,福建行都司并直隶和州等衙门,俱不遣堂上官庆贺,及四川马湖等府过期方至,宜置于法。”上俱宥之。 (《宪宗实录》卷 73)

(成化六年秋七月)己酉,奉安孝庄睿皇后神主于太庙。是日,上不视朝,具浅淡色服率几筵行告礼如仪。司礼监官奉神主如太庙,上随行至庙门,具祭服奉安神主于寝庙,祭祀如时祭仪。百官陪祀。礼毕,赴奉先殿行安神主礼,撤去几筵。 (《宪宗实录》卷 81)

(成化七年八月丁未)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徐溥闻父丧去任。上以溥侍讲年深,特赐其父琳以祭,不为例。 (《宪宗实录》卷 94)

(成化七年八月)壬子,礼部上册立皇太子仪注:一,前期一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是日旦,上亲告奉先殿。前一日,鸿胪寺设节册宝案于奉天殿中,册东宝西节居中。设采舆于丹陛之东,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是日早,锦衣卫设卤簿大驾,上具皮弁服御华盖殿。执事官行五拜叩头礼毕,鸿胪寺官奏请升殿,导驾官前导,上升座。尚宝司以宝置于案,鸣鞭,文武百官具朝服行叩头礼。左右侍班引礼、引正副使入就拜位,赞四拜。传制官跑奏传制,俯伏,兴。执事官举节册宝案由殿左门出,置御道中。传制官由左门出,称有制,赞、正副使跪,制曰:“成化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册立元子祐极为皇太子,命卿等持节行礼”。赞俯伏、兴,又四拜礼毕,执事官举节册宝置于彩舆中,黄盖送到左顺门外。正副使朝北立,内官捧节册宝由正门入至文华门,内侍引皇太子出迎至文华殿。内官以节册宝置于案内,赞四拜,赞宣册。赞诣册案前,赞跪宣册,内官立。宣訖,赞受册,捧册官以册授皇太子。受訖,以册授内侍,内侍跪受,立于西。赞授宝,捧宝。内官授宝,如授册之仪。赞俯伏、兴,平身

复位。赞四拜礼毕，内官持节，由正门出到左顺门外，以节授正、副使，正、副使持节复命；一，颁诏候册命行。鸿胪寺官即设诏案于奉天殿中，唱颁诏。翰林院官以诏授，礼部官置于案，奉迎到承天门外，开读如常仪；一，谒告礼。是日，皇太子受册宝毕，内侍引诣奉天殿，谒告如常仪；一，谢恩礼。是日，皇太子谒告毕，内侍引皇太子诣皇太后，次诣上前、皇后前，皆行八拜，礼毕回宫；一，次日，文武百官具朝服上表称贺，陈设如常仪。上具袞冕御华盖殿，执事官行五拜叩头，礼毕，鸿胪寺官奏请升殿。导驾官前导，进表行礼如正旦仪；一、同日，文武百官上表庆贺，皇太后命妇上表庆贺，中宫俱在午门外请司礼监官捧进；一，同日，文武百官上表毕，进笺庆贺皇太子。前期，鸿胪寺官设案于文华门，至日班首捧笺置案上，百官行叩头礼，毕，司礼监官捧进。（《宪宗实录》卷 94）

（成化七年十一月）癸丑，以册立皇太子，命英国公张懋告天地，驸马都尉石璟告宗庙，武靖侯赵辅告社稷。（《宪宗实录》卷 98）

（成化七年十一月）甲寅，遣会昌侯孙继宗充正使、尚书彭时充副使，持节册宝立皇子祐极为皇太子。（《宪宗实录》卷 98）

（成化八年春正月癸亥）皇太子薨。太子讳祐极……至是薨，年三岁。上召礼部臣谕之曰：“皇太子年幼丧，礼宜从简，天下王府并文武衙门俱免进香帛。”

礼部因上仪注曰：“上自发丧日为始，服翼善冠素服七日而除。发丧之第二日到第四日，皆不视朝。第五日到第八日，上御西角门朝群臣，不鸣钟鼓，祭皆用素食。发引安葬之日，皆辍视朝，文武群臣闻丧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第三日，素服麻布、经带、麻鞋、布裹纱帽诣思善门哭灵一日而除。第四日，素服、乌纱帽、黑角带朝西角门，行奉慰礼。令内官监工部造铭旌、明器、坟茔、圹志等，数如制。

以书讣告天下诸王、天下王府并文武衙门，闻丧易素服于厅事，再拜举衰，复再拜。次日，服布裹纱帽、麻鞋、经带，设香案，举衰行礼。服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二日而除”。（《宪宗实录》卷 100）

（成化八年二月）辛卯，忻王见治薨。王，英庙第八子……年十五。上甚哀悼，辍朝三日，葬于金山如制，谥曰：“穆”。（《宪宗实录》卷 101）

（成化八年二月）乙未，礼部奏：“忻王发引礼仪：一，发引日，上不视朝；一，下葬辍朝一日，不鸣钟鼓，上服浅淡颜色服于奉天门视事；一，起灵祭祀如闻丧例；一，过内门外门并过桥祭；一，文武官员共祭一坛，于西安门外行礼；一，开茔域下棺祠，后土掩圻，题主神主，奉安享堂，各御祭一坛；一，下葬百日、周年、二周年除服，每祭如起灵例行礼，俱遣中官外门、遣太常寺官祭”。从之。（《宪宗实录》卷 101）

（成化八年三月）丁巳，状元吴宽率诸进士诣先师孔子庙行释菜礼。（《宪宗实录》卷 102）

（成化八年六月）戊寅，朝鲜国王李誓以悼恭太子之丧遣陪臣李原效奉慰表并进香、礼物及祭文。上命礼部以祭文诣太子坟所燎之，赐原效衣服、彩缎等物。（《宪宗实录》卷 105）

（成化八年秋七月）壬子，徽王冠，上遣襄城侯李瑾持节兼掌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姚夔赞冠，礼部左侍郎万安宣敕戒仪如常。（《宪宗实录》卷 106）

（成化八年八月）辛卯，命守备南京成国公朱仪祭告太庙，驸马

都尉赵辉祭告孝陵，南系工部左侍郎李春祭后土，以南京天地坛及陵庙常为网雨所坏将兴工修葺也。 《《宪宗实录》卷 107)

(成化九年九月)丙午，永平府知府王玺奏：“伯夷、叔齐庙在永平府境内，洪武中有司春秋祭，景泰中始废，今臣已重建，请赐庙额及祝文”。上曰：“伯夷叔齐清节凜然，大有功于名教，宜特赐庙额曰：‘清节’，其令词臣撰祭文，有司以时致祭”。 《《宪宗实录》卷 120)

(成化十年冬十月)甲申，楚王均钺奏：“祖父坟园已如例每春一祭，乞再赐秋祭”。上曰：“秋祭准三岁一行”。 《《宪宗实录》卷 134)

(成化十一年春正月丙子)国子监祭酒周洪谟言四事：一，今臣庶祠堂之制悉本家礼，高曾祖考四代设主俱自西而东，考之神道，向右古无其说，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庙之制允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止立一庙，但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于礼为当；二，在外衙门，时节行礼，宜令致仕官与有司官依品级高下序列班次；三，天下府、州、县学祭先师孔子多有礼无乐，宜令礼部以乐歌之词、佾舞之数，行下有司，置造乐器，俾士子以时习肄；四，钦天监所藏选择历书，系洪武年间撰定颁行，今民间不见此书，宜遵旧制刊布天下。事下所司议闻。礼部覆奏：“洪谟所言祠堂之制，乞命翰林院参酌更易，具奏处置。所言在外有司行礼班次，缘致仕与见任同，乞通行天下遵守，及受封官亦合于致仕者同。所言学校祭祀先师合用乐舞，缘乐歌、佾舞用人数多，而州县学生数少，乞行天下止令俟丰稔之时，补造乐器。所言颁行选择历书，乞令钦天监印造，遇阴阳学官赴监听考者，人给一本，使与官民之家遵用”。从之。 《《宪宗实录》卷 137)

(成化十一年六月)乙巳,皇子母纪氏薨,追封淑妃,谥恭恪庄僖,辍朝三日。上服浅色衣御奉天门视事,命礼部定丧葬仪注。

(《宪宗实录》卷 142)

(成化十一年八月)壬寅,葬恭恪庄僖淑妃纪氏于西山。自初丧自发引下葬,上及皇太后、中宫、英庙皇妃、皇妃、亲王、公主、皇子各有祭。遣皇子奉祝册行礼,营域葬仪俱从厚。发行、下葬日,上俱不视朝,皇亲、公侯、驸马、文武百官及命妇送葬,设祭皆如常仪。

(《宪宗实录》卷 144)

(成化十一年九月甲寅)旌异贵州石阡府知府杨荣、真定府晋州判官张纲善政,赐以诰敕。(《宪宗实录》卷 145)

(成化十一年九月)乙卯,文武群臣、英国公张懋等上表,请立皇太子。(《宪宗实录》卷 145)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癸丑,册立皇太子。前一日,遣英国公张懋、抚宁侯朱永、襄城侯李瑾祭告天地、宗庙、社稷。是日,上亲告奉先殿,出御奉天殿,遣懋为正使、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商辂为副使,持节册宝行礼。皇太子自文华殿迎册宝,至谒告谢恩礼,咸如仪。(《宪宗实录》卷 147)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甲寅,文武群臣、英国公张懋等上表贺册立皇太子礼成。(《宪宗实录》卷 147)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壬辰,文武群臣、英国公张懋等上复郕王帝号及尊谥议。议曰:“……宜上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臣等拜首稽首,谨议”。(《宪宗实录》卷 148)

(成化十二年秋七月癸亥)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等奏：“臣闻近日建言者，或欲加孔子封号，或欲封孔子为帝，要见本朝尊崇先圣之意，以备一代之制……。”事下礼部，尚书邹干等覆奏：“……孔子……封号、筵豆、佾舞仍旧为宜”。诏从之。 《《宪宗实录》卷 155》

(成化十二年八月)乙酉，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等奏：“祖宗创为郊祀，岁一举行，极为慎重。迺者传闻皇上推广敬天之心，又于宫北建祠奉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乐舞之具，依式制造，并新编乐章，命内臣习之，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举行祀礼。臣等窃详皇上为此，无非欲上为母后祝厘，下为生民所福，圣心诚敬，人所共知，但稽之于古，未为合礼，……伏望圣明，将所建神祠停罢，神像送宫观侍奉，祭服、祭器、乐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贮。凡内廷一应斋醮，悉宜停止，勿为褻渎，庶几天心昭鉴，可以变灾而为祥，转社祸而为福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库收贮。” 《《宪宗实录》卷 156》

(成化十二年十月)戊寅，以定西侯蒋琬为正使、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万安为副使，持节册贵妃万氏为皇贵妃、邵氏为宸妃、王氏为顺妃、梁氏为和妃、王氏为昭妃…… 《《宪宗实录》卷 158》

(成化十三年春正月)己巳，以增孔子筵豆、乐舞之数，遣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告庙，翰林院学士王献告于阙里。 《《宪宗实录》卷 161》

(成化十三年九月)辛未，吉王见浚将之国，诣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辞。 《《宪宗实录》卷 170》

成化十四年三月癸亥朔，遣抚宁侯朱永祭告太庙，以皇太子将

行冠礼也。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甲子,皇太子行冠礼……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庚辰,宴进士于礼部,命抚宁侯朱永侍宴。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辛巳,赐状元曾彦朝服、冠带,诸进士钞各五锭。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三月)壬午,状元曾彦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宪宗实录》卷 176)

(成化十四年八月癸丑)礼部申明朝仪八事…… (《宪宗实录》卷 181)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己未)始令翰杆院官习仪。先是,翰林院官僚自永乐宣德以来,相传免习仪。至是,锦衣卫缉事官校奏:“学士王献、检讨张泰不赴习仪”。上命鞠问之,泰举相传之例以闻,宥之。仍诏:“自今后行大礼,先期习仪。内阁办事者免,其余俱习仪如常”。(《宪宗实录》卷 184)

成化十六年二月辛亥朔,诏天下学校孔子庙所在,凡遇门者,皆下马。从监生虎臣言也。 (《宪宗实录》卷 200)

(成化十六年夏四月)甲寅,赐太子太保威宁伯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诰券,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持进光禄大夫柱国

威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孙世袭，仍追封三代。

（《宪宗实录》卷 202）

（成化十六年九月辛卯）旌异山东按察司副使陈相、广西金事何汉宗、柳州府同知马襄、广东市舶提举司提举陶熏，赐以诰命。

（《宪宗实录》卷 207）

（成化十七年冬十月）壬戌，赐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万安诰命，授从一品，散官勋阶。（《宪宗实录》卷 220）

（成化十七年十一月）乙未，赐土鲁番速鲁檀兀也恩王及哈密王母孙女满堆阿哈察金织、麒麟、彩缎各一，从其请也。（《宪宗实录》卷 221）

（成化十八年秋七月）庚辰，以刑科给事中林霄为正使，行人姚隆为副使，赍诏封暹罗国王世子国隆勃刺略坤息利尤地为国王。

（《宪宗实录》卷 229）

（成化十九年夏四月）乙巳，巡抚陕西都御史阮勤奏：“岐山县有周公庙，咸阳县有周公墓，沔县有汉诸葛亮，凤翔府有宋范仲淹，蓝田县有吕大忠、大临、大钧祠，俱岁久颓坏，乞修治并赐祭”。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则祀之。矧周公制礼作乐通行万世，诸葛亮与复汉室、范仲淹经略西夏，皆有功当时，而吕氏兄弟得伊洛之传，又于名教有补者，祠墓弗修，祀礼废坠，岂祭法崇德报功之谓哉？其令有司各务修治于周公庙，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视。亮、仲淹及吕氏兄弟，俱岁一祀之，庶称朕褒表先圣先贤之意”。（《宪宗实录》卷 239）

(成化二十年二月)乙酉,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储罐等三百人
陛见。 (《宪宗实录》卷 249)

(成化二十年三月)癸巳,状元李旻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宪
宗实录》卷 250)

(成化二十年夏四月)乙酉,命江西贵溪县重建宋儒陆九渊兄
弟象山书院。九渊裔孙崇奏:“先祖九韶、九龄、九渊生宋南渡后,并
以道学名世。当时,建象山书院祠之。元季,祠毁于兵。至国朝景
泰三年,巡抚都御史韩雍复为兴建,寻废。乞命有司重建,春秋致
祭”。下礼部,覆奏:“以九渊兄弟有功名教,宜照乡贤祠例,令有司
即象山书院故址重建,岁一致祭”。从之。 (《宪宗实录》卷 251)

(成化二十年十二月戊寅)命有司岁祭巡抚广东故都御史溢忠
惠杨信民。先是,信民为广东参议以诬误去,既而黄肖养作乱,起升
都御史,往巡抚招徕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广人思其德者,相率请
于朝为立祠,然岁时未有祭也。至是,听选官卢从愿等为之请。上
以信民功有可录,特命广东布政司岁于其忌日祭之。 (《宪宗实录》
卷 259)

(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月)甲辰,太常寺以英庙惠妃节朔致祭并
与英庙贤妃位次、祭品为请。上曰:“惠妃列贤妃之次,冬至用素羞
于柩前祭之。” (《宪宗实录》卷 271)

(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保定侯梁任公差回朝见毕,值廷
臣俱趋习仪所,而任径归其家,为东厂官校所发。上命自陈,任见
伏。上曰:“朝见后即当习仪,乃敢潜回家,不谨甚矣,当论以法,姑
宥之。” (《宪宗实录》卷 272)

(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甲寅,礼部尚书等官、周洪谟等奏:“初六日早进冬至节表箋,箋亭内失山阴王箋一通,欲罪该委吏役,仍自劾请罪。”上曰:“尔等以典礼为职,而箋文被人掩取,不敬之咎莫甚于此,堂上官姑宥之,仍停俸一月。郎中刘绅等,命锦衣卫逮治之。”(《宪宗实录》卷 272)

(成化二十二年春正月庚午)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奏请于是月二十八日遣官侍宴朝贡外夷,适遇斋戒,具疏乞改宴期且服罪。上以洪谟等职专典礼,乃不谨若是,法当究治,姑宥之,停俸一月。仍命锦衣卫杖其承行官吏人二十。(《宪宗实录》卷 274)

(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戊寅,命国子监以是日于文庙行释菜礼。释菜例用月朔,以上丁释释奠,故改次日也。(《宪宗实录》卷 275)

(成化二十二年夏四月丁亥)太常寺奏:“灵济宫金、玉二阙、真君祭祀,旧例正旦、冬至、万寿三节并真君生辰,俱用素羞。近加封为上帝,宜用牲醴。”上曰:“今后遇朕诞辰,用太牢致祭,其余如旧。”(《宪宗实录》卷 277)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乙卯,礼部尚书周洪谟等言:“婚姻,正始之道,风化之原,自古圣帝明王莫不以此为重。比者,皇上以皇太子年既长成,命臣等会翰林院查议婚礼,臣等仰知皇上之心与古帝王之心同一揆也。谨考祖宗实录并内阁秘书,参酌见行礼仪,凡纳采问名、纳征、告期、册封、亲迎及妃朝见皇太后、皇帝、皇后行盥谒庙等礼,及百官与命妇朝贺锡宴一应仪节之所当备者,谨具条陈。但亲迎礼内车驾径由禁门出入,合从大明左门或于东长安门,臣等未敢擅拟,均乞圣明裁处施行。”上悉从所议,命车驾亲迎礼由东长安门行。

仪注：一，纳采问名。先期，择日遣官告太庙，牲用犊各一，用祝文。至期前一日，所司设御座于奉天殿，鸿胪寺设节案、制案于御座前，内官监礼部陈礼物于文楼下，教坊司设中和乐于殿内。至日清晨，锦衣卫设卤簿于丹陛丹墀，礼部设彩舆，教坊司设大乐，俱于奉天门外。上具袞冕服御华盖殿，鸿胪寺奏执事官行叩头礼。毕，请升殿导驾，奉引如常仪。上御奉天殿，文武官朝服叩头。讫，执事引正、副使朝服就拜位，行四拜礼。传制官奏传制。讫，由左门出。执事举节案、制案，亦由左门出，伞盖遮护置丹墀中道。传制官宣制曰：“兹选某官某女为皇太子妃，命卿等持节行纳采问名礼。”正、副使又行四拜礼。鸿胪寺奏礼毕，上兴，引礼引节案、制案由奉天门左门出，执事引文楼下，礼物随出至奉天门外。正、副使取节制书置彩舆中，仪仗、大乐前导，从二门行出东长安门外。正、副使释朝服，乘马随行，诣皇太子妃府行礼。皇太子妃府前一日，设正、副使幕次于大门外道左，南向，设香案于正堂中；设节案、制案于香案南，别设案于香案之北。其日，正、副使至大门外，仪仗、大乐分列，置彩舆于正中，设节案、制案于彩舆北，引礼引正副使入幕次，执事官陈礼物于正堂。正、副使出幕次，取节、制书置于案上。礼官一员先入正堂，立于东；主婚者朝服出见，立于西。礼官曰：“奉制聘皇太子妃，遣使行纳采问名礼。”引礼，引主婚者出迎。引礼引正副使捧节及制书先行，主婚者随行，至正堂置节及制书于案，正使立于案左，副使立于案右。引礼引主婚者就拜位，行四拜礼，诣案前跪。正使取纳采制宣讫，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之，授执事者置于北案上稍左。副使取问名制宣讫，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之，授执事者置于北案上稍右。主婚者俯伏、兴、平身，执事者举答问名表案于主婚者后少西，取表授主婚者。主婚者受表，跪授正使，正使置表于案。主婚者俯伏、兴、平身，退就拜位，又行四拜礼。毕，正、副使出，置表彩舆中。讫，主婚者至正、副使前致词云主，云请礼，从者酒饌。毕，主婚者捧币以劳正、副使。正、副使出，主婚者送至大门外。正、副使进发彩舆，于东

长安门入至奉天门外，以节表授司礼监官，奏闻复命。一，纳征告期册封。先期一日，遣官告太庙，所司设节案、制案、册案、妃冠服、礼物、中和乐。至日清晨，设卤簿、彩舆、大乐、传制遣使礼并同前纳采问名仪注。但设妃仪仗、车辂于左顺门外，俟礼物过行，又改制词云：“兹册某官某女为皇太子妃，命卿等持节行纳征告期册封礼。皇太子妃府前一日，设正、副使幕次、香案、节案、制案、册案，别设案、正帛案，并同前受纳采问名仪注，但纳征玄纁、束帛、谷圭、八马等物。其日，正、副使至皇太子妃府，于彩舆中取节、制书、册、玉帛置于案，少候。执事先设皇太子妃冠服，诣礼物于正堂，八马陈于堂下。礼官一员先入正堂，主婚者朝服出见，礼官曰：“奉制封皇太子妃，遣使行纳征告期册封礼。”主婚者出迎。执事举玉帛、册案前行，正使于案取节及纳征制书，副使取告期制书，捧之以次行，主婚者后随至正堂。正、副使各以节、制书置于案，退立于案之左右东西向，置玉帛、册案于制书案之南。引礼引主婚者就拜位，行四拜礼，引诣案前跪，正使取纳征制书宣讫，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之以授执事者。执事者跪受，置于北案。正使捧圭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之以授执事者，执事者跪受，置于北案。副使捧玄纁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之以授执事者置于北案。毕，副使取告期制书宣讫，授主婚者，主婚者受之以授执事者置于北案。主婚者俯伏、兴、平身，复位，行四拜礼。毕，副使入次少候。女官捧皇太子妃首饰、冠服入中堂左，内官陈仪仗、车辂等的于大门之门。女官以首饰、冠服进皇太子妃，内官进皇太子妃仪仗于堂前。司礼监官进前受节册，正、副使于案前取节册授之，仍前立候。内官二人引捧节册，监官入中堂前，各置于案。皇太子妃具服出阁，女官及宫人拥护诣香案前向阙立。赞礼，女官赞行四拜礼。赞宣册，赞跪，皇太子妃跪。宣册，女官取册立，宣于妃左。讫，赞受册。赞播圭，宣册官以册进，授皇太子妃，妃受册以授女官，女官跪受于右，立于西。赞出圭，赞兴，赞四拜礼。毕，皇太子妃入阁，持节监官由正门出授正、副使，报受册礼毕。正、副

使出大门外，置节彩舆中。主婚者请礼，从者及以币劳正副使同前。正、副使还至奉天门外，以节授司礼监官捧入复命。一，醮戒。先期一日，所司设皇太子幕次于中左门前丹墀内；设皇太子受醮戒位于御座，南北向；设皇太子拜位于丹陛上，北向；设赞礼二人位于皇太子丹陛上拜位之北，东西相向；知班二人位于赞礼之南，东西相向；设酒饌案于醮戒位之东，稍北；设司爵、司饌各二人位于案之南，西向；执膳内官先备金爵果盒以伺。是日早，鸿臚寺赞引二人具朝服并东官侍从官先入至文华门前，候皇太子出，行叩头礼。赞引二人及侍从官导从由奉天左门入至幕次，具袞冕以俟鼓三严，上御通天冠降纱袍出鸿臚寺。请升座，上御奉天殿，作乐警蹕，文武官盛服行叩头礼，分班列侍如常仪。乐止，赞引及侍从官导引皇太子出幕次至东阶下，侍从官止。赞引导引皇太子由东阶升至丹陛拜位，北向立。赞礼赞鞠躬，四拜、兴、平身。赞引导引皇太子由奉天殿左门入就醮戒位，北向立。司爵斟酒以进，赞引赞跪，皇太子跪，赞搢圭。赞受爵，司爵者以爵立授皇太子，皇太子啐酒。讫，以爵授内使，内使跪受爵，退置于案。司饌者以果盒跪进皇太子，皇太子取少许食。讫，司饌者兴，以果盒退置于案。赞出圭，恭听戒命。上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勛帅以敬。”皇太子曰：“臣谨受命”。赞俯伏、兴、平身；赞复位。赞引仍导从由左门出至丹陛上拜位立定。赞礼，赞鞠躬，四拜兴、平身赞礼结，作乐警蹕，上降座还宫。乐止，赞引导引皇太子由东阶降丹墀东宫，内外官偕导从，由奉天左门出至午门外幕次易服。一，妃受醮戒亲迎日，妃家先于祠堂陈设祭物，妃服燕居冠服，妃父母同妃诣祖宗前行礼、奠酒、读祝。礼毕，执事者具酒饌于内进妃饮食。讫，父母坐于正堂，女执事引妃谒父母前，各四拜。父命之曰：“尔往大内，夙夜勤慎，孝敬毋违”；母命之曰：“尔父有训，尔当敬承。”妃听受讫，次诣诸尊长行礼。毕，改服翟衣以俟亲迎。一，亲迎。是日早，设先设皇太子幕次及仪仗、奠雁并所乘辂，教坊司大乐及随侍官舍侍卫官军俱于午门外。妃家先设皇太子幕

次于午门之外，南向；设香案、奠雁案于中堂。皇太子受醴戒讫，赞引导引至午门外幕次，易皮弁服。讫，赞引跪请升辂，皇太子升辂，执雁者后随，乐作，仪从前导，随侍官舍、官军导从，由东长安门到妃家门外。赞引跪请皇太子降辂，导引至幕次。礼官一员先入至正厅，立于东西向。主婚者具朝服出见，立于西东向。礼官曰：“皇太子奉制行亲迎礼。”引礼二人具服引主婚者迎皇太子于幕次之外。内官二员具服引皇太子出幕次。主婚者请皇太子入中堂，皇太子先行，内官具服捧雁随入，主婚者后行。至中堂，主婚者进立于堂中之左，妃母立于堂中之右，东西相向。皇太子至中堂，女执事二人引妃出房，立于妃母之下。内官引皇太子至案前，内官捧雁跪进皇太子，皇太子以雁奠于案。内官引皇太子稍退近东西向立。主婚者诣雁案前行八拜礼，退复位。执事者撤案，引礼内官导皇太子先出至中门。女轿夫举轿至于中门之内，内官具妃仪仗于中门之外，女执事引妃出。内官跪请皇太子诣轿所启请揭帘，妃升轿。内官起请皇太子升辂前行，妃具仪仗后行，由东长安门进至午门外，车驾、仪仗、侍卫官舍官军俱止。妃仪仗入左顺门内候。内官跪请皇太子降辂，导引入幕次候妃至。轿止，内官跪请皇太子揭帘。妃降轿，皇太子先行内。执事以帷幕拥护妃后行，俱步入左顺门内。内官跪请皇太子乘舆先行，女官跪请皇太子妃升轿后行。至宫门，皇太子降舆候妃至。女官跪请皇太子妃降入幕次，俟行合巹礼。一，合巹。其日，内官先于皇太子内殿外设妃幕次，设皇太子座于殿东西向，设妃座于东西向，各设拜位于座之南，设酒案于正中稍南，置两爵两盃于案山。皇太子至宫门外降舆入俟于内殿门外之东西向。妃降轿，女官以帷幕拥护导引入幕次整饰。讫，导引至内殿门西东向。赞引二人导皇太子前外殿，女官二人导妃随升。赞就拜位，皇太子与妃各就拜位。赞皇太子两拜，妃四拜。赞请升座，皇太子与妃皆升座，女执事二人举饌案进于皇太子及妃之前。女官司樽者取金爵酌酒以进，皇太子与妃各受爵饮。讫，女官进饌，皇太子与妃皆举饌。讫，

女官再以盞盞酌酒合和以进，皇太子与妃皆饮。訖，又进饌，皇太子与妃皆举饌，凡三举。酒饌毕，执事者撤饌案。赞皇太子与妃就拜位，相向。赞两拜如前仪。礼毕，皇太子从者饒妃之饌，妃从者饒皇太子之饌。皇太子从者导皇太子入宫，更礼衣；妃从者及女官导妃入宫易常服。一，朝见。第二日清晨，皇太子冕服，妃翟衣，女官赞引各启请出宫。至皇太后宫门外，以伺皇太后服燕居服升座。赞引引皇太子及妃自左门入，皇太子先入，妃从之。赞礼赞诣太后前，皇太子立于东，妃立于西。宫人以服脩盘立于妃之右。赞皇太子与妃皆四拜，执事二人举案至皇太后前，宫人以服脩盘授妃。妃捧盘置于案，执事者举案，妃随案进至皇太后前，妃复位。赞皇太子与妃皆四拜、兴。执事者撤服脩案于东。赞礼毕，皇太子与妃出诣上位宫前，伺上位具常服升座。赞引引皇太子及妃自左门入诣上位前进枣栗盘，行礼同前。毕，诣皇后宫进服脩盘，行礼同前。毕，赞引引皇太子及妃。是日，赐皇太子与妃宴。一，盥饌。第三日清晨，妃服翟习，赞引引妃至皇太后前，赞四拜，尚食以膳授妃。妃捧膳置于案，复位。又赞四拜礼。赞引引妃退立于西南伺膳毕，引妃出，升轿诣乾清宫外，降轿，由左门入伺膳，至赞引引妃诣上位前并皇后前，礼俱同。一，庙见。第四日，内官于奉先殿陈设牲醴、祝帛，每庙猪一、羊一、帛二共一筐。赞引二人引皇太子，二人引妃至奉先殿诣德祖玄皇帝、皇后神御前，皇太子在东，妃在西。赞皇太子、妃皆两拜。赞跪，皇太子跪，妃亦跪。赞搢圭，皇太子搢圭。赞进帛，执事者跪进于皇太子右。赞献帛，皇太子受帛以献授执事者。赞奠帛，执事者以帛奠于神御前。赞进爵，执事者以爵跪进于右。赞献爵，皇太子受爵，以献授执事者。赞奠爵，执事者以爵奠于神御前。赞再进爵，执事者以爵进。赞献爵，皇太子授爵以献授执事者。赞奠爵，执事者以爵奠于神御前。赞俯伏、兴，皇太子俯伏、兴，妃亦兴。赞复位，赞皇太子与妃皆两拜，平身。次诣懿祖皇帝皇后、熙祖皇帝皇后、仁祖皇帝皇后、太祖皇帝皇后、太宗皇帝皇后、仁宗皇帝皇后、

宣宗皇帝皇后、英宗皇帝孝庄皇后，礼同前。赞诣读祝位，皇太子与妃诣读祝位跪。皇太子跪，妃亦跪读祝。讫，赞俯伏、兴、平身，皇太子俯伏、兴、平身，妃亦兴。赞复位，赞皇太子与妃皆两拜、平身。赞执事者捧祝帛各诣燎所。赞诣燎位，皇太子与妃诣燎位。赞礼毕，引礼引皇太子及妃还宫。一，行庆贺礼。是日早，上具皮弁服御华盖殿，执事官行礼，奏请升殿，导驾作乐，陈设如常仪。文武百官俱朝服先行四拜礼。鸿胪寺官诣丹陛上跪致词曰：“某官某臣等恭惟皇太子嘉礼既成，益绵宗社隆昌之福。臣某等不胜欣忭之至，谨当庆贺”。又四拜。礼毕，上起易服，赐宴群臣，如冬至正旦之仪。其日命妇庆贺皇太后，行礼致词如前，但致词改某官某夫人妾某氏等，后又改妾某氏等。礼毕，庆贺皇后，礼同前，但收致词曰：“皇太子嘉聘礼成，益绵景福。”余并同。礼毕，皇太后赐命妇宴。（《宪宗实录》卷 282）

（成化二十三年春正月）辛酉，以明日行皇太子纳采问名礼，遣驸马都尉周景告太庙。（《宪宗实录》卷 286）

（成化二十三年春正月）壬戌，行皇太子纳采问名礼……（《宪宗实录》卷 286）

（成化二十三年春正月）庚午，以明日行皇太子纳征告期册封礼，遣驸马都尉王增告太庙。（《宪宗实录》卷 286）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辛未朔，行皇太子纳征告期册封礼……（《宪宗实录》卷 287）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丙子，皇太子行亲迎礼。上御奉天殿醮戒如仪。（《宪宗实录》卷 287）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丁丑,皇太子婚礼成。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庆贺礼。皇太后、皇后受命妇朝贺。 (《宪宗实录》卷 287)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礼部引会试中式举人程楷等三百名陛见。 (《宪宗实录》卷 287)

(成化二十三年夏四月)辛未,礼部奏上皇太后徽号日期、礼仪…… (《宪宗实录》卷 289)

(成化二十三年夏四月)丙戌,上皇太后徽号。 (《宪宗实录》卷 289)

(成化二十三年夏四月)戊子,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上表贺上皇太后徽号。礼毕,颁诏天下如常仪…… (《宪宗实录》卷 289)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丙寅,礼部上五皇子冠日及冠仪:一,择六月初六日行礼;一,冠所例在奉天门前东庑左顺门之北;一,习仪前期,各执事官于冠所肄习三日;一,陈设前期,鸿胪寺设节案五、香案五于庑内之北正中;设冠带席五于东阶之上,西向有座;设醴席五于西阶之上,东向亦有座;光禄寺设司尊所一于东阶之下稍南;设盥洗所一于司尊所之南;内侍设帷幄五于香案之东、冠带席之后稍北,俱西向,帷中各设坐椅及案;别设案五于东阶之南、司尊所之北,具翼、善冠、皮弁、九旒冕各盛以盘,覆以红袱凡五置于案,又具袍服、皮弁服、袞服、圭带、舄等物,各盛以箱凡五置于帷中;教坊司设乐于南;一,遣官持节。至日早,皇上告奉先殿,具皮弁服,御奉天殿传制遣官持节行礼,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侍班如常仪;二,迎节。内侍导皇子各先于帷幄中坐,候节将至,礼部官启皇子迎节。乐作,礼部官同鸿胪卿导皇子俱出阶下。节至,持节官捧节入置于北

正案上。乐止，皇子俱随节入，持节官立于节案之东宾，及宣戒敕宣祝等官序立于东南、盥洗所之次。礼部官、鸿胪卿导皇子俱诣香案前序立。乐作，同四拜。毕，乐止，其持节官诏以命英国公张懋、保国公朱永、襄城侯李瑾、庆云伯周寿、新宁伯谭祐，其宣戒敕、宣祝官诏以命内阁臣万安、刘言、尹直，持节官即命以掌冠，掌冠即礼，所谓宾也；一，就冠席礼部官启皇子就席，乐作，礼部官同鸿胪寺卿导皇子以次诣冠席序立。乐止，内侍各二人侍立于皇子左右；一，初加。鸿胪寺鸣赞赞行初加冠礼。乐作，引礼序班引各宾同宣祝官诣盥洗所，各搢笏，以次盥手。讫，出笏。乐止，鸣赞二员稍南北向立，各宾同宣祝官升自东阶稍西南向。乐作，内侍揭盖袱，各以盘捧翼、善冠升，各宾俱降阶一级，搢笏受之，宣祝官不降。乐止，各宾俱以右手执冠后，左手执冠前，同宣祝官诣皇子席前稍东向序立。赞宣祝，宣祝官祝曰：“惟兹吉日，冠以成人，克敦孝友，福祿来臻”。祝讫，乐作，各宾及宣祝官俱跪，各宾同进冠。讫，出笏，宣祝官同复位。乐止，礼部官启易服，皇子以次入帷幄，易新袍服出，礼部官启复位；一，再加。鸣赞赞行再加冠礼，乐作，内侍揭盖袱，各以盘捧皮弁升，各宾俱降阶二等，搢笏受之，宣祝官不降。乐止，各宾同宣祝官诣前如前仪。赞宣祝，宣祝官祝曰：“冠礼斯举，实由成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祝讫，乐作，内侍各释翼、善冠，各宾及宣祝官俱跪，各宾同进皮弁。讫，出笏，宣祝官同兴复位。乐止，礼部官启易服，皇子以次入帷幄，易皮弁服、烏出，礼部官启复位；一、三加。鸣赞赞行三加冠礼，乐作，内侍揭盖袱，各以盘捧冕、旒升，宣祝官不降，各宾俱降阶三等，搢笏受之。乐止，各执冠如前仪，赞宣祝，宣祝官祝曰：“冠至三加，命服用章，敬神事上，永固藩邦”。祝讫，乐作，内侍各释皮弁，各宾俱跪同进冕旒。讫，出笏，兴，复位。乐止，礼部官启易服，皇子以次入帷幄，易衮服出，礼部官启复位；一，醺礼。鸣赞赞行醺礼，礼部官启皇子诣醴席前，乐作，礼部官同鸿胪寺卿导皇子俱降，自东阶由西阶，升醴席东向序坐。乐止，光禄寺各举醴卓置于

前。乐作，引礼序班引各宾及宣祝官诣盥洗所，各搢笏，以次盥手。讫，各取爵诣司尊所酌醴，由西阶升，同诣席前立。乐止，赞宣祝，宣祝官祝曰：“旨酒嘉荐，载芬载芳，受此景福，百世其昌”。祝讫，各宾同宣祝官俱跪各进爵，鸣赞赞皇子搢圭，各受爵奠于案。教坊司启乐，奏《喜千春》之曲。次启进酒，皇子各举爵饮。讫，复爵于案，各宾同宣祝官出笏，兴，少却立。乐止，光禄寺官各进饌。大乐作，饌至案。乐止，各饌。讫，赞出圭，撤卓宾复位；一，受敕戒。鸣赞赞受敕戒礼，礼部官启皇子诣受敕戒位。礼部官同鸿胪寺卿导皇子俱降，自西阶由东阶诣拜位，以次序立。乐作，引礼序班引宣敕戒官至中，西向立。乐止，称有制，鸣赞赞跪，皇子俱跪，宣敕戒曰：“孝于君亲，友于兄弟，亲贤爱民，率由礼义，毋溢毋骄，永保富贵”。乐作，皇子俯伏，兴，俱四拜。乐止，鸿胪寺卿启礼毕，持节官捧节出，皇子俱送节出门外行至阶下，内侍导皇子各还帷幄中，释袞冕具翼、善冠服，回宫；一，谒见。是日，皇子各具冕服同谒祭于奉先殿，用乐行礼如常仪，仍谒见圣慈仁寿皇太后、皇上、皇后，俱行五拜三叩头礼。次谒皇妃、东宫及妃，各行四拜礼，皆用乐；一，持节及宣敕戒等官俱复命；一，次日早，上常服升金台，百官皆常服致词称贺，行五拜三叩头礼。朝罢，司礼监请皇子各常服诣奉天门前东庑序坐，百官亦常服行四拜礼。”（《宪宗实录》卷 290）

（成化二十三年秋七月）戊申，以英国公张懋、保国公朱永、襄城侯李瑾、庆云侯周寿、新宁伯谭祐为正使，少傅吏部尚书万安、少保户部尚书刘吉、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尹直、吏部尚书李裕、户部尚书李敏为副使，各持节册封第二皇子祐杅为兴王，第三皇子祐抡为岐王，第四皇子祐楨为益王，第五皇子祐樺为衡王，第六皇子祐耘为雍王。前期，鸿胪寺设节、册宝安于奉天殿中，册东宝西节居中，设彩舆于丹陛之东；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内执事设香案于殿中之北，设香案一、册宝主五于香案之南。是日早，锦衣卫设卤簿

驾，上具袞冕服，用牲醴、祝文，以册封祭告奉先殿。毕，上御华盖殿，具皮弁服，鸿胪寺奏执事官行礼。毕，奏请升殿，导驾官导上升座，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入班行叩头礼。毕，侍班引礼官引正副使入就拜位，鸣赞赞行四拜礼，传制官跪奏传制，执事官举节册、宝案由殿左门出，置御道中。传制官由左门出，称有制。鸣赞赞正副使跪，传制官宣制，鸣赞赞俯伏、兴，四拜礼。毕，执事官举节、册、宝置于彩舆中，用黄伞及大乐送至右顺门外，正副使朝北立，仍用内乐迎彩舆至仁寿宫门外。节册未至，各王先具服候；节册将至，内导引引王出迎于宫门外。内执事捧节、册、宝由正门入先行，各王以次随行。至殿正中，置于案，每案册东宝西节居中。内执事导各王各就拜位，赞四拜，乐作，兴，平身。乐止，赞有制，赞各王跪，宣制内官立，宣制曰：“朕以尔诸子长成，谨遵祖宗成宪以金册金宝封尔第二子祐杭为兴王，第四子祐楨为益王，第五子祐樾为衡王，第六皇子祐耘为雍王，其各进学修德，忠君孝亲，毋侈毋骄，永保富贵以屏翰皇家。尔等钦哉！”宣讫，赞各王诣册案前，赞跪，宣册内官各取册立，……宣讫，赞受册，捧册内官各以册授王，王受。讫，各以册授内侍，内侍跪受，立于西。赞俯伏，乐作，兴，平身。乐止，赞各王复位，赞四拜。乐作，兴，平身。乐止，赞礼毕，内导引引各王送节出门外，内执事捧节出，各授正副使，报礼毕，正副使持节复命。各王授册宝毕，内侍引各王以祝文谒告奉先殿，文曰：“兹奉恩命授以册宝，封祐杭为兴王……祐耘为雍王，恭诣告谢，伏惟鉴知，谨告”。告毕，内侍引各王诣圣慈仁寿皇太后前，行八拜礼。毕，复诣皇上、皇后前，俱行八拜礼。毕，复诣母妃前，各行四拜礼。毕，回宫。十二日，文武百官常服致词称贺。行礼毕，司礼监官请各王具常服俱诣奉天门东庑序坐，百官常服行四拜礼。”（《宪宗实录》卷292）

（成化二十三年秋七月）甲子，以太傅英国公张懋为正使，少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万安为副使，持节册宸妃邵氏为贵妃，张氏

为德妃，郭氏为惠妃，章氏为丽妃，姚氏为安妃，王氏为敬妃，唐氏为荣妃，杨氏为恭妃，潘氏为端妃，岳氏为静妃……（《宪宗实录》卷292）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戊戌，礼部进即位仪注：一，择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丑时即位；一，先期，司设监等衙门于华盖殿设御座，于奉天殿设宝座，钦天监设定时鼓；一，遣官以是日早祇告天地、宗庙、社稷；一，前一日夕奠后，以即位告几筵，行四拜礼。读祝，再行四拜礼；一，是日早，皇帝服袞冕于奉天殿丹陛上拜天，行五拜三叩头礼，次诣奉先殿，次诣圣慈仁寿皇太后前，次诣几筵前，次诣母后前；俱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出御华盖殿；一，前期，尚宝司设香案于奉天殿，鸿胪寺设表案于丹陛上，教坊司设中和韶乐，悬而不作，鸿胪设诏案，锦衣卫设云盖盘于奉天殿内东，别设云盘于承天门上，设云舆于午门外，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一，是日早，鸣钟鼓，锦衣卫设卤簿大驾，文武官员各具朝服入候丹墀内，上既御华盖殿，鸿胪寺官传旨：百官免贺。遂引执事官就次行礼，赞请升殿，上由中门出御奉天殿宝座。锦衣卫鸣鞭，鸿胪寺赞百官行五拜三叩头。讫，百官出至奉天门外，北向俟，鸿胪寺请颁诏，翰林院官捧诏授礼部官，由殿左门出。锦衣卫于午门前候，捧诏置云盖中，导至承天门，开读行礼如仪。（《孝宗实录》卷2）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乙巳，礼部进西角门视朝仪注：十二日早，上袞服御西角门视朝，文武百官素衣冠、腰经行奉慰礼；十三日，上释袞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腰经视朝，自此自十九日皆然；二十日以后，请遵遵英宗睿皇帝服制，上仍素翼、善冠、麻布袍、腰经视朝不鸣钟鼓，文武百官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皂鞋朝参，至百日后，始变服如常。上曰：“朕居丧，当自尽礼，二十日始释袞服，余从所请。”（《孝宗实录》卷2）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庚戌,礼部进上大行皇帝尊谥仪注
…… 《孝宗实录》卷 2)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辛丑)礼部进上大行皇帝尊谥册宝仪注
…… 《孝宗实录》卷 3)

(成化二十三年冬十月)庚午,礼部进圣慈仁寿皇太后及皇太后尊号并册立皇后仪注…… 《孝宗实录》卷 4)

(成化二十三年冬十月乙酉)礼部进圣母恭恪庄僖淑妃为皇太后仪注…… 《孝宗实录》卷 5)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寅,礼部进孝穆慈慧皇太后祔葬茂陵仪注…… 《孝宗实录》卷 7)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辰,礼部进宪宗纯皇帝梓宫发引至祔享仪注…… 《孝宗实录》卷 7)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戌)礼部尚书周洪谟会同五府各部、都察院、翰林院等衙门议桃迁之制及孝穆慈慧皇太后奉享之礼,上奏…… 《孝宗实录》卷 7)

(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丁卯,礼部进桃主仪注…… 《孝宗实录》卷 8)

(弘治元年闰正月甲申)礼部进耕藉仪注…… 《孝宗实录》卷 10)

(弘治元年二月)壬寅,礼部进视学仪注…… 《孝宗实录》卷11)

(弘治元年二月)辛酉,礼部进经筵仪注…… 《孝宗实录》卷11)

(弘治元年三月)己卯,礼部进午朝仪注:“一,三月十八日午朝。内官先设御座于左顺门之北,设案稍南,文武执事、奏事等项官员俱候于左掖门内,候驾出,各照班次序立;一,内阁并五府六部奏事官、六科侍班官俱于案西序立,侍班、御史二员、序班二员、将军四员俱于案南面北立,鸿胪寺鸣赞一员地案东面西立,锦衣卫、鸿胪寺堂上官于奏事班下以次面东立,管将军官并侍卫官立于将军之西;一,府部等衙门官照依衙门次第出班,奏事通政使司官照常例引人奏事,三法司官遇有奏事俱随班。其常承旨,刑部大理寺郎中、寺正各一员,都察院侍班御史承旨,其余衙门有事者各分官承旨,鸿胪寺官赞奏事。毕,撤案,各官退各衙门,官如有机密重诈,赴御前具奏。事毕,驾还。 《孝宗实录》卷12)

(弘治元年九月乙酉)顺天府奏:“旧制本府以十月初一日行乡饮酒礼,缘是日时享斋戒,乞移于初二日。”从之。 《孝宗实录》卷18)

(弘治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进宪宗纯皇帝大祥、奉安神主仪注…… 《孝宗实录》卷28)

(弘治二年十月)丁亥,礼部进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圣诞朝贺仪注:一,前期一日,女官陈设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御座于宫中,设香案于丹违墀之南。其日清晨,内官陈设仪仗于丹陛之东西及丹墀之东

西，女官擎执者立于御座之左右，陈女乐于丹陛东西北向，设表案于殿东门外，设班首拜位于中道之东西，设众命妇拜位于丹墀北向，设司赞位于丹墀东西，设司宾位于命妇班之北，东西相向，设内赞二人位于殿内东西。命妇至宫门外，司宾引命妇入就拜位，女官具服侍班如常仪。尚宫、尚仪等官诣内奉迎，尚仪奏请升座，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具礼服出，导从如常仪。乐作，升座。乐止。司赞唱班齐，乐作，赞四拜。乐止，外赞唱进表，引表案女官前导，举表案女官二人举案由殿东门入，乐作，至殿中。乐止，赞众命妇跪，内赞唱宣表目，女官宣。訖，兴，唱宣表，展表女官诣案前取表展开，宣表女官宣。訖，兴，举案者举案置于殿东，赞命妇皆兴。司宾引班首由东阶升，乐作，自东门入至殿中。乐止，内赞唱跪，班首跪，众命妇皆跪，司言女官代班首称：某官夫人、妾某氏等兹遇圣慈仁寿太皇太后陛下圣旦，敬诣称贺。内赞、司赞同唱兴，班首及殿外命妇皆兴。司宾引班首由西门出，降自西阶。乐作，至拜位。乐止，赞拜。乐作，四拜。乐止，尚仪跪奏礼毕，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兴，乐作，还宫。乐止，引礼引命妇以次出。一，命妇照例由北安、东安二门入至东华门外伺候内官引入行礼。（《孝宗实录》卷 31）

（弘治二年十月）甲午，礼部进册封仁和长公主并婚礼仪注：一，弘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公主尚冠，一十九日受册。前一日，内执事官设册案于公主宫中，设香案于册案之前，设彩亭于便殿丹陛之左。至期，上位具袞冕诣奉先殿祭告，用乐礼。毕，上位常服御便殿升座，执事长随举册案置殿中，司礼监官跪奏发册。执事长随举册案由殿左门出，置册彩亭中，用内乐。近至公主宫中，司礼监官捧册置于案，公主先具服候册至。女官二员引公主于册案前北向立，赞受册，赞拜，乐作，四拜。乐止，赞跪赞宣册，女官立于左宣。訖，以册授公主，公主受毕，以授女执事立于右。又赞拜，乐作，四拜。乐止，礼毕，撤册案、香案。次日早，公主具礼服，引礼女官引公主谒奉

先殿。毕，诣太皇太后、皇太后、上位、皇后前谢恩，俱赞行八拜礼。一，弘治三年正月十八日搬移。是日早，公主具礼服，引礼女官引公主诣奉先殿辞。毕，内官于太皇太后、皇太后，上位、皇后正宫内俱设仪仗于丹陛之东西，大乐陈于丹墀，执事女官备金爵、酒壶、果盒。至期，内赞、女官二员于殿之东西候太皇太后燕居服升座，引礼女官引公主诣太皇太后前，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赞跪赞受爵，女官以爵斟酒立授公主。乐作，公主受酒。饮讫，乐止，以爵授执事者，执事者跪受虚爵退。赞恭听戒命，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无违尔闺门之礼”。公主听受。讫，赞兴、赞拜，乐作，四拜，兴。乐止，赞礼毕。引礼女官引公主诣皇太后及上位、皇后前受戒命行礼亦如之。毕，引礼女官引公主由宫东门出，升轿出至东华门外，内使备仪仗、鼓乐前导，合女乐，接引至府。公主入，仪仗、女乐各退。一，正月十六日，驸马受诰。先期，礼部官具奏，领出驸马朝服等件。是日，鸿胪寺设诰案、冠服案于丹墀之左。上位常服升金台，百官先行叩头礼。毕，侍班、执事官举诰案、冠服案至丹墀，置中道。鸿胪寺官引驸马于丹墀中立。吏部、礼部官奏驸马受诰及赐给冠服、仪仗、鞍马。奏毕，赞五拜三叩头礼。毕，执事官抬诰案由左边降，以诰受驸马捧出东长安门外，用鼓乐迎诰至于家。所司各备仪仗、鞍马，同日给赐。一，次日早，驸马具服谢恩。一，正月二十六日下嫁。先一日，顺天府官于本府前结彩。至日早，设香案于本府月台上，列公主仪仗、女乐，左右相向。至期，用男乐迎驸马入府。毕，乐人退，内官引驸马到客位具公服，又引驸马从左门入至中堂俟候。女使预设香案于堂中，设公主、驸马拜位于香案前，公主拜位居东，驸马拜位居西，候公主具服出，同驸马诣香案前拜天地，赞行八拜礼。毕，女使先于堂内设公主座，于东西向，驸马拜位于西东向。至是，赞、引二人导公主升东座，驸马就位，面东。赞行四拜礼，公主坐受两拜，答两拜礼。毕，驸马出客位，便服女使仍于室中。设公主座于室中正面，驸马座于室西东向，设酒案于室中稍南，置两盏两爵于案上，设

饌案。二人引驸马入室中，赞引导公主中坐，驸马亦就座。执事捧饌案置于公主、驸马前，执事者二人以二盞斟酒以进，公主、驸马皆饮酒。执事者进饌，公主、驸马皆举箸。执事者以两盞斟酒合和以进，公主、驸马皆饮。讫，执事者又进饌，公主、驸马皆举箸。撤案。礼毕，仪仗、女乐各退。一，公主入府侯至十日，公主具冠服，引礼女官引公主谒奉先殿行礼。谒毕，诣太皇太后、皇太后、上位、皇后前谢恩，俱赞行八拜礼。毕，赐宴于宫中。驸马先日赴鸿胪寺报名，至日具公服于早朝大班内谢恩。毕，仍具公服于午门外直房内侯候，司礼监官引至左顺门内侯候。太皇太后常服御便殿升座，引礼长随引至阶下正中，赞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复引出侯候。皇太后常服御便殿升座，引礼长随引至阶下正中，赞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复引出侯候。皇后常服御便殿升座，引礼长随引至阶下正中，赞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复引至午门外，释公服侯候。上位常服出御便殿赐宴，引礼长随赞引驸马先行四拜礼，就席，坐西向东。宴毕，仍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回府。次日见舅姑。一，公主见舅姑。舅姑坐于东西向，公主立于西东向，行四拜礼，舅姑答两拜。《（孝宗实录）卷31》

（弘治四年三月己卯）礼部进亲王冠礼仪注…… 《（孝宗实录）卷49》

（弘治四年八月）壬子，礼部上书进《宪宗纯皇帝实录》仪注：前一日，设表案于奉天殿丹陛之东，设实录案于丹违墀中，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如常仪，设宝舆、香亭于史馆前。是日早，锦衣卫设鹵簿驾，史官具服至馆捧实录置宝舆中，上御华盖殿具袞冕，鸿胪寺官寻迎实录、宝舆，用鼓乐、伞盖，从东廊北行，由左顺门外由桥南中道行，史官后随从二桥行。至奉天门阶下，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捧实录置于案。东止，俟香亭、宝舆退，鸿胪寺奏执事官行礼，赞

五拜，奏请升殿。导驾官前导，乐作，上御奉天殿。乐止，鸣鞭，史官入班，文武官各具服诣丹墀分左右侍班。鸿胪寺官奏进《实录》乐作，序班举实录案以次由中道升，班首由左阶升至殿门外，上兴，序班以实录案置于殿中。乐止，班首跪于案前，赞史官皆跪，乐作，内侍官举实录案入内殿置于中，上复坐。乐止，赞俯伏，班首及史官皆俯伏，乐作，兴，平身。乐止，班首复位，赞鞠躬，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赞进表，乐作，序班举表案置于殿中。乐止，赞宣表，赞众官皆跪，鸿胪寺官展表宣。讫，赞俯伏，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进《实录》官退于东班侍立，赞排班，文武百官入班。赞班齐，鸿胪寺官致词云：文武百官、太傅兼太子太师保国公臣朱永等恭惟宪宗纯皇帝神功圣德纂述成书，光华万世，群臣欢忭，礼当庆贺。赞鞠躬，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赞有制，史官仍入班，赞跪，宣制云：宪宗纯皇帝功德配天，纪述详实，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赞俯伏，乐作，兴，平身。乐止，赞搢笏、鞠躬三、舞蹈。赞跪，山呼万岁三。赞出笏、俯伏，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礼毕。（《孝宗实录》卷 54）

（弘治四年十一月壬辰）礼部进兴王婚礼仪注……（《孝宗实录》卷 57）

（弘治五年二月戊申）礼部进册立东宫仪注……（《孝宗实录》卷 60）

（弘治五年三月）戊寅，以册立皇太子，遣保国公朱永祭告天地，驸马都尉周景祭告宗庙，新宁伯谭祐告社稷。上祭告奉先殿、奉慈殿，出御奉天殿，遣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懋充正使、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刘吉充副使，持节奉册宝行礼……（《孝宗实录》卷 61）

(弘治五年四月)丁未,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郑纪言三事:一,古者天子九鼎献数,因之我朝太庙所行似近简略,今拟初献,乞皇上自行遍诣皇祖考前连进三爵,毕则读祝、复位。亚献,皇太子长成或王亲未之国者代之,否则,贵戚、大臣亦可。终献,则贵戚、大臣或内阁儒臣亦可。每献数皆如初礼,庶可以仿佛古人之九献矣。一,孔子之祀尤宜崇重。在宪宗朝以周洪谟言,笾豆加十为十二,侑数加六为八,与十二冕服相称,崇重之意至矣。但不加帝号者,谓孔子周人当用周制。其所谓王,乃天生之王,非国王之王,恐未为通论。夫孔子虽生于周,而封王实始于唐,周无帝号,故有天王之称。唐既有帝号,则当时所谓王不过国王而已。使孔子封于周,自为天王,可也。既封于唐,焉可以周制诬之邪?乞推宪宗崇重之心,易其王名,加以帝号,不然,则章服、礼乐又似僭用,何以安先师在天之灵乎?一,圣贤之教所以明人伦,而人伦莫先于父子。颜渊、曾参、子思实颜路、曾晰、孔鲤之子,子坐殿上,父列两庑,恐事死如生之道不如是也。纵三父压于圣门之品第,限于列代之封命无所顾望,其三子之心安乎?今国子监文庙戟门旁北向之屋,宋、元以来,从祀诸儒多坐其中,乞移置于两庑之末东西相向,而以路、晰、鲤牌位补其处,通行天下,皆仿此制,既与孔子偏正不相妨,又于配晰尊卑不相压,庶公私恩礼两尽而无嫌矣”。疏入,下所司知之。 (《孝宗实录》卷62)

(弘治五年五月)丙子,礼部以太庙后殿成,进奉安懿祖皇帝、皇后神仪注…… (《孝宗实录》卷63)

(弘治五年九月)壬辰,皇太子千秋节,赐百官宴于午门,天下诸司并外夷庆贺官员人等宴阙左门。 (《孝宗实录》卷67)

(弘治八年三月)戊申,礼部进皇太子冠礼仪注…… (《孝宗实

(弘治九年八月庚子)礼部进庆贺皇太子千秋节仪注:一,是日早,俟皇太子具冕服于文华殿升座,本部官入启朝鲜国王进马匹、文物数目。毕,鸿胪寺官赞跪,执事官行礼。讫,启请升殿,导引官奉迎皇太子出,乐作,升殿。乐止,赞礼赞班齐鞠躬,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赞进笺,给事中前导笺案,由东门入,置殿中。内赞赞宣笺目,宣讫,俯伏,兴,平身。赞宣笺,外赞赞跪,展笺官取笺,宣笺官宣。讫,内外皆赞俯伏、兴、平身,即举案置殿东。外赞赞众官跪,代致词官中道跪,致词云:具官臣某等兹遇皇太子殿下寿诞之辰,臣某等敬祝千岁寿。赞俯伏、兴,乐作,四拜,平身。乐止,鸿胪寺官跪启礼毕。 (《孝宗实录》卷 116)

(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时清宁宫新成,有旨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 (《孝宗实录》卷 155)

(弘治十二年十月庚戌)礼部进太皇太后还居清宁宫仪注:一,钦天监选择弘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回宫。是日早,文武百官盛服于奉天门致词,行五拜三叩头礼。一,次日早,命妇朝贺。一,前期一日,女官陈设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御座于宫中,设香案于丹墀之角。其日清晨,内官陈设仪仗于丹陛之东西,及丹墀东西,女官擎执者立于御座之左右。陈女乐于丹陛之东,西北向。设班首拜位于中道之东西,设众命妇拜位于丹墀北向北,设司赞位于丹墀东西,设司宾位于命妇班之北,东西相向,设司赞二人位于殿内东西。命妇至宫门外,司宾引命妇入就拜位,女官具服侍班如常仪。尚宫、尚仪等官诣内奉迎,尚仪奏请升座,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具礼服出,导从如常仪,乐作,升座。乐止,司赞唱班齐,乐作,赞四拜。乐止,司宾引班首由东阶升,乐作,自东门入至殿中。乐止,

内赞唱跪，班首跪，众命妇皆跪，司言女官代班首致词称贺。毕，内赞、司赞同唱兴，班首及殿外命妇皆兴。司宾引班首由西门出，降西阶，乐作，至拜位。乐止，赞拜，乐作，四拜。乐止，尚仪跪奏礼毕。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兴，乐作，还宫。乐止，引礼引命妇以次出。（《孝宗实录》卷 155）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戌朔，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崩。土即日发丧，命礼部具议以闻。

告讣于诸王。

颁遗诏于天下……

礼部上丧礼仪注……（《孝宗实录》卷 209）

（弘治十七年三月）壬午，上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太皇太后尊谥……（《孝宗实录》卷 209）

（弘治十七年四月）丁酉，上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太皇太后尊谥册宝……（《孝宗实录》卷 210）

（弘治十七年四月）壬寅，礼部上孝肃太皇太后梓宫发引至卒哭仪注……（《孝宗实录》卷 210）

（弘治十八年五月乙酉朔）礼部进大行皇帝丧礼仪注……（《武宗实录》卷 1）

（弘治十八年五月乙亥）礼部进即位仪注：一，先期，司设监等衙门于华盖殿设御座，于奉天殿设宝座，钦天监设定时鼓。一，遣官是日早祇告天地、宗庙、社稷。一，是日早，具孝服以即位告大行皇帝几筵，行四拜礼。读祝，再行四拜礼。毕，即具衮冕服于奉天殿丹

陞上拜天，行五拜三叩头礼。次诣奉先殿，次诣孝肃太皇太后几筵，次诣奉慈殿，次诣大行皇帝几筵，次诣皇太后前，次诣母后前，俱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出御华盖殿。一，前期，尚宝司设宝案于奉天殿，鸿胪寺设表案于丹陛上，教坊司设中和韶乐，悬而不作，鸿胪寺设诏案，锦衣卫设云盖云盘于奉天殿内东，别设云盘于承天门上，设云舆于午门外，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一，是日早，鸣钟鼓，锦衣卫设卤簿大驾，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入候丹墀内。上既御华盖殿，鸿胪寺官传旨百官免贺，遂引执事官就次行礼。赞请升殿，上由中门出御奉天殿宝座，锦衣卫鸣鞭，鸿胪寺赞百官行五拜三叩头礼。讫，百官出至承天门外北面，俟鸿胪寺请颁诏。翰林院官捧诏授礼部官，由左门出。锦衣卫于午门前候捧诏置云盖中，导至承天门。开读行礼如仪。（《武宗实录》卷1）

（弘治十八年五月）甲辰，礼部进西角门视朝仪注……（《武宗实录》卷1）

（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礼部进上大行皇帝尊谥议文仪注……（《武宗实录》卷2）

（弘治十八年六月）丁巳，礼部尚书张昇等上大行皇帝尊谥，议曰……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武宗实录》卷2）

（弘治十八年六月丁巳）礼部进上大行皇帝尊谥、册宝仪注……（《武宗实录》卷2）

（弘治十八年秋七月）癸巳，礼部进两宫尊号仪注……（《武宗实录》卷3）

(弘治十八年九月)己亥,礼部进奉桃熙皇帝神主仪注……
(《武宗实录》卷5)

(弘治十八年九月辛丑)礼部进孝宗敬皇帝梓宫发引祔享仪注
…… (《武宗实录》卷5)

(弘治十八年九月)戊申,礼部续进梓宫发引仪注…… (《武宗实录》卷5)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壬戌)礼部奏:“明年三月初四日,圣驾幸太学释奠先师,宜遣官给传行取衍圣公孔闻韶及翰林院五经博士颜公铤、孟元,仍别行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颜、孟族各二人驰驿来京,迎驾陪祀”。从之。 (《武宗实录》卷8)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丙子,礼部上祭先农耕藉田仪注……
(《武宗实录》卷8)

(正德元年春正月)丙午,礼部具视学仪注…… (《武宗实录》卷9)

(正德元年二月)乙丑,上祭先农之神,遂躬耕藉田…… (《武宗实录》卷10)

(正德元年三月)甲申,上视国子监。是日,上具皮弁服躬谒先师孔子,行四拜礼。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谢迁、户部尚书韩文、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元祯、吏部左侍郎焦芳、吏部右侍郎梁储、户部右侍郎陈清、兵部右侍郎揭仲字分猷四配十哲

两庑礼。毕，幸彝伦堂，祭酒张濬、司业周玉讲书。毕，上还宫。

（《武宗实录》卷 11）

（正德元年夏四月）壬子，礼上进玉牒仪注：前期一日，设玉牒案于奉天殿丹墀中，设宝舆、香宁于史馆前，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不作，设大乐如常仪。是日早，锦衣卫设卤簿驾，修玉牒官具朝服捧玉牒置宝舆中。上御华盖殿，具皮弁服，鸿胪寺官导迎宝舆，用鼓乐、伞盖，修玉牒官后随，由二桥行至奉天门，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捧玉牒置于案。乐止，宝舆、香亭退，鸿胪寺官奏执事官行礼。讫，奏请升殿，导驾官前导，乐作，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侍班。乐止，鸣鞭，修玉牒官入班，乐作，鸿胪寺官奏鞠躬，四拜，兴，平身。乐止，赞进玉牒，乐作，序班举玉牒案由中道升，班首官由左阶升，序班以玉牒案置于殿中。乐止，班首官由殿东门入至案前，赞跪，修玉牒官皆跪，乐作，赞俯伏、兴、平身。乐止，班首官复位，乐作，赞鞠躬四拜，兴，平身。乐止，序班举玉牒案置于殿内稍东，进玉牒官退于东班侍立，文武百官入班行礼如常仪。故事进玉牒于文华殿行礼，太常寺少卿兼侍讲学士杨时畅以为玉牒所载甚重，宜于奉天殿进呈，庶尽尊祖敬宗之义。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与礼部议，从其言，乃更定仪注行之。（《武宗实录》卷 12）

（正德元年夏四月）戊午，翰林院进呈玉牒，上御奉天殿受之如仪。（《武宗实录》卷 12）

（正德元年秋七月）乙酉，礼部上大婚仪注：一，七月十七日祭告天地、宗庙。一，七月二十日传制，遣官持节行纳采问名礼。至期前一日，鸿胪寺设制案、节案于奉天殿御座前。厥明，上具冕服御奉天殿，文武官常参。讫，执事引正副使朝服就拜位，行传制礼，宣制曰：“兹选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长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

采问名礼”。礼毕，制案、节案及礼物由中门出。正副使至奉天门外取制书置彩舆中，仪仗、大乐前导。至大明门外，正副使乘马诣皇后第行礼。其日，正副使至大明门外，礼部先入，主婚者朝服出见，礼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纳采问名礼。”主婚者出迎，正副使捧制及节至正堂，置制书及节案。主婚者行四拜诣案前跪，听宣制。正副使宣制讫，以授主婚者，置于案，俯伏、兴、平身，以答名表跪授正副使，退就拜位。礼毕，主婚者请礼从者酒馔。毕，以币劳正副使，送至大门外。正副使捧答名表入至奉天门外，以表、节授司礼监官奏闻复命。一，纳吉、纳征、告期，其仪注自遣官至复命并同纳采问名礼，但纳吉用玉帛，纳征用谷、圭、玄纁、束帛、六马等物，改制词云：兹聘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长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纳吉、纳征、告期礼。礼官入见主婚者，致辞曰：“奉制聘后，行纳吉、纳征、告期礼”。一，八月十一日遣官行发册奉迎礼。至期清晨，鸿臚寺设制案、节案、册案、宝案于御座前，礼部陈雁及礼物于丹陛上，设彩舆于奉天门外，内官监陈设皇后卤簿、车辂、礼物于彩舆南。其传制、遣使礼仪并同纳彩问名仪，但改制词云：兹册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长女为皇后，命卿等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其制、册、宝、节用伞盖遮护，俱从中门出，雁及礼物随行，正副使从之，诣皇后第行礼。前一日，陈设幕次、香案、制书案、节案、册宝案如仪。其日，正副使至，取制书、册宝置案上。上官奉皇后首饰、祔服入中堂左，内官陈仪仗、车辂等物于大门内。礼官先入见主婚者，致辞曰：“奉制册后，遣使持节奉册宝行奉迎礼”。主婚者出迎，执事者举册宝案，正副使捧制书及节，执事者执雁及礼物至正堂，各置其所如仪。引礼引主婚者就拜位行礼。女官入进首饰、祔服，内官进仪仗。正副使取节、册、宝授司礼监官。内赞二人引捧节、册宝监官入中堂，皇后具服出阁，女官及宫人拥护诣香案前，向阙立。内赞赞行四拜礼。赞宣册，赞跪，皇后跪，宣册官取册立宣。赞受册，赞播圭，宣册官以册进，皇后受册以授女官。赞宣宝，皇后受宝以授女官。赞出圭，赞

兴，赞四拜礼。毕，皇后入阁。监官持节由左门出，以授正副使。引礼引主婚者诣案前跪听正副使宣制，受之，以次受副使进雁及礼物，行四拜礼。毕，正副使出大门外，主婚者、礼从者及劳使者以帛如前仪。女官奏请皇后出阁，自东阶下，立香案前。内赞执事赞四拜。毕，请皇后升堂，南面立。主婚者进立于皇后之东，西向，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毕，退立于东阶，西向。母进立于皇后之西，东向，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毕，立于西阶，东向。内执事奏请乘舆，皇后降阶升舆出门，其侍从拥道护卫，用仪仗、大乐、卤簿如仪，从大明门中门入。文武百官具朝服于承天门外，东西立班迎候舆入承天门，退。皇后舆由奉天门进内庭幕次，皇后出舆，由西阶进，上由东阶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内殿。内侍请上诣更衣处具衾冕，女官请皇后诣更服处更礼服。上偕后诣奉先殿行礼谒庙。是日早，内官于奉先殿陈设牲醴、祝帛毕，伺上偕后至，赞引引就拜位，上在东，皇后在西，行礼如常仪。一，合巹。其日，内官先于正宫殿内设上座于东，皇后座于西，相向，置酒案于正中稍南，置四金爵、两盃于案。上谒庙还，内侍、女官请上与皇后各就更服处，上服皮弁服升内殿，皇后更衣从升。赞请升座，执事者举饌案于上与皇后前，女官司尊者取金爵酌酒以进。饮讫，女官进饌。举饌讫，女官再取金爵酌酒以进。饮讫，进饌。女官以盃盞酌酒和合以进。饮讫，又进饌，凡三举酒饌。礼毕，皇帝从者饌皇后之饌，皇后从者饌皇帝之饌。一，朝见。第二日早，上冕服，皇后礼服，诣太皇太后宫行四拜礼。皇后捧股脩盘置于案上，执事女官举案，皇后随举，进至太皇太后前，皇后复位。上与皇后皆四拜。礼毕，出诣皇太后宫谒见行礼如前仪。一，谢恩。第三日早，上冕服，皇后礼服，同诣太皇太后前，次诣皇太后前，俱行八拜礼。讫，皇后诣内殿，上服皮弁服升座。女官引皇后礼服诣上前行八拜礼。毕，皇后还宫升殿，引礼引在内亲属，赞八拜礼，次引六尚等女官，次引各监局内官、内使，俱行八拜，礼毕。是日早朝，上具服御奉天殿颁诏布告中外，行

礼如常仪。一，受贺。第四日，文武百官具朝服上表庆贺，陈设如常仪。上具袞冕御华盖殿，亲王行八拜庆贺礼，次执事官行五拜三叩头礼。毕，鸿胪寺奏请升殿，导驾官前导，百官进表行礼如常仪。亲王行礼毕，诣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前庆贺，行八拜礼。毕，太皇太后、皇太后受内外命妇庆贺礼。外命妇进笏，陈设如常仪。一，盥饌。第五日清晨，尚膳监具膳羞，皇后具礼服诣太皇太后宫，伺膳至，赞引引皇后诣太皇太后前，赞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进于案，复位，赞四拜。赞引引皇后立于西南，伺膳毕，引出诣皇太后宫进膳如前仪。毕，退还宫。

礼部复奏：“七月十七日，内官先期于孝宗敬皇帝几筵前陈设酒果如常仪。至期，上具冕服诣拜位，四拜、奠帛、三献酒、读祝，又四拜，焚帛祝，礼毕。八月十一日，内官先期于几筵前陈牲醴、祝帛，设乐，候奉先殿行礼毕，内赞引上同皇后就拜位四拜，上诣几筵前跪，皇后亦跪，上搢圭、进帛、三献酒、读祝、俯伏、兴、平身，复位，又四拜，燎祝帛，礼毕。上同皇后还，同行合巹礼。”报可。（《武宗实录》卷15）

（正德二年夏四月）壬申，礼部上奉安孝宗敬皇帝神主礼仪……（《武宗实录》卷25）

（正德四年夏四月）丙子，礼部上进《实录》仪注：前一日，设案于奉天殿丹陛之东，设《实录》案于丹墀中，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如常仪，设宝舆、香亭于史馆前。是日早，锦衣卫设鹵簿驾，史官具朝服至馆，捧《实录》置宝舆中。上御华盖殿，具袞冕服。鸿胪寺导引《实录》宝舆，用鼓乐、伞盖，从东廊北行，由左顺门外引由桥南中道行，史官后随。从二桥行至奉天门阶下，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捧《实录》置于案。乐止，俟香亭、宝舆退，鸿胪寺官奏执事官行礼，赞五拜。奏请升殿，导驾官前导，乐作，上御奉天殿。乐止，鸣鞭，

史官入班，文武官各具服诣丹墀，分左右侍班。鸿胪寺官奏进《实录》，乐作，序班举《实录》案以次由中道升，班首由左阶升，至殿门外。上兴，序班以《实录》案置于殿中。乐止，班首跪于案前，赞史官皆跪，乐作，内侍官举《实录》案入内殿置于中，上复坐。乐止，赞俯伏，班首及史官皆俯伏，乐作，兴，平身。乐止，班首复位。赞鞠躬，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赞进表，乐作，序班举表案置于中。乐止，赞宣表，赞众官皆跪，鸿胪寺官展表宣。讫，赞俯伏，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进《实录》官退于东班侍立。赞排班，文武百官入班。赞班齐，鸿胪寺官致词云：文武百官集官臣某等恭推孝宗敬皇帝神功圣德，纂述成书，光华万世，群臣欢忭，礼当庆贺”。赞鞠躬，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赞有制，史官仍入班，赞跪，宣制云：孝宗敬皇帝功德配天，记述详实，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赞俯伏，乐作，兴，平身。乐止，赞搢笏、鞠躬、三舞蹈，赞跪，山呼万岁三。赞出笏，赞俯伏，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礼毕。（《武宗实录》卷49）

（正德五年十一月）庚午，礼部上徽号礼仪：一，先期四日，太常寺宿于本寺，次日早具奏致斋三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祭仪用果酒、脯醢、香帛，迎神四拜，行一献礼，读祝送神四拜，礼毕。一，前期，礼部行移各衙门。是日，鸣钟鼓，百官俱朝服随班行礼。一，前期一日，内侍官设册、宝案二于奉天殿，册东宝西，设册宝彩舆四于丹墀内，设香亭二于册宝舆前，教坊司陈设中和韶乐及大乐。是日早，锦衣卫设卤簿大驾。一，前期一日，女官设太皇太后宝座于宫中，设册、宝二案于宝座前，册东宝西，设香案于宝案前，设皇帝拜位于丹陛上正中，设内赞二人，引礼二人，内官陈设仪仗于丹陛、丹墀东西。女官擎执者立于宝座之左右，钟鼓司设乐于丹陛东西，北向。皇太后宫中陈设如前议。一，是日早，上御华盖殿，具冕服，鸿胪寺官奏请行礼。导驾官导引上出至奉天殿，册宝官捧册

宝置于案，内侍官举案由殿中门出，导驾官导引上随行，至丹陛之下，捧册宝官取册、宝置于彩舆。内侍官举舆，上升辂随舆后，百官于金水桥南皆北向序立，候册宝、彩舆至、皆跪，候过毕，兴，皆随至文华门外候上至清宁门里降辂，趋至门外北向序立。女官请太皇太后升座，太皇太后具服，出导从如常仪，乐作，升座，册宝、彩舆由中门进至宫中丹陛上，置于皇帝拜位前，册东宝西。内引礼官导引上由左门入至丹陛上左边，北向立。乐止，内赞唱执事官各司其事，引礼官导引上至拜位，奏拜，乐作，四拜。乐止，传唱鸿胪寺赞百官皆四拜。毕，捧册宝官于彩舆内取册宝，捧由中门入至太皇太后前左边立，上由左门入至拜位，奏跪，传唱百官皆跪，奏播圭进册。进册官以册跪进于上左，上受册。奏宣册，上以册授执事官，执事官跪受于上右宣读，訖，捧置于案。奏进宝，捧官官以宝跪进于上左，上受宝以授执事官，执事官跪受于上右，捧置于案。奏出圭、俯伏、兴，传唱同。奏复位，引礼官导引上由左门出至拜位，奏拜，乐作，四拜。乐止，传唱百官同四拜。毕，致词官于丹陛上跪奏于左曰：“嗣皇帝臣照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功德兼隆，显宗徽号，永膺福寿，率土同欢”。毕，奏拜，乐作，四拜。乐止，传唱百官同四拜。奏礼毕。次诣皇太后宫中行礼如前仪，百官序立于思善门外，行礼如前仪。一，谒告。是日上册宝毕，内官先具谒告仪物，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各具冠服谒奉先殿，行谒告礼如常仪。一，受贺礼。是日太皇太后行谒告礼毕，仍御宫中，服燕冠服升座，仪仗及乐如前陈设，内引礼官引皇太后、皇后、皇妃、公主行庆贺礼如常仪。礼毕，皇后及妃主等各诣皇太后宫中行庆贺礼。毕，文武百官诣清宁宫前门外，上表庆贺，行四拜礼。司礼监官捧表进，仍行四拜，礼毕。次诣思善门外行礼如前仪。一，次日命妇进表行庆贺礼。前期一日，女官陈设太皇太后宝座于宫中，设香案于丹墀之南。其日清晨，内官陈设仪仗于凡陛之东西及丹墀东西，女官擎执者立于宝座之左右，陈女乐于丹墀东，西北向，设司赞位于丹墀东西，设司宝位于命妇拜位之北，东西相向，设

内赞二人位于殿内东西。命妇至宫门外，司宾引命妇入就位，女官具服侍班如常仪，尚宫、尚仪等官诣内奉迎，仪奏请太皇太后具服出，导从如常仪，乐作，升座。乐止，司赞唱班齐，乐作，赞四拜。乐止，外赞唱进表案，女官前导，举表案女官二人举案由殿东门入，乐作，至殿中。乐作，赞众命妇跪，内赞唱宣表，展表女官诣案前取表，跪展，宣表女官诣案前跪宣，讫，兴。女官举表案置于殿东门外，赞命妇皆兴，赞拜，乐作，四拜。乐止，司宾引班首命妇由东阶升，乐作，自东门入至殿中。乐止，内赞唱跪，班首跪，外赞众命妇皆跪，内赞官跪于班首之左，代致词云：某夫人妾某氏等恭惟太后太后陛下德同坤厚，允协徽称，寿福无疆，与情欢戴。毕，内赞、司赞同唱俯伏、兴，班首及众命妇皆兴，司宾引班首由西门出，降自西阶，乐作，至拜位。乐止，赞拜，乐作，四拜。乐止，尚仪跪奏礼毕。太皇太后兴，乐作，还宫。乐止，引官引命妇以次出。一，再次日，命进表皇太后行庆贺礼，并前一日陈设如前仪。一，又次日，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上表行庆贺礼。毕，颁诏天下如常仪。（《武宗实录》卷69）

（正德五年十二月）甲午，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
（《武宗实录》卷70）

（正德八年秋七月）庚辰，命建周太公望祠于陕西咸阳，每岁仲春致祭，以墓在咸阳，从巡抚都御史蓝章请也。（《武宗实录》卷102）

（正德十年十一月）甲申，南京礼部右侍郎杨廉言：“臣闻韩愈言，宗庙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朱熹言，合为一庙，则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严，所以事其视者，又厌而不尊。以二说观之，大抵谓天子宗庙之礼，一则不可无合食于太庙之祭以尊其始祖，一则不可无四特群庙之祭以各伸其尊，

二者当错综于其间者。陈祥道云：天子之礼，春则禘祭，夏秋冬则合享，禘祭于其庙，合享、同祭于太庙。程颐云：岁四祭、三祭、合食于祖庙，惟春则遍祭诸庙。以二说观之，岂不以一于遍祭则太繁，一于合祭则未当而欲斟酌于繁简至当之间乎？国家岁暮祫祭，固合食于太庙之前殿，四孟时祭，复合于太庙之前殿，祫祭则以德祖正南向之位，而懿祖以下皆就东西之列。时祭则亦以德祖正南向之位，而仁祖以下皆就东西之列。诚如上四家之说，则天子之礼，岁暮祫祭为同堂异室之制，当合祭于一堂，堂如今之太庙前殿是也。夏秋冬亦同，所不同者无祧主尔。每岁孟春禘祭为同堂异室之制者，当各祭于一室，今之太庙后殿九室是也。如此，则始祖之祭，既致其尊，群庙之祭，复伸其尊，所谓太祖虽有所屈亦有所伸。至于复孟春之禘祭，仍三时之合享，事理最为简当，仪节不致繁多，求之古礼，盖无不合。以本朝言之，太祖创业开基，化家为国，太宗贻谋燕翼，卜宅迁都，祖功宗德百世不祧，群庙之中有此二庙，则每岁之祭，一伸其尊，此理之所不容己者。若推其极我太祖取天下于北狄，严天地革夷之大限，正宇宙冠履之大分，自书传所载以来，求其功高，万世未见有此。近年，臣下之议亦多谓太祖宜于合祭正南向之位，虽与程颐、朱熹之论未合，而往者议祧懿祖之初固不之取然，亦可见于本庙之中。孟春禘祭在太祖，尤不可已也。伏望下臣此奏，俾文武臣僚集议可否，然后断自宸衷，则于陛下奉先思孝之心庶几得遂矣”。章下所司知之。（《武宗实录》卷 131）

正德十年十二月癸丑朔，日食。是日，车驾当出视郊祀牲，礼部请移于次日，且言视牲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变之大，今大礼将举，忽遇此变，上天示戒，亦昭然矣。伏望顺承天意，益加敬畏，自兹以往皆郊祀之所有事，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其时，一遵祖宗典训而慎行之。至于朝贺燕享，亦莫不然，则天心感格，灾变不足弭矣。

（《武宗实录》卷 132）

(正德十一年春正月)庚寅,大学士梁储等言:“正月十三日大祀天地于南郊,先期百官听誓戒,届期驾晨出,至坛省牲视具,乃御斋宫,百官叩头。至晚,分献并执事等官于西天门候供事。是夜子时,上诣大祀殿行礼。礼毕,还斋宫。百官先于承天门候驾,随至奉天殿庆成称贺。朝廷至重至大之礼莫过于此,盖人君至尊无对,所当敬畏者惟天地,此而不用其诚,何所复用其诚耶?仰惟皇上嗣极以来,祇畏天显,率由旧章未尝有所违越,群臣将顺不暇,夫复何言?但比岁驾出銮回,或至暮夜,切恐俎豆陈设不能蠲洁,礼乐仪容不能具称,无以称圣明敬天之意。且扈从供事数十万人若至暮夜,则警蹕不严,兵卫不肃,百官失趋跽之容,班行无等级之分,甲马或交驰于辇道,群众或喧呼于御街,非所以壮臣民之观胆而启四夷之尊戴也。况尘埃昏暗之中,虑有不测,禁门出入之际尤难关防。虽圣德格天,百神诃护,万无他虞,而臣子之私忧过计不能不拳拳于此也。伏愿皇上深思大祀之重,慎惜至尊之体,驾出銮回悉遵故事,则天地歆鉴,臣民欢悦,和气致祥,宗社无疆之福”。疏入,不报。

(《武宗实录》卷 133)

正德十一年十二月丁未朔,上视郊祀牲。是日,车驾暮出,比还宫已夜分,边军驰骑拥门扈从,群臣几不得入,有为蹂践者。(《武宗实录》卷 144)

(正德十二年八月)丁未,释奠先师孔子,大学士毛纪奉命行礼。(《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戊申,祭大社、太稷,太傅定国公徐光祚奉命代行礼。(《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乙卯,户部官祭太仓之神、顺天府官祭宋丞

相文天祥俱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癸亥）是夜，南京祭历代帝王，风雨大作，雷震死斋房吏。 （《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甲子，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渚、山川等神，遣定国公徐光祚行礼。 （《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甲子）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八月）乙丑，宪宗纯皇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驸马都尉林岳祭茂陵。 （《武宗实录》卷 152）

（正德十二年九月）丁丑，孝恭章皇后忌辰，驸马都尉马诚谒祭景陵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丙申，以明日万寿圣节，驸马都尉马诚等分祭长陵、献陵、裕陵、茂陵、泰陵；仪宾周钺祀景皇帝陵寝；内官祀恭让章皇后陵寝，皆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丁酉，万寿圣节。上在阳和，文武群臣具朝服于奉天门行遥贺礼。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九月壬寅）以明日十月朔，驸马都尉马诚等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仪宾杨淳祭景皇帝陵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53）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癸卯朔)是日享太庙,驸马都尉游泰代行礼。 (《武宗实录》卷 154)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庚申,诚孝昭皇后忌辰,驸马都尉崔元谒祭献陵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54)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甲子,泰宁等卫遣头目塔不歹等贺万寿圣节。赐宴并赏彩缎等物如例。 (《武宗实录》卷 154)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乙未)赠黔国公沐崑所生父都指挥使诚为都督同知。诚抚勘孟密夷情,卒于途中。请以所加秩太子太傅移赠。兵部议:崑为人后,所加秩不可移以及其父。但诚歿于王事,宜如例加赠二级。诏如例。 (《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庚子,以冬至节,遣驸马都尉马诚、崔元、林岳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仪宾杨淳祭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俱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辛丑,冬至节。上在宣府,文武群臣具朝服于奉天门行遥贺礼。是日,鸿胪傅赞大学士杨廷和等、吏部尚书陆完等皆后不及入班,于是行礼者再,为御史所劾。至明年正月壬寅得旨,宥之。 (《武宗实录》卷 155)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壬寅朔)大学士杨廷和等言:“每岁大祀天地,俱先期于十二月初一日圣驾躬诣牺牲所看牲,此祀天之礼,祖宗旧制,国家大事,至严至重,非他礼仪可比。累朝列圣遵行惟谨。皇上临御已来亦已十二举矣!天心孚佑,福祉无疆,端系于此。近

日有旨闰十二月初一日看牲，较之往岁已迟一日……（《武宗实录》卷 156）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丙辰，贞惠安和景皇后忌辰。遣仪宾周钺祭陵寝。（《武宗实录》卷 156）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壬申朔）大学士杨廷和等以次出视郊祀牲如常仪。（《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丁亥，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备诸戏剧。又饰大车数十辆，令僧与妇女数百共载，妇女各执圆球，车既驰，交击僧头，或相触而堕。上视之大笑，以为乐。是日，顺天府官奉天门进春如常仪。（《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戊戌，朝鲜国王李恹遣陪臣李继孟等庆贺正旦及贡方物马匹。赐宴，并赏彩缎等物有差。乌思藏辅教王遣番僧领占吒失马藏等，间化王遣番僧端竹割失等、韩胡弼列寺番僧寨首小和尚等各贡方物、马匹。各赐宴并赏彩缎等物有差。（《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戊戌）以岁暮禋祭，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游泰告太庙及懿祖皇帝、熙祖皇帝祧庙如常例。（《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庚子，禋祭太祖。会昌侯孙铭代行礼。以明日正旦节，驸马都尉马诚、崔元、林岳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泰陵；仪宾杨淳祭恭仁康定景皇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俱如常仪。（《武宗实录》卷 157）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在宣府，文武群臣于奉天门行遥贺礼。命妇朝慈圣康寿太皇太后、慈寿皇太后、皇后于宫中。（《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壬寅）赐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谥曰恭简。（《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三月壬寅）赐镇守浙江太监王堂生祠额并护敕。（《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祭卯，宣宗章皇帝忌辰。驸马都尉马诚谒祭景陵如常例。（《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癸卯，宣宗章皇帝忌辰。驸马都尉马诚谒祭景陵如常例。（《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甲辰）孟春，享太庙。驸马都尉游泰代行礼。（《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乙巳，礼部以车驾将还京，请令文武群臣各具常朝冠服迎候。既而得旨，用曳撒大帽、鸾带，赐群臣大红红丝罗纱各一疋。其丝绣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马，惟部属五品以下不与。诸与赐者裁制一夕皆就，明旦遂服以迎驾。礼科都给事中朱鸣扬等言：“章服所以辨贵贱，定名分。今乃褻赉予之恩，混束章之别，略僭差防。古人车服以庸之意，固不如此，况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伏望收回成命，仍以本等冠服迎候”。不听。时预赐既众，内库告竭，故文武服色亦以走兽而麒麟之属下逮四品云。”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丙午,上还自宣府。是日,文武群臣皆曳撒大帽、鸾带、服色迎驾于德胜门外。中官预传上意,具彩帐数十,彩丝数千,皆金织字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众官列于下,亦不敢称臣。又具羊酒、白金、丝币,手一红梵夹进御马贺仪。比夜久,上戎服乘赤马佩剑而来,边骑族拥。见火球起戈矛间,烟气直上,乃知驾至。群臣皆于道左叩首。上下马坐御幄,大学士杨廷和奉觞,梁储注酒、蒋冕奉果楮、毛纪奉金花称贺。上饮毕……上遂驰马由东华门入宿豹房。时大雨雪,文武群臣迎驾者仆马相失,曳走泥淖中,衣尽沾混。夜半后仅得入城,有几殆者。 《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辛亥,上自南海子还宫,出于奉天殿。文武群臣行庆贺礼,以所猎獐鹿赐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以元旦赐文武群臣假十日。 《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以大祀礼成,上于奉天殿夜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 《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丁巳,英宗睿皇帝忌辰,奉天殿行祭礼。遣驸马都尉崔元祭裕陵。 《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己未,赐文武群臣银牌。一品重二十两,二、三品十两,镂其上曰:“庆功”。五彩饰之,贯之以朱组。四、五品

及都给事中五两，左右给事四事，给事中、御史三两，餽之曰：“赏功”。贯之青组。又各被以花红而退。先是，群臣具彩幛及贺仪，出银以品级为差，故所赐亦如其数。翰林以无贺仪，不与赐云。（《武宗实录》卷 158）

（正德十三年二月）戊寅，祭太社、太稷。定国公徐光祚代行礼。顺天府官祭先农之神如常仪。（《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己卯，慈圣康寿太皇太后崩。越三日，壬午，上至自宣府。乃发丧……发丧日，上素服诣大行慈圣康寿太皇太后宫，举哀止，括发设奠。复举哀毕，归丧次。宪庙皇妃、慈寿皇太后、皇后、公主、王妃举哀礼同，哀毕，各归丧次。是日，颁遗诰于天下。自本日至三月初九日共二十七日不鸣钟鼓。次日，上素服束发举哀设奠，大殓，奉安梓宫，设几筵，安神帛，立铭旗，哭尽哀。上哀服举哀，行祭礼。宪宗皇妃、慈寿皇太后、以下皆成服，各设祭坛，六尚及宫人各随祭。礼毕，各归丧次。内官内使祭一坛。十五日，上举哀，朝夕设奠。宪庙皇妃、皇太后以下哭灵礼同。礼毕，各归丧次。十六日，公候、驸马、伯、五府、六部等衙门共祭一坛。文武三品以上、命妇共祭一坛。每七并百日，上祭毕，宪庙皇妃、皇太后以下各设祭同。

在京文武官员闻丧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自清晨为始，至第三日俱诣清宁门外哭，退于本衙门歇宿。不饮酒食肉。第四日各具斩衰，诣清宁门外朝夕哭灵三日，各哀十五而止。凡在朝及在衙门视事，用布裹纱帽、垂带，素服、腰经、麻鞋，退居即服孝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

文武官员一品至三品、命妇麻布大袖圆领长衫。麻布盖头，清晨由东华门入清宁门外哭灵三日而止，仍素服二十七日而除。

在京寺观各声钟三万杵。

在京以闻丧日为始，禁屠十三日。

祭祀，翰林院撰祭文，光禄寺备祭物。

军民素服，妇人素服不装饰，俱以闻丧日为始，二十七日而除。

外国四夷使臣行哭灵礼，工部造与孝服，随朝官哭灵及祭礼。

在京文武官祭祀品物光禄寺办。

听选官、办事官、监生、人材、吏典、僧道、坊厢人等闻丧即易丧服，朝夕哭灵。次日早至第三日皆清晨赴顺天门朝阙，设香案哭灵三日，各十五举声而止。仍各素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

在外诸王、世子、郡王及王妃、郡主以闻讣皆哭尽哀，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并易素服。第四日，服缘服，遵依遗诰二十七日而除。

遗诰到日，在外文武官员人等素服、乌纱帽、黑角带行四拜礼，跪听。宣读讣，举哀，再行四拜。礼毕，各制斩衰于本衙门宿歇。不饮酒食肉。每日率合属官僚人等，就本衙门朝阙设香案，朝夕哭灵三日而除。

在外官员、命妇闻丧素服举哀三日。各哀十五而止。素服一十三日从之。（《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己卯）遣户部尚书杨潭祭京都太仓之神。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天文祥。（《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癸未）赐故南京工部尚书刘宣谥文懿。（《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丙戌，传旨：以大行山陵将开遂道，朕一轻骑躬往视之。……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云：“皇上前在皇府一闻大行太皇太后崩逝即旋驾回京，朝夕几筵，躬行奠献……近乃特降纶音，欲往山陵亲视工役……祖宗以来丧葬自有定制。孝宗皇帝于孝肃太皇太后之丧举哀迫切，亦遵累朝旧制，不曾

新视启工……”礼部尚书毛澄等亦言：“山陵之役，我祖宗列圣以来皆以付之有司……”科道等官朱鸣扬等言：“梓宫在殡，陛下于视朝听政犹未俯允，轻骑远出岂礼所宜！”（《武宗实录》卷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戊子，清明节。遣驸马都尉蔡震、马诚、崔元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文武衙门各分官陪祭。遣仪宾杨淳祭景皇后陵寝。遣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武宗实录》卷159）

（正德十三年二日）丙申，礼部进呈大行慈圣康寿太皇太后尊谥议文曰：……大行慈圣康寿太皇太后尊谥宜天赐之曰：孝贞庄懿恭靖仁慈钦天辅圣纯皇后。……正德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恭上尊谥。前期三日太常寺官奏致斋，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如常仪。是日早，告祭几筵，陈设祭品如常仪。设册宝案于几筵前左右。祭前一日，内侍官置册宝舆、香亭于奉天门，捧宝册舆中。是日，上缙服御奉天门，内侍官举舆，外导驾官导上随册宝舆后降阶升辂。百官素服于金水桥南北向立，候册宝舆将至，皆跪。册宝舆过毕，兴，皆随清宁门外北向立。内导引官导上至清宁门外降辂，册宝舆由中门进至几筵殿前丹墀上。导引官导上由左殿门入至丹墀，内赞官唱执事官各司其事，导引官导上至丹墀，上拜位，捧册宝官于册宝舆内捧册宝由殿中至入，至几筵前。左右北向立，内赞奏四拜礼，在外鸿臚寺官传唱百官皆四拜。导引官导上由左殿门入，至神御前奏跪，传赞百官皆跪。奏进册，捧册官以册跪进于上左，上受册献毕，以册授捧册官置于册案。奏进宝，捧宝官以宝跪进于上右，上受宝献毕，以宝授捧宝官置于宝案。奏宣册，宣册官诣案取册跪于上左。宣讫，奏宣宝。宣宝官诣案取宝跪于上右。宣讫，奏俯伏、兴、平身。传赞百官同奏，复位。导引官导上至几筵前，奏初献礼，奏跪，传赞百官皆跪。奏献帛、献酒、读祝，读毕，奏亚献礼，奏献酒。奏终献礼，奏

献酒，奏俯伏、兴、平身。传赞百官俯伏、平身。奏复位。导引官导上由殿左门出至拜位，奏四拜。传赞百官同祭毕，导上官导上由左门入，至神御门以册宝授内侍官捧入内。导引官导上入内安册宝、行叩头礼。导引这导上由左门出至陛上，奏礼毕，传赞礼毕。

三月初六日卯时，颁尊谥诏。至是日早，百官各具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于承天门伺候，大臣于午门前导引。上御华盖殿，具黑翼善冠、素服、黑犀带。执事官先行五拜三叩头礼，鸿胪寺官奏请升殿。导驾官导上御奉天殿。鸣鞭讫，序班设诏案。翰林官捧诏立于左。传赞唱颂诏。翰林院官以诏授礼部官，置于案。序班举案，由奉天殿左门出。锦衣卫用伞盖捧至承天门、百官入班。赞礼唱四拜、平身。称有制。赞跪，开读讫，再行四拜礼。鸿胪寺官传奏礼毕。上还宫。以山陵启土，遣驸马都尉马诚、崔元、林岳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工部尚书李燧祭天寿山及后土之神。 《《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二月）己亥，慈寿皇太后圣诞。以慈圣康寿太皇太后丧，免百官宴及命妇朝贺。 《《武宗实录》卷 159》

正德十三年三月庚子朔，孝肃太皇太后忌辰。奉慈殿行祭礼。遣驸都尉林岳祭裕陵。 《《武宗实录》卷 160》

（正德十三年三月）戊申，中宫千秋节。以太皇太后丧免命妇朝贺。 《《武宗实录》卷 160》

（正德十三年三月）乙丑，南京十三道御史蒋亨等言：“我朝列圣于丧礼尤为慎重。哭灵、发引、上册、附庙俱有成式，万世子孙所当遵守。今太皇太后梓宫在殡，陛下若复远出，使累朝所行丧礼一旦废坠，其何以令天下？” 《《武宗实录》卷 160》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己巳朔)以孝贞太皇太后丧,乐设而不作。上诣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祭告。《《武宗实录》卷 161)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甲戌,礼部奏孝贞纯皇后朝祖礼仪,得旨:朕亲奉神帛行礼。《《武宗实录》卷 161)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丙戌,以孝贞太皇太后发引,遣定国公徐光祚祭告天地,驸马都尉游泰告宗庙,新宁伯谭佑告社稷。《《武宗实录》卷 161)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壬辰,工科给事中翟瓚劾奏国子监祭酒陈霖五伦尽废。其甚者,闻父病及棹之官,略不为念。其他贪淫之行俱有实迹。太学养贤之所,祭酒士子之范,如霖诚不可一朝居者。乞速黜罢。吏部复奏。诏令霖自陈,乃乞养病归。《《武宗实录》卷 161)

(正德十三年五月)乙巳,孝宗敬皇帝忌辰。遣驸马都尉林岳祭泰陵。《《武宗实录》卷 162)

(正德十三年五月)己酉,仁宗昭皇帝忌辰。遣驸马都尉蔡震祭献陵。《《武宗实录》卷 162)

(正德十三年五月乙丑)定出使官朝见诸王礼,时宁王宸濠妄自尊大,抚按三司多为铃制,益有朝服臣礼见者。御史范辂、巡按江西因言:洪武间定礼:王府官属亦称官,其后乃始称臣。其余州县文武及出使官凡遇庆贺俱称官,行四拜礼。出使则便服。今天下王府朝服皆同,有具,有不具,终无定论。臣以为尊无二上。凡不称臣者,皆不具朝服,以严大防。宁王亦奏:出使官谓如持节赍诏之类,抚按

官久在地方，恐难援以为比。一洪武十八年所定礼仪亦随班事。下礼部议，不敢决，但持两端，以请诏。仍集议，议再上，乃谓：随班礼仪为洪武十八年所定，至洪武末年颁行。祖训则俱便服行礼久矣。况抚按总兵俱奉有敕制行事，宜以便服为定。上以金议既明，令如祖训，累朝相承例行，仍以书谕濠，濠自是构怨于轺，卒为中伤云。

（《武宗实录》卷162）

（正德十三年六月甲戌）封沈庄王世子詮铎为沈王，妃宋氏为沈王妃。稷山王长子勋浜为稷山王。益王庶第四子厚燠为玉山王。肃王庶第三子真潯为铅山王。徽王庶长子厚燠为安邑王。昌化王长子聪潯为昌化王，夫人古氏为昌化王妃。内江王长孙宾沚为内江王，夫人崔氏为内江王妃。沈丘王庶长子安涪为沈丘王。河东王嫡第二孙知烟为河东王。新化王长子知炜为新化王。靖江端懿王长子经扶为靖江王。兵马指挥卢志通女为旗德王女妃。典膳徐昊女为赵世子妃。兵马指挥赵时女为陇西王妃。知事赵文女为宁远王妃。审理正袁政女为□城王妃。监生周塘女为长泰王妃。兵马指挥使杨相女为富顺王妃。兵马指挥使杨相女为富顺王妃。兵马指挥张文女为河东王妃。（《武宗实录》卷163）

（正德十三年六月）乙亥，礼部上孝贞太皇太后梓宫发引到祔庙仪注：六月初九日，太常寺奏斋戒。是日，遣驸马都尉一人护丧并领在途诸祭祀。其把总、内官及入皇堂内官、内使、匠作人等各奉敕行事。禁屠宰到葬毕日止，禁音乐到祔庙日止。各衙门俱预定送葬官员。初十日、十一日，百官及命妇俱衰服，晨诣清宁门外哭临。自是到神主还京俱免朝。初十日，遣官以葬。期告天地、宗庙、社稷。上衰服告几筵，内侍陈酒饌如常仪。内导引官导上诣拜位。赞四拜，奠帛、献酒、读祝，再四拜。举哀、哀止，焚帛祝。礼毕，遣内官祭告各门并桥及诸神庙。是日晚，上衰服告辞几筵，内侍陈牲醴如常仪。

导引官导上诣拜位行礼如前仪。毕，次宪庙皇祭，次慈寿皇太后祭，次皇后及宫眷祭，次淳安大长公主祭，次仁和大长公主并王妃祭，次内官、内侍、内使祭俱如前仪。十二日，梓宫发引。先一日司礼监、礼部、锦衣卫官及诸执事设大升举于午门外，列丧仪于午门外。至大明门外，内使官陈酒饌、拜位如常仪。内导引官导上衰服诣拜位，行启奠礼如前仪。复导上於几筵殿内，稍东西向立。执事者升，撤去幃幕等物，指拭梓宫。内侍撤启奠。内执事官设龙輅于几筵殿下，设真亭、神帛舆、谥册、宝舆于丹陛上。内使陈酒饌，拜位如常仪。内导引官导上衰服诣拜位，行祖奠礼如常仪。毕，复导上诣殿上梓宫前，稍东西向立。内侍奏请灵驾进发。内使先捧谥册舆内，神帛箱置于后，次真亭。安置訖，内使奉铭旌由中门出。执事官升奏起梓宫。内执事执翼分左右障护。梓宫降殿。内侍奏请梓宫升龙輅。执事官奉登訖，以彩色帷幕饰。梓宫遂启行，执翼者仍分列左右。内使擎伞、扇，侍卫如前仪。仪仗居前，谥册、宝、舆神帛舆、真亭、铭旗以次先行。内导引官导上由殿左门出。及宫眷皆哭后随，宫眷哭于帷中。梓宫到午门内，内侍奏请梓宫升大升举。执事者安奉訖，宫眷立於梓宫之右。内执事陈牲醴拜位如常仪。执事官各随地之所宜立。内导引官导上诣拜位行遣奠礼如前仪。毕，内侍奏请灵驾进发。司礼监官率仪卫、谥册、宝舆等前行。上哭尽哀。内侍奏请中宫并宫眷俱还。梓宫由午门中门出。丧仪等以次前行。太常寺先设香烛。执事官先设褥位于太庙香案前。梓宫至端门外少驻。导引官导上浅淡色服，诣神帛舆前跪。礼官跪于上之左，奏请孝贞太皇太后朝礼祖。礼官兴，上俯伏，兴。诣与捧神帛，由庙街左门入，至褥位跪。置神帛于褥位，兴，仍立于神帛后。礼官赞跪，上跪，礼官跪于上之左，奏孝贞太皇太后谒辞，礼官兴；赞俯伏，兴，上俯伏，兴，行五拜三叩头礼。赞礼毕，上跪捧神帛兴，仍由庙街左门出。以神帛安奉于舆。礼官跪奏请灵驾进发。上仍衰服随行。梓宫由承天门大明门中出。上还。女乐导到清河止，百官俱服步送到德胜门。

土城外，祭毕而还。其执事及分送官骑送至陵，事毕而还。沿途市巷军民人等遇梓宫皆跪，俯伏举哀。大升举每程俱宿频于席殿内。仪仗等物贮席房内。梓宫到顺天官前，皇亲命妇及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命妇祭。到土城外，公侯伯及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耆老人等祭。至清河，法王、国师、禅师，僧道官祭。至沙河，皇亲及駙马都尉祭。梓宫到陵，执事官先陈龙輜诣献殿门外，候大升举至。礼官奏请灵驾降举。升龙輜诣献殿。执事官奉梓宫升龙輜由中门入。护丧官由左门入，诣献殿上安奉訖，溢册宝輿仍陈於前。行安神礼。执事官陈酒饌如常仪。设护丧官拜位于梓宫前。内侍引护丧官诣拜位，赞四拜，兴。赞跪，奠帛、献酒、读祝。毕，再四拜，举哀止，焚帛祝礼毕。是日遣官祭告后土并天寿山及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十六日，将掩玄宫时，行迁奠礼如前仪。毕，内侍复引护丧官诣梓宫前跪。内侍奏请灵驾赴玄宫。护丧官俯伏，兴。执事官升奉迁梓宫进皇堂安奉訖，内侍官奉溢册宝置于前，列冥器等物仍于献殿上。设灵座，俟奉安神主，遂行赠礼。内执事官陈酒饌于皇堂门外，奉玉币案置香案前。内侍引护丧官诣拜位，赞四拜，兴。赞跪奠酒、赞请进赠，执事官奉玉币跪进于护丧官之右。护丧官受玉币献毕，以授内执事奉入皇堂。安置訖，赞俯伏，兴，再回拜。举哀止，赞赠事毕，内侍出，遂掩玄宫。行享礼。执事官陈牲醴于玄宫前如常仪。内侍引护丧官诣拜位。赞四拜、赞跪奠帛、献酒、读祝、俯伏，兴，再四拜。举哀止，焚帛祝。百官俱于陵下，鸿胪寺官传赞行礼同。遂题神主。内侍设香案于玄宫门外，陈酒饌如常仪。设题主案于香案前，西向。设护丧官拜位于前，北向。内侍盥手出主于案上。题主官盥手西向。题主毕，内侍奉主置于座，藏帛于箱中置其后。内侍奏请孝贞太皇太后神灵上神主，行礼如前仪。毕，内侍启匱复主奏请神主降座升輿。内侍奏神主升灵輿至献殿上。内侍奏请神主降輿升座，奉神主即座訖，神安神礼如前仪。是日，别遣官以掩玄宫。毕，祭谢后土并天寿山之神。及遣官以葬毕，

告诸陵遂行礼、初虞礼。执事官陈酒饌于神主前。设护丧官拜位于香案前，内侍引护丧官就拜位，赞四拜，兴。初献奠帛、献酒、读祝毕，内侍官奉神帛箱埋于殿前屏处洁地。焚丧仪于野。回至行殿，再虞。遂奏请神主降座，升輿还京。仪仗、侍卫如仪。护丧官后随。在途仍朝夕奠，十八日三虞、四虞，十九日五虞，二十日六虞，俱在途。二十一日，七虞，是日，神主至城外輓次。百官衰服出城奉迎，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俟神主进，百官后从，至午门外，仪卫等退，护丧官亦退。内导引官导上衰服迎于午门外。神主至，上举哀，步行前导到清宁门外。宪庙皇妃、慈寿皇太后、皇后、皇妃、宫眷等俱迎于宫门内，举哀，以次后随，到几筵殿内。皇太后以下序立于殿西，稍北，东向。上立于殿东。稍南，西向。内侍官奏请神主降輿升座。上奉安于灵座，行安神礼。内执事官陈牲醴如仪。内导引官导上诣拜位，四拜、献酒、读祝，再四拜举哀。哀止，文武百官于清宁门外随班行礼毕，皇太后以下入拜位举哀，行谒见四拜礼。到夕奠时入虞。二十二日九虞俱。上亲行礼。是日，上素翼善冠、素服、腰经御西角门，百官黑冠带、浅淡色服行奉慰礼。二十三日，上仍衰服行卒哭礼如前仪。毕，始释服还宫。自是罢朝夕奠。二十四日行祔庙礼。先一日遣官以期告庙。至日太常寺官设牲醴，乐设而不作，设孝贞太皇太后御座于太庙。锦衣卫设仪卫于午门外。内执事设酒饌于几筵，设孝贞太皇太后衣冠于几筵前，进神主輦于殿前，设衣冠輿于丹陛。上衰服行四拜礼，举哀。哀止，内侍官奏请神主升輦诣庙。上捧主由殿中门出，安于輦内。执事官捧衣冠置于輿。輦至清宁门外，上易祭服升辂后随，至庙南门降辂，太常寺官导上跪于輦前，奏请神主降輦诣庙祔享。赞孝贞太皇太后谒庙。内侍官捧衣冠立座下引赞。上捧主置褥位，诣神位前。至一庙立于后，出圭行四拜礼。诣各庙神位行礼俱同。太常寺官先设案于孝宗皇帝座下，置衣冠于案上。孝贞太皇太后谒庙毕。上进圭捧主北面立。太常寺官唱赐座，内侍官复捧孝贞太皇太后衣冠安座内。上捧主安衣冠前，仍出圭，

立于侧。内侍于孝贞太皇太后神主前设褥位。太常寺官唱请孝宗皇帝朝见。内侍捧孝宗皇帝衣冠置褥位。上立位后行四拜礼。内侍官复捧主由庙左门出。太常寺官捧各庙衣冠置原所。孝贞太皇太后衣冠以次置于庙。神主出到庙门外，安捧輦内。上升辂，随輦至清宁门外降辂。复衰服随到几筵殿前。内侍官奏孝贞太皇太后降輦升座。上奉主升座，行安神礼如前仪。毕，释服还宫。二十五日，上黑翼善冠，浅淡色服、黑犀带御奉天门。百官行奉慰礼从之。既而上亲诣山陵，有不尽如仪者。（《武宗实录》卷163）

（正德十三年六月）戊寅，以孝贞太皇太后梓宫将赴葬山陵，遣驸马都尉蔡震护丧。遣定国公以葬期告天地，驸马都尉游泰告宗庙，新宁伯谭祐告社稷，上衰服告几筵。

文武百官及命妇晨诣清宁门外哭灵如仪。

（正德十三年六月己卯）百官及命妇复诣清宁门外哭灵。

是日晚，上衰服诣几筵行告辞礼。（《武宗实录》卷163）

（正德十三年六月）庚辰，孝贞太皇梓宫发引，先期结平台，与顺天府交衢相值。上晨出庄安门迎皇太后及皇后御平台。候殡，复入到清宁宫。率番僧、梵咒乃发引，遂亲奉梓宫朝祖，百宿衰经徒步送到德胜门外。其送葬官骑送。沿途皇亲、群臣、命妇各祭如仪。

（《武宗实录》卷163）

（正德十三年六月）癸未，梓宫到山陵，献殿行安神礼。遣工部尚书李鏐祭告后土并天寿山之神，遣驸马都尉崔元、林岳、马诚分告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上忽驰马至山下，陪祭官皆惊散。上饮于帐中遂宿于焉。（《武宗实录》卷163）

(正德十三年六月)甲申,梓官葬茂陵。行迁奠及赠礼。遂题神主。遣工部尚书李鏊祭谢后土并天寿山之神,驸马都尉崔元、林岳、马诚以葬毕,告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是日,行初虞礼。 (《武宗实录》卷 163)

(正德十三年六月)甲午,孝庄睿皇后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驸马都尉马诚祭裕陵。 (《武宗实录》卷 163)

(正德十三年六月)丙申,孝穆皇太后忌辰。奉慈殿行祭礼。遣驸马都尉马诚祭茂陵。 (《武宗实录》卷 163)

(正德十三年秋七月)辛丑,仁孝文皇后忌辰。遣驸马都尉崔元祭长陵。 (《武宗实录》卷 164)

(正德十三年秋七月)壬子,中元节。驸马都尉蔡震、马诚、游泰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各衙门分官陪祭。仪宾周钺祭景皇帝陵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俱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64)

(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乙卯,太宗文皇帝忌辰。驸马都尉马诚谒祭长陵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64)

(正德十三年八月戊辰朔)祀太社、太稷,太保会昌侯孙铭代行礼。 (《武宗实录》卷 165)

(正德十三年八月)庚午,以献陵明楼灾,遣附马都尉崔元祭告。遣户部尚书杨潭祭太仓之神。 (《武宗实录》卷 165)

(正德十三年八月)甲午,孝贞太皇太后山陵成。遣驸马都尉游泰、崔元、林岳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工部侍郎刘永祭天寿山。 《《武宗实录》卷 165)

(正德十三年九月丙寅)以明日十月朝,驸马都尉蔡震、游泰、崔元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仪宾周级祭景皇帝陵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66)

(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壬戌,赐太监马永诚祭三坛,造坟安葬,建享堂碑亭。 《《武宗实录》卷 168)

(正德十三年十一日)癸亥,命魏国公徐俯孙鹏举袭爵。 《《武宗实录》卷 168)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癸酉,腊八节。免百官宴。 《《武宗实录》卷 169)

(正德十四年二月)甲戌,孝贞太皇太后小祥。上诣几筵行礼。遣驸马都尉游泰祭茂陵,文武衙门各分官陪祭。是日以大祀天地,群臣具朝服听受誓戒、致斋,至夜不能待,传制而退。 《《武宗实录》卷 171)

(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以孝贞太皇太后丧免庆成宴,赐文武群臣胙。仍宴四夷朝使于阙左门。 《《武宗实录》卷 171)

(正德十四年二日)癸巳,慈寿皇太后圣诞。文武官、命妇朝贺于宫中。是日,免百官宴。 《《武宗实录》卷 171)

(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寅,遣司礼监官祭中溜之神。 (《武宗实录》卷 175)

(正德十四年六月辛巳)以修太素殿成,遣内官祭司土之神。 (《武宗实录》卷 175)

(正德十四年秋七月)乙未,仁孝文皇后忌辰。定国公徐光祚祭长陵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76)

(正德十四年八月戊辰)以上将南征,遣新宁伯谭佑、驸马都尉蔡震祭告天地、太庙。 (《武宗实录》卷 177)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己丑)以明日正旦节,魏国公徐鹏举、安昌伯钱承宗、惠安伯张伟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仪宾周钺祭景皇帝陵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俱如常仪。 (《武宗实录》卷 181)

正德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朔,上在南京,诣孝陵谒见。是日,文武群臣于奉天门行遥贺礼。皇太后、皇后受命妇朝贺于宫中。 (《武宗实录》卷 182)

(正德十五年二月)己巳,孝贞纯皇后大祥,寿宁侯张鹤龄祭茂陵,文武衙门分官陪祭。 (《武宗实录》卷 183)

(正德十五年八月)己丑,孝慈高皇后忌辰。西宁侯宋恺奉命祭孝陵。 (《武宗实录》卷 189)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甲午)以亲征凯旋,遣定国公徐光祚、驸马

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勋祭告天地、太庙、社稷。 《武宗实录》卷 194)

正德十六年春正月甲辰朔，上诣奉先殿、奉慈殿、皇太后宫行礼毕，出御天殿。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行庆贺礼。命妇朝贺皇太后、皇后于宫中。 《武宗实录》卷 195)

(正德十六年春正月)辛酉，孝贞纯皇后禫祭。遣武定侯郭勋诣茂陵行礼，文武衙各分官陪祀。禫期乃十五年五月丁酉也。时上南巡未回，礼官以请，不报。至是行祔庙礼毕，始择日行之。 《武宗实录》卷 195)

(正德十六年二月)壬子，慈寿皇太后圣诞。命妇朝贺，赐百官宴于午门。 《武宗实录》卷 196)

(正德十六年三月)丁酉，仁祖淳皇帝忌辰，停奉天殿祭礼。 《武宗实录》卷 197)

(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壬寅)是日日中，上由大明门入。遣武定侯郭勋告天地；建昌侯张延龄告宗庙、社稷；上亲告大行皇帝几筵谒见。慈寿皇太后、武庙、皇后、宪庙、皇妃毕，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遂颁诏大赦天下。 《世宗实录》卷 1)

(正德十六年夏四月)甲辰……澄等具上仪注曰：本月二十七日早，上服祔纁服御西角门视朝。文武百官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皂靴行奉慰礼。二十八日以后，上仍服纁服御西角门视朝。至五月十八日，遵依遗诏二十七日服制已满。自十九日以后，合照孝宗敬皇帝服制，上释纁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腰经御西角门视事，俱不鸣钟鼓。文武百官仍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皂靴朝参。至百日后

变服如常……上从之。 （《世宗实录》卷1）

（正德十六年夏四月）乙巳，以大行皇帝玄宫兴工，遣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驸马都尉崔元祭六陵；武定侯郭勋祭告天寿山之神；工部尚书李鏐祭告后土司工之神。 （《世宗实录》卷1）

（正德十六年五月）己未，上大行皇帝莫谥，遣武定侯郭勋祭告天地，惠安伯张伟祭告宗庙，驸马都尉崔元告社稷，上亲告几筵，恭上尊谥。 （《世宗实录》卷2）

（正德十六年六月戊戌）礼部言：今月二十四日，武宗皇帝百日礼，宜释服如常。查得孝宗皇帝百日，因梓宫未入山陵，上仍素服善冠麻布袍腰经御西角门视事，不鸣钟鼓。文武百官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皂靴朝参。今武宗皇帝梓宫亦未入山陵，请如前例。诏可。 （《世宗实录》卷3）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子）诏有司改建孔氏家庙之在衢州者。官给钱董其役。令其孙博士孔承美奉祀如故。 （《世宗实录》卷4）

（正德十六年九月）甲子，以武宗毅皇帝梓宫将赴山陵，遣定国公徐光祚、武定侯郭勋、惠安伯张伟分告天地、庙稷、社稷。 （《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乙丑，上缞服诣武宗皇帝几筵行辞奠礼。 （《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丙寅，武宗皇帝梓宫发引。上缞服诣几筵行启奠礼。继行祖奠礼，梓宫升龙輅，上哭随至午门。梓宫升大輿，上

行遣奠礼毕，还宫。命驸马都尉游泰捧神帛行朝祖礼。驸马都尉崔元护丧。（《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庚午）武宗皇帝梓宫到天寿山。卯时奉葬康陵。是日，先遣建昌侯张延龄、惠安伯张伟、安仁伯王桓分告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工部侍郎童瑞告后土、天寿山之神。葬毕，仍如祭谢如仪。（《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壬申，武宗皇帝神主至京。上缋服奉迎午门内，遂奉安地几筵殿。（《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癸酉，上素翼善冠、素服腰经御西角门，百官行奉慰礼。（《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甲戌，奉武宗毅皇帝神主祔庙，上亲行礼如仪。（《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九月）乙亥，上黑翼善冠、浅淡色袍服、黑犀带御奉天门，百官行奉慰礼。自后始鸣钟鼓、鸣鞭悉从吉典，文武百官奏事如常仪。（《世宗实录》卷6）

正德十六年十月己卯朔，享太庙。奉武宗毅皇帝神主诣庙祔享，遣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安仁伯王桓分祭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仪宾周钺祭景皇帝陵。（《世宗实录》卷7）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甲戌，乾清宫成，上自文华殿入居之。先期遣成国公朱辅、驸马都尉蔡震、惠安伯张伟等祭告天地、宗庙、社

稷及后土司工之神。《《世宗实录》卷 8》

嘉靖元年正月己酉朔，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及四夷朝贡使行五拜三叩头礼，免致词称贺。慈寿皇太后、皇太后、兴献后、武宗皇后免命妇朝贺。《《世宗实录》卷 10》

（嘉靖元年正月）庚午，谕礼部：慈寿皇太后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号为庄肃皇后、本生母兴献后加上尊号为兴国太后、宪庙贵妃邵氏皇太后加上尊号为寿安皇太后。所司择日具仪以闻。《《世宗实录》卷 10》

（嘉靖元年三月丁巳）以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庄肃皇后尊号，遣定国公徐光祚、武定侯郭勋、惠安伯张伟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世宗实录》卷 12》

（嘉靖元年三月）戊午，上寿安皇太后、兴国太后尊号，遣官祭告如例。《《世宗实录》卷 12》

（嘉靖元年三月己未）礼部奏遣官安陆州恭上兴献帝册宝，改题神主，祭告安神仪注……上是之。《《世宗实录》卷 12》

（嘉靖元年九月）乙巳，以大婚遣定国公徐光祚告天地，武定侯郭勋告太庙。《《世宗实录》卷 18》

（嘉靖元年九月）甲寅，命定国公徐光祚为正使，大学士杨廷和为副使，持节行纳采问名礼。《《世宗实录》卷 18》

（嘉靖元年九月）戊午，命武定侯郭勋充正使，大学士蒋冕、费

宏充副使，持节行纳吉、约徵、告期礼。 （《世宗实录》卷 18）

（嘉靖元年十二月）甲午，上寿安皇太后谥为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天皇后。 （《世宗实录》卷 21）

（嘉靖元年十二月）辛丑，以岁暮禋祭，遣建昌侯张延龄祭告太庙及懿祖皇帝、熙祖皇帝、仁祖皇帝庙，上自告武宗毅皇帝几筵。 （《世宗实录》卷 21）

（嘉靖元年十二月）壬寅，岁暮禋祭太庙。奉武宗皇帝神主诣庙享祀。太常侍官祭五祀之神。以明日元旦遣寿宁侯张鹤龄、安仁伯王桓、都督同知陈万言分祭七陵，遣仪宾周钺祭景皇帝陵寝。 （《世宗实录》卷 21）

（嘉靖二年正月丁未）遣内官祭司户之神。 （《世宗实录》卷 22）

（嘉靖二年二月庚寅）以孝惠皇太后葬期，遣镇远侯顾仕隆等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世宗实录》卷 23）

（嘉靖二年二月）辛卯，遣内官祭清宁等门并桥及诸神庙。上具缙服诣几筵行告辞礼。 （《世宗实录》卷 23）

（嘉靖二年三月）甲寅，清明节。遣恭顺侯吴世兴、彭城伯张钦、安昌伯钱承宗分祭七陵；仪宾周钺祭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寝；内臣祭恭让章皇后陵及废后吴氏坟。以武宗毅皇帝忌辰，遣安昌伯钱承宗祭康陵。是日大祥，奉安神主于太庙，遣安昌伯钱承宗行礼。 （《世宗实录》卷 24）

(嘉靖二年四月)乙丑,始命兴献帝家庙享祀乐用八佾。 (《世宗实录》卷 25)

(嘉靖二年七月己巳朔)遣中官祭司门之神。 (《世宗实录》卷 29)

(嘉靖三年七月)甲申,奉迎恭穆献皇帝神主至京师,奉安于观德殿。上率文武群臣恭上册宝。遣镇远侯顾仕隆、武定侯郭勋、勋安伯陈蠲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世宗实录》卷 41)

(嘉靖三年八月)丁未,中宫千秋节。命妇朝贺,宴王府进贺官于阙左门。 (《世宗实录》卷 42)

(嘉靖三年九月)丙寅,始定大礼: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命礼官择日祭天地、宗庙、社稷,诏谕天下。 (《世宗实录》卷 43)

(嘉靖四年二月)己未,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圣节,赐百官寿面,免命妇朝贺。 (《世宗实录》卷 48)

(嘉靖四年六月)乙巳,献皇帝忌辰,上行祭视于观德殿。 (《世宗实录》卷 52)

(嘉靖四年八月)丁未,遣府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月将、城隍、旗纛等神。 (《世宗实录》卷 54)

(嘉靖五年九月)辛卯,奉安恭穆献皇帝神主于世庙,祭告天

地、宗庙、社稷。遣武定侯郭勋、镇远侯顾仕隆、保定侯梁永福各行礼。 （《世宗实录》卷 68）

（嘉靖五年十二月）丁丑，以岁暮禋祭，遣武定侯郭勋，惠安伯张伟告太庙、桃庙。 （《世宗实录》卷 71）

（嘉靖六年正月）甲申，享太庙、世庙。 （《世宗实录》卷 72）

（嘉靖七年七月）戊寅，以上皇考献皇帝尊谥、孝惠皇太后尊号暨章圣皇太后徽号，命英国公张伟告社稷。 （《世宗实录》卷 90）

（嘉靖八年七月）戊申，中元节。遣驸马都尉邬景和、长宁伯周大经、昌化伯邵杰分祭七陵、仪宾周钺祭景皇帝陵寝、驸马谢诏祭悼灵皇后陵。 （《世宗实录》卷 103）

（嘉靖八年九月乙巳）礼部言：宗室丧礼，今只有昭圣皇太后遣祭一坛。臣等以为章圣皇太后亦当同遣，庶于礼于称。上以旧制，太皇太后与皇太后尚并行礼，况今两宫同者。诏如所拟。 （《世宗实录》卷 105）

（嘉靖八年十月癸亥朔）是日，享太庙、世庙。上素服乘板舆，撤卤簿，大乐，遣昌国公张鹤龄、长宁伯周大经、昌化伯邵杰分祭七陵、仪宾周钺祭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寝、中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 （《世宗实录》卷 106）

（嘉靖八年十月）甲子，悼灵皇后周年，遣驸马邬景和诣陵行礼。 （《世宗实录》卷 106）

(嘉靖九年二月)甲子,定社稷配位奠献用磁爵制帛,奉安二祖神牌於大庙寝室,玉圭玉爵贮太庙神库。 (《世宗实录》卷 110)

(嘉靖九月四月庚申朔)礼部奏定安陆州官员谒陵庙礼谓:家庙尊严尊密,不宜轻褻。请如泗州祖陵、凤阳皇陵、南京孝陵仪,惟湖广镇巡及三司等官有事地方者至日即拜谒陵庙,其余公差经过官员止谒陵,不必谒庙,著为令。报可。 (《世宗实录》卷 112)

(嘉靖九年十一月)丙申,上谕礼部曰: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之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祇坛,著载会典,勿得混称。 (《世宗实录》卷 119)

(嘉靖九年十二月)丙寅,上谕内阁:来春二月初三日告祀社稷并祭先农行耕藉礼,是日恭值圣母圣旦,有碍称觞上寿。朕惟事视事神当有等杀。人君上奉天地,次礼百神,而事亲不在事神之后。自今凡仲春祭社,若值初三上戊则另取吉日,庶尽朕情。于是礼部以明年三月初三日适值上戊,请如圣谕改初八日癸亥行礼,从之。 (《世宗实录》卷 120)

(嘉靖九年十二月辛巳)以肃王贡鏊、堵阳王同铤、南阳壬申锯、长阳王恩钠、陵川王詮鏐、襄陵王徵钤、庆成王奇湏各年逾七十,命赐玺书及给羊酒币帛,令各府进表官顺赉存问。 (《世宗实录》卷 120)

(嘉靖九年十二月)乙酉,易先师孔子神位用木,奉安于文庙,遣国子监祭酒许诰行祭告礼。 (《世宗实录》卷 120)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行祈穀礼于大祀殿,奉太祖高皇帝,太

宗文皇帝配。 《世宗实录》卷 121)

(嘉靖十年二月)戊寅,上谕内阁:昨因议追祖陵、皇陵二山名,朕思孝陵在钟山亦宜同体。文皇既封黄土山为万寿山,今又拟显陵为纯德山,而独钟山如故,于理未安。朕惟祖陵宜曰基运山、皇陵宜曰翔圣山,教陵宜曰神烈山。并方泽从祀,以基运、翔圣、天寿山之神设于五岳之前,神烈、纯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镇之序,仍预闻之祖考及命所在有司官祭告各陵山祇。其示礼官奏行及行工所增制并更制三陵山祇位。……上曰:“秦德等坟墓越礼奢侈俱改正拆毁,其实官民坟墓但有奢侈过分者限三日以里一体改正……” 《世宗实录》卷 122)

(嘉靖十年二月)癸未,先是,上命礼部考古太岁坛制以闻。至是,礼部言:太岁之神,自唐宋以来礼典不载,惟元有大兴作祭于太史院,亦无常祭之典。至我国朝始有定祀,是以坛宇之制于古无稽。按《说文》,“太岁,木星一岁行一次,应十二辰一周天”,盖天神也,宜设坛露祭。但其坛祭制无考,宜照社稷坛规制筑造,高广尺寸少为减杀。俟四郊工役少完,即建太岁等神并云雨、风雷、岳镇、海渎三坛神祇于坛内,俱照社稷坛规制。惟太岁坛差小庶隆杀适宜,而祀仪不忒。诏可。 《世宗实录》卷 122)

(嘉靖十年三月)癸巳,礼部上祭西苑土谷坛仪注:先期太常寺备牲醴脯醢酒果如常仪。是日早,上具翼善冠黄袍御奉天门视朝毕,太常寺奏请诣土谷坛。上升辂诣坛所幄次。上具皮弁服,典仪唱执事官各司其事,导引官导上至拜位,内赞奏就位,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执事官捧帛爵跪进于各神位前,奠讫,内赞奏跪,内赞赞读祝,读祝官跪于各神位前左读讫,奏俯伏、兴、平身,典仪唱行亚献礼;仪同初献惟不读祝,典仪唱送神,内赞奏两拜;典仪唱读祝官

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诣瘞位，礼毕，驾兴还宫。疏入，诏如拟。春告秋谢，岁为定例。（《世宗实录》卷123）

（嘉靖十年四月乙卯朔）礼部具上大禘仪注：前期，上告庙如常仪，太常寺奏致斋三日，备香帛牲醴如时享仪，锦衣卫侍从，太常寺卿请奉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庙正殿，安设如图仪，设上拜位于殿中。是日早免朝，上具翼善冠黄袍御奉天门，太常寺跪奏请圣驾诣太庙，上升轿由庙街门入至太庙门外降轿，导引官导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门入。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内赞奏就位；典仪唱迎神乐作；内赞奏四拜，传赞百官同，奏上看，导上至初祖前奏拈圭，上拈圭，三上香讫，至太祖前三上香讫，奏出圭，上出圭复位，乐止，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乐；内赞导上至皇初祖前，奏跪，奏拈圭，上拈，执事官奉帛跪进于上右；奏奠帛，上奠讫，执事官捧爵跪进于上右，奏献爵，上献讫，奏出圭。导至太祖前仪同；典仪唱读祝，上至读祝位，奏跪，传赞、百官同跪，乐暂止，内赞赞读祝，读祝官取祝跪于皇初祖前读讫，乐作；内赞奏俯伏、兴、平身。传赞百官同，乐止。典仪唱行亚献礼，乐作，仪同初献礼，惟不读祝，乐止，典仪唱行终献礼，乐作仪同亚献。乐止，太常寺卿进立于皇初祖前，西向唱赐福胙，内赞奏拈圭，光禄寺官捧福酒跪进于上右，内赞奏饮福酒，光禄寺官捧福胙跪进于上右，内赞奏受胙，奏出圭，奏俯伏、兴、平身，奏四拜。传赞百官同。典仪唱撤饌，乐作，乐止。典仪唱迎神，乐作，内赞奏四拜，传赞百官同。乐止，典仪唱请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各诣燎位；唱望燎，乐作，太常寺卿捧皇初祖神牌诣燎所，内赞奏礼毕，乐止。上田殿左门出至太庙门外，导引官导上入御幄易祭服还宫。诏如拟。（《世宗实录》卷124）

（嘉靖十年七月辛未）礼部具上夕月坛祭夜明仪注：前期二日，太常寺奏祭礼如常仪，谕百官致斋二日。前期一日，太常卿同光禄

卿奏省牲如常仪。是日，上亲填祝板于文华殿，白楮板墨书（如遇遣官则中书代填），遂告于庙（遣官则否）。是日免朝，锦衣卫备随朝驾。申时，上常服乘舆诣西郊，由坛北门入至具服殿，具皮弁服出，导引官导上由中门入。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内赞奏就位，上就拜位；典仪唱迎神，乐作，乐止；内赞奏两拜，传赞百官同；典仪唱奠玉帛、行初献礼，乐作；内赞奏升坛，导上至夜明神位前；奏拈圭，司香官捧香跪进于上左；内赞奏跪，奏上香，上三上香讫，捧玉帛官以玉帛跑进于上左，上受玉帛奠讫，捧爵官以爵跪进于上右，上受爵；内赞奏献爵，上献讫，奏出圭，奏诣读祝位，奏跪，传赞众官皆跪；赞读祝，乐暂止，读祝官跪读讫，乐复作；奏俯伏、兴、平身，传赞百官同；奏复位，上复位；乐止，典仪唱行亚献礼，乐作，仪同初献，惟不读祝；乐止，典仪唱行终献礼，乐作，仪同亚献；乐止，太常卿进于坛前之右，唱答福胙，内赞奏诣钦福位，导上至钦福位；光禄卿捧福酒跪进于上左；内赞奏跪拈圭，奏饮酒；上饮讫，光禄卿捧福胙跪进于上左，内赞奏受胙；上受讫，奏出圭、俯伏、兴、平身；奏复位，上复位；奏两拜，传赞百官同；典仪唱撤饌，乐作；执事官撤饌讫，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诣座位，乐作，内赞奏礼毕；乐止，导引官引上入具服殿易常服升辇参拜于庙毕，还宫。（《世宗实录》卷128）

（嘉靖十年八月癸未）给事中李凤来等言：四郊坛并神祇二坛初成，宜令太常寺官如南郊，故事以时扫除修饰。上从其言，令太常寺官每月朔亲诣各坛督同守坛人员扫除、补葺、扃锁，不许擅自开，将祭前期仍特加整饬，以称朕敬天礼神之意。（《世宗实录》卷129）

（嘉靖十年九月）丙辰，诏罢南京郊祀。时南京太常卿黄芳等以修葺南京郊社诸坛因言：天地、社稷，山川既统祀京师，其在南京者可弗举也，至若祭告之礼因事举行，遇灾变及修理等项始行之，非

常祭之。甫今后祭告孝陵及神照山、大江诸祀不必备物，宜止用脯醢果品。祀汉关羽宜称汉寿亭侯，盖汉寿地名，亭侯爵也。今去汉而称寿亭，讹也。疏下礼部，复如其议。上曰：然，天地合祀之非已遵复皇祖正制，南京永不必行。 （《世宗实录》卷 130）

（嘉靖十一年二月）辛未，惊蛰节，始行祈穀礼于圆丘。遣武定侯郭勋代行礼。初，上更定郊祀，谓二祖并配非古礼，欲分配圆丘大祀殿，因诸臣固请，乃许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而心不然也。十年正月上辛大祀行礼毕，谕大学士张孚敬：二圣配帝之事，决不可为范后世。自来只是祖配天，今大报并祈谷俱当奉太祖配。寻，亲制祈谷祝文并仪注，改用惊蛰日行礼于圆丘，奉高皇帝配仪，视大报少杀，著为定典。 （《世宗实录》卷 134）

（嘉靖十一年三月）癸丑，礼部奏：王府庆贺奏疏累朝皆有体式，凡皇帝表文例称圣旦，奏疏称万寿圣节；皇太后压于太皇太后，表文例称令旦，不压于太皇太后亦称圣旦，奏疏称圣节；皇后表文例称寿旦，奏疏称令旦、令节。今诸王府所奏错乱，徽称有乖名分，请以徽称体式，申谕诸王，以后不许违错。报可。 （《世宗实录》卷 136）

（嘉靖十一年三月）壬戌，广平府教授张时享以进表至上疏言：皇考当有天下。请更定庙号称宗。仍自皇上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以明授命之实。又欲皇上效古人刻木之义，制为皇考圣像，朝夕侍立，决正万几。仍请圣母改衣帝服，正位内庭，皇子执太子礼关决正事。及复数千言，皆妄诞不经语。礼部参奏其罪，诏下法司逮讯。时享已出京，乃命所在巡按御史提问。谓时享有心病，诏革职闲住。

（《世宗实录》卷 136）

(嘉靖十一年三月)庚午,上谕礼部曰:郊庙大礼,系国家重典,朕于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庙之礼,尚袭同堂异室之制,未能复古,于心歉然。朕稽圣祖开国之初,已尝建立四亲庙,实鉴于汉制之非,俱载《大明集礼》等书,子孙所当尊行。今太庙前堂后寝俱有定制,不必更移其昭穆、世数、庙次。卿等可会官相度两庑,议处规制以闻。 (《世宗实录》卷 136)

(嘉靖十一年三月)戊寅,大学士张孚敬等言:太庙先年祭祀但设衣冠,皇上改行出主,诚合古礼。但遍诣群庙躬自启纳,不免过劳。请自后太祖神主皇上躬自安设,群庙帝后神令内外捧主诸臣一体安设。上从其请,诏捧帝主大臣以太常臣佐之,捧后主内臣以神宫监内侍佐之,著为令。 (《世宗实录》卷 136)

(嘉靖十一年四月)甲申,大学士张孚敬等及府部大臣捧旨相度朝制奏言:太祖高皇帝功隆德懋,与天无极,已奉为太庙始祖,特正南向之位。惟太宗文皇帝定鼎北都,建子孙万世长业,功德与高皇帝比隆,当别立一庙于太庙之东,百世不迁。拟之周文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数,其昭穆六庙以东西地狭,难设寝殿,每庙但容正殿五间,以其后半藏主之所。太宗世室直北与太庙后墙等齐,此皆委曲,议处迁就地势,期于仰承德意,克复古典。臣窃以陛下上嘉隆古,律怀永固,将以流庆万年,垂宪罔极,务使备制尽文将采,无纤毫遗憾,乃为尽善。今以地势不足展转,裁损寝庙,门庑不能具备,窃恐成事之后,圣心少有不称,则臣等苟简之罪万死莫赎。唯圣明裁之。疏上,有诏报罢。 (《世宗实录》卷 137)

(嘉靖十一年四月)壬寅,礼部尚书夏言请朝日、夕月岁遣文武大臣行礼,圣驾不必亲祀。有诏朝日间岁一亲祀,以甲丙戊庚壬年,夕月并神祇坛每三岁一亲祀,以丑辰、未、戌年,著为令。 (《世宗实

嘉靖十一年五月戊申朔，吏部验封郎中李默以武举同考试官宴于兵部，与尚书王宪争礼。默故自兵部调，宪心不能平，遂疏言其状，自劾求退，得旨：朝廷分宴，礼法所在。大臣当循节次，小臣当存体统，岂宜有争！下其疏都察院，御史汪铉等言：默以部属小臣，敢以礼文末节抵冒堂官，不逊。宜依浮躁浅露例调外任。从之。
(《世宗实录》卷 138)

(嘉靖十一年五月)壬子，礼部上大祀方泽，遣礼官行礼仪注：一，祭祀前期，太常寺具本上请钦定遣官职名，遣官受命、报名、谢恩、斋宿如常仪。先一日遣官及分献陪祀官各致斋于祭所。一，是日，先期太常寺陈设如图仪。设遣官拜位于坛下内壝正中；设遣官读祝位于坛上，避御拜位，近北陛；设典仪、赞引官位于遣官拜位之南。赞引引遣官、分献陪祀官各服法服候于坛壝外南向立，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赞引引遣官由内壝右灵星门入；赞就位，遣官就位；典仪唱瘞毛血迎神，奏乐；乐止，赞四拜，遣官及众官各四拜，平身；典仪唱奠玉帛，奏乐、升坛，遣官由坛西陛升至皇祇香案前；赞跪、拈笏，遣官拈笏，司香官捧香跪于遣官右；赞上香，遣官三上香讫，捧玉帛跪于遣官右，遣官受玉帛奠讫，赞出笏；赞引引至太祖前；赞复位，乐止；典仪唱进俎，奏乐，斋郎舁饌至，赞引赞升坛，遣官复由坛西陛升至皇祇前；赞进笏、进俎、出笏，引至太祖前仪同；赞复位，乐止；典仪唱行初献礼，奏乐；赞升坛，遣官由坛西陛升至皇祇前；赞拈笏，捧爵官以爵跪于遣官右，遣官受爵；赞献爵，遣官献讫，赞出笏；赞诣读祝位，遣官退至读祝位；赞跪，遣官及众官皆跪，乐暂止；赞读祝，读祝官跪读讫，乐复作；赞俯伏、兴、平身，遣官及众官皆俯伏、兴、平身，引至太祖前；赞拈笏，捧爵官以爵跪于右，遣官受爵；赞献爵，遣官献讫，赞出笏；赞复位，乐止；典仪

唱行亚献礼，奏乐，仪同初献，惟不读祝，乐止；典仪唱行终献礼，奏乐，仪同亚献，乐止；赞引官赞复位，遣官复位；赞四拜，遣官及众官四拜，平身；典仪唱送神，奏乐；赞四拜，遣官及众官四拜平身，乐止；典仪唱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诣瘞位，奏乐；赞礼毕，乐止，赞引引遣官及众官以次出。一，太常寺具福胙于神所，礼成，奏进宫。制可。（《世宗实录》卷138）

（嘉靖十一年五月甲寅）以夏至将大祀方泽，遣武定侯郭勋告诣皇祖配神于太庙。（《世宗实录》卷138）

（嘉靖十一年五月）戊午，夏至，大祀地于方泽，遣武定侯郭勋代惠安伯张伟、大学士张孚敬、李时、尚书夏言分祭岳镇、海渚等坛。（《世宗实录》卷138）

（嘉靖十一年七月）甲戌，国子监启圣祠成，奉安启圣公神位，命国子监掌印官行祭礼。（《世宗实录》卷140）

（嘉靖十一年八月）丁丑，礼部以新作历代帝王庙成，请上视祀。许之。仍诏以祀之前一日預告皇祖，即太庙后寝行礼。（《世宗实录》卷141）

（嘉靖十一年八月戊子）礼部上亲祭历代帝王仪注：一，太常寺预设各坛持醴、香帛、乐舞等项如仪，锦衣卫设随朝驾，设上拜位于殿中，设御幄于景德门外之左。是日早免朝，上常服御奉天门。太常寺卿跪奏请皇上诣帝王庙祭历代帝王。上乘輿由午门、端门、承天门、长安右门出，至门由中门入。至幄次降輿，具祭服出，导驾官导上由中门中至拜位，典仪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内赞奏就位，上就拜位；典仪唱迎神乐作，乐止；内赞奏拈圭、上香，上

三上香讫，奏出主，奏复位；内赞奏两拜，上两拜、平身，传赞陪祀官同；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乐作；内赞奏诣神位前，执事官各捧帛、爵进于神位前，乐暂止；内赞赞读祝，奏跪，读祝官取祝跪读讫，乐复作；内赞奏俯伏、兴、平身，传赞陪礼官同，乐止；典仪唱行亚献礼，执事官代，乐作，乐止；典仪唱行亚献礼，执事官代，乐作，乐止；典仪唱行终献礼，执事官代，乐作，乐止；太常寺卿进立于坛傍，东立西向；唱答福胙，内赞奏诣饮福位，奏跪，奏搢圭；光禄寺卿以福酒跪进于上右，内赞奏饮福酒；上饮讫，光禄寺卿以福胙跪进于上右，内赞奏受胙；上受讫，奏出主；奏俯伏、兴、平身；奏复位；内赞奏两拜，平身，陪礼官同；典仪唱撤饌，乐作，执事官各于神位前撤饌，讫，乐止；典仪唱送神，乐作；内赞奏两拜，上两拜、平身，传赞陪祀官同，乐止；典仪唱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诣瘞位，乐作；内赞奏礼毕，乐止，导驾官导上入御幄易祭服，升辇还官。仪卫导从，如来仪，大乐鼓吹振作。上览之曰：“正五坛中案，朕亲奠献，左右四案，命郭勋、李时代之。成国公朱凤、尚书王宪、夏言、汪鏊分祭两庑。余俱如仪。”（《世宗实录》卷141）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未）原任山西霍州知州陈采上疏谓：“祖训兄终弟及指同父而言耳。武宗遗诏本谓陛下乃孝宗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非与武宗为兄终弟及。杨廷和误主濮义，与初诏自相矛盾。张孚敬谓陛下不当继嗣孝宗，止继统于武宗，因以为兄终弟及。事皆天稽，难以施诸宗庙。既区明知其非，遂诱成薛侃之谋，以阴坏我祖宗区成之法。廷和虽蒙黜罚而心迹不明，张孚敬首开言礼之端而乃遗漏，天潢挪移，祖训诬罔，先帝疑误。圣躬所当先正典刑，乞将《明伦大典》所载按原奏事情轻重各论如律”。疏上，上怒谓：“《明伦大典》朕所裁定，颁行天下久矣。采乃辄敢妄议！”令锦衣卫执送法司拷讯。（《世宗实录》卷142）

(嘉靖十二年正月甲子)山西蒲州生员秦瑄伏阙上书言,孝宗之统托于武宗,则献皇帝于孝宗实为兄终弟及,陛下承献皇帝之统当奉之于太庙。而大学士张孚敬议礼及别创世庙以祀之,永不得预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谓分祀天地日月于西郊失大小尊卑之别,去先师孔子王号、撤其塑像、损其礼乐、增启圣祠配享,皆非圣祖之意,请复其初。语多狂悖。上谓瑄毁上谤君,大肆不道。令锦衣卫执下镇抚司严行拷讯,令其一一对状,根究主使之人以闻。瑄服自妄议希恩,实无主之者。竟比拟造妖言,律坐死,系狱。《世宗实录》卷146)

(嘉靖十二年二月)戊戌,礼部上圣驾临幸太学仪注:一,前期致斋一日,太常寺预备祭帛,设大成乐器于殿上,列舞乐生于陛下之东西;国子监扫殿堂内外;司设监同锦衣卫设御幄于庙门之东上南向;司设监设御座于彝伦堂正中;鸿胪寺设经案于堂内之左,设讲案于堂内西南。至日,置经于案;锦衣卫设卤簿驾、教坊司设大乐俱于午门外。是日早,百官免朝,选诣国子监门外迎驾。陪祀官、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士品以上同国子监官具祭服伺候行礼。驾从东长安门出,卤簿、大驾以次前导,乐设而不作。太常寺先陈设祭仪于各神位前,设帛、设酒、尊、爵如常仪;同设监设上拜位于先师神位前正中;学官设诸生于成贤街左迎驾。上至庙门外降辇,礼部官导上入御幄;礼部官奏请具服,上具皮并服,讫,奏请行礼……礼毕,太常寺官导上由中道出。上入御幄更衣善冠黄袍,讫,礼部官入奏请幸彝伦堂。上升舆,礼部官、鸿胪寺官前道由灵星门出,从太学门入,请生先分别于堂下东西相向,祭酒、司业、学官列于诸生前。驾至,祭酒以下及诸生俱跪,俟驾过然后起,序立北向。百官分列堂外稍上,左右侍立。上至彝伦堂升御座,鸿胪寺赞祭酒以下官诸生五拜叩头礼,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升堂。光禄寺预设连几于左右,执事官各以次序立;赞进

讲，祭酒由东阶升，由东小门至堂中，鸿胪寺官举经案进于御座稍前。礼部尚书奏请受经于讲官，祭酒跪，礼部尚书以经受祭酒，祭酒受经置于讲案，讫，复至堂中叩头。上赐讲官坐，祭酒复叩头，就西南隅几榻坐讲。上赐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坐，皆叩头。序立诸生环立于外以听。祭酒讲毕，以经置于原案，叩头退出堂外，就本位。司业从西阶升进，讲如仪，退就位。鸿胪寺官奏传制，堂内侍坐官起立，赞有制，祭酒以下学官及诸生俱北面跪听宣谕毕，赞五拜叩头礼，毕，学官诸生以次退，先从东西小门出，列于成贤街右伺候。尚膳监进茶御前，上命光禄寺赐各官茶，各官复坐饮茶毕，退，列于堂门外叩头，分班序立。鸿胪寺奏礼毕，驾兴，升舆，出太学门升辇，卤簿、乐振作前导，祭酒以下及诸生伺驾至，跪叩头，退。百官常服先诣午门外伺候。驾还，卤簿、大乐止于午门外。上御奉天门，鸣鞭。百官常服。鸿胪寺官致词、行庆贺礼，毕，鸣鞭。驾还宫，百官退。次日，袭封衍圣公率三氏子孙、国子监祭酒率学官、监生上表谢恩。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锦衣卫设卤簿驾，百官朝服侍立，行礼毕，上易服御天门，礼部官引奏，赐祭酒、司业、学官、三氏子孙衣服，诸生钞锭，毕，驾还。是日，上御奉天门赐安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翰林院学士并检讨以上、祭酒、司业、学官、三氏子孙及礼部、太常、光禄、鸿胪寺执事官员。次日，祭酒、司业率学官、监生谢恩，上赐敕勉励师生。祭酒捧至彩与师生迎道至太学开讲，行礼如仪。次日，祭酒、司业率学官、监生复谢恩。（《世宗实录》卷147）

（嘉靖十二年五月）丙辰，礼部尚书夏言等言：按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畅阴阳之气。雨必阴阳和而始降者也。然上世之礼无考，而后代之制不同。臣等参酌古今为之会通一切，莫献乐歌俱如常仪。唯盛乐皇舞之说宜稍依古礼，定为圣制。三献礼成之后，凡奏乐止之时，燎阳将举，赞者宜赞

乐奏云门之舞乐举，乃赞礼毕。仍命儒臣隐括云汉诗词，别制云门之典、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云门者，乃帝尧之乐，周官大司乐以祀天神之舞，取其云出天气、雨出地气也。仍于神乐观，增设鼓吹，数番选教，舞童百人青衣执羽，绕坛周旋，歌云门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其舞节乐数宜下太常会本部议奏。因上其仪……（《世宗实录》卷150）

（嘉靖十二年八月）庚寅，以皇嗣生，上祭服陞告皇天，内殿告祖考。（《世宗实录》卷153）

（嘉靖十二年九月）甲寅，礼部上皇子命名仪注：前期一日，上诣太庙寝殿、世庙以命皇子名告。是日，保姆抱皇子于寝宫择内夫人之敬慎者，奉皇子前发为髻，留角如礼。至前，上具皮弁服御乾清宫升座。皇后率丽嫔各具服朝见，行四拜礼毕，皇后侍立东面，丽嫔后，保姆抱皇子出自寝，由西至殿内，授皇子于皇后。内赞奏曰：皇后率丽嫔阎氏敢用告曰祇见皇子”。上降座，命以制辞，遂执皇子之右手而赐之名，皇后敬对毕，左还，授皇子于保姆还寝。皇后复率丽嫔四拜毕，各还宫。次日，上御奉天门降手敕以皇子睿名传谕礼部宗人府上籍玉牒。诏如拟。（《世宗实录》卷154）

（嘉靖十三年二月）诏更圜丘名为天坛、方泽名为地坛。礼部尚书夏言奏：圜丘、方泽本法象定名，未可遽易。第称圜丘坛，省牲则于名义未协。今后冬至大报、惊蟄祈谷、祀天、夏至祭地祝文宜仍称圜丘、方泽。其省牲及一应公务有事，坛所称天坛、地坛。从之。（《世宗实录》卷159）

（嘉靖十三年闰二月）丁未，遣礼部尚书夏言祭先农之神。是日，陪祀官不到者众，公侯、伯止成国公朱凤一人而已。言因劾奏

之。上曰：祀典重事，岁祭先农，皇祖定制，非有所增。诸臣无礼慢神，专咨逸纵，每有临期，托故不行陪祀。法当查治，今姑宥之。再有怠慢者必审以法。本日陪祀官不到过多，监礼官何漫不纠举？都察院查复以闻。于是左都御史李朝纲、杨行中、鸿胪寺序班齐思、王佐名上疏，俱执付镇抚司究问。（《世宗实录》卷160）

（嘉靖十三年十二月）壬戌，上谕辅臣：明辰元旦，例群臣贺节。但朕自春受病至今，怕寒苦劳。适值宪祖妃庶祖母杨氏薨逝，正系闻丧，非宜受贺，以尽尊祖考之情。朕于三更拜天，清晨拜参祖考，谒皇师于文华殿悉如仪。文武百司等官暂辍贺节，自是日至六日皆暂免朝。本日仍享太庙、世庙，暂命勋代，俟后另行。卿等即刻面会言举行，明示内外诸臣知悉，勿违朕意。其辍朝之日当七日至于九日就行，不得以节滞之迟耳。（《世宗实录》卷170）

（嘉靖十四年正月）壬午，遂召孚敬、时、言至文华殿西室谕曰：“今拟建文祖庙为世室，世庙字当避”。孚敬曰：“世庙等号原奉钦定，矧已著之《明伦大典》，颁诏四方，似不可改。文世室须别为名耳。”上曰：“然，则称文庙。”时曰：“古人最重宗字。既有太祖庙，文皇庙宜称曰太宗庙，亦百世不迁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过有德，世宗称太宗庙最当。其余群庙不用宗字。”上曰：“群庙何称？”孚敬、言皆以为当用本庙号，他日递迁更牌额可也。时曰：“不若只用昭穆字。若曰昭一庙、昭二庙、三庙，穆亦如之。免迁易牌额”。上以为然，欲加一字，为昭第一庙。复问孚敬、言何如？二臣谓仍为本庙号为重，上从之。仍谕三臣曰：“皇考考世庙以迫近河水，久议移改，今当同七庙之吉兴工。但今七庙以统于太庙，又限以地势、規制颇杀，今拟世庙重建于太庙左方，实与太庙切近，亦须少杀旧规、于列祖之庙不至相逾，庶免丰祔之嫌。可于五月四日礼部会官相度来闻。”（《世宗实录》卷171）

(嘉靖十四年二月己亥)……是日,奉安祧庙四祖神主于太先殿,列圣神主于奉先殿。 《《世宗实录》卷 172》

(嘉靖十四年二月)庚戌……先是,礼官以大行庄肃皇后谥为请,上命会官议奏……得旨:“既复议归一,皇嫂谥用六字曰孝静庄惠安肃毅皇后。” 《《世宗实录》卷 172》

(嘉靖十四年二月)庚戌……初,命阳武侯薛翰持节封周府浦江王妃葛氏。比至,而妃已卒。翰以冠服等物应给与否,故无例,具奏以请。事下礼部,言宜令翰赍回送内府收贮。诏可。 《《世宗实录》卷 172》

(嘉靖十四年四月)丁酉……礼部因俱上其仪:一,四月十五日,上御文华殿亲试进士。先期一日,鸿胪寺备写题案于文华殿门下,光禄寺备试案于文华殿门外阶前。至日早,鸿胪寺官引进士入至殿门外东西,北向序立。上常服御文华殿升座。内侍传呼执事官进。执事官具吉服分班趋入,侍列丹陛上。鸿胪寺官赞行叩头礼毕,仍暂分侍丹陛,传赞进士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各分东西就案,北向立。执事官入殿东西侍。礼部尚书诣御前跪,奏请赐题。内侍官捧御题授礼部尚书,受訖,叩头,兴,捧从左门降阶,出至殿门外。内阁中书官以粉牌誊录传示进士。上还宫。执事官退。试毕,吏部文选司、礼部仪制司郎中等官公同弥封,送辅臣并吏、礼二部堂上官校阅。分正副卷,进呈御览。报告。 《《世宗实录》卷 174》

(嘉靖十五年十月)辛卯,上躬祭南郊,以诞生皇子。告方泽,遣侯郭勋、朝日辅臣李时、夕月伯陈镒、太社、稷少傅夏言、帝社。稷尚书顾鼎臣、天神伯卫鐸、地祇驸马郭景和各行礼如仪。 《《世宗实录》卷 192》

(嘉靖十五年十月)己亥,奉迁孝肃皇后神主于裕陵神寝。孝穆皇后神主、孝惠皇后神主、孝惠皇后神主于茂陵神殿。 《《世宗实录》卷 192)

(嘉靖十五年十月己亥)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 《《世宗实录》卷 192)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癸亥)礼部上改题孝静毅皇后神主礼仪:
…… 《《世宗实录》卷 193)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建恭仁康景皇帝陵寝碑亭。立太宗二妃、宪庙十三妃坟石,因命诸妃岁时祭于陵殿内,罢坟所祭。
《《世宗实录》卷 193)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辛卯,上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桃庙,太祖神主于太庙,百官陪祭如仪。 《《世宗实录》卷 194)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壬辰,奉安太宗神主于太宗庙,列圣神主于昭穆群庙。命九卿正官以武爵重臣俱诣太宗庙陪祀,其文官三品以下者、武官四品以下者分诣群庙行礼。 《《世宗实录》卷 194)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癸巳,奉安献皇帝神主于献皇帝庙,百官陪祀如常仪。 《《世宗实录》卷 194)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丙申)荫故大学士李东阳孙传为中书舍人。 《《世宗实录》卷 194)

嘉靖十六年四己酉朔,先是,礼部以皇第三子生上命名、剪发

仪注……(《世宗实录》卷 199)

(嘉靖十七年正月)丙戌,以元子补试周礼,上亲告太庙,遣大臣分告群庙。(《世宗实录》卷 208)

(嘉靖十七年四月)辛酉,礼部具上先年定拟雩祀全仪……(《世宗实录》卷 211)

(嘉靖十七年四)甲子,驾出郊坛雩祭。(《世宗实录》卷 211)

(嘉靖十七年七月)壬辰,礼部奏册谥颖殇王、薊哀王、戚怀王仪注……(《世宗实录》卷 214)

嘉靖十七年九月辛未朔,上谕礼部曰:朕惟我国家之兴,始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皇祖文皇帝也。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同称祖号。我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荐宗称矧。今大享已成,议奉皇考配,将当举事之期先用。荐上鸿号: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日行礼。尊皇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九日預告郊庙,社稷。二十一日恭举大享明堂之祀于奉天殿,奉皇考献皇帝配上帝。是日礼毕,即诏示天下。所有礼仪,礼部会同翰林院恭议以闻,敬哉。(《世宗实录》卷 216)

(嘉靖十八年三月戊寅)先是,伊王许淳奏乞迎慈孝献皇后梓宫,得旨报免。及圣驾南幸,例许诸王来朝,王乃执有前命,遂不郊谒,第遣承奉长史官迎驾于郑州。事下行在,礼部以辅导官不能以礼谕王,致王失礼,宜行所在巡按官逮治,以惩不属。上原而有之。

（《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三月庚辰）是日，（上）谕行在礼部：朕仰荷天眷，既临旧邸，奏告诸仪，宜即行事。于是礼部具仪以上。（《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申）大享龙飞殿礼成，遂秩于国社、国稷及境内山川河渎遍于群祭。（《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三月）庚寅，以回銮辞告睿宗献皇帝、慈孝献皇后神位于隆庆殿。（《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三月）壬辰，驾发承天殿回京，制《思恩》之赋。（《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四月）辛酉，以南狩回銮奏谢皇天于玄极宝殿及皇祖太庙、皇考睿宗庙，遣文武大臣郭勋、夏言等分告于列圣群庙及北郊、太社、太稷，帝社、帑稷、朝日、夕月与巡幸时所当祭告者，悉遍之。（《世宗实录》卷 223）

嘉靖十九年正月，添设七庙乐舞生王威初等一千二百二十九名。（《世宗实录》卷 233）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癸亥）上敕礼部：未封御氏二各封妃，张氏封淑妃、马氏封贞妃。今月二十八日发册行礼……（《世宗实录》卷 258）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甲午）造隆庆殿祭器，遵永孝殿品式。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丁丑朔，钦天监进大统历颁赐百官。是日，监生有越御阶争历者，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张袞、司业兼司经局校书王同祖具疏引罪。诏各夺俸一月，序班汤敬、薛恩等逮问。已而，兵科给事中王梦弼劾奏袞师道不严，教训无方，不宜仍处国学。诏降袞二级，调南京太常寺少卿；敬、恩亦以不能整肃朝仪调外任；临生王廷瑞等十三人黜为民。（《世宗实录》卷 266）

（嘉靖二十二年十月）丁丑，皇太子千秋令节。免文武百官朝贺，赐宴于午门。天下王府、百司进贺人员各赐钞币有差。（《世宗实录》卷 279）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己酉，顺天府官进春，命司礼监官捧入，以奏闻不早夺府官俸一月。（《世宗实录》卷 294）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己未）礼部尚书费案等以太庙安神请定位次。上曰：“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不许差违。”案等又言：“大享殿工程将竣。大享殿三字原系钦定，及大享门字样合先期制扁书写。”因言先年圆丘藏神位之所，初名泰神殿，续改为皇穹宇，即今神御版殿亦系奉藏神位，合题请额名，惟复仍书。上曰：“门名已定。殿名恭曰：皇乾。俱书制如期。”（《世宗实录》卷 300）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申朔，上谕礼部：自今朔届长至之辰，朕只奉皇穹于大高玄殿，特举事天鸿典，命文武大臣张溶、费案等以是月五日分祭朝天宫诸祠。（《世宗实录》卷 305）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乙卯朔，礼部进明年大报等祀日册。（《世宗实录》卷 315）

（嘉靖二十六年九月）丁丑，霜降节。遣驸马都尉谢诏、长宁伯周大经、玉田伯蒋荣分祭七陵，惠安伯张镠祭恭仁康定景皇帝及哀冲太子，荣仍祭孝洁皇后，中官祭恭让章皇后各陵坟。（《世宗实录》卷 327）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癸丑，皇太子千秋令节，罢文华殿致词称贺，赐百官及夷使宴于阙下。（《世宗实录》卷 329）

（嘉靖二十八年七月戊辰朔）遣乐舞生二十三人齎香帛分祭历代帝王陵寝。（《世宗实录》卷 349）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壬子，康妃杜氏薨。妃，裕王母也。礼部随上丧礼仪注。欧阳德等因言：“累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长而受封之国，或子立为东宫而先薨，俱与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纪氏薨，所生皇子伦序居长，与妃事体相类。但彼时皇子尚幼，而今裕王既已成婚，礼宜持服主丧，送葬出城，仪节稍异。”乃议辍朝五日，裕王主丧，遵《孝慈录》斩衰三年，钦遣大臣题主、开茔、掩圻，祠谢后土。并用工部官送葬，仪仗人数皆增于旧。（《世宗实录》卷 406）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丙午，宁安公主将出府，谒告奉先殿，辞上及皇贵妃。使戒醴遣如礼。（《世宗实录》卷 420）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甲午）以册封嘉善公主遣驸马都尉李和告内殿。是日，公主受册。次日早，谒奉先殿谢恩如仪。

驸马许从庆受诰于奉天门，百官侍班如仪，给仪仗鞍马。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未,礼部进即位仪注:一,先期司设监等衙门于中极殿设御座,于皇极殿设宝座;钦天监设定时鼓。一,遣官以是日早祇告天地、宗庙、社稷。一,是日早,上具孝服亲诣大行皇帝几筵祇告即位受命毕,即具袞冕服于皇极殿丹陛上拜天,行五拜三叩头礼;次诣奉先殿谒告祖宗;毕,仍以兗服诣大行皇帝几筵行五拜三叩头礼;毕,出御皇极殿。一,先期尚宝司设宝案于皇极殿;鸿胪寺设诏案于殿内东,设表案于丹陛上;教坊司设《中和》、《韶乐》,悬而不作;锦衣卫设云盖云盘于殿内东,别设云盘于承天门上,西南向。一,是日早鸣钟鼓,锦衣卫设卤簿、大驾,文武官员各具朝服入候丹墀内,上服袞冕服御中极殿。鸿胪寺官传旨百官免贺,遂引执事官就次行礼,赞请升殿,上由中门出御皇极殿宝座。锦衣卫鸣鞭,鸿胪寺赞百官行五拜三叩头礼,訖,百官出至承天门外候,鸿胪寺请颁诏,翰林院官捧诏授礼部官,遂置于案上云盘内,由殿左门出至午门外,礼部官捧诏置云舆内迎至承天门,开读、行礼如常仪。初,钦天监择二十六日丑时奏上,令旨改午时。 《穆宗实录》卷 1)

(隆庆元年正月庚辰)先是,太常寺以祭太社、太稷请如近例遣官摄事,上命礼部查议。至是复言:“臣等谨按礼日”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从事说者,”以为不敢以卑废尊,以己事废公祀也。今太社稷礼典虽在世宗皇帝未升祔之前,然稽诸越绋行事之说,似不可废。宜如宪宗、武宗朝例,鸿胪寺免请升殿,太常寺具本奏知,至期请皇上躬诣坛壝,具服致祭,乐悬而不作。致斋之日,上具黄素袍善冠,百官浅淡色前朝参,其陪祀官各具祭服行礼如常。上从之。 《穆宗实录》卷 3)

(隆庆元年正月)癸未,敕谕礼部曰:“朕兹笃彝伦,遵旧制加谥元妃李氏为孝懿皇后、裕世子为宪怀太子、蓝田王为靖悼王,追封长女为蓬莱公主、次女为太和公主。尔礼部具礼仪来闻。”(《穆宗实录》卷3)

(隆庆元年二月甲午)遣太医院官祭先医之神。(《穆宗实录》卷4)

(隆庆元年二月丁未)礼部进世宗肃皇帝梓宫发引至祔享仪注……

礼部进奉迁孝洁肃皇后祔享仪注……(《穆宗实录》卷5)

(隆庆元年十一月甲寅)遣太医院官祭先医之神。(《穆宗实录》卷14)

(隆庆二年正月戊午)遣中官祭司户之神。(《穆宗实录》卷16)

(隆庆二年正月)甲戌,礼部上册立东宫仪注……(《穆宗实录》卷16)

(隆庆六年七月)丁酉,阁臣进两宫尊号奏书仪注。(《神宗实录》卷3)

(隆庆六年八月丙辰)以孝懿皇后祔葬昭穆预开金山隧道,遣驸马都尉许从诚行祭告礼。(《神宗实录》卷4)

(隆庆六年九月)丁未,祔穆宗庄皇帝、教懿庄皇后神主于太庙。(《神宗实录》卷5)

(隆庆六年九月丁亥)追封皇第七妹为栖霞公主。 《《神宗实录》卷5)

(隆庆六年十月丁丑)遣侍郎陶大临祭三皇于景惠殿。 《《神宗实录》卷6)

(万历元年六月丙辰)昭陵殿工成。以将奉安穆宗皇帝、孝懿皇后神位,遣官祭告九陵及天寿山之神。 《《神宗实录》卷14)

(万历二年九月丙子)淮王载垕奏称,袭爵以来,贺寿之礼全废。乞要遵照,以光藩国。礼部请照《会典》遵行,许之。 《《神宗实录》卷29)

(万历三年十月甲午)礼部题:《会典》所载,凡文武每遇筵宴,四品以上官文东武西,各照品级上殿侍坐,此定制也。但查有正統年間庆成宴,翰林院侍讲曹鼐系六品,例该丹墀序坐,因其在內閣办事,英宗皇帝特命上殿,班列学士之下。嘉靖二十九年恩荣宴,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李本系四品,因其在內閣办事,世宗皇帝著坐于二品之末。则自先朝以来,筵宴班次亦有不尽拘于品级者,盖朝廷崇重辅弼之臣,故殊其体貌如此。今礼部尚书兼东閣大学士张四维正系辅臣,若以品论,坐于二品之列,官保之下。窃恐于皇上简注重恩之意依有未称,所在坐次臣等未敢照常定拟,伏乞圣裁施行。奉旨著坐于一品之末。 《《神宗实录》卷43)

(万历十一年二月)丁酉,諭礼部:闰二月十二日,朕躬謁山陵,行春祭礼,率后妃同行。一应礼仪事务著各该衙門俱照万历八年例行。 《《神宗实录》卷133)

(万历十一年七月)戊申,礼部题兹遇圣驾秋祭山陵、查秋祭礼仪,嘉靖十五年止长陵躬诣致祭,诸陵皆遣官行礼,仍奉皇太后及后妃同行,天寿山未经奉旨致祭。及查本年春祭,皇上止率后妃同行,未奉两宫圣母,天寿山亦遣官致祭。合无今次皇上仍诣长陵、永陵、照陵亲祭,余皆照例遣官代之。天寿山亦应遣官致陵,候陵祭毕,恭请圣驾于相择寿宫处躬诣阅视。回鸾之日似仍驻巩华城或功德殿,便还宫。得旨:朕率后妃行,朕亲谒长陵及永、昭二陵,其余诸陵俱遣官代行。北安门出,德胜门回,由旧路。 (《神宗实录》卷139)

万历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朔,礼科都给事中王三徐等疏言:“王者父天母地而为之子,所敬畏者,莫过于天。我祖宗以来,凡遇郊祀,必躬必亲,载在会典,传之累朝。《记》曰:王者飨帝于郊,而寒暑节,风雨时。《春秋》传曰:如有明信,溪毛潦水,可荐神明。言诚也。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坛,恭绎皇上德音:天戒示警,朕心深用兢惕。大小臣工,宜共图修省。畏天之诚,可谓至矣。今岁似宜亲郊,以答天戒。代摄之举,未可以为常也。” (《神宗实录》卷168)

(万历十四年二月)戊辰,祭太社、太稷,遣公徐文壁恭代。
(《神宗实录》卷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甲戌,遣礼部侍郎朱赓祭三皇于景惠殿,太医院官祭先医之神。赐辅臣祭馐。 (《神宗实录》卷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乙亥)兵科给事中顾九思等奏:“本月初六日,见传升礼仪房供事、锦衣卫指挥僉事等职几至百员,相顾而骇,既而知为皇嗣升赏,事属有因。昔年元嗣诞音,庆莫大焉。故一时恩典隆号两宫,普泽九有。然当时犹以传升一节,于制天当。今日

之庆，较之元嗣，则有间矣。何独于礼仪房员役有此非分之赏？传升非祖制，遍赏非公典，独不可以大义止之乎？乞收成命，悉从寝阁。”上不允。（《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癸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题：“正名定分，国本所以妥；别嫌明微，居道所以正。睹圣谕：‘贵妃郑氏著进封皇贵妃’。臣愚窃谓，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以孕育蒙恩，岂日不宜。但名大崇，亦所宜虑。贵妃虽贤，所生固皇上第三子也。犹然亚住中宫，则恭妃诞育元嗣主鬯承祧，乃其发祥，顾当翻令居下耶？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妥，传之天下万世则不典，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乞皇上俯从未议，收回成命，以协輿旨。其或情不容已，势不可回，则愿首册恭妃为皇贵妃，次及贵妃，两典一时，不妨并岸，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长幼之分明，而本支之义得矣。（《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庚辰），祭太仓之神，命侍郎毛纲行礼。（《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清明节，遣侯吴继爵、常胤绪，伯王应龙、卫国本、刘嗣德分祭九陵。伯张元善祭恭仁、康完、景皇帝陵寝。指挥金事蒋克祭哀冲庄敬二太子园寝。（《神宗实录》卷 171）

（万历十四年三月）丁酉，以进封皇贵妃、册封德妃祭告奉先殿。上御皇极殿传制，遣公徐文璧等、大学士申时行等持捧节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许氏为德妃。（《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癸丑）六公主府第安石、竖柱、上梁，祭告后土司工之神，遣侍郎王友贤行礼。（《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五月)癸卯,上御皇极门,鸿胪寺宣奏:辽东捷。百官称贺。是日以祭告郊庙,赐辅臣脯醢果酒。 (《神宗实录》卷 174)

(万历十四年六月辛卯),孝端皇后忌辰,茂陵用酒果供养。遣新建伯王承勋行礼。 (《神宗实录》卷 175)

(万历十四年七月乙卯)礼部题复:太常寺卿裴应章题称:“礼典当议者四事:一曰太庙侑享之礼……;一曰内殿祭告之规……;一曰诸妃祔陵之祭……;一曰陵祭品物之式…… (《神宗实录》卷 176)

(万历十四年十一月)辛亥,上以郊祀引礼官转动失仪,赞礼官声不接续,太常寺丞董弘业夺俸,赞礼包遇学停粮各半,寺卿裘应章等认罪,罚俸一月。 (《神宗实录》卷 180)

(万历十五年正月)丁未,大学士申时行等请皇长子建储及皇第三子封王。上嘉纳之,即日祭告南郊、北郊、社稷、神祇。 (《神宗实录》卷 182)

(万历十五年正月)丙辰,进呈《大明全典》仪注:前期一日设表案于皇极殿丹陛东,设公案于丹墀中,设宝舆、香亭于史馆前。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如常仪。是日早,锦衣卫设卤簿驾,纂修官具朝服捧书置宝舆中。上具皮弁服,御中极殿。鸿胪寺官导迎宝舆,用鼓乐伞盖,纂修官后随由二桥行至皇极殿,由左门入至丹墀,于舆内捧书置于案,乐止,宝舆、香亭退。 (《神宗实录》卷 182)

(万历十五年九月)乙未,午时,皇第四子生。礼部上称贺仪注:“一、本月十一日早,上具吉服以皇子诞生告闻于奉先殿;一、是日,

上御皇极门，文武百官各具吉服，鸿胪寺官致词称贺行五拜三叩头礼；一、文武百官自本月初九日始十九日止，俱吉服朝参办事。

（《神宗实录》卷 190）

（万历十六年十二月甲申）礼部题：“潞王之国，以兄皇遣弟虽与父皇遣子有间，而礼未尝不同。查得景王之国，先期一日，王与妃恭诣御前面辞，行五拜三叩头礼，祇祝受训命毕，诣母妃前行四拜礼，出。明日，王赴大明门陛辞启行，由朝阳门出。先期一日，百官赴府辞。至日，具朝服侍班，候五行礼毕，出易吉服至朝阳门桥东左右序立，候王辂过而罢。今潞王之行已经奉旨照景王例行前项礼仪。”（《神宗实录》卷 206）

（万历十七年六月壬辰）礼部议改定南京告献大典，万寿、元旦两节，百官朝贺后俱吉服赴孝陵行礼，不必复更素服。若夫冬至节，南京官俱先一日出城候，子时行大祭。礼毕，随即赴部朝贺。至于陪祭官参差错乱，监礼御史参奏。（《神宗实录》卷 212）

（万历十七年十一月）己巳，南京修葺奉先殿成，奉安神主，命大臣祭告。（《神宗实录》卷 217）

（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遣修撰朱国祚、编修全天叙等充正使，行人赵乔年、庄懋华等充副使，持节册封衡府衡世子常瀛等，并夫人王氏等为妃。（《神宗实录》卷 222）

（万历十八年六月）乙亥，礼部奏言：“本年七月朔秋时享太庙，旧例以午时为定期；今日食初亏在本日未正三刻，恐皇上将事之后，执事、陪祀各官赴部救护奔趋未便，请暂更巳时庙享。从之。”（《神宗实录》卷 224）

(万历十八年十月)丁亥,大学士申时行等恳请建储以定中外人心……上谕内阁:“朕览卿等所奏固是,但皇子体脆质弱,再少俟时月,朕自有旨。其于长幼之序岂有摇乱;内虽皇贵之尝赞言以完名分,以免疑议。朕前已面谕卿等知之,今卿等又来陈奏,朕岂不知。朕意必待朕自处,不喜于聒激耳,岂有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两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聒激者?盖此辈心怀无父,志欲求荣,不思君上之疾,但虑身家之望,固于此时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朕度此辈意欲离间父子之天性以成己买直图报之逆志耳,具安心甚远,其主意甚详,可见其沽名悖逆之甚……至于郑国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与卿知之。又思我朝戚臣未敢有言于国政者,而国泰出位妄奏,甚非礼制,朕姑且容之耳。其建储之事,还候旨行,不必再有陈渎,徒费纸笔。”

《《神宗实录》卷 228》

(万历十八年十月)己丑,大学士王锡爵言:“国家之事,人君事可以独断,惟册立庆典则前代皆以天子谦让、臣下固请而后从。兹皇上以故事谦让为言则无不可。若谓必当自处、而外庭有请即谓之无君无父、心怀悖逆,则汉文即位之元年,而群臣首以建储请,岂非不祥之甚,而文帝从之如响,其后享国最长。由此观之,建储何妨于圣躬抑何利于群臣之身家也。且圣谕又谓: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结人心以言激君父。夫元子年未十龄,便妨其私结人心,则自此日长月壮,群臣愈当避私结之嫌,永不敢再求册建,再议出阁,此岂居臣父子之间所宜有,臣等又安逃万世依阿误国之名哉?皇上即自谓心无摇乱,皇贵妃密有赞言,此暗室无影之事,臣等何凭晓谕,外庭亦岂有因此息器之理? 《《神宗实录》卷 228》

(万历十九年八月壬子)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张有德奏请册立太子。上令二十一年举行。张有德罚俸三个月。于是尚书曾同享

复清明春册立，毋为改期。并请罚治，以为不能率属之戒。《（神宗实录）卷 239》

（万历十九年十月）乙卯，以四川擒斩番贼捷音祭告，南郊遣公徐文璧，北郊遣侯吴继爵，太庙驸马万炜各行礼。《（神宗实录）卷 241》

（万历二十年八月癸巳）吏部尚书孙钱等奏：“旧例三品京堂考满无过犯弹劾者，方与荫子。乃礼部左侍郎韩世能屡经弹劾，未改具请，今己自乞得之，政体舛矣。”上谓：“讲官荫出自特恩。着遵旨行。”《（神宗实录）卷 251》

（万历二十年十月）丙辰，礼部题：十一月十八日冬至令节，是日恭遇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圣旦，称贺大礼同日并行。仪注未载，恭请钦定。诏：冬至庆贺移二十日行。《（神宗实录）卷 253》

（万历二十年十一月甲子）宁夏督抚叶梦熊题：“倖贼倡乱，上而宗室，下而四民，其间忠愤所激、横被锋刃者何限？内知名如庆宪王正妃方氏、游击陈栋等男妇共五十余人蹈刃捐躯，请加旌恤。兵部谓：王妃金节增重天潢，及生儒男妇应与褒赠，事属礼部。其武职陈栋等四十人宜行宁镇建祠列位，岁时致祭，用慰忠魂，并查有官者作何升荫？无官者作何赠恤？或表其门，或志墓墓，垂芳图史，示劝将来。”《（神宗实录）卷 254》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丁丑，大学士王锡爵密奏：“臣惟今国家之事莫大于遣储，皇上之美要美于揽权独断。乃前者册典垂行，而辄为小臣激聒改迟，以群臣负皇上。已幸皇上亲发大信定以万历二十一年举行，于是群器寂然，及兹春令届期，竟未有发一言者，盖皆

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无虞，又知履轍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顾臣惟储宫谓之春宫，其礼属之春官，具寮系之春坊，而其举行之典又必在春月。即今上元节过，交春半月有餘，诸司造办器物、定卜日期必在一两月前预传料理，方保临期无误。万一机务殷繁，简点未暇，以致过此春令，则外廷必曰：臣昔以激聒而改迟，今以何名而又缓？等虽有百口不能为皇上按压矣！”上遣文书官李文辅就锡爵第赐之手札曰：“……朕惟去岁有旨，今春行册立之典。且朕昨读《皇明祖训》内一条立嫡不立庶之训，况今皇后年尚少，倘后有出，册乐宫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违祖训，欲册东宫是二东宫也，故朕迟疑未决。既卿奏来，朕今欲将三皇子俱暂一并封王，少待数年，皇后天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违背祖训，下与事体两便……”锡爵复奏：“……臣惟自左国家虽有立嫡不立庶之说，然实谓嫡庶共生有子，以防搀越启争。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十二龄。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发之，使臣等仍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皇上所虑不过为个宫耳。”（《神宗实录》卷256）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壬午，先禄寺寺丞朱维京为三王并封事上疏，其略曰：“臣闻信者国之大宝，匹夫自好，且不肯使不信于人，况堂堂天子之尊，赫赫纶綍之重而可使不信于天下后世乎……圣谕谓立嫡为祖训，诚然，臣闻立嗣之道，以嫡以长，此不但我朝祖制，即唐虞三代以来有道之君熟能外之……臣历考本朝，宣宗之立则以洪熙元年，英宗之立则以宣德三年，宪宗之立则以正统十四年，孝宗之立则以成化十一年，维时中宫止位，嫡嗣皆虚，而列宗曾不少待。即皇上册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远，皇上何不取而证之耶？臣又私料，三王并封之意或皇上有鉴于世宗皇祖末年末之事，殊不知世宗未尝不岩册立之典。查得嘉靖十八年世宗手敕册立东宫太子并封二王同在一日，册文、仪注载在国史，班班可考。至于末年盛典久稽，乃当时大臣不能引君于道，岂世宗初年之意乎？臣

闻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圣人为政必先正名。今也分封之典三王并举，则冠服宫室混而无别，车马仪仗杂而无章，府僚庶寮同而无辨，名分不止猜望愈多，皇上虽家谕户晓，亦岂能解臣民之感、息道路之疑乎？……”上怒，谪维京戍极边。（《神宗实录》卷 256）

（万历二十一年三月乙亥）礼部题：“戚继先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瞄，望著幽燕，乞照例赐与恤典。”从之。（《神宗实录》卷 258）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癸卯）沈王珰尧乞恩加封，许之。礼部及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力争以“《宗藩条例》颁布于世宗之四十四年，《宗藩要例》又申定于皇上之十年。其亲王封典款下开载：亲王绝嗣许亲弟、亲侄进封为亲王，如天亲弟、亲侄，以次推及伦序相应者进封。日后子孙除承袭亲王外，其余俱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级，不准加封。今珰尧之祖灵川王胤柝以沈恭王再从倒孙进封，是正所谓郡王进亲王者。次嫡庶子孙如珰圯、珰挺查照现例止应递袭将军爵职，在珰尧胡得以兄弟之私爱必于珰爵之荣，在皇上何为以屡定之明例轻徇逾分之请。”上谕：“遵前旨行。”（《神宗实录》卷 259）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乙巳）礼部题：“择本年四月二十六日传制遣官行各王府册封礼。”上以奏内遣沈府，非亲亲之情。令“再开来。只与封王名色，仍支将军禄米，情法两全。再不必执奏。”（《神宗实录》卷 259）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丙午）礼部复：“哮贼倡乱，庆宪王妃方氏节烈，理合建祠。其死节指挥赵承先母李氏、妻李氏，百户陈缙妻梅氏，冠带官熊彦吉妻林氏，千户杨湛母朱氏，杨案妻范氏，白缙母王氏，胡理妻王氏一体旌表。今御史刘芳誉续题：家丁孙时顺妻谢氏，

军丁罗伏受妻马氏与前李氏等一同建祠祭祀。 《《神宗实录》卷259)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庚戌,大学士王锡爵等题:“今日以沈藩事传谕,仰窥圣意,即古尧亲九族周封同姓之盛心,而至于就中樽节,不给全禄,不为后例,又未尝全挠有司之法。臣等向已屡次传谕该部,使之遵行,但该部所据者条例,所循者职掌,致蒙皇上切责而臣等亦为之反侧不安者也。今该部既已题定钦依于二十六日遣官册封,今尚以沈府事不决……不如且停今年定以别年举行,免其再行争执,庶上不失皇上敦伦睦族之恩,下不误目前传制册封之典。”从之。 《《神宗实录》卷259)

(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礼部传出圣谕:“皇长子出阁在迓,合先行冠礼以见讲官。便册立未举,既不可遽用东宫之仪,又不可同亲王之服,暂用常服出讲,待册立日行冠礼。” 《《神宗实录》卷266)

(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壬午,谕礼部:“皇长子册立一事久已断自朕心,但以方在壮年不妨待嫡稍缓。今欲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长幼之序。即此为定,尔部便传谕各衙门如敕奉行,不许又来激扰,一应礼仪临期酌议来看。” 《《神宗实录》卷267)

(万历二十二年正月)壬寅,礼部议皇长子出讲礼:一、告内殿;一、出阁;一、谒谢庆贺;一、复命;一、百官行庆贺谒见。 《《神宗实录》卷269)

(万历二十二年十月)辛未,遣驸马侯拱宸以皇第六子生告奉

先殿。 （《神宗实录》卷 278）

（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礼科给事中薛三才题：“大臣恤典祭葬必论官资而又酌其人品，赠谥必稽行业不徒叙其勤劳。枚三品以上，有先被劾冠带闲住后奉特旨复职者，照例给与祭葬，遇覃恩概复，致仕者不准。如先臣大学士杨一清、兵部尚书王廷相、刑部尚书顾璘、兵部侍郎刘源清、国子监祭酒邹守益皆夺爵于生前，赐祭葬于身后。近日因子考满奏复父职，复请恤典。是以小臣寻常之考而邀大臣所不必得之恩，则冒滥宜裁。又有应谥而未蒙赐谥者，许抚按及科道官从公举奏礼部酌题补给，若子孙自陈乞者不许。故先臣补谥者如乔庄简字、吕文简楠、何文定塘、吴介肃岳、程文恭文德；改谥者如王文节祔、李文毅时勉之改文忠，于愍肃谦之改忠肃，石文隐瑶之改文介，皆采公论，非属私情，则褒予宜慎。 （《神宗实录》卷 279）

（万历二十四年二月）壬寅，礼部题：“尝稽周制，天子之元子冠礼之年近则十二远则十五，国朝典礼实参用之，著于《大明集礼》、《大明全典》，累朝所遵行者。今皇长子春秋已十有五矣，揆之典礼正合行冠礼之年……夫册立大事圣衷默定，至于皇长子加冠之礼，累有成命，欲行于册立之后。今年当十五，过此则愆期矣。夫礼有定期而不以时举则溺其职，臣之所不敢也；上有成命而不以时申则溺其旨，臣之所大惧也。 （《神宗实录》卷 294）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壬辰，文武群臣议上大行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尊谥：“……臣等祇奉明纶，逖稽谥典，虽至德有难蠡测，乃鸿称实采于輿情，宜天赐之曰：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上依拟送翰林院官拟撰册文进览。 （《神宗实录》卷 299）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礼部题：“丧礼以日易月，先朝旧典。但梓宫在殡，服色未用令吉。在宪宗皇帝居孝庄皇太后丧服除后仍素翼善冠素服腰经，御西角门视事，文武百官素服角带朝参，不鸣钟鼓。武宗皇帝居孝宗皇太后之丧服制亦如之，待神主祔庙后，礼部奏请变服，以累朝之旧典也。至世宗皇帝居章圣皇太后丧，服除次日郎遇正旦，朝会、祭享皆为吉礼，礼官仍举旧典酌议以请，拟元旦上服黑翼善冠，浅淡袍，黑犀角带御殿受贺。屡请乃奉钦依，具黑翼善冠、黄袍御殿，百官公服致辞，居他处服黑布，至丧次仍素服，百官俱青素冠服。郊有事吉服作乐，届有事浅色服不作乐。奉引安灵仍用縗衣以终之，此皇祖之独断也。臣等查据旧典，斟酌礼仪，除服之后，大事未襄，居艰仍遵累朝之遗典，遇有吉礼如万寿圣节诸凡朝贺等事，则遵世庙之权宜。”（《神宗实录》卷 300）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壬寅，孝安皇太后小祥，辍朝，不鸣钟鼓。是日例于西角门视事亦改于文华门……（《神宗实录》卷 312）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丙辰，鼎建乾清、坤宁二宫迎梁，赐文武大臣及执事官花币有差。衍圣公礼尚贤乞同京官恭迎。许之。（《神宗实录》卷 314）

(万历二十五年十月戊午)是日于文华殿行礼班行错乱、攘夺喧哗。礼部给事中项应祥参鸿胪寺卿张栋、序班罗日衷等。命夺栋俸三月，下日衷等于法司问。（《神宗实录》卷 315）

(万历二十六年十月)辛未，奉安孝安皇后神主于昭陵、神位于奉先殿，是日上诣慈庆宫行奉请礼恭送后，诣奉先殿行奉安礼。其护行神主遣驸马侯拱宸祭告奉安，遣都督同知陈承恩各行礼。（《神宗实录》卷 327）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癸卯)以夏至将有事于方泽,先期视牲,命徐文璧代。请太祖配神,命駙马许从诚代。又命侯郭大诚、朱继勋、尚书杨一魁、侍郎余继登轮流看牲。 (《神宗实录》卷 334)

(万历二十八年正月戊申)礼部尚书余继登请先皇长子册立礼,而后冠礼可致祝词,婚礼可以致醺词,此三礼相继之完序也…… (《神宗实录》卷 343)

(万历二十八年四月丁酉)礼部尚书余继登题册封重典。“谨择吉请皇上御文华殿传制,遣官持捧节册前去各府行礼时,正使定西侯蒋建元、通政司右参议章尚学、光禄寺少卿冯渠、尚宝司少卿活士藻、尚宝司丞杨应尾、礼部祠祭司郎中李炳、礼部祠祭司主事张养才,副使翰林院编修刘孔当、行人司行人任弘道、行人司行人张云翼、行人司行人汪绍伊。” (《神宗实录》卷 346)

(万历二十八年九月辛丑)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题:“臣等昨拟佑圣夫人劝敬荣安二谥,俱蒙点用。窃惟夫人赐谥已属旷恩,即用二字,光荣已多,若复增加,不惟国典有碍,而皇恩亦自大褻,非所以立训也。”上以徐氏奉侍三朝,恭勤茂著,令特与之,后不为例。

(《神宗实录》卷 351)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丙辰,礼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朱国祚上册立皇太子、册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仪注。

(《神宗实录》卷 363)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甲戌,阁臣上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徽号。“恭照先朝旧典,原加徽号之上再加二字。谨拟二号上请,一曰‘贞寿’,一曰:‘端献’。”奉旨:“朕恭览卿拟尊上圣母徽号,四字

全用，以显诚孝尊崇之意。”（《神宗实录》卷 364）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册封皇三子福王，皇五子瑞王，皇六子惠王，皇七子桂王。（《神宗实录》卷 364）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庚辰）礼部题：“恭遇册立，皇太子正位东宫，臣等查得祖宗朝旧典，册立东宫之后，诸司奏事者在京衙门止用奏本，在外衙门务要奏本一本，启本一序。今册立礼成，所有前项事宜臣等相庆题请。奉旨：“着照永乐二年事便行。钦此。””（《神宗实录》卷 364）

（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癸卯，皇太子并福王、端王、惠王、桂王行加冠礼、祭告。遣驸马都尉侯拱宸持节掌冠。（《神宗实录》卷 365）

（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己酉，圣谕：“今选得锦衣卫指挥佾事郭维城次女为皇太子妃，大婚有期，合行礼仪尔礼部会同翰林院定议以闻。”于是礼部以大婚六礼仪注上请，择于万历三十年正月举行。（《神宗实录》卷 365）

（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己卯，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冯琦上皇太子婚礼仪注。（《神宗实录》卷 366）

（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乙酉，礼部上皇太子出讲仪注。（《神宗实录》卷 366）

（万历三十年二月）辛未，皇太子纳吉纳征告期册封皇太子妃。命侯陈良弼充正使，尚书冯琦、侍郎朱国祚充副使，持节行礼。

（万历三十年七月）癸未，礼部复通政使沈子木议：“建文以高皇帝之孙、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载，系明统顺，易世之后礼典杳然，盖由当时请臣徒见建文逊国之迹，而未能推体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恒考求其故，建文命将辄戒曰：‘毋使朕负杀叔父名。’此一念也，天地鬼神鉴之，成祖亦信之。故当金川不守，宫中变起之后，犹丧葬之以礼矣，而妨殄灭其祀乎？练子宁以不屈受诛，他日又曰：‘使子宁在而朕固当用之。’有罪之臣尤将录用，而忍不祀其天罪之主乎？盖建文诸臣谋削亲王之权，以激市师之怒，而在建文则恒有保全成祖之盛心，靖难请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南伐之功，而在成祖则未有显斥建文之明者。彼时典礼既失奏闻，相沿遂成忌讳。不知天下高皇帝之天下也，正朔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两敌，代邸天授，少帝何尤？请于懿文太子庙侧别立一庙，四时致祭。”

（《神宗实录》卷 374）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戊午朔，礼部以吏部郎中倪斯蕙等与御史何淳之、胡鹗等互争班次复、议国初之制专准品级；永乐以后兼隆侍从；隆庆初年本部题准事例：科道自为一等，列于部属之先；自皇上登极以来，常朝班次，四班先六科而吏部郎中等官接之，五班先十三道而别部郎中等官接之。三十年众所共睹之旧规，一旦昂彼以抑此，又适当吏部四司空署之后，则非偏亦偏，非徇亦徇矣。谨开具事理及旧疏、旧仪以请。（《神宗实录》卷 378）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甲寅）先是魏国公徐弘基不戒于火，玩焚第庙，并毁敕书，革奉祀者且年馀，至是补给以奉祀孝陵敕书。从礼部请也。（《神宗实录》卷 383）

(万历三十一年六月丁亥)先是遣太常寺少卿赵崇善、行人陈名岳持节往江西封益府安义、罗川二王,使臣已行,适益王讷至,礼部言:吉凶二礼并在一时,原无事例。在《宗藩要例》:宗郡王薨逝,其子孙应袭者俱俟服阙请封,此谓袭封子孙设耳。若请封在先,册命已颁,册使已行,而应封者偶有服制则君命为重,万无俟服阙之理,况二王受封银册俱已铸就今年月日字样,万无销毁改造之事。

(《神宗实录》卷 385)

(万历三十一年七月壬申)礼部奏言:“议谥最难,而议谥于数十年之前尤难。故当时与谥易,今日补谥难,法不得不主于严;当日不与谥易,今日夺谥难,法不得不主于恕。今据台臣乔璧星疏应议者七十余人,科臣罗栋疏应补者十五人。臣等看详各衙门评品而符以故老传闻,证以累朝《实录》,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就贤者之中而拔其尤。应夺者四人,为许纶、黄光昇、吕本、范谦。应改一人为陈瓚。应补而未经题谥者五人,为伍文定、吴悌、鲁穆、杨继宗、邹智。已题未给者二人,为杨源、陈有年。此外若徐阶媚事严嵩,人议其谄,田连阡陌,人议其富,而乘时自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定结严世蕃而广财贿,人议其邪,阿赵文华而倾督抚,人称其险,而计获渠魁卒除东南之祸本。张瀚俯仰时宰,人议其庸,而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绳检或逾,人议其荡,而此中亦无他伤。陆光祖机权时出,人议其奸,而官迹自多磊落。诸臣列之当夺,似太苛刻,若毛伯温谕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谓其功非已出。张元祯潜心理学,抗疏经帙,而或谓其早不见几。郭希颜攘臂逆鳞,横被大戮,而或谓其考察罢官,建言可已。列台抗节敢言,杀身避垠,而或谓其边功被诘,先发制人。诸臣例之当补,似少精核。又如孟秋之孤介,张元忭之恬退,李迁、陈恪之清修,事迹未能罗列,而众议兼有异同,所当留之以俟异日论定者也。”(《神宗实录》卷 386)

(万历三十三年十月己未)礼科给事中萧近高言：“国家笃念懿亲，凡名封、婚娶、祭葬载在《会典》用《宗藩条例》、《要例》、《酌例》诸书，盖犁然备矣；优恤耆旧，凡祭葬、赠官、荫溢载在《会典》及《恤典条例》一书，又犁然备矣。明例一定，较若画一，所以劝亲亲，劝大臣。法不骫而情不溢者，赖有此也……以宗藩言之，《例》曰：‘宗室系生子女三日后即具启亲郡王及管理府事，取具收生亲识官眷人等保结，按季类奏，或因事稽迟下季补奏。’此完例也。今迟至一、二年而报者有之，又迟十数年者有之。夫今日之奏报，异日请封、请婚之地也。历时既久，情伪百出，中间乞养、过房、花生、传生，将致朦朧妄报，其湮乱宗枝，玷滥名器甚矣……《例》于额外滥妄之子不给名粮，何其慎也。近来乞请名粮者，其所生之子一向未经奏报，其生子之母又不明开婚封、奏选与否，明知《例》有违碍，犹冒然湮请，覬觐非分之福，滥亦甚矣……《例》曰：‘将军而下正室故后，无子者辄请选继，虽有子嗣，动以幼小为名乞娶内助。若不查其妾这有无概与题复，殊为太滥……盖宗室有每位至生子数十人者，皆由婚娶之滥故耳……以恤典言之，《会典》曰：‘大臣在家、致仕、养病给假等项，病故者各有司具履历、缘由及病放日期申极抚按核实，季终类奏，中间果有行业超卓、公论共推及罪过昭彰、公论共弃者，据实开列，听礼部复议。’此定例也。今大臣病故不匝月，即行陈乞，又不经由有司抚按核其贤否，请之有如取携，不得辄生觖望。……《恤典条例》曰：‘凡大臣病故应得恤典者，奏内止许直陈履历，听候处分，不得别加品题，眩乱名实。’乃今不但自行陈乞已也，方且盛为铺张，高自矜诩。曾经论劾，则七巧饰其疵行；一经荐叙，即侈谭为军功，其眩乱莫甚焉。……《会典》又曰：‘凡孝子顺、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转达上司旌表门闾。’此完例也。……今四行之中，节妇之举尤滥，夫一早亡，幸逮五十，为子孙者即冒然以旌表请矣。朝廷风励之钜典，只启子孙邀恩之幸窦。”（《神宗实录》卷414）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丙午,礼部拟上皇太子第一子弥月剪发仪注。 《《神宗实录》卷 416)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丁未,内阁以皇孙诞育拟上各王府书稿、礼物等第。书稿:“皇帝致书叔祖岷王:朕仰承昊穹锡佑,祖德垂庥,于今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子第一子生。专书奉报,薄遗仪物用表亲亲之意。至可收纳,惟叔祖亮之。”礼物:大红织闪色团龙常服、红丝一袭、纱一袭、罗一袭。叔祖唐王文与礼物俱同。叔沈王、楚王、肃王、蜀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惟叔亮之”。弟潞王、崇王、鲁王、荣王、淮王、襄王、代王、吉王、韩王、庆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弟亮之”。侄周王、赵王、晋王、秦王、德王、衡王,侄孙莉王文与礼物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又改“惟王亮之”。郑世子、益世子、靖江王大红织金团龙常服、红丝一袭。文俱同,但改“致书”为“书与”,又改“专书以报”、“惟亮之”。 《《神宗实录》卷 416)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庚戌,以皇太子第一子生加上皇太后尊号,上率百官恭进宝册,奏言:“维万历三十四年岁次丙午二月庚子朔十一日庚戌,子皇帝臣谨稽首再拜上言:伏以祚发之祥,开熙明于累叶;喜符圣豫,介纯嘏于万年。酬高厚以何能,极揄扬而莫罄。恭维圣母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陛下大虹毓粹,霁月披华,勤俭以赞先皇,六宫式德;兹仁以迪眇质,九有向风。遂藉鸿庥,爰开龙种。震惟长子已焕彩于前星,复启元孙又重辉于少海。燕谋继应,绵姬宗卜世之祯;麟趾骈臻,慰尧垠多男之祝。博采康衢之歌颂,仰摹在德之形容。谨率文武群臣奉宝册加上尊号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伏愿允孚元吉,茂享纯禧,子及子以日昌,宝篆衍无疆之祚;孙又孙而弥炽,瑶舆延有道之长。…… 《《神宗实录》卷 418)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壬戌,以皇太子第一子百日命名,告奉先殿。 (《神宗实录》卷 418)

(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庚午,赐内阁、礼部《皇明典礼》书各一册。上以《皇明典礼》书内皇太子正妻皆封妃,次皆称才人。礼部拟元孙生母为皇太子嫔或皇太子夫人皆不合,因出书赐阁部存备查改。 (《神宗实录》卷 419)

(万历三十四年十月丙申)秦王谊漶奏请诸宗名封内敬饬等庶子五十一名皆私婚滥妾所生及远年未经请名与未报者。礼臣李廷机发其事…… (《神宗实录》卷 426)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庚申,潞县永乐店地方建景命殿成,竖碑纪事。其文曰:“……深惟圣母皇太皇功德闳茂,个古希闻。惟顺天府通州潞县永乐店乃诞育之地,淑气所鍾,宜有表章,以示来许,用承慈命,量度经营,中创景命殿,前门后阁,缭以周垣,树三坊于门外,左为佛寺,右为汉寿亭位祠,爽垲宏壮,足以昭地灵、章浚发,称圣母所为,笃念根本之意。” (《神宗实录》卷 441)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甲戌)礼部左郎杨道宾请议谥典以申公论。疏言:“国家自有令典以来,大臣病故议祭葬则并谥而议之,载在令典,可复按也。自万历三十一年始有汇题之议,自汇题迄今复五年矣,于时不为不久,物故不为不多,乃日得一日,年复一年,视易名盛典若危机险井,相顾而莫改发,使荃茅同腐、玉石俱沈。令后世视之,堂堂圣朝曾天一人可谥者,是谁之过也。” (《神宗实录》卷 441)

(万历三十六年九月己丑)礼部右侍郎杨道宾言:“臣待罪少詹

事时，伏睹皇太子英年嗜学，经书过目成诵，对做援笔立就，而且优礼讲臣。从此缉熙日懋，窃以为复启周成，不得专美于前。乃自甲辰九月以至于今，讲读久辍，儒臣久疏。臣效劳讲幄，日撰唐史讲章进呈御览，见唐史所载仇士良首倡甘露之乱，及病归私第犹教生徒曰：‘天子慎勿使之读书，若见前代兴亡，心如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由是观之，唐之人主所以为人欺罔者皆讲学不豫之故也。又唐敬宗游戏荒淫，几至亡国。宋史臣胡寅断之曰：‘敬宗优于德宗，特以幼小之时不亲师傅耳；教养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为虑深远也。”（《神宗实录》卷450）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乙未）河南道掌道御史黄吉士等遵旨公举论定遗贤，乞议补谥，理学则曹端、贺钦、王时槐；勋望则张佳胤、刘应节、王用宾、杨行中、魏时亮、王世贞；节义则余懋学、吴中行、傅应祯、周怡、陆粲、浦铤、刘魁、孟阳；清介则轩魁、王之诰、段民、朱鸿读共二十一人。（《神宗实录》卷452）

（万历三十七年四月）辛酉，礼部侍郎吴道南言：“每年王府册封例于四月举行，近每衍期至五月未备册印，则几于不信矣。被命诸臣，每当廷遣或有不到，竟至本部领节者；及持节至封内，则惟宗室郊迎，而抚按、司道、府、州、县、卫所等官皆不出；毕事之日该使臣便道宁家，托疾高卧，至有遣家僮挟节进缴者，而君命遂委于草莽矣。以后合通行申飭。”上命：“依议著实行。”（《神宗实录》卷457）

（万历三十八年正月）癸巳，礼部奏请谥典：“前万历三十一年应补谥者五人，兵部尚书伍文定、南京刑部侍郎吴悌、金都御史鲁穆、杨继宗、石城所吏目郊智……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止恤过大臣应与谥者二十四人：大理寺卿陈烙、尚宝司少卿孟秋、御史刘

台、兵部尚书毛伯温、吏部侍郎张元祯、谕德张元忬、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太常寺少卿魏良弼、吏部侍郎赵用贤、刑部侍郎张翀、副都御史张文锦、兵部侍郎李盛春、副都御史魏允贞、郭惟贤、工部尚书刘东星、礼部侍郎唐文献、户部侍郎张养蒙、兵部侍郎许孚远、户部主事周天佐、户科给事中杨允绳、锦衣经历沈鍊、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温纯、南京吏部尚书曾同亨、鸿胪寺卿张朝瑞。”（《神宗实录》卷466）

（万历三十八年正月壬寅）初定朝覲官与鸿胪寺相见礼节：府正官由南廊至前堂以宾主礼见，别由北廊出；府佐及州县正官执报单由南甬道至露台立，收单，由北甬道出。恭候演礼；其余首领等官照旧规行。时夺臣与覲臣兢礼，礼部奉旨条议以上，礼节始定。以《会典》原无开载故也。（《神宗实录》卷466）

（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辛亥）南京太常寺少卿刘曰梧上言：“臣备员奉常以祭祀骏奔鍾山，孝陵在焉，一岁凡三大祭五素祭，东去数百武为东陵，东陵懿文太子寝庙也。一岁凡九大祭、一素祭，视诸陵有加礼，其中自有深意焉。独懿文太子旧有兴宗孝康皇帝之号，而今称仍故太子，则以革除故也。故建文君之号不崇，则懿文太子之号不可得而议。夫建文君非他，高皇帝嫡孙而懿文太子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奉册立为皇太孙；三十一年高皇帝升遐，挈神器而授之，居临天下，宽仁恭让天大失德。第以文柔不断，更张不序，取怨宗亲。文皇帝遵祖训起兵靖难，而建文君遂逊位焉。家庭禅受非有易姓之祸也；钟簋不移非有社屋之动也。八百里会盟二士叩马，亦何必嚶嚶而讳言之。唯是金川失守，俄传建文君闾宫自焚，文皇帝出遗骸于煨烬哭曰：‘孺子何至如此。’旋用侍讲王景言葬以天子之礼。夫非以其践天子位耶？恨当时持禄保位者不复议及祔祀、谥号、山陵等礼，遂使千古名义沉沦湮郁，垂二百餘年，大

为一代缺典。”（《神宗实录》卷 475）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甲寅，光禄寺寺丞张涛上言：“冬至令节郊祀应祭后颁胙。查天坛节次应发本寺猪胙二口一百八十斤，牛胙四只四百八十斤，羊胙二只六十斤，牛首四个，共值银一十七两四分六厘。责该本寺分给文武百官，其本胙不能遍给，类该本寺赔帮，共贴胙一万四千六百十三斤，实价银四百二十四两八分九厘，俱在各行预取听用。是在一郊祭贴赔之数如此不赀，而四孟及夏至朝夕帝王诸祭其贴赔又可知。臣查《大明今典》凡郊祀、时享、祭山川等神陪祭官胙肉从本寺分给，如庆成有宴，胙肉供用不分。是《今典》止及陪祀而未泛及各官，即大宴开举肉遂不分，而胙又如此之慎重，他无责令光禄寺为太常寺帮胙偏颁之文也。况今帑藏如洗，行户如焚，省一分得一分之益，只此充胙滥费岁损库价几及千金，是亦不可以已乎？”（《神宗实录》卷 477）

（万历四十年四月）辛卯，遣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翰林院编修孙承宗等十八人充正副使各册封荆府等府慈谕为荆世子、璫铖为江夏等王及王妃。（《神宗实录》卷 494）

（万历四十年五月）己酉，南京给事中晏文辉疏言：“皇家三礼未行，天下万民仰望，讲皇太子讲学，福王之国，瑞王成婚。”（《神宗实录》卷 495）

（万历四十年五月丙辰）南京署礼部事吏部右侍郎史继偕上言：“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王氏于去年九月薨逝，距今已逾半载，稽之国家旧典，发引、安厝皆在百日之内举行。先是部臣具疏请期，复经科臣再请，顾犹未奉俞旨，一时大小臣工天不喁喁悬望。近阅邸报福王选侍王氏择于五月初九日安葬，随奉俞旨令所司遽事。圣慈

軫念无细无周，若皇贵妃为皇太子之母，典章尤重，独可使窀穸愆期，灵輓久阁？揆之大谊，所未前闻。”（《神宗实录》卷495）

（万历四十年六月）壬申，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发引，礼部请令皇太子如例送殡至京城外，祭毕还宫。不允。（《神宗实录》卷496）

（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丙戌，遣怀宁侯孙承荫等为正使，礼科给事中范济世等为副使持节册封晋王敏淳庶第一子求桂为晋王，上蔡王翊银嫡第三子常壹为上蔡王，封谢氏为繁昌王妃，陈氏为铅山王妃。（《神宗实录》卷508）

（万历四十二年二月）辛卯，上谕：“朕慈母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于去年十一月由偶尔违和，痰火壅盛，朕洁虔祈祷昊是上帝，愿以身代，如灾厄未消，原将已寿进益慈龄。不期前恙未愈，适朕罪业深重累及慈母，偶于二月初九日午时崩逝，使朕五内寸裂。合行丧仪卿可传示该部从优查例开具来看。”

礼部会同阁臣叶向高、方以哲议拟开列仪注：“一、初十日发丧。不鸣钟鼓，上素服诣大行皇太后举哀止，小殓、括发，设奠，不用文。……是日颁遗诏。一、十一日大殓。上素服束发诣大行皇太后宫前举哀、设奠，不用文。大殓，奉安梓宫，设几筵，安神位，立铭旌，哭尽哀而退。……一、十二日成服。上服缞服诣梓宫前举哀，行奠祭礼……一、十三日公侯、驸马、伯、五府、六部等衙门共祭一坛，文武四品以上命妇共祭一坛。一、每七、百日上祭一坛……在京文武官员自明始至第三日俱诣慈宁宫门外哭，退于本衙门宿歇，俱不饮酒、食肉，第四日各具斩缞服至慈宁宫门外朝夕哭临三日，各举十五声而止。凡入朝及在衙门视事，用布裹纱帽，垂带，素服、腰经、麻鞋，退居即服缞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命妇麻衣大袖圆领长衫、长裙、麻鞋、麻布盖头，清晨由西华门入

慈宁宫哭临，三日而止，不许戴金银首饰，仍素服二十七日而除。
一、在京诸寺观各声钟三万杵。一、在京闻丧日为始禁屠一十三日。
一、祭祀，翰林院撰文，光禄寺备办祭物。一、军民素服，妇人素服，
不装饰，具以闻丧为始二十七日而除。一、外国四夷使臣行哭临礼，
工部造与孝服，随朝官哭临及行祭礼。（《神宗实录》卷 517）

（万历四十二年二月）辛丑，文武群臣议上大行慈圣宣文明肃
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尊谥。文曰：“伏以圣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
绪；舍弘需泽，群生荷厚载之功。礼重易名，治隆报本。欲赞扬手大
美，当备岸乎徽称。斯圣孝所以特隆，亦群心于焉共载……臣等祇
奉明伦，博综旧典，咏歌嗟叹，四海虽极其尊亲，拟议形容，寸衷终
难于窥测。欲伸不匮之孝，敢扬大德之名，宜天锡之曰：孝定贞纯钦
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神宗实录》卷 517）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乙丑）礼部奏：“二月初九日恭遇孝定皇太
后小祥，例该祭祀，仅遵旧例，将合行事宜拟议上请。一、万历四十
三年二月初九日辍朝一日，不鸣钟鼓，上位服浅淡颜色衣服于文华
门视事；一、文武百官青素服、黑角带朝参办事。（《神宗实录》卷
528）

万历四十三年二月戊寅朔，祭社稷，遣公朱纯臣代。

以陪祀官少，殊不成礼。谕：后郊、庙等祭有无故不列者重加罚
治。（《神宗实录》卷 529）

（万历四十三年三月戊申）祭宋丞相文天祥。遣顺天府堂上官
行礼。

祭太傅于谦、恭靖公姚广孝，遣太常寺常上官行礼。（《神宗实
录》卷 530）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乙卯)钦天监奏瑞王婚礼择于五月十五日搬移,二十九日上冠,六月十五日纳征发册,二十七日安床,七月初六日午时开面,初十日卯时亲迎。报可。 《《神宗实录》卷 532)

(万历四十三年六月癸卯)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言:“刘光复狂肆无礼,致于圣怒,罪由自取,夫复何辞。浹月以来臣等戒谕科道诸臣各宜屏息静听,天得循例救扰,以俟天威渐霁,圣意渐回,或者曲蒙恩宥。乃不意严旨忽发,遂欲拟之于不敬,加之以极典,似于皇上平日优客臣下之意微有未合,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钺,呼天而有请也。且皇上之怒光复非以疏词触忤,又非以面奏未当,止因一时狂悖恣肆,拂皇上如在之诚,失人臣敬恭之礼。然臣等窃见古之谏臣有引裾而衣裂、攀檻而檻折者,当时人主不难霁色以受之,且令勿修檻以旌直臣。书之史册,遂为千古盛事,宁有圣明在御乃怒一狂悖之臣,遽加以不赦之罪者哉!臣等又恭忆我圣母皇太皇天惟慈仁,溥天之下即昆虫草木莫不沾濡涵育,皇上以震惊神位之故置光复于大辟,窃恐圣母在天之灵及有愀然其不乐者,皇上不可以不念也。” 《《神宗实录》卷 533)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丙寅,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史孟麟奏二事:一曰:“皇长孙册立当议也。夫朝廷计安国本,必思所以为万世不拔之基,而不令众庶妄有窥伺。故皇太子继体皇上称为储君,皇长孙继体皇太子称为储贰。今皇上面谕廷臣曰:‘皇太子既长,皇孙又大,有何疑忌?’盖明示太子之贰皇上,皇孙之贰太子,而国本万世不拔矣。然此意惟皇上知之,而左右近庞保、刘成辈未必知也;亦惟在外廷臣明之,下民无知如张差辈未必尽明也。故东宫严密之地,张差愚贱之人,持梃打入,渐不可长,此廷臣所以必欲根究主使也。伏思我成祖文皇帝时,汉藩骄恣,赵王窥窃,成祖既立仁宗为太子矣,又令大臣辅皇太孙监国,以一臣民仰戴之心,而宗社灵长,至

今赖之。皇上何不与廷臣酌议而举行之乎？”（《神宗实录》卷534）

（万历四十四年二月乙巳）南京奉先殿落成，遣官祭告，上以祝文先尚书次侯诰问中书。阁臣上言：“万历三十一年内有旨云：‘樸神主并祭告，遣南京工部尚书、守备勋臣、内臣各行礼，先部堂而后勋臣。’自三十一年已然矣，此近例可循，非创为也。”（《神宗实录》卷542）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辛巳）礼部上皇太子出阁讲学仪注：一、是日早，锦衣卫陈设仪仗侍卫，内侍先设皇太子座于文华殿之东厢房正中，向西设书案于座之左。提调辅臣并侍班、侍讲、侍读、侍卫等官各具吉服先以次入，序立丹墀北向，礼部鸿胪寺执事官候皇太子出阁，从后殿导至文华殿东室诣先圣先师牌位前焚香行四拜礼，仍导至东厢房，候皇太子陞座，各入班，鸿胪寺官赞排班、班齐、鞠躬，四拜、礼毕，各官以次分班相向立。鸿胪寺官赞起案，通事舍人以讲案进，内使展书，侍读官进读，读毕，侍讲官进讲，讲毕，通事舍人撤案，命赐酒饭，百官叩而退。（《神宗实录》卷547）

（万历四十五年正月乙亥）礼部等衙门会议谥典，查得应谥诸臣如户部尚书汪宗伊、林紱，礼部尚书曾朝节，兵部尚书张佳胤、魏学曾，刑部尚书王之诰，南京吏部尚书毕鏊、裴应章，户部尚书雍泰、谭太初、余懋学，礼部尚书黄凤翔，刑部尚书赵参鲁、魏时亮，工部尚书刘一儒，吏部侍郎杨起元、盛讷，户部侍郎董尧封，礼部侍郎敖文祯，刑部侍郎段民、朱洪谟、何源、王宗沐、李棠，工部侍郎沈节甫，南京兵部侍郎姜廷颐，工部侍郎汪治，副都御史庞尚鹏、李中全，都御史张允济，山西巡抚姜洪，太常寺少卿周怡，南京光禄寺卿马理，祭酒陶望龄、傅新德，修撰杨慎，给事中贺钦，御史陈茂烈，郎中黄巩、庄杲，提学副使李梦旸，佾事朱冠、冯应京，霍州学正曹端

共四十四人。 （《神宗实录》卷 553）

（万历四十五年二月）庚戌，封福王常洵，庶一子由崧为德昌王。 （《神宗实录》卷 554）

（万历四十五年四月丙午）礼部给事中余懋孳以易名两局未结，疏请亟断，以便续访。内称：“已酉之冬初引会议，所予伍文定等共二十九人业奉俞旨，而两字久悬；逾五年而甲寅，公车交章，搜举更详；至丙辰冬，礼臣集八年之议，合通国之单，会订于廷，疏四十四人以上，而候旨经年未发。其初分二单，与访者二百四十余人，至复该则汰为六十三人矣。就中慎而又慎，议予者尚五十人，而当事者恐数多于昔也，则以补恤未久者姑为暂留，以需后举，如管南祭酒事太常寺卿屠羲英、原任金都御史江东之、右都御史沈思孝。又按臣册开已复勘候题者则有戴铣、方弘静等七人，候勘具题者有沈懋学、游应乾、吴自新等十一人，皆宜及时续访，伏乞见发前疏，将四十四人议字上请，并前二十九人钦定二字以完盛典。仍议续访以搜遗贤。”疏留中。 （《神宗实录》卷 556）

（万历四十五年六月）壬寅，册封赵王慈□、益王由木并妃黄氏，韩王亶妃慕容氏，庆世子倬准，益府嘉祥王由桎、延宁王由樾妃宋氏，韩府乐平王朗璫并妃赵氏，福府德昌王由崧，德府宁阳王由椅，蜀府南川王至湘，秦府永寿王存桑并继妃袁氏，周府修武王肃灋妃魏氏，曲江王朝蕤妃周氏。 （《神宗实录》卷 558）

（万历四十五年八月癸卯）桂王婚礼，奉旨着礼部行五城选淑女年十三至十七。容貌端洁、德性纯美者赴宫报名，听候选择。 （《神宗实录》卷 560）

(万历四十五年十月)戊戌,礼部题:“谥也者,核生平之故实,彰往轍之芳规。令甲五年一举行,今两经会议,俱属逾期。诂意万历三十七年所题二十九人部疏虽奉明纶,而阁拟未蒙点发,至四十四年所题四十四人者则并部疏而留中矣。岂以此非要务耶?臣以人主操激劝之权而得豪杰之用者,生则荣爵,歿则荣名而已。贤者必可得,不肖者不敢覬,诚重之也。重之而当得者亦不与,复悠悠似不经意,是自薄、自褻,以吝而成其轻也,皇上愈迟则愈轻。……又臣部节年所题恤疏,曾奉旨径与谥者如王遴、王汝训、蔡国珍、冯琦、李化龙、刘日宁、郭正域、孙丕杨、沈一贯、沈鲤、郭大成十一人,俱经阁拟进呈,乞并赐点发,一体施行。”(《神宗实录》卷 562)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己丑,银作局以册封奏讨成色金索二百二两七钱,足色叶子金索二十九两八钱,事下户部,科臣谓:“查礼部《册封录》,惟亲王及世子用金册一副,银事件全。郡王俱用银册、银事件。今年册封十九位止潞王及代世子为亲。该监奏讨金两只应逐位列款细开,不应混称。以后礼部于行礼公宴日将册、事件公同兑验数目登记,仪司来年只将此数具疏开列某亲王、某郡王该用金银册、事件各若干并初封、袭封有无金印、银印,妃金坠头若干两,逐款上闻。移令户部照数备金送各监局以俟届期行礼,庶不致冒破。”(《神宗实录》卷 572)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丁未,皇太子才人王氏于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巳时薨逝。合行事宜命照皇太子妃郭氏例行。礼部题上合行丧礼仪注:一、闻丧,自四月初三日起至初七日止,辍朝五日,不鸣钟鼓。上位服浅淡色衣服于文华门视事,文武百官各具青素服、黑角带朝参,钦命皇长孙主馈奠之事。一、初丧,皇太子素冠服举哀设奠,皇长孙、诸孙、诸孙女皆素服举哀设奠,次日及第三日同。一、成服,皇太子举哀设奠,私居服素冠,十二日而除,以后遇七

七、百日、一周年祭日暂服玄冠素衣。（《神宗实录》卷 580）

（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甲申，礼部题上惠王婚礼仪注：一、钦天监择到万历四十七年五月初二日辰时搬移，五月初四日寅时尚冠，五月二十日未时纳徵、发册，六月十五日未时安床，六月二十七日辰时开面，七月初三日辰时亲迎。一、定亲、纳徵、发册、催妆礼……妃家受聘礼……醮戒礼……妃受醮戒礼……迎亲礼……朝见礼……盥馈礼……届见礼……回门礼。（《神宗实录》卷 582）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乙丑，大学士方从哲奏：“大行皇帝崩逝，山陵事极重大，礼部以孝烈皇后近便为请。臣查《世庙实录》，嘉靖七年孝洁皇后崩，于时山陵未建，故另择陵地于天寿山祔儿峪。嘉靖二十六年孝烈皇后崩逝，预造陵工已完，遂安葬玄宫，定名永陵，不复另择。此虽皇祖亲出宸断，实与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先葬孝陵，永乐十一年仁孝皇后先葬长陵之例先后吻合。今我皇上笃念中宫，礼从优厚，于该部所请孝烈皇后之例似当允行。惟是事关大典，非臣下所敢轻议，乞圣明裁定。”（《神宗实录》卷 593）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壬申，礼部会同文武百官议上大行皇后尊谥。词曰：“中闱正位，璇宫伉宸极之尊；永世有辞，彤管表过来仪之备。故刑家正国，化理攸关；而考行易名，情文宜协。鸿称登锡，惠问通宣。恭惟大行皇后轩耀炳灵，刊舆毓瑞。倪天著范，式膺淑哲之求；配帝承休，光奉神明之统。温惠靖庄之度，迪于厥躬；敏勤节俭之规，施于有政。章明妇顺，祇事慈欢。执馈称觞，俨家人之礼；扶桐剪盗，襄圣孝之隆。毗励精之治，以适观成；即清燕之闲，而勤儆戒。赈饥饷士，时分掖帑之餘；宥直褒忠，数赞转圜之听。御榻惠周，而本枝衍庆；承桃计重，而匕鬯宣劳。历选前幕，畴如具嫵。佐皇猷者四纪，日月参荣；布王化于二南，寰囿溢颂。顾方永长秋之

御，乃俄栖少广之真，轸闕景于瑶斋。帝咨令德，杨芳辉于宝册，邦有彝章。臣等祇奉明纶，博稽旧典，惟孝以兼万善，允嗣徽音，惟端以荐专称，用昭节惠。金言既叶，显号宜崇。请溢曰‘孝端皇后’。臣等拜乎稽首谨议。”上命：“溢文着司礼监官捧进。”（《神宗实录》卷593）

（万历十八年七月丙子）令旨谕内阁：“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礼部左侍郎孙如游疏言：“臣详考累朝典故，并无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其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历朝以来岂其无抱衾之爱，而终引去席之嫌，以礼之所不载也。先帝念皇贵妃之劳苦，当不在无名之位号，殿下体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据之尊崇。且王皇妃诞育殿下，岂先帝意所不留而恩尚有待，即郑皇贵妃而习于礼，处非其据必非其心之所安。夫善继善述，正须斟酌于义，若义不可行，则遵命非孝，遵礼为孝。臣若不顾义礼而曲徇意旨，则又欺罔不忠。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殿下以大孝自居也。”疏入未报。（《光宗实录》卷2）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癸卯，钦天监择日皇太子八月初一日午时即位。

礼部进即位仪注：一、先期司设监等衙门于文华后殿设御座，文华殿设宝座；一、先期钦天监设定时鼓；一、先期尚宝司设宝案于文华殿，鸿胪寺设诏案于殿内东，设表案于丹陛上，教坊司设中和韶乐，设而不作，锦衣卫设云盖、云盘于殿内东，别设云盘于承天门上，设云舆于午门外，鸿胪寺设宣读案于承天门上。西南向；一、遣官以是日早祇告天地、宗庙、社稷；一、是日早上具孝服亲诣太行皇帝几筵祇告受命毕，乃具袞冕服行告天地礼，随赴奉先殿谒告祖宗毕，仍具袞冕服诣大行皇帝几筵前、孝端皇后几筵各行五拜三叩头

礼，诣温肃端静纯懿皇贵妃神主前行四拜礼毕，诣文华殿即位；一、是日早鸣钟鼓，锦衣卫设鹵簿大驾，上服衮冕御文华后殿，文武官员各具朝服入丹墀内伺候，鸿胪寺引执事官进至文华后殿，将行礼之时，照旧制传旨百官免宣表免贺，只行五拜三叩头礼，传毕方引执事官就次行礼赞，各供事奏请陞殿，上由中门出升宝座，锦衣卫鸣鞭，鸿胪寺赞五拜三叩头礼讫，百官出至承天门外，俟翰林院官捧诏授礼部官置诏于案上云盘内，从殿左门出至午门外，礼部官捧诏置云舆内迎至承天门上，开读行礼如常仪。（《光宗实录》卷2）

泰昌元年，时盖万历四十八年也。礼未逾年不改元，而今称泰昌元年者何？盖八月之诏既以明年为泰昌元年，而九月之诏又以明年为天启元年，于是廷臣议年号者不一。今上下其议部臣，侍郎孙如游请集众论定，上疏曰：“窃闻历数代更，有一君有一号。大统世及，父传子子传孙，此万世之经也。今先帝升遐之日犹在万历庚申之年，而明岁改元之期即为天启辛酉之始。万历之后，天启继之，则泰昌之号虚而无寄然。神宗之统传之先皇，而皇上之统实受之祢庙，今日之纪年既缺，异时之信史难徵，继万历而开天启者属之谁乎？科臣李若珪、暴谦贞言：‘今年七月以前宜仍万历之号，八月初一日先帝登极以后应称泰昌元年。’臣等再参之阁部诸臣之议符合居多，人心之同即典礼之正，如唐顺宗永贞之号附于德宗贞元之后，御史左光斗引证足为今日定例。伏乞敕下臣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自今年八月朔至十二月终俱用泰昌元年，既不亏神宗之全历，亦无妨皇上之改元，庶统系分明，人心允惬。”（《光宗实录》卷3）

（泰昌元年八月甲寅）吏部尚书周嘉谟疏言：“建言诸臣中有事兴国本者，或叩宸闕，或忤时宰，或引义而谏净，或因人而株连，皆成先帝之令德、虞宗社之远虑也。虽皇衷有主未忍言夹日之功，而

犯颜不避，何可没回天之力？先帝神明不测，用意渊深，虽阳弃其身以杜群器之口，实阴采其言以巩万年之庆。今皇上笃念旧人并其而显庸之，即没而不忘优恤，亦诸臣千载一时也。今查访列名如王德完、孟养浩、锺羽正、李琯、姜应麟、丁懋逊、邹德泳、何士晋、孙如法、雒于仁、罗大紘、黄正宾、沈璟、李献可、舒弘绪、叶初春、吴之佳、杨其休、钱一本、贾名儒、王如坚、朱维京、王学曾、薛敷教、樊王衡、射廷讚、杨天民、黎道炤、陈尚象、涂杰凡三十二人，其一时开载未备者再行续请。”先是科臣周期瑞疏云：“尽人而起之犹恐偶遗，即日而起之犹为濡滞，就使疲癯尪羸均宜需之宠异，以俟其自陈，又或旦暮古今，并当议其赠恤，以报诸身后，岂可令引领赐环，隐身绵上、赍志长沙也哉？”至是有旨：“该部议用。”（《光宗实录》卷4）

（泰昌元年八月丁巳）礼部进大行皇帝尊谥议文仪注：前期一日鸿胪寺官于文华门设谥议文案，司礼监官同内阁、礼部并班首官、鸿胪寺官于文华门下丹专内演礼。是日上具缙服御文华门，捧谥议官立于阶之东，文武百官各具素冠服诣丹墀，赞：“行四拜礼”，与礼部官出前跑奏进尊谥议文，奏毕复位。序班二员引班首官稍进前，捧谥议官以文授班首官，班首官受谥议文由中道进将至御前，序班赞：“进尊谥议文”，上起至谥议文案之北，班首官谥议文置文案。赞：“跪，”百官皆跪。上览毕，召翰林院官趋至前跪，上以谥文授翰林院官，命撰谥册文，翰林院官受訖，捧从中道出，上复坐。赞：“仪俯伏、兴”，班首官与百官俯伏、兴。班首官复赞：“行四拜礼毕”，序班撤案。上还。（《光宗实录》卷5）

（泰昌元年八月）辛酉，礼部恭进大行皇帝尊谥。议曰：……臣等谨协金同之议，式符节惠之称。大行皇帝尊谥宜天锡之曰：范天合道哲肅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光宗实录》卷6）

(泰昌元年八月庚午)礼部进孝端皇后尊谥。议文曰：“……臣等俯竭管窥，博稽舆论，孝端皇后尊谥宜天锡之曰：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圣显天毓皇后……

又拟上圣母温肃端静纯懿皇太后尊谥。议文曰：“……臣等祇承达孝，还闡圣慈，妇顺以孝为先，必冠易名之首，母仪以靖为盛，用昭考行之衷。既获金同，允垂徽懿。圣母皇贵妃尊谥宜天锡之曰：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 (《光宗实录》卷7)

(泰昌元年九月乙丑)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启：“大行皇帝宾天，奉安梓宫宜在乾清宫。今前殿有皇祖尊灵，坤宁宫又有孝端皇后尊灵。今当择于仁智殿奉安，方为合理。”令旨从之。 (《熹宗实录》卷1)

(泰昌元年九月)庚辰，上即皇帝位。是日祭告，南郊遣侯陈良弼，北郊侯吴汝胤，太庙驸马万炜，社稷伯陈伟各行礼。上亲告大行皇帝几筵行礼毕，辰时御文华殿即位。命文武百官免贺宣表，止行五拜三叩头礼。遂颁诏大赦天下。 (《熹宗实录》卷1)

(泰昌元年十月乙巳)神宗显皇帝、孝端显皇后梓宫同至定陵，孝靖皇太后迁祔，俱于献殿奉安。遣驸马侯拱宸、万炜行献奠礼，侯吴汝胤、孙承荫、郭应麒、宋光夏，伯陈伟、王国柱、王永恩、李守谔、焦梦熊祭告诸陵，公朱纯臣祭后土之神，伯张庆臻祭天寿山之神。

(《熹宗实录》卷2)

(泰昌元年十一月)丁丑，颁孝元贞皇后、孝和皇太后各尊谥诰于天下。诏曰：“……爰命礼臣并参舆论，敬循穆卜，昭荐崇称，于十一月初三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恭上尊谥曰：孝天昭懿哲惠庄仁合天弼圣贞皇后……

诏曰：“……属严考之上宾，肆鸿仪之并展。升尊俎极，昭荐崇称。于十一月初三日祇告天地、宗庙、社稷，恭上尊谥曰：孝和恭献温穆徽慈偕天鞠圣皇太后。（《熹宗实录》卷3）

（泰昌元年十二月丁巳）山东巡抚王在晋奏言：“躬祀阙里，见孔子之庙貌则王制也，原像衣冠则王者之服也。至圣文宣王之称，高皇帝仍其旧，列圣因之。嘉靖间辅臣张璁删“文宣王”，止称“至圣先师”，去孔子生而相鲁之名位，并去历代所尊之王号。如谓幸学时帝不加礼于王，夫周制之所谓王非逊于唐宋之帝也。汉称宣尼，唐称宣父，开元谥文宣，由来远矣！先师无谥，而两庑之有谥者尽削；先师无爵，而两庑之有爵者悉除。不王之孔子，何以追赠其父曰启圣公？荫及其孙曰衍圣公？前后皆贵爵，孔子独以一布衣介于承前启后之间，此礼之到舛者也。先贤皆去爵，孟子何以尚称邹国亚圣公？乐正子、公孙丑尚称利国侯、寿光伯？颜、孟之子孙皆为博士，而孔子之同堂师弟竟无一命，又礼之至舛者也。若必去王以尊师，是轩冕不能作人，而惟韦布乃能范俗也，将庙貌及原像亦可遽改乎？”章付该部。（《熹宗实录》卷4）

（泰昌元年十二月）戊辰，礼部进冠礼仪注并钦天监择到大吉日时开坐上请。（《熹宗实录》卷4）

（天启元年正月甲戌）礼部奏准：凡从“点水”加“各”字者俱改为“雒”字；凡从“木”旁加“交”字者俱改为“较”字。惟督学称“较”字未妥，改为学政。各王府及文武职官有犯庙讳御名者悉改之。（《熹宗实录》卷5）

（天启元年正月丁亥）候补御史周宗建以应谥诸臣犹间有未经廷议者，为原任太仆寺卿顾存仁及光禄寺少卿顾宪成、国子监祭酒

陶望龄、南京刑部尚书王世员，请谥。宪成等品行文章世所共推；存仁于世庙中为给事中，申救杨慎、吕泾等，指斥叶凝素、赵贞人等受杖于廷。故宗建首推之。（《熹宗实录》卷5）

（天启元年正月壬辰）礼部署事左侍郎周道登言：“应谥名臣除万历三十七年题二十九人已拟号恭候钦点，其四十四人尚未奉命拟谥，今将雍泰……教文顺等职名行实查照原疏开列上请。”得旨：“准与谥。”（《熹宗实录》卷5）

（天启元年正月）己亥，礼部以经筵渎吉兼进仪注。一、讲期，钦天监选择二月十七日卯时吉。一、仪注：先一日告奉先展，告光宗皇帝几筵。一、先五日命司礼监同各官诣文华殿演礼，是日上诣文华殿左室展礼先圣先师。一、先一日直殿内官于文华殿内设御座，又设御案于殿之东稍北，设讲案于殿之东稍南，至期司礼监官先陈所讲四书、经书各一本置御案，各一本置讲案，皆四书东，经书西。讲官先期撰四书、经书讲章各一篇，预置于所讲书内。是日早，上具常服御文华殿升御座，将军侍卫殿外如常仪，鸿胪寺官引知经筵、同知经筵、侍班、讲读、展书、办事、侍仪等官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以次上殿依吕级东西序立，侍仪、经事中、御史各二员于殿门内左右北向立，序班二员举御案置御座前，二员举讲案置御南正中。鸿胪寺官赞：“进讲”，讲官一员从东班出，一员从西班出，诣讲案前稍南北向并立，东西展书官各从本班出，东西向立。鸿胪寺官赞：“讲官鞠躬、叩头、兴、平身”。东班展书官进诣御案前跪展四书毕，起，退立。讲四书讲官进至讲案前立奏讲案书，展讲四书毕，仍掩书退就原所。东展书官诣御案前跪掩书毕，起，退立。西展书官诣御案前跪展经书毕，起，退立。讲经书讲官进至讲案前立奏讲某经书毕，仍掩经退，并立如初。西展经官诣御案前跪掩书毕，仍起退立。鸿胪寺官赞：“讲官鞠躬、拜、叩头、兴、平身”。各退就东西班，

展书官亦退就东西班。序班四员举御案及讲案俱置殿东原所。鸿胪寺官赞：“礼毕”，各官以次出丹陛上行叩头礼，退。上还官。

（《熹宗实录》卷5）

（天启元年正月己亥）甘肃巡抚祁光宗避庙号，改名伯裕。

（《熹宗实录》卷5）

（天启元年二月丙辰）司经局洗马管国子监司业事成基命请举临雍之典，仍先敕工部修葺庙舍，吏、礼二部稽核生儒。章下所司。

（《熹宗实录》卷6）

（天启元年四月）丙戌，上御殿行纳采、问名礼。以英国公张维贤为正使，大学士刘一燝副之。 （《熹宗实录》卷9）

（天启元年四月）庚寅，上御殿行纳吉、纳徵、告期礼。以成国公朱纯臣为正使，大学士刘一燝副之。 （《熹宗实录》卷9）

（天启元年四月）戊戌，寅时行发册、奉迎礼，以少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张惟贤为正使，太子太师户部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为副使。制谕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张国纪曰：“兹日之吉，嘉礼宣成，特遣使持节以金册、金宝、仪物备礼以迎。钦哉！故谕。”

（《熹宗实录》卷9）

（天启元年四月）庚子，以大婚礼成布告天下。诏曰：“朕惟君统天下以为家，后辅一人而正内、故大婚彝伦之本，风化所基，圣人谨焉。朕以冲龄嗣膺宝历，惟宗祧重计，夙夜祇念，兹者遵承皇考诏命，特谕所司简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祇告天地、宗庙，于天启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册立张氏为皇后，正中闈而奉九庙，师六壶以式万

方。茂开祚胤之祥，丕衍邦家之庆，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熹宗实录》卷9）

（天启元年六月）乙未，大学士刘一燝等言：“奉圣夫人保护圣躬，勤劳绩著。恭诵圣谕，当时艰辛与皇上倚赖概可想见。惟自中闱正位宫闈，肃雍掖庭，既已备官内职，无可参与此一时也。奉身而退，荣封世荫，赐第荣归，释从前调护之苦心，享此后优游之顺境，此殆曲体所必至。而遵明祖宗家法，用愜中外人情，则亦不惟厚其始终而全其名雀矣！”随传谕内阁：“朕览奉圣夫人客氏面奏，屡恳出去。朕以三宫年幼，暂留调护。待皇祖妣梓宫发引，神主回京奉安毕，择日出去。卿等传示各衙门不得纷纭渎扰。”（《熹宗实录》卷11）

（天启元年八月甲戌）太常寺卿洪文衡疏议祔庙。言：“宪庙睿宗之父世宗之祖，于皇上为高祖之父，既五世矣。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宪庙议祔或睿宗尊亲之念，不安祖、父一体，原天轩轾；或世宗尊祖之念，亦不安君子之泽不逾五世。皇上于睿宗宜约情循礼，不可使太过。盖睿宗入太庙实出一时崇奉至情，揆诸典礼，非继续君不得入也；且在藩尝为武宗臣矣，一旦加武宗之上，于礼不合，情亦未安。第世宗孝思纯笃，臣子过于将顺，因仍至今。而考之前代，如汉、唐、宋继统之君原无此议，今日当祔似睿宗为宜，况睿宗自有特庙玉芝宫，朝夕上膳，礼极尊崇，俨然百世不迁之宗，于睿宗在天之灵亦甚嫌矣。当日世庙创起者私情，今日臣子酌议者公理。情隆于一时礼垂于万世，乞敕详议妥确，毅然改正，书之史册，亦为美谈。”上命该部会大小九卿科道议具奏。礼部左侍郎周道登等言：“文衡谓宪庙议祔、睿宗尊亲，世庙尊祖之心不安，不知世宗尊亲、穆宗尊祖之心，文衡何以独不念也？文稀谓睿宗非继续君不得入太庙。又谓睿宗自有特庙，夫特庙未称宗以前事也，礼有称宗而不奉太庙者

耶，则将并称宗而议之耶？如睿宗不入太庙则德懿四祖未尝继统不知将置何地？且今日议者祧礼也。奉祧，宪宗祧也，顺事也。议及睿宗，非祧也，夺也。且太庙有祧室，故曰奉祧；岁暮袷祭咸聚一堂，特庙则永隔矣，而文衡犹蒙之曰祧耶！此议言之先朝，犹为遵典礼而抑孝思，言之今日，实为好纷嚣而乱祖制。”（《熹宗实录》卷13）

（天启元年八月辛巳）成国公朱纯臣请给肩舆，许之。署礼部周道登言：“服色、肩舆，《会典》不载。查条例，凡勋戚、锦衣卫堂上官钦赐各服色俱系特恩，其有比例奏讨、勘酌、题请，若肩舆则恩例未有，非出钦赐而违例奏讨者俱立案不行。今据锦衣卫都督骆思恭题请蟒衣飞鱼服色，疏中并无比例，竟不请下部复而幸徼‘照例给与’之旨。于是朱纯臣接踵而请，请无不允，臣部不得问，恐国家车服从此轻矣。振飭伊始，不宜开请乞而废部复。”（《熹宗实录》卷13）

（天启元年十二月壬辰）命贵州土官安位袭宣慰使，给石砮土司秦良玉夫人诰命，时值洗宝日期，特用宝颁给，以良玉方率兵剿奢，劝忠义也。（《熹宗实录》卷17）

（天启二年五月癸亥）初，秦王为其子存机、存极、存福、存穰各求郡王封爵，屡疏下部。礼部题复：“郡藩封爵自有条例，秦王一疏而请四郡爵，擅紊祖宗成法，滥开孽庶覬觐，虽曰借名乞恩，然乞者有不可不防之渐，而予者必有不可开之端，当断以义、裁以制，不得信一朝之特旨易二百年来遵循之旧章也。”上以“迩来大小臣工俱有恩荫，秦王系首藩，特准所请，即同各府一并册封，不必执奏。”（《熹宗实录》卷22）

（天启二年七月）癸卯，礼部尚书孙慎行引疾乞罢，不许。时上欲册封秦藩四郡王，慎行固争。上谓：“存机等特恩出自朕意，准与

空爵以全首藩，屡请之；体且有前便，尔部再三抗违，甚非敬君之心。”慎行复上疏言：“臣等苟可将顺，曷敢违命以自取罪，顾有万万不敢奉诏者，请详言其不可，祈皇上垂察焉。孔子有云：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夫称王则名也；垂旒拥圭则器也，俨然王矣，而犹曰空爵，如何而后为实也？不可一也。查存机等应封奉国中尉，其余郡爵悬隔六等，一级一级谁敢越者，一旦而躐等者六，躐等而请者且四人，谓祖制何？不可二也……夫此，不可事理甚明，关系甚大，臣等职在守礼，寮不敢随皇上意以坏皇上法。”左侍郎周道登亦援祖制力争。上俱不纳。（《熹宗实录》卷24）

（天启二年七月）戊午，册封范氏为慧妃，命驸马侯拱宸持节、大学士韩爌捧册，各行礼。（《熹宗实录》卷24）

（天启二年九月庚子）钦天监择九月二十二日卯时册封信王，礼部恭进仪注。（《熹宗实录》卷26）

（天启二年十二月庚寅）现京户科给事中欧阳调律奏：“建文皇帝乃太祖高皇帝嫡长孙也，继统则正，享国亦久；宽厚仁明，无败度败礼之失；叔侄相承，又非改玉改步之变，而始终年号不著，庙祀不举。前者犹谓怵于忌讳，知非得已；独怪夫后者牵于因仍，遂至尚成缺典也。此非独臣今日之言也，成祖进已鉴死事诸臣之忠，渐宽禁令，悔不及用练子宁矣。至仁庙时嘉方孝孺等之忠，尽弛党禁矣。孝庙时先臣吴世忠请表祠诸臣矣。神庙登极，即沛然嘉与诸臣，建祠祀飨矣。夫未有念其臣而反遗其君也。比皇上覃恩普被，近见浙抚臣之请，亦以恤方孝孺而录其后，而坐视大典久缺不及修补更待何日？故臣谓国史另编建文五年以昭统系，无俟再计。而庙祀不容不议者，乞敕下廷议，设诚力行，无使天下谓圣明有缺典也。”上以“事情关系大典，着礼部会同九卿科道官看议来说。”（《熹宗实录》卷

(天启三年二月乙酉)赠孟子嗣孙博士孟承先为太仆寺少卿,予祭葬、祠额,母孔氏加号“贞淑”,子弘略为太常寺寺丞,仆习天寿为百户,俱附祠。莲妖之变承光率应袭长子弘略及家仆习天寿协力剿妖,天寿死于坠石,翌日贼拥众出城,杀承光、弘略于门。母孔氏被执笃贼而死。至是兵部议恤以闻。上嘉悯之,故有是命。 (《熹宗实录》卷 31)

(天启三年七月辛丑)礼部上进《光宗贞皇帝实录》仪注。一、前一日设表案于皇极门内陞之东,设实录案于凡墀中,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皇极门及设大乐于金水桥北,设表亭、宝輿、香亭于史馆前。是日早,锦衣卫设鹵簿大驾如常仪,五鼓,文武百官具朝服于皇极门外东西侍立,监修、总裁、纂修等官具朝服至馆前,监修官捧《表》置表亭中,纂修官捧《实录》置宝輿中,鸿胪寺官导迎《实录》宝輿香亭,用鼓乐伞盖由会极门下阶至桥南,由中道行表亭,监修、总裁等官后随,由二桥行至皇极门丹墀案前,监修捧《表》由东玉阶升置于表案,由东北边下;纂修官捧《实录》置于案,乐止,宝輿香亭、鼓乐、伞盖俱退候。上具袞服御皇极门内殿,内臣传开门,鸿胪寺堂上官跪奏,执事官行礼。赞行五拜三叩头讫,鸿胪寺堂上官跪奏请升殿,导驾官站定,乐作。上御内殿坐定,乐止,锦衣卫传:“鸣鞭”,鸣罢,监修、总裁等官入班。鸿胪寺鸣赞,赞:进《实录》。乐作,序班举实录案由中门入置于殿中,乐止。班首由左门入跪于案前,赞:“跪”,总裁等官皆跪,乐作。内侍官奉实录案入内,上复座,乐止。赞:“俯伏”,班首及总裁等官皆俯伏,乐作,兴、平身,乐止。班首复位。赞:“鞠躬”,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赞:“进表”,乐作,序班举案置于殿中,乐止。赞:“宣表”,赞:“众官皆跪”,鸿胪寺堂上官宣表讫,赞:“众官皆跪”,鸿胪寺堂上官宣表讫,赞:“俯伏,兴”,赞“鞠

躬”，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进《实录》官退于东班侍立。赞：“排班”，文武百官入班。赞：“班齐”，赞：“跪”，鸿胪寺官致词云：“……”赞：“俯伏”，乐作，赞：“四拜、兴、平身”，乐止。赞：“有制”，史官仍入班。赞：“跪”，宣制云：“……”宣讫，赞：“俯伏”，乐作，兴、平身，乐止。赞：“搢笏”，鞠躬，三舞蹈，赞：“跪”，山呼万岁。赞“出笏”，赞：“俯伏”，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礼毕。（《熹宗实录》卷36）

（天启三年七月甲寅）诏以太监王体乾、宋晋、魏进忠等青宫旧劳，梁栋等、王朝忠等均著勤慎，将原荫锦衣挥使、挥同、挥金正、千户、百户等官照先年王本、冯保例俱准世袭，凡十二人。奉圣夫人客氏奉侍年久，宜加殊恩示酬，伊子原荫锦衣挥金侯国兴特准世袭，给与诰命。兵部尚书董汉儒等疏奏：“臣部《邦政条例》一款，凡武职非军功不准世袭；又查得皇亲及内官家人传奉升职及保升职级者袭替俱减革；又内外文武子弟人等非征战军功以技艺勤劳传升者，袭替之日查革，唯皇亲官员子孙原奉钦依有世袭字样者许袭一辈。煌煌祖制裁在《会典》所以慎名器、杜冒滥，诚世世率由之旧章也。皇祖朝先臣李化龙、郭子章、江铎以平播州之功而世荫；叶梦熊、梅同祯以复宁夏之功而世荫；李汶、田乐以拓松山之功而世荫，始得锦衣指挥使或僉事，其他千、百户之世及必其御虏俘斩奏勘大捷者也，非是不及矣。倘一滥及则为勋臣，后者且讶世袭为不足重而皇上半岛来之所以酬军功者不穷于无可加者乎？臣窃意诸承荫者于祖制有所未谙，不难曷于恩泽，皇上亦第见其勤劳可嘉，或未深绎祖制之何如耳。然臣部则知有职掌而已，臣部之职掌则按之《大明会典》、《邦政条例》而已，安敢堕职掌、乱旧章、招物议而因贻皇上以愆忘之戾哉？”（《熹宗实录》卷36）

（天启三年十月）乙酉，巡视光禄寺户科给事中陆文献疏言庖

政。一言：“庆成赐宴大典，陛下以皇极殿宇未成，暂缓举行。臣惟郊毕则庆成为重。今日之庆成尤重，盖旧章义在愆志之后，人情以为当行者一；前星正当耀采之时，人情以为当行者二。即殿工未起，而昭假以实不以文，太羹玄酒足以肇明；裡宴享以情不以貌，茅茨土阶足以联喜。起文华以享在九卿，廊庑以享大小为执事。于以饗神人之悦豫，新夷夏之观瞻，真新先昭第一义也。”（《熹宗实录》卷39）

（天启三年闰十月壬寅）上升殿，以皇子诞生诏告天下。（《熹宗实录》卷40）

（天启三年闰十月戊申）遣翰林院编修等官侯恪等布告皇子诞生于各王府。遣尚宝司少卿等官陈一之等颁诏各省直开读。

卤簿大驾造成，銮驾库安设。遣内监官致祭行礼。（《熹宗实录》卷40）

（天启五年正月乙亥）原任太仆寺少卿刘宗周奏：“臣里居之席未暖，适蒙显擢为右通政，未尝不感极而继之以泣。其如不足仰承、何哉？人臣自托于君父耳止此礼、义、廉、耻之身，而进退其大闲也。不曰进以礼、退以义乎？进必以礼，故进而足与有为；退必以义，故退而足与有守，两者相反而实相成。臣之进不足与有为，亦既晓然自信于平日矣。一辞而退，终身不再计，臣之义也。忽然而退又忽然而进，进既不成其为进，退终不成其为退，世有如是而可语于礼义者乎？且皇上所以过听在廷诸臣之请，果于用臣者，谓非以今日之退于有守之义有足多乎哉？果尔，是以臣之退成臣之进也，臣亦愈无以自处矣！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无权，庙堂无真才，山林无矫节，陆沉之祸何所底止？此

臣所以展转踌躇有死不改趋命也。”得旨：“刘宗周眇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熹宗实录》卷 55）

天启五年六月丁丑朔，以册封衡、鲁、庆、沈、周、蜀、德、光、泽、永、和各王府，上亲诣内殿祭告，遣翰林院编修刘必达、刘宇亮等，给事中陈熙昌等，尚宝司丞许志才，中书行人张养、阎可陞等十八员充正副使奉节册行。（《熹宗实录》卷 60）

（天启五年十月）戊寅，以皇子生，上御皇极门内殿受贺，遣英国公张惟贤祭告南郊，恭顺侯吴汝胤北郊，驸马侯拱宸太庙，驸马万炜社稷各行礼。（《熹宗实录》卷 64）

（天启五年十月庚子）以皇子生颁诏大赦天下。

遣翰林院等各衙门、编修等官孔贞运等赍诏往各省直开读，修撰等官庄际昌等捧御书报各王府。（《熹宗实录》卷 64）

（天启五年十一月）丙辰，册封容妃任氏为皇贵妃。遣英国公张惟贤持节，大学士顾秉谦、丁绍轼捧册各行礼。（《熹宗实录》卷 65）

（天启六年正月）丙辰，敕礼部：“朕皇子已恭请命于皇祖、皇考，名曰慈炁，可登识于所司。”（《熹宗实录》卷 67）

（天启六年正月己巳）礼科都给事中彭汝楠以谥陈二事，一曰：五年这限制宜遵。言：“耳目近则睹记真，五年以内其人之动履政绩历历在人见闻，乘时谘访，必确有可据。”一曰：三品以上之秩宜定。言：“古者三命不齿于卿，公孤论道，天子改容而礼，诚以位望既崇，扬历日久，其德业文章必有表表特竖者。”又言：“建文诸臣叩马忠

义，虽无损吊代之盛，而迂阔纷更，其瑕瑜自不相掩。又如陶安等之参帷幄，叶琛等之殉行间，当日二祖亲见其事，应谥与否，岂无深意？均未宜轻议者。请敕礼部必五年以内、三品以上者方准列名谥访，其年久官卑者，必生平行业卓有建树，或不妨酌取数人另立一款，予夺仍听上裁。”得旨：“易名重典已极滥觞，限年限官是为砥柱。至于建文诸臣，万宜斟酌。”事下礼部。（《熹宗实录》卷 67）

（天启六年正月己巳）礼部尚书李思诚进圣驾躬诣朝日坛致祭仪注。（《熹宗实录》卷 67）

（天启六年五月）辛亥，遣各官迎皇极殿兽吻诣琉璃窑。侍郎孙杰正阳门侍郎徐大化大明门，侍郎崔呈秀午门，侍郎薛凤翔皇极门，尚书李思诚各行礼。（《熹宗实录》卷 71）

（天启六年六月）庚寅，上御皇极门内殿，大学士顾秉谦等进《三朝要典》，百官致词称贺。上命送皇史宬收藏。（《熹宗实录》卷 72）

（天启七年二月戊戌朔）礼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康先开列亲王就国辞陵、辞奉先殿及在途、到国一切合行礼仪。惟辞陵一节，或念典礼隆重，疲州供亿烦难，准令三国同谒各陵，以寓节省。得旨：“俱依议行。”（《熹宗实录》卷 81）

（天启七年三月辛未）鸿胪寺预题：“戊寅日瑞王辞朝，请升殿。”得旨：“藩封之国，典礼重大，面辞诚国之彝章，但念朕与瑞王为叔侄，升殿行礼，朕心未安，持免升殿。其后惠、桂二王即循此例。”（《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八月丙辰)礼部进登极仪注。翌日早,大行皇帝几案前设酒案,上具孝服亲诣祇告受命毕,即于皇极殿前设香案酒果等物,上具袞冕服行告天礼。随赴奉先殿谒告祖宗毕,诣皇祖宣懿昭妃前行五拜三叩头礼毕,诣皇后前行四拜礼毕,诣中极殿。余如常仪。 (《崇祯长编》卷1)

(天启七年九月)甲申,上圣母贞靖贤妃刘氏为孝纯渊静慈顺肃恭毗鍾圣皇后。遣官祭告南北郊、太庙、社稷及诸陵圆。 (《崇祯长编》卷2)

(天启七年九月)庚寅,立妃周氏为皇后。先一日遣官告南北郊、太庙、社稷;是日命英国公张惟贤持节、大学士黄立极捧册、大学士施凤来捧宝。礼成,百官表贺,命妇免。 (《崇祯长编》卷2)

(天启七年九月)庚子,上大行皇帝尊谥曰“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愍皇帝”,庙号“熹宗”。初本“哲”,帝定为“愍”。 (《崇祯长编》卷2)

崇祯元年正月癸亥朔,帝御皇极殿受廷臣及朝覲官、四方贡使贺,宣读表文。 (《崇祯长编》卷5)

(崇祯元年七月)癸亥,命章疏内凡天地、祖宗皆出格,毋与尊称并。著为令。 (《崇祯长编》卷11)

(崇祯元年九月)丁亥,兵科给事中陈献策请谥建文诸臣及邹应龙、杯润、万燝。”旨以“建文已有旨,馀候公议行。” (《崇祯长编》卷13)

(崇祯元年十月)壬寅,以首元冬至举行郊禋大典,遵神宗万历年例,暂免天下行刑。 (《崇祯长编》卷 14)

(崇祯二年正月)丙子,帝幸学,行释奠礼。

丁丑,帝御皇极殿受文武群臣庆贺,以幸学礼成也。 (《崇祯长编》卷 17)

(崇祯三年四月乙丑)礼部上言:“唐世子器盛第一子于崇祯二年十二月内赐名聿键,封为唐世孙。今唐王硕炉、世子器盛并薨,例应给世子冠服、敕书,管理府事。”报可。 (《崇祯长编》卷 33)

(崇祯三年七月丙午)祭酒顾锡畴言:“文庙先贤自四配、十哲外,两庑共六十二人,《会典》所载,东自澹台灭明至颜回三十三人,西自宓不齐至步叔乘二十九人,位次多紊,且有汉儒次宋儒下,非所以妥先儒也。宋罗从彦、李侗虽万历时从祀,而实朱熹父执所从受学,既皆从祀,不可不论其世。”章下所司。 (《崇祯长编》卷 36)

(崇祯五年二月壬午)工部尚书曹珍以名犯仁祖庙讳,奏改名珙。 (《崇祯长编》卷 56)

(崇祯五年七月)丙午,原任大学士成基命以所名犯先朝庙讳,请改名靖之。帝嘉其恪慎。报可。 (《崇祯长编》卷 61)

(崇祯五年九月丁未)礼部都给事中张国维以溢典久稽上请,其略曰:“溢例五年一举,今则缺至十二年,说者谓天启间是非淆乱,袞钺不孚造物,实秘此幽光以俟今日。顷更有为逊国诸臣请溢者,方下部酌议,仰见表忠至意,超越千古。即如迺者特溢邹元标等十余人,其于礼乐文章、忠谏节义殆尽美矣。然自邹忠介、冯恭定、

顾瑞文而外，岂更无坛墦孔、孟，羹墙濂、洛者乎？王庄毅而外，岂更无行在国本、品著评弹者乎？赵忠毅、高忠宪、杨忠烈、魏忠节、周忠介而外，岂更无苌弘血碧、范滂心丹者乎？唐襄文而外，岂更无羽翼经籍、鼓吹休明者乎？满毅愍而外，岂更无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者乎？或时异而踵相接，或事同而典稍殊，幽壤久郁，直道在人，表章诚不容缓。臣敢陈其宜详者三、宜慎者三。册内既膺逊国诸臣，而纯忠如卓敬辈尚多不载，岂非盛典有缺。是必滥者删之，略者补之，此宜详之一也；国初定谥首及武功，今册内绝无齿及者，如革除间弁流之慷慨，殉节者生气凛凛，岂不得与景、铁诸人相辉映乎？此相详之二也；往时高爵厚禄之班易发芬芳，而及于小官外吏者十止其一焉，亦知先朝卫幕曾谥忠愍，吏目曾谥忠介，此宜详之三也。子孙之疏揭无非飭美，抚按之题复亦多谀词。而大约以建竖为据，昌言则著于建白，伟业必纪于编年，此宜慎之一也；人间之凭藉力易借援，乡党之游扬情私先达，而大要以不延誉我真，倘势力有权而单门衰胤，绝望于闾杨，情象不断而事久人湮，一任其埋没，谓公论何？此宜慎之二也；逞爱憎之情，将雌黄信口，逐分歧之见，恐例置由人，而大要以秉公虚为贵。某某应谥，必有不易之褒崇，某某不应谥，必有森然之斧钺，此宜慎之三也。要在两言以蔽之，则曰：宁恕无苛，宁寡无多而已。”章下所司看议。（《崇祯长编》卷63）

（崇祯五年十月丁丑）礼部尚书黄汝良以天启元年题请应谥兵部尚书伍文定等八十三人，年远久稽，未及举行，“本部于崇祯元年以谥典愆期题请，得旨将历年恤过大臣并先年靖难忠谏及幽贞韞朴者皆列名册内，发单咨访。于时特请赐谥者仅邹元标等十四人。各衙门回复杳然，大典久稽，幽光未阐。请敕臣部将科臣条议诸款并先准议谥诸臣利成书册，申谕九卿、詹翰、科道，从以注明，何人应谥，其品行、勋猷、建白、节概、文学若何？务协公虚详慎四字，限时日刻期报部，庶大典不至稽缓，所以定千载是非之衡者，于是

在矣。”帝命：“依议详核饬行。仍勒限报部，不得再稽。”（《崇祯长编》卷64）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辛酉朔）册封以海为鲁王，并颁发仪仗。
（《崇祯长编》[痛史本]卷1）

（崇祯十七年正月己酉）帝谕：“《大明集礼》中遣将授节钺告庙礼仪，着辅臣等者议妥确以闻。”

帝谕：“遣将告庙礼于本月二十六日寅时，遣驸马都尉万玮代，于太庙授节剑礼。

帝谕：“二十六日卯时，行遣将礼毕，朕御正阳门楼宴饯督辅李建泰，并召五府内阁、京营、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坐，鸿臚赞礼，御史纘仪，大汉将军侍卫。应用法驾、宴席、作乐，内外衙门预行整理。…”（《崇祯长编》[痛史本]卷2）

七、宗教迷信

大明太祖圣神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宗姓朱氏讳元璋，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尝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丁丑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

常遭疾。仁祖梦，抱之佛寺，寺无僧。复抱归，见室东檐下一僧，面壁坐。顾仁祖曰：“来！”乃以手抚摩上顶。旦日，疾遂愈。后复疾，仁祖念前梦之异，欲俾从释氏，不果。既而徙居钟离之西，后迁太平乡之弧村庄。

上稍长……一日黎明，仁祖坐于东室檐下，上侍侧。有道士长髯朱衣，持简，排垣栅直入。遽揖仁祖曰：“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仁祖初见道士突入，颇不悦，闻其言异，乃留之茶，道士不顾而去。既出门，不见，时莫知所谓……上遂西游……行至六安，逢一老儒，负书筐，力甚困，上闵其老，谓曰：“我代翁负。”老儒亦不让。偕行至朱砂镇，共息槐树下，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上具以告，老翁默然良久，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北，不宜东南。”因历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字，皆不答。

……复还皇觉寺，上所居室，夜复数有光，僧皆惊异。

……上亦出避兵。日暮，上归，念无所逃难，甚忧之。乃祷于神，

曰：“今兵难如此，吾欲出避兵，志无所定，愿于神卜之，出与处孰吉？明以告我。”祝已，投卜，凡三俱不吉。上曰：“出与处既不吉，无乃欲吾从戎，而后昌乎？”一投卜而言……上慨然太息曰：“吾惟听命于天耳。”……尝与三百人出城，顾闻鹑鸽声，飞矢堕空中，心异之，遽还。俄而，敌兵骤至，无所获而去。（《太祖实录》卷1）

（甲午）秋七月，滁大旱，上忧之。滁人杨元杲曰：“滁之西南丰山阳谷柏子潭有龙祠，水旱祷之，辄应。既祷之，鱼跃或鼉浮，皆雨兆也。”上闻，即斋沐往祷，祷毕，立渊西崖之久，无所见，乃弯弓注祝曰：“天旱如此，吾为民致祷。神食兹土，其可不恤民！吾今与神约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毕，连发三矢而还。后三日大雨如注，上即乘雨诣祠谢。是岁，滁太熟。（《明太祖实录》卷1）

（甲午冬十月）上……心甚忧之，乃祷于天曰：“今天下纷纷，群雄并争，迭相胜负，生民皇皇，坠于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愿天早降大命，以靖祸乱。苟元祚未终，则群雄宜早息尔。某处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元祚已终，则群雄之中当膺天命者，大命早归之，无使生民久陷危苦存亡之，几验于三月。”及逾三月，上兵益盛。（《太祖实录》卷1）

（乙未春正月）辛巳，元兵十万来攻和阳，上以万人拒守，连兵三月……道梗不通，上帅师往攻之……进抵鸡笼侧，因解鞍假息。忽有异风来触，上疑和阳有急，分兵还备。复假寐，俄，有蛇缘上臂，左右惊告。上视之，蛇有足，类龙而无角，上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则栖我帽缨中。”蛇徐入绛缨中，上举帽戴之，遂诣敌营……上归，喜，因忘前蛇，坐久方悟，脱帽视之，蛇居缨中自若，乃引觞酌，因以饮蛇。蛇亦饮，遂蛇蜿蜒绕神榼，矫首四顾，复俯神主项，若饕

刻状。久之，升屋而去，莫知所之，人咸以为神龙之征。未几，敌众皆走渡江。（《太祖实录》卷2）

（丁酉三月丁亥）改常州路为长春府，以高复权知府事……复……为政有惠爱。是夏旱，斋于城隍祠，祷之。夜梦神告之曰：“尔起雨至矣。”黎明，果大雨。岁遂登，民歌，颂其德。（《太祖实录》卷5）

（戊戌十二月）甲申，上入婺州……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知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上驻兵之地。（《太祖实录》卷6）

（戊戌十二月辛卯）宁越有女子鲁氏，自言能通天文，诳说灾异惑众，上以为乱民，命戮于市。（《太祖实录》卷6）

（庚子闰五月戊午）徐寿辉蕲州罗田县人，一名真一，体貌魁岸，木强无他能，以烧香聚众起。初，袁州慈化寺僧彭莹玉以妖术惑众，其徒周子旺因聚众欲作乱，事觉，元江西行省发兵捕，诛子旺等，莹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获。既而，麻城人邹普胜复以其术鼓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遂起兵为乱，以寿辉相貌异，众乃推以为主，举红巾为号，攻破蕲水县，进陷黄州。（《太祖实录》卷8）

（辛丑八月）庚寅，上亲帅舟师伐陈友谅……刘基亦言于上曰：“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吊伐。”上曰：“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至是遂率徐达、常遇春等各将舟师发龙湾……诸军乘风逆流而上。有鸟数万夹上舰而飞，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趋蟠于舵，视其状，甚异。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矶，

复有龟蛇于急流中旋绕舵后竟日。众喜，以为神物之相。时友谅江上斥候，望风奔遁。 （《太祖实录》卷9）

（癸卯七月癸酉）是日，会师柘湖于龙江，舟师凡二十万俱发。右丞徐达、参知政事常遇春、帐前亲军指挥使冯国胜、同知枢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皆从舟。过新河口，有大鱼，二鳞髯异常，出没波浪中，夹上舟溯流直过小孤，众以为龙云。壬午，风覆冯国胜舟，上以其不利，遣还建康。 （《太祖实录》卷12）

（癸卯八月）壬戌，陈友谅穷蹙，进退失据，欲奔还武昌……上麾诸将邀击之……至泾江口，泾江之师复击之。张铁冠大笑贺上曰：“友谅死矣！”上笑曰：“无妄言。”复戏铁冠曰：“缚汝于水滨以俟。”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友谅，以觐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杀。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诸军闻之大呼喜跃。

友谅之初起也，其父恐曰：“汝一捕鱼儿，欲图大事，吾不愿也。何不守汝故业？”友谅答曰：“昔有术者，观先世葬地谓我后当富贵。今正其时。”及稍贵，遣人迎其父，父曰：“汝不听吾言而引起事至此，吾惧不能免。”至是，果败。初，上亲征友谅于九江，遂至洪都，有周颠者谒上道旁，曰：“告太平。”及还军建康，颠者亦随至，见上复曰：“告太平间为人言未然事。”多验，人以其神异，称为“颠仙”。及友谅再围洪都，上亲勒兵往援，因问“颠仙”曰：“吾此行何如？”对曰：“吉。”上曰：“彼已僭帝矣，与之上战，得无难乎？”“颠仙”仰面上视久之曰：“上面无此人分。”上曰：“吾与汝皆往可乎？”“颠仙”曰：“可。”即勇跃持所策杖，急趋若挥戈状，以示必胜之兆。舟次皖城，无风。上令人问“颠仙”：“有风乎？”答曰：“行则有，不行则无。”既行，不数里风果大作。至马当，“颠仙”见江豚戏水，曰：“水怪见，损人多。”上恶其语，令弃之江中。明日，“颠仙”复来见，上以其异，与

之食。食已，至上前引颈曰：“颠仙可杀矣。”上笑而遣之。及友谅败死，其言颇验云。

张铁冠者，名中……少应进士举不第，遇异人，授以皇极，数谈祸福多验。元末兵乱，归隐幕府山间，至城市与人言避兵之方，从之者多获全。壬寅，陈友谅围南昌，上帅师下之，参政邓愈荐为中，上问之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苏息否？”中对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当流血，庐舍焚毁必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后指挥康泰反，一如中言。癸卯夏五月，上祭百神于覆舟山下，召问中所以，中曰：“吉，天马两重。”似拜似舞，祭毕，上欲还，马忽人立，作舞状，已而俯首若拜。是日，复有献马者。果符两重之语。中又言：“省署当有震惊，城中扰扰。”俄而，忠勤楼、灾楼近省署，内外咸恐。及友谅复围南昌，上忽得异梦，命占之，曰：“当于咽喉处用力。”遇夜烧灯花，蓓雷可爱，铁冠适在旁遽剪之，左右喑曰：“嘉兆可惜。”铁冠曰：“宜亟援江西。”后三日，报果至。上遂亲将兵往，复召问中，中曰：“是行勿迟，五十日当大胜。”戊亥之日获其首领。常遇春追友谅战，率舟师深入，敌围之数重，众谓不可出。中曰：“勿忧，当自出。”既而果出。其他奇中，往往类此。（《太祖实录》卷13）

（乙巳正月）己巳，常遇春、邓愈克赣州，熊天瑞出降……甲辰春，战舰成，即率兵数万进攻广州。时何真据广，以兵逆于胥江，天瑞一战而破之，意广东可不战而下。忽天昼晦，大雨如注，雷震，其檣舟不能进。天瑞惊惶，乃仰天祝曰：“若广州非予所当有，则天为雾明。”祝已，天果霁。既归赣，望气者言：“将有外兵至，可备之。”天瑞不之信……至是凡五阅月，天瑞援绝粮尽，遣元震出降，天瑞亦肉袒诣军门，尽献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太祖实录》卷16）

（乙巳二月）丁巳，抵龙潭，去敌不二十里，有白气覆我军上。或

曰：“此胜敌之兆也。”（《太祖实录》卷16）

（乙巳五月壬子）指挥朱亮祖等克崇安，遂进攻建宁。时陈友谅定将阮德柔婴城固守，我师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参军胡深视氛祲不利，谓亮祖曰：“天时未协必有灾，未可与战。”亮祖曰：“参军何得以灾为解，师已至此，庸可缓乎？且天道玄远、山泽之气变态无时，何足征也。”道深令进兵，深犹不可……亮祖愈咎深，督战益急。深不获已，遂引兵鼓噪进击……德柔伏兵忽起，深马蹶，遂为所执，送于友定……深遂遇害。（《太祖实录》卷17）

（丙午二月庚辰）明玉珍卒……壬寅春三月己酉，玉珍遂称帝……去释老教而专奉弥勒法。（《太祖实录》卷19）

（吴元年春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见。”省臣以闻，上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问。”（《太祖实录》卷22）

（吴元年十一月）丙申，上御戟门，与侍臣论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役繁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余安肯用之？”（《太祖实录》卷27）

（吴元年十二月戊申）上梦人以壁置于顶，既而顶内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敷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太祖实录》卷28）

(洪武元年正月庚子)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 (《太祖实录》卷 29)

(洪武元年二月乙卯)上退朝御东阁,翰林侍讲学士朱升、待制詹同侍。上顾谓升等曰:“近观周礼,见有所谓六梦者,因思去秋尝梦在乡里游……忽然攀觉,若此者其思梦耶?正梦耶?升对曰:“梦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诚陛下受命之兆,所谓正梦也。昔黄帝梦游华胥而天下大治,古已有之,盖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 (《太祖实录》卷 30)

(洪武二年五月辛酉)是月诏追封皇外祖考为杨王……杨王姓陈氏,世为扬州人,宋季从大将军张世杰……与元军战,师败多溺死,王所乘舟亦为风所破。幸及岸与同伍累石支釜煮食,既而食尽,同伍者闻鬻骸山有死马,欲往割而烹之。王未及行,疲极而睡,梦一白衣人谓王曰:“汝慎勿食马肉,今夜有舟来载汝也。”王寤未之信,俄又睡梦如初时,夜将半,梦中仿佛闻橹声,有衣紫者以杖触王之膀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惊寤身忽在舟上,见旧所事统领官……怜王急藏之艤版下……居数日,元将知之,欲取王掷诸海,忽颶风吹舟,盘旋如转轮,元将大恐。统领告元将,王有异术,白而出之。王叩天叩齿,俄而风涛恬息……遂得还扬州。 (《太祖实录》卷 42)

(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西域僧班的达及其徒古麻辣室哩等十二人,自中印度来朝。 (《太祖实录》卷 47)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至是日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暴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盂进蔬食杂麻麦菽粟,凡三

日。庚申，暮还宫，仍斋宿于西庑，辛酉，出内帑纱彩一万四千匹赐将校，于常例外给军士薪米，令法司决狱，复命有司访求天下儒术、深明治道者。及暮，云气四合。壬戌旦，大雷雨，四郊沾足。 （《太祖实录》卷 53）

（洪武三年十二月）壬午，上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屡有黑子诏延臣言得失。

西域僧班的达及其徒古麻辣室哩等十二人自中印度来朝。
（《太祖实录》卷 59）

（洪武五年四月乙卯）中书右丞建昌王溥遣人来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岩，众见岩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龙蟠虎踞势岩峤，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歌已忽不见。”上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经纬可干。漠之文成五利足以为戒，事涉妖妄岂可信耶？！” （《太祖实录》卷 73）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亥，给僧道度牒。时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以防伪滥。 （《太祖实录》卷 77）

（洪武六年四月）丙子，湖广罗田县妖人玉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传写佛号惑人，欲聚众为乱，官军捕斩之。 （《太祖实录》卷 81）

（洪武六年八月戊子）礼部奏：“度天下僧尼道士凡九万六千三百二十八人。” （《太祖实录》卷 84）

（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并僧道寺观禁女子不得为尼。时上以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莫甚于此，乃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

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又以民家多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著为令。（《太祖实录》卷 86）

（洪武七年五月），庚辰，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及甘肃平章汪文殊奴等到京师。国师献佛像、舍利及马二匹。诏以佛像、舍利送钟山寺。（《太祖实录》卷 89）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上以不雨，躬礼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钟山之神、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既而大雨。（《太祖实录》卷 89）

（洪武七年六月乙卯）日本国僧宗岳等七十一人游方到京。上谕中书省曰：“海外之人慕中华而来，今居天界寺，人赐布一匹为僧衣。”（《太祖实录》卷 90）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朵甘某乌思藏僧答力麻八刺及故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坚藏巴藏卜遣使来朝，请师号。诏以答力麻八刺为灌顶国师，赐玉印海兽纽，俾居咎多桑古鲁寺给护持十五道；公哥坚藏巴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玉印狮纽。（《太祖实录》卷 91）

（洪武七年九月甲子）诏以西竺僧班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朵儿只怯列夫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御制诰赐之。（《太祖实录》卷 94）

（洪武七年九月乙丑）乌思藏土土猷思纳儿党瓦勘卜遣僧捌南巴尔加瓦等七人来朝，贡方物，诏赐钞及文绮禅衣。（《太祖实录》卷 94）

(洪武七年十一月壬午)太阴犯轩辕左角,上谕中书省曰:“太阴犯轩辕,占云:‘大臣黜免’。尔中书宜告各省卫官知之,凡公务乘政体者,宜速改之,以求自安。”(《太祖实录》卷 94)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太祖实录》卷 95)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称贺,献歌诗以颂德。(《太祖实录》卷 102)

(洪武八年十二月)丁亥,陕州民有妄言得天书惑众者,命斩之。(《太祖实录》卷 102)

(洪武九年六月)己丑,敕谕大将军徐达等曰:“六月四日早,金星犯毕右股比第一星主夷狄兵起,以分野推之应在赵地。今故元四大王不满二百人,官军屡捕不获,前者皆云其众无马,今乃言有十五骑相从出没,不知劫夺于何人者。盖由尔诸将不乘机剿捕,致令若此。敕至,速遣智勇将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其大同、岢岚诸处亦令守御官军严为备御。”(《太祖实录》卷 106)

(洪武九年九月)癸丑,上遣指挥金事吴英往北平谕大将军徐达曰:“七月火星犯上将,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当有奸人刺客阴谋事。凡阅兵马习骑射进退之间皆当谨备,可遍谕诸将亦当严密,虽左右将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阉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盖将者众之死生国之亡危系焉,能戒填之,庶可免忧。”(《太祖实录》卷 108)

(洪武十年十月)丙辰,敕中书曰:“十月十日乙卯荧惑犯舆鬼,占云:主冢宰凶贵人当狱死,不尔则火灾。朕尝窃思:上帝好生,故垂象以警人,使省不觉之过,不改故为之愆,故特敕中书,使诸大臣皆知务修德以禳灾,复恐西戎有虞,可令河州严加备御。”(《太祖实录》卷 115)

(洪武十一年四月)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东沭阳二县之野有鬼,民人暮惊。”御制敕文遣使谕祭之。(《太祖实录》卷 118)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戊辰)是月遣僧宗泐等使西域。(《太祖实录》卷 121)

(洪武十二年二月戊申)建神乐观。上以道家者流务为清静,祭礼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礼坛西。(《太祖实录》卷 122)

(洪武十二年四月)乙丑,遣使敕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战斗之事,乙未太白见东方至于甲子顺行而西,西征大利,尔等宜顺天时追击番寇。”(《太祖实录》卷 124)

(洪武十二年五月)庚申,以睦州府通判随赞为广东按察使……县民有为虎害者,赞移文于城隍之神,虎遂死于民,被害乃斩其首悬之城隍庙门,虎患遂息。(《太祖实录》卷 125)

(洪武十二年六月)丁亥,遣使敕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曰:“六月二十三日晚金星犯井东第三星,占主秦分有兵,故特遣人谕及之……”(《太祖实录》卷 125)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癸亥朔)神乐观成。命道士周玄初领观事，以乐舞生居之，上亲制文立碑志其事。其乐舞生每岁所给米、麦、衣、布，及时节赉予之数具刻于碑阴。 (《太祖实录》卷 128)

(洪武十三年二月)乙丑，召故真人张正常子宇初赴阙……宇初既至，命嗣为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 (《太祖实录》卷 130)

(洪武十五年四月辛巳)置僧道二司。在京曰僧录司。在京日僧录司、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设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 (《太祖实录》卷 144)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亥，礼部尚书赵瑁言：“自设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道已二万九百五十四人。今来者益多，其实假此以避有司差使，请三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从之。 (《太祖实录》卷 167)

(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丁巳)建鸡鸣寺于鸡鸣山，以祠梁僧宝公。命僧德瑄住持，瑄卒，道本继之。初有西蕃僧星吉监藏为右觉义居是山，至是别为院寺西以居之。 (《太祖实录》卷 176)

(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太祖实录》卷 184)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壬戌，遣使斋敕谕大将军蓝玉、左副将军唐胜宗、右副将军郭英曰：“今岁四月十五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谨。卿等统兵在外宜严号令、肃部伍，远斥侯，以防

不虞……”（《太祖实录》卷188）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丙寅，夜有星出东壁，赤黄色，东北行至近浊没，钦天监奏：是为文士效用之占。上喜，以为将策进士，此其兆也。（《太祖实录》卷188）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戌）是月，重建天界善世禅土寺于城南。初元文宗天历元年始建大龙翔集庆寺在今都城之龙河，洪武元年春即本寺开设善世院，以僧慧云领教事，攻赐额曰：大天界寺，御书：天下第一禅林，榜于外门。四年改曰：“天界善世禅寺。五年又改为善世法门。十四年革善世院。十五年设僧录司于内，至是毁于火，上命徙于京城南定林寺故址，仍旧额曰：天界善世禅寺。

重建能仁寺于城南广福山。初宋元嘉时寺建于秦淮之北，是月毁于火，主僧行果请徙今地，诏从之。（《太祖实录》卷188）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壬寅）袁州府萍乡县民有称弥勒佛教民者捕至诛之。（《太祖实录》卷190）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国异教也，自汉明帝夜有金人入梦，其法始自西域而至。当是时民从敬其教，其后有去须发出家者、有以儿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则去色相、绝嗜欲、洁身以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汉张道陵能以异术役召鬼神御灾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历世久不磨灭者以此。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曰瑜伽，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番译已定者，不许增减词语。道士设斋醮，亦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育经典报祖父母者，各遵

颁降科仪，毋妄立条章多索民财。及民有效瑜珈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篆者，皆治以重罪。（《太祖实录》卷 209）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丙戌）诏天下僧道：有创立庵堂寺观非旧额者，悉皆毁之。（《太祖实录》卷 210）

（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己亥）开卜筮禁。先是京师卜筮者多假此妄言祸福，特下令禁之。至是敕钦天监凡瞽目及阴阳人仍听其卜筮，诸人不许妄词诋告。（《太祖实录》卷 228）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书献，上却之。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舟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太祖实录》卷 239）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礼部言：“今天下僧道数多皆不务本教，宜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诏从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试。（《太祖实录》卷 242）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子）立西宁僧纲司。复置河洲卫番僧纲司，以魏央为刺监藏为都纲，以僧三刺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刺监藏为都纲。上以西番俗尚浮屠故立之以来远人也。（《太祖实录》卷 250）

（洪武三十年三月）壬午，荧惑入太微。上遣使敕楚王桢曰：“……太微天庭也，五星无故而入荧灾必甚焉。自荧惑之入吾忧不已，且庭惑径入而东往犹可也，今顺入而逆出已八十日矣，在内庭

十日有死君者、有死后者、死宰相者，况八十日乎！今尔子因疾而逝，天象岂不可信？灾非止此，更有甚焉，尔当省愆慎德以回天心，故谕。”（《太祖实录》卷251）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上谕诸将士曰……上垂涕，将士皆感动流涕。时风云四起，人咫尺不相见。少焉，东方云开露青天，仅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将士皆喜，以为上得天之应云。（《太宗实录》卷2）

（建文二年四月）己未，上复以不得已举兵之故祝告于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飞驻旗竿之首，告毕，向西北而去。上曰：“此神灵告我所响也，必有大捷。”遂率诸军由西北循河而进。（《太宗实录》卷6）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寅）钦天监奏：“天象当有外夷犯边”。敕：“边将严守备”。（《太宗实录》卷13）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午，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凡历代以来若汉晋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观有名额者不必归并，其新创者悉归并如旧。（《太宗实录》卷14）

（永乐元年五月癸未）昼太白见巳位，钦天监奏：“大星犯垒壁阵西端四星，古法将军为乱，宫中兵起”。上以书谕郡王高煦：率将士回宣府，督诸将分兵屯田，且耕且守，以谨天戒。（《太宗实录》卷20）

（永乐元年七月）戊子，敕镇守辽东、保定侯孟善曰：“尔奏天鼓鸣，考古书：“所鸣之方有兵，天戒如此，不可不慎，其深警省毋怠。”

（《太宗实录》卷 21）

（永乐元年七月）庚子，敕诸边将曰：“今火星犯垒壁阵，占云：先起兵者亡。诸将守边须上顺天心，下察敌情，如有机可乘，时不可失，亦须详审。若敌情未得，无可乘之机，宜谨天戒，切勿妄动”。

（《太宗实录》卷 21）

（永乐元年十一月）庚辰，赐书周王橚曰：“今钦天监言：庚辰，日有背气。在宋分，其占有小人背叛。宋分虽广，而吾弟旦暮起居亦宜防慎，并赐日本扇及椰子等物。”（《太宗实录》卷 25）

（永乐元年十一月）辛未，上御奉天门顾谓侍臣曰：“今北京、山西、宁夏皆言地震，天变垂戒，朕用惕然，尔等试言其故。”侍臣对曰：“地震应兵戈土木之事。”（《太宗实录》卷 25）

（永乐四年正月）乙巳，上御武英殿，览《存心录》，顾翰林侍臣曰：“适览慕容超郊，有异兽出坛侧；隋炀帝祀圜丘，暴风，未成礼而退，后二个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动天。夫不德亦动天，善则降祥，不善则降殃，但各以类应之。”（《太宗实录》卷 50）

（永乐四年正月辛酉）西域贡佛舍利。（《太宗实录》卷 50）

（永乐四年正月丁卯）尚师哈豆麻遣人献佛像等物。（《太宗实录》卷 50）

（永乐四年二月）甲申，敕镇守辽东保定侯孟善及辽东都指挥高得等曰：“钦天监奏：今天象有兵，占在边境，尔者切宜慎防。凡有御宝文书及诸司文移，必须详审，毋为奸伪所欺。其诸边务，尤须用

心。”（《太宗实录》卷 51）

永乐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时阴云，不见。礼部尚书郑赐等言：“此圣德所感召。”明日率百官表贺。上曰：“正朕恐惧、修省之际，何可贺？”对曰：“宋盛时有行之者矣。”上曰：“于此一方阴云不见，天下至大，他处见者多矣。且阴阳家言：‘日食，而阴云不见者，水将为灾’以此言之，可贺乎？”乃止。（《太宗实录》卷 55）

（永乐四年六月）壬戌，长河西哈萨铁寺乌思藏刺麻领卜赤九思、巴啰嚩思等来朝，贡马赐之钞、币。（《太宗实录》卷 55）

（永乐四年九月壬辰）云南金齿腾卫僧古舟等九十五人来朝，贡马及方物。赐钞币、僧衣。（《太宗实录》卷 59）

（永乐四年十月癸巳）云南僧智海及四川僧了缘、曲靖军民府僧/音等八十四人来贡，贡方物，各赐钞及僧衣。（《太宗实录》卷 60）

（永乐四年十二月辛卯）命乌思藏僧哈思巴啰葛罗思为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赐之诰印。（《太宗实录》卷 62）

（永乐五年正月）己巳，建五台山佛殿浮图。（《太宗实录》卷 63）

（永乐五年正月辛未）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太宗实录》卷 63）

（永乐五年三月）庚申，设四川播州宣慰司僧纲司。（《太宗实

录》卷 65)

(永乐五年三月)甲子,工部尚书宋礼言:“有大木数株,不籍人力,一夕出大谷达于江,盖山川之灵相之。”赐其山名:神木山,遣礼部郎中王羽祭之,且建祠立碑,命翰林院侍读胡广制碑文。 (《太宗实录》卷 65)

(永乐五年三月,丁丑,设云南府僧纲司及晋宁、嵩明、安宁、昆明四州僧正司。 (《太宗实录》卷 65)

(永乐五年五月)戊辰,上以征南将士冲冒炎暑,虑生疾病,遣使奉香帛,遍祀岳镇海渚及安南山川城隍之神,祈福。 (《太宗实录》卷 67)

(永乐五年五月)癸酉,上问侍臣曰:“闻近俗之弊,严于事佛而简于事其先,果有之?”对曰:“间有之。”上叹曰:“此盖教化不明之过。朕于奉先殿旦夕祇谒,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世人于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当自朕始耳。” (《太宗实录》卷 67)

(永乐五年七月丙子)修神乐观,立醴泉碑。初命道士于朝天宫设醮,上资皇考皇妣冥福,竣事,醴泉出观井中,群臣以为上孝感所致,请立碑昭灵贶。命翰林院侍读胡广制碑文。 (《太宗实录》卷 69)

(永乐五年九月)庚午,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僧会司奏:“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以民之愿为僧者,令披剃,给度牒。”不听。 (《太宗实录》卷 71)

(永乐五年九月)壬申,上与侍臣论及养身之道,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疢自少,如神仙家说服药导引,亦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者有一种疲精劳神,佞求佛仙之寿,又愚之甚也。”(《太宗实录》卷 71)

(永乐六年五月)辛酉,土鲁番僧清来率其徒法泉来朝,贡方物。命来清为灌顶慈慧普应国师,法泉等为土鲁番等城僧纲司官,赐来清白金百两,钞千贯、绿币十二表里,其徒七人各赐白金三十两、钞五百贯、绿币三表里。(《太宗实录》卷 79)

(永乐八年二月)丙申,驻驂清水源,去营三里许,平地泉跃出,高数尺,须臾洋溢四达,味甘冽,士、马饮之不竭,赐名“神应泉。”(《太宗实录》卷 102)

(永乐九年四月乙未)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及馆觉护教王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等各遣使进马,赐钞及绿币。(《太宗实录》卷 115)

(永乐十年三月辛卯)赐乌思藏僧官丹竹领占等钞及禅衣等物。(《太宗实录》卷 126)

(永乐十年五月丙戌)上谓礼部臣曰:佛、道二教本以清净利益群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有一种无知愚夫,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化。洪武中僧道不务祖风,及俗人行瑜伽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太宗实录》卷 128)

(永乐十年十二月丙寅)乌思藏尚师昆泽思巴来朝,先遣人进

舍利佛像。 (《太宗实录》卷 135)

永乐十一年春正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礼部以正旦朝贺宴会上请，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正，用谨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众阳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尔文武群臣，尚思勉辅朕躬，调燮阴阳，消弥灾变，新正朝贺宴会之礼悉罢，百官节钞仍如例给之。” (《太宗实录》卷 136)

(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命尚思昆泽思巴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诰印，并袈裟、幡幢、鞍马、伞盖、法器物。

(《太宗实录》卷 140)

(永乐十一年)六月戊申朔，隆平侯张信言：“武当山大顶五色云见。”绘图以进。上出示百官，行在礼部尚书吕震率文武群臣致贺。敕谕曰：“武当创见宫观，上资皇考、皇妣之福；下祈福天下生灵，如岁丰人康、灾沴不作，此朕素愿。今兹祯应，盖皇考、皇妣之福，而山川效灵所致，朕德凉薄，资尔群臣协心辅治，必共勉之，以答神贶。” (《太宗实录》卷 140)

(永乐十二年正月壬子)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陛辞，赐图书及佛像、佛经、法器、衣服、文绮、仪仗、鞍马、金银、器皿等物，命中官护送。 (《太宗实录》卷 147)

(永乐十三年十二月)甲申，给西宁等处僧著失监藏等度牒。 (《太宗实录》卷 171)

(永乐十四年三月辛酉)修龙虎山上清宫及懿真观。 (《太宗实

录》卷 174)

(永乐十四年五月)辛丑,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释迦也失辞归。御前赞赐之,并赐佛像、佛经、法器、衣服、文绮、金银、器皿。 (《太宗实录》卷 176)

(永乐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寿星见,钦天监认闻,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帅文武百官请上表贺。 (《太宗实录》卷 179)

(永乐十二年二月戊午)遣内官乔来喜等赍佛像、佛经、金银、法器、綵币等物,往乌思藏赐正觉大乘法王昆泽思巴。乌思藏大国师释迦也失遣人贡马,赐佛像、法器、綵币等物。 (《太宗实录》卷 185)

(永乐十五年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间,天下寺院皆已归并,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于僻处私建庵院,僧尼混处,屡犯宪章。乃命礼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规,违者必诛。 (《太宗实录》卷 189)

(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县人进金丹及方书。”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 (《太宗实录》卷 192)

(永乐十六年九月)己巳,董卜韩胡宣慰使喃葛遣头目让儿结等贡方物谢恩,且请佛像、藏经,悉以赐之,仍赐锦绮、彩帛。 (《太宗实录》卷 204)

(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上认天下僧道多不能经典,而私簪剃,败辱教门。命礼部定通制: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者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还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许出家。若寺观住持不检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礼部榜谕天下。(《太宗实录》卷 205)

(永乐十七年九月)丙辰,卿云见。钦天监言:占书,卿云喜气也,太平之应。又曰:天子孝,则卿云见,君圣臣贤,天下顺心,则日旁气如龙凤,兹实上瑞。行在礼部请率文武百官上表,敕免之。

(《太宗实录》卷 216)

永乐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上谕礼部臣曰:“日食,天变之大者,况在正旦,永念厥咎,凜焉于心,卿等宜各修厥职,以匡辅不逮。”是日,免贺礼。(《太宗实录》卷 245)

(洪熙元年二月乙卯)以旱得雨,封大青龙神为弘济大青龙神、小青龙神为灵显小青龙神,赐名所居山为翠微山,命礼部:岁以春、秋仲月,遣顺天府官致祭……盖平侧门外三十里卢师山有潭,世传有大小二青龙出没不时,遇旱致祷,辄雨,命刘渊然等祷皆不应,遂即是祷焉,雨随注。故有是命。(《仁宗实录》卷 7 上)

(洪熙元年七月)甲戌,上念霖雨伤稼,遣中官雷春祭大小青龙之神,祈霁。明月霁,复遣春祭谢之。(《宣宗实录》卷 3)

(宣德元年正月丁酉)正一嗣教真人张宇清,欲求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而难于自奏。行在礼部侍郎胡濙代为之请,上曰:“僧道度牒,祖宗有定制,无托人请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尔以朕意谕之。”(《宣宗实录》卷 15)

(宣德元年六月)己卯,进封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谦守静洞玄真人张宇清为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从礼部尚书胡濙奏请也。(《宣宗实录》卷 18)

(宣德二年九月戊戌)行在大理寺奏决重囚,言:汾州民粗知医,用药无效,怒其乡人,求他医用咒咀术杀之,法当斩。上问:“不枉之否?”对曰:“皆有左验。已伏罪。”上曰:“医术本在活人,不能其术,乃为邪术杀人。然咒咀亦岂能杀?但其心当诛,诛之如律!”(《宣宗实录》卷 31)

(宣德二年十二月庚午)行在礼部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处不许滥收。俟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度牒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能经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五年考试给与。”从之。(《宣宗实录》卷 34)

(宣德三年三月戊子)封张懋丞为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领道教事。懋丞,故真人宇清之侄。宇清无子,以懋承嗣,行在礼部为之请封,故从之。(《宣宗实录》卷 39)

(宣德三年四月)丁丑,总兵官都督谭广奏:天下郡、县俱设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坛,春秋祭祀,为民祈福;宣府久置军卫,而无

坛所，近年风雨不调，人多疾病，请如郡、县立坛致祭。行在礼部言：有司祭山川等神，宣府边卫，似难比例。上曰：“奉祀神明，为人祈福，军卫独非吾人乎？其准所言，令于农隙之时为之。”（《宣宗实录》卷41）

（宣德三年六月丁酉）行在礼部奏：比者，天下僧道行童至京请给度牒，动以千计，而神乐观、太和山、五台山为多。上曰：“祖宗之制。度僧道有定额，今神乐观、太和山、五台山或不及额数，宜审其不违例者给之，余皆勿给。”（《宣宗实录》卷44）

（宣德三年八月丁丑）给云南曲靖军忆府土僧善清等二百人度牒。初，清等诣阙请度牒，行在礼部言：旧例五年后考试，然后给。上曰：“彼来自万里外，可不拘常例与之。”（《宣宗实录》卷45）

（宣德四年四月辛卯）上以久旱无雨，遣太子太保、成国公朱勇祭大、小青龙神……祭毕，大雨，数日乃止。（《宣宗实录》卷53）

（宣德四年六月丁亥）申明妇女出家之禁。时顺天府大兴县真元观女冠成志贤等诣行在礼部请给度牒。礼部言：太宗皇帝时命尼姑绌还俗，今成志贤等亦宜遣还父母家。上命遵先朝令，仍严妇女出家之禁。（《宣宗实录》卷55）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当食，阴雨不见。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以为即同不食，请率群臣上表贺，上不许。（《宣宗实录》卷69）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戊戌，文武群臣以舍誉星见上表贺。时行在钦天监奏：舍誉星见九牛星傍，如弹丸大，今候至十夕，其色愈黄白、光润。谨按占书曰：“人君施孝德、兴礼乐，而人民和悦、夷狄奉

化、外国来朝，则舍誉星见。于是群臣上表称贺。 （《宣宗实录》卷74）

（宣德七年三月）甲申，以久不雨，遣顺天府尹李庸祭大、小青龙之神。 （《宣宗实录》卷88）

（宣德七年七月）乙酉，平江伯陈瑄言：“高邮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载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时人，其天性忠实聪明，死而为神，屡昭灵感，累封至灵应，侯典庙额曰：‘康泽’。至今其神有灵，凡有人祷之者，若果虔诚恳祷，舟行无没溺之患，旱漠有甘澍之应，请令有司春秋祭礼。”上谓礼部尚书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应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应，其令有司以时致祭。” （《宣宗实录》卷93）

（宣德八年正月）癸未，上闻各监局有小内使多为僧人所惑，有长素食者，亦有潜逃削发为僧者。召监局之长谕之…… （《宣宗实录》卷98）

（宣德八年三月甲寅）上以久不雨，遣成国公朱勇祭大、小青龙神。 （《宣宗实录》卷100）

（宣德八年闰八月）乙未，行在礼部尚书胡濙言：“钦天监奏景星见，臣考之占书，天子至孝、任贤使能、海内观悦、制作合天，法令清明，则景星见。今睹斯瑞，实皇上圣德，海宇太平之应，请偕文武群臣上表贺。”上不许。 （《宣宗实录》卷105）

（宣德九年十月）癸卯，行在礼部尚书胡濙言：“总兵官都督谭广于宣府建弥陀寺朝玄观，请度官军之家幼童为僧道。臣切见洪武中不许军匠、灶站、违碍之人出家，今广所言，非旧制。”是曰：“宣

府边地，官军家属正当勤耕稼、精武艺、固封守，以攘外夷。为僧道何益？昔南唐特曹彬攻城急，城中尽召诸僧，令与军民背诵佛救护，竟不免败亡。此事足为明戒。况祖宗旧制其可违乎？若寺观已完，欲僧道守之，则于他郡邑分与之。”（《宣宗实录》卷114）

(宣德九年十二月丙午)有僧自陈欲化缘修寺,祝延圣寿者,上斥之。既朝罢,顾谓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寿,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国绵远,其时岂有僧道?岂有神仙之说?奏皇汉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验可见矣。世之人终不悟,甚可叹也。”(《宣宗实录》卷115)

(宣德十年五月)癸酉,遣官祭山川城隍,及房山县龙潭等神。时天久不雨,房山民言:其县北七十里龙潭,历宋元以来祷雨即应。故遣官祭之。 (《英宗实录》卷5)

(宣德十年七月丁亥)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奏：“比奉旨，省冗费以安养军民。今京师诸寺，法王、国师、番僧尚有四、五百人，其供费浩繁，宜量数存留。余悉遣回本土。”上以为然，令俟来岁议行。(《英宗实录》卷7)

(宣德十年十一月)壬申,妖贼缘旭林等伏诛。旭林,江西吉水县僧,妄谈祸福,至安福县武功山,见妇人匡氏亦依托佛法以惑众,旭林遂与为夫妇,至南京以符水治病,言已有玉印、刀剑俱辛天君付与者,用黄纸写坐殿字,从者,授以官爵。入东安门,为守卫者所诘,旭林等以刀剑作伤之,官军追至东华门擒获,械送京师。上命法司鞠实,诛之。(《英宗实录》卷11)

(宣德十年十一月戊子)禁僧道私自簪剃,及妄言惑众者。从给

事中李性言也。 《英宗实录》卷 11)

(宣德十年十二月己亥)妖贼张普祥伏诛。普祥,真定卫军,以妖书惑众,潜居井陘县,自号七佛祖师。遣其党往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处度人……上命廷臣鞠实,诛之。 《英宗实录》卷 12)

(正统元年五月丁丑)减在京诸寺番僧。 《英宗实录》卷 17)

(正统元年八月)庚午,河南布政使李昌祺言三事……近者,禁约僧尼,诚为为厚俗首务,比见河南各府、县、卫所有军民、男妇自称端公师婆,托神惑众。人有疾病者,不事医药,惟饮符水,以故死常八、九。伤人坏俗,有甚僧尼。乞严禁治,再犯及邀请、容隐者悉罪之……上嘉之,命行在礼部会官议行。 《英宗实录》卷 21)

(正统二年正月)丁巳,遣行在工部尚书李友直祭告潞河之神,以堤岸冲决,欲兴工修理也。 《英宗实录》卷 26)

(正统二年二月)戊寅,监洮卫番僧完卜割巴坚藏等贡马及佛像、舍利。 《英宗实录》卷 27)

(正统二年三月丁未)行在僧录司奏:两京敕建寺多,僧少,欲将大功德等寺自宣年间以后收养行童,不拘原额,请给度牒。上命行在礼部试之,既而尚书胡濙等官试中僧童丁源等四千三百六十六人,颇通梵语,俱准给之。 《英宗实录》卷 28)

(正统二年三月己酉)命襄城伯李隆祷于大江之神。以南京龙江关等处堤岸屡决故也。 《英宗实录》卷 28)

(正统二年三月庚戌)行在工部奏:要儿渡口修堤已完,又新开河,人甚便之,乞令武清县复民三十家,常巡视其堤,毋致倾坏。且立神庙以镇之。上从其请,赐神号为:通济河之神。 《《英宗实录》卷 28)

(正统二年四月)己巳,建广西南宁府横州僧正司、云南楚雄府定远县僧会司。 《《英宗实录》卷 29)

(正统二年六月乙亥)云南晋宁州学正杨茂言:本州郭外地名塔墩有大树,颇怪异,居人因之祈祷辄应,因号为塔墩圣母,目其树为神树。永乐中,大风折其树,军人陈福海锯以为板,内有神像,戴冠执简,容貌如画,人皆惊异,立祠以祀,乞加封号。上谓行在礼部臣曰:“淫祀徼福,非礼也,其止勿听!” 《《英宗实录》卷 31)

(正统三年正月)丙午,遣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祭朝阳门之神;侍郎李庸祭东真门之神,以将营建城楼故也。 《《英宗实录》卷 38)

(正统三年三月)癸巳,以建朝阳、东直二门城楼,遣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侍郎邵旻祭司工之神。 《《英宗实录》卷 40)

(正统三年六月辛酉)有僧,尝因旱干,积薪欲自焚请雨,火举而走。既而获之。发龙门充军,至是脱归,得一铜印以献,辄沿街大呼,谓所献乃紫金印,复有金锁甲,在泰山之颠。巡逻者擒之,法司论妖言当斩。上以此妄男子何足罪?命械复原伍。 《《英宗实录》卷 42)

(正统三年六月)丁卯,遣官祭大、小青龙之神,以久不雨故也。 《《英宗实录》卷 43)

(正统三年六月丁丑)诛子杀父、妻杀夫者。初,行在刑部尚书魏源以雨泽愆期,苗稼枯槁,有觖群黎秋成之望,乃上是狱,以为此极人伦之大变,积久不诛,无双雪其父与夫之冤,有伤天地和气,灵旱之生,其殆由是。上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录,诛之。 (《英宗实录》卷 43)

(正统三年八月戊午)修理京城门楼河桥工毕,遣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工部侍郎李庸、邵旻分诣各门祭司工之神。顺天府尹姜涛祭北京城隍之神。 (《英宗实录》卷 45)

(正统三年八月)壬戌,遣官祭山川城隍等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45)

(正弘三年九月)丁未,以修西中门工毕,遣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祭司之神。 (《英宗实录》卷 46)

(正统三年十二月,乙卯,以葬卫恭王,遣官祭石景山之神。 (《英宗实录》卷 49)

(正统四年三月)辛未,上以久不雨,遣官遍祈在京寺观、祠庙神祇。 (《英宗实录》卷 53)

(正统四年六月)丁酉,以京畿大水,遣官祭告吴天上帝、后土皇地祇。 (《英宗实录》卷 56)

(正统四年八月)庚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言:“伏睹制诏以灾沴数见,引咎自责,且令臣等诚心体画,以回天意。窃惟皇上

嗣位以来，省刑罚、蠲徭赋，敬天爱民之心至矣。夫出罪己之言，甘雨时降，陛五省躬引咎之心，即成汤之心也。按《洪范》传曰：四时毕差，七曜紊度，水旱愆期，终岁若此，君之过也；四时间有不调，七曜时或紊度，月中之疵，臣之过也。今不幸而有灾沴，水旱之变，然或四方间有，四时间见，盖一月之咎，大臣之过耳。臣者，自揆疏庸，昧于理道，误被恩私，叨滥至此，天降谴惹，罪责有归。伏乞圣明鉴察，诸大臣中如臣之比，素无才德，忝居其位者，悉行罢黜，放归田里。庶几天意可回，灾变可息。”上以其章示诸大臣，令各飭躬思过，以诚感天，毋事虚文，以应故事。（《英宗实录》卷 58）

（正统四年十一月辛未）山东按察司副使王裕奏：“东岳泰山为五岳之宗，礼典所重。近年以来，四方愚民，登山烧香，舍身跳崖，毁伤肢体，秽恶褻渎，有伤和气。请令巡按御史、按察司泰安官，严加禁约。”从之。（《英宗实录》卷 61）

（正统五年二月）壬午，进士张谏言：“僧道之数，已有定额，近因希求请给，数千百众奄至京师，非寄迹寺观，即潜住民间，黄冠缙服用布满街市，究其所学，无益于国，而所食悉出于农。且今饥馑之年，尤宜痛加裁抑……”事下行在礼部议：“僧道依太宗钦定额数给度，其恃顽潜隐民间事，并罪窝家。”从之。（《英宗实录》卷 64）

（正弘五年六月）乙酉，行在礼部言：“今岁剃度僧道，天五僧童至者三万七千有奇。”有旨：“止度一万余，令俟后再度。道童先至者二千三百，俱度矣，今至者又二千五百，宜令俟后再度。”上曰：“僧道旧有定额，今所度已滥甚，未度者，姑已之。”（《英宗实录》卷 68）

（正统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给人曰：“我建文也，张天师言我有四十年苦，今为僧期满，宜亟还邦国。”以

黄纸为书，命其徒清进持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执送总兵官柳溥，械至京，会官鞠之，乃言真姓名为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历游两京、云南、贵州，至广西。上命锦衣卫锢禁之，凡四逾月，死狱中。其同谋僧十二人，俱谪辽东边卫。（《英宗实录》卷 73）

（正统六年正月）庚子，行在礼部尚书胡濙奏：“今年正月朔午刻日当食，皇上敬谨天戒，预敕群臣救护，至期天气晴朗，太阳正中，无纤毫之亏，此盖皇上至仁大德上格于天，是以当食不食，礼宜庆贺。”上曰：“上天垂眷君臣，当益加敬慎，不可怠忽，庆贺礼免行。”（《英宗实录》卷 75）

（正统六年四月己巳）禁僧道伤败风化及私创寺观。先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彭勛言：“近年以来，民无儋石之储，亦或修斋设醮，富者尤争事焉，以致释道日兴，民贫愈甚。夫人之为恶，明有天讨，幽有鬼责，今日皆因斋醮而消灭，岂理也哉？！……乞敕大臣会议，行移天下，凡僧尼未度者，悉令归俗。民间男、妇无子、年近五十以上，愿出家者，许其落发入寺为僧、为尼，随例给度。其寺庵原系丛林有佛像者，许其修整；非丛林者，不许创立。容留之人，务要置立板牌，挂于山门，备写籍贯、年甲，使人周知。仍行都察院备榜禁约，不许官民之家修斋设醮，求福利以崇不经之典，如此则风俗自淳，治化兴行，为千万世之盛美矣。”上览之，谕濙等曰：“释老俱以清静为教，近年僧道中多有坏乱心术、不务祖风、混同世俗、伤败风化者，尔都察院即遵洪武旧例，再出榜各处禁约，违者，依例罪之，不恕！新创寺观，曾有赐额者，听其居住，今后再不许私自创建。”（《英宗实录》卷 78）

（正统六年闰十一月）丙寅，命礼部遵太皇太后懿旨，度僧一千

名。 《英宗实录》卷 86)

(正统七年四月庚戌)有祈福济湊庙,得诗于水中者,远近争传诵之。巡抚、少卿于谦奏:“事当杜渐防微,往者,妖贼张普祥假佛法诳愚民,倡乱,今军民祈福济湊,岁以万数,恐萌祸端,遂收得诗者以闻。”上是之,令械其人赴京鞠治。 《英宗实录》卷 91)

(正统八年四月)庚子,上以久旱,遣英国公张辅祭告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成国公朱勇祭告太社、太稷;礼部尚书胡濙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湊山川之神。 《英宗实录》卷 103)

(正统八年五月)壬午,诏曰……今年五月二十四日,雷震奉天殿鸛吻,上天垂戒,朕甚惧焉,省躬思过,勉图自新。尚资文武群臣协恭职业,以匡朕不逮…… 《英宗实录》卷 104)

(正统八年七月辛巳)守备独石都督同知杨洪言:“云州堡之西冲有金间山崇真宫者,其神往往能出光怪,致灵验。去秋,臣巡徼至东凉亭,猝遇虏寇五百余骑,彼此相持,虏势张甚,臣默祷于神,虏随遁去,竟全师而还,遂以私钱修饰祠宇,今已毕事,乞赐敕额及道流住持。”上赐名为云真观,命度道士往主之。 《英宗实录》卷 106)

(正统八年十一月)辛未,河南汝州人张端,已寓湖广均州,更名清,古潭假佛法,扇众谋为乱。谓宁山已卒,张清乃紫薇星降生,推以为主,余皆青衣童子,诸星象可为,将期甲子岁于光化县九龙岗起事。 《英宗实录》卷 110)

(正统九年三月)乙丑,以雨雪愆期,遣官祭天地、社稷、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湊之神。 《英宗实录》卷 114)

(正统九年四月庚辰)上以雨泽愆期,遣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官遍告于寺观城隍及大、小青龙之神。 《(英宗实录)》卷 115)

(正统九年八月)乙巳,上亲告于六庙太皇太后、皇祖考仁宗昭皇帝、皇考宣宗章皇帝曰:“兹者,今月二十五日早,雷震奉先殿鸱吻,是盖祁镇秉德不美、政事有乘,以致上天示警,祖先弗安,祁镇不胜惶惧之至,谨用祭告慰安圣灵,勉图修省,以回天意。”并遣官祭告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 《(英宗实录)》卷 119)

(正统九年十二月壬戌)以甘肃大风昼晦,遣总兵官、宁远伯任礼致祭境内山川之神。 《(英宗实录)》卷 124)

(正统十年正月甲午)时太仓屡火,遣户部尚书王佐祭火神、左侍郎姜溥祭太仓之神。 《(英宗实录)》卷 125)

(正统十年三月)甲申,上御左顺门,召礼部尚书胡濙等谕之曰:“洪武以来,寺院奄观已有定额,近年往往私自创建,遇有损坏,许令修理。今后不许创建,敢有故违者,所在风宪官执问,治以重罪。若纵容不问,一体究治不宥。” 《(英宗实录)》卷 127)

(正统十年三月)丙申,四川道士季太濛私习《六甲阵图》等书,且自为奏疏,令其徒上之。有将星失色于层霄、列曜少明于广汉、明臣失位、良将无权等语,有司执送京师法司,坐妖言,当斩。从之。 《(英宗实录)》卷 127)

(正统十一年二月)辛酉,以异气现于华盖殿金顶,及奉天殿鸱吻之上,上遣官昭告于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 《(英宗实录)》卷

(正统十一年二月辛酉)礼部尚书胡濙等奏:请出给僧、道度牒。上命在外府、州、县悉遵永乐间定额,惟南京度僧五百人,北京度僧一千人。 (《英宗实录》卷 138)

(正统十一年五月庚寅)给龙虎山上清紫微宫院道童徐孟卿等二百五十九人度牒。从真人张元吉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141)

正统十一年六月丁酉朔,给赐贵州《会诵心经》并《法华经》,及能瑜伽法事者土僧童四十九名度牒。 (《英宗实录》卷 142)

(正统十三年二月巳未)修大兴隆寺。初,名庆寿,在禁城西,金章宗时所创。太监王振言其朽敝,上命后军民万人重修,费物料巨万。既成,壮丽甲于京都内外数百寺。改赐今额,树牌楼,号:第一丛林。命僧作佛事,上躬监幸。 (《英宗实录》卷 163)

(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上以久旱,遣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宋勇等官祭告在京寺观、祠庙及大、小青龙之神、西南龙宫山龙潭之神。 (《英宗实录》卷 166)

(正统十三年十一月)辛卯,陕西弘觉等五寺国师 思巴锁南等遣刺麻领占茂卜等、弘庆等六寺申冲等、二簇刺麻锁南扎西巴等,来朝贡佛像、舍利、铜塔、驼马,赐以钞币。 (《英宗实录》卷 172)

(正统十四年三月癸巳)江西龙南县贼蔡妙光,假以妖术惑众,纠聚二百余人,伪称天生帝主、东殿国王等号,攻破龙南县治。 (《英宗实录》卷 176)

(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国子监生姚显言。“居中国者，不可从夷狄行；王道者，不可尚异端……三代未有佛法，皆享国长久，三代而下始有佛法，事佛愈至，得祸龙惨，若梁之武帝、唐之宪宗是也。朝廷修大隆兴寺，侈极壮丽，京师谣曰：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又将崇国寺杨禅师尊为上师，仪从同于王者，坐食膏粱之美，身披锦乡之华，视君上如弟子，轻公侯如行童。自此之后，天灾屡见、胡虏犯边，太上皇帝被留贼庭，国师僧众谈笑自若。臣愿陛下令上师同僧人仗佛威力，前往贼庭，化谕也先，送驾还京。庶可佛护国之力，以彰尊崇之效。不然则佛不足敬信矣！今后再不许崇尚佛教，实万代之法也！臣每思驾在沙漠，不胜哀痛，敢效一言，不知万死。”事下礼部议行。 《《英宗实录》卷 183》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庚戌)宣府亡卒孟普原自言：尝梦玉帝释迦佛，谓己乃紫微星，当为帝，灭也先。为人所发，命诛之。 《《英宗实录》卷 186》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乙亥)是日，上皇在虏营……时虏每夜见上皇御帐，火光隐隐，若黄龙交腾其上，大惊异也。 《《英宗实录》卷 186》

(景泰元年三月丁卯)以天久不雨雪，分遣大臣于京都各祠庙、寺观祈祷。从太子太傅、礼部尚书胡濙奏请也。 《《英宗实录》卷 190》

(景泰元年五月乙卯)吏科给事中翟敬等奏：“切见去冬无雪、今春不雨，加以星变月食之异，是皆刑狱失平之象。且昨者，虏寇逼犯京师，人民奔窜，委弃财产，贫迫者，因而窃取，及事平之后，捕擒论拟强盗，岂不致伤和气。请自正统十四年十月至景泰元年正月，

有虏寇之时，其犯强盗等罪者，会审明白，悉从宽减。”奏下三法司、锦衣卫、六科给事中审录以闻，由是得减死者颇众。（《英宗实录》卷 192）

（景泰二年二月庚寅）钦天监正皇甫仲和上疏言：“土星犯上相星，逆行太微垣，此上天垂戒，伏望皇上日新圣德，仍敕文武群臣，各加修者，以回天意。”帝言：“上天仁爱垂象警戒，朕当省悔。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院计议宽恤条例，以闻。”（《英宗实录》卷 201）

（景泰二年四月乙未）度天下府、州、县僧一万八千九百二人。（《英宗实录》卷 203）

（景泰二年六月戊辰）户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言：“窃见今春土星入垣，近日太白昼见，今又日食于朔旦，夫岂无其故哉。其必纪纲不振、法度纵驰而臻之也。伏望皇上敬天、法祖、保邦、致治，君臣同心，务敦实行，则天变可消。”（《英宗实录》卷 205）

（景泰二年六月）甲申，遣工部右侍郎张敏、左通政乐恽、侍讲学士刘铉，分祭东岳泰山济渎及金龙口黄河之神。以河决及漕渠水浅也。

兵科给事中叶盛言：伏见向来天降灾异，或土星犯上相、逆行太微垣；或太白昼见；或日食。臣窃惟天人之际，象不虚发，其要在于君臣上下修德、务实，则可以转祸为福、易危就安。（《英宗实录》卷 205）

（景泰三年二月）壬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江渊奏：近春以来，京师雨雪连绵不已，此盖恒寒之罚。刘向曰：凡阴，雨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象也。兹当仲春、少阳用事之时，而寒

气胁之，古占，以为人君刑法暴滥之象……（《英宗实录》卷 213）

（景泰三年五月癸巳）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奉天门，有一人自外径入，执红棍击香亭曰：先打东方甲、乙木。内使执之，命付锦衣卫。（《英宗实录》卷 216）

（景泰三年九月辛卯）敕谕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以太牢致祭于朝宗、顺正、惠通、灵显、广济河伯之神，曰：“朕为民牧，神为河伯，皆上天所命。今河水为患，民不聊生，伊谁之责？固朕不德所致，神亦岂独辞？必使河循故道，民以为利而不以为患，然后各得其所，而俯无所愧。专俟感通以慰悬切。”（《英宗实录》卷 220）

（景泰三年九月丙申）会昌伯孙忠卒。忠字主敬，山东邹平县人。……幼尝病咽喉，父甚忧之。夜梦神人告曰，“上帝以汝有阴鹭，命医汝儿。”既觉，闻忠口果有药香，遂愈。（《英宗实录》卷 220）

（景泰三年冬十月己丑朔）遣中官祭河井之神。（《英宗实录》卷 222）

（景泰三年十一月）丁卯，帝以仁宗昭皇帝音容见于梦中，未御衮服，遂制衮服一袭，遣太监尚义祭告于献陵，献而焚之。（《英宗实录》卷 223）

（景泰三年十二月）丙辰，遣工部左侍郎赵荣祭河泊之神，以疏浚东昌、沙湾河道故也。（《英宗实录》卷 224）

（景泰四年二月乙未）以沙湾累修累决，诏加封河神为朝宗、顺

正、惠通、灵显、广济大河之神，命巡抚山东刑部尚书薛希琰以太牢祭之。（《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戊戌）遣顺天府官祭先农之神。（《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三月）丁丑，遣官祭告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曰：“祁钰恭承大命主宰华夷，负荷不胜，积愆深重，宵旰悔省俊改，无由爰致身心，每欠安顺，天时人事垂戒甚明，起居尤惶，震惊无措，仰祈洪造，特赐矜怜，俾图自新，获趋康泰。”（《英宗实录》卷 227）

（景泰四年夏四月戊子朔）遣中官祭司灶之神。（《英宗实录》卷 228）

（景泰四年夏四月庚戌）命灌顶大国师沙加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灌师国师镇南释刺为灌顶大国师，赐之诰命。（《英宗实录》卷 228）

（景泰四年五月）己巳，乌思藏尊胜等寺喇嘛观音朵鲁只等来朝，贡佛像、舍利方物。（《英宗实录》卷 229）

（景泰四年六月辛卯）遣中官祭中溜之神。（《英宗实录》卷 230）

（景泰四年六月壬辰）加封国师班卓儿藏卜为灌顶清心戒行大国师，赐以诰命。（《英宗实录》卷 230）

（景泰四年秋七月丙辰朔）遣中官祭司门之神。（《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己未)升番僧舍利藏南渴领占俱为乌都纳。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秋七月)壬戌,遣太保宁阳侯陈懋告于昊天土帝、厚土皇地祇……。安远侯柳溥告于太社、大稷之神,武清侯石亨告于风云雷雨山川之神…… (《英宗实录》卷 231)

(景泰四年九月)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32)

(景泰四年九月)乙卯,加水神肖公封号为水府灵通广济显应英佑侯神。 (《英宗实录》卷 233)

(景泰四年十二月壬子)岁暮,遣太常寿宫祭五祀之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36)

(景泰五年春正月戊午)孟春,遣中官祭司户之神。 (《英宗实录》卷 237)

(景泰五年八月庚子)命番僧领占维竹绰巴藏卜为禅师,喇嘛坚槃领占为都纳,俱赐敕命。 (《英宗实录》卷 244)

(景泰五年冬十月)甲申,遣中官祭司工之神。 (《英宗实录》卷 246)

(景泰六年闰六月丙辰)乌思藏南林叱寺喇嘛克矣失贡舍利,赐宴并彩币等物。 (《英宗实录》卷 255)

(景泰六年八月)己未,祭太岁、山川等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57)

(景泰六年十月)甲寅,以是冬无雪,令百官致斋三日,分遣大臣以香帛祷于天地、社稷、山川及诸观宫、寺、庙。 (《英宗实录》卷 261)

(景泰七年春正月丁亥)大隆福寺修佛会,有回回速来蛮法,狂持斧八寺砍众僧头,一僧死。遂上佛殿,放火烧毁佛经,并坏门窗等物,捕获斩之。 (《英宗实录》卷 262)

(景泰七年六月)辛丑,礼部奏:“南京神乐观奏供祀乐舞缺人,先选南京道录司无过疾道士三十八人补数供祀者,宜就令收乐舞生。”从之。 (《英宗实录》卷 267)

(景泰七年六月)丙午,遣中官祭中溜之神。 (《英宗实录》卷 267)

(景泰七年六月癸未)大隆善寺灌顶国师西天佛子沙加言:“比年,法司论僧道罪无轻重,悉断送还俗,乞如永乐、宣德间例,情重者,断还俗;情轻者,轮赎复业。”事下法司议:“僧道犯罪轻重,悉断还俗,乃律之正条。永乐、宣德间或有令赎罪复业者,特出一时事例。”议上,命仍如律断之。 (《英宗实录》卷 267)

(景泰七年秋七月)辛巳,命西番净修弘智灌顶大国师南舍刺为净修弘智灌顶大国师西天佛子,广通精修妙慧阐教西天佛子大国师沙加为广通精修妙慧阐教弘慈大善法王,刺嘛占巴失为崇修善道国师,加弘善妙济国师舍刺已为灌顶弘善妙智国师,俱赐诰

命。 （《英宗实录》卷 268）

（景泰七年八月戊戌朔）遣保定侯梁瑶祭无寿山后土及司工之神，以营建山陵香殿故也。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八月）庚戌，祭山川城隍等神。遣旗手、卫官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69）

（景泰七年九月）己巳，以南京修建山川坛于是日兴工，命附马都尉赵辉等官祭告天地、风云、雷雨、岳镇、海渚、山川及司工之神。

（《英宗实录》卷 270）

（景泰七年十月）己亥，命番僧札失尾则儿班，竹儿星吉俱为左觉义，桑儿结巴已为右觉义，锁南班卓儿，锁南坚槃、锁南舍刺远丹罗竹、锁南札南葛藏卜俱为都纲，给印并赐敕。升道士孙道玉为右至灵，喻道纯为左玄义，度道童五百人。 （《英宗实录》卷 271）

（天顺元年二月癸卯）命郕王所封弘慈大善法王沙加复为灌顶大国师，其灌顶大国师班卓儿藏卜等皆复为国师。 （《英宗实录》卷 275）

（天顺元年六月）甲午，乌思藏南连查等寺喇嘛、番僧、庵配等束朝，贡璫等物。赐宴并彩币、衣服有差。 （《英宗实录》卷 279）

（天顺元年六月）乙巳，上亲告于昊天上帝，曰：“兹者星文示变，首犯营室，占者谓咎在母后，维以暴风雷雹拔林破屋，遂致奉天门吻牌摧毁。占者谓政有阙失，臣祁镇省躬思罪，深疚于众，伏望天慈，俯赐矜佑，转灾为福，上延母后之寿年，下恕微臣之罪过……”

（《英宗实录》卷 279）

（天顺元年秋七月）丁卯，上躬祷于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曰：“恭惟皇天眷命，复承大统，深思负荷之难，惟以不胜是惧。即位以来，灾异屡现，星变不清，烈风震雷，拔树坏屋，午门吻牌摧毁，承天楼被灾，臣祁镇观此变异，不胜惊惶……”（《英宗实录》卷 280）

（天顺元年八月）甲午，上躬祷于昊天上帝，词曰：“兹者慧星出现于今两月，光芒尚在，垂变不消，必阙失之政未更，乘违之行未改，罔答天谴以致如斯……”（《英宗实录》卷 281）

（天顺元年八月乙巳）升道录司左正一部以正为悟玄养素凝神冲默阐微振法通妙真人，仍掌道教事。（《英宗实录》卷 281）

（天顺元年八月）丁未，祭山川城隍等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英宗实录》卷 281）

（天顺元年八月戊申）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赐诰命。（《英宗实录》卷 281）

（天顺元年九月）丁丑，乌思藏等处喇嘛番僧温卜圆全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赐宴并彩段、表里等物有差。（《英宗实录》卷 282）

（天顺元年十二月戊戌）陕西西宁卫刺麻札思巴藏卜、乌思藏番僧坚咎绰竹等贡马并方物、铜塔佛像。（《英宗实录》卷 285）

（天顺元年十二月）壬子，上以冬不雨雪，宫中自祷于天地、社稷、山川。分遣大臣遍祷宫观、祠庙诸神。（《英宗实录》卷 285）

(天顺二年春正月)癸未,乌思藏等处喇嘛番僧藏完等、西宁弘觉寺国师札思巴镇南等……来朝,贡铜佛方物。赐宴并彩币、表里等物有差。 (《英宗实录》卷 286)

(天顺二年闰二月癸酉)时上不豫,遣皇太子见濡昭告昊天上帝…… (《英宗实录》卷 288)

(天顺二年夏四月戊午朔)以久不雨,遣忠国公石亨等祭告天地、社稷、山川。 (《英宗实录》卷 290)

(天顺二年八月)癸巳,命修祖陵祠祭署。 (《英宗实录》卷 294)

(天顺二年八月)壬申,祭山川城隍等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294)

(天顺二年十一月)戊申,以冬不雨雪,命百官致斋三日。分遣大臣祷于天地、社稷、山川及诸宫观、祠庙之神。 (《英宗实录》卷 297)

(天顺二年十二月)乙丑,乌思藏番僧南刺师等献佛像等物,赐宴及彩币有差。 (《英宗实录》卷 298)

(天顺三年二月)丁丑,赐灌顶清心戒行国师班卓儿藏卜净戒、禅师班丹札思巴等诰命及镀金银印、袈裟等物。 (《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二月丁丑)陕西河州卫普纲寺禅师札失巴等、西宁

慈利寺喇嘛锁南等、西宁弘觉寺喇嘛领真藏卜来朝，贡马及佛像、舍利。赐宴及彩币、表里等物有差。（《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秋七月戊子）遣工部尚书赵荣祭司工之神，以是日于南城之西起造殿宇竖柱上梁也。（《英宗实录》卷 305）

（天顺三年八月）乙卯，遣南京守备魏国公徐承宗祭后土之神，南京工部尚书王永寿祭司工之神，以南京山川坛殿宇被灾命工盖造完毕也。（《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三年八月）己未，以皇陵正殿、斋宫、灵星门、白塔坟、殿宇等处渗漏损坏，是日兴工修理，遣附马都尉焦敬祭后土之神。（《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三年八月）壬戌，祭山川城隍等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英宗实录》卷 306）

（天顺四年二月庚申）追封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为大通法王，遣官赐祭。（《英宗实录》卷 312）

（天顺四年五月）癸未，礼部奏：“即今天雨不降，有妨农种，宜命在京堂上官于各寺观宫庙行香祈祷。”从之。（《英宗实录》卷 315）

（天顺四年秋七月壬寅）命乌答寺住持番僧朵儿只领占为灌顶国师，赐敕诰、银印、衣帽，温卜叱失言簇袭为国师，从礼部奏请也。（《英宗实录》卷 317）

(天顺五年五月乙卯)修山川月坛、南天门及神路。 (《英宗实录》卷 328)

(天顺六年二月)乙酉,上遣皇太子见濡昭告于七庙、太庙太后、皇考宣宗章皇帝曰:“近于本月十一日脚气复作,痛苦难堪,伏枕逾旬,不能动履,顾惟眇躬。仰承祖之托,主典神天之祀,万几所系,责任匪轻,而久旷视朝,实切尤惧。伏望列圣在天之灵軫念嗣孙,默垂保佑,清除灾咎,早获平安,庶得临朝勉从改务,以尽继承之责。谨以果酒用伸处告,伏惟鉴知。谨告。” (《英宗实录》卷 337)

(天顺六年夏四月)庚午,命番僧干月藏卜袞灌顶真修妙应国师,赐之诰命。 (《英宗实录》卷 339)

(天顺六年六月戊寅)追封已故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从其徒大国师札巴坚参请也。 (《英宗实录》卷 341)

(天顺六年八月)甲戌,祭城隍山川等神。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英宗实录》卷 343)

(天顺六年冬十月)丁亥,遣中官并太常寿官分祭各门并诸神庙之应祀者。 (《英宗实录》卷 345)

(天顺六年十二月庚午)凤阳大龙兴寺御制碑毁于火,至是僧肇常请树碑重刻,上从之,并赐之藏经。 (《英宗实录》卷 347)

(天顺六年十二月戊寅)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 (《英宗实录》卷 347)

(天顺七年二月)丙午,上谕内阁臣李贤曰:“近闻空中有声,此必上天谴告,命真人张元吉祈祷之,卿可为青词进来。”贤曰:“祷之亦可,然尤须自省以回天意。”上曰:“然。”明日,贤亦闻其声,奏曰:“臣考之于书,无形而有声者谓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则有此异。乞行宽恤之典,以消此变”。上览之曰:“此言正合朕意”。

(《英宗实录》卷 349)

(天顺七年秋七月癸巳)命番僧领占三竹袞净慧禅师,赐诰命。

(《英宗实录》卷 354)

(天顺七年十二月)乙酉,……乌思藏喇嘛闰内伯、陕西大崇教寺番僧坠的札失……等来朝,贡马及佛像、貂鼠皮、氍毹、香,赐彩币等物。 (《英宗实录》卷 360)

(天顺八年十二月壬辰)太监柴昇传奉圣旨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给诰命。道士乞恩膺、封爵缘、受赏自此始。 (《宪宗实录》卷 12)

(成化元年三月丙寅)乌思藏乌宗等寺寨番僧足都伯等、着丹高日等寺寨禅师星吉藏卜等、川各林等寺寨番僧畜藏等各来朝,贡氍毹等物。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英宗实录》卷 15)

(成化元年八月)丙戌,祭太少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渚、山川等神。

遣旗手、卫官祭旗纛之神。 (《宪宗实录》卷 20)

(成化元年八月)戊戌,命番僧且答儿黑巴为精勤善行国师。先是且答儿黑巴兄国师结卜以罪诛,至是番簇为请于朝,故有是命。

（《宪宗实录》卷 20）

（成化元年九月）戊辰，定乌思藏番僧三年一贡例……（《宪宗实录》卷 21）

（成化二年二月）辛巳，遣户部尚书张睿祭京都太仓之神。
（《宪宗实录》卷 26）

（成化二年冬十月丁未）西番禅师远丹藏卜为国师都纲，子为禅师……（《宪宗实录》卷 35）

（成化三年二月壬子）乌思藏木目等寺番僧三丹坚咎等来朝，贡佛像、马匹等物。礼部奏：“其故违三年一贡之限，辄由他道以来，所给彩段等物宜减常例以示戒。”从之。（《宪宗实录》卷 39）

（成化三年十乙月庚子）番僧法王札巴坚参、西天佛子札实巴、国师锁南坚参端竹也失、禅师竹星吉礼奴班竹以升职奏乞诰敕印章。与之。（《宪宗实录》卷 49）

（成化四年三月）乙亥，礼部奏：“西宁游僧枝尖恭尼麻绰失吉藏卜等贡敕往乌思藏阐教王等处，开谕回还，宜赐番僧衣、彩段、靴、袜以酬其劳。其随云徒众贡马。亦宜如例给赐。”从之。

乌思藏阐教王遣番楚芹坚剌等、阐化等王遣番僧领占把藏等各来朝，贡马及氍毹、佛像、舍利等物。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 52）

（成化四年夏四月）乙未，乌思藏番僧三竹藏卜等、陕西河州弘化寺番僧工哥端竹等、洮州藏撒寺下番僧板著等、岷州添郭等簇簇

头番人撒刺等各来朝，贡马及氍毹、佛像、明甲等物。赐彩段、钞錠等物有差。（《宪宗实录》卷 53）

（成化四年夏四月）辛丑，复以番僧都纲坚粦列为佑善衍教国师，赐诰命。（《宪宗实录》卷 53）

（成化四年夏四月庚戌）封西僧札巴坚参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札实巴为清修正觉妙慈普济护国衍教灌顶弘善西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为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失为净慈普济国师，俱赐诰命。（《宪宗实录》卷 53）

（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六科给事中魏元等言：“窃见今春以来灾异叠见，近日慧星又见于东方，光佛台垣，人心凶惧，皆阴盛阳微之证也……”（《宪宗实录》卷 58）

（成化四年冬十月）庚戌，礼部欲清理需僧及中国人冒充者。法王札巴坚参引永乐年间事例，请诏曰：“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非僧道食米者皆住支。”（《宪宗实录》卷 59）

（成化五年二月癸卯）赐西僧阐教王领占坚参叭藏卜诰命。（《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六年春正月）庚子，以湖广地震，遣官祭告境内山川。（《宪宗实录》卷 75）

（成化六年二月）甲戌，乌思藏把尔丹撒失地面番僧锁南札卒

等、岷州卫刺节等簇头番人柴答节等各来朝，贡马并佛像、毳毼、盔甲等物。赐彩段、表里等物有差。（《宪宗实录》卷76）

（成化六年十二月己酉）礼部以冬深无雪奏请大臣致祷，乃命武靖侯赵辅祭告山川之神。（《宪宗实录》卷86）

（成化七年春正月庚子）陕西西宁卫丹德寿番僧领占竹等、岷州卫朝定等寺番僧……等各来朝，贡马并佛像等物。赐彩段、宝钞等物有差。（《宪宗实录》卷87）

（成化七年夏四月甲辰）遣官谕祭净觉慈济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命工部建塔葬之。（《宪宗实录》卷90）

（成化七年夏四月）辛酉，礼部以家疫流行，请命大臣祈祷。上遣襄城侯李瑾……祭告山川等神。（《宪宗实录》卷90）

（成化七年夏四月丁卯）礼部奏：“南京江东南门外江水泛滥，崩颓北岸，损坏民居。请遣南京守备成国公朱仪祭告江神。”从之。（《宪宗实录》卷90）

（成化八年春正月乙卯）命陕西西宁普法寿妙善通慧国师锁南巴侄完卜锁南尔坚舒剌、慧慈弘应国师沙加星吉侄桑尔辇坚参、演教寿妙智广慧喇嘛阿节儿完卜端约藏卜各袭其叔原职。（《宪宗实录》卷100）

（成化八年二月辛未）命岷州卫番僧锁南藏卜侄著肖藏卜、西宁卫番僧锁南巴侄锁南尔坚剌、沙加星吉侄桑尔加坚参各袭国师职。（《宪宗实录》卷101）

(成化八年二月庚辰)命西宁地方宝经寺番僧桑加巴侄完卜桑尔加端竹、广教寺迦隆锁南巴侄完卜领真札失、吉祥寺锁竹锁占侄完目光继瓦坚咎、祝洪寺裸古普卜藏侄完卜罗竹坚判各袭禅师、喇嘛职。 (《宪宗实录》卷 101)

(成化八年九月庚戌)升番僧也舍坚聚教广化国师。 (《宪宗实录》卷 108)

(成化八年十二月)辛未,赐灌顶广善大国师乃耶室哩祭葬。 (《宪宗实录》卷 111)

(成化九年春正月庚戌)赐大慈恩等寺法王札实巴、灌大国师端竹也失班著藏卜、国师乳奴班丹加纳失哩诰敕、金印等物。 (《宪宗实录》卷 112)

(成化九年三月丙辰)礼科右给事中张铎等言:“今春尽不雨,谷麦无望,乞斋文武群臣沐修省,仍简命大臣祭告在京应祀神祇以祈雨泽。”上是其言,命文武群臣致斋三日,禁屠宰。遣大傅会昌侯孙继宗、抚宁侯朱永、丰城侯李勇祭告天地、社稷、山川,吏部尚书尹旻等分祷各寺观祠庙。 (《宪宗实录》卷 114)

(成化十年二月癸未)升觉义领占为灌顶大国师,札实藏卜为灌顶国师,都纲札实坚判为国师。 (《宪宗实录》卷 125)

(成化十年三月)庚子初,火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葬之。 (《宪宗实录》卷 126)

(成化十年冬十月)戊申,陕西洮州卫札失官寺禅师桑节藏卜等束朝,贡马及佛像等物。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134)

(成化十年十一月壬申)礼部尚书邹干等奏:“今秋少雨,至冬无雪,乞命大臣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之神。”上命禁屠宰三日,遣英国公张懋、保国公朱永、襄城侯李瑾祭告。 (《宪宗实录》卷135)

(成化十年一月壬申)陕西显庆弘化舍藏等寺番僧汪东藏卜等、四川乌思藏大乘法王遣番僧都纲刺瓦藏卜等各来朝,贡马及佛像等物。赐宴并彩段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135)

(成化十年十二月乙酉)升灵藏赞善王所遣进贡禅桑儿结藏卜为国师,并给诰命、印信。 (《宪宗实录》卷136)

(成化十一年二月壬午)西宁等处圆觉等寺番僧攀的藏卜、番人板的官等各来朝,贡马、驼及佛像等物。赐彩段、绢、钞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138)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壬午,以是冬无雪,命禁屠宰及文武百官致斋三日,遣英国公张懋、襄城侯李瑾、丰城侯李勇祭告天地、社稷、山川。 (《宪宗实录》卷148)

(成化十二年春正月庚申)命福建布政司官祭境内山川等神。时福建奏,自去秋八月以来,诸郡县疫气蔓延,死者相继,加之水旱盗贼,斗米百钱,民困特甚。武平等县复地震有声。礼部请专遣廷臣一人赍香帛,往祭其境内山川等神,以弭灾疫。诏遣布政司官行礼。 (《宪宗实录》卷149)

(成化十二年二月)己亥,五府六部等衙门、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尹旻等以南京灾异奉旨修省,上言:“臣等伏念皇上践阼以来十有三年,励精政务,宵旰靡遑,孝敬仁诚,歆于郊庙,宜乎四时顺序,诸福毕臻。奈自去年以来,当寒而焕天不雪、河不冰;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今春应暖而寒,山川复冻;当三阳交泰而南京地震;当南郊将事而昼夜烈风;仲春朔望日月皆食,阴阳戾而灾变频,兹岂无因?惟天人一理,君臣一体。宋仁宗尝言:人君惧无而修德,犹人臣畏法而自新,臣自新则君恕解,君德修而天意回。皇上念祖宗创业之艰,体天心仁爱之至,崇正黜邪以安静宫禁,亲贤远佞以慎惜名器……” (《宪宗实录》卷 150)

(成化十二年夏四月)壬辰,初,礼部奏行度天下,僧道一应凭有司文册以杜冒滥。 (《宪宗实录》卷 152)

(成化十二年五月)庚申,以久旱命顺天府官祷于都城隍之神,从礼部尚书邹干等奏也。 (《宪宗实录》卷 153)

(成化十二年秋七月)辛酉,遣太常寺少卿刘岌致祭于京都城隍之神,曰:“自七月初九日以来,妖物夜出,四散啗人,城中军民惊骇不安,兹固朕德政有缺所致,然与示神不能无责,且神血食兹土惟人所依,人之祸福惟神是降。今居人罹灾,朕惕然尤惧,神独忽然无动于心乎?是用遣祭以伸虔祷,惟神大振威灵,殄此妖物,俾京城安靖无复惊疑,庶神之责以尽,而朕之心少宁矣。 (《宪宗实录》卷 155)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大隆善护国寺灌顶大国师,大能仁寺觉义结瓦领占升禅师、锁南舍辣升右讲经,

龙兴寺僧继科升僧录司觉义……（《宪宗实录》卷 159）

（成化十三年夏四月庚子）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大隆善护国寺住持定常、龙华寺住持圆和俱升僧录寺右觉义，玄极观住持经宗浩升道录司右玄义。（《宪宗实录》卷 165）

（成化十三年夏四月壬寅）礼部言：“自去春以来，各处灾异迭见，占候应验，具载史籍，历历可考。盖天心眷爱国家之至，故谆谆警告之不已，君臣上下乌可不交修以答天变哉？伏望皇上远法帝王之要道，近守祖宗之成规，盖加警厉以修省于上，仍飭群臣盖加以惕厉修省于下；省刑罚以布仁惠，节财用以广储蓄；抒民力之所可抒，罢未作之所可罢。又灾异见于各处，或因山川鬼神有所不宁以致之，其岳镇海渎并钟山之神，俱宜遣官致祭”。（《宪宗实录》卷 165）

（成化十三年夏四月）己酉，以京师旱，命顺天府府尹邢简祷于都城隍之神。（《宪宗实录》卷 165）

（成化十年夏四月辛亥）命番僧班卓儿端竹升灌顶国师，光卜俄些儿坚剌袭兄领占端竹国师。（《宪宗实录》卷 165）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丁亥，赐正一嗣教真人张玄庆正一嗣教保和养素继祖守道真人号，并母吴氏封志顺淑静玄君，诰命二道。从玄庆请也。（《宪宗实录》卷 172）

（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以大学士商格奏准，番僧受职不系本土管事者，不与印信，未敢擅拟。有旨与之。（《宪宗实录》卷 179）

(成化十四年十二月辛丑)赐冲虚渊然凝神守素翊化演教广济普应弘道真人昌道亨崇真悟法静度高士戚道珩诰命。 (《宪宗实录》卷 185)

(成化十五年春正月甲戌)四川乌思藏辅教王南渴坚黎巴藏卜遣都纲沙加星吉等三百六十三个来朝贡氍毹、方物,宴赉如例…… (《宪宗实录》卷 186)

(成化十五年夏四月乙卯)太监李荣传奉圣旨,道录司右玄义禹贡洪升左至录,道士罗崇敬升右玄义。 (《宪宗实录》卷 189)

(成化十五年冬十月庚戌)太监李荣传奉圣旨,僧继晓升僧录司左觉义,以邪术进也。 (《宪宗实录》卷 195)

(成化十五年闰十月庚午)乌思藏辅教王阐化王并牛儿寨行都司指挥金事班卓儿坚参等,以朝廷遣僧录司觉义绰吉坚参往赐诰敕礼物,各备佛像等物,遣喇嘛掌结等附绰吉坚参入贡,各赐衣服、彩段、钱钞有差。 (《宪宗实录》卷 196)

(成化十五年十二月)戊午,西天佛子并灌顶大国师等官、班卓儿藏卜等,俱乞金银印。礼部言:“番僧不系本土管事者,例不给”。从之。 (《宪宗实录》卷 198)

(成化十五年十二月辛酉)乌思藏阐化王遣喇嘛锁南领占乞升国师,命升禅师不为例。 (《宪宗实录》卷 198)

(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壬申)太监李荣传奉圣旨,升大能仁寺右

讲经札巴宗奈为国师。 （《宪宗实录》卷 198）

（成化十六年春正月辛丑）陕西凉州卫菩提等寺番僧都纲南葛藏卜等……各来朝，贡马驼、甲冑等物。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 199）

（成化十六年三月庚寅）命西宁圆觉寺弘慈急应国师锁南坚参侄舍喇坚参、隆化寺通恬妙济国师锁南领占侄孙坚敦尔坚参、觉化寺广化禅师锁南坚参侄锁南领真各袭其叔父、叔祖原职，赐之诰命。 （《宪宗实录》卷 201）

（成化十六年三月壬寅）以久旱命，英国公张懋、襄城侯李瑾、定西侯蒋琬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从礼部奏清也。 （《宪宗实录》卷 201）

（成化十六年五月）丙申，陕西山外克柔卜族火儿仓殊胜寺番僧札思巴先吉等、乌思藏札失伦卜等寺番僧端乐藏卜等各来朝，贡马。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 203）

（成化十六年五月丁未）四川保县金川寺演化禅师班丹藏卜遣番僧领占藏等人入贡，因奏：“往年四川布政司所给茶不堪用。乞如因例给与彩段、表里。礼部覆奏。命仍折茶，令巡按御史同布政司官监放，如不堪用，参奏治之。 （《宪宗实录》卷 203）

（成化十六年冬十月）乙丑，太监李荣传奉圣旨，升高土威道珩为真人，左正一王道昌为高土。 （《宪宗实录》卷 208）

（成化十六年冬十月戊辰）四川松潘恰列等寺喇嘛多惹等、长

河西鱼通宁远等处杂道长官司、甘藏等寺寨净修禅题头目舍刺星吉等各来朝，贡佛像、毘𑖇等物。赐宴并彩段等物有差。（《宪宗实录》卷 208）

（成化十六年十二月己未）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徐镛奏：“福建僧寺田有多至万亩者，而当差良民或无寸土照丁征敛，苦不可言。乞查寺田，除五百亩以下，余取其半给之贫民”。事下户部议，从之。镛又奏：“福建僧人多以田投献势豪之家，谋为住持，亦有已经问罪还俗，仍复赴京请求僧录司给札住持者，乞为之禁”。事下礼部，覆奏：“除两京外，宜移文天下司府州县，遇有钱粮僧寺住持缺，必须僧司举保本处籍僧，送有司勘结，转行给札，不许仍前滥保。其曾经问结者，虽有札付，亦必究问”。诏可。（《宪宗实录》卷 210）

（成化十七年五月）庚子，升大能仁寺灌顶国师结干领占为灌顶大国师。（《宪宗实录》卷 215）

（成化十七年六月）癸丑，赐西僧弘修妙悟国师札恩巴坚剌诰命。（《宪宗实录》卷 216）

（成化十七年冬十月）戊辰，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班卓藏卜死，命摘官军一千五百为建塔治葬。（《宪宗实录》卷 220）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戊申）太监李荣传奉圣旨，升大隆善护寺禅师札石竹为国师……（《宪宗实录》卷 222）

（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赐番僧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领占竹等十四人诰命。（《宪宗实录》卷 222）

(成化十八年三月辛丑)陕西庄浪卫大通寺番僧札失丹班建寺于本寺东南隅,簇克林坚剌建寺于本地西北隅,因来朝贡,乞赐名。诏赐东南隅寺曰“灵教”,西北寺曰“宣化”。(《宪宗实录》卷 224)

(成化十八年二月戊午)陕西撒藏寺番僧撒节等、法藏寺番僧南等、弘教寺番僧领占乩等、永安寺番僧领占尖管等各来朝,贡马及佛塔、舍利等物。赐宴并彩段、绢、钞有差。(《宪宗实录》卷 224)

(成化十八年三月甲申)陕西朝定寺番僧端竹藏卜等、石崖寺番僧领卜端竹等各来朝。贡马及佛塔、舍利等物。赐彩段、绢、钞有差。(《宪宗实录》卷 225)

(成化十八年五月甲申)赐番僧妙智通悟国师永隆坚参巴藏卜诰命。(《宪宗实录》卷 227)

(成化十八年五月)乙酉,太监李荣传奉圣旨,道录司左玄义来弘善升左演法,右玄义陈宗然右演法。(《宪宗实录》卷 227)

(成化十八年秋七月甲申)直隶泰州民李文昌上疏自称,曾遇异人授以铅汞炼银之术。上命中官监试之,凡五阅月竟不就。上曰:“文昌不务安分,妄为欺罔,锦衣卫其杖之五十,发为原籍,令所在官司严加约束。”是时,中官宠传幸者,每引进邪术异端见用,文昌知世之所向,故敢为缪妄而不惧云。(《宪宗实录》卷 229)

(成化十八年八月)甲辰,命给乌思藏灌顶国师桑而结卜藏诰命并镀金印等物。(《宪宗实录》卷 230)

(成化十八年十二戊寅)定僧道犯公罪不还俗之令。巡抚南直隶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王恕奏言：“律法僧道犯罪，曾经决罚者并令还俗，而江南僧道多因被人侵占田土、负欠租粮诬误致罪者，请同常人收赎法，勿令还俗”。都察院会六部议，覆奏。从之，著为令。（《宪宗实录》卷 235）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辛酉)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能仁寺灌顶大国师结干锁占为佛子。（《宪宗实录》卷 236）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壬戌，陕西西宁、静宁等寺妙胜慧济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等、完卜喇嘛番僧锁南巴藏等……各来朝，贡马驼及佛像、盔甲等物。赐宴并彩段、绢、钞有差。（《宪宗实录》卷 236）

(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命总兵官太子太保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宪宗实录》卷 237）

(成化十九年五月)己未，命南京守备成国公朱仪祭告大江之神，以江水泛涨也。（《宪宗实录》卷 240）

成化十九年六月壬戌朔，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僧录司左觉义定宣、右觉义圆洪俱升右阐教。（《宪宗实录》卷 241）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丙寅，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道录司左正一吴道然、阮永清为真人，右正一刘绍山、王文彬、右至灵戴景安俱高士，太常寺寺丞顾伦、本寺少卿太常寺寺丞连克彰提督城隍庙事。（《宪宗实录》卷 247）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戊辰)上以一冬无雪，命礼部以本月初十

日为始，致斋三日，仍禁屠宰。遣英国公张懋等告祭天地、社稷、山川，定西侯蒋琬等行香于各宫观寺庙。 （《宪宗实录》卷 247）

（成化二十年春正月）乙未，遣东舞生十八人贡香帛分祭岳镇海渎等神…… （《宪宗实录》卷 248）

（成化二十年五月丙午）陕西岷州大崇教寺番僧失荣尖卒等、多杓等簇簇头番人卜肖等、河州洪化寺番僧喃葛札葛杨失等……各来朝，贡佛像、驼、盔甲等物。赐彩段、绢、钞有差。 （《宪宗实录》卷 252）

（成化二十年六月庚辰）西宁靖宁寺妙胜慧济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遣僧延锁南奔等贡敕，结谕灵藏赞善王。至是复命，及贡铜佛、橐驼等物。赐衣服、彩段等物有差。 （《宪宗实录》卷 253）

（成化二十年秋七月）辛丑，礼部奏：“旧例十年一次给度天下僧道，今成化二十二年给度在途，除两京并凤阳大龙兴寺、太岳、太和山、龙虎山僧道至期别议，宜令天下有司查勘本外额设寺观及见在僧道，如额数不足，方许起送，务加详审如例。仍行巡按监察御史严督，毋得冒滥。且今各处亢阳为虐，来年米价必至腾贵，若令僧道群聚于京，恐有意外之虞。或暂停止，令有司毋辄起送，以俟丰年尤便。有旨：额数不足者，还照年例起送给度，不许冒滥，其如所奏禁之。 （《宪宗实录》卷 254）

（成化二十年秋七月乙巳）升番僧都纲锁南奔为禅师，及赏喇嘛桑尔加藏卜、锁南札藏卜坚槃等彩段、表里有差…… （《宪宗实录》卷 254）

(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剌、乳奴班丹、大能仁寺土天佛子锁南坚参结干领占俱为法王……(《宪宗实录》卷 258)

(成化二十年十二月)乙卯,预度天下僧道六万人。时山西、陕西饥,许浙江等处愿为僧道者,输粟赈济给以度牒,已万人矣。户部言:“陕西饥尤甚,乞再度六万人,各输银十二两”。下礼部,覆奏:“僧道十年一度,宜以前后所度七万准,后二十二年该度之数,仍令天下有司照数类送”。从之。(《宪宗实录》卷 259)

(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礼部尚书周洪谟言九事:“……一,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敕赐寺观至六百三十九所,后复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宜申严著令,敢有增修、请额及妄称复兴古刹者,罪之;……一,大慈恩、大能仁、大隆善护国三寺番僧千余,法王七人,国师、禅师多至数十,廩饩、膳夫供应不足。况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用度拟于王者,而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宜令给事中、御史核其本。出山番簇者,听其去留;冒滥者,悉令还俗……”。上批答曰:“……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番僧供给俱省其半。令后汉人冒为之者,必罪不宥……”(《宪宗实录》卷 260)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甲寅,陕西岷州外夷憨班等簇簇头番人亦麻窝斜等、千官等簇簇头番人札古肖等、撒藏寺番僧札挂速南等、拱卜寺番僧瓦刺藏卜等各来朝,贡马并佛像、盔甲等物。赐彩段、钞有差。(《宪宗实录》卷 262)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甲午)陕西洮州灵藏赞善王遣番展洋札巴等、尖占等簇簇头番人喃刺口等各来朝,贡马及铜佛像、盔甲等物。

赐宴并彩段、绢、钞有差。 《《宪宗实录》卷 263)

(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壬寅,陕西岷州撒藏寺番僧锁南班丹等、河州弘化寺番僧星吉札失等各来朝,贡马及毳毼、佛像等物。赐彩段、钞锭有差。 《《宪宗实录》卷 265)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己未)工部奏:“南京大风吹损大礼殿及皇城各门吻兽,且拔太庙树木,宜姑守臣所奏,择日祭告,兴工修理”。从之。 《《宪宗实录》卷 266)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丙子)大能仁寺大悟法王札巴坚参奏,乞升迤西石冈寺国师亦失坚参为灌顶国师。从之。 《《宪宗实录》卷 266)

(成化二十一年秋七月辛亥)礼部言:“成化十二年度过天下僧道一万三千三百四人,近陕西、山西饥荒已预度七万人,人银一十二两,准作二十二年该度之数,视前加至数倍,恐各处僧道行童仍前行来京,夤缘嘱托,乞行沿途关津严加盘诘,而在京巡街御史严督五城兵马察捕”。诏如所奏,但不许一概混逐。 《《宪宗实录》卷 268)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辛卯)礼部奏:“成化二十二年例该度僧道,两京神乐观该度道童计五百五十六人。近因山西、陕西救荒预度七万人准作该度之数,而两神乐观止度一百六十人,数实不足,临期恐难再请。而僧道录司亦称在京寺观俱无田粮,银无所措,宜移山、陕所遗空牒六千均之两京及天下名山。两神乐观共增以六百五十人,俱免纳银。余皆分与僧道录司及凤阳大龙兴寺、五台、大和、龙虎、三茅四大山,银已纳解部,未纳减作五两”。制可,银米纳

者俱免之。 (《宪宗实录》卷 269)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甲戌,以乌思藏法王差束喇嘛札失藏卜领占五人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禅师、都纲,赐诰敕、印、帽、袈裟等物。 (《宪宗实录》卷 270)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乙酉)礼部请度僧道行童二万九千九百六十名。上命以十二月初十日为始,有所在官司文凭者度之,余毋滥给。 (《宪宗实录》卷 273)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己亥)以番僧班丹汪等三十五人为西天佛子、国师、禅师、讲经、觉义、都纲等职。 (《宪宗实录》卷 273)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喇嘛国师札恩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名数度之。上命礼部遣官督僧录司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 (《宪宗实录》卷 273)

(成化二十二年春正月戊辰)上命锦衣卫逮究番僧锁南班著儿并通事人等原赍敕书勘合。班著儿者,瞿昙寺灌顶大国师班卓儿藏卜之徒也,先奉命赍敕书勘合付乌思藏阐教王,伪为王印信、番文复命,故命逮究以闻。 (《宪宗实录》卷 274)

(成化二十二年三月)庚戌,太监韦泰传奉圣旨大德显灵宫真人王应祱兼本宫住持,高士陈应禧、刘绍先俱升真人,左演法陈崇仁、左至灵邓思诚俱升高士,右至灵杨云纲升左演法,左至灵景德邈升右演法,右至灵韩文富、杨祐俱升左至灵,左玄义张道本、刘云徽俱升右至灵,右演法张通玄、左至灵藏守中、右至灵吴仲芳、李谷泉、肖景清、左玄义常复成、张崇礼、刘德昇、右玄义槐用贤、尚德

漕、苗云崇、钱云蟄、左文亮、净本庸、蔡宗白、陈良福、柏尚宽俱管道录司事，右演法刘洞虚升左演法，右至灵剂应梁升左至灵，左玄义张用仁升右至灵，道士李守诚升右玄义，僧录司左讲经定任德端、左觉义定玉智遂、右觉义祖能、定汰、德、鲁常、钦、真定俱令管事，仍兼住持；永安寺住持僧宗铨升左觉义，大隆善护国寺禅师班麻札实升灌顶大国师，觉义端竹罗卓升禅师，喇嘛竹麻札失星吉、班丹汪秀坚剌俱升都纲。（《宪宗实录》卷 276）

（成化二十二年夏四月）甲申，上天久不雨，特遣官祈祷，命文武君臣致斋三日，禁屠宰。（《宪宗实录》卷 277）

（成化二十二年冬十月庚辰）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慈恩寺西天佛子舍刺星吉、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著儿领占朵而只巴为法王。（《宪宗实录》卷 283）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午）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升大能仁寺灌顶国师锁南加讲经领占竹为灌顶在国师……（《宪宗实录》卷 284）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庚戌，命僧道官仍旧考试入选……（《宪宗实录》卷 284）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癸卯，陕西岷州弘济寺番僧端竹尖咎等、河州普纳寺番僧汪来班丹等、洮州合尔占等簇番人陆节秀等各束朝，贡马及佛像、盔甲等物。赐宴并彩段、绢、钞有差。（《宪宗实录》卷 288）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乙卯，以亢旱，遣廷臣齎香币分祷天下山

川：礼部尚书周洪谟天寿山，使部侍郎刘宣北岳北镇，礼部侍郎黄景东岳东镇，兵部侍郎只雯中岳北海济渚淮渚，太常寺少卿蒙以聪中镇西海河渚，詹事府少詹事刘健西岳西镇，掌太常寺侍郎丁永中大小青龙。 《（宪宗实录）卷 290》

（弘治元年正月癸卯）乌思藏西无桑加瓦如来大乘法王遣禅师蛇纳藏并各寺寨番僧、瞿云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卓儿藏卜遣禅师尔加端竹等、灵藏赞善王遣番僧远丹陆竹等来朝谢恩，并贡佛像、马、驼、方物。赐衣服、彩段、钞锭有差，仍命领赐法王佛子彩段归给之。 《（孝宗实录）卷 9》

（弘治元年六月壬寅）掌钦天监卿童轩以日食上疏言：“日食不于他时，而见于宝历纪元之初；不于他月，而临于盛夏大旺之候。虽曰天心仁爱，亦岂虚其应哉？以当今人事观之意，君子有未尽用，小人有未尽退者，伏愿皇上以正心修身为取人之本，以格物穷理为烛奸之要，慎察君子，小人而黜陟之，使朝政无有缺失，贤否不至混淆，庶阳日盛，阴日微，而天变可回矣”。上曰：“上天示戒，吾君臣上下各宜沉心涤虑，交相儆省，务俾时政合宜，庶下足以慰人望，上足以消天变，所司其知之。” 《（孝宗实录）卷 15》

（弘治二年正月丙寅）先是，西僧锁南坚参为言官所劾，自法王降国师，勒还本土，久而未发。至是，其徒为之靖留居京师大能仁寺。许之。 《（孝宗实录）卷 22》

（弘治二年四月庚戌）礼部言：“河南地方于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昼色晦冥，咫尺不辨人物，黄尘障天，赤光如火，自未至戌乃止，及直隶安庆府、湖广荆州府各于去年冬十二月雷声震鸣，电光闪耀，此阴极盛而阳失节之所数也。况河南连年灾伤，民困木苏，而荆州

即今荒旱，安庆乃畿甸之地，灾异频仍，不可不为之虑，宜移文各该镇、巡及都、布、按三司、府、卫、州县等官，痛加修省，尽心职务，俾军民安业，境土无虞。”从之。（《孝宗实录》卷 25）

（弘治二年四月丙辰）僧录司左善世周吉祥等奏：“比寿州僧告知州刘概擅拆毁寺观，乞治概罪，且请令天下诸僧道司免行拆毁。”礼部覆奏：“概所行非妄，宜坐吉祥等以故违禁例阻挠新政之罪。”上曰：“近年僧道不守清规，伤败风化及私创寺观，费耗钱粮者甚多，朝廷累有禁约，周吉祥何为辄便奏扰？法当究治，姑贷之。”吉祥乃贵戚之为僧者也。（《孝宗实录》卷 25）

（弘治二年九月丙子）遣大慈恩寺番僧喇嘛三曼答实哩及锁南窝资尔充正副使，赍诰敕、锦段、食茶等物往乌思藏封灌顶国师班阿吉汪束札巴为阐化王，并赐衣服等物有差。（《孝宗实录》卷 30）

（弘治四年七月）丁亥，陕西岷州卫大崇教事下院天竺寺番僧都纲锁南朵儿只等、乌思藏番僧著雄坚参等来朝，贡佛像、马匹。赐宴并衣服、彩段等物有差。（《孝宗实录》卷 53）

（弘治五年十一月）甲申，大慈恩寺番僧国师乳奴班丹死，其侄都纲完卜沙加坚参奏乞袭职并建塔祭葬。上特赠乳奴班丹为法王，余不允。（《孝宗实录》卷 69）

（弘治六年正月甲午）四川乌思藏崇化禅师旺札思叭及日高等寺番僧朵儿只等、陕西卧笼等寺番僧喇嘛桑节远丹等来朝，贡佛像、马匹。赐宴并彩段等物有差。（《孝宗实录》卷 71）

（弘治八年七月）丙午，四川乌思藏大乘法王、阐化王各遣国师

番僧锁南著六竹等来朝贡，赐彩段、钞锭等物有差。 《孝宗实录》卷 102)

(弘治九年正月壬午)传旨升灌顶大国师札巴坚参及国师释迦哑而塔为西天佛子，番僧升右觉义并都纲者七人…… 《孝宗实录 108》卷)

(弘治九年二月)庚戌，陕西招慈西多等寺番僧喇嘛端竹领占来贡，赐彩段、衣服有差。 《孝宗实录》卷 109)

(弘治九年五月)己酉，南京大龙兴寺左觉义发直等奏请起送行童给度，礼部刻其启开端，故违成命，请宥之法。上曰：“僧道虽额数过多，但自弘治年来，未尝给度，尔等其议处停留以闻，不许仍前过滥”。礼部给事中屈伸上疏言：“窃惟给度一事前后言者已非一人，大意谓天下僧道额设不过三万有余，自成化二年以来，三次开度，已逾三十五万，正数之外，增至十倍，妨政害治，莫甚于此。今陛下以发直等请给度而令礼部议处，不许过滥，是已洞见其弊矣。而臣又不能已于言者，盖不可行有三，而非前日言者之意也。弘治初，因左都御史马文洲奏停止十年给度事，口至七年，又因礼部禁约各处僧道，不许来京请给，口令甚明，人所供知。今日又复开度，则前日之诏令几乎不信矣。朝出而暮改，既行而复阻，孰能为之遵守乎？方平安无事之时而轻易纷更如此，缓急有事又孰能尽信乎？此不可者一也。自古度僧未尝不以资冥福为言，以臣愚言之。则何冥福之有？自佛法入中国，若梁之达磨，晋之佛图澄，唐之慧能，皆彼所谓表表者，考之当时，何益于国？况今所度之中，求其仿佛斯人者不可得，而望其冥福之资不亦难乎？此不可者二也。近僧人圆照等伪造私牒事发鞠问，臣以为此特偶一败露者耳，怀奸负恶而未败者不知几圆照也。未度之先，弊已如此，开度之日，弊将何如？将严刑以治

之，而其罪必有出于法律禁约之外者，是则开人不徒无益而反为惠奸之渊藪，此不可者三也。伏愿陛下深惟诏令之当，一无惑冥福之邪言，惩今日已发之奸，将来过滥之弊，收回成命，不胜幸甚”。疏入，命所司知之。（《孝宗实录》卷113）

（弘治九年六月）甲申，西番赞善王遣生曾僧札挂星吉、灵赞善王遣番僧端竹等来朝贡，赐宴并彩段、衣服等物如例。（《孝宗实录114》卷）

（弘治九年六月辛卯）礼部议处给度僧道事宜，谓我朝给度旧制甚严，额数不足，则照缺度补，无则止。诚以此辈蚕食，生民奸伪，无所不至，若不痛加裁抑，其弊将无幻极。洪武年间，人民方免兵革，僧道尚少，故太祖皇帝有三年一给度之制。以后日渐增多，故太宗皇帝改为五年一度。天顺二年因早晨滥益甚，英宗皇帝改为十年一度，皆斟酌多寡因时制宜，初无一定之制，况三年所度止三五百人，则三十年不过三五千人；五年所度止一万人，则五十年不过十万人而止。使此制常行，则额数必不过滥，皇上曩因左都御史马文渊之言停十年一度之例后，因本部之请复有预止来京之禁，乃者谓自初元以来，未经开度，方兴允给之念，即有过滥之戒。仁义并行，虽古圣帝明王曷能远过，伏望仍鉴累朝禁约，敕旨今次所度名数，特赐裁抑或俯从臣等之请定为经久之计，自后或二十年、二十五年一次开度。当度之年，照例施行，庶僧道可渐复额内之制，而百姓不胥为缁黄之归矣”。上从之，在京准度八千名，南京五千名，直隶及各布政司、府、州、县原额有缺，照数保送来京，仍令礼部会官审验考试，非赉有明文及实能背诵本教经典，不准收度，有扶同作弊致早晨滥者，必罪不宥。（《孝宗实录》卷114）

（弘治十年四月）己酉，命太子太保远安伯陈韶兼管，提督修造

神乐观。 《孝宗实录》卷 124)

(弘治十年十二月壬午)初,乌思藏阐化王死,其子班阿吉汪束札巴乞袭封阐化王。上命番僧喇嘛参曼答实哩为正使、锁南窝资尔副之,同喇嘛札实坚参等十八人共赍诰敕并赏赐彩段、衣服、食茶等物往封之,行三年至其地,时新王亦已死,其子阿汪札实巴坚参巴班藏卜即欲受封并领所赍诰敕、诸物,参曼札实哩等不已授之,遂具谢恩方物并具父原领礼部勘合信,图书、番本付参曼札实哩等赍回为左验至四川,廷抚官劾其擅封之罪,逮至京坐斩。至是,屡奏乞贷死。上以为番人不足深治,特免死发陕西平凉卫充军,副使以下宥之。 《孝宗实录》卷 132)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礼部以天下僧道给度者已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人,请通行停止,其未经给度在京潜住别有希覬者,严令五城兵马司遣逐。从之。 《孝宗实录》卷 145)

(弘治十二年八月丙申)礼部尚书徐琼等言:“昨阙里遇灾,已为斯文莫大之变,近星光垂异,又愈见天心仁爱之切,乞随事修省以图消弭”。上曰:“上天示戒,朕甚祗惧,尔文武百官其各痛加修省,务尽职业,以共回天意”。 《孝宗实录》卷 153)

(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西番瞿云寺番僧完卜工葛藏卜工葛藏卜及弘觉寺番僧完卜工葛藏卜喃尔加各来贡,因请袭其师大国师等职。从之。 《孝宗实录》卷 186)

(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时有旨行取四川彭县光相寺寄住番僧国师领占竹来居于大慈恩寺,礼部尚书张圳等言:“我陛下即位之初,领占竹自法王佛子降为国师,斥令远去,近岁奏乞回京,又得旨

不允，传之天下，无不称颂圣德。不意今日忽有此举，臣等不胜疑惧，伏乞收回成命，仍令于四川居住，庶不为圣德之累”。不允。

（《孝宗实录》卷 186）

弘治十五年八庚子朔，南京监察御史郭浹等奏：“迺者，闻行取番僧，众皆骇愕。臣等谨按佛氏之教，妄诞无谓，太祖高皇帝尝议除佛法，太祖文皇帝未尝给牒度僧，以陛下圣明，岂肯见惑于此？是必左右之人有谓祷词可以延寿获福，陛下听之，偶未之恩耳。但天语一出，中外风行，恐百姓闻之事，争先事佛，俗靡风颓，为害非细。设若祷词可以益寿昌国，则古先哲王当先为之矣。且梁武，唐宪，往徽昭然，况今灾异迭见，四方多事，士马疲弊，人民艰窘。陛下止宜体上天仁爱之心，宵旰忧勤，以求治理，培植亿万年宗社之基。故乃崇尚异端，若载之史册，传之后世，甚非盛德事也”。命所司知之。（《孝宗实录》卷 189）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庚辰，礼部以应天，凤阳等府连岁灾旱，请行祭祷。命南京掌府事驸马都尉杨伟祭孝陵，南京守备成国公朱辅祭南京社稷山川，驸马都尉游泰祭皇陵山川，礼部右侍郎王华祭江淮等神。（《孝宗实录》卷 205）

（弘治十八年九月）丙戌，礼彩都给事中周玺言：“日者霪雨方霁，星变继作，皆阳微阴盛之象，请亲君子远小人，修政事攘夷狄，绝近幸之侵权，黜奸贪之蠹国，延访辅臣及九卿，求理乱之几务，尽修省之实”。（《武宗实录》卷 5）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己巳，礼部以入冬无雪，请祈祷。上是之，命英国公张懋、保国公朱晖、新宁伯谭晖祭告天地、社稷、山川。

（《武宗实录》卷 8）

(正德元年八月)癸酉,以慧星见,遣英国公张懋、驸马都尉蔡震祭告天地、宗庙。 (《武宗实录》卷 16)

(正德二年秋七月壬寅朔)韩明弼等寨寺番僧、寨首、小和尚等各来朝贡方物,赐宴及钞锭、彩段等物有差。 (《武宗实录》卷 28)

(正德二年八月乙亥)遣大慈恩寺都纲札巴也失克为正使、大能仁寺都纲锁南短竹充副使赍诰敕、赏物住封灵藏赞善王端竹坚咎,以其徒喇嘛十人与俱,而差来使臣喇嘛星台等复奏:远赍赏物,徒从稀少,不便防护,乞更容徒二十人以行。礼部覆奏。上以其累请,仍添与十人。 (《武宗实录》卷 29)

(正德三年春正月庚申)诏度神乐观道士一百名,以诏度天下僧道而本观独不与,且乐舞生缺人充役故也。 (《武宗实录》卷 84)

(正德三年秋七月辛亥)乌思藏阐教王遣番僧头目坚咎札挂等;并王子遣番僧你麻藏卜等各贡马及佛像等物,赏彩段、衣服有差。 (《武宗实录》卷 40)

(正德五年六月壬辰)升大隆善寺禅师星吉班丹为国师,左觉义罗竹班卓等为禅师,喇嘛乱竹为左觉义,三竹舍刺为右觉义,伦竹坚参为都纲。大慈恩寺佛子乳怒领占、舍刺扎俱为法王,喇嘛舍列星吉、佛子也失短竹为禅师。大能仁寺喇嘛领占播为都纲。上佛经梵语无不通晓,宠臣诱以事佛,故星吉等皆得幸进。 (《武宗实录》卷 64)

(正德七年三月)庚午,命陕西岷州大崇教寺番僧札巴坚参袭

灌顶净觉佑善大国师。 (《武宗实录》卷 85)

(正德八年冬十月丁酉)大慈恩寺灌顶大国师也舍窆死,命工部造塔葬之。工科给事中谓旧例无为国师营葬者,工部亦据之执奏,不听,且令遂著为例。 (《武宗实录》卷 105)

(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赐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番行童度牒三千,听自收芳。先是有旨度番族僧行道士四万人,其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故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云。 (《武宗实录》卷 106)

(正德九年春正月己丑)乌思藏善释迦巴故大乘法王洛竹坚参巴藏卜侄完卜锁南坚参巴尔藏卜差使臣班蓝端竹列思巴求袭职,及灵藏赞善王端竹坚参、喇嘛赏竹巴等赉保勘承袭番文各来京,贡马匹、渗金佛、氍毹、方物,赐彩段;等物有差。 (《武宗实录》卷 108)

(正德九年春正月庚寅)赐真人张彦颙度牒二百道,时度僧道彦陈乞故也。 (《武宗实录》卷 108)

(正德九年冬十月)甲午,刑部主事李中上言:“汉明帝时,佛以夷狄之教,始入中国,嗣是卫晋之世,佛教益炽,至梁武帝,信佛益深,前后三舍身于寺,卒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当之臣未有力言其作者,非独其君之过,亦其臣之罪也。惟唐宪宗迎佛骨于禁中,时则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臣尝谓汉明帝佛氏初入之时,若有愈者一陈,正论是非,明白转移之机,尚易为力,奈何汉之君臣不明帝王之道而使佛国得入中国,以惑千万世,遂到缠绵固结,无可解之期?其罪可胜言哉!惟陛下有尧舜汤武之资,曩者,逆瑾窃弄威权,势焰薰灼,自优游不断者视之,以为莫如之,何也?已陛下既悟之,后诛之

无赦，是陛下之圣武，视尧舜汤武真无愧矣。……瑾既诛矣，而善治一无可举，盖陛下之心惑于异端也，夫以禁掖严邃，岂异教所得杂居，今乃于西华门内豹房之地建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异言日沃，忠言日远，则用舍之颠倒，举措之乖方，政务之废弛，岂不宜哉？我宪宗偶为妖僧继晓所惑，随悟其诬，即斥逐之。孝宗即位之初，加以诛戮，人心痛快。伏望陛下远监汉唐中主之失，近发我宪宗、孝宗之明，毁佛寺，出番僧，以谨华夷大防……”疏入，不报。寻降广东通衢驿丞。 （《武宗实录》卷117）

（正德十年五月辛亥）大护国保安寺右觉义班丹伦竹为其祖师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礼部执奏无例，上特许之，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 （《武宗实录》卷125）

（正德十一年三月）丙申，陕西岷州法藏等寺番僧班刺著秀等、阶州阿木等放番人安巴等来贡画佛、舍利、腰刀等物，赐宴并赏彩段、钞、绢有差。 （《武宗实录》卷135）

（正德十一年三月甲辰）礼部言：近奉旨祷雨，且令修省，旬日以来，旱乾如故，风霾益作，脓事未兴，咎征迭见，请择日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山川及城隍之神。从之。 （《武宗实录》卷135）

（正德十二年八月戊申）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逊学、翰林院侍读徐缙、修撰杨慎等各言：“……陛下初谋此行，畿内连月大雨，及车驾到昌平，京城尽日大风扬尘，此非偶然。盖天心仁爱陛下，欲留止其行也。” （《武宗实录》卷152）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大学士杨廷和等言：“圣驾前日自宣府还，数日之间，天色晴霁，风日融和，物意皆为之畅达。到於郊

祀行礼，庆成赐宴之时，亦皆晴朗，无少阴晦，可见宸里开悟，天心悦恻有如此者。殆夫圣驾之复出也，数日之间，日光阴暗，风气凄惨，雨雪之余继以大雾，昏朦竟日，咫尺莫辨，上天示戒一到如此……（《武宗实录》卷158）

（正德十三年五月乙丑）赐西域来朝喇嘛及存留番僧食茶八万九千九百竹……又遣中官刘允往西域取佛……（《武宗实录》卷162）

（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丑）常熟县俞野村迅雷震电，有白龙一，黑龙二乘云并下，口吐火，目若炬，鳞甲头角皆露。撤去民居三百余家，吸舟二十余只于空中，舟人堕地多怖死。（《武宗实录》卷162）

（正德十三年六月己亥）六科给事中朱鸣扬、十三道御史袁宗儒等言：“去年大驾出关，灾异迭见：滁州牛产八只；淮安九龙并现；江西黑气暝斗；四川白虹缠日，亦已甚矣！近又大风拔孝陵松柏；雷火毁献陵明楼。原上天仁爱之意岂以地震、星变等灾不足以示警戒，故出非常灾……”（《武宗实录》卷163）

（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丙午）遣大护国保安寺僧觉义领占，札巴等充正副使，率其徒二十七人，入乌思藏国封其首为阐教王。（《武宗实录》卷164）

（正德十三年八月庚午）玄应庵女道士叶紫真请敕赐观名，并请以其徒赵演钟住持。礼部以非例执奏，特旨与之。（《武宗实录》卷165）

（正德十三年冬十月戊寅）以大风雨雪之变遣南京守备成国公

朱辅祭告孝陵。 (《武宗实录》卷 167)

(正德十三年冬十月己卯)南京六科给事中王纪、十三道御史张翀等言:“顷者孝陵大风偃木,雷火毁孝陵明楼,灾变异常……”

(《武宗实录》卷 167)

(正德十四年三月)庚子,六科给事中邢寰等奏:……陛下自近岁以来,多崇幻教。既建寺于禁中,又取佛于绝域。广启伪途,日滋民惑,故京师之烧者鸣锣张旗,百数成群。 (《武宗实录》卷 172)

(正德十四年六月己卯)封内比岁天鼓鸣,(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将薨之前一夕,有大星于殒于西北。盖哲人之萎不偶然也。 (《武宗实录》卷 175)

(正德十四年冬十月癸亥)(大学士杨廷和等具疏言)……今各处地方灾异迭见。京师乃宗庙、社稷之所在,而近日地震不宁;江南乃国家财赋之所出,而连年大水为患;他如宣府冰雹大如盘瓠,陕西大风至于拔木,其余水旱、虫蝗、火灾不一而足。召异致变,必有其由。 (《武宗实录》卷 179)

(正德十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巡抚都御史李充嗣奏曰:按占书:“国皇星大而赤。”昔梁普通中,有星晨现南方,光烂如火,占曰“国皇星”。今是星色红如火,寅现东南,盖国皇也。其应为有急兵。《春秋考异》云:“国皇现东南,兵起天下急。”又《风角》书:“凡妖星以五寅日出现”。是日乃甲寅也,倏忽三变,形状甚异,其为妖星无疑矣。方今东南为国财赋之区,民力已竭,而妖星之现适在正旦,将来恐有意外之变。 (《武宗实录》卷 195)

(正德十六年五月壬戌)初,上命礼官择日祷雨,未及期而雨降。上喜,乃遣驸马都尉蔡震告谢天地,惠安伯张伟告社稷,崇信伯费柱告山川之神。 (《世宗实录》卷 2)

(正德十六年七月己巳)京师久雨……令钦天监择日斋戒祈祷。乃遣定国公徐光祚,武定侯郭勋,惠安伯张伟、礼部尚书毛澄分祀天地、社稷、山川及城隍之神。 (《世宗实录》卷 4)

(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宁宫后三小宫灾。钦天监掌监事光禄寺少卿华湘言:正德十六年二月火星犯鬼宿,冬十一月金星犯键闭,臣谨按占书,并主大灾。后到五月乾清宫内火。仰见上天示戒端不虚也。臣等去年尝奏太白昼见、秋雷不鸣、金木相犯,兹皆变之大于火者。伏望皇上祇严天戒,益修德政,以弥灾变。 (《世宗实录》卷 10)

(嘉靖元年十月壬辰)礼部类奏灾异,得旨:上天示戒,近日京师地震,各处地方灾异叠现。朕心警惕,与尔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以回天意。仍择日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 (《世宗实录》卷 19)

(嘉靖元年十二月壬午)上以入冬天雪,谕礼部择日斋戒,遣官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之神。 (《世宗实录》卷 21)

(嘉靖二年四月)甲戌,以灾异修省,遣官祭天地、宗庙、社稷、山川。 (《世宗实录》卷 25)

(嘉靖三年九月甲子)给番僧通慧净觉国师完卜锁南列思巴诰命。 (《世宗实录》卷 43)

(嘉靖四年三月)己丑,命武定侯郭勋、京山侯崔元、惠安伯张伟、遂安伯陈璉、礼部尚书席书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城隍,以仁寿宫灾也。 (《世宗实录》卷 49)

(嘉靖四年八月)丁未,遣官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渚、山川、月将、城隍、旗纛等神。 (《世宗实录》卷 54)

(嘉靖五年二月甲寅朔)以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为真人。赐银印。吴尚礼为左至灵。俱于显陵宫供事。 (《世宗实录》卷 61)

(嘉靖五年十月)戊辰,诏遣大臣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并遣官祭告被灾地方名山大川及山川应祀神祇。 (《世宗实录》卷 69)

(嘉靖六年五月辛丑)翰林院编修廖道南疏陈《洪范》九事。言《洪范》一曰五行。五行者,天地之真精,而土著万物之母。伯阳父曰:“阴迫阳伏,于是乎有地震。”乃今连岁震于畿甸、于郡国、于边鄙者数数焉,是土失其性也。臣顾顺五行以法天运;二曰敬用五事。五事者,人君之大德,而思之者又圣功之本。刘向传曰:“思之罔睿,厥咎雾,厥罚恒风。”近来雾雾交作,大风扬霾,是思之失可征矣;……四曰五纪。五纪者,乃天地之恒运,而日为君象,又众阳之宗也。精丽於天,则为心、为荧惑,象著于地,则为离、为晋。迺者荧惑留度,内库被灾,大火时行,辽东告眚,乃今五月朔日有食之。阴长阳微,不可不慎。臣愿协五纪以若人时;……八曰庶徵。雨阳燠寒风者,造化之迹,而时与不时则系乎人君之感召何如耳。其时也,谓之休徵;其不时也,谓之咎征。刘向《五行传》又推广之曰:“恒雨,时则有青祥;恒暘,时则有白祥;恒燠,时则有赤祥;恒寒,时则有黑

祥；恒风，时则有黄祥。”比年以来，民讹物孽，又草木之妖岁时叠出，要皆天心仁爱以警人君。灾者可转为祥，咎者可转感为休，天人之际，捷如景象。臣愿审庶徵以感休祥……（《世宗实录》卷 76）

（嘉靖七年三月乙亥）上以黄河清，遣太保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勋诣郊坛祭告天地，上于内庭露拜以谢神贶。（《世宗实录》卷 86）

（嘉靖七年三月庚子）提督南赣右副都御史汪鋐奏：是年元日，甘露降于福建长泰、龙溪等县。上曰：览奏以甘露呈瑞为朕仁孝感格之征，未岂敢当。朕非郑祥瑞，然天意所至，人不敢违。朕惟奉天求庇民物以答灵贶。所进甘露敬当荐之祖庙。（《世宗实录》卷 86）

（嘉靖八年二月）甲申，上亲祷雨於南郊及山川坛。（《世宗实录》卷 98）

（嘉靖八年二月）乙酉，上亲祷（雨）于社稷坛。（《世宗实录》卷 98）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驾祀山川诸神。（《世宗实录》卷 104）

（嘉靖八年十月癸未）乾清宫内西七所房灾。上是夕露祷天地，祭告奉先殿。诏百官修省三日。（《世宗实录》卷 106）

（嘉靖八年十一月）戊申，上躬祷雪于南郊，明日祷于社稷坛。是日雨雪，上喜，乃谕礼部：朕惟人君之事天如子之事父。人子能得亲欢未有不以为庆。兹者天降灵雪。实为好生之德，非朕菲薄所能孚格！第感荷之，诚实不能已，其择日告谢天地、宗庙、社稷、山川，

用玉帛乐舞，可具仪注以闻。 （《世宗实录》卷 107）

（嘉靖九年五月辛卯）遣官祭告各被灾地方山岳海渎之神。
（《世宗实录》卷 113）

（嘉靖九年六月壬申）真定府等处大旱，上命太常寺官持香帛
祷於北岳之神。是日雨，远近沾足，守臣以闻。 （《世宗实录》卷
114）

（嘉靖十年六月壬戌）是日辰刻，雷击午门角楼垂直脊并西华
门城楼西北角柱，上特諭礼部：兹变实朕积愆所致，上天垂示。与卿
等修省三日，仍御制祝文，行露告礼於殿陛。 （《世宗实录》卷 126）

（嘉靖十年闰六月戊子）命申明僧道私度之禁，诸不在正额者
皆汰之。 （《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一年五月癸亥）工部侍部邓黎爽言：以四月二十二日
奉安献皇帝神床于显陵香殿暖阁祭告礼成，祥红西见，且时方旱
雪，次日天乃大雨，此诚先帝盛德至善之余泽，皇上尊亲大学之感
通也。疏入，报闻。 （《世宗实录》卷 138）

（嘉靖十一年八月）辛巳，上諭阁臣曰：“朕闻彗星久见于井宿
之间，犬斯变也，未及三岁凡三见焉，及朕所召。卿等即刻传朕意于
礼卿，言生辰庆贺俱令免行，不必吉服，只常服视事，以承天意。”
（《世宗实录》卷 141）

（嘉靖十一年十月）癸巳，真人邵元节以编修杨名劾其奸滥，乞
休，上温诏慰留，不允。 （《世宗实录》卷 143）

(嘉靖十一年正月)辛未,先是,命致一真人邵元节孙邵启南以道录司右正一改太常寺寺丞、鲁孙、魏时雍以道录司左至灵升太常寺博士。元节各疏辞,上令带銜准免支俸。至是,复加真人岁支米一百石,拔校尉四十名按季更用,仍如掌道教事,赐之诰命。元节复疏辞,上褒答之不允。 (《世宗实录》卷146)

(嘉靖十二年四月)庚子,上遣中官传谕礼部曰:朕唯时雨未降,麦槁矣。已敕顺天府官率属祈请,久未感通。自二十九日为始,致斋三日,其遣尚书言祭北极佑圣之神,侍郎若水祭东岳泰山之神,侍郎春祭都城隍之神,卿道瀛祭汉寿亭侯之神,务秉洁诚以迓神贶。以来月三日行事。 (《世宗实录》卷149)

(嘉靖十二年六月)壬午,大学士张孚敬等言:“彗星复出毕昂之间,光芒稍见,变不虚生,皆臣等奉职无状所致。除另行自陈外,乞敕该部具奏,通加修省,以回天意。”上曰:“彗星为异,退而复见者四矣。上天垂戒,朕敢不祗惧!卿等各思匡违,不必自疏。便择日朕于便殿祭告。尔文武群臣宜痛加省慎,以赞朕不逮,上回天意。”于是礼臣请榜示大小臣工以二十日为始,青衣朝参办事,至告祭后三日而止。上从其言,仍敕文武群臣俱与有天工之责,各宜痛涤乃心,秉公持正以赞朕勿,视为故事。 (《世宗实录》卷151)

(嘉靖十三年十月辛酉)初,真人邵元节请驰驿还山。中途奏言:山东鲁桥驿丞王廷矫抗,又率居民毁辱之。比至谷宁遇李员外舟悬内阁牌,复为其舟人侵侮。乞赐惩究。上命锦衣卫官校逮廷及李员外者赴京,其舟人地方首事者令按臣执送京师并问。李员外者,大学士李时弟叟也。元节为不知者而奏之。及逮至,命下镇抚司拷讯,具狱以闻。大学士时上章引罪言:“元节所遇舟是臣婿阜

县知县刘永准送臣女舟也。臣女随婿，以痼疾思归，因从弟户部员外郎改之便，遂以附之。而家人无知，辄悬内阁牌。虽不知，臣之罪也。”上览奏，嘉其谨畏、令安心供职。已而，元节复疏言：“臣欲遵命而北，乃长途艰阻万状，惧不得前。乞赐臣退伏山林。”得旨：卿毋以小人欺辱之故，遂违腾命。”（《世宗实录》卷168）

（嘉靖十四年七月）丙戌，先是，左给事中陈侃奉使琉球……复言：“往来海中，时值风涛之险，多藉神庥，不臻颠覆。乞赐祭以答神贶。”礼部议令福建布政司设祭一坛，不为例。报可。（《世宗实录》卷177）

（嘉靖十五年三月壬戌）诏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四字，制文官正二品朝祭等冠服并玉带赐之。（《世宗实录》卷185）

（嘉靖十五年十月辛卯）上以地震谕礼部：朕惧告上天，宜行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带静处三日，露告于天。贺喜其已之。（《世宗实录》卷192）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庚子，以皇子诞生命真人、官道于太极宝殿修祇洪庥，金录大醮七昼夜……（《世宗实录》卷194）

（嘉靖十六年九月）辛卯，上谕礼部：圣母病疮，慈体未愈。朕夙十八日躬祷于太庙，分命大臣告列圣群庙；二十日躬祷于太社、太稷，命官告帝社稷；文华殿设坛，躬祷于山川明神。于是礼部具仪以闻。乃命英国公张溶……分告七庙，武定侯郭勋献皇帝庙及帝社稷坛。（《世宗实录》卷204）

（嘉靖十六年九月）丙午，遣大学士夏言祭太岁、月将等神；礼

部尚书严嵩祭都城隍之神，以圣母疾未平也。（《世宗实录》卷 204）

（嘉靖十七年乙未）真人张彦颢赴京朝贺毕，将还。备言来时沿路官司、常山县知县吴襄等应付稽迟状，请给敕书护行。上允其请，命各巡抚御史逮襄等问。（《世宗实录》卷 208）

（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以南京江水冲罅，诏守备镇远侯顾寰祭江神。（《世宗实录》卷 208）

（嘉靖十七年三月）辛巳，巡按福建都御史李元昭进甘露九罍。诏留宫中。礼官请荐庙、称贺，上曰：“宝露之降，实拜天庥。朕躬谢于玄极宝殿。存宗庙。奉两宫。颁赐大臣，百官表贺已之。”（《世宗实录》卷 210）

（嘉靖十七年十月丁巳）初，将举大享，有云祥，上心甚嘉，礼臣不时请贺。及祭陵还，因与近臣言之，礼部遽言：“庆云太平之应。皇上方殷荐上帝，严考作配，天休垂象，中命用休。宜奏谢皇天，告闻祖考，令百官表贺。”（《世宗实录》卷 217）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丙子）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园伪造妖言惑众，入京，止千户陈赞家，伪授赞安国公。杀其庶祖母刘善秀及欲举首人曾广以灭口。东厂办事官校捕获，并赞俱杖诛。都给事中朱隆禧上言：迩时妖僧倡为白莲教以惑众、谋不轨者，非园一人也。缘禁令不严，人心轻玩。宜谤谕中外，申明保甲之法，遮民不敢保奸为邪。”上是其言，命都察院出榜禁谕，嗣后有妖贼潜匿酿成大患，缉事官校不预侦捕者，连坐之。（《世宗实录》卷 218）

（嘉靖十八年三月辛巳）礼科给事中戴嘉猷以云南地震异常、

京师黄尘蔽天、白昼如夜，启请敕在京诸司痛加修省，以回天意。令章下所司知之。（《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三月丙戌）以方士陶典真为保国宣都高士。命吏礼二部给诰印。仍许携其家于官。典真即仲文也，湖广黄冈人，尝任山东海州库大使，师事致一真人邵元节。上之南狩也，元节病不能从，乃以仲文荐，故有是命。未几，元节死，仲文遂命特眷，到拜封爵云。（《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三月乙未）赐真人邵元节祭葬。元节，始以方术见，上赐号清征阐教辅国臻一真人，擢礼部尚书，赐银印、玉带及朝祭等服。寻荫子启南为太常寺少卿。到是卒于京。讣闻行在，上惜之。谕礼部：元节虽事玄教，然于国有功。其建醮祈天称朕之意，而诸所福国利民者甚厚。其加赠元节官少师，谥文康荣静，与祭十坛。遣内监锦衣卫各一员护梓还。命有司治葬。事已而启南复请铭于墓及神道碑文，上允之，命大学士夏言、吏部尚书许讚，为之撰。（《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八年六月）丁未，河南永城县知县刘瑶奏进瑞麦一茎七穗者二本。上曰：麦粒我民允为至宝，朕当勉修敬德以答帝贶。（《世宗实录》卷 225）

（嘉靖十九年五月）乙卯，兴建雷坛。（《世宗实录》卷 237）

（嘉靖十九年八月丙寅）以万寿圣节于朝天宫建醮三昼夜。（《世宗实录》卷 240）

（嘉靖十九年八月）甲申，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为太常寺

寺丞，婿吴浚、侄孙陶良辅具食博士俸。 （《世宗实录》卷 240）

（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壬子，上谕礼部：朕近患疾……秉一真人陶典真竭诚为朕祷叩，未为无劳。其加少保礼部尚书，与本等服色俸给，妻封一品夫人…… （《世宗实录》卷 243）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壬戌，四川胡胡弼哈列寺番僧头月纳究等、长宁安抚司差番僧头目波纳等各进贡方物。赐赏给赏如例。 （《世宗实录》卷 244）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戊辰，以冬深无雪，命有司祈祷。 （《世宗实录》卷 244）

（嘉靖二十年二月）庚午，初，方士段朝用之进银万两，授紫府宣忠高士也。秉一真人陶典真实荐之。朝用因请岁进数万金资国用，上大试其术，不验。朝用有徒王子岩者害朝用，乃攻发其诸污秽隐恶，日关典真所。典真惧为所累，遂上章自理，请禁子岩，责朝用岁办银四万余两供司空费。上曰：“黄白之术古昔有之，非真有道者不能。卿初荐朝用，及彼进银万两，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却屡不效，始知作伪。卿本纳忠，彼敢为欺，何与卿事。子岩、朝用俱令锦衣卫执赴镇抚司拷讯以闻。 （《世宗实录》卷 246）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戊子）先是，秉一真人陶典真用官银八百六十余两买雷坛府基。至是谋为己业，愿以愿银还官。上许之，仍诏免还官银，给与护敕。 （《世宗实录》卷 257）

（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郭勋党术士唐珠珊与其子举子唐辅捕得，具狱。上曰：“唐珠珊久挟邪术，潜住京师，交结权奸，妄言祸福。

又假修炼御女等术，媚惑朝臣，害政罔利，怀奸蔑法。本当处死，姑从轻。锦衣卫杖五十，永戍极边烟瘴地，其财产没官。唐辅发口外为民。（《世宗实录》卷 262）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戊午，建秋报大斋于朝天宫三日夜。
（《世宗实录》卷 266）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癸亥）赵王厚煜以汝源王厚焞等建醮祈祝奏闻。上曰：“诸王修建清醮保安朕躬，其各赐金币劳之。”（《世宗实录》卷 274）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辛卯）诏免正一嗣教真人张彦珪明年入觐。（《世宗实录》卷 275）

（嘉靖二十二年七月甲辰朔）礼部请申明昔年所奉禁革尼僧圣谕，凡中外一切游聚尼僧俱令不俗婚配，罢毁所居浮屠庵院，违者重惩如令。诏可。（《世宗实录》卷 276）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壬寅朔）真人张彦珪奏：抚州府民伪造文录，惑众取财，臣牒府禁止，而知府曾汝檀略不施行，且加毁辱。上乃夺汝檀俸，仍诏巡按御史禁伪造文牒者。（《世宗实录》卷 278）

（嘉靖二十三年八月丁卯朔）诏加秉一真人少保礼部尚书陶仲文、少傅兼少保、支正一品俸，婿吴淩、孙陶良辅各升太常寺寺丞。促文疏辞，不允。（《世宗实录》卷 289）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以久进祷雨于神祇坛，命百官各斋戒竭诚母怠。（《世宗实录》卷 298）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丙辰,吏部尚书熊浹谏止仙箕,上批浹疏以示大学士严嵩。嵩言:“浹非敢有所沮汕。其意以仙箕之降,民间多有恐其说久或不验,有负皇上崇奉之意。”上切责曰:“卿为浹强解,非大臣之道。”嵩引罪因言:“皇上却即苑中山地之隙建以仙庭,但仙庭之建与仙箕值于一时,臣未能仰知圣意之详,而浹疏专以仙箕为言,臣因其说而解之,实不敢有沽直之意也。”上意乃解。

(《世宗实录》卷 300)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壬辰)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仲文疏辞伯爵,请赠荫,上许之。诏追赠其三代,给与诰命,荫其孙倣为国子生。(《世宗实录》卷 302)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己巳)秉一真人领道教事陶仲文奏诣太和山建本醮祝延圣寿,上允其请,赐敕给驿以行。(《世宗实录》卷 303)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己卯,建秋,报大醮于朝天宫六日,遣英国公张溶等告祭各宫庙。(《世宗实录》卷 303)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甲朔)秉一真人陶仲文于原籍黄州造雷坛并御书楼成,乞坊额。上赐名隆教坊,令工部制匾给之。(《世宗实录》卷 305)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庚)壬辰,授服闋庶吉士林树声为翰林院编修。(《世宗实录》卷 306)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癸卯,诏举春祈典于雷霆洪应殿,自是日至二十二日止。仍遣文武大臣、成国公朱希忠等诣各宫祠行礼。
(《世宗实录》卷 308)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庚戌,以灵雨应祈,群臣表贺,上悦,优诏报闻。(《世宗实录》卷 310)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己卯,时久旱,上祷雨于宫中。是日大雨,诏建恭谢玄泽醴曲,停封止刑三日。(《世宗实录》卷 321)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丁未朔)建春,祈大斋于显灵宫三日夜,命东宁伯焦棟行礼。(《世宗实录》卷 333)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甲寅)许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彦耕子永绪承袭父职。吏部言:正一嗣教大真人乃诰封时所加,其初袭止当真人,不宜滥封号。上谓此系见职,无革夺理。仍令诰封时别赐之。
(《世宗实录》卷 337)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乙酉,以地震,命文武大臣、京山侯崔元等祭告郊庙、社稷及各宫庙。(《世宗实录》卷 338)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辛亥)以万寿圣节恩加兼一真人礼部尚书陶仲文支伯爵俸……赐方士郭弘经号清徽辅教志靖宣诚高士、王永宁号清徽辅道翊范通真高,各铸印给之。(《世宗实录》卷 339)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戊午,赐辽王宪炘道号清徽忠教真人,给与金印及道藏经内,从其请也。(《世宗实录》卷 341)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戊辰,上以风霾占异,且入冬未雪,躬祈率百官表贺。上悦,各优诏答之。 (《世宗实录》卷 341)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辛丑,建祈年,醮典于大高玄殿三日。遣英国公张溶等分诣各宫庙行礼。 (《世宗实录》卷 347)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戊申,上谕礼部:时入夏矣,雨泽少降。民食所关,必祈玄润。其停刑十日,百官素服供事,称上下协诚之议,勿怠视焉。 (《世宗实录》卷 347)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己丑,建秋,报大典于洪应坛。遣成国公朱希忠等分祭各宫庙。 (《世宗实录》卷 352)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乙丑朔)礼部以亢旱请令顺天府官祷雨,百官皆致斋,青衣办事。上曰:“去冬无雪、今春不雨,凡百伍拾日,如再及旬月,麦禾皆失润溉。朕兹躬祷为民天耳。卿等以上下相关谓百官亦当致省。但恐应天未可虚文。第令该府官竭诚以祷。” (《世宗实录》卷 358)

(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壬戌,封掌道教事礼部尚书陶仲文为恭诚伯,以祷雨济旱力赞平狱功也。 (《世宗实录》卷 359)

(嘉靖二十九年五月)丙寅,以甘雨应祈建告谢典于大高玄殿,命成国公朱希忠等分告各宫庙。 (《世宗实录》卷 360)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亥……秉一真人陶仲文进所积赏赉银一万银,缎二百疋助边。上嘉其忠,诏户部收贮济边。 (《世宗实

录》卷 365)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癸亥)上祈雪于禁中。遣成国公朱希忠等分告各宫庙。 (《世宗实录》卷 368)

(嘉靖三十年三月)丙午,时久不雨。上谕礼部臣曰:“天旱祈霖,宜虔宜慎,自朕先之。”因以是日始,斋戒三日。 (《世宗实录》卷 371)

(嘉靖三十年三月)丙辰,以雨未沾足,风霾作,复诏诸司祈祷。命文武大臣祈郊庙,偏郡祀如故。 (《世宗实录》卷 371)

(嘉靖三十年四月)辛未,建祈年醴典于朝天等宫。 (《世宗实录》卷 372)

嘉靖三十年五月戊子朔以霖雨应祈遣文武大臣、朱希忠等答谢各宫庙。 (《世宗实录》卷 373)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己丑,廷臣以灵雪应祈上表称贺,上嘉答之。因制《贺雪吟》颁赐朱希忠等七臣。

礼部类奏灾慢。上曰:“今岁灾变数多,厥有由召。内外大小臣工宜各思过。图改分赞,治理边防万宜加谨,毋得怠忽。 (《世宗实录》卷 380)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壬辰,以久旱命顺天府官祈雨,百官修省三日。 (《世宗实录》卷 385)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己酉,以万寿圣节建醴于大高玄殿,自是

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世宗实录》卷 387)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甲申,修秋报大斋于朝天宫三日夜,命英国公张溶行礼。 (《世宗实录》卷 389)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午,以元旦雪日食不见奏谢郊庙、社稷,遣成国公朱布忠等各行礼。 (《世宗实录》卷 393)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辛卯,承天府旧邸元佑官建安神大醮,遣礼部左侍郎孙升行礼。 (《世宗实录》卷 393)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寅)建春,告大醮于朝天宫三日夜。 (《世宗实录》卷 394)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甲寅,建秋,报大典于大高玄殿七日,停刑禁屠止封如例。 (《世宗实录》卷 402)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庚辰,建秋报大典于洪应坛九日,停刑止封禁屠如例。 (《世宗实录》卷 403)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丙申,赐秉一真人恭诚伯陶仲文所建庙、桥额。黄州城隍庙曰咸宁、徽州府寿狮山三宫庙曰显应、黄冈县三台河桥曰通济。 (《世宗实录》卷 403)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亥)秉一真人恭诚伯陶仲文奏:山东济南府齐河县有道士张演升建大清桥。臣已募银一万五千余两助工。近闻浚河得龙骨一,近千金,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若有神助。乞今尚未报完,乞捐内帑以终大工。上令给银一万四千两。

《世宗实录》卷 405)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丙子)以玄岳工成,遣英国公张溶往行安神礼、恭诚伯陶仲文往建醮。《世宗实录》卷 405)

(嘉靖三十三年二申壬申朔)建春,告大斋于朝天宫三日夜。
《世宗实录》卷 407)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甲戌)上谕礼部曰:今春雨泽固降,雷未发声,且四方异灾旱潦不同。勿专谓尔君所致,人臣之义可尽废乎?……于是遣英国公张溶等祭告各官庙,停常封九日。《世宗实录》卷 409)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己亥朔)金川寺演化禅师差都纲头目。番僧阿藏等来朝贡方物。宴赉如例。《世宗实录》卷 412)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戊申)西苑产嘉谷三穗、双穗百十有五本。会郑府盟津王子祐椿复献嘉谷双穗者七十八本。上命择吉日告献祖庙。礼部请宣付史馆,率百官贺。上报曰:“一本二穗旧称禾瑞。天赐玄庥,不可慢忽。今年夷狄作乱,大水疫荒,皆谓上之人所致。任事之臣全不尽心处置,何以贺为?”《世宗实录》卷 412)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己酉,建启祝醮典至八月二十六日止,停常封。《世宗实录》卷 412)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乙亥,改荫秉一真人恭诚伯陶仲文子世昌为锦衣卫百户。先是,世昌已荫为国子生,至是仲文疏乞改荫百户,而以侄孙陶仰代荫入监。从之。《世宗实录》卷 413)

(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己卯,建秋报醮典于洪应坛七日。遣文武大臣、英国公张裕等祭告各宫庙。 (《世宗实录》卷 415)

(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庚申)修景庆玄修醮典于内殿九日。
(《世宗实录》卷 416)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壬子,建神应轩于西苑。 (《世宗实录》卷 420)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丙子)诏修江西许旌阳真人宫。 (《世宗实录》卷 421)

(嘉靖三十四年七月癸巳朔)遣道士二十三人赍帛制祭先圣历代帝王陵寝。 (《世宗实录》卷 424)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乙丑,赐徽王载瑜号清徽忠孝翊教辅化真人,予之金印。 (《世宗实录》卷 425)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壬辰)礼部以山西、河南同日地震,请如例修省。九卿科道官许极言时政得失:“凡可救灾恤民者,条奏其被灾地方,遣大臣一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祇,其死者收瘞,为厉坛以祭之。”上是其议,乃命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往。 (《世宗实录》卷 432)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戊申)乘一真人陶仲文为其子尚宝司少卿世恩乞恩送母,许之。仍给驿以归。 (《世宗实录》卷 432)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丁酉,上谕礼部曰:“春夏交而雨泽少,四方多灾。皆系气数,未有人能叩上玄者。勿诸不经,理宜敬奉。其自十一日始,停刑六日,止屠三日,仍告六宫庙。未几,雨降,上悦。辅臣严嵩率百官上表贺。 《《世宗实录》卷 434)

(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壬子,以应灵雨建谢典于雷宫三日。
(《世宗实录》卷 434)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己卯)敕建真武殿于齐云山。 《《世宗实录》卷 435)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丁巳朔)建延生醮典于高玄殿,八月二十日止,停常封。 《《世宗实录》卷 437)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辛未)西苑进一茎双穗瑞谷九十五本。上示礼部,部臣请择吉献太庙,群臣诣奉天门表贺。有旨免贺,献庙礼命公朱希忠代。 《《世宗实录》卷 437)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壬寅,举承恩大典于内殿,停常封十四日。 《《世宗实录》卷 438)

(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庚申,建景圆一阳二典于万法殿,止常封十四日。 《《世宗实录》卷 441)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巳,礼部类奏是岁四方灾异:地震十一、天鼓鸣一、水灾、火灾、星昼现各一。上曰:“所奏灾异仰承上天仁爱,朕心感惕。内外臣工其痛加修省,各尽职业,毋事虚文。
(《世宗实录》卷 442)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庚申,建祈年大典于大高玄殿五日,停封、禁屠、止刑如例。 (《世宗实录》卷 445)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先是三日,以火星逆行二舍敕诸司修省,至是,遣英国公张溶等祈禳于洪应雷殿,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谢诏等奏告于玄极宝殿、太庙、太社稷。 (《世宗实录》卷 446)

(嘉靖三十七年正月甲子)建首祝景度吉典于内殿,停常封九日。 (《世宗实录》卷 445)

(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己亥,建大祈典于万法宝殿九日,分遣英国公张溶等祭告各宫庙。 (《世宗实录》卷 456)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甲子,建二祝景度吉典于内殿,停常封九日。 (《世宗实录》卷 457)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甲子,建三祝景度吉典于乾光坛五日。 (《世宗实录》卷 459)

(嘉靖三十七年十月)丙午,工部尚书掌太常寺事徐可成卒,可成,神乐观道士也。起乐舞生至今官。以例赐祭葬。 (《世宗实录》卷 465)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庚寅,更建玄圣五龙亭。 (《世宗实录》卷 472)

(嘉靖三十八年六月)甲辰,上谕礼部秉一真人恭诚伯陶仲文

职掌玄教，屡尽忠诚，在舍年逾八十。其降敕遣锦衣卫一人往存问，赐白金百两、彩币四表里及宝钞、羊酒以示眷怀。仍令有司特加存问。已复改仲文带俸尚宝司少卿陶世恩为太常寺丞兼道录司右演法。真人府供事，仍与五品服俸。 （《世宗实录》卷 473）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甲午，建祈祐邦民醮典于洪应雷宫十五日，命英国公张溶等祭告各宫庙。 （《世宗实录》卷 482）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甲寅，建天保大典于大高玄殿等坛。停常封至八月二十日止。 （《世宗实录》卷 485）

（嘉靖三十九年十月甲午）建金箓酬恩秋报大斋于朝天宫三日夜。 （《世宗实录》卷 489）

（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丙戌）秉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湖广黄冈人，幼习道士祈禳小术。初以吏员为辽东海叫州库大使。岁满当迁守京师，得师，事致一真人邵元节，元节者，江西龙虎山道士也，以方术得幸于止。元节且老，因荐仲文得召见。一岁中迁至神霄保国宣教高士。未几，进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总各宫观住持，知道录事，食正二品俸。寻加少保、礼部尚书，寻又加少傅，余如故，食正一品俸。俄进兼少师，加号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宣教忠孝秉一真人，知道教事，勋阶光禄大夫柱国，又兼食大学士俸。寻进食伯禄。已实封恭诚伯，岁食禄一千二百石，官其子世恩为秉真人府供事、太常寺寺丞兼道录司右演法。至是，有疾请告归，遂死于家。悉录其平生所得赐赉金帛衣带献还于朝。上闻而悯之，谓礼部曰：秉一真人总领玄教，为国祝修，恭勤久著。兹以疾故，朕心悯悼。其加赠特进光禄大夫，谥荣康惠肃，赐祭十坛如致一真人邵元节故事，葬以伯礼。仍给斋粮、麻

布与其子世恩为送终费。仲文无异术，徒以符咒小方称上意，骤被恩宠。自戊戌以后，上不复视朝，辅弼大臣皆希得进见，独仲文时被宣召。至即赐坐，与语之称为师。尝赉以数万计，又兼领三孤、列爵五等，前后几二十年，以宣贵终其身。虽死也，复赠谥、赠赙，恩眷有加。自古方士所未有也。隆庆改元，始奉遗诏追夺仲文官，世恩亦削籍。（《世宗实录》卷490）

（嘉靖四十年二月丁酉）以日食不见，建谢典于大光明殿三日。群臣上表贺。（《世宗实录》卷493）

（嘉靖四十年二月）甲寅，重建祈年大典于洪应雷宫七日。（《世宗实录》卷493）

（嘉靖四十年三月）辛巳，命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袁炜入直西苑，供撰玄修。（《世宗实录》卷494）

（嘉靖四十年七月己丑朔）是日，日食一分五秒，例免救护。礼部尚书袁炜言：“臣闻唐一行曰，日君道也，无月出魄之变，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变行而避之；或五星潜在其下御侮而救之；或涉交数浅；或在阳历，阳盛阴微则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则天为之隐，虽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皇上以父事天，以兄子事日，群阴退伏，万象辉华。是以日位旺荣，阴氛销铄，食止一分，与不食同。臣等不胜欢忭。”上以为然。（《世宗实录》卷499）

（嘉靖四十年七月）己酉，建迎恩大典于大高玄殿，禁常封三十四日。（《世宗实录》卷499）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丑，上谕礼部曰：“时届深冬，未见正

白，农民切望。朕竭诚恭祷、奏告、斋戒如例行。”会大风，上复谕曰：“风变、祷雪兼禳未宜缓之，其亟议行之。”乃遣成国公朱希忠等分告郊、庙、社稷、神祇及朝天等六宫庙，停刑，禁屠，百官青衣斋戒。

（《世宗实录》卷 503）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乙酉）以瑞兔嘉禾生，建承恩大典，命公张溶等分告各宫庙。（《世宗实录》卷 513）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丙午）江西丰城县方士熊显进法书六十六册。诏留览，赐显冠带、银币遣还。（《世宗实录》卷 513）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庚戌，致仕大学士严嵩具奏起居并进祈鹤文检及各宗法秘。上优诏答之，仍赐以银……始，嵩之致仕归也，到南昌，值圣诞，即铁柱宫延道士田玉等为上建醮祈福。玉自言能书符召鹤，嵩试之，良验，会上遣御史访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诸符上之。（《世宗实录》卷 520）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庚辰，诏锦衣卫逮讯道士龚中佩及刑部员外郎邵峻各杖六十，黜为民。中佩供事陶真人府，官到太常寺少卿。是日，上偶遣官到坛寻检咒帙，而中佩适出。上怒，命锦衣卫捕中佩问状，会有言中佩同峻夜饮者，因并逮峻杖之。（《世宗实录》卷 525）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甲申，以火星逆行二舍建禳典于内坛，遣成国公朱希忠奏告玄极宝殿，而官素服修省五日。（《世宗实录》卷 527）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乙未，火星顺次。上谕礼部曰：朕荷天

垂仁爱，执法顺度，礼宜奏谢于原殿二十一日子刻，仍原命首臣行礼。（《世宗实录》卷 527）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甲午）举庆祝星典于万法宝殿，停杂封四日，命文武大臣徐延德等分告各宫庙，以迎上玄元甲之祐。（《世宗实录》卷 529）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庚申，建景祝大典于太极宝殿，停常封九日。（《世宗实录》卷 532）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己巳，建洪坛太素殿。（《世宗实录》卷 534）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戊申，太医院医士申世文进法秘三种，诏留览。（《世宗实录》卷 546）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乙巳，正一嗣教大真人张永绪卒。其妻徐氏以子自命方六岁奏言孤寡恐为族党所欺，请赐封降敕如其先世元君董氏例。董氏者，前真人张留纲母也。留纲死，其子元吉始生，敕封董氏为温顺柔静元君，同孙元吉管理教事，仍选本山道士四人充赞教，掌书等官协助行事。徐氏据以为请，诏特许之，仍赐永绪恤典如其文彦辮之半。（《世宗实录》卷 550）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庚戌，万岁山坛举一阳大典，分遣公张溶、侯顾寰、伯方承裕、尚书郭朴、高燿、高拱祭告朝天等六宫庙。（《世宗实录》卷 552）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丙戌，建报岁大典于万寿宫，停常封至

正月二十五日止。 《《世宗实录》卷 553)。

(隆庆元年正月己巳)方士王金等下狱论死。金初以修炼黄缘真人陶仲文子世恩希求恩泽,乃伪造五色灵龟、灵芝以为天降瑞征,又与世恩及陶仿、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七元天擒》、《护国兵策》及以金石药进御,仿得迁太医院使,世恩太常寺卿,金太医院御医,文彬太常寺博士。至是,以遣诏逮金等鞠问,遂皆伏法。 《《穆宗实录》卷 2)

(隆庆元年正月庚辰)革道官金中刚等太常高士职号,并收中刚及陶世恩玉印、五牙印一,银印一、铜印十。 《《穆宗实录》卷 3)

(隆庆元年二月)壬辰,罢祭金海宣灵弘济之神。 《《穆宗实录》卷 4)

(隆庆元年十一月己卯)以久旱命顺天府官祈雪。 《《穆宗实录》卷 14)

(隆庆三年八月)庚申,以洪水为患,命总理河道御史翁大立祭大河、大济之神,巡抚凤阳等处侍郎赵孔昭祭大江、大淮之神,山东巡抚都御史姜廷颐祭东岳泰山、东镇沂山之神,巡抚浙江都御史谷中虚祭东海、南镇会稽之神,巡抚保定都御史朱大器祭北岳恒山之神。 《《穆宗实录》卷)

(隆庆三年十月辛丑朔)遣中官祭司井之神。 《《穆宗实录》卷 38)

(隆庆四年正月)癸未,上元节。以天变修省,免百官假,禁民间

放灯作乐。 (《穆宗实录》卷 41)

(隆庆六年四月)丁巳,以亢旱,命顺天府祷雨,诸司停刑禁屠十日。越三日,乃雨。 (《穆宗实录》卷 69)

隆庆六年六月乙卯朔,日食,自卯正在刻至巳初三刻,所不画分余,缠井宿度。先是,礼部奏:寅刻百官赴思善门哭临毕,赴本部救护,青衣角带,不用鼓乐。毕,仍素服腰经办事。……俱报可。(《神宗实录》卷 2)

(隆庆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命顺天府官祈雪。 (《神宗实录》卷 8)

(万历元年十二月)辛未,礼部因地震上疏言:“地道承天,以静为主。一有震动,是为失常。今楚蜀之间相继地震,绵亘千里,厥变匪轻。皇上敬天勤民,感格有素,唯是大小臣工奉职无状所致。请行内外各衙门痛自省愆,勉图修职,毋从粉饰虚文。尤望皇上仰体天心,益修圣政;缉学问于无间,谨嗜好于未明;节明爱人,亲贤纳谏,请求必禁,黜直优客。则上下交儆,治化维新。不惟灾变可弭,休征自应。”上是其言。 (《神宗实录》卷 20)

(万历四年十二月丁卯)礼部类奏灾异言:今年自二月以来,地震、雨雹、河水断流频形奏报,岂圣世所宜有。乞敕大小臣工革心励行,举措务协于公,功罪必求其当,催科或扰则加意抚绥,圉圉或冤则悉心昭雪。皇上护克谨天戒并懋圣修,动作起居俨若上帝之式临,号令施为唯恐一物之失所。转 异为祥瑞不外此。上纳之。(《神宗实录》卷 57)

(万历五年三月)甲午,隆庆间,龙虎山张氏真人印号奉旨革夺。至是,提点张国祥具奏请复,礼臣以为不可许。得旨:国祥伊祖封号传自累代,祖宗亦相因不革。还准永袭,给与印信。其粮差止照品级优免,不许侵占影射。已吏部以无定品为言,上以真人系正二品,载本朝官制,令遵前旨行。 (《神宗实录》卷 60)

(万历五年五月癸巳)是日,上以久旱率百官修省,斋三日,令顺天府官致祷。 (《神宗实录》卷 61)

(万历七年二月)癸未,辅臣张居正题:文书官口传圣母慈谕,前因皇上出疹,曾许僧人于戒坛设法度众,今圣躬万安,宜酬还此愿。窃惟戒坛一事,奉有世宗皇宗严旨禁革,彼时僧人聚集以数万众,恐有奸人乘之,致生意外之变,非独败坏风俗而已。隆庆以来,僧徒无岁不冀望此事。去年四月间,游食之徒街填巷溢,及奉明旨驱逐,将妖僧如澄审之于法,然后敛戢。今岂宜又开此端!窃惟圣躬康豫,合无敕下礼部,遣官告谢效庙、社稷,益助洪庥,斯名正言顺,神人胥悦,何必开戒坛而后为福利哉。”疏入,事遂寝。(《神宗实录》卷 84)

(万历七年五月辛未)户部奏酌停僧道纳银事例并申明旧制以弭后患:一停在京请给;一禁自披剃;一立僧道名籍;一议查给文引;一禁私建院观。得旨:依拟行。 (《神宗实录》卷 87)

(万历八年十二月辛亥)河南祥符人李相首倡白莲教,煽惑远近,造捏妖书,妄意纠众,超手中原。事觉,诏收磔之,余各编戍。(《神宗实录》卷 107)

(万历十年二月)甲午,上谕内阁:去岁秋冬竟无雨雪,今春农

务何赖！腾甚忧之。先生等传示礼部竭诚祈祷。是夜大雨。（《神宗实录》卷121）

（万历十年四月）庚子，以旱祈雨，遣公朱应祜、吴继爵、孙世忠、伯毛登、王应龙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云雨、风雷等坛，仍命停刑禁屠、群臣修省七日。（《神宗实录》卷123）

（万历十年十二月丙午）广东惠州、浙江、严州、直隶徽州等府各水灾，直隶保定府天火延烧，四川保宁府地震，陕西甘凉地方赤白云气匝绕半天，又西北有彗星形如匹练。各灾异例，礼部类题修省。得旨：朕寅畏天戒，尔中外大小臣工其一体修省，恪共职业，毋事虚文。（《神宗实录》卷131）

（万历十三年正月壬辰）诏毁天下私创庵院，寻不果毁。户部尚书王遴以财用诎乏条八事，内一事言：尔年佛家、道家、白莲等教各立斯会，布金出米，举国如狂。伏睹太祖高皇帝榜示天下曰：“凡寺观僧道，无奔走于外，交构有司，以收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无私创精庐。”暨我成祖以浙江诸郡少年越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人尽以戌辽东、甘肃。宜宗深意，万世所宜守也。”礼部题：僧道之禁，节经言官建白，本部议复，不啻三令五申矣。而斋醮施舍愈昌愈炽。岂尽左道之愚人。亦崇尚者之自愚耳。今宜敕各抚按严督守，令以移风易俗为先。申明圣谕，劝化愚民。教以君臣、父子之常道，示以家桑衣食之恒业，晓以惠迪从逆之实理。丧葬必依家礼。擅作佛事者罚，祈年方社、以时揭榜消禳者罪。大经既正，邪慝渐消。行之既久，以此署考，庶几教化可兴，民道有赖。奉旨：着中外大小臣工，严查各处寺观、庵院，毁新创、存旧址矣。复谕都察院曰：前有旨清寺观、庵院，恐奉行过严，一时军民惊扰。其令五城御史停之。仍禁以后不得私创，犯者重拟。（《神宗实录》卷157）

(万历十三年四月乙丑)福建道御史谭耀上疏略谓:兹者旱魃为虐,皇上命官三祷矣,已复躬祷矣。数日以来,蕴隆愈炽,则何故也?《诗》曰:“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今旱既太甚矣。昨蒙皇上面谕辅臣,谓天下有司不背爱养百姓到致上千天和,大哉义皇言!闻者泣下。然臣以为人群出治,必自心身、宫闾以及朝廷百官,然后达于国都以暨于天下,此本来之序也。冯京告神宗曰:陛下避殿减膳不足以回天变,当痛自责以广善言。夫熙宁之弊政何多也?天下藉青苗保甲之法,暴虐百姓者何众也?而冯京告群必先望其责己,故有桑林之自责,而后能改过不吝;有云汉之侧身修行,而后子遗之民终将赖之也。此望陛下毋以停操理枉为自足,而独观于念虑之微,毋以减造蠲恤为己尽,而昭察于性情之隐,中夜奋思以求其故,昔何以顺,今何以违,必有毅然,防一愈之偏而归于大道之正者,消弭之道莫此为切。疏入,报闻。 (《神宗实录》卷160)

(万历十三年十一月)丙寅,北虏顺义王乞庆哈及西番答赖等表文、鞍马、弓矢、方物至身边……俱给赏如例。部夷冷克本等许袭祖父职级,阿出答等量授百户。赐五蟒狮白泽裘衣,赐僧以僧帽袈裟绢布。 (《神宗实录》卷168)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庚午),命彰武伯炳宴陕西大崇教等七寺进贡番僧速南班班等三十有五人于礼部。 (《神宗实录》卷169)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辛巳),乌思藏大乘法王及长河宣慰使司番僧吧蜡领真等入贡,例赏约九千三百两有奇。工部以节慎库空虚,议移之四川藩司。番僧诉于礼部,引万历六年奉旨事例为言。诏仍于工部给之。 (《神宗实录》卷169)

(万历十四年正月庚戌),陕西慧济、扯把等寺番僧马你完卜等八名赴京进贡,宴赉如例。 (《神宗实录》卷 170)

(万历十四年正月丁巳),番僧马你完卜等共九百一名进贡马并铜佛、铜塔等物到京,详审无碍,给赏如例。 (《神宗实录》卷 170)

(万历十四年三月)戊戌,上谕内阁:“朕见边连日天气昏浊,尘霾蔽空;又览台官所奏,主百姓流离,朕意惊惧。”……辅臣申时行等具疏云:“窃惟视民如伤者,帝王厚下之仁;遇灾惧者,帝王敬天之实。兹者,风霾屡作,雨泽未沾,百姓忧惶,三农失望。皇上钦崇天道,軫念民艰,以邦本为忧,以天变为惧,且令有司将妨民生之事条具奏请。即此宸衷之警惕,圣虑之焦劳,固足以孚格昊穹感招和气矣。”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己巳,上以久旱谕顺天府竭诚祈祷。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戊午),以风霾久旱遣官祭告。南郊,公徐文璧;北郊,侯吴继爵;山川,侯陈良弼;云雨风雷,伯毛登,各行礼祈祷雨泽。仍令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以回天意。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四月癸酉)大学士申时行等题:“窃维地道安贞,以震动为变;天心仁爱,以谴告的符。……连月以来,风霾屡作,雨泽未沾,群情皇皇,罔知攸措,乃今又有地震之灾。……然窃以恒旸不雨,则是阴道亢而不能下济;地震弗宁,则是阴道纵而不能收敛。人事感召,谅亦有因。……此皆臣等赞襄无状、调燮无方,以臻上千天和,有此变异。” (《神宗实录》卷 173)

(万历十四年四月乙亥)礼部因京师地震奏上“谨天戒，恤民隐。何敕群臣痛涤前愆，共图消弭。”上纳之。 (《神宗实录》卷 173)

(万历十四年四月丁丑)刑科给事中胡时麟题，为天谴频仍，坤舆不静，乞重祀典、慎时政，以回天意事。略谓：“鬼神不享非类。夫天子祭天地，请侯祭山川，不相陵越，所谓类也。今使公侯而代天子之祭，其无乃非类也乎？” (《神宗实录》卷 173)

(万历十四年四月庚辰)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疏类：“……然臣又惟：坤为母，欺德宜静。周太史伯阳甫曰：阳伏而不能臣，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皇贵妃位亚中宫，分为甚尊，恭妃诞育元子，义则至重。其间礼仪相接，名分相临，或恐有不自按者，此与周太史所谓阴迫而不能升者若有符焉。” (《神宗实录》卷 173)

(万历十四年四月)丁亥，上以雨泽沾足祭谢。南郊遣公徐文璧，兹郊侯吴继爵，社稷驸马许以诚，山川等神毛登、王应龙、王学礼、卫国本各行礼。 (《神宗实录》卷 173)

(万历十四年十月甲戌)命公徐文璧、侯吴继爵、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分献大明、夜明、星辰、云雨风雷四坛。 (《神宗实录》卷 179)

(万历十四年十二月丁亥)上以天旱，遣官祭南郊、北郊神祇坛，且行令河南等处巡抚，祭其境内岳神。 (《神宗实录》卷 181)

(万历十五年正月庚子)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因言：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兹直隶、山东、河南颇众。 (《神宗实录》卷 182)

(万历十五年正月己酉)陕西鲁班等七寺刺麻番僧札石尖卒等二十五名赴京进贡,赐筵宴如例。 (《神宗实录》卷 182)

(万历十七年三月戊午)以旧例给真人张国祥本身诰命。(《神宗实录》卷 209)

(万历十七年四月乙酉)妖僧李圆朗谋乱于广东始兴县。先是,圆朗居朔源下洞水宝庆庵,造妖书煽动人心,言有易还生、先天演禽及剪纸为人马,夜则飞动并飞剑杀人诸秘法。诡称翁源人王子龙为黄巢之后,有巢遗金十二窖,愿从者瓜分之。又言子龙乃弥勒降生,子丑年天有大灾,鬼将啖人,损资自投者给朱符可免。因聚众数百人,分兵至东桃隘、饭罗峒,刳牲祭纛,鸣金下令。东桃人惊走,因肆焚劫,又犯南雄府。有司集乡兵以御之,斩子龙,擒圆朗,余众悉平。(《神宗实录》卷 210)

(万历十七年四月丁酉)直隶巡按方禹策请逐真人张国祥,不得以醮坛符法惑人,伪禁假借入观,携带道徒,劳费驿递。不允。(《神宗实录》卷 210)

(万历十八年四月)戊子,以祈禱雨泽祭告,遣定国公徐文璧于南郊,恭顺侯吴继爵于北郊,临淮侯李言恭于山川,伏羌伯毛登于风云雷雨坛各行之礼。(《神宗实录》卷 222)

(万历十八年六月)甲戌,以雨泽大霈,告谢南郊、北郊、社稷、山川等神,赐辅臣祭品。(《神宗实录》卷 224)

(万历十八年八月乙未)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黄凤翔

言：“……今户部二十万之岁进，既非旧额，积为常供，屡比执奏，未蒙俞允。窃睹城内外祠庙寺观，金碧荧煌，堂宇壮丽，询诸道路，皆曰内帑所捐金也，而远方梵刹之供奉，岁时斋醮之祷祀亦复频仍。臣愚谓，与其捐厚费于冥冥，孰若宽此一分于民命。”（《神宗实录》卷 226）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癸酉，大学士申时行题：“三月二十日一更后，西兹方有星如彗，尾长尺徐。钦天监云：‘在胃宿度近，又在东北方室壁宿度，尾长约二尺。’不胜惊骇，顷奉圣谕，倦倦引咎责躬，亦由臣等赞襄寡尤，有乖调燮。至于大小臣工，俱当省躬修职，以答天谴。”（《神宗实录》卷 234）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巳丑，礼部题：“异端之害，惟佛为甚，缘此辈有白莲、明宗、白云诸教，易以惑世生乱，故禁宜严。近福建有僧妄称钦差，欲重建交提寺以觊银坑之利。又有香僧亦乞内地造寺为通番之计，汉上栈道亦复有游僧妄称差遣。即京师中近有五台僧自号密藏禅师，潜住感众，合严行禁逐。”上命严逐重治之。（《神宗实录》卷 234）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己巳）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容淳以祖陵雷火上疏，略曰：“……夫雷天之号令也，人君之诏诰象之。陛下册立之旨屡更，俄且极罢，虚前星之位，缺预教之典，纶綍如戏，群听大骇，宜天之号令感而弗顺欤！雷居震位，于乾刊为长子，助阳折甲，万物莫不寄命焉，气弗平则鸣，势大壅则泄，此雷之所以迅而火之所以生也。”（《神宗实录》卷 260）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己未）礼科都事中张贞观言：“祀典关系甚重，日久遣代非宜。我太祖高皇帝制为《祖训》一书，其款约十有二，

而始于持守，即继以严祀。谓凡祀天地、社稷、宗庙，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方今淮甸之水，畿辅之旱，湖、襄之风霾，兖、豫之霖潦，所在为沴；而北震天鸣，甘、宁殆无虚月；流星火光、辽、蓟屡有报闻；沈阳之天火焚毁千家，留都之迅雷煨及陵树。固可徵天心之仁爱，而亦可以见宗公之怨恫，则竭诚以格祖回无，正今日吃紧第一义。”不极。（《神宗实录》卷 262）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甲子，大学士王锡爵等题：“……且臣等夜视彗星渐近紫微垣，于象为君，于地为藏神布政之所，尤不可不深畏。”（《神宗实录》卷 262）

（万历二十一年八月）癸未，大学士王锡爵密奏：“臣连夜仰观乾象，是彗星已入紫微垣。……若彗入紫微垣，王者之宫，则其咎乃在君身。君身之咎必非区区用人行政之间所能消弭，此历代星占载在《文献通考》诸书者凿凿可验。皇上试自取而观之，震惊恐惧则必当求莫大切身之事有可以改观万国、厌不祥者。窃惟，天以皇上为子，皇上以太子为子，以一家伦序而言，惟此可以相当。天子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以三垣方位而言，此最为相近。……臣以为方今攘彗第一义无过早行册立之典，朝廷之上有此大典章而后可以辟除大秽；宫闈之中有此大喜庆而后可以镇压大灾。”（《神宗实录》卷 263）

（万历二十二年四戊午）发银五十两于药王庙，建醮三日夜，为辅臣王锡爵祈安。（《神宗实录》卷 272）

（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己未）江西南昌等府在京官吏人等鍾枢等奏：真仙祐护，运艘陆危，屡彰显应，捐贲鼎建许真人庙宇，乞赐碑额。（《神宗实录》卷 304）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丙子)赐江西许真人祠名“灵佑”，以护运有功。 (《神宗实录》卷 305)

(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己卯)大学士张位等言：“……夫火神之郁攸，气郁为火徵，人郁为乱徵。解郁导和在皇上一念耳。” (《神宗实录》卷 311)

(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辛酉)，陕西弘化寺番僧统诸坚错等六名进铜佛、舍利等物。给赏如例。 (《神宗实录》卷 317)

(万历二十六年正月甲辰)兵部哨投于部门外通衢拾得一书册，其言幻幻妄不经，似无为教焚聚之辈藉以惑众者。 (《神宗实录》卷 318)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癸酉)南京科臣奏称：“顷者，南京皇城端门外拿获妖人宋四入并简得《指南书》一囊，书中语多荒唐不经、狂逆不逊。昔所称鱼腹、白莲教大都类此。 (《神宗实录》卷 319)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壬申，诏百官各修省祈雨。 (《神宗实录》卷 321)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乙亥，命加封金山黑龙潭龙王庙号为“护国济民神应龙王庙”，潭名为“神应龙潭”。立碑刻文表杨纪述。先是上谒祭天寿山回銮，道经金山见一屈宇傍有泉名“需龙潭”，山形秀异，泉水清奇，驻蹕幸焉。是后或遇祈雨遣祷辄应。时上忧旱甚，每夜分宫中秉诚露祷，复遣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国祥赴潭祈祷，旋获雨泽，四郊沾足，故有是命。赐张国祥玉带银币，以旌祈雨之功。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甲午)以久旱祭告南郊、北郊、社稷、山川、风、云、雷、雨、黑龙潭。命公徐文璧、侯陈良弼、郭大诚、伯王学礼、驸马侯拱宸、真人张国祥各行礼。 《《神宗实录》卷 334)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丁丑)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言：“……臣等考《唐书》所记，天气不和寒暑隔，人气不和赘疣生，地气不和堆阜出。今西北乾地，妖沴并至，此何兆也？年来民究财尽，已被虏又复被灾；已包砂又令包课，苦于箠楚，困于颠危，苏轼所谓：枯松强钻膏，槁竹欲沥汁。恐四方衅起关中，具祸首者乎？” 《《神宗实录》卷 340)

(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乙酉，大学士沈一贯上言：“人主于天相去甚近。天心仁爱则出灾异以儆之，不可不敬承也。迩岁之灾甚多且大，今年雷击太庙树，辽东军器火，浙江邑漂，福建石飞。以至陕西、山西山崩地涌之变，尤为罕绝；荒歉半天下，人民流离不忍见闻；守边军士嗷嗷待哺，播酋肆螫，动兵四言；临清民变，建宁士叛皆非细故。近日火星一逆禁内随火，感应之速如此，可畏殊甚。臣记万历十三年火星入南斗，占为“天子下堂走”，此非吉语，而皇上是时特发睿心，躬京步祷，应天若此，遂为千古传诵之圣德，岂但弭灾致祥而已哉！” 《《神宗实录》卷 342)

(万历二十八年十一月壬寅)妖人赵一平伏诛。一平浙之山阴人，素习邪术，倣诡喜乱，会丽水妖妇王氏假佛号，分派孙枝与义乌奸吏陈天宠传香淫聚，煽惑浙东。其夫死，一平夤缘妻之，造《指南经》妖书，令其党分投两都省翁，同日布散，簧鼓人心，党获俱诛，易号古元，逃窜徐州，结纳无赖，猖狂大言，已而流寓杭城，诵经聚众，

拒捕杀人，变姓名亡命沧瀛，间至宝坻，为千户刘文所擒。（《神宗实录》卷 353）

（万历二十八年十一月）丁卯，大学士沈一贯题：“前真人张国祥二本，臣拟下部院，此条旧制不敢违越，而三次蒙发改票，臣未测圣意所在。但思天下田土除空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今国祥恃恩祈免，上比皇庄，已非国制；且其粮数二百八十石加三百五十石，计田将二万馀亩，几罄一县之境，安可尽蠲其徭，而今军国费用靡所出耶？臣查品官蠲免皆有之下数，即皇亲、勋臣之家亦无全免之理。”（《神宗实录》卷 353）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甲子）礼部尚书冯琦复真人张国祥乞母恤典：“议累朝事例独文武有恤，勋旧有恤，是外亦无所谓真人得徼身后之恩者。张国祥疏称祖、父俱蒙祭葬。及查，伊祖彦颖、伊父永绪乃引方士异流陶仲文、邵元节例而得之耳。夫真人在国朝凡几世矣，从前未有，而以一时偶得者为例可乎？且陶、邵不旋踵亦追夺矣，予者既夺，而夺者犹欲执以为例可乎？弘治十年例，一切杂途尽行停止，隆庆三年例，杂流出身者不许渎奏。真人既非文武世熏，又非圣贤遗派，谓之杂途。国祥但知母子和情，不顾朝迁令甲，谓之读奏，应寝阁不行，以后凡有越例奏扰者，容臣等从重参究以为夤缘占滥者之戒。”诏：“览卿所奏，执礼查议的是。但张国祥在京候肯修醮，伊母远来，卒于旅邸，殊可悯恻，特与祭九坛，以示优恤。”（《神宗实录》卷 378）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壬午）钦天监奏：“四月朔日辰时日食八分八十八秒，巳时复圆。”是日为孟夏庙享之期，午时行礼。礼臣奏言：“《春秋》书灾异莫大于日食。故《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终礼者有四，日食与焉；当祭而日食，如牲至未杀，则废。况时惟四月，又为

正阳，怪异非细，若已刻救日，午刻享庙，曾未逾时，两举大礼，敬畏既有所分，精禋又有所散，乞圣明裁酌。”上令改祭享太高于初五日。（《神宗实录》卷 382）

万历三十一年五月丙辰朔，直隶巡按何熊详参内使白忠送武当神系骚扰驿递诸不法状。不报。（《神宗实录》卷 384）

（万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宣府巡抚彭国光因地震陈言曰：“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寅时本镇在城及下中北三路地方一时震响，有声如雷，房屋动摇。缘到处开矿，掘凿地脉，譬之人身为孔千疮，未有不痛楚号者，宜其动而静静也。乞亟停矿税以安人心而应地德。”不报。（《神宗实录》卷 384）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癸酉）礼部复康丕扬奏请禁僧道：“一、禁止百莲教、无为教、较道教；一、驱逐各寺观游士山人；一、禁止妇女入寺观；一、严缉集众进香、擅造仪仗违禁之物；一、禁止四方来游僧道及搭盖茶房、街衢打坐、物幡张榜、身衰绮纨。”诏：“悉依议行之。”（《神宗实录》卷 390）

（万历三十二年正月）甲戌，刑部尚书萧大亨题：为妖僧月清、正海等盘据已久，惑众诳财，道犯既正厥辜，馀应未减。”报可。（《神宗实录》卷 392）

（万历三十二年五月戊寅）兵部复福建布政使徐学聚言：“吴建兄弟以白莲道教妖术感人，遂谋不轨，不三五日聚众数千，布之杨旗，结营派哨。扑灭不早，必致蔓延。幸道臣刘毅等同心戮力，三日之内尽行擒获。”（《神宗实录》卷 396）

(万历三十二年七月)丙辰,钦天监言:“长陵子山午向,今岁大煞在子,灾煞在午,请以明岁兴工便。”(《神宗实录》卷398)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寅)以圣母六袞万寿,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国祥祝延有劳,特赐奖谕,赏银六十两、红丝三表里。(《神宗实录》卷416)

(万历三十四年正月辛未)湖广襄阳知府冯若愚偕推官程启南以公事道经太和山净乐宫,其所辖界也,循例入谒,道官赵本深、袁进贤等醉忤无礼,若愚杖之。提督本山太监王勋瞰令牛深等未钟聚众呼噪,若愚等疾驱得免,犹为飞甍中额出血。(《神宗实录》卷417)

(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子)南京妖人刘天绪谋反事觉捕获。天绪本河南永城县人,流寓凤阳府临淮县朱龙桥,崇奉无为教主,妖言朱龙桥省七十里云程,其处有退冑圻,入浴其中即可脱骨成佛。……各署妖号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之名。久之徒与渐众,南北千余人,遂怀不轨,自称辟地定夺乾坤李王。(《神宗实录》卷428)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丁酉)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疏曰:“臣惟有天下者必谨于阴阳之变以符天心,然后政应节而人不惧。今年六月以来阴雨不解,泽水为灾,乃至昼夜如倾,万类震荡。仰厘圣虑轸念祈禱,而雨势转勃,坏庐舍、溺人民。二百餘年所未见,非细故也。《五行传》曰:‘貌之不恭是为不肃,厥罚恒雨。’又曰:‘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王者动作威仪,上应于天。今九闾邃密,禁不闻声,上慢下玩,不可谓肃。王者谨郊庙则必畏天地、祇祖宗,发号施令莫敢违时。今遇四时祭祀,遣代为常;大政大议,动稽岁月,非所以和

阴阳、成庶务也。臣又闻雨者阴气，水者阴象，阴盛则雨灾见，其应在禁闱及臣下有邪谋、夷狄狄侵中国者。皇上神武，手持太阿，深宫哂笑，臣不敢知，惟是乐宫三年不学，诸臣悠悠莫以为意，臣窃忧之。凡人臣外掩物论以荧上则悖；内賂主威以惊下则乱。悖乱之生非必有他，逆节也。今大臣比周，私相树植；小臣趋风，日复益众。冯凭设阻，侮直讳忠，由此道以安国家，恤社稷，臣不敢信。《诗》云：‘不令不宁，反川沸腾。’其咎乃在皇甫、卿士，盖自古而然矣。”（《神宗实录》卷 436）

（万历三十五年八月）戊寅，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以星变上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见者三，终《纲目》之世，彗见十七。今彗星复见东丹，具咎安在？臣谨按星野，东丹秦分，彗尾西南渐性西北，又指秦地。秦其急乎？今套海丑虏无时不动，虜王嫡孙方留青海，诸酋因之瞻乌靡定。倘有阴谋，必且波及内地。又土官鲁光祖势重气骄，锄之不动，其心愈肆，兵争之端必起于其部落；梁永、乐纲播虐三秦，父老因而饮恨，此皆事之不可不知者也。且彗者扫除之象、刑人之职也。小人用之以扫除为职，君子用之以除旧布新。今李凤鲸噬于粤东，潘相蝮螫于江右，高淮虎视于辽左，马堂鸱张于河道，其他若张烨、胡滨、杜茂、鲁保、沈永寿、丘乘云辈稍知敛戢其为扫除之役则等也。宜因此变悉撤中官，反其故职，因而一新旧令，勤政讲学，亲贤远奸，躬二圣之典，修四孟之仪，复三朝之制，补九刘之班，平积薪之收，沛赐环之诏，作台谏之气，汰章疏之壅，慎节钺之选，惩债帅之风，出禁藏之储，杜罔寺之借，节大官之俸，减水衡之织，释诏狱之冤，纾都民之困，诸如此者一旦涤除，焕然改观，则和气成，祯祥见。”（《神宗实录》卷 437）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庚辰，治南京神乐观道士汤自明等罪，以其聚众百馀，诬揭本管典籍滕成里也。（《神宗实录》卷 447）

(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丙申,大学士朱赓等言:“永乐店景命殿及寺庙护敕,臣等钦遵恭写。今传圣母谕,将华严寺为保国慈孝华严寺,显忠庙为护国崇宁至德真群庙……”。(《神宗实录》卷450)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乙卯)真人张国祥以虎山宫殿为水冲倒,恳恩修理。得肯:“留本省税监潘相三十八年应解内外税银三万两,令国祥自行修理……”时户科给事中孟成己等上言:“财者百姓之膏血,国家之命脉。即物力充盈尚不可稍越,今太仓库藏出浮于入,大司农方苦不支,兼以饥馑相望,边饷告急,即岁底有当年税银二分解部充饷,一分留赈饥民之旨,不过四海一滴,有何大济?他若三殿未兴,三门未竣,藩封尚未告成,其近襄著已。必不可已之费尚难枚举,乃荒远无益道院以一黄冠羽流轻三万金掷之,徒恣市井冒破之需,甚为无谓。胡不移之灾地窘边,又胡不移之三殿。三门、藩王府第为亲近肘腋之用。且与其媚鬼,孰若爱民?以此三万金拯救赈恤,则所全活者功德甚大,运祚自长,安用羽人方士祚祝为?请收成命,停止税银。”(《神宗实录》卷467)

(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己巳)是日,礼部以雨泽尚稀,奏四月初二日始,百官青衣角带本衙门办事,停刑、禁屠五日。并请上斋居露祷。

以祈雨,遣官加祭各郊坛并龙王之神。(《神宗实录》卷469)

(万历三十八年四月)辛巳,刑科右给事中周日痒上言:“顷以祈雨斋戒修省,乃祷之时火适发。夫火者积阴所生也,阳足制阴则火安其性不致妄动;阴或胜阳则火失其性不免横发。昔人谓正士道消则火,放贤赏淫、官非其人则火,灭弃法律则火,贵近骄溢则火。求之今日,正与相同。要之,探本穷源不专在是。盖正阳城楼与正

殿相对，坐子面午，义取圣主当阳，正南而以临天下者也。自万历二十年来深居大内，讲学无期，临朝无日，大小臣工莫见圣容，朝夕左右不过宵小嬖倖之流，一念刚明强毅之心，日蚀月消，而人才邪正、政事得失都置之膜外。昔年宫殿灾异已示谴，延今一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谓恭己正南而者杳无时日，则何取于正阳之门为哉？天故火之，庶几皇上顾门思义耳！”（《神宗实录》卷 470）

（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壬辰，山东巡抚熊廷弼拟金妖精王麻子高承惠以妖言惑众，律拟斩……先是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金得时并已故于孤江等始居深山，持斋念经，原无叛忘，只以招集人众，擅称佛祖。（《神宗实录》卷 476）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癸卯）礼部左侍郎翁正春以日食上言：“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其不可有蚀也，明矣。况今仲冬之月，于律中黄钟，于卦为复，乃群阴已极一阳初生之侯，而有此亏蚀，其灾异尤甚，当恐惧修省亦尤甚。臣上下万历三十一年来八载之间日食者三，前两岁为四月朔日，是纯阳之月也；今岁为十一月朔日，又阳生之月也。夫以纯阳而食则阳既受浸，以阳生而食则阳益寝弱，岂非阳德实有所亏？故天垂象以示之者，每于阴阳消长之际三致意乎？何也？君德象日宜照临宣布，不宜黯没闭藏，宜发扬照看，不宜收敛摧折。皇上自万历二十年后财货日敛聚一日，人才日剥落一日，旨意日中留一日，至于今已极已！一切请补大僚、催参选、起废弃皆不报，而横征逮系者终不放止。黄扉紫阁之中真如寂寥孤曜；六卿九列之地不满三五晨星。阊阖徒号而天听愈杳，巡方莫代而霜斧九劳。天下不见阳和舒育之气，而冰凝之象独坚一时，如在穷阴沍寒之中，而融通之意尽塞。是以上天谴告而滴见于日月之际者如此！”（《神宗实录》卷 477）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癸亥,礼科给事中杜士全言:“皇上抚灵长之运。享菲禄之祿已四十有一禩于兹。属当元会届期,同劳轨毕集,因宜有景星庆云以呈上瑞,而乃狂飈震撼,夜以继日,致阳曜为之寝光,衣冠为之失序。斯岂小小变异而已。昔梓慎之言融风也以火兆,层次日而通衢之火作矣。火之神曰郁攸,郁者蕴也、火也,积未有不蕴积而发者。今天下之郁甚矣,如郊庙代荐,衮冕临,将两间之聿响何居,累朝之怨恫奚释,则天地、祖宗郁矣;讲延长辍,青宫无出阁之期,藩府落成,就封无蠲吉之令,冠婚未举,壮年抱怨旷之嗟,则太子、诸王郁矣;揆地之请补不报,大僚之摄署兹棼,封事惟有留中,百司动见掣肘,迁客之赐环无日,覆盆之照雪无期,皮骨仅字而攘不已,膏血已尽而吮不休,则大小臣工郁矣,逐臣縲臣郁矣,以至闾阎小民无所不郁焉。用敢据所见以闻,冀皇上之万一转移以纾天下郁塞之气,以承上天仁爱之心。”(《神宗实录》卷504)

(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庚申,上谕内阁:“朕先年朝谒圣母,恭见圣目少安,斋床竭诚露祷上帝,复命内官祈祷于东岳泰山之神,感其灵应,发帑命内官监太临崔登等铸造圣像并建宝殿告成……

拟敕建泰山天仙金阙碑文:“朕自御极以来。岳渎百神祀典咸秩,矧泰岱为群岳长,镇我东方,斯万物始交之地。凡胎姓考端,登封降禅咸兹在焉。碧霞元君群名号从来远,相传黄帝肇建岱岳观命元君,云冠羽衣,迓西芪真人焚修玉液,遂注仙真,斯事寥邈不可考也。宋真宗东封,清泉示异,玉像是崇,以迨于今。自京畿至万国莫不祇事。恭惟我圣母慈圣望太后保佑朕躬,广建功德,尝于京师重葺东岳庙。朕钦承慈旨,靡爱斯工,美域轮奐,庙貌赫奕。日者,圣母目眇,朕心靡宁,夙夜冰兢。露祷于昊天上帝,复命内臣持节以祀东昊泰山之神,天仙碧霞元君祀事孔明,慈颜以豫,日筭遂蠲。则是泰山之君既赫厥灵,绥我圣母以及朕躬,贶莫大焉。朕闻无言不酬、无德不抱,况兹灵庥、慈闱之倚藉而盼飨之显异者哉!是用秉虔皈

依，极应明祝。出内帑金钱若干，镀金为缘，苑铜为殿，筑石为台，奉元君莫居焉，爰锡嘉名：天仙金阙。为门四，东曰苍华，南曰丹凤，西曰皓灵，北曰玄通。”（《神宗实录》卷 526）

（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礼部请禁左道以正人心。言：“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醮钱轮会，一名捏髻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教教、南天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致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争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不及今严为禁止，恐日新月盛，实烦有徒，张角、韩山童等之祸将在今日。”（《神宗实录》卷 533）

（成历四十三年六月壬寅）礼部以连旬弥旱，乞敕大臣分诣南郊、北郊、社稷、山川风云雷雨等坛并护国济民神应龙王之神。再行虔祷太岁之神及东岳庙，俱乞命大臣祭告行礼。仍顺天府照例率属于都城隍并应祀各神庙竭诚祈祷。大小臣工自本月二十八为始，仍青衣角带于本衙门斋戒办事，痛加修省，诸司照例停刑七日，除祭祀照常外，禁止屠宰并酒席宴会，以得雨之日为止。”（《神宗实录》卷 533）

（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乙卯）敕旌举人来知德。知德，四川梁山县人，少有至行，举童教子。应乡试，考官阅其文掷之地，忽有神曳还几上，如是者数次，乃入选，人以为至德之感。”（《神宗实录》卷 544）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戊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疏言辟异教、严海禁。大略谓：自西洋利玛窦入贡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不意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百姓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夷

有禁，左道有禁，使其处南中者夜聚晓数，效白莲、无为之尤，则左道之诛何可贷也？（《神宗实录》卷 547）

（万历四十六年十月）甲子，礼科给事中元诗教奏：“昔太祖高皇帝令四方灾异，无论大小即时飞奏。又谕博士许存仁曰：‘天人一理，必以类应。为君者宜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为臣者亦当修省以辅真君。’今地震、星异一时并见，伏愿皇上专以法祖为念，遇灾知儆，除同布新。凡用人行政之间，治国齐家之道，一嘉与，海内更始，庶可转乱为治。”不报。（《神宗实录》卷 575）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己未）巡视京营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奏：“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孟世德具首妖人张文经父子到官，审其妖书，诞妄不经；不造木印一颗，截出半角，谓半角原寄建州，但取半印彼此合符可以免难，以此耸动愚民。其他所称祭风避火、朱符杂咒不可殚说……”（《神宗实录》卷 577）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戊寅，有白莲教首李文者，九月间于庆阳府钩连沿边异党，自称李老君、真达磨下生，赐有天书飞剑，拟于十月十二日举事。为人首发缉获。陕西按臣以闻。（《神宗实录》卷 577）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癸酉）礼科给事中开诗教题：“年束灾异层见叠出，试观上岁四月河水之赤，遂有辽左覆军杀将之应。顷当四月，河水复赤，更甚于前，此其应恐不在辽也。即就此时处置辽事言之。名为措饷，各实无必措之心；名为募兵，而实无必募之术，名为用人，而实无必用之法。始乎尝度，继以调停，卒之毕竟成一推诿脱卸之局而已。如是，廷臣已先绝于皇上矣，乃皇上复自绝于天？祸乱之来近在旦夕，犹然一切置之度外，欲以当天心而回天怒岂可得

哉？臣愚当谓非皇上肯以听信中涓之心听信台谏，再以爱惜财货之心爱惜人材，天下未有不久安长治者也。”不报。（《神宗实录》卷 581）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戊寅）礼部奏：左道乘机，速敕严禁，以杜乱萌。“近见奴酋狡獪，恐有奸细窃发，不意西安门即获妖憎，情词大有可疑。日复接准扬按臣龙遇奇揭称：‘武悟空等以白莲左道，擅制符印，妄拟天文，无非同衅逞私，至犯上，至亡等也。’臣思邪教多端，以白莲为领袖。闻河南、山东、湖广、南北畿辅等处犹甚。（《神宗实录》卷 581）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己未，陕西固原妖人李文等谋叛，擅称弥天一字王，伪改天真混元旧号，纠党王廷相、祁焕章、温王洪福儿等数百余人，妄布天书《六甲飞剑》妖书等项，约期举事。其党曹世泰、陈希春出首，被获伏诛。（《神宗实录》卷 589）

（万历四十八年二月戊午）大学士方从哲奏：“昨初五日日生交晕，背气、戟气一时并见，占者以为背叛乖离、戈戟相伤之象。人心皇皇皆以东事为忧，皇上于此宜何如恐惧修省，乃屡蒙传示皆云圣躬不安，见在调摄。若惟恐臣下省所祈请，故先为是以阻止之，不思臣下之奏请即可少缓，而朝廷之机务岂容久停，边方之警报岂容暂止，万一辽左有事，虏骑长驱奄至阙下，彼时亦将称疾以拒之乎！惟望择日御文华殿召见文武群臣，令各摠所见，详陈御虏方略，简发吏部推官各本，大僚、巡抚、科道各官及都察院题差，尽赐允用，庶几人心可慰，天变可回，修内治以御外侮，或者犹可补救于万一。”不报。（《神宗实录》卷 591）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乙巳）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言：“窃惟徽福

免祸者人情也，而巧言祸以中人心者左道也。此在白莲、无为等教已两经臣部具题，严禁驱逐。近又有红封、大成等教，则避白莲之名而传其钵；逃无为之号而广其派。四方各有教首，廖称佛祖，罗致门徒，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观聚听，且以进香为名，踵接于路，无论輿杖擅用龙凤，为王法所不容；而旌旗蔽日，金数喧天。万一草泽奸盗或景附以潜藏，奴穴细人或窜入以内应，是玩视之以为缁衣、黄冠之流者，正酝酿之以成绿林、黄巾之变者也。方今天不悔祸，人皆幸灾。凡枵腹亡命之辈方苦栖身天处而左道之窟，归附愈多，势焰愈炽，未必无刘福通其人者生心窥伺。而四海兵饷又为辽左征调殆尽，诚恐变由不虞，未易扑也。矧值母后梓宫指日发引，都门内外倍直周防。窃计乌合匪类必有窝藏，寺庙庵观更为匿奸之藪，而城坊厂卫皆有诘奸之司，除臣行文在京地外地方，但有白劳诸教潜住即加严缉究遣，金鼓、旗帜等物追发营伍备用，其游食僧道并窝家严逐连坐。更乞天语申飭中外一体遵行。庶法纪肃而人心正，乱萌消而世界清矣。”上是之。（《神宗实录》卷594）

（泰昌元年）八月丙午朔，上即皇帝位。……诏曰：“……所有合行事宜开列于后：……一、邪术诬世如无为、白莲、红封、大乘等教，广布传头，结连亡命，甚至造符印、拥兵仗，一呼百应，莫可谁何。矧有奸民专以赛会进香为事，輿盖雕龙画凤，旗鼓蔽日喧尺，违法殊甚，宜严缉教师会首，依律究罪，餘党解散。迺来淫祠日盛，缁衣黄冠所在如蚁，今后敢有私创禅林道院而行拆毁，仍慫道事之人。僧道无度牒者悉发原籍还俗。（《光宗实录》卷3）

（泰昌元年十一月）己丑，夜月有食之。既时历官戈永龄等所报数刻有差。署部事礼部侍郎郑以伟上言：“月阴德也，于象为刑，况今岁食甚，至全魄皆黑，旋复变红，则与寻常亏蚀大不相同。考之

《礼记》曰：‘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又考之《史记》曰：‘月食修刑。’则加意纠虔以应消弭，尤克谨灭戒之要图。至戈永龄等推步未合，盖缘泥其师说，罔知心会，当薄加罚治。”（《熹宗实录》卷3）

（天启元年十月丙戌）陕西会宁县牛产异兽，遍体麟甲，有火光。按臣聂绍芳以闻，因言：“云岁八月兰州河清，今河西复有麟瑞云。”（《熹宗实录》卷15）

（天启元年十月）乙未，扬州江都妖民武悟空伏诛，徐成配有差。悟空本名尚仁，以白莲教与潘成祖、骆玄机等造印符，诳诱愚民。事觉，与其党数人被擒，而成祖、玄机竟亡命云。（《熹宗实录》卷15）

（天启二年四月）乙未，诏：“雨雹示异，文武各官素服角带修省五日。”（《熹宗实录》卷21）

（天启元年五月）丙午，山东白莲妖贼徐鸿儒反，攻隐鄆城县。鸿儒鉅野人，以左道聚众，入教者饮以迷药。妄言生当为帝为王，死当证佛作祖，转相煽惑，自畿南、中州、晋、赵、淮、徐在在有之，皆推鸿儒为教主，伪称中兴福烈帝，以伪印传旗敕，诸方一时并起，皆著红巾为号，旬日之间远迩响应。（《熹宗实录》卷22）

（天启二年十一月己未）御史练国事言：“元凶虽擒，徐党尚伏。近沛县林汝翥盘获妖上李英等，带有令旗一箱，上书妖言，次第编号，钤盖妖印。据供教主见在大同居住，其党西通川蜀，北连丑虏，中据汴梁，又先于凤阳等处暗集人马约期举事，乃知天下之为徐鸿儒者尚多也。”（《熹宗实录》卷28）

(天启三年三月丙申)妖人李英、潘文成者凤阳府运粮军也，往来大同边上。大同妖人王普光聚党为“龙华会”，自称沌元教主。其徒曰王道玄、丁泽等服从其教，普光使道玄、泽往扬州、江阴等处，英、文成一凤阳等处四路散令旗，聚众为乱。其旗用白细布斜剪，中书妖言，次第编号，铨盖妖印六颗，每旗一面聚众百人，各传有邪咒约束。春三月，北夷兵起为内应。英等至沛县，知县林汝翥缉获之。搜获令旗一百零八面，以闻于漕运总督李养正督臣下淮扬道缉道玄，乃以疏闻，仍乞行山、陕、河南等处一体禁辑。疏下兵部。（《熹宗实录》卷32）

(天启三年七月丁未)山东禹城县自称龙潜山人祝延寿言其山有顽石，放光月馀，中裂出宝俞一口，上有三皇神符，诣京进献，语多怪诞。通政使吴用先验其剑系新铸，铸张为幻，特疏纤之。上命巡城御史申明解回，仍卢行禁谕，有妄言惑众的参来重处。（《熹宗实录》卷36）

(天启三年九月庚子)刑部主事谭谦益疏荐楚黄处士异才宋明时秘授神符，乞假军师之令，筑坛推毂以奏肤功。上命兵部咨验才略具奏。兵部主事邹维琯具疏驳之曰：“谦益所荐明时，其言论大旨不过书符作法，请玉帝之敕肯调天阙之神兵而已。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而能破贼成功者，蚩尤作乱能布大雾迷军士，其术神矣，神帝与犹斩于涿鹿之野，汉之张角，晋之卢循、孙恩，元之韩山童、刘福通俱以使鬼邪说，烧香惑众矣，后竟败亡。国朝永乐时山东蒲台且妖妇唐赛儿聚众作乱，自称佛母，能剪纸人纸马，相战旋即破灭。近日山东妖贼徐鸿儒亦以白莲伏诛，此皆借神说以倡乱者也。其无成效已若此，庙堂之上岂宜复为左道挂赤帜？臣望皇上再敕谦益斟酌填重，无令天下后世笑举朝之无人耳。”兵部复奏：“臣等遵肯即

令本部郎中王维谟、廖起山献亲见明时，叩其术，则曰：“受之秘传。”请验其能，则云：“不可轻视”。事惟从实做，方可验才略，明肯敕臣部以谕验，而明时之略自谓不便于显试矣。据舌上之谭，辄为推毂，恐疆场不堪尝试也……”（《熹宗实录》卷 38）

（天启三年闰十月戊戌）河南道御史袁北中言：“保定抚臣张凤翔拿获妖贼于弘志，招称：‘滦州石佛口王好古系闻胥大教主，门不有数十万徒弟，原约燕、赵、泰、晋、齐、鲁、徐、豫之党，俱于八望日同起，不意山东偶以他事相激早举了。我今闻师傅有难，欲往救他’等语……”（《熹宗实录》卷 40）

（天启三年闰十月戊戌）以毛文龙言建龙王庙于鹿岛，敕封“显应龙王之神”，庙称“灵佑”。（《熹宗实录》卷 40）

（天启三年十二月己亥）先是陕西韩城县妖人刘买得，儿时左臂有痕，每自呼为团龙，因集奸民李毛头等煽乱，抄造妖书，部署伪知县、元帅、文武职官。巡按御史高弘图廉得状，属知县李所性次第执之，得其书及布符铜印。又盩厔县民马元杰见征调四起，时蓄异谋，家藏抄造《天镜》诸书。又以邑人李嘉茂精武艺，习左道，因就嘉茂教演。又奉鄠县妖人杨文，号金弹教主，愚民从之者甚众，兴平、咸阳、临潼、醴泉、富平之间多起而应之，刻期称乱，裂布系臂为号。邑人李秉德白于知县梁克顺，委典史永祥乘夜驰至，则见篝火炊饭，四村如昼，遂于是夕咸擒。（《熹宗实录》卷 42）

（天启五年六月丙戌）命张显祖承袭祖职为正一副教真人。（《熹宗实录》卷 60）

（天启六年四月己亥）东北方有向云名“天裂气”，有赤云名“军

胜气”。（《熹宗实录》卷70）

（天启六年五月己酉）大学士顾秉谦等合疏自劾理无状，求赐罢斥。言：“天任德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为也。今地阴也，西南为坤人阴方也。当仲夏盛阳之月而声出地中，灾起阴位，此阴奸阳、刑奸德之象也。今圣谕首举停刑一节，同符任德之化。请敕在京各衙门重大狱情，经奉明旨者俱开送法司分别具奏。速与发落。在外责成抚按有司不许淫刑以逞，庶天心嘉悦矣……”（《熹宗实录》卷71）

（天启六年五月丙寅）礼科都给事中等官彭汝楠等言：“朝天宫乃冠裳萃集、忭舞祝厘之所。闻之故老，旧为成祖文皇帝潜邸，历仁、宣两朝而复葺成者，一旦煨烬无馀，所关岂渺，时方斋祷祈雨而反得火，天心人意似有戛不相入者。又闻三辅、齐、鲁旱、蚯蚓臻，徐、淮之间饥民啸聚，将束尚不可知。窃意圣明当此必倍加忧惕，行所未行。请申省刑之说可乎？《易》之象曰：‘山上有火，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盖先王观于火而知狱之不可留也。诸如商税台差引成例，匪关创议，皇上且不难一朝反汗，岂以刑狱太命所系，顾漫不动念？毋亦慎重其事，有待而发耳。乞及时慨发德音，将经审各犯悉付法司定罪，在诸犯生杀予夺总莫逃皇上之斧钺，而在皇上于宛转严法之中存不忍其死之意。那此一念已足消灭人之咎，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其时矣……”（《熹宗实录》卷71）

（天启六年闰六月乙丑）巡视南城御史王时英盘获番僧于广宁门外十方庵，头结黄发，面目异常，语若鸟声，字如蛇迹，因而验察随身番经数十叶，原领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批文一纸，内称“大西天罗汉喷哈喇游汉地名山道院寺观”等语，踪迹可异。当今奴酋得计全在奸细，乞敕法司译审。刑部移文礼部取译字生译

审批文可据；又有上荆南道挂号，分守川西道查验各印信关防；又简出西天馆本内番字真实名经一卷，与本番认识，本番即踊跃捧诵。法司研审实分西番非东夷也。蓟辽总督净鸣泰疏言：“夷狄之人闻中国之有圣人，重译来朝，此盛世之风也。目今关门王、李二喇嘛出入虏巢，玩弄夷虏于股掌，而在夷地者如古什喇嘛、朗素喇嘛等靡不搏心内向，屡效忠谋。盖夷狄之族敬佛一如敬天，畏僧甚于畏法。而若辈亦闻有密咒幻术，足以摄之，虏酋一见喇嘛必拜必亲，听其摩顶受记，则不胜喜。王、李二喇嘛虽曰番僧，犹是华种，夷狄敬服已自如此，况真喇嘛乎？乞该部将番僧解发臣衙门，如道术果有可用，何惜片度之地容此比丘，如止是行脚庸流即驱逐境。”诏许之。（《熹宗实录》卷73）

（天启七年二月）乙卯，礼部题：“请遣官祭告医巫闾山。”得旨：“巫巫闾作镇北方，祀典委宜修举，着宁远道臣前去祭告行礼。封疆多事，抚臣宜运筹坐镇，不必亲行。”（《熹宗实录》卷81）

（天启七年三月甲戌）山东巡抚李精白疏言：“正月初八日莒州民王九常家耕牛产犊，宛然麟也，绘图呈献。”固言：“皇上简清苕厂臣以襄泰宁之盛，用使天端下降，地符上升”等语，得肯：“昔年灵鸟已集中州，今兹仁兽复产东土，王者之瑞层见叠书，朕心嘉悦。念民生多艰，方宇未靖，朕当增修德政，以克副祯祥。厂臣辅朕发政施仁，安边固圉，图阁勋名，朕所素鉴，亦所厚期。本中愿朕体尺任贤，慎终如始，喜不忘傲，以襄泰宁，具见献纳忠悃。所进《麟图》朕览，知道了。”（《熹宗实录》卷82）

（天启七年三月己丑）太和山玉虚宫灾，命该监会同地方官估计物料，裁减香税，搜括无碍钱粮，作速修理。（《熹宗实录》卷82）

(天启七年四月辛丑)巡视京营给事中虞廷陞疏言：“捉获妖僧妙鲜，身藏火具，供称大同左卫白莲教头郭鸾等诱约入都，密焚草场，命行查郭鸾等诱约情节，再行刑部拟罪。”（《熹宗实录》卷 83）

(崇祯元年四月)丁酉，命正真人张显庸祷雨。（《崇祯长编》卷 8）

(崇祯元年五月辛巳)以久旱寸泽未足，遣侯梁世勋、驸马侯拱宸祷南、北郊，尚书孟绍虞、王在晋祷山川、社稷坛，侍郎王祚远祷风云雷雨坛，伯张庆臻祷护国济民神应龙王，所行顺尺府率属祈祷。（《崇祯长编》卷 9）

(崇祯元年十一月壬戌)封护漕河神张六五为灵应英济侯。（《崇祯长编》卷 15）

(崇祯元年十一月丁卯)左都御史贾毓祥因科臣闫可陞疏劾刘鸿训言毓祥贿嘱会推，具疏辩，并言：“请皇上遣一官押臣到都城最灵之神，手焚誓状以暴臣之心”。时鸿训及王在晋皆有誓神之词，帝仍令供职。（《崇祯长编》卷 15）

(崇祯三年三月乙未)直隶巡按董羽宸疏奏：任丘县郑州镇有药王庙每年四月赛会，士女骈阗。今年以左司副王志高上请，奉有“照常行会”之旨。窃照敌据遵、永，合敕暂停。帝命遵前旨行。（《崇祯长编》卷 32）

(崇祯三年三月戊申)河南巡按吴姓疏奏：“开封、归德之间近河诸州县与山东、直隶棋置壤错，原有邪一种，窟穴其中，借白莲金禅之教，扇惑村愚，勾结亡命，自边境孔棘，征调烦兴，奸宄之徒，伺

隙生心，分布号召，在在有之……如近日所获诸大盗皆挟妖书，称王号，焚劫村民，纵横闾左，跨州连邑，布满三、四百里之内，谣言紫微失道，谋举大事，岂仅肘筐探丸之雄已哉？”（《崇祯长编》卷 32）

（崇祯三年四月壬子）帝以“自春入夏恒暘不雨，良由祈祷未尽恳诚。钦天监可另择吉日，朕当斋居文华殿，百官斋居公署，严禁屠沽，分祷郊社，君臣痛加修省，庶几仰格天心。命礼部郎刻传行。”（《崇祯长编》卷 33）

（崇祯三年四月乙卯）帝率群臣自是日起斋居虔祷，实图修省，务期霪雨立应。遣官祭告南、北郊、社稷、山川、风坛雷雨等坛并护国神应龙王。顺天府修率属恪祈。（《崇祯长编》卷 33）

（崇祯三年四月）己卯，太白昼见荧惑复入鬼宿，犯积尸气，占者以为主秦乱。（《崇祯长编》卷 33）

（崇祯三年四月己卯）礼科给事中张镜心言：“顷者入春徂夏，风旱异常，水雹示儆，近复日色惨白、沙尘涨天，举目黯淡，全无开霁清明之象，臣窃忧之。早为骄郁之气所致，阴凝，阳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雹者，阴薄阳也，其兆为臣下奉公不效，阴构搏激。日者，照临之象，主长养恩德，故政理平明，邪氛不作，则日光五色。雨者，泽也，不寸为地天之气不交，而解泽屯也。总之，五行之性忌积利畅，畅则不灾。积者，灾之伏也，其出必烈。”（《崇祯长编》卷 33）

（崇祯五年二月）丁亥，乌程县有老妇陈氏者，惑于大士灵验，倡介众建庵，愚民靡然从之。致庵僧复元等宣示讹言，科敛不已。应天巡抚庄祖海恶其养盗肆奸，遂毁庵愆众，具疏以闻。帝谓：“邪党

自须正法，以后仍当严禁。”（《崇祯长编》卷 56）

（崇祯五年五月丙辰）青州府西南颜神镇掘得石碑，上有太上律令并符一道，下书“太史刘基奉敕算二十七号，山东颜神镇上下百里内两山相夹曰夹谷，齐侯谋杀鲁侯处。在天文为天牢狱，地舆为狼虎谷，所以春秋庞涓、南燕王始、唐黄巢、宋杨业父子俱死此中，又名杨家园，乃英雄休囚之地。在我明将来佑文，死者尤多，凡行兵慎之，慎之。洪武九年书。后到崇祯五年此石书现一其验也。”督师大学士刘宇亮核之，乃削籍侍讲孙之獬所以挠贼安民者。时有邹平之众欲屯驻其镇，三獬故设此以恐之。太监吕直验实其事驰奏。帝极闻。（《崇祯长编》卷 59）

（崇祯五年八月丙寅朔）刑科给事中李世祺以霖雨冲损山陵而昌平复闻地动，因上陈臻灾之故，兼列弭变之方。略曰：“今宇内多故，如人身百病交作，医无一效。即雨旸时，若天才清宁，忧时者犹未知祸患之所底，况警戒叠到如此甚乎？臣不知阴阳之理，窃以人事计之，大臣有覆疏折鼎之象，小臣有跼蹐泮涣之形，上下之际，不免负途载鬼之疑；官府之间，渐成阴阳冰炭之势。辅理者调燮无闻。而精神专为结知固宠之用；统均者衡才无术，而边腹乏一蹇急可用之人。中枢决策大类掩耳而盗铃，主计持筹未免医疮而剜肉。此所谓折鼎而覆疏者也。州县迫于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于簿书，救过不贍。簪笔执简之臣，接迹囹圄，考槃迈轴之士，抗声鸿举，此所谓跼蹐而泮涣者也。一人可议，因而疑及众人，则嫫姆、西施同在暗室；一事可訾，因而疑及众事，将伯夷盗窃俱成窃铢。此负途载鬼之见也。黄衣之使颡顽卿贰之堂，貂蝉之座，雄踞节钺之上。低眉则气折，强项则衅开，此阴阳冰炭之渐也。凡此皆足以致灾而召变者也。至各边监视之遣，已将期月，初虽间有摘发，究竟同归模棱，今壁垒旗帜，亦何处曾闻精核；效与不效，变可概见。夫地、水属阴，宜

静而动。宜顺而逆。皆阴干阳之象也。天心示警，深切著明。伏愿撤回各使以明阴不干阳之分，然后采公论以进退，大臣酌事情以矣量，小臣释疑忌之根、开功名之路，则无变可回、时艰可济矣。”帝以为借端渎奏。不允。（《崇祯长编》卷 62）

（崇祯五年十二月戊寅）南京广东道御史胡接辉疏奏：“东南财赋重地莫如江浙两省。臣于丁卯年筮任天台，以夏旱祷于石梁下之龙潭，甘澍响应。不数日立秋而潭沙澄澈，涌大金钱六枚，重一两余，上镌太平通宝’。稽诸县志，盖宗太宗赍以镇潭者也，凡阅七百餘祀，而沉者忽跃。其时虽不敢以符瑞献，而士民之望治者咸欣欣焉以为庶几太平复遘，乃未越月而圣祚应祥，龙飞御极。于时江浙之民皆翕然以为瑞应在是。乃五年于兹两省黔黎不惟太平未臻，抑且穷苦日迫。在浙中则有贼害、岁灾、赋弊三大困；若江省则有吉安府多派一弊，更可骇人……”（《崇祯长编》卷 66）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丙子，贵州道御史俞志虞疏奏：“向者风霾蔽昼，我皇上凛凛于天戒之临，飭诸臣殚志竭力，悉以躬先。今奉先殿复有震雷之警，如何不戒。臣两诵明纶，仰见圣明休惕靡宁，兼飭文武大小各官，痛加修省。臣考《洪范》及天文诸书，休咎灾祥皆有事以相感，事之感也，因有象以示戒。迺来寇乱民灾，白骨山堆，汴决兵哗，青燐宵耀，其象为蛊；元臣怙宠，营私比匪，督抚贪懦，援贿饰功。其象为蒙；派征挽输，民膏日尽，扣抽克减，溪壑徒填，其象为剥；借剑埋轮，燃灰附暖，其象为否；纠劾乖和，分门别户，其象为睽。诸如此类，皆阴阳之搏击不调，故其感也为震雷……”（《崇祯长编》[痛史本]卷 1）

八、道德风尚

(戊戌十二月辛卯)辟儒士范祖幹、叶仪。……祖幹字景先，少从乡先生许谦学，事亲孝。父母后皆年逾八十而卒，家贫不能葬，乡里为营冢塘，悲哀三年如一日。上闻其孝行，命旌表其所居曰：“纯孝坊”。（《太祖实录》卷6）

(乙巳)十一月甲申朔，信州盗肖明寇婺源州，知州白谦力不能御，怀印出北门赴水死。谦莅政廉惠，自奉甚薄，尝遇除夕，无他供具，惟蔬食而已。家人叹其寥落，谦处之泰然。人以此称之。（《太祖实录》卷18）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当涂县民孙添母郑氏、黎德旺妻陶氏，俱以年少夫亡守节，有司上其事诏表其门曰：“贞节”，复其家仍著为令。（《太祖实录》卷38）

(洪武三年三月甲午)旌表衢州府徐思诚妻郑氏、温州廩王守中妻刘氏“贞节”。郑氏年二十七夫亡，刘氏年二十九夫亡，俱守节不贰，故命旌之，复其家。（《太祖实录》卷50）

(洪武三年三月戊午)旌表处州缙云县民赵叔范妻陈氏与其子妇梅氏“双节之门”。初陈夫亡守节六十九年，寿九十七，其子道生早亡，妇梅氏亦守志五十一年，寿八十。事闻，诏旌之。（《太祖实录》卷50）

(洪武四年七月壬戌)初保宁城中有韩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乱,虑为所掠,乃伪为男子服,混处民间。既而果被虏,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为女子也。后从玉珍兵掠云南途邂逅其叔父,赎之归成都,以适尹氏。同时从军者皆惊异,成都人称为“韩贞女”云。

(《太祖实录》卷 67)

(洪武六年二月乙未)诏旌表山东武城县民周彦实妻张氏、台州府临海县民杨子德妻陶氏、吕文保妻金氏、真定府临城县民李护妻王氏:“贞节”,衢州府龙游县民夏文昭从母王氏、从嫂袁氏、邵氏俱守节;又其家四世同居,旌表为“三节妇之门”。

(《太祖实录》卷 79)

(洪武六年)十二月丁酉朔,旌表孝子姜瑜及节妇潘氏。瑜山东宁海州人,母亡庐于墓侧,日夜号泣,不饮洒食肉者三年,人称为孝子。潘氏镇江府丹徒县民窦文彬妻,夫亡守节,事闻,皆旌表之。

(《太祖实录》卷 86)

(洪武七年正月)庚寅,旌表济南府沂州民王辅妻张氏、海州民宋谷良妻王氏、沐阳县民曹良佐妻姚氏、淮安府山阳县民耶律养正妻韩氏“贞节”。

(《太祖实录》卷 87)

(洪武七年三月)甲午,旌表济宁府单县民孟思孝妻杨氏、保定府深泽县民王志达妻李氏、邳州睢宁县民周二妻许氏、苏州府吴县民陈已久妻孙氏、张成二妻唐氏、姚荣三妻黄氏、昆山县民严华妻陶氏“贞节”。

(《太祖实录》卷 88)

(洪武八年四月乙巳)旌表故千户陈存信妻程氏“贞节”。初王

师攻常州，丹阳翼千户陈存信死焉。程氏时年二十七，闻之号恸几绝。兵退行求其尸，归葬之……而程氏守节不渝。至是事闻上嘉之，诏旌表其门。时又有真定府饶阳县民赵彦良妻王氏、祁州民吴伯恭妻段氏、温州瑞安县民卓朝宝妻胡氏、太平府当涂县民洪贞妻杨氏、常州府江阴县民邵福一妻陆氏、徐福一妻张氏俱早寡守节，于是皆表其门曰：“贞节”。（《太祖实录》卷 99）

（洪武九年十一月）庚寅，蕲州府蕲水县民王焘七世同居，少长三百余口，庭无间言。有司以闻，诏旌表其门曰：孝义。严州府建德县民方师蓂妻孟氏、绍兴府会稽县民胡止善妻杨氏、金华府永康县民葛吉甫妻徐氏、衢州府西安县民陈彦文妻龚氏、西安府登城县民梁敬恭妻王氏、嘉兴府海盐县民褚泰亨妻同氏俱以夫亡守节，并旌其门曰：贞节。（《太祖实录》卷 110）

（洪武十二年四月）丁卯，旌表延安府洛川县民张敏道妻赵氏之门曰：贞烈。初敏道构疾将终，赵氏年二十一，以死自誓。敏道卒，赵氏日夜号哭亦自经死。事闻，诏嘉之曰：“夫妇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有能志不二，与夫同死，可谓难矣。今赵氏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较之剔目割舌誓死不嫁，诚为过之，宜在褒嘉，以敦民俗。”其令有司旌表其门，仍蠲其家杂役。（《太祖实录》卷 118）

（洪武十三年十月乙酉）建昌千户所镇抚王先之子佐以疾卒，其妻万氏亦自经死。诏旌表其：贞烈。（《太祖实录》卷 134）

（洪武十四年十月）戊午，旌表杭州府仁和县民何富妻平氏贞节。平氏年二十三而富卒，誓不再适，孝养舅姑，教其子至于有成。至是年六十六，有司上其事，诏旌表之。（《太祖实录》卷 139）

(洪武十五年七月己巳)旌表真定孝妇刘氏之门。刘氏新乐县人，韩太初妻，太初故元时为知印，洪武七年例迁和州，挈家以行，刘氏事姑宁氏甚谨，姑在道遇疾，刘氏刺臂血和汤以进，姑疾愈，至瓜州复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刘氏种蔬以给食，养姑谨。又二年，姑患风疾不能起，时盛暑，刘氏昼夜侍姑侧驱蚊蝇，姑体腐，蛆生席间，又为啖蛆，蛆不复生。及姑病笃啖刘氏指与之诀，刘氏号呼神明，割股肉和粥以进，姑复苏，越月而卒。刘氏殡舍侧园中，欲还合葬于舅墓，哀号凡五年不能归。事闻，上遣中使赐刘氏衣一袭、纱二十錠，官为送其姑丧归葬。旌表其门，复其家徭役。（《太祖实录》卷146）

(洪武十六年二月戊寅)旌表北平栾城县民李大妻甄氏。舅早卒，奉其姑其甚孝夫，与其弟异居。一日姑往视其次子家，甄氏随行不忍去姑侧，姑力遣之还甫三日，甄氏心惊举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省之，果有以疾来告者，甄氏沿道拜祷，至姑侧侍汤药数日而愈。后姑年九十一以疾终，既葬，甄氏庐墓三年，旦暮悲号不辍，里人称为孝妇。事闻，诏旌表其门曰：孝妇甄氏之门。（《太祖实录》卷152）

(洪武十六年二月癸未)旌表登封县孝子王中之门。中家业农，未尝知书而性至孝。母歿，庐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飧粥，旦夕哭奠，未尝栉发易衣。墓侧无水，浚井四丈不得泉，中环井再拜吁天，泉水涌出，乡里以为孝感。事闻，诏旌之。（《太祖实录》卷152）

(洪武十六年二月)丁亥，旌表晋州安平县烈妇张氏。张氏国子生翟德妻也，德盗同舍生衣物，事觉，张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终吾身，将冀其力学成名以显荣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见乡里人乎？”遂自缢死。事闻，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于其父母家旌之。（《太祖实录》卷152）

(洪武十六八月戊子)旌表孝之李英之门。英，邳州人，年十五丧父，家贫力作养其母刘氏，冬寒必温衾席，母尝病疽，英为吮之，数日而愈。母又病滞下，英取粪尝之，味甜心切惊悸。母寻卒，日夜号哭，庐墓三年，事闻，诏旌表之。 《《太祖实录》卷 156)

(洪武十七年正月)戊申，旌表山阴县民徐允让及其妻潘氏孝节。元末兵乱，允让与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间，遇寇，斫安颈流血，允让抱安大呼曰：“汝宁杀我，勿杀吾父。”寇即舍安杀允让。将辱潘，潘给曰：“我夫死从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则无憾也。”寇以为然，纵潘取薪焚其夫，火方炽，潘即投火中死，寇惊叹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闻，上以允让能捐生以救父、潘氏能全节以尽妇道，诏旌表其门。 《《太祖实录》卷 159)

(洪武十七年正月)丙寅，礼部奏河南舞阳县民周炳事母焦氏至孝。母尝病笃，炳呼天祷神求以身代，遂愈。后复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复瘥，人以为孝感所致，请表其门曰：孝行。 《《太祖实录》卷 159)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礼部言开封府钧州民张宗鲁四岁失明，二十遭乱，负母路氏逃难，其妻扶掖以行。岁饥，宗鲁卖卜以为养，日给不足，则妻采野菜以继之。天下既定，宗鲁奉母还故乡，竭力供养。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吴氏三人遣骸合葬父墓。宗鲁以瞽子而孝行如此，请表其门曰孝行。 《《太祖实录》卷 161)

(洪武十八年二月戊戌)旌表汶上县民俟昱孝行。昱事母甚谨，尝受业于东平州学，闻母病即谒告归省，昼夜侍汤药，衣不解带。母歿，庐于墓侧，寝苫枕块、蔬食水饮、旦夕哭奠如初。丧日三年然后

归。事闻，诏旌表其门曰：孝子侯昱之门。（《太祖实录》卷171）

（洪武十八年二月）丙辰，旌表孟县孝子李德之门。德少失父，事母以孝闻，元末避兵新安，时兵饥掠人以食。母谓德曰：“汝第窜，未免为人所得，勿以我故累汝也。”德涕泣誓。“同生死”。负母逃难，备经险阻，洪武初河南内附，德奉母归，尽力农亩。孝养笃至，乡里称焉。至是事闻，诏旌表之。（《太祖实录》卷171）

（洪武十八年七月）癸酉，礼部言：“桂林府临桂县民李文选早丧父，事母莫氏至孝。具旨候寒温，晨昏不少懈。母喜则喜，母或不乐则拜问其故，致婉辞以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友爱其兄弟，乡间宗族称之无间言。有司请表其行于旌善亭。”从之。（《太祖实录》卷174）

（洪武十九年八月）壬寅，赠燕山中护卫指挥使费愚妾朱氏为贞烈德人。初，愚久病风不愈，一日语其家人曰：“我死谁与偕往？”朱氏在旁遽应曰：“妾愿从。”未几愚卒，朱氏自经死。事闻，上嘉其义，诏比正妻，降等赐诰追赠。（《太祖实录》卷179）

（洪武二十年二月丁未）旌表真定府深州民傅驴儿妻岳氏贞烈。初驴儿病将死，岳氏时年十八，未有子，驴儿囑之曰：“我死尔善事后人。”岳氏泣曰：“妾终不忍君独死而我独生，含耻以事他人妾不为也。”夫卒，凭尸号恸，明旦自经死。事闻，诏旌表之。（《太祖实录》卷180）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丁亥）旌表保定府新城县人王兴孝行。兴母李氏年七十，病嗽，医祷皆弗效，兴卧冰白沟沟上吁天以请，如是者三年，母病遂愈。事闻，诏旌表其门，仍复其家三年。（《太祖实

(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戊午)旌表饶州府乐平县民徐德安妻陈氏贞节。初陈氏年二十,时夫病革谓之曰:“汝年少无子,我死从汝更嫁。”陈氏泣曰:“既为君妇,尚忍事二姓乎?”即割耳剪发为誓,夫死纳之棺中,终身不改节。事闻,,诏旌表其门, 《《太祖实录》卷 196)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寅,旌表龙江卫卒丁歪头孝行。歪头事母孝,母几死,歪头割股和粥食之,母疾遂愈。事闻,诏旌表之。 《《太祖实录》卷 208)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壬申,旌表应天府上元县徐真童孝行。真童父母到孝,是年正月父母俱病,医不能愈,真童夜焚香祝天,割股以食之,皆得愈。有司以闻,故旌表之 《《太祖实录》卷 208)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庚申)旌表保定人顾仲礼孝行。仲礼幼孤事母到孝,尝遇岁凶,负母流移他郡,供养甚至。七月始归,遇蝗起,促礼行田间泣曰:“蝗食苗且尽,吾何以为养?!”俄有疾风吹蝗去,苗得不伤。母卒,仲礼年已六十,庐墓侧三年,悲恸如一日。事闻,诏旌表之。 《《太祖实录》卷 213)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辛巳,旌表……山阴县民姚彦良妻俞氏贞节,礼部言:“俞氏子体原尝为礼部员外郎坐法死,宜停其旌表。”上曰:“岂可以子不肖而没其母之贤,其亦旌之。” 《《太祖实录》卷 232)

(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乙巳)青州府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肋肉食之不愈,用祷于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则杀子以祀神。竟而母病

愈，竟杀其三岁子以祭。有司以闻，上怒曰：“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勿使伤坏风化。”遂逮伯儿杖一百，谪戍海南。因命礼部定议旌表孝行事例行于天下。礼部议曰：“……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医治弗愈，无所控拆，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例。”诏从之。

（《太祖实录》卷 234）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甲戌）旌表青州府安丘县宁氏女贞节。初宁氏幼时许嫁同里刘真儿，未婚真儿死，宁氏年方十六，闻讣甚哀。既而谓其父母曰：“古云‘烈女不更二夫’，今虽未与之本醮，然聘礼既行，父母之命已定矣。夫不幸而死，其父母老无他子女，女宁能忍耻再事他姓，合人老父母无所倚乎？请往事舅姑。”父母初未之许，请之至三而许之。宁氏至真儿家为服衰麻，哭临祭奠，无违礼。在舅姑侧恭执妇道，昼夜勤女工，以供奉养。舅姑歿，尽贾其衿珥，以葬归刘氏者凡五十二年。年六十八，节行完美，乡里称之。至是事闻，诏旌表之。（《太祖实录》卷 256）

（永乐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赵彝等奏：“安东中护卫有千户，家居，冒其妾。庶母重听，谬以为冒已，诉官逮问。庶母坐诬，当杖，千户告乞代受杖。上曰：“不尤其诬已，而愿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母罪免之。”（《太宗实录》卷 23）

（永乐二年正月辛亥）礼部尚书李至刚劾奏：户部右侍郎李文郁，无故不陪祀太庙。命下刑部治之。部议：文郁大不敬，谪戍三万卫；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瑞劾奏：陕西按察副使王煜娶属官司狱女为妻，失风宪体，征下狱；福建行都司都指挥佾事刘达以受所部私馈，谪戍边。（《太宗实录》卷 27）

永乐二年五月辛丑朔，礼部言：国子监祭酒徐旭坐书奏不谨，当降。上问吏部尚书蹇义：“旭为人何如？”对曰：“有文学，持守而于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当寡合，盖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群依阿于外，况兼有文学，宜置之。”（《太宗实录》卷31）

（永乐三年十一月）乙卯，旌表江阴卫军丁徐佛保：孝。行佛保母病笃，医弗能痊，而剖肋刳肝煮液以进，母食之顿愈。其卫官以闻，遂有是命。（《太宗实录》卷48）

（永乐四年七月）丙申，旌表济南府肥城县民赵让、松江府上海县沈氏女：孝行。让母丧，庐于墓侧，有猛虎猝至，让无惧容，虎竟去。又有强贼六人，夜入让庐，让以情诉，贼怜之，遗让钞而去；沈氏名妙兰，未嫁。母患心疾，贫不能致医，剖肋刳肝为液进，母食之遂食。（《太宗实录》卷56）

（永乐四年七月）甲辰，上燕间与侍臣论及人之寿夭，上曰：“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太祖实录》卷56）

（永乐四年九月丁巳）礼部言：开封府钧州民袁节丧母，昼夜号哭，不食酒、肉、盐、酱，庐墓三年。命旌表其行。（《太宗实录》卷59）

（永乐五年正月）庚申，旌表旗手卫千户张义弟信：孝行。信母构疾，医不能疗，倍剖肋刳肝煮液，食之病愈。事闻，准洪武中李德成例，授尚宝司丞。（《太宗实录》卷63）

(永乐十年十一月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妇告前夫之子不能共养,请治其不孝罪。上问:“是亲生之子否?”对曰:“此妇于前夫亦是继室,盖子之继母也。”上曰:“所谓子母无绝道者,非谓继母。今继母改适,即义可绝已,失节于夫,乃责人不能尽孝,所言勿听。”

《《太宗实录》卷 134》

(永乐十二年三月)戊寅,旌表大同府广昌县民谢定住:孝行。定住年十二,从母周行林薄中,遇虎,啖其母,定住奋力击虎,母子俱全。有司上其事,召至京师,上亲问而嘉之,赐钞二百锭、米十石,仍旌表其门。 《《太宗实录》卷 149》

(永乐十三年正月)癸亥,旌表顺天府大兴县民王万僧奴:孝行。以其继母疾,刲肝和药以进,母服之汗而愈。县上其事,故有是命。 《《太宗实录》卷 160》

(永乐十四年八月)癸未,旌表太原府石州儒学正梁准:孝行。准,陕西凤翔人。母丧,庐墓哀毁。有群鸟飞鸣其上,所种树有鹊来巢,有司上有事,特旌之,擢为均州知州。 《《太宗实录》卷 179》

(永乐十九年十月)戊午,旌表四川龙州故儒学生严庸妻袁氏:贞烈。袁氏事舅、姑孝,姑疾,侍汤药不懈,甚为乡邻所称。庸一日归省途中,值水涨,溺死。袁时年十八,亟趋夫溺处,寻尸不见,因大哭曰:“夫死无子,我独生何为!”即投水死。两月余,水退。渔人于沙际见二尸同处,皆以为节义所感。有司以闻,命礼部旌之。 《《太宗实录》卷 242》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酉)灵山卫指挥张忠过真定,取民女子为妾,已纳聘。盖女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得厚赏,更许忠。未行,

其先聘者诉于官，事闻，上曰：“婚姻，风化之原，既有成言，义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之，循夷虏之陋，以败风化。此父母之过，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归先聘者。如忠不知，即不坐。”（《仁宗实录》卷2中）

（洪熙元年八月戊申）旌表贞女孟氏。孟诸暨县民女，名蕴，初许嫁县学生蒋文昂，未归，文昂充贡入监为御史，病卒。蕴年才二十，号哭归蒋氏，执丧三年，养其舅、姑尽孝，甘守苦节，年已六十。巡按监察御史尹崇高廉得其实，奏请旌表。上谓行在礼部臣曰：“夫死，妇守节，世恒有之。此女但许嫁，能执妇礼，守志不二，可谓贞女人所难能者，宜旌表，以励风化。”（《宣宗实录》卷9）

（洪熙元年十月戊辰）旌表孝子、节妇、烈妇十人。（《宣宗实录》卷10）

（宣德元年正月己酉）行在前军都督府都督韩偁奏：守卫西华门千户路旺私擅下直，请执法司治之。上曰：昔皇祖悯恤守卫官军凡有疾，及父母、家室有疾者，许白所管官下直。此人得非有故乎？”命锦衣卫官讯之，旺言：“闻父病，不及告，暂归诚有罪。”上曰：“都督劾之，是而人情亦有当矜恤者，姑宥之。”（《宣宗实录》卷13）

（宣德元年正月）甲寅，上御奏天门谕群臣曰：“前日御史言：通政秦川往湖广督运饷，受赃。川，大臣，何得全无知识？！汉大司农田延年贪求赃贿，一旦败露，自杀身。命为重，财贿为轻，此乃以至重博至轻。况赃物法当入官，于己何益！太祖皇帝尝言：守俸如井泉，虽不满，日汲不竭。川俸亦不薄，若清廉公正、尽忠为国，岂不长享富贵。今至此罪，岂可容！古人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凡在官者，当以此人为戒！”群臣皆顿首受命。”（《宣宗实录》卷13）

(宣德元年正月乙卯)上朝罢,御左顺门,谕侍臣曰:“适观大理寺奏录囚,其中有同饮致醉,斗争杀人者,当其同饮之时,自谓意气相合,及醉后不复省记,遂至如此,皆酒之过。古人酬酢百,岂有此祸!汉以来醉酒杀人,至于亡身破家者不少,为毒药,岂不诚然。此真可以为戒。”侍臣对曰:“禹疏仪狄而绝旨酒,正虑此也。”(《宣宗实录》卷15)

(宣德元年五月庚子)行在礼部奏:锦衣卫总旗衡整女,母病笃,刳肝煮液,饮之而痊,宜旌表。上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割肝,此岂是孝,若至杀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宣宗实录》卷17)

(宣德二年二月)甲戌,遣顺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上曰:人臣之义,当务尽忠,此人心如铁石,元君百万诱之降,终不屈,可谓万世不磨。若夏贵辈,真犬彘不若矣!”礼部尚书胡濙对曰:“陛下此言诚万世公论!”(《宣宗实录》卷25)

(宣德二年五月丙午)行在吏部奏:监察御史喻俊,居亲丧不守礼法;因与平人有隙,诬以罪,辄自拘问,擅作威福,有亏孝道,不可用。上曰:古人居丧自有礼节,岂与外事。况为御史,充当置身礼法之中,今悖谬如此,岂可用!其黜为民。”(《宣宗实录》卷28)

(宣德三年八月乙巳)山东按察司劾奏:前巡按监察御史李素至历城,与县民孙让女奸,因娶为妾;御史赵纯亦娶门子郑能妹为妾,皆在按临之地,有玷风纪。今素已升福建按察副使;纯升河南按察僉事,事虽经数,终不可居风宪。”上曰:“按察司所言是。”命行在

都察院逮治。时素已卒，惟逮纯下狱。（《宣宗实录》卷 46）

（宣德三年九月乙亥）山东新城县知县董谅奏：“老人岳景贤等四十一人，欺公玩法，前县官不从所欲，为其陷害。今愈肆志，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纳粮税，貽累乡民。乞惩治之。”上谓行在户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乡师党正，以教小民、决小讼、必须年高有德者为之。近闻此辈多不出于推择，悉是以贿求充，妄讦上官，侵害下民，以私减公，无所不至，诚如知县所言。其令布政司治之人治，庶儆其余。”（《宣宗实录》卷 47）

（宣德四年正月戊辰）袭封衍圣公孔彦缙欲遣人往福建以钞市书，虑远行不敢擅，咨于尚书胡濙，以闻。上曰：“福建鬻书藉无禁，先圣子孙欲广购，亦何必言。审度而后行，亦见其能慎。其令有司依时其为买纸摹印，工力亦官给之。”（《宣宗实录》卷 50）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山西代州儒学署训导事举人曹鼎上章言：“臣年少，学问未充，不堪为人师，愿就太学读书，以待下科再试。或授别职，亦得自进。”上谓吏部臣曰：“凡人不自满者，其志可嘉。可授县幕，俾习知民事，如有余力，亦可进学。”遂改江西泰和县典史。（《宣宗实录》卷 53）

（宣德四年六月辛丑）罢浙江按察司佥事王铉为民。铉居母丧，受民白金、干县官、释死狱，论法当绞。法司言：新例应纳米赎罪，复职。上以风宪官犯赃，不可复，罢为民，仍追夺诰命。（《宣宗实录》卷 55）

（宣德四年七月甲子）谪广东道监察御史沈闰充军辽东。初，闰受土豪黄金五两、白金百两、文绮十匹，出其杀人死罪。事觉，上命

行在三法司鞠之，闰引伏。法司奏：律应绞，但事在赦前，应杖。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赂，纵死罪是耳目藪矣，岂可轻贷！其免杖，发戍辽东边卫。”（《宣宗实录》卷 56）

（宣德四年七月丙寅）给事中贾谅、张居杰劾奏行在户部郎中萧等，不理职务，惟日挟妓酷饮、恣乐，命悉下之狱。上谓尚书夏原吉等曰：“饮酒，人之常情，朕未尝禁，但君子当以廉耻相尚。倡优贱人，岂宜褻狎！近颇闻此风盛行，如刘观辈尤甚，每赴人邀请，辄以妓自随，故此辈信效若流而不返，岂不大坏礼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当以朕言遍谕之。”（《宣宗实录》卷 56）

（宣德四年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祖宗时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宴，近闻大小官私家饮酒辄命妓歌唱，沉酣终日，息废政事。甚者留宿，几礼坏俗。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罪之。”（《宣宗实录》卷 57）

（宣德四年八月庚子）孝陵卫军潘阿回母因醉呼妇索茶，妇无茶，饮以汤。姑怒，捶妇，妇趋避，遂告妇置己。刑部当妇死罪，妇固称冤，且引邻里为证，邻里至，皆言妇冤。而姑惭悔，自陈实妄告。上命释之，因笑曰：“求茶得汤，亦何不可，而遽欲杀之，为妇亦难亦。官府每为人解忿耶。”（《宣宗实录》卷 57）

（宣德四年十月）戊寅，常州府同知张宗琯卒……专督农事，视民如子，惟思为民兴利，其民爱之……卒之日，常州四邑之民皆走哭之，具仪奠祭，累日不绝。暨归丧，素衣冠带送者数千人，江阴之民为建祠云。（《宣宗实录》卷 59）

（宣德五年三月己未）行在都察院奏：北京国子监生许节等三

人公差往应天府，受民白金，于律当徙。上曰：“为士当谨，义利之辨，诸生尚未受官，便汲汲求利，若使得位，岂能卓然有立？！今太学诸生不少，宜如律治之，以示警。”（《宣宗实录》卷 64）

（宣德六年四月乙巳）行在户部尚书郭敦卒……敦性纯、实事、亲孝、闻门肃然，于人不苟合，公暇手不释卷，冰蘖之操，无逊古人，虽官列六卿，而泊然布素，身没之日家无余赀。（《宣宗实录》卷 78）

（宣德六年五月丙寅）行在吏部言：昨楚王孟烷奏其府中教授张登稟性狠戾、学术荒疏、威仪不修，惟日纵酒。累月不出，或一出，放肆傲慢，略无尊卑之分；不安教授之职，常出怨言，已命取回。今合至部，请改用。遂降为广宁前屯卫仓副使。（《宣宗实录》卷 79）

（宣德六年五月）壬子，行在刑部侍郎樊敬等奏：历事监生彭本分鞫罪囚，于律应杖，而给囚应徒，受囚白金十两，罪当徒。上从之，语侍臣曰：士非廉洁正直，不可用。今未授官而使之学为政，已齷齪苟利，尚可用乎？！”（《宣宗实录》卷 79）

（宣德六年六月戊午）行在大理寺奏……又奏：苏州民有弱孙为博者所诱，窃其祖白金八十两，博者逐杀其孙以灭口，当斩。上曰：“赌博大是恶事，亡赖少年一迷而不反，未有不失身丧家者。故家长于子孙，必严训戒，使务实，级不接于见闻，则心不乱矣。今死者亦是失教之过，岂可不戒！”（《宣宗实录》卷 80）

（宣德六年十二月癸巳）行在大理寺奏：有父子与人饮，强人以酒，不从，而子殴至死者，当其子绞罪。命如律。因曰：“酒能发君子之和气，亦能激小人之暴气，小人使酒，未有不败者。”（《宣宗实录》卷 85）

(宣德九年正月乙未)监察御史劾奏:永顺伯薛绶当大祀天地,已受誓戒,不于公署致斋,而宿于私家,请治其罪。上曰:“武臣昧于礼法,如宥之。”召绶谕之曰:“此非小过,再有犯国法,不尔宥矣!”

(《宣宗实录》卷 108)

(宣德十年三月辛丑)命御马监勇士谢定住还家养亲。定住,山西广昌县人,永乐间,其母周氏尝为虎所得,定住年方十二,用麻鞭直前鞭虎,虎逸,其母获全。有司上其事,旌表门闾,后起为勇士宿卫。至是,以母年八十二陈情乞归养,故有是命。 (《英宗实录》卷 3)

(正统元年四月)乙丑,山东巡按御史任敬敏、参议杜子良、副使杜时、金事杨润俱有罪下狱。初,山东乡试,训导江振为帘外官,受士子慢,代为答策,考试官教谕朱经亦受赂,托弥封官易卷。事觉,弄官给事中贾铨等劾奏:敬敏等监试防范不严之罪,上命都察院逮敬敏等下狱,鞠之。 (《英宗实录》卷 16)

(正统元年闰六月)戊辰,福建都指挥金事胡雄奏:臣于永乐间病目,几至丧明。君男兴刲肝以疗,臣目复明,乞赐旌表。上以其非孝亲正道,不允所请。 (《英宗实录》卷 19)

(正统二年五月戊午)旌表义民十人。胡有初、谢子宽吉安府人;范孔孙,浮梁县主;于敏,榆次县人;巩得海,邳州人;张雷,石州人;梁辟、李成、俞胜、徐成,俱淮安人,人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 (《英宗实录》卷 30)

(正统二年八月)庚申,罢行在兵科给事中金昭伯为民。时考试

明经，儒士昭伯擅入午门，欲代所亲为文，事觉。行在都察院拟昭伯赎杖还职。上以近侍官所行如此，不黜之何以警众，故有是命。

（《英宗实录》卷 33）

（正统二年十一月乙卯）直隶镇江府金坛县民袁济、扬州府高邮州民方珍、江都县民沈鼎等十人，各出谷一千石之上，助官赈济饥民。事闻，各赐敕旌劳，仍复其家。（《英宗实录》卷 36）

（正统三年三月甲辰）行在刑部奏：近者民讼官多摭拾妻、妾、幼女，幸其受辱以快私忿，请申明旧制：凡民讦官长，宜量加责罚；妇女非犯奸恶、杀人及毁骂舅、姑、不孝等罪，免提问。从之。

（《英宗实录》卷 40）

（正统三年四月甲戌）编修谢琬、监察御史赵全等下锦衣卫狱，寻释之。以其监试岁贡生员不严，致有商议及易卷之弊也。（《英宗实录》卷 41）

（正统三年五月庚子）户部广西司主事张清言：洪武间设立“申明”、“旌善”二亭，所以劝惩善恶也。近年有司视为文具，废弛不举，将何以示劝惩。广西平乐府知府唐复亦以为言。行礼部会议：宜行天下府、州、县修葺二亭，复置板榜于内，如有为善、为恶之人，备写事迹，揭于亭内，以励风俗。（《英宗实录》卷 42）

（正统三年五月甲辰）民有逐其养子而妻其妇者，既而又逐其妻。妻讼焉，法司论其罪当徙。上以其败坏风俗，不可常律断，编为成卒。（《英宗实录》卷 42）

（正统三年九月壬午）行在六科十三道劾奏镇守陕西右副都御

史陈鑑、河南右布政使虞信罪。初，鑑囑知州林厚于信，信亦囑教谕董应轸于鑑，各求为考试官，后皆不遂。鑑遂奏信专制自由、沮坏风纪；信亦奏鑑挟势市恩、欺凌方面。于是给事中、御史请逮鑑、信至京究治。上命法司姑记其过，且录状示鑑、信，以戒之。 《英宗实录》卷46)

(正统四年六月乙巳)翼城县民胡志刚、薛从周、韩通；德兴县民汪铭；泗州卫军人蔡彦平；寿州民张敏；兰溪县杨李聪，各出谷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赐玺书旌劳，复其家。 《英宗实录》卷56)

(正统五年五月庚午)直隶镇江府民陈建、江西吉安府民周仁俊、浙江温州府民周普、柳青、周伯静、绍兴府民高宗哲、周瑞、吴渊各出谷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诏赐敕旌劳，蠲其役。 《英宗实录》卷67)

(正统五年六月庚子)应天府溧水县民孔安、山东郯城县民孙镛、直隶江苏阴县民徐南、丹徒县民李聪三、河南开封府民薛嵩、王善、毕瑛、郝让、刘成、李荣、司恽、王亨、张泰、张亨、王俞、汪泉、王兴、李安、徐敏、李禎、李铭、白祥、王顺、牛全、彰德府民赵用、李荣、韩景、武贵、郑亨、李兴、卫辉府民王泰、张贵、宁佐、李和甫、袁整、汪仲成、周公直，山西泽州民李盈、徐玘各出粟、麦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诏赐玺书旌劳之，仍复其家 《英宗实录》卷68)

(正统六年六月癸巳)直隶直定府民程仲良等六人、保定府刘士名等三人各出粟六百石有奇；陕西北平卫舍人王荣军、余叶荣等四十六人；西安府府民泰福等四人，各出豆、粟三百石有奇；直隶徐州民刘芳得四十三人；庐州府民许再兴等十五人；山东兖州府民宋琛等十三人各出谷千石有奇，赈济。赐敕旌谕，复其家。 《英宗实

录》卷 80)

(正统九年六月)乙酉,江西南康府民黄颐、四川叙州府民李政、金珠、鞠胜、成都府民俞彦明,山东济南府民李本、应天府民朱俊、孙友忠、直隶淮安府民陈仲杰、凤阳府民魏胜、徽州府民胡彦本、池州府民方守仁各出稻麦千石有奇,佐官赈济。赐玺书旌劳,复有家。 (《英宗实录》卷 117)

(正统十年八月庚午)山东青州府民冠均胜、江西吉安府民萧万里、弟万夔、广信府民吕景鸾、广东琼山旌劳,复其家。 (《英宗实录》卷 132)

(景泰元年三月丁卯)旌表节妇齐氏。齐,山东兖州府宁阳县举人许超妻,超以疾卒,齐年二十八,欲自经,家人奔救,获免。遂以剪刀割左耳及发之半,纳超怀中。事闻,旌其门曰:贞烈。 (《英宗实录》卷 190)

(景泰二年十月乙酉)陕西西安府鄠县民侯峪、山东峰县民胡克敬、陕西耀州民乔政、李宽、滨州民甄志、刘翔,各出米麦,助官赈民。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 (《英宗实录》卷 209)

(景泰三年七月庚申)直隶凤阳府怀远县民廖冠正,山东诸城县民范宗华,各出米麦助官赈民。诏赐玺书旌劳,复其家。 (《英宗实录》卷 218)

(景泰三年闰九月)庚午,旌表节妇庞氏、徐氏。庞氏,山东益都县民曹祥妻,徐氏,应天府上元县民潘翥妻,俱早岁丧夫,以纺绩为生,养姑抚子,守节年久,旌其门曰:“贞节”。 (《英宗实录》郑

(景泰三年冬十月戊戌)户部奏：“顺天府宛平县杨福祥妻，一产三男，其家及分养之家，各月给食米五斗。然无住地支之期，请令分养之家满三岁住支，著为例。”从之。 《《英宗实录》卷 222》

(景泰四年二月甲午)腾骧左卫军匠王黑厮妻黄氏，一产三男，命给赏如例。 《《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二月庚戌)国子监祭酒刘铉言：“臣八岁时，叔母陈民守寡无子，将臣为嗣，抚养二十余年得到成人。今母陈民没蒙，皇上令臣奔丧复职。臣窃惟礼莫重于为后，孝莫大于送终，况臣职教国学，为风化之原，彝伦之本，若使臣不得终丧，非惟有孤抚养之恩，且无以敦厚彝伦，为诸生之模范。伏乞赐臣如例守制，庶有以广朝廷孝治天下之道，而臣亦得以伸人子之至情。” 《《英宗实录》卷 226》

(景泰四年夏四月己丑)旌表节妇张氏等二人。张氏，河南扶沟县民刘清妻，夫亡纺绩以奉舅姑，守节三十二年；蚂氏，直隶武平卫副千户金源妻，夫亡惟食粥啖菜、纺以供祭扫，守节四十三年，供表其门，曰：“贞节”。 《《英宗实录》卷 228》

(景泰四年六月庚寅)旌表节妇欧氏等二人。欧氏，直隶丹徒县民张升四妻，夫亡年二十七，纺绩织纴，奉姑育子，守节三十一年；秦氏，武进县民张冕妻，夫亡年二十一，家贫养姑尽礼，守节五十九年，俱旌表其门，曰：“贞节。” 《《英宗实录》卷 230》

(景泰四年十二月戊申)旌表节妇周氏等三人。周氏，武成中卫

舍人凌宣妻，夫亡剪发誓不更嫁，鬻衣珥以营葬，守节三十年，教其子耀宗，官至礼部员外郎；宗氏，顺天府大兴县人张五十妻；陶氏，四川建昌卫军余姚敬妻，俱守节年久，旌其门曰：“贞节。”（《英宗实录》卷 236）

（景泰五年秋七月辛酉）旌表孝子阎禹锡、节妇韦氏等九人。禹锡，河南洛阳县人，任昌黎县学训导，母歿，庐墓三年，诏旌其门曰：“孝行。”韦氏……皆夫亡守节，奉姑以孝闻，诏各旌其门曰：“贞节”。（《英宗实录》卷 243）

（景泰五年十二月）己卯，旌表节妇王氏等三人。王氏，武功卫卒季均妻；刑氏，河南无阳县民高通妻，皆年少丧夫，守节逾四十年，俱表其门，曰：“贞节”。陈氏，贵州卫千户夏玘妻，与贼战死，陈投缳而死以从之，表其门曰：“贞烈”。（《英宗实录》卷 248）

（景泰六年二月戊戌）直隶通州右卫中所百户林海妻白氏、府军前卫军孔和妻苏氏俱一产三子，命有司给赐如例。（《英宗实录》卷 2250）

（景泰六年三月庚戌）旌表节妇周氏等三人……早年丧夫，家贫守志，奉妇姑抚孤男越三十载，旌其门曰：“贞节”。（《英宗实录》卷 251）

（景泰六年八月）辛亥，旌表节妇三人。李氏，直隶长洲县民俞镇妻；邓氏，丹阳民沈輓妻，俱守节三十年，旌其门曰：“贞烈”。（《英宗实录》卷 257）

（景泰七年春正月乙未）礼部奏：“真宁王薨之日，其妾辛氏悲

痛几绝，自缢以从葬，贞烈可嘉”。命追封为真宁王夫人，遣官赐葬祭。（《英宗实录》卷 262）

（天顺二年夏四月）己未，旌表孝子高兴、节妇孙氏。兴，直隶合肥人，父亡，水浆不入三日，每器泣则群鸦数百飞绕其舍。及葬，庐于墓侧，鸦亦随之巢于冢树。服阙还家，有白鸟数百与鸛鹑回翔其舍上，久之方去。人以为孝感所致，旌其门曰：“孝行”。（《英宗实录》卷 290）

（天顺二年五月）乙卯，旌表孝子绩凤、烈妇史氏、节妇王氏等五名。凤，山西临汾县人，父卒既葬，凤昼夜哭奠，暮归养母，母年八十年余终，庐墓三年，有慈鸟来集。龚然胜，宛平县人……兄弟五人皆亡，然胜独孝养母，母卒，庐墓三年，朝夕器奠，有鸟集墓树，时为悲鸣。徐讷，云南金齿卫军余，年十五，父歿，家贫佣身以葬，庐墓三年，母年老盲，老养尽礼。诏各旌其门曰：“孝行”。史氏，直隶金坛县民万敬妻，结婚未一岁敬歿，史水浆不入口五日，自缢死，夫妇同葬，诏旌其门曰：“贞烈”。王氏，宛平县匠蒋韩保妻，夫亡时年二十六，母欲嫁亡，不从，抚幼男立成，诏旌其门曰：“贞节”。（《英宗实录》卷 291）

（天顺二年六月庚申）直隶肖县民王妻薛氏一产三男，命给米纱优养，（《英宗实录》卷 292）

（天顺三年二月戊寅）旌表孝子姚文。文，浙江杭州府人，与弟得自幼父歿，奉母韩氏尽孝。母病危，兄弟号泣，稽顙吁天，求以身代病，遂愈高寿而卒。既葬，每朔望拜泣墓下，旌其门曰：“孝行”。（《英宗实录》卷 300）

(天顺三年十二月甲戌)旌表节妇秦氏等四人。秦氏,直隶内黄县民尹士名妻;孙氏,浙江金华县民钱沚妻;袁氏,浙江嵊县民谢源妻;倪氏,陕西河州卫舍人吴昺妻,皆年少丧夫守志不二,俱表其门曰:“贞节”。(《英宗实录》卷 310)

(天顺八年十二月壬寅)旌表孝子李茂等七人、节妇杨氏等五人。茂,顺天府王田县人,国子生,母病躬侍汤药,不少违比;卒,庐墓侧,有二狐穴于傍及龟蛇周旋左右不去,人以为孝感……(《宪宗实录》卷 12)

(成化元年八月癸卯)旌表孝子秦良等五人、节妇韩氏等十九人。良,直隶永年县学生。父卒,庐墓三年;成刚,武平卫人,幼孤,事母甚谨,后母没,启父穴合葬之,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时有青蛇绕庐驯扰,人以为孝感所致;李皐,直隶无极县人,母没,丧葬如礼,时结庐墓侧,去水远,自于墓傍掘地尺余,泉忽涌出,至今不绝;……诏并旌其门曰:“孝行”。乔氏,南京锦衣卫军孙敏妻;张氏,留守左卫舍余沙铭妻;……诏并旌表其门曰:“贞节”。(《宪宗实录》卷 20)

(成化元年十二月)己卯,旌表节妇薛氏等六人。薛氏,直隶江阴县民朱维言妻;黎氏,泗州卫军冯智妻;……皆早寡守节,孝养舅姑为乡里所称,俱表其门曰:“贞节”。李氏,陕西绥德卫舍人高俊妻,俊没,李甫二十岁,日夜号器欲自尽,姑觉令所亲者守之。数日,守者懈,乃潜入夫殡所自缢死,遂同葬,特表其门曰:“贞烈”。(《宪宗实录》卷 24)

(成化二年六月)乙卯,旌表义民秦贵及孝子吴有直等四人、节妇丁氏等十九人。贵,顺天府霸州人,自先祖浩得至是,凡七世同

居，旌为义门……（《宪宗实录》卷 31）

（成化二年八月庚子朔）申奸淫及居丧宴乐之禁。时京师淫风颇盛，居丧之家张筵饮宴，歌唱戏剧，殊弃礼法。给事中丘弘言，欲将奸妇枷号示众；禁约居丧者，不许非礼宴乐。下法司议，法司以为居丧之禁，宜如弘言，惟枷号淫妇非律意。盖示众必于市，然使监守者与之昼夜混处，欲其知耻而愈不知耻矣。惟宜行五城兵马及巡城御史官梭缉捕为宜。从之。（《宪宗实录》卷 33）

（成化二年十二月辛酉）旌表义民何永敬家为义门。永敬，浙江建德县民，七世同居，家庭无间言，积善仗义，为乡里所称，有司以闻，特旌表为义门。（《宪宗实录》卷 37）

（成化三年九月）丙戌，荆州石首县民王宗义自远祖钩到孙男伯龄，五切同居共爨，内外雍睦，诏旌其家为义门。（《宪宗实录》卷 46）

（成化四年十二月）癸丑，旌表福建上杭县故民邵缙绅妻陈氏、弟缙纓妻黄氏贞节，同安县故民叶秉乾忠义。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统十四年，邓茂七作乱，攻上杭，缙绅兄弟俱避难，遣二妇奉姑胡氏。时陈氏年二十、黄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岩穴间为贼所执，欲犯之。二妇给曰：‘幸存残喘，过河人家可从’。贼信，促之行。二妇附姑耳语曰：‘我等宁死不受辱’，因洒泪各抱儿行到梅溪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二尸浮出，儿尚在抱，人咸痛之。又同安亦有贼陈敬德攻县治乡村，秉乾募义兵千余人从主簿避击之，民赖以安。海贼张秉寻等围永宁卫中左千户所，秉乾率兵却之……贼怒……乃合众围之，时兵寡无援为贼所获，置营中，欲爵以从。秉乾晋曰：‘死即死，岂从贼奴反邪？’贼愈怒，遂分其尸。当此抢攘之时，而二妇及秉

乾皆能死于节义，宜旌异之以励风俗。”礼部以闻，诏表陈氏、黄氏门为“双节”，秉乾门为“忠义”。（《宪宗实录》卷 61）

（成化六年八月）庚午，旌表孝子三人、顺孙一人、节妇九人，黑切同居者二人。……王镡，直隶山阳县民，以祖父母继歿、庐墓三年，旌其门曰：“孝顺”。……张宾，直隶县民。自其祖荣到宾，八世同爨，长幼和洽，无私殖财产者，婚姻之礼彼此均一。至是，旌之曰：“八切同居义门”。苏勤，安东县民，自其祖及起到勤，六世同爨，不殖私财，敦尚礼义。至是，旌之曰：“六切同居义门”。（《宪宗实录》卷 82）

（成化七年五月辛卯）旌表孝子王宾等三人、节妇沈氏并烈妇梁氏、烈女卢氏四十一人、义民韩锦等二人……。梁氏，山西石州生员阮福妻，夫亡自缢；卢温柔，河南陈州民卢安女，许嫁常反，未行友亡，自缢，旌其门曰：“贞烈”。韩锦、李升俱山西潞城县人，六世同居，长幼和睦，旌其为义门。（《宪宗实录》卷 91）

（成化十年二月己巳）安昌王膺铺父岷王音堃得风疾，膺铺侍奉汤药，晨夕不离。岷王嘉之，乞如例旌表。事下礼部覆奏亲藩旌表未有例，上特赐书奖……。 （《宪宗实录》卷 125）

（成化十年九月辛巳）给赐大兴、宛平二县养济院孤老贫人二千九百六十六口布人一匹。（《宪宗实录》卷 133）

（成化十年十一月）辛未，有自宫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奉旨滴戍皆逃至京师，复希进用，礼部以闻。上曰：“锦衣卫其逮至，重杖而讯之。今后，似此辈者，所司无得擅收。具奏，仍严加禁约”。（《宪宗实录》卷 135）

(成化十年十二月癸卯)锦衣卫官奏：“执自宫者五十四人”。命枷项于礼部前，并各大市街示众。前此自宫者甚众，日赴礼部喧诉，求进，尚书邹于等以为言有旨，锦衣卫执之，已而皆逃匿。五十四人者犹喧诉不已，因执以闻，乃有是命。 《《宪宗实录》卷 136》

(成化十年十二月丙午)命浦江县复立郑氏孝义之门。先是金华府知府李嗣奏：“浦江民郑永朝一门，自宋迄今三百余年，世敦行义，国初旌其门曰：‘孝义’，近年被毁，乞为重建以励风俗”。事下礼部，覆奏从之。 《《宪宗实录》卷 136》

(成化十一年二月壬辰)顺天府永清县权义自宫其幼子欲以求进，为怨家所告。前此因自宫者众，有旨自成化九年五月以后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烟瘴地面充军，至是，刑部奏其事。命发义充广西南丹卫军，妻及幼子皆随住。 《《宪宗实录》卷 138》

(成化二一年六月丁亥)奖谕襄陵王冲秋女清涧县主并孙辅国将军征鏐妇王氏孝行。王奏：“县主以生母夫人病剧，刲股肉啖之，遂愈。又孙征鏐病危，妇王氏刲股二膂，沦汤灌之，遂苏。乞赐奖谕以为劝励”。礼部谓：“刲股之事，恐致伤生，例不旌表，未敢擅拟”。上特臻书襄陵王曰：“承喻长女清涧县主割股以奉母，孙妇夫人王氏刲肉以疗夫，此诚曾叔祖年日躬行实践，臻兹感化孝义萃于一门，良足嘉美，特致书奖谕清涧县主并夫人王氏，自今宜益敦孝行，表励风俗，实宗室之光也。专此以报，惟曾叔祖亮之”。 《《宪宗实录》卷 142》

(成化十二年六月己丑)治修武伯沈煜等罪。初，僧官常琇拜故南和伯方英为父，煜及仄宋侯陈桓、丰润侯曹振、锦衣指挥王珩因皆与交好，琇至各家饮酒，皆没妓乐。尝在煜座起更衣，即招妓与

乱。其徒告其夺占寺产，因发其通英妾并挟妓事，词连煜等并下锦衣卫鞠实，都察院议拟各坐罪有差。诏以琇通义父之妾、宿娼饮酒，情犯深重，免贱罪，杖一百，发充辽东开原卫军。煜容听通奸，并桓、振、珩混杂僧宴饮，俱有玷名爵，煜停禄戴民中闲住，桓、振、珩各停俸一年，不许侍卫、管军、管事。且以其蔑弃礼法有伤风化，命都察院出榜通行禁约之。（《宪宗实录》卷154）

（成化十二年六月戊戌）赵王兄潘日与群小戏狎，酗酒后悖，怒辄以刀剑刺人，并重捶杀之，或刳其面，或碎其首首，前后死者十一人。尝醉中欲杀南乐、汤阳二王，又强买良家子充官人，时召东妇留宫中不出。南乐王祁铎亦杖杀二人，与临漳王祁鉴、汤阴王祁钊强买妇女夺人畜产，所在军民暨行旅出其途者，多被扰害……。诏以赵王狎近群小，故杀平人，又逞凶欲杀尊长，罪恶深重，揆之祖训，本难宽贷，但王母妃乞恩宥罪，姑从轻典，并南乐王情犯，亦重，俱革去冠带，减禄米三之二，令戴民中读书习礼。汤阴王减禄米一半，临漳王减禄米三之一，并不赦切责，仍通写书并录招词，与各王知之……（《宪宗实录》卷154）

（成化十三年二月戊寅）南京鹰扬卫军人陈僧儿妻朱氏一产三男一女，令所司给赏，分养如例。（《宪宗实录》卷162）

（成化十三年三月）癸未，自宫以求用者积九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曰：“此辈规避差役，违禁百官，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三十，遣还当差。有再犯者，必罪不宥”。（《宪宗实录》卷164）

（成化十四年八月庚子）钦天监监副宋徽、春官正减铭、秋官正潘泰、中官正周纶并以收充天文生受贿事觉，问拟为民。刑部因奏：“先年钦天监官犯罪者，俱奉圣断，今徽等司学已成，据例亦宜充天

文生应役，自后本监官犯罪应民者，悉依此例，应发戍者，奏请处治”。从之。 《（宪宗实录）卷 181》

（成化十四年冬十月）庚子，给宛平、大兴二县济养院贫人布三千五百匹。 《（宪宗实录）卷 183》

（成化十五年二月）戊申，申禁自宫以求进者。时自宫者到二千人，群赴礼部乞收用。诏：“此曹数违禁例，巡城御史、锦衣卫官督同五城兵马，期十日内，尽逐之，京城内外寺观及膏势之家敢潜容者，并地邻火甲，俱究治以罪。自宫者枷项一月，杖一百，押回原籍。如仍来京，必重罪，其父兄不宥。礼部其速出榜谕之”。 《（宪宗实录）卷 187》

（成化十六年八月）辛酉，申明存恤孤老之令。户部奏：“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收养孤老七千四百九十余人，岁贍粮二万六千九百余石，布如人数。近有司不能稽察或任意侵欺，奸弊百出，使孤贫不蒙实惠，及滥收冒支者亦多，且养济亦窄狭当拓，夫京师輦轂之下，弊尚如此，则四方可知。请行都察院选委御史并本部委官一员，督同顺天府五城兵马及二县官，以现在食粮孤贫悉加查勘，惩其滥收。仍以养济院移置宽闲之处，其米布本县正佐官按月躬亲点阅给散，府官则一月二次巡视。如违及甚报不实者，具官以十名为率坐罪，府以三十名为率停俸，仍通行天下，巡抚、巡按官一体禁治，庶鰥寡独得沾实惠而不岁朝廷优恤之意。”上曰：“养济院之设，所以收养孤老无告之民，盖体无地好生之德以尽人君司牧之责也，何有司视为常事，全不加意奉行，以致奸弊滋生？京师如此，四方之远可知矣。其悉如户部所言，通行禁约，务使朝廷德泽下流，而颠连之民皆沾实惠。如有仍前怠忽者，巡按御史奏闻处治”。 《（宪宗实录）卷 206》

(成化十七年二月庚申)旌表宽河卫千户王忠及妻岳氏“忠节之门”。忠子信以后军署都督金事为湖广总兵官奏称：“先臣忠死事迤北，臣生未及期，母岳十八赠守节鞠臣以到成立。臣分守荆襄时，母随任病故，就彼营葬，伏望圣明，念臣父效忠，母秉节而死，俯赐旌表忠节之门”。上特许之。 (《宪宗实录》卷 212)

(成化十七年六月)己酉，驸马都尉马诚初坐与婢奸，被革冠带，支半俸，送国子监读书，岁余始复职。及是再犯，有旨，诚不改过复此妄为，其执送本府杖之，令戴民巾读书如故。仍令国子监严加约束。 (《宪宗实录》卷 216)

(成化二七年十二月)戊辰，旌表烈妇王氏及节妇邹氏等三人。王氏，南京锦衣卫百户黄宾妾。宾病，侍奉无间昼夜；宾死，累日不食，欲自尽以殉，屡为家人所救。后竟自缢，旌其门曰：“贞烈”。 (《宪宗实录》卷 222)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乙未)锦衣卫军靳玺奏：“京城内外近来奸恶之徒日滋月盛，三五成群。日则在街行凶害人，夜则荒淫赌博，甚至占人妻女，及为报复私仇，为害不可枚举，强窃盗贼多起于此，乞令巡城等官缉捕为便”。都察院覆奏。上谕之曰：“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它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到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觉察，有怙终不悛、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宪宗实录》卷 263)

(成化二十一年夏四月己未)申溺女之禁。训导郑璟建言：“浙江温州处三府人民所产女子，忠日后婚嫁之费，往往溺死，残忍不仁，伤生坏俗，莫此为甚，乞令所司揭榜晓谕”。下都察院议：“以其

事旧尝禁，但此弊不独三府，延及守绍、金华，并江西、福建、南直隶等处亦然，宜悉晓谕如璟言”。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亲，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败义，俗之移人，一到于此，此实有司之责。自后，民间婚嫁装奁，务称家有无，不许奢侈。所产女子如仍溺死者，许邻里举首，发戍远方”。（《宪宗实录》卷264）

（成化二十一年夏四月庚申）彰武伯杨瑾多纳布井恶少家奴，暴横犯法，瑾自以不能严禁服罪。命姑宥之，仍停禄一月。（《宪宗实录》卷264）

（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丁巳）永和王钟铎有罪革禄米之半。先是，王府仪宾王英子铎出入宫闈蒸淫宫女，诱王出府挟妓歌饮；又计害旗军张端、李清；教王监禁拷讯之而赫取财，二人忿因诬奏王奸淫不法诸事，词连仪宾黄庆、叶济贪淫违法，兵马邓安朦胧主婚，教授郭鼎不能辅导，王亦诬二人暴横诸罪。奏行镇守太监刘政、巡抚都御史叶淇及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会勘覆实，都察院具闻。上以永和王出村歌饮、信任非人，又宫禁不严、奏事不实有违祖训，革去禄米一半，遣书切责；铎湊乱宫闈处死，宫女令自缢；庆斯奸亲属，杖八十；济、安俱革职，令戴民巾；清、端各杖一百，调甘肃边卫充军；鼎械至京再鞠；仍降勒，令政、淇等处治。（《宪宗实录》卷272）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京城处有军民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刺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所发墓甚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党，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载发墓，其罪皆死，光此辈取人髑髅市于左道以邀厚利，其视肢解之罪相去几何？其即诛之。锦衣卫仍严加缉捕”。（《宪宗实录》卷

(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壬寅)旌表福建武平县民王过安妻钟一娘并其子英钟妙贤为双节之门。先是,本县奏:“钟一娘年已八十有九,妙贤守节亦三十八年,俱乞旌表”。礼部覆奏:“一娘已老,必待勘报,恐即死不得生被恩典,请不拘常例,旌之妙贤则如例覆实”。以姑妇一节可嘉,命俱旌之。 (《宪宗实录》卷 273)

(成化二十二年五月乙丑)翰林院侍讲尹龙有罪除名,并革其父你吏部尚书尹旻太子少保,令致仕。时东厂官校发龙诸阴事,下锦衣卫狱。既而吏科给事中张雄等言:“龙宅心匪域,制行可恶,窃弄父权,大开幸路,纳贿如市而略无忌禅,干谒如云而罔知检束。如榆次县知县孙盛馈银三百五十两,特授沂州知州;通州指挥吴节送银五百两,兼管九卫粮运。且尚书尹旻猥以凡庸遭逢圣世,官成名立,改易初心,惟徇溺爱之小私,不顾输忠之大节,纵子受赇而大著贪声,瓷意用人而甚堀公道,近年以来奔竞成风,以致贤否混淆,是非颠倒,欺公罔上,罪恶贯盈,物论沸腾,人心愤怨,伏望皇上明正其罪,以戒欺罔”。监察御史陈敬等亦言:“旻貌恭心异,舞智术以御人,行浊言清,谋身家以为计,假铨衡之公器,植桃李之私门,厚乡里不论贤否,择善地以居之,比亲识不分淑慝,简美职以授之。有初进而骤升者,类若此之实难以悉举。其子龙性尤谲诈,心复奸回,素无学问之功,藉父势以为美官,久著贪污之迹,据厚资而彰秽行,原其所自旻父也,龙子也。父之行,既不足以正其子,子之恶岂不矣于父?受赇者虽曰龙,而行事者实则旻也。使其不知,则于子且不知,何以别天下之贤否?使其知之,则于家且不齐,何以典人物之铨衡?清议不容,輿情共愤。事既败露,幸蒙曲宥,自当稽首感激,奉身求退,复何面目立于清班?是盖人言不恤,廉耻弗顾,殊失大臣之体,甘为小人之归,乞独奋乾刚,大彰天讨,以为父子同恶人。臣幸进之

戒”。上曰：“尹旻姑不逮问，三法司、锦衣卫其执尹龙并张璫、王范于午门拷讯明白。仍究其如璫等亲昵请托，营求升职者，具实奏处”。于是，礼部郎中刘绅、兵部员外郎董宁、常德府同知朱绅、按察司副使谢显、王锦、冯兰名俱及焉。狱上，得旨：尹旻听子纳贿，徇情升官，大坏选法，仍革太子少保，止令以尚书致仕；龙凭藉父势，交结险邪，滥受赃私，发原籍为民；璫、范降三级，调除远方；刘绅等，令各执问；侍郎耿裕等，令具状以闻。裕等服罪。上责其职佐铨衡，乃旁视臧然；曲意阿从，致使升擢不公，法当逮问，姑宥之，仍停俸三月。已而，降璫为广东化州知州，范为云南景东卫，经历刘绅为四川汉州知州，宁为湖广常德府通判，而命巡按御史执问显、锦、兰及朱绅来奏。（《宪宗实录》卷 278）

（成化二十二年六月己亥）赠宁河康僖王宫人王氏、杨氏、张氏、段氏俱为夫人。宁河王薨时，王氏等俱尽节自缢，晋王奏其事，且乞加恤典以励风化。命俱封为宁河康僖王夫人，并赐祭葬。（《宪宗实录》卷 279）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辛卯）旌表直隶桐城县陶氏四节之门。钟氏，县民陶镛妻，镛戍死于边，遗孤继，甫卒，钟携继负骸骨归葬。邻妇有劝之嫁者，钟剪发自誓。年八十二，守节五十七年。继长，娶方氏，亦早亡，其孤亮，甫二岁方缉织以养，钟择师友以教亮，年六十七，守节四十年。王氏，亮之妻，吴氏，亮之妾，亮举贡，卒于国学，无子，二妇扶衬归，至今二十六年。三世四人皆无贰志，有司以事闻。上曰：“朝廷旌表节义，所以激励风俗，然通都大邑有司仅举一二，虽所遗者多而亦可见全节之难也。今陶氏一家之内三世四妇相继守节，盖有所视法而然，减天下所罕有者，其即旌表为四节之门，不必如例覆勘。”（《宪宗实录》卷 287）

(弘治四年七月乙亥朔)直隶武平卫指挥金事王溥奏：“本卫与沱县并在一城，军民杂居，类多争讼，间阎妇女，复勤礼范，自非表章，先贤曷以化导溥俗。考之传记，毫有朱仁执者，隐居养亲，孝友著闻；有夏侯令女者，早寡无子，截耳断鼻，誓不以存之易心。乞敕有司各建祠秩祭，俾薄俗知所激励”。命下其疏于礼部。《（孝宗实录）卷 53》

(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云南蒙化府土官知府左铭奏称：“祖母张氏自其祖父刚死后守节无玷，乞赐旌表以励夷俗”。下云南布政司，覆勘如所奏。礼部仍议，和风宪官覆实。上曰：“夷方节妇，诚所难得，张氏守节实迹，所司已勘实，即与旌表，以励其俗，不必再覆。”

《（孝宗实录）卷 91》

(弘治九年十二月丁酉)先是，彭城卫千户吴能以其女满仓儿会张媼者鬻之，媼鬻于乐妇张氏而给言周官人家。后张氏携女往临清居三载，复挈归转鬻于乐工焦义，义又鬻于乐工袁璘，璘使为媼。时能已久没，有以告能妻聂氏者。聂氏往觅诸歌肆，女怨母鬻，已不复认。久之，聂氏及其子政率众攘之以归。璘赎以十金，聂氏不从，且讼于官，刑部郎中丁哲与员外郎王爵共理其事。既得实，而璘不服，哲乃重加笞楚，越数日死，女断归聂氏。刑部主事孔琦、监察御史陈玉往视璘死状，吏佯以病死报，遂付作痊之。璘妻往求尸，作作不与，遂诉冤于东厂太监杨鹏，逮聂氏及张等讯之。张氏妄称女乃其妹，生于临清民家者，女之言亦然，媒者遂言此非聂氏女，聂氏女先已鬻于周皇亲家。诸证人畏刑，皆台其言。鹏遂奏之下锦衣卫狱，镇抚司奏哲苛刻徇徇毆死无辜，爵依阿枉断，玉、琦相视不明，乞各正其罪。上以事关伦理人命，令三法司、锦衣卫务究其实。乃索女于皇亲长宁伯周可家可言其家本未尝买聂氏女，而聂氏张氏各执一辞，狱久不决。复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廷鞠之，张氏及女始

吐实，都察院奏谓哲因公事毆人致死罪当徙，爵、玉琦及聂氏、吴政并女皆不应从，重罪当杖。刑部典史徐珪因上疏言：“哲断女狱甚允当，而杨鹏之侄尝淫于是女，且以他事憾哲，意图报复，乃因袁璘病死，欲陷哲于死地，令贾校尉者密告女俾民词，而与校尉刘胜共执聂氏考掠使诬伏，因枉称刑官偏酷，故勘致死辜，而镇抚司互相蒙蔽，证成其狱。皇上令三法司、锦衣卫会问，而三法司畏惧东厂，始终莫敢辨明，必待群臣鞠之朝堂乃不能隐。且既知此女为聂氏所出，则此女自诬其母，罪不容诛，而反拟之以杖。哲与吴政等皆无罪被诬，而反加之以徙。一事之中，轻重倒置，盖东厂之势为群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每见鞠问盗贼，多因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称校尉挟嫌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乎恶之赃而以为从令傍人抵其罪者，东厂一切不问，惟任巡捕官校擅用刑罚近之诬伏，刑官不过据其词以拟罪，纵使洞见真情，孰敢擅更一字？往者，臣虽知之犹未敢必以为然，今哲事观之，始信之深，而为昔年枉死诸人嗟乎不已。夫如是，岂不致伤天地之和气乎？乃知四方灾异迭见有由然也。臣愿陛下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并贾校尉及此女于市，刘胜等及镇抚司官谪戍极边，子孙不许承袭。丁哲、王爵、孔琦、陈玉各进一阶以酬被诬受辰之苦，各官及聂氏淹禁日久，乞以诸罪人财产偿其所费，则天意可回，太平可至矣。如不革东厂，则推选谨厚中官，如陈宽、韦泰者，以当此任。仍选大臣一员与之共理。其镇抚司、理刑不必专用锦衣官，乞推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则巡捕官校莫敢作弊，岂复有擅用刑罚诬及幸者乎？臣披肝露胆直言，至此，顾一介微躯左右前后，皆东厂镇抚怀之人，岂能免于虎口？与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归，则臣身虽死，心亦安矣。”上曰：“徐珪假以建言为由，词语妄诞，都察院其考讯之。都察院以珪奏事不实，拟赎徙还役。大理寺审允以闻。上曰：“都察院奉命鞠问，何不具实奏请？”大理寺又辄审允，各令具疏以对。于是，皆上疏表罪。宥之，仍罚左都御史閔桂、

右副都御史杨谧俸各三月，大理寺卿王轼、左少卿王嵩、左右寺丞主鉴之、何钧俸各一月，徐珪赎徙毕发原籍为民。既而，刑科都给事庞沅等奏：“哲等鞠问狱词，覆奏已余三月，尚未得旨系狱者，凡三十八人，其间亦有连逮轻罪者皆不得释，或贫乏孤寡，天寒岁迫，无食无衣，诚可矜悯。臣等仰窥圣意，特以此事前后不同，真伪难信，故欲迟留日月访察，详明真明，慎用刑之深意也。但因禁日久，人情不堪，况府部大臣荷国厚恩，居股肱之任，何心何颜忍负陛下？乃一乐妇之贱，敢为欺蔽而不以实闻乎？揆之情理，决可信不疑，请不必过劳圣虑，为此踟蹰也。”上乃命满仓儿杖毕送浣衣局，丁哲给偿袁璘埋葬之费，发原籍为民，王爵及孔琦、陈玉俱赎杖还职。（《孝宗实录》卷 120）

（弘治十年七月）癸亥，初，珉王徽嬖奏其继妃庄氏不孝，下廷抚等官覆勘无实，上以王不能正身齐家，致庄氏妬忌不执妇道，夫人董氏恃宠欺嫡，有乖名分，俱降敕责任之，妃、夫人俱革去封号一年，待能改过，令本府以闻。（《孝宗实录》卷 127）

（弘治十一年正月）己未，陕西宜川县民有冯子名者，兄亡妻其嫂，巡按监察御史以革后不改正坐杖。上以事闻关风化，特命法司会议。于是，刑部尚书闵珪等覆奏：以违逆天道，坏人伦，定拟绞罪，仍乞通行中外，有犯此类及亲属相奸者，并依此例拟断。从之。

（《孝宗实录》卷 133）

（弘治十一年四月癸未）南京燕山前卫千户韩锐坐不分俸养赡继祖母，及毁骂小功以下兄。南京刑部拟赎杖还职，为大理寺所驳，刑部因奏请申明条例，谓军职有犯败伦伤化者，成化八年有发原籍为民之例，干犯外姻尊属如殴伤妻母该革职者，十一年有发本卫随住之例，俱别取相应子孙承袭。本部今会同都察院、大理寺详议以

为：韩锐骂兄，既非亲告，律不坐罪，但承袭祖职已有俸米，与极贫无力供养者不同，正系败伦伤化，不曾明具条目，以致人难遵守，乞通行内外向刑衙门，今后武职凡奉养有缺，须报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若子孙告祖父母、父母例不行勘。若不奉养继祖母、继母及殴本宗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并殴伤外祖父母及妻父母者，俱行勘明白，方许论罪。其有纵容抑勒女及妻妾并子孙之妾与人通奸，及奸内外有服亲属及典雇妻女者，俱系败伦伤化请俱依律问罪，照例发原籍为民。如原籍贯者，发本卫随住。若有一时违犯教令，不系十恶重情，并其余服制恩义稍轻者，如有所犯，只照常例施行，俱不在革职为民之例。从之。（《孝宗实录》卷136）

（弘治十一年八月戊寅）山东乐陵县僧洪海以卖药为业，本县民吕通妻董氏病，海药之愈，通留于家，因此其子从海为徒并学医，海遂与董及通侄厚妻张私通，又用迷药属张诱其夫弟山妻云：服之即成佛。张信然，遂揉置面中，举家食之。少顷，无男妇少长率昏迷眩乱，各持杖相击死者十一人。按察司鞠问海坐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律凌迟处死。刑部覆奏，下巡抚等官会审无词，等报处决。从之。

（《孝宗实录》卷140）

（弘治十一年八月）壬辰，直隶泗州知州许弼妻孙氏妒悍妾朱氏有娠三月，孙怒，以药毒之不死，携铁槌往逼曰：汝不自决，即以此击脑裂。朱惧以帛自缢，气且绝，孙复以石压其腹，羊毛塞其口鼻，遂死。抵暮，棺载以出，既而复苏，为殡家所发。刑部拟罪，谓朱孕妇，孙谋死二命，幸未焚得不死，比之殴伤致死者，无异情重律轻，宜从重治。奏入。上特命杖八十，离民归宗。（《孝宗实录》卷140）

（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己亥）户科给事中丛兰言：“京师风化之美

恶，四方所视效也。近年以来，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又每月朔望及四月八日假以烧香、游山为名，出入寺观，亦有经宿或数日不回者，乞痛加禁约以正风俗。”疏下都察院，覆奏：请通行两京并天下，一体严禁。从之。 《孝宗实录》卷143)

(弘治十二年五月癸亥)浙江衢州府知府沈杰言：“宋太子少保谥清献赵抃，本府西安县人，直节清声，备载《宋史》，旧有祠在府境内，乞照苏州祀范仲淹例，春秋致祭，著在令甲，庶足以劝励风俗”。

(《孝宗实录》卷150)

(弘治十二年九月壬戌)应天府上元县老人周斌奏：“京城中人之家，凡有死亡多无葬地，不免火焚其鰥寡贫难者，遂至委弃沟壑道路，秽气上干，致生灾变，切恐天下皆有此患，乞行各处有司买地，官为封记，匾曰义冢。如有无地无依之人之者，令所在邻保相助，置为衣棺，葬于其内，庶鰥寡贫难者不至死无所归。”工部覆奏，谓先是监察御史王相言，京城之外原有漏泽园被人占种，乞差官筑立墙垣，明揭门额，该管衙门各委吏役人等看守。本部已奉旨查理，欲行南京工部并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旧有漏泽园者，重加修饰；无者，即于本处城外选择空地创造，或名漏泽，或名义冢，葬埋无地无依之人，使生有所托，死有所归，庶免伤和气。上曰：“小民贫难孤鰥，死无所归，朕甚悯念，所议是。其丞行天下各该衙门，一体举行，不许虚应故事 《孝宗实录》卷154)

(弘治十二年九月丁丑)降宁府石城王宸浮、辅国将军宸恂为庶人，革辅国将军宸灋、宸浦禄米三之二。初，石城恭请王奠堵生端隐王嫡未立而卒，妃吴氏生宸浮及宸浦，媵安氏生宸恂，姜氏生宸灋，宸恂长于宸浮，而宸浮以嫡嗣为王，以故不相能。宸浦以同母附

宸浮，而宸濠党于宸恂，群小因而从臾之，竟为不法，或互伺事识之。宸浮蒸于伯妾唐会全，遂纳之私第，数夺取良家女为媵厮役，或以小罪拷掠至死，甚至令执而缢之，或惧责自赴井死，死者凡九人。宸恂、宸濠、宸浦皆尝以忿杀人，又纵下为害，与妓淫乱。而宸恂尝召女尼入府，而私之宸浦狎，比乐工王锦令侍女木香与乱，又尝与刘润仔仔细者共卧，恶侍女春妹窥之，逼令咽盐而死。宸恂子赐名敕至，宸浮争先启，遂之地。及端隐王赠谥册至，宸恂亦不入宸浮府谢恩，会宸恂贷金富民涂秀家不得，疑宸浮阴之，乃与所厚仪宾顾官祥条所记宸浮过恶并诬器服替，拟乘舆阴谋不轨，乃蒸祖父妾数十事，令人驰告。宸浮亦延熊良马者为奏，跪言，宸恂母安氏通于僧海洪，宸濠令张夫人马媵与顾官祥淫乱乃他不法事，以吴妃名奏之。良马因留宸浮府，数与侍女蔷薇等三通。奏至，俱下江西镇巡官勘报。而宸浮、宸恂、宸濠奏辩不已，更以恭请王次室余氏、王氏、吴妃及安氏、姜氏为名，前后各十余奏。上乃命司礼监太监赵忠、大理寺左少卿王鉴之往会巡抚等官按之虚实各半，忠乃疏宸浮等罪状以闻，并拟连逮者熊良马等罪。良马坐离间懿亲污乱宫闱当斩，敖福、陈富、胡端杀人为从当绞，顾官祥拨置王府吴元寿行止，有亏当杖，又拨置主文纵横害人当充军者五十八人。而陈瓚、颢宾、唐曙、廖直之情尤重，私自宫投入王罕，当解京再问。火者十五人，而邓害新之罪的首。其他当徙杖者十八人。狱上，诏：宸浮、宸恂革爵降为庶人，宸濠、宸浦革禄米三之二，仍降敕切责之；顾官祥，吴元寿各杖四十，革取为民；蔷薇等三人及唐会全各杖八十，并木香俱改正给亲；熊良马、敖福、陈富、胡端依律处决；陈瓚等五十八人，俱发广西边卫永远充军；而瓚及颢宾、唐曙、廖直仍杖一百发遣，其余准议。（《孝宗实录》卷154）

（弘治十三年正月己卯）江西吉安府知府张本奏：“永新县有谭节妇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妇从其家，俱匿县学中。兵至，杀其舅

姑与夫，执妇欲污之，妇哭骂不从，遂并其子皆死，血渍于礼殿间八砖上，宛然妇人抱婴儿状。沙磨火煨，其状益显，请修葺旧祠，春秋致祭，以励风俗。”礼部覆奏。从之，赐祠额曰贞烈。 （《孝宗实录》卷158）

（弘治十三年五月戊午）旌表浙江宁海县故民王苟之妻陈氏贞烈之墓。陈，名小奴，临海县人，年十五归三苟，生二男一女，侨居临海。正统五年，三苟采薪归至门，猝罹虎患，陈持门柱追虎至山前，奋击之，虎逸去，乃负三苟归而死。乡豪郭子素逼欲娶之，陈给以俟撒灵几乃可。因设祭，哀恸复给，其二男各以事出，竟抱幼女趋姜岩潭上，置发潭侧，遂投潭中死，三苟卒后之三年也。有司方议奏闻，子素畏得罪以贿属寝。其事后，二男相继没，女亦早寡，知府叶赞特高其行，为文祭之，知府马岱复为修墓立祠。至是，知县陈钊白于巡按监察御史吴一贯阅实，具疏以闻。上嘉之，故有是命。 （《孝宗实录》卷162）

（弘治十五年四月壬寅朔）命顺天府賑恤都城内外民之孤寡残疾及贫难无依者，从户部奏也。 （《孝宗实录》卷186）

（弘治十五年四月）乙巳，广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孟中言：“宋丞相文天祥当胡元侵扰，君臣播迁，臻仁家居，独应诏勤王，开督府而召英雄，集乡兵以图兴复，一时慕志效义之士赵时赏等四十余人，亦皆奔走助顺，上下一心，具载史册。今文天祥已秩祀典，而时赏等未获表章，乞下江西庐陵县为天祥建忠义庙，配诸贤于左右，有司岁春秋致祭，庶以事者劝。”礼部覆奏，从之。 （《孝宗实录》卷186）

（弘治十六年十月丁酉）巡抚四川都御史林元甫奏：“宋臣赵清

献公扞两守成都，始终一节。妖言聚众，扞擒首恶诛之；羌酋结盟，以人为牲，扞谕以三牲代之，众皆悦服。昔秦守李凉、汉守文翁、宋守张泳各有功德于蜀，至今春秋秩祀，名曰三公庙。若扞之遗泽高风揆之，三子未可多让，而独未得与，似为缺典，宜令礼官考议，升扞之祀，与冰等同，更名四公庙。”命下其奏于礼部。（《孝宗实录》卷204）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乙酉，韩府辅国将军偕渊尝刲股愈其嫡母夫人赵氏之疾，其祖襄陵王范址以闻。命赐书奖励之。（《孝宗实录》卷205）

（弘治十八年二月癸亥）初，河南泌阳县知县冯宪朝于唐府以币、帛、羊、酒为贄，后仪宾庄士俊以事至泌阳，王命持礼币答之，宪与之宴。酒半，互相讥讪，士俊起入宪私室，宪遂与其弟共殴之，诟及唐王，已复幽士俊于狱，又执其从者，榜掠之。王具疏以闻，宪亦奏士俊擅用鼓吹，滥受馈遗，且诬其不法数事。命刑部员外郎刘瑜等往勘。瑜奏宪：“私用库钱置宴又加酷刑于无辜，拟赎徒毕送吏部降调。其诟王之罪，律所不载，请自上裁。士俊擅用鼓吹，拟赎杖还职。”刑部议以宪情重，难比常例处分。都察院复谓皇明祖训，凡王国内并不许延揽交结，请画天下巡抚等官，令今后有司朝王自赐酒食外，不得更受一物。其献纳之礼及王府姻戚、官属往来，悉宜禁革，违者，听巡按等官奏治其罪。上从之，命冯宪免罚赎，并家属发陕西延安卫永远充军士，士俊准拟还职。（《孝宗实录》卷221）

（弘治十八年二月癸亥）潞城王府崇信郡君仪宾张翼，平居不养父母，父常开设市宅僦入以自给，翼复私取其僦，直父怒而殴之，翼遂往诉于郡君你镇国将军成鏊，成鏊子辅国将军聪灏在旁，闻之怒。是夜，乘醉持杖至翼家，索其父不获，莫泄其忿，适门外有卧者，

遂捶之，其人扶归而死。事闻，命张翼革职为民，聪灏革爵闲住，仍赦潞城王约束之。（《孝宗实录》卷 221）

（正德元年二月己未）阳曲王府辅国将军奇浑，荣靖王之孙，故镇国将军钟铤第六子也，少失父事母至孝。母病，朝夕侍汤药，呼天祈以身代，水浆不入口者日，忧悴骨之；居常积书千卷，与士大夫讲习，清澹如寒士；每冬出粟五十石赈饥，有司上其事，先帝命核实，至是以闻。上乃赐书，奖谕曰：“惟国家以孝治天下，凡臣民有孝行者必命有司旌表，以励风俗，况宗室乎？尔孝行纯笃，是用致书褒奖，且以风动诸藩，尔其钦录之。”（《武宗实录》卷 10）

（正德元年三月丁亥）江西按察司副使邵宝奏：“九江府德化县莲花峰下有宋儒周敦颐墓，其东北数里有濂溪书院，岁久荒颓，近者守臣重加修葺，自道州取其裔孙伦来属之守奉，然必正其秩祀，贍以闲田，庶久而不坠，实表章先儒，风励后学之盛典也。”礼部覆请，如朱熹婺源例，每岁春秋令府县官即书院致祭，仍给田五十亩，以为修葺祠墓之资。从之。（《武宗实录》卷 11）

（正德元年三月丁亥）命浙江钱塘县建忠节祠，祀宋赠秘阁修撰徐应鑣。应鑣，字巨翁，衢州江山县人，咸淳未试补太学生，德佑二年，元将伯颜师次皋亭山，受宋降，迁三宫北去，两府及庶僚三学诸生皆随行，惟应鑣不从，与子女誓祭岳飞祠下，同登梯云楼，纵火自焚，诸仆争灭火，得不死，乃共投岳祠井中。出其尸，皆僵立，瞠目如生，殓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节，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其后，同舍生刘汝钧等收葬之方家峪，私谥曰正节先生。岁久遗迹渐堙，守臣请修培旧冢，建立祠宇。乃赐额，命有司春秋致祭。（《武宗实录》卷 11）

(正德元年夏四月戊午)诏修诸葛亮庙。襄阳隆中亮所居之西，旧有祠，襄简王爱其地，择为茔，因迁祠于山左，制既陋小，久渐倾颓，且逼近王坟，长史林光以为非妥灵之所，请于隆中之东山谷中修建祠宇，春秋祭祀。礼部覆议。上曰：“亮，汉忠臣，其许之。”

(《武宗实录》卷12)

(正德元年九月)乙酉，授莆田处士刘闵以儒学训导。闵，天性孝友，慎言动，守正不渝。早丧父，贫不能葬，旅殡于里人之园，三年不处内，不御酒肉，祭奠皆极诚敬。事母甚孝，时物未奉母，不敢尝，晨昏定省，出告反面，皆如礼。母疾，衣不解带，抚摩通夕，乡人皆敬慕之。提学金事周孟中尝捐金以助其养，副使令有司立社学构养，亲堂延闵为师，知府王弼复置学田，岁取租五十石以资其费。母卒，毁瘠庐墓，弼将以前田贖之，不受。岁凶，弟妇欲求分异，闵闭户自过，感悟复合。其笃行如此，巡按御史宗彝、饶糖援诏例欲以经明行修荐，闵恳辞，知府陈效请遂闵志以学职荣之，乃有是命。(《武宗实录》卷17)

(正德元年十一月乙酉)赵府和川郡君仪宾齐锡殴打父母，私宫幼男，且与郡君出城宴饮，其父琮奏发其罪，下巡按御史鞠实坐斩，并劾郡君不能以礼相夫有违祖训。郡君又诉乞革己禄米以缓锡死。刑部覆奏：“锡罪恶性深重，宜固系。仪宾张哲常与锡狎饮以济其恶，彰德卫守门镇抚冯麒纵锡出城，皆宜逮问。”诏是之，而有郡君之罪。(《武宗实录》卷19)

(正德二年秋七月乙卯)浙江台州府知府徐鹏举奏：“宋儒朱熹仕于浙东，讲明道学，修举荒政，浚河筑堤，民享灌溉，台人德之，立祠以祀，但祀典不出于朝廷，岁远则废，乞令有司拨人役护视祠宇，岁供祭品，每春秋祭，主以本府正官，庶报功之典可久，而台人之愿

亦伸矣。”礼部覆议。上曰：“朱熹有功斯道，遗爱在台，固宜有祠悻其如鹏举所奏行之。”（《武宗实录》卷 28）

（正德三年三月癸亥）命兴化府立祠祀宋陈瓚、陈文龙叔侄。文龙，宋咸淳状元，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以广州乱充闽广宣抚大使，开闢兴化，制二大旗，书其上曰：“生为宗臣，死为宋鬼。”出入前导，以矢无他意。后林华以城降元，文龙被执，。唆都等往来诱胁，不为动。过杭谒岳武穆庙，大恸不食而死。瓚，文龙之从父也，以布衣召募义勇三千人，攻杀林华，复兴化，献馘于朝，遂命为兴化同知，战守备至元将攻围，日急力屈，唆都执而欲降之，骂曰：“吾家世忠义，宁能从尔胡狗求活耶？”唆都大怒，车裂以徇。至是，福建左参政熊达、大理寺译事徐元稔各疏请立祠，以表其忠。礼部议覆，处曰：“陈氏叔侄死于宋季，忠节可嘉，其令有司立祠，春秋致祭”。

（《武宗实录》卷）

（正德三年夏四月丁丑）旌表鲁府镇国将军阳钺妾周氏，仍许附葬。周氏以民家女入侍阳钺，谨慎温顺。阳钺卒，甫二十一，亦自缢而死。事闻，乃旌为贞烈。（《武宗实录》卷 37）

（正德三年八月甲午）伊玉奏：“其姊真丘郡主于其仪宾蔡升卒之日，以头撞壁从夫而死，乞旌表”。礼部核实具题。上嘉其贞烈，表其坊曰嘉贞。（《武宗实录》卷 41）

（正德三年九月乙卯）升抚州府知府刘介为太常寺少卿。介，瑾乡人也。介继娶妻美艳，张彩欲夺之，乃问介曰：“我有求，肯从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君。”彩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君已诺矣，感谢！”介默然，不敢对。少顷，昇夫已至介所謁来矣。彩又欲夺平阳府知府张恕妾，恕不肯与。彩令御史张禴经查盘钱粮文致

其罪，拟充军。恕送其妾往，始得论减云。（《武宗实录》卷42）

（正德四年春正月丙辰）鲁府镇国将军当溪，邹平王庶长子也。父有疾，汤药亲尝，后虽出阁，犹日问寝膳不废。事后母，如所生。其子健钊亦以孝称。至是，鲁王请赐敕建坊用表其父子孝行，为宗室劝。礼部议覆，上嘉当溪父子俱有孝行，乃赐名曰世孝。（《武宗实录》卷46）

（正德六年秋七月乙丑）诏旌表节孝，有司必公举卓异者以闻，其寻常及妄诞者禁之，核既实，俟丰年，官给银三十两付其家，令自树坊表，并复其家二丁终其身，从礼部请出。（《武宗实录》卷77）

（正德六年冬十月）癸巳，山西巡抚都御史王璟奏：贼所过妇女死不受污者三十有二人，乞旌表。礼部议请于诸府旌善亭建贞烈之碑，列姓氏年籍以垂永久，人给银三十两以资殡葬。从之。（《武宗实录》卷80）

（正德七年春正月丙寅）赠河南上蔡县知县霍恩、西平县知县王佐为光禄寺少卿。恩，易州人，以进士授上蔡知县，值流贼初起即为捍御，计与士民盟曰：贼至当与此城为存亡。已而，贼果至，恩拒之甚力。贼据故垒，凭高下射，众不能支。城陷，恩被执，贼胁之跪，骂曰：“贼！吾此膝岂屈于汝？”贼日屠戮于前以相恐，恩骂益厉，贼以刀抉其口，遂支解之。妻刘氏，按察副使俊之女，贼至时，恩与刘曰：“脱有急，汝将奈何？”刘曰：“愿同死！”乃筑台廨。后约曰：“若见我下城，即贼入矣，可自为计。”恩提刀下城，刘于台上见之，即自缢，未绝，复以簪刺心而死。佐，潞州人，在西平闻贼起，修城池，练民兵，为守具其备。贼来攻，佐拒于城上，射伤贼。贼怒，力攻之，城

破，佐犹手格数贼，力屈被执，骂不绝口。贼悬之旗竿射死，复支解。事闻，各给棺敛，赠官赐祭，荫一子为国子生，恩子为千户者进指挥同知，世袭。既又命有司各立祠死所，春秋致祭，刘氏赠宜人，赐旅诰命，仍于易州建忠节坊以旌其门时指挥僉事李乐与恩同守上蔡，亦以残酷事赠指挥使。乐逃匿，实不死，久之，事觉，乃捕治之，并罪奏报者。 （《武宗实录》卷 83）

（正德七年三庚申）贼陷梁山县，主簿时值死之，其妻贾氏快惧辱即自缢，贼复热其二女，将犯之，誓死不从，贼缚之树，焚而死。事闻，赠值知县，表其妻及二女曰贞烈，仍荫其子为国子生。 （《武宗实录》卷 85）

（正德七年闰五月乙亥）赠陕西扶风县知县孙玺为光禄寺少卿，赐祭，荫其子为国子生。初，玺承委修略县城，会盗至，失所在略阳，知县严顺言与俱遁渡白水江而溺，玺子绍相奏辩：以为父登陴拒守，凡五日，力屈而死，盗投之江中。下巡按御史审核，如绍相奏，乃有是命。 （《武宗实录》卷 88）

（正德七年闰五月丙戌）……初，贼攻定远，城中妇女自尽者百六十四人。及破固镇，执驿夫蕾窰妻柳，欲污之，不屈，抱其女赴井死。至是阍奏及之，旌柳氏曰贞烈，诸自尽者，令纪功官核实具奏。 （《武宗实录》卷 88）

（正德七年八月）己未初，宝丰县生员董英妻丁氏为贼所执，欲污之，不从而死，有司以闻，诏旌表其门。 （《武宗实录》卷 91）

（正德七年十二月己酉）御史张士隆劾奏：“光禄寺卿李良，少受学于大学士刘建，当健在位时，良为御史，怙势求荣，因以女许为

健孙妇。后良亲歿，载之墓志孙女某许聘脩庵刘公之孙承学，此镌之于石，不可磨也。及健去位，遽尔背盟，托言其女疾，革还健聘礼，遂改适举人朱敬。夫义莫重于师，礼莫大于婚，士莫先于廉耻，即良此事视之，人且不得为，况可为卿在人上乎？宜即罢黜”。于是，良不能自安，因养病而去，士论快之。（《武宗实录》卷95）

（正德八年秋七月）庚寅，赐唐颜杲卿、真卿庙额曰二忠。杲卿官常山，真卿官平原，即真定德州地也，前知府彭泽于学宫右建二颜祠，至是成，知府李瓚以庙额请，诏曰：忠节之臣，古今一也。杲卿、真卿以死勤事，有功于唐，其赐之祠额，仍令有司每岁仲春致祭。（《武宗实录》卷102）

（正德八年十二月辛亥）追赠诚意伯刘基为太师，谥文成。先是基九世孙处州卫指挥使瑜以赠谥及祠额请，礼部覆议，诏曰：基在国初运筹帷幄，功比汉之子房，其赐谥如之，额其祠曰翊运。时部议并及翰林院学士承旨宋濂、国子监祭酒宋纳，亦皆赐谥附祭乡贤祠，濂曰文宪，纳曰文恪。（《武宗实录》卷107）

（正德九年三月）甲戌，山东嘉祥县修鲁子庙成，巡按御史李玘请以门人子思配享，而以阳肤、子襄、公明仪、沈犹行、公明高、乐正、子春、公明宣、单居离列于子思后从祀，且请御制碑文以垂示无极。礼部议覆。诏曰：颜子庙先朝已有御制碑矣，曾庙亦不可无也。其令翰林院制文赐之。（《武宗实录》卷110）

（正德十年闰四月癸未）兵科都给事中安金奏：“京师四方之则比年，谷尚太奢，宴会丰腴，居室壮丽，锦绣珠玉，下饰于娼，优庵院祷祠，深感乎民庶，乞禁制。”会南京吏部郎中欧阳诰奏请续增问刑条例，礼部议以禁止奢侈，载入条例，通行天下。报可。时大臣有设

晏以会钱宁，而一席之费到千金者，盖风俗之坏，自上导之，虽有禁令，亦徒为文具尔。（《武宗实录》卷124）

（正德十二年八月庚申）命立祠祀烈女何氏。何氏，泗州人，年十六。其父母鬻之娼家，有欲犯之者，何不可，乃自刎而死。提学御史，黄如金请为立祠，许之。（《武宗实录》卷152）

（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亥）……有与民妇及弟妇乱，恶性其妻有言。乃与弟妇谋，诱推禄命者至家，并执其妻，以为私通，而诅已遂，各斩其首，持告于官。陕西都司何济、灵州指挥李贞得赂鬻狱。妻及术士家讼免。巡抚官疑之，牒分巡僉事蔡荣究，治得其情。（《武宗实录》卷162）

（正德十四年三月丁未）命浙江萧山县宋儒杨时德惠祠增游酢、罗从彦并享。（《武宗实录》卷172）

（正德十四年五月壬寅）初，岷王奏本府所藏大明谱系亡于盗，乞再颁给。诏曰：谱条乃皇祖颁赐者，何不谨守，乃为盗所窃耶？其勿再给。（《武宗实录》卷174）

（正德十五年六月）己巳，建诸葛亮祠于山东沂州。巡抚御史熊相奏：沂州孝感乡苗牙山下有诸葛城，乃亮的生之地。旧祀废圯，今城南有隙地一所，宜为建祠，春秋致祭。上曰：“亮忠于汉，祠祀固宜，况沂又其故土乎！其如相议行之。”（《武宗实录》卷187）

（正德十六年夏四月庚戌）命立宋丞相陆秀夫祠于镇江府。岁时致祭……（《世宗实录》卷1）

(正德十六年五月癸丑)诏宋将岳飞祠于湖广武昌府。有司岁时致祭。 (《世宗实录》卷 2)

(正德十六年六月甲辰)赠前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遂礼部尚书,,谥忠烈,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许逵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谥忠节。建旌忠祠于南昌,命有司春秋致祭。仍各依赠官品级赐祭葬……宸濠之变,二臣同时死义…… (《世宗实录》卷 3)

(嘉靖二年十二月)甲子,贞定府冀州民潘澜妻陈氏,真定县民燕云妻赵氏……俱早寡守节,直隶寿州民王邦妻马氏自缢殉夫。各守臣以闻,下礼部勘实,命具旌表其门。 (《世宗实录》卷 34)

(嘉靖五年四月庚申)命旌表江西安福县民颜简妻伍氏。初,简死。伍氏誓不再适。军人本敦率众欲强娶之,伍氏自经死。 (《世宗实录》卷 63)

(嘉靖六年正月癸卯)赐宣宁王府辅国将军成镛夫人李氏坊名曰:旌孝。初李事姑王尽孝。姑疾,斋戒祷神,祈以身代;姑灸,则先炙臂试痛;姑在床褥,扶持盥节。食饮烹浣者十年,夜不解带;居丧哀毁过礼几绝。 (《世宗实录》卷 72)

(嘉靖七年正月)戊戌,山西巡抚都御史江潮举床成王奇洙孝行,诏赐玺书银币旌之。 (《世宗实录》卷 84)

(嘉靖六年正月癸卯)赐宣宁王府辅国将军成镛夫人李氏坊名曰:旌孝。初李事姑王尽孝。姑疾,斋戒祷神,祈以身代,则先炙臂试痛;姑在床褥,扶持盥节。食饮烹浣者十年,夜不解带;居丧哀毁过礼几绝。 (《世宗实录》卷 72)

(嘉靖七年正月)戊戌,山西巡抚都御史江潮举床成王奇渎孝行,诏赐玺书银币旌之。(《世宗实录》卷 84)

(嘉靖七年六月己未)汝源王见淇等疏称赵王厚煜孝行,请建旌之。诏赐敕奖谕如例。(《世宗实录》卷 89)

(嘉靖十年四月)己卯,河南巡抚徐讚奏伊王瓚淳读书好礼,天性纯孝,生母魏氏疾衣不解带,汤药亲尝。及终,庐于神主殿侧,三年如一日,乞旌表之以励风化。上从礼部议赐银币羊酒奖劝。(《世宗实录》卷 124)

(嘉靖十年闰六月)戊戌,诏授湖广永州府学岁贡生杨成章国子监学录,以旌孝行。初,成章父泰任浙江宁海县长亭巡检,买妾钱塘丁氏,生成章四岁,其妻何氏携成章以丧归,还丁母家。临决剖银钱各半为识。成章稍长,何且死,出所藏钱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钱塘,而丁前已嫁为东阳人郭氏妻,生子珉,亦时时念成章。乃令珉持银钱往永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两人会于逆旅,语次参间,合所剖银钱,相持泣。成章乃随珉见母东阳。欲迎还不得,因留养数岁,母死,哀毁庐墓,以孝闻。及是成章应贡至京师,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给冠带。吏部言成章与珉孝悌之行皆可嘉尚,请量授成章一官,给赏岷,以励风俗。乃授成章是官,敕有司赏珉。(《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六年闰六月)丙午,是时刁风渐炽。都市无赖了三五成群挟持内外、阴事吓骗。重贿不得,则罗构事端奏讦之,更相证助。诸司皆惕息。故太监张永弟容擅永余财,多行不义。军匠童源者协贿于源不应,乃讦永坟犯龙脉。事已结,又阴嗾容仆王谦、李纠首发

容诸不饬事。都人张雄者，惯舞文。为纠具词，遍诋廷臣，若汪铨、许诒、许诺、廖道南、史道及内臣黄锦等数十人，皆以为受容贿。源随自上疏助之。诏下法司及锦衣卫会问。于是铨等上疏乞罢，疏俱下法司，鞫得其情具狱以闻。上以源累肆渎奏、结党诬诈，雄造诬词兼蔓引害众，俱难依常典。命兵部各定发极边卫，分充军其所，诬构内外官员悉置不问。（《世宗实录》卷 127）

（嘉靖十年七月）己巳，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礼部尚书李时等以祀典请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所用牲帛豆视四配；其东西配位先贤颜无繇氏、曾点氏、孔鲤氏、孟孙氏视十哲；从祀先儒程、朱、蔡氏祝两庑；是日，文庙代主祭者系钦遣辅臣。则祭酒于启圣祠行礼，南京国子监祭酒于文庙、司业于启圣祠各行礼。从之。（《世宗实录》卷 128）

（嘉靖十年十月）丁酉，晋王知烺性至孝，事嫡母郝妃及生母袁甚谨。母妃薨，号恸几绝，执丧尽礼。有素芝产于寝宫，白鹤盘旋祭所，人以为孝感。河中王表惇及山西抚按上其事，上嘉王孝行，命遣官赐敕奖谕。（《世宗实录》卷 131）

（嘉靖十年十一月）癸亥，凤阳府盱眙县民何雄有二女，长年十七，次年十三。岁饥，雄欲以二女为婢妾，不果。又欲出归乐户为娼，泣不从，以死自誓。雄强之，二女夜潜出，以帛相系其手，俱投水死。事闻，诏有司立祠死所，岁时祭之。赐祠额曰双贞。（《世宗实录》卷 132）

（嘉靖十一年四月庚子）韩府襄陵王徽钤五世同居，上嘉其亲睦，遣使赍敕奖谕，仍赍以羊文币。（《世宗实录》卷 137）

(嘉靖十二年正月)甲子,先是,福建左布政使查约、右参议杨瑀、都指挥王翱以贼囚林汝美等反狱遇害,都御史王应鹏、御史苏信称其忠义,宜加褒录。给事中薛宗铠言:约等非为国死,事特以变起仓卒,不遑趋避、与蹈水火何异?难比孙遂诸臣事例。上是其言。礼部议复谓:诸臣向蒙赐奠,足酬其死,不得更意加恤。《《世宗实录》卷 146)

(嘉靖十三年四月)丙午,旌表神武左卫舍人许绅继妻叶氏贞节。叶以贫,夫妇相携投通州探亲,不遇,绅死于道。叶守尸号恸,绝食十有余日。人往来哀而馈之食,并拒不受,竟死夫傍。《《世宗实录》卷 162)

(嘉靖十六年三月壬寅)诏建故临清州知州夏鼎祠,有司春秋致祭。鼎,大学士言之父,州民称其有德政,疏请建祠致祭,故有是命。《《世宗实录》卷 198)

(嘉靖十六年四月癸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谢丕言:“臣母陆氏蒙节表节妇,封太淑人。以就养卒于京。乞赐恩恤。”上念丕日侍讲读,准赐祭葬,并祭其父。又嘉母节,更给钞三千锭。令驰驿归。《《世宗实录》卷 199)

(嘉靖十六年九月丙戌)鲁王观煊以冲岁袭爵,狎比群小。典膳秦信、引礼张容……等戏淫无度。鲁府故有东园离宫,观煊益崇饰之。叠山浚池为复屋曲房,挟娼乐及群小昼夜欢饮其中。或男女裸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必立毙之,或加炮烙。而信等因恣睢行其胸臆咄啐,杀人其众。有挟眼截辰死者。复作射圃宫小,与群小驰射。造金甲劲弩,遣使四出市名马。初,鲁庄王有九子,割庄田之半均给之,而以仪卫司余丁供诸郡王役,观煊

悉夺之……（《世宗实录》卷 204）

（嘉靖十八年三月）癸酉，遣驸马都尉邬景和如裕州祭汉世祖光武皇帝、南阳祭汉诸葛亮、襄阳祭晋羊祜祠。（《世宗实录》卷 222）

（嘉靖十九年四月甲戌）旌表江西南城县烈妇胡氏。胡氏，名全姑，适同邑李华。华随父商远方，胡与姑易氏独居。姑淫，纵日与恶少张炳拾、徐琰等通。胡氏贞白自誓，又不显言姑恶，时时切陈，姑及恶少百计凌虐荼毒，八年始终一节。后诸恶少与其姑竟谋杀之。按上其事，诏所在为立祠，扁名“哀烈”，赐祭一坛，正诸恶少及其姑之罪。（《世宗实录》卷 236）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丁巳）以山西死难百户张宣、张臣从祀都督张世忠祠，有司岁时祭享。二臣与世忠同死陆支材之战也。（《世宗实录》卷 278）

（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丙申，旌表山西孝子张钧、列妇白氏等十三人。张钧，石州人，正德中举于乡，以亲老不仕，读书奉养，孝行闻远近。父曰赦，太学生也。先以先亲早亡，不得禄养，亦誓不仕，隐居城北村。辛丑，虏大入边，遂至石州城下，钧驰一骑贼中，号哭求父，流矢射中肩，裹创前走，至则父已死贼矣。钧哀痛殆绝，尽饮父血，水浆不入口三日，悲哀于邑而死。是年虏害最惨，石州同时死者孝子张承相等十一人。承相，州学生也，少孤，奉母奉二余年，最孝，人称之，虏至，负母以逃，为虏所得，承相抱母叩头号泣，虏怒，俱杀之，抱母首而死。于博者，生二生而孤，奉母十七年，年少以孝闻。母居村舍，博从城中受书。虏至，下城号泣求母，母已被执，道遇之，奋气取石击贼，贼就剖其心杀之，母得遁去，博死，年十八岁。

张永安者，掾吏也。父为虏所遂，永安持挺走救之，击伤二贼，趋父逸，身从后护之，被数十创死。白氏，安勋妻也，闻贼入塞，从夫走匿土穴，贼攻穴甚急，度难俱生，则谓夫：“若从此去，吾死不从贼，旦日收吾骨耳。”夫果逸去，妇遂被执，骂贼不辱身，被十余创死。李氏，牛宗近妻也，居四塢村，家贫，随夫佣作。贼至，走山谷中，夫为贼所得，伏其夫身求代，贼俱杀之山下。吴氏，侯景儒妻也，贼至，走山洞，其旁妇女皆已掠去，度难独免，推两儿山下，自投沟水，贼曳出载之马上，遂自刑其面，不辱，贼杀之。郭氏，乔甫妻也，母家颇富而夫甚贫，然奉其舅姑绝孝谨，人以为难。贼至，不屈被杀，状与白氏同。李氏，典膳张环妻也，年老寡居；冯氏，张环妻也，年二十而寡，守义三十余年，俱骂贼不屈而死。烈女贺氏，年十七岁，未嫁。贼至，从父匿山洞被执，骂贼死。温氏，年十六年，与母俱被，虏，伏地不肯从贼死。孝子温继州者，沁州学生员，贫苦而孝，父没不能葬，日夜居守。壬寅，虏冠边，咸劝入城避之，以父殒不肯。贼至，与叔父渊等力战，击伤一虏，虏吹角至，中矢死父柩旁，渊等皆遇害。

（《世宗实录》卷 281）

（嘉靖二十三年四月辛卯）巡按江西御史李遂言：“宋末，永新人张履仇、颜司理原与彭震龙起兵勤王，被执不屈而死。震龙，文天祥之婿也，已得从祠天祥祠，而二人仗义赴难，视死如归，实与震龙等宜一体从祀。”礼部复请。从之。（《世宗实录》卷 285）

（嘉靖二十三年四月辛卯）阳曲王府管理府事奉国将军知焚以贪纵致死其兄于非命，为抚按官所奏。诏革禄米三分之一，夺其管理。（《世宗实录》卷 285）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戊寅，诏广东守臣为故浙江按察司副使陶成及其子湖广左布政史鲁立祠于会城，岁时致祭，从锦衣卫指

挥金司陶凤仪请也。成，原广西郁林州人，初任浙江金事，在正统时征处州叛贼，以功升副使，赠参政，民德其保障功，为立祠。成化间诏兰溪、汤溪二县宫春秋致祀。鲁以文荫为国子生，起家新会县丞，与征两广洞蛮，忠勇有父风。在军中四十年，积有功捷，累升至湖广左布政兼按察司副使。诸蛮深仇之，乃发掘其祖坟，戕其宗党。鲁卒于官，其子孙不敢回郁林，遂占籍南海。孝宗朝复荫鲁子荆民为锦衣卫世袭副千户。成父子世衣冠而皆用军功显名，以死殉事。风仪，成鲁孙也，至是请建祠于乡，复其家守祠者一人，许之。（《世宗实录》卷 305）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己卯，山西保德州人崔鉴，年十四，以其父私于领女魏氏，斥逐其母，不胜愤，乃手刃魏氏，杀之。有司谳上其狱，法司议鉴以母故陷大戮，可悯。上曰：“鉴幼能激义，其免死，发附近徙工三年。”（《世宗实录》卷 305）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庚辰）巡按山东御史黄绶言：“孟子五十八代孙世袭五经博士孟公繁贪淫肆恶，宜罪。”诏下所司验关，黜公繁为民。（《世宗实录》卷 311）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戊午，旌表庆成王府镇国中尉知燧恭人贺氏贞烈。贺氏适知燧生三女。知燧病，且革，贺氏知必不起，即潜诣静室自缢，家人惊救之不死，既而复吞水银求死，家人又辄救之。贺氏曰：“母已入腑脏，不可救。即可救，吾将复求死所矣。”遂闭口不饮食，亦不复言，竟与知燧同时卒。庆成王哀口以闻。礼部谓恭人命妇无旌表例，乃具疏请裁。上嘉其节，诏特许之，不为例。（《世宗实录》卷 337）

（嘉靖二十九年五月丙子）旌表节妇刘氏。刘氏，长沙卫军刘槐

婢女。已许聘同里人徐良政为妻。益阳富民蔡崇楷谋夺娶之，女自经死。事闻，诏表其门，曰贞烈，发崇楷戍边。 （《世宗实录》卷 360）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戊戌）发新野王府镇国中尉宙柏高墙禁住，坐殴辱亲母故也。 （《世宗实录》卷 361）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辛丑，降临漳王府奉国将军厚燝为庶人，发高墙禁住。坐匿盗杀人故也。 （《世宗实录》卷 385）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乙亥）赠死事归德府检校董纶为本府同知、举人陈闻诗为凤阳府同知，仍各立祠祀之……董纶，大谷人。贼入府城，知府及守卫官皆遁。纶率民兵巷战，被执垂死，犹手刃数贼。其妻贾氏及一侄一仆皆从纶死。陈闻诗，柘城人。尚诏素闻其名，约克城之日必生致之，劫以为帅。既而众拥闻诗至，不屈，贼斩其家属数人以协之。闻诗知不可脱，诒曰：“必欲我行，勿纵火，勿杀人，则可。”贼许诺，令人簇拥上马之行。闻诗遂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缢。 （《世宗实录》卷 407）

（嘉靖三十五年九月）辛未，旌表孝子三人：云南府禄丰县民唐文炳、唐文蔚，台州府黄岩县民王镔；顺孙一人：河南杞县民边云鹑；节妇八人：永昌军民府保山县生员翟爵妻朱氏……；烈妇四人：台州府黄岩县民项殿妻徐氏……。文炳、文蔚、云鹑以庐墓、镔以为父代死、项巽妻以遇贼不屈，其他皆夫死守志者。 （《世宗实录》卷 439）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丙申，旌表孝子一人：宁波府慈溪县生员向叙，节妇十三人……节妇三人……。初，倭入慈溪，叙扶母以逃。遇贼，欲杀其母，叙泣请以身代。贼竟杀叙，释其母。邑人称孝

云。 （《世宗实录》卷 442）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戊子，诏旌庆成王府镇国将军奇添夫人王氏节孝。初，奇添卒，时夫人年甚少，养姑育子，备尝劳瘁。及是年八十有余，逮见孙、曾四世。山西巡按官疏请建坊旌表，故有是命。

（《世宗实录》卷 484）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辛未）赠故江西副使汪一中妻宜人程氏为淑人，命有司建坊立祠祀之。初，一中既死于贼，程氏扶柩至家，不食而死。巡按御史黄莽以闻，故有是命。 （《世宗实录》卷 504）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甲辰）革安丘王府辅国将军观煊爵，发高墙禁住，坐宠妾杀妻为按臣所劾也。 （《世宗实录》卷 552）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壬子）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中。瑞先以谏玄修被杖下狱论死，上在潜邸素闻其刚直，故亟释之。士论称庆。

（《穆宗实录》卷 1）

（隆庆二年九月）丙辰，旌表山西石州生员乔芝母苏氏及其女车同轨妻乔氏为贞烈之门。苏氏者，故副使乔应光妻也，隆庆元年九月十三日达虏攻陷州城，苏氏义不受辱，携其女乔氏入井，其同民车氏等十人亦相继赴进死。事闻，礼部言：“苏氏虽业已受封，而贞烈异常，又能率车氏等同时殉节，宜一体旌表。”从之。 （《穆宗实录》卷 24）

（隆庆二年九月）己未，旌表苏州府昆山县儒士陶士舸妻方氏为贞烈之门。子舸娶方氏逾年卒，方氏养姑陆氏尽孝，后九年姑亡，疾殓毕，即疾赴水死。提学御史周弘祖上其事，礼部复奏，从之。

(隆庆三年三月)丁未,旌表周府故汝宁王勤癸妾刘氏贞烈。刘氏,祥符人也。先是王病重濒危,刘氏焚香祝天,愿着单衣三冬分王灾,王病果愈。后三年王薨,刘氏即整衣自经,颜色不改。事闻,下巡按御史复实,故有是命。 《《穆宗实录》卷 30)

(隆庆五年十二月壬辰)旌表烈妇李氏。李,余姚县人,夫死誓不再适,自缢死。巡按浙江御史谢廷杰请赐表扬,因言:“天下贞烈之妇如此类者不少,止因近来有司徒拘于簿书,反视风教为末务,以故闾閻懿行在沦没。宜申明旧例,令各处搜举以闻”。礼部议复,从之。 《《穆宗实录》卷 64)

(隆庆六年十二年丁巳)旌表顺孙杨茂勋之门曰:孝行。勋,成都后卫舍余,幼孤。祖母高氏守节,勋少小即知孝养,贫淡不弃。

旌河南府确阳县县吴□妻邓氏、广东东莞县民张集行妻翟氏……俱贞节之门。

旌河南太康县生员王锡第妻刘氏之门曰贞烈。刘氏痛夫病故,矢志以殉,自缢者三,竟死。 《《神宗实录》卷 8)

(万历元年四月辛亥)诏褒奖鲁王颐坦、新乐王载□、钜野王府奉国将军健根、安丘王府镇国中尉观爝。山东巡抚傅希挚疏称颐坦忠孝敬义,其居丧守礼,孝行久著;健雅志超群,文行迈俗,乐善亲贤,且其子观炅克绍父志,芳躅继美,尤人世所难;观爝嗜学能文,重义好施,有东平之懿行、元振之高风,皆所当表扬以风诸藩。故有是命。 《《神宗实录》卷 12)

(万历二年六月癸亥)旌湖广光化县生员蔡玉同弟蔡佩,为母

庐墓三年，孝行之门。直隶霍丘县县丞邵相妻黄氏、陕西河州民雷得时妻杨氏、又民马廷妻罗氏、湖广邵阳县民罗仁妻陈氏、杨氏、河南太康县民刘然妻孔氏俱贞节之门。山西孟县军人妻牛氏不食七日死。河南夏邑县生员段思恭妻张氏三日不食，缢死。祥符县生员司邦谦妻孟氏四缢不绝，卧柩前不食死。永城县民郭才妻成氏即时缢死。开封府民杜惟纳妻董氏即日缢死。杞县民张存儒妻徐氏四日不食自缢灵侧。商水县民戴朝福妻张氏自缢。登封县生员刘诚妻杨氏自缢。湖广南漳县民张真未妻宋氏自缢。河南怀庆府河内县民蔡茂未婚妻吴氏自缢，俱贞烈之门。（《神宗实录》卷26）

（万历二年七月）戊子，工科左给事中李熙题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蔡清少而志学，壮而闻道，饬躬砥行，动准古人，历官郎署，咸推师表。尝贺宁藩寿旦，独去，朝服中蔽膝。旧日朔望朝王，次日谒孔子。请三司先谒孔子，大忤宁藩，引疾致仕居家。经学自娱，四书、《易经》各著蒙引，发挥羽翼之功，信非渺小。虽祀乡贤，未蒙特典，乞赐建祠专祀其乡。礼部复请，得报：姑依拟。以后礼官务斟酌典制，慎重详复，毋得混淆，以褻大典。（《神宗实录》卷27）

（万历二年十二月壬戌）直隶深州生员林基父母丧，先后庐墓六年，清丰县侯灿为祖母史、父逵、母刘庐墓九年，俱旌其门曰孝行。

山西潞安府长治县民自仇雠至仇大六世同居食，凡男女数百人，节、烈妇、贞女二十三人，旗其门曰高义。

四川温县训导以升任携妻女舟行，为盗所劫杀。盗迹二女，长女么哥绝裙赴水死，次女留哥骂贼被杀，李氏亦赴水身死。山东莘县民高守耕妻田氏夫死，姑初严防，已少懈，自缢。山西黎城县生员李芬妻刘氏夫死不食，缢死。清源县民韩定妻张氏缢夫柩前死。定襄县任尧弼妻杨氏不食五日，死夫柩侧。直隶成安县生员张鹏翼妻

刘氏夫死，乘姑不备，自缢绝。开州民雷应时妻安氏于丧侧以麻经缢梁死。河南修武县生员薛复享妻王氏夫死，七日不食，不死，复自缢绝。各旌其门曰贞烈。

山西芮城县柳兰女父逢春、母谢氏相继病故，遗二妹俱幼，一弟方生三月。兰女痛家寒，弟妹无依，誓死不嫁……纺织以终其身，年七十五卒。旌其门曰贞孝。（《神宗实录》卷 32）

（万历四年九月甲午）东厂缉弑母烧尸犯人张大金并廉其妻李氏、吴氏，一致夫毆母至死，一坐视烧尸以闻，命付诏狱。（《神宗实录》卷 52）

（万历四年十月癸丑）勒令靖江王府杀叔罪宗邦朶自杀。（《神宗实录》卷 55）

（万历五年四月乙亥）巡按江西御史张简奏请表扬节妇永丰县生员陈镛妻袁氏……皆少寡无子，断发毁容，誓不改节。上饶县民黄彩妻毛氏丧夫时生子建中甫八月，躬织养姑课子，后领乡荐；乐安县民曾章训妻聂氏丧夫时生子甫六月，守节抚孤，誓死不二；宜春县民易怡妻欧阳氏孀居三十余年，春秋哭墓尽哀于格。皆宜旌，旨下礼部。（《神宗实录》卷 61）

（万历五年五月戊申）山东峰县张崑女幼字刘天民，未及婚，天民病故。张氏闻讣号，以首触地绝而复苏，父力为劝解。逾五日，乘隙入室，以袜自经而死。父送婿家合葬。安丘县民李日华妻刘氏夫故，亦自经以殉。按臣奏请表扬，旨下礼部。（《神宗实录》卷 62）

（万历五年六月己卯）陕西蒲城县烈女马兰香字李春炜为妻，未及婚，春炜病故。兰香闻讣哭泣不食，欲亲往吊，父母止之不得

行。乃取所制翁姑鞋托父母寄之曰：“即不为伊儿妇，亦以见此心也。”至夜，沐浴收妆，着鲜服缢死。鹿游县何谥妻吕氏，谥死时年方二十二岁，生子弥月，誓死守节三十七年。涇阳县生员韩汝复性至孝，亲歿，伤悲成疾，逾月卒。妻王氏抱棺号泣，亦数日不食而死。按臣请旌，旨下礼部。（《神宗实录》卷 63）

（万历五年闰八月辛卯）祀县民郑僮女字生员王念祖为妻，念祖病故，女誓死绝食，父母劝慰竟不能夺。父哀其意，乃具帷车送往婿家，至则设榻于婿柩之右，整衣就寝，目内流血而死。时年一十七时。夏邑县儒士刘清源妻杨氏，清源以病卒，杨氏遂阖户自缢而死，时年二十岁。仪封县民张戍妻戴氏、张启寅妻侯氏皆少寡，守节年七十余。按臣以旌表请，章下所司。（《神宗实录》卷 66）

（万历五年十一月丙子）巡按山西御史田乐奏：节妇高氏系襄陵县举人李葆中妻，守死扶孤，格宜旌表。旨下礼部。（《神宗实录》卷 69）

（万历七年六月）甲申，旌表孝子一人：云南大姚县生员金鲤。母杨氏患痢，昼夜焦劳，忽梦神人授方，维蒲公英可治，鲤传访得药，果愈。及父母歿，庐墓三年。抚庶弟六人，各以恩。节妇八人：河南原武县生员桑梦阳妻徐氏，年二十四守节；子举人桑榛妻赵氏，年二十八守节；江西安年县儒士程夔未婚妻汪氏……俱未二十，守节至老，各旌其门曰贞节。烈妇二人：江西南城县生员刘三善妻胡氏，夫死自缢；临川县生员萧时蕊妻李氏骂贼投水，各旌其门曰贞烈。（《神宗实录》卷 88）

（万历九年九月庚辰）立烈妇齐氏牌坊于死所。齐氏，京师人翟思荣妻，夫死，偃卧柩侧绝粒以殉。巡视东城御史唐天祥具奏，旌

之。 《神宗实录》卷 116)

(万历十二年正月)丁亥,礼部复:襄王捐禄修城、散财赈众,宜奖。诏令有司备彩帑、羊酒、匾额示旌。 《《神宗实录》卷 145)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癸未)湖广道御史徐大化言:“今年复当天下诸司入觐之期,有谓当宴赏卓异、拿问贪酷者。臣稽宴赏之举,列圣间一行之,然亦辄报罢就其所举亦皆殊尤卓绝数人而已。皇上登极之二年,稍增至二十余人,今闻各省以卓异举者几八十人矣。昔隆庆间湖广按察使杨彩不举卓异乎?而后以墨闻;南昌知府丁应璧不举卓异乎?而后以不及论。其不相应如此。拿问之举,皇上始一行之。然近日刘冠南以贪黷,逮止于降调。夫贪黷秽行也,降调薄罚也。以秽行而得薄罚,其故可知。臣愚以为罢之便。” 《《神宗实录》卷 169)

(万历十四年三月戊申)户部尚书毕锵条陈九事:……,一、正风俗。民俗奢侈,富贵者贫,贫者乱。宜将服色申明,度一遵定拟之制,而以大臣抚按为率。且各处斋供隐伏乡村,诵经餐素,召集男妇,罗拜而师之。十百为群,夜聚晓散,不惟导淫,且恐作乱,是不可不防之于早也。 《《神宗实录》卷 172)

(万历十四年三月)甲子,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题:“环闽五十七县,甲科居其一,举贡居其四。其在举贡,资格微弱,既不足以镇压而谓荐举不及,又自安于卑近。其在甲科,屈指四顾,皆弗若于己也,监司郡守又待以异数,虽甚不肖,亦博上考。乃建阳知县何必麟,则公堂聚敛,算及锱铢,用库千金,如取私囊。诏安知县张大器,则贪婪鲜耻,惧告买和,盟神歃血,与民为誓。此皆宇内县邑所未闻也。他如莆田知县林朝钥,簿书束阁,至府仪门面衣锦乡。漳

浦知县王命爵，小器轻儇，假访察以报私仇。浦城知县褚国祥，留连麴蘖，纵囚不理矣。此外尸素偷安者，又难以疏举也。夫必麟而下五人，皆甲科也。十余人中，自肆者五，是岂不肖之独萃于闽哉？亦由数少而骄纵之心易起，激劝之道不著直。夫举贡既以力微而苟安，甲科又以数少而自放，无惑乎循良不多而民生日困也。敕吏部今岁大选，闽中各县少加甲科数员，使相劝励，庶数岁之间吏习丕变，而海峤之民永乐更生矣。”（《神宗实录》卷172）

（万历十四十一月戊戌）先是南京吏科给事中吴岳秀奏：“考察京官有易遗者三，有易及者三。何谓易遗？不自坚白，结纳汇缘，及门上书，广交延誉。其术工于弥缝者也，苟论核不及，适以长奔竞之习。有名实不孚者，缴一事以为奇，籍一节以自见；外似贤能，内实虚妄，甚则朝夷而暮斫，口是而心非，本属故相之鹰犬，自负触忤之名流，其奸是以欺世者也，苟论核不及，适以启作伪之风。有险刻太甚者，逞雌黄之口，泄睚眦之忿，谤书公递。排堵清修，毁语暗投，中伤善类，是非倒置，黑白不分，其计是以炫人者也，苟论核不及，适以树倾危之帜。”（《神宗实录》卷180）

万历十四年十二月辛酉朔，吏科左给事中张养蒙疏言：“新升锦衣卫都指挥同知堂上金书管事罗秀，本太监滕祥家奴、抱琵琶而入侍者也。凭藉主紫，累息钜万，贿官该卫，殊骇听闻。”（《神宗实录》卷181）

（万历十六年十一月戊辰）命选收净身男子二千人。礼部尚书朱赓奏：“中涓之役，祖宗朝限制甚严，近万历十四年有男子鲁万寿等叩阍求用，严行驱逐，今曹进忠未经取选，与鲁万寿同宜行禁绝，竟以内廷缺人留二千人。”（《神宗实录》卷205）

(万历十七年四月丁酉)唐王硕曠言新野王府辅国中尉硕烧及其子器崕毒杀、发冢、刺王、吞产诸不法状。 (《神宗实录》卷 210)

(万历十七年十月戊戌)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赵南星言：“当今大害有四；一曰干进之害。往时吏部尚书杨巍乞休，都御史吴时来以为己当代之，而忌户部尚书宋纁清望，连章切讥；侍郎赵焕归，副都御詹仰庇求大理寺少卿韩国禎为之请托代焕，时沈子木制归，仰庇复托时束求兵部侍郎。……二曰倾危之害。群小妬贤，如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寺卿沈恩孝相继自免；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为邪僻所不容，齐力攻击；黄洪宪等阴为蝎潜；唐尧钦、孙愈贤、秦京周等明肆诬诋。近日人心益险，往往捏无形之事加之于人，鬼魅横行，良为可骇。” (《神宗实录》卷 216)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癸未)工科给事中林材言：“大臣有缺，必公同会推，奈何相沿日久，浸失初制。会推所举不过出吏部之素定者，唯唯具题。如京营缺尚书而今推郑雒矣，贵州缺巡抚而会推张九一矣。夫雒之女远嫁于蒋遵箴也，以江陵作主盟之父，依王篆为系是之媒，致令其结发之妻哭女而伤命，又勒其坦腹之婿寄籍以快私，此等人何以峨冠于八座也？九一之身，岂生于空桑乎？苦块之中酣饮达旦，歌舞通宵，至若求严世藩之结欢，望张居正之鉴识，此等人何以坐镇于一方也？” (《神宗实录》卷 218)

(万历十九年十一月甲戌)左都御史李世达等复德王常清所参奏：“本府临朐王翊铎采骂亲母，两伤嫡妻，逼死婢母及违抗亲王戒谕，合盗抚按官拘提人证审究。”从之。 (《神宗实录》卷 242)

(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庚戌)礼部复礼科都给事中张贞观为星变示异，请申奢禁，言：“……今天下水旱饥馑之灾连州亘县，公私之

藏甚见匱拙，而间巷竞奢，市肆斗巧，切云之冠，曳地之衣，雕鞍乡轂，纵横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动致千金。婚嫁拟于公孙，宅舍埒乎卿士。惰游之氏转相仿效，北里之弦管益繁，南亩之耒耜渐稀。淫湫无界，莫此为甚。京师四方之表，簪绅众庶之标，从风易向，不可不谨。诚有如科臣所言者，行父区区相鲁而家无衣制之妾；平仲谨谨显君而口甘脱粟之饭。翼翼京邑，民极所归；赫赫师尹，具瞻攸属，诚不可不厚自准绳。（《神宗实录》卷263）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癸酉）礼部复，东城御史李炳题：“已故锦衣卫衣中所盛舆司旗尉周臣妻俞氏饿死殉夫，应竖坊旌表。”从之。

（《神宗实录》卷264）

（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丙子，敕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后群言籍籍，有廉直自持，任怨任劳者，或被屈抑，贪默无耻，浮躁饰非者，附和结纳，以致是非淆乱，纲纪日颓，士风日坏，又有等不循法守，专挟制人之术，嘱托营私，甚废公直。尔部院再行申饬，如有庸劣之徒昏夜乞哀如许茂樨之肆行横遣的，尔部院体访得实，即时指名奏来重治。”（《神宗实录》卷281）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丁卯）南刑科给事中郑明选劾论南福建司主事褚国贤窃盗库银，副书役余文举、皂众刘淮等夺之而散。于国贤为暮祖之金，于刘淮为白昼之掠。偷夺之风上行而下甚。（《神宗实录》卷299）

（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丙辰，赐都刚头目彻吉丹班藏等，该士司奉祀前朝名臣姜维、李德裕、李凉，祠名“灵佑”，封号仍照前代原官，以其有功蜀土，且从备夷信鬼之俗。（《神宗实录》卷300）

(万历二十四年十月戊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养蒙奏三轻二重。“……一曰进献之途渐重。夫有道之君不贵异物，匹夫莢感厥有常刑。故周武拒熬汉文卸马，史册美之，穆王受白狼、白虎，荒服因以不至。迩来市井之佞抑何纷纷也？名藉大工，实搦上意，今日经历捐俸若干，明日儒士助银若干，此辈出身吏胥，糊口何赖？说首书札，肃随何从？然犹曰小人献芹，或天他望？至于王守仁控无影之宝货，盖欲骗久绝之侯封也。……业已明示好息，大开受献之门，媚子小人提袂竞起，恐有无耻之近臣献灵瑞赋颂以博宠幸者矣；恐有观衅之远臣贡珍禽奇兽以希分外之恩者矣；恐有敕节文吏、犯赃武官凭借我神妄冀特准叙用者矣；更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海市可趋？冰山可倚？咳唾可成雨？盼睐可减瘢痕？其究将使黄精白蜡悉入筐篚，义子乾儿滥登枢府，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海内浊乱不已也。 (《神宗实录》卷 303)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戊子)……大学士沈一贯复言：“臣惟群臣言矿税者，非直以专利为戒，而实以酿为忧。我国家如金瓯无有伤缺，何可无故固小利貽大害。夫财者民之命也，取民之财是取民之命也。今穷天索产，罄地我毛，尽宇宙间靡有留利，黄旗相望于郊原，虎冠遍满于廛市，撤屋掘坟。无论奸民乘机劫夺，即良民亦宁能拱手而授人以命乎？为抗为乱去，为盗戕势所必然。” (《神宗实录》卷 334)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丙辰，初临清之变，群情汹汹，皆云马堂杀人斩首盘舞示威。……至是，抚臣刘易从以首恶王朝佐一人抵法，命即梟首本处，以儆众心，亦不复问餘党也。翰佐，临清州民，仗义轻生。时，捕首恶鱼，众多逃亡，佐挺身奋曰：“首难者，我耳。请独当之，勿累无辜。”临刑引颈受刃，神色不变。诸株连者俱得免。临请人德之，为立祠祭焉。 (《神宗实录》卷 337)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辛巳)凤阳巡抚李三才上言：“所在饥荒，流民千百成群，攘窃剽劫，久而不散，恐酿揭竿之祸。徐、碭、丰、沛接壤河南、山东，白莲教术盛行，近有赵抚民、孟化鲸、赵天民等拾合捐命，布散流言，大震听闻。榷使左右奸人程守训等大行吓诈，鱼肉富室，摇动民心，可为隐忧。又单县民唐云峰倡乱强贷，首恶赵世龙等聚党万馀，部署职名，肆其猖狂，造作逆谋，所当多方解散抚绥。至如矿税内使，原出万不得已权宜之计，此辈上不虑朝廷之宪典，远不虑万世之笃名，小不虑自己之灭门，大不虑宗社之颠覆，磨牙鼓吻，朝剥夕吸。四海鼎沸而彼惟恐明主之或闻，天下土崩而彼惟恐明主之或见，百计蛊惑，壅蔽聪明，虐焰日炽，民怨日深。不逞之徒藉为口实，共起无将之心，咸动侯王之想。”（《神宗实录》卷344）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太监孙隆及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曹时聘俱以苏州民变事上闻。……时聘疏言：“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祀，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死亡者也。”（《神宗实录》卷361）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丁亥，义民张柱捐貲一万金助工，官其子监生国官、国宦俱为武英殿中书舍人。吏部题授，因言：“膏粱子弟袭祖、父馀貲，昆仲联名授以近閤，于爵赏毋乃滥且褻乎？宜于精劝之中少寓节制之意。”……（《神宗实录》卷389）

(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乙酉)礼部复御史孔员一疏谓：“士子一叨乡荐，身已离乎羹序，既考较黜斥之所贵加，足未暖乎仕途，又殿最

激扬之所未及。中间好修之士固不乏人，而不自爱者亦往往有之。如台臣所云：武断乡曲，是间右之豪也；囑旗行私，是间气也；违法取利、包揽钱粮，是市侩之事也；把持官府、侵害小民，是虺蛇之毒也；捏造歌谣、兴灭词讼，是穷奇之奸也。至于群居赌博，穷昼夜、混良贱，此又其无行义之尤者，盖台臣之述备矣。而臣又见寒士寒儒甫幸一举，非绮纨不衣，非舆马不出。赴春闱而驰传辄来双舟，骋浪变迹以抽丰不远千里。骄盈奢侈，猥琐卑污，若而人者一得志于南宫俨然称制科，俯而就官，亦将民杜寄马？而素行如此，欲其恪守官方、比迹循吏不亦难乎？台臣所陈，深裨风化。”（《神宗实录》卷411）

（万历三十三年八月乙卯）南京福建道御史孙居相疏论诚意伯屡奉旨免死，发原籍严行羁管。……固言：“南都勋戚最多，见世延屡蒙宽假，相与效尤，有挟妓诈财如安远侯弟柳懋勤者；有对奕杀人如东宁伯弟焦梦兆者；有路辱大臣如忻城侯弟赵世明者；有乘舆率众抢夺罪人如罢闲南京锦衣卫都指挥梅应魁者。其他贪纵不简，未易更仆皆世延之风而起者。”（《神宗实录》卷412）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丙午，陕西开矿太监赵钦掊克无厌，积数十万。复命之日，驿递申报，除牛负马驮外，箱九十六抬，每抬用夫四名，尚颠踣不起。（《神宗实录》卷418）

（万历三十四年四月丙寅）浙江诸暨县陈鹤鸣女闻割股救父，父亡逾踊号育数日亦卒。至是三年矣。闻兄先原任广东布政陈性学以服阙赴京，表陈其事。（《神宗实录》卷420）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丁丑）陕西巡御史余懋衡题：“据各州县驿递申报，税监梁永发牌六张，差刘忠等自京兆驿起程前往安肃良

乡。皮包十三包，银鞘九抬，重杠三十三抬，每抬用夫四名，骑马、包马共五十五匹，此皆狼吞所得。自臣入境甫二旬而所见如此，他时可知。”不报。（《神宗实录》卷 421）

（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庚寅）湖广巡按史学迁论圣心三好，曰：“好货、好疑、好逸。”又言：“大臣以佞倭周密为谦光，小臣以奔走依托为本事。传舍其官者以速化鸣得意，代庖他职者以因循误积薪，党同伐异者向日而倚冰山，嗜利肥家者暮夜而同金穴。皆由此三好之心为之。乞留神省览。”不报。（《神宗实录》卷 429）

（万历三十七年八月己酉）合肥县生员金文华等殴其县令曹先彦，礼部请如律究拟。上以近来士习浇陵，干犯法纪，屡禁不悛，深可痛恨，命重治之。（《神宗实录》卷 461）

（万历四十年十月乙亥）给事中姚永济言：“迩来章疏衍漫，务为攻讦，而谗语隐语犹非对君之体，诰敕穷工斗靡，铺扬细事，殊乖褒字之荣，若夫杂说炽则正学衰，谬书传则清评混，匿名布则奸术行。今诞怪不经之帙，寇贼奸宄之书大加标阅，遂令纸贵都门；又有一种愤激险刻之人，任其臧否，传播海内，眩惑人心，莫此为甚；更有造伪投匿，阴肆排挤，甚且明粘官府，公行要挟。此错论言之属，端不可开。”（《神宗实录》卷 500）

（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壬辰）御史翟凤翀疏请及时起用忠贞，并削分邪止，举原任科臣鍾羽正不宜只沉衡泌及邹无标、赵南星诸人。且言：“宋之季，今日请禁伪学，明日请籍伪学，当其得志，信口誉言，而今竟何如？今所号为讲学者不幸类此。长安之梦既以已矣，一丘一壑又不容焉，安能蝉蜕人世而后免于赠微之及欤？”（《神宗实录》卷 501）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丁巳)礼部复称：“原任兵部员外赠太常寺少卿杨继盛浩气凌霄，丹心贯日。前知远识，芟仇鸾之奸于未然；正色危言，概严嵩之灾于方炽。风波九死，推矢忠义之心；热血一腔，长洒英雄之泪。先皇帝嘉其忠贞，锡之赠谥建祠表里，荫其后人。盖三旌之宠荐加，已慰忠魂于九地；乃一杯之封犹缺，未泽枯骨于重泉。此往不无永怀，而盛典尚宜请补也。”（《神宗实录》卷518）

(万历四十二年九月戊寅)礼部署部事右侍郎何宗彦等会议：“近年士风日颓，法死陵夷，以猖狂为气节，以结党为豪举，事关一人，乃介通学而聚蚊雷之声；事关本学，乃联各学而成鸥张之势。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至于缙绅子弟倚势父兄，尤恣凶横。若不严加约束，胎祸无穷。”（《神宗实录》卷524）

(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甲戌，礼科给事中姚永济言：“近年纪纲弛弛，人心成玩，而在都下为甚。有所谓走空者，以粉饰为诱媒，以要挟为诈局，应选应升之官一被智笼术愚，千金买命，不敢声说；有所谓结把者，御人为活，歃血同盟，少则数人，多则百人，平时众伙帮殴，发觉一人抵罪，每抢募不相识之人于白昼都市之中；且又能为拿鹅头、串厂卫虎役以食人；又能为撞太岁、捏当路亲戚以行骗；又能多藏假印、包揽中外文书，改头换面；又能多识中贵、居间衙门，说事纳贿分赃；又能为奸商侵克数万金钱，恣情浪费；又能为宵小混从无端利孔，耸惑藩王；又能为匿名妖言腾造谤毁；又能为遁逃主窝匿无获，即获者未成而扯累之人先从薰粉，即戍者遁解而急归之足仍复飞扬矣。臣近见东厂缉事每称日报御前为有樞，而赫诈混拿良民，锦衣卫独称亲军，乃表里东厂而相与为奸，假公济私，明知故恕，亦安能疆强而正法哉！”（《神宗实录》卷526）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辛巳)礼部左侍郎何宗彦请止士风。其略

云：“士习之敝也如陕西之洋县、浙江之鄞县，横行恶迹，种种著闻。至近日之崑山华亭极矣。其专门腹笥，未必有西京之经术，而足智先人，敢效东汉之标榜；其蔑维逾简，尚不及晋人之清谭，而走利含沙，各惨于雒蜀之排击。乃学臣听其跳梁而不之问，第曰敷教在宽，毋动为容耳。夫教而专在宽，是教刑、赎刑不必典，五友之敷并设移，效移遂不当与司马之升并行也。伏乞严敕提督学政诸臣密考较之期，严门簿之禁。诸有结党谤讪种种不洁者，尽法究治。庶士心警而法纪风俗不至如江河不可挽矣！”（《神宗实录》卷 547）

（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庚戌）掌河南道事御史房壮丽奏：“当今朝纪凌夷，风俗怙侈，把棍游僧横行充斥，奸细潜伏，讹言繁兴，而各省直吏治腐败，水旱相仍，商贾困于榷税，青衿把持有司，大乘、无为、龙天等教天处无之，隐然瓦解之势。乞下考选诸臣以巡视五城，弹压郡国。”不报。（《神宗实录》卷 574）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大学士方从哲言：“自有辽东警报以来，大小臣工无不骇愕，而民间尤甚。加以山海又有虏报，人心愈益恐怖，讹言四起，各思奔窜，官吏、士民以及商贾向寓京师者率多携家避难而去。且迩来四方饥民就食来京者不知几千万，游食僧道十百成群，名为鍊魔，踪迹诡秘，莫可究诘；又有把棍结为死党，诈财构讼，睚眦杀人，白莲、红封等教各立新奇色，妖言惑众，实繁有徒；至于奴酋奸细，处处有之，倘稽查不严，令其潜住此中，祸尤不小。”

（《神宗实录》卷 580）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辛卯，湖广道御史刘有源言吏部文选司员外署选事谢陞招权纳贿，胥列赃私，称长安有“谢陞管一选，归家有十万”之谣。（《神宗实录》卷 584）

(泰昌元年八月庚申)御史刘有源疏言：“京都首善之地，迩来习气益浇，恶棍结把害人，一呼百和。假会茶之名，积聚银钱或欲千或数百，若把恶事犯，即用此打点官司，以必胜制人。如林之势方张，履霜之渐当戒，目今白莲、无为等教妖术惑人，纠合无赖，所在而是，万一啸聚萑苻，能保此辈不赍资响应，恐久则难图。”（《光宗实录》卷5）

(泰昌元年十一月丁亥)湖广道御史方震孺言：“百姓之日穷也，以天下贪吏多，而惩贪吏之法弛也。铨司之考功止于罢职，抚按之弹治极于为民。夫携有馀之金钱，高田广宅，亦何所不愉快。且有网漏之吞舟、官高于金铸者矣，间有二、三孤寒清苦者，又往往困于致身之无资，然则廉吏安可为、贪吏安可不为也？窃谓激浊扬清，洵今日第一义，乞内责铨司，外责抚按，不问资格，不立限期，特擢一、二极清，立逮一、二极贪者，以示劝惩，将亟从前姑息尽为湔洗，而更治不日新、民生不日裕，臣不信也。”报闻。（《熹宗实录》卷3）

(天启二年正月)己未，左都御史邹元标言：“方今辑瑞之日，监司威在有能岳，岳为朝廷持三尺者，不妨超迁以风有位，此振励藩臬之要道也。民命倚于守令，今除宜留者留，未留者宜早之任，且当审丁粮之时，以一年绾民间十年欣戚，使匹夫匹妇蓬门华巷无虚粮虚丁之楚，此其时矣；都门为四方之表仪，今衣冠群集，正示人则效之时。每事节省，称礼而止，诸郡观望而归，以挽回天下侈靡之习，今日急务也。至于计谐，诸士子登第入官，宜先树之鹄，示之俭。近来一进士至揭债千金而出都门，欲为清白吏难哉！古人相期相成、报恩酬知，不在交际情浓，而在道义情真，臣特表出为砥砺者劝。”上以所奏深切吏治士风，得救时急务。命内外著实遵行。（《熹宗实录》卷18）

(天启二年三月)戊申,御使陈保泰疏劾梁之垣领帑银二十万与陶朗先瓜分,人言籍籍,放之垣逍遥家园,朗先报其出海至铁山岛遇风坏船。以发兵应援为名,以侵饷充橐为实。朗先、之垣相应一体勘问追赃,以警贪邪。而赞画何栋如领南部钱粮,不知几何。一至浙中,游湖登山殆无虚日,嫖赌浪掷孰非买兵之饷?且欲招富商为兵而重赂始脱,改商船为战船索诈不啻千万。大盗御人,白昼攫金,似此伎俩可堪赞画否?……(《熹宗实录》卷20)

(天启二年十一月辛酉)户科给事中郭鞏请严保举,言:“今天下文不成文,而以钱神为文;武不成武,而以债帅为武。乃荐文者满纸龚、黄,荐武者满纸贲、育,忠佞未分,赏罚终溷。臣欲悚之以至相救,莫如保举之法。保举者功则同赏、罪则同罚者也。此法早严,奸邪早敛。”(《熹宗实录》卷28)

(天启二年十二月乙丑)御史吴姓以士风日下,各省学政官乞依两京例改差按臣以肃纪纲。上命该部院看议。(《熹宗实录》卷29)

(天启二年十二月丁丑)浙江道御史陈保泰言:今天下兵戈抢攘,若辽东、齐、蜀、黔、滇叛逆四起,危乱极矣。乃今用兵之处则受兵之害,不用兵之处又受募兵之害,市井无赖之徒又私行召募,名曰义兵,招呼党类,千万成群。近日永平金事张春揭称浙、直、燕、齐、中州、秦、晋诸处有结“忠勇会”者,有介“同仇社”者,有约“忠义交”者,此皆奸人之雄借此名号鼓乱天下,而郡有邑司方且耽耽逐逐腴民脂膏,肥己囊橐,以至神怒人讎,遍处伏戎。懵然周知,如齐、蜀之变,泸州、郾城县诸处岂无城守之吏哉,而一旦委去拱手送贼,可为痛惜。近日东省妖叛闻淮、扬之间募兵四出,奸徒乘机倡乱,泰兴城门昼闭数日,扬州市上椎埋屠狗之徒,黄盖腰金,横行肆虐,人

莫敢问。（《熹宗实录》卷 29）

（天启三年四月）丙戌，大学士叶向高等条议时务四款：“……一、风俗日浇。昔苏轼论宋事谓：‘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臣等所见，伺者何止一人？如巡抚缺出，至更三、四人而犹不定，其他善地美官莫不皆然。甚至坐席未温又图他徙。虽恬淡无营之君子世自不乏，然十人竞而一人恬，则恬者亦不能自立，窃恐其波流茅靡之无化极也。今日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皆由躁竞之为害。诚使以竞官之心竞事，则何事不可为；以让事之心让官，则何官不可做？是在主爵之臣力奖其恬静，而深抑其讲嚷抢者，庶几其有瘳耳。此臣等所谓风俗日浇也。”（《熹宗实录》卷 33）

（天启三年五月乙未）南京江西道御史陈必谦奏：“祖宗之法纪必不可坏，士绅之廉耻必不可捐，如褻污太庙之吴应琦，其被谪不与王心一輩同也，胡然不因廷荐、不自部推而卒得复故官，祖宗朝有此法否？陪推蒙点之姚思仁，昨经内计，南北交章，脏耻迹满案，胡然而顿陟宫保之荣，祖宗朝有此法否？辱人贱行之孙杰，三褫犹轻，例推何枉，且去后未闻舆论之推轂，而忽有传奉之京堂，祖宗朝有此法否？愿皇上飭法纪以破私交，俾诸臣人知自爱。至近日辅臣史继偕有烦言，而蒙西趋朝自若也。愿皇上亟允继偕之去。”上责其枝蔓术多，姑不究。（《熹宗实录》卷 34）

（天启三年五月乙卯）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南星等复巡按陕西御史刘廷宣疏，谓：“廷宣见臣申明宪职之疏，以举劾责成按臣，而具疏以推明之，谓按臣举劾凭道府之开报。欲并责成道府，其意正与臣合，而所言更为详尽。今屡奉严旨，諒通府各官必不敢如昔之欺蔽，但俗尚已成，猝难变化。其要在于禁馈遗，岁时、生辰，金玉锦

琦，烂然夺目，或杂以珠翠步摇围阁之饰，有若此者，必弹劾之，庶名分可正，而泾渭不爽矣。”（《熹宗实录》卷34）

（天启三年九月癸丑）南京吏部尚书何熊祥得请终养，具疏陈谢，因及时事。言：“今天下无一足恃，武臣惜死而爱钱，文臣喜同而恶异。台省布列，率多修怨干时之意，殊少忠君爱国之心。于小小异同，群起交攻，曰‘翻案’曰‘翻局’，若从国家起念，只宜惟才是视，岂可专问异同？”（《熹宗实录》卷38）

（天启三年闰十月乙未）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疏陈留都要务。一、士风不可不正。言：“士子把持丞尉，鱼肉细民，服饰奇异，廉耻道丧，宜中饬提学官严降黜之条，重德行之选。”……一、民心不可不戢。“何幸然树万人一心之旗于杭郡，曾零结千人之会于维扬，张远建谋逆于姑苏，叶朗生思逞于榜李，总法轻而众为政故也。宜严行保甲之法，专责五城御史，有大奸大恶，虽公侯驸马之家径行镇拿。”（《熹宗实录》卷40）

（天启三年闰十月乙未）兵部尚书赵彦题：“我国家设立九边，星罗横布，皆与吏虜比邻，经营制度纤悉具备，有一边之兵将自有一边之战守，有一边之储粮自足饱一边之士马，有一边之材官自足振一边之威武。蓄之未雨之先，色色具足，不扰而亦不乱；用之临敌之际，人人效力，有勇而亦有谋。未闻无事则冒军冒饷，而上不问；有事则缺兵缺马，而功不成；失事则互相欺蔽，而法不行，如今流弊之甚者也……詎意承平日久，法今尽弛，惯战罕将久已消亡，纨裤饒息未履艰险，至僨帅之声色货利，世所罕闻，服食器用拟于王者，武弁之豪奢纵恣，至今日无以加矣，彼不管土地，不理民人，累累长物何所从来？止闻粮饷之侵克也，军丁之虚冒也，马匹之消耗也。”

（《熹宗实录》卷40）

(天启三年闰十月)辛亥,吏部尚书赵南星疏奏:“今条陈铨政者大都皆言干进之害,欲奖恬而抑竞。然其良心为富贵所汨没者皆以干进为当然,若臣先无良心,干之则力为推轂;不干则任其淹滞,谁奖而谁抑之?今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荐贤者皆欲其为京堂。甫为京堂即欲为巡抚,甫为巡抚即欲为卿贰,若绝无救民之意者。夫可以救民者,莫过于巡抚,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贪污解绶而后可;其次则知府最急,知府贤则县官不改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选择破格而用之,欠任而优擢之者也。近闻多徙,人讨而得之,何怪乎谒选者以讨缺为常也。……今有司之贪固已成风矣,而长安中交际盛行何从而来?安得不贪?贪则多酷,既腴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乱?如是而但论罢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归耳。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以抵兵饷而减加派,如有听嘱受赠曲为庇护者,容臣参奏重处,庶食贪风渐革而乱萌可消。”(《熹宗实录》卷40)

(天启五年六月庚辰)御史张枢言:“馆选之制,储才今日卜相他年,不可不慎。迩来人情递变,机智转多,或占风望气,借鼎于时流;或附抛依荣,假缘于权贵;或工巧布之方,走未提于事始;或踵潜猎之术,操玄窍于机先;或以师生袭衣钵之传;或以闻里结金芳之契;或友以及友,声应气求;求亲以及亲,株连蔓引。诸若此类,未易更仆。当今日馆选计,从前弊窦务期尽革……”(《熹宗实录》卷60)

(天启五年十二月戊戌)礼部署部事左侍郎李思庄复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疏,议改书院为“忠臣祠”,祀放辽阳死难文武诸臣,经略袁应泰,巡按御史张铨,兵备高邦佐、何廷魁等,总兵刘继、张承胤、杜松等,副总兵颇廷相、童仲揆等,游击等官梁汝贵等共七百二十四员名,俱镌碑傍庑从祀。上依议。(《熹宗实录》卷66)

（天启六年八月庚子）都察院左都御史房壮丽请申饬宪规：“一曰禁请托。自升除文武官员以及钱谷讼狱，无事不有请托。臣愚谓，凡有干请升补，纵资俸如期，亦压数月，用示裁抑；如恃权倚势协其必从，即据实奏闻。庶化竞为恬，嚣风可息。一曰革馈遗。官之筐篚，民之膏脂也。今民间加派搜括，皮骨仅存，馈人者与馈于人者，想俱有所不妨，合严禁革。或仍陋习，重法示惩。一曰明分义。上下有章，等威有辨，治世之象也。今属吏或抗上官，佐领不逊长吏，青衿把持官府，猾棍凌侮簪绅，大帅之令格于偏裨，将领之法挠于士卒，可谓有法乎？合申明法度，上官廉正自持，属吏奉法惟谨。庶民安生理，兵遵纪律，凌越不生而久安长治矣。一曰公激扬。迩来各差巡按御史弹劾仅取科贡塞责，罕及甲科。间有刺及，不过懦弱无为之辈，而机锋闪烁、大诈太奸者不与焉。至方面则尽数荐举，中间扬历既久，高贤固多，岂无性气乖方、精神衰迈者乎？以后御史行部有丛议者，即以白简从事，老疾者勒令致仕，才望者特请加衔，倘仍徇情塞责，臣院别有所闻，四道考核议处。一曰速销勘合。夫勘合如期完销，明旨严切，无奈积玩之后，振刷为难。即如查勘公事，每凭道府迁延提问，官员多以人情行止。当圣明励精图治之时，岂宜有此？合严敕报完，则惰窳之习可破。一曰端风化。夫庠序风化所关，今日士习守礼者固多，而荡简逾闲亦不少。如前此广宁之剃头从逆，近日之都城为首行劫，士风不扫地乎？臣愚以为振纲纪自风俗始，合行各提学宪臣严行惩戒，力挽浇风。至于京师五方杂处，拿讹把棍，蠢坏风俗，莫此为甚，并乞严禁，于世道不无小补矣。”得旨：“六款俱痛切时弊，有裨宪纲，依议申饬。”（《熹宗实录》卷75）

（天启七年正月丙子）凤阳署户军民李春光等请建魏忠贤祠。赐名“怀忠”。（《熹宗实录》卷80）

（天启七年正月丙申）应天抚按毛一鹭、王珙请建魏忠贤生祠

于虎丘山普福胜地。得旨：“据奏三吴灾沴频告，物力困于输将。厂臣虑周国计，心軫民艰，一应茶果铺势等费悉行蠲免。机匠沾薄徵之惠，供用无貽累之烦。该地方择胜建祠，尸祝以报，朕心喜悦。其远年逋赋除上供急需者照旧催解。馀何项应免，该抚按还议妥具奏。”

宣大总督张朴、抚按秦士文、张素养各疏请建魏忠贤祠。得旨：“览奏厂臣魏忠贤悦安社稷，注意封疆。门限一重，既固金汤于山海；王基亿载，更锁廛于燕云。勋绩倍高，舆情胥洽，建祠致祝，朕心慰悦。如议行。”（《熹宗实录》卷 80）

（天启七年二月甲辰）总督蓟辽阎鸣泰、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以召买料豆、宽恤商民，各疏颂魏忠贤捐赈抚军、发粟助赈，议于景忠山建祠。（《熹宗实录》卷 81）

（天启七年二月丙辰）宣大总督张朴、大同巡抚王点、宣大巡按张素养各疏颂魏忠贤功在三云，请建大同生祠。温旨答之。（《熹宗实录》卷 81）

（天启七年三月戊寅）京省商民陈文汉、吴守义等请建魏忠贤生祠。许之。（《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三月己卯）通州士民卫万民、韩国湖等请建魏忠贤祠。赐名“怀仁”。（《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三月庚辰）蓟辽总督阎鸣泰、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梁梦环连章请于西协密镇、丫髻山各建魏忠贤祠。赐名“崇功”。（《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三月壬辰)管三山太仆寺卿何宗对清建魏忠贤祠于房山。赐名“显德”。(《熹宗实录》卷 82)

(天启七年四月辛丑)蓟辽总督阎鸿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熹宗实录》卷 83)

(天启七年四月癸卯)总督宣大、山西张朴、山西巡抚曹尔桢,巡按刘弘光疏颂魏忠贤功德,请建祠于五台山。赐名“报功”。

山海太监刘应刊请立魏忠贤生祠。赐名“懋德”。(《熹宗实录》卷 83)

(天启七年四月甲辰)蕃育署乡官士民李谷琳等颂魏忠贤功德,请建生祠,赐名“感恩”。(《熹宗实录》卷 83)

(天启七年四月癸丑)巡抚宣府秦士文再颂魏忠贤功德,请生祠额名。赐名“隆勋”。(《熹宗实录》卷 83)

(天启七年四月丙辰)太和山太监冯玉疏颂魏忠贤功德,请建祠于本处。赐名“照德”。(《熹宗实录》卷 83)

(天启七年四月辛酉)桃林口太监杨潮疏颂魏忠贤功德,请建祠于建昌城东。赐名“崇德”。

工部监督两山郎中曾国祯疏颂魏忠贤功德,请建祠于芦沟桥。赐名“隆恩”。(《熹宗实录》卷 83)

(天启七年四月)乙丑,大学士黄立极等拟升坊局员六员,在谕德管国子监司业事林钐、修撰庄际昌、编修朱维祚俱闲,编修姜曰广、简讨胡尚英、丁进俱削夺。钐以监生陆万龄等请建魏忠贤祠,坚

不批允。曰广以朝鲜差回疏无颂美厂臣语也。 (《熹宗实录》卷 83)

(天启七年五月辛未)通政使司经历孙如冽等疏请建魏忠贤祠于宣武门外,中有“厂臣至诚,结主上之知先觉,任天下之重,声溢华夷,颂腾朝野,职任擎天,功标浴日”等语。赐祠名“懋功”。

顺天府府尹李春茂疏称魏忠贤“掀天经济,贯日精诚,庀材役鬼驱神,节省补天济地,功高竹帛,名著鼎彝,神州威震八方,都城风清万里。臣谨会同督、抚、按、学、关、盐、屯、饷诸臣择宣武门外公建生祠,以表盛事。”得旨:“褒美允行。”

巡抚延绥朱童蒙疏称魏忠贤“德茂格天,功高捧日。延镇京运久断,饥卒庚呼,幸发十万额饷,顿起三军菜色。公议于镇城之南建祠以彰崇极。”得旨:“如议行。祠名与作‘祝恩’。” (《熹宗实录》卷 84)

(天启七年五月甲戌)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等合疏称厂臣“赤心中天日月,热肠特地乾坤,一体以调官府,万金而策帷幄,赞两朝大慈大孝,成九重允武允文。五城居民原附顺天建祠后一体崇报。”从之。 (《熹宗实录》卷 84)

(天启七年五月癸未)管理红盔将军灵璧侯汤国祚、管领大汉将军襄城伯李守各疏请附京营为魏忠贤立祠。许之。 (《熹宗实录》卷 84)

(天启七年五月甲申)巡抚登莱李嵩会同巡抚山东李精白共言:“魏忠贤纯忠体国,伟略巨时,筹算定于帷中,威严薄于海外。请于府城、水城各建一祠。”徙之。赐“宁海院”祠名“景仁”,“蓬莱阁”祠名“流鸿”。

总督辽饷户部尚书黄运泰、巡抚保定张凤翼、提督学政李蕃、

巡按直录倪文焕合疏颂魏忠贤“闵心浴日，玉柱擎天。未雨彻桑，三韩巩金汤之固；捐资恤士，万军颂醪犒之仁。请于河间、天津二处各建生祠。”得旨：“河间祠已落成，额名“仰德”，天津祠方创建，额名“感仁”。

总督蓟辽阎鸣泰、巡抚顺天刘诏、巡抚直隶倪文焕与镇守山海太監陶文合词请建魏忠贤生祠于景忠山顶。内有“民心之依归即天心之问顺，非但于学识纲常之际独萃其全，而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跻其盛。治平之绩普著，覆载之量宏敷”等语。上允其请，额名与作“广恩”。（《熹宗实录》卷84）

（天启七年九月）丙戌，国子监司业朱之俊疏纠监生曹代何、陆万龄、储寓奇借称捐资购地建诈骗，请下法司提问。从之。（《崇祯长编》卷2）

（天启七年九月）丙辰，工部都水司添注事陆澄源疏言四事，首曰：正士习。言：“比来士气渐降，士节渐卑，日以称功颂德为事。如厂臣魏忠贤服事先帝，赞筹边务，拮据大工，亦大臣分内事，朝廷论功行赏，自有典常，何至笼使逾开国，爵列三等，锦衣遍宗亲，京堂滥乳臭也？先帝圣不自圣，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而厂臣居之不疑。外庭奏疏不敢明书忠贤姓名，尽废君前臣名之礼。至祝釐遍于海内，奔走狂于域中，誉之以皋、夔，尊之以周、孔。身为士大夫者首上建祠之疏，以至市估、儒臬在在效尤，士习渐降渐卑，莫此为甚。”（《崇祯长编》卷2）

（天启七年十一月丁卯）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学政潘曾闳疏陈三事：“一曰开锢士以正文体。往者词臣陈子壮、方逢年、科臣周之纲、熊奋渭、名士艾南英诸人一概以诽谤镌秩罚科，于是上言德政之风遍天下矣。公将陈子壮等赐环，艾南英等

准与会试，庶不失祖宗直言求士本旨。一曰严贡谏以正士习。夫诸生上书，有禁载在《令甲》，况鹰犬权门比之生民未有之圣乎？乃司寇奉厂臣之风指疾于雷霆，而皇上久下之明旨衰如充耳。敢于辟不媚灶之耿如杞，而不敢致法于媚灶之恶生。臣遇以为封汾阳王用天子礼乐诸疏，悉宜参送刑部，将为首者悉丽于法。一曰改淫祠以正祀典。天之谏权祝釐者多矣，臣乡杭州实为始祸。盖夫关壮缪、岳武穆而建祠，缙绅、子衿微有反唇，守祠者辄毒拳相加，名绅黄汝亨谒以此殒身，可涕也。臣以为与其撤之，不若易祠开国之刘基、宋濂，有社稷功之于谦、王守仁，百折不回、九死靡悔之方孝孺、孙燧，俾士子闻风兴起，所裨名教不浅。”是之。（《崇祯长编》卷3）

（天启七年十二月己亥）耿如札既释，廷臣多论荐者，遂起升如札太仆寺卿，如杞疏辞曰：“恭绎明纶，一则曰‘具见风节’，再则曰‘以励风节’。臣即不拜逆珰生祠，止不过女子守贞不为强暴所污，亦何风节之有？如南通政使杨所修‘忠孝’一疏，御史杨继垣、贾继春首发崔、魏之奸，皆绝世风节也，非微臣区区强项者比。皇上欲励风节，宜自三臣始。”不允辞。（《崇祯长编》卷4）

（崇祯元年正月己巳）翰林院编修倪元璐言：“今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气未伸。臣近见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对案，一则曰‘邪党’，再则曰‘邪党’，何说乎？夫东林则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主大都稟清挺之标，而或绳人过刻；树高明之帜，而或持论太深。此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为用者亦每多气魄之俦、才干之杰，中则又有淡然无营、脩乎自远，谢华靡其若浼，付斥陟于不闻。而徒以声心期遥相奖借，此其人尤所谓淡泊宁静、纯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党’，则无不邪党者矣！夫天下之议论宁涉假借，而必不可不归于名义。士人之行己，宁存矫激，而必不可不准诸廉隅。自后之君子以假借矫激深咎前

人，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义，毁裂廉隅矣，于是乎连篇颂德，匝地生祠矣。夫颂德不已，必且劝进，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议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特已甚之论苛责吾徒，亦所谓悖也。以今大狱之后，汤大仅存，如西江、西秦、三吴、三楚之间会九名贤决无沉埋之理。而近者任事诸臣犹以‘道学封疆’四字持为铁案，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诸臣之心，或亦深防报复，而臣以为此过计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见，总为崔、魏之异己，即可化牛、李为同心。况乎年来借东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败群，不需东林报复。若其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既已乔岳矣，维百东林，乌能报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谓方隅未化者此也。臣伏读圣旨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深仰知人则哲如此。而近闻廷臣之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爌之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腾，爌独侃侃条揭，明其不然。夫孙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权奸表里，逆焰大张，爌以申救抵触，岸然授劾，读其陛辞三疏，字字秋霜，而今推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当诛，在爌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当母之义乃欲独杀一廷弼，岂乎论哉？此爌之所以阁笔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强骨，有古大臣之器，其乡人之月旦，比于陈寔、王烈，三月居官，倡言获罪，人以方之罗伦、舒芬，而当其去国，飘然耸身天际，臣等自视犹粪土也。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谭不已，岂以其兄文从龙坐累乎？夫人知有从龙之不逞以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王德以为之祖父。且贤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闻柳下惠膺盗跖之诛，司马牛受向魋之罚？震孟何罪遭此嫌讽，将无讳言门户、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谓正所未伸者此也。太乞皇上申谕诸臣，凡书院奉拆毁者并宜令葺复如故。盖书院、生祠相为负胜，生祠毁，书院岂不当复哉？”不从。（《崇祯长编》卷5）

(崇祯元年正月甲戌)湖广道御史梁天奇疏言六事。内言：“都民窳惰成风，奔僭成习，无职之妇，贱役之妻，袍服适体，金银横腰。宜令巡城严禁。”从之。（《崇祯长编》卷5）

(崇祯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道御史张爌上言：“臣甲子年初入班行，缙绅中有通内者犹厌然畏人知，盖尚知有廉耻。不意后来愈趋愈下，忠贤之气焰日炽日昌，而附忠贤之精神亦日新月异。有显而附之者，建生祠是也；有隐而附之者，青衣行礼，呼九千岁是也；有直而附之者，称功颂德等是也；有曲而附之者，结魏良卿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是也；有拙而附之者，以珠宝为羔雁、以苞苴填溪壑是也；有巧而附之者，以搜括为公忠、以鍊锻为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贤意所欲去，则代为驱除，意所欲用，则代为荐拔是也；有后事而奖借之者，如谭边事则归美于镇守之内臣，谈饷务则归美于督漕之内臣是也。有先参之而后附之者，初特迫于公论，后则露其本色；有先附之而今参之者，势炎则目为小人以逐膻，势败则冒为君子以护身也；有附忠贤而为忠贤所弃者，是邪佞之屡憎，非方正之不容也。种种情态，备极丑污，概言之盖有三等焉：其一等，钟鸣漏尽之辈，彼计忠贤得权之日长，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于目前不惜貽臭于身后，如列志选等是也；其一等，梯荣干进之夫，彼见株守者循资而积俸，何如径趋者一岁而九迁，遂不惜以枉尺之谋为直寻之阶，如杨梦衮、李德养等是也；其一等，乘机报复之徒，彼计威福掺自朝廷，则臣下谁敢妄干，威福出自貂珥，则么麽皆可私借，苟可快一时之忿，不惜决终身之防，如朱童蒙等是也。童蒙恨巡抚周起元暗通李实，潜之忠贤，罢之，厥后李实又参起元并高攀龙等六人而逮杀之。伏乞皇上赫然一怒，将童蒙亟赐处分，并敕法司根究实原疏出自何手？庶奸党无躲闪之地，而新政益光矣。”极闻。（《崇祯长编》卷6）

（崇祯元年二月）丙午，贵州道监察御史宁光先言：“自天启七年魏忠贤始建生祠，二月间建祠宣镇者张素养、张朴也；至三月而密镇则有闫鸣泰、刘诏、梁梦环、倪文焕，房山则有何宗圣，昌、通两镇又闫鸣泰、梁梦环矣；……以上诸臣有建祠四处者一人，三处者一人，二处者二人，一处者二十二人，即原其情或有胆骨不劲、识见不远，而与众波靡者；今日清明，潘汝楨已经削籍，则前乎楨而建及后乎楨而建者，乃既不隐愿明庭又不蒙面荒谷，何以称乎明之治哉！”报闻。（《崇祯长编》卷6）

（崇祯元年二月）己未，礼科给事中阎可陞疏纠：“创建三祠者李蕃，迎像行九拜礼，呼九千岁。创建两祠者李精白，三王之国不行迎送；而海州建祠亲诣上梁，联语云：‘至圣至神中乾坤以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常明’，居然以忠贤为有道天子矣。朱童蒙延绥建祠用琉璃瓦，刘诏蓟州建祠用冕旒、金像，杨邦宪江西建祠毁澹台明灭之祠。诸如此辈，上得罪于名教，下得罪于生灵，处以不赦之条，当无同异者也。臣乡陕西省城乡宦生员无一请建祠者，岂非冯从吾节义廉耻之教所渐磨者深乎？至若德安知府李行志为杨涟脏事设印信簿、作募缘文，不避时忌；应山知县夏之彦捐俸资以助涟悬坐之赃，而保全其妻子；前真定抚臣宋师襄、马逢皋、京通仓臣杨建烈皆以不媚忠贤而降处，今逆珰已伏诛，而忤珰之多使所当赐还原职者也。圣明在上，邪正业已分明，而当有讥汕郅元标、冯从吾之李正中，非宇宙间一怪事乎？”旨嘉其“词严义正，所论荐诸人分别议奏。”（《崇祯长编》卷6）

（崇祯元年三月）戊寅，山东道御史吴尚默疏言：“今之东林即汉之所谓甘陵、汝南也；今之杨、左诸臣即汉之所谓李杜、范滂等也。祸虽烈于一时，名实垂于千古。方屡旨昭雪而未见昭雪也，屡旨恤录而未见恤录也。正气久郁，忠魂上薄。昨者阴霾蔽天、暴风

终夕，毋亦厉鬼凭之而冤气作沴耶！所法再厘明旨，立赐施行，以舒从愤、雪幽魂者也。”旨是之。（《崇祯长编》卷7）

（崇祯元年三月壬午）贵州道御史宁光先疏劾兵部尚书阎鸣泰：“上六疏，建七祠，无才无耻，宜早引退，乃滥推经略，乞赐罢斥。并请将天启六、七年间建祠诸疏尽为查出，宣付史馆，刊刻成书，分布天下，使昭然知原情重轻以为言官论劾、铃司议处之据。”报可。

（《崇祯长编》卷7）

（崇祯元年六月）甲辰，巡视北城御史郁成浩言：“近日纪纲弛废，风俗器薄，吏胥骄横。昼则鲜衣怒马，夜则达旦笙歌，妇女纡紫乘轩，士大夫马上反避之，至营马多为京官所乘，以致羸瘦，请借民间竹兜代之。”（《崇祯长编》卷10）

（崇祯元年十一月己未）吏科左给事中周洪谟疏陈忤奸始末，并荐刘宗周高标绝俗，不移不屈，为宇内人伦之冠。公下该部速登启事。从之。（《崇祯长编》卷15）

（崇祯元年十一月壬戌）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左侍郎李邦华等疏颂原任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言：“元标刚介执法，忠寒匡时，立朝正气，励世清节，与海忠介瑞凤裁一同，乃其性学醇深，悟修兼至，羽翼圣真，大振宗风又复过之。今其子燧孤弱不能万里陈情，臣等谨采大节，冒渎圣聪，乞皇上将元标易名速命阁拟，仍敕下吏、礼二部将应得葬赠荫全典，从优具复。”从之。（《崇祯长编》卷15）

（崇祯二年二月壬寅）禁民间私自阉割。上谕略云：“朕览《会典》有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愿以一子报阉割者，有司造册

送部选，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方充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其至周密故立法严明如此。近来无知小民希图射利，私行阉割，咨伤和气，童稚不堪，多致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后且不收选，尔部可布朕意，多刊榜文，自京师五城及省直近畿州、县、藩封处所、穷乡下邑遍行晓谕。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崇祯长编》卷18）

（崇祯二年八月）甲子，南道御史张继孟疏纡南兵部尚书胡应台抚应天离任时杠二百四十，吴中有“卷地皮”之谣；总督两广时给海舶市米激变，杂无辜七人，自夺定乱，粤民悯七人冤死。设建庙祀之；后督臣何士晋核应台冒饷数万，已将发觉而削夺罢去，士晋受祸之惨，每饮恨应台下石；生平与熊廷弼胶漆，及廷弼遭难即骂廷弼为呈身之媒；与高攀龙为仇，及攀龙昭雪又节自称道以作投身之赞。自筮仕来，天下好官做尽，贿取尽，邪人、正人被其杀尽、骗尽，便宜讨尽。不堪再玷南枢之席。”帝不听。（《崇祯长编》卷25）

（崇祯三年二月）戊寅，申定官民服舍诸禁。初，礼科给事中葛应斗上言：“太祖尝言：‘足民食在禁末作，足民衣在禁华靡’。诚为万世准程。承平既久，风俗日侈，士庶服饰僭拟王公，耻俭约而愚贞廉，男为女饰，女作道装。嗟嗟贫民，终岁勤动，苦难卒岁，而商贾操奇赢者顾恣纵若此，国何以堪？我皇上首罢织造，减珍羞，节俭以先天下，岂容臣庶侈靡逾制，宜严禁为便。”章下所司。礼部复曰：“近日胥吏峨冠切云，童仆、倡优锦绮成地，朱碧红紫。刺绣纂组，日新月异，一倡群效，以致居室器用天不夸奇。豪贵一筵，抵穷民岁费。无惑乎公私匱竭，财用日耗，簞簞不施也。谨遵明旨逐款开具：一、定品官、士庶巾帽及品官舆马、盖扇；一、定士庶妻女衣饰；一、定品官、士庶房舍；一、定僧、道、尼姑不许服红丝绸绢纱罗；一、定官吏、

士庶之家床榻椅褥；一、定官吏宴会器皿不得用古铜器；一、禁民间赛会。”命：“如议行。”（《崇祯长编》卷 31）

（崇祯三年四月己卯）礼科给事中张镜心上言：“……今天下世道何如哉？士骄于序而蔑等凌尊，贱名迂义，赋诗饮酒，口舌缉翻，樽蒲声妓，放浪绳简。下者把持官吏，武断乡风，不曰浮薄而曰旷达，中避强悍而夸气力，盖尽人而然也。民骄于野而弃产荡生，聚徒纤劫，焚香会众，姿身绿林，其间左天知与逃兵无归者望之为壑。此辈信符术，轻于王法，死徒党，甘于鼎镬，势可斩木揭竿、一呼立应，正如厝火积薪，乘时而发也。”（《崇祯长编》卷 33）

（崇祯四年十一月）辛未，南京吏部尚书谢陞疏奏：“留都近日米薪珠桂，影象萧条，省角鼠牙，奸盗蜂起。穷人不能度日，富户无以自存。兼以风俗奔侈，荒淫无度，饮酒赏胜，迎仙醮佛，物力告竭，市价腾贵。实由表率无人，而致波流至此。”因条陈“严官评、定例规、禁词讼、省燕会”四事。帝嘉其得端范维风要坟。命所司逐款复议以闻。（《崇祯长编》卷 52）

（崇祯五年十一月）己未，吏部文选司郎中王三重上言：“臣闻昔贤有言曰：‘人臣身名念轻，君父念重，事业便自光明’，又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何愁不太平’？夫臣子苟从君父起见，随职皆可效忠，乃一遇美缺则攘臂以争，一值险地则摇手而避。徒知为一己做好官，不肯为国家干实事，何以熙庶绩而奏荡平乎？古今循卓之治，总不外洁己爱氏。乃讨官、讨选，惟钱神之有灵，谋缺、谋升，以竿牍为捷径。借贷于旅邸，取赏于地方，民安得不穷？盗安得不炽乎？此正今日之通弊，而司铨者实不能辞其责也。盖选郎止赞冢臣，以进贤退不肖，任綦重矣。既重则不得自处于轻，若纳贿以营私，或徇情以要誉，主爵之门酿成营竞，提衡之署漫无主持，是本

源之地，先已不正不清，而欲大法小廉，为国家收用人之效，此必不得之数也。臣生平无他学问，惟是不徇情、不爱钱二事，刻自砥砺。矧兹风波之场，疑谤易集，臣已矢心天日，一切交际片纸不收，万一臣自违其初心，自难逃通国之耳目，方今圣明御极，百度维新，大小臣工，人人自爱其鼎，谅无有干臣以私者。万一仍蹈前辙，臣不难以一官谢之。伏望圣语申饬，使臣得与内外诸臣兢兢恪守，庶几积习可破，仕路廓然一清也。”（《崇禎长编》卷65）

（崇禎十六年十月丁丑）谕礼部：“迩来兵革频仍，灾侵叠见，内外大小臣工士庶等全无省惕，奢侈相高，僭越王章，暴殄天物，朕甚恶之。向屡经严饬，未见遵行。崇俭去奢，宜自朕始，朕于冬至、正旦、寿祝、端阳、中秋，及遇大典，升殿行礼，方许作乐，其余皆免。至浣衣、减膳已有谕旨。今用铜锡木器，以仿古风，其金银各器，关系典礼者留用，餘尽贮库，以备赏赉。内外文武诸臣，俱宜省约，专力办贼，如有仍前奢靡宴乐、淫比行私，又拜谒馈遗、官箴罔顾者，许缉事衙门参来逮治。其官绅擅用黄蓝绸盖，士子擅用红紫衣履并青绢盖者，庶民男女僭用锦绣纓绮及金玉珠翠衣饰者，俱以违制论。衣袖不许过一尺五，器具不许用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铸造金银杯盘。在外抚按提学官大张榜示，严加禁约，违者参处。倡优胥隶，加等究治。”（《崇禎长编》[痛史本]卷1）

（崇禎十七年正月）甲寅，兵部主事成德疏奏：“年来中外多故，节义孤悬，爵禄迷心，廉耻道尽，其病在人。欲做好官，于是一兆于燕齐之妇女敷粉蜜朱以媚敌；再兆于秦、楚之冠绅厚颜卑躬以从贼，噫嘻甚矣！推厥源流，此欲为好官之一念作戾尔。其忠宁该自将矢死靡他，固亦多有风闻，在北则有旧太常鹿善继，在西则有旧太守祝万龄。皇上御极十七年于此，食君之食、乐君之乐者不乏人矣，何仗节死义之虚无几人也？其弊可以思矣。宋臣张栻有言：‘仗

节死义之人，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夫犯颜敢谏，亦复何难？在朝廷之上实有以养之而已。今诸臣咸到右班，或伏居林下，烦皇上敕下该部，举其贤者进之，不肖者退，而诸臣自知自审，自认自供。有进者任之，不能者让之；一、二言而决耳。善弃其须善者，则可以消匪材干进之心，善留其不须养者，则可以援真才向用之志。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于恒生，殊厥并疆，所以诛贼子乱臣于未死。挈领提归，道无逾此，舍是不为，混混同流，廉耻尽败。死敌者无功，媚敌者且无罪，死贼褒扬不亟，则从贼者恬而不知畏也，天下尚谓有纪纲哉！”（《崇祯长编》[痛史本]卷2）

（崇祯十七年正月丙戌）礼部奏旌节烈。帝言：“刘氏等二十一口，照例行各州县设坛致祭。仍许自行建坊，以旌节烈。”（《崇祯长编》[痛史本]卷2）

九、其 它

(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 (《太祖实录》卷 51)

(洪武八年十月)壬子,上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既行,上阅《輿地》书得濠梁古迹一卷,命内臣驰驿以赐东宫,且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驿得上所赐书,大喜;以示濂,濂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涂山在昔钟离县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阴,神禹凿水,始流二山间;民获免阻修之艰,禹之功也。” (《太祖实录》卷 101)

(永乐四年三月甲午)广东高州府信宜县陆毫云峒下水三山徭首盘贵等来朝,上嘉其向化,赐赆遣还,仍敕有司免其赋役。自今,凡黎獠苗獠来朝,皆如之。 (《太祖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三月)庚子,升鸿胪寺序班哈只为本寺右寺丞。哈只回鹘氏,谙通西域言语、文字,故进用之。 (《太祖实录》卷 52)

(永乐四年四月戊寅)车里木帮麓川等处宣慰司刀邇答等遣刀松答等贡马,赐刀邇答等银、钞、绵、绮、纱、罗有差,金织罗衣各一袭,而赐刀松答等钞、币。刀邇答复遣子刀典请受学国子监。

《太祖实录》卷 53)

(永乐四年六月)丙戌,云南宁远州土官知州吉罕威、远州土官知刀算党各遣使贡马谢恩。命礼部赐刀吉罕等钞、纁、丝、纱、罗及金织纁丝衣,仍命宴赉其使。 《太祖实录》卷 55)

(永乐四年七月壬子)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西北番国及诸部落之人,有来互市者,多则遣十余人,少则二、三人入朝,朕亲抚谕之,使其归国宣布恩命。” 《太祖实录》卷 58)

(永乐四年九月)丙戌,申严投匿名文书三禁。 《太祖实录》卷 59)

(永乐四年十二年)癸巳,腊日,赐文武群臣宴。鞑靼头目若木帖木儿等来归。命若木帖木儿为陕西都督佥事,赐姓名曰:柴永正;达丹为庄浪卫指挥佥事,赐姓名曰:安汝;坚把的为正千百户,赐姓名曰:平以正,俱赐诰、敕、冠、带、文绮、裘衣、彩币。 《太祖实录》卷 62)

(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尚师哈立麻至京入见,上御奉天殿。 《太祖实录》卷 62)

(永乐六年九月戊申)哈密卫所镇抚黑的儿等及哈刺火州回回阿力迭力失等来朝,进硃砂,赐之钞币。 《太祖实录》卷 83)

(永乐十四年六月乙亥)土谓行在礼部臣曰:“黎人远处海南,素不沾王化,今慕义来归,而朝贡频繁,殆将困之,非存抚之意。自今,生黎土官峒首,俱三年一朝,著为令。” 《太祖实录》卷 177)

(永乐十六年十二月丙子)武当山宫观成,赐名曰:太岳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胜者曰:紫霄。南岩上轶游气,下临绝壑,紫霄南岩旧皆有宫,南岩之北有五龙宫,俱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毁,至是悉新建。宫五龙之东十余里名玄天玉虚宫,紫霄曰:太玄紫霄宫,南岩曰:大圣南岩宫,五龙曰:兴圣五龙宫。又即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真武像于中,选道士二百人供洒扫,佃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贍之,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岩祀事。上资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福,下为臣庶祈弭灾沴。凡为殿观门庑享堂厨库千五百余楹,上亲制碑文以纪之。《《太祖实录》卷207)

(永乐十七年七月丁未)交趾布政司副理问卢文政言:“交趾之人习于夷俗,父母死止服黻衣,土官、生员、吏遭父母丧,亦不守制,请国朝所定丧礼颁示民间,俾知遵守。土官生员、吏丧父母者,悉解见职役丁忧,庶几渐革夷习。”上览奏,谕行在礼部臣曰:“三年之丧,古今通制,天下岂有无父母之人!其悉从所言。”《《太祖实录》卷214)

(洪熙元年二月)壬寅,敕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参将都督沈清,及宣府总兵官都督谭广……辽东武进伯宋荣亦奏:兀良哈鞑靼欲来卖马。又哈密近遣人进硫黄,从前不闻哈密产此物,先帝时亦不曾有进,缘此数端,皆须计虑,虏中既有硫黄,则制造火器不患无人,猝遇战斗,亦须有备……《《仁宗实录》卷)

(宣德元年六月癸亥)敕守肃州都督王贵曰:“比闻外夷以羊马来与军民为市,尔宜戒飭下人,必准时直,不可抑买财者。人之心若亏其直,则沮向慕之意。宜严加约束,违者罪之。”《《宣宗实录》卷

(宣德四年九月戊辰)大理卿胡槩奏：“臣奉命巡抚苏松及浙江诸郡，访知嘉兴府洪武中旧有陆贄祠、湖广府有胡瑗书院、苏州府有范仲淹祠、魏了翁书院，今皆颓毁，欲从宜修理，未敢专擅。”上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曰：“崇祀先贤，盖以表励后进，如不劳民，宜从所请。”（《宣宗实录》卷 58）

(宣德七年五月甲申)庐山天池寺僧智顺奏：“天池寺周颠仙、赤脚僧灵迹犹在，太祖高皇帝建寺及有御制碑文，岁久碑亭屋宇皆坏。今僧止二人，乞加修葺，且度僧以居之。”上谓行在礼部曰：“既有圣祖御制碑文，石刻不可无庇，令有司发民于农隙时修理，度僧亦从所言。”（《宣宗实录》卷 90）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上御奉天门，视朝罢……曰：“北京之万岁山，在宫城西北隅，周迴数里而口倍之，皆奇石积叠，以成巍巍乎、矗矗乎、嵯峨峻削，盘迴起伏。或陡绝如壑，或嵌岩如屋，左右二道宛转而上，步履屢息乃造其巔。而飞楼复阁、广亭危榭、东西拱向颀仰辉映，不可殫纪。其最高者，为广寒殿，崇栋飞檐、金铺玉砌，重丹叠翠，五彩焕焉。轶云霞、纳日月，高明润爽。而北枕居庸，东挹沧海、西挟太行，嵩岱并主乎前，大河横带于中，俯视江淮，一目无际。寰中之胜槩、天下之伟观，莫加于此矣。”（《宣宗实录》卷 101）

(宣德八年八月)甲申，江西吉安府知府陈本深言：“庐陵县城南，一有忠节祠，祀乡先贤宋、楚国文忠公欧阳修、益国文忠公周必大、忠襄公杨邦义、忠简公胡铨、文节公杨万里、信国公文天祥。比来官屢更代，事政致因循，旷缺祀典，人无激劝。乞举行盛典，敕有司每岁春秋致祭。”上谓行在礼部臣曰：“褒崇忠节，足认正人心、厚

风化，此国家先务。其从所言，令春秋祭祠，命府官行礼，仍命有司以时修葺祠宇。”（《宣宗实录》卷104）

（正统十二年闰四月丙戌）福建福州闽县陈敏政言四事……一，《大明律》：娶同母异父姊妹者，以奸论，并离异。近见世俗之人，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者、有以后妻所携前夫之男为女婿者，不惟兄妹男女之别不明，亦且父母、舅姑之名不正。乞今后若此，依娶同母异父姊妹律，减等科断，庶有以别男女，而厚风俗。（《英宗实录》卷153）

（正统十四年四月丙寅）广东东莞县民邓恭言七事：一，钦州密迩交趾居民衣服、语音、举相似而难别白，乞遣官诣彼，变其衣服，俾从中州设立乡学，变其语言，悉从华言，则风移俗美，而异服殊音，易于辨矣……（《英宗实录》卷177）

（景泰元年正月丁未）翰林院侍讲徐理言：臣近蒙差往河南彰德府召募民壮，道经汤阴县周流社，询知宋臣岳飞生于其地，飞之祖坟犹在。飞起自民间，应募勤王，大立战功，佐成中兴之业，歿后葬于杭州，墓木南拱，至今庙食。汤阴实飞所生之地理，宜建庙祀之……帝从之。（《英宗实录》卷188）

（景泰三年闰九月辛未）添造大隆福寺僧房。（《英宗实录》卷221）

（弘治六年七月）戊午，先是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言：“恒山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为契丹所有，故祭北岳于真定府曲阳县。迨我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而真定却在京都之南。当时，礼官亦未建明，犹祭北岳于曲阳。臣考《周礼》载恒

山为并州之镇，在正北。我朝《一统志》亦载：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以此观之，则北岳当在浑源州无疑。今本州北岳庙址犹存，乞敕礼部详考，移文山西守臣，于浑源州恒山旧址修建北岳庙。以后，北岳岁祭于此行礼。”下礼部覆议以为：祀北岳恒山于曲阳，历历汉唐宋以至国朝，上下几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浑源州虽有恒山亦名北岳，然祀典不闻，碑志无考，况今恒山实为畿内钜镇，孕灵已久，一旦废此举彼，恐有窒碍。如文升所奏，浑源州恒山既为一方之望，古迹间存，后有洪武年间重修庙宇，但恐年久颓敝，请下所司量加修葺，春秋致祭，威灵歆格用垂修久。”从之。（《孝宗实录》卷78）

（弘治十一年二月乙酉）修南岳衡山神祠，从巡抚湖广都御史沈昇奏也。（《孝宗实录》卷134）

（正德十一年二月丙戌）立大昊伏羲氏庙于秦州，秦州古地纪地，从巡按御史冯时雍奏也。（《武宗实录》卷135）

（隆庆元年正月丁卯）禁民间放灯。（《穆宗实录》卷2）

（万历四年三月丁巳）巡按四川御史郭庄言：考《四川总志》及《华阳国志》，皆载夏禹之母有辛氏感星异生禹于茂州石纽村之剗儿坪。夷人共营之，不敢居牧，灵异可畏。石纽村今在龙安府石泉县境内，山刻“禹穴”二字。禹生西夷实非无据。帝王功在万世宜祀，而石泉偏处夷壤，请就成都郡为祠。从之。（《神宗实录》卷48）

（万历十四年十二月丁亥）巡抚大同都御史胡来贡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川。礼部言：“《大明集礼》所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至于浑源之称北岳，止见于州志、碑文，而稽之

经传，茫无可考，窃恐未可以轻易也。仍遵宪典祀于曲阳县。其浑源恒山宜照弘治中原题行彼处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迹，庶为两全。”从之。（《神宗实录》卷 181）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辛亥，以正旦令节，赐二辅臣韦屏、门神判子、福禄狮子、葫芦等物。（《神宗实录》卷 255）

（万历二十三年七月戊子）立汉前将军寿亭侯关羽庙于所生地解州西门外，赐额曰：英烈。（《神宗实录》卷 287）

（万历二十八三月庚申）湖广巡抚王立贤奏宵人言利太过，穷民赔补可愍。乞俯赐减免并望停开古墓以昭万万世盛德事。“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兴国州民徐肅掘开唐相李林甫夫人杨氏墓，有金牌、金童、金壶、金杯、金炉瓶、烛台及金银窖未开。臣等誓天公审，据徐肅招止有金杯、金碗等数事，较尔奏所开百不及一，皆为穷民瓜分消化。及查其地，则大冶县而非兴国州，其愤则元卫国公吕文德而非唐相李林甫，其夫人则程氏而非杨氏，其年月则二十五年十月而非二十六年四月，即此推之，奏词可尽信乎？乃陈奉执奉原奏必欲取盈，百般毒考，闻者酸鼻。臣恐宴人傭工白骨稜稜于杖下而金必无可得。伏乞俯从量减、停止开掘，则愚民更生而朽骨沾恩矣。”不报。（《神宗实录》卷 345）

（万历二十九年九月癸丑）河南矿税太监胡滨进古藏铜器。（《神宗实录》卷 363）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癸亥，因两淮盐法太监鲁保之请，与扬州天宁寺、万寿寺额名、藏经二部。（《神宗实录》卷 378）

(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庚子)普陀山在浙之定海县三百里外洋海中,旧有寺,上尝钦颁藏经于寺,后寺被焚。至是复遣中官相度营建。 (《神宗实录》卷 379)

(万历三十三年三月)辛丑,竖安长陵明楼石碑,命侍郎李廷机行祭告礼。先是工部言:“长陵碑石原刻‘太宗文皇帝之陵’,自世庙继统,礼制一新,特改太宗庙号为‘成祖’而陵亦因之,惟碑石未敢轻动,乃加以木套而涂丹书之,固一时权宜之计也。今事当更始,在天之灵实式临之。仰祈钦定,以著孝思。”上曰:“碑古鼎新,宜改题曰:‘成祖文皇帝之陵’,木套不用。” (《神宗实录》卷 407)

(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重修南海普陀寺成。命所司建碑其地,御制碑文记之。 (《神宗实录》卷 428)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丁巳,刑科给事中姜性疏称:“先是二十八年税监陈奉播虐全楚,辱县官,拿富户,掘冢暴骸。承天有宋玉窖者,其来已久。奉妄意窖中之藏,而其地逼近祖陵,干碍儒学风水,一时士民护奉輿,庠生沈希孟、沈机等亦环泣乞免,非有截劫鼓噪之情也。” (《神宗实录》卷 520)

(万历四十三年三月)己未,时建镇海寺于普陀山,内监尝奉宾董其事。礼部复浙江抚按刘一焜、李邦华奏言:“此山远眺日本,俯瞰黑庠。高皇帝以胜国末年方国珍据此煽乱遂籍其人而大其居。肃皇帝以嘉靖年间倭奴阑入,闽、浙荡摇,遂迁佛像于招宝山,禁耕贩于海岛外。” (《神宗实录》卷 530)

(天启三年正月)乙巳,东省妖贼平,诸臣陈善后事宜……科臣陈熙昌疏言:“妖平事定,正吊死恤孤、扶伤起创之日也。严兵防,编

保甲，行蠲賑，諸臣言之具矣，而獨有一事未及，孟子之墓廟被毀，孟氏之孫受屈是也。請明旨令撫按官核實修復，查其子孫歿者議恤，存者給復，即使子遺無損，廟貌如故。（《熹宗實錄》卷30）

（天啟四年十月）辛卯，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程紹遣副使張夢鯨進玉玺。云：“九月乙卯臨漳人邢一秦耕于漳河西得一螭紐，方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兩，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議告郊廟，群臣稱賀頒詔天下。賜程紹、張夢鯨金幣。（《熹宗實錄》[梁本]卷47）

（天啟五年正月）己未，上傳：嚴禁民間舉放花炮、流星，擊鼓，踢球。（《熹宗實錄》卷55）

（天啟六年十二月己酉）兵部主事詹以晉言其鄉靈鷲古刹久廢，有寺田四百五十餘畝，先因造橋變價共去一百九十畝，尚存二百五十餘畝。乞敕部行文本省變價助工。”得旨：“靈鷲古刹雖廢可修，所存田畝如何說變價助工？分明垂涎賤價，規奪寺業，而以助工藉口。且既慢神必定害人，詹以著削籍为民，追奪誥命，仍著自行修理寺宇，其田因造橋估變佃為民業的責令贖還本寺，以為錙銖言利之戒。奪新田還日，該地方官申報撫按具奏。”（《熹宗實錄》卷79）

（天啟七十一月）壬申，戶部廣西司員外郎王守履言崔呈秀罪狀，可殺者四：“借鑄錢之說，敢于毀太常寺之彝鼎，是毀皇上之宗器矣。”（《崇禎長編》卷3）

后 记

《明实录类纂》自从印行数卷以来,得到海内外普遍的关注,学术界同行纷纷来信给予鼓励。湖北省宜昌师范专科学校几位从事文史教学的老师主动请缨,愿意参加这一项有意义的古籍整理工作。由阮荣华教师联系,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编纂《文教科科技卷》。

这项工作得到了宜昌师专领导的大力支持。教务处处长吴柏森副教授全力以赴,亲自主持,进行指导,和阮荣华、田强、阎颖同志一起,逐本翻检《明实录》原文,摘抄资料,改繁化简,标点校订,分类辑录。他们夜以继日,历时一年,完成了近百万字的文稿。书稿交付华中师大历史文献所,由杨昶、王玉德、汤健英三人复核删略,厘为正稿。又由武汉出版社余汉康同志编辑加工,终于有了这样一部《明实录类纂·文教科科技卷》。

《明实录》中有关文教科科技的资料很丰富,但过于庞杂,摘抄和编纂时难免出现疏忽和错误,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编 者

1992. 2. 28

378-132
1150
0.12 83